四庫提要著録叢書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編纂委員會編纂

國家古籍整理出版重點項目

北京出版社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編纂委員會編纂

國家古籍整理出版重點項目

北京出版社

子部第一二九冊目次

西山先生真文忠公讀書記甲集三十七卷乙集下二十二卷丁集二卷（二）
（宋）真德秀撰　宋開慶元年福州官刻元修本　〇〇一

西山先生真文忠公讀書記甲集三十七卷乙集下二十二卷丁集二卷（二）

（宋）真德秀撰

宋開慶元年福州官刻元修本

西山讀書記乙下之四

詩豳風鄭氏詩譜曰豳者后稷之曾孫曰公劉者自邰而出所徙戎狄之地名今屬右扶風栒邑公劉以夏后太康時失其官守竄於此地猶修后稷之業勤恤愛民民咸歸之而國成焉其封域在禹貢雍州岐山之北原隰之野至商之末世太王又避戎狄之難而入處於岐陽成王之時周公居東思公劉居豳憂念民事至苦之功以比序已志故別其詩以爲豳國變風焉○孔氏曰周公王朝卿士不得專名一國因其上際豳公故爲豳之變風。文中子程元問曰敢問豳風何也曰變風也元曰周公之際亦有變風乎子曰君臣相誚其能正乎成王終疑則風遂變矣非周公至誠其孰能卒正之哉元曰居變之末何也曰夷王以下變風不復正矣夫子蓋傷之也故終之以豳風言變之可正也惟周公能之故繫之以正變而克正危而克扶終始不失其本其惟周公乎繫之豳遠矣哉

七月陳王業也周公遭變故陳后稷先公風化之所由致王業之艱難也鄭氏曰遭變者管蔡流言○程氏曰七月大意憂思深遠不惟豳風當如此又成王中變自然發起周公言終久意思此詩欲成王則先公先公致王業之由民之勞力趣時稼穡之艱難如此此詩多陳節物七要言歲序之遷人事當及時耳所言或與月令異者月令多舉其始此但言其有時不必始有也○王氏曰仰觀星日霜露之變俯察蟲鳥草木之化以知天時以授民事女服事乎內男服事乎外上以誠愛下下以忠利上父父子子夫夫婦婦養老以慈幼食力而助弱其祭祀也時其燕饗也節此七月之義也歐陽氏曰先王之政使民男女終歲勤動未當作也奢淫侈之心何自萌孽哉而獻享之禮孝愛之誠隆於自然此所以皡皡莫知爲之者此周公陳王業之致特在乎此後之有天下者宜審也又曰七月備言田桑之事以其興本於是故也○長樂劉氏曰此詩所記皆非井邑其民鄉黨其教各有正長部分司其歲功未易集也○朱氏曰周公攝政以成王未知稼穡之艱難故陳后稷公劉風化之所由使瞽矇朝夕諷誦以教之○按朱氏不取詩序遭變之說更詳之

七月流火九月授衣一之日觱發二之日栗烈無衣無褐何以卒歲三之日于耜四之日舉趾同我婦子饁彼南畝田畯至喜張氏曰七月之詩皆以夏正爲斷○毛氏曰火大火也流下也九月霜始降可以授冬衣矣一之日十之餘也一之日周正月也二

之日觱正月也觱發風寒也栗烈寒氣也○鄭氏曰褐毛布也卒終也○毛氏曰三之日夏正月也豳土晚寒于耜始修耒耜也四之日周四月也民無不舉足而耕矣○孔氏曰豳土寒晚溫亦晚故修耒耜始耕皆教中國一月○程氏曰同我婦子我婦子同來致餉也毛氏曰饁饋也田畯田大夫也○鄭氏曰此章陳人以衣食爲急餘章廣而成之○程氏曰歲過中而行暮矣當有卒歲之具禦寒之備故以七月流火爲首○范氏曰七月陰氣始盛而寒將至九月則不可無衣矣鄭氏曰此二正之月人之無衣無褐將何以卒歲乎○歐陽氏曰農夫在田婦子往饁田大夫見其樂業勤農而喜○范氏曰民生本乎衣食天下之務莫實於此矣禮義之所以起孝悌之所以生教化之所以成人情之所以固也故勤儉之俗莫如豳風

七月流火九月授衣春日載陽

有鳴倉庚女執懿筐遵彼微行爰求柔桑春
日遲遲采蘩祁祁女心傷悲殆及公子同歸
載則也陽溫也倉庚離黃也懿筐深筐也遵循也微行牆下徑也五畝之宅樹之以桑柔桑穉桑也蠶始生宜穉桑也遲遲舒緩也蘩皤蒿也所以生蠶祁祁衆多也傷悲感事苦也春女悲秋士悲感其物化也○程子曰殆庶幾也○孔氏曰公羊傳說築王姬之館云於羣公子之舍則以卑矣是諸侯之女稱公子也婦人謂嫁曰歸○鄭氏曰七月流火九月授衣將言女功之始故又本於此○王氏曰以九月授衣也故春日載陽則求桑而蠶○孔氏曰春日則以溫矣又有鳴者是倉庚也於此之時女執持深筐遵微細之徑求柔穉之桑以養新生之蠶因言養蠶之時女有傷悲之志更本之言春日遲遲然而舒緩采

蘩者祁祁然而衆多女心感蠶事之勞苦將物之變化皆傷悲有與公子同嫁之志○程氏曰女勤力蠶事蓋所以爲衣裳之備庶幾得如富貴之子及時而行也○朱氏曰殆及公子同歸其上下之情交相忠愛如此○張氏曰此章次於耕事者重昏嫁本人情○范氏曰男莫不耕女莫不蠶則衣食之本立矣婚姻以時則男女正矣

七月流火八月萑葦蠶月條桑取彼斧斨以伐遠揚猗彼女桑七月鳴鵙八月載績載玄載黃我朱孔陽爲公子裳

毛氏曰亂爲萑葭爲葦豫畜萑葦可以爲曲也○程氏曰蠶月當蠶長之月也計歲氣之早晚不可指定幾月也○鄭氏曰條桑枝落之采其葉也○毛氏曰斨方銎也遠枝遠也揚條揚也角而束之曰猗女桑荑桑也鵙伯勞也○孔

氏曰績緝麻之名○毛氏曰玄黑而有赤也朱深纁也祭服玄衣纁裳陽明也○鄭氏曰七月流火將言女工自始至成故亦又本於此○孔氏曰民知將寒之候八月萑葦既成畜之以擬蠶用○程氏曰蠶長之月當枝落桑則用斧斨亦預備其器具也伐遠揚猗女桑皆用斧斨○毛氏曰七月鳴鵙八月載績絲事畢而麻事起矣○朱氏曰凡此女功之所成者皆染之或玄或黃而其朱者尤鮮明○程氏曰蓋所以供上公爲公子之衣裳故也爲公子裘獻豜于公皆此義也民之知義如此則美俗成矣○張氏曰我朱孔陽則已欲爲公子裳取彼狐貍則已欲爲公子裘春日遲遲采蘩祁祁則殆及公子同歸民愛嚮公侍之如家人其愛之深如此○李氏曰豈非至誠惻怛之意上以是施之下以是報之乎○呂氏曰八月載績載玄載黃我朱孔陽爲公子裳孔穎達謂績麻爲布民自衣之玄

黃之色施於祭服未則爲公子之裳非也古者冕用麻而服用絲如玄冕豈不用玄乎

四月秀葽五月鳴蜩八月其穫十月隕蘀一之日于貉取彼狐貍爲公子裘二之日其同載纘武功言私其豵獻豜于公

不榮而實曰秀葽葽草也蜩螗也穫禾可穫也隕墜蘀落也于往也○毛氏曰于貉謂取狐貍皮也狐貉之厚以居孟冬天子始裘○程氏曰其同謂會聚共事也○鄭氏曰不用仲冬亦豳地晚寒也○毛氏曰纘繼事也豕一歲曰豵三歲曰豜大獸公之小私之○孔氏曰三章既言絲麻衣服女正故四章陳女功之助取皮爲裘以○鄭氏曰秀葽也鳴蜩也穫禾也隕者皆物成而寒之候物成自秀葽始正、曰隕蘀則鳥獸氄毛於是乎可以取

矣故以貆狸爲取貉狐狸之皮。孔氏曰
箋言捕取狐狸因說凡獵之事至二之日君
民俱出田獵則繼武事年當習之使不忘
戰也。朱氏曰獻豜于公亦愛其上之無已
也。呂氏曰貉狐狸之居也戎狄之貉所以
得名。亦以五穀不生狐狸之所聚也讀作貉
道之貉亦通 五月斯螽動股六月莎雞振羽七月在野
八月在宇九月在戶十月蟋蟀入我牀下穹
窒熏鼠塞向墐音覲戶嗟我婦子曰爲改歲入
此室處 陸氏草木疏曰斯螽蝗類長而青長角長股股鳴者也五月中以兩股相
切作聲聞數十步莎雞如蝗而斑色毛翅數重其翅正赤六月中飛而振羽索索作聲。
釋文曰宇屋四垂爲宇韓詩云宇屋霤也。穹窮室塞也熏鼠令出其窟向北出牖也墐塗

也庶人蓽戶穹塞墐戶文在十月之下亦當以十月塞塗之矣。孔氏曰改歲者以仲冬
之寒氣始萌可以爲年之始。兌氏曰五月日短至而陰生斯螽動股莎雞振羽氣使之
然也陰陽之氣積微而爲寒暑君子之戒民也蚤矣。鄭氏曰自七月在野至十月入牀
下皆謂蟋蟀也將寒有漸非卒來也。孔氏曰蟲既近人大寒將至故塗塞其室又告妻
子言我所以爲此者爲改歲大寒當入此居處。張氏曰此章見老者之愛。呂氏曰豳
詩陳先公風化而載其民言曰嗟我婦子曰爲改歲入此室處則三正之通于民俗尚矣
商周特舉而迭用之爾 六月食鬱及薁七月亨葵及菽
八月剝棗十月穫稻爲此春酒以介眉壽七
月食瓜八月斷壺九月叔苴采荼薪樗食我

農夫 鬱棣屬薁蘡薁。爾雅注曰蘡承露也大莖小葉華紫黃色菽豆也剝擊也
春酒凍醪也介助也眉壽豪眉也。長樂劉氏曰壺瓠也枯者可爲壺嫩者可供茹八月宜斷
其稍令勿復花實所以堅其壺而大其蒂今民尚爾。叔拾也苴麻子也樗惡木也。孔
氏曰樗唯堪爲薪故曰惡木。呂氏曰衣裘具矣居室安矣老者之養不可以無加也農
夫之勤其養不可以不畜也。程氏曰自六月食鬱及薁已下果蔬棗酒皆爲養老之具
。王氏曰眉壽者養氣體爲以助之也。程氏曰七月食瓜以下皆爲壯者之食故云
食我農夫 九月築場圃十月納禾稼黍稷重穋禾
麻菽麥嗟我農夫我稼既同上入執宮功晝
爾于茅宵爾索綯亟其乘屋其始播百穀 鄭氏

曰場圃同地物生之時耕治之以種菜茹至物盡成熟築堅以爲場。孔氏曰納謂納於
場。孔氏曰種植嘉穀名爲稼。毛氏曰後熟曰重先熟曰穋。孔氏曰再言禾者以禾
是大名非徒黍稷重穋四種而已其餘稻秫苽粱之輩皆名爲禾麻與菽麥則無禾稱故
於麻麥之上更言禾字以總諸禾也既同言已聚也入爲上出爲下宮功公室之役亟急
也乘升也急當治野廬之屋播種也。張氏曰此章言農夫稼同則思上入執宮功不待
督責自相戒以亟乘屋而播百穀亦未嘗休息也。孟子民事不可緩也詩云晝爾于茅
宵爾索綯亟其乘屋其始播百穀。范氏曰天運而不息人勤而不已故以我稼既同則又
將始播也。呂氏曰此章下終始農事以極憂勤艱難之意 二之日鑿冰
沖沖三之日納于凌陰四之日其蚤獻羔祭

韭九月肅霜十月滌場朋酒斯饗曰殺羔羊
躋彼公堂稱彼兕觥萬壽無疆周官凌人曰正歲十有二
月令斬冰冰盛水腹堅則命取冰於山林中冲冲鑿冰之意○孔氏曰冲冲非兒非聲故
云鑿冰之意豳土既寒故可夏正月藏冰凌陰冰室也仲春陽氣出地冰依禮須用早開
故也○程氏曰其蚤用之於獻羔祭韭時夏須冰是其後用時也○孔氏曰月令仲春天
子乃獻羔開冰先薦寢廟祭韭者蓋以時韭新出故薦之○蘇氏曰古者藏冰發冰所以
節陽氣之盛夫陽氣之在天地譬猶火之著於物也故常有以解之十二月陽氣蘊伏錮
而未發其盛在下則納冰於地中至於二月四陽作蟄蟲起陽始用事則亦啓冰而薦
之至於四月陽氣畢達陰氣將絕則冰於是大發食肉之祿老病喪浴冰無不及是以冬

無愆陽夏無伏陰春無淒風秋無苦雨雷出不震無災霜雹癘疾不降民不夭札也○胡
氏曰藏冰開冰亦聖人輔相變調之一事耳非專恃此以爲治也肅藏氣也滌掃也場功
畢入也兩樽曰朋○孔氏曰相命曰殺羔羊躋升也公堂人君之堂也稱舉也疆竟也○
孔氏曰七章言收斂之事所以成首章衣食已具卒章乃言備暑藏冰飲酒相樂○程
氏曰藏冰所以備暑而開冰必以仲春所以順時氣也○張氏曰民忠愛其君之甚相戒
以速畢場功當自殺羔羊獻公以酒祝之萬壽○呂氏曰豳之先公國容未備無君民之
間故曰朋酒斯饗曰殺羔羊躋彼公堂萬壽無疆

鴟鴞周公救亂也成王未知周公之志公乃
爲詩以遺王名之曰鴟鴞焉鄭氏曰未知周公之志者未知
其欲攝政之意○朱氏曰管蔡流言使成王疑周公周公雖已誅之然成王之疑未釋則
亂未弭也故周公作此鴟鴞之詩以遺王而告以王業艱難不忍毀壞之意所以爲救亂
也○歐陽氏曰金縢言周公先攝政中誅管蔡後爲詩以貽王鄭氏謂先爲冢宰中避而
出作詩以貽王以作詩後乃攝政而誅管蔡者非也鴟鴞鴟鴞既取我
子無毀我室恩斯勤斯鬻子之閔斯歐陽氏曰鳥之
愛其巢者鴟鴞而告之○鄭氏曰室猶巢也言已取我子幸無毀我巢我巢積日累功作
之甚苦故愛惜之也○歐陽氏曰今鴟多攫鳥子而食○朱氏曰鬻食此子誠可閔憐今
既取之其毒甚矣況又毀我室耶○程氏曰鴟鴞謂爲惡者子喻管蔡室喻王室○呂氏
曰周公託爲鳥言以自比○呂氏曰殷民發叛焉附二叔之親數咸其人使之流言云周

公將不利於孺子欲王取信兄弟之言中傷周公謀危王室也故周公曰管蔡親也爾既
以惡汚染使陷於罪是汝殺民入吾國售我兄弟矣又欲危王室則不可也迨天
之未陰雨徹彼桑土綢繆牖戶今女下民或
敢侮予迨及也徹剝也桑土桑根也綢繆猶纏綿也牖者巢之通氣處戶其出入
處也○鄭氏曰下民巢下之民也○程氏曰迨天之未陰雨而下言自爲安固防閑之道
深至如此而尚或侮之○朱氏曰亦爲鳥言及天之未陰雨之時而往取桑根以纏綿其
巢之隙穴使之堅固以備陰雨之患○孔氏曰以勤勞之故惜此室巢今巢下之民或敢
侮慢我欲毀巢室又曰王肅云周公言先王致此大功至艱難而其下民敢侵侮我周道
不可不遏絶以全周室予手拮据予所捋荼予所蓄

予口卒瘏曰予未有室家拮据撠挶也捋取也荼萑苕也蓄積租取也卒盡也瘏病也予病口病口病明手亦病也○鄭氏曰我作之至苦如是者曰我未有室家之故○朱氏曰亦為鳥言以拮据將荼蓄租而至於病者以巢之未成也以此己之所以勤勞如此者以王室新造而未集故也

予羽譙譙予尾翛翛予室翹翹風雨所漂搖予維音嘵嘵毛氏曰譙譙殺也翛翛敝也翹翹危也嘵嘵懼也○鄭氏曰音嘵嘵然恐懼告愬之意○蘇氏曰為室之勞至於羽殺尾敝室成而風雨漂搖之則其音得無急乎○朱氏曰翹翹成而未定也風雨又從而漂搖之以比己既勞悴王室未安而多難乘之則其作詩以喻王亦不得而不汲汲也○程氏曰此周公之詩所以辭哀而意切也

東山周公東征也周公東征三年而歸勞歸士大夫美之故作是詩也此篇以征伐故全文見丙記

破斧美周公也周大夫以惡四國焉鄭氏曰惡其流言毀周公也

既破我斧又缺我斨周公東征四國是皇哀我人斯亦孔之將毛氏曰隋銎曰斧說文曰斨方銎也○朱氏曰四國四方之國從管蔡之亂者○毛氏曰皇匡也將大也○朱氏曰言東征之役所伐斧而缺我斨其勞甚矣然周公之意蓋將使四方莫敢不一於正而後已其哀我人也豈不大勞然則雖破斧而缺斨義有所不得辭也夫管蔡流言以謗周公而公征之不知者以為公之惡是以救其身而已哉為此詩者為之發明其心如此學者於此究心而有得焉則正大而天地之情可見矣○蘇氏曰使周公嫌於救其身潔身而退以避二叔之難則其亂將及於四方如是而周公亦清矣然亦未免於小也

既破我斧又缺我錡周公東征四國是吪哀我人斯亦孔之嘉毛氏曰鑿屬曰錡吪化也

既破我斧又缺我銶周公東征四國是遒哀我人斯亦孔之休毛氏曰木屬曰銶遒固也范氏曰亦孔之休言四國平而天下和也

伐柯美周公也周大夫刺朝廷之不知也董氏曰朝廷者人主所與大臣論是非可否之地詩人不斥言成王而曰朝廷所以兼刺也○程氏曰伐柯乃既得罪人之後周公遲留未歸上大夫刺朝廷不知所以還周公之道○呂氏曰觀金縢所載二公之知周公至矣今曰朝廷則二公亦與焉蓋大臣與國同體者也主未悟而事未回國人所當責而公亦當受也

伐柯如何匪斧不克取妻如何匪媒不得柯斧柄也媒通二姓之言者也○朱氏曰克能也○程氏曰伐柯匪斧則不能取妻非媒則不成亦各有其道今欲周公之歸亦必有其道也

伐柯伐柯其則不遠我覯之子籩豆有踐鄭氏曰則法也覯見也之子斥周公也○爾雅曰竹豆謂之籩木豆謂之豆○毛氏曰踐行列貌○程氏曰此章言其道○朱氏曰執柯以伐柯即此手中之柯而得其法以比王欲迎周公亦不過反之於吾心則知所以迎之之道則我得見公而陳其籩豆之列所有日矣

九罭美周公也周大夫刺朝廷之不知也程氏曰周公居東未反士大夫始刺朝廷不知公周公之道既又思之切刺之深責在朝廷之人不遠還公也

九罭之魚鱒魴我覯之子袞衣繡裳毛氏曰興也○爾雅曰緵罟謂之九罭九罭魚網也○程氏曰鱒魴魚之美者也九罭之網則得鱒魴之魚用隆厚之禮則得聖賢我欲覯之子當用上公禮服迎逆之

鴻飛遵渚公歸無所於女信處毛氏曰遵循也○程氏曰此章言公之不得其所也鴻飛戾天者也今乃遵渚言不得其所公既征而歸則未得其所蓋朝廷未以歸保重禮往逆也使公不得其所於女安處矣則深責在朝廷之以也○陳氏曰今公未歸其所於女朝廷之臣信能自安處乎

鴻飛遵陸公歸不復

於女信宿程氏曰不復謂未還舊職宿安息也○陳氏曰宿猶處也

是以有袞衣兮無以我公歸兮無使我心悲兮程氏曰此章祈反周公誠切之意是以猶所以也朝廷所以有袞衣之章用尊禮聖賢無以以是服逆我公來歸無使士民之心悲思望公也○呂氏曰成王既發金縢悔悟而迎周公其言曰惟朕小子其新逆我國家禮亦宜之此正國人之所望於朝廷者也首章曰我覯之子袞衣繡裳卒章曰是以有袞衣兮無以我公歸兮所謂禮亦宜之者也乃此篇之大指也說詩者徒見信宿兩字偶相屬遂以爲過宿曰信之信故其釋二章三章或以爲西人語東人或以爲東人自相語而不見國人深望乎上誠懇切至之意求一字之通而失一篇之旨多者苟能玩味程氏之說則詩人之心可見矣凡詩之體例言者本意

也所言者協韻也於女信處本意也於女信宿協韻也

狼跋美周公也周公攝政遠則四國流言近則王不知周大夫美其不失其聖也

狼跋其胡載疐其尾公孫碩膚赤舄几几

狼疐其尾載跋其胡公孫碩膚德音不瑕說見甲記

小雅常棣燕兄弟也閔管蔡之失道故作常棣焉鄭氏曰周公弔二叔之不咸而使兄弟之恩疏召穆公爲作此詩而歌之以親之○孔氏曰左傳云王將以狄伐鄭富辰諫曰昔周公弔二叔之不咸故封建親戚以蕃屏周召穆公思周德之不類故糾合宗族於成周而作詩曰常棣之華鄂不韡韡凡今

之人莫如兄弟周之有懿德如是猶曰莫如兄弟故封建之其懷柔天下也猶懼有外侮捍禦外侮莫如親親故以親屏周召穆公亦云是周公弔二叔之不咸召穆公作詩之事也外傳云周文公之詩曰兄弟鬩于牆外禦其侮則此詩自是周公所作也但召穆公虎見厲王之時兄弟恩疏重歌此周公所作之詩以親之耳故鄭氏答趙商云凡賦詩者或造篇或誦古○朱氏曰舊說以鹿鳴以下至魚麗爲文武燕勞之樂歌而此詩之序又以爲閔管蔡之失道而作者何也曰文武之所以有燕兄弟之詩矣周公以管蔡之爲亂也故制作之際更爲是詩之變也致意以申兄弟之務蓋燕兄弟者文武之政而閔管蔡者周公之心也夫燕兄弟之事之詩當極其和樂而此詩專言死喪急難之事其志切其辭哀蓋亂兄弟之愛孟子所謂其兄關弓而射之則已垂涕泣而道之之義也文武燕兄弟之詩雖

不可見然意其詞焉抑平必異於此故序以閔管蔡之失道發之

常棣之華鄂不韡韡凡今之人莫如兄弟

毛氏曰常棣棣也猶鄂鄂然言外發也○孔氏曰王肅云不韡韡言韡韡也○毛氏曰韡韡光明也程氏曰常棣今所謂王李花鄂相承甚力故以與兄弟○王氏曰華鄂之相持不可須臾離也以天屬敍也明弟天屬也其相承覆翼持而不可雖如此○程氏曰韡鮮華壯盛之親不作柎亦可知字亦可以花萼相依生祖親力犄承與人之莫如兄弟也○范氏曰兄今之人言舉世之人也莫如兄弟親之至也

死喪之威兄弟孔懷原隰

裒矣兄弟求矣

鄭氏曰死喪可畏怖之事雖兄弟之親甚相思念○程氏曰此章敘兄弟相賴之事人當死喪哀勤之可畏則思兄弟之助方困窮離散登原於野之際則求所親以相依倚王氏曰不得保莫常居而疑於原隰之中則與人同患難之時也嘗是時人各爵其親則非兄弟親者以相求哉○呂氏曰疎其所親而親其所疎此夫其本心者也故此詩反覆言朋友之不如況弟益示之以親疎之分使之反猶其本也本心得則由視及疎族然有序兄弟之親既爲而朋友之義亦疎矣初非薄於朋友也討兼施而不孫雖曰厚於朋友[illegible]有之木朝備久除明可保哉哉曰人之[illegible]朋友亦可以坐視哉曰每有良朋況也永歎則非不要闕但親兄弟急難爲有差等耳詩人之無容有所偏然常棣周公作也聖人之言小大高下皆宜而前後左右不相等

脊令

在原兄弟急難每有良朋況也永歎

毛氏曰脊令雍渠也飛則鳴行則搖不能自舍耳急難言兄弟之相救於急難○程氏曰此章言兄弟

實之意猶脊令首尾相應急難之際其相應加是也○鄭氏曰當急難之時雖有善友來救對之長嘆而已○范氏曰兄弟無不相死之義故朋友之於患難義有不得相救也則兄也永歎而已○王氏曰古者朋友之賓曰視兄弟視兄弟則急難冠雖何爲而不讓莫莫不有君而爲之臣莫不有父而爲之子莫不有師而爲之弟子莫不有兄弟而爲之弟弟則吾急難冠吾之所當致力也傳曰又推而致之朋友則吾有所不賢而無禮以節之則吾之憂無窮而人之責無已蓋古之道如比而後世之士猶有以望朋友而至於雖怨者然則世之致力於朋友者則曰勢足以報之力足以周之而無傷於義則鄉里畢萬不可以不勉也而況於朋友乎

兄弟鬩于牆外禦其務每

有良朋烝也無戎

毛氏曰鬩很也鄭氏曰禦禁務侮也兄弟雖內鬩而外禦也○朱氏曰烝發語聲戎助也○毛氏曰戎相也○王氏曰很于門非今況弟也然及其禦侮則雖每有良朋曾不如不令兄弟爲可恃也○朱氏曰此章正爲嘗蔡等商之事而發以明兄弟之恩情也呂與叔解問爲窺伺謂寇至而兄弟同力以相死也此意亦甚美矣然以文義及一篇之全旨觀之則未安也蓋此詩首章略言至親莫如兄弟之意次章乃以意外不測之事言之以明兄弟之情真切加此三章但言急難則茂於兄與失至於此章則又以其情義之甚薄而稍有所不能已者言之其序若曰死喪不排相從急難猶相助又不幸而至於武之小忿猶肯先禦外侮其所以責之者可謂益輕以約而所以者夫兄弟之義者益則且切矣至於又不所然乃或無事而相忘則兄弟責爲路人矣故下章始深責之然其詞氣和以然而[illegible]殺責者猶戚以是爲當然而未之[illegible]也莫

其後兩章乃始極道兄弟至說韓有遠豆家之樂然非兄弟則無與同之以備見兄弟之則異形同氣死生苦樂無適而不相須之意卒章又申告之使之反覆窮極驗其信然可謂委曲漸次說盡人情矣然其詞意高深初若簡質闊疏而不切於事者故說者有所不察又以小忿爲嫌而曲其說以遂之於足二篇之意無復餘怨而失聖人之意遠矣

喪亂既平既安且寧雖有兄弟不如友生

陳氏曰兄弟之急難相求如此及其既安寧也乃謂兄弟不如友生可乎○歐陽氏曰此乃責之之辭○程氏曰言平時則皆可遂其私意急難則莫如兄弟也○蘇氏曰人居平安之世不知兄弟之可情而以至親相責望則兄弟常多過失易以生怨故有以朋友爲賢於兄弟者○王氏曰友生約我以禮義者也雖有兄弟不如友生有禮義然後無失其愛兄弟之

常必友生紛其外妻子調其內則兄弟加親矣故曰妻子好合如鼓瑟琴兄弟既翕和樂且湛○呂氏曰王氏之說雖非經旨亦學者所當知也

儐爾籩豆飲酒之飫兄弟既具和樂且孺

程氏曰孺親慕之義小兒親慕父母謂之孺子此章勸其相燕樂養恩義陳爾籩豆飲樂飲足兄弟既皆來當和樂而相親慕也

妻子好合如鼓瑟琴兄弟既翕和樂且湛

程氏曰此章言兄弟相樂則其妻子好合其和如琴瑟兄弟既志意翕合故其和樂久而不厭○朱子曰言妻子好合如琴瑟之和而兄弟有不合焉則無以久其樂矣○李氏曰兄弟既翕必先於妻子者顏之推嘗曰方其幼也父母左提右挈前襟後裾食則同案衣則傳服學則連業遊則共方雖有悖亂之人不能不相愛也及其壯也各妻其妻各子其子雖有篤厚之人不能不少衰也蓋其兄弟之所以乖爭者未必不本於此既不能盡兄弟之愛則雖家室妻孥必不能樂之故必妻子好合然後可以和樂於兄弟○此章當從文公之說蓋謂飲酒雖飫必得兄弟具而後樂且孺妻子雖合必得兄弟翕而後樂且湛意旨歸於兄弟也如李氏之說則恐於文義倒置矣

宜爾室家樂爾妻孥是究是圖亶其然乎

程氏曰言能如是親睦其親族則宜其室家樂其妻孥窮究是理圖念是事信其然乎言信然○蘇氏曰小人恩慮不能及遠常以爲兄弟之於我無所損益不知兄弟之相親亦所以亶其室家而樂其妻孥者患其淺陋而不信故使之深思而遠圖之以信其然否○呂氏曰告人以兄弟之當親未有不以爲然者也苟非是究是圖實從事於此則亦未有誠知其然者也不識知其然則所知者特其名而已矣凡學蓋莫不然

大雅文王文王受命作周也

[illegible]毛氏曰周自后稷以來積功累仁至於文王成德並著周國自此盛大至武王因之遂伐紂成商而有天下然以盛德爲天所相而興周者自文王始也其義如此而已故序但言受命作周不言受命稱王也○張氏曰文王之於天下都無所與惟正已而已後世多疑文王有意以傾紂之天下正如曹丕語禪讓之事曰舜禹之事吾知之矣觀文王一篇便知文王之德性○朱氏曰文王之德業固美矣詩人所以述之者又極形容之妙是以其辭尤雅學者於此而盡心焉則凡其德性之蘊皆可見矣○呂氏曰按呂氏春秋周公旦乃作詩曰文王在上於昭于天周雖舊邦其命維新以觀文王之德玩味此詩信非周公莫能作也愚按翼翼亦言周

至於成王有上賢之材因文武之業以羽蕭輔有司各穆其事在位莫非其人天下康
二世早然周公猶作詩書深戒成王以恐矣大下書則曰毋若商王紂其詩則曰商之未
我師亦配上帝宜監于殷駿命不易本亦以此爲周公之詩愚意大雅諸詩皆非周公莫
能爲獨此篇有呂氏春秋言可證而餘無所考惜哉之

文王在上於昭于天周雖舊邦其命維新有周不顯帝命不時文王陟降在帝左右

於嘆辭昭見也不顯顯也不時時也陟升
也○朱氏曰文王在上尊仰之辭也於昭于天歎其德之昭明上徵于天也言文王與天
同言也○王氏曰周受封自后稷則其爲邦舊矣至文王而天命之肇造區夏則其命維
新矣不顯則所以甚言其顯也不時則所以甚言其時也○朱氏曰夫文王在上而於昭

于天則有周之德豈不顯乎周雖舊邦而其命維新則上帝之命豈不時乎德顯命時閒
不容息蓋以文王德合乎天一陟一降常若在上帝之左右與之同運而無違也○歐陽
氏曰謂其俯仰之間常如在帝之左右○程氏曰文王陟降在帝左右不識不知順帝之
則不作聰明循天理也○蘇氏曰文王陟降在帝左右蓋聖人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
天時與天如一故也詳於天人之際多以陟降言之

亹亹文王令聞不已陳錫哉周侯文王孫子文王孫子本支百世凡周之士不顯亦世

亹亹勉也令善也聞聲聞也陳敷也錫賜
也哉語辭也侯維也本本宗也支支子也朱氏曰所謂亹亹文王文王非有所勉也蓋
其純亦不已而人見其亹亹也其德不已則令聞亦不已其盛如是故上帝敷錫於周纖

以文王孫子觀之則可見矣蓋其本宗則百世爲天子支庶則百世爲諸侯皆天命也○
惟如此而已而又及其臣子使九周之士亦世出備德而與周匹休焉不顯亦世猶豈
不顯乎其亦世也○李氏曰非特文王子孫也凡周之士亦皆出世而顯也天之所以錫
文王亦可謂至矣○某氏曰此所以爲徧賜也

世之不顯厥猶翼翼思皇多士生此王國王國克生維周之楨濟濟多士文王以寧

翼翼恭敬也思辭也皇美也楨幹也濟濟多威儀也
○鄭氏曰周之臣既世世光明其爲君謀事忠敬翼翼然○王氏曰楨國所恃以立也周
獲天人之助矣故能生周之楨也○朱氏曰文王之國能生此衆多之士則可以爲國之
幹而文王亦賴以爲安矣○劉氏曰濟濟多士本由文王教化陶範而後生也而文王之

天下邦國又待多士濟濟以爲寧壽猶人勤於菑田反以自養衆於植材反以自庇

穆穆文王於緝熙敬止假哉天命有商孫子商之孫子其麗不億上帝既命侯于周服

穆穆敬也
美也深遠之意於歎美之辭緝續也熙光也繼續光明亦不已之意止語辭假大也麗數
也不億其數至多不啻止於一億而已周服周之九服也○朱氏曰穆穆然文王之德不
已其敬如此是以大命集焉以有商孫子觀之則可見矣○歐陽氏曰大哉天命商之孫
子數甚衆多而上帝乃命之爲諸侯○孟子曰詩云商之孫子其麗不億云云孔子曰仁
不可爲衆也夫國君好仁天下無敵

侯服于周天命靡常殷士膚敏裸將于京厥作裸將常服黼冔王之藎

臣無念爾祖殷士殷侯也膚美也敏疾也裸灌鬯也周人尚臭將行也京大之京辭也黼白與黑也冔殷冠也夏后氏曰收周曰冕王斥成王藎進也無念念也汝祖文王也○王氏曰天當命而使有九有之安令侯服于周所謂靡常也惟其靡常故之孫子其爲士而膚美敏疾者乃及裸將周京以勒周祭也○董氏曰常服則不變服矣不變其服存商制也○朱氏曰先代之後然承先王脩其禮物作賓于王家時王敢變而亦所以爲戒也於是將王之藎臣告之曰得無念爾祖文王之德乎蓋以誠而不敢斥言猶所謂敢告僕夫云爾劉向踐曰孔子論詩至於殷士膚敏裸將于京然嘆曰大哉天命善不可不傳于子孫是以富貴無常蓋傷微子之事周而痛殷之亡○呂氏曰藎者忠愛之篤進進無已也故謂之藎

無念爾祖聿脩

厥德永言配命自求多福殷之未喪師

克配上帝宜鑒于殷駿命不易聿述也永長也師衆也駿大也不易言其難也○李氏曰無念爾祖言汝亦欲念爾祖則在聿脩厥德而已能脩德則可以長配天命亦福祿自求矣孟子曰禍福無不自己求之者商自求禍周自求福天何容心於其閒哉○朱氏曰殷未失天下之時蓋嘗配上帝矣今其子孫乃如此宜以爲監而自省焉則知天命之難保矣大學曰得衆則得國失衆則失國此之謂也○呂氏曰王者代天理物擧與禮命討之權以臨天下故曰配命又曰配上帝

命之不易無遏爾躬宣昭義問有虞殷自天上天之載

無聲無臭儀刑文王萬邦作孚遏止也宣昭布明也義善

也有又也虞度也載事也儀象也刑法也孚信也○歐陽氏曰知天命之不易則使天命至爾躬而止○朱氏曰當布明善聞而度殷之所以廢興由於天命者如其○呂氏曰凡欲配天命者當法天然天無聲臭可求苟儀刑文王則天德全矣此萬邦所以作孚○氣氏曰上天之載無聲臭可象正惟儀刑文王當冥漠天德而萬邦信悅○朱氏曰子思子曰維天之命於穆不已蓋曰天之所以爲天也於乎不顯文王之德之純蓋曰文王之所以爲文也純亦不已夫知天之所以爲天文王之所以爲文則夫與天聞德者可得而言矣是詩首言文王在上於昭于天文王陟降在帝左右而終之以此其旨深矣○呂氏曰宣昭義問所謂熙四門明四目達四聰蓋天命之大非小知私學所能與也以眞文商之興亡自天者其敬其怠瞭然可識愈發懼而不敢息矣○朱氏曰今按此詩一章言文王

有顯不而上帝有成命也二章言天命集于文王不惟尊崇其身及使其子孫子出爲天子諸侯也三章言命周之福不雖及其子孫而又及其奉臣之發嗣也四章言天命就緣于商則不推諫罰其身又使專子孫亦來臣服于周也五章言紀商之禱不雖及其子暮而又又其羣臣後嗣也六章言周之子孫臣庶當以文王爲法而以商爲監也七章又言當以商爲監而以文王爲法也其於天人之際興亡之理丁寧反復至深切矣故立之學官而用以爲天子諸侯朝會之樂蓋將以學乎後世之君臣而又以昭先王之德於天下也隱語以爲爾君指見之樂作樂其一端而言之微然此詩之首章言文王之昭于天而不言其所以昭文章言其令聞之不已而不信其所以聞至於門章然後於以昭明而不以首乃可辭而見高然亦多於數之言語語敍數篇德之實則不越寸敬之一字

然則後章所謂俊厥德而蠲刑之者豈可以它求哉亦勉乎此而已矣

大明文王有明德故天復命武王也明明在下赫赫在上天難忱斯不易維王天位殷適使不挾四方

忱信也易乃難易之易○毛氏曰紂居天位而殷之正適也○朱氏曰此亦周公戒成王之詩將陳文武受命故先言在下者有明明之德則在上者有赫赫之命矣達于上下去就無常此天之所以難忱而為君之所以不易也○王氏曰今紂所居之尊則天位也所傳之正則殷適也使不挾四方其不可恃如此○呂氏曰天位殷適使不挾四方則下章所東眷顧周家有加無已者非天私我有周也哉者培之傾者覆之因其材而篤焉

摯仲氏任自彼殷商來嫁于周曰嬪于京乃及王季維德之行大音泰任有身生此文王

摯國任姓仲中女也殷商殷商之諸侯也自周而言則諸侯皆商也嬪婦也京周京也及與也大任仲任也摯仲氏任繫其夫而言故也曰大任繫其子而言故也○鄭氏曰摯國中女曰大任從殷商嫁為婦於周之京配王季而與之共行德同志意也○蘇氏曰言文王之賢其所從來者遠自其父母而已然矣○劉氏曰乾健而不息坤順以相承物生自然形影相附不可以無資而取之也王季天錫大任以配其德故克生文王為文王天作之合以大貝慶故克生武王為

維此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聿懷多福厥德不回以受方國

翼翼恭順貌昭明也聿惟也懷來也回違也方國四方來附者○李氏曰文王小心恭敬明事上帝深念德來至有以其德不回故能朝諸侯受此四方來附之國也

天監在下有命既集文王初載天作之合在洽之陽在渭之涘文王嘉止大邦有子

監視也集就也載年也合配也洽水也水北為陽涘涯也嘉昏禮也○朱氏曰天之監照寔在於下其命既集於周矣故於文王之初年而默定其配○鄭氏曰天於文王生則為之生配於氣勢之厥○孔氏曰名山大川皆有靈氣嵩高曰維嶽降神生甫及申詩人述其所居是美其氣勢○朱氏曰洽陽渭涘當文王將昏之期而大邦有子蓋曰非人之所能為矣

大邦有子俔天之妹文定厥祥親迎于渭造舟為梁不顯其光

俔磬也說文云俔譬諭也蓋如今俗語譬諭物云磬作俔也文禮也祥吉也○鄭

氏曰卜而得吉則以禮定其吉祥謂使之納幣也○孔氏曰爾雅云天子造舟孫炎云造舟比舟為梁也然則造舟者比船於水加板於上即今之浮橋故杜預云造舟為梁則河橋之謂也文王敬重昏事始作而用之後世以文王所用故制為天子法耳方言曰造舟浮梁也○王氏曰言天之妹言其生德可以譬天也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儀刑文王萬邦作孚然則非徒可以繼天就能為之配大姒能為之配故備其禮文以請昏焉以定其祥既定矣則文王親迎于渭也○王氏曰先儒以親迎于渭言天子有親迎文王親迎時方為公子未為君也況有國自在渭旁不足出疆○鄭氏曰迎大姒而更為梁者欲其昭著示後世敬昏禮也

有命自天命此文王于周于京纘女維莘長子維行篤生武王保右命爾燮伐

大商

纘繼也莘大姒國也長子長女也行嫁也篤厚也右助也燮和也○丘氏曰將言篤生武王之事故又推本而發之也○朱氏曰天既命文王於周之京矣而克纘太任之女事者惟此莘國以其長女來嫁於我也天又篤厚之使生武王保之助之命之而使之順天命以伐商也○王氏曰言大商明乃所以大文武之德以爲商大矣非德大則不能賞伐也

殷商之旅其會如林矢于牧野維予侯興上帝臨汝無貳爾心

旅衆也矢陳也牧野紂南郊地名侯諸侯也興起也臨視也女謂武王也貳謂疑貳也○孔氏曰殷商之兵衆其會衆之時如林木之盛列於牧野○王氏曰明文武之興以德不以力也以其衆寡之力尊卑之位宜有貳心○呂氏曰紂以天子之威如林之衆來我武王方自恐然諸侯而起苟較強弱而計衆

寡其心以疑貳矣然當是時武王方一心以率天討若上帝實臨之較計之私豈得而容哉曰上帝臨汝無貳爾心蓋設爲勉之之辭以形容武王奉天討之心也○愚按子武王自言爾亦武王自謂也蓋皆設爲武王自勉之辭非他人勉之也

牧野洋洋檀車煌煌駟騵彭彭維師尚父時維鷹揚涼彼武王肆伐大商會朝清明

洋洋廣也檀木之兵車煌煌明也駿馬白腹曰騵彭彭強盛貌師尚父太公望爲太師而號曰尚父也鷹揚如鷹之飛揚也涼佐也肆故今也會朝者會戰之旦○鄭氏曰戰地寬廣兵車鮮明馬又強盛尚父佐武王爲之上將○孔氏曰王肅云以甲子昧爽與紂戰不崇朝而殺紂天下乃大清明無復濁亂○朱氏曰此章言武王師衆之盛將帥之賢伐商以除穢濁不崇朝而清明所以終首章之意

思齊文王所以聖也

鄭氏曰言非但天性亦有所由成○孔氏曰言文王之聖有所以而然也

思齊大

音泰下同

任文王之母思媚周姜京室之婦大姒嗣徽音則百斯男

莊也媚愛也周姜大姜也京師王室之婦大姒文王之妃也徽美也○朱氏曰百男舉成數而言其多也此詩亦歎文王之德而推本言之又曰春秋傳曰管蔡郕霍魯衛毛聃畢原酆郇文之昭也并伯邑考武王爲十八人然此特其見於書傳者爾亦可以見其多也王氏曰爲人母盡母道爲人婦盡婦道者大任也○李氏曰觀列女傳載胎教則文王由大任而成德可知矣○歐陽氏曰大姒每思慕任姜而繼其美聲有不妬忌之賢而子孫

衆多○李氏曰古者親逆之禮父南向子北向而跪醮而命之曰往迎爾相承我宗事勗率以敬先妣之嗣若則有常夫爲人婦而必事其先姒之嗣此古之賢女也以大任而能愛大姜以大姒而又能嗣大任之徽音則周之先妣可謂世不乏人矣大姜之後有大任大任之後有大姒此周之所以興也

惠于宗公神罔時怨神罔時恫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

惠順也宗公是宗廟先公未追王故稱公時是也恫痛也刑法也寡妻適妻也適妻惟一故言寡也寡妻猶言寡小君也御迎也又曰御治也以逆治天下國家○宗氏曰文王上有聖母所以成之者遠內有賢妃所以助之者深故能順于先公而鬼神歆之無怨恫者其儀法內施於閨門而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也○張氏曰言接神人之得其道○孟子曰刑于寡

王于兄弟以御于家邦言擧斯心加諸彼己○呂氏曰雝雝不愧於隱微然後近者
乎故神罔時怨神罔時恫始可以刑于寡妻雝雝在宮肅肅在廟
不顯亦臨無射亦保雝雝和也肅肅敬也不顯幽隱之處也射與斁
同厭也無射無厭也保守也○歐陽氏曰言文王平居在宮中則雝雝然而和有事在宗
廟則肅肅然而敬○朱氏曰雖居幽隱亦常若有臨之者雖無厭射亦常有所守焉言其
純而不已如見○呂氏曰聖人神人之主也如前章所載神人孚格可謂得爲主之道矣
欲求所以孚格者當於此章觀之肆戎疾不殄烈假不瑕不
聞亦式不諫亦入戎大也疾害也殄絕也烈光也假大也瑕玷也光大
而無瑕也式法也○朱氏曰雖事之無所前聞者而亦無不合於法度雖無諫諍之者而

亦未嘗不入於善○李氏曰其德性可謂不勉而中不思而得矣豈待於有所聞有所諫
而後中道哉○呂氏曰戎疾大患難也若羑里之囚是也昆夷玁狁之難則其餘巳文王之
德如上章所陳故雖遭大難而不失其聖光大而不可窮缺所謂肆戎疾不殄烈假不瑕
也肆成人有德小子有造古之人無斁譽髦
斯士冠以上爲成人小子童子也造爲也古之人指文王也無斁無厭也譽名譽也
髦俊也○李氏曰惟文王之德如此故士皆化之○呂氏曰言長者之德已成幼者有譽
學習○玉篇云局之成人皆有成德小子皆所造爲進於善也○朱氏曰乙方以致是若
蓋由文王之德純而不已無有厭斁○鄭氏曰故令此士皆有名譽於天下成其後又之
美也○王氏曰初言大任大戒則化成乎內也終言譽髦斯士則化成乎天下矣○呂氏

曰聖人流澤萬世者莫大於作人所以續天地生生之大德也故此詩以是終焉文王之
無斁孔子之誨人不倦其心一也典謨作於虞夏其稱堯舜禹皋陶已曰若稽古則此詩
追述文王以爲古之人後何疑哉○愚按此篇辭指與文王大明緜類其言文王之德最
得其深意亦非周公不能爲故以附此
禮記成王幼不能涖阼涖視也不能視阼猶行人君之事周
公相踐阼而治抗世子法於伯禽欲令成王
之知父子君臣長幼之道也抗猶舉也成王有過
則撻伯禽所以示成王世子之道也聞之曰
爲人臣者殺其身有益於君則爲之況于其

身以善其君乎周公優爲之于讀爲迂猶廣大也是故
知爲人子然後可以爲人父知爲人臣然後
可以爲人君知事人然後能使人成王幼不
能涖阼以爲世子則無爲也是故抗世子法
於伯禽使之與成王居欲令成王之知父子
君臣長幼之義也君之於世子也親則父也
尊則君也有父之親有君之尊然後兼天下
而有之是故養世子不可不愼也愚按此周公相業之
大者也

子曰下之事君雖有庇民之大德不敢有君民之心仁之厚也是故君子恭儉以求役仁信讓以求役禮不自尚其事不自尊其身儉於位而寡於欲讓於賢卑己而尊人小心而畏義求以事君（鄭氏曰役之言爲也）得之自是不得自是以聽天命（言不易道微祿利也）詩云莫莫葛藟施于條枚凱弟君子求福不回（旨樂也弟易也言樂易之君子其求福脩德以俟之不爲回邪之行以要之如葛藟之延蔓於條枚也）以其舜禹文王周公之謂與有君民之大德有事君之小心

孟子燕人畔王曰吾甚慙於孟子（朱子曰齊破燕後二年燕人共立太子平爲王）陳賈曰王無患焉王自以爲與周公孰仁且智王曰惡是何言也曰周公使管叔監殷管叔以殷畔知而使之是不仁也不知而使之是不智也仁智周公未之盡也而況於王乎賈請見而解之見孟子問曰周公何人也曰古聖人也曰使管叔監殷管叔以殷畔也有諸曰然周公知其將畔而使之與曰不知也然則聖人且有過與曰周公弟

也管叔兄也周公之過不亦宜乎（朱子曰言周公乃管叔之弟管叔乃周公之兄然則周公不知管叔之將畔而使之其過有所不免矣或曰周公之處管叔不如舜之處象何也游氏曰象之惡已著而其志不過富貴而已故舜得以是而全之若管叔之惡未著而其志其才皆非象比也周公詎忍逆探其兄之惡而棄之耶周公愛兄宜無不盡者管叔之事聖人之不幸也舜誠信而喜象周公誠信而任管叔此天理人倫之至其用心一也）

周公相武王誅紂伐奄三年討其君驅飛廉於海隅而戮之滅國者五十驅虎豹犀象而遠之天下大悅孟子曰禹惡旨酒而好善言湯執中立賢無方文王視民如傷望道而未之見武王不泄邇不忘遠周公思兼三王以施四事其有不合者仰而思之夜以繼日幸而得之坐以待旦

淮南子曰周公之事文王也行無專制事無由己身若不勝衣言若不出口有奉持於文王洞洞屬屬如將不勝如恐失之可謂能子矣

西旅獻獒太保作旅獒（孔氏曰西戎遠國貢大犬召公陳戒○李氏曰武王克商之後遂通道于九夷八蠻蠻夷之類向之道不通者今悉通于中國此武

王德威之所丕冒也然蠻夷之通于中國鮮爲中國之盛亦要非中國之便是以召公因西旅獻獒作書以戒武王非獨止其貪玩寶貨之心抑恐夷狄之物入于中國則啓人主開邊之心而誘夷狄亂華之禍或自此始故曰旅獒之獻而極言之大臣之格君其見事之幾審患之遠而防微杜漸到應爾也

旅獒

惟克商遂通道于九夷八蠻西旅厎貢厥獒太保乃作旅獒用訓于王

孔氏曰犬高四尺曰獒以大爲異○蔡氏曰紂失德而四夷不覲有隔絕而不至者故武王克商其由始通○張氏曰子讀孟子云惟大人爲能格君心之非夫君心之非何自而見之乎及讀旅獒然後知古之大人其事君也猶子之事父母也同氣而異息同心而異財寡射其心知其喜怒哀樂寒煖濕燥之節以調養之當紂之未誅天下之責在武王武王於是乎其心肅然無敢少怠及紂既誅矣天下之責已塞矣召公恐其心亦易以怠也故於旅獒之獻爲此篇以訓焉深察其言若嚴父師之訓其子弟於未知稼穡艱難者予於此得大人格心之義故表而出之○愚按獒方獻而訓已陳此召公所以爲能格君心者若待受之而後訓則非矣

曰嗚呼明王愼德四夷咸賓無有遠邇畢獻方物惟服食器用王乃昭德之致于異姓之邦無替厥服分寶玉于伯叔之國時庸展親人不易物惟德其物

呂氏曰謹德一篇之綱領四夷所以咸賓者以其能謹德耳堯之允恭舜之惟帝其難禹之克艱厥后湯之慄慄危懼皆所謂謹德也聖人未嘗留意於物而毋四夷之貢者以宗

廟朝廷賓客之用所不可少若因方物之至而欲玩好之物則怠忽之心生而失始初謹後之意矣昭德之致如以貴評涉矣分陳之類使先王能以德致四夷之物況諸夏乎分寶玉如以吳氏之積分貴之類以布親辟之意同是物也有德則貴無德則賤○王氏曰人以王德所致故不敢易其物而惟德其物○林氏曰厚德允元而蠻夷率服無怠無荒而四夷來王明王謹德而四夷咸賓式固爾猶而淮夷率服允出皆帝王御夷狄之上策凡可以供耳目之玩好者則不當獻雖獻之亦不當受唐孔氏以器用爲一或以爲羽毛齒革之類器也牛馬犬獒之類用也此說爲長夫先王之於四夷不貢彼之難得不求我之無所用而猶不以自有此皆聖人不貪之寶也贄謹氏之失夏后氏之璜諸侯之子孫守而不失貴其德也不然是亦璜與矢而已何況貴哉○蔡氏曰昭示也德之致謂上文所貢方物也昭示于異姓之諸侯使之無廢其職分玉于同姓之諸侯使之益厚其親王者以其德所致方物分賜諸侯故諸侯亦不敢褻易其物而以德視其物也○陳氏曰人不易物惟德其物天下畀人君所賜之物不以物視物而以德視物以物視物則鎰金玉之貴不啻鴻毛之輕以德視物則雖一介之微若九鼎之重○愚按昭德之致謂王者得遠方之貢則分賜諸侯使知謹德則能致遠人之服不德則反是欲其惕然自省無替厥服此則謹德之謂也使以身言服以事言能謹德則能謹事能謹事則爲能謹其德古人論德不在事外也舊說昭德之致若有示諸侯之意蔡氏說亦近之似猶未安

德盛不狎侮狎侮君子罔以盡人心狎侮小人罔以盡其力

孔氏曰德盛者必自敬何狎易侮慢之有○呂氏曰狎侮之病必遊侮之

至動容周旋中禮之人則無之下畏戒衣心免狎侮之病狎侮君子豈能為凡色斯舉矣爲蹤遠引望望然而去安能盡其心狎侮小人小人微賤固不得不役然心不服豈能盡其力○唐孔氏曰君子謂位小人謂民

不役耳目百度惟貞

孔氏曰不以聲色自役則百度正○呂氏曰人之一身心之官為主內不於有所主而徇其外則為耳目所役而百度安得而正○唐孔氏曰引左傳杜氏注曰百度百事之節也○陳氏曰耳目皆聽命於心而吾心不為耳目所役則淫聲亂色不足以入吾之念慮公其有不正乎心既正則事事物物之各止其所百度其有不正乎

玩人喪德玩物喪志志以道寧言以道接

孔氏曰以人為戲弄則喪其德以物為戲弄則喪其志在心為亦發氣為言皆以道為本○蔡氏曰玩人即上文狎侮之事玩

物即上文不役耳目之事德者巳之所得志者心之所之道者義理之當然也巳之志以道而寧則不至於妄發人之言以道而接則不至於妄受存於中者所以應乎外制其外者所以養其中古昔聖賢則發心法○呂氏曰志通天地貫金石徹古今於玩於物喪有所謂志志以道寧此用工存養之地也如孟子持其志之意○王氏曰玩人則以驕而滅德故喪德玩物則以欲勝理故喪志

不作無益害有益功乃成不貴異物賤用物民乃足

孔氏曰遊觀為無益奇巧為異物○唐孔氏曰諸所妄作皆為無益諸所為有益為異物○張氏曰天下之理一舉一廢無兼全之義故以有益為主則無益自廢以用物為主則異物自廢

犬馬非其土性不畜珍禽奇獸不育于國不寶遠物則遠人格所寶惟賢則邇人安

杜氏曰漢文還千里馬昇能行召公之言者召公以垂戒之聖哥庭之東為寶哉其視宮之奇若游人亦歲以四吕為寶故其視聽來之珠犀費土○蘇氏曰吏役性貪故真康而畏貪古之循吏能以廉服吏伏者多矣而貪吏亦足以致寇而況於王乎周穆王得狼豈耳而荒服因以不至○陳氏曰言遠人格則邇可知言邇人安則遠可知○趙指犬馬非土性不高如晉乘鄭小驪以政敢益一事也不寶遠物蘇說盡之又魏文帝遣使求犬異明珠象翠求果夏翠鸚鴨之蜀於以奚翠臣欲物與孫權曰彼所求者於我瓦石耳俄何惜為且彼在諒闇而所求若此呻獲可與論禮哉身以與之然則權亦所以與之者乃所以輕之者也

嗚呼夙夜罔或不勤不矜細行終累大德為山九仞

功虧一簣允迪茲生民保厥居惟乃世王

孔氏曰當早起夜寐常勤於德輕忽小物積害毀大故君子謹其微八尺曰仞喻向成也未成一簣猶不為山故曰功虧一簣是以聖人乾乾日昃謹終如始○張氏曰既明句利害陳於前則又興嘆使武王知所歸其歸何在勤而已蓋怠心一萌則百邪皆至怠者百邪之綱領此惟勤則百善皆見勤者百善之本原也○呂氏曰夙夜罔或不勤一句與明王謹德相為表裏罔或是不可時皆不勤正是謹德工大抵謂自強不息學不已混不舍晝夜耳目玩好何隙可入於是矜持之矜當於一頓一笑一動一作之時寸細體保蓋小處易得放遊功虧一簣非謂止用一簣了便見聖人維作之不已常若个一簣聖人之心與弗

成王在豐欲宅洛邑使召公先相宅作召誥

孔氏曰武王克商遷九鼎於洛邑欲以爲都故成王居焉相所居而卜之遂以東戒○唐
孔氏曰此篇召公告王宜以夏商爲戒也於是周公輔政故使召公先行○王氏曰洛天
地之中四方朝貢道里均焉成王又懲三監之難毖商頑民遷以自近洛距殷邦爲近則
易使之遷作王都爲則易以鎮服也然鎬宗廟社稷官府宮室具在不可遷也故於洛
時會諸侯而已何以知之宣王會諸侯於東都而車攻謂之復古○李氏曰召公作書以
誥庶商而其辭乃專指成王何也蓋是書之作正當洛成之後周公於此歸政於王成王
宅新邑以聽政之初蓋君心當正之始故召公以疾敬其德爲戒敬不敬之異動凡七言
之至謂敬德不爽則大命以墜一稽之書其辭甚危是曾也商民咸亦而召公言宅不少
畏避古人之忠誠蓋如此

召誥惟二月既望漢志曰周公攝政七年二

月乙亥朔庚寅望越六日乙未王朝步自周則至于
豐孔氏曰後六日二十一日成王自鎬京至豐以遷都事告文王廟惟太保
先周公相宅孔氏曰太保三公官即召公也越若來三月惟
丙午胐孔氏曰胐明也月三日明生之名劉氏曰越粵同發語辭來三月猶言明
月也越三日戊申太保朝至于洛卜宅厥既得
卜則經營孔氏曰三月五日也○葉氏曰周官太卜國大遷大師則貞龜○王
氏曰經其南北而四營之也越三日庚戌太保乃以庶殷
攻位于洛汭越五日甲寅位成唐孔氏曰庚戌三月七日
甲寅三月十一日也○[illegible]氏曰攻位者闢則麻平高下以定所經營民處也○孔氏曰洛

汭洛水北也○孫氏曰位成於五日之[illegible]所謂庶民攻之不日成之者也○林氏曰[illegible]
庚之遷亳太王之遷岐衛文公之遷楚丘未嘗不卜然君臣既有定議故至洛乃卜洪範
所以先乃心卿士庶民而後卜筮者也太王聿來胥宇而後爰契我龜衛文公望楚與堂
而後卜云其吉皆此類也若翼日乙卯周公朝至于洛則
達觀于新邑營孔氏曰翼明也唐孔氏曰十二日也蘇氏曰遍觀所營也
○呂氏曰召公攻位既成周公乃來觀上相之體當然越三日丁巳用
牲于郊牛二孔氏曰告立郊社位於天以后稷配故牛二耳○唐孔氏曰十
四日越翼日戊午乃社于新邑牛一羊一豕一
孔氏曰告立社稷之位用太牢也社稷共牢○唐孔氏曰十五日也禮成廟則釁之此其

叅之禮與越七日甲子周公乃朝用書命庶殷侯
甸男邦伯唐孔氏曰二十一日也書賦功屬役之書也厥既命殷
庶殷丕作孔氏曰大作言勤事也○王氏曰命庶商及侯甸男服之邦伯
也言庶商不作者庶商讎民也侯甸男邦之民也讎民丕作則友民從何知也太保
乃以庶邦冢君出取幣乃復入錫周公曰拜
手稽首旅王若公陳氏曰旅陳也成王在鎬而諸侯在洛以幣陳於王
以及周公者周公攝王事故也○蔡氏曰禮諸侯朝于廟既畢出復陳帛加璧入享謂之
幣既致于王復奉束帛以請覲大夫之私相見也亦謂之幣君臣不同朝今幣王及公非
常禮也○呂氏曰此一章諸儒之說不同書序言成王在豐不聞在洛史官信太保來相

訔非豈肯來使成王在洛召公何不以幣歸之王乃歸周公告洛邑事畢周公將歸宗周召公乃取天下諸侯贄見幣物獻之周公使達之王召公欲陳戒於王故遂屬公言曰拜手稽首陳於公及王雖與周公告乃欲以諸侯之幣與其所戒併達於王也

誥告庶殷越自乃御事

朱子曰告庶殷諸侯及其御事而陳戒于王者所謂公事公言之王者無私也王時在鎬豈亦如告卜既告而發遣使奉幣具此辭以告之歟

嗚呼皇天上帝改厥元子茲大國殷之命惟王受命無疆惟休亦無疆惟恤嗚呼曷其奈何弗敬

朱子曰此數句者一篇之綱領也元子者天之元子○陳氏曰元子不可改而天改之大國未易亡而天亡之天命之無常如此今王受天命誠無疆之福亦無疆之憂也其可不敬乎○林氏曰無疆惟休亦無疆惟恤正是一則以喜一則以懼○呂氏曰嗚呼以下皆告成王之辭因周公以達王也元者長也代天作子乃天之長子也商本天之長子後出失道天即授易而商之命亦轉而為周之命皇天之無親如此今王受命固有無窮之美矣然而疆大投艱天下之責在一身所可憂若蓋亦無窮其可不敬○夲氏曰蓋深言不可不敬也此篇專言敬蓋敬則誠實無妄視聽言動一循乎理好惡用舍不違乎天與天同德然後能受天明命也人君保有天命其有要於此哉伊尹亦言皇天無親克敬惟親敬則天與我一矣○愚按封明詩謂天忱殺適使不抜四方亦改爾元子大圖之意

天既遐終大邦殷之命茲殷多先哲王在天越厥後王後民茲服厥命厥終智藏瘝

在夫知保抱攜持厥婦子以哀籲天徂厥亡出執嗚呼天亦哀于四方民其眷命用懋王其疾敬德

孔氏曰言天已遠終商命此商多先哲王精神在天不能救者以紂不行敬故也○唐孔氏曰遐者言其去不復逮也○朱子曰天既絕殷命矣此殷之初多先哲王謂湯至武丁賢聖之君六七作雖死而其精神在天故能保祐及其後王後民使之服其命而不替其後至紂之時賢智之人退藏病民之人在位其民困於虐政痛而呼天往而逃亡出見拘執天哀下民故眷命於能勉敬者以代殷位而周家受之故王不可不疾敬德恐無以承天眷命又復如紂也○呂氏曰以大邦之殷一失厥道天即棄絕之月康家罰聖之君在天可以憂籍扶持者多矣若可世享天命自今觀之皆不可恃則成王安可盡憑太王王季文武也又曰徂厥亡出執見商之非弱也其威令尚行於國中其法令尚嚴於出奔者即就拘執民果不能如紂何而紂果能勝天下矣貴所以欲土者紂之力能勝百姓而不能勝天至天哀于民紂之威虐亦無所用人力豈可以驕天哉○按朱子引漢上朱氏曰人之死各返其根體魄陰也故降而在下魂陽也故升而在上則無不之人衆人物欲敵之故魄散而神不能升惟聖人清明在躬志氣如神故其死也精神在天與天為一以釋哲王在天之義今附此

相古先民有夏天迪從子保面稽天若今時既墜厥命今相有殷天迪格保面稽天若今時既墜厥命今沖子嗣則無遺壽耇曰其稽我古人之德矧曰其

有能稽謀自天

孔氏曰視古先民有夏之王以為法戒禹能欽從天道從而子安之禹亦面考天心而順之桀棄禹之道天已墜其王命次惟觀有商言天道所以保安禹者亦如禹○唐孔氏曰格至也○張氏曰子保謂子愛之保佑之格保謂下聯之保佑之夏商之哲王先後如一成王嗣位不可以年少氣盛遺棄元老大臣元老大臣林特識古先哲王之德亦能識天之心○林氏曰禹為天子而謂之先民朔得士曰古者先哲曰先民言古先民者甚久之辭也迪從子保謂天道既從之視之如子而保之迪格保謂天道亦至保之面稽天意而順之以天意之所在敬德者則佑之[illegible]格貞惟帝降格子夏之格同稽古人之德矧老成人多識前言往行○蔡氏曰幼沖之主於老成之臣尤易疎遠故召公言今王以沖子嗣位不可遺棄老成言其能稽古人之德是故不可遺也況

言其能稽謀自天是尤不可遺也稽古人之德則於事有所證稽謀自天則於理無所違無遺壽耇蓋君天下者之要務故召公特首言之○愚按子保立文猶曰子惠子來也面謂向之而不背也相其朝夕一念對越于天而不敢背違然後能考知天意之所順矣順乎天則天亦順之此所謂天若也

嗚呼有王雖小元子哉其丕能諴于小民今休王不敢後用顧畏于民碞王來紹上帝自服于土中旦曰其作大邑其自時配皇天毖祀于上下其自時中乂王厥有成命治民今休

王氏曰詩我將小子而式洪大與此意同○蔡氏曰王雖小周之元子也其大能以誠感民心當及今休其德不敢後者亦敬其德不敢

巖也暴險也民猶水也能載舟亦能覆舟惟無險於民也矣○呂氏曰召公前既言先王艱稽天命難知能詢謀故老方庶幾知此恐成王自得而抑之也既抑之必又進之故數息而言于雖什子已為天之元子苟大能以至誠包容覆育小民則今即有休美矣此所以進成王前之抑所以虛其心後之進所以勵其志又曰王來都洛蓋將嗣上帝中天下而立定四海之民土中若洛天下之中也召公又說周公之言以戒觀此則召誥非告周公明矣旦曰者言周公亦嘗曰洛邑非從作也合天心稽首明治萬民皆從此出稱旦者君前臣名也王來洛邑果能如周公之言為此大規摹有此大功業天命至此方有所成以之治民今必休矣周至文武天命已成召公乃言能如此天命方成欲成王以未成居之也○蔡氏曰其年雖小任則大也其者期之辭也而

王先服殷御事

比介于我有周御事節性惟日其邁王敬作所不可不敬德

孔氏曰召公既述周公所言又自陳已意以終其戒言當先服治商家御事之臣使比近於我有周治事之民必和協乃可一時節其性令不失中則道化惟曰其行○唐孔氏曰商家治事之臣謂商猶舊人其被商家任使者此周家治事之臣謂西土新來貿資周家初基者也周臣特力或加陵商士商人失勢或疎忘周臣新舊不和攻必兵災故召公戒王云云○林氏曰周王遷殷頑民于洛蓋與洛之舊民雜居其善惡之習不同非有以和一之不能相故以與攻必有以服殷御事使之觀比介助於周之御事然後可蓋周御事習於教令無率於服之故以服殷御事為先也然服殷御事有節其性而已蓋人性無不善殷人特染紂之惡是以不義之習遂與性成而忘更其

上之人有以節之使之日進于善則與周人何以異哉然欲節民之性又在王之所化故王又當敬為其所不可不敬之德以幸之非敢刑所及也王氏以為明政刑以節之此不知道之言○蔡氏曰所處所也猶所其無逸之所王能以敬為所則動靜語默出入起居無往而不居敬矣○林氏以王敬作以下為一句恐不知蔡說為長○朱子從林氏作一句讀

我不可不監于有夏亦不可不監于有殷我不敢知曰有夏服天命惟有歷年我不敢知曰不其延惟不敬厥德乃早墜厥命我不敢知曰有殷受天命惟有歷年我不敢知曰不其延惟不敬厥德乃早墜厥命今王嗣受

厥命我亦惟茲二國命嗣若功蘇氏曰召公恐成王恃天命而自安故又戒之曰夏商之所以多歷年與其所以不以延者皆非我之所敢知所敢知者惟不敬德乃早墜厥命也今王亦監此二國脩人事而已○蔡氏曰夏商之有歷年與不其延此在天者也不敬而墜厥命此在人者也在天者不可知所可知者人而已夏之服天命商之受天命皆有歷年此二國之功也王當繼顧之○張氏曰此召公特言敬之功世欲知敬與不敬之效請即夏商觀之不敬則早墜厥命敬德即惟有歷年是享國長短在我而不在天○蔡氏曰此與上章相古先民之意相為出入但上章主言天眷之不足恃此則自言不敬德則墜厥命爾

王乃初服嗚呼若生子罔不在厥初生自貽哲命今天其命哲命吉

凶命歷年知今我初服宅新邑肆惟王其疾敬德王其德之用祈天永命孔氏曰言王新即政始服行教化當如子之初生習為善則善矣○林氏曰天以正性命人初無上智下愚之別其所以為上智下愚者於已亂之而已矣孟子曰自暴者不足與有言也自棄者不足與有為也下愚者為自暴自棄則上智豈非自貽乎祈非祈禱之祈敬德所以祈之也早墜厥命者天求命命之脩短非天也人也孟子曰禍福無不自己求之者此之謂也○呂氏曰今王君天下如人之生子在於初生自初生而保養之乃可以全其善哲命者人心所有之明哲非自外來也天之命哲命吉凶命歷年正在今日知今乃初服者王知之否王今初服而有天下正天命哲命吉凶歷年之時也畧而肯之往下都新邑敬德安可少緩王惟德用

乃可祈天求命言祈天求命無它術止有敬德為可耳曰祈者欲成王知天命之未定也

其惟王勿以小民淫用非彝亦敢殄戮用乂民若有功其惟王位在德元小民乃惟刑用于天下越王顯蘇氏曰古今說者皆謂召公戒王過用非常之法又勸王亦顯果敢殄戮殺戮以為治嗚呼殄戮殺戮桀紂之事也桀紂猶有所不果而召公乃勸王果於殄戮而無疑乎盍曰王勿以小民過用非法之故亦敢於法外殄戮以治之民自用非法民自過我自不過用罪於刑而已民之有罪過在我又其有功則王亦有德何也王之位民德之先倡也此此則法用於天下而王亦顯矣兵固不可舜也而佳兵者以亂刑罔不可勝也而倚刑者必亡痛召公之意為俗儒所誣故具論之○蔡氏曰刑者

之反疾於敬德則當纖於用刑惟順導民則可有功民猶水也水泛濫横流失其性然壅而遏之則害愈甚惟順而導之則可以成功元首也尼天下之上必有首天下之德王位在德元則小民皆儀刑用德于下於王之德益以顯矣○若有功以下蘇蔡諸不同然皆有理姑並存之

上下勤恤其曰我受天命丕若有夏歷年式勿替有殷歷年欲王以小民受天永命

蘇氏曰君臣一德以勤恤民庶幾王受民歷年如夏商且以民心爲天命也○呂氏曰古人止言民召公又言小民召公要成王知根本全在小民○陳氏曰必以小民爲言者蓋小民人所易忽澤及小民則無所不及矣如堯舜之不虐無告文王發政先鰥寡孤獨是也○李氏曰君臣上下同此無疆之恤必曰使我之受命若夏商歷年之久豈有他哉不過欲王以小民爲受命之本也蓋人心之所與即天命之所歸求之於天不若求之於民爲切爾○蔡氏曰其亦期之之辭○愚按前言王其德之用祈天永命此言欲王以小民祈天永命蓋祈天永命之道無他惟修德與愛民而已

拜手稽首曰予小臣敢以王之讎民百君子越友民保受王威命明德王末有成命王亦顯我非敢勤惟恭奉幣用供王能祈天永命

孔氏曰盡禮致敬以入其言予小臣謙辭○按公王之叔父國之元臣其事幼冲之主盡敬如此眞萬世人臣之法也○蘇氏曰商雖已丕從召公憂其閒尚有反側自疑者故因其大和會而協同之讎民商之頑民與三監之叛者友民周民也百君子商周之賢士大夫也自今以往周人

商人與百君子皆同保受王威德王終當受天永命以顯于後世我非敢以爲勤勞也奉幣以贊王祈天永命而已○林氏曰讎民而謂之君子正猶頑民而謂之多士也商民於周不能無嫌貳使成王置親疏輕重於其間此亂之所由起也謂王能一視商周之民無歸友之閒此祈天永命之道也○蔡氏曰奉幣之禮臣職之所當恭而祈天之寶則在王之所自盡也又按奉幣意即上文取幣以錫周公而旅王蓋當時成王將舉新邑之祀[illegible]召公率以助祭云

成王將崩命召公畢公率諸侯相康王作顧命

孔氏曰二公爲二伯中分天下而治之臨終之命曰顧命○張氏曰此成王將崩顧祖宗基業欲傳之後嗣而有付託之命也召公畢公皆佐命大臣與武王同建立周家社稷所謂國之元老也付託子孫非此二人其誰可乎公羊傳曰三公者何天子之相也天子之相何以三自陝而東者周公主之自陝而西者召公主之一相處乎內今周公既沒畢公代之故主東方諸侯然以三公職序論之太師居上太保居下而顧託之命乃以召公居先何也曰平時在朝任天下事曰周公召公而已周公既沒不以召公首當顧命之任可乎○呂氏曰天子天下之去王也成王有政臨廣錫而命之二公受遺率諸侯而輔之所以定天位而嚴大寶也世稱漢武拔霍光於宿衛託以幼孤爲知人抑不知所謂大臣者非可以寄安危而屬存亡者不在此位如周之召畢內則撫衆職外則統諸侯君存則輔政君沒則託孤所謂受遺者蓋其一職也武帝垂沒姑拔一人而付之平時大臣果安用乎其亡見其矣

顧命

惟四月哉生魄王不懌

成王崩年之四月始生魄月十六日王有疾故不悅懌

甲子

王乃洮頮水相被冕服憑玉几王發大命臨羣臣必齋戒沐浴今疾病故但洮盥頮面扶相者被以冠冕加朝服憑玉几以出命○呂氏曰成王甲子之命去崩纔一日耳猶盥洗以致其潔冕服以致其嚴託孤之言淵奧精明蓋臨衆之敬不以困憊廢而泰定之理雖垂沒猶烱然也雖善治氣者爲能履病疾而不情雖善養心者惟能臨死生而不昏此豈一朝一夕之積哉○陳氏曰此天子疾時見羣臣也君問之東首加朝服拖紳此人臣疾時見人君也寘困於疾而禮法之廢不以疾廢故不可以冕服而猶被之冕服不可以覲紳而猶加之以朝紳古之人勉強於禮蓋如此耳乃同召太保奭芮伯彤伯畢公衛侯毛公師氏虎臣百尹御事同召六卿下至御治事太保畢毛稱公則三公矣此先後六卿次第冢宰

第一召公領之司徒第二芮伯爲之宗伯第三彤伯爲之司馬第四畢公領之司寇第五衛侯之司空第六毛公領之召芮彤畢衛毛皆國名入爲天子公卿○呂氏曰師氏虎臣宿衛之臣也百尹御事百司之長與凡庶僚治事者召公以太保領冢宰固無可疑畢召一體而班在四者蓋司馬兵權在其掌握非元老重臣未嘗付也王曰嗚呼疾大漸惟幾病日臻既彌留恐不獲誓言嗣茲予審訓命汝自歎其疾大進篤惟危殆病日甚言困甚已久留言無瘳恐不得結信出言嗣續我志以此故我詳審教命汝昔君文王武王宣重光奠麗陳教則肄肄不違用克達殷集大命葉氏曰昔我文考若日月之照臨文王有明德故天復命武王所謂宣重光也○呂氏曰[illegible]君臣而[illegible]

救謂之重華文武父子而奐故謂之重光自宓運人相繼之盛猶此將爲然蕢驪者旋兵之所附麗如君之麗於辣字食之驪於眩試之類蓋言發之也陳教則教之也人君之殼不過教養二端而已○葉氏曰麗依也言文武宣布重明之德定民所依陳列教條則民服習而不違天下化之用能達於殷邦而集大命於周也○按奠麗與多方開于民之麗必同一意但此無民字呂蔡之說未知必然否在後之侗敬迓天威嗣守文武大訓無敢昏逾在文武後之侗稚成王自斥也○呂氏曰此成王自敘平日用力之實也敬迓天威者兢然如在其上敬以承之而非心之有所矜迹也天威者理也功武大訓述此理者也嗣守云云言操存之工也敬則不昏皆則不存矣必昏即逾君子所以每用敬也今天降疾殆弗興弗悟

爾尚明時朕言用敬保元子釗弘濟于艱難柔遠能邇安勸小大庶邦釗康王名○呂氏曰此言疾之既殆後將不復有言欲羣臣明聽是言也然弗興弗悟血氣之病耳若志氣則無敢昏逾者初未嘗病也敬保云云者屬二公羣臣保傳康王大濟于艱難曰元子者王其統也柔遠以下略舉君道大綱以示之也懷柔安慰勸導皆居上之道合遠邇小大而言之者周徧不遺乃所謂君道也思夫人自亂于威儀爾無以釗冒貢于非幾氏曰此言也蓋成王平日至親切[illegible]紹紛其抄也周公情微之僞忠王行之將終方以示羣臣孔子[illegible]之傳由乎[illegible]之將終方以示孟敬子啓[illegible]於感盛[illegible]氣之際然則周[illegible]也[illegible]用工之[illegible]目亦莫不同也

人受天地之中以生是以有動作威儀之則蓋莫非天命也蹂經蹤綫或渝其則特人自謂之耳其天致本何嘗亂哉曰思夫人自亂于威儀觀其語意之深長可見其觀之遠也威儀失則豈待形於事見於行然後當戒一痛一卯毫釐有間即非天命已冒進于非之幾矣曰爾無以釗冒貢于非幾昧其詰戒之嚴密可見其察之精此有用力于聖學者其可不謂事斯語乎○蘇氏曰死生之際聖賢之所甚重也成王將崩之一日被冕服以見百官出經遠保世之言其不死於宦官婦人之手明矣其致刑措宜哉

玆既受命還出綴衣于庭越翼日乙丑王崩太保命仲桓南宮毛俾爰齊侯呂伋以二干戈虎賁百人逆子釗於南門之外延入翼室恤宅宗

丁卯命作冊度越七日癸酉伯相命士須材

綴衣帳幄羣臣既退徹出帳幄于庭王寢于北牖下桓毛二臣名臣子皆侍左右將正太子之尊故出於路寢門外使桓毛二臣各執干戈於齊侯呂伋索虎賁百人更新逆門外所以為之役為天子虎賁氏明堂路寢延之使居憂為天下宗主命史為冊書法度傳顧命於康王邦伯為相則召公命士須材木為喪用○唐孔氏曰天子初崩太子必在其側故知出而更逆以殊之○蘇氏曰翼室路寢旁左右翼室也○范氏曰周公作立政以戒成王自左右宮伯至于綴衣虎賁皆選慮良而勿以常人是將齊侯呂伋掌天子之兵故康王之立太保命仲桓南宮毛以干戈虎賁百人以逆之周家以為天子心膂爪牙者太公之子也其發之也以字招之命二諸侯往焉謹重如此王室其可亂乎○又曰太子在內特出而迎之所以顯之於衆也古之立君惟恐衆之不觀而軍之不顧也天子若天下之共主也故當與天下之人戴而君之未有竊取諸宮中而立之也先王於其即位也必以禮正其始於其將沒也亦以禮正其終顧命之書所以為萬世帝王之法也○呂氏曰成王之軍政統六師管則畢公為典宿衛者則太公之子焉兵柄之所關亦不輕矣國有大喪時政實危微宿衛以迎嗣君事莫重焉發命為冢宰傳命者兩朝臣承命者熟成雖諒伐龍統尊嚴拒機周密折衝銷萌之意則深矣桓毛非不可獨任老將立君之命並道而往所以為萬世慮也入自端門蓋使威觀與天下共之也延入翼室為憂居之宗示天下不可以一日無統也害撥敬以降闈守就聞命易主於宮掖而外廷猶不聞然後知周家之制度盡備豫雖一絲一節亦不可廢也天子七日而殯伯相命士須材蓋既殯而致百祀之材共喪之百用也召公以西伯為冢宰文曰伯相者見其總內外之任也自成王既崩之後

先康王受冊之前命皆出於召公而它人不與焉故始終以太保伯相言之所以一號令而無二門也○唐孔氏曰須材謂椁與明器

狄設黼扆綴衣

狄下士扆屏風畫為斧文置戶牖間復設幄帳象平生所為

牖間南嚮敷重篾席黼純華玉仍几

篾桃枝竹白黑雜繒緣之華彩色華玉以飾憑几仍因也因生時几不改作此見羣臣覲諸侯之坐

西序東嚮敷重底席綴純文貝仍几

東西廂謂之序底蒻席綴雜彩有文之貝飾几此旦夕聽事之坐

東序西嚮敷重豐席畫純雕玉仍几

豐筍彩色為畫雕刻鏤此養國老饗羣臣之坐

西夾南嚮敷重筍席玄紛純漆仍几

西廂夾室之前筍蒻竹玄紛黑綬此親屬私宴之坐故席几質飾

越玉五重陳寶

於東西序坐北

越玉五重又陳先所寶之器物赤刀大訓弘璧琬琰在西
序寶刀赤刀削大訓虞書典謨大璧琬琰之圭為二重大玉夷玉天球
河圖在東序三玉為三重夷常也球雍州所貢河圖八卦伏羲氏王天下龍馬
出河遂則其文以畫八卦謂之河圖及皆歷代傳寶之○以東王馬云越地東夷之
美玉說文夷玉即珣玗琪胤之舞衣大貝鼖鼓在西房國胤
所為舞者之衣皆中法大貝如車渠鼖鼓長八尺商周傳寶之西房西夾坐東兌之
戈和之弓垂之竹矢在東房兌和古之巧人垂舜共工所為
皆中法故亦傳寶之東房東廂夾室大輅在賓階面綴輅在阼
階面大輅玉輅綴輅金面前皆南向先輅在左塾之前次輅
在右塾之前先輅象次輅木金玉象皆以車本卯無態皆在路寢門內左
右塾前北面凡所陳列皆象成王生時華國之事所以重顧命二人雀弁執
惠立于畢門之內士衛殯與在廟同故雀弁弁惠三隅矛路寢門一名畢
門四人綦弁執戈上刃夾兩階戺綦文鹿子皮弁
堂廉曰戺士所立處一人冕執劉立于東堂一人冕
執鉞立于西堂冕皆大夫也劉鉞屬立於東西廂之前堂一人冕
執戣立于東垂一人冕執瞿立于西垂
於東垂之陳一人冕執銳立于側階
冕黼裳由賓階隮

王當卿士邦君麻冕蟻裳入即位公卿大夫及諸侯皆
同服亦麻中之禮蟻裳名色玄太保太史太宗皆麻冕彤裳
執事各異裳彤纁也太宗上宗即宗伯也太保承介圭上宗奉同
瑁由阼階隮大圭尺二寸天子守之故奉以黃求王所位同爵名瑁所以冒
諸侯圭以朝瑞信方四寸邪刻之用阼階升由便不嫌太史秉書由賓
階隮御王冊命曰皇后憑玉几道揚末命
汝嗣訓臨君周邦率循大卞燮和天下用答
揚文武之光訓冊命之詞○呂氏曰太史奉冊以贊王故與王接武而升
皇后憑王几以冊命之辭也言大君力疾憑几而揚末命所以深致其哀微也不曰顧
而曰嗣訓所以守位循其本也臨君周邦位之大也率循大卞法之大也燮和天下和
之大也居之大位由大法致大和然後可以答揚文武之明訓冊辭典正嚴重如此後出
讀之猶凜然形神俱肅親承之者蓋可知也王再拜興答曰眇眇
予末小子其能而亂四方以敬忌天威言我微末
小子其能如父祖治四方以敬忌天威予謙辭說不能○蔡氏曰顧命有以敬迓天威嗣守
文武大訓之詔故太史所告康王所答皆於是致懲為乃受同瑁王三
宿三祭三咤王受瑁為主受同以祭禮成於三故酌者實三爵於王王三進
爵三祭酒三奠爵告已受臣爵命咤說文曰奠爵也上宗曰饗呂氏曰傳
神命而以神之享告也太保受同降受王所饗同下堂反於篚盥以

異同秉璋以酢太保以盥手洗異同實璋以酢祭半圭曰璋臣所奉于已祭太保報祭曰酢又授宗人同拜王荅拜宗人小宗伯佐太宗者太保供王宗人供太保拜白已傳顯命故授宗人同拜之者拜尊所受命太保受同祭嚌太保既拜而祭既祭受福嚌至齒也宅授宗人同拜王荅拜太保居其所授宗人同拜白成王以事其事王荅拜敬所白太保降收太保下堂則王可知有司於此盡收徹諸侯出廟門俟諸言侯則卿士已下亦可知殯之所處故曰廟皆三後命○蘇氏曰此路寢門也而謂之廟以王在焉○葉氏曰此受冊而祭於下事也○呂氏曰俟者俟見康王於門外之衆出亦出外朝而告諸侯蓋入廟門則子道也出廟門則君道也嗣天子之尊國門則於門

內而伸於門外也父子君臣之義著矣○愚按此篇見周公叢政君德之改又見召公當危疑之際區處變周審時可爲來世法

公劉召康公戒成王也成王將涖政戒以民事美公劉之厚於民而獻是詩也君民曰周本紀云后稷生不窋不窋生鞠陶鞠陶生公劉是后稷之曾孫也后稷本封於邰○王氏曰周之有公劉言乎其時則甚微言乎其事則甚勤之稱特之甚微以戎其盈勝事之甚勤以懲其遷蓋召公之志也篤公劉匪居匪康迺場迺疆迺積迺倉迺裹餱糧于橐于囊思輯用光弓矢斯張干戈戚揚爰方啓行篤厚也康安也場畔也疆界也積委積也餱食也

也糧糗也小曰橐大曰囊輯和也干楯也○朱向子戟也戚斧也揚鉞也方猶始也于曰言公劉之於民也其在西戎不敢寧居以治其田疇實其倉廩既富且強於是餱糧思以輯和其民人而光顯其國家遂以其弓矢斧鉞之備爰始啓行而遷都於豳焉○呂氏曰毛鄭以爲公劉居於部而遭夏人亂迫逐之遷乃以事國而去史記之是章意自不整戮爲己亂辟難遷於豳且以爲在部而積倉夏人見迫逐遂以事國而語去攻史記參之孟子寫不見于西戎至公劉而後興復之遷積倉內治備然後果鍾治兵拓其疆場而遷都于豳焉國都遷向之疆場也篤公劉于胥斯原既庶積倉尚在其封內也既繁既順迺宣而無永歎陟則在巘復降在原何以舟之維玉及瑤鞞琫容刀胥相順猶安也宣徧

也巘小山別於大山也舟帶也下曰鞞上曰琫容刀鞞之名琫者鞞之飾也瑤者玉之別名○鄭氏曰厚乎公劉之相此原民既衆矣既多矣既順矣昔之相今此原以居民而無長歎思其舊也公劉之相此原由是而升巘復下在原言反覆之重民之也○朱氏曰此章言至於以而相土也吕氏曰陟降者所以事非貴者所能堪也○日躋攀陟降原其勞如此以視其何所佩服乎則劉王及瑤鞞其容刀也以如是之佩服觀如雖見之勞苦斯其所以爲之厚於民也篤公劉逝彼百泉瞻彼溥原迺陟南岡乃覯于京京師之野于時處處于時廬旅于時言言于時語語逝往瞻視溥廣也直言曰言論難曰語岡絕高謂之京○鄭氏曰于於時是也直言曰語公劉往之彼百泉之閒視其

景泉可從然覽乃升商山之春乃見其可經
前於京謂可營立都邑京地之衆乃民所宜居
之野也○讚涼蔡氏曰逝彼百泉瞻彼溥原
只看百泉之利便地利也○泉蘇氏曰溥公
劉之營京邑也審矣自下觀之則林百泉而
竝廣原自上觀之則陟南岡而觀京師審其
處矣則可畫以定之曰此可以居民此可
以營寢廟此可以施教令此可以講政事蓋
自邇至此高丘而始有朝廷之邑居之所謂京○朱
氏曰京師高丘而衆居之也董氏所謂京師
者起於此其後世因以所都為京師曰燕則鎬于
京依其在京則岐周之京也工邪于京則鎬
京也春秋所書京師則洛邑也皆仍其本號之
而猶之猶晉之新絳故絳也洛邑亦謂之
洛師正京師之意也於是言其所
言於是語其所語無不於斯焉
篤公劉于
京斯依蹌蹌濟濟俾筵俾几既登乃依乃造其

讀書管見卷四　三一

曹執豕于牢酌之用匏食之飲之君之宗之鄭氏
曰公劉之居於此京依而築宮室其既成也
與羣臣飲酒以落之○陳氏曰蹌蹌濟濟吉
禮容之盛也○董氏曰公劉使人為之設几
几也○毛氏曰賓已登席坐矣乃依几矣曹
羣也執豕于牢新之則殺禮也大之用匏儉
以質之君之宗之為之君為之大宗也○呂
氏曰食之飲之君之宗之謂為君久矣燕而定此經
劉使上下相公世公劉之其為君父矣苦此始
曰使之上下相飲之君也公之所為其君也上則古者統
君下者各統於宗其之皆也此其上則古者統於
國君下則各統於宗劉之其繼者如此上則古者建
楚立宗其事相宗春秋之末晉韓宗子禮以界
以歸楚司馬致邑立宗焉以請其民發而盡以
之許當與刑發壞前平此者可知矣
篤公
劉既溥既長既景迺岡相其陰陽觀其流泉

其軍三單度其隰原徹田為糧度其夕陽豳
山西曰夕陽允信也荒大也○蘇氏
曰既成則治其田原既廣且長
居允荒
矣於是考之日景參之以高岡以相其陰陽
寒暖之宜水泉灌溉之利以辨其土宜以被野
人○孔氏曰民居之田畝或南或北皆順其
方面故以日景定之大名則山南為陽山正其
為陰但谷泉所有寒有不同所宜則異
故相之也流泉所以為溉有溉○鄭氏曰大國之
前三軍以其餘夫為之羨今公劉遷於豳民始
賦之丁夫適滿三軍之數單者無羨卒也
其一原田之多○徹氏之使出兵以為國耳
什今而稅之徹○王氏曰前既言既稅
說今更言其足三軍謂也所謂軍還則三其
民是為既庶繁今所謂足三單軍則三軍
大國之制於是始為大國則其軍僅足而已
且言其營定若為稱言其愛實衆愛有也○

○李氏曰周人徹法自公劉始○蘇氏曰於
是又度其山西之田以廣之而豳人之居於
此益大○朱氏曰民至
此始受田有常産者矣
篤公劉于豳斯館涉
渭為亂取厲取鍛止基迺理爰衆爰有夾其
皇澗遡其過澗止旅迺密芮鞫之即館舍也正絕流
曰亂皇澗名也遡鄉也過澗名也芮水名鞫
方作內○鄭氏曰夾其皇澗遡其過澗水皆布
居澗水之旁水之外曰鞫○朱氏曰此章取
取其始之終也亂舟之鞫流朱凌氏曰此章
敘居其所以取此鍛成也居石宮室
材而為言之始以此居於其及室
識也此言其始來乃居取此氏居益
業也既此基於此有理者有其田野則其人數
以之濟衆日以益密乃從即內鞫而居之即幽地日

[illegible]陽民編曰[illegible]規模日廣有方興未艾之象焉周之王業既兆于此矣

泂酌召康公戒成王也言皇天親有德饗有道也泂音迥酌彼行潦挹彼注玆可以餴甫云反饎尺志反豈弟君子民之父母泂遠也餴餾也饎酒食也豈弟君子民之父母樂以彊教之易以悅安之民皆有父之尊有母之親。朱氏曰遠酌彼行潦挹之於彼而注之於此尙可以餴饎豈弟君子豈不爲民之父母乎民歸之如父母則皇天親之饗之矣。蘇氏曰雖行潦汙濊之水尙挹之於彼而注之於此則遂可以餴饎孟子曰雖有惡人齋戒沐浴則可以祀上帝此所以爲戒成王也

泂酌彼行潦挹彼注玆可以濯罍豈弟君子民之攸歸濯滌也罍祭器。橫渠張氏曰皇天親有德饗有道民之攸歸之類也

泂酌彼行潦挹彼注玆可以濯漑豈弟君子民之攸塈鄭氏曰塈息也

卷阿召康公戒成王也言求賢用吉士也有卷者阿飄風自南豈弟君子來游來歌以矢其音卷曲也飄風回風也矢陳也君子指王也。鄭氏曰大陵曰阿有大陵卷然而曲廻風從長養之方來入之喻王當屈體以待賢者。王氏曰有卷者阿則虛中屈體之大陵飄風自南則化育萬物之廻風不虛中則風無自而入不屈體則風無自而留其焉陵泛不大則其化養也不博王之求賢則亦必此而已。朱氏曰此召公從成王遊於卷阿之上而[illegible]其事因王之歌而作此以爲此章總序以發端也。呂氏曰此章具賦比興三義其作詩之由當從朱氏其因卷阿飄風而發興當從毛氏以卷阿飄風而興求賢因以虛中屈體化養萬物爲比則如鄭氏王氏之說三說相濟其義始備

伴奐爾游矣優游爾休矣豈弟君子俾爾彌爾性似先公酋矣伴奐優游閒暇之意爾皆指王也酋終也。董氏曰能充其性則能似其先君矣。王氏曰彌者充而成之使無閒之謂也。呂氏曰自此章以下皆召公陳其詠歌之辭也國家閒暇君臣以行可謂伴奐而優游矣所願乎成王若惟充其性似先公之克終而已俾爾老祝辭也彌爾性者祝其進益成就至於無爵關之地也似先公者召公周之尊老故其祝成王遠本先公之志舊也祝之所以戒之也。朱氏曰自此至第四章皆極言壽考福祿之盛廣王心而歆動之五章以後乃告以所以致此之由也

爾土宇昄章亦孔之厚矣豈弟君子俾爾彌爾性百神爾主矣昄大也章著也。李氏曰成王承文武之緒其土宇大而且著其厚甚矣不可以有加矣。呂氏曰土宇既厚惟祝其彌爾性以長爲百神之主而已天子若百神之主也句以逸勸其性則天位難保所無以主百神矣上二句嘆而美之下三句祝而戒之也前後兩章亦然

爾受命長矣茀祿爾康矣豈弟君子俾爾彌爾性純嘏爾常矣茀福也康安也嘏大也嘏福也常常享之也。陳氏曰爾受天命累出已久福祿已安矣。呂氏曰自三章至此章皆歎美祝戒之辭雖未及於求賢然成王所以彌爾性而致純嘏主百神而常

胤般者果何以致之尸其意蓋在其中矣有馮有翼有孝有德以
引以翼豈弟君子四方為則馮依輔翼也則法也。鄭氏曰在
前則有馮在側則有翼。王氏曰以引引其前以翼翼其左右。呂氏曰是詩雖戒求賢
然詠歌以道之故其辭從容不迫至此章始明言賢者之於爲有馮有翼自成王言之也
以引以翼自賢者言壹有孝有德之人在王左右以引以翼然後王德屑恐可以爲四方
之法也賢者之行非一端必有孝有德何也盖人主常與慈祥篤實之人處其所以興起
善端涵養德性鎮其躁而消其邪日改月化有不在言語之間者矣故宣王之在內者唯
云張仲孝友而蕭望之亦謂張敞材輕非師傳之器皆此意也。朱氏曰自此章以下乃
言所以致上章福祿之由也顒顒卬卬如圭如璋令聞令

望豈弟君子四方為綱顒顒卬卬尊嚴也如圭如璋純絜也令聞
譽也令望威儀可望法也。鄭氏曰王有賢臣與之以禮義相切瑳體貌則顒顒然敬
順志氣則卬卬然高朗如王之圭璋也人聞之則有善聲譽人望之則有善威儀德行相
副。朱氏曰承上章言得馮翼孝德之助則能如此卽四方以爲綱矣鳳皇于
飛翽翽其羽亦集爰止藹藹王多吉士維君
子使媚于天子鳳皇靈鳥也雄曰鳳雌曰凰翽翽羽聲藹藹衆多也媚愛
也。鄭氏曰因時鳳凰至故喻焉。朱氏曰鳳凰于飛則翽翽其羽而集於其所止矣藹
藹王多吉士則維王之所使而皆媚于天子矣媚愛也非邪媚之謂也。呂氏曰自此以
下廣言人材之盛也集爰止言其萃聚也亦鳳皇于飛翽翽其羽

亦傅附音于天藹藹王多吉人維君子命媚于
庶人傅猶附也命猶使也親愛庶人謂撫接之鳳皇鳴矣于彼高
岡梧桐生矣于彼朝陽菶菶萋萋雝雝喈喈
朱氏曰興下章之車也。毛氏曰山東曰朝陽菶菶萋萋梧桐盛也雝雝喈喈鳳凰鳴也
。鄭氏曰岡山脊鳳皇非梧桐不棲君子之車既庶且多君子
之馬既閑且馳矢詩不多維以遂歌庶衆閑習也。
朱氏曰承上章之興也菶菶萋萋則雝雝喈喈矣君子之車馬衆多則亦足以待賢者矣
。呂氏曰高岡顯地也梧桐嘉木也鳳皇棲鳴其間可謂得其所矣故極言菶菶萋萋之
盛雝雝喈喈之榮以形容之今王之車馬既多且閑苟得衆賢藏之其光華和榮殆非形

容所及也有其時有其具召公所以欲成王勉夫此也矢詩不多維以遂歌者召公言初
陳詩以戒王其辭本不多也意不能已遂歌而至於累章耳
詩大序關雎麟趾之化王者之風故繫之周
公南言化自北而南也鵲巢騶虞之德諸侯
之風也先王之所以教故繫之召公周南召
南正始之道王化之基鄭氏曰自從也從北而南則其化從岐周
被江漢之域。張氏曰言南者以河東則時爲紂所屬自邠以北皆今擕屬所取所及者
向南之邑江漢汝墳是也。程氏曰召伯爲諸侯長故諸侯之詩主之於召南。蘇氏曰
文王之風謂之周南召南何也文王之治國也所以爲其國有屬之周公所以交於諸侯

者屬之召公召南肯召公之詩周南與周公之詩者周公在內近於文王雖有德而不見
則其詩不作召公在外遠於文王功業明著則詩作於下此理之景明者也○朱氏曰周
公制禮作樂於是取文王時詩分為二篇其言文王之化者繫之周公以周公主內治故
也其言諸侯之國被文王之化以成德者繫之召公以召公長諸侯故也
甘棠美召伯也召伯之教明於南國釋文云召康公也燕世家云與周同姓
蔽芾甘棠勿翦勿伐召伯所茇蔽芾盛也甘棠杜也翦去伐擊也茇草舍也○長樂王氏曰召伯親省風俗或茇甘棠之
下以受民訟○左氏傳曰召伯所茇思其人猶愛其樹○劉氏曰召伯嘗息此棠之下今
雖不在猶當勿伐此棠蓋觀其物思其人思其人則愛其樹得人心之至也識者謂召公

不重煩勞百姓止舍棠下是為墨子之道也
蔽芾甘棠勿翦勿敗召伯所憩憩息也○朱氏曰勿敗則非特勿伐而已愛之愈久而愈深也
蔽芾甘棠勿翦勿拜召伯所說拜謂屈之而已說舍也○朱氏曰勿拜則非特勿敗而已
行露召伯聽訟也衰亂之俗微貞信之教興
彊暴之男不能侵陵貞女也鄭氏曰此殷之末世周之盛德當文王與紂之時
厭浥行露豈不夙夜謂行多露厭浥濕意也行道也夙早也○杜氏左傳注曰言不欲早暮而行懼多露之濡己以喻違禮而行
行必有汙辱○朱氏曰南國之人遵召伯之教服文王之化有以革其前日淫亂之俗

故女子能以禮自守而不為彊暴所汙者自述己志作此詩以絕其人
誰謂雀無角何以穿我屋誰謂女無家何以速我獄
雖速我獄室家不足毛氏曰雀之穿屋似有角也速召也○朱氏曰
貞女之自守如此然猶或見訟而召致於獄因自訴而言人皆謂雀有角故能穿我屋以
興人皆謂汝於我嘗有求為室家之禮故能致我於獄然不知汝雖能致我於獄而求為室家
之禮初未嘗備如雀雖能穿屋而實未嘗有角也
誰謂鼠無牙何以穿我墉誰謂女無家何以速我訟
亦不女從牙牡齒也鼠無牡齒墉牆也○朱氏曰使貞女之志得以自伸者召
伯聽訟之明也○愚按此文王時事也然康王之誥太保率西方諸侯入應門左畢公率

東方諸侯入應門右說者謂周中分天下諸侯土以二伯入自陝以東周公主之自陝以西
召公主之召公率西方諸侯蓋仍西伯之舊職畢公率東方諸侯則代周公為東伯矣然
如蘇公之說則文王之時召公專在外以主諸侯而成王之世則周召並為師保而分領
諸侯矣故顧命謂之伯相聖賢德盛材全故以之治內則輔拓之功著以之治外則教化
之功成周公治洛召公聽訟畢公保釐皆其事也
召旻之卒章曰昔先王受命有如召公日辟
國百里今也日蹙國百里此凡伯刺幽王之詩也○鄭氏曰先
王受命謂文武也○朱氏曰文王之世召公治外故諸侯之詩謂之召南所謂日闢國百
里者文王之化自北而南至於江漢之間服從之國日以益衆及虞芮質成而其旁諸侯

聞之相帥歸周者四十餘國焉今謂幽王之時促國蓋犬戎內侵諸侯外叛也○愚按召公所謂闢國者如此非恃兵力以并吞亡人之疆土也

武王曰予有亂臣十人孔子曰有婦人焉九人而已朱子曰謂周公旦召公奭太公望畢公榮公太顛閎夭散宜生南宮适及文母也劉侍讀謂子無臣母之理婦人謂邑姜也○又按君奭所稱與十亂同惟虢叔不與國語又謂文王諏于八虞而諮于二虢謀於原蔡所訪於辛尹重之以周召畢榮周之人材其盛如此所謂思皇多士生此王國者數方足時受方爲天下通進去所與共政者庶習退德之人而周之所任者皆聖賢之徒離欲不寔不可得也象公而下事迹無所考惜哉

右敘有周輔臣事業按周之元臣曰周召呂畢閎召謀謨

行事具若於詩書畢公則作畢命一篇可以見其德業之盛而太公望之功烈自大明末章之外餘無所攷孟子釣之於擧聖之列以爲見而加之者司馬遷亦稱其爲文武師則其人亦可知矣然遷又謂西伯之脫於羑里歸與呂尚陰謀修政以傾商故其事多兵權奇計後世之言兵及陰權皆宗太公爲本謀足豈爲知聖賢皆獨大戴禮踐祚篇曰文武踐祚三日召師尚父而問焉曰黃帝顓頊之道存乎師尚父曰在丹書王欲聞之則齋矣齋三日王端冕師尚父亦端冕奉書而入負屛而立王下堂南面而立師尚父曰先王之道不北面王行西折而南東面而立師尚父西面道書之言曰敬勝怠者吉怠勝敬者滅義勝欲者從欲勝義者凶以仁得之以仁守之其量百世以不仁得之以不仁守之

不及其世王聞書之言惕若恐懼退而爲戒書於席之四端爲銘焉於机於鑑於盥槃於楹於杖於帶於履屨於觴豆爲銘焉於戶牖於劍於弓矛爲銘焉則師尚父之所以得在儒書之列而爲文武師者豈虛也哉而後世顯指以爲兵家之祖沖術矣

詩六月宣王北伐也朱氏曰成康既沒周室浸衰八世而厲王胡暴虐周人逐之出居于彘玁狁內侵逼近京邑王崩子宣王靖即位命尹吉甫帥師伐之有功而歸詩人作歌以敘其事如此

其七章曰薄伐玁狁至于太原文武吉甫萬邦爲憲朱氏曰吉甫此時大將也憲法也非文無以附衆非武無以威敵能文能武則萬邦以之爲法矣

其八章曰吉甫燕喜既多受祉來歸自鎬我行永久按宣王北伐吉甫實爲之將遂能驅逐玁狁以靖邊境厥功偉矣至其所作烝民之詩推原天生民彝之善則其學蓋聖賢之徒也宣王之輔佐有如此者其致中興也宜哉

崧高尹吉甫美宣王也天下復平能建國親侯褒賞申伯焉鄭氏曰尹吉甫申伯皆周之卿士也尹官氏申國名

崧高維嶽駿音峻極于天維嶽降神生甫及申維申及甫維周之翰四國于蕃四方于宣崧高貌山大而高曰崧嶽四嶽也東岱南衡西華北恒翰幹也○毛氏曰堯之時姜氏爲四伯掌四嶽之祀述諸侯之職於周則有甫有申有齊有許也駿大極至也嶽降神靈和氣以生申

甫○孔氏曰其山高大上至于天○王氏曰
甫也申也其先實主嶽事故天祚其子孫則
維嶽降神生甫及申○王氏曰翰垣所恃以
立○王氏曰蕃言扞蔽宣言敷蕃○李氏曰
是二人者皆為周室之屏翰○蘇氏曰蘇其
患難而宣其德澤於天下○呂氏曰甫申意
者皆宣王時罰諸侯同有功於王室者甫雖
不見於經以文意效之蓋當如比鄭氏乃遠
耳誡妾續刑之甫侯治非也○朱氏曰甫未
使也即穆王時作呂刑者或曰此是宣王時
人而作呂刑者之子孫也○憲技詩人之意
以云前生甫後生申故擬言甫申而後事言
申伯鄭說
未必非也
亹亹申伯王纘之事于邑于謝南
國是式王命召伯定申伯之宅登是南邦世
執其功
亹亹勉也纘繼于於式法也登成也
○鄭氏曰申伯亹亹然勉於德以賢

入為王之卿士佐王有功王又欲使樂其故
諸侯之事政大其邑使為侯伯南方之國皆
統理○孔氏曰申伯之賢當使南國法之○
工氏曰為申伯建國而曰邑者國之所都亦
曰邑○蘇氏曰謝周之南土召伯召虎也○
孔氏曰王乃命召伯先營謝邑以定申伯之
居○陳氏曰世執其
功者以南邦傳嗣也
王命申伯式是南邦因
是謝人以作爾庸王命召伯徹申伯土田王
命傅御遷其私人
庸功也御治事之臣私人
家臣也○鄭氏曰召公既
定申伯之居王乃親命之使為法於南邦內
是故謝邑之人而為國以起文之功徹者定
其井牧定其賦稅○王氏
曰遷其私人使就國也
申伯之功召伯是
營有俶其城寢廟既成既成藐藐王錫申伯

四牡蹻蹻鉤膺濯濯
俶始也作也藐藐美貌
蹻蹻壯貌鉤膺樊纓濯
濯光明也○李氏曰申伯之功言城謝之事
乃召伯所營○鄭氏曰作城郭及寢廟定其
人神所依○鄭氏曰已成告
王王乃賜申伯為辨遣之
王遣申伯路車
乘馬我圖爾居莫如南土錫爾介圭以作爾
寶往近
音記
王舅南土是保
寶瑞也近巳也如
彼記之子之記保
守也安也○孔氏曰王於是發遣申伯令使
之國故贈送之以文路之車○鄭氏曰王以
正遣遣申伯之國故後有車馬之賜因告之
曰我謀女之所處無如南土之最善○孔氏
曰告命
遣之詳
申伯信邁王餞于郿申伯還南謝于
誠歸王命召伯徹申伯土疆以峙其粻音張式

遄其行
邁行也餞送行飲酒也粻糧式用遄
速也○鄭氏曰時王蓋省岐周故于
郿云還南者北就王命于岐周而還反也謝
于誠歸誠歸于謝○王氏曰王既餞之則申
伯於是實歸其國也言宿為誠歸蓋以見王
之數留疑於行之不果故也○鄭氏曰王使
召公治申伯土界之所至峙其粻者令廬市
有止宿之委積用是速申伯之行○王氏曰
前曰徹申伯土田者乃始疆之也
今曰徹申伯土疆則其疆定矣
申伯番番既
入于謝徒御嘽嘽周邦咸喜戎有良翰不顯申伯
王之元舅文武是憲
番番勇武貌徒御徒行
者御車也嘽嘽者衆盛
也○鄭氏曰申伯之貌有威武番番然戎猶
女也○毛氏曰不顯申伯顯矣申伯也文武
是憲言有文有武也○蘇氏曰申伯既入于
謝周人皆曰汝有良翰蔽矣文武是憲言其

文武皆足法也申伯之德柔惠且直揉此萬邦聞于
四國吉甫作誦其詩孔碩其風肆好以贈申
伯碩大也肆極也○曾氏曰前章所謂文武後章所謂柔惠且直辭雖異而實則同皆
美其全德耳非謂旣文武又柔直也○孔氏曰以此順直之德揉服萬邦不順之國使之
皆順其聲譽聞達於四方○孔氏曰詩者工師誦之以爲樂曲○王氏曰此雅也而謂之
風則以辭不迫切而能感動人之善心故謂之風也○輔氏曰以此贈申伯者送之令以
爲樂○孔氏曰以贈申伯則此詩之作主美申伯而已申伯有德臣能建之美申伯亦所
以美宣王故爲宣王詩也
烝民尹吉甫美宣王也任賢使能周室中興
焉陳氏曰崧高烝民二詩皆尹吉甫贈行之詩而序詩者皆以爲美宣王何也蓋人君
委任得人而德交之聞賦詩以相與樂則人君之美實大焉天生烝民有
物有則民之秉彝好是懿德天監有周昭假
于下保茲天子生仲山甫烝衆則法彝常懿美也仲山甫樊侯
也監視假至也孟子曰孔子曰爲此詩者其知道乎故有物必有則民之秉彝也故好是
懿德餘見甲記○李氏曰天視有周之德昭明于下用保茲天子而生仲山甫董仲舒曰
上天佑之爲生賢佐蓋謂此也○朱氏曰昭假于下言周能以明德感格于天而在下也
○呂氏曰惟皇上帝降衷于下民固莫不秉彝好德也若有錫系之粹若焉故曰天監有
周云
仲山甫之德柔嘉維則令儀令色小心

翼翼古訓是式威儀是力天子是若明命使
賦嘉美令善也儀威儀色顏色容容貌翼恭敬古訓先王之遺典也式法也力其
若順賦布也○王氏曰天子有明命則使山甫賦之○呂氏曰柔嘉維則不過其則
過其則斯爲弱不得謂之柔嘉矣令儀令小心翼翼言其表裏柔嘉也古訓是式威
是力言其學問進修也天子是若明命使言其發而措之事業也此章蓋備舉仲山
之德王命仲山甫式是百辟纘戎祖考王躬是
保出納王命王之喉舌賦政于外四方爰發
鄭氏曰百辟百君戎猶女也○李氏曰王仲山甫曰我以汝爲百辟之長而繼女之
考而保我王躬觀此則知山甫之祖考嘗是官矣爲山甫乃世其家也○朱氏曰出
而布之也納行而復之也喉舌所以出言也○鄭氏曰布政於畿外天下諸侯莫不發應
○呂氏曰仲山甫之職外則總領諸侯內則補袞君德入則典司政本出則經營四方式
云者表章儀法之謂也保云者保其身宦傳之德義之謂也此章蓋備舉仲山甫之職
肅肅王命仲山甫將之邦國若否音鄙仲山甫
明之既明且哲以保其身夙夜匪解以事一
人鄭氏曰將奉行若順也順否猶臧否解懈也夙早也一人謂天子○李氏曰之
命肅肅然而嚴仲山甫將而行之○呂曰明亦哲也並言之則明者哲之發哲者之
寶也既明且哲而後可以保身甚矣保之難也說者或謂仲山甫事宣王則保身莫
全身遠害之謀蓋誤矣保身乃己事貴治亂而增損哉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傷

本非未節也至於偷生苟私養小失大如是而全身遠害則君子賤之耳仲山甫在宣王
之時擧臣之任遇莫先爲而省察其身奉事其主者無一毫怠忽信所謂小心翼翼矣○
朱氏曰保身蓋順理以守身非趨利避害而偷以全身之謂 人亦有言柔
則茹之剛則吐之維仲山甫柔亦不茹剛亦
不吐不侮矜古頑反寡不畏彊禦孔氏曰人有常言人之恒
性莫不柔者則茹食之剛者則吐出之喻見寡弱者則侵侮之彊盛者則避畏之維有仲
山甫則不然不侮不畏即是不茹不吐既言其德又言其實以充之○呂氏曰此言仲山
甫之德剛柔不偏也而二章首擧仲山甫之德獨以柔嘉維則蔽之崧高稱申伯番番終
論其德亦曰柔惠且直然則入德之方其可知矣 人亦有言德輶餘以
反 如毛民鮮克擧之我儀圖之維仲山甫擧
之愛莫助之袞職有闕維仲山甫補之輶輕也人
之言云德甚輕然而衆人寡能擧之我吉甫自謂也愛惜也仲山甫能獨擧此德而行之
借予莫能助之者多仲山甫之德歸功言耳儀度也圖者圖謀之○朱氏曰儀度也我於
是而謀度其能擧之者則惟仲山甫而已○毛氏曰袞冕者君之上服也○曾氏曰袞職
者不敢斥王之言也王之職有闕能補之者仲山甫也○朱氏曰其德如是故能補袞職
之闕孟子曰惟大人爲能格君心之非仲山甫有焉 仲山甫出祖四牡
業業征夫捷捷每懷靡及四牡彭彭八鸞鏘
鏘王命仲山甫城彼東方蘇氏曰王命仲山甫城齊祖祭而行

其馬業業而捷其鋭捷捷而敏獵常恐不及事也東方則齊也○鄭氏曰彭彭行貌鏘鏘
鳴聲以此車馬命仲山甫使行言其盛也○毛氏曰古之諸侯之居逼隘則王者遷其邑
而安其居蓋去薄姑而遷於臨菑也 四牡騤騤八鸞喈喈仲
山甫徂齊式遄其歸吉甫作誦穆如清風仲
山甫永懷以慰其心毛氏曰騤騤猶彭彭也喈喈猶鏘鏘也遄疾也
言周之望仲山甫也清微之風化養萬物者也○朱氏曰式遄其歸不欲其久於外也穆
深長也永懷既行而有所懷思也○鄭氏曰述其美以慰安其心○曾氏曰賦政于外雖
亦仲山甫之職然保王躬補王闕尤其所竊城彼東方其心永懷蓋有所不安者尹吉甫
深知之作誦而告以遠歸所以安其心也
江漢尹吉甫美宣王也能興衰撥亂命召公
平淮夷江漢浮浮武夫滔滔匪安匪遊淮夷
來求既出我車既設我旟匪安匪舒淮夷來
鋪江漢湯湯武夫洸洸經營四方告成于王
四方既平王國庶定時靡有爭王心載寧江
漢之滸王命召虎式辟四方徹我疆土匪疚
匪棘王國來極于疆于理至于南海王命召
虎來旬來宣文武受命召公維翰無曰予小
子召公是似肇敏戎公用錫爾祉釐爾圭瓚

秬鬯一卣告于文人錫山土田于周受命自
召祖命虎拜稽首天子萬年虎拜稽首對揚
王休作召公考天子萬壽明明天子令聞不
已矢其文德洽此四國
常武召穆公美宣王也有常德以立武事因
以為戒然赫赫明明王命卿士南仲大祖大
師皇父整我六師以脩我戎既敬既戒惠此
南國王謂尹氏命程伯休父左右陳行戒我
師旅率彼淮浦省此徐土不留不處三事就

緒赫赫業業有嚴天子王舒保作匪紹匪遊
徐方繹騷震驚徐方如雷如霆徐方震驚王
奮厥武如震如怒進厥虎臣闞如虓虎鋪敦
淮濆仍執醜虜截彼淮浦王師之所王旅嘽
嘽如飛如翰如江如漢如山之苞如川之流
緜緜翼翼不測不克濯征徐國王猶允塞徐
方既同天子之功四方既平徐方來庭徐方
不回王曰還歸
民勞召穆公刺厲王也穆公康公之後名虎○呂氏曰民勞皆諫辭

也
民亦勞止汔可小康惠此中國以綏四方
無縱詭隨以謹無良式遏寇虐憯不畏明柔
遠能邇以定我王汔幾也康綏皆安也中國京師也四方諸夏也憯曾
也○呂氏曰五章章之首皆言民亦勞止惠此中國者欲王息民而因根本也中言無厭
詭隨式遏寇虐者欲王謹察小人將以害政也章末之言皆丁寧反覆勸王之辭使之去
危即安去惡從善也○鄭氏曰今周民罷勞矣王幾可以小安之乎愛京師之人以安天
下京師者諸夏之根本○呂氏曰憯不畏明不畏天明也○蘇氏曰人未有無故而妄從
人者也人無良之人將探其君而竊其權以爲寇虐則爲之故無縱詭隨則無良之人肅
無良之人肅則寇虐無畏之人止然後柔遠能邇而王室定矣○李氏曰不於詭隨之時

而禁止之至於爲寇虐而欲遏止之亦已晚矣○朱氏曰詭隨不顧是非而妄隨人也○
呂氏曰一言而喪邦曰唯予言而莫予違則詭隨之人誠覆邦家之人也無縱詭隨乃所
以謹無良而遏寇虐也小人不畏天明苟縱而不遏其爲惡無所限極也民亦勞
止汔可小休惠此中國以爲民逑無縱詭隨
以謹惛怓式遏寇虐無俾民憂無棄爾勞以
爲王休休止息也逑聚也惛怓猶讙譁也勞猶功也○鄭氏曰無廢女始時勤政事之功以爲其王之美述其始事皆所報之也民亦勞止汔可小息
惠此京師以綏四國無縱詭隨以謹罔極式
遏寇虐無俾作慝敬慎威儀以近有德息止也慝

惡也用無極中也○李氏曰謹慎威儀以近有德言王當敬慎其威儀則能親近有德之人蓋禮貌苟衰則有德之人去之矣○呂氏曰此章諫厲王遠小人近君子也民亦勞止汔可小愒惠此中國俾民憂泄以世反無縱詭隨以謹醜厲式遏寇虐無俾正敗戎雖小子而式弘大愒息泄去也醜衆也厲惡也敗壞也戎汝也式用也弘猶廣也正敗壞正道也○鄭氏曰今王女雖小子自遇而女用事於天下甚廣大也易曰君子出其言善則千里之外應之況其邇者乎出其言不善則千里之外違之況其邇者乎是以此戒之民亦勞止汔可小安惠此中國國無有殘無縱詭隨以謹繾綣式遏寇虐無俾正

反王欲王女是用大諫李氏曰國無有殘言遇無殘之禍也○蘇氏曰繾綣小人之固結其君者也○王氏曰正敗者敗而已未盡反而爲不正也○正反則無正矣○鄭氏曰王乎我欲令女如玉然故作是詩用大諫正之此穆公至忠之言○蘇氏曰欲使王德純備如玉也

蕩召穆公傷周室大壞也歐陽氏曰穆公見厲王無道知其必亡而自傷焉其所以言不及厲王而思文王商殷也○蘇氏曰蕩之所以爲蕩由詩有蕩蕩上帝也詩序以爲天下蕩蕩無綱紀文章則非詩之意矣蕩蕩上帝下民之辟疾威上帝其命多辟天生烝民其命匪諶靡不有初鮮克有終蕩蕩廣大也辟君也烝衆諶誠

克能也呂氏曰蕩蕩乎上帝豈王非下民之君乎疾威乎上帝吾王之上命何多辟乎窮而呼天之辭也李氏曰疾威上帝者民厲王之疾威又呼天而告之也○朱氏曰天生衆民而命有不可信者其降命之初無不善而人少能以善道自終是以致此大亂蓋始爲無所歸咎之辭而卒自解之如此王氏曰民受天地之中所謂命也能者養之以福不能者敗以以取禍受天地之中一也則靡不有初敗以取禍者衆則鮮克有終鮮克有終則命靡常矣文王曰咨咨女殷商曾是彊禦曾是掊克曾是在位曾是在服天降滔德女興是力彊禦彊梁禦善也滔慢也○歐陽氏曰二章以下乃將陳王者之退惡言計等事皆附於行文王咨嗟以戒於初而厲王哉而行之於然世呂氏曰所責在位在服皆彊禦掊斂之徒之

人也彊禦掊克是謂滔德○蘇氏曰天降是人以賊虐天下女又興而任之何哉○呂氏曰力言任之之學也文王曰咨咨女殷商而秉義類彊禦多懟流言以對寇攘式內侯作側慮反侯祝靡屆靡究作祝詛也屆極究窮也流誹也而亦女也義類猶善道也懟怨也呂氏曰女爲人君以秉義類爲事乃彊禦多懟何忠言善道則以流言對所爲知此非所以衷義猶也○鄭氏曰滔盜攘竊爲姦究著而王指之使用事於內○蘇氏曰寇群臣乎爭相疑而詛祝無極已○釋文曰作本或作詛呂氏曰無道之君雄猜忌克不責已而怨人故曰彊禦多懟其閑規諫謂爲浮語以應之而必不在焉故曰流言以對文王曰咨咨女殷商女炰烋于中國斂怨以爲德不明爾

葉未有害本實先撥殷鑒不遠在夏后之世顛仆沛拔也揭蹶貌撥猶絕也言大木揭然將蹶枝葉未有折傷其根本實先絕○歐陽氏曰謂紂時宗廟社稷猶在天下諸侯未盡叛但王自為惡盈滿而禍敗爾蓋穆公作詩時周室尚存然知其必亡者以王為無道援木先壞爾王者國之本也以曰殷鑒不遠於夏后之世者言非獨文王之鑒殷殷之初興亦鑒夏之亡矣謂今既然則後之興者當又鑒厲王也此言傷之也深也

黍苗刺幽王也不能膏潤天下卿士不得行召伯之職焉鄭氏曰陳宣王之使召伯之功以刺幽王及其群臣○孔氏曰崧高言王命召伯定申伯之宅又曰因是謝人與四章肅肅謝功相當故知宣王之時

芃芃黍苗陰雨膏之悠悠南行召伯勞之芃芃長大貌悠悠行貌○蘇氏曰宣王國申伯于謝使召公往營之召公之勞行者猶陰雨之膏黍苗爾今不黍而思之也

我任音壬我輦我車我牛我行

既集蓋云歸哉集猶成也蓋猶辭亦發端語○王氏曰召伯之屬役決如此○丘氏曰召伯知其勞苦憂思故皆呼而諭之曰我負任者我輓輦者我將車者我牽傍牛者俟我南行之功已集蓋云歸哉謂解之往祀也

我徒我御我師我旅我行既集蓋云歸處毛氏曰徒行者御車者師者旅者○王氏曰召伯之還征夫知此

肅肅謝功召伯營之烈烈征師召伯成之肅肅嚴正貌謝邑也謝功謂呂之事營治也烈烈威武貌征行

德時無背布內反無側爾德不明以無陪無卿包然猶彭亨也無背無側背無臣側無人也無陪無陪貳也無卿無卿士也陳氏曰紂虐驕作氣於中國○朱氏曰斂怨以為德多為可怨之事而力行之也○李氏曰亂世之君是非顛倒邪正錯亂無人以輔弼之故也故曰云云

文王曰咨咨女殷商

天不湎爾以酒不義從式既愆爾止靡明靡晦式號式呼俾晝作夜湎沉湎也止容止也式用也法也○陳氏曰天之立君以為民也未嘗使女沉湎○朱氏曰天不使爾沉湎於酒而惟不義之從也○孔氏曰既愆汝之容止又無明無晦而飲酒不息叫號讙呼使晝日作夜不嘗視事

文王曰咨咨女殷商如蜩如螗如沸如羹小

大近喪人尚乎由行內奰皮冀反于中國覃及鬼方蜩螗蜩蟬也螗蝘也覃延及也奰怒也鬼方遠方也○鄭氏曰飲酒號呼之聲如蜩螗之鳴其笑語沓沓又如湯之沸羹之方熟將沸之時君臣失道如此且喪亡矣時人化之甚尚欲從而行之不知其非○王氏曰昏亂如此故內自中國外及鬼方莫不怒也

文王曰咨咨女殷商匪上帝不時殷不用舊

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刑曾是莫聽大命以傾朱氏曰非上帝為此不善之時但以殷不用舊致此禍爾老成人舊臣典刑舊法也○王氏曰雖無老成人與圖先王舊政然典刑尚在可循守也曾是莫聽此大命所以傾也

文王曰咨咨女殷商人亦有言顛沛之揭枝

也○王氏曰召伯營謝功之肅成紬之藏定申伯之宅平淮實故也

原隰既平泉流既清召伯有成王心則寧土治曰平水治曰清○鄭氏曰召伯營謝邑相其原隰之宜通其泉水之利此功既成宣王之心則安也○王氏曰原隰既平則疆其土田故也泉流既清則理其溝洫故也呂氏曰天于子爲姓皆也大正憑四方背也方伯分一面名也申伯之體勢不重則無以鎮定南服召蔽公身爲濟土豈得辟其變責其宜王雖家居九重宵則之遷司未嘗一日忘之也少待召公告嚴成功而王心苟寧篇此真知職分若也彼昭王近不能察大戎之獨以復宗周何毀經略江漢之胃乎此詩人所以思古也○愚按氏努蕩作於僞王之有奈南付於幽王之時召公本末於是乎有考故附焉蓋古之君子大而格上君心小而綜理事物無一不可爲後世

法學者宜詳玩焉

右敘周中興輔臣事業按宣王中興之佐古今所稱曰尹吉甫申伯曰仲山甫曰方叔曰召虎唐柳宗元所謂望之若神人者也吉甫申伯方叔唯見於詩他無所攷獨仲山甫召穆公具事頗見於周語周語曰厲王暴虐國人謗王召公諫曰民不堪命矣王怒得衛巫使監謗者以告則殺之國人莫敢言道路以目王喜告召公曰吾能弭謗矣乃不敢言召公曰是障之也防民之口甚於防川川壅而潰傷人必多民亦如之是故爲川者決之使導爲民者宣之使言王不聽於是國人莫敢出言三年流王于彘厲王太子靜匿召公之家國人聞之召公曰昔吾驟諫王王不從以及此難今殺王太子王

其以我爲懟乎夫事君者險而不懟怨而不怒況事王乎乃以其子代之史記曰王太子得脫召公周公二相行政號曰共和共和十四年厲王死于彘太子靜匿召公家二相立之是爲宣王宣王即位二相輔之修政法文武成康之遺風諸侯復宗周史獨召安二相行政周公之名與行事史朝所日借識共和之義說者多不同惟韋昭共素之亂公鄉相與和而修政事號爲共和此爲得之皆汲冢紀年乃謂共伯和干王位以共爲國名首共和者伯之名于繆矣召公自厲王時已爲卿之當其和時國無王者十有四年而貫然元然鎮定王室卒立嗣王而指之以致於專可謂社稷之元臣其功烈無與匹者矣而定申泊之宅平淮夷之亂措躬任其勞爲古之君子其定身體國盡以此爲呂真萬世人

臣之法戒○周語又曰魯武公來朝以其子括與戲見王王立戲樊仲山甫諫曰不可不順不順必犯犯王命必誅故出令不可不順也夫下事上少事長所以爲順也今天子立諸侯而建其少是教民逆也若魯從之諸侯效之王命將有所壅若不從而誅之是自誅王命也王卒立之及魯侯而魯人殺懿而立括三十三年乃伐魯而立孝公諸侯自是不睦三十九年伐姜戎氏戰于千畝王師敗績于姜氏之戎乃料民於太原仲山甫曰民不可料也古者不料民而知其少多王不聽卒料之宣王之初用仲山甫內補闕失外撫征伐遂能致中興之功其後言稍不用而敗亦以妻膏帝之料障是瞞所借哉

西山讀書記乙下之五

魯季友春秋莊公三十有二年秋七月癸巳公子牙卒傳公疾問後於叔牙對曰慶父材杜氏曰蓋欲進共母兄問於季友對曰臣以死奉般季友莊公母弟故欲立般○按季友桓公子莊公有弟三人長曰慶父次曰叔牙次季友也般莊公子黨氏女孟任所生公曰鄉者牙曰慶父材成季使以君命命僖叔待于鍼巫氏成季季友也鍼巫氏魯大夫僖叔叔牙字使鍼季酖之曰飲此則有後於魯國不然死且無後飲之歸及逵泉而卒立叔孫氏逵泉魯地八月癸亥公薨于路寢子般即位次于黨氏公羊傳曰公子牙卒何以不稱弟殺也殺則曷為不言刺之為季子諱殺也曷為為季子諱殺季子之遏惡也不以為國獄緣季子之心而為之諱季子之遏惡奈何莊病將死召季子季子至而授之以國政曰寡人即不起此病吾將焉致乎魯國季子曰般也存君何憂焉公曰庸得若是乎牙謂我曰一生一及君已知之矣慶父也存季子曰何敢是將為亂乎夫何敢俄而牙弒械成子和藥而飲之曰公子從吾言而飲此則必以無為天下戮笑必有後於魯國不從吾而不飲此則必為天下戮笑必無後於魯於是從其言而飲之公子牙今將爾辭曷與親弒者同君親無將將而誅焉然則善與曰然殺世子母弟直稱君者甚之也季殺母兄何善爾誅不得辟兄君臣之義也

然則曷為不直誅而酖之行誅乎兄隱而逃之使託若以疾死然親親之道也陸淳曰季子恩義俱立變而得中夫子書其自卒以示無譏也冬十月己未子般卒公羊氏曰君存稱世子君薨稱子某既葬稱子踰年稱公子般卒不書葬未踰年之君也傳共仲使圉人犖賊子般于黨氏共仲慶父成季奔陳立閔公莊公庶子○胡氏曰初公築臺臨黨氏見孟任生子般焉般嘗鞭圉人犖公薨般即位慶父使犖弒般告齊不告而娶恐發人之大倫以懟父母君子以為猶告也莊公過時越禮緣於易基乾坤詩始關雎大舜不告而娶之義甚矣而子般乃孟任之所出其能有定乎嫡享國日以喪終路寢而嗣子見弒幾至亡國有國者可以不戒哉公子慶父如齊胡氏曰子般之卒慶父弒也宜若出奔其曰如齊見慶父主兵自必國人不能制也閔公元年秋八月公及齊侯盟于落姑季子來歸傳請復季友也杜氏曰閔公初立國家多難以季友忠賢故請齊侯許之使召諸陳公次于郎以待伯主而復之之季子來歸嘉之也穀梁傳曰其稱季子何貴之也其曰來歸何喜之也○杜氏曰季子忠於社稷為國人所思故賢而字之○胡氏曰自外至者為歸是嘗出奔矣何以不書莊薨般弒慶父主兵勢傾公室季子力不能支避難而奔咸也魯國方危內賊未討國人思得季子以安社稷而公為請之於齊春秋欲沒其恥故不書奔欲痊其賢故曰季子聖人之情見矣冬齊仲孫湫來省難仲孫歸

曰不去慶父吾難未已宗慶父亦已還魯公曰若之

何而去之對曰難不已將自斃君其待之

二年秋八月辛丑公薨九月夫人姜氏孫于

邾哀姜也公子慶父出奔莒以弑閔公故○胡氏曰公子出奔譏失

賊也閔公立而季子歸何以見弒曰慶父主兵日久其黨未可遽奪也季子執政日淺其謀未得盡行也設以聖人處之期月而已可也季子賢人而當此能必克乎又閔公再弒慶父罪惡貫盈而疾之者食衆季子忠誠顯著而附之者益多外因強齊之援內協國人之情正邪消長之勢判矣然後夫人不敢安其位慶父不得肆其姦凶明為國者不知圖難於其易為大於其細雖有智者不能善其後矣世儒或言用害之衆因齊之力以戕慶父

兵勢甚易而季子不能故書夫人孫邾慶父出奔莒所以深惡其緩不討賊則非也以[illegible][illegible]易之采陳平之與誤將相交歡而內有朱虛外連齊楚以制諸呂庸人宜易於反手然太引已入北軍上皆左袒猶恐不信未故誦言誅之也況於慶父臣滿七百里之侯國華東于乘而三十年執其兵柄其勢根本矣其耳曰廣矣而以為國之其勢甚易此本家乎難易遲速之後者也

傳初公傅奪卜齮田公不禁杜氏曰卜齮魯大夫公即位年八歲知愛其傅而遂成其意以齊時同時忿其傅并及公故慶父因之

共仲使卜齮賊公于武闈宮中小門謂之闈成季

以僖公適邾僖公閔公庶兄成風之子共仲奔莒乃入立

之以賂求共仲于莒莒人歸之及密使公子

魚請密魯地公子魚奚斯也不許哭而往共仲曰奚斯

之聲也乃縊慶父之罪雖重季子推親親之與欲同之叔牙存孟氏之族故

務其罪不書殺又不書卒○正義曰叔牙稱慶父材者始有黨見之心其惡未顯故季字隱之慶父弒二君其罪已章當以誅殺書季子以親親欲同之叔牙故畧其罪不書繳總又不可全同叔牙無不書卒慶父子孫然為孟氏足季于以親而在正法耳○愚按叔牙之罪未顯戕其身而存其後猶可言也而旋之慶父則過矣使孰人謂戕君者不失為有後故異晦東門遂後有錄適立庶之舉曾由是而遂哀未必排季子啓之也借戕閔

公哀姜之娣叔姜之子也故齊人立之共仲

通於哀姜哀姜欲立之閔公之死也哀姜與

之故孫于邾齊人取之于夷以其尸歸僖

薨而葬之愚按此十數言乃共仲哀姜具獄也

僖公元年冬十月壬午公子友帥師敗莒師

于酈獲莒挐傳公賜季友汶陽之田及費公羊

傳曰莒挐者何莒大夫也莒無大夫此何以書大季子之獲也何大乎季子之獲季子治內難以正禦外難以正其禦外難以正奈何慶父弒閔公走之莒莒人逐之將由乎齊齊人不納卻反舍于汶水之上使公子奚斯請入季子曰公子不可以入入則殺矣奚斯不忍反命于慶父自南涘北面而哭慶父聞之曰嘻此奚斯之聲也吾不得入矣於是經而死莒人聞之曰吾已得子之賊矣以求賂于魯魯人不與為是興師而伐魯季子待之

以福賜○穀梁以膚發爲歷分不踰

十有六年三月壬申公子季友卒杜氏曰稱字著貴之

○書卒以著其始終從可放者故此又今所韓以業舂事業爲主若季友之生有文在手

之屬皆不書○拔季友執政十有九年其謀國有社稷之功餘無所致

季孫行父如晉傳季

孫行父文公六年秋季孫行父如晉

文子將聘於晉使求遭喪之禮以行聞晉侯疾故

其人曰將焉用之文子曰備豫不虞古之善

教也求而無之實難過求何害所謂文子三思八月

晉襄公卒

十五年齊侯侵我西鄙傳謂諸侯不能也遂

伐曹入其郛討其來朝也季文子曰齊侯其

不免乎已則無禮而討於有禮者曰何故行

禮禮以順天天之道也已則反天而又以討

人難以免矣詩曰胡不相畏不畏于天詩小雅

君子之不虐幼賤畏于天也周頌曰畏天之

威于時保之詩周頌不畏于天將何能保以亂

取國齊侯商人本以□立奉禮以守猶懼不終多行無

禮弗能在矣蔡此一條以見其學之疏王一餘不足從

十有八年冬十月子卒夫人姜氏歸于齊季

孫行父如齊莒弑其君庶其傳曰文公二妃敬嬴生宣公敬

嬴嬖而私事襄仲宣公長而屬諸襄仲襄仲欲立之叔仲不可仲見于齊侯而請之齊侯

新立而欲親魯許之冬十月仲殺惡及視而立宣公書曰子卒諱之也夫人姜氏歸于齊

大歸也將行哭而過市曰天乎仲為不道殺適立庶市人皆哭魯人謂之哀姜○按襄仲

公子遂也叔仲惠伯也○胡氏曰書夫人則子惡正書姜氏則其非見絕於先君書歸

子弑則知其無罪異於遜于邾者而魯國臣子殺嫡立庶敬嬴宣公不能事上君存嫡毋

言謂不書□□忌矣

傳莒紀公生大子僕又生季佗愛

季佗而黜僕且多行無禮於國也杜氏曰紀號莒夷無謚

□□別號僕因國人以弑紀公以其寶玉來奔納

諸宣公公命與之邑曰今日必授季文子使

司寇出諸竟曰今日必達公問其故季文子

使大史克對曰先大夫臧文仲教行父事君

之禮行父奉以周旋弗敢失隊曰見有禮於

其君者事之如孝子之養父母也見無禮於

其君者誅之如鷹鸇之逐鳥雀也先君周公

制周禮曰則以觀德則法也合法則爲吉德德以處事

處猶制也事以度功度量也功以食民食養也作誓命

曰毀則爲賊誓要信也毀則壞法也掩賊爲藏掩匿也竊
賄爲盜賄財也盜器爲姦器國用也主藏之名以掩賊爲
名賴姦之用用姦器也爲大凶德有常無赦常刑有
在九刑不忘誓命以下皆九刑之書書今亡行父還觀莒僕
莫可則也還周旋孝敬忠信爲吉德盜賊藏姦
爲凶德夫莒僕則其孝敬則弑君父矣則其
忠信則竊寶玉矣其人則盜賊也其器則姦
兆也兆域也保而利之則主藏也以訓則昏民
無則焉不度於善度居也而皆在於凶德是以
去之昔高陽氏有才子八人齊聖廣淵明允
篤誠天下之民謂之八愷高辛氏有才子八
人忠肅共懿宣慈惠和天下之民謂之八元
此十六族也世濟其美不隕其名以至于堯
堯不能舉舜臣堯舉八愷使主后土以揆百
官莫不時序地平天成舉八元使布五教于
四方父義母慈兄友弟恭內平外成昔帝鴻
氏有不才子天下之民謂之渾敦少皡氏有
不才子天下之民謂之窮奇顓頊氏有不才

子天下之民謂之檮杌此三族也世濟其凶
增其惡名以至于堯堯不能去縉雲氏有不
才子天下之民以比三凶謂之饕餮舜臣堯
賓于四門流四凶族投諸四裔以禦魑魅是
以堯崩而天下如一同心戴舜以爲天子以
其舉十六相去四凶也故虞書數舜之功曰
愼徽五典五典克從無違教也徽美也典常也此八元之
功曰納于百揆百揆時序無廢事也此八愷之功
曰賓于四門四門穆穆無凶人也流四凶舜有
大功二十而爲天子舉十六相去四凶也今行父雖未
獲一吉人去一凶矣於舜之功二十之一也
庶幾免於戾乎
宣公元年春王正月公子遂如齊逆女杜氏曰不
譏喪娶者不待貶責而自明也○胡氏曰魯秉周禮喪未踰年遣卿逆女何亟乎子赤齊出也仲遂殺子赤及其母弟而立宣公懼於見討故結昏于齊爲自安計戒典禮以逆之如此其亟而不顧者必敬嬴仲遂請齊立倭之始謀也三月遂以夫人
婦姜至自齊夏季孫行父如齊公會齊侯于
平州齊人取濟西田傳季文子如齊納賂以

請會杜氏曰宣公篡立求列於會故以賂請之會于平州以定公位篡立者諸侯既與之會則不得復討臣子殺之與殺君同故公與會齊而後定東門襄仲如齊拜成謝得會也六月齊人取濟西之田為立公故以賂齊也胡氏曰經書行父如齊而不言其故謂納賂以請會者傳也經有不待傳而著者比事以觀斯得矣下書公會齊侯于平州則知此會行父請之也又書齊人取濟西田則知其請蓋以賂也雖微傳其事著矣諸侯立卿為公室輔猶屋之有楹也而謀國如此亦不待聚斂而惡自見者也不然以行父之勤勞恭儉相三君而無私積必能以其君顯名與晏嬰等矣○愚按行父歷數莒僕之罪曰則其孝敬則弒君父矣則其忠信則竊寶玉矣其人則盜賊也其器則姦兆也而不知東門遂之惡近在目前而不能正反與之先後如齊以求曷與會焉而已又再往是謀身於盜賊之黨而不自知也且其言曰見有禮於其君者事之如孝子之養父母也見無禮於其君者誅之如鷹鸇之逐鳥獸也如遂者其有禮乎其無禮乎梟獍在前而不知逐顧區區以弋鳥雀為能而曰此舜功二十之一也豈不可哂矣哉世人誦其文而不覈其實愚不得不辯

成四年秋公至自晉欲求成于楚而叛晉季文子曰不可晉雖無道未可叛也國大臣睦而邇於我諸侯聽焉未可以貳史佚之志有之周文王大史曰非我族類其心必異楚雖大非

吾族也與魯異姓其肯字我乎公乃止字愛也○愚按此謂國之善者

七年春吳伐郯郯成季文子曰中國不振旅蠻夷入伐而莫之或恤無弔者也夫杜氏曰言中國不能相愍恤故夷狄內侵詩曰不弔昊天亂靡有定其此之謂乎詩小雅刺在上者不能弔愍下民故告亂有上不弔其誰不受亂吾亡無日矣君子曰知懼如是斯不亡矣

八年春晉侯使韓穿來言汶陽之田歸之于齊季文子餞之餞送行飲酒私焉私與之言曰大國制義以為盟主是以諸侯懷德畏討無有貳心謂汶陽之田敝邑之舊也而用師於齊使歸諸敝邑用師鞌之戰今有二命曰歸諸齊信以行義義以成命小國所望而懷也信不可知義無所立四方諸侯其誰不解體言不復肅敬於晉詩曰女也不爽士貳其行士也罔極二三其德爽差也極中也詩衛風以魯喻晉猶女之不敢過差而晉有罔極之心反二三其德七年之中一與一奪二三孰甚焉士之二三

猶衷妃耦而況霸主霸主將德是以以用也而二三之其何以長有諸侯乎詩曰猶之未遠是用大簡猶圖也簡諫也詩大雅言王者圖事不遠故用大道以諫之行父懼晉之不遠猶而失諸侯也是以敢私言之愚按此辭命之善不減子產○九年爲汶陽之田故諸侯貳於晉晉人懼會於蒲以尋馬陵之盟在七年季文子謂范文子曰德則不競尋盟何爲

十六年九月晉人執季孫行父舍之于苕丘

傳宣伯通於穆姜杜氏曰穆姜成公母○宣伯叔孫僑如也欲去季孟而取其室季文子孟獻子秋會于沙隨謀伐鄭也宣伯使告郤犨曰魯侯待于壞隤壞戶怪反隤徒回反以待勝者觀晉楚之勝負郤犨將新軍以主東諸侯取貨于宣伯而訴公于晉侯晉侯不見公宣伯使告郤犨曰魯之有季孟猶晉之有欒范也政令於是乎成今其謀曰晉政多門不可從也寧事齊楚有亡而已蔑從晉矣若欲得志於魯請止行父而殺之我斃蔑也蔑孟獻子時留守公宮而事晉蔑有貳矣魯不貳小國必睦不然歸必叛矣九月晉人執季文子于苕丘公還待于鄆使子叔聲伯請季孫于晉郤犨曰苟去仲孫蔑而止季孫行父吾與子國親於公室對曰僑如之情子必聞之矣若去蔑與行父是大棄魯國而罪寡君也若猶不棄而惠徼周公之福使寡君得事晉君則夫二人者魯國社稷之臣也若朝亡之魯必夕亡以魯之密邇仇讎讎謂齊楚亡而爲讎治之何及范文子謂欒武子曰季孫於魯相二君矣宣成

妾不衣帛馬不食粟可不謂忠乎信讒慝而棄忠良若諸侯何乃許魯平赦季孫冬十月僑如奔齊公羊傳曰前此者晉人來乞師而不與公會晉侯將執公季孫行父曰此臣之罪也於是執季孫行父爲公會不當期於執公季孫行父曰臣有罪執其君子有罪執其父此聽失之大者也今此臣之罪也舍臣而執君吾恐爲宗廟羞於是執季孫行父○愚按季文子以身代君其辭偉矣然非懷行有以乎于人亦未易免也夫妾不衣帛馬不食粟者儉也而范文子稱其忠何哉人惟一心無二用之理一於謀國則奉己必薄一於奉己則謀國必疏一公一私相爲消長者也則文子之儉非忠其孰能乎

○十八年公孫歸父如晉冬十月壬戌公

甍于路寢歸父還自晉至笙逃奔齊傳公孫歸父以襄仲之立也有寵歸父襄仲子欲去三桓以張公室與公謀而聘于晉欲以晉人去之冬公薨季文子言於朝曰使我殺適立庶以失大援者仲也夫臧宣叔怒曰當其時不能治也後之人何罪子欲去之許請去之宣叔文仲子武仲父許其名也時爲司寇主行刑遂逐東門氏愚按文子此舉蓋假公以殺其私讎宣叔曰當其時而不能治其責之也當矣然則文子當遂之殺立當如何耶曰上焉有季文之法在苟不能然則歸政而去之猶可以全人臣之節事宣幾二十年仲卒公薨乃貽逐其後人毋乃太晚乎愚故以假公復私斷之也

襄四年秋七月戊子夫人姒氏薨傳定姒薨不殯于廟無櫬不虞杜氏曰櫬親身棺季孫以定姒本賤既無器備議其喪制欲殯不過廟又不反哭匠慶謂季文子魯大匠曰子爲正卿而小君之喪不成不終君也慢其母是不終事君之道君長誰受其咎曰襄公長矣責季孫○愚按本朝呂申公夷簡處章懿后喪類此初季孫爲己樹六檟於蒲圃東門之外欲自爲櫬匠慶請木爲定姒作櫬季孫曰略不以道取曰略匠慶用蒲圃之檟季孫不御御止也傳言遂得成禮故經無異云君子曰

志所謂多行無禮必自及也其是之謂乎愚按季孫本意在於少抑定姒不使盡同小君之禮其曰略者猶言從簡而已匠慶陽若不悟之其意而略取蒲圃之檟而季孫不之止可謂賢矣君子而下皆妄評正義又以律略人略責人爲比豈季孫之賢而肯爲掠奪之事乎今不取

五年十有二月辛未季孫行父卒傳季文子卒大夫入斂公在位杜氏曰在阼階西鄉宰庀家器爲葬備庀具也無衣帛之妾無食粟之馬無藏金玉無重器備謂珍寶甲兵之屬君子是以知季文子之忠於公室也相三君矣而無私積可不謂

忠乎正義曰行父以文六年見經則爲卿久矣宣公之初襄仲執政宣八年仲遂卒後文子始得政至今爲相三君也

國語初文子之爲相也仲孫它諫曰子爲上卿妾不衣帛馬不食粟人以子爲愛且不華國也文子曰吾亦願之然吾觀國人其父兄食麤而衣惡者猶多而吾獨美妾與馬可乎吾聞榮於德者華於國不聞以妾與馬也愚按文子執政三十餘年言論近正而功烈無聞廢嫡之舉乃其大失然事君忠持己廉所以不忝而自奉甚約比之聚斂積貨不知紀極如臧孫辰者豈直霄壤之間哉春秋之世賢

焉貪多喪身及國者何可勝數而文子處於汶泥滓之中秋毫無所污染以此論之豈不可尚故特取之以爲人臣之法云

季文子三思而後行子曰再斯可矣○以上魯之公卿按魯自隱至哀名卿之見於經傳者甚少蓋自文子之後武子繼之政於三家陪臣頡攻而季氏尤甚雖如叔孫穆子昭子孟懿子之賢亦不聞有事業可稱故今不録而政歸私門則公道塞賢人隱辭古以然可齊齊哉

管夷吾莊八年齊無知弑其君諸兒襄公也傳初襄公立無常鮑叔牙曰君使民慢亂將作矣奉公子小白出奔莒亂作管夷吾召忽奉公子糾來奔鮑叔牙小白傅小白僖公庶子管召皆子糾傅○愚按鮑叔見微知顯者其智如此所以能知夷吾之材而舉之以霸齊與

九年夏公伐齊納糾齊小白入于齊胡氏曰左氏書子糾二傳曰伐齊納糾君子以公穀爲正糾名不受而強致之稱入者難詞糾不書子者時糾不當立也以小白繫齊者明小白宜有齊也所以然者糾與小白皆以庶公子出奔而糾弟也又未嘗爲世子按史稱周公誅管祭以安周齊桓殺其弟以反國是糾幼而小白長其有齊宜矣宜則所以不稱公子內權所承上不享命故以王法綴之也桓公於王法錯可絶現子糾則當立故普氏相指爲提義而聖人辨之

九月齊人取子糾殺之取者不義之詞前書納糾不稱子者明不當立也此書殺糾後稱子考或奪或予於義各究此春秋精意也

傳公伐齊納子糾桓公自莒先入秋師及齊師戰于乾時我師敗績鮑叔帥師來言曰子糾親也請君討之杜氏曰鮑叔乘勝而進志在生得管仲故託不忍之辭管召讎也請受而甘心焉管仲射桓公故曰讎甘心言欲快意戮殺之乃殺子糾于生竇召忽死之管仲請囚鮑叔受之及堂阜而稅之堂阜齊地稅解也歸而以告曰管夷吾治於高傒高傒齊卿言管仲治理政事之才多於敬仲使相可也公從之

國語桓公自莒反于齊使鮑叔爲宰辭曰臣君之庸臣也若必治國家者則管夷吾乎臣之所不若夷吾者五寬惠柔民弗若也治國家不失其柄弗若也忠信可結於百姓弗若也制禮義可法於四方弗若也執枹鼓立於軍門使百姓加勇焉弗若也公曰管夷吾射寡人中鉤是以濱於死對曰夫爲其君動也君若宥而反之猶是也桓公使請諸魯比至桓公親逆之于郊而與之坐問焉曰昔吾先君襄公築臺以爲高位田狩畢弋不聽國政卑聖侮士而唯女是崇九妃六嬪陳妾數百

食必粱肉衣必文繡戎車待游車之裘戎士待陳妾之餘優笑在前賢材在後是以國家不日引不月長恐宗廟之不掃除社稷之不血食敢問爲此若何管子對曰昔者聖王之治天下也參其國而伍其鄙定民之居成民之事而愼用其六柄焉公曰成民之事若何對曰四民者勿使雜處雜處則其言哤其事易聖王之處士也使就閒燕處工就官府處商就市井處農就田野士閒燕則父與父言

義子與子言孝其事君者言敬其幼者言悌工審其四時辨其功苦旦莫從事以飭其子弟相語以事相示以巧相陳以功商察其四時以知其市之賈負任擔何服牛輅馬以周四方以其所有易其所無市賤鬻貴旦莫從事以飭其子弟相語以利相示以賴農察其四時耒耜枷芟以旦莫從事於田野少而習焉其心安焉不見異物而遷焉是故其父兄之教不肅而成其子弟之學不勞而能公曰

定民之居若何對曰制國爲二十一鄉公曰善於是制國爲二十一鄉工商之鄉六士鄉十五公帥五鄉焉國子帥五鄉焉高子帥五鄉焉公曰吾欲從事於諸侯其可乎對曰君若正卒伍脩甲兵則大國亦將脩之則難以速得志矣君有攻伐之器小國有守禦之備若欲速得志於諸侯則事可以隱令可以寄政公曰爲之若何對曰作内政而寄軍令焉公曰善管子於是制國五家爲軌軌爲之長

十軌爲里里有司四里爲連連爲之長十連爲鄉鄉有良人焉以爲軍令五家爲軌故五人爲伍軌長帥之十軌爲里故五十人爲小戎里有司帥之四里爲連故二百人爲卒連長帥之十連爲鄉故二千人爲旅鄉良人帥之五鄉一帥故萬人爲一軍五鄉之帥帥之春以搜振旅秋以獮治兵是故卒伍整於里軍旅整於郊内教既成令勿遷徙伍之人祭祀同福死喪同卹禍災共之人與人相疇家

與家相疇夜戰聲相聞晝戰目相視歡欣足以相樂憂戚足以相死是故守則同固戰則同彊君有此士也三萬人以方行於天下以誅無道以屏周室大國之君莫之能禦愚按桓公始見管仲其問甚大使仲當知實賢猶身治國之學則必勸公由堯舜之道務擴公之失由心而身由身而家推之以及其國雖與三王比隆可也而仲之對曾無一言及此其所望蓋大抵強兵戰勝之事而已桓公自足以爲國霸無待於修身而荒縱逞欲初無害於圖霸其閨門之行與襄公殆有甚焉何前日經之而後日蹈之內仲不知聖賢之學而無以尊之故也吁可惜哉○史記鮑叔既進管仲任政於齊桓公以霸管仲曰吾始困時嘗與鮑叔賈分財利多自與鮑叔不以我爲貪知我貧也吾嘗爲鮑叔謀事而更窮困鮑叔不以我爲愚知時有利不利也吾嘗三仕三見逐於君鮑叔不以我爲不肖知我不遭時也吾嘗三戰三走鮑叔不以我爲怯知我有老母也公子糾敗召忽死之吾幽囚受辱鮑叔不以我爲無恥知我不羞小節而恥功名不顯于天下也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鮑子也鮑叔既進管仲以身下之子孫世祿於齊有封邑者十餘世常爲名大夫天下不多管仲之賢而多鮑叔能知人也

十年冬十月齊師滅譚譚子奔莒傳齊侯之出也過譚譚不禮焉及其入也諸侯皆賀譚又不至冬齊師滅譚譚無禮也汪氏曰[illegible]下權入下[illegible]

責其失事大之術可也坐此見哉可乎○念陳病公始得位即因喪吾凡盟會征伐之誅宋非不實爲者舉而合於義則必之功畢而不合義即仲之罪故自滅譚以後以書見哉公之始然即知管仲之始終矣

十有三年春齊侯宋人陳人蔡人邾人會于北杏齊地夏六月齊人滅遂傳會于北杏以平宋亂杜氏曰宋有弑君之亂齊桓欲脩霸業胡氏曰桓何以及四國之微者會是宋公邾子也然則何以稱人春秋之世以諸侯師主天下會盟之事自北杏始其後宋襄晉文襄莊之秦穆交主夏盟蹈此而爲之者也相非受命之伯諸侯自相推戴以爲盟主是無三矣故因國稱人以諱始霸正王法也齊侯斯爵其與之乎上無天子下無方伯有能會諸侯安中國而免民於兵禍則錯與之可也誅諸侯者正也與相者權也按十二年宋萬弑其君捷遂人不至夏齊人滅遂而戍之杜氏曰以背北杏會故○胡氏曰宋人背北杏之會諸侯伐宋其稱人者將卑師少也齊自管仲得政滅譚之後二十年間未嘗遣大夫爲主將亦未嘗勤大衆出侵伐蓋以制用兵而藏於民薄矣苟能南攘強楚西抑晉秦天下莫能與之爭也或以爲襄齊稱人誤矣夏單伯會伐宋杜氏曰既伐宋單伯乃至故曰會單伯周大夫也冬單伯會齊侯宋公衛侯鄭伯于鄄衛地傳諸侯伐宋齊請師于周單伯會之取成于宋而還杜氏曰齊欲崇天子故請師假王命以示大順

十有五年春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會于
鄄傳春復會焉齊始霸也 胡氏曰始爲諸侯長 秋宋人
齊人邾人伐郳 宋主兵故序齊上 胡氏曰伯者之先諸侯專征也非伯
而先諸侯主兵也此齊桓之師何以序宋下猶未成乎伯也二十七年同盟于幽天下與
之然後成乎伯矣 傳諸侯爲宋伐郳 郳附庸屬宋而叛故齊桓爲之
伐郳 鄭人閒之而侵宋
十有六年夏宋人齊人衛人伐鄭 杜氏曰宋主兵也
傳諸侯伐鄭宋故也 鄭侵宋故 冬會齊侯宋公陳
侯衛侯鄭伯許男滑伯滕子同盟于幽鄭成
也 胡氏曰會者公也不書公諱也其諱公何也程氏曰齊桓始霸仗義以盟而魯首畔盟故諱不稱公惡失信也○按明年齊人執鄭詹自齊逃來胡氏謂于同盟而納其逃人故曰叛盟
十有七年夏齊人殲于遂傳遂因氏頌氏工
婁氏須遂氏饗齊戍醉而殺之齊人殲焉 胡氏曰齊秘書此見齊人滅遂恃強陵弱非伐罪弔民之師遂以亡國餘民能殲強齊之戍則申胥一身可以存楚楚雖三戶可以亡秦固有是理足爲強而不義之戒而弱者亦可自省而自立矣
二十年夏齊大災 無傳天火曰災 冬齊人伐戎 無傳○還

[illegible]足之爲不知恐懼[illegible]不待[illegible]而[illegible]自見矣[illegible]
二十二年陳公子完與顓孫奔齊 元[illegible]
[illegible]乃[illegible]之始也桓公七年始霸而會[illegible]至什四年陳公子完來奔不知有齊國[illegible]由此入也
二十有七年公會齊侯宋公陳侯鄭伯同盟
于幽 [illegible]
[illegible]伯廖賜齊侯命[illegible]
衛以其立公子[illegible]也 二十[illegible]子頹九年在[illegible]
二十八年春王三月甲寅齊人伐衛
及[illegible]我衛人敗績傳齊侯伐衛戰敗之
數之以王命取賂而還 杜氏曰[illegible]書人者諱取賂而[illegible]書本[illegible]以義舉乃[illegible]不[illegible]矣[illegible]

三十年秋七月齊人降鄣無傳○杜氏曰鄣紀附庸也小國孤危不能自固齊遇以兵威脅使降附○胡氏曰鄣者紀之附庸微者也齊人不道肆其強力脅之使附不書鄣降而曰降鄣者以齊之強故罪之深以鄣之微故責之薄春秋之法扶弱抑強明道義也霸者之政以強弱急事功也故曰五伯三王之罪人也

冬公及齊侯遇于魯濟杜氏曰濟水歷齊魯界在魯者爲魯濟

齊人伐山戎北狄傳遇于魯濟謀伐山戎也以其病燕故也齊侯行霸故欲爲燕謀難○胡氏曰齊人者齊侯也其稱人譏伐戎也自管仲得政至是二十年未嘗命大夫爲主將亦未嘗與大衆出征伐故魯莊十一年而後其民兵皆稱人者以將卑師少爾今此安知其非將卑師少而獨以爲齊侯何也以來獻戎捷稱齊侯則知之矣夫北戎病燕職貢不至桓公內無因國外無從諸侯越千里之險爲燕闢地可謂能脩方伯連帥之職何以譏之乎桓公不務德勤兵遠伐不正王法以議其罪則將開後世之君勞中國而事外夷捨近政而貴遠略困吾民之力爭不毛之地其患有不可勝言者故特貶而書人以爲好武功而不脩文德者之戒

三十有一年六月齊侯來獻戎捷傳非禮也

凡諸侯有四夷之功則獻于王王以警于夷

中國則否諸侯不相遺俘杜氏曰雖夷狄俘猶不以相遺○胡氏曰齊伐山戎以其所得躬來夸示書來獻者抑之也後世宰臣有不賞邊功以沮外徼上事之人得春秋抑戎捷之意

閔元年春王正月齊人救邢傳狄人伐邢杜氏曰在往年冬管敬仲言於齊侯曰戎狄豺狼不可厭也諸夏親暱不可棄也諸夏中國也暱近也宴安酖毒不可懷也以宴安比之酖毒詩云豈不懷歸畏此簡書詩小雅諸侯之詞簡書同惡相恤之謂也同恤所惡請救邢以從簡書齊人救邢胡氏曰凡書救者未有不善之也救在京師則罪列國子突救衛是也救在夷狄則罪諸侯狄救齊吳救陳是也救在遠國則罪鄰國晉陽處父帥師伐楚以救江是也救而不速救者則書次以罪其慢叔孫豹救晉次于雍榆是也救而不敢救者則書所至以罪其怯齊侯伐我北鄙圍成公救成至遇是也兵者春秋之所重獨至於救兵而書法如此聖人之情見矣○冬齊仲孫來傳齊仲孫湫來省難湫名書曰仲孫嘉之也仲孫歸曰不去慶父魯難未已公曰若之何去之對曰難不已將自斃君其待之公曰魯可取乎對曰不可猶秉周禮周禮所以本也臣聞之國將亡本必先顛而後枝葉從之魯不棄周禮未可動也君其務寧魯難而親之親有禮因重固能重能固則當親成之間攜貳離而相疑者則當因而間之覆昏亂霸王之器也胡氏曰仲孫齊大夫

也其不稱使而曰來者譏也夫齊侯憂魯使仲孫來省難何譏乎曰鄰有弒逆則當聲罪戒嚴修方伯之職以奉天討而更使計誅之十歲退遲實有來亂取國之心則非矣仲孫歸曰君其務寧魯難而親之何譏乎曰田常弒簡公孔子沐浴而朝告於哀公請討焉豈曰齊人方強姑少待之也不勸其君急於討賊而俟其自斃豈得為是乎使慶父稔惡隕公再弒則桓公與仲孫之始謀不聽之所致年書齊仲孫來交譏之也○愚按書有弒君之難甚於邢人之有狄難也管仲能勸桓公之救邢而不能勸桓公之平魯其得為知遷皇也予仲孫不耳責愚焉爲管仲惜

二年春王正月齊人遷陽（無傳杜氏曰陽國名蓋齊人偪徙之）

僖元年春王正月齊師宋師曹師次于聶北救邢（公羊傳曰救不言次此其言次何不及事也邢已亡矣孰亡之蓋狄滅之曷為不言狄滅之為桓公諱也○胡氏曰三國師兌兵力之有餘也聶北書次其救邢之不遠也春秋大義伐而書次其次為善救而書次其次為貶次于聶北譏之也）○夏六月邢遷于夷儀齊師宋師曹師城邢傳諸侯救邢邢人潰出奔師（杜氏曰奔聶北之師也邢潰不書不告也）師遂逐狄人具邢器用而遷之師無私焉（皆撰具是之無所私取○正義曰善齊人委任齊人用兵嚴整也）夏邢遷于夷儀諸侯城之救患也凡侯伯救患分災討罪禮也（胡氏曰書邢遷于夷儀見齊師次止緩不及事也然邢以自遷為文而再書齊）

師宋師曹師城邢者美桓公志義卒有救患之功也不以王命與師亦聖人之所與乎中國衰微夷狄猾夏天子不能正至於遷徙奔亡諸侯有能救而存之則救而存之何也以王命與師者正能救而與之者權○秋七月戊辰夫人姜氏薨于夷齊人以歸（胡氏曰夫人薨不地其曰薨于夷故也桓以召而殺之也其曰齊人以歸者以其夫人歸于魯也齊爲盟主義得舉法然既誅其人又歸其喪而居魯欲拒而勿受乎則予無歸之義受而葬之乎已絕者復得享小君之禮典刑棄矣）十有二月夫人氏之喪至自齊（胡氏曰夫人貫弒二君寡於亡國大義已絕不可復入宗廟矣書孫于邾薨于夷者絕哀姜也書齊人以歸夫人氏之喪至自齊者譏桓公也）

二年春王正月城楚丘傳諸侯城楚丘而封衛焉不書所會後也（公羊傳曰城楚丘孰城城衛也曷為不言城衛滅也孰滅之狄滅之也曷為不言狄滅之為桓公諱也曷為為桓公諱上無天子下無方伯天下諸侯有相滅亡者桓公不能救則桓公恥之也然則孰城之桓公城之曷為不言桓公城之不與諸侯專封也曷為不與實與而文不與文曷為不與諸侯之義不得專封其曰實與之何上無天子下無方伯諸侯有相滅亡者力能救之則救之可也○胡氏曰楚丘衛邑桓公帥諸侯城之而封衛不書桓公不與諸侯專封也大瓜美桓公而夫子錄之志豈異乎不與專封正王法也本人有取焉善衛人之情也按周制凡封國大宗伯儐司凡建設藩屏內史作冊命是天子大權非諸侯所得擅而行之者也城楚丘是擅天子）

之大攘而封國也桓公封衞而衞國忘亡其有功於中華甚大為利於衞人甚博宜有美詞從揭其事今乃不歎之若此若正其義而不謀其利明其道而不計其功略小惠存大節此春秋之法之○呂氏曰桓公始霸之攻狄亦霸又伐邢夷狄遷度中國君是之甚自非桓公之霸封衞遷邢則中國幾何而不為扁按是年夏五月虞師晉師滅下陽是諸侯擅滅同姓也而霸主不之問此管仲之責也

秋九月齊侯宋公江人黃人盟于貫宋地傳秋盟于貫服江黃也杜氏曰江黃楚與國也始來服齊故為合諸侯○胡氏曰荊楚天下莫強焉江黃者其東方與國也二國來定盟則楚人失其右臂矣之殼破齊先結韓遣孔明伐魏中好江東華武王散對之師亦晉安邢建及南蜀彭濮八國之人共為犄角之勢也桓公此盟其服制楚之處屬矣其壤東狄免氏恭士任之義著矣

齊寺人貂始漏師于多魚寺人內奄官竪貂也多魚地名齊多嬖寵內則如夫人者六人外則幸豎貂易乎之等終以此亂國傳言貂於此始漏齊寵漏泄桓公軍事為齊亂張本○正義曰漏師者洩其師之密謀也○宦官若與軍政始於此其後為漢之蹇碩唐之楊思魚朝恩監元振之實承業之劉之壹譚權皆盛公啓之

三年秋齊侯宋公江人黃人會于陽穀陽穀齊地冬

公子友如齊涖盟楚人伐鄭傳會于陽穀謀伐楚也穀梁傳曰陽穀之會桓公委端搢笏而朝諸侯諸侯皆諭乎桓公之志○胡氏曰按左氏謀伐楚也或曰侵蔡以陞之頃江黃不與衰知其寄貨楚曰兵有棄而為

正亦有分而為奇諸侯之師同次于陘所謂變而為正也江人黃人各守其地所謂分而為奇也次陘大衆享集其陳聲罪致討以震中國之威江黃之人各守其境以為八國之援此克敵制勝之謀也

齊侯為陽穀之會來尋盟公子友如齊涖盟楚人伐鄭鄭伯欲成孔叔不可曰齊方勤我杜氏曰孔叔鄭大夫勤恤鄭難棄德不祥祥善也

齊侯與蔡姬乘舟于囿蕩公蔡姬齊侯夫人蕩搖也囿苑也蓋魚也在苑中公懼變色禁之不可公怒歸之未之絕也蔡人嫁之為明年齊侵蔡傳

四年春王正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衞侯鄭伯許男曹伯侵蔡蔡潰杜氏曰民逃其上曰潰遂伐楚次于陘遂兩事之辭楚彊齊欲綏之以德故不速進而次陘陘楚地○胡氏曰潜師掠境曰侵侵蔡者奇也聲罪致討曰伐伐楚者正也遂者繼事之辭而有專意次止也楚貢包茅不入王祭不供無以縮酒桓公是徵而楚人服罪師則有名矣孟氏何以獨言春秋無義戰也書曰殺人者或曰人可殺與曰可孰可以殺之曰為士師則可以殺之矣國可伐與曰可孰可以伐之曰為天吏則可以伐之矣是時荊楚橫逆陵上國齊不請命擅今諸侯豈所謂為天吏以伐之乎春秋以義正名而樂與人為善以義正名則君臣之分發矣書遂伐楚書其事也樂與人為善苟志於善斯善之矣書次于陘楚屈完盟于師盟于召陵序其績也

夏楚屈完來盟于師盟于召陵屈完

楚大夫楚子遣屈完如師以觀齊屈完觀齊之盛因而求盟故不稱使以完來盟為文齊
桓退舍以禮楚故盟召陵○胡氏曰楚大夫有人名氏通者其曰屈完進之也其不稱使
荅在完也來盟于師嘉服義也盟于召陵序功績也桓公帥九國之師侵蔡而蔡潰伐楚
而楚人震恐兵力強矣責包茅之不貢則諾問昭王之不獲則辭敝與同好則承以寡君
之願語其戰勝攻克則對以用力之難然而桓公退師召陵以禮楚使卒與之盟而不遂
也於此見齊師雖強桓公能以律用之而不罪楚人已服齊桓公能以禮下之而不驕庶幾
乎王者之事矣故春秋之盟於齊為盛而揚子稱之曰齊桓之時媢而春秋美召陵是也
齊人執陳轅濤塗陳大夫
秋及江人黃人伐陳
冬十有二月公孫茲帥師會齊人宋人衛人

鄭人許人曹人侵陳公孫茲叔牙子叔孫戴伯○胡氏曰揚子法言
或問為政有幾曰思斁昔在周公征于東方四國是王其思矣夫齊桓公欲徑陳陳不果
納執轅濤塗其斁矣夫桓公識明而量淺管仲器不足而才有餘方楚人未帖而齊以為
憂也致勤於鄭頓中夏之威會于陽穀卑遠國之信格兵于涇修文吉之詞退合召陵結
會盟之德何其念之深禮之謹也存此心以進善則而有王德而管氏為王佐矣惜乎楚
方受盟志已驕溢陳大夫一講不協其身見執其國見伐見侵而怒猜未怠也相德於是
乎衰矣愛人不親反其仁治人不治反其智禮人不答反其敬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諸已
其身正而天下歸之曾可厚以責人不自反乎原其失在於量淺而器不宏也觀武終得
荊州而復松見忽唐莊宗自矜取汴而高氏不朝成湯勝夏撫有萬方乃曰於朕未知德

矣于上下得何往權若將隕于深淵人之度量相越豈不遠哉春秋稱人以執罪齊侯也
齊侵陳者深責之也傳齊侯以諸侯之師侵蔡蔡潰遂
伐楚楚子使與師言曰君處北海寡人處南
海唯是風馬牛不相及也楚界猶未至南海因齊處北海遂稱
所追牛馬風逸蓋末界之微事故以取喻不虞君之涉吾地也何
故管仲對曰昔召康公命我先君大公召康公周
大保召公奭也曰五侯九伯女實征之以夾輔周室
五等諸侯九州之伯皆得征討其罪齊桓因此命以夸楚賜我先君履東
至于海西至于河南至于穆陵北至于無棣

穆陵無棣皆齊竟也履所踐履之界齊桓又因以自言其盛爾貢包茅不
入王祭不共無以縮酒寡人是徵包裹也束也茅菁茅
也束茅而灌之以酒昭王南征而不復寡人是問昭王成王
之孫南巡狩涉漢船壞而溺周人諱而不赴諸侯不知其故故問之對曰貢之
不入寡君之罪也敢不供給昭王之不復君其
問諸水濱昭王時漢非楚竟故不受罪師進次于陘楚不服罪
故復進師夏楚子使屈完如師如陘之師觀彊弱師退次
于召陵完請盟故齊侯陳諸侯之師與屈完乘而
觀之乘共載齊侯曰豈不穀是為先君之好是

繼與不穀同好如何諸侯之附從非爲己乃尊先君之好孤寡不穀諸侯謙稱○正義曰諸侯之文必稱先君以結援爾雅訓穀爲善穀是養人之物言我不以穀之養人是謙之辭也對曰君惠徼福於敝邑之社稷辱收寡君寡君之願也齊侯曰以此衆戰誰能禦之以此攻城何城不克對曰君若以德綏諸侯誰敢不服君若以力楚國方城以爲城漢水以爲池言其險固以當城池雖衆無所用之屈完及諸侯盟陳轅濤塗謂鄭申侯曰師出於陳鄭之間國必甚病申侯鄭大夫當有共給之費故若出

於東方觀兵於東夷循海而歸其可也東夷郯莒徐夷也觀兵示威申侯曰善濤塗以告齊侯許之許出東方申侯見曰師老矣若出於東方而遇敵懼不可用也若出於陳鄭之間共其資糧屝屨其可也屝草屨也齊侯說與之虎牢還以鄭邑賜之執轅濤塗秋伐陳討不忠也以濤塗爲誤軍道○愚按荊楚僭王罪之大者也包茅不然罪之小者也巫王不後則非其罪矣楚責仁以僭王責之而舉且二罪是含其所當貢而責其不必責也仲豈僭乎哉叫此其所以爲霸者之鄭也焉之征苟湯武之伐桀紂皆明徵其辭蓋有諸己而後可求諸人無諸己而後可非諸人齊栢之霸所謂以

者服人而非心服也嬖寵如嫡同産不賭內失德者多矣滅譚滅遂遷陽降鄣外之失義者多矣楚大國也僭王其大惡也哉以大惡責之彼肯弭然受責者哉亦必斥吾之惡以對方入國之師要集而爲敵人指數其惡豈不爲諸侯羞攻之弗克圍之不下將何詞以退師乎故舍其所當責者而及其不必責者齊幾楚人之爲辭也易不盡力以抗我我之服楚亦易不勞師而有功仲蓋計之然矣嗚呼此其所以爲霸者之師數

五年夏公及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會王世子于首止杜氏曰惠王大子鄭也不名而殊會尊之也首止乃衛地秋八月諸侯盟于首止間無異事後稱諸侯者王世子不盟故也王之世子尊與王同齊桓行霸翼戴天子尊崇王室故殊貴其子傳

會于首止會王大子鄭謀寧周也惠王以惠后故將廢大子鄭而立王子帶故齊桓帥諸侯會王大子以定其位○正義曰襄王實子帶俱惠后所生其母鍾愛少子故欲廢大子而立之○胡氏曰及以會尊之也以王世子而下會諸侯則陵以諸侯而上與王世子會則抗春秋抑強臣扶弱主撥亂世反之正特書及以會者若曰王世子在是諸侯咸往會焉示不可得而抗也經書宰周公孤殺王人同序於諸侯之上而不得與殊會同書此聖人尊君抑臣之旨也而班位定乎人曰首止之盟美之大者也王將以愛易世子桓公有憂之控大國扶小國會于首止以定其位太子踐阼是爲襄王一舉而父子君臣之道皆得焉故夫子稱之曰管仲相桓公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劉其娣中國之爲中國以有父子君臣之大倫也一失則夷狄矣故曰首止之盟美之大

者也鄭伯逃歸不盟傳諸侯盟王子使周公召鄭伯曰吾撫汝以從楚輔之以晉可以少安王恨齊桓定大子之位故召鄭伯使叛齊也晉楚不服於齊故以鎮安鄭○愚按是年晉滅虢又執虞公楚人滅弦齊不能問鄭伯喜於王命故逃歸不盟孔叔止之鄭大夫弗聽

六年夏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曹伯伐鄭圍新城秋楚人圍許諸侯遂救許杜氏曰告伐鄭之日諸侯傳諸侯伐鄭以其逃首止之盟故也圍新密鄭所以不時城也鄭以非時興土功齊桓聲其罪以告諸侯秋楚子圍許以救鄭諸侯救許乃還

七年秋七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世子款鄭世子華盟于甯母傳盟于甯母謀鄭故也管仲言於齊侯曰臣聞之招攜以禮懷遠以德攜離也德禮不易無人不懷齊侯脩禮於諸侯諸侯官受方物杜氏曰諸侯官司各於齊受其方所當貢天子之物○正義曰其王室盛明之時每國貢有常職天子既衰諸侯脩習貢職之事無復定準故霸主總領諸侯尊崇天子量其國之大小職令所出之物傳言諸侯各使官司取齊約束受其分所當貢天子之物言其一聽齊令美齊侯能以禮服諸侯鄭伯使大子華聽命於會言於齊侯曰洩氏孔氏子人氏三族實違君命三族鄭大夫君若去之以爲成我以鄭爲內臣君亦無所不利焉以鄭事齊如封內臣齊侯將許之管仲曰君以禮與信屬諸侯而以姦終之無乃不可乎子父不奸之謂禮守命共時之謂信守君命共時事違此二者姦莫大焉公曰諸侯有討於鄭未捷今苟有釁從之不亦可乎子華犯父命是以釁隙對曰君若綏之以德加之以訓辭而帥諸侯以討鄭鄭將覆亡之不暇豈

敢不懼若總其罪人以臨之總將領也子華奸父之命卽罪人鄭有辭矣何懼以大義爲辭且夫合諸侯以崇德也會而列姦何以示後嗣列姦用子華夫諸侯之會其德刑禮義無國不記記姦之位位會位也子華爲姦人而列在會位將爲諸侯所記君盟替矣替廢也作而不記非盛德也君其勿許鄭必受盟夫子華既爲大子而求介於大國以弱其國亦必不免鄭有叔詹堵叔師叔三良爲政未可間也齊侯辭焉子華由是得罪於鄭呂氏曰此一事見齊桓仲猶有

三代氣象其曰君若綏之以德云云此等詞言蓋稽聞先生長者之餘論惜其急於功利倘首以就威公自小其說攘僭竊聞先生長者餘論故時道其所聞亦有過人者矣冬

鄭伯使請盟于齊以齊侯不聽子華故閏月惠王崩

襄王惡大叔帶之難襄王惠王大子鄭也大叔帶襄王弟惠后之子也有寵於惠后欲立之未及而卒懼不立不發喪而告難于

齊爲八年盟洮傳

八年春王正月公會王人齊侯宋公衛侯許

男曹伯陳世子款盟于洮公羊曰王人者何微者也曷爲序乎諸侯之上先王命也○杜氏曰王人與諸侯盟不譏者王室有難故洮曹地鄭伯

乞盟杜氏曰新服未與會故不序列別言乞盟○正義曰鄭伯往年使子華聽命心猶未服齊拒子華之請故今始服從○愚按此足見人心可以理服而不可以力服此威公管仲之所有而晉文公子犯之所無也傳盟于洮謀王室鄭伯

乞盟請服也襄王定位而後發喪王人會洮還所援王位定○胡氏曰以王命行者雖下士之微序乎方伯諸侯之上不以其賤故輕之也然則序之高下不在乎內外之特係乎王命耳聖人之情可見矣尊君之義明矣夏

狄伐晉許氏曰晉恃強大且遠不與齊合足以狄人得侮之故當齊拒之時同盟若奚介立者殆奚

九年夏公會宰周公齊侯宋子衛侯鄭伯許

男曹伯于葵丘杜氏曰周公宰孔也宰官周采地天子三公不字宋子公也在喪公侯曰子○程子曰天子之宰與世子禮異九月戊辰諸侯

盟于葵丘傳會于葵丘尋盟且修好禮也王

使宰孔賜齊侯胙胙祭肉尊之比二王後曰天子有事

于文武有祭事也使孔賜伯舅胙天子謂異姓諸侯曰伯舅齊

侯將下拜孔曰且有後命天子使孔曰以伯

舅耋老加勞賜一級無下拜對曰天威不違

顏咫尺言天鑒察不遠威嚴常在顏面之前八寸曰咫小白余敢貪

天子之命無下拜恐隕越于下以遺天子羞

敢不下拜下拜登受拜堂下受胙於堂上○按齊語桓公召管仲而謀管仲對曰爲君不君爲臣不臣亂之本也公懼出見客云云諸侯稱順焉秋齊

侯盟諸侯于葵丘曰凡我同盟之人既盟之

後言歸于好宰孔先歸既會先諸侯去遇晉侯曰可

無會也晉侯欲來會葵丘齊侯不務德而勤遠略故

北伐山戎在莊三十一年南伐楚在四年西爲此會也

東略之不知西則否矣言或向東略必不能復西其在亂

乎君務靖亂無勤於行在存世微戒獻公言晉將有亂晉侯

乃還不復會齊○公羊傳曰貫澤之會桓公有憂中國之心不召而至者江人黃人

也葵丘之會桓公震而矜之叛者九國○穀梁傳曰葵丘之會陳牲而不殺讀書加于牲上壹明天子之禁曰毋雍泉毋訖糴毋易樹子毋以妾為妻毋使婦人與國事○孟子曰五霸桓公為盛葵丘之會諸侯束牲載書而不歃血初命曰誅不孝無易樹子無以妾為妻再命曰尊賢育才以彰有德三命曰敬老慈幼無忘賓旅四命曰士無世官官事無攝取士必得無專殺大夫五命曰無曲防無遏糴無有封而不告曰凡我同盟之人既盟之後言歸于好○按左氏公羊孟子許多不同故並載之○胡氏曰葵丘之盟美之大者也又曰觀孟子所載此盟初命之詞則知桓公翼戴襄王之事信矣○呂氏曰管仲事威公專於事上用功初不於君心用功故其於事上用功故鋪排次序二三十年皆以其規模惟其不於君心用功故積務一萌矜者九國管仲之事積數十年而成威公之驕止一日而義不能格君心之非其將盡如此也

十有一年夏公及夫人姜氏會齊侯于陽穀

杜氏曰婦人送迎不出門見兄弟不踰閾與公俱會齊侯非禮

冬楚人伐黃

胡氏曰被兵城守更歷三時告命已至而援師不出則失救患分災救夷狄安中國之義矣哉歲威盛告不書伐黃而書伐者罪桓公既與會盟而又不能救也○許氏曰以陽穀之會觀之則齊侯霸業定矣是以楚人伐黃而不敢救也○按左氏是年夏揚拒泉皋伊雒之戎同伐京師入王城焚東門王子帶召之也秦晉伐戎以救周秋晉侯平戎于王以王室之親而有戎難如此威公且不能救況責乎霸不能救而秦晉救之此齊霸業衰而二國興起之兆也

十有二年夏楚人滅黃傳黃人恃諸侯之睦于齊也不共楚職曰自郢及我九百里焉能害我夏楚滅黃

穀梁傳曰貫之盟管仲曰江黃遠齊而近楚楚為利之國也若伐而不能救則無以宗諸侯矣桓公不聽遂與之盟管仲死楚伐江滅黃桓公不能救故君子閔之也○胡氏曰書滅者見夷狄之強罪諸夏之霸責方伯連帥之不務其職使小國困於強暴不得其所也

○王以戎難故討王子帶

前年召戎伐周

秋王子帶奔齊冬齊侯使管夷吾平戎于王使隰朋平戎于晉

杜氏曰平和也前年晉救周伐戎故戎與周齊不和按子帶召戎伐周威公為伯主不能仗大義討之而乃受其來奔王討之而不能助威公伯業於是乎掃地矣管仲方以身任平戎之責使王室之尊下與戎狄交好管仲之相業亦於是乎掃地矣

王以上卿之禮饗管仲辭曰臣賤有司也有天子之二守國高在

國子高子所命爲齊守臣者皆正卿也

若節春秋來承王命何以禮焉陪臣敢辭王曰舅氏

伯舅之使故曰舅氏

余嘉乃勳應乃懿德謂督不忘往踐乃職無逆朕命管仲受下卿之禮而還

呂氏曰管仲相威公大抜勝在匡名按分王賜胙使毋下拜仲以按依公以天威咫尺必下拜乃受則不敢慢天子之命王以上卿禮享管仲仲辭以有天子之二守國高在而不敢越周室班爵祿之制作其常闇

之生長子者餘論故其補減公者○謂守三代之
遺命至子犯龥魯文引不祭矣○謂諸侯擂
楚敗黃時仲已死矣左氏記平戎事實在十二
年之冬則仲固無恙也又史記齊世家曰四十
一年秦穆公虜晉惠公復歸之是歲管仲隰
朋皆卒桓公四十一年乃僖傳之十有五年
也與穀梁不同未知孰是然自葵丘之後桓
德日衰雖管仲存其言亦未必見用矣史以
稱管仲病公問羣臣誰可相者對曰知臣莫
如君公曰易牙何如對曰殺子以適君非人
情不可公曰開方何如對曰倍親以適君非
人情難近公曰豎刁何如對曰自宮以適君
非人情難親管仲死而桓公不用其言卒近
用三子三子專權夫三子之惡於賊公以侯
萬管仲之存而不能去其死也
乃欲使盡之公去之頃不難乎

十有三年春狄侵衛 胡氏曰齊桓公為陽穀之會是肆于寵樂以行

荒矣楚人伐黃而救兵下起是忽于簡書其
業怠矣然後狄人況伺中國今年侵衛明年
侵鄭近在王都之貿淮夷亦來病杞而不忌
也伯益戒于舜曰無怠無荒四夷來王此王
誠無息帝王之道春秋之法也齊桓晉文若
此類者其事則直書于策其義則遂聖門者
默識於言意之表矣○許氏曰桓公始
宴自楚伐黃不救則狄可以量中國矣

夏四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盟于鹹 衛地

傳齊侯使仲孫湫聘于周且言王子帶 經下書○杜氏前年王子帶奔齊言欲復之

事畢不與王言 不言子帶

復命曰未可王怒未忘其十年乎不十

年王勿召也 愚按齊桓不能討子帶而又納之此義何也

冬會于

鹹淮夷病杞故且謀王室也秋為戎難故諸

侯戍周齊仲孫湫致之 戍守也致諸侯戍卒于周

十有四年諸侯城緣陵傳諸侯城緣陵而遷

杞焉不書其人有闕也 穀梁曰其曰諸侯散辭也聚而曰散何也

諸侯城有散辭也桓德衰矣○杜氏曰緣陵
杞邑辟淮夷遷都於緣陵闕謂器用不具
也未固而去則
爲速不衆也

○秋八月狄侵鄭 許氏曰前年狄侵衛今年

狄侵鄭而莫威攘之指志之衰也王者之或
鼓荒不可怠已齊桓之烈盛莫如此一盼而
易心生之則夷狄闢兵中國足以先王
婁肖戊功脩諸差志務以求其終也

十有五年春王正月楚人伐徐三月公會齊

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于牡丘遂

次于匡 衛地

公孫敖帥師及諸侯之大夫救徐

傳徐即諸夏故也盟于牡丘尋葵丘之盟且

救徐也 穀梁傳曰兵車之會也遂次于匡遂
繼事也次止有畏也○胡氏傳曰違
椰于鄄距徐亦遠而衆兵伐冷暴擾遷閔之
罪著矣徐在山東與齊窮通以封境言之不
可以不速救以形勢言之非有甌難越慶之
辯也今書盟于牡以見諸侯救患之不協矣
書次于匡見霸主號令之不嚴矣書大夫斯
師而諸侯不行見無德益衰而衰夷狄安中
國之志危矣中庸曰至誠無息不息則久春
狄攀姑卒誠有國者數不息之誠也始數而
然怠則不能久而
亡國失國矣

秋七月齊師曹師伐厲傳

以救徐也杜氏曰厲楚與國○冬宋人伐曹傳討舊
怨也許氏曰同盟始自相攻相不能一矣何以禁夷狄之亂乎○楚人敗
徐于婁林傳恃救也杜氏曰婁林徐地○呂氏曰諸侯大夫之救徐
也亦無能為也齊桓亦無意於中國也
十有六年冬十有二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
衛侯鄭伯許男邢侯曹伯于淮傳王以戎難
告于齊齊徵諸侯而戍周經不書○杜氏曰十有一年戎伐京
師以來遂爲王室難會于淮謀鄫且東略也穀梁傳曰兵車之會
也杜氏曰鄫爲淮夷所病故城鄫役人病有夜登丘而呼

曰齊有亂不果城而還役人遇厲氣不堪久役故作妖言○呂氏
曰威公末年霸業漸衰故號令紀綱至此與前日甚不同觀城鄫一事可見矣夫以威公
節制之盛其初也服楚遷邢封衛會諸侯發之所向無不如意及至末年欲爲一事而不
答同是威公何爲昔強今弱如此蓋自葵丘之會志得氣滿遂自放縱故霸業以衰晉文
亦然若王道則不然此可見力之不如德
十有七年春齊人徐人伐英氏傳齊人爲徐
伐英氏以報婁林之役也杜氏曰英氏楚與國○夏滅
項秋夫人姜氏會齊侯于卞九月公至自會
傳師滅項魯師淮之會公有諸侯之事未歸而

取項淮會在前年冬諸侯之事會同講禮之事齊人以爲討而止
公內諱執皆言止秋聲姜以公故會齊侯于卞聲姜僖公
夫人齊女書至自會諱之也○冬十有二月乙亥
齊侯小白卒傳齊侯之夫人三王姬徐嬴蔡
姬皆無子齊侯好內多內寵內嬖如夫人者
六人長衛姬生武孟公子無虧少衛姬生惠公公子
元鄭姬生孝公公子昭葛嬴生昭公公子潘密姬
生懿公公子商人宋華子生公子雍公與管仲屬
孝公於宋襄公以爲大子雍巫有寵於衛共
姬因寺人貂以薦羞於公雍巫雍人名巫即易牙亦有
寵公許之立武孟易牙既有寵於公爲長衛姬請立武孟管仲
卒五公子皆求立桓公卒易牙入與寺人貂
因內寵以殺羣吏而立公子無虧孝公奔宋
十二月乙亥赴辛巳夜殯史記曰五公子各樹黨爭立桓公卒
遂相攻以故宮中空莫敢棺桓公尸在床六十七日尸蟲出于戶無詭立乃棺赴○按管
仲自初相威公即以制國治兵爲事謂若是則可以得志於諸侯而其心邪正不暇問也
哉官請避齊於爵內霸□難爲不害霸佞任賢而以不肖參之爲害□不知貂心一放者
見非類得何所不至尚文能致□於賢不□之分邪其受敗威公功業昔卒□於□□

天而女子小人之得進由中不知揆心之學
發迫或者乃謂仲不死鮑六變悲宮黑害
於氏吾乎程子之論曰當管仲時桓公之心
殺夫霸耳吾小已霸業矣察何哉未有心
已霸而能用仲皆鳴所以仲之才而備
乎以其亦可惜也夫其亦可鑒也夫

十有八年春王正月宋公曹伯衛人邾人伐
齊夏師救齊五月戊寅宋師及齊師戰于甗
齊師敗績狄救齊傳宋襄公以諸侯伐齊
人殺無虧宋以說齊人將立孝公不勝四公子
之徒遂與宋人戰宋敗齊師立孝公而還胡氏

曰伐齊之喪奉少奪長其罪大故其責詳書
既葬齊喪善書也救者善則伐者惡矣凡書

救者未有不善之也書伐晁亦考許狄中許
夷狄則罪諸也矣許之晁寡不備人深著中
國諸侯之罪惡凡主書爲客晁伐皆爲工令
齊人受伐以宋稱敗者曲杏未也凡師直嵩
壯曲爲老書齊師於續者責齊臣也或曰拜
公管仲管屬孝公能宋襄以爲世子矣則何
以不可之乎曰不大制命雖天王欲無鄭伯
以從楚若秋能以亂疾甚之而不與也和公
吾臣乃欲以拒愛爭長幼之節其可哉獨不
晁寛王與中山甫宋負侯尉括之事其後知
之翔也春秋深男情公大羨明矣〇許氏曰
相公凌服夷狄雖并之力亦以禮襄恩存能
請其心懷伐之從分笠盟有以見公之遺烈
集口忍懷須高不君臣既不定比有國之大
三其公魯守之從茶而非扵此及蔑子事
云子爲讀人所後焉公立十年而其子爲
又子清所報滿立是焉昭公十九年卒于舍
汪又爲公子前人所設商人立是爲懿公四

王而過哉國人迎公子元立之是爲惠公蓋
變亂相尋二十餘年而後已夫子頃子得之
禍桓公管仲所規畫也而不之戒卒使禍
流字嗣甚於王室可非來世之永鑒哉秋

八月丁亥葬齊桓公

胡氏曰桓公九合諸侯
不以兵車威令加于四
海雖名方伯實行天子之事然而不能慎終
鄭始付託非人拒與在禎四鄰謀動其國家
而莫之恤至於九月向後葬以此見功利之
在人從矣春秋明道正義不急近功不規小
利於齊桓晉文之事有
所服而無過霸以此

國語桓公問管仲曰吾欲從事於諸侯其可
乎管子對曰未可鄰國未吾親也君若欲從
事於天下諸侯則親鄰國桓公曰若何管子

對曰審吾疆場而反其侵地正其封疆無受
其資而重爲之皮幣以驟聘頫於諸侯以安
四鄰則四鄰之國親我矣爲游士八十人奉
之以車馬衣裘多其資幣使周游於四方以
號召天下之賢士皮幣玩好使人鬻之四方
以監其上下之所好擇其淫亂者而先征之
桓公問曰夫軍令則寄諸內政矣齊國寡甲
兵爲之若何管子對曰制重罪贖以犀甲一
戟輕罪贖以鞼盾一戟小罪讁以金分宥間

罪禁訟者三禁而不可上下坐成以束矢美金以鑄劍戟惡金以鑄鉏夷斤欘甲兵大足桓公曰吾欲南伐何主管子對曰以魯爲主反其侵地棠潛吾欲西伐何主曰以衛爲主反其侵地臺原姑與漆里吾欲北伐何主曰以燕爲主反其侵地柴夫吠狗即位數年東南多有淫亂者萊莒徐夷吳越一戰帥服三十一國遂南征伐楚濟汝踰方城望汶山使貢絲于周而反荆州諸侯莫不來服遂北伐

山戎刜令支斬孤竹而南歸海濱諸侯莫不來服與諸侯飾牲爲載以約誓于上下庶神與諸侯戮力同心西征攘白狄之地至于西河方舟設泭乘桴濟河至于石抗縣車束馬踰大行與辟耳之谿拘夏西服流沙西吳南城周嶽濱諸侯莫不來服而大朝諸侯於陽穀兵車之屬六乘車之會三諸侯甲不解纍兵不解翳弢無弓服無矢隱武事行文道帥諸侯而朝天子魯有夫人慶父之亂二君弒

死國絶無嗣桓公使高子存之翟人攻邢桓公築夷儀以封之翟人攻衛衛人出廬于曹桓公城楚丘以封之與之繫馬三百天下諸侯稱仁焉於是天下諸侯知桓公之非爲己動也是故歸之若市人桓公知諸侯之歸己也故使輕其幣而重其禮故天下諸侯罷馬以爲幣縷綦以爲奉鹿皮四分諸侯之使垂橐而入稛載而歸桓公知天下諸侯多與己也故又大施忠焉可爲動者爲之動可爲謀

者爲之謀軍譚遂而不有也諸侯稱寬焉通齊國之魚鹽于東萊使關市幾而不征以爲諸侯利諸侯稱廣焉築葵茲晏負夏領釜丘以禦戎翟之地所以禁暴於諸侯也築五鹿中牟蓋與牡丘以衛諸夏之地所以示權於中國也教大成定三革隱五刃朝服以濟河而無怵惕焉唯能用管夷吾甯戚隰朋賓胥無鮑叔牙之屬而伯功立 按國語所云太繁將節姑附于此而已

〇史記管仲既任政相齊以區區之齊在海

濱通貨積財富國强兵與俗同好惡故其稱曰倉廩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四維不張國乃滅亡下令如流水之原令順民心故論卑而易行俗之所欲因而予之俗之所否因而去之其爲政也善因禍而爲福轉敗而爲功桓公實怒少姬而襲蔡管仲因而伐楚責包茅之不入桓公實北伐山戎管仲因而令燕修召公之政於柯之會桓公欲背曹沬之約管仲因而信之諸侯由是歸齊故曰

知與之爲取政之寳也管仲卒齊國遵其政常彊於諸侯蘇氏古史曰戰國之際諸子著書因管仲之說而益增之其廢情任法遠於仁義者多申韓之言非管子之正也至其甚者言治國刑以智賊其民言治外則以術傾鄰國於是有不貲之寶石壁菁茅之謀使管仲而信然則天下亦將以欺奪報之尚何以霸哉又曰史記稱管仲善因禍爲福云云今考之此三說皆非也桓公會諸侯于陽穀在是歲有蕩舟之事故明年伐楚遂侵蔡蔡在楚之北故春秋先書侵蔡其實本爲伐楚動也山戎病燕故桓公爲燕伐之非不義也亦何待令燕修召公之政而後可哉若曹沬之事予以左氏攷之魯莊公十年沬始以謀干莊公用之敗齊於長勺自是魯未嘗敗十三年而會齊侯于柯安得所謂三戰三敗沬以匕首劫齊桓求侵地者哉公羊

哉采異說歟於春秋其後戰國游士遂以爲名實而實非也莊公之與齊本謂所以激以小忠小信爲不足恃惟忠爲可以一戰沬盡知義者也而育以其身爲刺客之用乎春秋宋志盟于城下齊魯盟于夾谷皆以要歸不書爲平又會而已使沬信以匕首劫桓公得非要盟乎而春秋書公會齊侯盟于柯以足知其非要盟也公羊旣失之太史公又以爲然今不取○按不貲之寶石璧菁茅之說見於管子唐杜佑通典載之輕重篇其說謂以齊爲寶名之曰不貲以易國人之重貲琢石爲璧而告於周天下諸侯朝聘非此璧不行諸侯皆以重幣請之齊菁茅之禍亦皆此責此蓋齊實下俚之談管氏雜崇功利亦必以信義飾之不至是也蘇氏排之當矣管仲所以得此名者蓋其爲國以彊兵豐財爲事其哉鹽禁也少下令曰農功方作大夫毋崇學拼宮室壯侮之衆毋得聚膏而耶鹽意本在

專取海之利而借於農以爲財它皆類此故戰國之士因濟其說託之於仲爾要之後世論管氏者非失之誇則失之誣獨當以春秋語孟之言爲準則其功罪是非有不可揜者綜翁累之

論語子曰管仲之器小哉朱子曰器小言其不知聖賢大學之道故局量褊淺規模卑狹不能正身修德以致主於王道或曰管仲儉乎或人蓋疑器小之爲儉曰管氏有三歸官事不攝焉得儉三歸臺名事見說苑攝兼也家臣不能具官一人常兼數事管仲不然言其侈然則管仲知禮乎曰邦君樹塞門管氏亦樹塞門邦君爲兩君之好有反坫管氏亦有反坫

管氏而知禮孰不知禮或人又疑不儉爲知禮屛謂之樹塞猶蔽
也設屛於門以蔽內外也好會坫在兩楹之閒獻酬飮畢則反爵於其上此皆諸侯之禮
而管仲僭之不知禮也孔子譏管仲之器小其旨深矣或人不知而疑其儉故斥其奢以
明其非儉或又疑其知禮故又斥其僭以明其不知禮蓋雖不復明言小器之所以然而
其所以小者於此亦可見矣故程子曰奢而犯禮其器之小可知蓋器大則自知禮而無
此失矣○蘇氏曰自脩身正家以及於國則其本深其及者遠是謂大器揚雄所謂大器
猶規矩準繩先自治而後治人者是也管仲三歸反坫桓公內嬖六人而霸天下其本固
已淺矣管仲死桓公薨天下不復宗齊○黃氏曰局量褊淺規模卑狹蓋以二句而形容
其小也局量指其心之蘊蓄而言規模指其事之發見而言心者器之體事者器之用褊
淺卑狹一體一用無非小也不能正身修德則心之所向可知不能致主於王道則事之
所就可知局量褊淺則規模必卑狹矣有不能正身修德而能致主於王道也
問管仲曰人也奪伯氏駢邑三百飯疏食沒
齒無怨言朱子曰人也猶言此人也伯氏齊大夫駢邑名齒年也桓公奪伯氏
之邑以與管仲伯氏自知己罪而心服管仲之功故窮約以終身而無怨言荀卿所謂與
之書社三百而富人莫之敢拒者即此事也○或問管仲子產孰優朱子曰管仲之德不
勝其才子產之才不勝其德然於聖人之學則槩乎其未有聞也
子路曰桓公殺公子糾召忽死之管仲不死
未仁乎子曰桓公九合諸侯不以兵車管仲

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
子貢曰管仲非仁者與桓公殺公子糾不能
死又相之子曰管仲相桓公霸諸侯一匡天
下民到于今受其賜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
矣二條說見甲記六卷
家語子貢問於孔子曰今之人臣孰爲賢子
曰吾未識往者齊有鮑叔鄭有子皮則賢者
矣子貢曰齊無管仲鄭無子產子曰賜汝徒
知其一未知其二也汝聞用力爲賢乎進賢
爲賢乎子貢曰進賢賢哉子曰然吾聞鮑叔
達管仲子皮達子產未聞二子之達賢已之
才者也
公孫丑問曰夫子當路於齊管仲晏子之功
可復許乎朱子曰丑齊人孟子弟子也孟子未嘗得政丑蓋設辭以問孟
子曰子誠齊人也知管仲晏子而已矣或問
乎曾西曰吾子與子路孰賢曾西蹵然曰吾
先子之所畏也然則吾子與管仲孰賢曾西
艴然不悅曰爾何曾比予於管仲管仲得君

如彼其專也行乎國政如彼其久也功烈如彼其卑也爾何曾比予於是（孟子引曾西與或人問答如此）（曾西曾子之孫先子曾子也威公獨任管仲四十餘年是專且久也管仲不知王道而行霸術故言功烈之卑也○楊氏曰孔子言子路之才曰千乘之國可使治其賦也使其見於施爲如是而已其於九合諸侯一匡天下固有所不逮也然則曾西推尊子路而羞比管仲者何哉譬之御者子路則範我馳驅而不獲者也管仲之功詭遇而獲禽耳曾西仲尼之徒故不道管仲之事）曰管仲曾西之所不爲也而子爲我願之乎（曰孟子言也）曰管仲以其君霸晏子以其君顯管仲晏子猶不足爲與曰以齊王由反手也（王去声由猶通）

孟子曰昔湯之於伊尹學焉而後臣之故不勞而王桓公之於管仲學焉而後臣之故不勞而霸桓公之於管仲且猶不敢召而況不爲管仲者乎

荀子曰管仲之爲人力功不力義力智不力仁

程子曰有道未至而言至者如管子曰思之思之又重思之思之不通鬼神將通之非鬼神之力也廼精氣之極也循其言亦可以入道然管子實未嘗知道（又晉語齊姜氏曰昔管仲有言曰畏威如疾民之上也從懷如流民之下也見懷思威民之中也此亦名言朱子取之○愚按管仲執政四十餘年以四事攻之於已之欲何有於正已養君之欲何有於格君若國則有合諸侯正天下之功而道則未盡用人則一時之大夫如鮑叔寧戚隰朋賓胥無之徒雜皆與聞國政然數子之謀議功業於內外傳悉無所攷豈仲之爲政也專故同列不得以自見其材歟列子稱其將殁以隰朋爲爲內外傳史記皆不及之列子多寓言未必信然仲與朋實同歲而死漢高帝與諸葛武侯爲後日計皆豫擬數人故其後卒賴之使仲實嘗爲一隰朋而不知朋之死無以繼亦非爲國長慮者也老蘇氏譏其不能如蕭何之引曹參而東萊呂氏亦謂其以一身任國政而不能旁招俊乂以爲齊子孫之託其亦有惜哉）

晏嬰襄十七年傳齊晏桓子卒（杜氏曰晏嬰父也）晏嬰麤縗斬（斬不緝之也縗在胸前麤三升布）苴絰帶杖菅屨（苴麻之有子者取其麤也杖竹杖菅屨草屨）食鬻居倚廬寢苫枕草（此禮與士喪禮畧同其異唯枕草耳然枕凷亦非喪服正文）其老曰非大夫之禮也（時之所行士及大夫縗服各有不同晏子爲大夫而行士禮其家臣不解故識之）曰唯卿爲大夫（晏子惡直己以斥時失禮故孫辭以畧答家老○檀弓曾子曰晏子可謂知禮也已恭敬之有焉有若曰晏子一狐裘三十年遣車一乘及墓而反國君七个遣車七乘大夫五个遣車五乘晏子焉知禮曾子曰國無禮

君子恥盈過虛爲國奢則示之以儉國儉則示之以禮○鄭氏曰時方奢侈之是也

二十二年秋欒盈自楚適齊晏平仲言於齊侯曰商任之會受命於晉（受錮欒氏之命）今納欒氏將安用之小所以事大信也失信不立君其圖之弗聽退告陳文子曰君人執共忠信篤敬上下同之天之道也君自棄也弗能久矣（爲二十五年齊弒其君光傳）

冬會于沙隨復錮欒氏也（晉知欒盈在齊故復錮也）欒盈猶在齊晏子曰禍將作矣齊將伐晉不可以不懼（爲明年齊伐晉傳）

二十三年齊侯伐衛自衛將遂伐晉晏平仲曰君恃勇力以伐盟主若不濟國之福也不德而有功憂必及君

二十五年齊崔杼弒其君光晏子立於崔氏之門外（聞難而來）其人曰死乎曰獨吾君也乎哉吾死也（言己與衆臣無異）曰行乎曰吾罪也乎哉吾亡也（自謂無罪）曰歸乎曰君死安歸（言安可以歸）君民者豈以陵民社稷是主臣君者豈爲其口實社稷是養（言君不徒居民上臣不徒求祿皆爲社稷）故君爲社稷死則死之爲社稷亡則亡之（謂以公義死亡）若爲己死而爲己亡非其私暱誰敢任之（私暱所親愛也非所親愛無爲當其禍○眉山蘇氏曰賢哉晏平仲事君不以私我豈犬馬哉從君求蓋帷身圖有道大節要不虧君爲社稷死我則同其歸）且人有君而弒之吾焉得死之而焉得亡之（言己非正卿見待無異於衆臣故不獨死其難也）將庸何歸（將用死亡之義何所歸趣）門啓而入枕尸股而哭（以公尸枕己股）興三踊而出人謂崔子必殺之崔子曰民之望也舍之得民（舍置也）叔孫宣伯之在齊也（宣伯魯叔孫僑如成十六年奔齊）叔孫還納

其女於靈公嬖生景公（還齊羣公子納宣伯女於靈公）丁丑崔杼立而相之慶封爲左相盟國人於大宮（大宮大公廟）曰所不與崔慶者晏子仰天歎曰嬰所不唯忠於君利社稷者是與有如上帝乃歃（盟書云所不與崔慶者有如上帝讀書未終晏子抄荅易其辭因自歃）

二十八年齊慶封來奔（杜氏曰崔杼之黨）傳慶氏亡與晏子邶殿其鄙六十（邶殿齊別都以邶殿邊鄙六十邑與晏嬰）弗受子尾曰富人之所欲也何獨弗欲對曰慶氏之邑足欲故亡吾邑不足欲也益之以

邶殿乃足欲足欲亡無日矣在外不得宰吾一邑不受邶殿非惡富也恐失富也且夫富如布帛之有幅焉爲之制度使無遷也夫民生厚而用利於是正德以幅之 言厚利皆人之所欲唯正德可以爲之幅 使無黜嫚 黜猶放也 謂之幅利利過則爲敗吾不敢貪多所謂幅也

二十九年吳公子札聘于齊說晏平仲謂之曰子速納邑與政無邑無政乃免於難齊國之政將有所歸未獲所歸難未歇也 杜氏曰歇盡也

故晏子因陳桓子以納政與邑是以免於欒高之難 難在八年

昭三年齊侯使晏嬰請繼室於晉既成婚 杜氏曰許婚成 晏子受禮 受賓享之禮 叔向從之宴相與語叔向曰齊其何如 問齊衰 晏子曰此季世也吾弗知齊其爲陳氏矣 不知其他唯知齊將爲陳氏 公棄其民而歸於陳氏 棄民不恤 齊舊四量豆區釜鍾四升爲豆各自其四以登於釜 四豆爲區區斗六升四區爲釜釜六斗四升登成也 釜十則鍾 六斛四斗 陳氏三量皆登一焉鍾乃大矣 登加也加一謂加舊量之一也以五升爲豆五豆爲區五區爲釜則區二斗釜八斗鍾八斛是也 以家量貸而以公量收之 貸厚而收薄 山木如市弗加於山魚鹽蜃蛤弗加於海 賈如在山海不加貴 民參其力二入於公而衣食其一 言公重賦斂 公聚朽蠹而三老凍餒 三老謂上壽中壽下壽皆八十已上不見養遇 國之諸市屨賤踊貴 踊刖足者屨言刑多 民人痛疾而或燠休之 燠休痛念之聲謂陳氏也 其愛之如父母而歸之如流水欲無獲民將焉辟之箕伯直柄虞遂伯戲 四人皆舜後陳氏之先 其相胡

公大姬已在齊矣 胡公四人之後周始封陳之祖大姬其妃也言陳氏雖爲人臣然將有國其先祖鬼神已與胡公共在齊矣 叔向曰然雖吾公室今亦季世也戎馬不駕卿無軍行 言晉衰弱不能征討諸侯 公乘無人卒列無長 百人爲卒言皆非其人非其長 庶民罷敝而宮室滋侈 滋益也 道殣相望 餓死爲殣 而女富溢尤 女嬖寵之家 民聞公命如逃寇讎欒郤胥原狐續慶伯降在皂隸 八姓晉舊臣之族也皂隸乃賤官也 政在家門 大夫專政 民無所依君日不悛以樂慆憂 慆藏也悛改也 公室之卑其何日之有 言[illegible]

言讒鼎之銘 讒鼎名也 曰昧旦丕顯後世猶怠 昧旦早起也丕大也言夙興以務大顯後世猶解怠 況日不悛其能久乎

晏子曰子將若何 問何以免此難 叔向曰晉之公族盡矣肸聞之公室將卑其宗族枝葉先落則公從之肸之宗十一族 同祖為宗 唯羊舌氏在而已肸又無子公室無度幸而得死豈其獲祀

初景公欲更晏子之宅曰子之宅近市湫隘囂塵不可以居請更諸爽塏者 爽明塏燥 辭曰君之先臣容焉 先臣晏子之先人 臣不足以嗣之於臣侈矣且小人近市朝夕得所求小人之利也敢煩里旅 旅眾也不敢勞眾為己宅 公笑曰子近市識貴賤乎對曰既利之敢不識乎公曰何貴何賤於是景公繁於刑 繁多也 有鬻踊者故對曰踊貴屨賤既已告於君故與叔向語而稱之 愚按叔向晏子皆當時賢者見國有危亡之漸思以言其君可也畏國招禍各言其情則非盡人臣之義矣 景公為是省於刑君子曰仁人之言其利博哉晏子一言而齊侯省刑詩曰君子如祉亂庶遄已 詩小雅如行也祉福也遄疾也言君子行福則庶幾亂疾止也 其是之謂乎及晏子如晉公更其宅反則成矣既拜 拜新宅謝 乃毀之而為里室皆如其舊 本壞里室以大晏子之宅故復之 則使宅人反之 還其故室 且諺曰非宅是卜唯鄰是卜 卜良鄰 二三子先卜鄰矣 二三子謂鄰人 違卜不祥君子不犯非禮 去儉即奢為非禮 小人不犯不祥古之制也吾敢違諸乎卒復其舊宅公弗許因陳桓子以請乃許之 傳言齊晉之衰賢臣懷憂且言陳氏之興

十年齊惠欒高氏皆耆酒 杜氏曰欒高二族皆出惠公 信內多怨 說婦人言故多怨 彊於陳鮑氏而惡之 惡陳鮑 夏有告陳桓子曰子旗子良將攻陳鮑亦告鮑氏桓子授甲而如鮑氏遭子良醉而騁 欲及子良醉故騁告鮑文子 遂見文子 文子鮑國 則亦授甲矣使視二子 二子子旗子良 則皆將飲酒桓子曰彼雖不信 彼傳言者 聞我授甲則必逐我及其飲酒也先伐諸陳鮑方睦遂伐欒高氏子良曰先得公陳鮑焉往 欲以公自輔助 遂伐虎門 欲入公故伐公門 晏平仲端委立于虎門之外 端委朝服 四族召之無所

往（四族欒高陳鮑）其徒曰助陳鮑乎曰何善焉（言無善義）（可助）助欒高乎曰庸愈乎（非愈不差於陳鮑）然則歸乎曰君伐焉歸公召之而後入（按四族之爭晏子無偏助之亂）（而一惟助君可謂知人臣之義矣）公卜使王黑以靈姑銔率吉請斷三尺焉而用之（王黑齊大夫靈姑銔公旗名斷三尺不敢與君同）五月庚辰戰于稷（稷祀后稷之處）欒高敗又敗諸莊（莊六軌之道）國人追之又敗諸鹿門（鹿門齊城門）欒施高彊來奔陳鮑分其室晏子謂桓子必致諸公讓德之主也讓之謂懿德凡有血氣皆有爭心故利不可強（不可強取）思義為愈義利之本也蘊利生孽（蘊畜也孽災害也）姑使無蘊乎可以滋長桓子盡致諸公而請老于莒

二十年齊侯疥遂痁（杜氏曰痁瘧疾）期而不瘳諸侯之賓問疾者多在（多在齊）梁丘據與裔款（二子齊嬖大夫）言於公曰吾事鬼神豐於先君有加矣今君疾病為諸侯憂是祝史之罪也諸侯不知其謂我不敬君盍誅於祝固史嚚以辭賓（欲殺嚚固以辭謝來問疾之賓）公說告晏子晏子曰日宋之盟（宋盟在襄二十七年）屈建問范會之德於趙武趙武曰夫子之家事治言於晉國竭情無私其祝史祭祀陳信不愧其家事無猜其祝史不祈（家無猜疑之事故祝史無求於鬼神）建以語康王（楚王）康王曰神人無怨宜夫子之光輔五君以為諸侯主也（五君文襄靈成景）公曰據與款謂寡人能事鬼神故欲誅於祝史子稱是語何故對曰若有德之君外內不廢（無廢事）上下無怨動無違事其祝史薦信無愧心矣（君有功德祝史陳說之無所愧）是以鬼神用饗國受其福祝史與焉（與受國福）其所以蕃祉老壽者為信君使也其言忠信於鬼神其適遇淫君外內頗邪上下怨疾動作辟違從欲厭私（使私欲厭足）高臺深池撞鍾舞女斬刈民力輸掠其聚（掠奪取也）以成其違不恤後人暴虐淫從肆行非度無所還忌不思謗讟不憚鬼神神怒民痛無悛於心其祝史薦信是言罪也（以實白神是為言君之罪）其蓋失數美是矯誣也（蓋掩也）進退無辭則虛以求媚（作虛辭以求媚於神）是以鬼神

不饗其國以禍之祝史與焉所以夭昏孤疾者為暴君使也其言僭嫚於鬼神公曰然則若之何對曰不可為也(言非諸侯史所能治)山林之木衡鹿守之澤之萑蒲舟鮫守之藪之薪蒸虞候守之海之鹽蜃祈望守之(衡鹿舟鮫虞候祈望皆官名也)(言公專山澤之利而不與民共)縣鄙之人入從其政偪介之關暴征其私(介隔也迫近國都之關言邊鄙既入隔政役又為近關所征稅)(征取奪其私物)承嗣大夫強易其賄(承嗣大夫世位者)布常無藝(藝法制也言布政無法制)徵斂無度宮室日更淫樂

不違(違去也)內寵之妾肆奪於市(肆放也)外寵之臣僭令於鄙(詐為教令於邊鄙)私欲養求不給則應(養長也所求不給則應之以罪)民人苦病夫婦皆詛祝有益也詛亦有損聊攝以東(聊攝齊西界也)姑尤以西(姑尤齊東界也)其為人也多矣雖其善祝豈能勝億兆人之詛君若欲誅於祝史脩德而後可公說使有司寬政毀關去禁薄斂已責(除逋責)十二月齊侯至自田晏子侍于遄臺子猶馳而造焉(子猶梁丘據)公曰唯據與我和夫晏子對曰

據亦同也焉得為和公曰和與同異乎對曰異和如羹焉水火醯醢鹽梅以烹魚肉燀之以薪(燀炊也)宰夫和之齊之以味濟其不及以洩其過(濟益也洩減也)君子食之以平其心君臣亦然(亦如羹)君所謂可而有否焉臣獻其否以成其可(獻君之否以成君可)君所謂否而有可焉臣獻其可以去其否是以政平而不干民無爭心故詩曰亦有和羹既戒既平(詩頌殷中宗言中宗時賢皆和齊)(可否其政如羹戒平和羹備五味異於大羹)鬷假無言時靡有

爭(鬷總也假大也言奏大政能使上下皆如和羹)先王之濟五味和五聲也以平其心成其政也聲亦如味一氣(須氣以動)二體(舞者有文武)三類(風雅頌)四物(雜用四方之物以成器)五聲(宮商角徵羽)六律(黃鍾太蔟姑洗蕤賓夷則無射六陽聲為律陰聲為呂此十二月氣)七音(周武王伐紂自午及子凡七日王因此以數合之以聲昭之故以七同其數以律和其聲故謂之七音也)八風(八方之風)九歌(九功之德皆可歌也六府三事謂之九功)以相成也(言此九者合然後相成為和樂)清濁小大短長疾徐哀樂剛柔遲速高下出入周疏以相濟也(周密也)君子聽之以平其心心

平德和故詩曰德音不瑕(此詩豳風也義取心平則德音無瑕闕)今據不然君所謂可據亦曰可君所謂否據亦曰否若以水濟水誰能食之若琴瑟之專壹誰能聽之同之不可也如是飲酒樂公曰古而無死其樂若何晏子對曰古而無死則古之樂也君何得焉昔爽鳩氏始居此地(爽鳩氏少皥氏之司寇也)季萴因之(季萴虞夏諸侯代爽鳩氏者)有逢伯陵因之(逢伯陵殷諸侯姜姓)蒲姑氏因之(蒲姑氏殷周之間代逢公者)而後大公因之古若無死爽鳩氏之樂非君所願也(孝侯旨於所樂志於不死晏子稱古以節其情願)

二十六年齊有彗星(彗星出齊之分野)齊侯禳之(以禳祭除之)晏子曰無益也祗取誣焉(誣欺也)天道不謟(謟疑也)不貳其命若之何禳之且天之有彗也以除穢也君無穢德又何禳焉若德之穢禳之何損詩曰惟此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聿懷多福厥德不回以受方國(詩大雅翼翼恭也聿述也回違也言文王德不違天人欲因方之國歸往之)君無違德方國將至何患於彗詩曰我無所監夏后及商用亂之故民卒流亡(逸詩也言當監夏商之亡皆以亂亡)若德回亂民將流亡祝史之為無能補也公說乃止

○齊侯與晏子坐于路寢公歎曰美哉室其誰有此乎(景公自知德不能久有國故歎也)晏子曰敢問何謂也公曰吾以為在德對曰如君之言其陳氏乎陳氏雖無大德而有施於民豆區釜鍾之數其取之公也薄(謂以公量收)其施之民也厚(請以私量貸)公厚斂焉陳氏厚施焉民歸之矣詩曰雖無德與女式歌且舞(詩小雅義取雖無大德要有喜歌之心欲歌舞之武用也)陳氏之施民歌舞之矣後世若少惰陳氏而不亡則國其國也已公曰善哉是可若何對曰唯禮可以已之在禮家施不及國民不遷農不移工賈不變(業守常)士不濫(不失職)官不滔(滔慢也)大夫不收公利(不作福)公曰善哉我不能矣吾今而後知禮之可以為國也對曰禮之可以為國也久矣與天地並(有天地則[illegible]國)君令臣共父慈子孝兄愛弟敬夫和妻柔姑慈婦聽禮也君令而不違臣共而不貳

父慈而教子孝而箴箴諫也兄愛而友弟敬而順夫和而義妻柔而正姑慈而從從不自專婦聽而婉婉順也禮之善物也公曰善哉寡人今而後聞此禮之上也對曰先王所稟於天地以爲其民也是以先王上之稟受也正義曰大夫稱家家之所施不得施及國人言國人是國君之所有大夫不得弃施遺之以樹已私惠陳氏施及國人是違禮也洪範曰惟辟作福惟辟作威臣無有作福作威臣之有作福作威其害于而家凶于而國是言作福作威君之利也大夫不得聚收公利自作福也陳氏作福以招國人之喜施民作福是收公利也○按左氏所載晏子言論止於此而史記齊世家稱齊魯夾谷之會是歲晏嬰卒蓋定公十年也自晏子諫納欒盈至此五十餘年矣

論語子曰晏平仲善與人交久而敬之又家語子貢問於孔子曰夫子之於子產晏子可謂至矣敢問二大夫之所自爲與夫子之所與之者孔子曰夫子產於民爲惠主於學爲博物晏子於君爲忠臣而於行爲恭敏故吾皆以兄事之而加愛敬

孟子昔者齊景公問於晏子曰吾欲觀於轉附朝儛遵海而南放于琅邪吾何脩而可以比於先王觀也朱子曰轉附朝儛皆山名也遵循也放至也琅邪齊東南境上邑名觀游也晏子對曰善哉問也天子適諸侯曰巡狩巡狩者巡所守也諸侯朝於天子曰述職述職者述所職也無非事者春省耕而補不足秋省斂而助不給夏諺曰吾王不遊吾何以休吾王不豫吾何以助一遊一豫爲諸侯度述陳也省視也斂收穫也給亦足也夏諺夏時之俗語也豫樂也巡所守巡行諸侯所守之土也述所職陳其所受之職也皆無有無事而空行者而又春秋循行郊野察民之所不足而補助之故夏諺以爲王者一遊一豫皆有恩惠以及民而諸侯皆取法焉不敢無事慢游以病其民也今也不然師行而糧食飢者弗食勞者弗息睊睊胥讒民乃作慝方命虐民飲食若流流連荒亡爲諸侯憂今謂晏子時也師衆也二千五百人爲師春秋傳曰君行師從糧謂糗糒之屬睊睊側目貌胥相也讒謗也慝怨惡也言民不勝其勞而起謗怨也方逆也命王命也若流如水之流無窮極也諸侯謂附庸之國縣邑之長從流下而忘反謂之流從流上而忘反謂之連從獸無厭謂之荒樂酒無厭謂之亡此釋上文之義從流下謂放舟隨水而下從流上謂挽舟逆水而上從獸田獵也荒廢也樂酒以飲酒爲樂也亡猶失也言廢時失事也先王無流連之樂荒亡之行惟君所行也言先王之法今時之弊二者惟在君所行耳景公說大戒於國出舍於郊於是始

與發補不足召太師曰為我作君臣相說之樂蓋徵招角招是也其詩曰畜君何尤畜君者好君也

戒告命也出舍自責以省民也與發發倉廩也太師樂官也君臣已與晏子也樂有五聲三曰角為民四曰徵為事招舜樂也其詩徵招角招之詩也尤過也言晏子能畜止其君之欲宜為君之所尤然其心則何過哉孟子釋之以為臣能畜止其君之欲乃是愛其君者也○史記晏平仲嬰事齊靈公莊公景公以節儉力行重於齊既相齊食不重肉妾不衣帛其在朝君語及之則危言語不及之即危行國有道即順命無道即衡命以此三世顯名於諸侯越石父賢在縲紲中晏子出遭之塗解左驂贖之載歸弗謝入閨久之越石父請絕晏子戄然攝衣冠謝曰嬰雖不仁免子於厄何子求絕之速也石父曰不然吾聞君子詘於不知己而信於知己者方吾在縲紲中彼不知我也夫子既以感寤而贖我是知己知己而無禮固不如在縲紲之中晏子於是延入為上客晏子為齊相出其御之妻從門間而闚其夫其夫擁大蓋策駟馬意氣揚揚甚自得也既而歸其妻請去夫問其故妾曰晏子長不滿六尺身相齊國名顯諸侯今者妾觀其出志念深矣常有以自下者今子長八尺乃為人僕御然子之意自以為足妾是以求去也其後夫自抑損晏子怪而問之御以實對晏子薦以為大夫太史公曰吾讀管氏牧民山高乘馬輕重九府及晏子春秋詳哉其言之也其書世多有之是以不論論其軼事管仲世所謂賢臣然孔子小之豈以為周道衰微桓公既賢而不勉之至王乃稱霸哉語曰將順其美匡救其惡故上下能相親也豈管仲之謂乎方晏子伏莊公尸哭之成禮然後去豈所謂見義不為無勇者邪至其諫說犯君之顏此所謂進思盡忠退思補過者哉假令晏子而在子雖為之執鞭所忻慕焉○按晏子歷事三君五十餘年始則政在崔慶既又政在陳氏擅臣制國之命晏子雖賢不得與聞國政故其見於傳記者大抵從容諷諫而當景公時幾於言聽諫從然齊國終不振者未嘗任之以政故也或曰使平仲當國用事其能之陳氏之禍乎曰此未可知也然觀其論禮之可以為國則其議見規模過人遠矣禮所以辨君臣等上下者也使君臣上下之分截然以明則雖有權強之臣且將退聽安得有它日篡弒之禍哉景公問政於孔子孔子以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對之異時見用於當欲收三家之攻必自墮三都始其曰家不藏甲大夫無百雉之城者所以正名辨分而不踰君弱臣強之患也晏子之見蓋有合於業惜景公之不能用也自聖門言之則管晏尚為同歟

而自二人言之則九合之功晏未必能為而三歸反坫亦晏之所必不為也

西山讀書記乙下之六

僖二十三年晉公子重耳之及於難也晉人伐諸蒲城杜氏曰事在五年重耳奔狄從者狐偃趙衰顛頡魏武子魏犨司空季子胥臣臼季也時狐毛賈佗皆從而獨舉此五人賢而有大功正義曰胥氏臣名食采臼邑字季而爲司空之官故名臼季見○按下文鄭叔詹曰有三士足以上人而從之則謂狐趙賈佗也又國語宋公子固曰晉公子好善不厭父事狐偃師事趙衰而長事賈佗三人者實左右之賈佗狐偃子也

二十四年春王正月秦伯納之及河子犯以璧授公子曰臣負羈紲從君巡於天下臣之罪甚多矣臣猶知之而況君乎請由此亡公子曰所不與舅氏同心者有如白水投其璧于河杜氏曰子犯重耳舅也言與舅氏同心之明如此白水猶詩言謂予不信有如皦日○按此蓋有要君之意古者君臣之交安有是邪此介之推所以譏其貪天之功爲己有也○又晉語既殺奚齊卓子里克丕鄭使告重耳於翟曰子盍入乎吾請爲子鉏蹢重耳告舅犯舅犯曰不可夫堅樹在始始不固本終必槁落夫長國者唯知哀樂喜怒之節是以導民不哀喪而求國難因亂以入殆以喪得國則必樂喪因亂以入則必喜亂是哀樂喜怒之節易也何以導民公子出見使者曰子惠顧亡人重耳父生不得供備灑掃之臣死又不敢莅喪以重其罪且辱大夫敢辭又擅于晉獻公之喪秦穆公使人弔公子重

耳曰寡人聞之亡國恒於斯得國恒於斯雖吾子儼然在憂服之中喪亦不可久也時亦不可失也孺子其圖之以告舅犯舅犯曰孺子其辭焉喪人無寶仁親以爲寶父死之謂何又因以爲利而天下其孰能說之公子重耳對客曰君惠弔亡臣重耳身喪父死不得與於哭泣之哀以爲君憂父死之謂何或敢有他志以辱君義稽顙而不拜哭而起起而不私子顯以致命於穆公穆公曰仁夫公子重耳夫稽顙而不拜則未爲後也故不成拜哭而起則愛父也起而不私則遠利也愚謂子犯之爲重耳謀者備此二節爲盡善使總舉是道以相其君雖王者之佐何以加焉

二十五年秦伯師于河上將納王狐偃言於晉侯曰求諸侯莫如勤王諸侯信之且大義也繼文之業而信宣於諸侯今爲可矣杜氏曰晉文侯仇爲平王侯伯匡輔周室○愚按勤王大義臣子之所當爲也今曰求諸侯莫如勤王則是借此以爲求諸侯之資耳義何在乎晉文尊周之心大抵如此晉侯辭秦師而下三月甲辰次于陽樊右師圍溫大叔在溫故左師逆王夏四月丁巳王入于王城取大叔于溫殺之于隰城戊午晉侯朝王王享醴命之宥既行享禮而設醴酒又加之以幣帛以助歡宥助也請隧弗許闕地通道曰隧王之葬禮也諸侯皆縣柩而下曰王章也未有代德而有二王亦叔父之所惡也與之陽樊溫

原攢茅之田陽樊不服圍之倉葛呼曰陽樊人德以柔中國刑以威四夷宜吾不敢服也此誰非王之親姻其俘之也乃出其民冬晉侯圍原命三日之糧原不降命去之諜出曰原將降矣軍吏曰請待之公曰信國之寶也民之所庇也得原失信何以庇之所亡滋多退一舍而原降遷原伯貫于冀周守原大夫晉侯問原守於寺人勃鞮對曰昔趙衰以壺飧從徑餒而弗食言其廉且仁且不忘君也徑猶行也故使處原元城劉氏

曰原者何也天子之邑也天子之邑文公何為而伐之蓋以兵通之而取之也且晉既定王室之難而請隧非其欲請之出示欲通周取天下若楚子之問鼎也故周人窺見其意而辭之以謂晉文未有代周之德也而乃有二王不得已而與之田名曰與之其實通天子而奪之何以知其然耶其圍陽樊人呼曰此誰非王之姻親其俘之也且陽樊之民往往皆天子之親而晉欲俘之嗚呼其不臣也已故既圍陽樊又復圍原以此可見天子之邑不欲屬晉而晉以兵威通取之且王室都洛而原乃令武原也晉以兵圍之其適王室甚矣且王室之難有時也而王設之地有時而盡今晉文公之有功宜如文侯仇受賞于平王之禮而乃以兵伐取其地此周之所以愈弱也○呂氏曰晉文今此處與齊成甚異當時子犯之徒只是譎臣不如管仲尚識道理

二十七年冬楚子及諸侯圍宋宋公孫固如晉告急杜氏曰公孫固宋莊公孫先軫曰報施救患取威定霸於是乎在矣先軫下軍之佐原軫也報宋贈馬之施狐偃曰楚始得曹而新昏於衛若伐曹衛楚必救之則齊宋免矣前年楚使申叔侯戍穀以偪齊於是乎蒐于被廬晉常以春蒐禮改政令敬其始也被廬晉地作三軍閔元年晉獻公作二軍今復大國之禮謀元帥中軍帥趙衰曰郤穀可臣亟聞其言矣說禮樂而敦詩書呂氏曰古之教人只是此四者王制順先王之詩書禮樂以造士子所雅言詩書執禮又興於詩立於禮成於樂亦

是以此四者教人詩書義之府也禮樂德之則也德義利之本也正義曰元長也謂將帥之長軍行則坐者居中故晉以中軍為尊而上軍次之其二軍則上軍為尊故閔元年晉侯作二軍公將上軍○呂氏曰詩書是義理之所聚禮樂德之則如周禮以五禮防民之偽六樂防民之情此所謂防即是則也夏書曰賦納以言明試以功車服以庸尚書虞夏書也賦納以言觀其志也明試以功考其事也車服以庸報其勞也賦猶取也庸功也君其試之乃使郤穀將中軍郤溱佐之使狐偃將上軍讓於狐毛而佐之狐毛偃之兄命趙衰為卿讓於欒枝先軫欒枝貞子也欒賓之孫使欒枝將

下軍先軫佐之荀林父御戎魏犨為右（前林父中）（荀相子）晉侯始入而教其民二年欲用之（二十四年）子犯曰民未知義未安其居（張義則荀生）於是乎出定襄王（二十五年定襄王以示事君之義）入務利民民懷生矣將用之子犯曰民未知信未宣其用（宣明也未明於用之信正義曰利民之事非止一也全晉語說文公為政去余責薄斂施舍分寡救乏振滯匡困資無輕關易道通商寬農懋穡勸分省用足財利器明德以厚民性皆是利民之事民既生者謂有懷義之心不偷苟且則滋殖之生然厚民皆懷戀居處）於是乎伐原以示之信（伐原在二十五年）民易資者不求豐焉（不詐以求多）以明徵其辭（重言信）公曰可矣乎子犯曰民未知禮未生其共於是乎大蒐以示之禮（蒐閱少長明貴賤）作執秩以正其官（執秩主爵秩之官）民聽不惑而後用之出穀戍釋宋圍（楚行）（使申叔去穀子玉去宋）一戰而霸文之教也（謂明年戰城濮○呂氏曰以王霸言之王者不計功計利霸則計功利矣王者不求近功霸則求速效矣以霸名論之則成之計利比文差少而文之求近殺則甚於成蓋管仲不於歲月間見效推務吾政具整吾甲兵本疆則情神折衝所謂孫強不服之國自然入吾規模中此所以安管仲昔晉文則不然如侵曹伐衛以楚朝王兵年成關便欲就為之舉續材然變易時人耳日此可見皆仲答北綱規之迺淺以見知晉文下知齊威霸要見得管仲輕羣當時威公之霸蓋新以尊中國攘夷狄也楚之遷陵中圖非一日矣加伐夷伐荊戎公肯不之問置之度外淺一二十年仲之意当不以吾驟加兵於楚尚一不勝則霸威由矣攻遂苟犄臨至於力強威盛然後一叔臨之明楚無不服晉文則不然威公以矢加楚而楚不敵抗寸公退會德于三而于三犯之辭力角而僅勝之然傷威損重亦已多矣文之規模豈能及歲哉其服晉也規模尤大於服楚晉獻之滅默滅魏伐東山而威皆不問仲之意豈不以皆之於齊諸家乞楚之一齊猶鄭也以至強之晉吾擇臨之以兵萬於不勝為晉所勝則吾家人猶不能勝之何以服其鄭故一功置之不問違夫諸侯盡服夷狄皆從其丘之會晉侯不召自至威文霸業遲速不同故其力有厚薄威有輕重論至於此非推王道不可要近功雖霸者亦不可以欲速○愚按義信禮為國之本不可一日離古之王者動必由之非有所為而為之今子犯之為文公謀必曰示之義示之信示之禮則皆有為而為之矣王霸林駁之異其不以此哉）

二十八年夏四月己巳晉侯齊師宋師秦師及楚人戰于城濮楚師敗績五月癸丑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蔡侯鄭伯衛子莒子盟于踐土（杜氏曰鄭地）冬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蔡侯鄭伯陳子莒子邾子秦人于溫天王狩于河陽（晉地）

傳子玉使宛春告於晉師曰請復衛侯而封

曹臣亦釋宋之圍子犯曰子玉無禮哉君取一臣取二不可失也先軫曰子與之定人之謂禮楚一言而定三國我一言而亡之我則無禮何以戰乎不許楚言是棄宋也救而棄之謂諸侯何楚有三施我有三怨怨讎已多將何以戰不如私許復曹衛以攜之執宛春以怒楚既戰而後圖之〔按此一節子犯之失之先軫爲得〕公說乃拘宛春於衛且私許復曹衛曹衛告絕於楚子玉怒從晉師晉師退軍吏曰以臣辟君辱也且楚師老矣何故退子犯曰師直爲壯曲爲老豈在久乎微楚之惠不及此〔重耳避楚有初〕退三舍辟之所以報也〔楚子問若反國何以報我故以退三舍爲報〕背惠食言以亢其讎〔亢猶當也讎謂楚也〕我曲楚直其衆素飽不可謂老我退而楚還我將何求若其不還君退臣犯曲在彼矣退三舍〔按此一節子犯得之〕楚衆欲止子玉不可〔曰吉日詳〕〔按晉文退辟其心已服當不欲戰故載在服子玉不已此一節以取敗〕楚師敗績〔所云記文見〕是會也晉侯召王以諸侯見且使

王狩仲尼曰以臣召君不可以訓故書曰天王狩于河陽言非其地也〔按此則文公子犯之罪著矣管仲相威公安有是哉〕○又三十年晉侯秦伯圍鄭以其無禮於晉且貳於楚也晉軍函陵秦軍氾南鄭伯使燭之武見秦伯秦伯說與鄭人盟使杞子逢孫楊孫戍之乃還子犯請擊之公曰不可微夫人之力不及此因人之力而敝之不仁失其所與不知以亂易整不武吾其還也亦去之〔按此一節子犯不如文公爲得益見子犯之吏言〕

三十一年秋晉蒐于清原作五軍以禦狄〔杜曰二十八年晉作三行今罷之更爲上下新軍〕趙衰爲卿〔命二十七年趙衰爲原大夫按今始從原大夫爲新軍帥〕○晉語公使趙衰爲卿辭曰欒枝貞慎先軫有謀胥臣多聞皆可以爲輔臣弗若也乃使欒枝將下軍先軫佐之郤縠卒又使原季爲卿辭曰夫三德者偃之出也以德紀民其章大矣不可廢也使狐偃爲卿辭曰毛之智賢於臣其齒又長毛也不在位不敢聞命乃使狐毛將上軍狐偃佐之狐毛卒使趙衰代之辭曰城濮之役先且居之佐軍也善軍伐有賞善君有賞能其官有賞且居有三賞不可廢也且臣之倫箕鄭胥嬰先都在乃使先且居將上軍公曰趙衰三讓其所讓皆社稷之衛也廢讓是廢德也以趙衰之故蒐于清原作五軍使趙衰將新上軍箕鄭佐之胥嬰將新下軍先都佐之○子犯卒蒲城伯請佐公曰夫趙衰三讓不失義讓推賢也義廣德也德廣賢至又何患矣請令衰也從子乃使趙衰佐新上軍〔[illegible]〕

夫足以賢之若夫舉賢援引役取唯遠者進郤縠又交察之故又交先軫居成後又從古之人狐偃親至重功三高推之推至以其身又退讓不才而自居其甲推之不私道齊大人不尚私羣臣欲附百姓親信內外安之然稱賢主趙衰之功居多焉〇呂氏曰晉文出亡至歸而成霸業皆狐偃趙衰之謀主文公自清之二十四年入國至二十七年始命狐偃將上軍偃遜於狐毛而任之佐二人乃為腹心又宗於欒枝先軫以後世論之職位之高下又見臣與枝得同休戚不論職位未之高下又見得古者體國之臣但欲成國事未有自謀宜身如漢高帝之謂良實為三傅之列及太子之以使良在少傅自常人不則此以不平之心而良不然蓋國之宗臣計官職高下專較鉗貫遜能使利害相謀是非相參而已矣蓋成文霸業論文公遂不及咸得有一事差勝管仲以身在事不能

高齊求人才而晉專務收人才推其原皆出於狐趙由二人者首倡推賢遜能之風於上一國所以皆有此風至景公時范宣子遜其下皆讓其後之流風及其遠故晉之霸業所以久長而齊之霸業所以不永也〇愚按襄九年楚子囊曰當今吾不能與晉爭晉君類能而使之其卿讓於善其大夫不失守其士競於教韓厥老矣知罃稟焉以為政范匄少於中行偃而上之使佐中軍韓起少於欒黶而欒黶士魴上之使佐上軍魏絳多功以趙武為賢而為之佐君明臣忠上讓下競當是時也晉不可敵事之而後可又十三年晉侯蒐于綿上以治兵使士匄將中軍辭曰伯游長請從伯游荀偃將中軍士匄佐之使韓起將中軍辭以趙武又使欒黶辭曰臣不如韓起韓起願上趙武君其聽之使趙武將上軍韓起佐之欒黶將下軍魏絳佐之新軍無帥晉侯難其人使其什吏率其卒乘官屬以

從於下軍禮也晉國之民是以大和諸侯遂睦君子曰讓禮之主也范宣子讓其下皆讓欒黶為汰弗敢違也晉國以平數世賴之刑善也夫二事皆悼公時悼公之霸一繼文公蓋由羣臣相與推遜之故楚雖盛莫敢與爭然羣臣之所以相遜者蓋聞抵趙之風而興起之也然則狐趙之有功於晉豈可遠哉

文二年春秦孟明視帥師伐晉以報殽之役晉侯禦之先且居將中軍趙衰佐之及秦師戰于彭衙秦師敗績秦伯猶用孟明孟明增修國政重施於民趙成子言於諸大夫曰趙衰秦師又至將必辟之懼而增德不可當也詩

曰毋念爾祖聿修厥德孟明念之矣念德不怠其可敵乎愚按想初以系力為成而夫有以念德不怠為下可用者衰之言又此則其謀國者可知矣

三年秦伯伐晉晉人不出此趙衰之謀

五年晉趙成子卒

鄭舒問賈季曰趙衰趙盾孰賢賈季曰趙衰冬日之日也趙盾夏日之日也秀文子〇杜氏曰冬日可愛夏日可畏〇愚按狐偃趙衰晉方之以父師事之者也資卜右九年所以輔翼扶持者不遺餘力矣然霸賢叔身治國之道二子蓋未嘗講也故其治霸之請王者之遠圖

天子之邑劉天王之狩使二子常從事於將必之學宗以禮義迪其君卽至於是哉以行事成之後用人一節頗得古人推賢遜能之意自餘則皆孔門之所羞言者也然自二人而觀則予錄之言論風旨又非然也可以學者其詳之

宣二年晉靈公不君厚歛以彫牆從臺上彈人而觀其辟丸也宰夫胹熊蹯不熟殺之寘諸畚使婦人載以過朝趙盾士季見其手問其故而患之將諫士季曰諫而不入則莫之繼也會請先不入則子繼之三進及溜而後視之杜氏曰三進三伏公不省而又前也公知欲諫故佯不視曰吾知所

過矣將改之稽首而對曰人誰無過過而能改善莫大焉詩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詩大雅也夫如是則能補過者鮮矣君能有終則社稷之固也豈惟羣臣賴之又曰衮職有闕惟仲山甫補之能補過也詩大雅也衮君之上服闕過也君能補過衮不廢矣常服衮也猶不改按僖二十八年晉文公城濮之戰舟之僑先歸士會攝右杜氏曰士會隨武子士蔿之孫是時已見於傳矣其後晉襄公卒使先蔑士會逆公子雍于秦趙孟背先蔑立靈公士會奔秦又其後六卿猶見於諸侯以戎子曰隨會能賤而有恥柔而不犯請復之士胥遂歸于晉今皆畢之且自宣二年諫靈公

始蓋此時專職其謂談事業非欲戰其後晉好終也從故此〇十二年邲之戰士季曰會聞用師觀釁而動見丙記

十六年春晉士會帥師滅赤狄甲氏及留吁鐸辰三月獻狄俘獻于王也晉侯請于王戊申以黻冕命士會將中軍且爲大傅代林父將中軍且加以大傅之官黻冕命卿之服太傅孤卿於是晉國之盜逃奔于秦羊舌職曰吾聞之禹稱善人不善人遠此之謂也夫詩曰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善人在上也善人在上則國無幸民諺曰民

之多幸國之不幸也是無善人之謂也〇冬晉侯使士會平王室定王享之原襄公相禮原襄公周大夫相佐也殽烝烝升也殽於俎享當體薦而殽烝故問之武士會諡季其字武子私問其故王聞之召武子曰季氏而弗聞乎王享有體薦享則半解其體而薦之所以示其儉宴有折俎體解節折升之於俎物皆可食所以示慈惠也公當享卿當宴王室之禮也公謂諸侯武子歸而講求典禮以脩晉國之灋傳言典禮之廢久十七年范武子將老杜氏曰老致仕初受隨故曰隨武子後更受范

復爲范武子召文子曰燮乎吾聞之喜怒以類者鮮文子士會之子燮其名易者實多易遷怒也詩曰君子如怒亂庶遄沮君子如祉亂庶遄已詩小雅也遄速也沮止也祉福也君子之喜怒以已亂也弗已者必益之郤子其或者欲已亂於齊乎不然余懼其益之也余將老使郤子逞其志庶有豸乎豸解也欲使郤子從政快志以止亂爾從二三子唯敬二三子晉諸大夫乃請老郤獻子爲政

成二年晉師歸范文子後入武子曰無爲吾望爾也乎對曰師有功國人喜以逆之先入必屬耳目焉是代帥受名也故不敢武子曰吾知免矣知其不益已禍

襄二十一年楚子木問於趙孟曰杜氏曰文子范武子之德何如對曰夫子之家事治言於晉國無隱情其祝史陳信於鬼神無愧辭子木歸以語王王曰尚矣哉能歆神人宜其光輔五君以爲盟主也杜氏曰五君謂文襄靈成景

禮記趙文子與叔譽觀乎九原鄭氏曰叔譽叔向也文子曰死者如可作也吾誰與歸作起也叔譽曰其陽處父乎文子曰行并植於晉國不沒其身其知不足稱也并猶專也謂剛而專已爲狐射姑所殺沒終也植或爲特其舅犯乎文子曰見利不顧其君其仁不足稱也謂與文公辟難全將反國無安君之心及河授璧請去要君以利己我則隨武子乎利其君不忘其身謀其身不遺其友晉人謂文子知人愚按士會謀畫事業初無赫赫可紀而其爲政也若奔於秦時人稱之敵國服之焉出思之果何以得此哉味夫子家事治之一言可以知其撫矣聖賢之學不傳士大夫用力當世者知治人而已罔顧其家不治者多矣家不治而能推之以及國者蓋未之聞此士會之所以見稱於時也至其訓誡文子之辭曰爾從二三子唯敬敬之一言實又脩身正家之本春秋名卿其能識此者甚寡而武子知之可不謂賢矣乎愚故著此使士大夫之有志當世者以自其身與家始而欲脩身與家者又必自破始

成八年晉士燮來聘言伐郯也以其事吳故公賂之請緩師文子不可文子士燮曰君命不貳失信不立禮無加貨事無二成君後諸侯是寡君不得事君也謂與魯絕燮將復之季孫懼使宣伯帥師會伐郯按文子却魯之賂其辭嚴而正可以觀其爲人矣

九年晉侯觀于軍府見鍾儀問之曰南冠而縶者誰也（杜氏曰南冠楚冠縶拘執）有司對曰鄭人所獻楚囚也使稅之（七年鄭獻楚捷稅解也）召而弔之再拜稽首問其族對曰泠人也（泠人樂官）公曰能樂乎對曰先父之職官也敢有二事使與之琴操南音（楚聲）公曰君王何如對曰非小人之所得知也固問之對曰其為太子也師保奉之以朝于嬰齊而夕于側也（嬰齊令尹子重側司馬子反言其尊卿敬老）不知其它公語范文子文子曰楚囚君子也言稱先職不背本也樂操土風不忘舊也稱太子抑無私也（合其近事而遠稱少小以示性所自然）名其二卿尊君也（尊晉君）不背本仁也不忘舊信也無私忠也尊君敏也仁以接事信以守之忠以成之敏以行之事雖大必濟君盍歸之使合晉楚之成公從之重為之禮使歸求成（九年楚子使公子辰如晉報鍾儀之使請修好結成十二年宋華元克合晉楚之成○愚按范文子因鍾儀之言而知其為君子請使合晉之成可謂能聽言能用人矣不背本以共存心近厚故謂之仁仁以接事謂踐與事物以近乎為主也）

十一年秦晉為成將會于令狐晉侯先至焉秦伯不肯涉河次于王城使史顆盟晉侯于河東（史顆秦大夫）晉郤犨盟秦伯于河西范文子曰是盟也何益齊盟所以質信也（齊一心會質成也）所信之始也始之不從其可質乎秦伯歸而背晉成（為十三年伐秦傳○按此可見文子明於料敵國之情）十二年宋華元克合晉楚之成夏五月晉士燮會楚公子罷許偃（二子楚大夫）癸亥盟于宋西門之外晉郤至如楚聘且涖盟楚子享之子反相為地室而縣焉郤至將登金奏作於下驚而走出子反曰日云莫矣寡君須矣吾子其入也賓曰君不忘先君之好施及下臣貺之以大禮重之以備樂如天之福兩君相見何以代此下臣不敢子反曰如天之福兩君相見無亦唯是一矢以相加遺焉用樂寡君若讓之以一矢禍之大者其何福之為今吾子之言亂之道也不可以為法歸以語范文子文子曰無禮必食言吾死無日矣夫（郤至）

十六年晉侯將伐鄭范文子曰若逞吾願諸侯皆叛晉可以逞杜氏曰逞快也晉厲公無道三郤驕故欲使諸侯叛冀其懼而思德若唯鄭叛晉國之憂可立俟也欒武子曰不可以當吾世而失諸侯必伐鄭乃興師五月晉師濟河聞楚師將至范文子欲反曰我僞逃楚可以紓憂夫合諸侯非吾所能也以遺能者我若羣臣輯睦以事君多矣武子曰不可六月晉楚遇於鄢陵范文子不欲戰郤至曰韓之戰惠公不振旅衆散敗也在僖十五年

箕之役先軫不反命死於狄也在僖二十三年邲之師荀伯不復從荀林父奔走不復故道在宣十二年皆晉之恥也子亦見先君之事矣見先君成敗之事今我辟楚又益恥也文子曰吾先君之亟戰也有故亟數也秦狄齊楚皆彊不盡力子孫將弱今三彊服矣齊秦狄敵楚而已唯聖人能內外無患自非聖人外寧必有內憂盍釋楚以爲外懼乎擬此即孟子所謂無敵國外患者國常亡之意乎甲午晦楚晨壓晉軍而陳軍吏患之范匄趨進曰塞井夷竈陳於軍

中而疏行首晉楚唯天所授何患焉文子執戈逐之曰國之存亡天也童子何知焉按范武子之老也文子退朝而莫武子曰何莫也對曰有秦客廋辭於朝大夫莫之對也吾知三焉武子怒曰大夫非不能也讓父兄也爾童子而三揜人於朝吾不在晉國亡無日矣擊之以杖折其委笄武子以此戒文子而文子又以此儆宣子再世家傳率用是道其能保功名也宜哉其戰事見丙記晉入楚軍三日穀食楚粟三日也范文子立於戎馬之前曰君幼諸臣不佞佞才何以及此君其戒之戒勿驕周書曰惟命不于常有德之謂周書康誥言勝無常命惟德是與○按文子此言猶有三代君臣閒箴戒

之意入春秋以來所罕聞也十七年晉范文子反自鄢陵前年鄢陵戰還使其祝宗祈死祝宗主祭祀祈禱者曰君驕侈而克敵是天益其疾也難將作矣愛我者唯祝我使我速死無及於難范氏之福也六月戊辰士燮卒傳言厲公無道故賢臣憂懼因禱自裁○按十七年晉厲公侈多外嬖反自鄢陵欲盡去羣大夫而立其左右胥童以胥克之廢也怨郤氏而嬖於厲公郤錡奪夷陽五田五亦嬖於厲公郤犨與長魚矯爭田執而梏之與其父毋妻子同一轅既矯亦嬖於厲公欒書怨郤至以其不從己而敗楚師也欲廢之使楚公子茷告公曰此戰也郤至實召寡君以東師之

未至也與軍帥之不具也曰此必敗吾因奉孫周以事君公告欒書書曰其有焉君盍嘗使諸周而察之郤至聘于周欒書使孫周見之公使覘之信遂怨郤至厲公田與婦人先殺而飲酒後使大夫殺郤至奉豕寺人孟張奪之郤至射而殺之公曰季子欺余厲公將作難胥童曰必先三郤族大多怨去大族不偪敵多怨有庸公曰然殺三郤皆尸諸朝胥童以甲劫欒書中行偃於朝矯曰不殺二子憂必及君公曰一朝而尸三卿余不忍益也對曰人將忍君遂出奔狄公使胥童爲卿欒書中行偃執公閏月乙卯晦欒書中行偃殺胥童十八年春王正月庚申弒厲公葬之於翼東門之外以車一乘蓋士燮之言至是無弗驗者謂區之忠知喪之君於是乎不可及矣亦猶有言賢者之知國猶良醫之知疾信當又按成六年楚子重伐鄭晉欒書救鄭與楚師遇於繞角楚師還晉師遂侵蔡楚公子

申公子成以申息之師救蔡趙同趙括欲戰請於武子武子將許之知莊子范文子韓獻子諫曰不可吾來救鄭楚師去我吾遂至於此是遷戮也戮而不已又怒楚師戰必不克雖克不令成師以出而敗楚之二縣何榮之有焉若不能敗爲辱已甚不如還也乃遂還於是軍帥之欲戰者衆或謂欒武子曰聖人與衆同欲是以濟事子盍從衆子爲大政將酌於民者也子之佐十一人其不欲戰者三人而已欲戰者可謂衆矣商書曰三人占從二人衆故也武子曰善鈞從衆夫善衆之主也三卿爲主可謂衆矣從之不亦可乎六年晉欒書侵蔡遂侵楚獲申驪楚師之還也晉侵沈獲沈子揖初從知范韓也君子曰從善如流宜哉杜氏曰繞角之役欒書猶知范韓之言不與楚戰自是常從其謀每出有功故經書之書爲元帥能毋己以從其佐且不以衆爲衆而以善爲衆可謂得聽言之要矣至

鄢陵之役乃曰不可當吾出而失諸侯不知戰勝而主益驕上下相疾卒稔大亂悼公以後臣權益張六卿分晉實兆於此所[illegible]方自貽戕逆之惡再世而覆其宗蓋貪功務勝之一念實有以致之使常如前日惟賢者之言是聽寧有屠哉

成六年晉人謀去故絳（杜氏曰晉復命新田爲絳故謂此故絳）諸大夫皆曰必居郇瑕氏之地（郇瑕古國名）沃饒而近盬（盬鹽也猗氏鹽池是）國利君樂不可失也韓獻子將新中軍且爲僕大夫（兼大僕）公揖而入獻子從公立於寢庭（路寢之庭）謂獻子曰何如（問諸大夫言是非）對曰不可郇瑕氏土薄水淺（土薄地下）其

惡易覯（惡疾疢覯成也）易覯則民愁民愁則墊隘（墊隘羸困也）於是乎有沈溺重膇之疾（沈溺濕疾重膇足腫）不如新田（今平陽絳邑縣是）土厚水深居之不疾（高燥故）有汾澮以流其惡（汾水出大原經絳北西南入河澮水出平陽絳縣南西入汾惡垢穢）且民從教（無災患）十世之利也夫山澤林盬國之寶也國饒則民驕佚（財[illegible]致窮民[illegible]多）近寶公室乃貧不可謂樂（近寶則民不務本）公說從之夏四月丁丑晉遷于新田

八年晉趙莊姬爲趙嬰之亡故譖之于晉侯

趙嬰亡在五年曰原屏將爲亂欒郤爲徵欒氏郤氏亦欲其為亂六月晉討趙同趙括武從姬氏畜于公宮趙武莊姬之子莊姬晉成公女畜養也以其田與祁奚韓厥言於晉侯景公曰成季之勳宣孟之忠成季趙衰宣孟趙盾而無後爲善者其懼矣三代之令王皆數百年保天之祿夫豈無辟王賴前哲以免也言三代亦有邪辟之君但賴其先人以免禍耳周書曰不敢侮鰥寡所以明德也周書康誥言文王不侮鰥寡而德益明欲晉侯之法文王乃立武而反其田焉正義曰史記又稱有屠岸賈者有寵於靈公此時爲司寇

定論趙盾弒君之事詳趙氏殺趙朔趙同趙括而滅其族按二年傳欒書將下軍則於時朔已死矣同括爲莊姬所譖此年見殺趙朔不得與同括俱死也於病晉君明諸臣讒罪容有屠岸賈擅廁其間得如此專恣又說去公孫杵臼取他兒代武死程嬰匿武於山中居十五年因晉侯有疾韓厥乃請立武爲趙支後與左傳皆違馬遷妄說不可從也○按韓厥亦晉名卿然其事可書者少惟定國遷大藏也雖諡世大美之故錄爲後凡有一二事可紀著皆於此

襄三年晉侯之弟揚干亂行於曲梁杜氏曰行陳次魏絳戮其僕僕御也晉侯怒悼公謂羊舌赤曰合諸侯以爲榮也揚干爲戮何辱如之必殺魏絳無失也對曰絳無貳志事君不辟難有罪不逃刑其將來辭何辱命焉言終魏絳至授僕人書僕人晉侯御僕將伏劍士魴張老止之公讀其書曰日君乏使使臣斯司馬斯此也臣聞師衆以順爲武軍事有死無犯爲敬守官行法雖死不敢有違君合諸侯臣敢不敬君師不武執事不敬罪莫大焉臣懼其死以及揚干無所逃罪言懼犯不武不敬之罪不能致訓至於用鉞用鉞斬揚干之僕臣之罪重敢有不從以怒君心言不敢不從戮請歸死

於司寇致尸於司寇使戮之公跣而出曰寡人之言親愛也吾子之討軍禮也寡人有弟弗能教訓使干大命寡人之過也子無重寡人之過聽絳死為重過敢以爲請請使無死晉侯以魏絳爲能以刑佐民矣反役與之禮食使佐新軍羣臣於會今欲顯絳故特為設禮食

四年無終子嘉父使孟樂如晉杜氏曰無終山戎國名孟樂其使臣因魏莊子納虎豹之皮以請和諸戎欲戎與晉和莊子魏絳晉侯曰戎狄無親而貪不如伐之

魏絳曰諸侯新服陳新來和將觀於我我德
則睦否則攜貳勞師於戎而楚伐陳必弗能
救是弃陳也諸華必叛諸華中國戎禽獸也獲戎
失華無乃不可乎夏訓有之曰有窮后羿夏訓
夏書有窮國名后君也羿有窮君之號公曰后羿何如對曰昔
有夏之方衰也后羿自鉏遷于窮石因夏民
以代夏政禹孫大康淫放失國夏人立其弟仲康仲康亦衰仲康卒子相立
羿遂代相號曰有窮鉏羿本國名恃其射也羿善射不脩民事而
淫于原獸淫放原野弃武羅伯因熊髡尨圉四子皆羿
之賢臣而用寒浞寒浞伯明氏之讒子弟也伯明
其君名伯明后寒弃之夷羿收之夷氏信而使之
以為已相浞行媚于內內宮人而施賂于外愚
弄其民而虞羿于田樂之以游田樹之詐慝以取
其國家亂立也外內咸服信浞詐羿猶不悛悛改也
將歸自田羿獵還家衆殺而亨之以食其子食羿
子其子不忍食諸死于窮門殺之於國門靡奔有
鬲氏靡夏遺臣浞因羿室生澆及豷恃其讒慝詐
僞而不德于民使澆用師滅斟灌及斟尋氏

二國夏同姓諸侯仲康之子后相所依處澆于過處豷于戈過戈
皆國名靡自有鬲氏收二國之燼燼遺民以滅浞
而立少康少康夏后相之子少康滅澆于過后杼滅
豷于戈后杼少康子有窮由是遂亡失人故也浞因
羿室故不改有窮之號昔周辛甲之為大史也命百官
官箴王闕辛甲周武王大史闕過也使百官各為箴辭戒王過
之箴曰芒芒禹迹畫為九州芒芒遠貌畫分也經啓
九道啓開九州之道民有寢廟獸有茂草各有攸處
德用不擾人神各有所歸故德不亂在帝夷羿冒于原獸
冒貪也忘其國恤而思其麀牡言但念獸武不可重
重猶數也用不恢于夏家羿以好武雖有夏家而不能恢大之獸臣
司原敢告僕夫獸臣虞人告僕夫不敢斥尊虞箴如是可
不懲乎於是晉侯好田故魏絳及之及后羿事公
曰然則莫如和戎乎對曰和戎有五利焉戎
狄荐居貴貨易土荐聚也易輕也土可賈焉一也
邊鄙不聳民狎其野穡人成功二也聳懼狎習也
戎狄事晉四鄰振動諸侯威懷三也以德綏
戎師徒不勤甲兵不頓四也頓壞也鑒于后羿

而用德度(以后羿為鑒戒)遠至邇安五也君其圖之

公說使魏絳盟諸戎脩民事田以時(傳言晉侯能用善謀)

九年晉侯歸(歸謂伐鄭而歸)謀所以息民魏絳請施舍(施恩惠舍勞役)輸積聚以貸(輸盡也)自公以下苟有積者盡出之國無滯積(散在民)亦無困人(不匱乏)公無禁利(與民共)亦無貪民(禮義行)祈以幣更(不用牲)賓以特牲(務崇省)器用不作(因仍舊)車服從給(足給事也)行之朞年國乃有節三駕而楚不能與爭(三駕三興師謂十年師於牛首十一年師於向其秋觀兵於鄭東門自是鄭遂服)

十一年十二月會于蕭魚赦鄭囚禮而歸之納斥候禁侵掠鄭人賂晉侯以師悝師觸師蠲(杜氏曰悝觸蠲皆樂師名)廣車(廣古曠反)軘車(軘徒溫反)淳十五乘甲兵備(廣車軘車皆兵車名淳稱也正義曰皆足兵車而列為之名蓋其形制殊用與異也)凡兵車百乘(他兵車及廣軘共百乘)歌鐘二肆(肆列也縣鐘十六為一肆二肆三十二枚)及其鎛磬(鎛磬皆樂器)女樂二八晉侯以樂之半賜魏絳曰子教寡人和諸戎狄以正諸華(在四年)八年之中九合諸侯如樂之和無所不諧(諧亦和也)請與子樂之(共此樂○按蕭魚之盟晉悼公霸盛之際故此言願務意)辭曰夫和戎狄國之福也八年之中九合諸侯諸侯無慝君之靈也二三子之勞也臣何力之有焉抑臣願君安其樂而思其終也詩曰樂旨君子殿天子之邦(詩小雅謂諸侯有樂美之德可以鎮撫天子之邦殿鎮也)樂旨君子福祿攸同(攸所也)便蕃左右亦是帥從(便蕃數也言遠人相帥來服從便蕃然在左右正義曰詩小雅采菽之篇也)夫樂以安德(和其心也)義以處之(處位以義)禮以行之(行教令)

信以守之(守所行)仁以厲之(厲風俗)而後可以殿邦國同福祿來遠人所謂樂也(言五德皆備乃為樂非但金石)書曰居安思危(逸書)思則有備有備無患敢以此規(規正公○按魏絳此言猶有三代君臣戒規之意管仲相威公所不逮也)(其冬秦伐晉晉師敗績易秦故也魏絳之言可謂驗矣)公曰子之教敢不承命抑微子寡人無以待戎(待遇接納)不能濟河(渡河南服鄭)夫賞國之典也藏在盟府(司盟之府有賞功之制)不可廢也子其受之魏絳於是乎始有金石之樂禮也(禮大夫有功則賜樂正義曰以魏絳賞勳始有金石之樂)

知未可得有也有功乃賜之正禮也唁言魏絳有金石之樂不言女樂女樂房中私宴之索或不以賜之○按魏絳與於下軍之佐辭宋齊專執國政而其言論於正君諸國皆有所積故取之

襄二十五年趙文子爲政杜氏曰趙武代范匄令薄諸侯之幣而重其禮以重禮待諸侯穆叔見之謂穆叔曰自今以往兵其少弭矣弭止也齊崔慶新得政將求善於諸侯武也知楚令尹令尹屈建若敬行其禮道之以文辭以靖諸侯兵可以弭爲二十七年晉楚盟于宋傳按文子襄十三年已將上軍今特自爲政以後始時平公之十年也

二十六年齊人城郟之歲在二十四年其夏齊烏餘以廩丘奔晉烏餘齊大夫廩丘今東郡廩丘縣故城是襲衛羊角取之今廩丘縣所治羊角城是遂襲我高魚高魚城在廩丘縣東北又取邑于宋於是范宣子卒宣子范匄諸侯弗能治也及趙文子爲政乃卒治之文子言於晉平公曰晉爲盟主諸侯或相侵也則討而使歸其地今烏餘之邑皆討類也言於此類宜見討而貪之是無以爲盟主也請歸之公曰諾孰可使也對曰胥梁帶能無用師晉侯使往胥梁帶晉大夫能無用師言有權謀○正義曰烏餘以二十四年奔晉二十五年范宣子卒趙文子代之爲政至明年始討烏餘故云乃卒治之傳先言治之下乃詳其治之事也

二十七年春胥梁帶使諸喪邑者具車徒以受地必周喪邑謂齊魯宋也周密也必密來勿以受地爲名使烏餘具車徒以受封烏餘以地來故詐許封之烏餘以其衆出出受封也使諸侯僞效烏餘之封者效致也使齊魯宋僞若致邑封烏餘者而遂執之盡獲之皆獲其徒衆皆取其邑而歸諸侯諸侯是以睦於晉傳言趙文子賢故平公雖失政而諸侯猶睦

○宋向戌善於趙文子又善於令尹子木欲弭諸侯之兵以爲名杜氏曰欲獲息民之名如晉告趙孟趙孟謀於諸大夫韓宣子曰兵民之殘也財用之蠹也蠹害物之蟲小國之大菑也將或弭之雖曰不可必將許之言雖知兵不得以弭今不可不許弗許楚將許之以召諸侯則我失爲盟主矣晉人許之如楚亦許之如齊齊人難之陳文子曰晉楚許之我焉得已且人曰弭兵而我弗許則固攜吾民矣將焉用之齊人許

亦告於秦秦亦許之皆告於小國爲會於宋
五月甲辰晉趙武至於宋丙午鄭良霄至六
月丁未朔宋人享趙文子叔向爲介司馬置
折俎禮也(折俎體解節折升之於俎合卿享宴之禮故曰禮也)仲尼使
舉是禮也以爲多文辭(宋向戌自美弭兵之意敬逆趙武趙武叔向因享宴之會展賓主之辭故仲尼以爲多文辭)戊申叔孫豹齊慶
封陳須無衛石惡至甲寅晉荀盈從趙武至
丙辰邾悼公至壬戌楚公子黑肱先至成言
於晉丁卯宋向戌如陳從子木成言於楚戊

辰滕成公至子木謂向戌請晉楚之從交相
見也庚午向戌復於趙孟趙孟曰晉楚齊秦
匹也晉之不能於齊猶楚之不能於秦也(不能服而使之)
楚君若能使秦君辱於敝邑寡君敢不
固請於齊(請齊朝楚)壬申左師復言於子木子
木使馹謁諸王(馹傳也謁告也)王曰釋齊秦他國請
相見也秋七月戊寅左師至是夜也趙孟及
子晳盟以齊言(子晳公子黑肱齊要其辭至盟時不得復訟爭)庚
辰子木至自陳陳孔奐蔡公孫歸生至(二國大夫)

(與子木俱至)曹許之大夫皆至以藩爲軍(示不[illegible][illegible]壁)
晉楚各處其偏(晉處北楚處南)伯夙謂趙孟(伯夙荀盈)曰楚
氛甚惡懼難(氛氣也言楚有襲晉之氣)趙孟曰吾左還入
於宋若我何(營在宋北東頭爲上故晉營在東有急可左迴入宋東門)辛
巳將盟於宋西門之外楚人衷甲(甲在衣中欲因會擊晉)
伯州犂曰合諸侯之師以爲不信無乃不
可乎夫諸侯望信於楚是以來服若不信是
棄其所以服諸侯也固請釋甲子木曰晉楚
無信久矣事利而已苟得志焉焉用有信大

宰退(大宰伯州犂)告人曰令尹將死矣不及三年
求逞志而棄信志將逞乎志以發言言以出
信信以立志參以定之(志言信三者具而後身安存)信亡
何以及三(爲明年子木死起本)趙孟患楚衷甲以告叔
向叔向曰何害也匹夫一爲不信猶不可單
斃其死(單盡也斃踣也)若合諸侯之卿以爲不信必
不捷矣食言者不病(病者單斃於死)非子之患也
(楚食言當死晉不食言故無患)夫以信召人而以僭濟之(濟成)
也必莫之與也安能害我且吾因宋以守病

[illegible]楚所病[illegible]入宋故則夫能致死與宋致死雖倍楚
可也宋承地主致死助我則力可害楚子何懼焉又不及是
曰弭兵以召諸侯而稱兵以害我稱舉也吾庸
多矣非所患也晉得取信故其功多季武子使謂叔孫
以公命曰視邾滕既而齊人請邾宋人請滕
皆不與盟叔孫曰邾滕人之私也我列國也
何故視之宋衛吾匹也乃盟故不書其族言
違命也晉楚爭先爭先歃血晉人曰晉固爲諸侯
盟主未有先晉者也楚人曰子言晉楚匹也

若晉常先是楚弱也且晉楚狎主諸侯之盟
也久矣狎更也豈專在晉叔向謂趙孟曰諸侯
歸晉之德只只辭非歸其尸盟也尸主也子務德
無爭先且諸侯盟小國固必有尸盟者小國主辦
具楚爲晉細不亦可乎乃先楚人書先晉晉
有信也蓋孔子追正之壬午宋公兼享晉楚之大夫
趙孟爲客客一坐所尊故季孫飲大夫酒臧紇爲客子木與之言
弗能對使叔向侍言焉子木亦不能對也子
木語王曰宜晉之伯也有叔向以佐其卿楚

無以當之不可與爭[illegible]向戌之來告弭兵也趙[illegible]子由諸大夫謀既
以[illegible]去子之言[illegible]其請楚人[illegible]不又同叔向之言以先之[illegible]諸人可是[illegible]不以已
叔與其辭可謂得明哉往衆之道矣方子木與之言能對也[illegible]君可羞於已雖請而有
前言之士以往之使敵國之[illegible]心服[illegible]亦何異言之出於己斥未[illegible][illegible]歷光其[illegible][illegible]討[illegible]
能用衆人之材曷於趙武亦之彼務[illegible][illegible]辭自[illegible]人[illegible]已若者方之[illegible][illegible]
三十年三月癸未晉悼夫人食輿人之城杞
者杜氏曰輿衆也城杞在往年絳縣人或年長矣無子而
往與於食有與疑年使之年使言其年曰臣小人
也不知紀年臣生之歲正月甲子朔四百有

四十五甲子矣其季於今三之一也所稱正月謂夏
正月也三分六甲之一得甲子甲戌盡癸未吏走問諸朝皆不知故問之
師曠曰魯叔仲惠伯會郤成子于承匡之歲
也在文十一年是歲也狄伐魯叔孫莊叔於是乎
敗狄于鹹獲長狄僑如及虺也豹也而皆以
名其子七十三年矣叔孫僑如叔孫豹皆取長狄名史趙曰
亥有二首六身史趙晉大史亥字二畫在上併三六爲身如算之六下
二如身是其日數也下亥上二畫豎置身旁士文伯曰
然則二萬六千六百有六旬也文伯[illegible]之[illegible]趙孟

問其縣大夫則其屬也（屬趙武）召之而謝過焉曰武不才任君之大事以晉國之多虞不能由吾子（由用也）使吾子辱在泥塗久矣武之罪也敢謝不才遂仕之使助為政辭以老與之田使為君復陶（復陶主衣服之官）以為絳縣師（縣師掌地域辨其夫家人民）而廢其輿尉（以役孤老故）於是魯使者在晉歸以語諸大夫季武子曰晉未可媮也（媮薄也）有趙孟以為大夫有伯瑕以為佐（伯瑕士文伯也）有史趙師曠而咨度焉有叔向女齊以師

保其君其朝多君子其庸可媮乎勉事之而後可（傳言晉所以不失諸侯○媮從一角睛衆賢舉用而文子猶恐恐以失一士為憂絳縣老人之言與古人臣用心後其實絳縣老之者比還于年未有及之者太史公曰夜長子而在子蕭為之數所所恭為思於趙武亦云）○為宋災故諸侯之大夫會以謀歸宋財冬十月叔孫豹會晉趙武齊公孫蠆宋向戌衛北宮佗鄭罕虎及小邾之大夫會于澶淵既而無歸於宋故不書其人君子曰信其不可不慎乎澶淵之會卿不書不信也夫諸侯之上卿會而不信寵名

皆棄不信之不可也如是穆叔至自會（會澶淵）見孟孝伯語之曰趙孟將死矣其語偷不似民主（偷苟且）且年未盈五十而諄諄焉如八九十者弗能久矣（按宋災謂是年五月宋大災也絳縣老人之事在今年正月澶淵之會相去幾何而精明揄情若二人焉敝悞澶淵以異然則當大任者其可無存恭敬之功哉）昭元年叔孫豹會晉趙武楚公子圍齊國弱宋向戌衛齊惡陳公子招蔡公孫歸生鄭罕虎許人曹人于虢傳遂會於虢（杜氏曰虢鄭地）尋宋

之盟也（宋盟在襄二十七年）祁午謂趙文子曰宋之盟楚人得志於晉（得志謂先歃）今令尹之不信諸侯之所聞也（令尹王子圍）子弗戒懼又如宋（恐楚復得志）子木之信稱於諸侯猶詐晉而駕焉（駕猶陵也）況不信之尤者乎（尤甚也）楚重得志於晉晉之恥也子相晉國以為盟主於今七年矣（襄二十五年始為政）再合諸侯（襄二十五年會夷儀二十六年會澶淵）三合大夫（襄二十七年會于宋三十年會澶淵及今會虢也）服齊狄寧東夏（襄二十八年齊侯白狄朝晉）平秦亂（襄二十六年秦晉為成）城淳

于襄二十九年城杞之淳于杞遷都師徒不頓國家不罷民無謗讟讟誹謗也諸侯無怨天無大災子之力也有令名矣而終之以耻午也是懼吾子其不可以不戒文子曰武受賜矣受午言然宋之盟子木有禍人之心武有仁人之心是楚所以駕於晉也今武猶是心也楚又行僭譬如農夫是穮是蔉穮耘也壅苗為蔉雖有饑饉必有豐年言耕鋤不以水旱息必獲豐年之收凡吾聞之能信不為人下吾未能也自恐未能信也詩曰不僭不賊鮮不為則信也詩大雅僭不信賊害人也能為人則者不為人下矣吾不能是難楚不為患楚令尹圍請用牲讀舊書加于牲上而已舊書宋之盟書楚恐晉先歃故欲從舊書加于牲上不歃血所以不書盟經晉人許之季武子伐莒取鄆兵未加莒而鄆服故書取而不言伐莒人告於會楚告於晉曰尋盟未退尋弭兵之盟而魯伐莒瀆齊盟瀆慢也請戮其使時叔孫豹在會欲戮之樂桓子相趙文子桓子樂王鮒相佐也欲求貨於叔孫而為之請使請帶焉欲求貨故以帶為辭弗與梁其踁曰貨以藩身子何愛

焉梁其踁叔孫家臣叔孫曰諸侯之會衛社稷也我以貨免魯必受師言不戮其使必伐其國是禍之也何衛之為人之有牆以蔽惡也如牆己為國衛蔽牆之隙壞誰之咎也咎牆衛而惡之吾又甚焉罪甚雖怨季孫魯國何罪然季孫伐莒叔出季處有自來矣吾又誰怨季孫守國叔孫出使所從來久遇此我無所怨也然鮒也賄弗與不已召使者裂裳帛而與之曰帶其褊矣言帶褊盡故裂裳示不相逆趙孟聞之曰臨患不忘國忠也謂言魯國何罪思難不越官信也謂言叔出季處圖國忘死貞也謂不以貨免謀主三者義也有是四者又可戮乎而并四義乃請諸楚曰魯雖有罪其執事不辟難畏威而敬命矣子若免之以勸左右可也楚人許之乃免叔孫按此一節有得有失文子知叔孫之賢請於楚而免之樂王鮒雖不得貨而不能沮此其所以得也身為正卿置好貨之人於左右而不能遠此其所以失也天王使劉定公勞趙孟於潁館於雒汭王周景王定公劉夏劉子曰美哉禹功見河雒而思禹功明德遠矣微禹吾其魚乎吾與子弁冕端委以治民臨諸侯禹之力也

弁冕冠也端委禮衣言今得共服冠冕有國家者皆由禹之力子盍亦遠績禹功而大庇民乎勸趙孟使纂禹功對曰老夫罪戾是懼焉能恤遠吾儕偷食朝不謀夕何其長也言欲苟免目前不能念長久劉子歸以語王曰諺所謂老將知而耄及之者八十曰耄耄亂也其趙孟之謂乎為晉正卿以主諸侯而儕於隸人朝不謀夕言其自比於賤人而無恤民之心弃神人矣民為神主不恤民故神人皆去神怒民叛何以能久趙子不復年矣言將死不復見明年神怒不歆其祀民叛不即其事祀事不從又何以年為此冬趙孟卒起本又秦后子奔晉趙子曰秦君何如對曰無道趙孟曰亡乎對曰何為一世無道國未艾也國於天地有與立焉不數世淫弗能斃也趙孟曰天乎對曰有焉趙孟曰其幾何對曰鍼聞之國無道而年穀和熟天贊之也鮮不五稔趙孟視蔭曰朝不及夕誰能待五后子出而告人曰趙孟將死矣主民翫歲而愒日其能幾何愚謂文子之賢出於天資而未嘗輔之學故志不能帥氣年未及耄而偷惰形焉其見畢公弼四世而克勤小物衛武過九十而以禮自防何損去之違邪此無它有理義以養其心則雖老而神明不衰苟惰不然則昏於豢養敗於戕賊未老而已衰矣有志之士可不戒諸

昭元年晉侯求醫於秦秦伯使醫和視之曰

疾不可為也是謂近女室疾如蠱杜氏曰蠱惑疾鬼非食惑以喪志惑女色而失之○正義以任房室故以宜台之謂近女室內所女室為此病也又言疾如言淫疾似蠱疾也蠱若心志惑亂之疾若今畀往失性其疾名蠱公惑於女惑夫其常性如彼惑蠱之疾也蠱是惑疾公心既惑邪是蠱疾而云如蠱者蠱是失志之病志之所文不獨為女宣八年傳序克有蠱疾者直是病而失性不內近女為之此公淫而夫志未全為蠱故曰如蠱非鬼云云者言病有鬼為之者有食為之若此病非鬼非食淫於女色情性惑亂以喪失志意也良臣將死天命不佑良臣不匡救君過故將死而不為天所佑公曰女不可近乎對曰節之先王之樂所以節百事也故有五節五降之節遲速本末以相及中聲以降不容彈矣此謂先王之樂得中聲聲成五降而息也降罷退○正義曰女之為節不可得說故以樂譬之今王之為此樂也所以限節百種之事故為樂有五聲之節為聲有遲有速從本至末緩急相及費胃中未之聲其曲既了以此罷復五聲既成中和罷退之後謂為曲已了不容更復彈作以為煩手淫聲鄭衛之曲也於是乎有煩手淫聲慆堙心耳乃忘平和君子弗聽也五降而不息則雜聲並矣所謂鄭聲之聲○正義曰五降不息則非復正聲手煩不巳則雜聲並奏記傳所謂鄭衛之聲謂此也樂記云鄭音好濫淫志衛音促速煩志是言鄭衛之聲是煩手雜聲也物亦如之言百事皆如樂不可失節至於煩乃舍

也已無以生疾所不舍則生疾君子之近琴瑟以儀節也非以慆心也為[illegible]之節儀使動不過度天有六氣謂陰陽風雨晦明也降生五味謂金味辛木味酸水味鹹火味苦土味甘皆由陰陽發為五色辛色白酸色青鹹色黑苦色赤甘色黃發見也徵為五聲白聲商青聲角黑聲羽赤聲徵黃聲宮徵驗也淫生六疾淫過也[illegible]味聲色所以養人然過則生害○正義曰氣皆由天故言有六氣也五味在地故云降生五味也五味是五行之味六氣共生五行故壯嚮五味皆由陰陽風雨而生是言六氣共生之非言一氣生一行也味則嘗而可知未有形名可但發見而為五色也色既不同其聲方異徵驗而為五聲也此味聲色皆本諸上天所以養人用之太過則生六淫之疾又

曰物皆有本本自天來故言五者皆由陰陽風雨而生是陰陽風雨合聲共生五味六氣陰陽風雨晦明也分為四時序為五節六氣之化分而序之則成四時得五行之節過則為菑陰淫寒疾寒過則為冷陽淫熱疾熱過則為渴風淫末疾末四支也風為緩急雨淫腹疾雨濕之氣為洩注晦淫惑疾晦夜也為宴寢過節則心惑亂明淫心疾明晝也思慮煩多心勞生疾○正義曰上云淫生六疾熱謂氣味聲色此云過則為菑得謂六氣過其過即淫也故歷言六氣之淫名生疾也此六者陰陽風雨有多時有少所晦明則天有常度無多少時也今言淫謂人受用此衆有過度也陰過則冷陽過則熱風多則四支緩是雨多則腹腸洩注此內者者以其氣與人為

若其能自防護受之不多則無此病也其晦明亦是天氣不以病人但人用晦明過度則亦為病晦是夜也夜當安身如以宣氣適如過度則心惑亂也明日之晝也晝以營務嘗務當用心思慮煩多則心勞故也陰陽風雨當受之有節晦明當用之有限無節無限則為病害也女陽物而晦時淫則生內熱惑蠱之疾女常隨男故言陽物家道在夜故曰晦時○正義曰以女陽物故內熱以晦時故惑蠱也晉語云文子問醫和曰君其幾何對曰若諸侯服不過三年不服不過十年過是晉之殃也孔晁曰人錯有命荒淫者必損壽無外患則並心勞內故三年死諸侯不服思外患而損內欲故十年今君不節不時能無及此乎出告趙孟趙孟曰誰當良臣對曰主是謂矣主相晉

國於今八年晉國無亂諸侯無闕可謂良矣和聞之國之大臣榮其寵祿任其大節有菑禍興而無改焉改改行以救菑必受其咎今君至於淫以生疾將不能圖恤社稷禍孰大焉主不能禦吾是以云也去主將死趙孟曰良醫也厚其禮而歸之呂氏曰此一節見得先王典禮鋪磨未盡雖工技之微亦知之大抵國之大臣在乎養君之德保君之體三代之佐莫不知此至後世則無知者如霍光固可以託六尺之孤其於昭帝夫終則光所以得罪者可知李德裕能薛蕃鎮之漸然者而武宗談於神仙方藥而不能救則亦不能保安之罪也盡此道者莫如周公佐成王所謂奉

從保身者公專任其事無逆之作敎之以先王之詩考戒之以毋逸豫遂使成王終其二
命而死主之際此然不剝後之荊大臣者以如周公而後可○愚謂忠臣之心常欲君身
之彊固君德之清明故勤以磨色溢吸爲藥石之戒古之人有行之者周公是也黃臣之
心則不然君身彊固則必不倚於政柄而威權在己君德清明則必不惑於邪正而用舍
合宜此正人君子之所深願而險夫壬人之所甚不便者也故必蠱之以遊欲導之以諳
至然後其君忿肆昏荒而惟口之聽從之人有行之者趙高仇士良是也二人乃刑之餘
何足深罪而春秋名卿如管仲趙武者亦安視其君有六嬖四姬之惑而不能禁焉彼其
人非甚愚也其志非蠱媚也殆至於是者由不知古人保傅之職而以彊兵制敵爲功故
也苟志愛君者其可不以周公爲法以管仲趙武爲戒哉四姬事見左氏上文子產曰僑

聞之君子有四時朝以聽政晝以訪問夕以脩令夜以安身於是乎節宣其氣勿使有所
壅閉湫底以露其體茲心不爽而昏亂百度今無乃壹之則生疾矣僑又聞之內官不及
同姓男女辨姓禮之大司也今君內實有四姬焉其無乃是也乎若由是二者弗可爲也
已四姬有省猶可無則必生疾也叔向曰善哉肸未之聞也且未之聞則亦無惟趙武之
不能知也故倂附于此

○十二月趙孟卒杜氏曰終劉定公秦后子之言

初州縣欒豹之邑也杜氏曰州縣今屬河內郡豹欒盈族及欒
氏亡范宣子趙文子韓宣子皆欲之文子曰
溫吾縣也州本屬溫溫趙氏邑二宣子曰自郤稱以別
三傳矣郤稱晉大夫始受州自州與溫別至今傳三家是晉之別縣
不唯州誰獲治之言縣邑既別甚多與有得追而危取者文子
病之乃舍之二子曰吾不可以正議而自與
也皆舍之及文子爲政趙獲曰文子之子可以取
州矣文子曰退二子之言義也違義禍也余
不能治余縣又焉用州其以徼禍也君子曰
弗知實難知而弗從禍莫大焉有言州必死
謂文子於此可謂能以義勝欲矣其事紀於昭三年故附此○
禮記文子其中退然如不勝衣鄭氏曰中身也退然和柔

貌其言吶吶然如不出諸口所舉於晉國管
庫之士七十有餘家謂府史以下官長所置者舉之於君以爲大夫
士也生不交利廉也死不屬其子焉史記文子之子景叔不爲
卿大夫是文子不以屬其君也按文子起於爵孤是時晉多賢者其始冠也見欒武子武
子曰昔吾逮事莊主華則榮矣實之不知請務實乎莊者文子父朔之謚也見范文子文
子曰夫賢者寵至而益戒不足者爲寵驕見韓獻子獻子曰戒之此謂成人成人在始與
善始與善善進善不善蔑由至矣始與不善不善進不善善蔑由至矣見張老而語之張
老曰從欒伯之言可以滋范叔之教可以大韓子之戒可以成物備矣志在子又文子爲
室美斲其椽而礱之張老以貴而忘義富而忘禮責之文子歸令勿礱也匠人請皆斲之

文子曰止爲後出之見之也其斷者仁若之爲也其體者不仁之爲也蓋其生長於遠賢之闇耳濡目染少成若性故其爲政也惜其於謀闕用人之事皆有可稱而身亦寡過惜其未習用力於聖賢之學茂於平公之德蠱能有所增益醫和之譏盡矣何可惜哉

襄十六年春平公即位杜氏曰平公悼公子彪羊舌肸爲傅肸叔向也○魯語司馬侯對悼公曰羊舌肸習於春秋乃召叔嚮使傅太子彪韋昭曰春秋紀人事之善惡而目以天時謂之春秋周史之法也時孔子未作春秋

十八年晉人聞有楚師師曠曰不害吾驟歌北風又歌南風南風不競杜氏曰歌者吹律以詠八風南風音微故曰不競師曠唯歌南北風者聽晉楚之強弱多死聲楚必無功

董叔曰天道多在西北歲在豕韋月又建亥故曰多在西北南師不時必無功不時謂觸歲月叔向曰在其君之德也言天時地利不如人和

二十一年秋欒盈出奔楚按欒盈之奔蓋由宣子以讒逐之宣子殺箕遺黃淵嘉父司空靖邴豫董叔邴師申書羊舌虎叔羆十子皆晉大夫欒盈之黨也羊舌虎叔向弟囚伯華叔向籍偃籍偃上軍司馬人謂叔向曰子離於罪其爲不知乎譏其受囚而不能去叔向曰與其死亡若何言雖囚何若於死亡詩曰優哉游哉聊以卒歲知也詩小雅言君子優游於衰世所以辟害卒其壽是亦知也樂王鮒見叔向曰吾爲子請叔向弗應出不拜樂王鮒晉大夫樂桓子其人皆咎叔向叔向曰必祁大夫祁大夫祁奚也室老聞之曰樂王鮒言於君無不行其言皆得行求赦吾子吾子不許謂不應出不拜祁大夫所不能也不能動君而曰必由之何也叔向曰樂王鮒從君者也何能行祁大夫外舉不棄讎內舉不失親其獨遺我乎詩曰有覺德行四國順之詩大雅言德行正則天下順之夫子覺者也覺較正直晉侯

問叔向之罪於樂王鮒對曰不棄其親其有焉言叔向篤親親必與叔虎同謀○按小人之譖君子必因其善而誣之大抵皆此類於是祁奚老矣老去公族大夫聞之乘馹而見宣子曰詩曰惠我無疆子孫保之詩周頌也言文武有惠訓之德加於百姓故子孫保賴之書曰聖有謨勳明徵定保夫謀而鮮過惠訓不倦者叔向有焉按叔向襄十六年始見於傳晉逐欒氏以前未見大議論今祁奚稱其惠訓不倦明前乎此之所論建者多矣惜傳之軼也社稷之固也猶將十世宥之以勸能者今壹不免其身壹以[illegible]以棄社稷不亦惑乎

亟而禹與伊尹放大甲而相之卒無怨色官蔡爲戮周公右王若之何其以虎也棄社稷子爲善誰敢不勉多殺何爲宣子說與之乘以言諸公而免之共載入見公不見叔向而歸言爲國非叔向也叔向亦不告免焉而朝不告謝之明不爲己會於商任錮欒氏也棄錮欒盈使諸侯不得受齊侯衛侯不敬叔向曰二君者必不免會朝禮之經也禮政之輿也政須禮而行政身之守也政存則身安怠禮失政失政不立是以亂也爲二十五年齊弒光二十六年衛弒剽傳

二十六年春秦伯之弟鍼如晉脩成杜氏曰脩會夷儀歲之成叔向命召行人子員欲使荅秦命行人子朱曰朱也當御御進也言次當行三云叔向不應子朱怒曰班爵同同爲大夫何以黜朱於朝黜退也撫劍從之從叔向也叔向曰秦晉不和久矣今日之事幸而集集成晉國賴之不集三軍暴骨子員道二國之言無私子常易之姦以事君者吾所能御也拂衣從之拂衣褰裳也人救之平公曰晉其庶乎庶幾於治吾臣之所爭者大師曠曰公室懼卑臣不心競而力爭謂二子不心競爲忠而撫劍拂衣不務德而爭善爭謂所行爲善私欲已侈能無卑乎私欲侈則公義廢○按叔向舍朱而命員爲國事也當於子朱自言當御之時以理論之則朱亦何辭而三云不應所以激朱之怒也叔向之擇才子朱之守職皆公也師曠以爲私何哉蓋事雖出於公而少有意於其間則私矣

二十九年吳公子札適晉說趙文子韓宣子魏獻子曰晉國其萃於三族乎杜氏曰言晉國之政將集於三家說叔向將行謂叔向曰吾子勉之君侈

而多良大夫皆富政將在家富必厚施故政在家吾子好直必思自免於難正義曰謂多以惡人爲良而善之

昭二年叔弓聘于晉報宣子也杜氏曰此春韓宣子來聘晉侯使郊勞聘禮賓至近郊君使卿勞之辭曰寡君使弓來繼舊好固曰女無敢爲賓徹命於執事敝邑弘矣徹達也敢辱郊使請辭辭郊勞致館辭曰寡君命下臣來繼舊好好合使成臣之祿也得通君命則於己爲榮祿敢辱大館敢不敢、叔向曰子叔子知禮哉吾聞之曰忠信禮之器也卑讓禮之

宗也（宗，主也）辭不忘國，忠信也（謂稱先國舊好）先國後己，卑讓也（始稱敬君之命先國也，次稱臣之祿後及己也）詩曰敬愼威儀以近有德夫子近德矣（詩大雅）

五年，晉韓宣子如楚送女，叔向爲介。鄭子皮、子大叔勞諸索氏。大叔謂叔向曰：楚王汰侈已甚，子其戒之。叔向曰：汰侈已甚，身之災也，焉能及人？若奉吾幣帛，愼吾威儀，守之以信，行之以禮，敬始而思終，終無不復（事皆可復行）從而不失儀（從，順也）敬而不失威，道之以訓辭，奉之以舊法，考之以先王（以先王之禮成其好）度之以二國（度晉楚之勢而行之）雖汰侈若我何（其下文云楚子朝其大夫曰晉吾仇讎也苟得志焉無恤其他今其來者上卿上大夫也若吾以韓起爲閽以羊舌肸爲司宮足以辱晉吾亦得志矣可乎薳啓彊曰可苟有其備何故不可恥匹夫不可以無備況恥國乎云云王曰不穀之過也大夫無辱厚爲韓子禮王欲敖叔向以其所不知而不能亦厚其禮○按叔向答子大叔之語最爲精密宜深味之）

六年，韓宣子之適楚也，楚人弗逆。公子弃疾及晉竟，晉侯將亦弗逆。叔向曰：楚辟我衷（杜氏曰辟邪也衷正也）若何效辟？詩曰爾之教矣，民胥效矣（詩小雅言上教下效）從我而已，焉用效人之辟？書曰聖作則（逸書則法也）無寧以善人爲則（無寧，寧也）而則人之辟乎？匹夫爲善，民猶則之，況國君乎？晉侯說，乃逆之（傳言叔向知禮○按王文正公曰不治竊悅支倒用切旨類此）

九年，周甘人與晉閻嘉爭閻田（杜氏曰甘人甘大夫也閻嘉晉閻大夫）晉梁丙、張趯率陰戎伐潁（陰戎陸渾之戎潁周邑）王使詹桓伯辭於晉（辭責讓之桓伯周大夫）曰：我自夏以后稷，魏、駘、芮、岐、畢，吾西土也（在夏世以后稷功受此五國爲西土之長）及武王克商，蒲姑、商奄，吾東土也；巴、濮、楚、鄧，吾南土也；肅愼、燕、亳，吾北土也（肅愼北夷）吾何邇封之有（邇近也）文、武、成、康之建母弟，以蕃屛周，亦其廢隊是爲（爲後世廢隊弟之國當救之）豈如弁髦而因以敝之（童子垂髦始冠三加冠成禮而棄其始冠故言弁髦因以敝之弁亦冠也）先王居檮杌于四裔，以禦螭魅，故允姓之姦居于瓜州（允姓陰戎之祖與三苗俱放三危者瓜州今敦煌）伯父惠公歸自秦，而誘以來（僖十五年晉惠公自秦歸二十二年秦晉遷陸渾之戎於伊川）使偪我諸姬，入我郊甸，則戎焉取之（邑外爲郊郊外爲甸言戎取周郊甸之地）

有中國誰之咎也（咎在晉）后稷封殖天下今戎制之不亦難乎（后稷脩封疆殖五穀今戎得之唯以畜牧）伯父圖之我在伯父猶衣服之有冠冕木水之有本原民人之有謀主也（民人謀主宗族之師長）伯父若裂冠毀冕拔本塞原專棄謀主雖戎狄其何有余一人（伯父猶然則雖戎狄無所可責晉率陰戎伐周邑故云然）叔向謂宣子曰文之伯也豈能改物（言文公雖霸者能改正朔易服）翼戴天子而加之以共（翼佐也）自文以來世有衰德而暴蔑宗周（宗周天子）以宣示其侈諸侯

之貳不亦宜乎且王辭直子其圖之宣子說王有姻喪（外親之喪）使趙成如周弔且致閻田與襚（送死衣）反潁俘王亦使賓滑執甘大夫襄以說於晉晉人禮而歸之（賓滑周大夫○呂氏曰自晉文以來爲蕃王室然未有敢伐天子之邑今平公乃令梁丙張趯伐潁則是伐天子之邑矣宜王之辭甚峻也當時賴有叔向深言其非遂致閻田而反潁俘不至於失事天子之禮然叔向曰且王一辭直此吾亦未安天子諸侯豈徼幸直之也耶）

十一年三月丙申楚子伏甲而饗蔡侯於申醉而執之夏四月丁巳殺之刑其士七十人

公子棄疾帥師圍蔡（杜氏曰稱言楚子無道）韓宣子問於叔向曰楚其克乎對曰克哉蔡侯獲罪於其君（謂殺父而立）而不能其民（不能施德）天將假手於楚以斃之（借楚手以討蔡）何故不克然肸聞之不信以幸不可再也楚王奉孫吳以討於陳曰將定而國陳人聽命而遂縣之（事在八年）今又誘蔡而殺其君以圍其國雖幸而克必受其咎弗能久矣桀克有緡以喪其國紂克東夷而隕其身（紂爲黎之蒐東夷叛之桀爲仍之會有緡叛之故伐而克之）楚小位

下而亟暴於二王能無咎乎天之假助不善非祚之也厚其凶惡而降之罰也且譬之如天其有五材而將用之力盡而敝之是以無拯不可沒振（金木水火土五者爲物用久則必有敝盡盡則棄捐故言無拯拯猶救助也不可沒振猶沒不可復振）○單子會韓宣子于戚視下言徐（單子單成公）叔向曰單子其將死乎朝有著定（著定朝內列位常處謂之表著）會有表（野會設表以爲位）衣有禬帶有結（禬領會結帶結也）會朝之言必聞于表著之位所以昭事序也視不過結禬之中所

以道容貌也言以命之容貌以明之失則有
闕今單子為王官伯而命事於會視不登帶
言不過步貌不道容而言不昭矣不道不共
不昭不從貌正曰共言聽曰從無守氣矣為此年冬單子卒起本
九月葬齊歸五月夫人歸氏薨昭公母也公不感晉士之
送葬者歸以語史趙曰必為魯郊言昭公必出在郊野
不能有國侍者曰何故曰歸姓也不思親祖不歸
也姓生也言不思親則不為祖考所歸祐叔向曰魯公室其卑
乎君有大喪國不廢蒐謂蒐比蒲有三年之喪而

無一日之感國不恤喪不忌君也忌畏也君無
感容不顧親也國不忌君君不顧親能無卑
乎殆其失國為二十五年公孫于齊傳十三年子干歸經是
年四月楚公子比自晉歸于楚弒其君虔于乾谿楚公子棄疾殺公子比傳楚公子比公
子黑肱公子棄疾入楚比為王黑肱為令尹棄疾為司馬比子干也韓宣子問
於叔向曰子干其濟乎對曰難宣子曰同惡
相求如市賈焉何難猶子晉棄疾觀背子干共同好惡故言如市賈
同惡以相求對曰無與同好誰與同惡言棄疾本不與子干
同好則亦不得同惡取國有五難有寵而無人一也寵須

賢人而出有人而無主二也雖有賢人當須內主為應有主而
無謀三也謀策謀也有謀而無民四也民眾有民而
無德五也四者具備當以德成子干在晉十三年矣晉
楚之從不聞達者可謂無人晉楚之士從子干游皆非達人
族盡親叛可謂無主無親族在楚無釁而動可謂
無謀召子干時楚未有釁為羈終世可謂無民終身羈客
在晉無民亡無愛徵可謂無德楚人無愛念之者王虐
而不忌靈王暴虐無所畏忌將自亡楚君子干涉五難以
弒舊君誰能濟之言是借君子干以成靈王終無能成有楚國

若其棄疾乎君陳蔡城外屬焉城方城也時穿封戍既死
棄疾并領陳事苛慝不作盜賊伏隱私欲不違不以私欲
違民事民無怨心先神命之先神謂羣望國民信之
芊姓有亂必季實立楚之常也獲神一也當璧
拜○上文云初共王無冢適有寵子五人無適立焉乃大有事于羣望偏以璧見曰當璧
而拜者神所立也既乃埋璧於大室之庭使五人齊而入拜平王弱再拜皆厭細子干子
晳皆遠之棄疾平王也有民二也民指之令德三也無苛惡
寵貴四也貴妃子居常五也棄疾季有五利以去
五難誰能害之子干之官則右尹也數其貴

寵則庶子也以神所命則又遠之其貴亡矣位不尊其寵棄矣數叛政故民無懷焉內無令國無與焉無內主將何以立宣子曰齊桓晉文不亦是乎皆庶孽對曰齊桓衛姬之子也有寵於僖衛姬齊僖公妾有鮑叔牙賓須無隰朋以為輔佐有莒衛以為外主齊桓出奔莒有舅氏之助衛有國高以為內主國氏高氏齊上卿從善如流言其疾也下善齊肅齊嚴肅敬故不藏賄清也不從欲儉也施舍不倦施布恩德舍猶言求善不厭是以有國不亦宜乎我先君文公

狐季姬之子也有寵於獻好學而不貳言篤志生十七年有士五人狐偃趙衰顛頡魏武子司空季子五士從出有先大夫子餘子犯以為腹心子餘趙衰子犯狐偃有魏犨賈佗以為股肱魏犨魏武子也齊五人不說四士賈佗又不在數盡叔向所賈有齊宋秦楚以為外主齊妻以女宋贈以馬楚王享之秦伯納之有欒郤狐先以為內主欒枝郤溱狐突先軫也亡十九年守志彌篤惠懷棄民惠公懷公不恤民也民從而與之獻無異親民無異望獻公之子九人唯文公在天方相晉將何以代文此二君者異於子

干共有寵子國有奧主謂棄疾也無施於民無援於外去晉而不送歸楚而不逆何以冀國言傳子干所以蒙弒君之名棄疾所以得國○晉成虒祁按在八年春石言于晉魏榆晉侯問於師曠曰石何故言對曰石不能言或馮焉不然民聽濫也抑臣又聞之曰作事不時怨讟動于民則有非言之物而言今宮室崇侈民力凋盡怨讟並作莫保其性石言不亦宜乎於是晉侯方築虒祁之宮叔向曰子野之言君子哉著也其朝而歸者皆有貳心為取鄭故十年○按十年七月季平子伐莒取郠晉將以諸侯來討叔向曰諸侯不可以不示威知晉德薄人欲叛按以晉力勝而以威服之此

春秋霸國之所同也叔向之賢亦為此議何哉不知本之遠識乃並徵會告于吳秋晉侯會吳子于良下邳有良城水道不可吳子辭乃還辭不會七月丙寅治兵于邾南甲車四千乘三十人為一乘羊舌鮒攝司馬鮒叔向弟攝兼官也遂合諸侯于平丘次于衛地叔鮒求貨於衛淫芻蕘者欲使衛患而致貨衛人使屠伯饋叔向羹與一篋錦屠伯衛大夫曰諸侯事晉未敢攜貳況衛在君之宇下屋宇之下喻近也而敢有異志芻蕘者異於他日敢請之請止之叔向受羹反錦受羹示不

(逆其意且非貨)曰晉有羊舌鮒者瀆貨無厭(瀆數也)亦
將及矣(鮒叉猲)爲此役也(役事也○正義曰言叔鮒爲此也)子
若以君命賜之其已客從之未退而禁之(禁猲)
(義者)晉人將尋盟齊人不可晉侯使叔向告劉
獻公(劉獻公王卿士劉子)曰抑齊人不盟若之何對曰
盟以底信(底致也)君苟有信諸侯不貳何患焉
告之以文辭董之以武師雖齊不許君庸多
矣(董督也庸功也討之有辭故功多也)天子之老請帥王賦元
戎十乘以先啓行(天子大夫稱老元戎戎車在前者啓開也行道也)

遲速唯君(徵佐晉討齊)叔向告于齊曰諸侯求盟
已在此矣今君弗利寡君以爲請對曰諸侯
討貳則有尋盟若皆用命何盟之尋(託用命以非晉)
叔向曰國家之敗有事而無業事則不經(業貢)
(賦之業乎)有業而無禮經則不序(須禮而有次序)有禮而
無威序則不共(禮須威而後共)有威而不昭共則
不明(威須昭告神明而後信義著)不明棄共百事不終所
由傾覆也(信義不明則棄威不威棄禮無禮經無經無紀業故百事不成)是
故明王之制使諸侯歲聘以志業(志識也歲聘以脩貢)

(職業)間朝以講禮(三年而一朝正班爵之義率長幼之序)再朝而
會以示威(六年而一會以訓上下之則制用之節)再會而盟以
顯昭明(十二年而一盟以昭信義也凡八聘四朝再會王一巡守盟于方嶽之)
下)志業於好(聘也)講禮於等(朝也)示威於衆(會也)昭
明於神(盟也)自古以來未之或失也存亡之道
恒由是興晉禮主盟(依先王先公舊禮士諸侯盟)懼有不
治奉承齊犧(齊盟之犧牲)而布諸君求終事也(終竟
也)君曰余必廢之何齊之有唯君圖之寡君
聞命矣齊人懼對曰小國言之大國制之敢

不聽從既聞命矣敬共以往遲速唯君叔向
曰諸侯有間矣(間隙也)不可以不示衆八月辛
未治兵(君戰)建而不旆(建立旌旗不曳其旆旆游也)壬申復
旆之諸侯畏之(軍將戰則旆故曳旆以恐之)邾人莒人愬
于晉曰魯朝夕伐我幾亡矣(自昭公即位邾魯同好又不朝)我之不共魯故之以
(夕伐莒無故怨晉人信之所謂讒慝弘多)
(不共晉貢以魯故也)晉侯不見公使叔向來辭曰諸侯
將以甲戌盟寡君知不得事君矣請君無勤
(言謙辭以絕魯)子服惠伯對曰君信蠻夷之訴(蠻夷謂邾)

莒以絕兄弟之國棄周公之後亦唯君寡君聞命矣叔向曰寡君有甲車四千乘在雖以無道行之必可畏也況其率道其何敵之有牛雖瘠僨於豚上其畏不死僨仆也南蒯子仲之憂其庸可棄乎棄猶忘也若奉晉之衆用諸侯之師因邾莒杞鄫之怒四國近魯數以小事相忿鄫已滅其民猶在故并以恐魯以討魯罪間其二憂間南蒯子仲憂爲隙何求而弗克魯人懼聽命不敢與盟甲戌同盟于平丘齊服也經所以書同

十有四年晉邢侯與雍子爭鄐田杜氏曰邢侯楚申公巫臣之子也雍子亦故楚人久而無成士景伯如楚士景伯晉理官叔魚攝理攝代景伯韓宣子命斷舊獄罪在雍子雍子納其女於叔魚叔魚蔽罪邢侯蔽斷也邢侯怒殺叔魚與雍子於朝宣子問其罪於叔向叔向曰三人同罪施生戮死可也施行罪也雍子自知其罪而賂以買直鮒也鬻獄邢侯專殺其罪一也已惡而掠美爲昏掠取也昏亂也貪以敗官爲墨墨不絜之稱殺人不忌爲賊忌畏也夏

書曰昏墨賊殺逸書三者皆死刑皋陶之刑也請從之乃施邢侯而尸雍子與叔魚於市仲尼曰叔向古之遺直也言叔向之直有古人遺風治國制刑不隱於親謂國之大問巳所答當也至於也事則宜有隱三數叔魚之惡不爲末減末薄也減輕也皆以正言之曰義也夫可謂直矣於義未安直則有之平丘之會數其賄也謂言瀆貨無厭以寬衛國晉不爲暴歸魯季孫稱其詐也謂言鄶也能○按季平子事在上文以寬魯國晉不爲虐邢侯之獄言其貪也以正刑書晉不爲頗三言而除

三惡加三利三惡暴虐頗也三惡除則三利加殺親益榮著名垂巳猶義也夫三罪唯答宣子問不可以不正其辭則以直傷義故壹疑之正義曰杜讀此文言猶義也夫言不是義也故言以直傷義謂叔向非是義也劉炫大直則是書而規杜氏今知不然者義者於事合宜所爲得理直者惟無阿曲未能圓通故書云直而溫若自而無溫則非德非義是義之與直二者不同故上傳云義也夫此傳云猶義也夫於義之下並云夫夫是疑怪之斷故杜以爲非義哉可謂之直矣故仲尼去叔向古之遺直不云遺義是直與義別劉以直義爲一而說杜氏非也○按孔子之言初無服意夫同疑辭然論語所謂傷我與爾有是夫斷者如斷夫之頭雖繫實斷也曰義也夫謂其詞意有抑揚經意則尚與義偏若詞意尚其非義共怒者然也直亦有傷義者如證文淒

非是也若鄭之惡頭人所以陷人失就攻者問爲而不以直對豈得竊義乎直雖未能盡義然非義則不可以言直孔子何稱其直躬必非指其非義矣以是推之則劉未全失而杜非全得也

十五年十二月晉荀躒如周葬穆后籍談爲介既葬除喪以文伯宴樽以魯壺杜氏曰文伯荀躒也王曰伯氏諸侯皆有以鎮撫王室魯壺魯所獻壺樽晉獨無有何也感魯壺而言也鎮撫王室謂貢獻之物文伯揖籍談文伯無辭揖籍談使對對曰諸侯之封也皆受明器於王室謂明德之分器以鎮撫其社稷故能薦彝器於王薦獻也彝常也謂可常寶之器若魯壺之屬晉居深山戎狄之與鄰而遠於王室王靈不及拜戎不暇言王靈不見及拔數爲戎所加陵其何以獻器王曰叔氏而忘諸乎叔籍談字叔父唐叔成王之母弟也其反無分乎密須之鼓與其大路文所以大蒐也密須姞姓國也闕鞏之甲武所以克商也闕鞏國所出鎧唐叔受之以處參虛匡有戎狄參虛實沈之次晉之分野其後襄之二路周襄王所賜晉文公大路戎路鏚鉞秬鬯鏚斧也鉞大斧也秬黑黍鬯香酒彤弓虎賁文公受之以有南陽之

田事在僖二十八年撫征東夏非分而何女司典之後也何故忘之籍談不能對賓出王曰籍父其無後乎數典而忘其祖忘祖業籍談歸以告叔向叔向曰王其不終乎吾聞之所樂必卒焉今王樂憂若卒以憂不可謂終王一歲而有三年之喪二焉天子絕期唯服三年故后雖期通謂之三年喪於是乎以喪賓宴又求彝器樂憂甚矣且非禮也彝器之來嘉功之由非由喪也三年之喪雖貴遂服禮也天子諸侯除喪當在卒哭今王既葬而除故譏其不遂王雖弗遂宴樂以早亦非禮也言今雖不能遂服猶當靜嘿而便宴樂又失禮也禮王之大經也一動而失二禮失二禮謂既不遂服又設宴樂無大經矣言以考典典以志經忘經而多言舉典將焉用之爲二十二年王室亂傳○按左氏載叔向言論止於此其與晏子趙文子子產相關者則互見焉又晉語平公射鴳不死使豎襄搏之失公怒將殺之叔向聞之夕曰必殺之昔吾先君唐叔射兕於徒林殪以爲大甲以封于晉今君嗣吾先君射鴳不死搏之不得是揚吾君之恥也必速殺之毋令遠聞君忸怩乃趣赦之韋昭曰殺之蓋闕詭辭以諫是也又范宣子與和大夫爭田久而無成宣子欲攻之問於伯華不言問於林父祁奚籍偃皆不言問於叔魚叔魚曰待爲

子殺之叔向聞之見宣子曰聞子與龢未寧遍問於大夫又無決盍訪之訾祏訾祏實直而博直能端辨之博能上下比之且吾子之家老也吾聞國家有大事必順於典刑而咨於耇老而後行之宣子問於訾祏訾祏以正對宣子說乃益龢田而與之龢觀此一節見叔向之善啓悟人也蓋宣子志在得田使它人諫之未必聽惟訾祏正直而寬博正直則能辨事理之實寬博則能協上下之情而宣子之所素信也以訾祏對不深攻宣子之失但歷敘子輿武子文子之世可德而受地於君者使宣子自悟而舍其和其可謂善啓悟人矣又叔向見韓宣子宣子憂貧叔向賀之宣子曰吾有卿之名而無其實無以從二三子吾是以憂子賀我何故對曰昔欒武子無一卒之田其官不備其宗器宣其德行順其憲則使越於諸侯諸侯親之戎狄懷之以正晉國行刑不疚以免於難及桓子驕泰奢侈貪

欲無藝略則行志假貸居賄宜及於難而賴武之德以沒其身及懷子改桓之行而脩武之德可以免於難而離桓之罪以亡於楚夫郤昭子其富半公室其家半三軍恃其富寵以泰于國其身尸於朝其宗滅於絳不然夫八郤五大夫三卿其寵大矣一朝而滅莫之哀也唯無德也今吾子有欒武子之貧吾以爲能其德矣是以賀若不憂德之不建而患貨之不足將弔不暇何賀之有宣子拜稽首焉曰起也將亡賴子存之非起也敢專承之其自桓叔以下嘉吾子之賜桓叔者韓氏之祖也觀叔向之言眞所謂直諒多聞者由今說之猶使人興起況在當時者乎故錯爲上大之以終其身而國有大常卒賴其言以興其有詩於皆多矣然官室常後民力稱盡已不寵言而餘頗言之逆女照節爲以得志已不能言而醫和言之詳其乎口於啖事之失厚益者多而於君德之賜正救者莽其亦歷

爲大學之道亦未可謂之有得也至於其子弟著卒生不令之子以滅其家況正以驕其罪之未至故備論焉

昭二十有八年秋晉韓宣子卒魏獻子爲政（杜氏曰獻子魏舒）分祁氏之田以爲七縣（七縣鄔祁平陵梗陽塗水馬首盂也）分羊舌氏之田以爲三縣（銅鞮平陽楊氏）司馬彌牟爲鄔大夫（大原鄔縣）賈辛爲祁大夫（大原祁縣）司馬烏爲平陵大夫魏戊爲梗陽大夫（戊魏舒庶子梗陽在大原晉陽縣南）知徐吾爲塗水大夫（徐吾知盈孫塗水大原榆次縣）韓固爲馬首大夫（固韓起孫）孟丙爲盂大夫（大原盂縣）樂霄爲銅鞮大夫（上黨銅鞮縣）趙朝爲平陽大夫（朝趙勝曾孫平陽平陽縣）僚安爲楊氏大夫（平陽楊氏縣）謂賈辛司馬烏爲有力於王室（二十二年辛烏帥師納敬王）故舉之謂知徐吾趙朝韓固魏戊餘子之不失職能守業者也（卿之庶子爲餘子）其四人者皆受縣而後見於魏子以賢舉也（四人司馬彌牟孟丙樂霄僚安也受縣而後見言係像而舉不以私也）魏子謂成鱄（鱄晉大夫）吾與戊也縣人其以我爲黨乎對曰何也戊之爲人也遠不忘君（遠疏遠也）近不偪同（不偪同位）居利

思義(不苟得)在約思純(元心)有守心而無淫行雖與之縣不亦可乎昔武王克商光有天下(光大也)其兄弟之國者十有五人姬姓之國者四十人皆舉親也夫舉無他唯善所在親疏一也賈辛將適其縣見於魏子魏子曰辛來昔叔向適鄭鬷蔑惡(貌醜)欲觀叔向從使之收器者(從隨也隨使人收飲俎豆者)而往立於堂下一言而善叔向將飲酒聞之曰必鬷明也(叔聞其賢故謂其言而知之)下執其手以上曰昔賈大夫惡(賈國之大夫惡亦醜也)娶妻而美三年不言不笑御以如皋(為妻御之皋澤)射雉獲之其妻始笑而言賈大夫曰才之不可以已我不能射女遂不言不笑夫今子少不颺(顏貌不揚顯)子若無言吾幾失子矣言之不可以已也如是遂如故知今女有力於王室吾是以舉女(因賈辛有功而猶辛之言人不可掩)行乎敬之哉毋墮乃力(墮損也)仲尼聞魏子之舉也以為義曰近不失親(親謂賈辛)遠不失舉(以賢)可謂義矣又聞其命賈辛也以

為忠(光賞王室之功故為忠)詩曰永言配命自求多福忠也(詩大雅也永長也言長配天命致多福者唯忠)魏子之舉也義其命也忠其長有後於晉國乎(正義曰遠不忘君曉雖疏遠而心)(在公室常忠敬也近不偏同言親近有寵不偏迫同位常思義也居利思義隱財不苟得思義可取乃取之也在約思純貧匱而思純固無叨盡之心也有守善之心而無淫詞之行謂則魏子而有之辭不亦可乎。)冬梗陽人有獄魏戊不能斷以獄上(上魏子)其大宗賂以女樂(大宗宗者之)魏子將受之魏戊謂閻沒女寬(二人魏子之屬大夫)曰主以不賄聞於諸侯若受梗陽人賄莫甚焉吾子必諫皆許諾退朝待於庭(魏子朝居退而待於魏子之庭)饋入召之(召二大夫食)比置三嘆既食使坐(使命之)魏子曰吾聞諸伯叔諺曰唯食忘憂吾子置食之間三嘆何也同辭而對曰或賜二小人酒不夕食(或他)饋之始至恐其不足是以歎中置自咎曰(言人飢也)豈將軍食之而有不足是以再歎(將軍魏子中軍帥故謂之將軍)及饋之畢願以小人之腹為君子之心屬厭而已(屬足也言小人之腹飽猶知厭足君子之心亦宜然)獻子辭梗陽人(傳言魏氏所以興曰正義曰晉使卿將軍將中軍將上軍及六卿以將軍為官)

右蓋其一九起於此○按魏舒見於傳已久今特取其用人縣邑二事以為後法餘弗錄云入春秋以來其以賄敗國者多矣舒能以二大夫之諷諫而辭梗陽之賂雖未足為賢者之盛節其在濁世亦可稱之數歟○以上晉之名卿

西山先生眞文忠公讀書記卷之六

西山讀書記乙下之七

襄八年夏四月庚寅鄭子國子耳侵蔡獲蔡司馬公子燮鄭人皆喜唯子產不順杜氏曰子產子國子不順衆而喜曰小國無文德而有武功禍莫大焉楚人來討能勿從乎從之晉師必至晉楚伐鄭自今鄭國不四五年弗得寧矣子國怒之曰爾何知國有大命而有正卿童子言焉將為戮矣大命起師行軍之命○按是年鄭伯獻捷于晉其冬楚伐鄭討侵蔡也乃及楚平使行人告于晉明年晉師諸侯軍于城下鄭人恐乃行成楚復伐鄭又明年晉會十一國之師觀兵於鄭東門之外三駕而楚不能與爭然後鄭所挾楚侵故盟于蕭魚蓋五年而鄭始得寧卒如子產之說

十年初子駟與尉止有爭將禦諸侯之師而黜其車杜氏曰禦牛首師也黜減損尉止獲又與之爭獲囚俘子駟抑尉止曰爾車非禮也言女車猶多過制遂弗使獻不使獻所獲初子駟為田洫司氏堵氏侯氏子師氏皆喪田焉洫田畔溝也子駟為田洫以正封疆而侵四族田故五族聚群不逞之人因公子之徒以作亂八年子駟所殺公子嬰等之黨於是子駟當國攝君事也子國

爲司馬子耳爲司空子孔爲司徒冬十月戊辰尉止司臣侯晉堵女父子師僕帥賊以入晨攻執政于西宮之朝公宮殺子駟子國子耳刧鄭伯以如北宮子孔知之故不死子孔公子嘉也知難不告利得其處也子西聞盜不儆而出子西公孫夏子駟子尸而追盜先臨尸而逐賊盜入於北宮乃歸授甲臣妾多逃器用多喪子產聞盜子國子爲門者置守門庀群司具衆官閉府庫愼閉藏完守備成列而後出兵車十七乘千二百七十五人尸而攻盜於北宮子蟜帥國人助之殺尉止子師僕盜衆盡死侯晉奔晉堵女父司臣尉翩司齊奔宋尉翩尉止子司齊司臣子子孔當國代子駟爲載書以位序聽政辟自群卿諸司各守其職位以受執政之法不得與朝政○正義曰於時鄭伯幼弱政在諸卿國事相與議之不得一人獨決子孔性好專權自以身既當國望其一聽於己新舊稍亂與大夫設盟爲盟載之書曰自群卿諸司以下皆以位之次序一聽執政之法悉皆稟受成旨不得干預朝政令其權柄在己也大夫諸司門子不順子產謂之專欲難成請焚也大夫諸司門子弗順將誅之子孔欲誅不順者子產止之請爲之焚書既止子孔又勸令燒除載書

子孔不可曰爲書以定國衆怒而焚之是衆爲政也國不亦難乎難以至治子產曰衆怒難犯專欲難成合二難以安國危之道也不如焚書以安衆子得所欲欲爲政也衆亦得安不亦可乎專欲無成犯衆與禍子必從之乃焚書於倉門之外衆而後定不於朝內燒欲使遠近見所燒

十八年鄭子孔欲去諸大夫杜氏曰欲專權將叛晉而起楚師以去之使告子庚子庚弗許子庚楚令尹公子午楚子聞之使楊豚尹宜告子庚云云子庚帥師治兵於汾襄城縣東北有汾丘城於是子蟜伯有子張從鄭伯伐齊子張公孫黑肱子孔子展子西守二子知子孔之謀二子子展子西完守入保完城郭內保守子孔不敢會楚師楚師伐鄭子庚門于純門信于城下而還信再宿也甚雨及之楚師多凍役徒幾盡

十九年鄭子孔之爲政也專杜氏曰專權國人患之乃討西宮之難杜十年尉止等作難西宮子孔知而不言與純門之師十八年子孔召楚師至純門子孔當罪以其甲及子

革子良氏之甲守（以自守也）甲辰子展子西率國人伐之殺子孔而分其室鄭人使子展當國子西聽政立子產為卿（簡公消幼故大夫當國）二十二年夏晉人徵朝于鄭（以戊曰召鄭使朝ゝ）鄭人使少正公孫僑對（少正鄭卿官也公孫僑子產）曰在晉先君悼公九年我寡君於是即位（魯襄八年）即位八月（即位之年八月）而我先大夫子駟從寡君以朝于執事執事不禮於寡君（言朝執事謙不敢斥晉侯）寡君懼因是行也我二年六月朝于楚（因朝晉不見禮生朝楚心）

晉是以有戲之役（在九年）楚人猶競而申禮於敝邑敝邑欲從執事而懼為大尤曰晉其謂我不共有禮是以不敢攜貳於楚我四年三月先大夫子蟜又從寡君以觀釁於楚（實朝言觀）（釁隙也言欲往觀楚可去否）晉於是乎有蕭魚之役（在十一年）謂我敝邑邇在晉國譬諸草木吾臭味也（晉鄭同姓故）而何敢差池（差池不齊一）楚亦不競寡君盡其土實（土地所有）重之以宗器（宗廟禮樂之器鐘磬之屬）以受齊盟（齊同也）遂帥群臣隨于執事以會歲終

（朝以）貳於楚者子侯石盂歸而討之（古盂石莫）溴梁之明年（溴梁在十六年）子蟜老矣公孫夏從寡君以朝于君見於嘗酎（酒之新熟重者為酎嘗新飲酒為嘗酎）與執燔焉（助祭）間二年聞君將靖東夏（謂二十年澶淵盟）四月又朝以聽事期（先澶淵二月往朝以聽會期）不朝之間無歲不聘無役不從以大國政令之無常國家罷病不虞薦至（薦仍也）無日不易豈敢忘職（惕懼也）大國若安定之其朝夕在庭何辱命焉（言自將往不須來召）若不恤其患而以為口實（口實但有其言

而已）其無乃不堪任命而翦為仇讎（翦削也謂見翦削不堪命則成仇讎）敝邑是懼其敢忘君命委諸執事執事實重圖之（傳言子產有辭所以免大國之討）二十九年吳公子札聘於鄭見子產如舊識與之縞帶子產獻紵衣焉（杜氏曰大帶吳地貴縞鄭貴紵故各獻己所貴示損己而不為彼貴利）謂子產曰鄭之執政侈難將至矣政必及子子為政慎之以禮然鄭國將敗（後謂伯有）○鄭伯有使公孫黑如楚（杜氏曰屬子皙）辭曰楚鄭方惡而使余往是殺余

伯有曰世行也（言世為人）子皙曰可則往難、
已何世之有伯有將強使之子皙怒將伐、
有氏大夫和之十二月巳巳鄭大夫盟於、
有氏裨諶曰是盟也其與幾何（言不能久 裨諶鄭大夫也）
詩曰君子屢盟亂是用長今是長亂之道也
禍未歇也必三年而後能紓（紓解也）然明曰政
將焉往裨諶曰善之代不善天命也其焉辟
子產（言政必歸子產）舉不踰等則位班也（子產…）
擇善而舉則世隆也（世所高也）天又除之奪伯有

魄（奪其精神為子產驅除）子西即世將焉辟之天禍鄭
久矣其必使子產息之乃猶可以戾（戾定也）不
然將亡矣
三十年子產相鄭伯以如晉叔向問鄭國之
政焉對曰吾得見與否在此歲也駟良方爭
未知所成（駟氏子皙也良氏伯有也）若有所成吾得見乃
可知也叔向曰不既和矣乎對曰伯有侈而
愎（愎很也）子皙好在人上莫能相下也雖其和
也猶相積惡也惡至無日矣（為此年秋伯有出奔傳）○

六月鄭子產如陳涖盟歸復命告大夫曰陳
亡國也不可與也（…可與親好）聚禾粟繕城郭
恃此二者而不撫其民其君弱植公子侈太
子卑大夫敖政多門（政不由一人）以介於大國（介間也）
能無亡乎不過十年矣（為昭八年楚滅陳傳）○鄭伯
有耆酒為窟室（窟室地室）而夜飲酒擊鍾焉
朝至未已朝者曰公焉在（家臣故謂伯有為公）其人曰
吾公在壑谷（壑谷窟室）皆自朝布路而罷（布路分散）既
而朝（伯有朝鄭君）則又將使子皙如楚歸而飲酒

庚子子皙以駟氏之甲伐而焚之伯有奔雍
梁（雍梁鄭地）醒而後知之遂奔許大夫聚謀子皮
曰仲虺之志（仲虺湯左相）云亂者取之亡者侮之
推亡固存國之利也罕駟豐同生（罕子皮駟子皙豐公
孫段也三家本同母兄弟）伯有汏侈故不免（三家同出而伯有孤特又
以汏侈亡）人謂子產就直助彊（直謂子皙彊謂三家）子產
曰豈為我徒（…）國之禍難誰知所
敝或主彊直難乃不生（言能彊能直則可弭難分二家未能則伯
有亡…）始成吾所（…）辛丑子產斂伯有

氏之死者而殯之不及謀而遂行（不與於同謀）印段從之（義子產）子皮止之衆曰人不我順何止焉子皮曰夫子禮於死者況生者乎遂自止之壬寅子產入癸卯子石入（子石印段）皆受盟于子晳氏乙巳鄭伯及其大夫盟于大宮（大宮祖廟）盟國人于師之梁之外（師之梁鄭城門）伯有聞鄭人之盟己也怒聞子皮之甲不與攻己也喜曰子皮與我矣癸丑晨自墓門之瀆入（墓門鄭城門）因馬師頡介于襄庫以伐舊北門（馬師頡子羽孫）

駟帶率國人以伐之（駟帶子西之子子晳之宗主）皆召子產（駟氏伯有俱召）子產曰兄弟而及此吾從天所與（兄弟恩尋故無所偏助）伯有死於羊肆（羊肆市列）子產襚之枕之股而哭之斂而殯諸伯有之臣在市側者既而葬諸斗城（斗城地名）子駟氏欲攻子產子皮怒之曰禮國之幹也殺有禮禍莫大焉乃止（然葬伯有爲有禮）○鄭子皮授子產政（伯有死子皮知政以子產賢故讓之）辭曰國小而偪（偪近大國）族大寵多不可爲也（爲猶治也）子皮曰虎帥以聽誰敢犯子子善

相之國無小（言在治政）小能事大國乃寬（寬大撫故地）子產爲政有事伯石賂與之邑（伯石公孫段有事欲使之）子太叔曰國皆其國也奚獨賂焉（言鄭大夫共憂鄭國事何爲獨賂之）子產曰無欲實難（言人不能無欲）皆得其欲以從其事而要其成非我有成其在人乎（言成猶在我非在他）何愛於邑邑將焉往（言猶在國）子太叔曰若四國何（恐爲四隣所笑）子產曰非相違也而相從也（言賂以邑欲爲和順）四國何尤焉鄭書有之（鄭國安書）曰安定國家必大焉先（先和大族而後國家安）姑先安大

以待其所歸（要其成也）既伯石懼而歸邑卒與之（卒終也）伯有既死使大史命伯石爲卿辭大史退則請命焉（請大史更命己）復命之又辭如是三乃受策入拜子產是以惡其爲人也（惡其虛飾）使次己位（畏其作亂故寵之）子產使都鄙有章（國都及邊鄙車服尊卑各有分部）上下有服（公卿大夫服不相踰）田有封洫（封疆也洫溝也）廬井有伍（廬舍也九夫爲井使五家相保）大人之忠儉者（謂卿大夫）從而與之泰侈者因而斃之（因其有罪而斃之）豐卷將祭請田焉弗許（田獵也）曰唯君用鮮（[illegible]）

戮衆給而已（衆臣祭以芻豢為足）子張怒（子張豐卷）退而徵役（徵兵欲以攻子産）子産奔晉子皮止之而逐豐卷豐卷奔晉子産請其田里（請於公不入）三年而復之反其田里及其入焉（田里所收入）從政一年輿人誦之曰取我衣冠而褚之（褚畜也畜侈者畏法故畜藏）取我田疇而伍之孰殺子産吾其與之（並畔為疇）及三年又誦之曰我有子弟子産誨之我有田疇子産殖之（殖生也）子産而死誰其嗣之（嗣續也）（言鄭所以興）

三十有一年子産相鄭伯以如晉晉侯以我喪故未之見也子産使盡壞其館之垣而納車馬焉士文伯讓之曰敝邑以政刑之不脩寇盜充斥（杜氏曰充滿斥見言其多）無若諸侯之屬辱在寡君者何是以令吏人完客所館（館舍也）高其閈閎（閈閎門也）厚其牆垣以無憂客使（無令客使憂寇盜）今吾子壞之雖從者能戒其若異客何以敝邑之為盟主繕完葺牆（葺覆也）以待賓客若皆毀之其何以共命寡君使匄請命（請問毀垣之命）對

曰以敝邑褊小介於大國（介間也）誅求無時（誅責也）是以不敢寧居悉索敝賦以來會時事（時事朝會）逢執事之不閒而未得見又不獲聞命未知見時不敢輸幣亦不敢暴露其輸之則君之府實也非薦陳之不敢輸也（薦陳獻見也）其暴露之則恐燥溼之不時而朽蠹以重敝邑之罪僑聞文公之為盟主也（僑子産名文公晉重耳）宮室卑庳無觀臺榭以崇大諸侯之館館如公寢庫廄繕脩司空以時平易道路（易治也）圬人

以時塓館宮室（塓塗也圬人塗者）諸侯賓至甸設庭燎（庭燎設於庭）僕人巡宮（巡行宮夜）車馬有所（有所處）賓從有代（代客役）巾車脂轄（巾車主車之官）隸人牧圉各瞻其事（瞻視客所當得）百官之屬各展其物（各陳其物以待賓展陳也）公不留賓而亦無廢事（賓得事不廢）憂樂同之事則巡之（巡行也）教其不知而恤其不足賓至如歸無寧菑患（言見遇如此寧有菑患邪）不畏寇盜而亦不患燥溼（寧安也）今銅鞮之宮數里（銅鞮晉離宮）而諸侯舍於隸人（舍於隸人之舍）門不容

車而不可踰越明庭之內迫迮盜賊公行而天厲不戒厲猶災也言水潦無時賓見無時命不可知若又勿壞是無所藏幣以重罪也敢請執事將何所命之問晉命已所上之宜雖君之有魯喪亦敝邑之憂也言鄭與魯亦有同姓之憂若獲薦幣薦進也脩垣而行行去也君之惠也敢憚勤勞文伯復命反命於晉君趙文子曰信信如子產言我實不德而以隸人之垣以贏諸侯贏受也是吾罪也使士文伯謝不敏焉晉侯見鄭伯有加禮加禮敬厚其宴

好而歸之乃築諸侯之館叔向曰辭之不可以已也如是夫子產有辭諸侯賴之若之何其釋辭也詩曰辭之輯矣民之協矣辭之繹矣民之莫矣詩大雅言辭輯睦則民協同辭說繹則民安定莫猶定也其知之矣謂詩人知辭之有益十二月北宮文子相衛襄公以如楚文子北宮佗襄公獻公子宋之盟故也晉楚之從交相見也過鄭印段廷勞于棐林如聘禮而以勞辭用聘禮而用郊勞之辭文子入聘報印段子羽為行人馮簡子與子大叔逆客逆文子事畢而出言於衛

侯曰鄭有禮其數世之福也其無大國之討乎詩云誰能執熱逝不以濯詩大雅以水濯手禮之於政如熱之有濯也濯以救熱何患之有以此上子辭子產之從政也擇能而使之馮簡子能斷大事子大叔美秀而文其貌美其才秀公孫揮能知四國之為知諸侯所欲為而辨於大夫之族姓班位貴賤能否而又善為辭令裨諶能謀謀於野則獲得所謀也謀於邑則否此才性之蔽鄭國將有諸侯之事子產乃問四國之為於子羽且使

多為辭令與裨諶乘以適野使謀可否而告馮簡子使斷之事成乃授子大叔使行之以應對賓客是以鮮有敗事北宮文子所謂有禮也傳子產行事以明此文子之言○鄭人游于鄉校鄉之學校以論執政論其得失然明謂子產曰毀鄉校如何鄭人於中譏議國政子產曰何為夫人朝夕退而游焉以議執政之善否其所善者吾則行之其所惡者吾則改之是吾師也若之何毀之我聞忠善以損怨不聞作威以防怨[illegible]

豈不遽止然猶防川(遽畏懼也)大決所犯傷人必多吾不克救也不如小決使道(道通也)不如吾聞而藥之也(以為己藥石)然明曰蔑也今而後知吾子之信可事也小人實不才若果行此其鄭國實賴之豈惟二三臣仲尼聞是語也曰以是觀之人謂子產不仁吾不信也(仲尼以二十二年生於是十歲長而後聞之○韓退之頌曰我思古人伊鄭之僑以禮相國人未知其學進於鄉校衆口囂囂或謂子產毀鄉校則止曰何患焉可以成美善者吾行不善吾避維善維否我於此視川不可防言不可弭下塞上聾邦其傾矣既鄉校不毀而鄭國以理)

○子皮欲使尹何為邑(為邑大夫)子產曰少未知可否(尹何少)子皮曰愿吾愛之不吾叛也(愿謹善也)使夫往而學焉夫亦愈知治矣(夫謂尹何)子產曰不可人之愛人求利之也今吾子愛人則以政(以政與之)猶未能操刀而使割也其傷實多(多自傷)子之愛人傷之而已其誰敢求愛於子子於鄭國棟也棟折榱崩僑將厭焉敢不盡言子有美錦不使人學製焉(製裁也)大官大邑身之所庇也而使學者製焉其為美錦不亦多乎(言官邑之重多於美錦)僑聞學而後入政未聞以政學者也若果行此必有所害譬如田獵射御貫則能獲禽(貫習也)若未嘗登車射御則敗績厭覆是懼何暇思獲子皮曰善哉虎不敏吾聞君子務知大者遠者小人務知小者近者我小人也衣服附在吾身我知而慎之大官大邑所以庇身也我遠而慢之(慢易也)微子之言吾不知也他日我曰子為鄭國我為吾家以庇焉其可也今而後知不足(自知謀慮不足謀其家)

自今請雖吾家聽子而行子產曰人心之不同如其面焉吾豈敢謂子面如吾面乎抑心所謂危亦以告也子皮以為忠故委政焉子產是以能為鄭國(傳言子產之治乃子皮之力○按子產論尹何為邑一事耳而反覆譬至于三四操刀一也棟折二也製錦三也射御四也蓋啓告人者不當如是乎宜子皮之樂聽也)

昭元年春楚公子圍聘于鄭且娶於公孫段氏伍舉為介(伍舉椒舉介副也)將入館(就客舍)鄭人惡之(知楚懷詐)使行人子羽與之言乃館於外(舍城

（外）旣聘將以衆逆（以兵入逆婦）子產患之使子羽辭曰以敝邑褊小不足以容從者請墠聽命（欲於城外除地爲墠行昏禮）令尹命大宰伯州犁對曰君辱貺寡大夫圍謂圍將使豐氏撫有而室（豐氏公孫段）圍布几筵告於莊共之廟而來（莊王圍之祖共王圍之父）若野賜之是委君貺於草莽也是寡大夫不得列於諸卿也（言不得從卿禮）不寧唯是又使圍蒙其先君（蒙欺也言先君而來不得成禮於女氏之廟故以爲欺先君）將不得爲寡君老（大臣稱老必辱命而黜退）其蔑以復矣

唯大夫圖之子羽曰小國無罪恃實其罪（恃大國而無備則是罪）將恃大國之安靖已而無乃包藏禍心以圖之小國失恃而懲諸侯使莫不憾者距違君命而有所壅塞不行是懼（言已失所恃諸侯懲恨以距君命壅塞不行所懼作此）不然敝邑館人之屬也（館人守舍人也）其敢愛豐氏之祧（祧遠祖廟）伍舉知其有備也請垂櫜而入（垂櫜示無弓）許之正月乙未入逆而出○鄭徐吾犯之妹美（犯鄭大夫）公孫楚聘之矣（楚子南穆公孫）公孫黑又使強委禽焉（禽鴈也納采用

鴈）犯懼告子產子產曰是國無政非子之患也唯所欲與犯請於二子請使女擇焉皆許之子晳盛飾入布幣而出（布陳贄幣子晳公孫黑）子南戎服入左右射超乘而出女自房觀之曰子晳信美矣抑子南夫也（言丈夫）夫夫婦婦所謂順也適子南氏子晳怒旣而櫜甲以見子南欲殺之而取其妻子南知之執戈逐之及衝擊之以戈（衝交道）子晳傷而歸告大夫曰我好見之不知其有異志也故傷大夫皆謀之子

產曰直鈞幼賤有罪罪在楚也（先聘子南直也子南用戈子晳直也子產力未能討故鈞其事歸罪於楚）乃執子南而數之曰國之大節有五女皆奸之（奸犯也）畏君之威聽其政尊其貴事其長養其親五者所以爲國也今君在國女用兵焉不畏威也奸國之紀不聽政也（奸國之紀謂傷人）子晳上大夫女嬖大夫而弗下之不尊貴也幼而不忌不事長也（忌畏也）兵其從兄不養親也君曰余不女忍殺宥女以遠勉速行乎無重而罪五月庚辰鄭放

游楚於吳將行子南子產咨於大叔（大叔游吉）大叔曰吉不能亢身焉能亢宗（宗族也）彼國政也非私難也子圖鄭國利則行之又何疑焉周公殺管叔而蔡蔡叔（蔡放也）夫豈不愛王室故也吉若獲戾子將行之何有於諸游○鄭為游楚亂故（游楚子南）六月丁巳鄭伯及其大夫盟于公孫段氏罕虎公孫僑公孫段印段游吉駟帶私盟于閨門之外實薰隧（閨門鄭城門薰隧門外道名實之者為明年子產數子晳罪稱薰隧盟起本）公孫黑強與於盟使大史書其名且曰七子（子晳自欲同於六卿故曰七子）子產弗討（子晳強討之恐亂國）○晉侯有疾鄭伯使公孫僑如晉聘且問疾叔向問焉曰寡君之疾病卜人曰實沈臺駘為祟史莫之知敢問此何神也子產曰昔高辛氏有二子伯曰閼伯季曰實沈（高辛帝嚳）居于曠林不相能也（曠林地闕）日尋干戈以相征討（尋用也）后帝不臧（后帝堯也臧善也）遷閼伯于商丘主辰（商丘宋地主祀辰星辰大火也）商人是因故辰為商星（商人湯先相土封商丘因閼伯故國祀辰星）遷實

沈于大夏主參（大夏今晉陽縣）唐人是因以服事夏商（唐人若劉累之等累遷魯縣此在大夏）其季世曰唐叔虞（之季世其君曰叔虞）當武王邑姜方震大叔（邑姜武王后齊太公之女懷胎為震大叔成王之弟叔虞）夢帝謂己余命而子曰虞將與之唐屬諸參而蕃育其子孫（帝天取唐君名）及生有文在其手曰虞遂以命之及成王滅唐而封大叔焉故參為晉星（叔虞封唐是為晉侯）由是觀之則實沈參神也昔金天氏有裔子曰昧為玄冥師（金天氏帝少皞裔遠也玄冥水官昧為水官之長）生允格臺駘臺駘能業其官（纂其業）宣汾洮（宣猶通也汾洮二水名）障大澤（陂障之）以處大原（大原晉陽臺駘之所居也）帝用嘉之封諸汾川（帝顓頊）沈姒蓐黃實守其祀（四國臺駘之後）今晉主汾而滅之矣（滅四國）由是觀之則臺駘汾神也抑此二者不及君身山川之神則水旱癘疫之災於是乎禜之（有水旱之災則禜祭山川之神若臺駘者周禮四曰禜祭為營攢用幣以祈福祥）日月星辰之神則雪霜風雨之不時於是乎禜之（星辰之神若實沈者）若君身則亦出入飲食哀樂之事也山川星辰

之神又何為焉 言實沈臺駘不為君疾 僑聞之君子有四時朝以聽政 聽國政 晝以訪問 問可否 夕以脩令 所施念 夜以安身於是乎節宣其氣 宣散也 勿使有所壅閉湫底以露其體 湫集也底滯也露羸也壹之則血氣集滯而體羸露 故心不爽而昏亂百度 政此也奕明也百度百事之節 今無乃壹之 同四時也 則生疾矣僑又聞之內官不及同姓 內官嬪御 其生不殖 殖長也 美先盡矣則相生疾 同姓之相與先美矣美極則盡盡則能生疾 君子是以惡之故志曰買妾不知其姓則卜之違此

二者古之所慎也 違四時取同姓二者古人所慎 男女辨姓禮之大司也 辨別也 今君內實有四姬焉 四姬同姓 其無乃是也乎若由是二者弗可為也已四姬有省猶可無則必生疾矣 擇異姓去同姓 爲治也 故言 叔向曰善哉肸未之聞也此皆然矣叔向出行人揮送之 送叔向 叔向問鄭故焉且問子晳對曰其與幾何 言不久 無禮而好陵人怙富而卑其上弗能久矣 爲明年鄭殺公孫黑傳 晉侯聞子產之言曰博物君子也重賄之

二年秋鄭公孫黑將作亂欲去游氏而代其位 杜氏曰游氏大叔之族黑為游楚所傷故欲害其族 傷疾作而不果 前年游楚所擊創 駟氏與諸大夫欲殺之 駟氏黑之族 子產在鄙聞之懼弗及乘遽而至 遽傳也驛 使吏數之 責數其罪 曰伯有之亂 在襄三十一年 以大國之事而未爾討也 務共大國之命不暇治女罪 爾有亂心無厭國不女堪專伐伯有而罪一也昆弟爭室而罪二也 謂爭徐吾犯之妹 薰隧之盟女矯君位而罪三也 謂使大史書七子 有死罪三何以堪之不速死大刑將至再拜稽首辭曰死在朝夕無助天為虐子產曰人誰不死凶人不終命也作凶事為凶人不助天其助凶人乎請以印為褚師 印子晳之子褚師市官 子產曰印也若才君將任之不才將朝夕從女女罪之不恤而又何請焉不速死司寇將至七月壬寅縊尸諸周氏之衢 衢道也 加木焉 書其罪於木以加尸上也 四年春王正月許男如楚楚子止之 杜氏曰欲與俱田 田○按楚子靈王也 遂止鄭伯復田江南許男與

楚子已與鄭伯田江南故言復使椒舉如晉求諸侯二君待
之二君鄭許楚子問於子產曰晉其許我諸侯乎
對曰許君晉君少安不在諸侯安於小小不能遠圖○少
晉君平公也其大夫多求貪也莫匡其君在宋之盟
又曰如一晉楚同也若不許君將焉用之謂用宋盟王
曰諸侯其來乎對曰必來從宋之盟承君之
歡不畏大國大國晉也何故不來不來者其魯衛
曹邾乎曹畏宋邾畏魯魯衛偪於齊而親於
晉唯是不來其餘君之所及也誰敢不至言楚

威力所能及王曰然則吾所求者無不可乎對曰
求逞於人不可逞快也求人以快意人必違之與人同欲盡
濟六月丙午楚子合諸侯于申椒舉言於楚
子曰臣聞諸侯無歸禮以爲歸今君始得諸
侯其愼禮矣霸之濟否在此會也夏啓有鈞
臺之享商湯有景亳之命周武有孟津之誓
成有岐陽之蒐康有酆宮之朝穆有塗山之
會齊桓有召陵之師晉文有踐土之盟君其
何用宋向戌鄭公孫僑在諸侯之良也君其

選焉選所用王曰吾用齊桓用召陵之禮王使問禮
於左師與子產左師曰小國習之大國用之
敢不薦聞言所聞識示所未行獻公合諸侯之禮六其禮
六儀也宋爵公故獻公禮子產曰小國共職敢不薦守獻
伯子男會公之禮六鄭伯男故獻伯子男會公之禮其禮同所從言
之異君子謂合左師善守先代子產善相小國
王使椒舉侍於後以規過卒事不規王問其
故對曰禮吾所未見者有六焉又何以規左師
子產所獻六禮楚皆未嘗行楚子示諸侯侈椒舉諫弗聽

子產見左師曰吾不患楚矣汰而愎諫不過
十年左師曰然不十年侈其惡不遠遠惡而
後棄善亦如之德遠而後興爲十三年楚弑其君傳○
鄭子產作丘賦杜氏曰丘十六井當出馬一匹牛三頭今子產別賦其田
如魯之田賦在哀十一年國人謗之謗毀也曰其父死於
路謂子國爲尉氏所殺己爲蠆尾謂子產重賦毒害百姓以令於
國國將若之何子寬以告子寬鄭大夫子產曰何
害苟利社稷死生以之以用也且吾聞爲善者
不改其度故能有濟也民不可逞度不可改

度法也）詩曰禮義不愆何恤於人言（逸詩也子產自以爲權制濟國於變無怨）吾不遷矣（遷移也）渾罕曰國氏其先亡乎（渾罕子寬）君子作法於涼（涼薄也）其敝猶貪作法於貪敝將若之何（言不可以行）姬在列者（在列國也）蔡及曹滕其先亡乎偪而無禮（蔡偪楚曹滕偪宋）鄭先衛亡偪而無法（偪晉楚）政不率法而制於心民各有心何上之有（子產權將救急渾罕譏之正道）五年鄭罕虎如齊娶於子尾氏（杜氏曰自爲逆也）晏子驟見之陳桓子問其故對曰能用善人民

之主也（謂援子產政）六年鄭人鑄刑書（杜氏曰鑄刑書於鼎以爲國之常法）叔向使詒子產書（詒遺也）曰始吾有虞於子（虞度也言準度子產以爲己法）今則已矣（已止也）昔先王議事以制不爲刑辟懼民之有爭心也（臨事制刑不豫設法也法豫設則民知爭端）猶不可禁禦是故閑之以義（閑防也）糾之以政（糾舉也）行之以禮守之以信奉之以仁（奉養也）制爲祿位以勸其從（勸從教）嚴斷刑罰以威其淫（放於）懼其未也故誨之以忠聳之以行（聳懼

也）臨之以敬涖之以彊（施之於事爲涖）斷之以剛（義斷剛）猶求聖哲之上明察之官（上公三也卿大夫也）忠信之長慈惠之師民於是乎可任使也而不生禍亂民知有辟則不忌於上（權移於法故民不畏上）並有爭心以徵於書而徼幸以成之（因危文以生爭緣徼幸以成其巧僞）弗可爲矣（爲治也）夏有亂政而作禹刑商有亂政而作湯刑（夏商之亂著禹湯之法言不能議事以制）周有亂政而作九刑（周之衰亦爲刑書謂之九刑）三辟之興皆叔世也（言刑書不起於始盛之世）今吾子相鄭國作

封洫（在襄三十年）立謗政（作丘賦在四年）制參辟鑄刑書（制參辟謂用三代之末法）將以靖民不亦難乎詩曰儀式刑文王之典日靖四方（詩頌言文王以德爲儀式故能日有安靖四方之功刑法也）又曰儀刑文王萬邦作孚（詩大雅言文王作儀法爲天下所信乎信也）如是何辟之有（言詩唯以德與信不以刑也）民知爭端矣將棄禮而徵於書（以刑書爲徵）錐刀之末將盡爭之（錐刀末喻小事）亂獄滋豐賄賂並行終子之世鄭其敗乎肸聞之國將亡必多制（數改法）其此之謂乎復書曰若吾子之言

(也)僑不才不能及子孫吾以救世也旣不承
命敢忘大惠(以月義戒爲意)
七年鄭子產聘于晉晉侯有疾韓宣子逆客
私焉(杜氏曰私語)曰寡君寢疾於今三月矣並走
群望(晉所望祀山川皆走往祈禱)有加而無瘳今夢黃熊
入寢門其何厲鬼也對曰以君之明子爲大
政其何厲之有昔堯殛鯀于羽山(羽山在東海祝其縣西南)其神化爲黃熊以入于羽淵實爲夏郊三
代祀之(鯀禹父夏家郊祭之歷殷周二代又通在群神之數并見祀)晉爲
盟主其或者未之祀也乎(言周衰晉爲盟主得佐天子祀群神)
韓子祀夏郊(祀鯀)晉侯有間(間差也)賜子產莒之
二方鼎(方鼎莒所貢)○子產爲豐施歸州田於韓
宣子(豐施鄭公孫段之子三年晉以州田賜段)曰日君以夫公孫
段爲能任其事而賜之州田今無祿早世不
獲久享君德其子弗敢有不敢以聞於君私
致諸子(此年正月公孫段卒)宣子辭子產曰古人有言
曰其父析薪其子弗克負荷(荷擔也以微薄喩劣弱)施
將懼不能任其先人之祿其況能任大國之

賜縱吾子爲政而可後之人若屬有疆埸之
言敝邑獲戾(恐後代宣子者將以鄭取晉邑罪鄭)而豐氏受其
大討吾子取州是免敝邑於戾而建置豐氏
也敢以爲請(傳言子產貞而不諒)宣子受之以告晉侯
晉侯以與宣子宣子爲初言病有之(初言謂與趙文)
以易原縣於樂大心(樂大心宋大夫原晉邑以賜樂大心)(子爭州田也)
○鄭人相驚以伯有曰伯有至矣則皆走
不知所往(伯有襄三十年鄭人殺言其鬼至)鑄刑書之歲二
月(在前年)或夢伯有介而行(介甲也)曰壬子余將
殺帶也(駟帶助子晳殺伯有壬子六年三月三日)明年壬寅余又
將殺段也(公孫段豐氏黨壬寅此年正月二十八日)及壬子駟帶
卒國人益懼齊燕平之月(此年正月)壬寅公孫段
卒國人愈懼其明月子產立公孫洩及良止
以撫之乃止(公孫洩子孔之子也襄十九年鄭殺子孔良止伯有子也立以爲大夫有宗廟)子太叔問其故子產曰鬼有所歸乃
不爲厲吾爲之歸也太叔曰公孫洩何爲(子孔不爲厲問何爲復立洩)子產曰說也爲身無義而圖說(伯有無義以妖鬼故立之恐惑民并立洩使[illegible][illegible]以大義存誅絶之後者以解說民心)

從政有所反之以取媚也民不可使知之故治政或當反道以求媚於民不媚不信說而後信之不信民不從也及子產適晉趙景子問焉景子晉中軍佐趙成曰伯有猶能爲鬼乎子產曰能人生始化曰魄魄形也旣生魄陽曰魂陽神氣也用物精多則魂魄彊物權勢是以有精爽至於神明爽明也匹夫匹婦彊死其魂魄猶能馮依於人以爲淫厲强死不病也人謂匹夫匹婦賤身況良霄我先君穆公之胄子良之孫子耳之子敝邑之卿從政三世矣鄭雖無腆腆厚

也抑諺曰蕞爾國蕞小貌而三世執其政柄其用物也弘矣其取精也多矣其族又大所馮厚矣良霄魂魄所馮者貴重而彊死能爲鬼不亦宜乎

傳言子產之博敏○正義曰人稟五常以生感陰陽以靈有身體之質名之曰形有噓吸之動謂之爲氣形氣合而爲用知力以此而彊故得成爲人也此將說淫厲故遠本其初人之生也始變化爲形形之靈者名之曰魄也旣生魄矣魄內自有陽氣氣之神者名之曰魂也魂魄神靈之名本從形氣而有形氣旣殊魂魄亦異附形之靈爲魄附氣之神爲魂也附形之靈者謂初生之時耳目心識手足運動啼呼爲聲此則魄之靈也附氣之神者謂精神性識漸有所知此則附氣之神也是魄在於前而魂在於後故云旣生魄陽曰

魂魂魄雖俱是性靈但魄識少而魂識多魄有質故爲陰魂無形故爲陽魂旣附氣氣以附形形強則氣強形弱則氣弱魂以氣強魄以形強若其居高官而任權勢奉養厚則魂氣強故用物精而多則魂魄強也物非權勢之名而以物爲體勢者言有權勢則物能備物謂奉養之物衣食所資之總名也精亦神也精是神之未著爽是明之未昭言權勢重用物多養此精爽至於神明也○朱子曰子產此論窮理甚精

飲酒無度相尚以奢相因以酒故馬師氏與子皮氏有惡馬師氏公孫鉏之子罕朔也襄三十年馬師頡出奔公孫鉏代之爲馬師與子皮俱同族齊師還自燕之月在此年二月罕朔殺罕魋魋子皮弟罕朔奔晉韓宣子問其位於子產問朔可使

在何位子產曰君之羇臣苟得容以逃死何位之敢擇卿違從大夫之位謂以盡去者降位一等罪人以其罪降罪重則降多古之制也朔於敝邑亞大夫也其官馬師也大夫位馬師職獲戾而逃唯執事所寘之得免其死爲惠大矣又敢求位宣子爲子產之敏也使從嬖大夫爲子產故使從一等不以罪降

十年秋七月戊子晉平公卒九月鄭罕虎如晉葬平公也鄭子皮將以幣行杜氏曰見新君之贄子產曰喪焉用幣用幣必百兩載幣用車百乘百兩必

千人千人至將不行也不行必盡用之見新君新自貴用盡幾千人而國不亡言千人之費不可數子皮固請以行既葬諸侯之大夫欲因見新君叔孫昭子曰非禮也弗聽叔向辭之曰大夫之事畢矣送葬禮畢而又命孤孤斬焉在衰絰之中既葬未卒哭猶服斬衰其以嘉服見則喪禮未畢其以喪服見是重受弔也大夫將若之何皆無辭以見子皮盡用其幣歸謂子羽曰非知之實難將在行之言不患不知患不能行夫子知之矣我則

不足言已由子產之戒既知其不可而終行之是我之不足書曰欲敗度縱敗禮我之謂矣夫子知度與禮矣我實縱欲而不能自克也欲因喪以慶新君故幾而行之不能自務○呂氏曰觀子皮數語能深自克責知此又因以見鄭享甚難其平日於子產言無不行至雖宗事亦喪心聽之又用幣一事乃不能見信盡其心非不欲從又忍幸而得見新君二者交戰於胸中故卒至大策然子皮能不甘其過以縱欲自負可謂賢矣孔子曰吾未見能見其過而內自訟者也子皮有焉

十一年楚師在蔡晉荀吳謂韓宣子曰不能救陳又不能救蔡為盟主而不恤亡國將焉用之秋會于厥憖謀救蔡也杜氏曰不尋不果救鄭子皮將行子產曰行不遠不能救蔡也蔡小而不順楚大而不德天將棄蔡以壅楚盈而罰之盈楚惡蔡必亡矣且喪君而能守者鮮矣是年三拔月楚子伏甲饗蔡侯於申醉而執之夏四月殺之○子棄疾帥師圍蔡三年王其有咎乎美惡周必復王惡周矣元年楚子弒君而立歲在大梁後三年十三歲及星周復於大梁晉人使狐父請蔡於楚弗許狐父晉大夫○歲十三年楚靈王果結死于乾谿○子產之先知豈若巫晉史也哉亦以理推之而已矣

齊侯衛侯鄭伯如晉朝嗣君也晉侯享諸侯子產相鄭伯辭於享請免喪而後聽命簡公未葬晉人許之禮也善晉不奪孝子之情

十二年三月鄭簡公卒將為葬除杜氏曰除葬道及游氏之廟游氏子大叔廟將毀焉子大叔使其除徒執用以立而無庸毀用毀廟具勿毀曰子產過女而問何故不毀乃曰不忍廟也諾將毀矣教之辭既如是子產乃使辟之司墓之室有當道者簡公別營葬地不在鄭先公舊墓故道有時道室也司墓之室鄭之掌公墓大夫徒屬

之字毀之則朝而塴塴下棺弗毀則日中而塴子太叔請毀之曰無若諸侯之賓何不欲久留賓子產曰諸侯之賓能來會吾喪豈憚日中無損於賓而民不害何故不為遂弗毀日中而葬君子謂子產於是乎知禮禮無毀人以自成也

十三年晉合諸侯于平丘事始見叔向篇子產子太叔相鄭伯以會子產以幄幕九張行幄幕軍旅之帳子太叔以四十既而悔之每舍損焉及會亦如之亦九張也傳言子產之適宜太叔之從善甲戌同盟于平丘令諸侯日中造于除除地為壇盟會處癸酉退朝先盟朝晉子產命外僕速張於除幄幕子太叔止之使待明日及夕子產聞其未張也使速往乃無所張矣地已滿也傳言子產每事敏於大叔及盟子產爭承承貢賦之次曰昔天子班貢輕重以列列尊卑也列尊貢重周之制也公侯地廣故所貢者多卑而貢重者甸服也甸服謂天子畿內共職貢者鄭伯男也而使從公侯之貢言鄭國在甸服外爵列伯子男不應出公侯之貢懼弗給也敢以為請諸侯靖兵好以為事靖息也行理之命行理使人通聘問者無月不至貢之無藝藝法制小國有闕所以得罪也諸侯脩盟存小國也貢獻無極亡可待也存亡之制將在今日自日中以爭至于昏晉人許之既子太叔咎之曰諸侯若討其可瀆乎瀆易也子產曰晉政多門政不出一家貳偷之不暇何暇討貳不壹偷苟且國不競亦陵何國之為不競爭則為人侵陵不成為國子產歸未至聞子皮卒哭且曰吾已已歎[illegible]無為為善矣唯夫子知我言子皮知己之善仲尼謂子產於是行也足以為國基矣詩云樂只君子邦家之基詩小雅言樂與君子為治乃國家之基本子產君子之求樂者也且曰合諸侯藝貢事禮也嫌爭競不順故以禮明之

十六年三月晉韓起聘于鄭鄭伯享之子產戒曰苟有位於朝無有不共恪孔張後至立於客間杜氏曰孔張子孔之孫執政禦之執政掌位列者禦止也適客後又禦之適縣閒縣樂肆客從而笑之事畢富子諫富子鄭大夫諫子產也曰夫大國之人不可

不慎也幾爲之笑而不陵我（言數見笑則心陵侮我）我皆有禮夫猶鄙我（鄙賤也）國而無禮何以求榮孔張失位吾子之恥也子產怒曰發命之不衷（衷當也）出令之不信刑之頗類（縱事類以成偏頗）獄之放紛（放縱也紛亂也）會朝之不敬（謂國無禮敬之心）使命之不聽（下不從上命）取陵於大國罷民而無功罪及而弗知僑之恥也孔張君之昆孫子孔之後也（昆兄也子孔鄭襄公兄孔張之祖父）執政之嗣也（子孔嘗執鄭國之政）爲嗣大夫承命以使周於諸侯國人所尊

讀書記乙集十　三十四

諸侯所知立於朝而祀於家（朝得自立廟於家）有祿於國（受祿邑）有賦於軍（軍出卿賦百乘）喪祭有職（有所主）受脤歸脤（受脤謂君祭以肉賜大夫歸脤謂大夫祭歸肉於公皆社之戎祭也）其祭在廟已有著位在位數世世守其業而忘其所僑焉得恥之（其祭在廟謂助君祭）辟邪之人而皆及執政是先王無刑罰也（言爲過誤者自應用刑罰）子寧以他規我（按孔張失位亦執政之責富子之諫非過也而子產非之亦病於不弘矣使常以不毀鄉校之心爲心豈有是哉）○宣子有環其一在鄭商（玉環同工共樸自共爲雙）宣子謁諸鄭伯（謁請也）子

產弗與曰非官府之守器也寡君不知子太叔子羽謂子產曰韓子亦無幾求（言所求少）晉國亦未可以貳晉國韓子不可偷也（偷薄也）若屬有讒人交鬭其間鬼神而助之以興其凶怒悔之何及吾子何愛於一環其以取憎於大國也盍求而與之子產曰吾非偷晉而有二心將終事之是以弗與忠信故也僑聞君子非無賄之難立而無令名之患僑聞爲國非不能事大字小之難無禮以定其位之患夫

讀書記乙集十　三十五

大國之人令於小國而皆獲其求將何以給之一共一否爲罪滋大（滋益也）大國之求無禮以斥之何饜之有吾且爲鄙邑則失位矣（不復成國）若韓子奉命以使而求玉焉貪淫甚矣獨非罪乎出一玉以起二罪吾又失位韓子成貪將焉用之且吾以玉賈罪不亦銳乎（銳細小也○商人不敢私自粥玉而必告君大夫此可見鄭國之有政民服其令如此）韓子買諸賈人既成賈矣商人曰必告君大夫韓子請諸子產曰日起請夫環執政弗義弗

敢復也（復重求也）今買諸商人商人曰必以聞敢以爲請子產對曰昔我先君桓公與商人皆出自周（鄭本在周畿內桓公東遷并與商人俱）庸次比耦（庸用也用次更相從耦耕）以艾殺此地斬之蓬蒿藜藋而共處之世有盟誓以相信也曰爾無我叛我無強賈（無強市其物）毋或匄奪爾有利市寶賄我勿與知恃此質誓故能相保以至于今今吾子以好來辱而謂敝邑強奪商人是教敝邑背盟誓也毋乃不可乎吾子得玉而失諸侯必不

爲也若大國令而共無藝（藝法也）鄭鄙邑也亦弗爲也（不欲爲鄙邑之事）僑若獻玉不知所成敢私布之（布陳也）韓子辭玉曰起不敏敢求玉以徼二罪敢辭之（傳言子產知禮宣子能改過）宣子私覲於子產以玉與馬曰子命起舍夫玉是賜我玉而免吾死也敢不藉手以拜（以玉馬藉手拜謝子產）○呂氏曰子產所以固拒宣子蓋有深意晉既失政六卿既各有求以鄭之小何以共之使子產一從宣子之請則趙氏中行氏必相繼而至有一不周必爲吾患如宋樂氏以楊楯獻趙簡子范氏怨執宋之使終身不得反子產見微知著故於玉環之請不敢以與宣子一則宣子

時爲六卿之長以宣子求之尚不與則下於宣子者必不敢求所以深塞其源二則宣子比之它卿最爲知理義者子產知其可以告語故敢再三拒之借此以杜六卿誅求之心以見子產動事精審如此不但能自立而已也○鄭大旱使屠擊祝款豎柎有事於桑山（三子鄭大夫有事祭也）斬其木不雨子產曰有事於山蓺山林也（蓺養護令繁殖）而斬其木其罪大矣奪之官邑

十七年冬有星孛于大辰西及漢（杜氏曰夏八月辰星見在天漢今孛星出辰西光芒東及天漢）鄭裨竈言於子產曰宋衛陳鄭將同日火若我用瓘斝玉瓚鄭必不

火（瓘珪也斝玉爵也瓚勺也欲以禳火）子產弗與（以爲天災流行非禳所息故也）

十有八年三月宋衛陳鄭皆火裨竈曰不用吾言鄭又將火鄭人請用之（信竈言）子產不可子大叔曰寶以保民也若有火國幾亡可以救亡子何愛焉子產曰天道遠人道邇非所及也何以知之竈焉知天道是亦多言矣豈不或信遂不與亦不復火（傳言天道難明裨竈猶不足以盡知）及鄭之未災也里析告子產曰將有大祥（里

（鄭大夫祥變異之氣）民震動國幾亡吾身泯焉弗良及（言將先災死）國遷其可乎子產曰雖可吾不足以定遷矣（子產知天災不可逃非遷所免故託以知不足）及火里析死矣未葬子產使輿三十人遷其柩（以其嘗與己言故）火作子產辭晉公子公孫于東門（晉人新來未入故辭不使前也）使司寇出新客（新來聘者）禁舊客勿出宮（為其知國情不欲令去）使子寬子上巡羣屏攝至于大宮（二子鄭大夫屏攝祭祀之位大宮鄭祖廟巡行宗廟不得使火以及之）使公孫登徙大龜（登開卜大夫）使祝史徙主祏於周廟

告于先君（祏廟主石函周廟厲王廟也有火災故合羣主於祖廟易救護）使府人庫人各儆其事（儆備火也）商成公儆司宮（商成公鄭大夫司宮巷伯寺人之官）出舊宮人寘諸火所不及（舊宮人先公宮女嬪妾也）司馬司寇列居火道（備非常也）行火所焮城下之人伍列登城（為部伍登城備姦也）明日使野司寇各保其徵（野司寇縣士也火之明日四方乃聞災故戒保所徵役之人）郊人助祝史除於國北（為祭處於國北者就大陰禳火）禳火于玄冥回祿（玄冥水神回祿火神）祈于四鄘（鄘城也城積土陰氣所聚故祈祭之以禳火之餘災）書焚室而寬其征與之

材（征賦稅也）三日哭國不市（示憂戚不會市）七月鄭子產為火故大為社（為治也）祓禳於四方振除火災禮也（振棄也）乃簡兵大蒐將為蒐除（治兵於廟城內地迫故除廣之）子大叔之廟在道南其寢在道北其庭小（庭寢場也）過期三日（勉小不得一時畢）使除徒陳於道南廟北曰子產過女而命速除乃毀於而向（而女也汝所向毀）除者南毀子產及衝使從者止之曰毀於北方（言子產仁不忍毀人廟）火之作也子產授兵登陴子大叔曰晉無乃討乎（辭晉公子孫而授兵恐晉討）

子產曰吾聞之小國忘守則危況有災乎國之不可小有備故也既晉之邊吏讓鄭曰鄭國有災晉君大夫不敢寧居卜筮走望不愛牲玉鄭之有災寡君之憂也今執事撊然授兵登陴（撊然勁忿貌）將以誰罪邊人恐懼不敢不告子產對曰若吾子之言敝邑之災君之憂也敝邑失政天降之災又懼讒慝之間謀之以啓貪人荐為敝邑不利（荐重也）以重君之憂幸而不亡猶可說也（說解也）不幸而亡君

雖憂之亦無及也鄭有他竟望走在晉句[illegible]
也國為竟手爲望晉歸赴之既事晉矣其敢有二心傳言子產
可篇

十九年鄭駟偃卒子游娶於晉大夫生絲弱
杜氏曰子游駟偃也弱幼少其父兄立子瑕子瑕子游叔父駟乞子
產憎其為人也子瑕且以為不順舍子立叔不順也
弗許亦弗止許之為違禮止之為違衆故中立駟氏聳聳懼也
他日絲以告其舅冬晉人使以幣如鄭問駟
乞之立故駟氏懼駟乞欲逃子產弗遣請龜

讀書記集七 四十

以卜亦弗予大夫謀對子產不待而對客曰
鄭國不天不獲天福寡君之二三臣札瘥夭昏大疫
曰札小疫曰瘥短折曰夭未名曰昏今又喪我先大夫偃其子
幼弱其一二父兄懼隊宗主私族於謀而立
長親於私族之謀宜立親之長者寡君與其二三老曰抑
天實剝亂是吾何知焉言天自欲亂駟氏非國所知諺曰
無過亂門民有兵亂猶憚過之而況敢知天
之所亂今大夫將問其故抑寡君實不敢知
其誰實知之平丘之會在十三年君尋舊盟曰無

或失職若寡君之二三臣其即世者晉大夫
而專制其位是晉之縣鄙也小縣鄙何國之為辭客
幣而報其使晉人舍之遠人晉侯報○鄭大水龍
鬬于時門之外洧淵時門鄭城門也國人請為禜焉
子產弗許曰我鬬龍不我覿也覿見龍鬬我
獨何覿焉禳之則彼其室也淵龍之室吾無求於
龍龍亦無求於我乃止也傳言子產之知○蘇氏曰吾子之爲
政本之以人情盡之以物理人情物理之所
反雖鬼神幽冥之際無不爲也子產於此蓋
備之矣鄭之臺駘晉星也晉之所當祀也黃
熊鄭之鄭為夏郊三代祀之晉為盟主亦所

讀書記集七 四一

當祀也三於伯有鄭之世大夫也死而爲厲
爲之立後而上同其理也若夫星孛于大辰
而欲用著卑王瓚龍鬬於時門從而禜之此
巫祝之事亦見理之當然者固君子所不[illegible]
也○愚按誠丈仰之杞要
若其智不若子產遠矣
二十年鄭子產有疾謂子太叔曰我死子必
為政唯有德者能以寬服民其次莫如猛夫
火烈民望而畏之故鮮死焉水懦弱民狎而
玩之狎輕也則多死焉故寬難寬難以治疾數月而
卒大叔為政不忍猛而寬鄭國多盜取人於
萑苻之澤萑苻澤名於澤中劫人大叔悔之曰吾早從

夫子不及此與徒兵以攻萑符之盜盡殺之盜少止仲尼曰善哉政寬則民慢慢則糾之以猛糾猶彈也猛則民殘殘則施之以寬寬以濟猛猛以濟寬政是以和詩曰民亦勞止汔可小康惠此中國以綏四方施之以寬也詩大雅汔其也康綏皆安也周厲王暴虐民勞於苛政故詩人刺之欲其施之以寬毋從詭隨詭人隨人無正心不可從以謹無良謹敕也式遏寇虐慘不畏明糾之以猛也式用也遏止也憯曾也言爲寇虐曾不畏明法者亦當用猛政糾治之柔遠能邇以定我王平之以和

也柔安也邇近也遠者懷附近者各以能進則王室定又曰不競不絿不剛不柔詩殷頌言湯政得中和競強也絿急也布政優優百祿是遒優優和也遒聚也和之至也及子產卒仲尼聞之出涕曰古之遺愛也子產遺愛有古人之遺風○按諡以濟質之諡尤備多貺之以爲未必出於夫子更冝詳之論語子謂子產有君子之道四焉其行己也恭其事上也敬其養民也惠其使民也義朱子曰恭謙遜也敬謹恪也惠愛利也使民義如都鄙有章上下有服田有封洫廬井有伍之類○吳氏曰數其事而責之者其所善者多也臧文仲不仁者三不知者三是也數其事

而稱之者猶有所未至也子產有君子之道四焉是也今或以一言蓋一人一事蓋一時皆非也或問是四事亦有序乎曰行己恭則其事上也敬非有容悅之私恩於民而後使之以義爲則民雖勞而不怨矣○問子產莫短於才否曰孔子稱之如此宜得短於才其爲政不專於寬有非理者須以法治之孟子所言惠而不知爲政者蓋指其一耳或問子產曰惠人也朱子曰子產之政不專於寬恕其心則以愛人爲主故孔子以爲惠人舉其重者而言也孟子子產聽鄭國之政以其乘輿濟人於溱洧朱子曰二水名也子產見人有徒涉此水者以其所乘之車載而度之孟子曰惠而不知爲政惠謂私恩小利政則有公平正直之體綱紀法度之

施焉歲十一月徒杠成十二月輿梁成民未病涉也杠方橋也徒杠可通徒行者梁亦橋也輿梁可通車輿者周十一月夏九月也周十二月夏十月也夏令曰十月成梁蓋農功已畢可用民力又時將寒沍水有橋梁則民不患於徒涉是亦王政之一事若也君子平其政行辟人可也焉得人人而濟之辟與闢同○辟除也如周禮閽人爲之辟之辟言能平其政則出行之際辟除行人使之避己亦不爲過況國中之水當涉者衆豈能悉以乘輿濟之哉故爲政者每人而悅之日亦不足矣言每人皆欲致私恩以悅其意則人多日少亦不足於用矣諸葛武侯嘗言治世以大德不以小惠得孟子之意矣

記曰子産猶衆人之母能食之而不能教也蘇氏曰此非子産之實蓋惠而愛人譏亂法以淅之則有所不行若子産則以勝法行惠者也○史記子産爲相一年豎子不戲狎斑白不挈提僮子不犂畔二年市不豫賈三年門不夜關道不拾遺四年田器不歸五年士無尺籍喪期不令而治治鄭二十六年而死丁壯號哭老人兒啼曰子産去我死乎民將安歸○按子産以鄭簡公十二年爲卿明年得政簡公在位三十六年乃卒又歷事定公獻公聲公合凡四十餘年方其始也內則有諸大夫之爭權互相誅戮外則晉楚之兵無歲不至城下國之危且弱幾不可爲矣子産於此從容回斡皆有次第其於內也務息諸大夫之爭而去其尤不可令者然報之難抜若不輕勤以緩其變惡之既救者不綴治以夯其撥有勸邀之公而無總孩之過故自子産逐子皙死豪宗大姓彊然疏順無復有敢其政者其於外也事大國以禮而不苟徇其求故全其身免於諸侯之討而鄭能以弱爲強考其所爲雖作丘甲鑄刑書見譏當世自餘鮮不合於理者然大人格心之業則未之聞焉皆其所事四公皆凡庸之主不足與有爲邪不然何其無有以一善著者至於用人各以所長蓋得聖門所謂器使之道春秋卿大夫未有能及之者後之以推衡人物爲職者當觀法焉

隱三年衞莊公娶于齊東宮得臣之妹曰莊姜得臣齊太子也太子不敢居上位故常處東宮美而無子衞人所爲賦碩人也碩人詩義取莊姜美于色賢于德而不見答終以無子國人憂之又娶于陳曰厲嬀生孝伯早死其娣戴嬀生桓公莊姜以爲己子嬀陳姓也厲戴皆謚雖爲莊姜子然太子之位未定公子州吁嬖人之子也嬖親幸也有寵而好兵公弗禁莊姜惡之石碏諫曰臣聞愛子教之以義方石碏衞大夫弗納於邪驕奢淫泆所自邪也四者之來寵祿過也將立州吁乃定之矣若猶未也階之爲禍言將立爲太子則宜早定若不早定州吁必緣寵而爲禍○正義曰驕謂恃己陵物奢謂夸矜僭上淫謂嗜欲過度泆謂放恣無藝此四者之來從邪而起故服虔云言此四者過從邪起是也劉炫云以四者所以自邪已身爲之不已將至於邪邪謂惡逆之事劉又難服云邪是何事能起四過若從邪起何須

云四者之來寵祿過也寵祿豈是邪事四者得從而來乎且言弗納於邪懼其緣寵以至於邪非先邪而後驕也○按石碏之意蓋謂驕奢淫泆乃邪之所自起而所以驕奢淫泆者由寵祿之過也邪者惡逆之謂劉說得之夫寵而不驕驕而能降降而不憾憾而能昣者鮮矣如此者少也降其身則必恨恨則思亂不能自安自重○正義曰恃吾寵愛未有不驕亦既驕矜必不能自降其心強降其心未有不恨亦既怨恨必不能自重其身釋言云昣重也言恨恨則思亂必不能自安自重也寵而必驕降而必憾言其勢必自然故言其能不然者少也驕而不能降憾而不能昣言其心難自抑故言其能然者少也且夫賤妨貴少陵長遠間親新間舊小加大小國而加兵於大國如息侯伐鄭之比

淫破義所謂六逆也君義臣行父慈子孝兄愛弟敬所謂六順也臣行君之義○正義曰賤妨貴謂位有貴賤少陵長謂年有長幼楚公子申多受小國之賂以偪子重子辛是賤人而妨貴人也鄭讒當以弟而欲奪兄位是年少而陵年長也齊東郭偃棠無咎專崔氏之政而侮崔成崔彊是踈遠而間親戚也晉胥童夷羊五得君寵而去三郤是新臣而間舊臣也息伐鄭曹好宋是小國而加大國也陳靈蔡景姦淫無度是邪淫而破正義也妨謂有所害陵謂加尚之間謂居其間使彼疎遠也加亦加陵破謂破散淫義不兩立行惡則破善故言破也去順效逆所以速禍也君人者將禍是務去而速之無乃不可乎弗聽其子厚與州吁游禁之不可捐公立乃老老致仕也○正義曰州吁於逆則少陵長於順則弟不敬兄是順效逆也六順六逆因事廣言非謂州吁徧犯之也

四年春王二月戊申衛州吁弒其君完胡氏曰此衛公子州吁也而削其屬籍俾以國氏者罪莊公不待之以公子之道使預聞政事主兵權而當國也以公子之道待州吁教以義方弗納於邪不以賤妨貴少陵長則捐公之位定矣亂何由作州吁有寵好兵而公弗禁石碏盡言極諫而公弗從是不待之以公子之道使預政主兵而當國也其致亂也亦宜哉九月衛人殺州吁于濮胡氏曰殺州吁稱人衆詞也其殺州吁則石碏謀之而使右宰醜涖也變文稱人則是人皆有欲討賊之心亦夫人之所得討也故曰衆詞

傳州吁未能和其民厚問定君於石子石子石碏也以州吁不安諸其父石子曰王覲為可曰何以得覲曰陳桓公方有寵於王陳衛方睦若朝陳使請必可得也厚從州吁如陳石碏使告于陳曰衛國褊小老夫耄矣無能為也此二人者實弒寡君敢即圖之八十曰耄稱國小已老自謙以委陳使因其往就圖之陳人執之而請涖于衛請衛人自臨討之九月衛人使右宰醜涖殺州吁于濮石碏使其宰獳羊肩涖殺石厚于陳君子曰石碏純臣也惡州吁而厚與焉大義滅親其是之謂乎子從弒君之賊國之大逆不同不除故曰大義滅親衛人逆公子晉于邢冬十二月宣公即位公子晉也書曰衛人立晉衆也

五年夏四月葬衛桓公案春秋之法君弒而賊不討則不書葬春秋弒君三十六而賊討君葬者曾無幾焉石碏能以君父之讐為重父子之愛以輕不當干戈遂誅逆賊真足以為萬世臣子之法故錄焉餘不必書也

僖二十有八年晉侯齊侯盟于斂盂杜[illegible]衛侯請盟晉人弗許衛侯欲與楚國人不[illegible]故出其君以說于晉衛侯出居于襄[illegible]

月衛侯聞楚師敗(按此城濮之戰也其事見丙註)懼出奔楚遂適陳(自襄牛出)使元咺奉叔武以受盟(按叔武衛侯弟)或訴元咺於衛侯(元咺衛大夫)曰立叔武矣其子角從公(角元咺子)公使殺之咺不廢命奉夷叔以入守(夷諡)六月晉人復衛侯(以叔武受盟於踐土故聽衛侯歸)甯武子與衛人盟于宛濮(武子甯俞也)曰天禍衛國君臣不協以及此憂也(衛侯欲與楚國人不欲故不和也)今天誘其衷(衷中也)使皆降心以相從也不有居者誰守社稷不有行者誰扞牧圉(牛曰牧馬曰圉)

不協之故用昭乞盟于爾大神以誘天衷自今日以往既盟之後行者無保其力居者無懼其罪有渝此盟以相及也(以惡相及)明神先君是糾是殛國人聞此盟也而後不貳(衛言叔武之賢)(甯俞之忠衛侯所以書復歸)衛侯先期入(不信叔武)甯子先長牂守門以為使也與之乘而入公子歂犬華仲前驅(長牂衛大夫衛侯遂驅奪甯子未備二子衛大夫)叔武將沐聞君至喜捉髮走出前驅射而殺之公知其無罪也枕之股而哭之(公以叔武尸枕其股)歂犬走出

(手射叔武故)公使殺之元咺出奔晉(元咺以衛侯驅入殺叔武故至晉愬之)衛侯與元咺訟(爭殺叔武事)甯武子為輔鍼莊子為坐士榮為大士(大士治獄官也周禮命夫命婦不躬坐獄訟元咺又不宜與其君對坐故使鍼莊子為主又使衛之忠臣及其獄官質正元咺)衛侯不勝(辭屈二子)殺士榮刖鍼莊子謂甯俞忠而免之執衛侯歸之于京師寘諸深室(深室別為囚室)甯子職納槖饘焉(甯俞以君在幽隘故親以衣食為己職槖衣之槖饘糜也言其忠主所處者深遠也)元咺歸于衛立公子瑕(瑕衛公子)○三十年晉侯使醫衍酖衛侯(衍醫名晉侯實怨衛侯欲殺而罪不及死故使醫因治疾而加酖毒)甯俞貨醫使薄其酖不死(甯俞視衛侯衣食故得知之)公為之請納玉於王與晉侯皆十瑴王許之(雙玉曰瑴公本與衛同好故為之請)秋乃釋衛侯(呂氏曰甯武子覩衛侯奔走艱難之際君臣上下皆失其道始則以說晉其釁隙已自大矣後來得歸甯武子為宛濮之盟曰行者無保其力居者無懼其罪要得合和彼此國洽此乃能不貳衛侯又先期入殺叔武元咺奔愬於晉晉受其愬遂執衛侯歸于京師至欲以酖殺之衛侯於此可謂危矣蓋內則一國之怨外則霸主之怒如[illegible]侯與致業于衛疾之一旬餌泰山重如未足以喻而武子獨以區區一夫之誠立扶古栝欲調護斷國上下之怨以氣勢而言一夫之力甚小一國之怒甚大一天之勢甚微霸主之)

功甚大而乃卒能全其君若蓋忠誠一到天地可動金石可貫雖然猶禍緣亦足以之一錯擇感化以此知爲國患無忠臣苟得其人何所不可○以甯武子事業它無可孩獨此一節足爲臣子處危亂變者之法故以附于石碏之後其論語所稱自別見丁記○以上衛之名卿

襄十五年鄭尉氏司氏之亂其餘盜在宋杜氏曰亂在十年鄭人以子西伯有子產之故納賂于宋三子之父皆爲尉氏所殺故以馬四十乘百六十四與師茷師慧樂師也茷慧其名三月公孫黑爲質焉公孫黑子皙司城子罕以堵女父尉翩司齊與之良司臣而逸之賢而放之託諸季武子武子寘諸卞子罕以司臣託季氏鄭人醢之三人也三人堵女父尉翩司齊師慧過宋朝將私焉私小便其相曰朝也相師者慧曰無人焉相曰朝也何故無人慧曰必無人焉若猶有人豈以其千乘之相易淫樂之矇必無人焉故也千乘相謂子罕等也言不爲子產殺三盜得賂而歸之是重淫樂而輕相因子罕聞之固請而歸之言子罕能改過宋人或得玉獻諸子罕子罕弗受獻玉者曰以示玉人杜氏曰玉人能治玉玉人以爲寶也故敢獻

之子罕曰我以不貪爲寶爾以玉爲寶若以與我皆喪寶也不若人有其寶稽首而告曰小人懷璧不可以越鄉言必爲盜所害納此以請死請免死子罕寘諸其里使玉人爲之攻之攻治也富而後使復其所賣玉得富○正義曰我得不貪女得其玉是我與女二人各有其寶也

記陽門之介夫死鄭氏曰宋國門名介夫甲衛士司城子罕入而哭之哀晉人之覘宋者反報於晉侯曰陽門之介夫死而子罕哭之哀而民說殆不可伐也覘闚視也孔子聞之曰善哉覘國乎善其知識詩云凡民有喪扶服救之救猶助也雖微晉而已天下其孰能當之微猶非也○按子罕以襄九年見傳加備火政如分諸如向戌之邑皆不書獨取致過不貪事與孔子之所稱若列子以云○以上宋之名卿

僖二十三年楚成得臣帥師伐陳討其貳於宋也杜氏曰成得臣子玉也遂取焦夷城頓而還二地皆陳邑子文以爲之功使爲令尹叔伯曰子若國何叔伯楚大夫蔿呂臣也以爲子玉不任令尹對曰吾以靖國也

夫有大功而無貴仕其人能靖者有幾言以珍功爲亂不可不賞○愚按此言有得有失有功當賞固也然令尹相職也豈責以之官乎其後子王說不勝任費師而死若多子之邑則可矣爲呂臣知子王之不可爲令尹及其自爲也乃奉巳而不在民何責人之易而盡巳之難也近世或至有以勞而求卿鍼者當國者郤而不子卒以召爲正如子文之言是亦不可不戒也

楚語昔鬭子文三舍令尹無一日之積恤民之故也成王聞子文之朝不及夕也於是乎每朝設脯一束糗一筐以羞子文韋氏曰糗寒粥也至于今令尹秩之秩常也成王每出子文之祿

必逃王止而後復祿奉也復反也人謂子文曰人生求富而子逃之何也對曰夫從政者以庇民也民多曠者而我取富焉曠空也是勤民以自封也封厚也死無日矣逃死非逃富也其全文云闘曰又見令尹子常子常與之語問蓄貨聚馬歸以語其弟曰楚其亡乎不然令尹其不免乎吾見令尹問蓄聚積實如餓豺狼焉殆必亡者也夫古者聚貨不妨民衣食之利聚馬不害民之財用國馬足以行軍公馬足以稱賦不是過也公貨足以賓獻家貨足以共用不是過也夫貨馬郵則闕於民民多闕則有離叛之心將何以封矣云云故莊王之世滅若敖氏唯子文之後在至于今處鄖爲楚良臣是不先恤民而後已之富乎今子常先大夫

之後也而相楚君無令名於四方民之羸餒日已甚矣四境盈壘道殣相望盜賊司目民無所放是之不恤而蓄聚不厭其速怨於民多矣積貨滋多蓄怨滋厚不亡何待夫民心之慍也若防大川焉潰而所犯必大矣子常其能賢於成靈乎成不禮於穆願食熊蹯不獲而死靈王不顧於民一國棄之如遺跡焉子常爲政而無禮不顧甚於成靈其獨何力以待之期年乃有柏舉之戰子常奔鄭昭王奔隨棄氏曰相率蔡地初秦惟蚤切於楚子常積其羅魯以公亦朝爲子常欲補騎馬二居不子而帝之三年後于之乃得婦歸與民伐楚大敗之在襄定四年○蟲按子文相楚其祈爲者大枕借王潛專之事祭足觀者今調取其一而以厭于國国名御之末夫康著七之小等也然自古人童位握大權而能漕然無欲者實鮮故厦朝幽囊養之誅盟夷有貨宝之成非人其吉性貨其吉發正之所以

訓釋三有事童筱多有周詩之所以讓下至春術之世若苑數苟實以賂而晉遂衰錄立象以賂而齊不敗羊舌所以賂而殺其身揚食我以賂而賊其族叢死以賂而之成六然則頭司小常而當實大惡矣若子文者若稍蠲之世而沙清白之節其非中行之道然亦有足貴者焉若舊政告新已見于甲記者不出責也○又被百里奚事秦頸其君於天下孟子賢之然內外傳不載其行獨史記稱其以勝臣錄公與語國事投之以政豫曰五羖大長百里奚讓曰臣不及臣友蹇叔穆公使人迎之以爲上大夫其後商君相秦十年用法衆臨人多怨之趙良見商君范文周曰子覲我冶泰執與而殺大夫貫謝良曰五羖大大荊之而人也務公牽首牛口之下而加之百此之上泰國奕赦控焉相秦六七年而加代鄙三敢習若而敖荊禍其爲得也勞而不宋令君不張蓋行於國守不從車家不操干

曩五羖大夫死秦國男女流涕童子不歌謠舂不相杵今君之見也因嬖人景監以主其從政也凌轢公族傷百姓公子虔杜門不出已八年矣君又殺祝懽而黥公孫詩曰得人者興失人者崩此數者非所以得人也君之出也後車載甲多力而駢脅者為驂乘持矛而操闟戟者旁車而趨此一物不具君固不出書曰恃德者昌恃力者亡此數者非恃德也君之危若朝露而尚貪商於之富寵秦國之教畜百姓之怨秦王一旦捐賓客而不立朝則秦國之所以收君者豈其微哉商君不從居五月而[illegible]楚戎秋国也而秦有百里楚有子文遺風餘烈後世誦之可以中國而不如之乎誚實之術五羖者可蓋後世法而所以諫商君者又是為後世戒故併附焉

史記公儀休者魯博士也以高第為魯相奉法循理無所變更百官自正使食祿者不得與下民爭利受大者不得取小客有遺相魚者相不受客曰聞君嗜魚遺君魚何故不受也相曰以嗜魚故不受也今為相能自給魚今受魚而免誰復給我魚者吾故不受也食茹而美拔其園葵而棄之見其家織布好而疾出其家婦燔其機云欲令農士工女安所讎其貨乎按淳于髡曰魯穆公之時公儀子為政子柳子思為臣魯之削也滋甚則休蓋穆公相也○呂氏曰穆公雖不能用子柳子思然尊賢尚德之意當時亦罕而公儀

子之廉儉亦得相小國之道以魯之弱崎嶇強暴之間竟能與戰國相終始未必非其賢相之力也

董子曰受祿之家食祿而已不與民爭業然後利可均布而民可家足此上天之理而亦太古之道天子之所宜法以為制大夫之所當循以為行也故公儀子相魯之日其家見織帛怒而出其妻食於舍而茹葵慍而拔其葵曰吾已食祿又奪園夫紅女利乎古之賢人君子在列位者皆如是是故下高其行而從其教民化其廉而不貪鄙及至周室之衰其卿大夫緩於誼而急於利亡推讓之風而有爭田之訟故詩人疾而刺之曰節彼南山維石巖巖赫赫師尹民具爾瞻師古曰小雅節南山之詩也節高峻貌巖巖積石貌赫赫顯盛也師尹周太師尹氏也言三公之位人所瞻仰若山之高也爾好誼則民鄉仁而俗善爾好利則民好邪而俗敗由是觀之天子大夫者下民之所視效遠方之所四面而內望也近者視而效之遠者望而效之放依也豈可以居賢人之

位而爲庶人行哉夫皇皇求財利常恐乏
者庶人之意也皇皇急速之貌皇皇求仁義常恐
能化民者大夫之意也易曰負且乘致寇至
此易解卦六三爻辭乘車者君子之位也負擔者小人
之事也此言居君子之位而爲庶人之行者
其患禍必至也若居君子之位當君子之行
則舍公儀休之相魯亡可爲者矣
揚子曰公儀子董仲舒之才之邵也使見善
不明用心不剛儔克爾

史記魏文侯謂李克曰先生嘗有言曰家貧
思良妻國亂思良相今所置非成則璜二子
何如克曰居視其所親富視其所與達視其
所舉窮視其所不爲貧視其所不取五者足
以定之矣文侯曰先生就舍吾之相定矣李
克出見翟璜璜曰今者聞君召先生而卜相
果誰爲之克曰魏成璜忿然作色曰西河守
吳起臣所進也君內以鄴爲憂臣進西門豹
君欲伐中山臣進樂羊中山已拔無使守之

臣進先生君之子無傅臣進屈侯鮒以耳目
之所睹記臣何負於魏成李克曰子之言克
於子之君者豈將比周以求大官哉君問相
於克克之對如是所以知君之必相魏成者
魏成食祿千鍾什九在外什一在內是以東
得卜子夏田子方段干木此三人者君皆師
之子所進五人者君皆臣之子惡得與魏成
比也翟璜逡巡再拜曰璜鄙人也失對願卒
爲弟子按呂氏大事記周威烈王二十一年晉魏氏以公孫成爲相是時文侯斯

未受命爲諸侯於也其後魏武侯置相相田文吳起不悅與文論功文皆自謂不如至謂主少國疑大臣未附百姓未信當此之時屬之子乎屬之我乎起曰屬之子矣夫主少國疑此古今至難處之際也惟周公大聖爲能持危疑爲怙泰非至誠大公通貫天人不足與乎此彼田文者游俠之宗主耳而以此自任愚未知其可也文之任魏相業卒無所聞史稱吳起之云未必非戰國策士妄爲譽辭之詞也後之當此任者要必如周公而後可否則諸葛武侯其庶幾乎

史記趙烈侯好音謂相國公仲連曰鄭歌者
槍石二人賜之田人萬畝公仲曰諾不與烈
侯累問公仲稱疾不朝番吾君謂公仲曰君

賞好善而未知所持君相趙於今四年亦有進士乎曰未也番吾君曰牛畜荀欣徐越皆可公仲乃進三人及朝烈侯復問歌者田公仲曰方使擇其善者牛畜侍烈侯以仁義約以王道明日荀欣侍以選練舉賢任官使能明日徐越侍以節財儉用察度功德所與無不充君說使使謂相國曰歌者之田且止 按史記年表書此事於威烈王二十四年吕氏大事記書於二十一年

右叙春秋名卿至業 自公儀休以下皆戰國時今附于此三人

若鄒忌大功業可觀烈公儀之節已殿成公仲之進賢亦可知宰相之職業者也

漢高帝元年冬十月沛公西入咸陽諸將皆爭走金帛財物之府分之蕭何獨先入收秦丞相府圖籍藏之以此沛公得具知天下阨塞户口多少强弱之處 按本傳上文高祖起為沛公何常為丞督事何此時乃沛丞耳漢年表書以沛相蕭何為丞相蓋綠丞職實行相事故也又史記秦紀李斯請史官非秦記悉燒之非博士官所職天下敢有藏詩書百家語者悉詣守尉雜燒之秦始皇焚書然博士官所掌故在也何收丞相府之圖籍而不知收博士官之詩書及項羽燒秦宫室於是古先聖王之遺典始漢然矣四方所有者既焚於李斯博士官所藏又焚於項羽豈天厄斯文不使後世復睹其全耶抑漢祖君臣之念不及此也張蒼傳稱蕭何為相國蒼乃自秦時為柱下御史明習天下圖書計籍又善用算律歷故令蒼以列侯居相府領主郡國上計者以秦之舊臣奉行秦之舊書是何之相漢一用秦故事而已使何能收博士官之詩書而訪求儒先故老若魯兩生之儔討論而表章之以先王之道措之當世則萬之治庶幾三代之而何之功亦與伊傅周召侔矣惜其以刀筆故習所知者僅止於此可勝慨哉

春正月項羽陽尊懷王為義帝自立為西楚霸王立沛公為漢王漢王怒欲攻羽蕭何諫曰夫能詘於一人之下而信於萬乘之上者

湯武是也臣願大王王漢中養其民以致賢人收用巴蜀還定三秦天下可圖也漢王曰善乃遂就國以何爲丞相

胡氏曰人有常言曰用君子所以安百姓也蕭相國乃謂養民以致賢人何也當秦之世所謂天地閉賢人隱之時也漢王暴起雖有長者之譽得秦人之心而天下之賢人未可致也所以未可致者方用兵攻戰傷殘呻吟者衆矣未有能養民者也世主無養民之志則賢人嚴谷而已矣草野而已矣天之立君凡爲民也君之求臣凡爲行保民之政也臣之事君凡爲行安百姓之術也豈有他哉世主視民如土苴如弁髦耶吾之術無所施心術與殊則所用者趨事者也營利者也好大喜功者也逢君之欲者也毋皆殘民之具也高爵以貴之厚祿以富之殘民之政日彰宜乎民心之日離而君勢之日孤也亡秦之轍可監已蕭何之見乎此足得賢人與之其理而知致治之之乎養民漢王聞言即悟遂事以攻於是尊二既討而還陳平自遠而至張耳夫國而擇主歸布聞說兩答義三老董公與道而納說諸侯之兵大合而後楚滅業勃然以與何爲宗臣首夫棄承世其有以取之哉恩分此蕭何相漢第一事也

韓信亡楚歸漢未得知名爲連敖勝公言於王王拜以爲治粟都尉亦未之奇也信數與蕭何語何奇之漢王至南鄭諸將及士卒皆歌謳思東歸多道亡者信度何等已數言王王不我用即亡去何聞信亡不及以聞自追之人有言王曰丞相何亡王大怒如失左右手居一二日何來謁王王且怒且喜罵何曰若亡何耶何曰臣不敢亡也臣追亡者耳王曰若所追者誰何曰韓信也王復罵曰諸將亡者以十數公無所追追信詐也何曰諸將易得耳至如信者國士無雙王必欲長王漢中無所事信必欲爭天下非信無可與計事者顧王策安所決耳王曰吾亦欲東耳安能鬱鬱久居此乎何曰計必欲東能用信信即留不能用信終亡耳王曰吾爲公以爲將何曰雖爲將信不留王曰以爲大將何曰幸甚於是王欲召信拜之何曰王素慢無禮今拜大將如呼小兒此乃信所以去也王必欲拜之擇良日齋戒設壇場具禮乃可耳王許之諸將皆喜人人各自以爲得大將至拜大將乃韓信也一軍皆驚信拜禮畢上坐王曰丞相數言將軍將軍何以教寡人計策信問王曰今東鄉爭權天下非項王耶王曰然曰大王自料勇悍仁彊孰與項王漢王默然良久

曰不如也信曰信亦以爲大王不如也然臣嘗事之項王喑噁叱咤千人皆廢然不能任屬賢將此特匹夫之勇耳項王見人恭敬慈愛言語嘔嘔人有疾病涕泣分食飲至使人有功當封爵者印刓敝忍不能予此所謂婦人之仁也項王雖霸天下而臣諸侯不居關中而都彭城背義帝之約而以親愛王諸侯不平逐其故主而王其將相又遷逐義帝置江南所過無不殘滅百姓不親附特劫於威

彊服耳名雖爲霸實失天下心故其彊易弱今大王誠能反其道任天下武勇何不誅以天下城邑封功臣何不服以義兵從思東歸之士何不散且三秦王爲秦將將秦子弟數歲而所殺亡不可勝計又欺其衆降諸侯至新安項王詐坑秦降卒二十餘萬人唯獨邯欣翳得脫秦父兄怨此三人痛入骨髓今楚彊以威王此三人秦民莫愛也大王之入武關秋毫無所害除秦苛法與秦民約法三章

秦民無不欲得大王王秦者於諸侯之約大王當王關中關中民咸知之大王失職入漢中秦民無不恨者今大王舉而東三秦可傳檄而定也於是漢王大喜自以爲得信晚遂聽信計部署諸將所擊

胡氏曰智謀武略之士急於求用非如抱道懷德之君子舍之則藏也陳平所謂臣夫事來所言不可過今日是也韓信材士德稽留漢中見王未有以與之則思去而他適無足怪者蕭何與深知其人可以爭天下誠惜其才身自追亡非特爲信乃爲漢王也方是時王未嘗信則爲何爲詐亦理之常而武者之論乃謂漢王與何欲致信死固示不用之嘆激之使亡又爲此追求喜與之深然後用

信信必返而爲漢效力是殆見漢王軒輕敵裘而生此論耳夫漢王恢廓大度何又籥人傑豈固爲是區區小數以動一信哉漢王待趙區不當爾然越既南邑稱孤不嘅是不只以折其威而权其入信事項羽官不過郎中而不退執哉言不聽計不用而求非遂比也或者謂信既爲漢王蕭何所送作史者亦衡不湿至編之於伊川先生語錄中若非人勸入之非先生語也臨川王氏曰韓信論楚虞形勢大抵漢能順民心而楚常反之則勝負存士君然可見此信所以能佐高祖致天下地當楚傳之所果士至多然其智料不過翹取一城一邑見小利而遺大畧信訴論乃天丁形勢而巴雖大形勢爲繫天下之勝負存士耶一城一也見小利者何能致天下之邑後廿謂知人無如蕭信國之知韓信不害果何術也今初告高祖之言其論天下成敗之身與錮碩之得夫若指諸掌平日所以數信

何者亦此而已何聞其語亦必及譜詁詞見其所蘊然後奇之外此無他術也或謂世固有空言而無實者何以知信之必可用耶曰諫言固難然推明天下之理者不可雖以理之所無識天下之勢者不可休以勢之說言故詖淫邪遁孟子之視如判白黑而纖漢擇闘進足以知戰國之庸君若何若於天下之理固有所未察若夫是非得失之故強弱務負之機彼皆瞭然於胸中以矣一旦韓信之言適契其意如印券之合如矢鏃之肯寔得不深許之耶古今論用兵成敗者甚眾共守之無言不酬者推講信登壇之對諸葛亮草□之武王朴平邊之策最為奇偉學若當并放焉

留蕭何收巴蜀租給軍糧食此蕭何給饋之始也○呂氏曰按世家漢王引兵東定三秦何以丞相留收巴蜀填撫諭告使給軍食歐陽公作詩弘行帖曰興元府山河堰溉民田曰萬餘

六

頃世傳蕭何所為鄭侯方佐漢取天下乃暇為堰以溉其農

五月漢王引兵從故道出襲雍地里志武都有故道縣雍王章邯迎擊漢陳倉括地志鳳州兩當縣本漢故道縣陳倉今城州縣也雍兵敗還走止戰好時去康口縣名屬右扶風又敗走廢丘漢王遂定雍地東至咸陽引兵圍雍王於廢丘而遣諸將略地塞王欣翟王翳皆降以其地為渭南河上上郡史記曰用韓信之計也二年漢王為義帝發喪遂入彭城日置酒高會項王聞之至彭城大破漢軍以上帝紀五月漢王至滎陽諸敗軍皆會蕭何亦發關中老弱未傅者悉詣滎陽漢軍復大振孟康曰古者二十而傅三年耕有一年儲故二十三而後役之如淳曰律年二十三傅之疇官各從其父疇學之高不滿六尺二寸以下為罷癃漢儀注民年二十三為正一歲為衛士一歲為材官騎士習射御騎馳戰陳又曰年五十六乃免為庶民就田里今老弱未嘗傅者皆發之未二十三為弱過五十六為老師古曰傅著也言著名籍給公家徭役擊楚騎於滎陽東破之楚以故不能過滎陽而西未幾豹反六月漢王還櫟陽立子盈為太子秋八月漢王如滎陽命蕭何守關中侍太子史記曰令太子守櫟陽諸侯子在關中者皆集櫟陽為衛

七

○呂氏曰太子監國以諸侯子為衛而與相蕭何居留之任規摹如此誰謂蕭何為刀筆史乎為法令約束立宗廟社稷宮室縣邑輒奏上可許以從事即不及奏上輒以便宜施行上來以聞計户轉漕給軍漢失軍遁去何常興關中卒輒補缺上以此剸屬任何關中事漢三年與項羽相距京索閒上數使使勞苦丞相鮑生謂何曰今王暴衣露蓋數勞苦君者有疑君心為君計莫若遣君子孫昆弟能勝兵者悉詣軍所上必益信君於是何從其計

漢王大說呂氏曰兼與君臣之際大此可觀矣
五年帝置酒洛陽南宮按是年十二月滅籍二月王即皇帝位
上曰徹侯諸將毋敢隱朕皆言其情吾所以
有天下者何項氏之所以失天下者何高起
王陵對曰陛下使人攻城略地因以與之與
天下同其利項羽不然有功者害之賢者疑
之此其所以失天下也上曰公知其一未知
其二夫運籌帷幄之中史記作運籌策帷帳之中決勝千
里之外吾不如子房塡國家撫百姓給餉餽

不絕糧道吾不如蕭何連百萬之衆戰必勝
攻必取吾不如韓信三者皆人傑吾能用之
此吾所以取天下者也
六年冬甲申始剖符封諸功臣爲徹侯蕭何
封酇侯所食邑獨多功臣皆曰臣等身被堅
執銳多者百餘戰少者數十合今蕭何未嘗
有汗馬之勞徒持文墨議論顧反居臣等上
何也帝曰諸君知獵乎夫獵追殺獸兎者狗
也而發縱指示獸處者人也今諸君徒能得

走獸耳功狗也至如蕭何發縱指示功人也
羣臣皆莫敢言列侯畢已受封詔定元功十
八人位次皆曰平陽侯曹參身被七十創攻
城略地功最多宜第一謁者關內侯鄂千秋
進曰羣臣議皆誤夫曹參雖有野戰略地之
功此特一時之事耳上與楚相距五歲失軍
亡衆跳身遁者數矣然蕭何常從關中遣軍
補其處非上所詔令召而數萬衆會上之乏
絕者數矣又軍無見糧蕭何轉漕關中給食

不乏陛下雖數亡山東蕭何常全關中以待
陛下此萬世之功也今雖亡曹參等百數何
缺於漢漢得之不必待以全柰何欲以一旦
之功而加萬世之功哉蕭何第一曹參次之
上曰善於是乃賜蕭何帶劍履上殿入朝不
趨上曰吾聞進賢受上賞蕭何功雖高得鄂
君乃益明於是因鄂千秋故所食邑封爲安
平侯是日悉封何父母兄弟十餘人皆有食
邑益封何二千户以帝嘗繇咸陽時何獨送

我贏錢二故也按蕭何之功受第一之賞此公也又以送我贏錢二而益封其父母兄弟是公而雜之以私也帝於是乎失之矣使何能避而不受豈不美哉
七年春二月上至長安蕭何治未央宮上見
其壯麗甚怒謂何曰天下匈匈勞苦數歲成
敗未可知是何治宮室過度也何曰天下方
未定故可因以就宮室且夫天子以四海為
家非壯麗無以重威且無令後世有以加也
上說上自櫟陽徙都長安司馬氏曰王者以仁義為麗以道德為威未聞其以宮室塡服天下也天下未定當克己節用以趨民之急而顧以宮室為先

豈可謂之知所務哉昔禹卑宮室而桀為傾宮創業垂統之君躬行節儉以詔示子孫其末流猶入於淫靡況示之以侈乎乃云無令後世有以加豈不謬哉至于孝武卒以宮室罷敝天下未必不由酇侯啓之也○按元城劉氏謂高帝雖用婁敬之言都關中多往來山東項羽見秦宮室皆已燒殘乃思東歸蕭何窮土木之麗所以繫高帝都秦之心是亦一說也
九年更以丞相何為相國
十年陳豨反自立為代王上自東擊之十一
年陳豨軍敗淮陰侯信稱病不從擊豨陰使
人至豨所與通謀與家臣夜詐赦諸官徒奴

欲發兵以襲呂后太子部署已定待豨報其
舍人得罪於信信囚欲殺之春正月舍人弟
上書變告信欲反狀於呂后后欲召恐其
不就乃與蕭相國謀詐令人從上所來言豨
已得死列侯羣臣皆賀相國紿信曰雖疾彊
入賀信入呂后使武士縛信斬之長樂鍾室
遂夷信三族上聞已誅信使使拜丞相為相
國與年表不同益封五千戶令卒五百人一都尉
為相國衛諸君皆賀召平獨弔平故秦東陵侯秦破為布衣貧種瓜長安城東瓜美故世謂東陵瓜自召平始

平謂何曰禍自此
始矣上暴露於外而君守於內非被矢石之
[illegible]而益君封置衛者以今者淮陰新反於中
有疑君心矣置衛衛君非以寵君願君讓封
勿受悉以家私財佐軍何從其計上說金華王益之曰高帝以征伐之事付韓信而未嘗不疑信以居守之任委蕭何而未嘗不疑何信之破代下趙也每遣人收其精兵此擄有可謗者時方與楚相距藉以振散聲耳至天下既安乃即定陶奪之軍何哉此猶曰曾其辨兵生變世及廢楚而侯淮陰哀朝京那此特客奇之一身耳而帝削畏惡其能未已也陳豨之叛帝將兵於外而信袖手於內帝豈一日

忘根本之慮哉龍据國給信殺之正欲借信以為保身之術而益封置衛反以前日疑信者疑何甚已发发矣雖悉家財以佐軍寵貴貰以自汙猶未免械繫之辱帝於功臣寡少恩哉○愚按淮陰之與而何其於誅之此所以重帝之疑也君臣之間相疑如此可謂畏哉

其秋黥布反上自將擊之數使使問相國何為曰為上在軍拊循勉百姓悉所有佐軍如陳豨時客又說何曰君滅族不久矣夫君位為相國功第一不可復加然君初入關本得百姓心十餘年矣皆附君尚復孳孳得民和上所為數問君者畏君傾動關中今君胡不多買田宅賤貰貸以自汙上心必安於是何從其計上乃大說上罷布軍歸民道遮行上書言相國彊買民田宅數千人上至何謁上笑曰今相國迺利民民所上書皆以與何曰君自謝民後何為民請曰長安地陿上林中多空地棄願令民得入田毋收槀為禽獸食上大怒曰相國多受賈人財物為請吾苑下相國廷尉械繫之按何強買民田則帝喜而笑為民請苑則怒而繫之

孰謂高皇帝為大度哉數日王衛尉侍前問曰相國何大罪陛下繫之暴也上曰吾聞李斯相秦皇帝有善歸主有惡自與今相國多受賈豎金而為之請吾苑以自媚於民故繫治之王衛尉曰夫職事苟有便於民而請之真宰相事陛下奈何乃疑相國受賈人錢乎且陛下距楚數歲陳豨黥布反陛下自將而往當是時相國守關中關中搖足則關以西非陛下有也相國不以此時為利今乃利賈人之金乎且秦以不聞其過亡天下李斯之分過又何足法哉陛下何疑宰相之淺也帝不懌是日使使持節赦出相國相國年老素恭謹入徒跣謝帝曰相國休矣相國為民請苑吾不許我不過為桀紂主而相國為賢相吾故繫相國欲令百姓聞吾過也呂氏曰王衛尉之言明於大體宜本人王左右若也○愚按高帝從是乎可謂知過矣此其所以為賢歟

上擊布時行道疾甚呂后問曰陛下百歲後蕭相國既死誰令代之上曰曹參可綱見乎叙事中

孝惠二年酇文終侯蕭何病上親自臨視因問曰君即百歲後誰可代君者對曰知臣莫如主帝曰曹參何如何頓首曰帝得之矣臣死不恨秋七月辛未何薨何置田宅必居窮僻處為家不治垣屋曰後世賢師吾儉不賢毋為勢家所奪

高紀天下既定命蕭何次律令○志高祖初入關約法三章其後四夷未附兵革未息三章之法不足以禦姦於是相國蕭何攈摭秦法取其宜於時者作律九章按通典刑制蕭漢舊事斷獄報重常盡三冬之月後漢章帝改用冬初十月而已元和二年旱有言斷獄不盡三冬陰氣微弱陽氣發洩故災旱帝下公卿議陳寵議秦為虐政四時有刑漢興蕭何草律季秋論囚但避立春之月不計天地之正蓋寵之意謂十一月十二月本商周歲首不當於此行刑以何所定之律為失而章帝之政為得也然何承秦之後變四時行刑之制而用秋冬雖有合於天道春生秋殺之意是亦以仁易暴之一端也然猶臨之刑秦之酷法也而韓信彭越皆誅其舞罪言之刑亦秦之酷法也而黥布蒯通幾及於辭又妖言之令三族之令收孥之律挾書之律皆待後世而後除則何之所定大抵承用秦舊亦可知矣史言魏文侯時李悝著法經六篇商鞅受之以相秦及何定律益事律興廐戶三篇合為九篇

夫初立法一代之法而所祖者李悝商鞅而已宜其定刑之重也使漢興之初得一司寇蘇公者而乃出任其責猶秦之吏而不復周之故乎

太史公曰蕭相國於秦時為刀筆吏錄錄未有奇節及漢興依日月之末光何謹守管籥因民之疾秦法順流與之更始淮陰黥布等皆以誅滅而何之勳爛焉位冠羣臣聲流後世與閎夭散宜生等矣南軒張氏曰蕭何佐高帝定一代之規摹亦宏遠矣高帝征伐多在外何守關中營緝根本漢之所以得天下者以關中根本之固也此何相業之大者又相漢之初首薦韓信為大將而三秦之計遂定此亦得為相用人之體然惜其未嘗講學以高帝之資質何不能贊助遠追三代之法故如封建井田等事皆不能復此亦何為可惜也○愚按酇侯為相與高帝相終始其所成就亦卓卓矣然亦不過秦漢間事業而已太史公比之閎散而不敢擬以伊召真知言哉其垂沒之際猶為國忘私引曹參以代己遂寧一之功休休然大臣之度前掩廉藺殺落幸部最為平生盛節來者所當取法後漢崔寔言何之佐漢設書過之史其事必有所察後之忌才蔽賢措已諱過者聞酇侯之風亦少媿哉

孝惠元年以曹參為齊丞相參之相齊齊七十城天下初定悼惠王富於春秋參盡召長老諸先生問所以安集百姓而齊故諸儒以

百數言人人殊參未知所定聞膠西有蓋公
善治黃老言使人厚幣請之既見蓋公蓋公
爲言治道貴清靜而民自定推此類具言之
參於是避正堂舍蓋公焉其治要用黃老術
故相齊九年齊國安集大稱賢相眉山蘇氏曰秦自孝
公以來至于始皇立法更制以鑴磨鍛鍊其
民可謂極矣蕭何曹參親見其斲喪之禍而
收其民於百戰之餘知其厭苦憔悴無聊而
不可與有為也是以一切與之休息而天下
安○臨川王氏之詠參曰束髮河山百戰功
白頭○富貴已成空華堂不著新歌舞卻要區
區一老翁其言亦有旨云○按參以元年
為齊相明年入相李偉謂相齊九年誤也

二年秋七月癸巳以曹參爲相國參聞何薨
告舍人趣治行吾將入相居無何使者果召
參參去屬其後相曰以齊獄市爲寄愼勿擾
也後相曰治無大於此者乎參曰不然夫獄
市者所以并容也今君擾之姦人何所容乎
吾是以先之始參微時與蕭何善及爲宰相
有隙至何且死所推賢唯參參代何爲相舉
事無所變更一遵何之約束擇郡國吏長大
訥於文辭重厚長者即召除爲丞相史吏言

文刻深欲務聲名者輒斥去之日夜飲醇酒
卿大夫已下吏及賓客見參不事事來者皆
欲有言參輒飲以醇酒間欲有所言復飲之
醉而後去終莫得開說以爲常見人有細過
專掩匿覆蓋之府中無事參子窋爲中大夫
帝怪相國不治事使窋歸以其私問參參怒
笞窋至朝時帝讓參曰乃者我使諫君也參
免冠謝曰陛下自察聖武孰與高帝上曰朕
乃安敢望先帝又曰陛下觀臣能孰與蕭何
賢上曰君似不及也參曰陛下言之是也高
帝與蕭何定天下法令既明今陛下垂拱參
等守職遵而勿失不亦可乎帝曰善參爲相
國出入三年百姓歌之曰蕭何爲法較若畫
一曹參代之守而勿失載其清淨民以寧壹龜山揚氏曰觀參所爲其始以戰鬬爲功而
終以清淨無爲自守何其不相侔也非其資
務學樂用人言而勇於自克其何能爾○南
軒張氏曰曹參任知清淨不擾之爲善而不
知呂氏之禍已後者見當逆爲之處以折其
謀患帝憂不知所出但爲酒縣不聽政而已
參不能引義以這其君心哉可罪也夫○大
事記孝惠四年春正月舉民孝弟力田者復

其身三月省法令約束民者除挾書律○呂氏曰此皆曹相國之政也秦律敢有挾書者族秦士此禁雖弛然猶載於律至是始除之○愚按參在位雖淺然此三事蓋蕭何所未及有潤色之功焉非但尊其約束而已漢之風俗至孝文而美經術至孝武而盛然其開端實自於此參之功豈細哉

五年秋相國平陽懿侯曹參薨○太史公曰曹相國攻城野戰之功所以能多若此者以與淮陰侯俱及信已滅而列侯成功唯獨參擅其名參爲漢相國清靜極言合道然百姓離秦之酷後參與休息無爲故天下俱稱其美矣

愚按蕭曹於講國皆有功爲而正君之業則非其任以其起於刀筆而未嘗學問故也何猶能有所規諫而參在兩朝不聞一言是又不及何矣至於用人則何雖爲信而不能全信亦不得爲無過若參則未嘗聞有所進也傳稱齊處士東郭先生梁石君隱居深山蒯徹爲參客或謂徹曰先生之於曹相國拾遺舉過顯賢進能二人者世俗之所不及何不進之於相國乎徹以告參參皆以爲上賓東郭先生輩未知何如人然亦皆隱逸奇偉之士參雖不以爲客而未嘗明揚于朝也豈夢之人者皆不可澆以爵位賦大抵漢初逸人生乎其見於傳記如曾不能生有澤所已申公碧生華七不其少蕭曹諸人皆不能有所防其爲之用者大抵功名之士而已故遂定俗治故俱不如古惟子房能致四皓遂定漢儲世參亦以聘蓋公而成治平之功故思以不能進東郭諸人爲平陽侯惜也

景駒在留沛公往從之張良人欲往從景駒道遇沛公遂屬焉沛公拜良爲廄將良數以太公兵法說沛公沛公善之常用其策良爲他人言皆不省良曰沛公殆天授遂從不去

按良其先韓人大父開地相韓昭侯宣惠王襄哀王父平相釐王悼惠王後秦滅韓良少未宦事韓韓破良家僮三百人弟死不葬悉以家財求客刺秦王爲韓報仇以五世相韓故良嘗學禮淮陽東見倉海君得力士爲鐵椎重百二十斤秦皇帝東游至博浪沙中良與客狙擊秦皇帝誤中副車秦皇帝大怒大索天下求賊甚急良乃更名姓亡匿下邳良嘗閒從容步游下邳圯上有一老父衣褐至良所直墮其履圯下顧謂良曰孺子下取履良愕然欲毆之爲其老彊忍下取履因長跪履之父以足受笑去良殊大驚去里所復還曰孺子可教矣後五日平明與我會此良因怪之跪曰諾五日平明良往父先在怒曰與老人期後何也去曰後五日早會五日雞鳴良往父又先在復怒曰後何也去曰後五日復早來五日良夜未半往有頃父亦來喜曰當如是出一編書曰讀是則爲王者師矣去不見旦日視其書乃太公兵法也良常習誦云云○胡氏曰書或有謂良年少用其身事黃石老父蓋三之言或爲後人附會之說審良所本其學蓋能隱忍以成漢之大志是不知良者出新其學以有事乃圖復韓之志苟得不聽呂政於一擊大以秦皇亦何哉又苦處其讎以秦皇征許之智虎者不遂哉千乘萬之士衆擇推舊擊而無覺者大天下之一人獨免免於少士其智

之要[illegible]妙亘中犹乘河戰學之要宜之[illegible]矣○愚按所謂武昔之論[illegible]者[illegible]以黃石公爲吾隱君子而未[illegible]言復[illegible]空於圯新陰忌云云亦然有深味者含[illegible]識而玩之可也

沛公之許見項梁兵立楚懷王良說項梁曰
君已立楚後而韓諸公子橫陽君成賢可立
爲王益樹黨師古曰廣立六國之後共攻秦也項梁使良求
韓成立爲韓王以良爲韓司徒沛公令韓王
成留守陽翟與良俱入武關沛公欲擊秦嶢
關下軍良曰秦兵尚彊未可輕臣聞其將屠

者子賈竪易動以利願沛公且留壁使人先
行爲五萬人具食益張旗幟諸山上爲疑兵師古曰皆所以示敵人軍之多詐令酈食其持重寶啗秦
將果欲連和俱西襲咸陽沛公欲聽之良曰
此獨其將欲叛士卒恐不從不從必危不如
[illegible]其解擊之沛公乃引兵擊秦軍大破之按子房此策未免[illegible]國權謀之習而其計所以[illegible]自寄[illegible]以務貪濁成俗先謀人固[illegible]以利而啗故范蠡[illegible]夫差致應侯[illegible]公子之兵[illegible]矣以秦據萬金[illegible]三立合矣以秦捐三十萬示手秦[illegible]士亡也亦以是大賈不韋移

譏爲呂者由以千金西游而立子楚也更是子房又用之以啖秦將破秦軍捭之所向莫不知意者以[illegible]皆貪人[illegible]皆貪將故也亡日陳平間楚[illegible]其誅始皇[illegible]籍皆盡排之權至其亡也莫不以是於後知尊[illegible]行勵[illegible]非豈有國之末務哉

漢元年冬沛公西入咸陽見秦宮室帷帳狗
馬重寶婦女以千數意欲留居之樊噲諫曰
凡此奢麗之物皆秦所以亡也沛公何用焉
願急還霸上無留宮中不聽張良曰秦爲無
道故沛公得至此夫爲天下除殘賊宜縞素
爲資今始入秦即安其樂此所謂助桀爲虐

按子房此言天下名言也且忠言逆耳利於行毒藥苦口
利於病願沛公聽樊噲言沛公乃還軍霸上
十二月項羽進至戲沛公左司馬曹無傷使
人言項羽曰沛公欲王關中令子嬰爲相珍
寶盡有之欲以求封項羽大怒饗士卒期旦
日擊沛公軍當是時項羽兵四十萬號百萬
在新豐鴻門沛公兵十萬號二十萬在霸上
范增說羽曰沛公居山東時貪財好色今入
關財物無所取婦女無所幸此其志不在小

吾令人望其氣皆為龍虎成五采此天子氣也急擊勿失左尹項伯者項羽季父也素善張良乃夜馳之沛公軍私見張良具告以事欲呼與俱去曰毋俱死也張良曰臣為韓王送沛公沛公今有急亡去不義不可不語良乃入具告沛公沛公大驚爲良曰料公士卒足以當項羽乎沛公默然曰固不如也且爲之柰何張良曰請往謂項伯言沛公之不敢叛也沛公曰君安與項伯有故張良曰秦時與

臣游嘗殺人臣活之今事有急故幸來告良沛公曰孰與君少長良曰長於臣沛公曰君爲我呼入吾得兄事之張良出固要項伯項伯即入見沛公沛公奉卮酒爲壽約爲婚姻曰吾入關秋毫不敢有所近籍吏民封府庫而待將軍所以遣將守關者備他盜之出入與非常也日夜望將軍至豈敢反乎願伯具言臣之不敢倍德也項伯許諾謂沛公曰旦日不可不蚤自來謝沛公曰諾於是項伯復

夜去至軍中具以沛公言報項羽因言曰沛公不先破關中公豈敢入乎今人有大功而擊之不義也不如因善遇之羽許諾沛公旦日從百餘騎來見項羽鴻門謝曰臣與將軍戮力而攻秦將軍戰河北臣戰河南不自意能先入關破秦得復見將軍於此今者有小人之言令將軍與臣有隙項羽曰此沛公左司馬曹無傷言之不然籍何以生此項羽因留沛公飲范增數目羽舉所佩玉玦以示之

者三羽不應范增起出召項莊曰君王爲人不忍若入請以劍舞因擊沛公於坐殺之不者若屬皆且爲所虜莊入爲壽畢曰軍中無以爲樂請以劍舞羽曰諾項莊拔劍起舞常以身翼蔽沛公莊不得擊於是張良至軍門見樊噲噲曰今日之事何如良曰今項莊拔劍舞其意常在沛公也噲即帶劍擁盾入軍門衛士欲止不內噲側其盾以撞衛士仆地遂入披帷立羽曰客何爲者良曰沛公之參

乘樊噲也羽曰壯士賜之巵酒則與斗巵酒噲拜謝起立而飲之羽曰壯士復能飲乎樊噲曰臣死且不避巵酒安足辭矣秦有虎狼之心殺人如不能舉刑人如恐不勝天下皆叛之懷王與諸將約曰先破秦入咸陽者王之今沛公先破秦入咸陽豪毛不敢有所近還軍霸上以待將軍勞苦而功高如此未有封爵之賞而聽細人之說欲誅有功之人此亡秦之續耳竊爲將軍不取也項羽未有以應曰坐樊噲從良坐坐須臾沛公起如廁因招樊噲出沛公曰今者出未辭也噲曰如今人方爲刀俎我方爲魚肉何辭爲於是遂去間行趣霸上留張良使謝項羽沛公至軍立誅殺曹無傷居數日項羽引兵西屠咸陽殺秦降王子嬰燒秦宮室

漢王賜張良金百鎰珠二斗良具以獻項伯漢王亦因令良厚遺項伯使盡請漢中地項王許之漢王之國良送至褒中遣良歸韓良因說漢王燒絕所過棧道以備諸侯盜兵且示項羽無東意按此策所謂鷙鳥將擊必匿其形始如處女敵人開戶也迺使良還行燒絕棧道良歸至韓聞項王以良從漢王故不遣韓王成之國與俱至彭城殺之按良之歸漢自是始矣時漢王還定三秦良乃遺項王書曰漢王失職欲得關中如約即止不敢東又以齊梁反書遺項王曰齊欲與趙并滅楚項王以此故無西意而北擊齊

二年良從閒行歸漢漢王以良爲成信侯從東擊楚至彭城漢王兵敗而還至下邑師古曰屬國之梁也漢王踞鞍而問曰吾欲捐關已東等棄之誰可與共功者張良曰九江王布楚梟將與項王有隙彭越與齊王反梁地此兩人可急使而漢王之將獨韓信可屬大事當一面即欲捐之捐之此三人則楚可破也漢王乃遣隨何說九江王布而使人連彭越及魏王豹反使韓信特將北擊之因舉燕伐齊趙然卒破楚者此三人力也良多病未嘗特將

嘗為畫策臣時時從
三千項羽急圍漢王於滎陽漢王憂恐與酈
食其謀撓楚權食其曰昔湯伐桀封其後於
杞武王誅紂封其後於宋今秦無德伐滅六
國無立錐之地陛下誠能復立六國後此皆
爭戴陛下德義願為臣妾德義已行南面稱
霸楚必歛衽而朝漢王曰善趣刻印先生因
行佩之食其未行良從外來謁漢王方食曰
子房客有為我計撓楚權者具以酈生計

告良曰於子房如何良曰誰為陛下畫此計
者陛下事去矣臣請借前箸以籌之昔湯武
伐桀紂封其後者度能制其死命也今陛下
能制項籍死命乎其不可一也武王入殷表
商容閭式箕子門封比干墓今陛下能乎其
不可二也發鉅橋之粟散鹿臺之錢以賜貧
窮今陛下能乎其不可三也殷事已畢偃革
為軒倒載干戈示天下不復用兵今陛下能
乎其不可四也休馬華山之陽示以無為

陛下能乎其不可五也放牛桃林之陰以示
不復輸積今陛下能乎其不可六也且天下
游士離親戚棄墳墓去故舊從陛下者但日
夜望咫尺之地今復立六國後游士各歸事
其主從親戚反故舊陛下誰與取天下乎其
不可七也且楚唯無彊六國復橈而從之陛
下焉得而臣之其不可八也誠用此謀陛下
事去矣漢王輟食吐哺罵曰豎儒幾敗迺公
事令趣銷印荀悅曰夫立策決勝之術有三一曰形二曰勢三曰情形者言

其大體得失之數也勢者言其臨時進退之宜也情者言其情志可否之實也策同事等而功殊者三術不同而已矣故立大國於陳涉所謂多已之黨而益秦之敵取非其有以予人行虛惠而獲實福也立六國於漢王所謂割己之有以資敵設虛名而受實禍也此耳餘食其所說同而得失異此同事而異形者也戰國相持與窮時之急一戰勝敗未必以亡故累力待時承敵之斃此卞莊刺虎之說也楚趙與秦勢不並立安危之機呼吸成變而宋義欲待秦趙之斃此同事而異勢也伐趙之役韓信泜上趙不必死無二而趙以內顧之士故之彭城之難項羽喪其國都士卒[illegible][illegible]而漢以分情之也應之故俱在水上其勝敗不同此同事而異情者也故曰權不可預設變不可先圖與時推移應物變化此策之機也已見于子房所發八難[illegible]本[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國事之[illegible]餘將論[illegible]一篇

四年十一月韓信擊殺龍且虜齊王廣使人言漢王曰齊偽詐多變反覆之國也南邊楚請為假王以鎮之漢王發書大怒罵曰吾困於此旦暮望若來佐我乃欲自立為王張良陳平躡漢王足因附耳語曰漢方不利寧能禁信之自王乎不如因而立之善遇使自為守不然變生漢王亦悟因復罵曰大丈夫定諸侯即為真王耳何以假為春二月遣張良操印立韓信為齊王徵其兵擊楚

八月項羽自知少助食盡韓信又進兵擊楚羽患之漢遣侯公說羽請太公羽乃與漢約中分天下割鴻溝以西為漢以東為楚九月楚歸太公呂后引兵解而東歸漢王欲西歸張良陳平說曰漢有天下太半而諸侯皆附楚兵疲食盡此天亡之時也今釋弗擊此謂養虎自遺患也漢王從之

五年冬十月漢王追項羽至固陵與齊王信魏相國越期會擊楚信越不至楚擊漢軍破之漢王復堅壁自守謂張良曰諸侯不從奈何對曰楚兵且破二人未有分地其不至固宜君王能與共天下可立致也齊王信之立非君王意信亦不自堅彭越本定梁地始君王以魏豹故拜越為相國今豹死越亦望王而君王不早定今能取睢陽以北至穀城皆以王彭越從陳以東傅海與齊王信信家在楚其意欲復得故邑能出捐此地以許兩人使各自為戰則楚易破也漢王從之於是

韓信彭越皆引兵來十二月項王至垓下戰敗死東城

夏五月齊人婁敬見上曰秦地被山帶河四塞以為固卒然有急百萬之衆可立具也陛下入關而都之山東雖亂秦之故地可全而有也帝問羣臣皆山東人爭言周王數百年秦二世而亡洛陽東有成皐西有殽黽背河鄉伊洛其固亦足恃上問張良良曰洛陽雖有此固其中小不過數百里田地薄四面受敵此非用武之國也關中左殽函右隴蜀沃

野千里南有巴蜀之饒北有胡苑之利阻三面而固守獨以一面東制諸侯諸侯安定河渭漕輓天下西給京師諸侯有變順流而下足以委輸此所謂金城千里天府之國也婁敬說是也上即日駕西都關中良從入關性多疾即道引不食穀杜門不出曰家世相韓及韓滅不愛萬金之資爲韓報讎彊秦天下振動今以三寸舌爲帝者師封萬戶侯此布衣之極於良足矣願棄人間事欲從赤松子

游耳司馬氏曰功名之際人臣之所難處高帝所稱三傑而已淮陰誅蕭何繫獄非以發盛滿而不止耶若子房託於神仙遺棄人間等功名於外物置榮利而不顧所謂明哲保身子房有焉○程子曰豈謂高祖能用張良非也蓋良用高祖爾○愚按程子之祕蓋謂子房特借高帝之力以復韓之仇而非有心於事漢功業之成蓋其偶然爾可謂深知子房之心者也

六年冬十月甲申始剖符封功臣張良爲謀臣無戰鬪功帝使自擇齊三萬戶良曰臣始起下邳與上會留此天以臣授陛下陛下用臣計幸而時中臣願封留足矣不敢當三萬戶乃封良爲留侯上已封大功臣二十餘人其餘日夜爭功不決未得行封上在洛陽南宮從複道望見諸將往往相與坐沙中語上曰此何語留侯曰陛下不知乎此謀反耳上曰天下屬安定何故反乎留侯曰陛下起布衣以此屬取天下今陛下爲天子而所封皆故人所親愛所誅皆生平所仇怨今軍吏計功以天下不足徧封此屬畏陛下不能盡封恐又見疑平生過失及誅故即相聚謀反耳

上乃憂曰爲之柰何留侯曰上平生所憎羣臣所共知誰最甚者上曰雍齒與我有故怨數嘗窘辱我我欲殺之爲其功多故不忍留侯曰今急先封雍齒則羣臣人人自堅矣於是上乃置酒封雍齒爲什方侯而急趣丞相御史定功行封羣臣罷酒皆喜曰雍齒尚爲侯我屬無患矣司馬氏曰良爲帝謀臣委以心腹宜其知無不言安有聞諸將謀反必待帝自見偶語然後言之邪蓋以帝初得天下數用愛憎行誅賞或時害至公羣臣往往有觖望自危之心故良因事納忠以變移帝意使上無阿私之失下無猜罪

之誅國家無虞利及後世可謂善談矣〇石氏之誅子房曰度業者亡僻仰中留侯於此每從容固陵始議韓彭地復道方關雖曲胡氏曰善乎子房之納說也不先事而遁居不後事而失機不問則不言有言則必當其可故聽之易而用之不難評者去去華言子房矣

上欲廢太子立戚夫人子趙王如意大臣多諫爭未能得堅決也呂后恐不知所爲人或謂呂后曰留侯善畫計策上信用之呂后乃使建成侯呂澤刼留侯曰君常爲上謀臣今上欲易太子君安得高枕而卧乎留侯曰始

上數在困急之中幸用臣策今天下安定以愛欲易太子骨肉之間雖臣等百餘人何益澤強要曰爲我畫計留侯曰此難以口舌爭也顧上有不能致者天下有四人四人者年老矣皆以爲上慢侮人故逃匿山中義不爲漢臣然上高此四人今公誠能無愛金玉璧帛令太子爲書卑辭安車因使辯士固請宜來來以爲客時時從入朝令上見之則必異而問之上知此四人賢則一助也於是呂后

令呂澤使人奉太子書卑辭厚禮迎此四人四人至客建成侯所漢十一年黥布反上病欲使太子將往擊之四人相謂曰凡來者將以存太子太子將兵事危矣乃說建成侯曰太子將兵有功則位不益太子無功還則從此受禍矣且太子所與俱諸將皆嘗與上定天下梟將也今使太子將之此無異使羊將狼也皆不肯爲盡力其無功必矣臣聞母愛者子抱今戚夫人日夜侍御趙王如意常抱

居前上曰終不使不肖子居愛子之上明其代太子位必矣君何不急請呂后承間爲上泣言黥布天下猛將也善用兵今諸將皆陛下故等夷乃令太子將此屬無異使羊將狼莫肯爲用且使布聞之則鼓行而西耳上雖病強載輜車卧而護之諸將不敢不盡力上雖苦爲妻子自彊於是呂澤立夜見呂后呂后承間爲上泣涕而言如四人意上曰吾惟豎子固不足遣而公自行耳於是上自將兵

而東羣臣居守皆送至霸上留侯病強起至曲郵見上曰楚人剽疾願上慎毋與楚爭鋒因說上令太子為將軍監關中兵上曰子房雖疾彊臥傅太子是時叔孫通已為太傅良行少傅事十二年上從擊破布軍歸疾益甚愈欲易太子留侯諫不聽因疾不視事叔孫太傅稱說引古今以死爭上陽許之猶欲易之及燕置酒太子侍四人從太子年皆八十有餘鬚眉皓白衣冠甚偉上怪之問曰彼何

為者四人前對各言其名姓曰東園公角里先生綺里季夏黃公上乃大驚曰吾求公數歲公避逃我今何自從吾兒游乎四人皆曰陛下輕士善罵臣等義不辱故恐而亡匿竊聞太子為人仁孝恭敬愛士天下莫不延頸欲為太子死者故臣等來耳上曰煩公幸卒調護太子四人為壽畢趨去上目送之召戚夫人指示四人者曰我欲易之彼四人輔之羽翼已成難動矣呂氏真而主矣戚夫人泣

上曰為我楚舞吾為若楚歌歌闋上起去罷酒竟不易太子者留侯本招此四人之力也

程子曰坎六四納約自牖自牖言自通明之處人臣以忠信善道結於君心必自其所明處乃能入也人心有所蔽有所通所蔽者暗處也所通者明處也如漢祖愛戚姬將易太子是其所蔽也羣臣爭之者衆矣嫡庶之義長幼之序非不明也如其蔽而不察何四老者高祖素知其賢而重之此其不蔽之明心故因其所明而及其事則悟之如反手且四老人之力孰與張良羣公卿及天下之心其言之切孰與周昌叔孫通然而不從彼而從此者由攻其蔽與就其明之異耳○胡氏曰子房引致四皓羽翼儲宮方之齊威公會合八國定王世子于首止事簡而力不勞其績光偉而世之君子乃致疑焉謂審有此是

子房為子結黨以制父是其未嘗知聖人深許首止之盟而稱管仲相齊一匡天下之美也○出之若于指司馬公而言

良從上擊代出奇計下馬邑及立蕭相國服虔曰何奇未為相國良勸高祖立之所與從容言天下事甚衆非天下所以存亡故不著

胡氏曰子房時然後言言必當其可豈有費言者哉史亦宜令不取

孝惠元年冬十月遣張良立齊太子襄為齊

王呂氏曰按齊哀王遺諸侯王書曰悼惠王薨惠帝使留侯張良立臣為齊王然則漢諸侯王之繼世必待天子之使命之而後立也以留侯之重又當其季年乃親為此行者

蓋齊之地勢號為東西秦漢朝待之不與待他諸國同故屈元老以蒙命之○愚按良不辭其行者蓋與召穆公定申伯之宅同意古之大臣體國忘身大抵如此

是年留文成侯張良薨。太史公曰高帝離阨數矣良常有力豈非天乎又叙傳曰運籌帷幄之中制勝於無形子房計謀其事無智名無勇功圖難於易為大於細王氏曰觀太史公叙傳方見子房之功為甚大子房之輔高帝於事未嘗不言也太史公以為圖難於易為大於細此兩句最要看其事以行其已成而後言則亦晚矣細微之地其所以轉移而啓導者子房之功為多世人疑其籌策不多見子房非無籌策也轉回於幾微之際無形之迹人莫得

而知之子房之功世人雖莫知之高祖實心知之不然何以曰運籌帷幄之中決勝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

功臣表以厩將起下邳以韓申徒下韓國言上張旗志秦王恐降解上與項羽之郄為漢王請漢中地常計謀平天下侯萬戶此當時論功定封之語也○南軒張氏曰子房終始為韓而漢之爵祿不足以羈縻之此出處大致也至於從容高帝之旁其計策不汲汲於售而所發動中節會使高帝從之有不容釋者蓋子房非有求於高帝故能居佛在已而動無不得此豈獨可以智計名哉夫以高帝之英武侵侮士大夫其視啚何陸寧策皆撫而忽之至如蕭相國之功一旦下之廷尉不顧也獨於子房甚敬而不敢優賴而不可強則以子房所守卒義而不以刑故

爾嗟乎秦漢以來士欲君肆正以在下者急於爵祿而上之人恃此以為其足以羈天下之士故世若子房豈可得而驕之哉○愚按子房為漢謀臣雖不嘗一日居輔相之位而其功寔為三傑之冠故高帝首稱之其人品在伊呂間而學則有王霸之雜其才如管仲而氣象高遠則過之自漢而下推諸葛孔明若相伯仲若前或志漢附曹而或者比之子房說非其類豈浩何若亦自比為可見其不知量也

高帝十二年上疾甚呂后問曰陛下百歲後蕭何既死誰令代之上曰曹參可問其次曰王陵可然少戇陳平可以助之陳平知有餘然難獨任周勃重厚少文然安劉氏者必勃

也可令為太尉呂后復問其次上曰此後亦非乃所知也按陳平初事項王以事懼誅降漢漢王與語說之拜平為都尉使參乘典護軍又拜護軍中尉使盡護諸將楚圍漢王於滎陽平請出捐數萬金盡行反間間其君臣以疑其心項王意忌信讒必內相誅漢王以為然乃出黃金四萬斤予平恣所為不問出入平以金縱反間於楚軍宣言諸將鍾離昧等為項王將功多矣然終不得裂地而王欲與漢為一以滅項氏分王其地項王果疑之使使至漢漢為太牢之具舉進見楚使即陽驚曰以為亞父使乃項王使也復持去以惡草具進楚使使歸報項王果大疑亞父亞父大怒疽發背死平迎內出女子東門楚擊之平與漢王從西門出韓信破齊自立為齊王漢王怒平躡漢王足寤立為齊王於是封平以戶牖鄉用其計策卒

人有告楚王韓信反平謀偽游雲夢遂擒信
初高帝病甚人有惡樊噲黨於呂氏即一
日上晏駕欲以兵誅趙王如意之屬帝大怒
用陳平謀召絳侯周勃受詔牀下曰陳平亟
馳傳載勃代噲將平至軍中即斬噲頭二人
既受詔馳傳未至軍行計之曰樊噲帝之故
人也功多且又呂后弟呂須之夫有親且貴
帝以忿怒故欲斬之則恐後悔寧囚而致上
上自誅之未至軍為壇以節召樊噲噲受詔

即反接載檻車傳詣長安而令絳侯勃代將
將兵定燕反縣平行聞帝崩畏呂須讒之於
太后乃馳傳先去逢使者詔平與灌嬰屯滎
陽平受詔立復馳至宮哭殊悲因固請得宿
衛中太后乃以為郎中令使傅教惠帝是後
呂須讒乃不得行樊噲至則赦復爵邑蕭氏曰噲
之死於惠之元年天也使高后之末而噲尚在則呂祿不可給太尉不得入北軍矣
孝惠六年冬十月以王陵為右丞相陳平為
左丞相又以周勃為太尉呂氏曰昔高帝呂后嘗參可以
何其次則王陵平勃去秋參薨故復秦兩相之制以陵為首相平為次相又復置太尉此
以勃為之皆按高帝之遺言而行之也觀此則呂氏之邪謀生於惠帝即世之後明矣
七年秋七月帝崩發喪太后哭泣不下留侯
子張辟彊為侍中年十五謂丞相曰太后獨
有孝惠今崩哭不悲君知其解乎丞相曰何
解辟彊曰帝毋壯子太后畏君等君今請拜
呂台呂產呂祿為將將兵居南北軍及諸呂
皆入宮居中用事如此則太后心安君等幸
得脫禍矣丞相乃如辟彊計太后說其哭乃

哀呂氏權由此起唐李衛公德裕曰揚子美辟彊之覺陳平非也若以
童子睿敏善揣呂氏之情奇之可也若請反遂合權以安社稷不其悖哉授兵產祿幾危
劉氏皆因辟彊啓之觀高祖遺言呂后制其大事可謂謀無遺慮矣以王陵有廷諍之節
置以為相周勃堪寄託之任令本兵柄況外有齊楚淮南盤石之固內有朱虛東牟之親
是時產祿皆匹夫耳呂后雖不存哀將相何至危懼以當憂傷不食自促其壽豈能為將
相之害哉漢高帝約非劉氏而王者天下共詳之此盟猶在呂宗矣何可肯之殁後稱制
八年產祿之封疏固矣若平勃二人詰克親諸則劉氏之業必歸呂宗及呂后之受切覽
商以紿呂祿計亦審矣周勃觸入北軍尚不致弱言誅之豈不難哉無產祿皆徒肆之人
非英傑之士傑才出於世豈受其諮誠哉嗟乎與其圖之難豈若制之易由是而言平勃

用碑彊之計斯爲謬矣亡呂氏曰佞捨之論惟忠誠足以格其非心哉重足以服其非望
氣略足以折其姦謀能與於此苟於此三者有所未足焉則王陵之憤怒陳平之遜避
皆審於自量者也或曰以陳平之譎王陵之戇其可乎曰平世固可以長短相濟至於
臨天下之大變非深稽熟繹所得辦也或又曰告如德裕之說陳平死於呂后之前則
奈何由其上者簡而易由其下者險而艱理固然也人不可小成學不可輕用任重道
遠死而後已君子豈苟云乎哉初呂太后命張皇后取它人
子養之而殺其母以爲太子惠帝旣葬太子
即皇帝位太后臨朝稱制呂氏曰前此秦宣太后之爲雖內重
大權出外假人主之號令而行出呂太后在宦帝時盡亦如此至是出臨朝自稱制以號

令天下所謂少帝者不復預事矣元年呂氏曰此少帝之元年也而史記漢書皆
以爲高后元年者蓋四年太后廢少帝立恒山王爲帝以太后制天下事不復改元則此
元固可以謂之高后之元也冬太后議欲立諸呂爲王問
右丞相陵陵曰高帝刑白馬而盟曰非劉氏而
王天下共擊之今王呂氏非約也太后不說
問左丞相平太尉勃對曰高帝定天下王子
弟今太后稱制王諸呂無所不可太后喜罷
朝王陵讓陳平絳侯曰始與高帝啑血盟諸
君不在邪今高帝崩太后女主欲王呂氏諸

君從欲阿意背約何面目見高帝於地下乎
陳平絳侯曰於今面折廷諍臣不如君全社
稷定劉氏後君亦不如臣陵無以應之十一
月甲子太后以王陵爲帝太傅實奪之相權
陵遂病免歸乃以左丞相平爲右丞相以辟
陽侯審食其爲左丞相不治事令監宮中如
郎中令食其故得幸於太后公卿皆因以決
事太后又追尊其父臨泗侯爲宣王兄周呂
武侯澤爲悼武王欲以王諸呂爲漸夏四月

太后欲侯諸呂乃先封高祖之功臣郎中令
無擇爲博城侯齊丞相壽爲平定侯少府延
爲梧侯乃封呂種爲沛侯釋之子呂平爲扶柳
侯呂后姊子太后欲王呂氏先立所名孝惠子彊
爲淮陽王不疑爲恒山王使大謁者張釋風
大臣大臣乃請立悼武王長子酈侯台爲呂
王割齊之濟南郡爲呂國王陵本傳云呂太后怒佯遷爲帝太
傅實不用陵陵怒謝免○呂氏曰陵與陳平並爲相方張辟彊勸平授呂氏兵柄
之時平陵固在旁胡爲不引大義以正之失此大幾至議王諸呂始抗言力爭亦噬臍矣忠

有餘而識不足此高帝所以謂之戇也○胡氏曰自已然論之王陵之不如平勃固也使太后未崩而平勃先死則如祿產何哉是亦僥倖而已矣向使太后有議而抗拒大臣皆以不可太后亦安能獨行其意乎惟平勃許之其數月再遣張釋風喻大臣而後乃王諸呂則知向者平勃阿意之罪大矣故程子論之曰漢祖之與羣臣以力相勝而臣之耳非心悅誠服而與為之臣也是以當此之將無一人肯死節者其後成功亦幸而已人臣之義當以王陵為正至哉言乎○南軒張氏曰夫以呂氏之凶暴欲王諸呂其諫抱之偏問此三人者蓋亦有所憚也非特憚此三人實憚高帝餘威流澤之在天下也陵引高帝白馬之盟以對其言明切故足以折其姦心矣使二子對復如陵吾知呂氏將悚然若高帝臨之在上且懼天下之變或輟而不敢未可知也後二子皆乃唯諾從之反有以攻其邪

志而逞其凶謀然呂氏猶有所憚也故先追尊其父兄以為之謝又名孝惠子以為之先如是可矣猶命張釋風大臣必大臣請之而後立呂台為王則其情蓋可見矣既分王諸呂而呂氏羽翼已就氣燄增長則呂氏之欲篡漢二子實助之也予謂二子方對呂氏時其心拚畏死矣未有安漢之謀也退而聞王陵之責顧高帝之眷思天下後世之議於是而下皇則有卒安社稷之抗言耳不過之於成才未就之以而將之於搏擊孫裂之後忠於人國若顧如是其夫人臣之立朝徇義而已利害所不當顧也功業之成不公薪出於吾身也義理苟存則國家可存矣借使王陵以正對平勃又以正對呂氏一日而尸三子於朝三子雖死而大義固以立欲然如白氏韓然如震霆天子之義而且不旋踵四面並起而士呂氏矣安劉氏若惟獨二子為能使人臣當變故之際畏死貪生不知

枉義而曰吾欲用權以濟事于後此則國家何所賴焉亂臣賊子所以接踵於後世也其弊至於苟或焉世之從而論者猶或賢之豈不哀哉夫所貴乎權者謂其委曲以行其正也若狄仁傑是已其始終之論皆以母子天性為言拳拳然以復盧陵為事然其所以辯餘曲折而卒成其志者則用工深矣潛援五龍夾日以飛仁傑豈以功業於其身哉人臣之義當以王陵為正濟大事者當以仁傑為法

二年冬十一月呂王台薨夏五月封齊悼惠王子章為朱虛侯令入宿衛又以呂祿女妻章時又封楚元王子郢客下邳侯為宗正呂氏曰蓋以其宗室之賢而用之也章入宿衛妻以祿女以其材武故厚結之○愚謂呂后之厚劉氏豈其情哉劉呂並寵欲人之無

異議耳使呂氏終得志其能容劉氏邪○三年夏江水漢水溢流四千餘家秋星晝見伊水洛水溢流千六百餘家汝水溢流八百餘家皆當呂用事陰太盛之象也

四年夏四月封呂勝為贅其侯呂更始為滕侯呂忿為呂成侯呂它為俞侯武陽侯樊噲夫人呂須為臨光侯按二年封鄼侯蕭何夫人同為鄼侯呂氏曰婦人自古無封侯者至是呂后以女主稱制故亦使臣下效之反逆內外之位其亂甚矣愚謂此蓋爲侯呂須之地也

少帝寖長自知非皇后子乃出言曰后安能殺吾母而名我我壯即為變太后聞之幽之

永巷中言帝病左右莫得見太后語羣臣曰今皇帝病久不已失惑昏亂不能繼嗣治天下其代之羣臣頓首言皇太后爲天下計所以安宗廟社稷甚深羣臣頓首奉詔遂廢帝幽殺之立恒山王義爲帝更名曰弘不稱元年以太后制天下故也（愚按高后欲王諸呂大臣曰可欲廢少帝大臣又曰可所謂危不扶顛不持焉用彼相者也此不可以爲法）

呂嬃常以陳平前爲高帝謀執樊噲數讒平曰爲丞相不治事日飲醇酒戲婦人平聞日

益甚呂后聞之私喜面質呂嬃於平前曰鄙語曰兒婦人口不可用顧君與我何如耳無畏呂嬃之譖（按此陳平以術自將也呂嬃用是讒之適所以益其寵而呂后喜其酣縱以爲眞無所爲則抑何其愚也）

六年冬太后以呂王嘉居處驕恣廢之立肅王弟產爲呂王

七年春正月太后召趙幽王友友以諸呂女爲后弗愛愛他姬女讒之太后召至邸令衛圍守之弗與食餓死以民禮葬之三月徙梁王恢爲趙王呂王產爲梁王梁王不之國爲帝太傅

呂嬃女爲營陵侯澤妻澤者高祖從祖昆弟也齊人田生爲之說大謁者張卿曰諸呂之王也諸大臣未大服今營陵侯諸劉最長今卿言太后王之呂氏王益固矣張卿入言太后太后然之乃割齊之琅邪郡封澤爲琅邪王

趙王恢之徙趙心懷不樂太后以呂產女爲

王后王后從官皆諸呂擅權微伺趙王趙王不得自恣王有愛姬王后使人酖殺之王不勝悲憤自殺太后聞之以爲王用婦人棄宗廟禮廢其嗣是時諸呂擅權用事朱虛侯章年二十有氣力忿劉氏不得職嘗入侍太后燕飲太后令章爲酒吏章自請曰臣將種也請得以軍法行酒太后曰可酒酣請爲耕田歌太后許之章曰深耕穊種立苗欲疏非其種者鉏而去之太后默然頃之諸呂有一人

醉亡酒章追拔劍斬之而還報曰有亡酒一
人臣謹行法斬之太后左右皆大驚業已許
其軍法無以罪也因罷自是之後諸呂憚朱
虛侯章雖大臣皆依朱虛侯劉氏爲益彊龜山
楊氏曰余觀劉章言耕田事及誅亡酒者未嘗不爲之寒心也使其由是以才見忌而不
得宿衛禁中則後雖欲有爲尚可得乎然則其獲免而成功亦幸焉爾
陳平患諸呂力不能制恐禍及己嘗燕居深
念陸賈往直入坐而陳丞相不見陸生曰何
念之深也陳平曰生揣我何念陸生曰足下

四六

極富貴無欲矣然有憂念不過患諸呂少主
耳陳平曰然爲之柰何陸生曰天下安注意
相天下危注意將將相和調則士豫附天下
雖有變權不分爲社稷計在兩君掌握耳臣
常欲謂太尉絳侯絳侯與我戲易吾言君何
不交驩太尉深相結因爲陳平畫呂氏數事
陳平用其計乃以五百金爲絳侯壽厚具樂
飲太尉報亦如之兩人深相結呂氏謀益衰
陳平陳氏曰陸賈直入坐而陳平不見其念之深者憂社稷也心術如此可謂忠矣○歎

氏曰君子小人熟居而未決然君子許莫共深交而無爲苟不能深交而無爲則小人倒
擒其柄而束吾附陳平曰絳爾一旦乃用置計交驩太尉卒以此誅諸呂使此二人者不
相能則是將相相攻之不暇而何邪及劉呂之存亡哉○胡氏曰平與勃何心謀慮則是
也而進常施報則非矣一有傳之失者身尚不自保亦何國之安乎○東萊歎氏曰戰國
以武事爲重秦置太尉而漢因之諸呂之將發陳平以丞相之重以五百金交驩太尉然
後俛能成功昔成康之際太保命仲桓南宮毛俾爰齊侯呂伋以二干戈虎賁百人逆子
兵者雜呂假而尉其柄者太保也令以宰相之重必至交驩大尉則名不正言不順與甚
爲○朱氏曰天下安注意相天下危注意爲此陸賈一時之語耳非不易之論也後世因
界遂謂天下無事則將朝不足注意至劉發所令然後瞿然圖之則晚矣○愚按平欲在

四七

當時非協心無以濟事陸生之謀善矣然諸賢之論亦不可不知也
太后使使告代王欲徙王趙代王謝之願守
代邊呂氏曰文帝乗外奉北藩於代所以得安於呂氏之時也卻徙趙之命可謂識事矣
太后乃立兄子呂祿爲趙王追尊祿父建
成康侯釋之爲趙昭王呂氏曰按史記本紀太傅產丞相平等言
武信侯呂祿上侯位次第一請立爲趙王太后許之太傅產在丞相上祿呂后兄子也
燕王建薨太后殺其子國除呂氏曰欲取其國封呂通也○
按呂后殺兩趙王與燕王之子皆以其地王呂氏兄弟至此燕勢成矣此大臣間端不謹
之邪忱

八年冬十月立呂肅王子東平侯通爲燕王台之子春三月太后祓還遂病呂氏曰按漢書五行志祓霸上還過枳道見物如蒼狗撠高后掖忽而不見卜之趙王如意爲祟遂病掖傷而崩然則如意豈能爲祟乎曰志正氣平人之常也志有所深慊方氣之盛猶隱伏而未見及其氣衰則悉易亦何所不有哉夏四月封大謁者張釋爲建陵侯諸中官宦者令丞皆爲關內侯食邑五百戶江水漢水溢流萬餘家河內水溢萬家○呂氏曰西漢宦者無封侯者惟張釋以勸王諸呂而封○愚按呂后一日封大閹爲列侯食邑關內者又併及其黨蓋遍布腹心於宮掖之中以爲諸呂之助其爲謀亦密矣當是時宦官之盛如此江漢之溢豈無自而致哉秋七月太后病甚乃令趙王祿爲上將軍居北軍呂王產居南軍太后誡產祿曰呂氏之王大臣弗平我即崩帝年少大臣恐爲變必據兵衛宮愼毋送喪爲人所制呂氏曰惠帝之崩固已命呂祿產將南北軍已而相繼封王至是高后爲身後計復命祿產以王而領禁兵也辛巳太后崩遺詔以呂王產爲相國以呂祿女爲帝后按史記外戚世家孝惠帝崩天下初定繼嗣不明於是貴外家王諸呂以爲輔而以呂祿女爲少帝后欲連固根本牢甚然無益也諸呂欲爲亂畏大臣絳灌等未敢發愚按是時陳平爲首相而諸呂不之忌蓋

平必有術以愚之也朱虛侯婦呂祿女陰知其謀乃陰令人告其兄齊王欲令發兵西誅諸呂而立漢書云立齊王爲帝朱虛侯欲從中與大臣爲應呂氏曰此特章傳平勃之意耳非明有要約也齊王與其舅父駟鈞郎中令祝午中尉魏勃陰謀發兵齊相召平不聽八月齊王欲使人誅相相乃發卒衛王宮按名曰衛實圖之也魏勃紿召平曰王欲發兵非有漢虎符驗也呂氏曰以此考則漢諸侯王兵權在相王不得自調發蓋相漢所置也昔京師不下虎符則相亦不得自調發勃請爲君將兵衛王召平信之勃既將兵遂圍相府召平自殺呂氏曰然則召平亦呂氏之人歟於是齊王以駟鈞爲相魏勃爲將軍悉發國中兵使祝午東紿琅邪王臨菑計事琅邪王信之西馳見齊王齊王因留琅邪王而使祝午盡發琅邪國兵并將之琅邪說齊王曰大王高皇帝適長孫也當立今諸大臣狐疑未有所定而澤於劉氏最長大臣固待澤決計今大王留臣無爲也不如使我入關計事齊王乃具車送琅邪王琅邪王既

行齊遂舉兵西攻呂國之濟南呂氏曰呂故齊國也於是齊王遺諸侯王書曰孝惠崩高后用事春秋高聽諸呂擅廢帝更立又比殺三趙王滅梁趙燕以王諸呂分齊爲四忠臣進諫上惑亂弗聽謂王陵也今高后崩而帝春秋富未能治天下固恃大臣諸侯而諸呂又擅自尊官聚兵嚴威劫列侯忠臣矯制以令天下寡人率兵入誅不當爲王者呂氏但言諸呂若不敢斥高后之罪也漢聞之相國呂產等乃遣潁陰侯灌嬰將兵擊之延平陳氏曰諸呂始擅將權及聞齊兵則以兵授所憚之人而使擊齊左袒之功豈難成哉灌嬰受命以成其滎陽之謀可謂忠而有權灌嬰至滎陽謀曰諸呂擁兵關中欲危劉氏而自立今我破齊還報此益呂氏之資也乃留兵屯滎陽使使諭齊王及諸侯與連和以待呂氏變共誅之乃西取其故濟南郡亦屯兵於齊西界以待約呂祿呂產欲作亂關中欲待灌嬰兵與齊合而發未知灌嬰與齊連和也當是時趙王祿梁王產將兵居南北軍列侯群臣莫自堅其命太尉

勃不得入軍中主兵酈商子寄與呂祿善絳侯乃與丞相陳平謀使人劫酈商令其子寄紿說呂祿歸將印以兵屬太尉說梁王歸相國印與大臣盟而之國呂祿信酈寄日與俱出游獵欲奪其軍也過其姑呂須須大怒曰若爲將而棄軍呂氏今無處矣乃悉出珠玉寶器散堂下曰毋爲他人守也呂氏之有謀者惟須而已使爲男子豈易克哉八月庚申旦平陽侯窋行御史大夫事見相國產計事郎中令賈壽使從齊來具以灌嬰與齊楚合從欲誅諸呂告產乃趣產急入宮賈壽言呂氏之黨產將南軍而不入宮祿將北軍而時出游獵宜其敗也平陽侯頗聞其語乃馳告丞相太尉窋參之子宜其忠於漢室太尉欲入北軍不得入襄平侯通尚符節張晏曰紀信子也乃令持節矯內太尉北軍漢節之重如此太尉復令酈寄與典客劉揭說呂祿曰帝使太尉守北軍勃欲矯節入北軍故先矯傳少帝命祿欲足下之國急歸將印辭去不然禍且起呂祿以爲酈寄不欺己遂解印屬典客太尉行至北軍呂

祿亦已解上將印去太尉遂將北軍入軍門行令軍中曰為呂氏右袒為劉氏左袒軍中皆左袒為劉氏（軍中忿呂氏而思劉氏不行閒而可知也必使之左袒者所以發其忠憤而為虐義號令之始也七一左袒縱使有呂氏之人者伏行伍之中亦奇將若神祇無能為矣孰謂無益哉○按程子以此問為非謂當時直當以大義驅之耳東萊之論乃知此正當參味）然尚有南軍丞相平乃召朱虛侯佐太尉（得北軍則大事定矣南軍雖少而密邇禁廷圖之亦不可緩此陳丞相遣朱虛侯佐太尉之意也○唐李靖言漢南北軍相制觀此既云尚有南軍又云太尉未敢誦言誅之則不見指揮之意授指殷嚴也）太尉令朱虛侯監軍

門令平陽侯告衛尉毋入相國產殿門呂產不知呂祿已去北軍乃入未央宮欲為亂至殿門弗得入徘徊往來（非平勃之敵也）平陽侯恐弗勝馳語太尉太尉尚恐不勝諸呂未敢誦言誅之乃遣朱虛侯謂曰急入宮衛帝朱虛侯請卒太尉與卒千餘人入未央宮掖門（獨用北軍誅產南軍不救）遂見產廷中日餔時遂擊產產走天風大起以故其從官亂莫敢鬬（梁國相府之從官非南軍也故此亦天道助順之驗）遂逐產殺之郎中府吏舍廁中（如立

淳曰百官表郎中令掌宮殿門戶其府在宮中）朱虛侯已殺產帝命謁者持節勞朱虛侯朱虛侯欲奪節信謁者不肯朱虛侯則從與載因節信馳走斬長樂衛尉呂更始（師古曰專與謁者同車故為門者所信得入長樂宮以此故之凡門宮門非有節信不得入也長樂衛尉乃衛尉之屬然則亦南軍也更始既死則南北軍皆定矣）還馳入北軍報太尉太尉起拜賀朱虛侯曰所患獨產今已誅天下定矣（所患者其技止此餘人又可知矣）遂遣人分部悉捕諸呂無少長皆斬之（高后之族遂絕）辛酉捕斬呂祿而笞殺呂須（祿與須決

日方誅者云而始捕獲也罷）使人誅燕王呂通（呂氏三王祿產在京獨通還燕國故遣使就燕誅之）而廢魯王偃（非呂氏又幼不預謀故廢為侯諸呂盡誅而審食其復拜相何也以事理度之必食其自高后之前自附於平勃故誅呂之後復用為相以安呂氏之餘黨至事定則歸相印矣王文帝至代邸羣臣勸進獨稱丞相陳平無食其名也朱建傳謂辟陽侯於諸呂至深所以全者皆陸生平原君之力其計盡亦可推矣）壬戌以帝太傅審食其復為左丞相戊辰徙濟川王王梁立趙幽王子遂為趙王（趙公遂之絕後故可以繼高廟之宿憤彼濟川王太子乃呂氏所名之皇子亦徙封代國者蓋將封之藩未定不欲事與之所也况太幼又未就國亦虛名耳）遣朱虛

侯章以誅諸呂事告灌嬰在滎
陽聞魏勃本教齊王反既誅呂氏罷齊兵使
使召責問魏勃齊討呂氏而謂之反者高帝雖有天下共誅之約自漢朝
言之然齊諸侯擅興兵也況嬰小帝之誅萱嬰豈不頓安得不責問乎漢初功臣雖不學
於天子諸侯之大分則皆罔知之也齊所以肯罷兵者或以灌嬰重兵在滎陽耳灌
嬰兵亦罷滎陽而歸諸大臣相與陰謀曰少
帝及梁淮陽恒山王皆非眞孝惠子也呂后
以計詐名他人子殺其母養後宮以此言觀之則非劉
氏子明矣令孝惠子之立以爲後及諸王以彊呂

氏今皆已夷滅諸呂而置所立即長用事吾
屬無類矣不如視諸王最賢者立之延平陳氏曰關
不以社稷爲憂而以吾屬爲慮其事則是其言則非也或言齊悼惠王
高帝長子今其適子爲齊王推本言之高帝
適長孫可立也爲此論者必未盡實也大臣皆曰齊悼由世
家作琅邪王及大臣皆曰呂氏以外家惡而幾危宗廟亂
功臣今齊王母家駟鈞惡人也即立齊王
則復爲呂氏欲立淮南王以爲少母家又惡
史記惠景以來侯者表文帝元年四月辛未以齊王舅父駟鈞爲清郭侯以淮南厲王舅

以趙兼爲周陽侯然則厲王所以不得立亦由兼性行惡也乃曰代王母
家薄氏君子長者且代王又親高帝子於今
見在且最爲長以子則順以善人則大臣安
乃相與共陰使人召代王代王使人辭謝再
反然后乘六乘傳後九月晦日己酉至長安
渭橋蘇林曰在長安北三里羣臣拜謁稱臣代王下車
拜太尉勃進曰願請閒宋昌曰所言公公言
之所言私王者不受私太尉乃跪上天子璽
符代王謝曰至代邸而議之致堂胡氏曰大尉此請非也不

過也敘誅諸呂迎代王之功以伸私欵耳宋昌一折之其情立見不上璽符夫渭橋非邸
邸所在若何而受之不學之過也遂馳入代邸羣臣從至丞
相陳平太尉周勃大將軍陳武御史大夫張
蒼宗正劉郢朱虛侯劉章東牟侯劉興居典
客劉揭皆再拜言曰子弘等皆非孝惠帝子
不當奉宗廟臣謹請與陰安侯蘇林曰高帝兄伯妻羹頡
侯妻母丘嫂也列侯頃王后孫寶曰代頃王劉仲之妻與琅邪王
宗室大臣列侯吏二千石議請立君止於二千石曰大
王高帝長子宜爲惠帝嗣願大王即天子位

代王曰奉高帝宗廟重事也寡人不佞不足以稱宗廟願請楚王計宜者蘇林曰楚王交高帝弟寡人不敢當羣臣皆伏固請代王西鄉讓者三南鄉讓者再如淳曰賓主位東西面君臣位南北面故西鄉坐三讓不受羣臣猶稱宜乃更鄉坐示變即君位之漸也遂即天子位羣臣以禮次侍即位于邸乃使太僕嬰滕公自高帝時爲大僕與東牟侯興居先清宮應劭曰舊典天子行幸所至必遣靜室令先案行清淨殿中以虞非常前謂少帝曰足下非劉氏不當立乃顧麾左右執戟者掊兵罷去有數人不肯去

兵官者令張澤諭告亦去兵是時官者不掌兵而宿衛巳稟畏如此地勢然也滕公乃召乘輿車載少帝出副車也奉天子法駕迎於代邸皇帝即日夕入未央宮有謁者十人持戟衛端門曰天子在也足下何爲者而入漢之宿衛守職如此太尉往諭謁者十人皆掊兵而去遂入而聽政夜拜宋昌爲衛將軍鎮撫南北軍以張武爲郎中令行殿中有司分部誅滅梁淮陽恒山王及少帝於邸宮門殿門掖門郎中令主之還坐前殿於是下詔書曰閒

者諸呂用事擅權謀爲大逆欲以危劉氏宗廟賴將相列侯宗室大臣誅之皆伏其辜朕初即位其赦天下

孝文元年冬十月辛亥皇帝即阼謁高廟呂氏曰文帝至代邸遂即天子位此所受朝南面之位也蓋帝自外入故先即帝位定後即阼謁廟以左傳攷之晉悼公自周入晉事體與文帝同先朝于武宮而後即位于廟未有不見廟而遽見羣臣者此平勃不學之過也陳平謝病上問之平曰高祖時勃功不如臣及誅諸呂臣功亦不如勃願以右丞相讓勃十一月上徙平爲左丞

相太尉勃爲右丞相大將軍灌嬰爲太尉愚按平首謀誅呂者也觀以功不如勃而以上相位讓之可謂善處功名之際矣論誅諸呂功益封太尉勃萬戶賜金五千斤丞相平灌將軍嬰邑各三千戶金二千斤呂氏曰平主謀廟堂而封邑與灌嬰等蓋其自處也朱虛侯章襄平侯通東牟侯興居邑各二千戶金千斤胡氏曰劉章忠勇先倡劉氏失職年纔二十而諸呂憚之不敢輕發及平勃舉事章手誅呂產其功不在二人之下及文帝行賞於章宜先而即位三年乃始去侯而王以不顯言其功何哉初章欲立其兄齊王謀帝在代也文帝以是疑懷不平大臣又無闕陳之計使盛德之主猜貳疵議惜哉封

典客揭爲陽信侯賜金千斤
十二月詔丞相大尉御史法者治之正所以禁暴而衛善人也今犯法者已論而使無罪之人父母妻子同產坐之及收朕甚弗取其議左右丞相周勃陳平奏言父母妻子同產及收所以累其心使重犯法也收之之道所由來久矣臣之愚計以爲如其故便按罪人不孥王政也平勃未嘗聞學故不知此文帝復曰朕聞之法正則民慤罪當則民從且夫牧民而道之以善者吏

也既不能道又以不正之法罪之是法反害於民爲暴者也朕未見其便宜熟計之平勃乃曰陛下幸加大惠於天下使有罪不收無罪不相坐甚盛德臣等所不及謹奉詔盡除收孥相坐法下文二其後新垣平謀爲逆復行三族之誅由是言之風俗移易人性相近而習相遠信矣夫以孝文之仁平勃之知猶有過刑謬論如此甚也而況庸材溺於末流者乎〇愚按過刑指新垣平族誅謬論指平勃所議累其心使重犯法眞所謂謬論也
春正月有司請蚤建太子詔曰其安之三請

乃立長子啓爲太子呂氏曰景帝時方十歲平勃所以亟請建太子者懲惠帝絕嗣不明之禍也三月立太子母竇氏爲皇后皇后有弟廣國字少君幼爲人所略賣聞竇后立乃上書自陳召見驗問得實乃厚賜田宅金錢與兄長君家於長安絳侯灌將軍等曰吾屬不死命乃縣此兩人兩人所出微不可不爲擇師傅賓客又復效呂氏大事也於是乃選士之有節行者與居竇長君少君由此爲退讓君子不敢以尊貴驕人呂氏曰按申屠嘉傳

張蒼免相文帝欲用竇廣國爲丞相曰恐天下以吾私廣國廣國賢有行故欲相之廣國少爲人略賣爲奴晚節其賢至此豈非擇師傅賓客之力乎古者天子諸侯不內娶故教養外戚之法與傅焉封建既廢外戚未必世族尤不可不教養也平勃親經呂氏之禍故知其爲急務耳東京雖置四姓小侯學而竇憲梁冀幾危社稷得非未嘗得士之有節行者與居講學之任名特章句之儒乎〇愚按蚤建太子教養外戚雖懲呂氏之偶然實有國家者不易之法此平勃相業之大者
上益明習國家事朝而問右丞相勃曰天下一歲決獄幾何勃謝不知又問一歲錢穀出入幾何勃又謝不知惶愧汗出沾背上問左

丞相平平曰有主者上曰主者謂誰平曰陛
下即問決獄責廷尉問錢穀責治粟內史上
曰苟各有主者而君所主者何事也平謝曰
陛下不知其駑下使待罪宰相宰相者上佐
天子理陰陽順四時下遂萬物之宜外鎮撫
四夷諸侯內親附百姓使卿大夫各得任其
職焉帝乃稱善右丞相大慙出而讓陳平曰
君獨不素教我對陳平笑曰君居其位不知
其任邪且陛下即問長安中盜賊數君欲彊

對邪於是絳侯自知其能不如平遠矣居頃
之人或說勃曰君既誅諸呂立代王威震天
下而君受厚賞處尊位久之即禍及身矣勃
亦自危乃謝病請歸相印上許之秋八月辛
未右丞相勃免左丞相平專為丞相呂氏曰自是
置一相武帝征和二年詔分丞相長史為兩府以劉屈氂為左丞相然右丞相竟未嘗
置也○愚謂不以寵利居成功勃固未以知此然相陳平之材自知其不及又能因人言
而讓遜辭位為則與世之愚而好自用進而不知止者亦有間矣
詔丞相平舉可使南越者平言陸賈先帝時

使粵上召賈為太中大夫賜佗書佗遂稱臣
按此選使得人之效也本傳稱賈在高帝前時時稱說詩書高帝令著秦漢得失及古今
成敗命曰新語則其人蓋通達古今之士也及呂太后欲王諸呂其長大臣有口者賈自
度不能爭之乃病免以好時田宅善往家焉至諸呂擅權欲劫少主危劉氏勃往見平為
畫策誅諸呂立孝文賈頗有力則其保身之智謀國之忠出處語默皆有君子之風焉文
帝既立大臣畧無論其功者而賈亦不自言吁其風致過於魯仲連遠矣而平僅舉之使
粵是徒知其長於辯說而不知其才非止於辯說者也惜哉
二年冬十月曲逆獻侯陳平薨太史公曰陳
丞相平少時本好黃帝老子之術呂氏曰陳平言我多

陰謀道家所禁吾世即廢亦已矣終不能復起以吾多陰禍也平所以好黃老之術如此觀
此與良平傳亦可見漢初所以尚黃老○愚按良平功業大抵自黃老出良於高祖不問
則不言與有功而不居皆老子不為天下先與自從者人先功成身退之意平於諸呂之
王不力爭即老子翕張取與之術然良之此平權謀為少惟處闔之舉是亦陰謀也
方其割肉俎上之時其意固已遠矣傾側擾攘
楚魏之間卒歸高帝常出奇計救紛糾之難
振國家之患及呂后時事多故矣然平竟自
脫定宗廟以榮名終稱賢相豈不善始善終
哉非知謀孰能當此者乎呂氏曰李德裕云諸葛亮言以子不

之清雅不擇陳平之濁份[illegible]叶則二人之品格可見矣敘傳六奇既用
諸侯宿發於漢呂氏之事平爲本謀終安宗
廟定社稷
十一月周勃復爲丞相
三年十二月詔曰前日詔遣列侯之國辭未
行丞相朕之所重其爲朕率列侯之國遂免
丞相勃遣就國 ○絳侯爲丞相朝罷趨出
意得甚上禮之恭常目送之袁盎進曰呂氏日盎
爲中郎每朝侍衛陛故得進說陛下以丞相何如人上曰

讀書記下八　六十二

社稷臣文帝初心敬勃如此盎曰絳侯所謂功臣非社
稷臣社稷臣主在與在主亡與亡方呂氏時
諸呂用事擅[illegible]相王劉氏不絕如帶是時絳侯
爲太尉主兵柄弗能正呂后崩大臣相與共
誅諸呂太尉主兵適會其成功所謂功臣非
社稷臣呂氏曰此說當以告周勃不當以告文帝丞相如有驕主
色陛下謙讓臣主失禮竊爲陛下弗取也後
朝上益莊丞相益畏下文云已而絳侯望袁盎曰吾與而兄善今兒
乃毀我盎遂不謝及絳侯就國人上書告以爲反徵繫請室諸公莫敢爲言唯盎明絳侯

無罪絳侯得釋盎頗有功絳侯乃大與盎結
方○李文饒曰盎此言非以感文帝聽明傷
仁厚之政俾其君有薄宗臣之意竟使勃以
非罪見疑可爲長歎息也其後絳繫請室盎
雖明其無罪所謂置之死地而後生之有救
變之力而非由突之義揚于稱盎忠一足而
謂有餘斯言當矣善哉賈生之諷諭堂陛之
峻高者難擧卑者易陵文帝感悟表臣下有
節有以見賢人用心致君精誠若盎者難與
並爲仁矣○拔賈誼傳天子議以誼任公御
之也絳灌東陽侯馮敬之屬盡害之曰雒陽
之人年少初學專欲擅權紛亂諸事於是天
子後亦疎之不用其議以誼爲長沙王太傅
後爲梁懷王太傅數上疏陳政事其末謂人
主之尊如堂羣臣如陛故陛九級上廉遠地
則堂高陛無級廉近地則堂卑高者難攀卑
者易陵又里諺曰欲投鼠而忌器此善諭也
鼠近於器尚憚不投恐傷其器況貴臣之近

讀書記下八　六十三

主乎又曰後雖辭不加於冠冠錯亂不以直
後是時丞相勃免就國人有告勃謀反逮繫
長安獄卒亡事復爵邑故誼以此譏上上深
納其言善臣下有節是後大臣有罪皆自殺
不受刑誼之見疎於文帝也本以絳灌之毀
而其論事乃拳拳於絳侯逮繫之事信所謂
賢者用心也使絳灌知誼之賢引而實之高
位使之得德其經濟之學則必定經制必明
等威而哉繫大臣之失不復有矣誼之不見
用間可惜而絳灌之不知人尤可憾也○哀
盎沮周勃事通錯哉於元年今從
呂氏大事記繫於勃就國
四年絳侯勃既就國每河東守尉行縣至絳
勃自畏恐誅常被甲令家人持兵以見之其
後人有上書告勃欲反下廷尉廷尉逮捕勃

治之勃恐不知置辭吏稍侵辱之勃以千金與獄吏獄吏乃書牘背示之曰以公主爲證公主者帝女也勃太子勝之尚之薄太后亦以爲勃無反事帝朝太后太后以冒絮提帝曰絳侯始誅諸呂綰皇帝璽將兵於北軍不以此時反今居一小縣顧欲反耶按薄太后之言可謂洞曉事情矣王衛尉之解蕭相國亦此意帝既見絳侯獄辭乃謝曰吏方驗而出之於是使使持節赦絳侯復爵邑○絳侯既出曰吾嘗將百萬軍安知獄吏之貴乎延平陳氏曰孝文逮捕周勃誠過矣然勃被甲持兵以見守尉使漢以無罪加誅復甲持兵可以免乎逮捕之辭亦有以自取之也○呂氏曰按本傳勃之益封受賜盡以予薄昭及繫急薄昭爲言太后太后爲言無反事至於獄辭則勃以千金與獄吏書牘皆所敎也將相外戚以重賂措紹胥吏受賕變易獄辭文帝皆不能察使每事如此則異於元成之世者幾希勃復就國孝文十一年薨諡武侯○太史公曰絳侯周勃始爲布衣時鄙樸人也本傳云勃以織薄爲生常以吹簫給喪事材官引彊才能不過凡庸及從定天下在將相位諸呂欲作亂勃匡國家難復之于正雖伊尹周公何以加哉○班

則孔光之於董賢元稹之於魏弘簡未有不
反為之詘者夫廉之與直言之雖若易然至
其深體實踐則蓋有甚難者有志之士當於
平日致省察之功必一介不妄取然後謂之
廉一言不苟徇然後謂之直豪[illegible]而不汙浩
然而無愧則其視褻近倖之小人如狐魅
御鼠夫何畏之有哉先朝乾道中有為執政
而呼天子宿衛之將以徼所之者實有故安
矣之風〇入袁
盎傳客責嘉事

孝景二年六月丞相申屠嘉薨時内史鼂錯
數請閒言事輒聽寵幸傾九卿法令多所更
定丞相嘉自絀所言不用疾錯錯為内史東
出不便更穿一門南出南出者太上皇廟堧

垣也嘉聞錯穿宗廟垣為奏請誅錯客有語
錯錯恐夜入宮上謁自歸上至朝嘉請誅内
史錯上曰錯所穿非真廟垣乃外堧垣故冗
官居其中且又我使為之錯無罪丞相嘉罷
朝嘉謂長史曰吾悔不先斬錯乃請之為錯
所賣至舍因歐血而死錯以此愈貴按申屠
嘉仲於
文而讒於帝即此一事而二者之優劣可知
然大臣以道事君不可則止其請誅藏臣者
職也言不從而去之義也進不得行其蹤則
當退以全吾之義斯無適而不自得豈必發
擠陷之以自矜其忠
亦以嘉不學之過也

太史公曰申屠嘉可謂剛毅守節矣然無術學殆與蕭曹陳平異矣班氏因之○叙傳曰故安執節責通請錯蹇蹇帝臣匪躬之故按嘉在相位凡八年惟此二事庶幾以直道事君若它無所大史公又言自嘉死之後景帝時開封侯青桃侯劉舍為丞相及今上時柏至侯許昌平棘侯薛澤武彊侯莊青翟高陵侯趙周等為丞相皆以列侯繼嗣娖娖廉謹為丞相備員而已無能發明功名有著於當世者

孝景七年冬二月乙巳太尉周亞夫為丞相罷太尉官代陶青

初上廢立太子周亞夫固爭之不得上由此疏之而梁孝王每朝常與太后言條侯之短按孝王與亞夫有隙其事見丙記竇太后曰皇后兄王信可侯也帝讓曰始南皮章武先帝不侯師古曰南皮竇彭祖竇弟長君子章武太后母弟廣國及臣即位乃侯之信未得封也竇太后曰人生各以時行耳自竇長君在時竟不得侯死後其子彭祖顧得侯吾甚恨之帝趣侯信也帝曰請得與丞相議之上與丞相議亞夫曰高皇帝約非劉氏不得王非有功不得侯今信雖皇后兄無功侯之非約也帝嘿然而止其後匈奴王徐盧等六人降帝欲侯之以勸後丞相亞夫曰彼背主降陛下陛下侯之則何以責人臣不守節者乎帝曰丞相議不可用乃悉封徐盧等為列侯亞夫因謝病中元四年九月戊戌亞夫免後召詣廷尉不食歐血死○呂氏曰外國歸義封者始於文帝時弓高襄城兩侯二人昔皆韓王信子孫本背中國之人能自拔於匈奴率其衆歸中國封之未為過也彼徐盧等本匈奴酋長景帝乃欲侯之以勸後亞夫之議其用意遠矣景帝所以縣注之者以向者引正義哉后兄王信之封無辭以苗之故發於乎此也人主不敢專封爵必與大臣共之蓋自古之成法景帝欲行其意而輕廢之此亞夫之所以謝病也自是以後人主益行矣意封爵紛然丞相亦不復以此為執守矣○又曰亞夫免相二年而王信始封蓋侯公議之可畏知此○愚按亞夫所爭者廢太子也封后兄也侯徐盧也三者皆高帝家法之所無也亞夫於是無負大臣之職任矣

亞夫為丞相趙禹為丞相史府中皆稱其廉平然亞夫弗任曰極知禹無害然文深不可以居大府武帝時禹與張湯論定諸律令作見知吏傳得相監司用法益刻蓋自此始○愚謂亞夫於此可謂知人矣方是時禹方以廉平稱而亞夫獨謂其文深不可用使武帝世如亞夫者尚在位則此輩不得峻法以毒民而高帝之約束不至於紛更

矣呼可惜哉○故至夫謀國用人蓋有漢初
名相之風而世屬稱其將畧豈非為七國之
功所抒哉景帝稱亞夫軟軟非少主臣至於
官諸則讓其蓋厚可相少主自今觀之亞夫
之附殺不屈處乎刊以託六只之孤而綰自
切官以至相終無可言則其所謂教寧若直
循史自將而已景帝之而人如此可勝說哉
○亞夫居位四年免而劉舍稽之舍工年兒
賞太后數言竇其侯嬰上同太后豈以臣有
受親其者竇其沾沾自喜耳多易絳以為相
持重遂用帝縮為丞相尊寵之賞賜甚多武
帝郎位以景帝時請官丙多出不辛者丞相
不為申理免之而以氣其為丞相嬰與太尉
蚡慎妃論術推嚴趙綰為郎史太夫王戚為
部中令延魯申公欲設明堂令列侯就國除
闕以禮為服制以與太平舉遜諸竇宗室與
行者除莫嚮籍諸外家為列侯列侯老尚主
皆不欲就國以故毀自至寶太后將黃老言

而嬰蚡務推隆儒術太后藏不絕會綰臧下
吏上臣廢明堂事諸所與為等變申公亦以
流第歸嬰之為招其大訐什為初此臣非舍
綰凡實然傳者之學必本諸身方是時武帝
春秋鼎盛使賢貴知推隆儒術見當聘召一
丗之名流尊以輔導帝躬為本如闕公之所
以轉成王者則武帝之意議以工何治李立
矣然後稽古定制以梁太平蓋未曉世嬰徒
知爭儒之名而不知隆儒之實故其所為失
序無本其說與所就也宜茂常吉之曰征夫
嫩綰則非而所以日嬰者則是天下重器宰
相重任可以沾沾多易若為之謂嬰在位年
節努許昌代之王年免蚡蚡為相時貴太后
已崩故也上初即位當於春秋蚡以游附為
相非魏折節以禮稱之天下不薦當是時丞
相入奏事語移日所言皆聽薦人或起家至
二千石權移主上ヽ乃曰君除吏盡未吾亦
欲除吏嘗請考工地益宅上怒曰從求武庫

是後延延召客飲坐其兄蓋侯南鄉自坐東
鄉以為漢相尊不可以兄故私橈由此滋驕
治宅甲諸第田園極膏腴市買郡縣器物相
屬於道前堂羅鐘鼓立曲旃後房婦女以百
數諸奉珍物狗馬玩好不可勝數蚡之為相
功此方且納黃老刑名百家之言延文學儒
皆若百人不知蚡之所為其有合於六經何
義也蚡之在位中二千石來拜謁蚡不為遭
惟没蹶見未嘗拜常其之天子方招文學儒
者上曰吾欲去去黜對曰陛下內多欲而外
施仁義李何欲故唐虞之治乎雖雖名學貴
老然斯言蓋真有得於儒學之要使蚡能引
及韙與董仲舒同任輔專之是乃真隆儒
矣然此豈所以責蚡哉額權自恣有無上之
心窮奢極修還無厭之勢甚至私語淮南詰
以歸位而受其金錢財物之路蓋并貴國與
人而不之郎若考其本末帶一氣臣賊子而
已何相之為蚡在職五年而死許澤代之自

是所用者皆以娛下材其居位久而獲全者
惟牧立度不慶一人是時中國多事公家用
少桑弘羊專致利王溫舒之屬婉法見寬寧
推文學九卿更進用事事不閑決於慶慶辟謹
而已夫居位焉而不任其事何以相為哉使
行已有耻者居之雖一日不能安矣傳稱其
無能有所臣言嘗欲治近臣所忠九卿成宜
不能服反受其過相權之輕自是益甚殆懲
田蚡之横而故御之欲武帝在位五十載易
相十二人鮮有功名者於世如太史遷所識
惟公孫弘田千秋其事有當論者今附于此

武帝建元元年招賢良文學士是時弘年六十徵以賢良爲博士使匈奴還報不合上意上怒以爲不能弘廼移病免歸元光五年有詔徵文學菑川國復推上弘弘至太常上策曰臣聞之仁者愛也義者宜也禮者所履也智者術之原也致利除害兼愛無私謂之仁明是非立可否謂之義進退有度尊卑有分謂之禮擅殺生之柄通壅塞之塗權輕重之

數論得失之道使遠近情僞必見於上謂之術凡此四者治之本道之用也皆當設施不可廢也得其要則天下安樂法設而不用不得其術則主蔽於上官亂於下此事之情屬統垂業之本也 呂氏曰弘雖歷叙仁義禮智而術爲上所以深入帝心者正在此耳 臣聞堯遭鴻水使禹治之未聞禹之有水也若湯之旱則桀之餘烈也 呂氏曰是時河決瓠子未塞又有隕霜大風螟之變故弘爲此說以諛武帝者也 時對者百餘人太常奏弘第居下策奏天子擢弘對爲第一召見拜爲博士待詔金馬門 時齊人轅固年九十餘亦以賢良徵公孫弘仄目而事固固曰公孫子務正學以言無曲學以阿世諸儒多疾毀固者固遂以老而罷歸也 弘復上疏曰陛下有先聖之位而無先聖之名有先聖之民而無先聖之吏是以勢同而異治先世之吏正故其民篤今世之吏邪故其民薄政弊而不行令倦而不聽夫使邪吏行弊政用倦令治薄民民不可得而化此治之所以異也臣聞周公旦治天下朞年而變三年而化五年而定唯陛下之

所志 呂氏曰因帝之喜又從而撫勸之 書奏天子以冊書答曰問弘稱周公之治弘之材能自視孰與周公賢弘對曰愚臣淺薄安敢比材於周公雖然愚心曉然見治道之可以然也 呂氏曰其居之不疑如此 臣聞揉曲木者不累日銷金石者不累月夫人之於利害好惡豈木石之類哉朞年而變臣弘尚竊遲之上異其言 臨川王氏之詩曰曲學暮年終漢相高談平日讀周公愚謂弘前嘗不合帝意而罷故今乃可以逢迎揄合者無所不至也 時方通西南夷巴蜀苦之詔使弘視焉還

奏事盛毀西南夷無所用上不聽呂氏曰弘初見任使若遂為迎合之論其術淺迫為帝所竊矣兩南夷非帝之大欲雖極言不可亦不至大許帝意此弘之所以敢為正論也其奸深矣每朝會議開陳其端而使人主自擇不肯面折廷爭呂氏曰辭氣從容引而不發固盛德之事然王於事之迫切亦有時而犯顏逆指奏盡誠意愉悃自不能已也若弘者特竊伺人主所向為容從而已於是上察其行慎厚呂氏曰敢於為許非慎也忌刻深險非厚也特為慎厚之貌而已辯論有餘呂氏曰弘未嘗抵掌奮袖言辭如雲也特挑發其機而不盡露故帝以為有餘耳習文法吏事呂氏曰此儒者所難也緣飾以儒術呂氏曰此能吏所難也而弘獨

兼之上說之一歲至左內史弘奏事有所不可不肯庭辨常與主爵都尉汲黯請間黯先發之弘推其後上常說所言皆聽以此日益親貴呂氏曰武帝深知黯之忠推以為社稷臣故弘推使當其鋒此其術也然弘本以順為工何必求伸己之論哉蓋事為容悅則人主狎之而不敬事為強直則人主敬之而不親弘出入乎兩者之間此所以日益親貴也○愚按戰國策申不害辨說韓王而未知王之欲乃微謂趙卓韓鼂各進議於王申子微視王之所悅以言於王王大悅之弘使黯先發之而推其後此正戰國縱橫家流捭闔之術弘之學不正如此其奸人也嘗與公卿約議至上前皆背其約以順上指汲黯庭

詰弘曰齊人多詐而無情始與臣等建此議今皆背之不忠上問弘弘謝曰夫知臣者以臣為忠不知臣者以臣為不忠上然弘言呂氏曰黯之庭詰本無辭可答弘之對汗漫不切帝遂然之者其意蓋曰帝之所見既是我不必執迷遂非以害國事雖人以為不忠不服恤也其所以盛帝之心者深矣弘常稱以為人主病不廣大人臣病不儉節呂正獻公曰昔紂為象箸而箕子諫夫以天子而用象箸未為過也然箕子以為象箸不已必金玉為之故箕子之言所以防微杜漸也弘之告武帝乃謂人主病不廣大當是時帝方征伐四夷內治宮室為千門萬戶而弘猶病其不廣大何其不忠之甚哉○呂太史曰弘之此

言為百世之害元朔二年主父偃下吏上欲勿誅公孫弘曰齊王自殺無後國除為郡入漢主父偃本首惡陛下不誅偃無以謝天下乃遂族主父偃燕王定國與父姬姦及殺肥如令郢人郢人兄弟告之主父偃從中發其事公卿請誅定國上許之定國自殺國除齊厲王次昌亦與其姊翁主通主父偃欲納其女於齊王齊紀太后不許偃因言於上曰齊臨菑十萬戶市租千金眾殷富鉅於長安非天子愛弟親子不得王此今齊王於親屬益疏又聞與其姊亂請治之於是帝拜偃為齊相且正其事偃至齊急治王後宮宦者辭及王王罹飲藥自殺偃少時遊齊及燕趙及貴連敗燕齊趙王

訖詔懼上書告偃受諸侯金以故諸侯子弟多得封者又齊王自殺上聞大怒以爲偃劫其王令自殺乃徵下吏治偃服受諸侯金實不劫王令自殺上欲勿誅云云

三年公孫弘爲御史大夫是時方通西南夷東置滄海北築朔方之郡公孫弘數諫以爲罷弊中國以奉無用之地願罷之天子使朱買臣等難弘置朔方之便發十策弘不得一弘乃謝曰山東鄙人不知其便若是願罷西南夷滄海而專奉朔方上乃許之春罷滄海郡眉山李氏曰買臣難弘以十策而弘不得一或者謂弘之才果不如買臣也是不然

夫朔方之城凡少有智慮者皆知其爲闢土實地爭鬪殺人不祥之事矣使弘誠不學猶將嘗識其利害弘兼益儒名豈不了然知之哉一言之正足以破買臣十策之部豈遂匡於敗靖失擴取吾有以見弘之飾詐而益名汚之盛者也欲無言則恐彼阿諛之譏啟有言則攫紫臕犯之僞以嘗試言之而不堅內以探其君竟之可否而陽其宇外則以解于人曰吾固眷言其不便矣而吾不吾聽此奸人所以飾詐益名之覺謀也○呂氏曰以弘之智豈買臣浮辯所能屈哉以帝懷斥闕奴之意方盛敬賜爲不勝耳

軹人郭解關東大俠也平生睚眦殺人甚衆上聞之下吏捕治解所殺皆在赦前軹有儒生侍使者坐客譽郭解生曰解專以姦犯公法何謂賢解客聞之殺此生斷其舌吏以此責解解實不知殺者吏奏解無罪公孫弘議曰解布衣爲任俠行權以睚眦殺人解雖弗知此罪甚於解殺之當大逆無道遂族郭解通鑑載此事於二年今從大事記

弘爲布被食不重肉汲黯曰弘位在三公奉祿甚多然爲布被此詐也上問弘弘謝曰有之夫九卿與臣善者無過黯然今日廷詰弘誠中弘之病夫以三公爲布被與小吏無差誠飾詐欲以釣名如汲黯言且無汲黯忠陛下安得聞此言天子以爲謙讓愈益厚之

五年冬十一月乙丑以御史大夫公孫弘爲丞相代薛澤先是漢常以列侯爲丞相唯弘無爵上於是下詔封弘爲平津侯其後以爲故事時上方興功業弘於是開東閣以延賢人與參謀議每朝覲奏事因言國家便宜上亦使左右文學之臣與之論難弘嘗奏言十賊彍弩百吏不敢前請禁民毋得挾弓弩便上

下其議侍中吾丘壽王對曰臣恐邪人挾之
而吏不能止良民以自備而抵法禁是擅賊
威而奪民救也竊以爲大不便書奏上以難
弘弘詘服焉史稱上自初即位招天下文學才智之士待以不次之位四方
多士上書自衒鬻者以千數上簡拔其俊異者寵用之莊助最先進後又得吳人朱買臣
趙人吾丘壽王蜀人司馬相如平原東方朔吳人枚皐濟南終軍等並在左右每令與大
臣相詰論中外相應以義理之文大臣數詘焉助買臣輩皆利口覆邦家之人而武帝使
之折服大臣大臣往往多詘度帝之心必自喜以爲得御大臣之術矣而不知使帝所揖
果端良正直之士所必將推義與比近臣之言是固當從之若其未然亦不苟詘也崇何

公孫弘輩知上意所欲近臣之勝也於是往往揣其初議外以示謙虛無我之意實則迎
逢上指而陰自結於利口之徒使皆從已而不攻吾之失此弘之所以巧於固位者歟
○時漢方征匈奴招懷四夷汲黯務少事按黯
時爲主爵都尉間嘗言與胡和親毋起兵上方嚮儒
術尊公孫弘及事多更民巧上分別文法張
湯等數奏決讞以幸而黯常毀儒面觸弘等
懷詐飾智以阿人主取容而刀筆之吏專深
文巧詆陷人於罔以自爲功上愈益貴弘湯
弘湯心疾黯雖上亦不說也欲誅之以事弘

爲丞相乃言上曰右内史界部中多貴人宗
室難治非素重臣弗能任請徙黯爲右内史
數歲官事不廢
董仲舒爲人廉直是時方外攘四夷公孫弘
治春秋不如仲舒而弘希世用事位至公卿
仲舒以弘爲從諛弘嫉之膠西王上兄也尤
縱恣數害吏二千石弘乃言於上曰獨董仲
舒可使相膠西王膠西王聞仲舒大儒善待
之仲舒恐久獲辠病免按是時漢廷卿大夫骨鯁莫如汲黯儒雅

莫如仲舒而弘皆不能容之至欲致之死地則所謂開閤延賢者果得何等人也太史公
言弘意忌外寬内深諸嘗與弘有郤者雖佯與善陰報其禍殺主父偃徙董仲舒膠西皆
弘力也可謂中弘心術之隱矣○史又言大將軍衛青尊寵於羣臣無二公卿以下皆卑
奉之獨汲黯與亢禮人或說黯曰自天子欲羣臣下大將軍大將軍尊重君不可以不拜
黯曰夫以大將軍有揖客顧不重邪大將軍聞愈賢黯數請問國家朝廷所疑遇黯加於
平日按黯前於田蚡揖之而不拜後於衛青亦然而二人未嘗以此罪之待青遇之反猜
加焉及一作弘必擠之死地是弘之險很更甚於蚡其視青則不及遠矣
夏六月詔曰蓋聞導民以禮風之以樂今禮
壞樂崩朕甚閔焉其令禮官勸學興禮以爲

天下先於是丞相弘等奏請爲博士置弟子員五十人復其身第其高下以補郎中文學掌故有秀才異等輙以名聞其不事學若下材輙罷之又吏通一藝以上者請皆選擇以補右職上從之自是公卿大夫士吏彬彬多文學之士矣呂氏曰公卿多文學之士而治效反少於前日此太史公之所致也

讀書記下九　九

六年時方事匈奴河南人卜式上書願輸家財半助邊上使使問式欲爲官乎式曰自小牧羊不習仕宦不願也使者曰家豈有寃欲言事乎式曰臣生與人無所爭何故見寃使者曰苟子何欲式曰天子誅匈奴愚以爲賢者宜死節有財者宜輸之如此而匈奴可滅也上以語丞相弘弘曰此非人情不軌之臣不可以爲化而亂法願勿許上不報

元狩元年淮南王安謀反欲使人僞得罪而西事大將軍一日發兵即刺殺大將軍且曰漢廷大臣獨汲黯好直諫守節死義難惑以

非至如說丞相弘等如發蒙振落耳李尋在哀帝時論災異曰本强則精神折衝本弱則招殃致凶爲邪謀所陵聞往者淮南王作謀之時其所難者獨有汲黯以爲公孫弘等不足言也弘漢之名相於今士比而尚見輕何況亡弘之屬乎故曰朝廷士人則爲賊亂所輕其道自然也○是按其時丞相弘宴見上或時不冠至如汲黯見上不冠不見也上嘗坐武帳中黯前奏事上不冠望見黯避帳中使人可其奏其見敬禮如此武帝之於二人一敬一慢不可謂非知人之明而用舍乃反是使能以理勝私罷黯於弘之位則淮南反謀何自而生乎事敗安與衡山王賜皆自剄國除太史公曰自公孫弘以春秋之義繩臣下取漢相張湯用舞文巧詆爲廷尉於是見知之法生而廢格沮誹窮治之獄用矣其明年淮南衡山江都

讀書記下九　十

王謀反迹見而公卿尋端治之竟其黨與坐死者數萬人長吏益慘急而法令明察當是之時招尊方正賢良文學之士或至公卿大夫公孫弘以漢相布被食不重味爲天下先然無益於俗稍鶩於功利矣按弘前議主父偃郭解獄皆引義以斷此所謂以春秋之義繩臣下也卽二人之罪言之固所當誅而族之則過矣蓋弘之爲此也所以陰中帝意而規取相位非真爲國嫉奸也太史公斯言可謂察弘心術之隱矣及是淮南衡山之反窮治黨與死者至數萬人盡弘名爲儒者而賢祖申韓故其用法慘繳如此史謂弘數稱湯之美蓋非心術意向之同故邪太史公之書數以弘湯並言其有指哉

淮南衡山謀反治黨與方急弘病甚自以無功而封位至丞相宜佐明主塡撫國家使人

由臣子之道今諸侯有畔逆之計此皆宰相奉職不稱恐竊病死無以塞責乃上書願歸侯印乞骸骨避賢者路不許 呂氏曰弘以周公自許而輔政數年治効若此其勢不得不自勉以蓋其過以武帝英明追思期年而變三年而化之說固當責怒今反慰藉而曲留之何耶蓋帝舉之於布衣之中加之於羣臣之上若治弘罪則彰知人之謬欲護巳之過不得不護弘之過也

二年三月戊寅平津獻侯公孫弘薨 按傳弘爲丞相御史六歲年八十終丞相位其後李蔡嚴青翟趙周石慶公孫賀劉屈氂繼踵爲丞相自蔡至慶丞相府客館丘虛而已至賀屈氂時壞爲馬廐車庫奴婢室矣唯慶以傳謹復終

相位其餘盡伏誅○征和元年巫蠱事起江充爲使者掘蠱太子宮太子懼斬充發兵與丞相劉屈氂戰敗出奔自經于湖二年吏民以巫蠱相告言者案驗多不實上頗知太子惶恐無他意會高寢郎田千秋上急變訟太子寃曰子弄父兵罪當笞天子之子過誤殺人當何罪邪臣嘗夢一白頭翁教臣言上乃大感悟召見千秋謂曰父子之間人所難言也公獨明其不然此高廟神靈使公教我也公當遂爲吾輔佐拜千秋爲大鴻臚而族滅江充家上憐太子無辜乃作思子宮爲歸來望思之臺於湖天下聞而悲之四年三月上曰朕即位以來所爲狂悖使天下愁苦不可追悔自今事有傷害百姓糜費天下者悉罷之田千秋曰方士言神仙者甚衆而無顯功臣請皆罷斥遣之上曰大鴻臚言是也於是悉罷方士候神人者夏六月丁巳以大鴻臚田千秋爲丞相封富民侯千秋無他材能術學又無伐閱功勞特以一言寤意數月取宰相封侯世未嘗有也然爲人敦厚有智居位自稱踰於前後數公千秋在相位至昭帝元鳳四年乃薨班氏贊曰易曰天之所助者順也人之所助者信也君子履信思順自天祐之無不利也故車千秋指明蠱情申太子之寃千秋材知未必能過人也以其銷惡運遏亂原因衰激極道迎善氣傳得天人之祐助云

武帝後元元年時鉤弋夫人之子弗陵年數歲形體壯大多知上奇愛之心欲立焉以其年穉母少猶與久之欲以大臣輔之察群臣惟奉車都尉光祿大夫霍光忠厚可任大事上乃使黃門畫周公負成王朝諸侯以賜光

二年春正月上病篤霍光涕泣問曰如有不諱誰當嗣者上曰君未諭前畫意耶立少子君行周公之事光頓首讓曰臣不如金日磾日磾亦曰臣外國人不如光且使匈奴輕漢乙丑詔立弗陵爲皇太子時年八歲丙寅以光爲大司馬大將軍日磾爲車騎將軍太僕上官桀爲左將軍受遺詔輔少主又以搜粟都尉桑弘羊爲御史大夫皆拜臥內牀下光出入禁闥二十餘年出則奉車入侍左右小

謹慎未嘗有過爲人沈靜詳審每出入百
殿門止進有常處郎僕射竊識視之不失尺
寸日磾在上左右目不忤視者數十年賜出宮女不敢近上欲內其女後宮不肯其篤
慎如此上官桀始以材力得幸爲未央廄令上嘗體不安及愈見馬多瘦上大怒欲下吏
桀曰臣聞聖體不安日夜憂懼意誠不在馬言未卒泣數行下上以爲愛己由是親近爲
侍中三人皆上素所愛信者故特舉之授以後事○丁卯帝崩戊辰
太子即位光日磾桀共領尚書事光輔幼主
政自己出天下想聞其風采殿中嘗有怪一
夜羣臣相驚光召尚符璽郎欲收取璽郎不
肯授光欲奪之郎按劍曰臣頭可得璽不可
得也光甚誼之明日詔增此郎秩一等衆庶
莫不多光按此霍光輔政後所行第一事也當理而無私心如此人情安得不
服也
始元元年初武帝病有遺詔封日磾爲秺侯
上官桀爲安陽侯光爲博陸侯皆以前捕反者莽
何羅等功封日磾以帝少不受封光等亦不
敢受及日磾病因光白封日磾臥受印綬一
日薨日磾兩子賞建俱侍中賞爲奉車建

都尉及賞嗣侯佩兩綬上謂霍將軍曰
兄弟兩人不可使俱兩綬邪對曰賞自嗣
父爲侯耳上笑曰侯不在我與將軍乎對曰
先帝之約有功乃得封侯遂止
二年春正月封大將軍光爲博陸侯左將軍
桀爲安陽侯或說霍光曰將軍不見諸呂之事
乎處伊尹周公之位攝政擅權而背宗室不
與共職是以天下不信卒至於滅亡今將軍
當盛位帝春秋富宜納宗室又多與大臣共
事反諸呂道如是則可以免患光然之乃
宗室可用者遂拜楚元王孫辟彊及宗室
長樂皆爲光祿大夫辟彊守長樂衛尉
之曰霍光當主少國疑之時前增郎秩宗室共事親賢並建此人心所以信服也
使光終守此意而不變夫豈復有後日之禍也哉
三年初霍光與上官桀相親善光每休出桀
常代光入決事光女爲桀子安妻生女年甫
五歲安欲因光內之宮中光以爲尚幼不聽
蓋長公主私近子客河間丁外人安素與

人善說外人曰安子容貌端正誠因長主時得入爲后以臣父子在朝而有椒房之重成之在於足下漢家故事常以列侯尚主足下何憂不封侯乎外人喜言於長主長主以爲然詔召安女入爲倢伃安爲騎都尉

四年春三月立皇后上官氏是歲上官安爲車騎將軍眉山李氏曰古者男子三十而娶女子二十而嫁所以戒淫泆定壽命此霍光知安女之幼則當始終其說始既下然而終復立之何其戾也昭帝聰明早慧有致遠之器霍光若能以儒雅道術之士輔導其心志豈遽大哉帝方十有二后方六歲

愛惜其情慈之寶以傷其未定之氣昭帝卒以夭折霍光亡識之罪也

五年有男子乘黃犢車詣北闕自謂衛太子公車以聞詔使公卿將軍中二千石雜識視長安中吏民聚觀者數萬人右將軍勒兵闕下以備非常丞相御史中二千石至者立莫敢發言京兆尹不疑後到叱從吏收縛或曰是非未可知且安之不疑曰諸君何患於衛太子昔蒯聵違命出奔輒拒而不納春秋是之衛太子得罪先帝亡不即死今來自詣此罪人也遂送詔獄天子與大將軍霍光聞而嘉之曰公卿大臣當用有經術明於大誼者繇是不疑名聲重於朝廷在位者皆自以爲不及也廷尉驗治何人竟得姦詐本夏陽人姓成名方遂居湖以卜筮爲事有故太子舍人嘗從方遂卜謂曰子狀貌甚似衛太子方遂心利其言冀得以富貴坐誣罔不道要斬胡氏曰雋不疑言蒯聵出奔輒拒而不納春秋是之者非經旨也蒯聵衛靈公世子也出奔于宋而靈公未嘗有廢立之命而更立他子故趙鞅納蒯聵而春秋以世子稱之謂其

立未嘗絕也蒯聵欲殺南子又忘父喪且欲奪其子輒之位當黜矣疑然輒不可以是誠而失子道乃據國而爭靈公又未嘗有立之之命而寵蒯聵故石曼姑主兵圍戚而春秋序稱爲首惡其黨輒也然則謂存其是稱者考賓未詳而惠義未備矣又況隃戾園之事非倫類乎彼據地稱兵闕下與父軍交戰正使不死而武帝宥之其位亦不得有矣果來自詣但當以此下令比吏收執白足以成獄而議刑不當誤引聖經爲證使出人加識也霍光不學故莫之能辨然其言曰公卿當用有經術明於大誼者則惑言也

夏六月封上官安爲桑樂侯安日以驕淫

罷儋耳真番郡

諫大夫杜延年見國家承武帝奢侈師旅之

後數爲大將軍光言年歲比不登流民未盡還宜脩孝文時政示以儉約寬和順天心說民意年歲宜應光納其言延平陳氏曰延年以諫爲官而數爲大臣言事盡忠憂國當是時光之所行繫天下休戚納此言而行之福及天下延年之言其利博哉○愚謂此祈天永命之大者世漢所以中微而復興者以武帝之後有孝昭能繼孝文之政故也我朝元祐復仁宗之政亦然

六年春二月詔有司問郡國所舉賢良文學民所疾苦皆對願罷鹽鐵榷酤均輸官毋與天下爭利示以儉節然後教化可興桑弘羊難以爲此國家大業所以制四夷安邊足用之本不可廢也於是鹽鐵之議起焉

衛律爲單于謀與漢和親歸蘇武等以通善意既至京師詔武奉一太牢謁武帝園廟拜爲典屬國秩中二千石賜錢二百萬公田二頃宅一區武留匈奴凡十九歲胡氏曰武持節十九年竟不辱命者其在匈奴中勤辭魏義而斥衛律與李陵言皆有本末非出於一時慷慨輕生易死之爲難志士仁人也光執國大權武方在位宜加顯貴以勸具臣設不亟除御史大夫猶當置之九卿然後舉所典屬國之命謂武曉蠻夷事實則實矣不幾於玩乎敝後招

致辯詰亦不盡得已矣

秋七月罷榷酤官從賢良文學之議也武帝之末海內虛耗戶口減半霍光知時務之要輕徭薄賦與民休息至是匈奴和親百姓充實稍復文景之業焉通與執文學大夫相與論難於是丞相奏曰賢良文學不明縣官猥以鹽鐵爲不便宜罷郡國榷酤官關內鐵奏可於是利復流下庶人利息詳見兩記○胡氏曰孝昭繼統霍光受清而改武帝所爲可乎文景躬行恭儉輕徭薄賦省刑寢兵與天下休息武帝一切反之以致諸夏蕭路群盜滿山若非晚節自悔末必襲亡秦之禍也孝昭安得而不改孔子曰父當不義則子不可以不爭於父況嗣宗廟社稷之大計乎所以諫官延年啓告於前賢良文學對詔於後雖大將軍久事先帝見其施設不敢之固執惟是之從故能於海內虛耗戶口減半之後不三數年百姓充實稍復文景之業昭帝可謂孝子霍光可謂忠臣矣○永嘉薛氏曰霍光本無學術獨以習中齋無他技有所廢置因革付之朝廷之公議故納任延年之說聽賢良文學之議務盡下情而光無與焉是以變更舊事而天下安之群臣信之功成而無後患

元鳳元年上官桀父子既尊盛德長公主欲爲丁外人求封侯霍光不許又爲外人求光祿大夫欲令得召見又不許長主大以是怨光而桀安數爲外人求官爵弗能得亦慙又

桀妻父所幸充國爲太醫監闌入殿中下獄當死冬月且盡蓋主爲充國入馬二十匹贖罪乃得減死論於是桀安父子深怨光而重德蓋主自先帝時桀已爲九卿位在光右及父子並爲將軍皇后親安女光乃其外祖而顧專制朝事由是與光爭權燕王旦自以帝兄不得立常懷怨望及御史大夫桑弘羊建造酒榷鹽鐵爲國興利伐其功欲爲子弟得官亦怨恨光於是蓋主桀安弘羊皆與旦通

謀旦遣孫縱之等前後十餘輩多齎金寶走馬賂遺蓋主桀弘羊等又詐令人爲燕王上書言光出都肄郎羽林道上稱蹕太官先置又引蘇武使匈奴二十年不降乃爲典屬國夫將軍長史敞無功爲搜粟都尉又擅調益莫府校尉光專權自恣疑有非常臣旦願歸符璽入宿衞察姦臣變候司光出沐日奏之桀欲從中下其事弘羊當與諸大臣共執退光書奏帝不肯下明旦光聞之止畫室中不

入上問大將軍安在桀對曰以燕王告其罪故不敢入有詔召大將軍光入免冠頓首謝上曰將軍冠朕知是書詐也將軍無罪光曰陛下何以知之上曰將軍之廣明都郎屬耳調校尉以來未能十日燕王何以得知之且將軍爲非不須校尉是時帝年十四尚書左右皆驚而上書者果亡捕之甚急桀等懼白上小事不足遂上不聽後桀黨與有譖光者上輒怒曰大將軍忠臣先帝所屬以輔朕身

敢有毀者坐之自是桀等不敢復言唐李衛公論曰人君之德莫大於至明明以照姦則百邪不能蔽矣漢昭帝是也周成王有慙德矣高帝文景皆不如也成王聞管蔡流言遂使周公狼跋而東漢高聞陳平去魏背楚歆捨腹心臣漢文惑季布使酒難近罷歸股肱郡疑賈生擅權紛亂遂踈賢士景帝信誅晁錯兵解遂戮三公所謂執狐疑之心來讒賊之口使昭帝得伊呂之佐則成康不足侔矣○眉山李氏曰成王之時聚賢夾輔周公之誥爲易明昭帝之時左右多非法人霍光之忠爲難所桀等謀令長公主置酒請光伏兵格殺之因廢帝迎立燕王爲天子旦置驛書往來相報許立桀爲王外連郡國豪桀以千數安

又謀誘燕王至而誅之因廢帝而立桀或曰當如皇后何安曰逐麋之狗當顧菟邪且用皇后爲尊一旦人主意有所移雖欲爲家人亦不可得此百世一時也會蓋主舍人父稻田使者燕倉知其謀以告大司農楊敞敞素謹畏事不敢言乃移病臥以告諫大夫杜延年延年以聞九月詔丞相部中二千石逐捕桀安弘羊外人等幷宗族悉誅之蓋主自殺天子以璽書讓旦旦以綬自絞死皇后以年

少不與謀亦霍光外孫故得不廢冬十月封杜延年爲建平侯燕倉爲宜城侯故丞相徵事任宮捕得桀爲弋陽侯丞相少史王山壽誘安入府爲商利侯

光以朝無舊臣光祿勳張安世自先帝時爲尚書令志行純篤乃白用安世爲右將軍兼光祿勳以自副焉光又以杜延年有忠節擢爲太僕右曹給事中光持刑罰嚴延年常輔之以寬吏民上書言便宜輙下延年平處復奏言可官試者至爲縣令或丞相御史除用滿歲以狀聞或抵其罪法

三年燕蓋之亂桑弘羊子遷亡過父故吏侯史吳後遷捕得伏法會赦侯史吳自出繫獄廷尉王平與少府徐仁雜治反事皆以爲遷坐父謀反而侯史吳臧之非匿反者乃匿爲隨者也即以赦令除吳罪後侍御史治實以桑遷通經術知父謀反而不諫爭與反者身無異侯史吳故三百石吏首匿遷不與庶人

匿隨從者等吳不得赦奏請覆治劾廷尉少府縱反者少府徐仁即丞相車千秋女壻也故千秋數爲侯史吳言恐大將軍光不聽千秋即召中二千石博士會公車門議問吳法議者知大將軍指皆執吳爲不道明日千秋封上衆議光於是以千秋擅召中二千石以下外內異言遂下廷尉平少府仁獄朝廷皆恐丞相坐之太僕杜延年奏記光曰吏縱罪人有常法今吏詆吳爲不道恐於法深又丞

相素無所守持而爲好言於下盡其素行也至擅召中二千石甚無狀延年愚以爲丞相久故及先帝用事非有大故不可棄也間者民頗言獄深吏爲峻詆今丞相所議又獄事也如是以及丞相恐不合衆心羣下讙譁庶人私議流言四布延年竊重將軍失此名於天下也光以廷尉少府弄法輕重卒下之獄夏四月仁自殺平與左馮翊賈勝胡皆要斬而不以及丞相終與相竟延年論議持平合和朝廷皆此類也按延年先言千秋之非然後徐爲之解睟人不當如是耶

是時漢邊郡烽火候望精明匈奴爲邊寇者少利希復犯塞漢復得匈奴降者言烏桓嘗發先單于冢匈奴怨之方發二萬騎擊烏桓霍光欲發兵邀擊之以問護軍都尉趙充國充國以爲烏桓間數犯塞今匈奴擊之於漢便又匈奴希寇盜北邊幸無事蠻夷自相攻擊而發兵要之招寇生事非計也光更問中

郎將范明友明友言可擊於是拜明友爲度遼將軍將二萬騎出遼東匈奴聞兵至引去初光誡明友兵不空出即後匈奴遂擊烏桓烏桓時新中匈奴兵明友既後匈奴因乘烏桓敝擊之斬首六千餘級獲三王首匈奴由是恐不能復出兵按充國之言可謂忠計霍光不從而從明友之言過矣又白遣傅介子刺樓蘭王而侯明友介子此豈孝文之政所有耶

四年春正月甲戌富民定侯田千秋薨時政事壹決大將軍光千秋居丞相位謹厚自守而已

五年十二月丞相宜春侯王訢薨六年冬十一月以楊敞爲丞相按是時丞相盡位者一年

元平元年夏四月癸未帝崩穎濱蘇氏曰昭帝十四而辨上官桀之詐與明過於成王然成王之壽考吾以爲周公之功昭帝之短折吾以爲霍光之過夫壽夭繇出於天而人事嘗參焉成王之吾少也以周召爲之師保而左右前後學皆賢臣起居飲食日與之接逮其壯凡老也志氣已定其能安富貴而易死生蓋無足怪者今昭帝所任惟光光雖忠厚篤實不學無術所與共事者惟張安世所與斷幾事者惟田延年士之通經術識義理者光不任也使帝居深宮近愛幸雖天資明斷而無以養之[illegible]

朝夕之所以蠱之者衆矣安能及遠乎吁漢昭有過人之明而不能導之以學此所以爲霍光之過也 帝崩無嗣時武帝子獨有廣陵王胥
大將軍光與群臣議所立咸持廣陵王王本以
行失道先帝所不用光内不自安郎有安書
言周太王廢太伯立王季文王舍伯邑考立
武王唯在所宜雖廢長立少可也廣陵王不
可以承宗廟言合光意光以其書示丞相敞
等擢郎爲九江太守即日承皇后詔遣行大
鴻臚事少府樂成宗正德光祿大夫吉中郎

將利漢迎昌邑王賀乘七乘傳詣長安邸光
又白皇后徙右將軍安世爲車騎將軍賀昌
邑哀王之子也在國素狂縱動作無節武帝
之喪賀游獵不止中尉王吉上疏諫使謁者
賜牛酒後復放縱自若郎中令龔遂亦數諫
爭王終不改節及徵書至夜漏未盡一刻以
火發書其日中王發晡時至定陶行百三十
五里侍從者馬死相望於道王吉奏書戒王
曰臣聞高宗諒闇三年不言今大王以喪事

徵宜日夜哭泣悲哀而已愼毋有所發大將
軍仁愛勇智忠信之德天下莫不聞事孝武
皇帝二十餘年未嘗有過先帝棄群臣屬以
天下寄幼孤焉大將軍抱持幼君襁褓之中
布政施教海内晏然雖周公伊尹無以加也
今帝崩無嗣大將軍惟思可以奉宗廟者攀
援而立大王其仁厚豈有量哉臣願大王事
之敬之政事壹聽之大王垂拱南面而已願
留意常以爲念王既立淫戲無度昌邑官屬

皆徵至長安往往超擢拜官相安樂遷長樂
衛尉龔遂見安樂流涕謂曰王立爲天子日
益驕溢哀痛未盡日與近臣飲食作樂所爲
悖道君陛下故相宜極諫爭王夢青蠅矢以
問遂遂曰陛下左側讒人衆多宜進先帝大
臣子孫親近以爲左右王不聽太僕丞張敞
諫王亦不聽大將軍光憂懣獨以問所親故
吏大司農田延年延年曰將軍爲國柱石審
此人不可何不建白太后更選賢而立之光

曰於古嘗有此不延年曰伊尹相殷廢太甲
以安宗廟後世稱其忠將軍若能行此亦漢
之伊尹也光乃引延年給事中陰與車騎將
軍張安世圖計王出遊光祿大夫夏侯勝當
乘輿前諫曰天久陰而不雨臣下有謀上者
陛下出欲何之王怒謂勝爲祅言縛以屬吏
吏白霍光光不舉法光讓安世以爲泄語安
世實不言乃召問勝勝對言在洪範傳曰皇
之不極厥罰常陰時則下人有伐上者惡察

察言故云臣下有謀光安世大驚以此益重
經術士光安世既定議乃使田延年報丞相
楊敞敞驚懼不知所言汗出洽背徒唯唯而
已延年起至更衣敞夫人遽從東廂謂敞曰
此國大事今大將軍已定議使九卿來報君
侯君侯不疾應與大將軍同心猶與無決先
事誅矣延年從更衣還敞夫人與延年參語
許諾請奉大將軍教令癸巳光召丞相御史
將軍列侯中二千石大夫博士會議未央宮

光曰昌邑王行昏亂恐危社稷如何群臣皆
驚鄂失色莫敢發言但唯唯而已田延年前
離席按劍曰先帝屬將軍以幼孤寄將軍以
天下以將軍忠賢能安劉氏也今群下鼎沸
社稷將傾且漢之傳謚常爲孝者以長有天
下令宗廟血食也如漢家絕祀將軍雖死何
面目見先帝於地下乎今日之議不得旋踵
群臣後應者臣請劍斬之光謝曰九卿責光
是也天下匈匈不安光當受難於是議者皆

叩頭曰萬姓之命在於將軍唯大將軍令光
即與群臣俱見白太后具陳昌邑王不可以
承宗廟狀皇太后乃駕幸未央承明殿詔諸
禁門毋內昌邑群臣王入朝太后還乘輦欲
歸溫室中黃門宦者各持門扇王入門閉昌
邑群臣不得入王曰何爲大將軍跪曰有皇
太后詔毋內昌邑群臣王曰徐之何乃驚人
如是光使盡驅出昌邑群臣置金馬門外車
騎將軍安世將羽林騎收縛二百餘人皆送

廷尉詔獄令故昭帝侍中中臣侍守王光勑左右謹宿衛卒有物故自裁令我負天下有殺主名王尚未自知當廢謂左右我故羣臣從官安得罪而大將軍盡繫之乎頃之有太后詔召王王聞召意恐乃曰我安得罪而召我哉太后被珠襦盛服坐武帳中侍御數百人皆持兵期門武士陛戟陳列殿下羣臣以次上殿召昌邑王伏前聽詔光與羣臣連名奏王尚書令讀奏曰丞相臣敞等昧死言皇

太后陛下孝昭皇帝早棄天下遣使徵昌邑王典喪服斬衰無悲哀之心廢禮誼居道上不素食使從官略女子載衣車內所居傳舍始至謁見立為皇太子常私買雞豚以食受皇帝信璽大行前就次發璽不封從官更持節引內昌邑從官騶宰官奴二百餘人常與居禁闥內敖戲為書曰皇帝問侍中君卿使中御府令高昌奉黃金千斤賜君卿取十妻大行在前殿發樂府樂器引內昌邑樂人擊

鼓歌吹作俳倡召內泰壹宗廟樂人悉奏衆樂駕法駕驅馳北宮桂宮弄彘鬬虎召皇太后御小馬車使官奴騎乘遊戲掖庭中與孝昭皇帝宮人蒙等淫亂詔掖庭令敢泄言要斬太后曰止為人臣子當悖亂如是邪王離席伏尚書令復讀曰取諸侯王列侯二千石綬及墨綬黃綬以并佩昌邑郎官者免奴發御府金錢刀劍玉器采繒賞賜所與遊戲者與從官官奴夜飲湛沔於酒獨夜設九賓溫

室延見姊夫昌邑關內侯祖宗廟祠未舉為璽書使使者持節以三太牢祠昌邑哀王園廟稱嗣子皇帝受璽以來二十七日使者旁午持節詔諸官署徵發凡一千一百二十七事荒淫迷惑失帝王禮誼亂漢制度臣敞等數進諫不變更日以益甚恐危社稷天下不安臣敞等謹與博士議皆曰今陛下嗣孝昭皇帝後行淫辟不軌五辟之屬莫大不孝周襄王不能事母春秋曰天王出居于鄭由不

孝出之絶之於天下也愚按所引春秋非經本指宗廟重於
君陛下不可以承天序奉祖宗廟子萬姓當
廢臣請有司以一太牢具告祠高廟皇太后
詔曰可光令王起拜受詔王曰聞天子有爭
臣七人雖亡道不失天下光曰皇太后詔廢
安得稱天子乃即持其手解脫其璽組奉上
太后扶王下殿出金馬門羣臣隨送王西面
拜曰愚戇不任漢事起就乘輿副車大將軍
光送至昌邑邸謝曰王行自絶於天臣寧負

王不敢負社稷願王自愛臣長不復左右光
涕泣而去群臣奏言古者廢放之人屛於遠
方不及以政請徙王賀漢中房陵縣太后詔
歸賀昌邑賜湯沐邑二千戶故王家財物皆
與賀及哀王女四人各賜湯沐邑千戶國除
爲山陽郡昌邑群臣坐在國時不擧奏王罪
過又不能輔道皆下獄誅殺二百餘人唯中
尉吉郎中令遂以忠直數諫正得减死髡爲
城旦師王式繫獄當死使者責問曰師何以

無諫書式對曰臣以三百五篇諫是以無諫
書使者以聞亦得减死論霍光以群臣奏事
東宮太后省政宜知經術白令夏侯勝用尚
書授太后遷勝長信少府賜爵關內侯按光廢昌立明其有功於漢甚大然昌邑之始立亦不能無罪焉蓋王之在國奢淫無度非一日矣王吉龔遂流涕懇欵以諫不爲之改是豈足以承宗廟子萬姓乎光知而立之是不忠也不知而立之是不明也及昌邑之發其擧臣尊王爲惡者誠不可不誅然罪有重輕罔宜頸別焉有二日餘人盡行務戮之理前輩謂昌臣群臣以有圖光者故光遂誅之如此是爲身誅非國計也死王吉與遂盡忠極言正宜傳加褒異以爲人臣之勸而乃免爲城旦

是與附和者同科將貸其死耳光之學術失當如此其咎在於不學故也至若命儒臣以經術授太后則愚無得而議焉
昌邑王廢霍光與張安世諸大臣議所立未
定丙吉奏記光曰將軍事孝武皇帝受襁褓
之屬任天下之寄孝昭皇帝早崩亡嗣海內
憂懼欲亟聞嗣主發喪之日以大誼立後所
立非其人復以大誼廢之天下莫不服焉方
今社稷宗廟羣生之命在將軍之壹擧竊伏
聽於衆庶察其所言諸侯宗室在列位者未

有所聞於民間也而遺詔所養武帝曾孫名
病已在掖庭外家者吉前使居郡邸時見其
幼少至今十八九矣通經術有美材行安而
節和願將軍詳大義參以蓍龜豈宜褒顯先
使入侍令天下昭然知之然後決定大策天
下幸甚杜延年亦知曾孫德美勸光安世立
焉秋七月光坐庭中會丞相以下議定所立
遂復與丞相敞等上奏曰孝武皇帝曾孫病
已年十八師受詩論語孝經躬行節儉慈仁

愛人可以嗣孝昭皇帝後奉承祖宗廟子萬
姓臣昧死以聞皇太后詔曰可光遣宗正德
至曾孫家尚冠里洗沐賜御衣太僕以軨獵
車迎曾孫就齋宗正府庚申入未央宮見皇
太后封為陽武侯已而羣臣奏上璽綬即皇
帝位謁高廟尊皇太后為太皇太后侍御史
嚴延年劾奏大將軍光擅廢立主無人臣禮
不道奏雖寢然朝廷肅然敬憚之延平陳氏曰知其言之必不行而不可以不言則言所謂言大矣嚴延年之言是也

八月安平敬侯楊敞薨九月蔡義為丞相胡氏曰霍光以大將軍斷國當孝昭時車千秋薨二年然後拜楊敞猶蓋少昭帝也當孝宣初楊敞薨後十日即拜蔡義相不敢少宣帝也光素以小心謹慎未嘗有過為武帝所識拔既竊柄在手不恣意逞肆丞相虛位至二年之久又擇畏事不敢言如楊敞者乃與之豈非蟬視其君[illegible]殺薨之時宣帝相九而嚴延年劾奏光擅廢立無人臣禮奏雖寢而朝廷肅然光為是故少懼也敢夫有所畏則戒無所是則懷嗔向昔下嚴門進止有當慮何其二心識是故君子不仁則羅予有常德也

初許廣漢女適皇曾孫一歲生子奭數月曾
孫立為帝許氏為倢伃是時霍將軍有小女

與皇太后親公卿議更立皇后皆心擬霍將
軍女亦未有言上乃詔求微時故劍大臣知
指白立許倢伃為皇后十一月壬子立皇后
許氏霍光以后父廣漢刑人不宜君國歲餘
乃封為昌成君胡氏曰嗚呼霍光發宗文禍終如以許氏也與宣帝側微已要許氏無益覆之而心屬光大勢則天下用也公財乃議女不避理手光難未言而言誠欲其然也何其悟許后之立以知之以不計許與其則卻近安顯邪謀盡肇於此求謂漢漢不可君國議而為罪人子御不會皇曾孫之當學鄙負忌如比宣帝內不能善豈一日之婦子

始元年春詔有司論定策安宗廟[illegible]
將軍光益封萬七千戶與故所食凡二萬
車騎將軍富平侯安世以下益封者十人
[illegible]侯者五人賜爵關內侯者八人
大將軍光稽首歸政上謙讓不受諸事皆先
白光然後奏御自昭帝時光子禹及兄孫
[illegible]雲皆為中郎將雲弟山奉車都尉侍中領
越兵光兩女壻為東西宮衛尉昆弟諸壻[illegible]
孫皆奉朝請為諸曹大夫騎都尉給事中[illegible]
黨親連體根據於朝廷及昌邑王廢光權益
重每朝見上虛己斂容禮下之已甚胡氏曰[illegible]

[illegible]封殖人乎抑人保之而不能含也晝光[illegible]頭類事武帝二十年出入禁闥陳畢止[illegible]
謂國命又十四年矣當昭帝時為上[illegible]戲光之遽長敢去位尚有說也孝宣[illegible]
[illegible]關要知小人之依其能君也[illegible]督為歸政以禮文而爵實未階去則無[illegible]
[illegible]使事先白已然後奏御見君臣易道下便於已忠告於君者皆不得上達[illegible]
諸詳已了勝許矣況吉權怯勢又復調人上壽殆朝臣積徐光卯未死亦且[illegible]
曰鳴平六開伊尹霍刑之戒法毛氏昔於上甚事下三之時方已力辭于[illegible]
[illegible]

上官桀與霍光爭權[illegible]
[illegible]度以刑罰痛繩群下由是俗吏皆[illegible]
以為能而河南太守丞淮陽黃霸獨用寬[illegible]
為名上在民間時知百姓苦吏急也聞霸[illegible]
[illegible]平乃召以為廷尉正數決疑獄庭中稱[illegible]

致[illegible]有因[illegible]劇而失之者有因分廢而失[illegible][illegible]景帝以七國之難而誅宗室武帝以[illegible]
之專而抑宰相光武以王莽之篡而不[illegible]臣此因德創而失之者也霍光既誅上[illegible]
而以刑罰繩下此則臣忿嫉而失之者[illegible]其有所懲創有防忿甚也自謂得矯枉[illegible]
不知累日之害正自茲始昔者四臣流[illegible]後起於當恭武庚而周公不以是而疎[illegible]
[illegible]頌民棠棣之詩懇惻諄切洛誥諸書[illegible]又復此其所以為聖人之[illegible]夫光無以[illegible]
功於漢者以其修孝文之政也今曾無[illegible][illegible]用武帝之政致使俗吏皆尚嚴酷以為[illegible]
[illegible]初美意於是乎掃地矣

三年春大司農田延年有罪自殺昭帝之[illegible]
大司農僦民車延年詐增僦直盜取錢三千
萬為怨家所告霍將軍召問延年欲為道地
延年抵曰無有是事光曰即無事當窮竟御
史大夫田廣明謂太僕杜延年曰春秋之意
以功覆過當廢昌邑王時非田子賓之言[illegible]

軍不成今縣官出三千萬自乞之何哉願以愚言白大將軍延年言之大將軍大將軍曰誠然實勇士也當發大議時震動朝廷謝田大夫曉大司農通往就獄得公議之田大夫使人語延年延年曰幸縣官寬我耳何面目入牢獄使衆人指笑我卒徒唾吾背乎即閉閤獨居使者召延年詣廷尉聞鼓聲自刎死按田廣明之言是也然光令就獄得公議之本以無殺之之意延年遽自殺則過矣昭帝時烏孫公主上書公主漢女之妻烏孫言匈奴與車師共侵烏孫唯天子幸救之漢養士馬議擊匈奴會昭帝崩上遣光祿大夫常惠使烏孫烏孫公主及昆彌皆遣使上書言匈奴復連發大兵侵擊烏孫使使謂烏孫趣持公主來欲隔絶漢昆彌願發精兵五萬騎擊匈奴唯天子出兵以救公主昆彌先是匈奴數侵漢邊漢亦欲討之秋大發兵遣御史大夫田廣明爲祁連將軍四萬餘騎出西河度遼將軍范明友三萬餘騎出張掖前將軍韓增三

萬餘騎出雲中後將軍趙充國爲蒲類將軍三萬餘騎出酒泉雲中太守田順爲虎牙將軍三萬餘騎出五原期以出塞各二千餘里以常惠爲校尉持節護烏孫兵共擊匈奴三年春正月癸亥恭哀許皇后崩時霍光夫人顯欲貴其小女成君道無從會許后當娠病女醫淳于衍者霍氏所愛嘗入宮侍皇后疾衍夫賞爲掖庭戶衛謂衍可過辭霍夫人行爲我求安池監衍如言報顯顯因生心辟左右字謂衍曰少夫幸報我以事我亦欲報少夫可乎衍曰夫人所言何等不可者顯曰將軍素愛小女成君欲奇貴之願以累少夫衍曰何謂邪顯曰婦人免乳大故十死一生今皇后當免身可因投毒藥去也成君即爲皇后矣如蒙力事成富貴與少夫共之衍曰藥雜治當先嘗安可顯曰在少夫爲之耳將軍領天下誰敢言者緩急相護但恐少夫無意耳衍良久曰願盡力即擣附子齎入長定

宮。皇后免身後，衍取附子并合太醫大丸以飲皇后。有頃曰：我頭岑岑也，藥中得無有毒？對曰：無有。遂加煩懣，崩。衍出過見顯，相勞問，亦未敢重謝衍。後人有上書告諸醫侍疾無狀者，皆收繫詔獄，劾不道。顯恐急，即以狀具語光，因曰：既失計為之，無令吏急衍。光大驚，欲自發舉，不忍，猶與。會奏上，光署衍勿論。顯因勸光內其小女入宮。胡氏曰猶豫凶德乎有當猶豫者不決於為惡也猶豫吉德乎有不當猶豫者不勇於爲善也光於此不當猶豫而猶豫故卒陷於惡惜

乎其不知義也諺曰欲投鼠而忌器鼠近於器尚憚不投況君之於帝為敵體乎春秋誅首惡又深惡黨惡者顯毒殺許后而光陰庇之不恐寧覺是與聞乎弒矣弒天下之母其罪云何乎握大權制斷四海廢一君立二主妻毒室后而罪衍勿論上役之勞不太迫乎尋尺納女遂登至尊向者不封許廣漢其劫又見於此矣頗且嘗俾於發覺無乃本心哉嬖宜將已父邪肯稱光沈靜詳審而不審乃離豈非富貲生不仁乎可不戒哉○愚謂躁之收為此者知光之可將也潰有良史宜書日者光援皇后許氏則當將其罪矣昔石爾惟不私其乎故能為御之然日休光嘗謂猶之風宜不立是然光之於古不知有伊尹又安知可不猶邪此不釋之罪也然全日稱固昔殺而見矣推日俾不私其子之心使其妻有顯之事亦以不孫之矣此光之同列也而不知發其所為況裴其能為不猶邪光乎生容

節至此私所擠陷欲擬罪同刑洪則舉皆其一可不以去私忍本也哉

戊辰，五將軍發長安，匈奴聞漢兵大出，老弱奔走，敺畜產遠遁逃，是以五將少所得。夏五月，軍罷。虎牙以不至期，詐增虜獲，祁連知虜在前，逗留不進，皆下吏自殺。烏孫昆彌自將五萬騎與校尉常惠從西方入，至右谷蠡王庭，有所虜獲。上以五將皆無功，獨惠奉使克獲，封為長羅侯。然匈奴民眾傷而去者及畜產遠移死亡不可勝數，於是匈奴遂衰耗，怨

烏孫。上復遣常惠持金幣還賜烏孫貴人有功者。惠因奏稱龜茲國嘗殺校尉賴丹，未伏誅，請便道擊之。帝不許。大將軍光風惠以便宜從事。惠與吏士五百人俱至烏孫，發兵攻龜茲，兵未合，先遣人責其王以前殺漢使狀。王謝曰：乃我先王時為貴人姑翼所誤耳，我無罪。惠曰：即如此，縛姑翼來，吾置王。王執姑翼詣惠，惠斬之而還。按光此舉見其非不喜邊功者且帝不許而自風常惠使便宜從事蓋擅濫已久不自知其非也

四年春三月乙卯立霍光女爲皇后初許后
起微賤登至尊日淺從官車服甚節儉及霍
后立輿駕侍從益盛賞賜官屬以千萬計與
許后時縣絕矣
夏四月郡國四十九地震或山崩水出詔曰
災異者天地之戒也廼者地震北海琅邪壞
祖宗廟朕甚懼焉丞相御史其與列侯中二
千石博問經學之士有以應變輔朕之不逮
無有所諱胡氏曰地者妻道也臣道也宜靜而動動者陽也霍氏奸毒將弑許后

是歲春立其女居中宮光與顯偃然爲外男父母專制內外顯也又有殺皇太子之心寔帝之勢甚孤危徵著見山石崩城郭壞不壓殺人民覆祖宗廟陰盛之變大矣而霍光不戒於宜靜而動之理夫地不能然動與天健同也具動爲反常逆氣臣道不守之象不訴白乎離權去位罷落榮寶貴而能降尚可又止也宣帝詔問經學之士有以應變毋諱而不聞端言直指變異之所自者良由畏光故爾鉗結使宣帝恐懼誣畏以象類求禮退大將軍姑遣就國其族發黨姻皆有以善處之雖不放顧折抑毒之閉而焉山雲他日之變亦消弭矣然而宣帝計不出此者非其智之不又自度其才足以制之也正恐光自生變帝尚不以爲難况顯禹乎殺惡以張之納成而誅之禽獸在手孝宣之術高矣然非人君之道也

地節二年春霍光病篤車駕自臨問上爲之
涕泣光上書謝恩願分國邑三千戶以封兄
孫奉車都尉山爲列侯奉兄去病祀即日拜
光子禹爲右將軍三月庚午光薨上及皇太
后親臨光喪中二千石治冢賜梓宮葬具皆
如乘輿制度謚曰宣成侯胡氏曰人臣而用天子之禮宣帝之賜霍氏之寵皆非也霍顯山雲生僭亂之心未必非此啓之發三河卒穿
復土置園邑三百家長丞奉守下詔復其後
世疇其爵邑世世無有所與御史大夫魏相

上封事曰國家新失大將軍宜顯明功臣以
塡藩國毋空大位以塞爭權宜以車騎將軍
安世爲大將軍毋令領光祿勳事以其子延
壽爲光祿勳上亦欲用之夏四月戊申以安
世爲大司馬車騎將軍領尚書事按魏相此言雖爲抑制霍氏然以張安世爲大將軍又必以光祿勳執其子是父子俱典兵衛也言謀國若當震其所終猶其所弊懷於此時正宰相之任使政歸朝廷是乃百世之長利也一大將軍死又以一大將軍領軍國之事是宰相終無將敗之時而中外朝不可復合矣或問制治之內說曰不若是高文之世亦未之有也備曰安世謹厚可以付此光之初不謹厚乎故

之
政事又思報大將軍功德遂復
領尚書事師古曰霍山光之兄孫而令群
以通下情五日一聽事自丞相
奏事以傳奏其言考試功能侍
當遷及有異善厚加賞賜至于
易樞機周密品式備具上下相
之意按帝政事之材如此而光不知早退亦可謂愚矣
君許廣漢奏封事言春秋譏世

爲大夫及魯季孫之專權皆危
元以來祿去王室政由冢宰今
右將軍兄子秉樞機昆弟諸壻
官光夫人顯及諸女皆通籍長
門出入驕奢放縱恐寖不制宜
權破散陰謀以固萬世之基全
故事諸上書者皆爲二封署其
書者先發副封所言不善屏去
許伯白去副封以防壅蔽帝善

之中皆從其議
立子奭爲皇太子又封霍光兄
爲冠陽侯霍顯聞立太子恚不
乃民間時子安得立即后有子
教皇后令毒太子皇后數召太
輒先嘗之后挾毒不得行
爲丞相丙吉爲御史大夫京師
丞蕭望之上疏願賜清閒之宴
意帝自在民間聞望之名曰此

下少府宋畸問狀望之對以爲
年大雨雹是時季氏專權卒逐
君察於天變宜亡此害今陛下
善祥未臻陰陽不和是大臣任
之所致也附枝大者賊本心私
危惟明主躬萬機選同姓舉賢
與參政謀令公卿大臣朝見奏
以考功能如是則庶事理公道
權廢矣對奏天子拜望之爲謁

者時上思進賢良多上書言便宜輒下望之
問狀高者請丞相御史師古曰謂以其人所言之狀請於丞相
御史也或以奏見擢次者中二千石試事滿歲以狀
聞師古曰試令行其所言之中或以諸它職事試之下者報聞或罷
歸田里所白處奏皆可師古曰當主上之意也〇愚按宣帝懲霍
光之專其所以開言路通下者如此天下安得不治累遷諫大夫丞
相司直歲中三遷官至二千石其後霍氏竟
謀反誅望之寖益任用按霍光秉政長史丙吉薦儒生王仲翁與
望之等數人皆召見先是上官桀與燕王謀殺光光旣誅桀等後出入自備吏民當見者

讀書記卷十九　四三

露索去刀兵兩吏挾持望之獨不肯聽自引出閤曰不願見吏牽持匈匈光聞之告吏勿
持望之旣前說光曰將軍以功德輔幼主將以流大化致於治平是以天下之士延頸企踵
爭自效以輔高明今士見者皆先露索挾持恐非周公相成王躬吐握之禮致白屋之
意於是光獨不除用望之而仲翁等皆補大將軍史〇按霍安之之謗起於與光爭權乃因是
例嫌人之圖巳光之度量不洪矣所待士之禮又如此宜賢者望之而去之而所與共事
者言以事選子都之人豈何開何勝之痛哉
禹旣嗣為博陸侯太夫人顯改光自造塋
制而侈大之廣治第室作乘輿輦游戲第中
於史載顯等僭侈事甚詳今叙其略又云初光愛幸監奴馮子都常與計事及顯寡居與

子都亂此不足錄光任國大政乃與奴計事何能有所裨益又可見其家法之不嚴云
而禹山亦並繕治第宅走馬馳逐平樂觀雲
當朝請數稱病私出使倉頭奴上朝謁莫敢
譴者而顯及諸女晝夜出入長信宮殿中亡
期度師古曰長信宮上官太后所居宣帝自在民間聞知霍
氏尊盛日久內不能善光薨上始躬親朝政
御史大夫魏相給事中顯謂禹雲山女曹不
務奉大將軍餘業今大夫給事中他人壹閒
女復能自救邪又云後兩家奴爭道霍氏奴入御史府欲躢大夫門御史

讀書記卷十九　四四

為叩頭謝乃去人以謂霍氏顯等乃知憂會魏大夫為丞相數燕
見言事平恩侯與侍中金安上等徑出入省
中時霍山自若領尚書師古曰自若猶言如故也上令吏
民得奏封事不關尚書群臣進見獨往來於
是霍氏甚惡之上始聞許后事而未察廼從
光女壻度遼將軍未央衛尉范明友為光祿
勳按百官表將軍掌兵衛尉掌宮門衛屯兵次壻諸吏中郎將羽
林監任勝為安定太守諸吏加官中郎將監羽林秩比二千石蓋
宿衛官數月復出光姊壻給事中光祿大夫張

朔為蜀郡太守給事中加官光祿大夫主漢秩比二千石群孫婿
中郎將王漢為武威太守頃之復徙光長女
婿長樂衛尉鄧廣漢為少府更以張安世為
衛將軍兩宮衛尉城門北軍兵屬焉於是霍氏無復
掌兵者矣以霍禹為大司馬冠小冠亡印綬罷其
屯兵官屬特使禹官名與光俱大司馬者又
收范明友將軍印綬但為光祿勳及光中女
婿趙平為散騎騎都尉光祿大夫將屯兵又
收平騎都尉印綬騎都尉監羽林秩比二千石諸領胡越
騎羽林及兩宮衛尉屯兵悉易以所親信許
史子弟代之按宣帝收霍光兵權是矣而又以許史子弟代之其與漢何王
氏按漢光於此矣禹為大司馬稱病故長史任宣候
問禹曰我何病縣官非我家將軍不得至是
如淳曰縣官謂天子今將軍墳墓未乾盡外我家反任
許史奪我印綬令人不省死宣見禹恨望深
謂曰大將軍時何可復行持國權柄殺生在
手中廷尉李种王平左馮翊賈勝胡及車丞
相女婿少府徐仁皆坐逆將軍意下獄死使

樂成小家子得幸將軍至九卿封侯師古曰史者樂
成姓也字或作史百官以下但事馮子都王子方等
服虔曰皆光奴視丞相亡如也各自有時今許史自
天子骨肉貴正宜耳大司馬用是怨恨愚以
為不可禹默然數日起視事觀任宣此言則光顯怨之狀可
知矣顯及禹山雲自見日侵削數相對啼泣自
怨山曰今丞相用事縣官信之盡變易大將
軍時法令發揚大將軍過失又諸儒生多窶
人子遠客飢寒喜妄說狂言不避忌諱大將
軍常讎之按此則光之素來士嫉怨言如此豈大臣之度哉今陛下
好與諸儒生語人人自書對事多言我家者
嘗有上書言大將軍時主弱臣強專制擅權
今其子孫用事昆弟益驕恣恐危宗廟災異
數見盡為是也其言絕痛山屏不奏後上書
者盡奏封事輒下中書令取之不關尚書益
不信人顯曰丞相數言我家獨無罪乎山曰
丞相廉正安得罪按魏相以廉正而霍氏不能求其罪故安任魏行
高石賈氏不能害之故曰狂已者未有能害人者也我家昆弟多不謹

人聞譏言霍氏毒殺許皇后寧有是邪
以實告山雲禹山雲禹曰此大事誅罰
不奈何於是始有邪謀矣會李竟坐事辭
及霍氏錄章不有詔雲山不宜宿衛免就第
陽大守張敞上封事曰臣聞公子季友有
功於魯趙衰有功於晉田完有功於齊皆疇
其庸延及子孫終後田氏篡齊趙氏分晉季
氏顓魯故仲尼作春秋迹盛衰譏世卿最甚
乃者大將軍決大計安宗廟定天下功亦不
細矣夫周公七年耳而大將軍二十歲海內
之命斷於掌握方其隆時感動天地侵迫陰
陽朝臣宜有明言曰陛下褒寵大將軍以報
功德足矣間者輔臣顓政貴戚大盛君臣之
分不明請罷霍氏三侯皆就第及衛將軍張
安世宜賜几杖歸休時存問召見以列侯為
天子師明詔以恩不聽群臣以義固爭而終
許之天下必以陛下為不忘功德而朝臣
知禮霍氏世世無所患苦今朝廷不聞直

而令明詔自親其文非策之得者也今兩
已出人情不相遠以臣心度之大司馬及
枝屬必有畏懼之心夫近臣自危非完計
臣敞願於廣朝白發其端直守遠郡直音值其
路無由唯陛下省察上甚善其計然不召也
按張敞之意在於抑退霍氏而保全其宗族此家國兩全之計也然是時許后之事既彰宣帝志在必誅故雖善敞之計而不召也禹山等家數有妖怪舉
家憂愁山曰丞相擅減宗廟羔菟鼃可以此
罪也師古曰三者所以供祭也○愚按所得丞相之罪止於如此則魏相之為人可
知矣謀令太后為博平君置酒宣帝外祖母召丞相
平恩侯以下使范明友鄧廣漢承太后制引
斬之因廢天子而立禹約定未發雲拜為玄
菟太守會事發覺雲山明友自殺顯禹廣漢
等捕得禹要斬顯及諸女昆弟皆棄市皇后
霍氏廢處昭臺宮初霍氏奢侈茂陵徐生曰
氏必亡夫奢則不遜不遜必侮上侮上者
也在人之右衆必害之霍氏秉權日久
者多矣天下害之而又行以逆道不亡

何待乃上疏言霍氏泰盛陛下即愛厚之宜以時抑制無使至亡書三上輒報聞其後霍氏誅滅而告霍氏者皆封人為徐生上書曰臣聞客有過主人者見其竈直突傍有積薪客謂主人更為曲突遠徙其薪不者且有火患主人嘿然不應俄而家果失火鄰里共救之幸而得息於是殺牛置酒謝其鄰人灼爛者在於上行餘各以功次坐而不錄言曲突者人謂主人曰鄉使聽客之言不費牛酒終亡火患今論功而請賓曲突徙薪無恩澤燋頭爛額為上客耶主人乃寤而請之今茂陵徐福數上書言霍氏且有變宜防絕之鄉使福說得行則國無裂土出爵之費臣無逆亂誅滅之敗往事既已而福獨不蒙其功唯陛下察之貴徙薪曲突之策使居焦髮灼爛之右上乃賜福帛十匹後以為郎帝初立謁見高廟大將軍光驂乘上內嚴憚之若有芒刺在背後車騎將軍張安世代光驂乘天子從容

肆體甚安近焉及光身死而宗族竟誅故俗傳霍氏之禍萌於驂乘

班固贊曰霍光受襁褓之託任漢室之寄匡國家安社稷擁昭立宣雖周公阿衡何以加此然光不學亡術闇於大理陰妻邪謀立女為后湛溺盈溢之欲以增顛覆之禍死財三年宗族誅夷哀哉司馬氏曰霍光之輔漢室可謂忠矣然卒不能庇其宗何也夫威福者人君之器也人臣執之久而不歸鮮不及矣以孝昭之明十四而知上官桀之詐固可以親政矣況孝宣十九即位聰明剛毅知民疾苦而光久專大柄不知避去多置親黨充塞朝廷使人主蓄憤於上吏民積怨於下切齒側目待時而發其得免於身幸矣況子孫以驕侈趣之哉雖然鄉使孝宣專以祿秩賞賜富其子孫使之食大縣奉朝請亦足以報盛德矣乃復任之以政授之以兵及事叢釁積更加裁奪遂至怨懼以生邪謀豈徒霍氏之自禍哉亦孝宣醞釀以成之也昔鬥椒作亂於楚莊王滅其族而赦箴尹克黃以為子文無後何以勸善夫以顯禹雲山之罪雖應夷滅而光之忠勳不可不祀遂使家無噍類孝宣亦少恩哉○胡氏曰宣成霍侯於漢厥功茂矣叛逆之怨與不自第顯禹雲山紅伐其罪而宣帝不念大勳為光置後不亦過歟曰宣帝之誅光多矣有三大罪為肯惟驂乘之負苦難斥許府漢謂刑人不可吾國一也縣光之身不竊大政二也署祚切論三也斯三羿若行事光萬存而可寧扞良糾雖帝斫為虛已欲容下之已甚莫教

與載者其防處深也旁族詠吏光則自取雖
然光當有沖知諸孫不與定謀若以誅事正
其罪惡以置後報其忠勳且刑賞之寵必以
其類弒与謀反既已歲家立而賢君豈宜綻
世宣帝以此與之則公叢允塞無可讒矣○
南軒張氏曰霍光天資重厚故可以當大事
而其所失則由於不學故也人目之功至於
周公無以加矣詩人形容其德曰公孫碩
齊亦爲凡夫其溫恭謙厚也是則雖以
天子叔父之尊與人目之極位有蓋世之功
業而玩其氣象豈有一毫權勢之居而人之勢
視之也但見其道德之可尊而亦豈覺權之
之可禪哉孟子曰事親若曾子可也而後親
君子亦口車君若周公可也如官子之事周
適為子之能盡其若耳非有加也如一
公之事亦然盡在身所當為若而何一
臺有於也宮公惟一毫之有於已也是
故裎盛而愈共事業日斯而無窮也若光之

所建立想真於其身橫於其心而不能以弭
志惟其不能以弭忘故其氣識不可挽威勢
曰以盛權利之德人爭趨之非惟家人子弟
門生故吏驕習驕繼而不可戰光之身亦不
自知其安且肆矣北凶于而國致于而家之
原也可不畏哉故其一時用捨進退柄出於
弘意以蘇武之忠節進不由已僅得與霸國
而大同馬長史雖如揚微之庸湧亦得至宰
祖至於親相蕭望之之才皆擅奔不甲田于
秋小不當意其臂即論死作寅作禍蓋如此
陰妻之邪謀使人敢為之助而無後言其惹
則覆霍堅水夫豈一日之故哉光至此亦無
全理矣原其始守由於其心以寵私易成功
不知為人日之介敬曰不學之過也○遇接
光受遺輔政更弼主凡二十年考其本末惜
聽社延年之言而修等文守政為功求天
下聽而吉之議而立孝宣霸有於社稷自
餘行事大抵得不蓋失公不辨私方其承顧

此之始任大責重有敬忌之心又同列寬侗
外有不容不自謹者又上官疎而權益專志
祿為之一懟孝宣立而功益盛志擁為之再
陵於是敬忌之心亡而驕恣之態作矣敬肆
之分而禍福以異其亦可
畏也哉其亦可戒也哉

西山讀書記乙下之十

孝宣本始三年六月甲辰大司農魏相爲御史大夫

按本傳相少學易爲郡卒史擧賢良以對策高第爲茂陵令茂陵大治遷河南太守禁止姦邪豪強畏服會丞相車千秋死先是千秋子爲雒陽武庫令自見失父而相治郡嚴恐久獲罪乃自免去相使掾追呼之不肯還相獨恨曰大將軍聞此必以爲我用丞相死不能遇其子使當世貴人非我殆矣武庫令西至長安大將軍光果以責過相曰苟見丞相不在而斥逐其子何淺薄也後人有告相賊殺不辜事下有司河南卒戍中都官者二三千人遮將軍自言願復留作一年以贖太守罪河南老弱數萬人守關欲入上書關吏以聞大將軍用武庫令事遂下相廷尉獄久繫逾冬會赦出復有詔守茂陵令遷揚州刺史考案郡國守相多所貶退相與丙吉相善吉予相書曰朝廷已深知弱翁治行方且大用矣願少慎事自重藏器於身相心善其言爲霽威嚴居部二歲徵爲諫大夫復爲河南太守數年宣帝即位徵相入爲大司農遷御史大夫按是時霍光顓政用人者必光也

霍山復領尚書事相因平恩侯許伯奏封事

復因許伯白去副封

全文已見霍光事中○南軒張氏曰魏相所存不得爲正觀其有許史之累則可見矣夫以其說之行而假許史以爲重此詭遇獲禽之心君子所不道也然其爲相有可取者亦庶乎有聞矣惜其進之不能以正也進不以正則奉詔徇從之事必多而感格正救之風鮮矣

詔相給事中

金華王益之曰漢丞相御史大夫無加官者名若尊之其實疎之自列將軍皆得加官一帶加官出入中朝爲天子親信之臣顧獨不加之兩府者以其外朝故也宣帝乃以給事中命相若何哉蓋相白去副封以防壅蔽故加之以此欲以相爲耳目也

地節三年六月壬辰以魏相爲丞相封高平侯

傳云韋賢以老病免相相代之

宣帝始親萬機厲精爲治練羣臣核名實而相總領衆職甚稱上意

金華王益之曰宣帝始親政事懲霍氏之弊乃始親近兩府大臣以分內黨之權故魏相爲宰相又常宴見言事非向宰相比也是以霍禹方秉握機而相得譴言其專杜延年若中用事而相得列奏其過中外之政頻合爲一故相在政府十餘年總領衆職所言皆聽其風采足觀矣○按杜延年傳霍禹反誅上以延年霍氏舊人欲退之而丞相魏相奏延年素貴用事官職多姦遣吏考案但得苑馬多死官奴婢乏衣食延年坐免官削戶二千愚謂霍光用事延年首勤以修孝文時政此最爲有大功於漢室者光持法嚴延年每濟之以寬此豈阿附之人乎宣帝欲併黜之非矣而相又文致以罪遣吏考驗竟無其實使相能分別善惡或留置御列或始命就國旋復用之以相之發毀而輔以延年之安和其益當在丙吉之右乃竟使免官而去至五鳳中以丙吉薦優用爲御史大夫而延年已老病矣惜哉

疏廣爲太子太傅廣兄子受爲少傅太子外

祖父平恩侯許伯以爲太子少，白使其弟中
郎將舜監護太子家。上以問廣，廣曰：太子國
儲副君，師友必於天下英俊，不宜獨親外家
許氏。且太子自有太傅少傅，官屬已備，今復
使舜護太子家，視陋，非所以廣太子德於天
下也。上善其言，以語魏相，相免冠謝曰：此非
臣等所能及。廣由是見器重。按疏廣之論當矣，然魏相非不知此者，特以避忌許伯，不敢忤其意耳。然能因廣之言而善之，且自以爲不及，其與藏善蔽賢者遠矣，相亦賢矣哉。

元康元年，京兆尹趙廣漢好用世吏子孫新
進年少者，專厲彊壯蜂氣，見事風生，無所回
避。廣漢以私怨論殺男子榮畜，人上書言之，
事下丞相御史按驗。廣漢疑丞相夫人殺傅
婢，欲以此脅丞相，丞相按之愈急。廣漢乃將
吏入丞相府，召其夫人跪庭下受辭。丞相上
書自陳，事下廷尉治，不如廣漢言。帝惡之，下
廣漢廷尉獄。吏民守闕號泣者數萬人，或言
臣生無益縣官，願代趙京兆死，使牧養小民。

廣漢竟坐要斬。廣漢廉明，威制豪強，小民得
職，百姓追思之。延平陳氏曰：當是時，魏相能平氣寬中，以進一言，可使孝宣不殺良吏。○胡氏曰：賢材之士，千夫一人，世所難得，則當與世共惜之。廣漢於丞相過矣，然罪豈至死？相不少容忍，坐以極刑，鋤葉法素嚴，宣帝少恩，若丞指消平忿心，爲漢家愛材，從百姓之刑，或小爲士伍，或客其上作殺士命而上，會故一解，有詔起家，猥懲其隱。又不廢其能，據相之德度，豈不稱其益哉。○愚按：當先朝，唐介劾宰相文彦博，仁片度微罪介，彦博曰：介今所言誠中臣病，乞免加深譴。德度如此，非魏相可及也。
是歲，少府宋疇坐議鳳皇下彭城未至京師，
不足美，貶爲泗水太傅。按魏相於此時，當以正言祥瑞之不足美，使宣帝不以忠諫罪士大夫，一以格君心，二以開言路，豈不美哉？宋疇之貶，無一言使發，無逆賊風雨之奏，則導使之責不可逃矣。

二年，匈奴大臣皆以爲車師地肥美，近匈奴，
使漢得之，多田積穀，必害人國，不可不爭。由
是數遣兵擊車師田者。鄭吉將渠犂田卒七
千餘人救之，爲匈奴所圍。吉上言：車師去渠
犂千餘里，漢兵在渠犂者少，勢不能相救，願
益田卒。上與後將軍趙充國等議，欲因匈奴
衰弱，出兵擊其右地，使不敢復擾西域。魏相

上書諫曰臣聞之救亂誅暴謂之義兵兵義
者王敵加於已不得已而起者謂之應兵兵
應者勝爭恨小故不忍憤怒者謂之忿兵兵
忿者敗利人土地貨寶者謂之貪兵兵貪者
破恃國家之大矜民人之衆欲見威於敵者
謂之驕兵兵驕者滅此五者非但人事乃天
道也間者匈奴嘗有善意所得漢民輒奉歸
之未有犯於邊境雖爭屯田車師不足致意
中今聞諸將軍欲興兵入其地臣愚不知此

兵何名者也今邊郡困乏父子共犬羊之裘食
草萊之實常恐不能自存難以動兵軍旅之
後必有凶年言民以其愁苦之氣傷陰陽之
和也出兵雖勝猶有後憂恐災害之變因此
以生今郡國守相多不實選風俗尤薄水旱
不時按今年計子弟殺父兄妻殺夫者凡二
百二十二人臣愚以爲此非小變也今左右
不憂此乃欲發兵報纖介之忿於遠夷殆孔
子所謂吾恐季孫之憂不在顓臾而在蕭墻

之內也願與平昌侯樂昌侯平恩侯及有識
者詳議乃可上從相言止遣長羅侯常惠將
張掖酒泉騎往車師迎鄭吉及其吏士還渠
犂召故車師太子軍宿在焉耆者立以爲王
盡從車師國民令居渠犂遂以車師故地與
匈奴以鄭吉爲衛司馬使護鄯善以西南道
河汾王氏曰魏相眞漢相也知兵略識時務遠乎哉○延平陳氏曰魏相爲小忿當忍而不以宰相不選風俗不厚水旱不時爲憂眞宰相之言也宣帝輕捐車師之地而重相之一言君臣如此天下安得不治○胡氏曰魏相此疏止無名之師弭連兵之禍恐傷陰陽之

和以生蕭墻之憂眞經國之遠猷宰相之能事也其尤可服者不憂風俗薄惡子弟殺父兄妻殺夫之變直以告君此則賢者或以爲難也人之常情喜聞美事而惡聞災禍蔽臣事君凡天地變異寇叛盜賊危亡之形一切隱諱不以實告而草妖木怪雲物變動悉掩爲祥瑞以眩君心非惟以慰悅爲忠因以自見輔佐之應前古一律其視魏相以爲何如夫風俗薄惡宰相之責也而相不自歎嗚呼其賢矣哉○按平昌侯王無故樂昌侯王武並帝之舅平恩侯許廣漢宣太子外祖父也
魏相明易道有師法好觀漢故事及便宜章
奏數條漢興以來國家便宜行事及賢臣賈
誼鼂錯董仲舒等所言奏請施行之曰臣聞

明主在上賢輔在下則君安虞而民和睦臣
相幸得備位不能奉明法廣教化理四方以
宣聖德民多背本趨末師古曰本農業也末商賈也趨讀曰趣
或有飢寒之色爲陛下憂臣相罪當萬死臣
相知能淺薄不明國家大體時用之宜惟民
終始未得所繇竊伏觀先帝聖德仁恩之厚
勤勞天下垂意黎庶憂水旱之災爲民貧窮
發倉廩振乏餧遣諫大夫博士巡行天下察
風俗舉賢良平冤獄冠蓋交道省諸用寬租

賦弛山澤波池禁秣馬酤酒貯積師古曰秣以粟米飤馬也酤酒若糜費廢也貯積者滯米粟也所以周急繼困慰安元
元便利百姓之道甚備臣相不能悉陳昧死
奏故事詔書凡二十三事臣謹案王法必本
於農而務積聚量入制用以備凶災亡六年
之蓄尚謂之急元鼎三年平原勃海太山東
郡溥被災害民餓死於道路二千石不豫慮
其難使至於此賴明詔振救乃得蒙更生今
歲不登穀暴騰踊臨秋收斂猶有乏者至春

恐甚亡以相恤西羌未平師旅在外兵革相
乘臣竊寒心宜蚤圖其備唯陛下留神元元
師繇先帝盛德以撫海內上施行其策愚按昭帝
紀始元元年閏九月遣故廷尉王平等五人
持節行郡國舉賢良問民所疾苦冤失職者
二年三月遣使者振貸貧民毋種食者秋八
月詔曰往年災害多今春蠶麥傷所振貸種
食勿收責毋令民出今年田租四年秋七月
詔曰比歲不登民匱於食流庸未盡還往時
令民共出馬其止勿出五年罷天下亭馬及
馬弩關應劭曰武帝數伐匈奴再擊大宛馬
死略盡乃令天下亭畜母馬欲令其蕃孳今
罷之孟康曰舊馬高五尺六寸齒未平弩十
石以上皆不得出關今不禁六年二月詔有
司問郡國所舉賢良文學民所疾苦議罷鹽

鐵榷酤七月罷榷酤官元鳳二年六月令郡
國毋斂今年馬口錢文穎曰往時有馬口出
斂錢今省如淳曰所謂租及六畜也三輔太
常郡得以叔粟當賦如淳曰百官表太常主
諸陵別治其縣爵秩如三輔郡師古曰諸應
出賦算租稅者皆聽以叔粟當錢物也三年
春正月罷中牟苑賦貧民師古曰在滎陽詔
曰迺者民被水災頗匱於食朕虛倉廩使使
者振困乏其止四年毋漕四年春正月毋收
四年五年口賦如淳曰漢儀注民年七歲至
十四出口賦錢人二十三二十錢以食天子
其三錢者武帝加口錢以補車騎馬三年以
前逋更賦未入者皆勿收如淳曰更有三品
有卒更有踐更有過更古者正卒無常人皆
當迭爲之一月一更是爲卒更也貧者欲得
雇更錢者次直者出錢雇之月二千是謂踐
更也天下人皆直戍邊三日亦名爲更戍又
行者當自戍三月不可往便還因便住一歲

一更諸不行者出錢三百入官官以給戍者是爲過更也適未出更錢者也六年夏詔曰夫穀賤傷農今三輔太常穀減賤其令以菽粟當今年賦元平元年春二月詔曰天下以農桑爲本日者省用罷不急官減外繇耕桑者益衆而百姓未能家給其減口賦錢有司奏請減什三上許之以上皆昭帝卽人屬下之事史贊所謂輕徭薄賦與民休息傳所謂修孝文時政也然枚而數之僅十六七條魏相所上故事詔書二十三事者不可盡見惜哉今考宣帝地節三年二月詔曰鰥寡孤獨高年貧困之民朕所憐也前下詔假公田貸種食其加賜鰥寡孤獨高年帛二千石嚴教吏謹視遇毋令失職令內郡國舉賢良方正可親民者冬十月詔朕既不德不能附遠是以邊境屯戍未息今復飭兵重屯久勞百姓其罷右將軍屯兵又詔池禦未御幸者假與貧民郡國宮館勿復修治流民還歸者假公

田貸種食且勿算事師古曰不出算賦及給徭役四年詔自今子首匿父母妻匿夫孫匿大父母皆勿坐九月遣使者循行郡國問民所疾苦今年郡國頗被水災已振貸鹽民之食而賈咸貴衆庶重困其減天下鹽賈又令郡國歲上繫囚以掠笞若瘐死者所坐名縣爵里丞相御史課殿最以聞元康元年三月加賜鰥寡孤獨三老孝弟力田帛所振貸勿收二年夏五月詔今天下頗被疾疫之災朕甚愍之其令郡國被災甚者毋出今年租賦三年夏六月令三輔毋得以春夏擿巢探卵彈射飛鳥具爲令四年春正月詔諸年八十以上非誣告殺傷人佗皆勿坐遣太中大夫彊等十二人循行天下存問鰥寡覽觀風俗察吏治得失三月加賜三老孝弟力田帛人一匹鰥寡孤獨人一匹神爵元年三月賜鰥寡孤獨高年帛所振貸物勿收行所過勿出田租凡此皆魏相在位時事大略如始元元鳳

時必相之所建白也其可觀知天宰物之職矣又數表采易陰陽及明堂月令奏之曰明王謹于尊天愼于養人故立羲和之官以乘四時節授民事師古曰各依其節即授以事者也君動靜以道奉順陰陽則日月光明風雨時節寒暑調和三者得叙則災害不生五穀熟絲麻遂草木茂鳥獸蕃民不夭疾衣食有餘若是則君尊民說上下亡怨政教不違禮讓可興夫風雨不時則傷農桑農桑傷則民飢寒飢寒在身則亡廉恥寇賊姦宄所由生也臣愚以爲陰陽者王事之本羣生之命自古聖賢未有不繇者也天子之義必純取法天地而觀於先聖高皇帝時中謁者趙堯等四人各職一時應劭曰知四時各舉所施行政事臣相伏念陛下恩澤甚厚然而災氣未息竊恐詔令有未合當時者也願陛下選明經通知陰陽者四人各主一時時至明言所職以和陰陽天下幸甚漢制叢錄曰先王之舉事務順天時故刑賞政教莫不考陰陽之序察寒暑之變而後行之其效至於天下安

平災害不依則以能順天時災故也月令之書雖起於秦然亦有先王之遺存焉漢興頌之
用其署如春行寬大之令布封賞之恩以至秋冬理獄十月而後不復論囚斷將本之月
令而漢家之制於是猶有先王忠厚之周自高帝時罔有趙堯等分舉四時之職逮文帝
以二月施恩惠賜孝弟力田及罷軍卒祠死事者頗非時節鼂錯即奏言其狀至是魏相
又數言之其後李尋亦言於哀帝曰間者春三月治大獄時賊陰立逆恐歲小收季夏舉
兵法時寒氣應恐後有霜雹之災秋月行封爵其月土溼與恐後有雷雹之變諸侍郎尚
書近臣宜皆令通知月令之意設臺下請事若陛下出令有謬於時者當知爭之以順陽
氣觀此則知漢世君臣皆以天時為重如此云云○按後漢魯恭當鄧太后時亦請大辟
之科盡冬月乃斷其立春在十二月者勿以報囚後卒施行

相敕掾史案事郡國及休告從家還至府輒
白四方異聞或有逆賊風雨災變郡不上相
輒奏言之

眉山李氏曰人主當以畏天為心憂民為念若風雨災變有所不聞
則畏天之念怠水旱盜賊有所不知則憂民之念弛仰不畏天俯不憂民則何事不可為
先朝李沆為相王旦參知政事沆日取四方水旱盜賊奏之旦以為細事不足煩上聽沆
曰人主當使知四方艱難不然不留意於聲色犬馬則土木甲兵禱祠之事作矣善乎沆
說之智識與魏相異世同符也至王安石為相始創天變不足畏人言不足卹之論而新
法之行卒以違天害民致靖康徽欽之禍悲夫○愚按此真相業也自遂至本朝仰此者
惟魏高平侯與李文靖而已

神爵元年丞相魏相奏言知音善鼓雅琴者
渤海趙定梁國龔德皆召見待詔按王褒傳宣帝時修

武帝故事講論六藝群書博盡奇異之事徵能為楚辭九江被公召見誦讀益召高材劉
向張子僑華龍等待詔金馬門神爵五鳳之間天下殷富數有嘉應上廼作歌詩欲興協
律之事丞相云云於是益州刺史王襄欲宣風化於衆庶使王褒作中和樂職宣布詩選
好事者令依鹿鳴之聲習而歌之時何武為童子選在歌中久之武等學長安歌太學下
轉而上聞宣帝召見武等觀之謂曰此盛德之事吾何足以當之褒既為刺史作頌又作
其傳益州刺史因奏褒有軼材上廼徵褒既至詔褒為聖主得賢臣頌云云通鑑載於此年
今從之○東萊呂氏曰宣帝號明主魏相亦名賢臣作歌詩協律事此後心已生有奢泰
之漸矣而魏相不能以道規諫反進趙定等以謳說之君臣相與如此亦可鄙矣○愚按
是年諫大夫王吉上疏其略謂欲治之主不世出公卿幸得遭遇其時言聽諫從然未有
建萬世之長策舉明主於三代之隆者也其務在於期會簿書斷獄聽訟而已此非太平
之基也又言聖王宣德流化必自近始朝廷不備難以言治左右不正難以化遠民者弱
而不可勝愚而不可欺也聖主獨行於深宮得則天下稱誦之失則天下咸言之行發於
近必見於遠故謹選左右審擇所使左右所以正身也所使所以宣德也此其本也又言
今俗吏所以牧民者非有禮義科指獨設刑法以守之是以詐偽萌生刑罰亡極質樸日
銷恩愛寖薄願與公卿大臣延及儒生述舊禮明王制驅一世之民躋之仁壽之域又言
竊見當世趨務不合於道者以為夫婦人倫大綱夭壽之萌也世俗嫁娶太早未知為人

父母之道而有子是以教化不明而民多夭聘妻送女亡節則貧人不及故不舉子又漢家列侯尚公主諸侯則國人承翁主使男事女夫詘於婦逆陰陽之位故多女亂古者衣服車馬貴賤有章以褒有德而別尊卑今上下僭差人人自制是以貪財趨利不畏死亡又言禹湯不用三公九卿之世而舉皋陶伊尹不仁者遠今使俗吏得任子弟率多驕驁不通古今至於積功治人亡益於民此伐檀所爲作也宜明選求賢除任子之令外家及故人可厚以財不宜居位去角抵減樂府省尚方明視天下以儉古者工不造琱瑑商不通侈靡非工商之獨賢政教使之然也民見儉則歸本本立而末成蓋是時宣帝頗脩武帝故事宫室車服盛於昭帝時外戚許史王氏貴寵而上躬親政事任用能吏故吉之言如此漢世諸儒惟董仲舒對武帝嘗以正心正朝廷爲言自餘往往詳於政事而畧於人

主之身吉之所陳具有本末使魏相能致而引之置諸輔相之列則所謂建萬世之長策舉明主於三代之隆者要必有道而宣帝既視以爲迂闊棄相之又未嘗有薦進之者吉是謝病以歸終帝之世不復見用蓋是時年穀屢豐祥應迭至方以神爵改元而興歌頌之事相之所爲者惟知音善琴之人則吉之言不合宜也夫然後知有虞之盛賡歌相成眞萬世之法哉

趙充國上屯兵奏魏相曰臣愚不習兵事利害後將軍數畫軍册其言常是臣任其計必可用也上於是報充國嘉納之其詳見內篇待夷狄篇充國之册當矣非魏相主之於中未必見用也故詩曰侯誰在矣張仲孝友

張敞上書願令諸有辠得入穀入郡贖罪蕭望之議以爲令民量粟贖罪如此則富者得生貧者獨死是貧富異刑而法不壹也天子下其議丞相魏相御史大夫丙吉亦以爲羌虜且破轉輸畧足相給遂不施敞議永嘉陳氏季雅曰武帝初年用才智文學之士並置左右更相詰難入臣數詘自是九卿吏進用事是以法變數更無一毫安靜之意宣帝深鑒前弊稍還宰相之權是以務民入粟之議發於丙吉而魏相得以沮之罷兵屯田之議發於趙充國而魏相得以贊之云云○是年司隸校尉蓋寬饒奏封事曰方今聖道寖微儒術不行以刑餘爲周召以法律爲詩書上以寬饒

怨謗下其書中二千石執金吾議以爲大逆不道諫大夫鄭昌愍傷寬饒忠直憂國以言事不當意而爲文吏所詆挂上書訟之上不聽下寬饒吏寬饒自剄北闕下衆莫不憐之方許伯之入第也丞相御史以下皆賀寬饒獨不行許伯請之乃往酒酣樂作檀長卿起舞寬饒仰視屋而歎曰富貴無常忽則易人此如傳舍所閱多矣惟謹慎爲能久因起趨出劾奏長信少府以列卿而沐猴舞失禮不敬上欲罪少府許伯爲請乃已想當其時并獨許氏戚之雖相亦不樂矣寬饒之死相居相位坐視天子殺一直臣而不闢片言之救若非惡寬饒而不肯救則是畏許伯而不敢救二者有其一皆不能自遣於清議矣况方是時弘恭石顯已典樞機自秦用趙高爲中丞相宦者始預政事宣帝以英明之君而用亡秦之機寬饒投隙正中其病使相於此能與其吉從容正救收樞機之任還之朝廷尊

寵儒生使爲國家昇退陰邪勿任以事則□□時之禍不復有矣大抵西漢之亡始於恭顯成於外戚而二者之釁皆兆於宣帝親覽之始於魏相宅揆之時許氏預朝政弘石典樞□身也易於君子小人之消長常察其微故之初六曰履霜堅冰至姤之彖曰勿用取女相號爲明易者不此之察又何以通經爲哉

三年春三月丙辰高平憲侯魏相薨

地節三年六月丙吉爲御史大夫魏相與吉同心輔政相爲人嚴毅不如吉寬

元康二年制詔丞相朕微眇時御史大夫吉與朕有舊恩厥德茂焉詩不云虖亡德不報

其封吉爲博陽侯邑三千户按本傳吉治律令爲獄史積功勞遷廷尉右監坐法失官歸爲州從事武帝末巫蠱事起吉以故廷尉監徵詔治巫蠱郡邸獄時宣帝生數月以皇曾孫坐衛太子事繫吉見而憐之又心知太子無事實重哀曾孫無辜擇謹厚女徒令保養曾孫置閒燥處吉治巫蠱事連歲不決後元二年武帝疾往來長楊五柞宮望氣者言長安獄中有天子氣上遣使者分條中都官詔獄繫者亡輕重皆殺之內謁者令郭穰夜到郡邸獄吉閉門拒不納曰皇曾孫在他人亡辜死者猶不可況親曾孫乎相守至明不得入穰還以聞因劾奏吉武帝亦寤曰天使之也因赦天下郡邸獄繫者獨賴吉得全恩及四海矣曾孫病幾不全者數焉吉數敕保養乳母加致醫藥視遇甚有恩惠以私財物給其衣食吉後遷大將軍長史霍光甚重之入爲光祿大夫給

掌中昌邑廢光與諸大臣議所立未定吉奏記光光覽其議尊立皇曾孫宣帝即位賜吉爵關內侯吉爲人深厚不伐善自曾孫遭遇吉絕口不道前恩故朝廷莫能明其功也及霍氏誅上躬親政省尚書事是時掖庭宮婢則令民夫上書自陳嘗有阿保之功章下掖庭令考問則辭引使者丙吉知狀掖庭令將則詣御史府以視吉吉識謂則曰汝嘗坐養皇孫不謹督笞汝安得有功獨渭城胡組淮陽郭徵卿有恩耳分別奏組等共養勞苦狀詔吉求組徵卿已死有子孫皆受厚賞詔免則爲庶人賜錢十萬上□見問然後知吉有舊恩而終不言上大賢之制詔云云臨當封吉疾病上憂吉不起太子太傅夏侯勝曰此未死也臣聞有陰德者必饗其樂以及子孫今吉未獲報而疾甚非其死疾也後病果瘉

神爵三年夏四月戊辰丙吉爲丞相吉本起

獄法小吏後學詩禮皆通大義及居相位上寬大好禮讓按此學詩禮通大義之功也掾吏有罪臧不稱職輒予長休告師古曰長給休告令其去職也終無所案驗客或謂吉曰君侯爲漢相姦吏成其私然無所懲艾吉曰夫以三公之府有案吏之名吾竊陋焉後因以爲故事公府不案吏自吉始於官屬掾史務掩過揚善吉馭吏耆酒數逋蕩嘗從吉出醉歐丞相車上西曹主吏白欲斥之吉曰以醉飽之失去士使此人將復

何所容（按此真長者之言也）西曹地忍之（李奇曰地猶弟也師古曰地亦但也語聲之急也）此不過汙丞相車茵耳遂不去也此馭吏邊郡人習知邊塞發犇命警備事（師古曰犇古奔字也有命則有所犇走之言應速也）嘗出適見驛騎持赤白囊邊郡發犇命書馳來至馭吏因隨驛騎至公車刺取（師古曰刺謂探候之也）知虜入雲中代郡遽歸府見吉白狀因曰恐虜所入邊郡二千石長吏有老病不任兵馬者宜可豫視吉善其言召東曹案邊長吏瑣科條其人（師古曰瑣錄也欲料條其人老少及所經歷知其本以文武進也）未已詔召丞相御史問以虜所入郡吏吉具對御史大夫卒遽不能詳知以得譴讓而吉見謂憂邊思職馭吏力也吉乃歎曰士亡不可容能各有所長嚮使丞相不先聞馭吏言何見勞勉之有掾史繇是益賢吉（宛丘張氏曰吉之能知掾史之力也平日不知從事於其所急而一時際會於它人之力亦可以爲徼幸矣謂之眞憂邊思職可乎龔遂因王生一言天子以爲長者遂不敢以爲出己曰此乃臣議曹教臣夫遂之能歸功於議曹其善微而不冒人之善其德厚方天子讓御史吉知曰臣與鄉吏等耳臣之取吏白臣臣是以知之此其爲賢豈獨憂邊思職而已哉吉脫宣帝於死能絕口不道獨貪一馭吏之功殆不其然傳曰思則得之不思則不得若是者其未之思歟）

吉又嘗出逢清道羣鬬者死傷橫道（師古曰清道謂天子當出或有齋祠先令道路清靜）吉過之不問掾史獨怪之吉前行逢人逐牛牛喘吐舌吉止駐使騎吏問逐牛行幾里矣掾史謂丞相前後失問或以譏吉吉曰民鬬相殺傷長安令京兆尹職所當禁備逐捕歲竟丞相課其殿最奏行賞罰而已宰相不親小事非所當於道路問也方春少陽用事未可大熱恐牛近行因暑故喘此時氣失節恐有所傷害也三公典調和陰陽職當憂是以問之掾史乃服以吉知大體（司馬氏曰夫宰相所以治陰陽者豈拱手端居無所施設而陰陽自調蓋亦位人主治庶政安四海使和氣洋洋薄於宇宙旁暢周達浸潤澤流明則百姓治幽則鬼神諧然後寒暑時至萬物阜安樂古昔聖人之治天下至於陰陽和而寒暑時而至治極矣豈庸人所能致哉當丙吉爲政之時政治之不理刑罰之失中不肖之未去忠賢之未進可勝紀哉釋此不應而遽於牛喘以求和陰陽不亦疏乎且京邑之內盜賊[illegible]猜政之不行孰甚於此詩云商邑翼翼四方之極近不能正外遠人何若曰守令之職守令不賢當責何以非執政者之過而反歸

數晉士會爲政晉國之盜逃奔于秦子産爲政執李垂於街而臭敢援若盜賊不禁而曰長安令之職風俗不和而曰三老之職刑罰不當而曰廷尉之職衣食不足而曰司農之職推而演之天下之事各有其官則宰相居於其聞悉無所與而曰主調陰陽陰陽因可坐而識邪○東萊呂氏曰當漢之治其用人必先曰長者舉事必先曰大體懷王之遣諸將入關也曰不如更遣長者扶義而西令誠得長者往宜可下於是獨以高祖素寬大長者卒遣高祖文帝初立召田叔問曰公知天下長者乎對曰臣何足以知之上曰公長者宜知之叔曰故雲中守孟舒長者也并論孟舒所以爲長者張釋之問文帝陛下以絳侯周勃何如人也上曰長者又復問東陽侯張相如何如人上復曰長者直不疑張歐之徒皆以長者稱官世亦皆以長者子之又宜審悅纂遂之對曰君安得長者之言而辨之此

漢之用人必先長者驗也袁盎當文帝世當引大體諫說汲黯事武帝亦引大體不拘文法太史公稱郅都伉直引是非爭天下大體田蚡與竇嬰爭辯韓安國數蚡何其無大體也及丙吉爲相不問行道死人而問牛喘掾史服吉知大體此實之舉事必先大體驗也用人必先長者舉事必先大體固漢之所以爲治而非漢之君臣遂以爲此言也因秦之世其說不行而爲閭里鄉黨貴重而扶持之者漢知天下公論所主取而用之爾方秦之末其用人先苛察亟疾以捷給爲務以相先爲能其舉事不以長遠重厚爲計而不可拔若計其入不計其出便於令不謀於後安於上不問下之當否也秦之治如此宜夫二說之不用也嗚呼說之不用棄於上而惡於下爲一者不可不察也○愚按丙吉不問鬬者而問牛喘識宰相之體然司馬氏之說亦不可不知故併錄焉

五鳳二年春吉病篤上自臨問吉曰君即有不諱誰可以自代者吉辭謝曰羣臣行能明主所知愚臣何所能識上固問吉頓首曰西河太守杜延年明於法度曉國家故事前爲九卿十餘年今在郡治有能名廷尉于定國執憲詳平天下自以不寃太僕陳萬年事後母孝惇厚備於行止此三人能皆在臣右惟上察之上以吉言皆是而許焉及吉薨御史大夫黃霸爲丞相徵杜延年爲御史大夫會其病免以于定國代爲御史大夫黃霸薨定國爲丞相陳

萬年代爲大夫居位皆稱職上稱吉爲知人○愚按杜延年之賢誠可以任輔相之職吉薦之當矣惜其年迫衰病不得以究其用若于定國之爲人初以御史中丞事昭帝昌邑即位淫亂定國上書諫後王廢超遷爲光祿大夫守尚書事甚見任用既又遷爲廷尉定國乃迎師學春秋身執經北面備弟子禮爲人謙恭尤重經術士雖卑賤徒步往見定國皆與鈞禮恩敬甚備學士咸稱焉其決疑平法務在哀鰥寡罪疑從輕加審愼之心朝廷稱之曰張釋之爲廷尉天下無寃民于定國爲廷尉民自以爲不寃其人亦可謂賢矣然先儒之議罰趙蓋韓楊之死正定國執憲之時由今考之獨楊惲嘗下廷尉廷尉當惲大逆則定國之罪信不可逃趙廣漢亦下廷尉獄雖不關奏當之辭然在定國豈能無責其蓋寬饒則未及下吏而自剄于闕下韓延壽則以蕭望之奏御史之素而竟殊之二人之

乃飲非其罪繇其爲相當宣帝之表元帝之初雖明習攻事所議多見從然開東遣年受害民元入開言事者歸咎於入臣元帝以記脩青之定闥上書對罪及求光元年春霸宜寒日青亡光上役以詔脩責定國儀恐上書自勃竟罷就第則其相業一無足覈其材巳非延年之比矣若陳萬年雖以康平有內行修然善事人賂遺許史外戚傾家自盡尤事樂陵侯史高丙吉之病也中二千石上謁問疾遣家丞出謝謝巳皆去萬年獨留昏夜乃去吉以是薦之在御史府八年與于定國共事無所違拂其將死猶以諸教其子成則其爲人又大來定國之比矣吉之垂沒所薦推三人而公弘是非不免聞難如此亦可惜矣方肅望之爲諸生時吉薦之霍光而不果用又吉在相位望之爲御史大夫吉年老上重之而望之意常輕吉上由是不於丞相司直奏望之遇丞相禮節簡慢部左遷望之爲太子太傅以望之之剛毅有大節當定國萬年也哉使吉能推前日不伐舊恩之心而不念望之之舊惡當上之閒力薦以自代焉則其德度與鄭侯匹矣以吉之長者知大體而不思及此惜哉

是年正月博陽定侯丙吉薨○班氏贊曰古之制名必由象類近取諸身遠取諸物故經謂君爲元首臣爲股肱明君臣一體相待而成也近觀漢相高祖開基蕭曹爲冠孝宣中興丙魏有聲是時黜陟有序衆職修理公卿多稱其位海內興於禮讓覽其行事豈虛也哉

南軒張氏曰丙吉深厚不伐他人所難其爲相若寬緩者雖天下劇

然亦以宣帝之政尚猛有以矯之之意與然亦太甚矣至於韓延壽楊惲之死亦不能救也吉見謂不親小事知大體者二邪之死豈事之小者耶濫刑若是其於大體何有若語其才識蓋不遠相遂矣○愚按魏相執政九九年以四事致之則廉乎吉持霍氏故求其過而不可得可謂能正巳矣而進由以成循足爲大節之畢以達哉風兩之次數開于上可謂能格君矣而宋嘵之敢趙定之爲不無可議者爲其誠國則以奉天時裕民力弭兵禍爲本而用人則當時公幽多稱其職先漢諸臣之相業盡辯及之者然外戚宦官之禍皆兆於斯時未闕有見遠察微之論此則也可誠者也丙吉寬厚長者足以承譚相之嚴然居位日代無大建明故不役考論云○吉之薨也黃霸繼之其功名損於治郡又以驕雀之事詘於張敞是固無可議者而其薦史高爲太尉則若有意焉蓋漢初丞相太尉分

將相之權而相無不統自武帝末年以霍光爲大將軍錄尚書事則將相之任遂撓於大將軍而相反爲虛設矣霸之意其欲復漢之初制乎而宣帝乃責之曰太尉官罷久矣丞相兼之所以偃武修文也如國家不虞邊境之臣皆將率也侍中樂陵侯史高帷幄近臣服之所自親君何越職而奪之尚書令受丞相對以迹言之則黃霸之薦爲非宣帝之貴爲是以事情考之則霍氏之誅而張安世継之安世之死而韓曹繼之韓曹之死而許延壽繼之皆以大司馬領尚書事賴安世增等脩謹自守不敢預政故魏丙得以領宰相之權神爵五鳳之盛蓋由於此然此職不罷安知後來無踵霍光之職者乎當是時史高貴龍霸蓋逆知其以居此也故請以太尉虛之太尉復則大司馬領尚書之官必不重置師丞相太尉各位其職丞相可以緣兵事而太尉不得以干朝權矣宣帝既不以爲然霸亦

不敢復請其後受遺之任果以付高而□宁敢署考萱光問丞招定國乃不得尚□望之周堪特爲之技爲故高之權日重而望之萬終不能有爲至于王氏遺以大司馬專政而務實作然則霸之戰邇亦豈可少哉世之試晉級以爲史高爲霸之迎合故不得不辭望之堪輔政其事有可爲世戒者今附于后

甘露四年帝寢疾選大臣可屬者引外屬侍
中樂陵侯史高太子太傅蕭望之少傅周堪
至禁中拜高爲大司馬車騎將軍望之爲前
將軍光祿勳堪爲光祿大夫皆受遺詔輔政
領尚書事冬十二月甲戌帝崩按望之明經持重論議有

餘才任宰相此宣帝之所知也使帝能尊任以受遺之事尚慮恭顯居中交擊其附兆以史高爲之長望之特副焉薰蕕同器久必俱臭敗矣望之有周公之賢而與管蔡共政猶無可爲之理況望之堪大體雖正而材術未周以恭顯之姦而助之以史高之勢豈三撤書生能爲之敵哉望之死周堪廢然孝元世朝廷軍國之柄一出於石顯之手皆宣帝處置之失也世言孝元爲漢室基禍之主而不知漢之禍宣帝實基之豈獨孝元之罪哉

樂陵侯史高以外屬領尚書事前將軍蕭望
之光祿大夫周堪爲之副望之名儒與堪皆
以師傅舊恩天子任之數宴見言治亂陳王
事望之選白宗室明經有行散騎諫大夫劉

更生給事中與侍中金敞並拾遺左右四人
同心謀議勸導上以古制多所欲匡正上甚
鄉納之史高充位而已由此與望之有隙中
書令弘恭僕射石顯自宣帝時久典樞機明
習文法帝即位多疾以顯久典事中人無外
黨精專可信任遂委以政按元帝謂中人無外黨可以委任殊不知權之所歸黨之所聚比邪之人如蠅附焉位勢所在則閧然歸之矣故權在宰相則附宰相權在幸臣則附幸臣數謂中人果無黨耶元帝之見如此可謂不明矣
事無小大因顯白決貴幸傾朝百僚皆敬事

顯顯爲人巧慧習事能深得人主微指內深
賊持詭辯以中傷人忤恨睚眦輒被以危法
亦與車騎將軍高爲表裏論議常獨持故事
不從望之等望之等患苦許史放縱又疾恭
顯擅權建白以爲中書政本國家樞機宜以
通明公正處之武帝游宴後庭故用宦者非
古制也宜罷中書宦官應古不近刑人之義
由是大與高恭顯忤上初即位謙讓重改作
議久不定出劉更生爲宗正按人臣以古制强其君鮮感見

以故事言其君在位多驗蓋其心謂古可異宜以迂行而故事乃我朝文法不可守故實詔書定經制而文帝未皇爲儲者故事而考宣信用元帝之資既昏且諸言家法猶恐不逮況能變越之哉學而行復古盡乎望之等欲以古制強之曰其據近言人所聞也然則當奈何曰唯以望之高文故事也告之庶乎其見聽也甚堪數

名儒茂材以備諫官會稽鄭朋陰欲附望之上疏言車騎將軍高遣客爲姦利郡國及言許史子弟罪過章視周堪堪白令朋待詔金馬門朋奏記望之曰今將軍規撫云若管晏而休遂行日昃至周召乃留乎若管晏而止則下走將歸延陵之皐沒齒而已矣如將軍興周召之遺業親日昃之兼聽則下走其庶幾願竭區區奉萬分之一望之始見朋接待以意後知其傾邪絕不與通朋楚士怨恨更求入許史推所言許史事曰皆周堪劉更生教我我關東人何以知此於是侍中許章白見朋朋出揚言曰我見言前將軍小過五大罪一待詔華龍行汙穢欲入堪等堪等不納故與朋相結恭顯令二人告望之等謀欲罷

車騎將軍疏退許史狀候望之出休日令朋龍上之事下弘恭問狀望之對曰外戚在位多奢淫欲以匡正國家非爲邪也恭顯奏望之堪更生朋黨相稱舉數譖訴大臣毀離親戚欲以專擅權勢爲臣不忠誣上不道請謁者召致廷尉時上初即位不省召致廷尉爲下獄也可其奏後上召堪更生曰繫獄上大驚曰非但廷尉問邪以責恭顯皆叩頭謝上曰令出視事恭顯因使史高言上新即位未以德化聞於天下而先驗師傅既下九卿大夫獄宜因决免於是制詔丞相御史前將軍望之傅朕八年無他罪過今事久遠識忘難明其赦望之罪收前將軍光祿勳印綬及堪更生皆免爲庶人後數月詔賜望之爵關內侯給事中朝朔望詔曰國之將興尊師而重傅故前將軍望之傅朕八年道以經術厥功茂焉上復徵周堪劉更生欲以爲諫議大夫弘恭石顯白皆以爲中郎上器重蕭望之不已欲倚以爲相恭顯及許史子弟侍

中謁曹侍側目於望之等更生乃使其外親上變事言地震殆爲恭等不爲三獨夫動臣愚以爲宜退恭顯以章蔽善之罰進望之等以通賢者之路如此太平之門開災異之原塞矣書奏恭顯疑其更生所爲白請考姦詐辭果服遂逮更生繫獄免爲庶人會望之子散騎中郎伋亦上書訟望之前事下有司復奏望之前所坐明白無譖訴者而教子上書稱引無辜之詩失大臣體不敬請逮捕按更生使外親上變事望之使子上書焉爲賢者而不知義命如此其反爲小人所中宜哉弘恭石顯等知望之素高節不詘辱建白望之前幸得不坐復賜爵邑不悔過服罪深懷怨望教子上書歸非於上自以託師傅終必不坐非頗詘望之於牢獄塞其怏怏心則聖朝無以施恩厚上曰蕭太傅素剛安肯就吏顯等曰人命至重望之所坐語言薄罪必無所憂上乃可其奏冬十二月顯等封詔以付謁者敕令召望之手付因令太常急發執金吾

軍騎馳圍其第使者至召望之望之欲自殺以問門下生朱雲雲者好節士勸望之自裁於是望之仰天歎曰吾嘗備位將相年踰六十矣老入牢獄苟求生活不亦鄙乎字謂雲曰游趣和藥來無久留我死竟飲鴆自殺天子聞之驚拊手曰曩固疑其不就牢獄果然殺吾賢傅是時太官方上晝食上乃卻食爲之涕泣哀動左右於是召顯等責問以議不詳皆免冠謝良久然後已上追念望之不忘每歲時遣使者祠祭望之家終帝之世按元帝闇懦如此尚可尚有爲乎疏廣父子見幾而作蓋爲是也是歲弘恭病死石顯爲中書令○班氏贊曰蕭望之歷位將相藉師傅之恩可謂親昵亡間及至謀泄隙開讒邪構之卒爲便嬖宦豎所圖哀哉不然望之堂堂折而不撓身爲儒宗有輔佐之能近古社稷臣也按蕭望之傳望之好學治齊詩事同縣后倉且十年以令詣太常受業復事同學博士白奇又從夏侯勝問論語禮服京師諸儒稱述焉是時大將軍霍光秉政長史丙吉薦儒生王仲翁與望之等數人皆召見以不[illegible]見狀不[illegible][illegible]而仲

翁等皆補大將軍史三歲間仲翁至光祿大夫給事中望之以射策甲科為郎署小苑東門候仲翁出入從倉頭廬兒下車趨門傳呼甚寵顧謂望之曰不肯錄錄反抱關為望之曰各從其志則其始進之節已可觀矣及光薨子禹復為大司馬兄子山領尚書望之因雨雹之災上疏以為大臣任政一姓擅勢之所致於是拜為謁者遷諫大夫丞相司直歲中三遷官至二千石其後霍氏誅望之寖益顯用是時選博士諫大夫通政事者補郡國守相以望之為平原太守望之雅意在本朝遠為郡守內不自得乃上疏曰陛下哀愍百姓恐德化之不究悉出諫官以補郡吏所謂憂其末而忘其本者也朝無爭臣則不知過國無達士則不聞善願陛下選明經術溫故知新通於幾微謀慮之士以為內臣與參政事諸侯聞之則知國家納諫憂政亡有闕遺若此不怠成康之道其庶幾乎外郡不治豈

足憂哉書聞徵入守少府宣帝察望之材任宰相復以為左馮翊是歲西羌反漢遣後將軍征之京兆尹張敞上書願令諸有罪者得以入穀隴西等八郡以自贖望之以為民函陰陽之氣有仁義欲利之心在教化之所助堯在上不能去民欲利之心而能令其欲利不勝其好義也雖桀在上不能去民好義之心而能令其好義不勝其欲利也故堯桀之分在於義利而已道民不可不慎也今欲令民量粟以贖罪如此則富者得生貧者獨死是貧富異刑而法不壹也人情貧窮父兄囚執聞出財得以生活為人子弟者將不顧死亡之患敗亂之行以赴財物求救親戚一人得生十人以喪政教一傾雖有周召之佐恐不能復遂不用敞議五鳳中匈奴大亂議者多曰匈奴為害日久可因其壞亂舉兵滅之詔遣中朝大司馬車騎將軍韓增等問望之計策望之對曰春秋晉士匄侵齊聞齊侯

卒引師而還君子大其不伐喪以為恩足以服孝子誼足以動諸侯前單于慕化鄉善遣使請求和親海內欣然夷狄莫不聞未終奉約不幸為賊臣所殺今而伐之是乘亂而幸災也彼必奔走遠遁不以義動兵恐勞而無功宜遣使者弔問輔其微弱救其災患四夷聞之咸貴中國之仁義如遂蒙恩得復其位必稱臣服從此德之盛也上從其議後竟遣兵護輔呼韓邪單于定其國呼韓邪來朝詔公卿議其儀丞相霸等議其禮儀宜如諸侯王位次在下望之以為單于非正朔所加故稱敵國宜待以不臣之禮位在諸侯王上外夷稽首稱藩中國讓而不臣此則羈縻之誼謙亨之福也書曰戎狄荒服言其來服荒忽亡常如使匈奴後嗣卒有鳥竄鼠伏闕於朝享不為畔臣天子采之令單于位在諸侯王上贊謁稱臣而不名觀望之前後諸議皆本經守正通變合宜宣帝稱其為宰相器信不

誣矣使其得君之專行政之久未必不能有所立而恭顯史高內外交擊卒以殺其身亦可悲矣然望之所為蓋自有可議者故南新陵氏曰望之更生激濁可潔孤弱之勢庇疑之時矣要當數深凡蠢而正國其守識意線閣以類上心人月謙以以盪國勢譏其為勿使有差家其機勿使或露積之以父上必開有人方缺多犀心歸而理勢順庶幾有可為若此在易克青小貞之義也而二子之奧之蓋甚陳矣其嗣繆經理未嘗有一日之功塞白罷中書宦官其機盡霸而無餘矣望之以初元三年正月薨是時于定國為丞相降萬卒焉御史大夫五年萬年卒貢禹代之禹卒薛德代之永光元年定國史高廣德先後以突異更而韋玄成為御史大夫陽年玄成相建昭三年薨而匡衡為丞相封樂安侯稱問奇元帝謂貢[illegible][illegible]臣造為辛相自令攻之貢辭止為御[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以其俱三公官故須辭之

辛相四人官儒生其事有當論者今洲于此○貢禹以明經絜行著聞徵為博士涼州刺史去官復舉賢良為河南令歲餘以職事為府官所責免冠謝禹曰冠壹免安復可冠也遂去官元帝初即位徵為諫大夫數虛己問以政事是時年歲不登郡國多困禹奏言古者宮室有制宮女不過九人秣馬不過八匹牆塗而不琱木摩而不刻車輿器物皆不文畫苑囿不數十里與民共之任賢使能什一而稅亡它賦斂繇戍之役使民歲不過三日千里之內自給千里之外各置貢職而已故天下家給人足頌聲並作至高祖孝文孝景皇帝循古節儉宮女不過十餘廄馬百餘匹孝文帝衣綈履革器亡琱文金銀之飾後世爭為奢侈轉轉益甚臣下亦相放效衣服履絝刀劍亂於主上承衰救亂矯復古化在於陛下臣愚以為盡如太古難宜少放古以自節焉方今宮室已定亡可奈何其餘盡可減

損故時齊三服官輸物不過十笥今作工各數千人一歲費數鉅萬蜀廣漢主金銀器歲各用五百萬三工官費五千萬東西織室亦然廄馬食粟將萬匹臣禹嘗從之東宮見賜杯案盡文畫金銀飾非當所以賜食臣下也天下之民所為大飢餓死者是也人至相食而廄馬食粟苦其大肥王者受命於天為民父母固當若此乎天不見邪陛下深察古道從其儉者天生聖人蓋為萬民非獨使自娛樂而已也天子納善其忠乃下詔令太僕減食穀馬水衡減食肉獸省宜春下苑以與貧民又罷角抵諸戲及齊三服官遷禹為光祿大夫陳萬年卒禹代為御史大夫在位數言得失書數十上禹以為古民亡賦算口錢起武帝征伐四夷重賦於民民產子三歲則出口錢故民重困至於生子輒殺甚可悲痛宜令兒七歲去齒乃出口錢年二十乃算又言古者不以金錢為幣專意於農故一夫不耕

必有受其飢者今漢家鑄錢及諸鐵官皆置吏卒徒攻山取銅鐵一歲功十萬人已上中農食七人是七十萬人常受其飢宜罷采珠玉金銀鑄錢之官亡復以為幣市井勿得販賣租銖祿賜皆以布帛及穀使百姓一歸於農復古道便又言諸離宮及長樂宮衛可減其太半以寬繇役又欲令近臣自諸曹侍中以上家亡得私販賣與民爭利犯者輒免官削爵不得仕宦又言孝文皇帝時貴廉絜賤貪汙賈人贅壻及吏坐臧者皆禁錮不得為吏賞善罰惡不阿親戚罪白者伏其誅疑者以與民亡贖罪之法故令行禁止海內大化天下斷獄四百與刑錯亡異武帝始臨天下尊賢用士闢地廣境數千里用度不足乃行一切之變使犯法者贖罪入穀者補吏是以天下奢侈官亂民貧盜賊並起亡命者眾郡國恐伏其誅則擇便巧史書習於計簿能欺上府者以為右職姦軌不勝則取勇猛能操

切百姓者以苛暴威服下者使居大位故亡義而有財者顯於世欺謾而善書者尊於朝誖逆而勇猛者貴於官故俗皆曰何以孝弟為財多而光榮何以禮義為善書而仕宦何以謹慎為勇猛而臨官故黥劓而髡鉗者猶復攘臂為政於世行雖犬彘家富勢足目指氣使是為賢耳故謂居官而置富者為雄桀處姦而得利者為壯士兄勸其弟父勉其子俗之壞敗乃至於是察其所以然者皆以犯法得贖罪求士不得真賢相守崇財利誅不行之所致也今欲興至治致太平宜除贖罪之法相守選舉不以實及有臧者輒行其誅亡但免官則爭盡力為善貴孝弟賤賈人進真賢舉實廉而天下治矣天子下其議令民產子七歲乃出口錢自此始又罷上林宮館希幸御者及省建章甘泉宮衛卒減諸侯王廟衛卒省其半餘雖未盡從然嘉其質直之意為御史大夫數月卒石顯得云前顯關據

人卸卸言巳穀前將軍蕭望之望之當世名驚與恐天下學士婦乙病之是時明經者節七向班貢禹為諫大夫顯使人致意深自結紡顯因薦禹於天子歷位九卿至御史大夫禮事之甚備議者於長揖顧以為不如謝望之矣顯之設變詐以自解免取信人主者皆此類也觀禹之為令也以免冠為厚棄去而不顧及其為諫大夫乃以石顯之薦而致位三公豈孟子所謂失其本心者耶昔商鞅由景監以進論者耻之監雖變臣然不聞有它過若顯之陰賊險很殺皇之張猛殺京房殺賈捐之甚於皐陶不容誅禹顧由之以進可取又甚於教也可勝惜哉觀禹之所以告孝元者大抵以恭儉愛民為言不可謂非正論也劉恭儉愛民孝元之所易剛健攬權者孝元之所難禹能勉之以易而不能責其所難又豈孟子敬王之義耶禹本與王吉並稱合始終而論之其不及吉遠矣○薛廣德以

魯詩教授蕭望之為御史大夫數與論議器之薦寬德經行宜充本朝為人溫雅有醞藉及為二公直言諫爭上幸甘泉郊泰時禮畢因留射衛廣德上書曰竊見關東困極人民流離陛下日撞亡秦之鍾聽鄭衛之樂臣誠悼之今士卒暴露從官勞倦願陛下亟反宮思與百姓同憂樂上即日還其秋上酎祭宗廟出便門欲御樓船廣德當乘輿車免冠頓首曰宜從橋詔曰大夫冠廣德曰陛下不聽臣請自刎以血汙車輪陛下不得入廟矣上不說先毆光祿大夫張猛進曰臣聞主聖臣直乘船危就橋安聖主不乘危御史大夫言可聽上曰曉人不當如是耶乃從橋費德為御史大夫凡十月免東歸沛太守迎之界上沛以為榮縣其安車傳子孫廣德雜無事業可稱然貞直諫之節尋退之風蓋詩賢於負禹若○韋玄成以明經擢為諫大夫父賢覺當襲爵以病狂不疾言丞相御史以玄成實

不病劾奏之有詔勿劾引拜玄成不得已受爵宣帝高其節及元帝即位為少府至御史大夫代于定國為丞相七年守正持重不及父賢而文采過之○匡衡好學尤精力過絕人諸儒為之語曰無說詩匡鼎來匡說詩解人頤學者多上書薦衡經明當世少雙事下太子太傅蕭望之問衡對詩諸大義其對深美望之奏衡經學精習說有師道宣帝不甚用儒遣衡歸官皇太子見衡對私善之元帝初即位史高以外屬領尚書事與蕭望之有隙長安令楊興說高召衡置幕府高然其言辟衡為議曹史薦衡於上上以為郎中遷博士給事中是時有日蝕地震之變上問以政治得失衡上疏曰陛下閔愍吏民觸法抵禁比年大赦使百姓得改行自新天下幸甚臣竊見大赦之後姦邪不為衰止今日大赦明日犯法相隨入獄此殆導之未得其務也蓋保民者陳之以德義示之以好惡觀其失而

制其宜故動之而和綏之而安今天下俗貪財賤義好聲色尚侈靡廉恥之節薄淫辟之意縱不改其原雖歲赦之刑猶難使錯而不用也臣愚以為宜一曠然大變其俗孔子曰能以禮讓為國乎何有朝廷者天下之楨榦也公卿大夫相與循禮恭讓則民不爭好仁樂施則下不暴上義高節則民興行寬柔和惠則眾相愛四者明王之所以不嚴而成化也何者朝有變色之言則下有爭闘之患上有自專之士則下有不讓之人上有克勝之佐則下有傷害之心上有好利之臣則下有盜竊之民此其本也今俗吏之治皆不本禮讓而尚究暴或忮害好周人於罰貪財而慕勢故犯法者眾姦邪不止雖嚴刑峻法猶不為變此非其天性有由然也臣竊考國風之詩周南召南被賢聖之化深故篤於行而躁於色鄭伯好勇而國人暴虎秦移貴信而士多從死陳夫人好巫而民淫祀晉侯好儉而

民蓄粟白比觀之治天下者富所上而已今
之偽薄牧害不淑極吳臣闢教化之浦非家
至而人說之也賢者在位能者布職朝廷肯
德百僚敬遠尚德之行由內及外自近者始
然务民知所法遷善日進而不自知今長安
天子之郡親承聖化然其習俗無以異於遠
方郡國來者無所法則或見後齊而放故之
此教之之原本風俗之德德宜先正者也臣
明大人之察情褒有以指盛善惡有以相推
事化乎下者考衰乎上陰陽之理各應其感
陰變則靜者動陽蔽則明者暗水旱之災隨
類而至今躁東連年飢難百姓之困成至相
食此皆生於賊敵多民所其者大而吏安集
之不稱之故也陛下祇畏天戒衰閑元元大
自哉積術欲度唐虞之隆絕殷周之衰也宜
遠疲宮室之度省靡麗之飾考制度將外內
近忠工遠巧使放勳衛進雅須寒異材開直
言法漏良之人退列薄之吏額絜白之士今

扉內明然成見本朝之所貴然後大化可成
陵讓可與也上說其言選篤為光誠大夫大
子少傳時上好經術文辭娛攻宣帝之政言
事者多進見人人自以為得上意又傳部儀
及子定陶王愛幸寵於室后太子篤復上疏
曰陛下聖德天覆子愛海內然陰陽未和蔭
邪未禁者始論議者未至揚先帝之盛功幸
言制度不可用也務變更之臣竊根國家釋
樂成之業而盡為此紛紛也願陛下詳覽統
恭之事留神於遵制揚功以定羣下之心傳
日審好惡理情性而王道畢矣能盡其性然
後能盡人物之性能盡人物之性則可以贊
天地之於治性之道以審已之所有餘而強
其所不足盡聰明疏通者戒於大察寡聞少
孔皆或於雍萌勇猛剛彊者戒於太暴仁愛
堅良者成於無鬱湛靜安舒者戒於後時廣
心治大者戒於遺忘以審已之所當戒而極
之以養然後中和之化德而所偽之從不致

比周而望進唯陛下成所以崇聖德臣又聞
室家之道猶則天下之理得故聖王必慎妃
向之際別適長之位禮之於內也畢不踰尊
嫡不先故所以統人情而理陰氣也其尋適
而卑庶也適子冠乎昨禮之用禮衆子不得
爽到所以貴正禮所明嫌疑也非虛加其禮
文而已乃中心與之殊異故禮擇其清而見
之外也如當親者疏當尊者卑則使巧之義
因時而動以亂國家故聖人慎防其端禁於
大然不以私恩害公義傳曰正家而天下定
美斷為少傳數年多上疏陳便宜及朝廷有
歐議傳經以對言數法義上以為任公鄉由
畏為光祿勳御史人夫建昭三年代章玄成
為丞相封樂安侯成索即位論上疏戒姒匹
勤經學感儀之則曰陛下秉至孝哀傷思慕
不絕於心未有游度弋射乙宴誠產於漠欲
追遠無窮已也窮頸微下辭聖性得之措廢
加聖心焉詩云熒荒在爽言成王袁學恩慕

意氣未能乎也蓋所以就文武之業崇大化
之本也臣閨之節曰妃匹之祭生民之始萬
福之原始姻之禮正然务品物遂而天命全
論詩以關雅為始言天子者民之父母后夫
人之行不作乎天地則無以奉神靈之統而
理萬物之宜故詩曰病究淑妾君子好化言
非致其貞成不貳其探情欲之感無介乎客
發宴私之哀不形乎動靜夫然後可以覽王
尊而為宗類甚此端紀之首王彰之端也自
上世已來三代與變未有不內此類陛下詩
賢得失盛衰之感以定大基承有德戒聲色
所嚴敬諫技能倫見聖德純茂事精詩書好
槃雖厭臣倫材篤謂以輔用善義宜揚德音
臣關六經首聖人所以統天地之心著善惡
之歸明吉以之分通人道之正使不悖於其
大性昔也故當六藝之指測天人之理可得
而和草本見義可得而育以求求不易之道
進及論語孝經聖人言行之要亘究其是臣

又聞聖王之自爲動靜周旋奉天承親臨朝享臣物有節文以章人倫蓋欽翼祗栗事天之容也溫恭敬遜承親之禮也正躬嚴恪臨衆之儀也嘉惠和說饗下之顏也舉錯動作物遵其儀故形爲仁義動爲法則孔子曰德義可尊容止可觀進退可度以臨其民是以其民畏而愛之則而象之大雅云敬慎威儀惟民之則諸侯正月朝覲天子天子惟道德昭穆穆以視之又觀以禮樂饗醴迺歸故萬國莫不獲賜祉福蒙化而成俗今正月初幸路寢臨朝賀置酒以饗萬方傳曰君子慎始願陛下留神動靜之節使群下得望盛德休光以立基楨天下幸甚上敬納其言頃之衡復奏正南北郊罷諸淫祀初元帝時中書令石顯用事自前相韋玄成及衡皆畏顯不敢失其意至成帝初即位衡迺與御史大夫甄譚共奏顯追條其舊惡并及黨與於是司隸校尉王尊劾奏衡譚居大臣位知顯等專權勢作威福爲海內患害不以時白奏行罰而阿諛曲從附下罔上無大臣輔政之義既奏顯等不自陳不忠之罪而反揚著先帝任用傾覆之徒罪至不道有詔勿劾衡慚懼上疏謝罪因稱病乞骸骨上報云云衡起視事上以新即位褒優大臣然群下多是尊者○胡氏曰衡譚雖失之於前然能劾之於後固賢於終不劾者且顯緣此遂免官徙死去惡按本少伸天下之情亦少塞責矣當時群下多是尊者愚竊以爲非也沙隨程氏亦曰當丞相御史未奏顯罪惡之時而尊能奏顯之罪并及二子依附諂曲何也及二子先之既已快天下之共憤矣尊乃別出奇以自掩其不奏劾之過非公論也愚按衡爲相嚴又當等元時顯寵方固雖未能拔而去之彌不尚此用賢才培養正脉以壯朝廷之勢從傷哉遠長日盛一日則自復而大有可爲之期矣而衡未嘗以此爲意徒阿諛持祿此持其之齊

仰而已亦焉用彼相哉至此而後言謹足以贖前日不言之罪胡氏曰賢於終不劾者哉言是矣然王尊之論亦凡以譽在下者此錄陰罪小人之敗國而禁絕一言持言之衆不能以塞天下之公議則其爲益亦不少也然尊職在司隸當衡譚未言時尊亦未嘗有言則其失正與衡譚均耳程氏齊之於理爲當故插其說附于此○衡嘿嘿不自安每有水旱風雨不時連乞骸骨上輒以詔書慰撫不許久之衡子昌爲越騎校尉醉殺人繫詔獄越騎官屬與昌弟且謀篡昌事發覺衡免冠徒跣待罪天子詔衡　履而有司奏衡專地盜土衡竟坐免縱以儒臣者捐位至于縱子殺人盜土自益雖有它美亦不足言矣元帝所謂用衡者如此可勝數哉○建始三年十二月衡免明年三月王商爲丞相商父武宣帝舅封樂昌侯商嗣侯元帝時至右將軍光祿大夫是時定陶共王爲幸幾代太子商爲外戚重臣輔政擁佑太子頗有力焉成帝即位甚敬重商徙爲左將軍而帝元舅大司馬大將軍王鳳顓權行多驕僭商論議不能平鳳鳳知之亦疏商建始三年秋京師民無故相驚言大水至百姓奔走相蹂長安中大亂天子親御前殿召公卿議鳳以爲太后與上及後宮可御船令吏民上長安城以避水群臣皆從鳳議商獨曰自古無道之國水猶不冒城郭今政治和平世無兵革上下相安何因當有大水一日暴至此必訛言也不宜令上城重驚百姓上乃止有頃長安中稍定問之果訛言上於是美壯商之固守數稱其議而鳳大慙自恨失言明年商代匡衡爲丞相益封千戶天子甚尊任之爲人多質有威重長八尺餘身體鴻大容貌甚過絕人河平四年單于來朝引見白虎殿商坐未央廷中單于前拜謁商商起離席與言單于仰視商貌大畏之遷延卻退天子聞而歎曰此眞漢相

矣初大將軍鳳連昏楊肜爲琅邪太守其郡有災害十四已上商部屬按問鳳以曉商曰災異天事非人力所爲肜素善吏宜以爲後商不聽竟奏免肜奏果寢不下鳳重以是怨商陰求其短使人上書言商閨門內事天子以爲暗昧之過不足以傷大臣鳳固爭下其事司隸先是皇太后嘗詔問商女欲以備後宮商辭之以病對不入及商以閨門事見考更欲內女爲援乃因新幸李婕妤家白見其女會日有蝕之太中大夫蜀郡張匡其人佞巧上書願對近臣陳日蝕咎下朝者左將軍丹等問匡對曰竊見丞相商作威作福執左道以亂政誣罔悖大臣節故應是而日蝕於是左將軍丹等奏商位三公爵列侯親受詔策爲天下師不遵法度以翼國家而回辟下媚以進其私執左道以亂政爲臣不忠罔上不道臣請詔謁者召商詣若盧詔獄上素重商知匡言多險制曰勿治鳳固爭之於是制詔御史赦商罪使者收丞相印綬商免相三日發病歐血薨死後連年日蝕地震直臣京兆尹王章上封事召見訟商忠直無罪言鳳顓權蔽主鳳竟以法誅章商之在位無辭事業可觀然威重有守不阿權臣竟爲王鳳所擠以免至納女一節則其不學之罪可爲來世戒云○河平四年四月商免張禹爲丞相禹從施讎受易王吉膠庸生受論語既皆明習學爲郡文學甘露中諸儒薦禹有詔蕭望之問禹對易及論語大義望之善焉奏禹經學精習有師法可試事奏寢罷歸故官久之試爲博士初元中立皇太子而博士鄭寬中以尚書授太子薦言禹善論語詔令禹授太子論語由是遷光祿大夫成帝即位禹寬中皆以師賜爵關內侯拜爲諸吏光祿大夫秩中二千石給事中領尚書事是時帝舅陽平侯王鳳爲大將軍輔政專權而上富於春秋謙讓方鄉經學敬重師傅而禹與鳳並領尚書

內不自安數病上書乞骸骨欲退避鳳上報禹惶恐復起視事河平四年代王商爲丞相封安昌侯爲相六歲鴻嘉元年以老病乞骸骨上加優再三乃聽以列侯朝朔望禹爲人謹厚內殖貨財家以田爲業及富貴多買田至四百頃皆涇渭溉灌極膏腴上賈它財物稱是禹性習知音聲內奢淫身居大第後堂理絲竹筦絃年老自治冢塋起祠室好平陵肥牛亭部處地又近延陵奏請求之上以賜禹詔令平陵徙亭它所曲陽侯根聞而爭之根言雖切猶不見從卒以肥牛亭地賜禹根由是害禹寵數毀惡之天子愈益敬厚禹禹每病輒以起居聞車駕自臨問之上親拜禹牀下禹頓首謝恩歸誠言老臣有四男一女愛女甚於男遠嫁爲張掖太守蕭咸妻不勝父子私情思與相近上即徙咸爲弘農太守又禹小子未有官上臨候禹禹數視其小子上即禹牀下拜爲黃門郎給事中禹雖家居以特進爲天子師國家每有大政必與定議永始元延之間日蝕地震尤數吏民多上書言災異之應譏切王氏專政所致上懼變異數見意頗然之未有以明見迺車駕至禹第辟左右親問禹以天變因用吏民所言王氏事示禹禹自見年老子孫弱又與曲陽侯不平恐爲所怨則謂上曰春秋二百四十二年間日蝕三十餘地震五或爲諸侯相殺或夷狄侵中國災變之意深遠難見故聖人罕言命不語怪神性與天道自子贛之屬不得聞何況淺見鄙儒之所言陛下宜修政事以善應之與下同其福善此經義意也新學小生亂道誤人宜無信用以經術斷之上雅信愛禹由此不疑王氏後曲陽侯根及諸王子弟聞知禹言皆喜說遂親就禹禹見時有變異若上體不安擇日絜齋露蓍正衣冠立筮得吉卦則獻其占如有不吉禹爲感動憂色○胡氏曰日有食之春秋必書以日者人君之

乎泣泉偶所宗所受侵驕以天驗人非小變
也春秋所書或安婦乘陵或臣子之按武攻
學在下或夷狄亂華皆陽微陰盛之應春秋
雖不指言其事而事應其存人君知此以盟
於侵騎之吝克自敗正則雖有其象而無其
處安禹帝師也今將陳日食之咎顧歸之諸
侯拒殺夷狄內侵之遠事而不端言臣子背
上政權在下之近禍闕之經義可乎且外家
擅罰其勢將移有心者知有日者見安得指
為神臣而不語也近君臣之分柱禍劇之門
收還主威益基變異是即性與天道安得指
為不可閒而不告也且日宜修政事以善應
之當廷武政事之宜修執有大於權歸外家
勢逢吟主者乎抗戲言之中老蕃備見反謂
新孝亂道誤人不知禹所守經黃果何經世
然刑傾竊漢宗釋黨王氏為有力處尚方之
氣並不篩徂而禹之發終不可免矣○按末
云俾氏成帝時張禹以帝師位特進其傳霍

雲上書求見公卿在前雲曰今朝廷大臣上
不能匡主下亡以益民皆尸位素餐孔子所
謂鄙夫不可事君苟患失之亡所不至者也
臣願賜尚方斬馬劍斷佞臣一人以厲其餘
上問誰對曰安昌侯張禹上大怒曰小臣居
下訕上廷辱師傅罪死不赦御史將雲下雲
攀殿檻折雲呼曰臣得下從龍逢比干遊於
地下足矣未知聖朝何如耳御史遂將雲去
於是左將軍辛慶忌免冠解印綬叩頭殿下
曰此臣素著狂直於世使其言是不可誅其
言非固當容之臣敢以死爭慶忌叩頭流血
上意解然後得已及後當治檻上曰勿易因
而輯之以旌直臣愚謂未要毀語足以盡張
禹之為人矣成帝不易深攝以掛直臣周不
能用雲之言以去禹所謂以見為與均之四
益若也○鴻嘉元年三月禹以兇辭空為丞曰
臣為撫辭訟何不滿鵝錢不竊移書發吝
辭法故事然官屢識其頻砥興大諡不

賢也時天子好儒雅官紀衡又淺上亦輕焉
永始二年免罷方進為丞相方健為丞相司
直舉奏司隸校尉陳慶清勳皆免旬歲間免
為司隸朝廷辨之相宣甚器重為常誠搖
史蓮車司直翟君必在相位不久為京兆尹
搏擊豪彊京師畏之遷御史大夫左遷執金
吾二十餘日丞相官缺羣臣多舉方進上亦
器其能遂擢方進為丞相封高陵侯身既高
貴而後母尚在方進內行修飾供養甚篤為
相公絜請託不行郡國持法刻深舉奏牧守
九卿峻文深詆中傷者甚多如陳咸朱博蕭
育之異皆京師世家以林能少豎年守列翁
卯尝當世而方進特立後起十餘年閒至宰
將據法以醉成等旨罷退之方進智能有餘
兼通文法吏事以儒雅緣飭法律內為通明
相天子甚器重之奏事亡不當意內求人生
賤指以因其位方進韓受叔深然好左氏傳
天文星曆厚李尋以為議傳為相九歲綏和

二年春熒惑守心孝妻記云云方進憂之不
知所出會郎賁麗善為星言大臣宜當之上
遂賜冊云云方進即日自殺方進雖名儒生
其實一錢吏爾以之為相安能勝其任乎宜
其弟克然也○方進薨孔光為丞相光父霸
治尚書事太傅夏侯勝宣帝時為太中大夫
以選授皇太子經元帝即位賜霸以師賜爵
關內侯號褒成君給事中加賜黃金二百斤
第一區霸為人謙退不好權勢常辭爵位泰
過何德以堪之上欲致霸相位自御史大夫
貢禹卒及薛廣德免輒欲拜霸霸讓位自陳
至三上深知其至誠乃弗用以是敬之賞賜
甚厚及霸薨上素服臨弔者再諡曰烈君光
經學尤明年未二十舉為議郎光稱重臣獻
舉光方正為諫大夫坐議有不合左遷出長
自免踰教技成帝初即位舉為博士數使錄
茶議行風俗振賜奈民奉使稱百由是短
尗所傳士返三科高為尚言次為朝史其

通政事以久次補諸侯太傅光以高第爲尚書觀故事品式數歲明習漢制及法令上甚信任之轉爲僕射尚書令有詔光周密謹慎未嘗有過加諸吏官數年遷諸吏光祿大夫秩中二千石給事中領尚書事後爲光祿勳復領尚書諸吏給事中如故凡典樞機十餘年守法度修故事上有所問據經法以心所安而對不希指苟合如或不從不敢強諫爭以是久而安時有所言輒削草稿以爲章主之過以奸忠直人臣大罪也有所薦舉唯恐其人之聞知沐日歸休兄弟妻子燕語終不及朝省政事或問光溫室省中樹皆何木也光嘿不應更荅以它語其不泄如是光帝師傅子少以經行自著進官蚤成不結黨友養游說有求於人既性自守亦其勢然也徙光祿勳爲御史大夫綏和中上即位二十五年無繼嗣至親有同產弟中山孝王及同產弟子定陶王在定陶王好學多材於帝子行而

王祖母傅太后陰爲王求漢嗣上召丞相翟方進御史大夫光右將軍廉褒後將軍朱博皆引入禁中議中山定陶王誰宜爲嗣者方進根以爲定陶王帝弟之子禮曰昆弟之子猶子也爲其後者爲之子也定陶王宜爲嗣褒博皆如方進根議光獨以爲禮立嗣以親中山王先帝之子帝親弟也以尚書盤庚殷之及王爲比中山王宜爲嗣上以禮兄弟不相入廟又皇后昭儀欲立定陶王故遂立爲太子光以議不中意左遷廷尉光久典尚書練法令號稱詳平以光爲左將軍數月丞相方進薨召左將軍光當拜已刻侯印書贊上暴崩即其夜於大行前拜受丞相博山侯印綬時成帝母太皇太后自居長樂宮而帝祖母定陶傅太后在國邸有詔問丞相大司空定陶共王太后宜當何居光素聞傅太后爲人剛暴長於權謀自帝在襁褓而養長教道至於成人帝之立又有力光心恐傅太后與

政事不欲令與帝旦夕相近即議以爲定陶太后宜改築宮大司空何武曰可居北宮上從武言北宮有紫房復道通未央宮傅太后果從復道朝夕至帝所求欲稱尊號貴寵其親屬使上不得直道行頃之太后從弟子傅遷在左右尤傾邪上免官遣歸故郡傅太后怒上不得已復留遷光與大司空師丹奏言詔書侍中駙馬都尉遷巧佞無義漏泄不忠國之賊也免歸故郡復有詔止天下疑惑無所取信虧損聖德誠不小愆陛下以變異連見避正殿見羣臣思求其故至今未有所改臣請歸遷故郡以銷姦黨應天戒卒不得遣復爲侍中脅於傅太后皆此類也又傅太后欲與成帝母俱稱尊號羣下多順指言母以子貴宜立尊號以厚孝道唯師丹與光持不可上重違大臣正議又内迫傅太后猗違者連歲丹以罪免而朱博代爲大司空光自先帝時議繼嗣有持異之隙矣又重忤傅太后

指由是傅氏在位者與朱博爲表裏共毀譖光後數月遂策免光光退閒居杜門自守而朱博代爲丞相數月坐承傅太后指妄奏事自殺平當代爲丞相數月薨王嘉復爲丞相數諫爭忤指旬歲間閱三相議者皆以爲不及光上由是思之會元壽元年正月朔日有食之後十餘日傅太后崩是月徵光詣公車問日蝕事光對曰臣聞日者衆陽之宗人君之表至尊之象君德衰微陰道盛彊侵蔽陽明則日蝕應之書曰羞用五事建用皇極如貌言視聽思失大中之道不立則咎徵荐臻六極屢降皇之不極是爲大中不立其傳曰時則有日月亂行謂朓側匿甚則薄蝕是也又曰六沴之作歲之朝曰三朝其應至尊乃正月辛丑朔日有蝕之變見三朝之會上天聰明苟無其事變不虛生書曰惟先假王正厥事言異變之來起事有不正也臣聞師曰天右與王者故災異數見以譴告之欲其改

更君不畏懼有以塞除而輕忽簡誣則凶罰加焉其至可必詩曰敬之敬之天惟顯思命不易哉又曰畏天之威于時保之皆謂不懼者凶懼之則吉也陛下聖德聰明兢兢業業承順天戒敬畏變異勤心虛己延見群臣思求其故然後敕躬自約總正萬事放遠讒說之黨援納斷斷之介退去貪殘之徒進用賢良之吏平刑罰薄賦斂恩澤加於百姓誠爲政之大本應變之至務也天下幸甚書曰天既孚命正厥德言正德以順天也又曰天棐諶辭言有誠道天輔之也明承順天道在於崇德博施加精致誠孳孳而已俗之祈禳小數終無益於應天塞異銷禍興福較然甚明無可疑惑書奏上說賜光束帛拜爲光祿大大給事中位次丞相光爲大夫月餘丞相嘉下獄死御史大夫賈延免光復爲御史大夫一月爲丞相明年定三公官光更爲大司徒會哀帝崩太皇太后以新都侯王莽爲大司馬徵立中山王是爲平帝帝年幼太后稱制委政於莽初哀帝罷黜王氏故太后與莽怨丁傅董賢之黨莽以光爲舊相名儒天下所信太后敬之備禮事光所欲搏擊輒爲草以太后指風光令上之睚眥莫不誅傷莽權日盛光憂懼不知所出上書乞骸骨莽白太后帝幼少宜置師傅徙光爲帝太傅位四輔給事中領宿衛供養行內署門戶省服御食物明年從爲太師而莽爲太傅光常稱疾不敢與莽並有詔朝朔望領城門兵莽又風羣臣奏莽功德稱宰衡位在諸侯王上百官統焉光愈恐固稱疾辭位太后詔國之將興尊師而重傅其令太師毋朝十日一賜餐賜太師靈壽杖黃門令爲太師省中坐置几太師入省中用杖賜餐十七物然後歸老于第官屬按職如故光凡爲御史大夫丞相各再壹爲大司徒太傅太師歷三世居公輔位前後十七年自爲尚書止不教授後爲卿時會門下

大生講問疑難舉大義云其弟子多成就爲博士大夫者見師居大位幾得其助力光終無所薦舉至或怨之其公如此○董賢傳曰初丞相孔光爲御史大夫時賢父恭爲御史事光及賢爲大司馬與光並爲三公上故令賢私過光光雅恭謹知上欲尊寵賢及聞賢當來也光警戒衣冠出門待望見賢車乃却入賢至中門光入閤既下車乃出拜謁送迎甚謹不敢以賓客均敵之禮賢歸上聞之喜立拜光兩兄子爲諫大夫常侍賢自是權與人主侔矣○胡氏曰孔光以經學爲帝師尊重寵比縱不能如申屠嘉之摧辱鄧通猶當明言於上勿令以幸臣備群是卑朝廷辱宗廟則師道掘摩矣今乃降節聚禮如見所長拜謁迎送不敢少怍光自苟賤可也如忝位何先聖不云乎鄙夫患失無所不至又曰由氣不衰戒之在得光何忽遺以及此耶傳稱其不希指苟合不結黨交豈其少而自陵老而變節取又曰王莽篡漢鍵人主失柄姦詐得立爲始終成就之者孔光也光受知三朝位冠百辟知莽造飾僞行內懷姦心而畢以爲大同馬領尚籍事交式二柄慈以授之一罪世受莽尊事貴其子背傳道意旨一一奉承上奏於朝莽白行之二罪也稱莽功稽可比周公宜告祠宗廟三罪也莽納女爲后光寧大臣卜筮乃言封遇父母得位四罪也及王舜奏言天下皆向安漢公之化蜀郡男子頌祖而退方之文王虞尚之事大吉天下光乃稱疾避位迄無片言五罪也廷臣名重無如光名光尚如此謂復敢違致莽晏無不降皆序受圖握璽光之罪不可滿矣光父烈吾當漢元精力籍相位遠議高履不忝聖人之段至光而墜之事漢則不忠承家則不孝當年後出成以名儒歸之顧辭其謙恭畏慎削蠹不海以爲盈德是猶愛欲刀之不傷手而不賣其蘇新蛇斷此之則也其何用子○黨

按光始為諫大夫即以議不合主其後議中山王宜為嗣又以不中意左遷及為相講辭太后宜政葉宮以防其頂政之湖尤所蜀藉思遠憲者重以沮傳氏謂薄之議至於勇拙當是時也可謂不辱傷者之名而有光烈君之節矣又光元壽元年之殺是時正用別日有食之丞相嘉諭董賢之寵至為徹切上災不說而光上日食之對乃無一語及董賢事識考周得以寬其中矣又二月丙六白虹干口幾宣上書謂董賢本無廢尊之麗但以令色讓言自進賞晦無度傾嵑府蘇并台二第譏以為小復褒暴室賞父子坐使天子使者將作治第行徒吏卒皆得賞賜上冢有會皆大官馮供海内貢獻當發一君令反盡入賢家豈天意與民意耶天不可久負厚之如此反所以害之也誠欲愛賢宜為謝過天此辭雖海内兒遣就國耳乘與器物還之隱官如此可以父子然其性命不者海内之所仇未

有得久安者也孫寵息夫躬不宜居國可皆免以視天下獲徵何武鄙冊彭宣傳喜聽然易視以應天上感大異納宣言徵何武彭宜拜盡宣為司隸既而上託傅太后遺詔益封董賢二千戶王嘉封還詔書其言益切上發廢召嘉諸尚書假以宅課詰責之事下將軍中朝者而光為光得大夫方且劾嘉迷國附上不道請謂者召嘉論廷辯詔獄境以不食歐血死光之阿附小人誣罔公論一至於此尚何足言儒者所嘉之稱死自謂賢黄丞相孔光而不能進惡董賢父子使邪而不能退罪留死無所根上思嘉言以光為御史大大尋復相呼嘉以光為賢而光乃誣嘉以為迷國嘉之失不過知人之不明示光之罪則不可復讀矣觀董賢傳所載其乎語使媚之態千載而下措可想見其形害既以此附賢又以此附恭卒至移風與人而不之取所羸苟遠失之無所不至昔此學者觀此當知保初

節之易而保晚節之難知此則志不可以不持氣不可以不養日新之學不可以不進直亮之友不可以不親無平其自免耳繼光而相者前則朱博平當臣嘉後則平晏焉宮傳之姦邪無足論者當在位日淺亦無足云推嘉剛直嚴毅有威重祿泰輔明之位是宮祿發罟衷光同自是而并蒙漢矣義乎班氏之論曰自孝武輿學而公孫弘以儒相其後恭義韋賢玄成匡衡張禹方進孔光平當為宮及當子晏減以儒官居相位服儒衣冠傳先王語其體精可也然皆持祿保位被阿謝之議彼以古人之迹見羅為能勝具在乎夫所貴乎儒者以其真知聖賢之心責踐聖賢之道而見之於事也若扶服其次冠傳其占語而已是世所謂儒者哉宜其無補於成敗之數也

右敘先漢輔臣事業

更始元年大司馬秀至河北所過郡縣考察官吏黜陟能否平遣囚徒除王莽苛政復漢官名吏民喜悅爭持牛酒迎勞皆不受南陽鄧禹杖策追及於鄴大司馬曰我得專封拜生遠來寧欲仕乎禹曰不願也大司馬曰卽如是欲何爲禹曰但願明公威德加於四海禹得效其尺寸垂功名於竹帛耳大司馬笑因留宿閒語禹進說曰今山東未安赤眉青犢之屬動以萬數更始旣是常材而不自聽斷諸將皆庸人屈起志在財幣爭用威力朝夕自快而已非有忠良明智深慮遠圖欲尊主安民者也歷觀遠古聖人之興二科而已天時與人事也今以天時觀之更始旣立而災變方興以人事觀之帝王大業非凡夫所任分崩離析形勢可見明公雖建藩輔之功猶恐無所成立也況明公素有盛德大功爲天下所嚮服軍政齊肅賞罰明信爲今之計莫如延攬英雄務悅民心立高祖之業救萬民之命以公而慮天下不足定秀大悅因令禹常宿止於中與定計議按本傳禹年十三能誦詩受業長安時光武亦游學京師禹年雖幼而見光武知非常人遂相親附數年歸家及漢兵起更始立豪傑多舉薦禹禹不肯從及聞光武安集河北卽杖策北渡追及於鄴云云禹年十三知光武之非常人則其英明之識人可見矣宜其爲中興之元臣也

二年或說大司馬以守柏人不如定鉅鹿大司馬乃引兵東北拔廣阿披輿地圖指示鄧禹曰天下郡國如是今始乃得其一子前言以吾慮天下不足定何也禹曰方今海內殽亂人思明君猶赤子之慕慈母古之興者在德厚薄不以大小也大司馬悅時任使諸將多訪於禹禹每有所舉者皆當其才大司馬以爲知人按此真輔相之業也使別將騎與蓋延等擊銅馬於清陽延等先至戰不利還保城爲賊所圍禹進與戰大破之從大司馬追賊至蒲陽連大克獲北州略定及赤眉西入關大司馬籌赤眉必破長安欲乘釁并關中而方自

率山東未知所寄以禹沉深有大度故授以西討之略乃拜為前將軍持節中分麾下二萬人遣西入關令自選偏裨以下可與俱者建武元年遂定河東其戰事不悉書更置屬縣令長以鎮撫之是月光武即位于鄗使使者持節拜禹為大司徒策曰制詔前將軍禹深執忠孝與朕謀謨帷幄決勝千里平定山西功效尤著汝作司徒封酇侯食萬戶敬之哉禹時年二十四按禹既任謀謨之寄又有戰勝之功可謂文武兼資者矣

光武南定河內難其守問於鄧禹曰諸將誰可使者禹曰昔高祖任蕭何於關中無復西顧之憂所以得專精山東終成大業今河內帶河為固戶口殷實北通上黨南迫洛陽寇恂文武備足有牧人御眾之才非此子莫可使也乃拜恂河內太守行大將軍事按光武謂恂曰河內完富吾將因是而起昔高祖留蕭何鎮關中吾今委公以河內堅守轉運給足軍糧率厲士馬防遏它兵勿令北度而已光武於是復北征燕代恂移書屬縣講兵肄戰伐淇園之竹為矢百餘萬養馬二千匹收租四百萬斛轉以給軍朱鮪聞光武北而河內孤使

其將蘇茂賈彊將兵攻温恂大破之斬賈彊檄至光武大喜曰吾知寇子翼可任也諸將軍賀於是即位時軍食急乏恂以輦車驪駕轉輸前後不絕恂之功可比蕭何而禹實薦之其功大矣此亦真薦之非也○寇恂事在拜司徒之前

是時赤眉入長安三輔連覆敗赤眉所過殘賊百姓不知所歸聞鄧禹乘勝獨克而師行有紀皆望風相攜負以迎軍降者日以千數眾號百萬禹所止輒停車駐節以勞來之父老童稚垂髮戴白滿其車下莫不感悅於是名震關西諸將豪傑皆勸禹徑攻長安禹曰

不然今吾眾雖多能戰者少前無可仰之積後無轉饋之資赤眉新拔長安財穀充實鋒銳未可當也夫盜賊群居無終日之計財穀雖多變故萬端寧能堅守者邪上郡北地安定三郡土廣人稀饒穀多畜吾且休兵北道就糧養士以觀其敝乃可圖也於是引軍北至栒邑所到諸營保郡邑皆開門歸附帝以關中未定而鄧禹久不進兵賜書責之曰以時進討鎮慰西京繫百姓之心禹猶執前意

別攻上郡諸縣更徵兵引穀歸至大要積弩將軍馮愔車騎將軍宗歆守栒邑二人爭權相攻愔遂殺歆因反擊禹（後數月愔黨黄防執愔降軍）二年春悉封諸功臣爲列侯更封禹梁侯食四縣時赤眉西走禹引兵南至長安軍昆明池謁祠高廟收十一帝神主送詣洛陽因巡行園陵爲置吏士奉守焉禹自馮愔叛後威名稍損又乏糧食戰數不利歸附者日益離散禹不能定帝乃遣偏將軍馮異代禹討之

三年春以馮異爲征西大將軍鄧禹慙於受任無功數以飢卒徼赤眉戰輒不利復戰大爲所敗死傷者三千餘人禹上大司徒梁侯印綬詔還梁侯印綬以爲右將軍

十三年天下平定詔功臣皆增户邑定封禹爲高密侯帝以禹功高封弟寛爲明親侯其後左右將軍官罷以特進奉朝請禹内文明篤行淳備事母至孝天下既定常欲遠名勢有子十三人各使守一藝修整閨門教養子孫皆可以爲後世法資用國邑不修産利帝益重之中元元年復行司徒事永平元年薨（謚元侯）

○范氏論曰夫變通之世君臣相擇斯最作事謀始之幾也鄧公羸糧徒步觸亂紛而赴光武可謂識所從會矣於是中分麾下之軍以臨山西之隙功雖不終道亦弘矣及其威損栒邑兵散宜陽褫龍章於終朝就侯服以卒歲榮悴交而下無二色進退用而上無猜情使君臣之美後世莫闚其間不亦君子之致爲乎（胡氏曰光武起南陽破莽軍功與寔二更始稱帝号授以兵光武遂自赫陽專征河北鄧禹雖與帝同鄉曲然親非有里閈之恩師友之分疎非有游談之助援手之先也蕭王之至鄴鄧禹杖策追及從容畫計不如子房發難出奇不如女廬餉食補卒不如蕭何攻城畧地不如曹參[illegible]一將兵入關又爲赤眉所敗而二十八將禹顔居首當時無異議後世無貶詞光武何取於禹而禹何以致異之也曰禹初見帝時勸帝延攬英雄務悅民心立高祖之業救萬民之命此數語者自李通耿弇賈復吳漢皆未之嘗言且使諸將各適其材比固高出諸將之右矣一日帝披輿地圖曰天下郡國如是今始得其一如何禹曰古之興者在德厚薄不以小大畀又非諸將所能及雖伊周之徒啓告其君者不過如此嗚呼此光武所以遊知而禹之所以自許者乎以此而圖形雲臺）

莪名太室爲東京元功且可熙少矣○愚按禹之為人過蕭曹遠矣光武雖命之爲大司徒巽宍拜我免背在兵開實示皆一日居廟頼石任經濟出明民論之日二十八寧之廿平政專以支以吾地自名若誠不可使臨民而受政近若鄧禹賈復寇恂朱祐郤漫之檢則皆公輔之器宜爲宰相平章大翰乃一功待以功臣不復任用者人雖有經國遠獻不在其位豈敢自陳職今以傳攻之建武二年寇恂拜潁川太守執金吾賈復在汝南部將殺人於潁川恂捕戮之復以爲恥還過潁川曰吾與寇恂並列將帥而今爲其所陷今見恂必手劍之恂曰昔藺相如不畏秦王而屈於廉頗者為國也區區之趙尚有此義吾安可以忘之乎乃敕屬縣盛供具執金吾軍入界一人皆兼二人之饌恂乃出迎於道稱疾而還賈復勒兵欲追之而吏士皆醉遂過去恂以狀聞帝徵恂恂至引見時復先在坐欲

起相避帝曰天下未定兩虎安得私鬭今日朕分之於是並坐極歡遂共車同出結友而去范氏曰傳稱喜怒以類者鮮矣夫喜而不過怒而思難者其惟君子乎寇公見之矣三年拜汝南太守盜賊清靜郡中無事恂素好學乃修鄉校教生徒聘能為左氏春秋者親受學焉七年為執金吾恂經明行修名重朝廷所得秩奉厚施朋友故人及從吏士常曰吾因士大夫以致此其可獨享之乎時人歸其長者以為有宰相器○賈復少好學習尚書事舞陰李生李生奇之謂門人曰賈君之容貌志氣如此而勤於學將相之器也後從光武征伐未嘗喪敗數與諸將潰圍解急帝以復敢深入希令遠征而壯其勇節常自從之故復少方面之勳諸將每論功自伐復未嘗有言帝輒曰賈君之功朕自知之十三年定封膠東侯復知帝欲偃干戈修文德不欲功臣擁衆京師乃與高密侯並剽甲兵敦

儒學帝深然之遂罷左右將軍復以列侯第加位特進復爲人剛毅方直多大節還私第闔門養威重朱祐等薦復宜爲宰相帝方以吏事責三公故功臣並不用是時列侯惟高密固始膠東三侯與公卿參議國家大事恩遇甚厚○祭遵少好經書建武二年拜征虜將軍爲人廉約小心克己奉公賞賜輒盡與士卒家無私財身衣韋袴布被帝以是重之九年卒帝愍惜尤甚博士范升上疏稱遵修行積善竭忠脩國清宋開於而內廩自者於當討爲將軍取士皆用儒術對酒設樂必雅歌投壺又建爲孔子立後奏置五經大夫雖在軍旅不忘俎豆可謂好禮悅樂守死善道者也帝下升章以示公卿言成侯其從會勤帝每歎曰安得憂國奉公之臣如祭征虜者乎○朱祐爲人質直尚儒學將兵率衆多受降以克定城邑爲本不存首級之功十三年增邑定封鬲侯十五年朝京師留奉朝

請祐奏古者人臣受封不加王爵可改諸王爲公帝即施行又奏三公並去大名以法經典後從其議祐初學長安帝往候之祐不時相勞苦而先升講舍後車駕幸其第帝因笑曰主人得無捨我講乎○詳此何人者前可嘗稱湖之任胡長之論當矣然鄧與之在當時嘗言朝廷欲用功臣功臣用則人位勢矣而光群亦云議者多非光武不以功臣任職原夫深寄固有以爲觀其治平陷設議職責後將所謂尊之以設峰之以刑者乎然招之功臣其復已甚制者直擢則爵恐携情則廢與不得不以事相權故有後厚當之合元功岐文深惠貢政吏蠹若數公者則與參國議其餘並優以寬得完其到督莫不以功名於辟之論功此見又洸也識者其致詳焉

王莽末天下亂臨淮大尹河南侯霸獨能保

全其郡建武四年徵霸拜尚書令時朝廷無故典又少舊臣霸明習故事收錄遺文條奏前世善政法度施行之每春下寬大之詔奉四時之令皆霸所建也五年代伏湛為大司徒在位明察守正奉公不回十二年薨按光武初年居三公之任者惟伏湛與霸著名于時湛傳稱大司徒鄧西征關中帝以湛才任宰相拜為司直行大司徒事車駕每出征伐常留鎮守總攝羣司建武三年代禹為大司徒時彭寵反於漁陽帝欲自征之湛上疏諫帝覽其奏竟不親征時賊徐異卿等萬餘人據富平連攻之不克唯云願降司徒伏公帝知湛為青徐所信向遣到平原異卿等即日歸

降護送洛陽湛雖在倉卒造次必於文德以為禮樂教化之首顛沛猶不可違是歲奏行鄉飲酒禮遂施行之從以事策免南陽太守杜詩上疏薦湛自行束脩訖無毀玷篤信好學守死善道經為人師行為儒表又謂湛容貌堂堂國之光暉智略謀慮朝之淵藪譽優厲志白首不衰其為時論盛稱如此然無亡功業可紀蓋建武之世為大司徒者鄧禹伏湛侯霸韓歆歐陽歙戴涉蔡茂王況為司徒者馮勤李訢為大司空者王梁宋弘李通馬成竇融朱浮杜林為司空者張純為勳為大司馬者吳漢劉隆為太尉者趙憙合光二十有二人而輔相之業辭可書者方侯霸之相也使以鴻人之失而事書詰責曰崇山嶺鄉何可偽黃錢一下無勳所光武之遇大臣如此為詐得天下士而用之哉史將韓歆以反諷日殺戮陽欲戲涉以坐事下獄死臣是大臣難右相任故戊以下傅非自全而已

漢之世事歸臺閣而三公具位雖袁安楊震杜喬李固陳蕃諸人皆鉅儒宿望往往受制於戚里閹寺不能大有所立其失自光武始也

建武二年宋弘為大司空所得租奉分贍九族家無資產以清行稱帝嘗問弘通博之士弘乃薦桓譚才學洽聞幾及揚雄劉向父子於是召譚拜議郎給事中帝每讌輒令鼓琴弘聞之不悅伺譚內出正朝服坐府上遣吏召之譚至不與席而讓之曰吾所以薦子者欲令輔國家以道德也而今數進鄭聲以亂

雅頌非忠正者也能自改邪將令相舉以法乎譚頓首辭謝良久乃遣之後大會羣臣帝使譚鼓琴譚見弘失其常度帝怪而問之弘乃離席免冠謝曰臣所以薦桓譚者望能以忠正導主而令朝廷耽悅鄭聲臣之罪也帝改容謝使反服其後遂不復令譚給事中按此稱有申屠嘉之風真宰相之業也弘推進賢士馮翊桓梁三十餘人或相及為公卿者按此亦宰相之業也弘嘗讌見御坐新屏風圖畫列女帝數顧視之弘正

容言曰未見好德如好色者帝即為徵之英
謂弘曰聞義則服可乎對曰陛下進德臣不
勝其喜。范氏論曰宋弘止繁聲戒淫色
其有關雎之風乎 按弘三事皆為後法而世之稱弘者惟糟糠妻不下
堂一節殆未之深考歟
建武二十七年趙熹為太尉帝崩受遺詔典
喪禮是時藩王皆在京師自王莽篡亂舊典
不存皇太子與東海王等雜止同席憲章無
序熹乃正色橫劒殿階扶下諸王以明尊卑
時藩國官屬出入宫省與百僚無異熹乃表奏
謁者將護分止它縣諸王並令就邸唯朝晡
入臨整禮儀嚴門衛内外肅然 按此亦大臣之鎮定國事之
一端故併錄焉
永平十八年十一月以蜀郡太守第五倫為
司空倫在職公清所舉吏多得其人故帝自
遠郡用之 帝肅宗也時已即位
帝以明德太后故尊崇舅氏馬廖兄弟並居
職位廖等傾身交結冠蓋之士爭赴趣之倫

以后族過盛欲令朝廷抑損其權上疏曰書
云臣無作威作福其害于而家凶于而國近
世光烈皇后雖友愛天至而卒使陰就歸國
徙廢陰興賓客其後梁竇之家互有非法明
帝即位竟多誅之自是洛中無復權戚書記
請託一皆斷絶又譬諸外戚曰苦身待士不
如為國戮力益望天事不兩施今之議者復以
馬氏言竊聞衛尉廖以布三千匹城門校尉
防以錢三百萬私贍三輔衣冠知與不知莫
不畢給又聞臘日亦遺其在雒中者錢各五
千臣愚以為不應經義 按春秋傳家施不及國此其義也 陛
下情欲厚之亦宜所以安之臣今言此誠
欲上忠陛下下全后家也
建初二年馬防為車騎將軍當征西羌倫又
上疏曰臣愚以為貴戚可封侯以富之不當
任以職事何者繩以法則傷恩私以親則違
憲伏聞馬防今當西征臣以太后恩仁
陛下至孝恐卒有纖介難為意愛帝不從倫

雖峭直然常疾俗吏苛刻及爲三公值帝長
者屢有善政乃上疏褒稱盛美因以勸成
風德曰陛下即位躬天然之德體晏晏之姿
以寬弘臨下前歲誅刺史二千石貪殘者六
人斯皆明聖所鑒非羣下所及然詔書每下
寬和而政急不解務存節儉而奢侈不止者
咎在俗敝羣下不稱故也光武承王莽之餘
頗以嚴猛爲政後代因之遂成風化郡國所
舉類多辦職俗吏殊未有寬博之選以應上

求者也陳留令劉豫冠軍令駟協並以刻薄
之姿臨人宰邑專念掠殺務爲嚴苦吏民愁
怨莫不疾之而今之議者反以爲能違天心
失經義誠不可不愼也非徒應坐豫協亦當
宜譴舉者務進仁賢以任時政不過數人則
風俗自化矣臣嘗讀書記知秦以酷急亡國
又目見王莽亦以苛法自滅故勤勤懇懇實
在於此又聞諸王主貴戚驕奢踰制京師尚
然何以示遠故曰其身不正雖令不行以身

教者從以言教者訟夫陰陽和歲乃豐君臣
同心化乃成也其刺史太守以下拜除京師
及道出洛陽者宜皆召見可因博問四方兼
以觀察其人諸上書言事有不合者可但報
歸田里不宜過加喜怒以明在寬
八年諸馬得罪歸國而竇氏始貴倫復上疏
曰伏見虎賁中郎將竇憲椒房之親典司禁
兵出入省闥年盛志美卑謙樂善此誠其好
士交結之方然諸出入貴戚者類多瑕釁禁

錮之人尤少守約安貧之節士大夫無志之
徒更相販賣雲集其門衆煦飄山聚蚊成雷
蓋驕佚所從生也三輔論議者至云以貴戚
廢錮當復以貴戚浣濯之猶解酲當以酒也
詖險趣埶之徒誠不可親近臣愚願陛下
宜嚴勑憲等閉門自守無妄交通士大夫
防其未萌慮於無形令憲永保福祿君臣交
歡無纖介之隙此臣之至所願也倫奉公盡
節言事無所依違諸子或諫止輒叱遣之吏

人奏記及便宜者亦并封上其無私若此性質慤少文采在位以貞白稱時人方之前朝貢禹

按倫前論馬氏後論竇氏皆盡言無所隱諱使章帝能用其言早加抑退則朝廷不至於傷恩戚里不至於覆族兩全之道也倫之事業雖它無可考而其秉心忠誠亦已著白不失為一時賢相豈貢禹所可及哉

或問倫曰公有私乎對曰昔人有與吾千里馬者吾雖不受每三公有所選舉心不能忘而亦終不用也吾兄子嘗病一夜十往退而安寢吾子有疾雖不省視而竟夕不眠若是者豈可謂無私乎

問第五倫視其子之疾與兄子之疾不同自謂之私如何程子曰不待安寢與不安寢只不起與十起便是私也父子之愛本是公才著些心做便是私也詳見甲記○愚按倫之自省知此亦可謂賢矣明帝之世為司徒者郭丹范遷范延邢穆王敏鮑昱桓虞為太尉者虞延趙憙牟融為司空者伏恭牟融惟郭丹以廉直公正稱范遷在任五年常曰吾備位大臣而薦則求利何以示後世及薨家無儋石牟融舉動方正得大臣節章帝之世為司徒者桓虞袁安丁鴻為太尉者鮑昱鄧彪鄭弘宋由尹睦張酺及司空者第五倫袁安任隗劉方惟鄭弘在位奏尚書張林阿附竇憲又上洛陽令楊光憲之賓客在官貪殘並不宜處位書奏吏與光故舊因以告光光報憲憲奏弘大臣漏泄密事帝詰讓收上印綬弘自詣廷尉詔勑出之因乞骸歸未許病卒上書陳謝并言竇憲之短帝省章遣醫視弘病比至已卒其所立有可稱者若鄧彪雖為時所宗方竇氏驕縱彪不能有所匡正又常奏免御史中丞周紆紆前失竇氏旨故頗以此致譏非復弘之比矣今以袁安任隗事列于后

元和三年五月以袁安為司空代第五倫章和元年為司徒代桓虞

孝和永元元年竇憲將擊匈奴安及太尉宋由司空任隗及九卿詣朝堂上書諫以為匈奴不犯邊塞而無故勞師遠涉損費國用徼功萬里非社稷之計書連上輒寢宋由懼遂

不敢復署議而諸卿稍自引止唯安隗守正不移至免冠朝堂固爭者十上太后不聽衆皆為之危懼安隗正色自若

竇氏兄弟驕縱而執金吾景尤甚奴客緹騎強奪人財貨簒取罪人妻略婦女商賈閉塞如避寇讎又擅發緣邊諸郡突騎有才力者有司莫敢舉奏安乃劾景擅發邊兵驚惑吏民二千石不待符信而輒承景檄當伏顯

又奏司隸校尉河南尹阿附貴戚不舉劾

免官策罷並寢不報
竇憲既立大功威名益盛以耿夔任尚等為爪牙鄧疊郭璜為腹心班固傅毅之徒典文章刺史守令多出其門競賦斂吏民共為賂遺司徒袁安司空任隗舉奏諸二千石幷所連及貶秩免官者四十餘人竇氏大恨但安隗素行高亦未有以害之抑魏相廉正故霍氏不能遏安隗行高故竇氏無以害為大臣者其可不以正己為本哉
初北單于既亡其弟右谷蠡王於除鞬自立

為單于將衆數千人止蒲類海遣使款塞竇憲請遣使立於除鞬為單于置中郎將領護如南單于故事事下公卿議宋由等以為可許袁安任隗奏以為光武招懷南虜非謂可永安內地正以權時之筭可得捍禦北狄故也今朔漠既定宜令南單于反其北庭幷領降衆無緣復更立於除鞬以增國費事奏未以時定安懼憲計遂行乃獨上封事曰南單于屯先父舉衆歸德自蒙恩以來四十餘年三帝積累以遺陛下陛下深宜遵述先志成就其業況屯首唱大謀空盡北虜輟而弗圖更立新降以一朝之計違三世之規失信於所養建立於無功論語曰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行焉今若失信於一屯則百蠻不敢復保誓矣又烏桓新殺北單于凡人之情咸畏仇讎今立其弟則二虜懷怨且漢故事供給南單于費直歲一億九十餘萬西域歲七千四百八十萬今北庭彌遠其費過倍是乃空

盡天下而非建策之要也詔下其議安又與憲更相難折憲險急負勢言辭驕訐至詆毀安稱光武誅韓歆戴涉故事安終不移然上竟從憲策後於除鞬遂反叛卒如安策安以天子幼弱外戚擅權每朝會進見及與公卿言國家事未嘗不噫嗚流涕自天子及大臣皆恃賴之

四年三月安薨朝廷痛惜焉後數月竇氏敗帝始親萬機追思時議者邪正之節乃除安

子賞爲郎策免宋由
章和元年任隗爲司空隗義行內修不求名
譽而以沈正見稱於世和帝即位竇憲秉權
專作威福內外朝臣莫不震懾時憲擊匈奴
國用勞費隗奏議徵憲還前後十上獨與袁
安同心畢力持重處正鯁言直誡無所回隱
語在安傳賢哉安隗之爲人也使遇其時同心畢力雖古大臣事業可以幾及

奈何朝廷之權不在三公而軍國之事顧[illegible]外戚而二臣曾不以是自沮遏敵轉於方[illegible]竇王議而不回天子大臣皆倚以爲重安[illegible]不數月憲卒就誅雖奮由天子之獨斷亦安

隗甲畊由義守正發其姦蠹之力也使皆如鄧彪宋由輩錄錄充位不敢少有匡正則人主將何賴爲方是時竇氏之勢如烈火當之者辭不焦灼而安隗卒以功名終由之傳會宜保祿位乃卒坐是以死是故守道之君予知盡節死職而巳禍之與福何庸許哉安覺

丁鴻繼爲司徒嘗因日食上封事曰日者陽精守實不虧君之象也月者陰精盈毀有常臣之表也故日食者臣乘君陰陵陽月滿不虧下驕盈也昔周室衰季皇甫之屬專權於外黨類強盛侵奪主勢則日月薄食夫威柄不以放下利器不可假人今大將軍雖欲敕身自約不敢僭差然而天下遠近皆惶怖承旨刺史二千石初除謁辭求通待報雖奉符璽受臺敕不敢便去久者至數十日背王室向私門此乃上威損下權盛也人道悖於下效驗見於天間者月滿先節過望不虧此臣驕溢背君專功獨行也陛下未深覺悟

故天重見戒若敕政責躬杜漸防萌則凶妖銷滅害除福湊矣臣愚以爲左官外附之臣依託權門傾覆諂諛以求容媚者宜行一切之誅間者大將軍再出威振州郡莫不賦斂吏人遣使貢獻大將軍雖云不受而物不還主故海內貪猾競爲姦吏小民吁嗟怨氣滿腹臣聞天不可以不剛不剛則三光不明王不可以不強不強則宰牧從橫宜因大變改政匡失以塞天意書奏十餘日帝以鴻行太尉兼衛尉屯南北宮於是收竇憲大將軍印綬憲及兄弟皆自殺其次張酺爲司徒以全忠聞陳寵爲司空雖傳法律而兼通經書奏議溫粹號任相職餘鮮足紀者○殤帝初張禹爲太傅錄尚書事於是太后以殤帝在襁褓太后欲令重臣居禁內乃詔禹舍宮中五日一歸府每朝見特贊與三公絕席禹不聞有所匡救安帝即位太尉徐防以災異寇賊策免三公以災異策免自防始仲長統昌言

曰光武皇帝慍數世之失權忿彊臣之竊命矯枉過直政不任下雖置三公事歸臺閣自此以來三公之職備員而已然政有不理猶加譴責而權移外戚之家寵被近習之豎親其黨類用其私人內充京師外布列郡顛倒賢愚貿易選舉疲駑守境貪殘牧民撓擾百姓忿怒四夷招致乖叛亂離斯瘼怨氣並作陰陽失和三光虧缺怪異數至蟲螟食稼水旱爲災此皆戚宦之臣所致然也反以策讓三公至於死免乃足爲叫呼蒼天號咷泣血者矣又中世之選三公也務於清愨謹慎循常習故者是乃婦女之檢柙鄉曲之常人耳惡足以居斯位邪勢既如彼選又如此而欲望三公勳立於國家績加於生民不亦遠乎昔文帝之於鄧通可謂至愛而猶展申徒嘉之志夫見任如此則何患於左右小臣哉至如近世外戚宦豎請託不行意氣不滿立能陷人於不測之禍惡可得彈正者哉曩者任

之重而責之輕今者任之輕而責之重光武奪三公之重至今而加甚不假后黨以權數世而不行盡親疎之孰異也今人主誠專委三公分任責成而在位病民舉用失賢百姓不安爭訟不息天地多變人物多妖然後可以分此罪矣○永初中劉愷為太常愷本以讓爵與弟憲遁逃不出和帝徵為郎稍遷侍中遜之入朝在位者莫不仰其風采遷太常凡有徵舉必先巖穴論議引正辭氣高雅於是歲為司空元初二年遷司徒後以病致仕優詔許焉至帝親政朝廷多稱愷之德於是復拜太尉後又以病乞免許之其次則李郃為司空數陳得失有忠臣節餘亦無足紀者自是中常侍顯恣日甚楊震以是死之今特見于后

孝安永寧元年十二月以太常楊震為司徒

代劉愷

明年鄧太后崩內寵始橫乳母王聖因保養之勤緣恩放恣聖子女伯榮扇動內外競為侈虐伯榮出入禁掖傳通姦賂司徒楊震上疏曰臣聞政以得賢為本治以去穢為務是以唐虞俊乂在官四凶流放天下咸服以致雍熙方今九德未事嬖倖充庭阿母王聖出自賤微得遭千載奉養聖躬雖有推燥居濕之勤前後賞惠過報勞苦而無厭之心不知紀極外交屬託擾亂天下損辱清朝塵點日月夫女子小人近之喜遠之怨實為難養宜速出阿母令居外舍斷絕伯榮莫使往來令恩德兩隆上下俱美奏御帝以示阿母等內倖皆懷忿恚而伯榮驕淫尤甚通於故朝陽侯劉護從兄瓌瓌遂以為妻官至侍中得襲護爵震上疏曰經制父死子繼兄亡弟及以防篡也伏見詔書封故朝陽侯劉護再從兄瓌襲護爵為侯護同產威今猶見在臣聞天

子專封封有功諸侯專爵爵有德今瓌無佗功行但以配阿母女一時之間既位侍中又至封侯不稽舊制不合經義行人諠譁百姓不安陛下宜監鏡既往順帝之則書奏皆不省

延光二年冬十月以司徒楊震為太尉光祿勳東萊劉熹為司徒大鴻臚耿寶自候震薦中常侍李閏兄於震曰李常侍國家所重欲令公辟其兄寶唯傳上意震曰如朝廷欲令

三府辟召故宜有尚書敕寶大恨而去執金吾閻顯亦薦所親於震震又不從司空劉授聞之即辟此二人由是震益見怨時詔遣使者大為王聖脩第中常侍樊豐及侍中周廣謝惲等更相扇動傾搖朝廷震上疏曰臣伏念方今災害彌甚百姓空虛三邊震擾帑藏匱之殆非社稷安寧之時詔書為阿母興起第舍合兩為一連里竟街雕修繕飾窮極巧伎攻山採石轉相迫促為費巨億周廣謝惲兄弟與國無肺府枝葉之屬依倚近倖姦佞之人與之分威共權屬託州郡傾動大臣宰司辟召承望旨意招來海內貪汙之人受其貨賂至有臧錮棄世之徒復得顯用白黑溷淆清濁同源天下讙譁咸曰財貨上流為朝結譏臣聞師言上之所取財盡則怨力盡則叛怨叛之人不可復使惟陛下度之豐惲等見震連諫不從無所顧忌遂詐作詔書調發司農錢穀大匠見徒材木各起家舍園池廬觀役費無數震上疏曰臣備台輔不能調和陰陽去年十二月四日京師地動其日戊辰三者皆土位在中宮此中臣近官持權用事之象也臣伏惟陛下以邊境未寧躬自菲薄宮殿垣屋傾倚枝柱而已而親近倖臣未崇斷金驕溢踰法盛修第舍賣弄威福道路讙譁地動之變殆為此發又冬無宿雪春節未雨百僚焦心而繕修不止誠致旱之徵也唯陛下奮乾剛之德棄驕奢之臣奉承皇天之戒無令威福久移於下震前後所言轉切帝既不平之而樊豐等皆側目憤怨以其名儒未敢加害會河間男子趙騰上書指陳得失帝發怒遂收考詔獄結以罔上不道震上疏救之曰臣聞殷周哲王小人怨詈則還自敬德今趙騰所坐激訐謗語為罪與手刃犯法有差乞為虧除全騰之命以誘芻蕘輿人之言帝不聽騰竟伏尸都市及帝東巡樊豐等因乘輿在外競修第宅太尉部掾高舒召大匠令

史考校之得豐等所詐下詔書具奏須行還上之豐等惶怖會太史言星變逆行遂共譖震云自趙騰死後深用怨懟且鄧氏故吏有恚恨之心壬戌車駕行還夜遣使者策收震太尉印綬震於是柴門絕賓客豐等復惡之令大將軍耿寶奏震大臣不服罪懷恚望有詔遣歸本郡震行至城西夕陽亭乃慷慨謂其諸子門人曰死者士之常分吾蒙恩居上司疾姦臣狡猾而不能誅惡嬖女傾亂而不能禁何面目復見日月身死之日以雜木爲棺布單被裁足蓋形勿歸冢次勿設祭祀因飲酖而卒時年七十餘○范氏論曰孔子稱危而不持顛而不扶則將焉用彼相誠以負荷之寄不可以虛冒崇高之位憂重責深也延光之間震爲上相抗直方以臨權枉先公道而後身名可謂懷王臣之節識所任之體矣遂累葉載德繼踵宰相信哉積善之家必有餘慶先世韋平方之茂矣(震中子秉少傳父業兼明京氏易)

博通書傳常隱居教授年四十餘乃應司空辟拜侍御史頻出爲豫荊徐兗四州刺史自爲刺史二千石計日受奉餘祿不入私門以廉潔稱桓帝即位以明尚書徵入勸講遷侍中尚書帝時微行私過幸河南尹梁胤府舍是日大風拔樹晝昏秉因上疏諫曰臣聞天不言語以災異譴告是以孔子迅雷風烈必有變動詩云敬天之威不敢驅馳王者至尊出入有常警蹕而行靜室而止自非郊廟之事則鑾旗不駕故詩稱自郊徂宮易曰王假有廟致孝享也諸侯如臣之家春秋尚列其誡況以先王法服而私出盤遊降亂尊卑等威無序侍衛守空宮紱璽委女妾設有非常之變上負先帝下悔靡及帝不納秉以病乞退出爲右扶風太尉黃瓊惜其去朝廷上秉勸講帷幄不宜外遷留拜光祿大夫是時大將軍梁冀用權秉稱病六年冀誅後乃拜太僕遷太常延熹三年白馬令李雲以諫受罪秉爭之不能得坐免官歸田里其年冬復徵拜河南尹以事坐輸作左校以久旱赦出會日食太山太守皇甫規等訟秉忠正不宜久抑不用有詔公車徵秉及處士韋著二人各稱疾不至有司並劾秉著大不敬請下所屬正其罪尚書令周景與尚書邊韶議奏秉儒學侍講常在謙虛著隱居行義以退讓爲節俱徵不至誠違側席之望然逡巡退食足抑苟進之風夫明王之世必有不召之臣聖朝弘養宜用優游之禮可告在所屬喻以朝廷恩意如遂不至詳議其罰於是重徵乃到拜太常五年冬代劉矩爲太尉是時宦官方熾任人及子弟爲官布滿天下競爲貪淫朝野嗟怨秉與司空周景上言內外吏職多非其人舊典中臣子弟不得居位秉執而今枝葉賓客布列職署或年少庸人典據守宰上下忿患四方愁毒可遵用舊章退貪殘塞災謗帝從之於是秉條奏牧守以下五十餘人

既或免天下貢不肅然時郡國計吏多留拜爲郎秉上言三署見郎七百餘人帑藏空虛浮食者衆宜絕橫拜以塞覬覦之端自此計吏無留拜者七年南巡園陵南陽太守張彪與帝微時有舊恩以車駕當至因傍發調多以入私秉聞之下書責讓荊州刺史以狀副言公府及行至南陽左右並通姦利詔書多所除拜秉復上疏諫曰頃者道路拜除恩加豎隸爵以貨成化由此敗所以俗夫巷議白駒遠逝宜割不忍之恩以斷求欲之路於是詔除乃止時中常侍侯覽弟參爲益州刺史累有藏罪暴虐一州明年秉劾奏參檻車徵詣廷尉參惶恐道自殺秉因奏覽及中常侍具瑗曰臣案國舊典宦豎之官本在給使省闥司昏守夜而今猥受過寵執政操權其阿諛取容者則因公褒舉以報私惠有忤逆於心者必求事中傷肆其凶忿居法王公富擬國家鏊季氏專魯穰侯擅秦何以尚茲案中

常侍侯覽弟參貪殘元惡自取禍滅覽顧知釁重必有自疑之意臣愚以爲不宜復見親近請免送歸本郡書奏尚書召對秉掾屬曰公府外職而奏劾近官經典漢制有故事乎秉使對曰傳曰除君之惡唯力是視鄧通懈慢申屠嘉召通詰責文帝從而請之漢世故事三公之職無所不統尚書不能詰帝不得已竟免覽官削瑗國每朝廷有得失輒盡忠規諫多見納用秉性不飲酒又早喪夫人遂不復娶所在以淳白稱嘗從容言曰我有三不惑酒色財也子賜少傳家學篤志博聞常退居隱約教授門徒不答州郡禮命公車徵經建寧初靈帝當受學詔太傅三公選通尚書桓君章句宿有重名者三公擧賜乃侍講于華光殿中遷光祿勳熹平元年青蛇見御坐帝以問賜賜上封事曰夫善不妄來災不空發王者心有所惟意有所想雖未形顏色而五星以之推移陰陽爲其變度夫皇極不建

則有蛇龍之孽詩云維虺惟蛇女子之祥故春秋兩蛇鬭於鄭門昭公殆以女敗夫女謁行則讒夫昌讒夫昌則苞苴通惟陛下思乾剛之道別內外之宜崇帝乙之制受元吉之祉抑皇甫之權割豔妻之愛則蛇變可消禎祥立應二年代唐珍爲司空以災異免五年代袁隗爲司徒是時朝廷爵授多不以次而帝好微行遊幸外苑賜復上疏曰臣聞天生蒸民不能自理故立君長使司牧之是以唐虞兢業周文日昃不暇明惟庶官後以在靈三載考績以觀厥成而今所序用無佗德有形勢者旬日累遷守真之徒歷載不轉又闕義微有出幸苑亂觀驚犬之義極祭遊之荒政事日贖人化陵遲而欲以望太平是臣鄙行而求及前人也宦絕悔蠍之職忿官人之星劃用被之恩憤貫魚之次無令羅女有四殆之數後坐辟黨人免復拜光祿大夫光和元年有虹蜺晝降於嘉德殿前帝惡之引賜

及議郎蔡邕等入金商門崇德署使中常侍曹節王甫問以祥異禍福所在賜仰天而歎謂節等曰吾每讀張禹傳未嘗不憤恚歎息既不能竭忠盡情極言其要而反留意少子乞還女婿朱游欲得尚方斬馬劍以理之國其宜也吾以微薄之學充先師之末累出見寵無以報國猥當大問死而後已乃書對曰臣聞之經傳或得神以昌或得神以亡國家休明則鑒其德邪辟昏亂則視其禍今殿前之氣應爲虹蜺皆妖邪所生不正之象詩人所謂蝃蝀者也方今內多嬖倖外任小人上下並怨譴讒盈路是以災異屢見前後丁寧今復投蜺可謂孰矣案春秋讖曰天投蜺天下怨海內亂昔虹貫牛山管仲諫桓公無近妃宮今妾媵嬖人閹尹之徒共專國朝欺罔日月又鴻都門下招會群小造作賦說以蟲篆小技見寵於時旬月之間並各拔擢樂松處常伯任芝居納言郄儉梁鵠俱以便辟之

皆使辯之心各受豐爵不次之寵而令搢紳之徒委伏畎畝口誦堯舜之言身蹈絶俗之行棄捐溝壑不見逮及冠履倒易陵谷代處從小人之邪意順無知之私欲不念板蕩之作虺蜴之誡殆哉之危莫過於今幸賴皇天垂象譴告周書曰天子見怪則修德諸侯見怪則修政卿大夫見怪則修職士庶人見怪則修身惟陛下慎經典之誡圖變復之道斥遠佞巧之臣速徵鶴鳴之士內親張仲外任山甫斷絶尺一抑止槃游留思庶政無敢怠遑冀上天還威衆變可弭書奏甚忤曹節等蔡邕坐直對抵罪徙朔方賜以師傅之恩故得免咎其冬代劉郃爲司徒帝欲造畢圭靈琨苑賜復上疏諫帝欲止以問侍中任芝中常侍樂松松等曰昔文王之囿百里人以爲小齊宣五十里人以爲大今與百姓共之無害於政也帝悅遂令築苑四年賜以病罷居無何拜太常五年冬復拜太尉中平元年黃

巾賊起賜被召會議詣省閤切諫忤旨因以寇賊免先是黃巾帥張角等執左道稱大賢以誑耀百姓天下繈負歸之賜時在司徒召掾劉陶告曰張角等遭赦不悔而稍益滋蔓今若下州郡捕討恐更騷擾速成其患且欲切敕刺史二千石簡別流人各護歸本郡以孤弱其黨然後誅其渠帥可不勞而定何如陶對曰此孫子所謂不戰而屈人兵廟勝之術也賜遂上書言之會去位事留中後帝徙南宮閱錄故事得賜所上張角奏及前侍講注籍乃感悟下詔封賜臨晉侯二年代張溫爲司空薨子彪少傳家學初舉孝廉州舉茂才辟公府皆不應熹平中以博習舊聞公車徵拜議郎遷侍中京兆尹光和中黃門令王甫使門生於郡界辜榷官財物七千餘萬彪發其姦言之司隸司隸校尉陽球因此奏誅甫天下莫不愜心中平六年代董卓爲司空其冬代黃琬爲司徒明年關東[illegible]懼

欲遷都以違其難乃大會公卿議曰高祖都關中十有一世光武宮洛陽於今亦十一世案石包讖宜徙都長安以應天人之意百官無敢言者彪曰移都改制天下大事昔關中遭王莽變亂宮室焚蕩民庶塗炭百不一在光武受命更都洛邑今天下無虞百姓樂安明公建立聖主光隆漢祚無故捐宗廟棄園陵恐百姓驚動必有糜沸之亂石包室讖妖邪之書豈可信用董卓曰關中肥饒故秦得并吞六國且隴右材木自出致之甚易又杜陵南山下有武帝故瓦陶竈數千所并功營之可使一朝而辦百姓何足與議若有前却我以大兵驅之可令詣滄海彪曰天下動之至易安之甚難惟明公慮焉卓作色曰公欲沮國計邪太尉黃琬曰此國之大事楊公之言得無可思卓不荅司空荀爽見卓意壯恐害彪等因從容言曰相國豈樂此邪山東兵起非一日可禁故當遷以圖之此秦漢之勢

也卓意小解爽私謂彪曰諸君堅爭不止禍必有歸故吾不爲也議罷卓使司隸校尉宣播以災異奏免琬彪等詣闕謝即拜光祿大夫十餘日遷大鴻臚從入關三年秋代淳于嘉爲司空興平元年代朱儁爲太尉錄尚書事及李傕郭汜之亂彪盡節衛主崎嶇危難之間幾不免於害及車駕還洛陽復守尚書令建安元年從東都許時天子新遷大會公卿兗州刺史曹操上殿見彪色不悅恐於此圖之未得讌設託疾如廁因出還營彪以疾罷時袁術僭亂操託彪與術婚姻誣以欲圖廢置奏收下獄劾以大逆將作大匠孔融聞之不及朝服往見操曰楊公四世清德海內所瞻周書父子兄弟罪不相及況以袁氏歸罪楊公易稱積善餘慶徒欺人耳操曰此國家之意融曰假使成王殺召公周公可得言不知邪今天下纓緌搢紳所以瞻仰明公者以公聰明仁智輔相漢朝舉直厝枉致之雍

熙也今橫殺無辜則海內觀聽誰不解體孔融魯國男子明日便當拂衣而去不復朝矣操不得已遂理出彪四年復拜太常十年免十一年諸以恩澤為侯者皆奪封彪見漢祚將終遂稱腳攣不復行積十年後子脩為曹操所殺操見彪問曰公何瘦之甚對曰愧無日磾先見之明猶懷老牛舐犢之愛操為之改容及魏文帝受禪欲以彪為太尉先遣使示旨彪辭曰彪備漢三公遭世傾亂不能有所補益耄年被病豈可贊惟新之朝遂固辭乃授光祿大夫賜几杖衣袍因朝會引見令彪著布單衣鹿皮冠杖而入待以賓客之禮年八十四黃初六年卒于家自震至彪四世太尉德業相繼與袁氏俱為東京名族云華嶠書曰東京楊氏袁氏累世宰相為漢名族然袁氏車馬衣服極為奢僭能守家風為世所貴不及楊氏也○胡氏曰安帝三公無出楊震之右者然大臣之義以道事君合則留

違則去震先為司徒奏論乳母王聖賤微安侍須辱清朝聖女伯榮其夫封侯不合典義書奏不省一宜去矣遲留三歲累為太尉再言王聖起第為國大費周廣謝惲依倚分威天下蓄譁勢且叛怨上又不納二宜去矣至子明年震復上疏彈劾近倖樊豐濫逾法反涉請懇求致殺身若震之為人忠則可尚其未得為仁乎殺仁者度君而後事不事而後度也窮理必明而處義必精也安帝已可知矣震以三公之尊而兩奏一乳養老婦人而不能動震有大於此者爾將奈何哉故當初奏不省之時即可引領而去過是殊少味也

孝順建康元年八月以大司農李固為太尉參錄尚書事

時順帝崩沖帝初立年二歲梁太后臨朝○李固司徒郃之子少好學常步行尋師不遠千里遂究覽墳籍結交英賢四方有志之士多慕其風而來學

京師咸歎曰是復為李公矣陽嘉六年有地動山崩火災之異公卿舉固對策詔又特問當世之敝為政所宜固對曰王者父天母地寶有山川王道得則陰陽和穆政化乖則崩震為災前孝安皇帝變亂舊典封爵阿母使樊豐之徒乘權放恣侵亂主威改易嫡嗣至今聖躬親遇其艱既拔自困殆龍興即位天下喁喁屬望中興誠當沛然思惟善道而論者猶云方今之事復同於前漢興以來十有八主豈無阿乳之恩然上畏天威下案經典知義不可故不封也今阿母宋娥雖有功勤但加賞賜足酬勞苦至於裂土開國實乖舊典聞阿母體性謙虛必有遜讓陛下宜許其辭國之高使成萬安之福夫妃后之家所以少全者豈天性當然但以爵位尊顯專總權柄天道惡盈不知自損故至顛仆先帝寵遇閻氏位號太疾故其受禍曾不旋時今梁氏戚為椒房禮所不臣尊以高爵尚亦可也而

子弟羣從榮顯兼加永平建初故事宜不如此宜令步兵校尉冀及諸侍中還居黃門之官使權去外戚政歸國家豈不美乎又詔書所以禁侍中尚書中臣子弟不得為吏察孝廉者以其秉威權容請託故也而中常侍在日月之側聲埶振天下子弟祿任曾無限極雖外託謙默不干州郡而諂偽之徒望風進舉今可為設常禁同之中臣昔館陶公主為子求郎明帝不許賜錢千萬所以輕厚賜重薄位者為官人失才害及百姓也竊聞長水司馬武宣開陽城門候羊迪等無它功德初拜便真此雖小失而漸壞舊章先帝法度所宜堅守政教一跌百年不復陛下之有尚書猶天之有北斗也斗為天喉舌尚書亦為陛下喉舌斗斟酌元氣運平四時尚書出納王命賦政四海誠宜審擇其人以毗聖政今與陛下共理天下者外則公卿尚書內則常侍黃門譬猶一門之內一家之事安則同其福慶

芫見遠其揭既刺史二千石外統職事內受法則夫表曲者影必邪源清者流必潔猶叩樹本百枝皆動本朝號令豈可蹉跌閒隙一開則邪人動心陛下宜招會羣儒引問得失指擿變象以求天意言有中理即時施行顯拔其人以表能者則聖聽日有所聞忠臣盡其所知宜罷退宦官去其權重裁置常侍二人方直有德者省事左右小黃門五人才智閑雅者給事殿中如此則論者厭塞升平可致也順帝覽其對多所納用即出阿毋還第舍諸常侍皆叩頭謝罪朝廷肅然以固爲議郎而阿毋宦官疾固言直因詐飛章以陷其罪事從中下大司農黃尚請之於大將軍梁商又僕射黃瓊救明固事乃得拜議郎出爲廣漢雒令至白水關解印綬還漢中杜門不交人事歲中梁商請爲從事中郎商以后父輔政而柔和自守不能有所整裁災異數見下權日重固欲令商先正風化退辭高滿乃奏記曰夫義路閉則利門開利門開則義路閉前孝安皇帝內任伯榮樊豐之屬外委周廣謝惲之徒開門受賂署用非次天下紛然怨聲滿道朝廷初立頗存清靜未能數年稍復墮損左右黨進者日有遷拜守死善道者滯涸窮路而未有改誠立德之方明將軍位尊望經當以天下爲要崇尚謙省垂則萬方而新營祠堂費功億計非以昭明令德崇示清儉自數年以來災怪屢見比無雨潤而沉陰鬱泱宮省之內容有陰謀又近者月食既於端門之側月者大臣之體也夫窮高則危大滿則溢月盈則缺日中則移此四者自然之數也天地之心福謙忌滿是以賢達功成身退全名養壽無怵迫之憂商不能用遂求和中荊州盜賊起彌年不定乃以固爲荊州刺史固到遣吏勞問境內赦寇盜前釁與之更始賊帥夏密等自縛歸首固皆原之遣還使自相招集半載餘類悉降州內清平上奏南

陽太守高賜等贓穢賜等懼遂共重賂大將軍梁冀冀爲千里移檄而固持之愈急遂倂固爲太山太守時太山盜賊屯聚歷年郡兵常千人追討不能制固到悉罷遣歸農但選留任戰者百餘人以恩信招誘之未滿歲賊皆弭散遷將作大匠上疏陳事曰臣聞氣之清者爲神人之清者爲賢養身者以練神爲寶安國者以積賢爲道陛下初登大位聘南陽樊英江夏黃瓊廣漢楊厚會稽賀純策書嗟歎待以大夫之位是以巖穴幽人彈冠海衣樂欲爲用臣前在荊州聞厚純等以病免歸誠以悵然爲時惜之一日朝會見諸侍中並皆年少無一宿儒大人可顧問者誠可歎息宜徵還厚等以副羣望瓊久處議郎巳日十年人皆怪始隆崇今更滯也光祿大夫周舉才謨高正宜在常伯訪以言議侍中杜喬學深行直當世良臣久託病可敕令起又薦陳留楊倫等是日有詔徵倫等而遷瓊舉以固爲大司農先是周舉等八使案察天下多所劾奏其中並宦者親屬輒爲請乞詔令勿考又舊任三府選令史光祿試尚書郎時皆特拜不復選試固乃與廷尉吳雄等上疏以爲八使所糾宜急誅罰選舉署置可歸有司帝感其言乃更下免八使所舉刺史二千石自是稀復特拜切責三公明加考察朝廷稱善復與光祿勳劉宣上言曰頃選舉牧守多非其人至行無道侵害百姓又宜止槃游專心庶政帝納其言於是下詔諸州劾奏守令以下政有乖枉遇人無惠者免所居官其姦穢重罪收付詔獄及沖帝即位以固爲太尉與梁冀參錄尚書事

永嘉元年春正月戊戌帝崩梁太后以揚徐盜賊方盛欲須所徵諸王侯到乃發喪李固

曰帝雖幼少猶天下之父今日崩亡人神感動豈有人子反共掩匿乎昔秦皇沙丘之謀及近日北鄉之事皆秘不發喪此天下大忌不可之甚者也太后從之即暮發喪徵清河王蒜及渤海孝王鴻之子纘皆至京師清河王爲人嚴重動止有法度公卿皆歸心焉固謂大將軍冀曰今當立帝宜擇長年高明有德任親政事者願將軍審詳大計察周霍之立文宣戒鄧閻之利幼弱（謂鄧太后立殤帝時誕育百餘日二歲而崩又立安帝時年十歲閻太后立北鄉侯其年二歲）冀不從與太后定策禁中丙辰冀持節以王青蓋車迎樂安王子纘入南宮丁巳封爲建平侯其日即皇帝位年八歲蒜罷歸國

將卜山陵李固曰今處處寇賊軍興費廣新創憲陵賊發非一帝尚幼小可起陵於憲陵塋內依康陵制度太后從之巳未葬孝冲皇帝于懷陵

太后以比遭不造委任宰輔固所匡正每輒從用其黃門宦官爲惡者一皆斥遣天下咸望治平而梁冀猜專每相忌疾初順帝時諸所除官多不以次及固任事奏免百餘人此等既怨又希望冀旨遂共作飛章誣奏固曰太尉李固因公假私依正行邪離閒近戚自隆支黨大行在殯曾無慘怛傷悴之心山陵未成違矯舊政善則稱己過則歸君斥逐近臣不得侍送作威作福莫固之甚夫子罪莫大於毀父臣惡莫深於毀君固之過釁事合

誅辟書奏冀以白太后使下其書太后不聽

永昌太守劉君世鑄黃金爲文蛇以獻大將軍冀益州刺史种暠糾發逮捕馳傳上言冀由是恨暠會巴郡人服直聚黨數百人自稱天王暠與太守應承討捕不克吏民多被傷害冀因此陷之傳逮暠承李固上疏曰臣伏聞討捕所傷本非暠承之意實由縣吏懼法畏罪迫逐深苦致此不祥比盜賊羣起處處未絕暠承以首舉大姦而相隨受罪臣恐沮

州縣糾發之意冀共欲陷冀復盡心太
省奏乃赦暠承罪免官而已金蛇輸司農冀
從大司農杜喬借觀之喬不肯與冀小女死
令公卿會喪喬獨不往冀由是銜之
孝質帝本初元年帝少而聰慧嘗因朝會目
梁冀曰此跋扈將軍也冀聞深惡之閏月甲
申冀使左右置毒於煑餅以進帝苦煩甚使
徒召太尉李固固入前問帝得患所由帝尚
能言曰食煑餅今腹中悶得水尚可活時冀

在側曰恐吐不可飲水語未絕而崩固
號哭推舉侍醫冀慮其事泄大惡之胡曰
之罪無加於弑君李固身位上公而見勤不與之水之事當即時請大后出御
召三公中二千石列侯司隸期門羽林會府中推舉尚食窮問崩故可以立得
致于廷尉凡與謀者殺無赦焉白建明立清河不崇朝而宗社復隆天下定矣
冀久握兵權然事出倉卒既躬爲大逆纖君其下未必人人服從出一紙詔書
以逆順衆決不動計不出此方且伏尸再致書以三日間冀策盡已立則雖有
之智則公之才亦無以矣引可數哉
將議立嗣固引司徒
廣司空趙戒先與冀書曰天下不幸頻年

間國祚三絕今當立帝天下重器誠知太
甚心將軍勞慮詳擇其人務存聖明然愚
眷眷竊獨有懷遠尋先世廢立舊儀近見
家國祚前事未嘗不詢訪公卿廣求羣議
令上應天心下合衆望傳曰以天下與人易
天下得人難昔昌邑之立昏亂日滋霍光憂
憾發憤悔之折骨自非博陸忠勇延年奮發
大漢之祀幾將傾矣至憂至重可不熟慮悠
悠萬事唯此爲大國之興衰在此一舉冀得

書乃召三公中二千石列侯大議所立固廣
戒及杜喬皆以爲清河王蒜明德著聞又屬
尊親宜立爲嗣朝臣莫不歸心而中常侍曹
騰嘗謁蒜蒜不爲禮宦者由此惡之初平原王
翼旣貶歸河閒其父請分蠡吾縣以侯之順
許之翼卒子志嗣梁太后欲以女弟妻志
到夏門亭會帝崩梁冀欲立志曹騰聞之
說冀曰將軍累世有椒房之親秉攝萬
縱橫多有過差清河王嚴明若果立則

將軍受禍不久矣不如立蠡吾侯富貴可長保也冀然其言明日重會公卿冀意氣凶凶言辭激切自胡廣趙戒以下莫不懾憚皆曰惟大將軍令獨李固杜喬堅守本議冀厲聲曰罷會固猶望衆心可立復以書勸冀冀愈激怒丁亥冀說太后先策免固

杜喬孝桓皇帝建和元年六月光祿勳杜喬爲太尉自李固之廢内外喪氣羣臣側足而立唯喬正色無所回撓由是朝野皆倚望焉

詔以定策功益封累冀萬三千户封冀弟不疑爲潁陽侯蒙爲西平侯冀子胤爲襄邑侯杜喬諫曰陛下自藩臣即位天人屬心不急忠賢之禮而先左右之封梁氏一門宦者微孽並帶無功之紱裂勞臣之土其爲乖濫胡可勝言書奏不省

桓帝將立皇后梁氏冀欲令以厚禮迎之杜喬據執舊典不聽冀屬喬舉汜宮爲尚書喬以宮爲臧罪不用由是日忤於冀九月丁卯京師地震喬以災異策免宦者唐衡左悺等共譖於帝曰陛下前當即位喬與李固抗議以爲不堪奉漢宗祀帝亦怨之十一月清河劉文與南郡妖賊劉鮪交通妄言清河王當統天下欲共立蒜事覺文等遂劫清河相謝暠曰當立王爲天子以暠爲公暠罵之文刺殺暠於是捕文鮪誅之有司劾奏蒜坐貶爵爲尉氏侯徙桂陽自殺梁冀因誣李固杜喬云與文鮪等交通請逮按罪太后素知喬忠

不許冀遂收固下獄門生勃海王調貫械上書證固之枉河内趙承等數十人亦要鈇鑕詣闕門通訴太后詔赦之及出獄京師市里皆稱萬歲冀聞之大驚畏固名德終爲己害乃更據奏前事大將軍長史吳祐傷固之枉與冀爭之冀怒不從從事中郎馬融主爲冀作章表融時在坐祐謂融曰李公之罪成於公手李公若誅卿何面目視天下人按馬融失節如此亦何足爲儒者乎吳祐忤冀外遷[illegible]焉固終身不與融視之眞可醜冀怒

起入室裕亦徑去固遂死於獄中臨命與胡
廣趙戒書曰固受國厚恩是以竭其股肱不
顧死亡志欲扶持王室比隆文宣何圖一朝
梁氏迷謬公等曲從以吉爲凶成事爲敗乎
漢家衰微從此始矣公等受主厚祿顛而不
扶傾覆大事後之良史豈有所私固身已矣
於義得矣夫復何言廣戒得書悲慙皆長歎
流涕而已冀使人脅杜喬曰早從宜妻子可
得全喬不肯明日冀遣騎至其門不聞哭者
遂白太后收繫之亦死獄中○范氏論曰順
桓之間國統三絕太后稱制賊臣虎視李固
據位持重以爭大義確乎而不可奪豈不知
守節之觸禍恥夫覆折之傷任也觀其發正
辭及所遺梁冀書雖機失謀乖猶戀戀而不
能已至矣哉社稷之心乎其顧視胡廣趙戒
猶糞土也按順帝永和元年二月太僕趙戒爲司徒漢安元年十一月大司農胡廣爲司徒越二年沖帝即位李固爲太尉質帝本初元年閏六月廣遷太尉戒爲司徒而固策免明年當桓帝建和元年六月廣罷[illegible]太尉元月[illegible]司空[illegible]

爲太尉則李杜之與與戒實同時秉政也廣
傳云廣性溫柔謹素常遜言恭忠達練事體
明解朝章雖無謇直之風屢有補闕之益故
京師諺曰萬事不理問伯始天下中庸有胡
公又其事固定策大議不合又與中常侍丁
肅婚姻以此譏毀於時靈帝立與陳蕃參錄
尚書事始詔致爲大傅參錄如故時年已八
十而心力彊壯自任公台三十餘年歷事六
帝在位久數乞遜位辭病及免退田里未嘗
有所覯在外廷方於辟命皆天下名士與故
交李固陳蕃並爲三司蕃等每朝會輒稱疾
避廣時々榮之自安順至盛靈政在咸官而
廣無讖介之助國事日謬而廣無一語之規
也相李杜諸賢之死晨嘿代居其位曾微覘
於顏色宜史氏以冀士序之也
卭此推本論後世馮道之所乎

陳蕃桓帝延熹八年秋七月以太中大夫陳
蕃爲太尉代楊秉○按蕃自幼有掃除天下之志後舉孝廉除郎中遭毋憂棄
官行喪後爲周景辟別駕從事以諫諍不合
投袂而去始公府辟舉方正皆不就太尉李
固表薦徵拜議郎遷樂安太守大將軍梁冀
威震天下時遣書詣蕃有所請託不得通使
者詐求謁蕃怒笞殺之坐左轉脩武令稍遷
拜尚書時零陵桂陽山賊爲害公卿議遣討
之蕃駮之曰昔高祖創業萬邦息肩撫養百
姓同之赤子今二郡之民亦陛下赤子也致
令赤子爲害豈非所在貪虐使其然乎宜嚴
勅三府隱覈牧守令長其有在政失和侵虐
百姓者即便舉奏更選清賢奉公之人能班
宣法令情在愛惠者可不勞王師而羣賊弭
息矣出爲豫章太守性方峻不接賓客徵爲
尚書令遷大鴻臚會白馬令李雲抗疏諫桓
帝怒當伏重誅蕃上書救雲坐免歸田里後
徵升遷光祿勳時封賞踰制內寵猥盛蕃上

疏諫曰詐侯上家四七亚耀在天丁寅分
第弄上國今近習以脈戚授邑土右之無
得賞至乃一門之內侯者數人故家緋大
陰陽隱序又比年收斂十傷五六萬人飢
不聊生詩而采女數千食肉衣綺脂油粉
不可貲計鄙諺言盜不過五女門以女貧
也今後宮之女豈不貧國乎且聚而不[illegible]
生憂悲之感以致水旱帝頗納其言為之
女五百餘人延熹六年車駕幸廣成校獵
丨跣諫曰阜蹈戒舜無放延遊渭公成虎
無桀于遊田處舜成王猶有此戒況德三
二主者乎夫安平之時尚宜有節況今給
空之厄哉田野空朝廷空倉庫空加以[illegible]
未戢四方辭散是陛下焦心待旦之時也
宜揚旗耀武騁心輿馬之觀乎書奏不縱
年代揚秉為太尉落讀口不悉不忘率由
章日不如太常胡廣七政訓五典不日不
議郎任暢聰明亮達文武兼資目不如膽

免李膺
帝不許

時中常侍蘇康管霸等復被任用遂排陷忠
良共相阿媚大司農劉祐廷尉馮緄河南尹
李膺皆以忤旨抵罪蕃因朝會固理膺等請
加原宥升之爵任言之反覆誠辭懇切帝不
聽因流涕而起
大學諸生與李膺陳蕃更相褒重學中語曰
天下模楷李元禮不畏強禦陳仲舉天下俊
秀王叔茂

宛有富賈張汎者與後宮有親又善雕鏤玩
好之物頗以賂遺中官以此得顯官位用勢
縱橫岑晊與賊曹史張牧勸成瑨收捕汎等
既而遇赦瑨竟誅之小黃門晉陽趙津貪橫
放恣為一縣巨患太原太守劉瓆使郡吏王
允討捕亦於赦後殺之於是中常侍侯覽使
張汎妻上書訟冤宦官因譖訴瑨瓆帝大怒
徵瑨瓆皆下獄有司承旨奏瑨瓆罪當棄市
山陽太守翟超以郡人張儉為東部督郵

覽家在防東殘暴　覽罪而
候遮截章竟不上儉遂破　七籍沒資
徐璜兄弟子宣為下邳令暴虐尤甚嘗求故
南太守李暠女不能得遂將吏卒至暠家
其女歸戲射殺之東海相汝南黃浮聞之
宣家屬無少長悉收之掾史以下固爭浮
徐宣國賊今日殺之　坐死足以瞑目
案宣罪棄市於　訴冤於帝帝大怒超
浮並坐髡鉗輸作　太尉陳蕃司空劉茂

共誣諸瓆瑨超浮等罪帝不悅有司劾奏之
茂不敢復言蕃乃獨上疏曰今寇賊在外四
支之疾內政不理心腹之患臣寢不能寐食
不能飽實憂左右日親忠言日疎內患漸積
外難向深陛下超從列侯繼承天位小家畜
產百萬之資子孫尚恥愧失其先業況乃產
兼天下受之先帝而欲懈怠以自輕忽乎誠
不愛己不當念先帝得之勤苦邪前梁氏五
侯毒徧海內天啓聖意收而戮之天下之議
冀當小平明鑒未遠覆車如昨而近習之權
復相扶結小黃門趙津大猾張汎等肆行貪
虐姦媚左右前太守劉瓆南陽太守成瑨糾
而戮之雖言赦後不當誅殺原其誠心在乎
去惡至於陛下有何悁悁而小人道長營惑
聖聽遂使天威為之發怒必加刑譴已為過
甚況乃重罰令伏歐刀乎又前山陽太守翟
超東海相黃浮奉公不撓疾惡如讎超沒侯
覽財物浮誅徐宣之罪並加刑坐不逢赦恕

覽之縱橫沒財已幸宣犯釁過死有餘辜昔
丞相申屠嘉召責鄧通雒陽令董宣折辱公
主而文帝從而請之光武加以重賞未聞二
臣有專命之誅而今左右羣豎惡傷黨類妄
相交搆致此刑譴聞臣是言當復嗁訴陛下
深宜割塞近習與政之源引納尚書朝省之
士簡練清高斥黜佞邪如是天和於上地洽
於下休禎符瑞豈遠乎哉帝不納宦官由此
疾蕃彌甚選舉奏議輒以中詔譴卻長史已
下多至抵罪猶以蕃名臣不敢加害
九年李膺等以黨事下獄蕃上疏極諫先是
天子震怒班下郡國逮捕黨人布告天下使
同忿疾案經三府太尉陳蕃卻之曰今所案
者皆海內人譽憂國忠公之臣此等猶將十
世宥也豈有罪名不章而致收掠者乎不肯
平署帝愈怒及上書極諫帝諱其言切託以
蕃辟召非其人策免之蕃既免朝臣震栗莫
敢復為黨人言者

靈帝建寧元年春正月壬午以城門校尉竇武為大將軍前太尉陳蕃為太傅與武及司徒胡廣參録尚書事時新遭大喪國嗣未立諸尚書畏懼多託病不朝陳蕃移書責之曰古人立節事亡如存今帝祚未立政事日蹙諸君柰何委荼蓼之苦息偃在床於義安乎諸尚書惶怖皆起視事

太后以陳蕃舊德特封高陽鄉侯蕃上疏讓曰臣聞割地之封功德是為臣雖無素潔之行竊慕君子不以其道得之不居也若受爵不讓掩面就之使皇天震怒災流下民於臣之身亦何所寄太后不許蕃固讓章前後十上竟不受封

初竇太后之立也陳蕃有力焉及臨朝政無大小皆委於蕃蕃與竇武同心戮力以奬王室徵天下名賢李膺杜密尹勳劉瑜等皆列於朝廷與共參政事於是天下之士莫不延頸想望太平而帝乳母趙嬈及諸女尚書旦夕在太后側中常侍曹節王甫等共相朋結諂事太后太后信之數出詔命有所封拜蕃疾之嘗共會朝堂蕃私謂武曰曹節王甫等自先帝時操弄國權濁亂海内今不誅之後必難圖武深然之蕃大喜以手推席而起武於是引同志尚書令尹勳等共定計策會有日食之變蕃謂武曰昔蕭望之困一石顯況今石顯數十輩乎蕃以八十之年欲為將軍除害今可且因日食斥罷宦官以塞天變

武乃白太后曰故事黄門常侍但當給事省内門戶主近署財物耳今乃使與政事任重權子弟布列專為貪暴天下匈匈正以此故宜悉誅廢以清朝廷太后曰漢元以來故事世有宦官但當誅其有罪者豈可盡廢邪時中常侍管霸頗有才略專制省内武先白收霸及中常侍蘇康等皆坐死武復數白誅曹節等太后猶豫未忍故事久不發蕃上疏曰今京師囂囂道路諠譁言侯覽曹節公乘昕

王甫鄭颯等與趙夫人諸尚書並亂天下附從者升進忤逆者中傷一朝羣臣如河中木耳汎汎東西耽禄畏害陛下今不急誅此曹必生變亂傾危社稷其禍難量願出臣章宣示左右并令天下諸姦知臣疾之太后不納是月太白犯房之上將入太微侍中劉瑜素善天官惡之上書皇太后曰案占書宮門當閉將相不利姦人在主傍願急防之又與武蕃書以星辰錯繆不利大臣宜速斷大計於

是武蕃以朱寓爲司隸校尉劉祐爲河南尹虞祈爲雒陽令奏免黄門令魏彪以所親小黄門山冰代之使冰奏收長樂尚書鄭颯送北寺獄蕃謂武曰此曹子便當收殺何復考爲武不從令冰與尹勳侍御史祝瑨雜考颯辭連及曹節王甫勳冰即奏收節等使劉瑜内奏九月辛亥武出宿歸府典中書者先以告長樂五官史朱瑀瑀盜發武奏罵曰中官放縱者自可誅耳我曹何罪而當盡見族滅

因大呼曰陳蕃竇武奏白太后廢帝爲大逆乃夜召素所親壯健者長樂從官史共普張亮等十七人歃血共盟謀誅武等曹節白帝曰外間切切請出御德陽前殿令帝拔劒踊躍使乳母趙嬈等擁衛左右取棨信閉諸禁門召尚書官屬脅以白刃使作詔板拜王甫爲黄門令持節至北寺獄收尹勳山冰冰疑不受詔甫格殺之并殺勳出鄭颯還兵劫太后奪璽綬令中謁者守南宮閉門絶複道使

鄭颯等持節及侍御史謁者捕收武等武不受詔馳入步兵營與其兄子步兵校尉紹共射殺使者召會北軍五校士數千人屯都亭下令軍士曰黄門常侍反盡力者封侯重賞陳蕃聞難將官屬諸生八十餘人並拔刃突入承明門到尚書門攘臂呼曰大將軍忠以衛國黄門反逆何云竇氏不道邪王甫時出與蕃相遇適聞其言而讓蕃曰先帝新棄天下山陵未成武有何功兄弟父子並封三侯

又設樂飲讌多取掖庭宮人旬日之間費財巨萬大臣若此是爲道邪公爲宰輔苟相阿黨復何求賊使劒士收蕃蕃拔劒叱甫辭色逾厲遂執蕃送北寺獄殺之時護匈奴中郎將張奐徵還京師曹節等以奐新至不知本謀矯制少府周靖行車騎將軍加節與奐率五營士討武夜漏盡王甫將虎賁羽林等合千餘人出屯朱雀掖門與奐等合已而悉軍闕下與武對陳甫兵漸盛使其士大呼武軍

曰竇武反汝皆禁兵當宿衛宮省何故隨反者乎先降有賞營府素畏服中官於是武軍稍稍歸甫自旦至食時兵降略盡武紹走諸軍追圍之皆自殺梟首雒陽都亭收捕宗親賓客姻屬悉誅之及侍中劉瑜屯騎校尉馮述皆夷其族自公卿以下嘗爲蕃武所舉者及門生故吏皆免官禁錮於是羣小得志士大夫皆喪氣○范氏論曰桓靈之世若陳蕃之徒咸能樹立風聲抗論惛俗而驅馳嶮阨

之中與刑人腐夫同朝爭衡終取滅亡之禍者彼非不能絜情志違埃霧也愍夫世士以離俗爲高而人倫莫相恤也以遯世爲非義故屢退而不去以仁心爲己任雖道遠而彌厲及遭際會協策竇武懍懍乎伊望之業矣功雖不終然其信義足以攜持民心漢世亂而不亡百餘年間數公之力也竇武本傳云武少以經行著稱常教授大澤中不交時事名顯關西延熹八年長女選入掖庭桓帝以爲貴人拜武郎中其冬貴人立爲皇后武遷越騎校尉封槐里侯明年拜城門校尉在位多辟名士清

身疾惡禮賂不通妻子衣食裁充足而已時國政多失內官專寵李膺杜密等爲黨事考逮永康元年上疏諫曰陛下初從藩國爰登聖祚天下謂當中興自即位以來未聞善政梁孫寇鄧雖或誅滅而常侍黃門續爲禍虐欺罔陛下競行譎詐自造制度妄爵非人朝政日衰姦臣日彊伏尋西京放恣王氏佞臣執政終喪天下今不慮前事之失復循覆車之軌臣恐二世之難必將復及趙高之變不朝則夕近者姦臣牢修造設黨議遂收前司隸校尉李膺太僕杜密太尉掾范滂等逮考連及數百人曠年拘錄事無效驗膺等建忠抗節志經王室此誠陛下稷禹伊呂之佐而虛爲姦臣賊子之所誣枉天下寒心海內失望惟陛下留神澄省時見理出以厭人鬼喁喁之心臣聞古之明君必須賢佐以成政道今臺閣近臣尚書令陳蕃僕射胡廣尚書朱寓荀緄劉祐魏朗劉矩尹勳等皆國之貞士

朝之良佐尚書郎張陵嬀皓苑康楊喬邊韶戴恢等文質彬明達國典內外之職羣才並列而陛下委任近習專樹饕餮外典州郡內幹心膂宜以次貶黜案罪糾罰抑奪宦官欺國之封案其無狀誣枉之罪信任忠良平決臧否使邪正毀譽各得其所寶愛天官惟善是授如此咎徵可消天應可待書奏因以病上還城門校尉槐里侯印綬帝不許有詔原李膺杜密等自黃門北寺若盧都內諸獄繫囚罪輕者皆出之其冬帝崩無嗣武召侍御史河間劉儵參問其國中王子侯之賢者儵稱解瀆亭侯宏武入白太后遂徵立之是為靈帝拜武為大將軍常居禁中武既輔朝政常有誅翦宦官之意太傅陳蕃亦素有謀時共會朝堂蕃私謂武曰曹節王甫等自先帝時易并國致今不誅節等後必難圖武深然之武於是引同志尹勳為尚書令劉瑜為侍中馮述為屯騎校尉又徵天下名士廢黜者前司隸李膺宗正劉猛太僕杜密廬江太守朱寓等列於朝廷請前越巂太守荀昱為從事中郎辟潁川陳寔為屬共定計策於是天下雄俊知其風旨莫不延頸企踵思奮其智力餘見前○胡氏曰陳蕃位上公竇武本兵柄同心協力討治閹尹而不能勝何也竇武貪援立之功一家四侯其失一也雖徵賢才列於朝廷而司隸校尉河南尹未有署置二失也中官罪惡顯著者可廢可誅其餘慰安之號不異服而欲悉去之三失也太后猶豫未忍此事幾也宜及時建白請御殿閉宮省門衛迅速掩捕而武曾不決四失也既收鄭颯不即行刑尚送并寺獄五失也曹節王甫是為元選公待鄭颯詞連然後奏收六失也外廷新立內豎膠固既與為敵乃使之納奏已出府宿七失也兵柄在手素不為備事已奏敗乃始召兵八失也至於陳蕃聞難將官屬諸生拔刃入尚書門甲河為鄭以剛擲之東

蕃公忠而短於才術竇武無足稱矣○南軒張氏曰竇武陳蕃雖據權位而事當至難上弱一也政在房闥二也宦者盤錯其勢已成三也武等雖嘗引類於朝而植根未固上則太后之心未明禍罰之原下則中外之情未識朝廷之尊而武等之謀但欲速求為誅小人之計夫當時宦者雖有罪然豈無輕重先後之倫乃一概欲施之舉動草草今日誅某某明日誅數某輕重失其權先後失其序非天討矣且使之人人自疑反締其黨與而遠其毒讒害與人事者辭如是邪觀朱瑀所謂中官放縱者自可誅耳我曹何罪而當盡族哉使竇武施之有道行之有序則雖此曹蓋亦有心服者矣殲厥渠魁脅從罔治此待服與小人之法而亦天心也況其自與者又自有失方是時非衆志允從其何以濟事宦者竊柄已久人知有此曹而已為大臣者要當深自刻苦至誠惻怛舉動無失而後人有以孚信而起向於我人心向信則勢立而形成然帶可以消棄禍覺而武於靈帝賤位之初一門三侯妾自封殖如此其華心服故王甫後亦釋以藉口則可見此曹平日之所竊議而衆志之所不平者矣及難之作藉曰忠義而無成應之以張奐之賢猶且被紿而莫知逆順之所在則以武平日所為未有以慰士大夫故也蕃辭爵而不能力止武之封是亦潔身之為耳任天下之垂顧止知見哉然予每讀蕃辭爵之疏未嘗不三復歎息其辭違其義正東京之文若此者蓋解亦足以見其忠義之氣也可勝惜哉○愚按胡張二先生之評至矣然惟濟大事者當以人才為本以兵柄為要武之所舉皆一時志節之士而尹勳劉瑜最與謀畫勳剛毅直方平生以忠義自許梁冀之誅也勳為尚書令部分衆職甚有方略蕃武使與斯謀得其人矣若瑜雖賢其所長者天文圖讖之學耳當天象示異

上爲宮門當開粥相不利此幾事也而公私奏牘白之太台停不生羣邪之心以此推之則亦不得爲甚詳矣且李膺之杜密鈎列九卿然於此卒初無所與何以知之以事殺擭免而和之也賢者雖在朝廷而不使與參謀議其何益乎方是時文武恭負成文顧若莫張衰若也況其策勳嶯拔遠至閱庭爲蕃武計當以卓驃將軍處之俾爲已副若霍光用張安此故事九宿衛爪牙之士昔使總統區區麗宥何難制之有哉舍此弗圖顧使節甫董得以其黨周靖行車騎之職而矯制給兵使爲已用是於布置人材收總兵柄脅失之也竟奐力辭封爵之命中理陳實之究中心竊然如毋使之任事其不肯背忠賢而附宄稱必矣此機既失雖有深謀長算亦無可辦之理況未聞定有所處乎又皇甫嵩亦爲當試所辟貴不之就義真智士也殆必料其無成故不欲與共事耶然明之才不淑義眞武辱

知素致義真而不知近用然盼抑又何也且武之受封也盡植以布衣獻書勸其辭大賞以全身名又謂四方未寧盜賊何隙將有焚人胥比尸氏立胡之變宜徵王侯愛子宗室賢才簡其良能隨用晉之以爲彊幹弱支之討措於是時名雖未爲而英偉卓擧之器指不難識者況其爲國忠慮如此使武能習丁莫府許以事懲當以大有裨益而忘疵違毖言又棄其人宜力烈之弗克誠也烏乎悲夫

中平六年四月靈帝崩皇子辯即位八月并州牧董卓爲司空九月廢陳留王協立是爲獻帝

十二月光祿勳荀爽爲司空按爽朗陵相荀淑第六子幼而好學年十二能通春秋論語太尉杜喬見而稱之曰可爲人師潁川爲之語曰荀氏八龍慈明無雙延熹九年太常趙典舉爽至孝拜郎中對策陳便宜即棄官去

後遭黨錮隱於海上又南遁漢濱積十餘年黨錮解五府並辟司空袁逢舉有道不應後公車徵爲大將軍何進從事中郎進恐其不至迎薦爲侍中及進敗詔命中絕於是董卓輔政用尚書周毖等謀復徵之吏持爽急欲遁去不得因就拜平原相行至宛陵復追爲光祿勳視事三日進位司空自被徵命及登台司凡九十餘日

爽從遷都長安見董卓忍暴滋甚必危社稷其所辟舉皆取才略之士將共圖之亦與司徒王允及卓長史何顒等爲內謀會病薨○

范氏論曰荀爽鄭玄申屠蟠俱以儒行爲處士累徵並謝病不詣及董卓當朝復備禮召之蟠玄竟不屈以全其高爽已黃髮矣獨至焉未十旬而取卿相竊商其情以爲出處君子之大致也平運則弘道以求志陵夷則濡跡以匡時荀公之急急自勵其濡跡乎不然何爲違貞吉而履虎尾焉覬其遜言遷都之議以救楊黃之禍及後潛圖董氏幾振國命所謂大直若屈道固逶迤也按何顒傳董卓秉政顒爲長史托疾不就乃與荀爽王允等共謀誅卓會爽薨顒以它事爲卓所繫憂憤而卒顒少遊學郭林宗賈偉節等與之相好陳蕃李膺數郎以與蕃膺善遂爲宦官所陷乃變名姓亡匿

汝南間所至皆親其豪傑有聲荊豫之域袁紹慕之私與往來結為奔走之友是時黨事起天下多離其難顒常私入洛陽從紹計議其窮困閉厄者為求援救有被掩捕者則廣設權計使得逃隱全免甚衆及黨錮解顒辟司空府每三府會議莫不推顒之長又識曹操以為安天下必此人其才譽亦可見矣

孝獻初平元年太僕守尚書令王允為司徒守尚書令如故

代楊彪○按三公兼尚書令始見於此○允傳云同郡郭林宗見而奇之曰王佐才也遂與定交年十九為郡吏時小黃門趙津貪橫允討捕殺之而津兄弟諂事宦官因緣譖訴桓帝震怒徵太守劉瓆下獄死允送喪還平原終畢三年然後歸家復仕允少好大節有志於立功常習誦經傳朝夕試馳射三公並辟以司徒高第為侍御史中平元年黃巾賊起選拜豫州刺史辟荀爽孔融為從事討擊黃巾別帥大破之於賊中得中常侍張讓賓客疏與黃巾交通允具發其姦以狀聞靈帝責怒讓讓叩頭謝竟不能罪之而讓懷忿怨以事中允明年遂傳下獄會赦還復刺史旬日間復以它罪被捕諸從事奉藥進之允厲聲曰吾為人臣獲罪於君當伏大辟以謝天下豈有飲藥求死乎投杯而起出就檻車既至廷尉左右共促其事朝臣莫不歎息大將軍何進等共上疏請之得以減死論是冬大赦允獨不在宥三公咸復為言至明年乃得解釋是時宦者橫暴睚眦觸死允懼不免乃變易名姓轉側河內陳留間及帝崩乃奔喪京師時大將軍何進欲誅宦官召允與謀事請為從事中郎轉河南尹獻帝即位拜太僕

三月董卓遷都關中

允悉收蘭臺石室圖書祕緯要者以從既至長安皆分別條上又集漢朝之舊事所當施行者皆奏之

時董卓尚留洛陽朝政大小皆委之於允允外相彌縫內謀王室甚有大臣之度自天子及朝中皆倚允允屈意承卓卓亦雅信焉

本傳云允矯情屈意每相承附卓亦推心不生乖疑故得扶持王室於危亂之中臣主內外莫不倚恃焉與通鑑意同詞異按此即陳平制諸呂之術其後溫嶠處王敦事類此又卓傳云卓隴洮人性麤猛有謀以健俠知名為州兵馬掾常徼守塞下為羌胡所畏桓帝末以六郡良家子為羽林郎從中郎將張奐為軍司馬共擊漢陽叛羌破之拜郎中稍遷西域戊己校尉坐事免後為并州刺史河東太守中平元年拜中東郎將持節代盧植擊張角於下曲陽軍敗抵罪其冬北地先零羌及枹罕河關羣盜反劫致金城人邊章韓遂使專任軍政明年春入寇三輔託誅宦官為名詔以卓為中郎將副左車騎將軍皇甫嵩征之嵩以無功免歸而章遂等大盛朝廷復以司空張溫為車騎將軍拜卓破虜將軍統於溫并諸郡兵合十餘萬屯美陽以衛園陵章遂亦進兵美陽溫卓與戰輒不利十一月夜有星如火光長十餘丈照章遂營中驢馬盡鳴賊以為不祥欲歸金城卓聞之喜明日乃與右扶風鮑鴻等并兵俱攻大破之章遂敗走溫請求使卓將兵三萬討先零羌卓為羌胡所圍糧食乏絕進退逼急乃於所度水中偽立鄣以為捕魚而潛從鄣下過軍比賊追之決水已深不得度時衆軍敗退唯卓全衆而還封斄鄉侯三年徵溫還京師韓遂乃殺邊章擁兵十餘萬進圍隴西太守李相如反與遂連和共殺涼州刺史耿鄙而鄙司馬扶風馬騰亦擁兵反叛又漢陽王國自號令與

將軍皆與韓遂合共推王國為主悉令領其衆寇掠三輔五年圍陳倉乃拜卓前將軍與左將軍皇甫嵩擊破之六年徵卓為少府不肯就上書言所將湟中義從及秦胡兵皆詣臣曰牢直不畢稟賜斷絕妻子飢凍牽挽臣車使不得行朝廷不能制頗以為慮及靈帝寢疾璽書拜卓為并州牧令以兵屬皇甫嵩卓復上言掌戎十年士卒大小相狎彌久戀臣畜養之恩為臣奮一旦之命乞將之北州效力邊垂於是駐兵河東以觀時變及帝崩大將軍何進司隸校尉袁紹謀誅閹官而太后不許乃私呼卓將兵入朝以脅太后卓得召即時就道並上書曰中常侍張讓等竊倖承寵濁亂海內昔趙鞅興晉陽之甲以逐君側之惡人今臣輒鳴鐘鼓如洛陽請收讓等以清姦穢卓未至而何進敗虎賁中郎將袁術乃燒南宮欲討宦官而中常侍段珪等劫少帝及陳留王夜走小平津卓遠見火起引

兵急進未明到城西聞少帝在北芒因往奉迎帝見卓將兵卒至恐怖涕泣卓與語不能辭對與陳留王語遂及禍亂之事卓以王為賢且為董太后所養卓自以與太后同族有廢立意初卓之入也步騎不過三千自嫌兵少恐不為遠近所服率四五日輒夜潛出軍近營明旦乃大陳旌鼓而還以為西兵復至洛中無知者尋而何進及弟苗先所領部曲皆歸於卓卓又使呂布殺執金吾丁原而并其衆卓兵士大盛乃諷朝廷策免司空劉弘而自代之因集議廢立百僚大會卓乃奮首而言曰大者天地其次君臣所以為政皇帝闇弱不可以奉宗廟為天下主今欲依伊尹霍光故事更立陳留王何如公卿以下莫敢對卓又抗言曰昔霍光定策延年案劍有敢沮大議皆以軍法從之坐者震動尚書盧植獨曰昔太甲既立不明昌邑罪過千餘故有廢立之事今上富於春秋行無失德非前

事之比也卓大怒罷坐明日復集羣僚於崇德前殿遂脅太后策廢少帝為弘農王乃立陳留王是為獻帝又議太后踧迫永樂太后至令憂死逆婦姑之禮遷於永安宮遂以弒崩卓遷太尉領前將軍事更封郿侯卓乃與司徒黃琬司空楊彪俱帶鈇鑕詣闕上書追理陳蕃竇武及諸黨人以從人望於是悉復蕃等爵位擢用子孫尋進卓為相國入朝不趨劍履上殿是時洛中貴戚室第相望金帛財產家家殷積卓縱放兵士突其廬舍淫略剽虜人情崩恐不保朝夕虐刑濫罰睚眥必死羣僚內外莫能自固卓嘗遣軍至陽城時人會於社下悉令就斬之駕其車重載其婦女以頭繫車轅歌呼而還又壞五銖錢更鑄小錢悉取洛陽及長安銅人鐘虡飛廉銅馬之屬以充鑄焉貨賤物貴穀石數萬又錢無輪郭文章不便人用時人以為秦始皇見長人於臨洮乃鑄銅人卓臨洮人也而今毀

之雖成敗不同凶暴相類焉卓素聞天下同疾閹官誅殺忠良及其在事雖行無道而猶忍性矯情擢用羣士乃任吏部尚書漢陽周珌侍中汝南伍瓊尚書鄭公業長史何顒等以處士荀爽為司空其染黨錮者陳紀韓融之徒皆為列卿幽滯之士多所顯拔以尚書韓馥為冀州刺史侍中劉岱為兗州刺史陳留孔伷為豫州刺史潁川張咨為南陽太守卓所親愛並不處顯職但將校而已初平元年馥等到官與袁紹之徒十餘人各興義兵同盟討卓而伍瓊周珌陰為內主初靈帝末黃巾餘黨郭太等復起西河白波谷轉寇太原遂破河東百姓流轉三輔號為白波賊卓遣中郎將牛輔擊之不能卻及聞東方兵起懼乃鴆殺弘農王欲徙都長安會公卿議太尉黃琬司徒楊彪廷爭不能得而伍瓊周珌又固諫之卓因大怒曰卓初入朝二子勸用善士故相從而諸君到官舉兵相圖此二子

責卓何用把負送斷乘出一駱班爲儒前卓
謝曰小人戀舊非欲沮國事也請以不及爲
罪卓既殺瓊珌旋亦悔之故表彪琬爲光祿
大夫於是遷天子西都初長安遭赤眉之亂
宮室營寺焚滅無餘是時唯有高廟京兆府
舍遂便時幸焉後移未央宮於是盡徙洛陽
人數百萬口於長安步騎驅蹙更相蹈藉飢
餓寇掠積尸盈路卓自屯留畢圭苑中悉燒
宮廟官府居家二百里内無復孑遺又使呂
布發諸帝陵及公卿已下冢墓收其珍寶時
爲州太守孫堅亦率豫州諸郡兵討卓卓先
遣將徐榮李蒙四出虜掠榮遇堅於梁與戰
破堅生擒潁川太守李旻亨之卓所得義兵
士卒皆以布纏裹倒立於地熱膏灌殺之卓
興敦廷使光祿勳宣璠持節拜卓爲太師位
在諸侯王上乃引還長安百官迎路拜揖卓
服乘金華青蓋爪畫兩轓時人號竿摩車言
其服飾近天子也以弟旻爲左將軍封鄠侯
兄子璜爲侍中中軍校尉皆典兵事於是宗
族内外並居列位其子孫雖在髫齔男皆封
侯女爲邑君數與百官置酒宴會淫樂縱恣
乃結壘於長安城東以自居又築塢於郿高
厚七丈號曰萬歲塢積穀爲三十年儲自云
事成雄據天下不成守此足以畢老嘗至郿
行塢公卿已下祖道於横門外卓施帳幔飲
設誘降北地反者數百人於坐中殺之先斷
其舌次斬手足又鑿其眼目以鑊煮之未及
得死偃轉杯案間會者戰慄亡失匕箸而卓
飲食自若諸將有言語蹉跌便戮於前又稍
誅關中舊族陷以叛逆時太史望氣言當大
臣戮死者卓乃使人誣衛尉張溫與袁術交
通遂笞溫於市殺之以塞天變前溫出屯美
陽令卓與邊章等戰無功溫召又不時應命
既到而辭對不遜時孫堅爲溫參軍勸溫陳
兵斬之溫曰卓有威名方倚以西行堅曰明
公親帥王師威振天下何恃於卓而賴之乎

吾聞古之名將材然臨報末有不斷斬以示
威武者也故穰苴斬莊賈魏絳戮楊干今若
縱之自虧威重後悔何及溫不能從而卓猶
懷忌恨故及於難溫字伯慎少有名譽累登
公卿亦陰與司徒王允共謀誅卓事未及發
而見害越騎校尉汝南伍孚忿卓凶毒志手
刃之乃朝服懷佩刀以見卓孚語畢辭去卓
起送至閤以手撫其背孚因出刀刺之不
中卓自奮得免急呼左右執殺孚而大詬曰
虜欲反耶孚大言曰恨不得磔裂姦賊於都
市以謝天地言未畢而斃○按孚忠憤激發
志除國賊功雖不就亦庶乎子房之風矣

時司徒王允與司隸校尉黃琬僕射士孫瑞
尚書楊瓚密謀誅卓
按琬司空瓊孫早辯慧
後以公孫拜童子郎辭
病不就知名京師後爲五官中郎將時陳蕃
爲光祿勳深相敬待舊制光祿舉三署郎以
商功久次才德尤異昔爲茂才四行時權富
子弟多以人事得舉而貧約守志者以窮退
見遺於是琬蕃同心顯用志士遂爲權富郎
所見中傷而左右被陷以朋黨免官禁錮舉
二十年光和未太尉楊賜以琬有撥亂之才
徵拜議郎中平初自太僕出爲豫州敗猜庶
號陸梁州琬渭破琬討擊平之威聲大振政
績爲天下表及董卓秉政以琬名臣徵爲司
徒遷太尉卓議遷都長安琬與楊彪同歙不
從琬又退而駁議將人繼卓暴怒琬以及害
固請之琬曰昔白公作亂於楚屈廬冒刃而
前崔杼弒君於齊晏嬰不懼其盟吾雖不德
誠慕古人之節琬竟坐免卓猶敬其名
德舊族不敢害及被逐鄰爲司隸校尉
中郎將呂布便弓馬膂力過人卓自以遇人無禮
常以布自隨
按布五原人以驍武爲并州刺
史丁原爲騎都[illegible]

布爲主簿甚見親待靈帝崩原受何進召將兵詣洛陽爲執金吾會進敗董卓爲布殺原而幷其兵卓以布爲騎都尉甚愛信之稍遷至中郎將封都亭侯誓爲父子然卓
性剛褊營小失卓意卓拔手戟擲布布拳捷
避之而改容顧謝卓意亦解布由是陰怨於
卓卓又使布守中閤而私於侍婢益不自安
王允素善待布布見允自陳卓幾見殺之狀
允因以誅卓之謀告布使爲内應布曰如父
子何曰君自姓呂本非骨肉今憂死不暇何
謂父子擲戟之時豈有父子情邪布遂許之

夏四月丁巳帝有疾新愈大會未央殿卓朝
服乘車而入陳兵夾道自營至宮左步右騎
屯衛周帀令呂布等扞衛前後王允使士孫
瑞自書詔以授布布令同郡騎都尉李肅與
勇士秦誼陳衛等十餘人僞著衛士服守北
掖門内以待卓卓入門肅以戟刺之卓衷甲
不入傷臂墮車顧大呼曰呂布何在布曰有
詔討賊臣卓大罵庸狗敢如是邪布應聲持
矛刺卓趣兵斬之主簿田儀及卓倉頭前赴
其尸布又殺之布即出懷中詔板以令吏士
曰詔討卓爾餘皆不問吏士皆正立不動大
稱萬歲百姓歌舞於道長安中士女賣其珠
玉衣裝市酒肉相慶者填滿街肆棄卓尸於
市天時始熱卓素充肥脂流於地守尸吏爲
大炷置卓臍中然之光明達曙如是積日以
王允錄尚書事呂布爲奮威將軍假節儀同
三司封溫侯共秉朝政卓之死也蔡邕在王
允坐聞之驚歎允叱之曰董卓國之大賊君

爲王臣所宜同忿而懷其私遇反相傷痛即
收付廷尉邕曰乞黥首刖足繼成漢史馬日
磾曰伯喈曠世逸才多識漢事當續成後史
爲一代大典允曰昔武帝不殺司馬遷使作
謗書流於後世方今國祚中衰戎馬在郊不
可令佞臣執筆在幼主左右既無益聖德復
使吾黨蒙其訕議日磾退而告人曰王公其
無後乎善人國之紀也制作國之典也滅紀
廢典其能久乎邕遂死獄中按邕聞董卓之誅而失声驚歎

其死亦其自取然其言曰不可使吾黨蒙其
訕議是以私意殺之也胡氏謂削而黜之足
矣其論爲當
初呂布勸王允盡殺董卓部曲允曰此輩無
罪不可欲以卓財物班賜公卿將校允又不
從允素以劒客遇布布負其功勞多自誇伐
既失意望漸不相平允性剛稜疾惡初懼董
卓故折節下之卓既殲滅自謂無復患難頗
自驕傲以是羣下不甚附之按本傳云及在
際會每乏溫潤之色杖正持重不循
權宜之計是以云云允始與士孫瑞議特下

詔赦卓部曲既而疑曰今若名之惡逆而赦
之恐適使深自疑乃止又議悉罷其軍或說
允曰涼州人素憚袁氏而畏關東今若一旦
解兵開關必人人自危可以皇甫義真爲將
軍就領其衆因使留陝以安撫之而徐與關
東通謀以觀其變允曰不然關東擧義兵者
皆吾徒也今若距險屯陝雖安涼州而疑關
東之心甚不可也按此事當與皇甫義真輩
謀之必有至當之說使涼
州關東俱安允乃自
決於己宜其誤事時百姓訛言當悉誅涼

州人卓故將校遂轉相恐動皆擁兵自守更
相謂曰蔡伯喈但以董公親厚尚從坐今既
不赦我曹而欲使解兵今日解兵明日當復
爲魚肉矣呂布使李肅至陝以詔命誅牛輔
輔等逆與肅戰肅敗走弘農布誅殺之輔懼
怯失守會營中無故自驚輔欲走爲左右所
殺李傕等還輔已死傕等無所依遣使詣長
安求赦王允曰一歲不可再赦不許按允之
始不赦
也以謂不欲名之以惡逆而赦之此意本厚
然卓之部曲何由知之若能明降詔書諭卓

已誅矣其部曲將士莫非王臣脅於凶威不
能自拔今當回事卓之心以事帝室前日之
惡一切不問而又擇其才俊撫而用之則卓
之部曲孰不懽然爲國盡力哉不拔其罪又
無以慰其心安
得不畔亂耶傕等益懼不知所爲欲各解
散閒行歸鄉里討虜校尉賈詡曰諸軍若棄
軍單行則一亭長能束君矣不如相率而西
以攻長安爲董公報仇事濟奉國家以正天
下若其不合走未後也傕等然之按詡始教
李傕等攻
長安終輔曹操移漢
祚可謂漢之大賊矣乃相與結盟率軍數千
晨夜西行王允以胡文才楊整脩皆涼州大

人召使東解釋之不假借以溫顏按此又其大失也謂曰關東鼠子欲何爲邪卿往呼之於是二人往實召兵而還傕隨道收兵比至長安已十餘萬與卓故部曲樊稠李蒙等合圍長安城城峻不可攻守之八日呂布軍有叟兵内反六月戊午引傕衆入城放兵虜掠布與戰城中不勝將數百騎以卓頭繫馬鞍出走駐馬青瑣門外招王允同去允曰若蒙社稷之靈上安國家吾之願也如其不獲則奉身以

死之朝廷幼少恃我而已臨難苟免吾不忍也努力謝關東諸公勤以國家爲念太常种拂曰爲國大臣不能禁暴禦侮使白刃向宮去將安之遂戰而死傕汜屯南宮掖門殺太僕魯馗大鴻臚周奐城門校尉崔烈越騎校尉王頎吏民死者萬餘人狼藉滿道王允扶帝上宣平門避兵傕等於城門下伏地叩頭曰董卓忠於陛下無故爲呂布所殺臣等爲卓報讎非敢爲逆也事畢詣廷尉受罪傕等

闔門樓共表請司徒王允出問太師何罪允窮蹙乃下見之按允既死則死耳何必自下見賊使之甘心耶若种拂之死則善也已未赦天下以李傕爲揚武將軍郭汜爲揚烈將軍樊稠等皆爲中郎傕等收司隸校尉黄琬下獄殺之士孫瑞以允自專討卓之勞故歸功不侯所以獲免於難按陳平旣平諸呂之難以元功遜周勃而自處其下允視之何如識故王以功名終而允旋踵被禍豈非後來之殷戒

初王允以宋翼爲左馮翊王宏爲右扶風傕

等欲殺允恐二郡爲患乃先徵翼宏宏遣使謂翼曰郭汜李傕以我二人在外故未危王公今日就徵明日俱族計將安出翼曰雖禍福難量然王命所不得避也宏曰關東義兵鼎沸欲誅董卓今卓已死其黨與易耳若舉兵共討傕等與山東相應此轉禍爲福之計也翼不從宏不能獨立遂俱就徵甲子傕收允及翼宏幷殺之宏臨命詬曰宋翼豎儒不足議大計傕尸王允於市莫敢收者按宋翼以賊命

聽之備知其大義遵履法度言不賤詐端坐
徹日儘無武將之體
張嶷南充人爲縣功曹先主定蜀之際山寇
攻縣縣長捐家逃亡嶷冒白刃攜負夫人夫
人得免由是顯名建興五年丞相亮北住漢
中廣漢綿竹山賊張慕等鈔盜軍資刼略吏
民嶷以都尉將兵討之嶷度其鳥散難以戰
禽乃詐與和親克期置酒酒酣嶷身率左右
斬慕等五十餘級渠帥悉殄尋其餘類旬日
清泰後討汶山叛羌有功又出隴西與魏將
徐質交鋒臨陳殞身然所殺傷亦過倍嶷慷
慨壯烈人多貴之初見費禕姿性汎愛待信
新附太過嶷書戒之曰昔岑彭率師來歙杖
節咸見害於刺客今明將軍位尊權重宜鑒
前事少以爲警後禕果爲魏降人所害

漢獻帝建安十二年初琅邪諸葛亮字孔明寓
居襄陽隆中躬耕隴畝好爲梁父吟按其吟今存專
譏晏子以二桃殺三士或謂譏曹操之殺孔融輩雖未必然要亦有所爲也每自
比管仲樂毅時人莫之許也惟潁川徐庶博
陵崔州平與亮友善謂爲信然劉備在荆州
按是時先主來依劉表表以上賓禮待之益其兵使屯新野訪士於襄陽
司馬徽徽曰儒生俗士豈識時務識時務者
在乎俊傑此間自有伏龍鳳雛備問爲誰曰
諸葛孔明龐士元也徐庶見備於新野備器
之庶謂備曰諸葛孔明卧龍也將軍豈願見
之乎備曰君與俱來庶曰此人可就見不可
屈致也將軍宜枉駕顧之備由是詣亮凡三
往乃見因屛人曰漢室傾頹姦臣竊命主上
蒙塵孤不度德量力欲信大義於天下而智
術淺短遂用猖蹶至于今日然志猶未已君
謂計將安出按孟子曰故將大有爲之君必有不可召之臣其尊德樂道不
如是不足與有爲也故湯之於伊尹桓公之於管仲皆不敢召孔明其以伊管自處歟若

雅才若真可與大有爲矣亮曰自董卓以來豪傑並起跨州連郡者不可勝數曹操比於袁紹則名微而衆寡然操遂能克紹以弱爲彊者非惟天時亦人謀也今操已擁百萬之衆挾天子而令諸侯此誠不可與爭鋒孫權據有江東已歷三世(堅策權也)國險而民附賢能爲之用此可與爲援而不可圖也荊州北據漢沔利盡南海東連吳會西通巴蜀此用武之國而其主不能守此殆天所以資將軍也(按是時劉表猶在孔明已逆知其不能守可謂善覘人之國矣)益州險塞沃野千里天府之土劉璋闇弱(焉子)張魯在北(米賊)民殷國富而不知存恤智能之士思得明君將軍既帝室之胄信義著於四海總攬英雄思賢如渴若跨有荊益保其巖阻西和諸戎南撫夷越外結好孫權內脩政理天下有變則命一上將將荊州之軍以向宛洛將軍身率益州之衆出於秦川百姓孰不簞食壺漿以迎將軍者乎誠如此則霸業可成漢室可興矣備曰善

或言孔明不當勸先主取荊益愚謂荊益漢之州益也漢不能有而二人據之先主漢之胄也取之以興漢其名義豈不甚正乎於是與亮情好日密關羽張飛不悅備解之曰孤之有孔明猶魚之有水也願諸君勿復言羽飛乃止司馬徽清雅有知人之鑑同縣龐德公素有重名徽兄事之諸葛亮每獨拜牀下德公從子統少時樸鈍未有識者惟德公與徽重之德公常謂孔明爲臥龍士元爲鳳雛德操爲水鑑(德操徽字)故德操與劉備語而稱之(魏略曰建安初亮與潁川石廣元徐元直汝南孟公威俱游學三人務於精熟而亮獨觀其大畧每晨夜從容常抱膝長嘯謂三人曰卿諸人仕進可至郡守刺史也三人問其所志但笑而不言○襄陽記沔南名士黃承彥謂亮曰聞君擇婦身有醜女才堪相配亮許即載送之時人爲之諺曰莫學孔明擇婦正得阿承醜女○本傳又云劉表長子琦亦深器亮表受後妻之言愛少子琮不悅於琦琦每欲與亮謀自安之術亮輒拒塞琦乃將亮共上高樓令人去梯因謂亮曰可以言未亮曰君不見申生在內而危重耳在外而安乎琦意感悟陰規出計遂得出爲江夏太守○胡氏曰三國人才之盛後世鮮及然諸葛孔明則高邁獨拔眉山蘇子以爲難然三代之佐未易以世論斯言當矣孔明可亞於伊呂而以管樂自許者謀志也才與仲父等而德則遐之或曰方諸子房如何曰是殆難以優劣論也然志士尚友願希孔明而未必

爲子房非謂葛賢於張亦非子房不逮孔明也此乃爲智者道耳君子有言劉備不敏於曹操世多未喻以言起兵則備最在後以言成事則操先定都劉牌義判彼此皆亦稱玄德有度而遲也愚謂英雄豪傑周遊中士莫不以人才爲急務方曹操下荊州所得者韓嵩蒯越和洽王粲之徒而天下歸一諒乃爲玄德所有吳魏諸臣無能與對備敏於操殆謂是耶

十三年秋七月曹操南擊劉表會表卒琮立
操軍至九月琮舉州降備在樊聞之遂將其
衆去過襄陽諸葛亮說劉備攻琮荊州可有
備曰吾不忍也操以江陵有軍實恐劉備據

之乃釋輜重輕軍到襄陽聞備已過操將精
騎五千急追之及於當陽之長坂備棄妻子
與諸葛亮張飛趙雲等數十騎走操大獲其
人衆輜重操自江陵將順江東下諸葛亮謂
劉備曰事急矣請奉命求救於孫將軍時權
擁軍在柴桑觀望成敗亮說權曰海內大亂
將軍起兵據有江東劉豫州收衆漢南與曹
操並爭天下今操芟夷大難略已平矣遂破
荊州威震四海英雄無所用武故豫州遁逃

至此願將軍量力而處之若能以吳越之衆
與中國抗衡不如早與之絕若不能何不按
兵東甲北面而事之今將軍外託服從之名
而內懷猶豫之計事急而不斷禍至無日矣
按此所以激發權也權曰苟如君言劉豫州何不遂事
之乎亮曰田橫齊之壯士耳猶守義不辱況
劉豫州王室之胄英才蓋世衆士慕仰若水
之歸海若事之不濟此乃天也安能復爲之
下乎重激發之權勃然曰吾不能舉全吳之地十

萬之衆受制於人吾計決矣非劉豫州莫可
以當曹操者然豫州新敗之後安能抗此難
乎亮曰豫州軍雖敗於長阪今戰士還者及
關羽水軍精甲萬人劉琦合江夏戰士亦不
下萬人曹操之衆遠來疲敝聞追豫州輕騎
一日一夜行三百餘里此所謂彊弩之末勢
不能穿魯縞者也故兵法忌之曰必蹶上將
軍且北方之人不習水戰又荊州之民附操
者偪兵勢耳非心服也今將軍誠能命猛將

統兵數萬與豫州協規同力破操軍必矣操軍破必北還如此則荊吳之勢彊鼎足之形成矣成敗之機在於今日權大悅即遣周瑜程普魯肅等水軍三萬隨亮詣備并力拒操曹公敗于赤壁引軍歸鄴備遂收江南以亮爲軍師中郎將使督零陵桂陽長沙三郡調其賦稅以充軍實

十四年孫權以劉備領荊州牧 周瑜分南岸地以給備備立營於油口改名公安十五年劉表故吏士多歸備備以瑜所給地少不足以容其衆乃

自詣孫權求都督荊州瑜上疏於權曰劉備以梟雄之姿而有關羽張飛熊虎之將必非久屈爲人用者愚謂宜徙備置吳爲築宮室多其美女玩好以娛其耳目分此二人各置一方使如瑜者得挾之攻戰大事可定也今猥割土地以資業之聚此三人俱在疆埸恐蛟龍得雲雨終非池中物也呂範亦勸留之權以曹操在北方當廣覽英雄不從備還公安久乃聞之歎曰天下智謀之士所見畧同時孔明諫孤莫行其意亦慮此也會肅勸權以荊州借備與共拒操縱之○胡氏曰周瑜當向實謀而爲孫權畫此第何不知人之甚也劉玄德天下號雄豈美女玩好所能淹留移或哉正使孫權用其說然孔明飛羽單俱在荊肯隻主公落人掌握而無備以將之耶且瑜所震者雲長益德而不及孔明又以見孔明錄求往吳中而未嘗見苛於公謹不爲所稟其智大矣瑜欲挾關張而用之不料關羽不爲已下是則四人者瑜智不足以知之也

十六年益州牧劉璋遣法正迎劉備使擊張魯 璋從事張松說璋迎備璋然之遣法正行餘見法正事中 乃留諸葛亮關羽等守荊州備將步卒數萬人入益州

十八年諸葛亮留關羽守荊州與張飛趙雲領兵泝江分定州縣備進圍成都亮等引兵來會璋開城出降備遷璋于公安備領益州牧於是董和黃權李嚴等本璋之所授用也吳壹費觀等璋之婚親也彭羕璋之所擯棄也劉巴宿昔之所忌恨也備皆處之顯任盡其器能有志之士無不競勸益州之民以是大和 按劉巴零陵人曹操入荊州先主奔江南荊楚羣士從之如雲而巴北詣操操辟爲掾招納長沙零陵桂陽會先主畧有三郡巴不得反遂遠交趾後從交趾入蜀劉璋迎先主巴諫曰備雄人也入必爲害不可內也既入巴復諫曰若使備討張魯是放虎於山林也璋不聽巴閉門稱疾先主攻成都令軍中曰有害巴者誅三族及得巴甚喜巴辭謝罪質先主不責而諸葛亮數稱薦之先主辟爲西曹掾先主嘗曰子初才智絕人亮亦曰運籌策於帷幄之中吾不如子初遠矣初攻成都既用不足先主憂之巴曰易耳但當鑄直百錢平諸物價令吏爲官市先主從之數月之間府庫充實先主爲漢中王巴爲尚書

後爲尚書令躬發清儉非公事不言彭羕廣漢人仕州爲書佐有毀於劉璋者璋髡鉗之先主入蜀羕欲納說先主乃往見龐統共語經日統大善之法正宿自敬羕遂並致之先主先主亦以爲奇數令宣傳軍事指授諸將奉使稱意先主領益州牧拔羕爲治中從事羕起徒步一朝處州人之上形色囂然自矜諸葛亮外接待羕而內不能善屢密言先主羕心大志廣難可保安先主既敬信亮加察羕行事意以稍疏左遷江陽太守後以然謀誅觀孔明稱劉巴之語真所謂其心休休然其如有容焉者也豈真不如巴者哉後之君子宜以隱法

成都平亮爲軍師將軍署左將軍府事備外出亮常鎮守成都足兵足食按此即高祖任蕭何之意

亮佐備治蜀頗尚嚴峻法正謂亮曰昔高祖入關約法三章秦民知德今君假借威力跨據一州初有其國未垂惠撫願緩刑弛禁以慰其望亮曰君知其一未知其二秦以無道政苛民怨匹夫大呼天下土崩高祖因之可以弘濟劉璋闇弱自焉已來有累世之恩文法羈縻互相承奉德政不舉威刑不肅蜀土人士專權自恣君臣之道漸以陵替寵之以位位極則賤順之以恩恩竭則慢所以致弊實由於此吾今威之以法法行則知恩限之以爵爵加則知榮榮恩並濟上下有節爲治之要於斯而著矣

二十年魏公操至陽平張魯舉漢中降丞相主簿司馬懿言於操曰劉備人傑也有度而遲得蜀日淺今破漢中蜀人震恐其勢自傾以公之神明因其傾而壓之無不克也若小緩之諸葛亮明於治國而爲相關羽張飛勇冠三軍而爲將蜀民既定據險守要則不可犯矣操不從居七日蜀降者言蜀中一日數十驚操問曄曰今尚可擊否曄曰今已小定未可擊也乃還○按是時孫權求荊州於備不許遣呂蒙襲奪長沙零陵桂陽三郡備引兵下公安故曹操因此定漢中非亮守蜀則蜀亦危矣

二十三年劉備屯陽平關按是時備與孫權連和而歸進兵漢中急書發益州兵諸葛亮以問從事犍爲楊洪洪曰漢中益州咽喉存亡之機會若無漢中則無蜀矣此家門之禍也發兵何疑時法正從備北行亮於是表洪領蜀郡太守衆事皆辦遂使即眞頃之轉爲益州治中從事初

犍為太守李嚴辟洪為功曹嚴未去犍為而洪已為蜀郡洪舉門下書佐何祗有才策洪尚在蜀郡而祗已為廣漢太守是以西土咸服諸葛亮能盡時人之器用也益部耆舊傳何祗為人寬厚通濟為汶山太守民夷信服遷廣漢後夷反叛辭令得前何府君乃能安我爾

二十四年夏五月曹操引兵還長安劉備遂有漢中秋七月備自稱漢中王操與備相持積月魏軍士多亡遂悉引出漢中是年孫權稱藩於操使呂蒙襲殺關羽於荊州

二十五年將軍馬達屯上庸與副軍中郎將劉封不協封侵陵之達叛降魏封本羅侯寇氏之子漢中王初至荊州養之為子諸葛亮慮封剛猛易世之後終難制御勸漢中王因此除之遂賜封死是年正月魏王操薨子丕襲位冬十月獻帝禪位于魏奉漢帝為山陽公

二十六年通鑑以建安二十五年即為魏黃初元年今仍用漢年號三月蜀中傳言漢帝已遇害漢中王發喪制服羣下勸漢中王稱尊號先主未許諸葛亮說曰今曹氏篡漢天下無主大王劉氏苗族紹世而起今即帝位乃其宜也夏四月丙子漢中王即皇帝位改元章武以亮為丞相

秋七月漢主率諸軍東征孫權權使求和於漢南郡太守諸葛瑾遺漢主牋曰陛下以關羽之親何如先帝荊州大小孰與海內俱應仇疾誰當先後若審此數易於反掌矣漢主不聽時或言瑾別遣親人與漢主相聞者權曰孤與子瑜有死生不易之誓子瑜之不負孤猶孤之不負子瑜也然謗言流聞於外陸遜表明瑾必無此宜有以散其意權報曰子瑜與孤從事積年恩如骨肉玄德昔遣孔明至吳孤嘗語子瑜曰卿與孔明同產且弟隨兄於義為順何以不留孔明孔明若留從卿者孤當以書解玄德子瑜答言弟亮已失身於人委質定分義無二心弟之不留猶瑾之不往也其言足貫神明今豈當有此乎權以箋示將軍陸遜為大都督假節督將軍朱然等五万人拒漢

章武二年吳陸遜大破漢主軍漢主還魚復改魚復曰永安漢主不豫

三年二月丞相亮自成都至永安是年魏黃初四年帝問賈詡曰吾欲伐不從命以一天下吳蜀何先對曰吳蜀雖蕞爾小國依山阻水劉備有雄才諸葛亮善治國孫權識虛實陸議見兵勢據險守要汎舟江湖皆難卒謀也用兵之道先勝後戰量敵論將故舉無遺策臣竊料羣臣無備權對以天威臨之未見万全之勢也帝不從兵果無功

初漢漢嘉太守黄元爲諸葛亮所不善聞漢主疾病懼有後患故舉郡反時亮東行省疾成都單虛元益無忌憚益州治中從事楊洪啓太子遣將軍陳曶鄭綽討元衆議以爲元若不能圍成都當由越巂據南中洪曰元素性凶暴無他恩信何能辦此不過乘水東下冀主上平安面縛歸死如其有異犇吳求活但敕曶綽於南安峽口邀遮即便得矣元軍敗果順江東下曶綽生獲斬之按洪即前領蜀郡太守者也亮雖出而蜀有人足任後事故黄元雖叛而洪能以討除之亮之知人能任如此

漢主病篤命丞相亮輔太子以尚書令李嚴爲副漢主謂亮曰君才十倍曹丕必能安國終定大事若嗣子可輔輔之如其不才君可自取亮涕泣曰臣敢不竭股肱之力效忠貞之節繼之以死漢主又爲詔敕太子曰勉之勉之勿以惡小而爲之勿以善小而不爲惟賢惟德可以服人汝父德薄不足效也汝與丞相從事事之如父又云閒丞相爲寫申韓管子六韜一通已畢未送道上可白更求聞達夏四月癸巳漢主殂於永安謚曰昭烈丞相亮奉喪還成都五月太子禪即位時年十七陳壽評曰先主之弘毅寬厚知人待士盖有高祖之風英及其舉國託孤於諸葛亮而心神無貳誠君臣之至公古今之盛軌也○胡氏曰或謂昭烈白知劉禪之不才羣臣無出孔明之右者不能保孔明之必與禪也故於臨終明正之言古昔不能德巳而不忍叛鳴呼可謂以小人之腹度君子之心矣玄德摽度夷曠磊磊落落與孔明蒙君臣部友之契三代以還未見其比夫豈以欺詐相待如市道之交乎

建興元年封亮武鄉侯開府治事頃之又領益州牧政事無巨細咸決於亮亮發教羣下

曰夫參署者集衆思廣忠益也若遠小嫌難相違覆曠闕損矣違覆而得中猶棄敝蹻而獲珠玉然人心苦不能盡惟徐元直處茲不惑又董幼宰參署七年事有不至至于十反來相啓告苟能慕元直之十一幼宰之勤渠有忠於國則亮可以少過矣又曰昔初交州平屢聞得失後交元直勤見啓誨前參事於幼宰每言則盡後從事於偉度數有諫止雖姿性鄙暗不能悉納然與此四子終始好合

亦足以明其不疑於直言也幼宰名和嘗與亮同署左將軍府偉度亮主簿胡濟也按徐元直於荊州破已降曹操二人皆亮之友非官僚也亮嘗自校簿書主簿楊顒直入諫曰爲治有體上下不可相侵請爲明公以作家譬之今有人使奴執耕稼婢典炊爨雞主司晨犬主吠盜牛負重載馬涉遠路私業無曠所求皆足忽一旦盡欲以身親其役不復付任勞其體力爲此碎務形疲神困終無一成豈其智之不如奴婢雞狗哉

失爲家主之法也是故古人稱坐而論道謂之王公作而行之謂之士大夫故丙吉不問橫道死人而憂牛喘陳平不肯知錢穀之數云自有主者彼誠達於位分之體也今明公爲治乃躬自校簿書流汗終日不亦勞乎亮謝之及顒卒亮垂泣三日臨川王氏詩曰慟哭楊顒爲一言遺風今日已無傳區區庸蜀支吳魏不是虛心豈得賢○胡氏曰求言與納諫二道信而後諫者而後入合則從否則逆納說者宜如是也虛心屈己惟善之欲用兼聽並觀惟過之聞知求言者宜知是也當之並任受大責豈可忽而爲之惡正直之人疾以議論之士其有懇

懇恩報効者反以交淺爲嫌責人夫交淺深古人所戒在進言者自處何遽豈在上所以處人之道乎若其可爲孔明何乃卑擇於左右遲曠闊之及已而求于反之益乎嗚呼若孔明者眞百世之師歟漢尚書鄧芝言於亮曰今主上幼弱初卽尊位宜遣大使重申吳好亮曰吾思之久矣未得其人耳今日始得之芝問爲誰亮曰卽使君也乃遣芝以中郎將脩好於吳冬十月芝至吳時吳王猶未與魏絕狐疑不時見芝芝乃自表請見曰臣今來亦欲爲吳非但爲蜀

也吳王見之曰孤誠願與蜀和親然恐蜀主幼弱國小勢偪爲魏所乘不自保全耳芝對曰吳蜀二國四州之地大王命世之英諸葛亮亦一時之傑也蜀有重險之固吳有三江之阻合此二長共爲脣齒進可并兼天下退可鼎足而立此理之自然也大王今若委質於魏魏必上望大王之入朝下求太子之內侍若不從命則奉辭伐叛蜀亦順流見可而進如此江南之地非復大王之有也吳王默

然良父曰君言是也遂絕魏專與漢連和焉

二年春初益州郡耆帥雍闓殺太守正昂以附於吳又執太守張裔以與吳吳以闓為永昌太守永昌功曹呂凱府丞王伉率吏士閉境拒守闓不能進使郡人孟獲誘扇諸夷諸夷皆從之牂柯太守朱褒越巂夷王高定皆叛應闓亮以新遭大喪皆撫而不討務農殖穀閉關息民民安食足而後用之

魏司徒華歆尚書令陳羣等各有書與亮陳天命人事欲使舉國稱藩亮不報書作正議曰昔世祖創迹舊基奮羸卒數千摧彊旅四十萬於昆陽之郊據道討淫不在衆寡按亮此言古今之名言也軍誡曰萬人必死橫行天下昔軒轅氏整卒數萬制四方定海內而況以數十萬之衆據正道而臨有罪可得而干擬哉歆等皆漢大臣而受爵於篡之賊不知自愧乃妄稱天命欲使孔明效己之所為是殺颺凰習梟鳴也孔明不報其書而著論如此至今讀者猶為悚然也是歲吳王使張溫聘于漢自是吳蜀信使不絕時事所宜吳王常令陸遜語諸葛亮復遣鄧芝聘吳○吳志張溫

傳溫使蜀權謂曰卿不宜遠出恐諸葛孔明不知吾所以與曹氏通意以故屈卿行溫對曰諸葛亮達見計數必知神慮屈伸之宜推亮之心必無疑貳溫至蜀詣闕拜章辭美蜀政蜀甚貴其才還頃之權既陰銜溫又嫌其聲名太盛遂因暨豔事發舉豔為選曹郎至尚書乃溫所引好為清議欲臧否區別賢愚異貫彈射百僚覈選三署率皆貶高就下於是怨憤積而浸潤之譖行競言豔專用私情憎愛豔坐自殺溫宿與豔同意權下令斥溫還本郡初餘姚虞俊歎曰張惠恕才多智少華而不實怨之所聚有覆家之禍吾見其兆矣諸葛亮聞之意未之信及溫放黜亮未知其故思之數日曰吾已得之矣其人於清濁太明善惡太分即亮此言可見其於清濁之聞必不存已甚之察故賢愚皆懸於為用云

三年春亮率衆討雍闓等參軍馬謖送之數十里亮曰雖共謀之歷年今可更惠良規按此亦集衆思廣忠益之一事也謖曰南中恃其險遠不服久矣雖今日破之明日復反耳今公方傾國北伐以事彊賊彼知官執內虛其叛亦速若殄盡遺類以除後患既非仁者之情且又不可倉卒也夫用兵之道攻心為上攻城為下心戰為上兵戰為下願公服其心而已亮納其言秋七月亮至南中所在戰捷亮由越巂入斬雍闓及高定使庲降督益州李恢由益州

入門下督巴西馬忠由牂牁入擊破諸縣復與亮合按此乃兵家分合法孟獲收閩餘衆以拒亮獲素爲夷漢所服亮募生致之既得使觀於營陳之間問曰此軍何如獲曰向者不知虛實故敗今蒙賜觀營陳若祗如此即定易勝耳亮笑縱使更戰七縱七禽而亮猶遣獲獲止不去曰公天威也南人不復反矣亮遂至滇池益州永昌牂柯越巂四郡皆平亮即其渠率而用之或以諫亮亮曰若留外人則當留兵兵留則無所食一不易也加夷新傷破父兄死喪留外人而無兵者必成禍患二不易也又夷累有廢殺之罪自嫌釁重若留外人終不相信三不易也今吾欲使不留兵不運糧而綱紀粗定夷漢粗安故耳亮於是悉收其俊傑孟獲等以爲官屬出其金銀丹漆耕牛戰馬以給軍國之用乃治戎講武以俟大舉自是終亮之世夷不復反按此用馬謖攻心之說其效如此。又張嶷傳云初越巂郡自丞相亮討高定之後叟夷數反殺太守龔祿焦璜是後太守不敢之郡只住安定縣去郡八百餘里巍郡越巂太守將所領往之郡誘以恩信蠻夷皆服頗來降附然則亮歿之後夷遂復反終亮之世而已。是年魏黃初七年夏五月魏文帝殂太子叡即位是爲明帝改元太和

五年春三月亮率諸軍北駐漢中後主詔曰諸葛丞相弘毅忠壯忘身憂國先帝託以天下以勗朕躬今授之以旄鉞之重付之以專命之權恭行天罰克復舊都在此行也亮使長史張裔參軍蔣琬統留府事臨發上疏曰先帝創業未半而中道崩殂今天下三分益州疲弊此誠危急存亡之秋也然侍衛之臣不懈於內忠志之士忘身於外者蓋追先帝之殊遇欲報之於陛下也誠宜開張聖聽以光先帝遺德恢弘志士之氣不宜妄自菲薄引喻失義以塞忠諫之路也宮中府中俱爲一體陟罰臧否不宜異同若有作姦犯科及爲忠善者宜付有司論其刑賞以昭陛下平明之理不宜偏私使內外異法也按宮府一體推成周爲然自漢有中朝外朝之分於是近習之權重於宰相矣侍中侍郎郭攸

之費禕董允等此皆良實志慮忠純是以先帝簡拔以遺陛下愚以為宮中之事事無大小悉以咨之然後施行必能裨補闕漏有所廣益將軍向寵性行淑均曉暢軍事試用於昔日先帝稱之曰能是以衆議舉寵為督愚以為營中之事悉以咨之必能使行陳和睦優劣得所親賢臣遠小人此先漢所以興隆也親小人遠賢臣此後漢所以傾頹也先帝在時每與臣論此事未嘗不歎息痛恨於桓靈也侍中尚書長史參軍此悉貞良死節之臣願陛下親之信之按蜀志下言侍守尚書文選注云侍中尚書謂陳震長史參軍蔣琬然則暫為書不為侍中琬為參軍不為長史又君前不稱臣名亦不論則漢室之隆可計日而待也臣本布衣躬耕南陽苟全性命於亂世不求聞達於諸侯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三顧臣於草廬之中諮臣以當世之事由是感激遂許先帝以驅馳後值傾覆受任於敗軍之際奉命於危難之間爾來二十有一年矣裴松之曰劉備以建安十三年敗遣亮使吳至建興五年整二十一年備亮相遇在前一年也先帝知臣謹慎故臨崩寄臣以大事也受命以來夙夜憂歎恐託付不效以傷先帝之明故五月渡瀘深入不毛今南方已定兵甲已足當奬率三軍北定中原庶竭駑鈍攘除姦凶興復漢室還于舊都此臣所以報先帝而忠陛下之職分也至於斟酌損益進盡忠言則攸之禕允之任也按當時有此數人故孔明得以專討賊之任所謂孫仲孝友世願陛下託臣以討賊興復之效不效則治臣之罪以告先帝之靈責攸之禕允等之慢以彰其咎陛下亦宜自謀以諮諏善道察納雅言深追先帝遺詔臣不勝受恩感激今當遠離臨表涕零不知所言遂行屯于沔陽蘇氏

曰諸葛孔明不以文章自名而出師一表與伊訓說命相爲表裏○胡氏曰孔明一代之英遠謀於議茲不售明至其自明之語曰諸懷而已何其細也孔明於是乎有翼翼之小心矣夜之禕凡備何足以當元臣如此其數而孔明事之彝了盡道握國賊柄總御六師而兵專意恣行毫末可指者非益德動能燕此使曹操聞孔明奉幼士之規得不羞猥入也乎○愚按孔明所陳於君于小人之際稍致意焉其後孔明既叛而公喪文禕諸賢祖

繼任政蜀賴以安此親君子之效也三賢既没而黄皓以嬖倖用事蜀遂以亡此親小人之效也孔明知後主有桓靈之資故陳之以爲殷監其言至深切也禪乃忽而不省哀哉

六年正月亮在漢中將出兵攻魏與羣下謀之丞相司馬魏延曰聞夏侯楙主壻也怯而無謀今假延精兵五千負糧五千直從褒中出循秦嶺而東當子午而北不過十日可到長安楙聞延奄至必棄城逃走長安中惟御史京兆太守耳橫門邸閣與散民之穀足周食也比東方相合聚尚二十許日而公從斜谷來亦足以達如此則一舉而咸陽以西可定矣亮以爲此危計不如安從坦道可以平取隴右十全必克而無虞故不用延計胡氏曰兵行嶮道求勝而已延之計可謂甚明而孔明不從或謂孔明長於治國而短於將畧或謂孔明疑延不敢委之是皆不然曹操既死天下無孔明對使天而昌漢則孔明由斜谷出自足龠敵而敵禁矣魏延行欲以繞曾若也孔明節制之師其止如山其旋退如風何以僥倖爲以此一事觀之使孔明從掌商入關則與秦將連和暇以利固其擲定而學之之事以不爲矣此可爲明道正義者言之非急於近功小利之人所能解也揚聲由

斜谷道取郿使鎮東將軍趙雲揚武將軍鄧芝爲疑軍據箕谷亮身率大軍攻祁山戎陳整齊號令明肅始魏以漢昭烈既死數歲寂然無聞是以畧無備豫而卒聞亮出朝野恐懼於是天水南安安定皆應亮關中響震朝臣未知計所出魏主曰亮阻山爲固今者自出正合兵書致人之術破亮必矣乃西鎮長安勅兵馬步騎五萬遣右將軍張郃督之西拒亮○初越巂太守馬謖才器過人好論軍計亮深加器異漢昭烈臨終謂亮曰馬謖言過其實不可大用君其察之亮猶謂不然以謖爲參軍每引見談論自晝達夜及出軍祁山以謖督諸軍在前與郃戰于街亭謖違亮節度舉措煩擾舍水上山不下據城張郃絕其汲道擊大破之士卒離散亮進無所據乃拔西縣千餘家還漢中蜀人以此賀亮亮愀然曰普天之下莫非漢人國家威力未舉使百姓墜於塗炭一夫有死皆亮之罪以此相

寘能不愧乎收馬謖下獄殺之亮自臨祭爲之流涕撫其遺孤恩若平生蔣琬謂亮曰昔楚殺得臣文公喜可知也天下未定而戮智計之士豈不惜乎亮流涕曰孫武所以能制勝於天下者用法明也是以揚干亂法魏絳戮其僕四海分裂兵交方始若復廢法何用討賊邪胡氏曰先主孔明器識相上下一時遇合眞君臣也先主因水鏡以卿卽能可謂定世之早矣而失於龐統蔣琬孔明器使擇材各盡其用而失於馬謖故知人之難堯舜其病也惟不護己短不庇私交大閑賞罰馬謖鑑定而無怨則人之所難也○南軒張氏曰亮以馬謖爲大將猶今以參謀爲部統也可乎哉○愚按南軒此言蓋懲魏公用呂祉之故上疏曰臣以弱才叨竊非據親秉旄鉞以厲三軍不能訓章明法臨事而懼至有街亭違命之闕箕谷不戒之失咎皆在臣授任無方臣明不知人恤事多闇春秋責帥臣職是當請自貶三等以督厥咎漢主以亮爲右將軍行丞相事或勸亮更發兵者亮曰大軍在祁山箕谷皆多於賊而不能破賊乃爲賊所破此病不在兵少也在一人耳今欲減

兵省將明罰思過校變通之道於將來若不能然者雖兵多何益自今以後諸有忠慮於國者但勤攻吾之闕則事可定賊可死功可蹻足而待矣於是考微勞甄壯烈引咎責躬布所失於境內厲兵講武以爲後圖戎事簡練民志其敗矣胡氏曰街亭之敗罪由馬謖箕谷之敗咎自鄧芝而諸葛公以爲敗在一人引咎責己布于羣聽能使民忘其敗久矣識其爲道也後之君子有志於功業者可以得師矣○案傳曰善敗者不亡袁紹因敗致亡所謂不善敗者也吳諸葛恪實孔明兄子嘗聞叔父之風矣猶以戰勝驕敵違衆出兵以重至於敗旅師而歸不知自克詰責同列改易宿衛強復肆行以窮其身夫勝負兵家之常不幸喪此者當以誡疾爲法而以亮過爲戒是歲十一月亮聞曹休敗按曹休魏揚州牧也時爲吳陸遜所敗魏兵東下關中虛弱欲出兵擊魏羣臣多以爲疑亮上言於漢主曰先帝深慮以漢賊不兩立王業不偏安故託臣以討賊以先帝之明量臣之才固當知臣伐賊才弱敵彊也然不伐賊王業亦亡惟坐而待亡孰與伐之是故託臣而弗疑也臣受命之日寢不安席食

不甘味思惟北征宜先入南故五月渡瀘深入不毛臣非不自惜也顧王業不可偏全於蜀都故冒危難以奉先帝之遺意也而議者謂爲非計今賊適疲於西又務於東兵法乘勞此進趨之時也謹陳其事如左高帝明並日月謀臣淵深然涉險被創危然後安今陛下未及高帝謀臣不如良平而欲以長計取勝坐定天下此臣之未解一也劉繇王朗各據州郡論安言計動引聖人羣疑滿腹衆難

塞胷今歲不戰明年不征使孫策坐大遂并江東此臣之未解二也曹操智計殊絶於人其用兵也髣髴孫吳然困於南陽險於烏巢危於祁連偪於黎陽幾敗伯山殆死潼關然後僞定一時耳況臣才弱而欲以不危定之此臣之未解三也曹操五攻昌霸不下四越巢湖不成任用李服而李服圖之委夏侯而夏侯敗亡先帝每稱操爲能猶有此失況臣駑下何能以勝此臣之未解四也自臣到漢

中中間朞年耳然喪趙雲陽羣馬玉閻芝丁立白壽劉郃鄧銅等及曲長屯將七十餘人突將無前賨叟青羌散騎武騎一千餘人皆數十年之內所糾合四方之精銳非一州之所有若復數年則損三分之二當何以圖敵此臣之未解五也今民窮兵疲而事不可息事不可息則住與行勞費正等而不及虛圖之欲以一州之地與賊持久此臣之未解六也夫難平者事也昔先帝敗軍於楚當此時

曹操拊手謂天下已定然後先帝東連吳越西取巴蜀舉兵北征夏侯授首此操之失計而漢事將成也然後吳更違盟關羽毀敗秭歸蹉跌曹丕稱帝凡事如是難可逆見臣鞠躬盡力死而後已至於成敗利鈍非臣之明所能逆覩也

胡氏曰勤者聖人之盛德而君子之賢行也其爲人多暇日則出入不遠矣舜禹文王達而在上孔孟窮而在下未嘗不勤猶天行日運蔵不畏度不息而況於下乎周公孔孟者哉曹孟德略平中上郭下已有臺嵐之樂蒸仲識中身亦剸荒思惟先主武侯此勞躬親以至後世此其遠總俞皆不擱三國擁雄协凡人辭能興所好

者有志於道德則功名不足以累其心有志於功名則富貴不足以累其心苟志於富貴則無所不至孔明蹈道秉德不得已而應聘泊無富貴之念功名從而日新宜其所立卓爾後世莫能及也

十二月亮引兵出散關圍陳倉陳倉已有備亮不能克糧盡引去魏將王雙追之亮擊斬雙

七年春亮遣其將陳戒攻武都陰平二郡雍州刺史郭淮引兵救之亮自出至建威淮退還亮遂拔二郡以歸漢主策曰街亭之役咎由馬謖而君引愆深自貶抑重違君意聽順所守前年耀師馘斬王雙今歲爰征郭淮遁走降服氐羌威震凶暴功烈著明今天下騷擾元惡未梟君受大任幹國之重而久自挹損非所以光揚洪烈也今復君丞相君其勿辭

○吳主使以並尊二帝之議往告于漢漢人以為交之無益而名體弗順宜顯明正義絕其盟好亮曰權有僭逆之心久矣國家所以略其釁情者求掎角之援也今若加顯絕讎我必深更當移兵東戍與之角力須并其土乃議中原彼賢才尚多將相輯穆未可一朝定也頓兵相持坐而須老使北賊得計非算之上者昔孝文卑辭匈奴先帝優與吳盟皆應權通變弘思遠益非若匹夫之分者也今議者咸以權利在鼎足不能并力且志望已滿無上岸之情推此皆似是而非也何者其智力不侔故限江自保權之不能越江猶魏賊之不能渡漢非力有餘而利不取也若大軍致討彼高當分裂其地以為後規下當略民廣境示武於內非端坐者也若就其不動而睦於我我之北伐無東顧之憂河南之眾不得盡西此之為利亦已深矣權僭逆之罪未宜明也乃遣衛尉陳震使吳賀其稱尊號吳與漢約中分天下

十二月亮徙府營於南山下原上築漢城於沔陽築樂城於成固

八年秋七月魏大司馬曹真請由斜谷伐漢

諸將數道並進可以大克魏主從之命大將軍司馬懿泝漢水由西城入與真會漢中諸將或由子午谷或由武威入八月亮聞魏兵至次於成固赤坂以待之會天大雨三十餘日棧道斷絕九月魏詔曹真等班師亮使司馬魏延西入羌中大破魏將費瑤郭淮于陽谿

九年亮命李嚴以中都護署府事嚴更名平亮率諸軍圍祁山以木牛運魏主命司馬懿

西屯長安督將軍張郃費曜戴陵郭淮等以禦之亮分兵留攻祁山自逆懿于上邽郭淮費曜等徼亮亮破之因大芟刈其麥與懿遇于上邽之東懿斂軍依險兵不得交亮引還懿等尋亮後至于鹵城張郃曰亮孤軍食少亦行去矣懿不從故尋亮既至又登山掘營不肯戰賈詡魏平數請戰因曰公畏蜀如虎奈天下笑何懿病之諸將咸請戰夏五月辛巳懿乃使張郃攻無當監何平於南圍自案

中道向亮時蜀兵更下者十二魏軍始陳番兵適交參佐俱言賊衆盛宜權停衆更卒張助聲勢亮曰吾統武行師大信為本得原失信古人所惜更者束裝以待期妻子鶴望而計日雖臨征難義所不廢皆遣令行於是去者感悅願留一戰止者憤踊思致死命亮使魏延高翔吳班逆戰魏兵大敗六月亮以糧盡退軍司馬懿遣張郃追之郃與亮戰蜀人乘高布伏弓弩亂發飛矢中郃而卒。亮之

攻祁山也李平留後主督運事會天霖雨平恐運糧不繼遣參軍狐忠等喻指呼亮來還亮承以退軍平聞軍退乃更陽驚說軍糧饒足何以便歸欲以解己不辦之責顯亮不進之愆又表漢主說軍偽退欲以誘賊與戰亮具出其前後手筆書疏本末違錯平辭窮情竭首謝罪負於是亮表平前後過惡免官削爵土徙梓潼郡復以平子豐為中郎將參軍事出教敕之曰吾與君父子戮力以獎漢室

此神明所聞非但人之知也表都護與漢中委君於東關詔至心感動終始可保何圖中乖乎昔楚卿屢詘亦乃克復思道則福應自然之數也願寬慰都護勤追前闕若都護思負一意君與公琰推心從事者可復通遊可復還也詳思斯戒明吾用心臨書長嘆涕泣而已亮勸農講武作木牛流馬運米集斜谷治斜谷邸閣息民休事三年而後用之

十二年春二月亮悉大衆十萬由斜谷出以流馬運遣使約吳同時大舉四月亮至郿軍於渭水之南司馬懿引軍度渭背水為壘以拒之謂諸將曰亮若出武功依山而東誠為可憂若西上五丈原諸將無事矣亮果屯五丈原亮以前者數出皆以運糧不繼使已志不伸乃分兵屯田為久駐之基耕者雜於渭濱居民之間而百姓安堵軍無私焉胡氏曰司馬懿之言誇也實畏孔明屯五丈原又憚於逆擊故為此語以安其下耳孔明此舉蓋不復為退計矣觀統大衆入他人境久駐而興師不敢攻犁耕而居民無所苦三代之兵若時雨

抑劉氏興矣或譏其留於渭濱不亦過乎司馬懿與亮相守百餘日亮數挑戰懿不出亮乃遺懿巾幗婦人之服懿怒上表請戰帝使衛尉辛毗杖節為軍師以制之護軍姜維謂亮曰辛佐治杖節而到賊不復出矣亮曰彼本無戰情所以固請戰者以示武於其衆耳將在軍君命有所不受苟能制吾豈千里而請戰邪亮遣使者至懿軍懿問其寢食及事之煩簡不問戎事使者對曰諸葛公夙興夜寐罰二十已上皆親覽焉所噉食不至數升懿告人曰諸葛孔明食少事煩其能久乎亮病篤漢主使尚書僕射李福省侍因諮以國家大計福至與亮語已別去數日復還亮曰孤知君還意近日言語雖彌日有所不盡更來求決耳公所問者公琰其宜也福謝前實失不諮請如公百年後誰可任大事者故輒還耳乞復請蔣琬之後誰可任者亮曰文偉可以繼之又問其次亮不答亮密授長史楊儀司馬費禕護軍姜

維等以身殁之後退軍節度八月亮卒晉陽秋曰有星赤而芒角自東北西南流投于亮營三投再還往大還小俄而亮卒儀等按
亮成規整軍而出百姓奔告司馬懿懿追之
姜維令儀反旗鳴鼓若將向懿者懿斂軍退
不敢偪於是儀結陳而去入谷然後發喪百
姓為之諺曰死諸葛走生仲達懿聞之笑曰
吾能料生不能料死故也懿案行亮之營壘
處所歎曰天下奇才也○胡氏曰世之論者往往以司馬諸葛不
及一戰以決勝負爲擬此殆以形求而不察理也五丈原之師正與赤壁之役等然曹公

天賊子赤壁謀拒之者衆其勢亦搶攘頓餓會天方佐佑孫劉故孟德以八十万人爲十
艘油葦所發豈不得亮一騎之勝識快意於無窮也若夫五丈原之師客入客地耕田設
毅聲勢震蕩而意思安閑司馬仲達斫憚善兵誘不敢動請戰示武情見勢窮甘受巾幗
之辱終無他計但快孔明食少事其早斃圖不復兵刃之交而燚己彼罷大敗矣惟冀不
後吳孔明至死故以形迷觀者謂親縣而哥眞雖壯庸善評亦有嘔血酸辛之嗟向使孔
明未死豈但禽懿長安以東破竹而下矣至兵德後可以歸之於天孔明云云則卻漢室
大決不與也夫成敗之利害係于一時而理之得失事之是非雖千萬而不泯當此時蜀
或元部悵戚而歸親師獻殺奏鼓頓於一舉一存斥上閔焉時運不留再代逆華向之戍
敗利鈍皆爲陳逆而青史於義韓蘇若前日事孔明忠義之行御制之辭皆可反覆觀考

使人懾氣溫鼎因以與起而晉孫司馬懿欺人孤兒寡婦狐媚以取天下羯奴滿蓋而不
恥然則雖譸奪與伯於飯項閒何足道哉以是知古今一心理無間斷志士以遠大自期
則本心正理常乃爲於天下矣
初漢前軍師魏延勇猛過人善養士卒每隨
亮出輒欲請兵萬人與亮異道會于潼關如
韓信故事亮制而不許延常謂亮為怯歎恨
已才用之不盡楊儀為人幹敏亮每出軍儀
常規畫分部籌度糧穀不稽思慮斯須便了
軍戎節度取辦於儀延性矜高當時皆避下

之唯儀不假借延延以為至忿有如水火亮
深惜二人之才不忍有所偏廢也費禕使吳
吳主問禕曰楊儀魏延牧豎小人雖常有鳴
吠之益若一朝無諸葛亮必為禍亂矣諸君
憒憒不知防慮於此豈所謂貽厥孫謀乎禕
對曰儀延之不協起於私忿耳而無彭韓難
御之心也今方掃除彊賊混一函夏功以才
成業由才廣若捨此不任防其後患是猶備
有風波而逆廢舟楫非長計也亮病困與儀

等作退軍節度令延斷後姜維次之若延或
不從命軍便自發亮卒儀祕不發喪令禕往
揣延意指延曰丞相雖亡吾自見在府親官
屬便可將喪還葬吾自當率諸軍擊賊云何
以一人死廢天下之事邪且魏延何人當爲
楊儀所部勒作斷後將乎因與禕共作行留部
分延遣人覘儀等欲諸營相次引軍還大怒
率所領徑先南歸所過燒絶閣道延儀各相
表叛逆一日之中羽檄交至漢主以問侍中

董允留府長史蔣琬琬允咸保儀而疑延儀
等令槎山通道晝夜兼行亦繼延後延先至
遣兵逆擊儀等儀等令將軍何平於前禦延
平叱先登曰公亡身尚未寒汝輩何敢乃爾
延士衆知曲在延莫爲用命皆散延獨與其
子逃奔漢中儀遣將追斬之始延欲殺儀等
冀時論必以已代諸葛輔政故不北降魏而南
還擊儀實無反意也儀後亦以恨望而誅諸軍還
成都謚亮曰忠武侯亮遺命葬漢中定軍山因山爲墳冢足容棺

[illegible]物[illegible]不○初亮表於漢主曰成都有桑八
百株薄田十五頃子弟衣食自有餘饒臣在
外任無別調度隨身衣食悉仰於官不別治
生以長尺寸若臣死之日不使內有餘帛外
有贏財以負陛下及卒如其所言胡氏曰孔明身都將相手握強兵專制一隅勢涌四海亦何所求而不得而三十年間止有桑八百株田十五頃遠其死也內無餘帛外無贏財其靈臺湛然不累於物如此豈遠矣夫勢力可以專乃而不事剝則剝之所聚者廣而受惠者多後以法制行之則可使匹夫匹婦均被堯舜之澤究死蜀人久而歆之借甘棠之思召公此其効也有志功業者盍以武侯爲矜式

之○初長水校尉廖立自謂才名宜爲亮之
副常以職位游散怏怏怨謗無已亮廢立爲
民徙之汶山及亮卒立垂泣曰吾終爲左衽
矣李平聞之亦發病死平常冀亮復收己得
自補復策後人不能故也習鑿齒論曰昔管仲奪伯氏駢邑三百沒齒而無怨言聖人以爲難諸葛亮之使廖立垂泣李平致死豈徒無怨言而已哉夫水至平而邪者取法鏡至明而醜者無怒水鏡之所以能窮物而無怨者以其無私也水鏡無私猶以免謗況大人君子懷樂生之心流矜恕之德法行於不可不用刑加乎自犯之罪爵之而非私誅之而不怒天下有不服者乎亮可謂能用刑矣秦漢以來未之有也

按先主領荊州牧以武陵廖立爲從事入蜀諸葛亮鎮荊土孫權遣使通好於亮問士人誰相經緯者亮答曰龐統廖立良才當贊興世業者也先主爲漢中王以侍中後主襲位徙長水校尉李嚴少以稱劉璋以爲成都令有能名建安中署爲軍拒先主於綿竹嚴率衆降成都定爲犍太守賊馬秦等數萬人至資中時先主在中嚴率將郡士五千人討之斬秦等首枝星散悉復民籍又越巂夷率高定遣軍圍新道縣嚴馳往赴救皆破走章武二年先主召嚴詣永安宮拜尚書令三年先主疾病嚴與諸葛亮並受遺詔輔少主亮嘗曰部分如流趨舍罔滯正方性也其見貴重如此○愚謂亮於二人素所推許冀其未死必不棄此二人所以痛恨至於殞命也○亮長於巧思損益連弩木牛流馬皆出其意

演兵法作八陣圖咸得其要言教書奏多觀云魏氏春秋曰亮作八務七戒六恐五懼皆有條章以訓厲臣子又損益連弩謂之元戎以鐵爲矢矢長八寸一弩十矢俱發○八陣圖說別見○景耀六年春詔爲亮立廟於沔陽亮初亡所在各求爲立廟朝議以禮秩不聽百姓遂因時節私祭之於道陌上言事者或以爲可聽立廟於成都者後主不從步兵校尉習隆中書郎向充等共上表曰臣聞周人懷召伯之德甘棠爲之不伐越王思范蠡之功鑄金以存其像自漢興以來小善小德而圖形立廟者多矣況亮德範遐邇勳蓋季世王室之不壞寔斯人是賴而蒸嘗止於私門廟像闕而莫立使百姓巷祭戎夷野祀非所以存德念功述追在昔者也今若盡順民心則瀆而無典建之京師又偪宗廟此聖懷所以惟疑也今臣愚以爲宜因近其墓立之於沔陽使所親屬以時賜祭凡其故吏欲奉其祠者皆限至廟斷其私祀以崇正禮從之後鍾會伐蜀至漢川祭亮之廟令軍士不得於亮墓所左右芻牧樵採

諸葛氏集開府作牧至軍令二十四篇臣壽等言亮少有逸羣之才英霸之器身長八尺容貌甚偉遭漢末擾亂隨叔父玄避難荊州躬耕于野不求聞達時左將軍劉備以亮有殊量三顧於草廬之中亮深謂備雄姿傑出遂解帶寫誠厚相結納及魏武南征劉琮舉

州委質而備失勢衆寡無立錐之地亮時年二十七乃建奇策身使孫權求援吳會權既宿服仰備又覩亮奇雅甚敬重之即遣兵助備大破其軍乘勝克捷江南悉平後備西取益州繼稱尊號拜亮爲相及備殂沒嗣子幼弱事無鉅細亮皆專之於是外連東吳內平南粵立法施度整理戎旅工械技巧物究其極科教嚴明賞罰必信至於吏不容姦人懷自厲道不拾遺強不侵弱風化肅然也當是

之時亮之素志進欲龍驤虎視包括四海退欲跨陵邊疆震蕩宇內然亮之才於治戎爲長奇謀爲短理民之幹優於將畧而所與敵或值人傑加衆寡不侔攻守異體故雖年動衆未能有克按壽此評皆非知亮者胡氏諸說備之後武功分兵屯田爲久駐之基乃以病卒黎庶追思以爲口實至今梁益之民咨述亮者言猶在耳雖甘棠之詠召公鄭人之歌子產無以遠譬也孟子曰以逸道使民雖勞不怨以生道殺人雖死不怨信矣論者或怪亮文彩不豔而過於丁寧周至臣愚以爲咎繇大賢也周公大聖也考之尚書咎繇之謩略而雅周公之誥煩而悉何則咎繇與舜禹共譚周公與羣下矢誓故也亮所與言盡衆人凡士故其文指不及得遠也然其聲教遺言皆經事綜物公誠之心形于文墨云子瞻歷侍中尚書僕射軍師將軍蜀人追思亮咸愛其才敏每朝廷有一善政佳事雖非瞻所建倡百姓皆傳相告曰葛侯之所爲也鄧艾伐蜀遣書誘瞻曰若降者必表爲琅邪王瞻怒斬艾使遂戰臨陳死

子尚與瞻俱沒干寶曰瞻智不足以扶危勇不足以拒敵而能外不負國內不改父之志忠孝存焉華陽國志曰尚歎曰父子荷國重恩不早斬黃皓以致傾敗用生何爲乃馳赴魏軍而死

亮戒子書曰君子之行靜以脩身儉以養德非澹泊無以明志非寧靜無以致遠夫學須靜也才須學也非學無以廣才非靜無以成學慆慢則不能研精險躁則不能理性按亮此語朱子取之以載于小學之書眞格言也

陳壽評曰諸葛亮之爲相國也撫百姓示儀軌約官職從權制開誠心布公道盡忠益時者雖讎必賞犯法怠慢者雖親必罰服罪輸情者雖重必釋游辭巧飾者雖輕必戮善無微而不賞惡無纖而不貶庶事精練物理其本循名責實虛僞不齒終於邦域之內咸畏而愛之刑政雖峻而無怨者以其用心平而勸戒明也可謂識治之良才管蕭之亞匹矣然連年動衆未能成功蓋應變將略非其所長歟漢晉春秋曰樊建爲給事中晉武帝問諸葛亮之治國建對曰聞惡必改而不

客賞蜀之信足感神明遠故漢尚書令也○或問亮何如人也袁子曰亮受六尺之孤攝一國之政事凡庸之君專權而不失禮行君事而國人不疑行法嚴而國人悅服用民盡其力而下不怨及其兵出入如賓其用兵也止如山進退如風兵出之日天下震動而人心不憂又曰亮之行軍安靜而堅重安靜則易動堅重則可以進退又曰亮師數萬之衆其所興造若數十萬之功所至營壘井竈藩籬障塞下至圊溷皆應繩墨一月之行去之如始至又曰亮治實而不治名志大而所欲遠非求近速者也又曰亮之治蜀田疇辟倉廩實器械利蓄積饒朝會不華路無醉人夫本立故末治有餘力而後及小事○河汾王氏曰諸葛亮而不死禮樂其有興乎○程子曰孔明庶幾禮樂又曰諸葛武侯有儒者氣象又曰孔明有王佐之心道則未盡王者如天地之無私心焉行一不義而得天下不爲

孔明必求有成而取劉璋聖人寧無成耳此不可爲也若劉表子孫將爲曹公所并取而與劉氏可也或問諸葛孔明無足取也夫殺一不辜而得天下君子不爲亮之殺戮多矣曰不然所謂殺一不辜其出之謂也亮以天下之命討天下之賊雖多何害○朱子曰子房用智之過有微近論與小者恥蹈足之頹其大則旅僕以爲韓而然身不以語人也若武侯則名義俱正無所隱匿其爲虞後譏之志如青天白日人人得而知之有術於天下後世非子房比也蓋爲武侯之所爲則樂而子房投閒乘隙得爲即爲故其就之爲易耳頃見延平李先生亦言孔明不及子房之從容而子房不若武侯之正大也○南軒張氏曰三代衰五伯起而功利之說盈天下謀國者不復知正義明道之爲貴二老董公獨得宏綱以告漢高帝惜高帝未能盡其用也武侯當漢祚之季乃能執其機而用之其言曰

漢賊不兩立臣鞠躬盡力死而後已至於成敗利鈍非臣之明所能逆覩嗚呼此要少康四十年經管宗祀而卒以頸天之本心也若侯者可謂有正大之能矣自幼讀書獨觀大略晨夜從容抱膝長嘯其胸中所見豈淺識所能窺哉高卧隆中不求聞達蓋猶樊身焉昭烈漢室之冑也而三顧之於草廬名義既正好賢之意又篤安得不以身許之昭烈與侯相尚旋一以道義而忘勢受遺之際君臣肝膽相照無纖介形迹何其盛也侯優復規宰光務爲報本之計方建興初務農訓兵內治國事國事既完比向致討軍旅將發拳拳之心實在後主拜表納忠反復曲折事以宮中府中之事爲言且陳親賢人遠小人之善爲郭攸之等使在左右一篇之中三四致意爲而其終章尤爲切至侯之慮抑深且遠矣即侯行事而變之變姑息之私意本常理之大公如明鏡洞然四時無間聽言推恐不以

見善若出諸己用人各盡其能至或有罪戮入幕上表加焉滌沾滿并之而舜釋也故李平廖立既彼廢放沒並使使蓋使於斯世所欲不存焉要婦丐南推賢具取人之訓笑不傳顧記身都將相三十年間及其既沒內無餘帛外無贏財悅天下無一足以動其中者其事後主小心恭恪一匡之柄舉出其手而人不知其有權彼懷奸於逆竊竊竊人宗祀有兩璽見覩而謂侯戴哉笑之見換至使耕者雜於消賓而軍無私焉與圖之復已恢恢然在目中矣不幸藝忠匪天數然毀或謂侯勸昭烈取荊州爲不義不知劉琮既已迎降於操則荊州因魏之荊州矣于以取之豈不正乎措昭烈之失況機也又或謂趨延之策惜侯不用不知夫天將昌漢以侯之舉措揣爲亂賊直餘事爾行險僥倖非侯志也嗚呼秦漢以來士紐於戰國之餘習張子房爲哉出者而猶未免乎雜以伯術告侯眞豪傑之

士無文王猶興者耶然使後得游於洙泗之間講學以終之則其所至又非予所知也子胡恨陳壽私司馬九侯經略功第寺夫嫚斯消遠治國涓人取單行師之要爲聞而不乾幸雜見於能傳及裴松之所注固襄而集之不被飾辭以忘其以其妾截非亦者則前之然綴讀書者可以得侯之心近此鉅公作史書綴許乃以魏年號授漢敵之統啟其所書名不了而言不頓于請獻帝雖擊而昭烈以正義立於蜀武侯輸之漢統未墜地也要尽後主未年始保魏之年號爲正始侯在墜中傳封以雲樂自許乎謂侯蓋師累王者之佐貝步獨則然豈與哲樂同在功利之域者意具傳者之設故不復云○又爲後論曰子既作後傳以不新安朱元晦元晦以于不當不載以管樂肯許事謂侯爲後主爲申韓嘗子六辭之書及勸昭烈取荊益以成伯業可見其所李未免殿雜其就亦美矣而子遠有未

盡有後之所不足者李也子固謂使侯得游於洙泗之門講李以然之則所至又非予游知不無深意失然侯得中所有識非三代以下人物可辨既當管業之流哉府有乃變而事古大綱大綱正則其變乃可得而理方曹氏宴竊之際孰爲天下之大綱乎其惟爲賊以後漢室而已侯既以身從常室之英胃不語強弱之勢允執此綱終始不淪管繫其能識之乎使侯當齊桓之時必能寧天下明尊王之義協指王室期復西周其肯務自富其國而亡天下之大網乎使侯當燕昭之時必謂正名定國擅成氏人爲天吏而討有眾以一天下之志其肯趙一將之近勤志在士世珍貫而自以爲功乎足其以度與侯跪相遠遊故不欲書以感觀職從不甚原之意也子讀尚師表見侯所以望其君者殊非劉後陰謂之說故於手寫中韓等書之事亦疑之敢則可闕也侯在草廬一見昭烈遂定取荊益

之討蓋侯之心欲取烈以興復漢室爲已任以與復漢室爲已任則天下諸侯內懷它圖若香固將以正名而討之矣諸昭烈未有駐足之此也歷觀諸國劉氏不能守益是誠天所貪也君昭烈以荊益無忘討聘坐務自大正其罪而伐之則夫難敵不服然昭烈之爲人徇於小不忍而妨大討故劉琮降操荊益可取而不取是侯之業昭烈猶有未能盡成者也及狼狼而道雖霸吳之力敗操亦壁然終迫於是乃始入蜀以講計取之子知侯於此將蓋亦有邑勉不得尸爲者非草廬所以告昭烈之本意也曾五伯以陳功利之說正盈天下大義權塞幸而有若侯者堅守其正不以一時利執易不共贊天之心燕其可以言主道者故子推明其未心諸以乎生大節而有史之識有近於伯猶者陋區變霸扶正烏邪而不自知其過也然侯之於學爲未見者柰何知有未至也知有未至則心爲未盡

未能盡其心則於天下之事物有所不能編誠而以一貫之他故而烈滿取劉韋於有一不義殺一不辜之道終爲有觀侯當此時禹之亦有未盡爲若夫開國建后大事也而奉那所亡者乃亡國之宗婦以曰易月後世之大失也而昭烈之復家寧所贊者乃因家之禮然可見其學未至數然則當斷之曰若侯者體至大而學夫至者世故猶列於說以思則交共講爲○又曰唐太宗政要載孔明語云語心如辭不能爲人作輕重此真孔明曰中詩○按先賢之評武侯者至矣詩人如杜甫亦曰伯仲之間見伊呂此論爲的愚嘗竊謂自昔人臣居重位秉大權者雖或遇知於明君亦必不致疑於庸主鍊取信於君子或不能不見忌於小人同類懷其恩未必無以召宾已者之際因人從其行未以有以服衷然之情一時賴其功或見識於投世之公議而侯也不惟先主話以幼亦而不賊鍊劉

擇之審亦舉國聽之而弗忌不惟以吹又偉諸賢盡心而爲之用雖楊儀魏延之悍決亦皆捐軀效命而弗辭不惟器能受任者竭勸以荅其知雖流徙放逐之戎亦沒身懷思而弗怨不惟舉國信之當時尊之而遠哀之約來沔陽之廟祀至于今不廢侯何以得此哉曰開誠心布公道而已誠之與公天地鬼神有不能違者而況於人乎今讀侯之序而想其爲人事君如親待諸賢如朋友撫羣下如子弟襟懷洞然與物無間形之表奏固忠懇足以括七發之教令則威嚴足以動人心其所存無一之非誠也至於生殺廢置雖出其手然爵不以無功加刑不以貴勢撓盡忠者雖讎必賞犯法者雖親必戮持心之平無異衡石用法之信可質神明其所爲無一而非公也惟誠惟公終始一致故上不求於君而君信之下不求於人而人服之侯之大節畧盡於此至以四事故之則又無一之不備而於用人尤爲可法今具列于左使覽者得詳焉

龐統襄陽人少時樸鈍未有識者司馬徽稱統當爲南州士之冠冕由是漸顯後郡命爲功曹性好人倫勤於長養每所稱述多過其才時人怪而問之統答曰當今天下大亂雅道陵遲善人少而惡人多方欲興風俗長道業不美其譚即聲名不足慕企而爲善者少矣今拔十失五猶得其半而可以崇邁世教使有志者自勵不亦可乎按士元以一功曹而獎進人才如此

使其獲居擢位則於天下之士長養成就當如何耶其言可爲後世法而居人上者以之日者尤所當加做錄焉先主領荊州統以從事守耒陽令在縣不治免官吳將魯肅遺先主書曰龐士元非百里才也使處治中別駕之任始當展其驥足耳諸葛亮亦言之於先主先主見與善譚大器之親待亞於諸葛亮遂與亮並爲軍師中郎將按備新得統而親待亞於孔明且遽使之同列而孔明不以爲嫌子房甘爲叔孫之東亦此意也統說備曰荊州荒殘人物殫盡東有吳孫北有曹氏鼎足之計難以得志益州國富民強戶口百萬四部兵馬所出必具寶貨無求於外今可權借以定大事備曰今與吾爲水火者曹操也操以急吾以寬操以暴吾以仁操以譎吾以忠每與操反事乃可成耳今以小故而失信義於天下者吾所不服也統曰權變之時固非一道所能定也兼弱攻昧五霸之事逆取順守報之以義事定之後封以大國何負於信今日不取終爲人利耳備遂行統隨從入蜀劉璋與先

主會涪統進策曰今因此會便可執之則將軍無用兵之勞而坐定一州也先主曰初入他國恩信未著此不可也璋欲還成都先主當爲璋北征漢中統復說曰陰選精兵晝夜兼道徑襲成都璋既不武又素無備大軍卒至一舉便定此上計也楊懷高沛璋之名將各杖彊兵據守關頭聞數有牋諫璋使發遣將軍還荆州將軍未至遣與相聞說荆州有急欲還救之並使裝束外作歸形此二子既服將軍英名又喜將軍之去計必乘輕騎來見因此執之進取其兵乃向成都此中計也退還白帝連引荆州徐還圖之此下計也若沉吟不去將致大困不可以久矣先主然其中計即斬懷沛還向成都所過輒克進圍雒縣統率衆攻城爲流矢所中卒先主痛惜言則流涕按統之名亞於諸葛氏然其爲先主謀者皆戰國權譎之術此非孔明之匹者也

法正右扶風郿人建安初入蜀依劉璋不任用後令正迎先主使討張魯正獻策先主取益州先主然之進圍成都蜀郡太守許靖將踰城降事覺不果先主以此薄靖不用正說曰天下有獲虛譽而無其實者許靖是也然今主公始創大業天下之人不可戶說靖之浮稱播流四海若其不禮天下之人以是謂主公爲賤賢也先主於是乃厚待靖以正爲蜀郡太守外統都畿內爲謀主一飡之德睚眦之怨無不報復擅殺毀傷己者數人或謂諸葛亮曰法正於蜀郡太縱橫宜啓主公抑其威福亮荅曰主上之在公安北畏曹公之彊東憚孫權之逼近則懼孫夫人生變於肘腋當斯之時進退狼跋法孝直爲之輔翼令翻然翺翔不可復制如何禁止使不得行其意耶亮知先主雅愛信正故其言如此後正說先主曰曹操一舉而降張魯定漢中不因此勢以圖巴蜀而留夏侯淵張郃屯守身遽北還此非其智不逮而力不足也必將內有

憂偪故耳今笑淵郃才略不勝國之將帥舉
衆往討必可克之克之日廣農積穀觀釁伺
隙上可以傾覆寇敵尊獎王室中可以蠶食
雍涼廣拓境土下可以固守要害持久之計
此蓋天以與我時不可失也先主善其策乃
率諸將進兵漢中正亦從行大破淵軍先主
立爲漢中王以正爲尚書令按孔明之不禁制法正習蓋議其非蓋嘗思之孝直前獻策以取益州後獻策以取漢中先主立國巴蜀根本乎此其智謀若是豈易得哉其報復恩讎過於明白誠非厚德之士而專權擅殺其罪尤所當辯然

當草將之時須才以索則固不得而禁之也故孔明權其重輕而畧其過使展盡其才此說懿守文之士所不叢也
亮與正雖好尚不同以公義相
取亮每奇正智術先主將東征孫權以復關
羽之耻羣臣多諫一不從軍敗還住白帝亮
歎曰法孝直若在必能制主上東行就[illegible]
行必不傾危矣王時[illegible]陳氏之評曰[illegible]荀彧之仲叔正其程[illegible]元孝直其材畧誠不[illegible]而啓不壽統死於先[illegible]於得漢中之明年使[illegible]皆佑其功業何可勝[illegible]天不祚漢眞可惜哉

董和南郡枝江人劉璋用爲益州太守先主
定蜀徵爲掌軍中郎將與諸葛亮並署左將
軍府事獻可替否共爲歡交自和居官食祿
外牧殊域內幹機衡死之日家無儋石之儲
亮後爲丞相下教曰董幼宰參署七年事有
不至至于十反云幼宰和字以上三人皆與亮同爲謀臣爲亮所推重
其也
蔣琬零陵湘鄉人以州書佐隨先主入蜀除
廣都長先主嘗因游觀奄至廣都見琬衆事

不理時又沈醉先主大怒將加罪戮軍師將
軍諸葛亮請曰蔣琬社稷之器非百里之才
也其政以安民爲本不以脩飾爲先願主公
重加察之先主雅敬亮乃不加罪但免官而
已建興元年丞相亮開府辟琬爲東曹掾遷
爲參軍五年亮往漢中琬與長史張裔統留
府事八年代裔爲長史加撫軍將軍亮數外
出琬常足食足兵以相供給亮每言公琰託
志忠雅當與吾共贊王業者也密表後主曰

臣若不幸後事宜以付琬庇卒以琬爲尚書令遷大將軍錄尚書事時新喪元帥遠近危悚琬出類拔萃處羣僚之右既無戚容又無喜色神守舉止有如平日由是衆望漸服延熙元年詔琬總帥諸軍屯住漢中須吳舉動東西掎角以乘其釁明年就加大司馬東曹掾楊戲素性簡略琬與言論時不應答或欲搆戲於琬曰公與戲語而不見應戲之慢上不亦甚乎琬曰人心不同各如其面面從後言古人所誡戲欲贊吾是耶則非其本心欲反吾言則顯吾之非是以默然是戲之快也又督農楊敏曾毁琬曰作事憒憒誠不及前人或以告琬主者請推治敏琬曰吾實不如前人無可推也主者乞問其憒憒之狀琬曰苟其不如則事不當理事不當理則憒憒矣後敏坐事繫獄衆人猶懼其必死琬心無適莫得免重罪其好意存道皆此類也按此二事可謂賢宰相之度有武侯之風矣○楊戲後隨大將軍姜維出軍至芒水戲素心

不服維酒後言笑每有傲弄之辭維外寬內忌意不能堪有司承旨奏戲免爲庶人維之器量其不及琬遠矣宜其致敗也

費禕江夏鄳人游學入蜀先主定蜀遂留益土先主立太子禕與董允俱爲舍人後主踐位爲黃門侍郎丞相亮南征還羣寮於數十里逢迎年位多在禕右而亮特命禕同載由是衆人莫不易觀亮以初從南歸以禕爲昭信校尉使吳孫權性滑稽嘲啁無方諸葛恪羊衜等才博果辯論難鋒至禕辭順義篤據理以答終不能屈權甚器之還爲侍中亮北住漢中請禕爲參軍後爲司馬值軍師魏延與長史楊儀相憎惡每至並坐爭論延或舉刃擬儀儀泣涕橫集禕常入其坐間諫喩分別終亮之世各盡延儀之用者禕匡救之力也亮卒禕爲後軍師頃之代蔣琬爲尚書令于時戰國多事公務煩猥禕識悟過人每省讀書記舉目暫視已究其意旨終日不忘常以朝晡聽事其閒接納賓客飲食嬉戲加之

褘奕每盡人之歡事亦不廢後董允代褘爲尚書令欲斅褘旬日之中事多愆滯允乃歎曰人才力相懸若此甚遠此非吾之所及也乃聽事終日猶有不暇焉遷大將軍錄尚書事延熙七年魏軍次于興勢假褘節率衆往禦之光祿大夫來敏至褘許別求共圍棊于時羽檄交馳人馬擐甲嚴駕已訖褘與敏留意對戲色無厭倦敏曰向聊觀試君耳君信可人必能辦賊褘至敵遂退按是時魏邵陵厲公正始五年也夏侯玄李勝等欲大將軍曹爽立威名於天下勸使伐蜀爽至西長安發卒十餘萬人與玄自駱谷入漢中漢主遣褘督諸軍救

之爽兵不得進引還褘進據三嶺以截爽爽爭險苦戰僅乃得過失亡甚衆關中爲之虛耗封成鄉侯琬固讓州職褘復領益州刺史褘當國功名畧與琬比十一年出住漢中自琬至褘雖身在外慶賞威刑皆遙先諮斷乃行其推任如此十六年歲首大會魏降人郭循在坐褘歡飲沈醉爲循所害諡敬侯虞喜論曰昔魏人伐蜀蜀人禦之精嚴垂發而費褘方與來敏圍棊敏以爲必能辦賊言其明略內定貌無憂色也況長寧以爲君子臨事而懼好謀而成蜀爲蕞爾之國而方向大敵所規所圖唯守與戰何可矜己有餘晏然無戚斯乃其性之寬簡不防細微卒爲降人所害豈

非術見於彼而禍成於此哉○漢嘗大赦大司農孟光於衆中責褘曰夫赦者偏枯之物非明世所宜有也衰敝窮極必不得已然後乃可權而行之耳今主上仁賢百僚稱職何有旦夕之急而數施非常之恩以惠姦宄乎褘但顧俯蹴踖而已初丞相亮時有言公惜赦者亮答曰治世以大德不以小惠故匡衡吳漢不願爲赦先帝亦言吾周旋陳元方鄭康成閒每見啓告治亂之道悉矣曾不語赦也若劉景升

父子歲歲赦宥何益於治由是蜀人稱亮之賢知褘不及焉○褘雅性謙素家不積財兒子皆令布衣素食出入不從車騎陳氏評曰蔣琬方整有威重費褘寬濟而博愛咸承諸葛之成規因循而不革是以邊境無虞邦家和一也董允和子先主立太子以選爲舍人後主襲位遷黃門侍郎丞相亮將北征處後主富於春秋朱紫難別以允秉心公亮欲任以宮省之事上疏以爲宮中之事事無大小悉以咨之必能有所廣益允尋遷侍中領虎賁中郎

將統宿衛親兵獻納之任允皆專之處事爲
防制甚盡匡救之理後主常欲采擇以充後
宮允以爲天子后妃之數不過十二今嬪嬙
已具不宜增益終執不聽後主益嚴憚之蔣
琬領益州上疏讓費禕及允後主漸長大愛
宦人黃皓皓便辟佞慧欲自容入允常上則
正色匡主下則數責於皓皓畏允不敢爲非
終允之世皓位不過黃門丞允嘗與費禕胡
濟共期游宴嚴駕已辦而郎中董恢詣允恢
年少官微見允停出逡巡求去允不許曰本
所以出者欲與同好游談也今君已自屈方
展闊積捨此之談就彼之宴非所謂也乃命
解驂其守正下士凡此類也按後主欲增嬪嬙而允爭之微
親嬖侍而允裁之此古大臣事業也至以一比澹泊之譚而輟旅賢遊宴之樂此立心根
本所在允當玩焉
延熙七年以侍中守尚書令爲大將軍費禕
副貳九年卒居位凡三年華陽志曰時蜀人以諸葛亮蔣琬費
禕及允爲四相一號四英○允卒陳祗代爲侍中與黃皓互相表裏皓始預政事祗上承

主指下接閹豎深見信愛後皓爲中常侍操弄威柄終至覆國蜀人無不追思允者自祗
有寵後主追怨允日深由祗媚茲一人皓構閒浸潤故耳按後主傳景耀元年宦人黃皓
始專政時允卒十餘年矣○又姜維傳注維惡黃皓恣擅啓後主欲殺之後主曰皓趨走
小臣耳往董允切齒吾常恨之君何足介意維見皓枝附葉連懼於失言遜辭而出○以
上三人皆亮所薦引相繼爲政者也亮相二主十有四年而琬繼之琬任政十年而禕錄
尚書事與允同掌朝政又三年琬卒而禕代之禕任政七年而卒允雖未禕日淺其事業
邪有可與嘉亮沒之後允二十載內正朝綱等輩淡獻區區蜀漢猶能自立蓋三人之功
而亮能言汲引之故也其規營仲之跡未發而國已大亂者不可同日而語矣
王連南陽人劉璋時入蜀爲梓潼令先主起
事葭萌進軍來南連閉城不降先主義之不
彊偪也成都平以連爲什邡令遷司鹽校尉
較鹽鐵之利利入甚多有裨國用於是簡取
良才以爲官屬若呂乂杜祺劉幹等終皆至
大官自連所拔也建興元年領丞相長史時
南方諸郡不賓亮將自征之連諫以爲此不
毛之地疫癘之鄉不宜以一國之望冒險而
行亮慮諸將才不及已意欲必往而連言輒
懇至故停留者久之會連卒按此亦廣忠益之一事也

向朗襄陽宜城人代王連領長史亮南征朗留統後事後以與馬謖善免官數年爲光祿勳初朗少時雖涉獵文學然不治素撿以吏能見稱自去長史優游無事乃更潛心典籍孜孜不倦年逾八十猶手自校書開門接賓誘納後進但講論古義不干時事時皆敬焉

張裔成都人幹理敏捷亮以爲參軍署府事亮出駐漢中領留府長史常稱曰公賞不遺近罰不阿遠爵不可以無功取刑不可以貴勢免此賢愚所以僉忘其身也

楊洪犍爲武陽人爲犍爲太守李嚴功曹嚴欲徙郡治舍洪固諫不聽遂辭功曹嚴薦於州爲蜀部從事發兵及黃元事已見前後轉益州治中從事建興五年亮北住漢中欲用張裔爲留府長史問洪何如洪對曰裔天姿明察長於治劇才誠堪之然性不公平不可專任不如留向朗朗情僞差少裔隨從目下效其器能於事兩善洪少不好學而忠清款亮憂公如家論已見前

杜微涪人爲劉璋從事以疾去官及先主定蜀微常稱聾閉門不出丞相亮領益州牧妙簡舊德以秦宓爲別駕五梁爲功曹微爲主簿微固辭轝而致之亮以微不聞人語於坐上與書曰服聞德行饑渴歷時猥以空虛統領益州德薄任重慘慘憂慮主上天姿仁敏愛德下士天下之人思慕漢室欲與君因天順民輔此明主以隆季興之功微自乞老病求歸亮又與書曰曹丕篡弒自立欲與羣賢因其邪僞以正道滅之怪君未有相誨便欲求還山野丕又大興勞役以向吳楚今因丕多務且以閉境勤農育養民物大治甲兵以待其挫然後伐之可使兵不戰民不勞而天下定也按此數語可見孔明規摹次第固有之矣君但當以德輔時不責君軍事何爲汲汲欲求去乎其敬微如此拜爲諫議大夫以從其志按微以劉璋故吏不肯復事先主託疾杜門其節高矣孔明加之優禮所以表名節而厲風俗也觀其求賢自勵之[illegible]心如此真所謂開誠心布公[illegible]

秦宓廣漢綿竹人少有才學爲益州從事祭酒先主將東征宓諫天時必無其利坐下獄貸出亮領牧選爲別駕吳使張溫來聘百官皆餞而宓未往亮累遣使促之溫問何人亮曰益州學士及至荅問如響溫大敬服

陳氏新曰宓專對有餘文藻壯美可謂一時之才士然觀張溫以天爲問宓之占對有同戲劇及他所論議亦多踳駁孔明選備竊蜀抑專取其應對之長歟然先主征吳不聞諫者而宓獨以天時未利爲言則其卓識亦有可尚者此孔明之所以選用之也

五梁者犍爲南安人以儒學節操稱

尹默梓潼人益部多貴今文而不崇章句默乃遠游荊州從司馬德操等受古學通諸經史又專精於左氏春秋先主定益州以爲勸學從事後以左氏傳授太子丞相亮往漢中請爲軍祭酒

譙周巴西人耽古篤學家貧未嘗問產業誦讀典籍欣然獨笑以忘寢食研精六經尤善書札性朴素推誠不飾無造次辯論之才而潛識內敏丞相亮領益州牧命爲勸學從事

蜀記曰周初見亮左右皆笑既出有司請[illegible]笑者亮曰孤尚不能忍況左右乎亮之[illegible]又人如此後主立太子以周爲家令後主[illegible]出游觀增廣聲樂周上疏諫以爲四時之[illegible]或下不臨池苑之觀乃或仍出臣之愚滯[illegible]不自安夫憂責在身者不暇盡樂先帝之[illegible]堂構未成誠非盡樂之時願省減樂官後宮所增造爲子孫節儉之教于時軍旅數出百姓凋弊周作仇國論略曰處大無患者常多慢處小有憂者恒思善多慢則生亂思善則生治理之常也故周人養民以少致多句踐恤衆以弱斃強此其術也又曰夫民疲勞則騷擾之兆生上慢下暴則瓦解之形起時可而後動數合而後舉故湯武之師不再戰而克誠重民勞而度時審也如遂極武黷征土崩勢生雖有智者不能爲之謀矣後遷光祿大夫雖不與政事以儒行見禮時訪大議輒據經以對○後魏鄧艾入陰平後主使羣臣會議或謂宜可奔吳惟周以爲再辱之恥何與一辱後主遂降孫盛譏其不能陳國君死社稷之義此言當矣陳壽稱其詞理淵通爲世碩儒豈其然哉

霍弋南陽枝江人父峻有功於國卒葬成都先主親臨弔祭以弋爲太子舍人丞相亮駐漢中請爲記室使與子喬共周旋遊後主立太子璿以弋爲中庶子璿好騎射出入無度弋援引古義盡言規諫甚得切磋之體

姚伷爲廣漢太守亮屯沔陽辟伷爲掾伷並進文武之士亮稱之曰忠益莫大於進人進

人者各務其所尚今姚掾並存剛柔以廣
武之用可謂博雅矣願諸掾各希此事以
其望按文吏與文武吏與武大抵各隨所以取人此其所以偏也仙曾並進闕
可謂知務者其爲孔明所重亦宜哉
楊戲犍爲武陽人少知名亮深識之辟爲屬
主簿後爲蔣琬治中從事餘見琬事中○以上皆亮所用以爲
拔擢者也
關羽河東解人亡命奔涿郡先主於鄉里合
徒衆而羽與張飛爲之禦侮先主爲平原相

以羽飛爲別部司馬分統部曲先主與二人
寢則同牀恩若兄弟而稠人廣衆侍立終日
隨先主周旋不避艱險後爲曹公所禽立效
報曹公復歸先主從先主就劉表曹操定荊
州先主自樊將南渡江別遣羽乘船數百艘
會江陵操追至當陽長阪先主斜趣漢津適
與羽船相會孫權遣兵佐先主拒操操軍敗
退歸先主收江南諸郡以羽爲襄陽太守先
主西定益州拜羽董督荊州事羽聞馬超來

降以書與諸葛亮問超人才可誰比類亮知
羽護前乃荅之曰孟起兼資文武雄烈過人
一世之傑黥彭之徒當與益德並驅爭先猶
未及髯之絕倫逸羣也羽省書大悅以示賓
客後在荊州爲呂蒙所敗死
張飛涿人少與關羽俱事先主曹操入荊州
先主奔江南操追之及於當陽之長阪先主
聞操卒至使飛將二十騎拒後飛據水斷橋
瞋目橫矛無敢近者故遂得免先主入益州

還攻劉璋飛與諸葛亮等泝流而上分定郡
縣所過戰克與先主會于成都後爲帳下所
殺
黃忠南陽人從先主入蜀自葭萌受任還攻
劉璋忠常先登陷陣勇毅冠三軍益州既定
拜爲討虜將軍後於漢中定軍山擊夏侯淵
淵衆甚精忠摧鋒必進一戰斬淵是歲先主
爲漢中王欲用忠爲後將軍諸葛亮說先主
曰忠之名位素非關馬之倫也今便令同列

馬張在近親見其功尚可喻指關遏閉之恐
必不悦得無不可乎先主曰吾自當解之以
三人皆爲將定荆益漢中須使同事先主者也以其事有相關故載其畧云
趙雲眞定人從先主爲主騎先主入蜀雲留
荆州先主攻劉璋召諸葛亮亮率雲與張飛
等西上至江州分遣雲從外水上江陽與亮
會成都益州定爲翊軍將軍夏侯淵敗曹操
爭漢中地運米北山下黄忠以爲可取雲兵
隨忠取米忠過期不還雲將數十騎輕行迎
視忠等值操揚兵大出雲前突其陳且鬭且
却時沔陽長張翼在圍内欲閉門拒守而雲
入營更大開門偃旗息鼓操軍疑有伏引去
雲雷鼓震天以戎弩於後射操軍操軍驚駭
自相蹂踐墮漢水中死者甚衆孫權襲荆州
先主大怒欲討權雲諫曰國賊乃曹操非孫
權也且先滅魏則吳自服先主不聽建興元
年隨諸葛亮駐漢中明年亮出軍由斜谷道
曹眞遣大衆當之亮令雲與鄧芝往拒而身

攻祁山雲芝兵弱敵強失利於箕谷然斂衆
固守不至大敗軍退貶爲鎭軍將軍亮曰街
亭軍退兵將不復相録箕谷軍退兵將初不
相失何故芝曰雲身自斷後軍資什物畧無
所棄兵將無縁相失雲有軍資餘絹亮使分
賜將士雲曰軍事無利何爲有賜其物請悉
入赤岸府庫須十月爲冬賜亮善之陳氏評曰關羽張飛皆萬人之敵爲世虎臣羽報效曹公飛義釋嚴顔並有國士之風黄忠趙雲強摯猛並作爪牙其灌滕之徒歟
魏延茂陽人以部曲隨先主入蜀數有戰功
先主爲漢中王遷治成都當得重將以鎭漢
川衆論以爲必在張飛飛亦以心自許先主
乃拔延爲督漢中太守一軍盡驚建興五
年諸葛亮駐漢中以延督前部領丞相司馬
八年使延西入羌中破魏將郭淮等遷前軍
師餘見前
向寵宜城人爲先主牙門將秭歸之敗寵營
特完建興中爲中部督典宿衛兵諸葛亮當

北行長後主營中之事請悉咨之遷中領軍後征漢嘉蠻夷遇害

黃權閬中人爲劉璋主簿時別駕張松建議宜迎先主權諫不聽出爲廣漢長及先主襲取益州將帥分下郡縣皆望風景附權閉城堅守須璋服乃降先主假權偏將軍徐衆評曰權既忠諫於主又閉城拒守得事君之禮先主假權偏將軍善矣然猶未足彰忠義之節也先主據漢中皆權本謀先主欲東伐吳權諫曰吳人悍戰又水軍順流進易退難臣請爲

先驅以嘗寇陛下宜爲後鎮先主不從以權督江北軍及南軍敗績先主引退而道隔絕權降于魏有司白收權妻子先主曰孤負黃權權不負孤也待之如初蜀降人或云誅權妻子文帝詔令發喪權答曰臣與劉葛推誠相信明臣本志疑惑未實請須後問後果如所言按權雖本忠義然始降先主後又降魏不得爲純臣矣今所以載者蓋欲見先主武侯誠信之孚於天下如此故黃權抑其明已本志必不加以孥戮也○又孟達旣叛歸魏有王沖者爲達言諸葛公切齒欲誅其妻子達曰諸葛見顧有本末終不爾也達知

武侯之不爾者豈非以其一人之罪而戮及妻子故背誕者信之此豈一日之積哉

李恢建寧俞元人章武元年爲庲降都督摠攝之○庲降地名去蜀二千餘里先主薨高定恣睢於越巂雍闓跋扈於建寧朱褒反叛於牂牁丞相亮南征先由越巂而恢案道向建寧諸縣大相糾合圍恢軍於昆明時恢衆少敵倍以計給敵出擊大破之追犇逐北南至槃江東接牂牁與亮聲勢相連南土平定恢軍功居多

呂凱永昌人爲郡功曹時雍闓反降於吳吳遙署闓爲永昌太守凱與府丞王伉帥厲吏民閉境拒闓凱威恩內著故能全其節丞相亮南征上表曰永昌郡吏呂凱府丞王伉等執忠絕域十有餘年雍闓高定偪其東北而凱等守義不與交通臣不意永昌風俗敦直乃爾以凱爲雲南太守王伉爲永昌太守皆封亭侯按武侯此舉足以作忠義之氣矣

馬忠閬中人亮開府以忠爲門下督亮入南

拜忠牂牁太守朱褒亂後忠撫育卹理甚有
恩惠亮出祁山忠詣亮所經營戎事軍還督
將軍張嶷等討汶山叛羌後南夷反忠討平
之忠爲人寬濟有度量處事能斷威恩並立
是以蠻夷畏而愛之及卒莫不流涕爲立廟
祀
王平宕渠人爲先主裨將軍建興元年屬參
軍馬謖先鋒謖舍水上山舉錯煩擾平連規
諫謖不能用大敗於街亭衆盡星散惟平所

三國志書卷之十二　六十八

領千人鳴鼓自持魏將張郃疑其伏兵不往
偪也於是平徐徐收合諸營遺迸率將士而
還亮既誅謖及將軍張休李盛奪將軍黃襲
等兵平特見崇顯加拜參軍統五部進位討
寇將軍封亭侯九年亮圍祁山平別守南圍
魏將司馬懿攻亮張郃攻平平堅守不動郃
不能克後亮卒於武功軍還魏延作亂一戰
而敗平之功也後統漢中御曹爽亦其策也
平生長戎旅手不能書使人讀史漢諸紀傳

聽之備知其大義遵履法度言不戲謔端坐
徹日憪無武將之體
張嶷南充人爲縣功曹先主定蜀之際山寇
攻縣縣長捐家逃亡嶷冒白刃擕負夫人夫
人得免由是顯名建興五年丞相亮北住漢
中廣漢綿竹山賊張慕等鈔盜軍資刼略吏
民嶷以都尉將兵討之嶷度其鳥散難以戰
禽乃詐與和親克期置酒酒酣嶷身率左右
斬慕等五十餘級渠帥悉殄尋其餘類旬日

三國志書卷之十二　六十九　黃信

清泰後討汶山叛羌有功又出隴西與魏將
徐質交鋒臨陣殞身然所殺傷亦過倍嶷慷
慨壯烈人多貴之初且費禕姿性泛愛待信
新附太過嶷書戒之曰昔岑彭率師來歙杖
節咸見害於刺客今明將軍位尊權重宜鑒
前事少以爲警後禕果爲魏降人所害
姜維天水冀人亮軍向祁山諸郡響應太守
疑維等有異心閉門不納維乃詣亮得爲倉
曹掾嘗稱曰姜伯約忠勤時事思慮精密者

其所有永南　亦諸人不及也又謂其敏於
軍事深解兵意心存漢室而才兼於人後遷
征西將軍丞相亮卒維還成都爲右監軍後爲衛
將軍與大將軍費禕共録尚書事自以練西
方風俗兼負其才武欲誘諸羌胡人爲羽翼
謂自隴以西可斷而有也毎欲興軍大舉費
禕常裁制不從與其兵不過萬人禕嘗謂維
曰吾等不如丞相遠矣丞相猶不能定中夏
況吾等乎不如保國治民敬守社稷如其功

業以俟能者無爲徼倖而決成敗於一舉若
不如志悔之何及禕卒維率數萬人出石營
糧盡退還明年復出隴西後又出狄道俱破
魏兵遷爲大將軍爲魏將鄧艾所破星散流
離死者甚衆衆庶由是怨讟維本羈旅託國
累年攻戰功績不立而宦臣黃皓等弄權於
内右大將軍閻宇與皓協比而皓陰欲廢維
樹宇維亦疑之故自危懼不復還成都維聞
鍾會治兵關中欲規進取表後主宜並遣張

翼廖化督諸軍分護陽安關口陰平橋頭以
防未然皓徵信鬼巫謂敵終不自致啓後主
寢其事及鍾會將向駱谷鄧艾將入沓中然
後乃遣化等爲諸圍外助會長驅而前化等
皆退保劍閣鄧艾自陰平入破諸葛瞻後主
請降敕維放甲將士咸怒拔刀斫石
鄧芝新野人爲諸葛亮中監軍後爲大將軍
二十餘年賞罰明斷善卹士卒身之衣食資
仰於官不治私產妻子不免饑寒死之日家

無餘財
張翼犍爲武陽人建興中爲庲降都督持法
嚴不得殊俗之歡心耆率劉冑背叛翼舉兵
討之未破會被徵當還群下咸以爲宜馳騎
即罪翼曰不然吾以蠻夷蠢動不稱職故還
耳然代人未至吾方臨戰場運糧積穀爲滅
賊之資豈可以黜退之故而廢公家之事乎
於是統攝不懈代到乃發馬忠因其成基以
破殄冑丞相亮聞而善之亮出武功以翼爲

前軍都督

呂乂南陽人遷巴西太守諸葛亮連年出軍調發諸郡多不相救乂募兵五千詣亮慰喻檢制無逃竄者徙漢中太守兼領督農供繼軍糧亮卒累遷廣漢蜀郡太守蜀郡一都之會戶口衆多又亮卒之後士伍亡命更相重冒姦巧非一乂到官爲之防禁開喻勸導數年之中漏脫自出者萬餘口自趙雲以下皆亮所用以自守將與征伐樂毅者也呂乂等遷五

鈞 附 爲

馬良宜城人爲先主掾後遣使吳良謂諸葛亮曰今銜國命協穆二家幸爲良介於孫將軍亮曰君試自爲文良即爲草云云權敬待之先主東征吳遣良入武陵招納五溪蠻夷其渠帥皆受印號咸如意指

陳震南陽人隨先主入蜀建興中奉命使吳孫權稱尊號以震爲衛尉賀權踐阼諸葛亮與兄瑾書曰孝起忠純之性老而益篤及其贊述東西歡樂和合有可貴者震入吳界移關侯曰東

子適會犯其山諱春秋譏之望必啓告使行人睦焉震到武昌孫權與震升壇歃盟交分天下

費詩犍爲南安人爲益州前部司馬先主爲漢中王遣詩拜關羽爲前將軍羽聞黃忠爲後將軍怒曰大丈夫終不與老兵同列不肯受拜詩謂羽曰夫立王業者所用非一昔蕭曹與高祖少小親舊而陳韓亡命後至論其班列韓最居上未聞蕭曹以此爲怨今漢王以一時之功隆崇於漢室然意之輕重寧當

與君侯齊乎且王與君侯譬同一體同休等戚禍福共之愚謂君侯不宜計官號之高下爵祿之多少爲意也僕一介之使銜命之人君侯不受拜如是便還但相爲惜此舉動恐有後悔耳羽大感悟遽即受拜

鄧芝脩好孫權前已見後復令芝重往權謂芝曰若天下太平二主分治不亦樂乎芝對曰天無二日土無二王并魏之後戰爭方始耳權大笑曰君之誠款乃當爾耶權與亮書曰

和合二國唯有鄧芝

宗預南陽安衆人爲丞相亮主簿參軍及亮卒吳慮魏或承衰取蜀增巴丘守兵萬人蜀聞之亦益永安之守預使吳孫權問曰東之與西譬猶一家而聞更增白帝之守何也預對曰臣以爲東益巴丘之戍西增白帝之守皆事勢宜然俱不足以相問也權大笑嘉其抗盡甚愛待之見敬亞於鄧芝費禕後復聘吳語權曰蜀土僻小雖云鄰國東西相賴吳不可無蜀蜀不可無吳惟重垂神慮權握手泣別曰君每銜命結二國之好今君年長孤亦衰老恐不復相見遺預大珠一斛以上皆亮爲政日所用以將命四方者也以區區一隅之蜀而能抗衡吳魏者豈非托暧駢聚之材莫不畢用出邪故畧載其人以備參考云

右叙蜀漢輔臣事業按三國魏爲大吳次之蜀又次之然曹氏以篡弑得國荀彧賈詡輩號稱元臣而所規畫大抵輔曹以傾漢而已吳雖自立江左然嘗稱藩于魏其名義已不正矣雖有周瑜魯肅諸臣要皆以將畧稱其事自見丙說推張昭顧雍粗有事君之節多撮其大槩著于此至晉氏忠基人材最盛然其君臣所爲是亦一曹魏爾何足録哉獨張華裴頠之事有可爲世戒者故附見焉○張昭彭城人漢末南渡江孫策創業爲長史升堂拜母如比肩之舊文武之事一以委昭昭每得北方士大夫書疏專歸美於昭昭欲默而不宣則懼有嫌宣之則恐非宜進退不安策聞之歡笑曰昔管子相齊一則仲父二則仲父而桓公爲霸者宗今子布賢我能用之其功名獨不在我乎策臨亡以弟權託昭昭率羣僚立而輔之權每田獵常乘馬射虎昭曰夫爲人君者謂能駕御英雄驅使群賢豈謂馳逐於原野校勇於猛獸者乎如有一旦之患如天下笑何權於武昌臨釣臺飲酒大醉權使人以水灑群臣曰今日酣飲惟醉墮臺中乃當止耳昭正色不言出外車中坐權遣人呼昭還謂曰爲共作樂耳公何爲怒乎昭對曰昔紂爲糟丘酒池長夜之飲當時亦

以爲樂不以爲惡也權默然有慙色遂罷酒昭每朝見辭氣壯厲義形於色曾以直言逆旨中不進見後蜀使來稱蜀德美而群臣莫拒權歎曰使張公在坐彼不折則廢安復自誇乎明日遣中使勞問因見昭昭避席權跪止之昭坐定仰曰昔太后桓王不以老臣屬陛下而以陛下屬老臣是以思盡臣節以報厚恩而意慮淺短違逆盛旨自分幽淪長弃溝壑不圖復蒙引見得奉帷幄然臣愚心所以事國志在忠益畢命而已若乃變心易慮以偷榮取容此臣所不能也權辭謝焉昭容貌矜嚴有威風權常曰孤與張公言不敢妄也舉邦憚之○愚按東坡蘇氏之論以昭與荀及龔唐魏鄭公並稱今考其行事皆信乎其然也○顧雍事權爲尚書令封陽遂鄉侯拜侯還寺而家人不知後聞乃驚雍爲人寡言語舉動時當權常歎曰顧君不言言必有

中至飲宴歡樂之際左右恐有酒失而雍必見之是以不敢肆情權亦曰顧公在坐使人不樂其見憚如此自太常爲丞相領尚書事其所選用文武將吏各隨能所任心無適莫時訪逮民間及政職所宜輒密以聞若見納用則歸之於上不用終不宣泄權以此重之然於公朝有所陳列辭色雖順而所執者正權嘗咨問得失張昭因陳法令太稠刑罰微重宜有所蠲損權顧問雍曰君以爲何如雍對曰臣之所聞亦如昭所陳於是權乃議獄輕刑權嘗令中書郎詣雍有所咨訪若合雍意事可施行即與相反覆究而論之爲設酒食如不合意雍即正色改容默然不言無所施設即退告權權曰顧公歡悦是事合宜也其不言者是事未平也孤當重思之其見敬信如此江邊諸將各欲立功自效多陳便宜有所掩襲權以訪雍雍曰臣聞兵法戒於小利此等所陳欲要功名而爲其身非爲國也陛下宜禁之苟不足以耀威損敵所不宜聽也權從之軍國得失行事可否自非面見口未嘗言之爲相十九年卒

晉武帝太康元年王濬等直指建業吳主皓降初帝與羊祜潜謀伐吳群臣多以爲不可唯張華贊成其計及將大舉以華爲度支尚書乃量計運漕決定廟筭詳見丙記及吳滅進封廣武縣侯按本傳華學業優博辭藻朗贍多通圖緯方技之書莫不詳覽少自脩謹造次必以禮度勇於赴義篤於周急器識弘曠時人罕能測之華名重一世衆所推服晉史及儀禮憲章並屬於華多所損益當時詔誥皆所草定聲譽益盛有台輔之望焉而荀勗自以大族恃帝恩深憎疾之每伺間隙欲出華外鎮會帝問華誰可託寄後事者對曰明德至親莫如齊王攸既非上意間言遂行乃出華都督幽州諸軍事撫納新舊戎夏懷之東夷馬韓新彌諸國依山帶海歷世未附者二十餘國並遣使朝獻於是遠夷賓服西境無虞士馬強盛朝議將欲徵華入相初華毀徵士馮恢於帝紞即恢之

弟也深有寵於帝紞嘗侍帝從容論鍾會事稽首曰陛下既然微臣之言宜思堅冰之漸無使如會之徒復致覆敗帝曰當今豈有如會者乎紞曰陛下謀謨之臣著大功於天下據方鎮總戎馬之任者皆在陛下聖慮矣帝默然頃之徵華爲太常以太廟屋棟折免官遂終帝之世以列侯朝見按馮紞之所以中傷華其計甚巧詳見乙記辨邪正篇惠帝即位華以德望爲楊駿所忌不與朝政及駿誅後將廢皇太后會群官於

朝堂議者皆承望風指以為春秋絶文姜太后自絶於宗廟亦宜廢黜惟華議以為皇太后非得罪於先帝者也今黨其所親為不毋於聖世宜依漢廢趙太后為孝成后故事貶皇太后之號還稱武皇后居異宫以全貴終之恩不從遂廢太后為庶人按楊太后初無可廢之罪華之議已不為全直而孝惠猶不能從當是時也綱已絶士君子無可立朝之理矣而華竟進居相位尚日以不免宜也楚王瑋受密詔太宰亮太保瓘等內外兵擾朝廷大恐計無所出華白帝以瑋矯詔擅害二公將士倉卒謂是國家意故從之耳今可遣騶虞幡使外軍解嚴理必風靡上從之瑋兵果敗瑋誅華以首謀有功開府固辭

元康元年賈后專朝委任親黨以賈模為散騎常侍加侍中賈謐與后謀以張華庶姓無逼上之嫌而儒雅有籌畧為衆望所依欲委以朝政疑未決以問裴頠頠深贊其事華遂盡忠匡輔彌縫遺闕雖當暗主虐后之朝而海內晏然華之功也按明年春故楊太后卒于金墉城是時太后尚有侍御十餘人賈后悉奪之絶膳八日而卒賈后恐太后有靈或訴寃於先帝乃覆而殯之施諸厭劾符書藥物等此逆理亂倫之大者華皆無所正救然則所謂彌縫遺闕者果何事也

九年賈后淫虐日甚賈模恐禍及已甚憂之裴頠與模及張華議廢后立謝淑妃模華皆曰主上自無廢黜之意而吾等專行之儻上心不以為然將若之何且諸王方彊朋黨各異一旦禍起身死國危無益社稷頠曰誠如公言然中宮逞其昏虐亂可立待也華曰卿二人於中宮皆親戚言或見信宜為陳禍福之戒庶無大悖則天下尚未至於亂吾曹得優游卒歲而已頠旦夕説其從母廣城君令戒諭賈后以親厚太子賈模亦數為后言禍福后不能用反以模為毀已而疏之模憂憤而卒秋八月以裴頠為尚書僕射頠雖賈后親屬然雅望素隆四海唯恐其不居權位或謂頠曰君可以言當盡言於中宮言而不從

當遠引而去儻二者不立雖有十表難以免矣頠慨然久之竟不能從帝爲人戇騃時天下荒饉百姓餓死帝聞之曰何不食肉糜由是權在群下政出多門勢位之家更相薦托有如互市賈郭恣横貨賂公行南陽魯褒作錢神論以譏之裴頠薦平陽韋忠於張華華辟之忠辭疾不起人問其故忠曰張茂先華而不實裴逸民慾而無厭棄典禮而附賊后此豈大丈夫之所爲哉逸民每有心託我我常恐其溺於深淵而餘波及我況可褰裳而就之哉關内侯索靖知天下將亂指洛陽宫門銅駝歎曰會見汝在荆

棘中耳○按是時亂形已具華方欲與同列優游卒歲其先見之明不如辛忠索靖遠矣及賈后謀廢太子左衛率劉卞爲太子所信遇每會宴卞必預焉屢見賈謐驕傲太子恨之形于言色謐亦不能平卞以賈后謀問華華曰不聞卞曰卞自須昌小吏受公成拔以至今日士感知己是以盡言而公更有疑於卞邪華曰假令有此君欲如何卞曰東宫俊乂如林四率精兵萬人公居阿衡之任若得公命皇太子因朝入録尚書事廢賈后於金

墉城兩黄門力耳華曰今天子當陽太子人子也吾又不受阿衡之命忽相與行此是無君父而以不孝示天下也雖成猶不免罪況權戚滿朝威柄不一而可以安乎賈后常使親黨微服聽察於外頗聞卞言乃遷卞雍州刺史卞知言泄飲藥死胡氏曰以事之形迹論之舉東宫兵廢皇后是五刑莫大之罪也以理之輕重論之則本將滿大臣討安宗廟廢賈后以全儲君是三綱不紊之功也昔周惠王以愛欲易太子齊小白糾合諸侯會盟于首止以定襄王之位孔子稱之曰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賜矣夫父欲易子聖人猶以大義裁之而取嘗

桓以若齊侯之功況賈氏淫虐無道親弑其姑又謗陷太子致于有過乃因以爲罪而廢嫡之張華爲國大臣大臣定國大事大事莫大於太子之廢立矣擁召公卿大會議廷寧飭衛兵嚴爲儆守實白中宫弑姑害子危及宗社請行廢黜以安國家不終朝而禍亂息矣乃拘於小義以失大權本華之心倚后自固而不知理所不可勢安足恃卒之屈於張林之言無以自辭其有以取之哉○十二月賈后詐稱帝不豫召太子入既至后不見以帝命賜之酒使盡飲大醉后使黄門侍郎潘岳作書以紙筆及草因太子醉稱詔使書之云云詳見丙記其字半不成后補成之以呈帝壬戌帝幸式乾殿召

公卿入以太子書示之曰遹書如此今賜之
死諸王公莫有言者張華曰此國之大禍自
古以來常因廢黜正嫡以致喪亂且國家有
天下日淺願陛下詳之裴頠以爲宜先檢校
傳書者又請比校太子手書不然恐有詐妄
后見華等意堅懼事變乃表免太子爲庶人
永康元年三月尉氏雨血妖星見南方太白
晝見中台星拆張華少子韙勸華遜位華不
從曰天道幽遠不如靜以待之胡氏曰天道固遠從刻無變動或偶有小小者爲猶可以綏徵體之也乃一月之中大異四見亦既逼矣而尚曰天道遠何張華之愚哉華以博物名能辯龍肉雖哉化雄臨平石鼓豐城寶劍然上則不識天象下則不悟人理何用博物爲哉以邑觀之華益姦人爾以文舉才謀早得時名及汝位公合馳於榮貴寮結賈后以固爵祿微諫廢儲以竊公譖意欲援游卒歲而不知禍之至此也臨死之言自謂中心如月而史亦稱其盡忠帝室世之相蒙可廢道耶是故君子務知其遠者大者苟悖物如張茂先乎并如行平叔終無救於殺身之禍也太子
既廢衆情憤怨右衛督司馬雅常從督許超
皆嘗給事東宮與殿中郎士猗等謀廢賈后
復太子以張華裴頠安常保位難與行權右

將軍趙王倫執兵柄性貪冒可假以濟事乃
說孫秀使言於倫倫納焉事將起孫秀言於
倫曰不若遷延緩期賈后必害太子然後廢
后爲太子報讎豈徒免禍乃更可以得志倫
然之因勸謐等早除太子以絕衆望癸未賈
后使黃門孫慮殺太子夏四月倫秀將討賈
后使司馬雅告張華華拒之雅怒曰刃將加
頸猶爲是言邪不顧而出倫秀遂矯詔數中
宮賈謐等殺太子之罪遂廢后爲庶人倫陰
與秀謀篡位欲先除時望且報宿怨乃執張
華裴頠等於殿前華謂張林曰卿欲害忠臣
邪林稱詔詰之曰卿爲宰相太子之廢不能
死節何也華曰式乾之議臣諫事具存可覆
按也林曰諫而不從何不去位華無以對遂
皆斬之仍夷三族閻纘撫張華尸慟哭曰旦
語君遜位而不肯今果不免命也按世之華者皆式乾之諫不從而不去此其所以及禍也謂不然夫陰陽之消長莫不以漸世之治、亦然故履霜則知堅冰之將至方楊太后廢也三綱五典於焉掃地華皆諫矣而不

[illegible]宰而夫乃坐進退之柄兼方安[illegible]居相位坐視簒后見戕而不能救逆天[illegible]既甚矣此孔子稱由求為具臣而曰弒[illegible]亦不從也[illegible]至哉其始而[illegible]矣又眞臣之不[illegible]弱潛可哉太子其[illegible]乎懲哀之事下詩卜兹可嫌如眞[illegible]曰嬰之[illegible]夫在楊太后見[illegible]之日矣

西山讀書記乙下之十三

晉惠帝永興二年以琅邪王睿為平東將軍監徐州諸軍事留鎮下邳睿請王導為司馬初導參東海王越軍事與睿素相親善導知天下已亂遂傾心推奉潛有興復之志睿亦雅相器重契同友執睿之在洛陽也導每勸令之國會睿出鎮請為司馬軍謀密策知無不為

懷帝永嘉元年七月以睿為安東將軍都督揚州江南諸軍事假節鎮建業睿名論素輕吳人不附居久之士大夫莫有至者導患之會睿出觀禊導使睿乘肩轝具威儀導與諸名勝皆騎從吳人紀瞻顧榮皆江南之望闚之咸驚異相帥拜於道左導因進計曰古之王者莫不賓禮故老存問風俗虛己傾心以招俊乂況天下喪亂九州分裂大業草創急於得人者乎顧榮賀循此土之望宜引之以結人心二子既至則無不來矣睿乃使導躬

造循榮二人皆應命而至以循爲吳國内史榮爲軍司加散騎常侍凡軍府政事皆與之謀議又以紀瞻爲軍祭酒卞壼爲從事中郎周玘爲倉曹屬琅邪劉超爲舍人張闓及魯國孔衍爲參軍由是吳會風靡百姓歸心焉自此之後漸相推奉君臣之禮始定時荆揚晏安戶口殷實導爲政務在清靜每勸睿勉已勵節匡主寧邦於是尤見委仗情好日隆號爲仲父睿初至頗以酒廢事導以爲言睿命酌引觴覆之自此遂絕通鑑云導勸睿謙以接士儉以足用以清靜爲政撫綏新舊故江東歸心焉

時海内大亂獨江東差安中國士民避亂者多南渡江導說睿收其賢俊與之共事睿從之辟掾屬百餘人時人謂之百六掾以前潁川太守渤海刁協爲軍諮祭酒前東海太守王承廣陵相卞壼爲從事中郎江寧令諸葛恢歷陽參軍陳國陳頵爲行參軍前太傅掾庾亮爲西曹掾愚按自古創業中興之君必有元臣爲之輔翼其所建立

亦必有以荅天命而收人心者美其民以致賢人者蕭何謀也延攬英雄務悅民心者鄧禹之謀也二人所以爲兩漢元功之首者以此焉兩晉氏渡江之初茂弘實爲謀主觀其輸誠於元帝者一則招俊人以從人望二則務清靜以安人心與酇侯高帝不約而合其爲江左名臣之冠亦宜哉

前騎都尉譙國桓彝避亂過江見朝廷弱謂周顗曰我以中州多故來此求全而單弱如此將何以濟既而見王導共論世事退謂顗曰向見管夷吾無復憂矣按溫嶠傳亦有此言諸名士相與登新亭遊宴周顗中坐歎曰風景不殊舉目有江山之異因相視涕泣惟導愀然變色曰當共戮力王室克復神州何至作楚囚對泣耶衆皆收淚謝之陳頵遺王導書曰中華所以傾弊者正以取才失所先白望而後實事浮競驅馳互相貢薦言重者光顯言輕者後敘遂相波扇乃至陵遲加有莊老之俗傾惑朝廷養望者爲弘雅政事者爲俗人王職不恤灋物墜喪夫欲制遠先由近始今宜改張明賞信罰拔卓茂於密縣顯朱邑於桐

邪然後大業可舉中興可冀耳導不能從胡氏曰茂弘建立江左百年之業功與興事其可恨者創業之初冒華前輩而不能用陳頵之言此爲大失導固江左人物之標推其源流始亦自清談中來雖不習老莊亦不深排之也或曰瑯琊得國日淺基業未固理當寬弘而後能濟曰當如是則孔明之不能蜀以寬矣何以得甘棠之思乎

愍帝建興四年丞相睿聞長安不守出師露次刻日北征以漕運稽期丙寅斬督運令史淳于伯刑者以刀拭柱血逆流上柱末二丈餘觀者咸以爲冤右將軍王導等上疏引咎請解職睿曰政刑失中皆吾闇塞所致一無所問胡氏曰孟子曰五伯假仁者也久假而仁者不可得而見矣得見有假者斯可矣久假而不歸者不可得而見矣得見暫假者斯可矣而瑯琊才具不優志器非遠慮東海與己揚州之息固自以建鄴爲瑯琊之京邑也愍帝詔使進軍睿以方定江東爲辭而赴說以復睿素無北伐之志此其情實也及聞長安不守出師露次躬擐甲冑移檄四方刻日北征審有此心者當爲之宥宗選擇將帥訓練軍旅糧具規摹措畫焉非比向之計一口而書發尚恐大事之緒未易為也今臨倉卒而舉本末不塞發於行事其心孔彰乃歸罪督運之猶斬戮無罪刀拭柱上其血逆流拂理違天亦云酷矣今去之千歲讀其史未具其事使人撫膺而重歎息當時思之何以所謂假仁而行猶未能者也王導爲書臣愚濫刑至此歸上疏引咎解職曷若諫止於未然之爲善也

元帝建武元年三月瑯琊王即晉王位有司請立太子王愛次子宣城公裒欲立之謂王導曰立子當以德導曰世子宣城俱有朗雋之美而世子年長王從之丙辰立世子紹爲王太子封裒爲瑯琊王以王敦爲大將軍江州牧揚州刺史王導爲驃騎將軍都督中外諸軍事導以敦統六州辭中外都督按敦導之從兄

時軍旅不息學校未修導上書曰夫風化之本在於正人倫人倫之正存乎設庠序庠序設五教明德禮洽通彝倫攸序而有恥且格父子兄弟夫婦長幼之序順而君臣之義固矣易所謂正家而天下定也故聖王蒙以養正少而教之使化霑肌骨習以成性遷善遠罪而不自知行成德立然後裁之以位雖王之世子猶與國子齒使知道而後貴其取才用士咸先本之於學故周禮鄉大夫獻賢能書于王王拜而受之所以尊道而貴士也人

知士之貴由道存則退而脩其身以及家正其家以及鄉學於鄉以登朝反本復始各求諸已敦樸之業著浮偽之競息教使然也故以之事君則忠以之莅下則仁孟軻所謂未有仁而遺其親未有義而後其君者也自頃皇綱失統頌聲不興于今二紀干戈日尋俎豆不設先王之道彌遠華偽之俗遂滋非所以端本靖末之謂也今戎虜殲殪國恥未雪若聿遵前典興復道教擇朝之子弟並入于學選明博脩禮之士而為之師化成俗定莫尚於斯上甚納焉按時戎事方興而導首以興學為請可謂有經遠之識矣按本傳記此於登祚部省後通鑑不載

大興元年三月愍帝凶問至建康百官請上尊號王即皇帝位百官陪列帝命王導升御牀共坐導固辭曰若太陽下同萬物蒼生何由仰照帝乃止

夏四月加王導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

導遣八部從事行揚州郡國還同時俱見帝從事各言二千石官長得失獨顧和無言導問之和曰明公作輔寧使網漏吞舟何緣採聽風聞以察察為政衆導咨嗟稱善胡氏曰江東草刱正須慎擇牧守令長以撫循百姓為國基本若一郡一縣或非其人則受害者衆矣然則守令得失正宰相所當知也不以察察為政以此待赤子可耳為民上者蓋暴貪汙容而不治網漏吞舟不亦謬乎且風聞不可聽者謂誣罔者也若按其舉措之虛實而加刑賞焉又何惡於風聞且宰相於天下安得物物而目覩之哉顧和之言若[illegible]而否焉所不取也

太山太守徐龕反帝訪可以鎮撫河南者導舉太子左衛率羊鑒龕之州里冠族必能制之鑒深辭才非將帥郗鑒亦表鑒非才不可使導不從秋八月以鑒為征虜將軍征討都督督徐州刺史蔡豹等討之

三年羊鑒討徐龕頓兵下邳不敢前尚書令刁協劾奏鑒免死除名以蔡豹代領其兵王導以所舉失人乞自貶帝不許按導此舉有類於蕭何之識韓信鄧禹之知寇恂矣其中興之業不完有哉然導亦非憎於知人者若徐龕之叛周蹟亦聚衆應之元帝議欲加討導以為兵少則不足制逐多遣則根本空虛黃門侍郎周

撰述烈至斜爲一部所敘意謂直從撰足能發續畢如其詳續撰之從兄也使導於擇將允皆若此並不偉哉時中興草創未置史官導始啓立

於是典籍頗具

帝之始鎮江東也王敦與從弟導同心翼戴

帝亦推心任之敦總征討導專機政羣從子

弟布列顯要時人爲之語曰王與馬共天下

後敦自恃有功帝畏而惡之乃引劉隗刁協

以爲腹心稍抑損王氏之權導亦漸見疎外

中書郎孔愉陳導忠賢有佐命之勳宜加委

任帝出愉爲司徒左長史導能任眞推分澹

如也議者皆稱其善處興廢焉而敦益懷不

平遂構嫌隙胡氏曰元帝欲痛抑王氏之權者正心以正朝廷動無失德之舉誠過事所以自正也身無不正人欲撼之心十去四五矣擇賢才布在有位以正朝廷也朝廷既正人欲叛之心十去七八矣正使姦內不忌侍律而反衆正在君不正在役其勝負之機已判於一堂之上矣帝乃引刁劉二人爲腹心是欲卻窮處而投之以內也茂弘當蘊盛之際欲去其間其惟起敬忠信以發志乃可感動帝心雖曰推分澹如然趣仲衍寧導然深拒之意得非亦有介然不平存於中卒應教人毀實前褐之時已獨安行猶平日蒞此恭爲几几所以爲周公之聖而洛庶王之畀昔也佩導不知此清共

四年七月以驃騎將軍王導爲侍中司空假

節錄尚書領中書監帝以敦故并疎忌導御

史中丞周嵩上疏以爲導忠素竭誠輔成大

業不宜聽孤臣之言惑疑似之說放逐舊德

以佞伍賢虧既往之恩招將來之患帝頗感

悟導由是得全

永昌元年春正月王敦舉兵於武昌上疏罪

狀劉隗二月帝徵戴淵劉隗入衛建康隗至

百官迎于道及入見與刁協勸帝盡誅王氏

帝不許隗始有懼色司空導帥其從弟中領

軍邃左衛將軍廙侍中侃彬及諸宗族二十

餘人每旦詣臺待罪周顗將入導呼之曰伯

仁以百口累卿顗直入不顧既見帝言導忠

誠申救甚至帝納其言顗喜酒至醉而出導

猶在門又呼之顗不與言顧左右曰今年殺

諸賊奴取金印如斗大繫肘後既出又上表

明導無罪言甚切至導不之知甚恨之帝命

還導朝服召見之導稽首曰逆臣賊子何代

無之不意今者近出臣族帝跣而執其手曰
茂弘方寄卿以百里之命是何言邪三月以
導爲前鋒大都督詔曰導以大義滅親可以
吾爲安東時節假之征虜將軍周札素矜險
好利帝令都督石頭諸軍事敦至石頭以杜
弘爲前鋒攻之札開門納弘敦據石頭初西
都覆沒四方皆勸進於帝敦欲專國政忌帝
年長難制欲更議所立王導不從及敦克建
康謂導曰不用吾言幾至覆族導猶執正議

敦無以能奪敦從容問導曰周戴南北之望
當登三司無疑也導不荅又曰若不三司止
應令僕邪又不荅敦曰若不爾正當誅爾又
不荅丙子敦遣部將陳郡鄧岳收顗及淵殺
之導後料檢中書故事乃見顗救已之表執
之流涕曰吾雖不殺伯仁伯仁由我而死幽
冥之中負此良友胡氏曰言之不可不慎也日當表事往耳時乎不晴會
當有丈晴此崔琰之所以死也曰弼陷下而
憂大臣有罪者臣護即行誅此劉洎之所以
死也皆以疑似之言可以兩曉故也罪止不仁
所謂賊奴者指王敦錢鳳沈充之徒耳顧不
茂弘所請而揚殺賊奴取金印之言茂弘
意其謂已所以不能忘懷者也當茂弘愬之
之時顗若對曰此蓋非愚所敢往上禮致大
臣忠邪自當有別如此既無布恩之嫌又無
失言之禍兩得之矣伯仁寧失之於口茂弘
又失之於心王敦問所以處周戴者至于再
三導竟不荅志在於殺也帝遠之量
於是乎狹臨而君子所不由也矣
十一月帝憂憤成疾閏月己丑崩司空王導
受遺詔輔政
明帝太寧元年王敦謀簒位諷朝廷徵己帝
手詔徵之敦移鎮姑孰以司空導爲司徒敦
自領揚州牧敦從子允之方總角敦愛其聰

警常以自隨敦嘗夜飲允之辭醉先卧敦與
錢鳳謀爲逆允之悉聞其言會其父舒拜廷
尉允之求歸省父悉以敦鳳之謀白舒舒與
王導俱啓帝陰爲之備
二年夏五月王敦疾甚矯詔拜王應爲武衛
將軍以自副六月加司徒導大都督領揚州
刺史導聞敦疾篤帥子弟爲敦發喪衆以爲
敦信死咸有奮志秋七月導遺含書曰近承
大將軍困篤或云已有不諱尋知錢鳳大嚴

欲肆姦逆謂兄當抑制不逞還藩武昌今乃與犬羊俱下兄之此舉謂可得如大將軍昔年之事乎（按導此言可謂罄矣含之舉固為逆矣不知敦昔年之事得為順乎）昔年佞臣亂朝人懷不寧如導之徒心思外濟（按此可見導本志欲借敦勢以去刁劉明矣）今則不然大將軍來屯于湖漸失人心君子危怖百姓勞罷臨終之日委重安期（應小字）安期斷乳未幾日又乏時望便可襲宰相之迹邪自開闢以來頗有宰相以孺子為之者乎諸有耳者皆知將為禪代意非人臣之事也先帝中興遺愛在民聖主聰明德洽朝野兄乃欲妄萌逆節凡在人臣誰不憤歎導門戶小大受國厚恩今日之事明目張膽為六軍之首寧為忠臣而死不為無賴而生矣含不荅是月含兵敗敦尋卒應秘不發喪錢鳳沈充繼被殺敦黨悉平司徒導等皆以討敦功受封賞有司奏王彬等敦之親族皆當除名詔曰司徒導以大義滅親猶將百世宥之況彬等皆公之近親

乎悉無所問冬十月以司徒導為太保領司徒加殊禮

三年春二月贈故譙王承甘卓戴淵周顗虞望郭璞王澄等官周札故吏為札訟冤尚書卞壼議以為札守石頭開門延寇不當贈諡司徒導以為往年之事敦姦逆未彰自臣等有識以上皆所未悟與札無異既悟其姦札便以身許國尋取梟夷臣謂宜與周戴同例郗鑒以為周戴死節周札延寇事異賞均何以勸沮如司徒議謂往年有識以上皆與札無異則譙王周戴皆應受責何贈諡之有今三臣既褒則札宜受貶明矣導曰札與譙王周戴雖所見有異同皆人臣之節也鑒曰敦之逆謀履霜日久緣札開門令王師不振若敦前者之舉義同桓文則先帝可為幽厲邪然卒用導議贈札衛尉（胡氏曰王導抑卞壼之議賞周札之忠是何言與王敦再舉導與王含書曰昔年佞臣亂朝人懷不寧如導之徒心思外濟然則敦初據石頭之時亦弘不以為非實有芥蔕于中史氏兼其善惡褒與任責權分大不然矣）

今又於札眷眷如此且以人臣之節許札謂與周戴同心都鑒正言於不省勍益驗前志畀非故故終古不渝不知茂弘何以而爲此邪○畏按敦之舉兵雖以誅劉隗爲名其實欲危晉室導寧不知之耶特以刁劉乾已抗以勢舉兵窮決而恣其逆耳故於石頭之塞懸爲不以爲非播隸味日天地爲之易位人其可有私意哉晉史札傳謂札關門應敵故王師敗績敕蟳爲光有勳寄補尚書貞之遷右將置曾指內史昔貴其從已也後忌其一門五侯貴盛莫比又欽鳳進說然後圖之非以忠於王室之故也導密姦之罪於是甲下可曠矣

閏七月壬午帝引太宰兼司徒導尚書令卞壼車騎將軍郗鑒護軍將軍庾亮領軍將軍陸曄丹楊尹溫嶠並受遺詔輔太子丁亥降遺詔戊子帝崩己丑太子即皇帝位生五年矣群臣進璽司徒導以疾不至卞壼正色於朝曰王公豈社稷之臣邪大行在殯嗣皇未立寧是人臣辭疾之時也導聞之輿疾而至

九月庚太后臨朝稱制以司徒導錄尚書事與中書令庾亮尚書令卞壼參輔朝政然事之大小皆決於亮傳又曰王導稱疾不朝而私送郗鑒壼奏導虧法從私

成帝咸和元年時貴遊子弟多慕王澄謝鯤爲放達壼厲色於朝曰悖禮傷教罪莫大焉中朝傾覆實由於此欲奏推之王導庾亮不聽乃止

初王導輔政以寬和得眾及庾亮用事任法裁物頗失人心二年亮以蘇峻在歷陽終爲禍亂欲下詔徵之訪於司徒導導曰峻猜險必不奉詔不若且包容之卞壼亦爭之亮不從峻不應命遣參軍徐會推崇祖約共討庾亮十一月尚書左丞孔坦司徒司馬丹陽陶回言於王導請及峻未至急斷阜陵界守江西當利諸口彼少我眾一戰決矣若峻未來可往逼其城今不先往峻必先至峻至則人心危駭難與戰矣此時不可失也導然之庾亮不從

三年春正月蘇峻濟自橫江二月峻兵入臺城司徒導謂侍中褚翜曰至尊當御正殿君可啟令速出翜即入上閤躬自抱帝登太極

前殿導及光祿大夫陸曄荀崧尚書張闓共
登御床擁衛峻稱詔大赦以導有德望猶使
以本官居已之右峻自爲驃騎將軍錄尚書
事峻逼遷帝於石頭導固爭不從帝哀泣升
車宮中慟哭初蘇峻遣尚書張闓權督東軍
司徒導密令以太后詔諭三吳吏士使起義
兵救天子會稽內史王舒以庾冰爲奮武將
軍使將兵一萬西渡浙江於是吳興太守虞
潭吳國內史蔡謨等皆舉兵應之陶侃使毛

寶攻祖約約敗蘇峻腹心路永匡術賈寧恐
事不濟勸峻盡誅司徒導等諸大臣更樹腹
心峻雅敬導不許永等更貳於峻導使參軍
袁耽潛誘永使歸順九月戊申導攜二子與
永皆奔白石（壘名陶侃將李根所築也）八月侃兵斬峻峻
衆立峻弟逸爲主
四年諸軍擊斬蘇逸司徒導入石頭令取故
節陶侃笑曰蘇武節似不如是導有慚色○
是時宮闕灰燼溫嶠欲遷都豫章三吳之豪

請都會稽二論紛紜未决司徒導曰孫仲謀
劉玄德俱言建康王者之宅古之帝王不必
以豐儉移都苟務本節用何憂彫弊若農事
不修則樂土爲墟矣且北寇游魂伺我之隙
一旦示弱竄於蠻越求之望實懼非良計今
特宜鎮之以靜群情自安由是不復徙都以
褚翜爲丹楊尹時兵火之後民物彫殘翜收
集散亡京邑遂安（胡氏曰建立都邑必占形勢權輕重之權必據要津觀方來之會故自古都于北者未有不踞趙河華而都于南者未有不經營建康建康比

限淮泗東達既吳西通荊蜀一利盡南海水舟陸車道里均適山川形勝眞一都會劉玄德周流天下亦言建康王者之宅故六朝作邑坐守不動雖大盜屢起而根本常存王導之於東晉自引衆才布之中外又定大策不肯遷都蔽其爲元功之首與洞平削豫章之計劣矣三吳豪傑請都會稽何異於時誇情缺發未知東寧苟務）導善於因事
雖無日用之益而歲計有餘（時帑藏空竭庫中惟有練數千端鬻之不售而國用不給導患之乃與朝賢俱制練布單衣於是士人翕然競服之練遂踊貴乃令主者出賣端至一金其爲時所慕如此）
路永匡術賈寧皆峻之黨也峻未敗永等去
峻歸朝廷王導欲賞以官爵溫嶠曰永等皆

峻之腹心首爲亂階罪莫大焉晚節改悟未足以贖前罪得全首領爲幸多矣豈可復褒寵之哉遵乃止

朝議欲留温嶠輔政嶠以王導先帝所任固辭遂潘庾亮泥首謝罪欲闔門投竄山海帝手詔慰諭曰此社稷之難非舅之責亮乃求外鎭自效出爲都督豫州揚州之江西宣城諸軍事鎭蕪湖陶侃温嶠之討蘇峻也移檄征鎭使各引兵入援湘州刺史卞敦擁兵不

赴又不給軍糧遣督護將數百人隨大軍而已朝野莫不怪歎及峻平陶侃奏敦阻軍觀望不赴國難檻車收付廷尉王導以喪亂之後宜加寬宥轉敦安南將軍廣州刺史病不赴徵爲光祿大夫領少府敦憂愧而卒追贈本官加散騎常侍謚曰敬司馬氏曰庾亮以外戚輔政首發禍機國破君危竄身苟免卞敦位列方鎭兵糧俱足朝廷顚覆坐觀勝負人臣之罪孰大於此旣不能明正典刑又以寵祿報之晉室無政亦可知矣任是責者豈非王導乎

夏四月以平南軍司劉胤爲江州刺史陶侃郗鑒皆以胤非方伯才司徒導不從或謂導子悅曰今大難之後紀綱頽弛自江陵至建康三千餘里流民萬計布在江州江州國之南藩要害之地而胤以汰侈之性臥而對之不有外變必有內患矣悅曰此温平南之意也胤矜豪日甚專務商販積財百萬縱酒耽樂不卹政事冬十二月詔徵後將軍郭默爲右將軍默樂爲邊將不願宿衛以情愬於胤胤曰此非小人之所及也默將赴召求資於

胤胤不與默由是怨胤會有司奏今朝廷空竭百官無祿惟資江州運漕而胤商販繼路以私廢公請免胤官書下胤不卽歸罪方自申理有譖郭默曰劉江州不受免密有異圖惟忌郭侯一人欲先除之默帥其徒襲胤稱詔斬之傳首京師

五年春正月劉胤首至建康司徒導以郭默驍勇難制以默爲江州刺史太尉侃聞之投袂起曰此必詐也卽將兵討之發使上表言

狀且與導書曰郭默殺方州即用爲方州害
宰相便爲宰相乎導答侃書曰默據上流之
勢加有船艦成資故苞含隱忍使有其地朝
廷得以潛嚴俟足下軍到風發相赴豈非遵
養時晦以定大事者耶侃笑曰是乃遵養時
賊也夏五月默將縛默出降侃斬之傳首建
康愚按導前失之於王敦後失之於劉胤知人之明於是有媿矣況怙已愎諫於失之中又重失焉而欲默之用失之非小者也非陶侃輩以討賊自任其禍寧有旣乎
八年春正月趙石勒遣使來修好詔焚其幣

胡氏曰中國之爲中國以有仁義也仁莫大乎愛親義莫大乎尊君仁義立然後人理存天道順若子不顧其親臣不顧其君惟利害是論苟利於己則從之是以小人夷狄自處何以治小人而服夷狄哉石勒攻陷京師囚執天子東晉嗣世乃不戴天之讎義實爲勒謀臣猶有擢髮不足數而罪之言則晉之待勒不言可諭矣設受勒幣與通好忘宗國之讎棄君父之怨則人之大倫滅矣於夷狄又何殊焉是事者非王導而誰嗚呼吾哉此亦其爲元功之一事也
咸康元年咸和盡九年改今元帝加元服司徒導以羸疾不
堪朝會帝幸其府拜導并拜其妻傳又云令輿車入殿其見敬如此
有司家人孔坦切諫及帝已加元服

猶委政於導坦每發憤以國事爲已憂嘗從
容言曰陛下春秋已長聖敬日躋宜博納朝
臣諮諏善道導聞而惡之出坦爲廷尉坦不
得意以疾去職胡氏曰導雖三朝元老佐命功臣然事幼少之君君臣之分无不可不謹所以師表百辟嚴朝廷辨上下定民志也成帝初即位羣臣進璽而導不至于以取譏既卧疾居家而私送邦璽又遣奏勃詔稱皇恐而導不知辭見然下屛而導不知避及孔坦正諫導及惡而出之豈其耄昏臧何志之荒也昔者興公錫亮四世而克勤小物衛武九十入相而以禮自防茂弘未至是也耄荒可不勉勉於恭敬之德哉丹
揚尹桓景爲人諂巧導親愛之領軍將軍陶

回常慷慨謂景非正　宜親狎會熒惑守
南斗導謂回曰斗揚州之分吾當遜位以厭
天譴回曰公以明德作輔當親忠貞遠邪佞
而與桓景造膝熒惑何由退舍導深愧之愚按坦之言可謂忠切矣導雖媿其言而不能用忠言之難聽使人之難遠也如是哉導於是乎不足已
導辟太原王濛爲掾王述爲中兵屬
述性沈靜每坐客辯論蠭起而述處之恬如
也年三十尚未知名人謂之癡導以門地辟
之旣見唯問江東米價述張目不答導曰王

掾不癡人何言癡也嘗見導每發言一坐莫不贊美述正色曰人非堯舜何得每事盡善導改容謝之

趙王虎南遊臨江而還有游騎十餘至歷陽太守袁耽表上之不言騎多少朝廷震懼司徒導請出討之夏四月加導大司馬假黃鉞都督征討諸軍事帝觀兵廣莫門分命諸將都鑒使廣陵遣兵入衛京師俄聞趙騎至少又巳去戊午解嚴導解大司馬胡氏曰東晉方國臣是匪

二十年難內難三作而北寇不深蘇峻既平邊備亦弛周撫信闕者逃遁而失襄陽衣乾見遊騎臨奏而震朝野至於上相仗鉞天子觀兵分遣將臣出導入衛而石虎初未嘗交侵又巳去矣春秋書公追戎部至郡弗及以譏為國無武備啓戎心危道也向使石虎掩吾不戒為疾雷之舉是康其殆哉愚按此導之舉也

四年五月以司徒導為太傅都督中外諸軍事六月以導為丞相罷司徒官以并丞相府導性寛厚委任諸將趙胤賈寧等多不奉法大臣患之庾亮與太尉郗鑒牋曰主上自八九歲以及成人入則在宮人之手出則唯武官小人讀書無從受章句潤閒未嘗遇君子秦政欲愚其黔首天下猶知不可況欲愚其主哉人主春秋既盛宜復子明辟不稽首歸政甫居師傅之尊多養無賴之士公與亮並荷付託之重大姦不掃何以見先帝於地下乎欲共起兵廢導郗鑒不聽南蠻校尉陶稱以亮謀語導或勸導密為之防導曰吾與元規休戚是同悠悠之談宜絕智者之口則如君言元規若來吾便角巾還第復何懼哉又與稱書以為庾公帝之元舅宜善事之於是讒間遂息按稱偘子也後為庾亮所殺征西參軍孫盛密諫亮曰王公常有世外之懷豈肯為凡人事邪此必佞邪之徒欲間內外耳亮乃止是時亮雖居外鎮而遙執朝廷之權既據上流擁強兵趣勢者多歸之導內不能平常遇西風塵起舉扇自蔽徐曰元規塵污人胡氏曰王導固有大略庾亮安得而發之王敦稱兵非導坐暴蘇峻犯闕由亮召禍惟己無瑕乃可戮人亮安得而譽導哉既並為輔相協詔君德內外一也何不言於朝廷薦進儒臣使侍講讀乃

以從愚其主蠱過茂弘所謂加罪之辭者也亮雖有重權專以中制外豈可遂廢一聞簡羅爲備之議即起前小還第之與以此一事賈王庾二公賢否判矣正使元規在朝能引士人談經勤學殆亦虛名無實之徒又何益於上德許庾亮行事一無可稱徒以風流相推得莫名耳論爲君子所不與也愚援使亮書詞所以聲導之失者往往過實然所謂讀書無從援章可[illegible]閒不嘗過君子等語則以非盡誣之也盡[illegible]漢以下爲大臣者大抵以經營事功爲急而以養成若德爲迂雖導之賢亦不免此宜其爲使亮所阿也若亮所謂奏政欲罵無首辯且不可況欲愚其主哉此則天下之名言無導之用心不至於是實深中古之蓋臣之心議若趙高之於二世張議趙忠今於漢驗仇士良之於唐穆敬皆用愚之之術傳所謂弄王之耳目使不聰明者是也夫忠臣之心主於爲國故惟恐人君之不

智不智則不能聽[illegible]而己之道不得行姦臣之心主於爲己故[illegible]患人主之下愚不愚則不可蔽欺而己之[illegible]不得肆然使人主而果愚固非君子之所[illegible]亦豈小人之利哉二世亡而趙高義漢靈[illegible]石讒忠詐然則姦臣之自利亦秪以自禍[illegible]傾呼便變無近之臣猶不可愚其主況大臣與國同謂其可忌人主之智而必恩有以愚之平宗苟臣之情愛迺多端其不使之親近歸生講論今古者固愚其主之術也布置私人日侍惟怪名爲惕講而所陳皆聽惑之言名爲輔導而實委以況伺之任此愚其君之尤甚者也要其歸是亦自思而已杲何益哉

五年秋七月始興文獻公王導薨年六十四發葬

之禮視漢博陸侯及安平獻王故事參用天

子之禮導簡素寡欲輔相三世倉無儲穀衣

不重帛初導與亮共薦丹楊尹何充於帝請

以爲己副且曰臣死之日願引充內侍則社

稷無虞矣由是加吏部尚書及導薨徵庾亮

爲丞相固辭以充爲護軍亮弟冰爲中書監

揚州刺史參錄尚書事冰既當重任經綸時

務不舍晝夜賓禮朝賢升擢後進朝野翕然

稱爲賢相初王導輔政每從寬恕冰頗任威

刑丹楊尹殷融諫之冰曰前相之賢猶不堪

其弘況如吾者哉史臣曰典午之興本乎陵寡無德在府九土未宅其

心四夷已乘其弊既而中原蕩覆時無思晉之士輔佐中宗繁哉甚矣王敦內侮蘇峻連兵賴元臣匪石之心潛運忠謨竟以翦寇寬其開毀學拔存乎沸鼎之中愛立章程在乎傳風之際雖世道多故而規援弘遠矣○屬後茂弘相三上二十有三年以四事故之清素寡欲無聚執務實之私蓋廢幾乎季丈子諸葛武侯之風末年志漸驕息遂至疎直而喜使諱過而拒言其於累德不少是正已之道猶有未盡也平時規諫主潤推元帝晉消一事它無聞焉明帝數啓地斷幾於英主成帝而六歲能折庾亮顯殺之非方之漢昭允爲蚤慧以二君之資使其輔導有方雖聖哲可學而至茂弘於此乃未嘗少致意焉明帝既享國不遐成亦不聞進德至使入親婦寺引近小人爲同列所譏可則於正君之道蓋

黃然矣其謀國則於渡江之初招延時皆爲結人心最爲江左北國根本之它所建置亦有可觀若不以寵難徙都不與夷狄交好尤爲卓偉然其規摹不過區隔自立而已規恢興復蓋非其任若乃用人則一時名流多其所引晚爲何充他日登庸果能以社稷爲己任惟於用將則敗失之而府置掾屬開取清談之士則亦未爲得也大抵後世人材之不如古由其以天資用事而無問學日新之益故膺其所長或能有爲徇其所短亦以致莽茂弘之所長者見和簡靜也所短者不以學輔其資亨不免於王始清虛之餘習故其相業僅止於此其亦可惜也哉

顧榮吳人仕吳爲黃門侍郎吳平與陸機諸
人同入洛後爲齊王冏主簿冏擅權驕恣榮

懼及禍終日昏酣不綜府事以情告友人馮
熊得轉中書侍郎後廣陵相陳敏反假榮右
將軍丹揚內史敏欲誅諸士人榮說云云敏
納其言悉引諸豪族委任之按此所以爲討敏之地也敏
遣甘卓出橫江堅甲利器盡以委之榮私於
卓曰若江東之事可濟當共成之然卿觀事
勢當有濟理否敏既常才本無大略政令反
覆計無所定而其子弟各已驕矜其敗必矣
吾苟安然受其官祿事敗之後使江西諸軍

函首送洛陽曰逆賊顧榮甘卓之首豈惟一
身顛覆辱及萬世可不圖之卓從之明年周
玘與榮及甘卓紀瞻潛謀起兵攻敏榮發橋
斂舟於南岸敏率衆出不獲濟榮麾以羽扇
其衆潰散事平還吳元帝鎮江東以榮爲軍
司凡所謀畫皆以諮之時帝所幸鄭貴嬪有
疾以祈禱廢事榮上牋願沖虛納下廣延儁
彥思盡今日之要塞鬼道淫祀則開泰有期
時南土之士未盡才用榮又言陸士光貞正

清貴甘季思忠款盡誠殷慶元質略族兄公
讓明亮守節及楊彥明謝行言等皆南金也
皆納之六年卒帝臨喪盡哀按士光玩字季思卓字以下未詳導既引榮榮又引諸人一時材名之士莫不收用此江左所以興也
紀瞻秣陵人少以方直知名大安中與顧榮
共誅陳敏元帝爲安東將軍引爲軍諮祭酒
帝親幸瞻宅與之同乘而歸帝踐位拜侍中
尚書上疏諫諍多所匡益帝嘉其忠時鄒鑒
據鄒山屢爲石勒等所侵瞻以鑒有將相材

恐朝廷棄而不恤上疏請衛之贍才兼文武朝廷稱其忠亮雅正轉領軍將軍六軍敬憚之及王敦之逆明帝使謂贍曰卿雖病為朕臥護六軍所益多矣賜布千匹贍不以歸家分賞將士

賀循山陰人操尚高厲言行進止必以禮讓舉秀才除陽羨令以寬惠為本後為武康令政教大行陸機上疏薦循謂其德量邃茂才鑒清遠服膺道素風操凝峻久之召補太子舍人趙王倫篡位轉侍御史辭疾去職賊李辰起兵江夏征鎮不能討辰別帥石冰略有揚州逐會稽相張景前南平內史王矩等唱義傳檄州郡以討之循亦合眾應之一郡悉平循迎景還郡即謝遣兵士杜門不出論功報賞一不豫焉及陳敏之亂詐稱詔書以循為丹陽內史循辭以足疾又服寒食散露髮袒身示不可用敏不敢逼元帝為安東將軍復上循為吳國內史及遷為軍司榮代顧循稱

晉書列乙三十三 二十八 集

疾帝遺之書若望必屈臨以副傾遲之語循猶不起及帝承制復以為軍諮祭酒不得已乃轝疾至帝親幸其舟諮以政道時廷尉張闓將奪左右近宅以廣其居乃私作都門早閉晏啓人多患之訟於州府皆不見省循出連名詣循質之循曰見張廷尉當及之闓聞而遽毀其門詣循致謝為世敬服如此[illegible]專據此建武初拜太常明廷疑滯皆諮之於循循輒依禮經而對為當世儒宗俄以循行太子傅循以枕疾累表固讓帝以循體德率物有不言之益勉厲備至命皇太子親往拜焉

周玘陽羨人孝侯處之子彊毅沉斷有父風閉門絜己不妄交游士友咸望風敬憚故名重一方舉秀才除議郎太安初妖賊張昌等聚眾江夏百姓從之別率石冰寇有揚土玘潛結前南平內史王矩及江東人士共起義兵攻冰於建康冰北走投昌別率封雲雲司馬張統斬雲冰以降徐揚並平玘不言功賞

乙一三 二一九

散衆還家陳敏反于揚州以玘為安豐太守玘稱疾不行與顧榮甘卓等以兵攻敏衆奔潰追獲斬之元帝初鎮江左以玘為倉曹屬建威將軍錢璯反來寇玘縣玘復率合鄉里義衆討璯斬之玘三定江南開復王略帝嘉其勳以玘行建威將軍吳興太守封烏程縣侯時寇亂之後百姓饑饉盜賊公行玘甚有威惠百姓敬愛之帝以玘頻興義兵勳誠並茂為義興郡以彰其功焉玘宗族彊盛人情所歸帝疑憚之于時中州人士佐佑王業而玘自以不得調內懷怨望復為刁協所輕恥恚愈甚乃與鎮東祭酒王恢陰謀誅諸執政事泄帝秘之召為鎮東司馬未到改授南郡太守又下令以為軍諮祭酒玘憂憤卒按玘之忠烈而不能以功名自終亦可惜也已

王承渾弟湛之子弱冠知名王衍比之樂廣永寧初為驃騎參軍值天下將亂乃避亂南下東海王越以為記室參軍雅相知重勅其子毗曰王參軍人倫之表汝其師之遷東海太守政尚清靜不為細察小吏有盜池中魚者綱紀推之承曰文王之囿與衆共之池魚何足惜邪有犯夜者為吏所拘承問其故答曰從師受書不覺日暮承曰鞭撻甯越以立威名非政化之本使吏送令歸家其從容寬恕若此尋去官東渡江是時道路梗澁人懷危懼承每遇艱險處之夷然雖家人不見其有憂喜之色及至建鄴為元帝從事中郎甚見優禮承少有重譽而推誠接物盡弘恕之理衆咸親愛焉渡江名臣王導衛玠周顗庾亮之徒皆出其下為中興第一卒朝野痛惜之

甘卓丹楊人為東海王越參軍補離狐令卓見天下大亂棄官東歸與陳敏相過歷陽深相結託會周玘唱義玘與顧榮共邀說卓卓素服榮共滅敏元帝初渡江授卓前鋒都督歷陽內史其後討周馥征杜弢屢經苦戰多

所擒獲以功進封南鄉侯（後事見丙記王敦事中○以上皆渡江初辟召以爲掾屬者也其間多導所薦引）

下壼弱冠有名譽元帝鎮建鄴召爲從事中郎委以選舉甚見親杖王含之難加中軍將軍含滅以功封建興縣公明帝不豫領尚書令與王導等俱受顧命輔幼子（餘見前後事見丙記蘇峻事中）

溫嶠性聰敏有識量平北大將軍劉琨請爲參軍將兵討石勒屢有戰功琨遷司空以嶠

爲右司馬時并土荒殘寇盜羣起石勒劉聰跨帶疆場嶠爲之謀主琨所憑焉屬二都傾覆元帝初鎮江左琨誠繫王室謂嶠曰昔祚雖衰天命未改吾欲立功河朔使卿延譽江南子其行乎對曰嶠雖無管張之才而明公有桓文之志欲建匡合之功豈敢辭命乃以爲左長史檄告華夷奉表勸進嶠旣至引見具陳琨忠誠志在效節因說社稷無主天人係望辭旨慷慨舉朝屬目帝器焉王導周顗庾亮等並親善時江左草創綱維未舉嶠殊以爲憂及見王導共談歡然曰江左自有管夷吾吾復何慮屢求反命不許後歷驃騎王導長史遷太子右庶子太子與爲布衣之交數陳規諷又獻侍臣箴甚有弘益（後事見王敦蘇峻事中）明帝疾篤與王導郗鑒庾亮陸曄卞壼等同受顧命

郗鑒以儒雅著名趙王倫辟爲掾知倫有不臣之志稱疾去職及倫篡其黨皆至大官而

鑒閉門自守不染逆節惠帝反正參司空軍事及京都不守寇難鋒起鑒陷於陳午賊中午以鑒有名將逼爲主逃而獲免鑒得歸鄉里州中之士素有感其恩義者相與貧贍鑒復分所得以恤宗族及鄉曲孤老賴其獲濟者甚多遂共推鑒爲主舉千餘家俱避難嶧山元帝初鎮江左假鑒龍驤將軍兗州刺史鎮鄒山時徐龕石勒左右交侵日尋干戈外無救援百姓饑饉或掘野鼠蟄燕而食之終

無叛者三年間衆至數萬求昌初徵拜鎮軍
將軍後事見王敦蘇峻事中
庾亮性好莊老風格峻整動由禮節時人以
爲夏侯太初陳長文之倫元帝爲鎮東時辟
西曹掾甚器重之中興初侍講東宮與溫嶠
俱爲太子布衣之好時帝方任刑法以韓子
賜皇太子亮諫以申韓刻薄傷化不足留聖
心太子納焉明帝即位以爲中書監以外戚
辭王敦既有異志内深忌亮而外崇重之亮

懼以疾去官及敦舉兵加亮左衛將軍平
以功封永昌縣公帝疾篤與王導受遺詔輔
幼主太后臨朝政事一決於亮任法裁物頗
失人心餘見丙記蘇峻事中陶侃薨遷亮都督江荊等
六州諸軍事鎮武昌時王導輔政主幼時艱
務存大綱不拘細目委任趙胤賈寧等諸將
並不奉法大臣患之陶侃嘗欲起兵廢導而
郗鑒不從乃止至是亮又欲率衆黜導鑒又
不許亮其事得息餘見丙記C以上皆與導同時輔政者也

劉隗少有文翰元帝以爲從事中郎隗雅習
文史善求人主意帝深器遇之遷丞相司直
委以刑憲尚中郎將王含以貴驕自恣一請
參佐及守長二十餘人多非其才隗兩奏含
雖寢王氏深忌疾之而隗之彈奏不畏彊禦
皆此類也丞相府斬督運令史淳于伯而血
逆流隗又奏其寃大與初爲丹楊尹與尚書
令刁協並爲元帝所寵欲排抑豪強諸刻碎
之政皆云隗協所建隗雖在外萬機秘密皆

豫聞之王敦作亂以討隗爲名餘見丙記王敦事中敦
尅石頭隗奔石勒爲太子太傅卒
刁協博聞彊記永嘉初避難渡江元帝以爲
軍諮祭酒中興建拜尚書左僕射時朝廷草
創憲章未立朝臣無習舊儀者協久在中朝
諳練舊事凡所制度皆稟於協太興初遷尚
書令協性剛悍與物多忤每崇上抑下故爲
王氏所疾又使酒放肆侵毀公卿見者莫不
側目然悉力盡心志在匡救帝甚信任之以

奴爲兵取將吏客使轉運皆協所建也衆庶怨望之及王敦構逆上疏罪協帝使協出督六軍既而王師敗績帝執協隗手流涕勸令避禍協曰臣當守死不敢有貳帝曰今事逼矣安可不行乃令給協隗人馬令自爲計協老不堪騎乘素無恩紀從者皆委之行至江乘爲人所殺送首於敦按史臣論二人以爲同惡相濟使賢人宰見踈致物情靡讁是爲得之然二人之罪黜廢何也何至於舉兵以討之乎敦志在據逆故惜之以舉事爲辭至於誅人之國危而苟免見殺於主主辱而圖生史臣議之當矣隗甘心臣事胡羯老無足議云

晉紀乙之十三　三十六

戴淵少好遊俠不拘操行遇陸機赴洛船裝甚盛與其徒掠之機察知非常人遙謂之曰卿才器如此乃復作劫耶淵感悟因流涕投劍就之機與言深加賞異遂定交焉後舉孝廉機薦之於趙王倫倫乃辟之同郡潘京名知人稱其有公輔之才後爲元帝鎮東司馬中興建爲中護軍出爲征西將軍都督兗豫幽冀雍并六州諸軍事王敦舉兵詔淵還鎮京都後爲見王敦事中淵有重望既爲敦所害四海之士莫不痛惜焉

周顗少有重名元帝初鎮江左請爲軍諮祭酒後轉尚書左僕射以荒醉失儀爲有司所奏初顗以雅望獲海內盛名後爲僕射略無醒日時人號爲三日僕射庾亮曰周侯末年所謂鳳德之衰也王導甚重之嘗枕顗膝而指其腹曰卿此中何所有也荅曰此中空洞無物然足容卿輩數百人導亦不以爲忤後爲見王敦事中○以上二人皆爲敦所害而導不救者也

晉紀乙之十三　三十七

劉超少有志爲縣小吏稍遷琅邪國記室掾以忠謹清慎爲元帝所拔常親侍左右遂從渡江轉安東府舍人專掌文檄相府建又爲舍人于時天下擾亂伐叛討貳超自以職在近密而書跡與帝手筆相類乃絕不與人交書時出休沐閉門不通賓客中興建爲中書舍人時臺閣初建超職典文翰而畏慎靜密彌見親待加以處身清苦衣不重帛家無儋

石之儲每帝所賜皆固辭後王敦稱兵領安東上將軍尋六軍敗散唯超寀兵直衛及錢鳳構禍超招合義士從明帝征鳳事平以功封零陵伯出為義興太守穆后臨朝遷射聲校尉時軍校無兵義興人多義隨超因統其衆以宿衛號為君子營遭母憂去官喪服不離身朝夕號泣朔望輒步至墓所哀感路人餘在蘇峻事中

鍾雅好學有才志元帝以為丞相記室參軍後為宣城內史錢鳳作逆廣德縣人周玘為鳳起兵攻雅雅退據涇縣收合士庶討斬之鳳平徵拜尚書左丞明帝崩遷御史中丞時國喪未朞而尚書梅陶私奏女妓雅劾奏宜加放黜穆后臨朝特原不問雅直法繩違百僚皆憚之餘見蘇峻事中

張闓少有志操辟兼進之元帝言闓才幹貞固當今之良器即引為安東參軍帝踐祚補晉陵內史在郡有威惠後為大匠卿蘇峻之役闓與王導俱入宮侍衛餘見蘇峻事中

褚翜以才藝楨幹稱元帝為晉王以翜為散騎郎成帝初為左衛將軍餘見蘇峻事中○以上皆與導同處蘇峻之難者也

孔愉建興初參丞相軍事蘇峻反愉為太常以朝服守宗廟峻平溫嶠執愉手流涕曰天下喪亂忠孝道廢能持古人之節歲寒不凋者唯君一人耳陳王導忠誠與諫導用趙胤事皆見前

孔坦少方直有雅望元帝為晉王以坦為之學後棄官歸會稽久之除領軍司馬會王敦反與右衛將軍虞潭俱在會稽起義而討沈充事平拜揚州刺史王導請為別駕餘見蘇峻事中及前

陶回為王導司馬蘇峻之役回與孔坦言於導請早出兵守江口餘在蘇峻事中回性雅正不避彊禦者也餘見前○以上皆嘗規切導而不見從者也又導妻曹氏性妬導憚之乃密營別館以處衆妾曹氏知將往焉導遽令命駕以所執麈尾柄驅牛而進司徒蔡謨戲之導怒謂人曰吾往與羣賢共游洛中何曾聞有蔡克兒也此亦可見導之褊然何列有過不正言而以謔語及之亦謂之失也

何充王導妻之姊子少與導善嘗詣導導以麈尾指床呼充共坐曰此是君坐也導繕揚州廨舍顧而言曰正爲次道耳後爲丹楊尹王導庾亮並言於成帝已見前因是加吏部尚書後與庾冰參錄尚書事庾冰兄弟以舅氏輔王室權侔人主慮易世之後戚屬轉踈將爲外物所攻每說帝以國有彊敵宜須長計帝從之充建議曰父子相傳先王舊典忽妄改易懼非長計故武王不授聖弟即其義也

昔漢景亦欲傳祚梁王朝臣咸以爲虧亂典制據而弗聽今琅邪踐祚如孺子何社稷宗廟將其危乎冰等不從既而康帝立冰充侍坐帝曰朕嗣鴻業二君之力也充對曰陛下龍飛冰之力也若如臣議不覩升平之世帝有慙色帝疾篤冰翼意在簡文而充建議立皇太子奏可及帝崩充奉遺旨立太子是爲穆帝冰翼深恨之冰翼尋卒充專輔幼主翼臨終表以後任委息爰之于時議者並以諸

西藩人情所歸宜依翼所請以安物情充曰不然荆楚國之西門北帶強胡西鄰勁蜀得賢則中原可定勢弱則社稷同憂豈可以白面年少猥當此任哉桓温英略過人有文武識度西夏之任無出温者議者又曰庾爰之肯避温乎如令阻兵恥懼不淺充曰温足以制之諸君勿憂乃使温西爰之果不敢爭充居宰相雖無澄正改革之能而彊力有器局臨朝正色以社稷爲已任凡所選用

皆以功名爲先不以私恩樹親戚談者以此重之然所昵庸雜信任不得其人而性好釋典崇修佛寺供給沙門以百數糜費巨億而不吝也親友至於貧乏無所施遺以此獲譏於世此導所舉使繼己輔政者也觀其持義據正亦不忝所舉矣而佞佛之失則沉溺於流俗莫能自返此不學之過也按成帝時彭城王紘上言樂賢堂有先帝手畫佛像經歷寇難而此堂猶存宜勑作頌蔡謨曰佛者夷狄之俗非經典之制先帝多才多藝聊因暇而爲之至於雅好佛道則所未聞今欲發王命勑史官上稱先帝好佛之志下爲夷狄作一象之頌於義有疑焉於是遂寢觀謨此議賢於充遠矣又其它所諫議與進退之

節亦多可觀未聞導嘗以引之也傳稱談牲方雅丞相王導作女伎施設牀席謨先在坐不悦而去導亦不止之然則謨之為人蓋與導素多不合佂短誅之塵尾之戲以達其懇而已可以導之懿畧而於同異好惡之閒如此由學力未至之故耳後之君子其可不自勉耶

穆帝升平四年初謝安少有重名前後徵辟皆不就寓居會稽以山水文籍自娛雖為布衣時人皆以公輔期之士大夫至相謂曰安石不出當如蒼生何安每遊東山常以妓女自隨司徒昱聞之曰安石既與人同樂必不得不與人同憂召之必至安妻劉惔之妹也見家門貴盛而安獨靜退曰丈夫不如此也安掩鼻曰恐不免耳及弟萬廢黜安始有仕進之志時已年四十餘征西大將軍桓溫請為司馬安乃赴召溫大喜深禮重之本傳安年四歲桓彝見而歎曰此兒風神秀徹後當不減王東海弱冠詣王濛清言良久濛語子脩曰向客亹亹為來逼人王導亦深器之初辟司徒府除佐著作郎並以疾辭揚州刺史庾冰必欲致之不得已赴召月餘告歸吏部尚書范汪舉為吏部郎安以書拒絶之有司奏安被召歷年不至禁錮終身遂棲遲東土常往臨安山中坐石室臨濬谷悠然歎曰此亦伯夷何遠其後桓溫請為司馬將發新亭朝士咸送中丞高崧戲之曰卿累違朝旨高卧東山諸人每相與言安石不肯出將如蒼生何蒼生今亦如卿何安有愧色溫當北征會萬病卒安投牋求歸尋除吳興太守在官無當時譽去後為人所思

乙之十三　四十二

簡文帝咸安元年自升平四年至此歷哀帝海西公三主十一年大司馬溫恃其材略位望陰蓄不臣之志欲立功河朔以收時望還受九錫及枋頭之敗事在海西公太和四年為燕慕容垂所敗威名頓挫與參軍郗超定議諷褚太后廢帝為東海王立丞相會稽王昱溫出次中堂分兵屯衛溫有足疾詔乘輿入殿侍中謝安見溫遥拜溫驚曰安石卿何事乃爾安曰未有君拜於前臣揖於後十二月大司馬溫奏東海王宜依昌邑故事詔封海西公溫威振內外帝雖處尊位拱默而已常懼廢黜郗超以溫故朝中皆畏事之謝安嘗與左衛將軍王坦之共詣超日旰未得前坦之欲去安曰獨不能為性命忍須臾耶胡氏曰或謂安石為郗超屈節安石非圖富貴持祿保容也正惟心在王室故爾王允之屈意於董卓溫嶠之屈意於王敦謝安之屈意於桓溫皆不為私君子與之與其心也

乙之十三　四十三

二年秋七月帝不豫急召大司馬温入輔温
辭不至遺詔温依周公居攝故事又曰少子
可輔者輔之如不可君自取之侍中王坦之
持詔入於帝前毁之曰天下宣元之天下陛
下何得專之帝乃使坦之改詔曰家國事一
禀大司馬如諸葛武侯王丞相故事是日帝
崩羣臣疑惑未敢立嗣或曰當須大司馬處
分尚書僕射王彪之正色曰天子崩太子代
立大司馬何容獨異朝議乃定太子即皇帝

位崇德太后令以帝冲幼加在諒闇令温依
周公居攝故事事已施行王彪之曰此異常
大事大司馬必當固讓使萬機停滯稽廢山
陵未敢奉令謹具封還事遂不行温望簡文
臨終禪位於已不爾便當居攝既不副所望
甚憤怨與弟冲書曰遺詔使吾依武侯王公
故事耳温疑王坦之謝安所爲心銜之詔謝
安徵温入輔温又辭本傳云簡文帝疾篤桓温上疏薦安宜受顧命
通鑑不載

孝武帝寧康元年二月大司馬温來朝詔吏
部尚書謝安侍中王□之迎于新亭是時都
下人情洶洶或云欲誅王謝因移晉室坦之
甚懼安神色不變曰晉祚存亡決於此行温
既至百官拜於道側温大陳兵衛延見朝士
有位望者皆戰慴失色坦之流汗霑衣倒執
手版安從容就席坐定謂温曰安聞諸侯有
道守在四鄰明公何須壁後置人邪温笑曰
正自不能不爾因命左右撤之與安笑語移

日郗超常爲温謀主安與坦之見温使超卧
帳中聽其言風動帳開安笑曰郗生可謂入
幙之賓矣時天子幼弱外有彊臣安與坦之
盡忠輔衛卒安晉室胡氏曰晉世取虛名之士不旋踵至將相如庾
元規殷深源之徒國殄民死不償責世因謂取士勿取虛名愚非之且三代之王鑽
必先其令聞故君子欲早有譽於天下中庸求之士在窮約中既無美名人何從而知在
上何從而取夫矯譽沽名者苟能詢事考言而試以功則莫能□矣殷浩聞桓温至武昌
則大懼欲去位以避之聞桓温欲處以尚書令則大喜亟作書以謝之其情致卑節殊與
盛名不類後此二三年温勢益強心益肆擅廢立之威而窺覦神器朝廷惕息當什百於

深淵之時而安不規溫如敵己然意衆安閑不爲少屈從容談笑而握氣自沮如愛能毅虎者安石初亦以虛名取也其德度才器乃過故人存殺害亦已矣　按本傳坦之與安初齊名至是方知坦之之劣晦孝武帝富於春秋政不自己溫威振中外人情嘩喧互生異心實與坦之盡忠臣貫然能翦穆與適猶意同文小異

秋七月南郡宣武公桓溫薨初溫疾篤諷朝
廷求九錫屢使人趣之謝安王坦之故緩其
事使袁宏具草宏以示王彪之彪之歎其文
辭之美因曰卿固大才安可以此示人謝安
見其草輒改之由是歷旬不就宏密謀於彪

之彪之曰聞彼病日增亦當不復支久自可
更小遲迴宏從之會溫薨錫命遂寢按溫之求九錫

也安以計緩之是矣使溫未卽死安將何以處之乎曰九錫者禪代之漸也溫求九錫而得之則必復求禪代矣以安之賢而二王佐之使溫未死則九錫之議必將以死爭之決不肯與使爲求禪之階也何以知之曰以君肯之事而知之也夫吾攝者卽真之漸諸公見拒之於前矣九錫乃擅代之漸諸公其肯計之乎愚知其必以死爭之也然則果以何計寢之也曰此非陰謀密畫所能止也不過以晉德辭奏天命未改而告蹤之使溫能退聽固甚善也設或忿懟而至於舉兵則安與二王謂之廟堂外藩訴將舉師入倚逆頓既尙直有在易姝之鑒近在前翦溫未必能人後王室也萬一天不祚晉溫勢遂成大臣

之謂以身徇國者有一死而已必不肯以社稷輸人而資其機已也安石於此固已了然於胷中矣況有二與爲之助乎其後虔弘之論溫之罪罰其過肯表安使行九錫雖猶安王坦之以死守之故得稍留斯言爲得其要愚故曰使溫不死則九錫之議必將以死而爭決不予之使爲求禪之階也

謝安以天子幼沖新喪元輔欲請崇德太后
臨朝王彪之曰前世人主幼在襁褓母子一
體故可臨朝太后亦不能決事要須顧問大
臣今上年出十歲垂及冠婚反令從嫂臨朝
示人君幼弱豈所以光揚聖德乎安不欲委

任桓冲故使太后臨朝己得以專獻替裁決
遂不從彪之之言八月太后復臨朝攝政按冲溫之弟也冲代溫居任盡忠王室然安不欲委任之者政在私門然非可久之道故也
是月以王彪之爲尚書令謝安爲僕射領吏
部共掌朝政安每歎曰朝廷大事衆所不能
決者以諮王公無不立決
二年二月以王坦之爲都督徐兗青三州諸
軍事徐兗二州刺史鎭廣陵詔謝安摠中書
安好聲律朞功之慘不廢絲竹士大夫效之

遂以成俗王坦之屢以書苦諫之曰天下之
寶當爲天下惜之安不能從本傳云王坦之出爲徐州安總關中書事安義有輔導輯會稽王道子亦頗弼諧之益
三年夏五月藍田獻侯王坦之卒臨終與謝
安桓沖書惟以國家爲憂言不及私
桓沖以謝安素有重望欲以揚州讓之自求
外出桓氏族黨皆以爲非計莫不扼腕苦諫
郗超亦深止之沖皆不聽詔以沖都督徐豫
兗青揚五州諸軍事徐州刺史鎮京口以安

領揚州刺史並加侍中是年系據王坦之卒
九月帝講孝經始覽典籍延儒士謝安薦東
莞徐邈補中書舍人每被顧問多所匡益帝
或宴集酣樂之後好爲手詔詩章以賜侍臣
或文詞率爾近言褻雜邈應時收斂還省刊
削皆使可觀經帝重覽然後出之時議以此
多邈
太元元年春正月加謝安中書監錄尚書事
二年秋七月以尚書僕射謝安爲司徒讓不

拜復加侍中都督揚豫徐兗青五州諸軍事
初中書郎郗超自以其父愔位遇應在謝安
之右而安入掌機權愔優游散地常憤邑形
於辭色由是與謝氏有隙是時朝廷以秦寇
爲憂詔求文武良將可以鎮禦北方者謝安
以兄子玄應詔超聞之歎曰安之明乃能違
衆舉親玄之才足以不負所舉衆咸以爲不
然超曰吾嘗與玄共在桓公府見其使才雖
履屐間未嘗不得其任是以知之玄募驍勇

之士得彭城劉牢之等數人以牢之爲參軍
常領精銳爲前鋒戰無不捷時號北府兵敵
人畏之按安能舉玄玄能舉牢之相與精皆知人如此功其有不成者乎
護軍將軍散騎常侍王彪之卒初謝安欲增
修宮室彪之曰中興之初即東府爲宮殊爲
儉陋蘇峻之亂成帝止蘭臺都坐殆不蔽寒
暑是以更營新宮比之漢魏則爲儉比之初
過江則爲侈矣今寇敵方彊豈可大興功役
勞擾百姓邪安曰宮室弊陋後世謂人無能

彪之曰凡任天下之重者當保國寧家緝熙政事乃以修宮室爲能邪安不能奪其議故終彪之之世無所營造

三年春二月作新宮本傳云是時宮室毀壞安欲繕之王彪之等以外寇爲諫安不從竟獨決之宮室用成皆仰模玄象合體辰極而役無勞怨與通鑑少異○胡氏曰安石非勞民動衆作無益者君子嘗論之曰東晉是時氣勢微弱奄奄欲盡安石爲此舉以鎭安人心耳若憤不出於此是誠無說

秦王堅遣子丕等寇襄陽又遣將俱難等寇淮陽盱眙彭超攻彭城

乙之二三　五一

四年梁州刺史朱序屢出戰破秦兵引退稍遠序不設備二月丕攻襄陽克之已而超據彭城難克淮陰五月難超拔盱眙秦兵六萬圍幽州刺史田洛于三阿去廣陵百里朝廷大震臨江列戍征虜將軍謝石帥舟師屯涂中今滁州石安之弟也兗州刺史謝玄自廣陵救三阿難超戰敗退保盱眙六月玄與田洛帥衆進攻盱眙難超又敗退屯淮陰玄遣舟師夜焚淮橋難超退屯淮北玄與諸將逆之

戰于君川復大破之難超北走僅以身免謝安爲宰相時彊敵寇境邊書續至梁益不守樊鄧陷沒安每鎭以和靖御以長筭德政既行文武用命不存小察弘以大綱威懷外著人皆比之王導謂文雅過之嘗與王羲之登冶城悠然遐想有高世之志羲之曰夏禹勤王手足胼胝文王旰食日不暇給今四郊多壘宜思自效而虛談廢務浮文妨要恐非當今所宜安曰秦任商鞅二世而亡豈清言致患邪此一段取本傳云

續書記之二十三　五二

五年朝廷以秦兵之退爲謝安桓冲之功拜安衛將軍與冲皆開府儀同三司胡氏曰安與冲能克讓善矣然彭城襄陽相繼陷沒未能收復則取盱眙走秦三將未足以贖喪地之咎當如諸葛武侯請貶三等可也而以功受賞豈未之思乎○傳文言時玄象失度亢旱彌年安奏興滅繼絕求晉初佐命功臣後而封之通鑑不書又云苻堅強盛疆埸多虞諸將敗退相繼安遣弟石及兄子玄等應機征討所在尅捷云云

六年春正月帝初奉佛法立精舍於殿內引諸沙門居之尚書左丞王雅表諫不從

七年冬十月秦王堅會羣臣議曰自吾承業
垂三十載四方略定唯東南一隅未霑王化
吾欲自將以討之何如尚書僕射權翼曰晉
道雖微未聞喪德君臣和穆上下同心謝安
桓沖江表偉才晉有人焉未可圖也苻融亦
深言不可堅少子中山公詵諫曰陽平公國
之謀上而陛下違之晉有謝安桓沖而陛下
伐之臣深惑焉太子宏亦曰晉主無罪人為
之用謝安桓沖兄弟皆一方儁才君臣戮力

未可圖也堅弗從按苻堅兵力之雄豈晉所能當而群臣以為不可伐者徒以安石叔子二人故耳詩曰無競維人詎不信哉
八年秦王堅下詔大舉入寇詔以尚書僕射
謝石為征虜將軍征討大都督以徐兖二州
刺史謝玄為前鋒都督與輔國將軍謝琰西
中郎將桓伊等衆共八萬拒之龍驤將軍胡
彬以水軍五千援壽陽琰安之子也是時秦
兵既盛都下震恐謝玄入問計於謝安安夷
然荅曰已別有旨既而寂然玄不敢復言乃

令張玄重請按張玄字祖希當時名士也安遂命駕出遊
山墅親朋畢集與玄圍棊賭墅安棊常劣於
玄是日玄懼便為敵手而又不勝安遂游陟
至夜乃還指授將帥各當其任桓沖深以根
本為憂遣精鋭三千人入援京師謝安固卻
之曰朝廷處分已定兵甲無闕西藩宜留以
為防沖對佐吏歎曰謝安石有廟堂之量不
閑將略今大敵垂至方游談不暇遣諸不經
事少年拒之衆又寡弱天下事其可知吾其

左衽矣胡氏曰死生驚懼不入乎胷中者聖人誠之也君子明之也英豪傑之人輕之也悍勇愚猛之人冥之也苻堅南伐以秦臨晉何啻泰山之於一卵哉人人惴恐安石獨否所謂明之者也安石何明乎晉室鎮靜正閑所在君不失道人心所歸附相調和士卒蒙附加以長江之限主客殊勢以此持敵勝負已分又況苻堅志驕氣盈貪欲無厭不思其本夷狄也方所敗跨江淮為石勒劉聰之事於理違矣正使強弱相懸直嘗以宗社存亡為決此安石了了於方寸者所以處置優游靜而不擾故史稱其矯情鎮物者夫惟言語可以修飾而出之若情與貌不可矯也矯情於內則貌形於外飾貌於外則情動於中不能相應比使安石而矯情則與玄賭墅棊必不勝玄宜勝而負安石宜負而勝安石之天定矣識者固知其必勝也

冬十一月謝玄等大敗秦兵

說見丙記

謝安得驛書知秦兵已敗時方與客圍棊攝書置牀上了無喜色圍棊如故客問之徐荅曰小兒輩遂已破賊既罷還內過户限不覺屐齒之折

本傳其矯情鎮物如此○胡氏曰折屐齒之事後丈夫或以謂安石謂其矯情鎮物而天機之動有不可掩者非也方秦師大至江東之人孰不憂者謝公以宗社存亡決之盡人事聽天命蓋無遺策矣秦兵大敗捷音鼎來王室既危而復安人臣之喜孰有大於此者乎此而不喜則亦不近人情矣謝公固以安社稷為悅者其折屐齒固宜也小人不樂成人之美好嘗議賢者大抵如此爾愚謂屐齒之折蓋亦偶然未[illegible]之故晉史安讀盡多此類王臨川詩云[illegible]斗賞人齎婁易矜怯安言屐齒[illegible]香欲刑安[illegible]

讀書記乙之三　五十四

十二月大赦以謝安爲尚書令

謝安壻王國寶坦之之子也安惡其爲人每抑而不用以爲尚書郎國寶自以望族故事唯作吏部不爲餘曹固辭不拜由是怨安國寶從妹爲會稽王道子妃帝與道子皆嗜酒狎昵邪諂國寶乃讒安於道子使離間之於帝安功名既盛而險詖求進之徒多毀短安帝由是稍踈忌之

按桓伊傳孝武末年嗜酒好內而道子昏醟尤甚惟狎昵諂邪於是國寶讒諛之計稍行於主相之間嫌隙遂成帝召伊飲讌安侍坐帝命伊吹笛伊一弄畢撫箏而歌怨詩曰爲君既不易爲臣良獨難忠信事不顯乃有見疑患周旦佐文武金縢功不刊推心輔王政二叔反流言聲節慷慨俯仰可觀安泣下沾襟乃越席而就之捋其鬚曰使君於此不凡帝甚有媿色○胡氏曰謝安於晉其功不在王導遇嘒之下氐苻未士步搖復與中原淪於左衽日以不遠以正君臣協心逕擧策以事進取之時而武帝心已盡肅捷書之至曾不閱月遷用讒口肆忌賢臣武帝於是失君道矣

九年桓沖以謝玄等有功自以失言慙恨成疾二月卒沖既卒荆江二州並缺物論以玄勳望宜以授之安以父子皆着大勳恐爲朝

讀書記乙之三　五十五

廷所疑又懼桓氏失職桓石虔復有沔陽之功慮其驍猛在形勝之地終或難制乃以桓石民爲荆州改桓伊於中流石虔爲豫州既以三桓據三州彼此無怨各得所任其經遠無競皆若此

按石虔石民皆豁子石虔有才幹趫健絕倫從溫入關中爲苻堅所圍垂及石虔躍馬赴之拔沖於數萬衆之中而還莫敢抗者三軍歎息威震敵人苻堅入寇淮南詔石虔爲南平太守堅將梁成寇竟陵石虔與弟石民拒之賊屯管城石虔設計夜渡水既濟賊始驚力戰破之進射管城又進攻樊城此所謂沔陽之功也石民爲謝安參軍後領襄城太守與石虔攻苻堅將深成於竟陵明年又破苻堅將慕容垂等於

漳口冲卒詔以石民監荊州軍事荊州刺史桓氏世莅州土石民兼以才望甚爲人情所仰符堅子丕借號河北石民遣將討之臨陣斬丕傳首京師桓伊宜之子與謝玄等俱破堅於肥水伊性謙素雖有大功而始終不替在豫州十年綏撫荒雜甚得物情及遷江州以邊境無虞宜以寬卹爲務乃上疏并合小縣除諸郡逋米隨宜振撫百姓賴焉三人之功之才皆足以當方面之寄故安使分任三鎮其所布置允合物情非私欲其無怨而已若才不足任而徒以平怨爲事未見其可也

三月以衛將軍謝安爲太保八月安奏請乘符氏傾敗開拓中原以徐兗二州刺史謝玄爲前鋒都督帥豫州刺史桓石虔等伐秦玄

至下邳秦徐州刺史趙遷棄城走玄進據彭城九月謝玄使彭城内史劉牢之攻秦兗州刺史張崇崇棄鄄城奔燕牢之據鄄城河南城堡皆來歸附太保安自求北征加安都督揚江等十五州諸軍事胡氏曰台功禍亂皆以君子一心而後能成苟爲不然則所就不至於深遠矣長也淮泗之績晉朔憂亡正如人擧衰身而頭目手足同力扞衛是以易也安石黜望既高武帝已受人譖愬此嗟嗑之時内間不去而欲從事於外心有憂虞屢不精審以此濟者鮮矣苻氏傾敗于關中慕容再集于河北以事幾論之所謂難逢之會也然宣王有六月戎車之志吉甫燕張仲孝友之助安能薄伐玁狁而奏膚公乎哉曰使安石不爲此則安責亦薄豈得入于版圖功雖不濟不猶愈於下去耶曰僥倖小利近功則可爾周公伐管蔡何足以勞又役者然二年而後克非以伐而克之爲難以固而安之爲難也中原淪沒于戎七八十年矣晉師不百日而復兩京四州未論遂取姑欲保守不爲夷狄所侵者其人材計略豈鹵莽可辦也君相既不和於内諸將又疎遠不相及以得之之易則知失之之速也然則安石宜如何治自内而及外邇遠則亨矣

安常疑劉牢之不可獨任又知王味之不宜專城牢之既以亂終而味之亦以貪敗由是識者服其知人

十年會稽王道子專權而姦諂頗相扇搆與安有隙會符堅來求救請自往救之安出鎮廣陵之步丘築壘曰新城而居之胡氏曰孔子曰大臣以道事君不可則止安石上既不獲於武帝下又見疾於相王於是乎若然去之則東山之志真可謂終始不渝矣顧乃因符堅請救而出名既不正非所謂以微罪行又築壘而居不自疑於費欲之保固車騎之周旋豈規節末路之難行百里而半九十乎以安石高情雅度壯古鮮儷尚不免此况汗洛之衆人乎安雖受朝寄然東山之志始末不渝每形於言色及鎮新城盡室而行造汎海之裝欲須經略粗定自江道還

東雅志未就遂遇疾篤上疏請量宜旋旆并召子征虜將軍琰解甲息徒命龍驤將軍朱序進據洛陽前鋒都督玄抗威彭沛委以董督若二賊假延來年水生東西齊舉詔遣侍中慰勞遂還都八月猝昌文靖公謝安薨詔贈太傅時贈禮有異同之議惟徐邈王珣之明貝忠勲乃加殊禮○史臣曰文靖始居塵外蕭然有陵霞之致暨于去衡泌而踐丹墀於是庶績用康彝倫載穆苻堅百萬之衆已瞰吳江桓溫九五之心將移晉鼎衣冠易慮遠邇崩心從容而杜姦謀宴衎而清群寇斯爲盛矣然激繁會於朞服之辰敦一歡於百金之費廢禮於揄清之俗崇侈

於特戳之秋適以箴頹風論辨道國之儀刑不若是說○程子諭見曰允事中南朝張底曰嗟乎國之所恃若人才耳以當時晉室之夢猶在一謂實是以當苻秦百萬之師以序觀之非特安方略之妙抑其所存忠義銳國貴荷國學直欲與晉室同存亡故能運用英豪克成勲業歲與才合故世大抵立大事者非誠與才合不足以濟若安者其東晉人才之傑出者哉○愚按安石東敗十有大年始則過強臣篡竊之謀將則挫強敵并吞之謐其功偉矣方諸平勒之定呂雜喻肅之坎採兵其謀倍之然安石初心蓋未嘗爲功名附也其身情雅度處累平于房丸明之感而所不及者二公超然無物欲之累而安石留情於藏資聲妓之門出王大度贊所爲德挽者也然其乃心王室不然光生縱福轉移而有置人才識退衆務萎不典盡其至故能哉齊𧧏事有所變故江東安蠅表有蔽及之者

王茂弘元勳宿老以行事本末攷之功有烟焉至於養成君德則與茂弘同在可減之域方孝武躬親政事威權己出有人君之度使安能並進忠賢迪之以二帝三王之道則智識日明德器日老必無沈湎酒門之過必無宗信浮圖之惑而義報魔度之徙亦不得逞矣觀安所薦惟徐邈一人狙能效獻替之益范寧副正又過於邈不閒安嘗援引之世後懿與追同侍左右要進蕭言竟爲道子所揣黜守遠邪雖一徐邈豈能獨抗羣邪道子之挂日專國寶之妻乞肆君臣之間相與踊警借足宜女交弄柄權貨賂公行政刑繆亂事錯戚於安石既歿之後其實兆於安石秉政之時孝武留連後宮卒頻於婦人之手由是心先竊故也輔尊之功不素非安石其誰咎哉推原本始蓋自清談中來故於大人格心之業有所未講而其功烈亦僅止於斯遇故謂爲人臣者不可以不知大學

王坦之述子弱冠有重名時人爲之語曰江東獨步王文度坦之有風格尤非時俗放蕩不敦儒教著廢莊論後與謝安共輔幼主俄出鎮廣陵將之鎮上表謂君道以孝敬爲本委任爲貴恭順無違則盛德日新親杖賢能則政道邕穆昔周成漢昭並以幼年纂承大統天下未爲無難終能顯揚祖考保安社稷蓋尊尊親親信納大臣之所致也陛下春秋尚富涉道未廣方須訓導以成天德皇太后

仁淑之體過於三母先帝奉事積年每稱聖
明臣願奉事之心自同孝宗昔成康幼冲事
無大小必諮丞相導所以克就聖德今僕射
臣安中軍臣冲人望具瞻社稷之臣愚謂周
旋舉動皆應諮此二臣二臣之於陛下周之
旦奭漢之霍光顯宗之王導也冲雖在外路
不云遠事容信宿必宜參詳然後情聽獲盡
庶事可畢又天聽雖聰不容不廣羣情雖忠
不啓不盡宜數引侍臣詢求讜言平易之世

有道之主猶尚誠懼日昃不倦況今之艱難
乎帝納之前錄見
王彪之彬子時當南郊會稽王昱執政訪彪
之應有赦否答曰中興以來郊祀往往有赦
愚意常謂非宜何者黎庶不達其意將謂郊
祀必赦凶愚之輩將生心於僥倖矣遂從之
桓溫欲北伐屢詔不許或勸殷浩引身告退
彪之言於昱曰此非保社稷爲殿下計皆自
爲計耳若殷浩去職人情崩壞天子獨坐當

有任其責者非殿下而誰又謂浩曰彼抗表
問罪卿爲其首事任如此猜釁已搆欲作匹
夫豈有全地邪且當靜以待之令相王與手
書示以款誠陳以禍福當必旋旆若不順命
即遣中詔如復不奉乃當以正義相裁無故
匆匆先自猖獗浩曰決大事正自難閒卿此
言意乃得了溫奉帝旨果不進既而長安人
雷弱兒梁安等詐云殺苻健苻眉請兵應接
時殷浩鎮壽陽便進據洛營復山陵彪之言

於昱曰陳弱兒等容有詐僞浩未應輕進尋
而弱兒果詐姚襄反叛浩大敗退守譙城昱
笑謂彪之曰果如君言自頃以來君謀無遺
策張陳復何以過之轉領軍將軍遷尚書僕
射不拜從太常或謂昱曰武陵第中大脩器
仗將謀非常昱以問彪之彪之曰武陵王志
意盡於馳騁田獵耳願深靜之以懷異同昱
甚悅復轉尚書僕射豫州刺史謝弈卒簡文
使彪之舉可以代弈者且曰人有舉桓雲者

君謂如何彪之曰雲未必非才然溫居上流
割天下之半其弟復處西藩兵權盡在一門
非深根固蔕之宜耳昱曰君言是也後爲會
稽内史居郡八年權豪斂迹亡户歸者三萬
餘口桓溫下鎮姑孰威埶震主四方脩敬皆
遣上佐綱紀彪之獨曰大司馬誠爲尊貴若
遣綱紀致貢天子何以過之竟不遣溫以事
上免彪之又檻收下吏會赦免頃之復爲僕
射是時溫將廢海西百寮震慄溫亦色動莫

知所爲彪之知溫不臣之迹已著理不可奪
乃謂溫曰公阿衡皇家便當依傍前代耳命
取霍光傳禮度儀制定於須更按彪之此舉議者多短以
愚觀之彪之非阿附者蓋以杜溫自取之意耳蓋溫之志本在不臣彪之以霍光故事示
之欲其止於廢昏立明不更失臣節也不然則彪之雖不能力爭顧豈弗能引而遠之不
須其議耶溫又廢武陵王遵以事示彪之彪之曰
武陵親尊未有顯罪不可以猜嫌之閒便相
廢徙公建立聖明遐邇歸心當崇奬王室與
伊周同美此大事宜更深詳按此語亦所以具不臣之志

溫曰此已成事卿勿復言餘已見前○以上二人皆安石所與
共輔大政而處桓溫之事者也以安之才尚賴同列之助乃能出濟多艱況才不及安者
乎雖安之與二人情義相與始終無間言雖不能盡從而未嘗以爲忤其有孔明之風者
乎

謝玄少穎悟爲叔父安所器重安嘗戒約子
姪因曰子弟亦何豫人事正欲使其佳玄曰
譬如芝蘭玉樹欲使其生於庭階耳及長有
經國才畧屢辟不起後與王珣俱被桓溫辟
爲掾並禮重之餘見前及丙記

石字石奴淮淝之役以將軍假節征討大都
督與兄子玄琰破苻堅時學校陵遲石上疏
請與復國學以訓冑子班下州郡普修鄉校
孝武納焉後進位開府儀同三司石無他才
望直以宰相弟兼有大勳遂居清顯而聚斂
無厭取譏當世既卒禮官議謚博士范弘文
襄墨朝議不從單謚曰襄
以幹稱累遷侍中苻堅之役以琰
爲輔國將軍以精卒八千與

從兄玄俱陷陳破堅其後孫恩作亂以琰爲會稽內史都督五郡諸軍事琰既以資望鎮越土議者謂無復東顧之虞及至郡無綏撫之能而不爲武備將帥皆諫曰強賊在海伺人形便宜振揚仁風開其自新之路琰曰苻堅百萬尚送淮南況孫恩奔衄歸海何能復出遂不從其言恩後果寇浹口入餘姚破上虞琰兵敗績被害以上皆安之子弟所倚以破苻堅者也然三人論之玄其最優者乎

劉牢之沈毅多計畫淮淝之役見前後王恭將討王國寶引牢之爲府司馬領南彭城內史加輔國將軍恭本以才地陵物及檄至京師朝廷戮國寶王緒自謂威德已著雖仗牢之爲爪牙但以行陣武將相遇禮之甚薄牢之負其材能深懷耻恨及恭之後舉元顯遣人說牢之使叛恭事成當即其位號牢之許焉恭參軍何澹之以其謀告恭牢之與澹之有隙故恭疑而不納乃置酒請牢之於衆中拜爲兄精兵利器悉以配之使爲前鋒行至竹里牢之背恭歸朝廷恭既死遂代恭位元興初朝廷將討桓玄以牢之爲前鋒玄遣人說之乃復與玄交通俄令其子敬宣降玄玄大喜元顯敗玄以牢之爲會稽太守牢之歎曰始爾便奪我兵禍將至矣將北奔廣陵據江北以拒玄集衆大議參軍劉襲曰事不可者莫大於反將軍往年反王兗州近日反司馬郎君今復欲反桓公一人三反其能立乎語畢出佐吏多散去乃縊而死此安石所疑以爲不可專任者也初く牢相之首鼠此所以能成功名也歟

右敘東晉輔臣事業自晉而下若秦之王猛燕之慕容恪元魏之崔浩後周之蘇綽北齊之楊遵彥隋之高熲皆以功業稱勝然術業者非夷狄之主即纂竊之謀大本不正雖有功業向實焉足數也忠略之非兵譁可取自見可記

西山讀書記乙下之十四

隋義寧元年唐公淵子燉煌公世民徇隰城尉房玄齡杖策上謁軍門一見如舊署記室參軍引為謀主玄齡亦自以遇知已罄竭心力知無不為玄齡父彥謙事隋歷司隸刺史玄齡幼警敏貫綜墳籍開皇中天下混壹皆謂隋祚方永玄齡密白父曰上無功德徒以周近親妄誅殺攘神器有之不為子孫立長久計混置嫡庶競侈僭相傾鬩終當內相誅夷視今雖平其亡跂可須也彥謙驚異其言年十八舉進士後補隰城尉漢王諒反坐累徙上郡顧中原方亂慨然有憂天下志

唐高祖武德元年世民為秦王即授玄齡為府記室封臨淄侯征伐未嘗不從衆爭取怪珍玄齡獨收人物致幕府與諸將密相申結人人願盡死力王嘗曰漢光武得鄧禹門人益親今我有玄齡猶禹也居府出入十年軍符府檄或駐馬即辦文約理盡初不著稾高祖曰若人機識是宜委任每為吾兒陳事千里外猶對面語初王引隆陽尉杜如晦為府參軍如晦少英爽喜書以風流自命內負大節臨機輒斷隋大業中補隆陽尉棄官府屬多外遷王患之玄齡曰去者雖多不足吝如晦王佐才也大王若終守藩無所事必欲經營四方捨如晦無共功者王驚曰非公言我幾失之因表留幕府從征伐常參帷幄機秘方多事裁處無留

四年上以秦王世民功大特置天策上將位在王公上冬十月以世民為之世民以海內浸平乃開館於宮西延四方文學之士出教以王府屬杜如晦記室房玄齡等並以本官兼文學館學士分為三番更日直宿朝謁公事之暇輒至館中引諸學士討論文籍或夜分乃寢號十八學士

九年六月秦王世民殺太子建成齊王元吉以世民為皇太子秋七月以玄齡為中書令如晦為兵部尚書玄齡為行臺考功郎中建成元吉日夕譖訴世民於上上待之將罪世民陳叔達諫乃止後元吉又密請殺秦王上不應玄齡謂長孫無忌莫若勸王行周公之事以安國家無忌入白世民世民召玄齡謀之玄齡乃與府屬杜如晦共謀世民謀建成計既定世民令無忌密召玄齡如晦入謀之六月四日世民殺建成元吉

八月上傳位太子即皇帝位范氏曰建無功太子王錄有功藩王也太子君之貳父之也發之是無君父也○胡氏曰太宗不能以制命而爲先發制人之事又不欲如自已出改者故少猶豫不爲之所激又諉目枯將之心辭遺再三亦有不得已而後動此固破宋老生薛仁杲劉黑闥之徒擐也司馬乃謂其爲擧下所迫則誤矣長孫剽遂之從懇懇遠之者江猶張崔在蘇秦新內而不知耳然則房杜亦勸成之何也曰能知太宗之擧異乎周公非加道者亦不能房杜雖賢非御道者也釋微迹矣

上面定勳臣長孫無忌等爵邑淮安王神通曰臣擧兵關西首應義旗今房玄齡杜如晦

等專弄刀筆功居臣上臣切不服上曰玄齡等運籌帷幄坐安社稷論功行

固宜居叔父之先諸將乃服本傳云玄齡有決勝帷幄定社稷功比蕭何所以先諸將也○按安社稷蓋指九年六月之事而言吁使房杜而無此不失爲社稷之臣不幸而有此故以事業而論則爲一時之元功以義理而論則爲千古之罪人矣

貞觀元年上謂房玄齡等曰爲政莫若至公昔諸葛亮竄廖立李嚴於南夷亮卒而立嚴皆悲泣有死者非至公能如是乎又高熲爲隋相公平識治體隋之興亡繫熲之存沒朕既慕前世之明君卿等不可不法前世之賢相也

三月頡利發兵攻突利事見丙記突利遣使來求救上謂於大臣曰朕與突利爲兄弟有急不可不救然頡利亦與之有盟柰何兵部尚書杜如晦曰戎狄無信終當負約今不因其亂而取之後悔無及夫取亂侮亡古之道也

三年春二月以房玄齡爲左僕射杜如晦爲右僕射仍領選如晦先攝吏部尚書與玄齡共筦朝政

引士賢者下不肖咸得職當時浩然歸重監察御史陳師合上拔士論謂人之思慮有限一人不可總數職如晦奏似論臣等帝曰玄齡如晦不以勳舊進特其才可與治天下者師合欲以此離閒吾君臣邪斥嶺表此事見范氏唐論通鑑不載按太宗專任大臣而惡小日之閒善矣然使師合譖房杜爲非人則固所當治今其言謂一人不可捴數職則未見其有離閒之意也斥之嶺表則爲太過後世宰相專權而羣臣莫敢譏未必非此啓之以房杜之賢而於師合之罪不知此豈太之思乎○杜如晦傳云陰誠如晦等無如晦其云云

夏四月謂侍臣曰中書門下機要之司詔敕有不便者皆應論執比來唯睹順從不聞違異若但行文書誰不可爲何必擇才也房元齡等皆頓首謝故事凡軍國大事則中書舍人各執所見雜署其名謂之五花判事中書侍郎中書令省審之給事中黃門侍郎駮正之上始申明舊制由是鮮有敗事

十二月杜如晦以疾遜位上許之

四年三月蔡成公杜如晦疾篤上遣太子問疾又自臨視之甲申薨上每得佳物輒思如晦遣使賜其家久之語及如晦必流涕謂房元齡曰公與如晦同佐朕今獨見公不見如晦矣（李傳云後忽夢如晦若平生明日爲玄齡言之敕所御饌往祭）

上問房元齡蕭瑀曰隋文帝何如主也對曰文帝勤於爲治每臨朝或至日昃五品已上引坐論事衛士傳飧而食雖性非仁厚亦勵精之主也上曰公得其一未知其二文帝不明而喜察不明則照有不通喜察則多疑於

物事皆自決不任羣臣此所以二世而亡也朕則不然擇天下賢才寘之百官使思天下之事關由宰相審熟便安然後奏聞有功則賞有罪則刑誰敢不竭心力以修職業何憂天下之不治哉因敕百司自今詔敕行下有不便者皆應執奏毋得阿從不盡己意（范氏曰書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庶事康哉又曰元首叢脞哉股肱惰哉萬事墮哉此舜皐陶所以賡歌而相戒也夫君以知人爲明臣以任職爲良君知人則賢者得行其所學臣任職則不賢者不得苟容於朝此庶事所以康也若夫君行臣職則叢脞矣臣不任君之事則惰

矣此萬事所以墮也嘗舜之時禹平水土稷播百穀土穀之事舜不親也契敷五教皐陶明五刑教刑之事舜不治也伯夷典禮夔典樂禮樂之事舜不學也益爲虞垂作共工虞工之事舜不知也爲爲一相總百官自授以下分職以疇爲君人者如天運於上而四時寒暑各司其序則不勞而萬物生矣君不可以不逸也所治者大所司者要也臣不可以不勞也所治者寡所職者詳也不明之君不能知人故務察而多疑欲以一人之身代百官之所爲則雖聖智亦日力不足矣故其臣下事無大小皆歸之君政有得失不任其患賢者不得行其志而持祿之士得以保其位此天下所以不治也是以隋文勤而無功太宗逸而有成彼不得其道而此得其道故也）

十年夏六月皇后長孫氏疾篤時房玄齡以

譴歸第后言於上曰玄齡事陛下久小心愼
密奇謀祕計未嘗宣泄苟無大故願勿弃之
后崩乃召玄齡使復其位
房玄齡等先受詔定律令以爲舊制兄弟異
居蔭不相及而謀反連坐皆死祖孫有蔭而
止應配流據法論情深爲未愜今定律祖孫
兄弟從坐者俱配役從之自是比古死刑除
其太半天下稱賴焉玄齡等定律五百餘條
立刑名二十等比隋律減大辟九十二條減

流入徒者七十一條凡削煩去蠹變重爲輕
者不可勝紀又定令一千五百九十餘條武
德舊制釋奠於太學以周公爲先聖孔子配
饗玄齡等建議停祭周公以孔子爲先聖顏
回配饗又刪武德以來敕格定留七百條至
是頒行之又定枷杻鉗鏁杖笞皆有長短廣
狹之制
十二年三月丙子以皇孫生宴五品以上於
東宮上曰貞觀以前從朕經營天下玄齡之

功也貞觀以來繩愆糾繆魏徵之功也皆賜
之佩刀
十三年正月戊午加左僕射房玄齡太子少
師玄齡自以居端揆十五年男遺愛尚上女
高陽公主女爲韓王妃深畏滿盈上表請解
機務上不許玄齡固請不已詔斷表乃就職
太子欲拜玄齡設儀衛待之玄齡不敢謁見
而歸時人美其有讓玄齡以度支繫天下利
害嘗有闕求其人未得乃自領之

十六年秋七月以房玄齡爲司空仍總朝政
玄齡固辭帝遣使謂曰讓誠美德也然國家
相資頼久一日去良弼如亡左右手顧公筋
力未衰毋多讓
十八年車駕征遼東以房玄齡留守京師詔
曰公當蕭何之任朕無西顧憂矣數上書勸
帝願毋輕敵久事外夷
十九年上之發京師也命房玄齡得以便宜
從事不復奏請或詣留臺稱有密玄齡問密

誅所在對曰公則是也玄齡驛送行在上聞
留守有表送告密人怒使人持長刀於前而
後見之問告者爲誰曰房玄齡上曰果然叱
令腰斬璽書讓玄齡以不能自信更有如是
者可專決之
二十年蕭瑀言於上曰房玄齡與中書門下
衆臣朋黨不忠執權膠固陛下不詳知但未
反耳上曰卿言得無太甚人君選賢才以爲
股肱心膂當推誠任之不可以求備必捨其

所短取其所長朕雖不能聰明何至頓迷臧
否乃至於是房玄齡嘗以微譴歸第褚遂良
上疏以爲玄齡自義旗之始翼贊聖功武德
之季冒死決策正觀之初選賢立政人臣之
勤玄齡爲最自非罪在不赦不可遐弃陛下
若以其衰老亦當諷諭使之致仕退之以禮
不可以淺鮮之過弃數十年之勳舊上遽召
出之頃之玄齡復避位還家久之上幸芙蓉
門玄齡敕子弟汎掃門庭曰乘輿且至[illegible]

上果幸其第同載玄齡還宮
二十一年上幸翠微宮六月以司農卿李緯
爲戶部尚書時玄齡留守京師有自京師來
者上問玄齡何言對曰玄齡聞緯拜尚書但
云李緯美髭鬚帝遽改緯洛州刺史
二十二年司空梁文昭公房玄齡留守京師
疾篤上徵赴玉華宮肩輿入殿至御坐側乃
下相對流涕因留宮上聞其小愈則喜形於
色加劇則憂悴玄齡謂諸子曰吾受上厚恩

今天下無事惟東征未已羣臣莫敢諫吾知
而不言死有餘責乃上表諫以爲老子曰知
足不辱知止不殆陛下威名功德亦可足矣
拓地開疆亦可止矣且陛下每決一重囚必
令三覆五奏進素膳止音樂者重人命也今
驅無罪之士卒委之鋒刃之下使肝腦塗地
獨不足愍乎向使高麗違失臣節誅之可也
侵擾百姓滅之可也它日能爲中國患除之
可也今無此三條而坐煩中國內爲前代雪

恥外爲新羅報讎豈非所存者小所損者大乎願陛下許高麗自新焚陵波之船罷應募之衆自然華夷慶賴遠肅邇安臣旦夕入地儻蒙録此哀鳴死且不朽玄齡子遺愛尚上女高陽公主上謂公主曰彼病篤如此尚能憂我國家上自臨視握手與訣悲不自勝癸卯薨

玄齡嘗誡諸子以驕奢沉溺不可以地望凌人故集古今聖賢家誡書於屏風令各取一具謂曰若能留意足以保身成名又云袁氏累葉忠節是吾所尚汝宜師之子遺直襲爵次子遺愛尚大宗女高陽公主有寵於大宗故遺愛特承恩遇與諸胥禮秩絕異主既驕恣謀黜遺直而奪其封爵永徽中誣告遺直無禮於己高宗令長孫無忌鞫其事因得公主與遺愛謀反之狀遺愛伏誅主賜自盡諸子配流嶺表遺直以父功除名爲庶人如晦子荷尚城陽公主貞觀中與太子承乾謀反誅李勣謂其子曰我見房杜辛苦立門户皆爲不肖子敗之○胡氏曰取天下若以義爲之則天理所施以利爲之則私道也詭唐起晉陽裴劉之謀也大宗承統房杜之策也是皆乘風雲之會據日月之光當與有唐相爲終始而禍敗之及或在其身或在其子孫殊不與周召蕭曹比是何也裴寂以貨賊爲嘆文靜狂繆細之中貲唐公父子起事非有撥亂匡時之略亦欲自免因圖富貴耳雖太宗志在安天下而裴劉之心則爲已而發斯念也天地鬼神其知之矣故天下歸唐而文靜不能自全寂雖傳全其身至其孫亦殆矣房杜之賢聞非裴劉所敢睨然太白經天之際密進籌書圖取成吉使太宗手翦兄弟并殺其子十人此陳平無後之厲也而房杜蹈之其宗嗣不延及我昔管鮮蔡度霍處挾武庚以畔周公殺鮮因度而降處三叔欲危周公以間王室得罪於天下故周公治之如此或殺或囚或降視輕重也管叔罪重又無子故不爲置後故若有子亦存之矣蔡叔罪不至死而其子賢故復邦諸霍叔爲庶人不齒者三年過三年則齒矣出周公治親之法也若讒息巢刺謀害太宗耳又未發非得罪於天下者太宗既已殺之乃盡除其子其與周公不亦異之甚哉太宗之子孫幾殲于武氏杜荷房遺愛爲宰相子又尚帝女積習驕後而闕於義方交通逆謀而族遂隕是故以人治言之則立事建功可掩愆咎以天道言之則善惡之積各以顯應貞觀君臣其德業被世固爲光榮而出反之事酷毒亦甚然後知聖人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不爲者豈徒然哉

文中子房玄齡問正主庇民之道子曰先遺其身夫能遺其身然後能無私無私然後能至公至公然後能以天下爲心矣按文中子世家謂房玄齡魏徵等咸稱師北面受王佐之道又論禮樂錄曰貞觀中魏文公有疾仲父太原府君問疾焉留宿宴語中夜而歎太原府君曰何歎也魏公曰大業之際徵也與諸賢侍文中子謂徵及房杜曰先輩雖聰明特達然非董薛程仇之比雖逢明王必愧禮樂微于寺

有不平之色文中子笑曰父父溺事當自知之及貞觀之始徵與房李溫杜獲攀龍鱗朝廷大議未嘗不參預焉上臨軒謂羣臣曰朕雖德非揃齊明謝淵哲至於聞義則服庶幾乎古人矣諸公若有以長之策一一陳之無有所隱房杜等奉詔舞蹈讚揚帝德上曰止引羣公內宴酒方行上曰設法施化貴在經久秦漢以下不足襲也三代損益何者為當是時羣公無敢對者徵為房杜所目因越席而對曰夏殷之礼既不可詳忠敬之化空聞其說孔子曰周監於二代郁郁乎文哉吾從周周礼公旦所裁詩書仲尼所述雖紀綱頽缺而節制具焉孟荀陳之於前董賈伸之於後遺談餘義可舉而行若陛下重張皇學受遠帝典則非篤劣所敢議及若擇前代憲章發明王道則臣請以周典唯所施行上大說翌日又召房杜及徵俱入上曰朕昨夜讀周礼眞聖作也首篇曰惟王建國辨方正位體

國經野設官分職以為人極誠哉深乎良久謂徵曰朕思之不封建不肉刑而欲行周公之道不可得也因詔宿中書省會議數日卒不能定而徵尋請退上雖不復詳言而閒實之次謂徵曰礼壞樂崩朕甚憫之有志不就古人攸悲徵曰非陛下不能行蓋臣等無素業爾何愧如之上曰時難得而易失朕所以皇皇也徵實房杜等並魁標再拜而出房請徵曰玄歎與公竭力輔國然言及礼樂賊非命世大才不足以宅清光矣昔文中子不以礼樂賜予良有以也愚按文中子之書先儒以為福時兄弟多所增飾然所以告玄於者實至論後附見焉太宗礼樂之聞不見於史黨誠有之非獨房杜輩所學之未至亦仲淹所以教之者未得其道也夫所謂礼樂之本果何從出哉教與和而已矣人君以礼治身無時而不敬以樂治心無時而不和此礼樂之本也其本繫於一人之身推之於家國於

而民志定礼之所由則也風俗而民志樂樂之所由與也至於制作之文則酌古今之宜務適其當而已耳正觀之治可謂盛矣然太宗之一身所以為礼樂之本者果何如哉父子兄弟夫婦之間頌多歎德故雖身致升平而風俗終有愧於古雖夜讀周礼有感於民極之言而不知人君一身即天下之極也先儒嘗言有關雎麟趾之意然後可行周官之法度不知太宗於二南所謂正始之道王化之基者其能少有合乎縱使一時諸儒能任制作之事不過如叔孫通曹褒輩區區於儀章品數之間鑒辭鼓舞之末而已所謂防民之僞而教之中防民之情而殺之和者必非所及也文中子一世大儒自任甚重使房杜輩果從其滿受王佐之道則當以孔孟為師使知脩身齊家之序正君定國之要此則礼樂之本也前後間吾未嘗一言及此則所謂王佐之道者果何在耶嗚呼道不行千載無善治道不傳千載無眞儒豈不然哉

史臣贊曰太宗取孤隋攘羣盜天下已平用玄齡如晦輔政與大亂之餘紀綱彫弛而能興仆植僵使號令典刑粲然罔不完雖數百年猶蒙其功可謂名宰相然求所以致之之蹟逮不可見何哉唐柳芳有言帝定禍亂而房杜不言功王魏善諫而房杜讓其直英衛善兵而房杜濟以文持衆美效之君是後新進更用事玄齡身處要地不吝權善始以終

此其成令名者諒其然乎如晦雖任事日淺
觀玄齡許與及帝所親款則謀謨果有大過
人者方君臣明良志叶議從相資以成固千
載之遇蕭曹之勛不足進焉雖然宰相所以
代天者也輔贊彌縫而藏諸用使斯人由而
不知彼揚已取名暸然使户曉者殆房杜之
細耶孫氏曰或問房杜之相之謀議施爲不見赫赫之事何也曰宰相之功何必赫赫顯時事如何耳即正觀時事之治二相之功可見矣○蘇氏論書之秦誓曰人之有技若己有之人之有技媢疾以惡之前一人似房玄齡後一人似李林甫又曰漢之文景紀無

可書之事唐之房杜傳無可載之功○愚按梁文昭公佐太宗定天下及然相位凡三十二年以四事攷之其持身也敬其謀國也忠蓋庶幾乎古大臣之風矣至於用人則委諫爭於王魏付征伐於英衛使衆善畢集於君退然若無所能者此一節蓋恭遜以求未有能及之者史謂新進更用事玄齡不吝權以年表攷之武德九年玄齡始相自是二十餘年閒若長孫無忌蕭瑀李靖高士廉輩或舊人或勳戚同預大政固其宜也若王珪魏徵則太宗之讎臣實與玄齡先後進用而溫彥博戴胄劉洎岑文本馬周褚遂良之徒皆新進之士也嘗玄齡柄國之時更迭與政各得以功名自見未聞梁公有貪權忌能之意也吁梁公之休休有容如此亦豈秦誓以來所能及哉彼姦邪如李林甫盧杞輩顧視同列一有得君者必擠而去之其所引用必己之私黨欲使國家大柄不在其身則在其黨[illegible]

朝之士無一人能與己分權無一人能與己立異然後獨貴榮寵可保於無窮其幸惟亦有如所欲者後之君子其於梁公之用心苟端拜而師之而於林甫杞之行事以爲刻骨之戒則庶乎其得之
武德九年以魏徵王珪爲諫議大夫按本傳徵爲太子建成洗馬見秦王功高陰勸太子早爲計太子敗王責之謂曰爾閒吾兄弟奈何荅曰太子早從徵言不死今日之禍王器其直無恨意即位拜諫議大夫珪傳高祖入關李綱爲署世子府咨議建成爲太子授中書舍人遷中允禮遇良厚太子與秦王有隙帝責珪不能輔導流嶲州太子巳誅太宗召爲諫議大夫○范氏曰建成爲太子且兄也秦王爲王且弟也王魏受命爲東宮之臣則建成其君也豈有人殺其君而可北面爲之臣乎王

魏不事太宗可也○按程子因論管仲之事以王魏不死建成之難爲害義後雖有功不足贖而朱子則謂管仲有功而無罪故聖人獨稱其功王魏先有罪而後有功則不以相揜可也愚謂先儒之論朱子爲當
詔近封故太子建成爲息王謚曰隱齊王元
吉爲海陵王謚曰剌以禮改葬葬日上哭於
宜秋門甚哀魏徵王珪表請陪送至墓所上
許之命宮府舊僚皆送葬
上厲精求治數引魏徵入卧內訪以得失知
無不言上皆欣然嘉納本傳云徵自以不世遇乃展盡底蘊無所

隱凡二百餘奏無不剴切當帝心者由是拜尚書右丞兼諫議大夫上遣使點
兵封德彝奏中男雖未十八其軀幹壯大者
亦可并點上從之敕出魏徵固執以為不可
不肯署敕至于數四上怒召而讓之曰中男
壯大者乃姦民詐妄以避征役取之何害而
卿固執至此對曰夫兵在御之得其道不在
衆多陛下取其壯健以道御之足以無敵於
天下何必多取細弱以增虛數乎且陛下每
云吾以誠信御天下欲使臣民皆無欺詐今

即位未幾失信者數矣上愕然曰朕何為失
信對曰陛下初即位下詔云逋負官物悉令
蠲免有司以為負秦府國司者非官物徵督
如故陛下以秦王升為天子國司之物非官
物而何又曰關中免二年租調關外給復一
年既而繼有敕云已役已輸者以來年為始
散還之後方復更[illegible]百姓固已不能無怪今
既徵得物復點為兵何謂來年為始乎又陛
下所與共治天下者在於守宰居常簡閱咸

以委之至於點兵獨疑其詐豈所謂以誠信
為治乎上悅曰曏者朕以卿固執疑卿不達
政事今卿論國家大體誠盡其精要夫號令
不信則民不知所從天下何由而治乎朕過
深矣乃不點中男賜徵金甕一
貞觀元年正月帝嘗曰正主御邪臣不可以
致治正臣事邪主亦不可以致治唯君臣同
德則海內安朕雖不明幸諸公數相諫正庶
致天下於平珪進曰古者有爭臣七人諫不

用則相繼以死今陛下開聖德收采芻言臣
願竭狂瞽佐萬分一帝可乃詔諫官隨中書
門下及三品官入閣珪推誠納善每存規益
帝益任之孫氏曰太宗之任諫官真得其道夫天下之務至廣也軍國之機至要也雖明主聽斷賢相講議思遠之失亦不能免一失則為害不細必精慮良之士諫正夫忠良之士論治体補國事乃其志爾能寄有所助則亦志伸而道行豈必彰君過而取高名論當若相議事之際使諫官預聞得以閔說或有聞失從而正之天下但規朝政之併宜不知諫者之材言上下誠通國佯豈不差乎以大臣論事以諫官規正於人君之前實有不公之議疵亦制御大臣使之無過之行爾若以諫官小臣不可負聞國議必衆知

闕失方許諫正事或已行而不可救過或已彰而不可言故剛直之士有激訐不顧以爭之者君從之猶掩其過若或不從則君之過大臣之罪愈大矣太宗任諫官可謂得其道

嶺南酋長馮盎等迭相攻擊久未入朝諸州奏稱盎反前後以十數上命發江嶺數十州兵討之魏徵諫曰中國初定嶺南瘴癘險遠不可以宿大兵且盎反狀未成未宜動衆上曰告者道路不絕何云未成對曰盎若反必分兵據險攻掠州縣今兵不出境此不反明矣諸州既疑其反陛下又不遣使鎮撫彼畏

死故不敢入朝若遣信臣示以至誠彼喜於免禍可不煩兵而服上乃罷兵遣使持節慰諭之盎遣其子智戴隨使者入朝上曰魏徵令我發一介之使而嶺表遂安勝十萬之師不可不賞賜絹五百疋

或告右丞魏徵私其親戚上使御史大夫溫彥博按之無狀彥博言於上曰徵不存形迹遠避嫌疑心雖無私亦有可責上令彥博讓徵且曰自今宜存形迹他日徵入見言於上曰臣聞君臣同體宜相與盡誠若上下但存形迹則國之興衰尚未可知臣不得奉詔上瞿然曰吾已悔之徵再拜曰臣不得奉事陛下願使臣為良臣勿為忠臣上曰忠良有以異乎對曰稷契皐陶君臣協心俱享尊榮所謂良臣龍逢比干面折廷諍身誅國亡所謂忠臣上悅賜絹五百疋胡氏曰忠良一道也未有優於忠而劣於良亦未有偏於良而短於忠者魏公之言過於分別矣不若曰臣願為稷契皐陶謨行言聽不願如龍逢比干所謂易地則皆然者也後世事君者柔和獻納不敢諍諫則曰吾效稷契皐陶苟有犯顏苦諫者則曰爾何乃以桀紂事吾君則魏公之說啓之矣

上謂黃門侍郎王珪曰國家本置中書門下以相檢察中書詔敕或有差失則門下當行駁正人心所見互有不同苟論難往來務求至當捨己從人亦復何傷卿曹各當徇公忘私勿雷同也胡氏曰古者論一相而止至成王時雖以周公位冢宰然亦與召公同相為左右此尚書之序孔子之言也何者周公不敢自聖獨專相之事又將討後世為人心不同而大賢雖得則參錯並行猶驅事猶指屋兼取衆力相輔相正歸於無失而已矣故自漢以來武置左右丞相或並置三公不拘一相之文至唐而法意尤密亦有左

右僕射又有侍中中書尚書兩令左右丞又以宗未反而人可用若參預朝政而其大聖府中書出令門下審駁分爲二省而尚書全成務之有司當貞觀之時君賢臣忠朝希熟政不數年坐致太平其集材並用之效此諸葛武侯曰參署者集衆思廣忠益也若難相違覆猶關損矣違覆而得中猶棄弊而獲宗王也嗚呼爲君如太宗爲臣如武侯公心望治可爲後世法也若弃數百年成規合三省爲一以一相專之而宮屬如故略無可否見姓署名是中書門下之名存而基命駁正之實亡矣豈非徇文便私之甚哉

上謂侍臣曰吾聞西域賈胡得美珠剖身以藏之有諸侍臣曰有之上曰人皆知笑彼之愛珠而不愛其身也吏受賕抵法與帝王徇奢欲而亡國者何以異於彼胡之可笑邪魏徵曰昔魯哀公謂孔子曰人有好忘者徙宅而忘其妻孔子曰又有甚者桀紂乃忘其身亦猶是也上曰然朕與公輩宜戮力相輔庶免爲人所笑也

上問魏徵曰人主何爲而明何爲而暗對曰兼聽則明偏信則暗昔堯清問下民故有苗之惡得以上聞舜明四目達四聰故共鯀驩兜不能蔽也秦二世偏信趙高以成望夷族

禍梁武帝偏信朱异以取臺城之辱隋煬帝偏信虞世基以致彭城閣之變是故人君兼聽廣納則貴臣不得擁蔽而下情得以上通也上曰善范氏曰善哉太宗之問魏徵之對也可謂得其要矣夫聖人以天下爲耳目故聰明庸君以近習爲耳目故暗蔽明暗之分惟在於遠近小大而已矣

上謂侍臣曰人言天子至尊無所畏憚朕則不然上畏皇天之監臨下憚羣臣之瞻仰兢兢業業猶恐不合天意未副人望魏徵曰此誠致治之要願陛下慎終如始則善矣

上謂侍臣曰朕觀隋煬集文辭奧博亦知是堯舜而非桀紂然行事何其反也魏徵曰人君雖聖哲猶當虛己以受人煬帝恃其俊才驕矜自用故口誦堯舜之言而身爲桀紂之行曾不自知至於覆亡也上曰前車不遠吾屬之師也胡氏曰太宗之問豈獨煬帝爲然凡聖讀而庸行者皆是也魏徵當因此力陳堯舜所以爲堯舜者使其君有修從企及之方則其益大矣懺宗虛己受人猶侍才自用以爲聖愚之異何其見堯舜之深歟

貞觀二年冬十月交州都督遂安公壽以貪

以瀛州刺史盧祖尚才兼文武廉平
徵入朝諭以交趾久不得人須卿鎮撫
拜謝而出既而悔之辭以舊疾上遣杜
等諭旨曰匹夫猶敦然諾奈何既許朕
復悔之祖尚固辭戊子上復引見諭之祖
固執不可上大怒曰我使人不行何以爲
政命斬於朝堂尋悔之它日與侍臣論齊文
宣帝何如人魏徵對曰文宣狂暴然人與之
爭事理屈則從之有前青州長史魏愷使於

梁還除光州長史不肯行楊遵彥奏之文宣
怒召而責之愷曰臣先任大州長史還有勞
無過更得小州此臣所以不行也文宣顧謂
遵彥曰其言有理卿赦之此其所長也上曰
然曏者盧祖尚雖失人臣之義朕殺之亦爲
太暴由此言之不如文宣矣命復其官蔭徵
容貌不逾中人而有膽略善回人主意每犯
顏苦諫或逢上怒甚徵神色不移上亦爲之
霽威嘗謁告上冢還言於上曰人言陛下欲

幸南山外皆嚴裝已畢而竟不行何也上笑
曰初實有此心畏卿嗔故中輟耳上嘗得佳
鷂自臂之望見徵來匿懷中徵奏事固久不
已鷂竟死懷中十二月以黃門侍郎王珪爲
守侍中上嘗閒居與珪語有美人侍側上指
示珪曰此廬江王瑗之姬也瑗殺其夫而納
之珪避席曰陛下以廬江納之爲是邪非邪
上曰殺人而取其妻卿何問是非對曰昔齊
桓公知郭公之所以亡由善善而不能用然
棄其所言之人管仲以爲無異於郭公今此
美人尚在左右臣以爲聖心是之也上悅即
出之還其親族

使太常少卿祖孝孫教宮人音樂不稱旨
責之溫彥博王珪諫曰孝孫雅士今乃使
教宮人又從而譴之臣切以爲不可上怒
實卿等於腹心當竭忠直以事我乃附
爲孝孫遊說邪彥博拜謝珪不拜曰
臣以言豈私曲邪此乃陛下負臣非

臣負陛下上默然而罷明日上謂房元齡曰自古帝王納諫誠難朕昨責溫彥博王珪至今悔之公等勿爲此不盡言也

三年二月以尚書右丞魏徵守秘書監參預朝政 同日以房杜爲左右僕射

房玄齡王珪掌內外官考治書侍御史權萬紀奏其不平上命侯君集推之魏徵諫曰玄齡珪皆朝廷舊臣素以忠直爲陛下所委所考既多其間豈無一二人不當察其情終非

阿私萬紀比在考堂曾無駮正及身不得考乃始陳論此正欲激陛下之怒非竭誠徇國也使推之得實未足裨益朝廷若其本虛徒失陛下委任大臣之意臣所愛者治體非敢苟私二臣上乃釋不問

四年二月以守侍中王珪爲侍中

突厥既亡其部落降唐者十萬口詔羣臣議區處之宜朝士多言北狄自古爲中國患今幸而破亡宜悉徙之河南兗豫之間分其種落散居州縣教之耕織可以化胡虜爲農民永空塞北之地魏徵以爲突厥世爲寇盜百姓之讎也今幸而破亡陛下以其降附不忍殺宜縱之使還故土不可留之中國夫戎狄人面獸心弱則請服彊則叛亂固其常性今降者衆近十萬數年之後蕃息倍多必爲腹心之疾晉初諸胡與民雜居中國郭欽江統勸武帝驅出塞外以絶亂階武帝不從後二十餘年伊洛之間遂爲氊裘之域此前車

之明鑑也溫彥博曰王者之於萬物天覆地載靡有所遺今突厥窮來歸我柰何弃之而不受乎上卒用彥博策 詳見丙記○范氏曰先王之制戎狄荒服夷不亂華所以辨族類別內外也孔子美齊桓之功曰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聖人之懲戎狄如此太宗既滅突厥而引諸戎入中國使殊俗醜類與公卿大夫雜處於朝廷苟欲冠帶四夷以夸示天下而不知亂華亦甚矣然則中國幾何不胥而爲夷也是以唐室世有戎狄之亂豈非太宗之所啓乎其後十三年四月上幸九成宮突厥突利可汗之弟結社率陰結故部落犯行宮踰四重幕弓矢亂發衛士死者數十人折衝孫武開等帥衆奮擊久之乃退馳入御廄盜馬二十餘疋北走渡渭欲奔其部落追獲斬之言事者多云

突厥留河南不便以方武侯大將軍執失
擧爲可汗突厥及胡在諸州安置者並令變
河還其舊部俾世作藩屛上謂侍臣曰中國
根幹也四夷枝葉也割根幹以奉枝葉木
安得滋榮朕不用
魏徵言幾致狼狽

十二月高昌王麴文泰入朝西域諸國咸欲因文泰遣使入貢上遣文泰之臣厭怛紇干往迎之魏徵諫曰昔光武不聽西域送侍子置都護以爲不以蠻夷勞中國今天下初定前者文泰之來所過勞費已甚今借使十國入貢其徒旅不減千人邊民荒耗將不勝其弊若聽其商賈往來與邊民交市則可矣儻以賓客遇之非中國之利也上遽止之

諸宰相侍宴上謂王珪曰卿識鑒精通復善談論玄齡以下卿宜悉皆品藻且自謂與數子何如對曰孜孜奉國知無不爲臣不如玄齡才兼文武出將入相臣不如李靖敷奏詳明出納惟允臣不如溫彥博處繁治劇衆務畢擧臣不如戴胄恥君不及堯舜以諫爭爲已任臣不如魏徵至於激濁揚清嫉惡好善

臣於數子亦有微長上深以爲然衆亦服其確論

上之初即位也嘗與羣臣語及教化上曰今承大亂之後恐斯民未易化也魏徵對曰不然久安之民驕佚驕佚則難教經亂之民愁苦愁苦則易化譬猶飢者易爲食渴者易爲飲也上深然之封德彝非之曰三代以還人漸澆訛故秦任法律漢雜霸道蓋欲化而不能豈能之而不欲邪魏徵書生未識時務若信其虛論必敗國家徵曰五帝三王不易民而化行帝道而帝行王道而王顧所行何如爾昔黃帝征蚩尤顓頊誅九黎湯放桀武王伐紂皆能身致太平豈非承大亂之後邪若謂古人淳樸漸致澆訛則至于今日當悉化爲鬼魅矣人主安得而治之上卒從徵言

元年關中饑米斗直絹一匹二年天下　三
年大水上勤而撫之民雖東西就食　嗟
然是歲天下大稔流散者咸歸鄉里

過三四錢終歲斷死刑纔二十九人東至于海南及五嶺皆外户不閉行旅不賫糧取給於道路焉上謂長孫無忌曰貞觀之初上書者皆云人主當獨運威權不可委之臣下又云宜震耀威武征討四夷唯魏徵勸朕偃武脩文中國既安四夷自服朕惟慎言今頡利成擒其首長並帶刀宿衛部落皆襲衣冠徵之力也但恨不使封德彝見之耳本傳云帝曰此徵勸我行仁義既效矣惜不令德彝見之徵再拜謝曰突厥破滅海

内康寧皆陛下威德臣何力焉上曰朕能任公公能稱所任則其功豈獨在朕乎范氏曰太宗可謂能審取舍矣魏徵仁義之言也欲順天下之理而治之封德彝刑罰之言也欲咈天下之性而治之夫民莫不惡危而欲安惡勞而欲息以仁義治之則順以刑罰治之則咈矣故治天下在順之而已咈之而能治者未之聞也太宗從魏徵而不從德彝行之四年遂致太平仁義之效如此其速也故治道在人主所力行耳孰不何爲太宗乎及其成功復歸美於下此前世帝王之所不及也

五年權萬紀與侍御史李仁發俱以告訐有寵於上由是諸大臣數被譴怒魏徵諫曰萬紀等小人不識大體以訐爲直以讒爲忠陛下非不知其無堪蓋取其無所避忌欲以警策羣臣耳而萬紀等挾恩依勢逞其姦謀凡所彈射皆非有罪陛下縱未能舉善以厲俗柰何昵姦以自損乎上默然賜絹五百匹久之萬紀等姦狀自露皆得罪

初上令羣臣議封建魏徵議以爲若封建諸侯則卿大夫咸資俸祿必致厚斂又京畿歲賦稅不多所資畿外若盡以封國邑經費頓

闕又燕秦趙代俱帶外夷若有警急追兵内地難以奔赴詳見丙記上

上謂侍臣曰治國如治病病雖愈尤宜將護儻遽自放縱病復作則不可救矣今國幸安四夷俱服誠自古所希然朕日慎一日唯懼不終故欲數聞卿輩諫諍也魏徵曰内外治安臣不以爲喜唯喜陛下居安思危耳

是年林邑獻五色鸚鵡新羅獻美女二人魏徵以爲不宜受上喜曰鸚鵡猶能自言苦寒

思歸其國況二女遠別親戚乎并賜翊各付
使者而歸之
六年正月朔日有食之文武官復請封禪上
曰卿輩皆以封禪爲帝王盛事朕意不然若
天下乂安家給人足雖不封禪庸何傷乎群
臣猶請之不已上亦欲從之魏徵獨以爲不
可上曰公不欲朕封禪者以功未高邪曰高
矣德未厚邪曰厚矣中國未安邪曰安矣四
夷未服邪曰服矣年穀未豐邪曰豐矣符瑞

未至邪曰至矣然則何爲不可對曰陛下雖
有此六者然承隋末大亂之後戶口未復倉
廩尚虛而車駕東巡千乘萬騎其供頓勞費
未易任也且陛下封禪則萬國咸集遠夷君
長皆當扈從今自伊洛以東至于海岱煙火
尚希灌莽極目此乃引戎狄入腹中示之以
虛弱也況賞賚不貲未厭遠人之望給復連
年不償百姓之勞崇虛名而受實害陛下將
焉用之會河南北數州大水事遂寢 胡氏曰自孟子

没聖學不傳學者以天人爲二致不能監觀休咎之符乃天變常象往往推以道遠難知置於冥漠而不省也昧者無足異矣以太宗之明房杜王魏並侍左右正旦日食天變爲災不聞胥訓告敎誨以消陰沴復陽徵而羣臣獻諛後蕩上心請登泰山明示得意太宗口雖不允實欲從之至稱功高德厚中國安四夷伏偃然自足徵雖以空虛勞費爲言若非河南北數州大水亦未必爲止也夫大水者陰氣沴也日食者陽德微也較之二者日食君象尤當儆懼者而不知戒爲豈非以天人爲二致不學不知道之過耶

長樂公主將出降上以公主皇后所生特愛
之敕有司資送倍於永嘉長公主魏徵諫曰
昔漢明帝欲封皇子曰我子豈得與先帝子

比皆令半楚淮陽今資送公主倍於長主得
無異於明帝之意乎上然其言入告皇后后
歎曰妾亟聞陛下稱重魏徵不知其故今觀
其引禮義以抑人主之情乃知真社稷臣也
妾與陛下結髮爲夫婦曲承恩禮每言必先
候顏色不敢輕犯威嚴況以人臣之疎遠乃
能抗言如是陛下不可不從也因請遣中使
賫錢四百緡絹四百匹以賜徵且語之曰聞
公正直乃今見之故以相賞公宜常秉此心

勿轉移也上嘗罷朝怒曰會須殺此田舍翁
后問為誰上曰魏徵每廷辱我后退具朝服
立于庭上驚問其故后曰妾聞主明臣直今
魏徵直由陛下之明故也妾敢不賀上乃悅
按太宗内有賢后外有直臣表裏交輔雖欲無治得乎此所以致正觀之盛也
閏七月乙卯上宴近臣於丹霄殿長孫無忌
曰王珪魏徵昔為仇讎不謂今日得同此宴
上曰徵珪盡心所事故我用之然徵每諫我
不從我與之言輒不應何也魏徵對曰臣以
事為不可故諫若陛下不從而臣應之則事
遂施行故不敢應上曰且應而復諫庸何傷
對曰昔舜戒羣臣爾無面從退有後言臣心
知其非而口應陛下乃面從也豈稷契事舜
之意邪上大笑曰人言魏徵舉止疏慢我視
之更覺嫵媚正為此耳徵起拜謝曰陛下開
臣使言故臣得盡其愚若陛下拒而不受臣
何敢數犯顔色乎
十二月帝與侍臣論安危之本溫彦博曰伏

願陛下常如貞觀初則善矣帝曰朕比來怠
於為政乎魏徵曰貞觀之初陛下志在節儉
求諫不倦比來營繕微多諫者頗有忤旨此
其所以異耳帝拊掌大笑曰誠有是事
上謂魏徵曰為官擇人不可造次用一君子
則君子皆至用一小人則小人競進矣對曰
然天下未定則專取其才不考其行喪亂既
平則非才行兼備不可用也范氏曰太宗以治亂在庶官欲進君子退小人此王者之言也而魏徵之所謂才行者不亦偉乎夫才有君子之才有小人之才古之所謂才者君子之才也後世之所謂才者小人之才也高陽氏有子八人天下以為才其所以為才者曰齊聖廣淵明允篤誠高辛氏有子八人天下以為才其所以為才者曰忠肅恭懿宣慈惠和周公制禮作樂孔子以為才者則古之所謂才者兼德行而言也後世之所謂才者辯給以禦人詭詐以用兵僻邪險詖邀利就事是以天下多亂職斯人之用於世也在易師之上六曰開國承家小人勿用象曰小人勿用必亂邦也未濟曰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小人勿用王若創業垂統數求哲人以遺後嗣故能長世也豈以天下未定而可專用小人之才耶夫有才無行之小人無耻而可用退之猶懼其或進也豈可先用而後廢乃取才行兼備之人乎諸之學驗而不純故所以輔導其君者寧不至於三王之治也

七年春正月更名破陳樂曰七德舞宴三品已上及州牧蠻夷酋長於玄武門奏七德九功之舞魏徵欲上偃武脩文每侍宴見七德舞輙俛首不視見九功舞則諦觀之

三月侍中王珪坐漏泄禁中語左遷同州刺史以秘書監魏徵爲侍中李傳云尚書省滯訟不決者詔徵平治徵素不習法但存大體以情處斷人人悦服○按此可見魏公非獨有正君之節且有如之才當時臣鮮冀及也

上問魏徵曰羣臣上書可采及召對多失次何也對曰臣觀百司奏事數日思之及至上前三分不能道一况諫者拂意觸忌非陛下借之辭色豈敢盡其情哉上由是接羣臣辭色愈温

八年上欲分遣大臣爲諸道黜陟大使未得其人李靖薦魏徵上曰徵箴規朕失不可一日離左右乃命靖等十三人分行天下察長吏賢不肖問民間疾苦帝聘隋通事舍人鄭仁基女爲充華詔已行册使將發魏徵聞其嘗許嫁士人陸爽遽上表諫帝聞之大驚手詔深自克責命停册使房玄齡等奏稱許嫁陸氏無顯狀大禮既行不可中止爽亦表言初無昏姻之議帝謂徵曰羣臣或容希合爽亦自陳何也對曰彼以陛下爲外雖捨之或陰加罪譴故不得不然帝笑曰外人意或當如是朕之言不能使人必信如此邪本傳徵諫曰陛下處臺榭即欲民有棟宇食膏粱則欲民有飽煖顧嬪御則欲民有室家今鄭已約陸陛下取之豈爲民父母意

中牟丞皇甫德參上言修洛陽宮勞人收地租厚斂俗好高髻蓋宮中所化上怒謂房玄齡曰德參欲國家不役一人不收斗租宮人皆無髮乃可其意邪欲治其謗訕之罪魏徵諫曰賈誼當漢文帝時上書云可爲痛哭者一可爲長歎者二自古上書不激切不能動人主之心所謂狂夫之言聖人擇焉唯陛下裁察上曰朕罪斯人則誰復敢言乃賜絹二十匹佗日徵奏言陛下近日不好直言雖勉

強含容非曩時之豁如上乃更加優賜拜監
察御史

九年上謂魏徵曰齊後主周天元皆重斂百
姓厚自奉養力竭爲亡譬如饞人自噉其肉
肉盡而斃何其愚也然二主孰爲優劣對曰
齊後主懦弱政出多門周天元驕暴威福在
已雖同爲亡國齊主尤劣也

十年侍中魏徵屢以目疾求爲散官上不得
已以爲特進仍知門下事朝章國典參議得

乙十四 讀記 廿二

失徒流以上罪詳事聞奏其祿賜及吏卒並
同職事 本傳云徵多病辭職帝曰公獨不見金在鑛何足貴耶善鍛冶而爲器人乃寶之朕方自比於金以公爲良匠而加礪焉卿雖疾未及衰庸得便爾徵懇請愈牢乃云云

長孫后崩冬十一月葬昭陵上念后不已於
苑中作層觀以望昭陵嘗引魏徵同登使視
之徵熟視之曰臣昏眊不能見上指示之徵
曰臣以爲陛下望獻陵若昭陵則臣固見之
矣上泣爲之毁觀 范氏曰魏徵可謂能以義正君矣進必不忘納之於

恐其薄於孝而厚於愛也孟子曰唯大人爲能格君心之非若魏徵近之矣

上欲立皇子明母楊氏爲后楊氏巢剌王之
妃也有寵於上魏徵諫曰上方比德唐虞豈
宜以辰嬴自累乃止

魏王泰有寵於上或言三品以上多輕魏王
上怒引三品以上作色讓之曰隋文帝時一
品以下皆爲諸王所頓躓房元齡等皆惶懼
流汗拜謝徵獨正色曰臣竊計當今羣臣必
無敢輕魏王者在禮臣子一也春秋王人雖

讀書記乙集十四 卅八

序於諸侯之上三品以下皆公卿陛下所
禮若紀綱大壞固所不論聖明在上魏王
必無頓辱羣臣之理隋文帝驕其諸子使多
行無禮卒皆夷滅又足法乎上悅曰理到之
語不得不服朕以私愛忘公義嚮者之忿自
謂不疑及聞徵言方知理屈人主發言何得
容易乎

十一年上作飛仙宮庚子魏徵上疏以爲煬
帝恃其富強不虞後患窮奢極欲使百姓困

窮以至身死人手社稷爲墟陛下撥亂反正
宜思隋之所以失我之所以得撤其峻宇安
於卑宮若因基而增廣襲舊而加飾此則以
亂易亂殃咎必至難得易失可不念哉
上至顯仁宮官吏以闕儲偫有被譴者徵
諫曰陛下以儲偫譴官吏臣恐承風相扇異
日民不聊生殆非行幸之本意也昔煬帝諷
郡縣獻食視其豐儉以爲賞罰故海內叛之
此陛下所親見奈何欲效之乎上驚曰非公

不聞此言退又上疏曰（此下按本傳）夫刑賞之本
在乎勸善而懲惡帝王所以與天下畫一不
以親疎貴賤而輕重者也今之刑賞或由喜
怒或出好惡喜則矜刑於法中怒則求罪於
律外好則鑽皮出羽惡則洗垢索瘢蓋刑濫
則小人道長賞繆則君子道消小人之惡不
懲君子之善不勸而望刑錯治安非所聞也
且暇豫而言皆敦尚孔老至於威怒則專法
中韓故道德之旨未弘而鍥薄之風先搖昔

州犂上下其手而楚法以敝張湯輕重其心
而漢刑以繆況人主而自高下乎塡者罰人
或以供帳不贍或不能從欲皆非致治之急
也
帝燕羣臣積翠池酣樂賦詩徵賦西漢其卒
章曰終藉叔孫禮方知皇帝尊帝曰徵言未
嘗不約我以禮以禮部尚書王珪爲魏王泰
師上謂泰曰汝事珪當如事我泰見珪輒先
拜珪亦以師道自居王問珪何以爲忠孝珪

曰陛下王之君事思盡忠陛下王之父事思
盡孝忠孝可以立身可以成名王曰忠孝旣
聞命矣願聞所習珪曰漢東平王蒼稱爲善
最樂願王志之帝聞喜曰兒可以無過矣珪
子敬直尚南平公主先是公主下嫁皆不以
婦禮事舅姑珪曰今主上欽明動循禮法吾
受公主謁見豈爲身榮所以成國家之美耳
乃與其妻就席坐令公主執笲行盥饋之禮
是後公主始行婦禮自珪始

夏四月魏徵上疏以為人主善始者多克終者寡豈取之易而守之難乎盖以殷憂則竭誠以盡下安逸則驕恣而輕物盡下則胡越同心輕物則六親離德雖震之以威怒亦皆貌從而心不服也故人主誠能見可欲則思知足將興繕則思知止處高危則思謙降臨滿盈則思挹損遇逸樂則思撙節在宴安則思後患防擁蔽則思延納疾讒邪則思正已行爵賞則思因喜而僭施刑罰則思因怒而濫兼是十思而選賢任能固可以無為而治又何必勞神苦體以代百司之任哉

五月魏徵上疏以為陛下欲善之志不及於昔時聞過必改少虧於曩日譴罰積多威怒微厲乃知貴不期驕富不期侈非虛言也且以隋之府庫倉廩戶口甲兵之盛考之今日安得擬倫然隋以富強動之而危我以寡弱靜之而安安危之理皎然在目昔隋之未亂也自謂必無亂其未亡也自謂必無亡故賦役無窮征伐不息以至禍將及身而尚未之寤也夫鑒形莫如止水鑒敗莫若亡國伏願取鑒於隋去奢從約親忠遠佞以當今之無事行疇昔之恭儉則盡善盡美固無得而稱焉夫取之實難守之甚易陛下能得其所難豈不能保其所易乎本傳載此與論刑賞同一疏

魏徵上疏以為文子曰同言而信信在言前同令而行誠在令外自王道休明十有餘年然而德化未洽者由待下之情未盡誠信故也今立政致治必委之君子事有得失或訪之小人其待君子也敬而踈遇小人也輕而狎狎則言無不盡踈則情不上通夫中智之人豈無小慧然才非經國慮不及遠雖竭力盡誠猶未免有敗況內懷姦宄其禍不深乎雖君子不能無小過苟不害於正道斯可畧矣既謂之君子而復疑其不信何異立直木而疑其影之曲乎陛下誠能慎選君子以禮信用之何憂不治不然危亡之期未可保也

上賜手詔褒美曰昔晉平吳之後志意驕怠何曾位極台司不諫乃私語子孫自矜明智此不忠之大也得公之諫朕知過矣當置之几案以比韋本傳云是歲大雨穀洛溢毀宮寺十九漂居人六百家上疏陳事曰爲國基於德礼保於誠信德礼誠信國之大綱不可斯須廢也云云帝手詔眞荅與通鑑意同文異

八月上謂侍臣曰上封事者皆言朕遊獵太頻今天下無事武備不可忘朕時與左右獵於後苑無一事煩民夫亦何傷魏徵曰先王惟恐不聞其過陛下既使之上封事止得縱其陳述苟其言可取固有益於國若其無取亦無所損上曰公言是也皆勞而遣之本傳云時上封事者衆或不切事帝厭之欲加黜徵曰古者立謗木欲聞己過封事其謗木之遺乎餘畧同

十二年春正月禮部尚書王珪奏三品以上遇親王於路皆降乘非禮上曰卿輩苟自崇貴輕我諸子特進魏徵曰諸王位次三公今三品皆九卿八座爲王降乘誠非所宜當止上曰人主壽夭難期萬一太子不幸安知諸王它日不爲公輩之主何得輕之對曰自周以來皆子孫相繼不立兄弟所以絕庶孼之窺窬塞禍亂之源本此爲國者所深戒也上乃從珪奏

三月上謂魏徵曰朕政事何如往年對曰武德比貞觀之初則遠矣人悅服則不逮也上曰遠方畏威慕德故來服若其不逮何以致之對曰陛下往以未治爲憂故德義日新今以既治爲安故不逮上曰今所爲猶往年也何以異對曰陛下貞觀之初恐人不諫常導之使言中間悅而從之今則不然雖勉從之猶有難色所以異也上曰其事可聞歟對曰陛下昔欲殺元律師孫伏伽以爲法不當死陛下賜以蘭陵公主園直百萬或云賞太厚陛下云朕即位以來未有諫者故賞之此導之使言也後司户柳雄妄訴隋資陛下欲誅之納戴胄之諫而止是悅而從之也近皇甫

德參上書諫修洛陽宮陛下恚之雖以臣言
而罷勉從之也上曰非公不能及此人苦不
自知耳胡氏曰天下之理不進則退不退則進以天地日月四時之運萬物之盈
虛消長觀焉則見矣人之德善折昔何獨不然太宗自謂今所為猶往年也是則不逮也
猶之日焉雖在昃晡未昔不明若語其獨於照盛豈若未中之時乎是故乾之象曰君子
以自強不息湯之盤銘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知從事於此者惟持志存誠以堯舜為
必可及幾焉日有孜孜幾而後已耳則湯武所以反之而聖成功不殊者惜乎太宗之不
學也

八月上問創業守成孰難房玄齡曰草昧之
初與羣雄並起角力而後臣之創業難矣魏
徵曰自古帝王莫不得之於艱難失之於安
逸守成難矣上曰玄齡與吾共取天下出萬
死得一生故知創業之難徵與吾共安天下
常恐驕奢生於富貴禍亂生於所忽故知守
成之難然創業之難既已往矣守成之難方
當與諸公慎之玄齡等拜曰陛下及此言四
海之福也帝嘗問羣臣魏徵與諸葛亮孰賢
岑文本曰亮才兼將相非徵可比帝曰徵蹈

履仁義以弼朕躬欲致之堯舜雖亮無以抗
此徵本傳○愚按太宗以徵稱亮之益賢於一時之功臣故借亮為言耳非真以徵與亮較優劣也
十三年禮部尚書永寧懿公王珪薨珪性寬
裕自奉養甚薄於令三品已上皆立家廟珪
通貴已久獨祭於寢為法司所劾上不問命
有司為之立廟以愧之
五月旱甲寅詔五品以上上封事魏徵上疏
以為陛下志業比貞觀之初漸不克終者凡
十條其間一條以為頃年以來輕用民力乃
云百姓無事則驕逸勞役則易使自古未有
因百姓逸而敗勞而安者也此恐非興邦之
至言上深加獎歎云已列諸屏障朝夕瞻仰

并錄付史官仍賜徵黃金十斤廄馬二匹本傳
云十二年阿史那結社率作亂雲陽石燃之冬至于五月不雨徵上疏極言曰臣奉待帷
幄十餘年陛下許臣以仁義之道守而不失儉約朴素終始弗渝德音在耳不敢忘也頃
年以來寖不克終謹用條陳裨萬分一陛下在貞觀初清淨寡欲化被荒外今萬里遣使
市索駿馬并訪怪珍昔漢文帝却千里馬晉武帝焚雉頭裘陛下居常論議遠輩堯舜今

所爲更欲處漢文晉武下乎此不克終一漸也子貢問治人孔子曰懍乎若朽索馭六馬子貢曰何畏哉對曰不以道導之則吾讎也若何不畏陛下在貞觀初護民之勞煦之如子不輕營爲頃與奢肆思用人力乃曰百姓無事則易驕勞役則易使自古未有百姓逸樂而致傾敗者何有逆畏其驕而爲勞役哉此不克終二漸也陛下在貞觀初損己以利物比來縱欲以勞人雖憂人之言不絕於口而樂身之事實切諸心無慮營構輒曰弗爲此不便我身推之人情誰敢復爭此不克終三漸也在貞觀初親君子斥小人比來輕褻小人禮重君子重君子也恭而遠之輕小人也狎而近之近之莫見其非遠之莫見其是莫見其是則不待間而疏莫見其非則有時而昵近小人疏君子而欲致治非所聞也此不克終四漸也在貞觀初不貴異物不作無益而今難得之貨雜然並進玩好之作無時

而息上奢靡而望下朴素力役廣而冀農業興不可得已此不克終五漸也貞觀之初求士如渴賢者所舉即信而任之取其所長常恐不及比來由心好惡以衆賢舉而用以一人毀而棄雖積年任而信或一朝疑而斥夫行有素廢事有成迹一人之毀未必可信積年之行不應頓虧陛下不察其言以爲臧否使讒佞得行守道雖開此不克終六漸也在貞觀初高居深拱無田獵畢弋之好數年之後志不克固鷹犬之貢遠及四夷晨出夕返馳騁爲樂變起不測其及救乎此不克終七漸也在貞觀初遇下有禮群情上達今外官奏事須色不接間因所短詰其細過雖有忠款而不得申此不克終八漸也在貞觀初孜孜治道常若不足比恃功業之大負聖哲之明長傲縱欲無事興兵問罪遠裔親狎者阿育不肯諫疏遠者畏威不敢言積而不已所損非細此不克終九漸也貞觀初[illegible]年霜旱

畿內戶口並就關外攜老扶幼來往數年卒無一戶亡去此由陛下矜育撫寧故死不攜貳也比者疲於徭役關中之人勞弊尤甚雜匠當下領而不違正兵番上復別驅任市物襁屬於閭遞夫相望於道脫有一穀不收百姓之心恐不能如前日之寧帖此不克終十漸也夫禍福無門惟人之召人無釁焉妖不妄作今旱澇之災遠被郡國凶醜之輩起於轂下此上天示戒乃陛下恐懼憂勤之日也千載休期時難再得明主可爲而不爲臣所以鬱結長歎者也疏奏帝曰朕今聞過矣願改之以終善道有違此言當何施顏面與公相見哉方以所上疏列爲屛障庶朝夕見之兼錄付史官使萬世知君臣之義因賜黃金十斤馬二匹○按通鑑所載太畧舊史亦無此篇今取新書本傳附此

十四年侯君集克高昌上欲以高昌爲州縣

魏徵諫曰陛下初即位文泰夫婦首來朝其後稍驕倨故王誅加之罪止文泰可矣宜撫其百姓存其社稷復立其子則威德被於遐荒四夷皆悅服矣今若利其土地以爲州縣則常須千餘人鎮守數年一易往來死者什有三四供辦衣資違離親戚十年之後隴右虛耗矣陛下終不得高昌撮粟尺帛以佐中國所謂散有用以事無用臣未見其可上不從九月以其地爲西州以可汗浮圖城爲庭

州置安西都護府於交河城留兵鎮之范氏曰魏徵之言利害非不明也以太宗之明豈不足以知之惟其好大而喜功不能以義制心故忠言有所不能而欲前世帝王莫我若也〇愚按是時褚遂良亦諫不從逮十七年西突厥入寇帝悔之曰魏徵褚遂良勸我復立高昌吾不用其言今方自咎耳初議處突厥於河南徵爭之而帝不從後以結社率之變而悔後議以高昌為郡縣徵爭之而帝復不從又以西突厥之寇而悔使早從忠言安有是哉然知過而能悔此其所以興也

高昌平帝宴兩儀殿歎曰高昌若不失德豈至於亡然朕亦當自戒不以小人之言議君子庶幾獲安也魏徵曰昔齊桓公與管仲鮑叔牙甯戚四人者飲桓公謂叔牙曰盍起為寡人壽叔牙奉觴而起曰願公無忘在莒時使管仲無忘束縛於魯時使甯戚無忘飯牛車下時桓公避席曰寡人與二大夫能無忘夫子之言則社稷不危矣帝曰朕不敢忘布衣時公亦不得忘叔牙之為人也

十一月司門員外郎韋元方給給使過期稽緩給使奏之上怒出元方為華陰令魏徵諫曰帝王震怒不可妄發前為給使遂夜出敕

書事如軍機誰不驚駭況宦者之徒古來難養輕為言語易生患害獨行遠使深非事宜漸不可長所宜深慎上納其言

侯君集等還有告薛萬均私通高昌婦人者萬均不服內出胡婦付大理與之辨對魏徵諫曰臣聞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今遣大將軍與亡國婦人對辯帷箔之私實則所得者輕虛則所失甚重昔秦穆飲盜馬之士楚莊赦絕纓之罪況陛下道高堯舜而曾二君之不逮乎按君集為大總管萬均為副總管伐高昌君集之破高昌私取其珍寶將士知之競為盜竊君集不能禁為有司所劾詔下君集等獄中書侍郎岑文本上疏以為命將出師在於克敵苟能克敵雖貪可賞若其敗績雖廉可誅將帥之臣廉謹者寡貪求者衆是以黃石公書曰使智使勇使貪使愚故智者樂立功勇者好行其志貪者急趨其利愚者不計其死伏願錄其微勞忘其大過文本所陳與徵略同蓋均為知大體者故附此

魏徵上疏以為在朝羣臣當樞機之寄者任之雖重信之未篤是以人或自疑心懷苟且陛下寬於大事急於小罪臨時責怒未免愛

憎夫委大臣以大體責小臣以小事爲治之道也今委之以職則重大臣而輕小臣至於有事則信小臣而疑大臣信其所輕疑其所重將求致治其可得乎若任以大官求其小過刀筆之吏順旨承風舞文弄法曲成其罪自陳則以爲心不伏罪不言則以爲所犯皆實進退惟谷莫能自明則苟求免禍矯僞成俗矣上納之

上謂侍臣曰朕雖平定天下其守之甚難魏徵對曰臣聞戰勝易守勝難陛下之言及此宗廟社稷之福也

上自臨治兵以部陳不整命大將軍張士貴杖中郎將等怒其杖輕下士貴吏魏徵諫曰將軍之職爲國爪牙使之執杖已非後法況以杖輕下吏乎上亟釋之

言事者請上親覽表奏以防壅蔽上以問魏徵徵曰斯人不知大體必使陛下一一親之豈惟朝堂州縣之事亦當親之矣 胡氏曰凡表奏言備

臣是故徵于主聽不可不覽者也魏徵所對異言者之意異矣若內百司言于朝堂人主取而視之則爲越俎侵言非治要之體也臣下表奏而人主不之省豈所以周事物之情乎

十五年西突厥沙鉢羅葉護可汗數遣使入貢秋七月遣使持節即其所號立爲可汗上又命使者多賫金帛歷諸國市良馬魏徵諫曰可汗位未定而先市馬彼必以爲陛下志在市馬以立可汗爲名耳使可汗得立荷德必淺若不得立爲怨實深諸國聞之亦輕中國市或不得得亦非美苟能使彼安寧則諸國之馬不求自至矣上欣然止之

上問魏徵比來朝臣何故不論事對曰陛下虛心采納必有言者凡臣徇國者寡愛身者多彼畏罪故不言耳上曰然人臣關說忤旨動及刑誅與夫蹈湯火冒白刃者亦何異哉是以禹拜昌言良爲此也

房元齡高士廉遇少府少監竇德素於路問曰北門近何營繕德素奏之上怒讓玄齡等

曰君但知南衙政事北門小營繕何預君事玄齡等拜謝徵進曰臣不知陛下何以責玄齡等而玄齡等亦何所謝玄齡等爲陛下股肱耳目於中外事豈有不應知者使所營爲是當助陛下成之爲非當請陛下罷之問於有司理則宜然不知何罪而責亦何罪而謝也上甚愧之

十六年上令魏王泰居武德殿魏徵上疏以爲陛下愛魏王常欲使之安全宜每抑其驕

奢不使處嫌疑之地今移居此殿乃在東宮之西海陵昔嘗居之時人不以爲可雖時異事異然亦恐魏王之心不敢安息也上曰幾致此誤遽遣泰歸第按是時泰方有寵大開館舍廣延時俊門庭如市褚遂良嘗以爲言徵復論此

秋七月特進魏徵有疾上手詔問之且言不見數日朕過多矣今欲自往恐益爲勞若有聞見可封狀進來徵上言比者弟子陵師奴婢忽主下多輕上皆有爲而然漸不可長又言陛下臨朝常以至公爲言退而行之未免私僻或畏人知橫加威怒欲蓋彌彰竟有何益徵宅無堂上命輟小殿之材以搆之五日而成仍賜以素屛風素褥几杖等以遂其所尚徵上表謝上手詔稱處卿至此蓋爲黎元與國家豈爲一人何事過謝

時太子承乾失德魏王泰有寵羣臣日有疑議上聞而惡之謂侍臣曰方今羣臣忠直無踰魏徵我遣傅太子用絶羣臣之疑九月以

徵爲太子太師徵疾小愈詣朝堂表辭上手詔諭以周幽晉獻廢嫡立庶危國亡家漢高幾廢太子賴四皓然後安我今賴公卽其義也徵乃受詔范氏曰魏徵之於太宗知無有不言言無有不盡君臣之際人罕得而聞也當是時太子魏王方爭羣臣有黨徵不知之是不明也知而不言是隱情也且君使之爲太子師倚其正直以重太子也外不聞告其君以嫡庶之別內不聞訓太子以濟敗之戒受君之託而無所補救處父子兄弟幾危之際依違而已豈其老而衰乎卒之身沒而見疑於人得以間之惜哉

上嘗止樹下愛之宇文士及從而譽之不已

上正色曰魏徵嘗勸我遠佞人我不知佞人為誰意疑是汝今果不謬王及叩頭謝范氏曰禹曰何畏乎巧言令色孔壬孔子曰佞人殆佞人者止於諛悅順從而已近之必至於殆何也彼佞人者不知義之所在而惟利之從故世利在君父則從君父利在權臣則附權臣利在敵國則交敵國利在戎狄則親戎狄利之所在則從之利之所去則違之於君父何有哉忠臣則不然從義而不從君從道而不從父使君不陷於非義父不入於非道故雖有所不從其命將以處君父於安也君有不義不從也而況於權臣乎父有不義不從也而況於他人乎古之佞者其始莫不巧言令色未必有悖逆之心及其患失則無所不至終於弒君亡國若皆始之諛悅順從者也是禹畏之以比驩兜有苗孔子以為殆可不乎

乙之十四

五五

十七年春正月鄭文貞公徵疾上遣使者問訊賜以藥餌相望於道又遣中郎將李安儼宿其第動靜以聞上復與太子同至其第上撫之流涕問所欲言徵曰嫠不恤緯而憂宗周之亡指衡山公主欲以妻其子叔玉胡氏曰魏徵之於太宗欲婚其子也當辭之或以過慮不堪尚主或以儒素恐溺貴驕滿一不從請當丁寧家人使之懇免則君臣之契庶乎保全矣後數日上夢徵若生平及旦而奏徵薨按杜如晦既沒太宗夢之若平生徵析先

亦夢之亦足以見太宗愛賢之誠意矣命百官九品以上皆赴喪給羽葆鼓吹陪葬昭陵其妻裴氏曰徵平生儉素今葬以一品羽儀非亡者之志悉辭不受以布車載柩而葬上登苑西樓望哭盡哀上自製碑文并為書石上思徵不已謂侍臣曰人以銅為鏡可以正衣冠以古為鏡可見興替以人為鏡可知得失魏徵沒朕亡一鏡矣朕比使人至其家得書一紙始半稾其可識者曰天下之事有善有惡任善人則國安

乙之十四

五六

用惡人則國弊公卿之內情有憎愛憎者惟見其惡愛者止見其善愛憎之間所宜詳慎若愛而知其惡憎而知其善去邪勿疑任賢勿猜可以興矣其大略如此朕顧思之恐不免斯過公卿侍臣可書之於笏知而必諫也自朕比使人以下原本傳徵狀貌不逾中人有志膽每犯顏進諫雖逢帝甚怒神色不徙而天子亦為霽威議者謂賁育不能過嘗上冢還奏曰向聞陛下有門

南之行既辦而止何也帝曰畏卿遂停耳本傳
始喪亂後典章湮散徵奏引諸儒校集祕書
國家圖籍粲然完整嘗以小戴禮綜彙不倫
更作類禮二十篇數年而成帝美其書錄置
內府本傳
初魏徵嘗薦杜正倫侯君集有宰相才及正
倫以罪黜君集謀反誅上始疑徵阿黨又有
言徵自錄前後諫辭以示起居郎褚遂良者
上愈不悅乃罷叔玉尚主而踣所撰碑顧其

家衰矣
二十年冬十月上以伐遼不能成功深悔之
歎曰魏徵若在吾豈有此行邪命馳驛祀徵
以少牢復立所製碑召其妻子詣行在勞賜
之
史臣贊曰君臣之際顧不難哉以徵之忠而
太宗之睿身歿未幾猜譖遽行始徵之諫累
數十萬言至君子小人未嘗不反復爲帝言
之以佞邪之亂忠也久猶不免故曰皓皓者
易汙嶢嶢者難全自古所歎云唐柳芳稱徵
死知不知莫不恨惜以爲三代遺直諒哉胡氏

曰侯君集非宰相才徵薦之誠失也然徵輔太宗虛以嘉謀忠益朝右無二助成平定之功豈易杜所能及爭以一言之失結疑身後罷昏踣何其讒罰輕重適與封德彝等毋乃甚平以太宗魏公君臣之契猶不克終況其凡乎無世而與小人方徵之受知人主言譖諫行不可間也及其死矣舉似之訐莫與辯者故錄諫疏示史官之諸行爲徵雖死遂良劉在可以資其信否太宗亦不閒是非與遂良併疑之也英明之君而有此惜徵焉按魏文貞公以武德末爲諫官正觀三年遂預朝政自是君相仕者十有五年始終以規諫爲巳任唐史臣以爲前代争臣一人而已豈不信哉然考其學問之淵源殆不可見文中子

而魏公所陳皆正大之論是豈可同日語哉
然則以王魏並稱者觀本末蓋亦其流亞云

西山讀書記乙下之十五

貞觀四年二月御史大夫温彦博爲中書令是時玄齡爲左僕射○本傳温大雅與弟彦博大有皆知名薛道衡見之歎曰三人皆卿相才也高祖受禪大雅與竇威等討定容典還黄門侍郎彦博亦爲中書侍郎對管華近帝嘗從容謂曰我起晉陽爲卿一門耳高麗貢方物高祖欲讓而不臣彦博執不可曰遼東本周箕子國漢玄菟郡不使北面則四夷何所瞻仰帝納而止後還中書令突厥降詔議所以安邊者彦博請如漢置降匈奴五原塞以爲捍敵與魏

徵廷爭天子從之其後突利可汗弟結社謀反帝始悔云彦博性周慎既掌機務謝賓客不通進見必陳政事利害卒後帝歎曰彦博以憂國故耗思殫神我見其不逮兩朞矣恨不許少閑以究其壽家貧無正寢帝命有司爲構寢十一年薨

四年二月民部尚書戴胄檢校吏部尚書參預朝政胄性堅正幹局明彊爲隋越王侗給事郎王世充謀篡胄說曰君臣大分均父子

休戚同之公當社稷之任與存與亡正在今日願尊輔王室擬伊周以幸天下俄脅九錫胄又切諫不納出爲鄭州長史守虎牢秦王攻拔之引爲士曹參軍大理少卿缺太宗曰大理人命所繫胄清直其人哉即日命胄長孫無忌被召不解佩刀入東上閤封德彝論監門校尉不覺罪死當無忌贖胄曰校尉與無忌罪均臣子於尊極不稱誤法著御湯齊飲食舟船誤皆死陛下錄無忌功原之可也

若罰無忌殺校尉不可謂刑帝曰法爲天下公朕安得私詔復議德彝固執帝將可胄曰不然校尉緣無忌以致罪法當輕若皆誤不得獨死由是皆免時選者盛集有詭資蔭冒牒取調者詔許自首罪當死俄有詐得者獄具胄以法當流帝曰朕詔不首者死而今當流是示天下以不信胄曰陛下登殺之非臣所及既屬臣敢虧法乎帝曰卿守法而使我失信奈何胄曰法者布大信於人言乃一時

喜怒所發陛下以一朝忿將殺之既知不可而寘於法此忍小忿存大信也帝感悟從其言胄犯顔據正參處法意至析秋豪隨類指擿言若泉涌帝益重之遷尚書左丞會僕射蕭瑀免帝謂胄曰尚書揔國綱維失一事天下有受其弊者今以令僕委卿宜副朕譽胄敏于操決無宿疑議者美其振職謂武德以來殆無其輩進民部尚書杜如晦遺言請以選舉委胄由是檢校吏部尚書然好抑文雅

奨法吏時以寡學爲訾四年參豫朝政帝將脩洛陽宮胄上疏諫帝爲罷役胄所敷內緣政得失咸有可觀奏已即削稾外莫知帝嘗謂左右曰胄於我非肺腑親然事之機切無不聞者惟其忠槩所激耳七年卒房玄齡魏徵與胄善每至生平故處輒流涕

十三年十一月尚書左丞劉洎爲黄門侍郎參知政事（是時玄齡爲左僕射）太宗好持論與公卿言古今事必往復難詰洎諫曰帝王之與臣庶

聖哲之與庸愚等級逖絶勢不侔擬故課愚
對聖持卑抗尊雖思自彊不可得已陛下降
慈旨假柔顏虛心聽納猶恐羣臣惴縮不敢
進況以神機天辯飾辭援古而折其議哉夫
天以無言爲尊聖以不言爲德且多記損心
多語耗氣心氣內損形神外勞初雖無覺後
必爲弊手詔荅曰非慮無以臨下非言無以
述慮雖然驕人輕物恐由推論致之若形神
心氣不爲勞也皇太子初立洎謂宜尊師重

道上書曰太子宗祧是繫善惡之習興亡在
焉陛下多才多藝尚垂精厲志以博異聞而
太子優游坐棄白日陛下每退朝引見羣臣
訪以今古咨以得失而太子處內不接正人
不聞正論臣所未諭古者問安而退以廣敬
也異宮而處以遠嫌也間者太子一入侍逾
旬不出師傅寮寀具員而已非所謂愛之也
臣愚以爲授以良書娛以佳賓使耳所未聞
睹所未見儲德愈光羣臣之福也帝於是

洎與岑文本馬周遞日直東宮帝嘗怒苑西
監穆裕有詔斬朝堂皇太子驟諫帝喜曰朕
始得魏徵朝夕進諫徵亡劉洎岑文本馬周
褚遂良繼之見在吾膝前見朕悅諫熟矣故
有今日言也誠習以性成哉稍遷侍中帝謂
羣臣曰朕今欲聞已過卿等爲朕言之洎曰
頃上書有不稱旨或面窮詰無不羞汗恐非
所以進言者路帝曰卿言善朕能改之及征
遼東詔兼左庶子輔太子監國帝曰以卿輔

太子社稷安危在焉宜識朕意洎曰願無憂
卽大臣有罪臣謹按法誅之帝恠其語謬戒
曰君不密則失臣臣不密則失身卿性疎而
果恐以此敗與褚遂良不相中帝還不豫洎
與馬周入候出見遂良泣曰上體患癰殊可
懼遂良卽誣奏洎曰國家不足慮正當輔少
主行伊霍事大臣有異者誅之帝愈召洎問
狀洎引馬周爲左遂良執不已帝惑之乃賜
死方死時索筆牘欲自言有司不敢與帝後

知之有司皆得罪顯慶中其子弘業詣闕訴
遂良譖死狀李義府右之高宗問近臣給事
中樂彥瑋曰辨之是暴先帝過刑寢史臣
贊曰劉洎之才之烈易所謂王臣蹇蹇者然
性剛疏輔太子欲以一任安危以言掩其衆為
媢疾所乘卒陷罪戾嗚呼以太宗之明蔽於
所忿洎之忠不能自申於上況其下哉古人
以言為戒可不慎歟以孫氏唐論以爲洎之死非遂良所譖蓋洎初有誅大臣之對帝已寘之後入見必又有此說故太宗疊前怒殺之遂良後排廢立皇后事以忠直被譴數人從而誣之正觀實錄李敬播所修號為詳許敬宗專修史之任頗以愛憎改易舊文則遂良譖洎之事安可信乎眉山蘇氏以之翰言為是當更詳之○洎死在十九年十二月

十六年正月中書舍人岑文本為中書侍郎
專典機密是時房玄齡以左僕射以度支文本性沈敏善文
辭多所貫綜自觀元年除秘書郎兼直中書
省李靖薦于帝擢中書舍人時顏師古為侍
郎自武德以來詔誥或大事皆所草定及得
文本號善職而敏速過之或策令叢遽敕吏

六七人泚筆待分口占授成無遺意師古以
譴罷温彥博為請曰師古練時事長於文誥
人少逮者幸得復用帝曰朕自舉一人公毋
憂乃授文本侍郎專典機要是時魏王泰有
寵侈第舍冠諸王文本上疏勸崇節儉陳嫡
庶分宜有抑損帝善之踰年為令十八年八月是時玄齡爲司空從伐遼東一委倚至糧漕最目甲兵凡
要科配差序籌不廢手由是神明頓耗容止
不常帝憂曰文本今與我同行恐不與同返

矣至幽州暴病帝臨視流涕十九年四月薨始文本
貴常自以興孤生居處卑室無茵褥幃帳帝
每稱其忠謹吾親之信之晉王為太子大臣
多兼宮官帝欲文本兼攝辭曰臣守一職猶
懼其盈不願希恩東宮請一心以事陛下帝
乃止但詔五日一參東宮毋進見太子為拜
始為中書令有憂色母問之答曰非勳非舊
責重位高所以憂也有來慶者輒曰今日受
弔不受賀或勸其營產業文本歎曰吾漢南

一布衣徒步入關所望不過秘書郎縣令耳
今無汗馬勞以文墨位宰相奉稍已重尚何
殖產業邪
十八年八月太子左庶子中書侍郎馬周守
中書令（時玄齡為司空）周少嗜學善詩春秋武德中
入關舍中郎將常何家貞觀五年詔百官言
得失何武人不涉學周為條二十餘事皆當
世所切太宗怪問何何曰此非臣所能家客
馬周教臣言之客忠孝人也帝即召之間未

至遣使者四輩敦趣及謁見與語帝大悅詔
直門下省明年拜監察御史奉使稱職帝以
何得人賜帛三百匹周上疏曰臣每讀前史
見賢者忠孝事未嘗不廢卷長想思履其迹
臣不幸早失父母犬馬之養已無所施事可
為者惟忠義而已是以徒步二千里歸陛下
陛下不以臣愚擢臣不次竊自惟念無以論
報輙竭區區惟陛下所擇臣伏見大安宮在
宮城右墻宇門闕・紫極為卑小東宮皇太

子居之而在內太安至尊居之反在外太上
皇雖志清儉愛惜人力陛下不敢違而蕃夷
朝見四方觀聽有不足焉臣願營雉堞門觀
務從高顯以稱萬方之望則大孝昭矣臣伏
讀明詔以二月幸九成宮竊惟太上皇春秋
高陛下宜朝夕視膳今所幸宮去京三百里
而遠非能旦發暮至也萬一有太上皇思感
欲即見陛下何以逮之今茲本為避暑行也
太上皇留熱處而陛下走涼處溫凊之道臣

所未安然詔書既下業不中止願示還期以
開眾惑臣伏見詔宗室功臣悉就藩國遂貽
子孫世守其政竊惟陛下之意誠愛之重之
欲其裔緒承守與國無疆也臣謂必如詔書
者陛下宜思所以安存之富貴之何必使世
官也且堯舜之父有朱均之子若令有不肖
子襲封嗣職兆庶被殃國家蒙患正欲絕之
則子文之治猶在也正欲存之則欒黶之惡
已暴也必曰與毒害於見存之人寧割恩

已亡之臣則可所謂[illegible]之者適所以傷
之也臣謂宜賦以茅土疇以戶邑必有材行
隨器而授雖幹翮非彊亦可以免累漢光武
不任功臣以吏事所以終全其世者良得其
術也願陛下深思其寧使得奉大恩而子孫
終其福祿也臣聞聖人之化天下莫不以孝
爲本故曰孝莫大於嚴父嚴父莫大於配天
國之大事在祀與戎孔子亦言吾不與祭如
不祭是聖人之重祭祀也自陛下踐祚宗廟

之享未嘗親事竊惟聖情以乘輿一出所費
無埶故忍孝思以便百姓而一代史官不書
皇帝入廟將何以貽厥孫謀示來葉邪臣知
大孝誠不在俎豆之間然聖人訓人必以己
先之示不忘本也臣聞致化之道在求賢審
官孔子曰惟名與器不可以假人是言愼擧
之爲重也臣伏見王長通白明達本樂工輿
皂雜類韋槃提斛斯正無他材獨解調馬雖
術踰等夷可厚賜金帛以富其家今超授高

爵班外廷朝會騶暨偈子鳴玉曳履臣竊恥
之若朝命不可追改尚宜不使在列與士大
夫爲伍帝善其言除侍御史又言臣歷觀夏
商周漢之有天下傳祚相繼多者八百餘年
少者猶四五百年皆積德累業恩結於人豈
無僻王賴先哲以免自魏晉逮周隋多者五
六十年少者三二十年而亡良由創業之君
不務仁化當時僅能自守後無遺德可思故
傳嗣之主其政少衰一夫大呼天下土崩矣

今陛下雖以大功定天下而積德日淺固當
隆禹湯文武之道使恩有餘地爲子孫立萬
世之基豈特持當年而已然自古明王聖主
雖因人設教而大要節儉於身恩加於人故
其下愛之如父母仰之如日月畏之如雷霆
卜祚遐長而禍亂不作也今百姓承喪亂之
後比於隋時纔十分一而徭役相望兄去弟
還往來遠者五六千里春秋冬夏略無休時
陛下雖詔減省而有司不得廢作徒行文書

役之如故四五年來百姓頗嗟怨以爲陛下
不存養之京師及益州諸處營造供奉器物
并諸王妃主服飾皆過靡麗臣聞昧旦丕顯
後世猶怠作法於治其弊猶亂陛下少處人
間知百姓辛苦前代成敗目所親見尚猶如
此而皇太子生長深宮不更外事卽萬歲後
聖慮之所當憂也臣竊尋自古黎庶怨叛聚
爲盜賊其國無不卽滅人主雖悔未有重能
安全者凡脩政教當脩之於可脩之時若事
變一起而後悔之無益也故人主每見前代
之亡則知其政教之所由喪而不知其身之
失故紂笑桀之亡而幽厲笑紂之亡隋煬帝
又笑齊魏之失國也今之視煬帝猶煬帝之
視齊魏也往貞觀初率土荒儉一匹絹纔易
斗米而天下帖然者百姓知陛下憂憐之故
人人自安無謗讟也五六年頻歲豐稔一匹
絹易粟十餘斛而百姓咸怨以爲陛下不憂
憐之何則今營爲者頗多不急之務故也自古

以來國之興亡不由積蓄多少在百姓苦樂
也且以近事驗之隋貯洛口倉而李密因之
積布帛東都而王世充據之西京府庫亦爲
國家之用向使洛口東都無粟帛王世充李
密未能必聚大衆但貯積者固有國之常要
當人有餘力而後收之豈人勞而強斂之以
資寇邪夫儉以息人貞觀初陛下已躬爲之
今行之不難也爲之一日則天下知之式歌
且舞矣若人旣勞而用之不息萬一中國水
旱而邊方有風塵之警狂狡竊發非徒旰食
晏寢而已古語云動人以行不以言應天以
實不以文以陛下之明誠欲勵精爲政不煩
遠采上古但及貞觀初則天下幸甚臣竊觀
今諸將功臣陛下所與定天下無威略振主
如韓彭者而諸王年並幼少縱其長大陛下
在日必無他心然則萬代之後不可不慮漢
晉以來亂天下者何嘗不在諸王皆由樹置
失宜不豫爲節制以至滅亡人主豈不知其

然溺於私愛爾故前車既覆而後車不改轍也今天下百姓尚少而諸王已多其寵遇厚者臣愚慮之非特恃恩驕矜也昔魏武帝寵陳思王文帝即位防守禁閉同獄囚爲何則先帝加恩太多故嗣王疑而畏之也此武帝寵陳思王適所以苦之也且帝子身食大國何患不富而歲別優賜曾無限極里語曰貧不學儉富不學奢言自然也今大聖創業豈唯處置見子弟而已當制長久之法使萬代奉行臣聞天下者以人爲本必也使百姓安樂在刺史縣令爾縣令既衆不可皆賢但州得良刺史可矣天下刺史得人陛下端拱巖廊之上夫復何爲古者郡守縣令皆選賢德欲有所用必先試以臨人或由二千石高第入爲宰相今獨重內官縣令刺史頗輕其選又刺史多武夫勳人或京官不稱職始進補外折衝果毅身力彊者入爲中郎將其次乃補邊州而以德行才術擢者十不能一所以

百姓未安殆在于此疏奏帝稱善擢拜給事中轉中書舍人周善敷奏機辯明銳動中事會裁處周密時譽歸之帝每曰我暫不見周即思之岑文本謂所親曰馬君論事會文切理無一言可損益聽之灑灑令人忘倦蘇張終賈正應此耳拜中書侍郎兼太子右庶子十八年遷中書令猶兼庶子時置太子司議郎帝高其除周歎曰恨吾資品妄高不得歷此官帝征遼留輔太子定州及還攝吏部尚書帝嘗以飛帛書賜周曰鸞鳳冲霄必假羽翼股肱之寄要在忠力周病消渴連年帝幸翠微宮求勝地爲構第每詔尚食具膳上醫使者視護躬爲調藥太子問疾疾甚周取所上章奏悉焚之曰管晏暴君之過取身後名吾不爲也二十二年卒周亡帝思之甚將假方士術求見其儀愚聞前輩言周論事常開人主一幾路如論遊幸不詔書既下業不中止願示還斯以開衆惑論樂工封爵曰若朝命不可追改尚宜不使在列與士大夫爲伍其視魏徵之直不遠遠矣

十八年九月諫議大夫褚遂良爲黄門侍郎參預朝政（時玄齡爲司空）亮子貞觀中累遷起居郎博涉文史工隸楷太宗嘗歎曰虞世南死無與論書者魏徵白見遂良帝令侍書十五年帝將有事太山至洛陽星孛太微犯郎位遂良諫曰陛下撥亂反正功超古初方告成岱宗而彗輙見此天意有所未合昔漢武帝行岱禮優柔者數十年臣愚願加詳慮帝寤詔罷封禪遷諫議大夫兼知起居事帝曰卿記起居大抵人君得觀之否對曰今之起居古左右史也善惡必記戒人主不爲非法未聞天子自觀史也帝曰朕有不善卿必記邪對曰守道不如守官臣職載筆君舉必書劉洎曰使遂良不記天下之人亦記之矣帝曰朕行有三一監前代成敗以爲元龜二進善人共成政道三斥遠羣小不受讒言朕能守而勿失亦欲史氏不能書吾惡也是時魏王泰禮秩如嫡羣臣未敢諫帝從容訪左右曰方今何事尤急岑文本洎言禮義爲急帝以不切未領可遂良曰今四方仰德誰弗率者唯太子諸王宜有定分帝曰有是哉朕年五十日以衰怠雖長子守器而弟支子尚五十人心常念焉自古宗姓無良則傾敗相仍公等爲我求賢者保傅之夫事人久情媚熟則非意自生其令王府官不得過四考著爲令帝嘗怪舜造漆器禹雕其俎諫者十餘不止小物何必爾邪遂良曰雕琢害力農纂繡傷女工奢靡之始危亡之漸也漆器不止必金爲之金又不止必玉爲之故諫者救其源不使得開及夫横流則無復事矣帝咨美之于時皇子雖幼皆外任都督刺史遂良諫曰昔二漢以郡國參治雜用周制今州縣率倣秦法而皇子孺年竝任刺史陛下誠以至親扞四方雖然刺史民之師帥也得人則下安措失人則家勞勤故漢宣帝曰與我共治惟良二千石乎臣謂皇子未冠者可且留京師教以

經學畏仰天威不敢犯禁養成德器審堪臨
州然後敦遣昔東漢明章諸帝友愛子弟雖
各有國幼者率留京師訓飭以禮訖其世諸
王數十百惟二人以惡敗自餘飡和染教皆
為善良此前事已驗惟陛下省察帝嘉納太
子承乾廢魏王泰間侍帝許立為嗣因謂大
臣曰泰昨自投我懷中云臣今日始得為陛
下子更生之日也臣惟有一子百年後當殺
之傳國晉王朕甚憐之遂良曰陛下失言安

有為天下主而殺其愛子授國晉王乎陛下
昔以承乾為嗣復寵愛泰嫡庶不明紛紛至
今若必立泰非別置晉王不可帝泣曰我不
能即詔長孫無忌房玄齡李勣遂良等定
策立晉王為皇太子時飛雉數集宮中帝問
是何祥也遂良曰昔秦文公時有偃子化為
雉雌鳴陳倉雄鳴南陽偃子曰得雄者王得
雌者霸文公遂雄諸侯始為寶雞祠漢光武
得其雄起南陽有四海陛下本封秦故雄雌

並見以告明德帝悅曰人之立身不可以無
學遂良所謂多識君子哉薛延陀請婚帝已
納其聘復絕之遂良曰信為萬事本百姓所
歸故文王許枯骨而不違仲尼去食存信貴
之也延陀遣使請婚於朝陛下既開許為御
北門受獻食今一朝自為進退所惜少所失
多釁信夷狄方生嫌恨殆不可以訓戎兵勵
軍事也惟陛下裁幸不納帝欲自討遼東遂
良固勸無行一下勝師必再與再興為忿兵

兵忿者勝負不可必帝然可會李勣詆其計
帝意遂決東遂良懼上言臣請譬諸身兩京
腹心也四境手足也殊裔絕域殆非支體所
屬高麗王陛下所立莫離支殺之討其逆夷
其地固不可失但遣一二慎將付銳兵十萬
翔猶雲翩唾手可取昔侯君集李靖皆庸人
爾猶能撤高昌纓突厥陛下止發蹤指示得
歸功聖明前日從陛下平天下虓士爪臣氣
力未衰可驅策惟陛下所使臣聞涉遼而左

或水潦平地淖三尺帶方玄菟海壤荒漫決
非萬乘六師所宜行是時帝銳意蕩平不見
省進黃門侍郎參綜朝政莫離支遣使貢金
遂良曰古者討殺君之罪不受其賂昔郜
鼎大廟春秋譏之今莫離支所貢不臣之篚
不容受詔可以其使屬吏帝既平高昌歲調
兵千人往屯遂良諫諍不可帝志取西域實
其言不用西突厥寇西州帝曰往魏徵褚遂
良勸我立麴文泰子弟不用其計乃今悔之

帝於寢宮側別置院居太子遂良諫以為朋
友深交者易怨父子滯愛者多憾宜許太子
間還東宮近師傅專學藝以廣懿德帝從其
言會父喪免起復拜中書令帝寢疾召遂良
長孫無忌曰漢武帝寄霍光劉備託諸葛亮
朕今委卿矣太子仁孝其盡誠輔之謂太子
曰無忌遂良在而毋憂因命遂良草詔高宗
即位坐事出為同州刺史再歲召拜吏部尚
書同中書門下三品進拜尚書右僕射帝將

立武昭儀召長孫無忌李勣于志寧及遂良
入或謂無忌當先諫遂良曰太尉國元舅有
不如意使上有棄親之譏又謂勣上所重當
進曰不可司空國元勳有不如意上有斥功
臣之嫌曰吾奉遺詔若不盡愚無以下見先
帝既入帝曰罪莫大於絕嗣皇后無子今欲
立昭儀謂何遂良曰皇后本名家奉事先帝
先帝疾執陛下手語臣曰我兒與婦今付卿
且德音在陛下耳可遽忘之皇后無它過不

可廢帝不悅翌日復言對曰陛下必欲改立
后者請更擇貴姓昭儀昔事先帝身接帷第
今立之奈天下耳目何帝羞默遂良因致笏
殿階叩頭流血曰還陛下此笏丐歸田里帝
大怒命引出武氏從幄後呼曰何不撲殺此
獠無忌曰遂良受顧命有罪不加刑會李勣
議異武氏立乃左遷遂良潭州都督顯慶二
年徙桂州未幾貶愛州刺史遂良內憂禍恐
死不能自明乃上表曰往者承乾廢岑文本

劉洎奏東宮不可少曠宜遣濮王居之臣引
義固爭明日仗入先帝留無忌玄齡勣及臣
定策立陛下當受遺詔獨臣與無忌二人在
陛下方草土號慟臣即奏請即位大行柩前
當時陛下手指臣頸臣及無忌請即還京大
告內外寧謐臣力小任重動貽伊戚螻蟻餘
齒乞陛下哀憐帝昏懦委於武后詎不省歲
餘卒後二歲許敬宗李義府奏長孫無忌逆
謀此日遂良驅煽乃削官爵

乙之十五　九二

十九年三月開府儀同三司同三品高士廉
攝太子太傅與侍中劉洎中書令馬周太子
左庶子許敬宗右庶子高季輔少詹事張行
成同掌機務輔太子於定州時上征高麗文獻為司空居守
季輔貞觀初拜監察御史彈治不避權要累
轉中書舍人列上五事以為今天下大定而
刑未措何哉蓋謀猷之臣臺閣之吏不崇簡
易而昧經遠故執憲者以深刻為奉公當官
者以侵下為益國如尚書八坐人主所責成

者也宜擇溫厚脩絜者任之敦樸素革浮僞
使家識慈孝人知廉恥過行者被嗤於鄉不
昵者蒙擯於親自然禮節興矣陛下身帥節
儉而營繕未息丁匠不能給驅使又和雇以
重勞費人主所欲何求而不得願愛其財毋
使殫惜其力毋使弊畿內數州京師之本土
狹人庶儲蓄少而科役多宜蒙優貸今得休
息彊本弱支之義也至江南河北人頗舒閑
宜爲差等均量勞逸公侯勳戚之家邑入俸

乙之十五　九三

稍足以奉養而皆負息出舉爭求什一下民化
之競爲錐刀宜加懲革今外官卑品皆未得
祿故饑寒之切夷惠不能全其行爲政之道
期於易從不恤其匱而須其廉正恐巡察歲
出輶軒繼軌而侵漁不息也宜及戶口之繁
倉廋且實稍加稟賜使得事父母養妻子然
後督責其効則官人畢力矣密王元曉等俱
陛下懿親當正其禮比見帝子拜諸叔諸叔
答拜爵封既同當明昭穆願垂訓正以為彝

法書奏太宗稱善進授太子右庶子數上書言得失辭誠切至帝賜鐘乳一劑曰而進藥石之言朕以藥石相報後爲吏部侍郎善銓叙人物帝賜金背鏡一况其清鑒焉　行成調富平主簿有能名召補殿中侍御史糾劾嚴正太宗以爲能謂房玄齡曰古今用人未嘗不因介紹若行成者朕自舉之無先容也嘗侍宴帝語山東及關中人物意有同異行成曰天子四海爲家不容以東西爲限是示人以隘矣帝稱善賜名馬一錢十萬衣一稱自是有大政事令與議焉累遷給事中帝嘗謂羣臣朕爲人主兼行將相事豈不是奪公等名舜禹湯武得稷契伊呂而四海安漢高祖有蕭曹韓彭而天下寧茲事朕皆兼之行成退上疏曰有隋失道天下沸騰陛下撥亂反正拯人塗炭何周漢君臣所能比數雖然盛德含光規模宏遠左右文武誠無將相材奚用大庭廣衆與之量校損萬乘之尊與臣

下爭功哉帝嘉納之轉刑部侍郎太子少詹事帝幸靈州詔皇太子從行成諫曰皇太子宜留監國對百寮自決庶務既爲京師重且示四方盛德帝以爲忠遷侍中兼刑部尚書高宗即位時晉州地震不息帝問之對曰天陽也君象地陰也臣象君宜動臣宜靜今靜者顧動恐女謁用事大臣陰謀又諸王公主參承起居或伺間隙宜明設防閑且晉陛下本封應不虛發伏願深思以杜未萌帝然之二十二年正月中書舍人崔仁師爲中書侍郎參知機務（時玄齡爲司空）仁師貞觀初改殿中侍御史時青州有男子謀逆有司捕支黨纍係塡獄詔仁師按覆始至悉去囚械爲具食飲湯沐以情訊之坐止魁惡十餘人它悉原縱大理少卿孫伏伽謂曰原雪者衆誰肯讓死就決而事變奈何仁師曰治獄主仁恕故諺稱殺人刖足亦皆有禮豈有知枉不申爲身謀哉使吾以一介易十囚命固吾願也又敕

使覆訊諸囚咸叩頭曰崔公仁恕必無枉者舉無異辭由是知名遷度支郎中嘗口陳移用曹數千緡太宗怪之詔黄門侍郎杜正倫持簿使仁師對唱無一謬帝奇之遷給事中時有司以律反逆者緣坐兄弟没官爲輕詔八坐議咸言漢魏晉謀反夷三族請改從死仁師曰父子天屬足累其心此而不卹何愛兄弟房玄齡曰祖有蔭孫義則祖親重而兄弟屬輕令應重者流而輕者死非用刑意遂

不改後二十二年遷中書侍郎參知機務被遇尤渥會有伏閤訴者仁師不時上帝大怒流連州按房傳以才辨自文本遂良季輔行成以諭諫崔仁師以政事皆爲時所稱主於以一老提綱於上而衆務各效其所長正觀之治蓋由於此惜其闇茲以小人參之若裴寂宇文士及封德彝用於正觀之初已爲盛世累至許敬宗相於季年遂爲宗杜大禍易曰小人勿用必亂邦也寧不信然永徽初改輔以遂良輩則治易以敬宗輩則亂蓋大宗貽謀之未善也今所見于左

貞觀二十三年夏四月丁卯上在翠微宮疾篤召長孫無忌褚遂良入卧内謂之曰朕今悉以後事付公輩太子仁孝公輩所知善輔導之謂太子曰無忌遂良在汝勿憂天下又謂遂良曰無忌盡忠於我我有天下多其力也我死勿令讒人間之仍令遂良草遺詔有頃上崩太子號慟將絶無忌擁涕請處分衆事以安内外太子哀號不已無忌曰主上以宗廟社稷付陛下豈得效匹夫唯哭泣乎乃祕不發喪庚午無忌等請太子先還飛騎勁兵及舊將皆從辛未太子入京城大行御馬

輿侍衛如平日繼太子而至頓於兩儀殿以太子左庶子于志寧爲侍中少詹事張行成兼侍中右庶子高季輔兼中書令壬申發喪於太極殿宣遺詔太子即位軍國大事不可停闕平常細務委之有司六月以無忌爲太尉李勣爲開府儀同三司並同中書門下三品

永徽元年春正月有洛陽人李泰弘誣告長孫無忌謀反上立命斬之

九月監察御史韋思謙劾奏中書令褚遂良抑買中書譯語人地左遷同州刺史

三年八月以于志寧爲左僕射張行成爲右僕射高季輔爲侍中志寧行成仍同中書門下三品

上謂宰相曰聞所在官司行事猶互觀顔面多不盡公長孫無忌對曰此豈敢言無然肆情曲法實亦不敢至於小小收取人情恐陛下尚不能免無忌以元舅輔政凡有所言上無不嘉納 胡氏曰高宗以官司不盡公問無忌無忌宜辭順美意勸其君以身率之自下其有徇私曲法者刑責加焉是則宰相之職而朝廷正矣無忌乃導以收取人情夫人君以天下爲家惟至公則人情服何以收取爲無忌失言而遂良并外家張行成輩備位輔弼固常才也不能格而正之使其君以收取人情爲是而有司不從徇私之嫌其蠱政豈有旣耶

三年春正月以同州刺史褚遂良爲吏部尚書同中書門下三品

三月兵部侍郎韓瑗守黄門侍郎同中書門下三品

九月守中書侍郎來濟同中書門下三品

冬十一月房遺愛與高陽公主謀反上令長孫無忌鞫之得反狀吳王恪有文武才太宗常以爲類己欲立爲太子無忌固爭而止由是與無忌相惡恪名望素高爲物情所向無忌深忌之欲因事誅恪遺愛知之因言與恪同謀冀得免死

四年春二月遺愛等伏誅恪且死罵曰長孫無忌竊弄威權搆害良善宗社有靈當族滅不久江夏王道宗坐與遺愛交通流嶺表道宗素與無忌遂良不協故皆得罪 按二人陷輔初政當以至公先天下而用私意陷二賢王一死一竄以吾所爲其能免乎

秋九月張行成薨以褚遂良爲右僕射十二月高季輔薨

五年初王皇后無子蕭淑妃有寵王后嫉之上之爲太子也入侍太宗見才人武氏而悅之太宗崩武氏隨衆感業寺爲尼忌日上詣寺行香見之武氏泣上亦泣王后聞之陰令

武氏長髮勸上納之後宮欲以間淑妃之寵
武氏巧慧多權數初入宮卑辭屈體以事后
后愛之數稱其美於上未幾大幸拜爲昭儀
后及淑妃寵皆衰更相譖毁上皆不納
王皇后與武昭儀更相譖訴上獨信昭儀有
廢立之意畏大臣不從乃與昭儀幸太尉無
忌第酣飲極歡而寵席上拜無忌寵姬子三
人皆爲朝散大夫仍載金寶繒錦十車以賜
無忌上因從容言皇后無子以諷無忌對以

它語竟不順旨上又令母楊氏詣無
忌第屢有祈請無忌終不許禮部尚書許敬
宗亦數勸無忌無忌厲色折之范氏曰高宗欲廢后而立妾故官無忌妾子又重賂以悅之誘之以利非德賞也而無忌受其官與賜豈未之思乎夫大臣欲以義正君而先受於利則不足以爲重矣無忌苟辭其官反其賜而不受使其君知大臣之不可誘以利亦足以格其非心而益見憚矣無忌不知出此卒使武后怨其受賜而不助己姦臣得以入其謀高宗無足譏爲惜乎無忌之不學也
六月武昭儀誣王后與母柳氏爲厭勝敕禁
母柳氏不得入宮唐因隋制後宮有貴妃德

妃賢妃皆視一品上欲特置宸妃以武昭儀
爲之韓瑗來濟諫以爲故事無之乃止
中書舍人李義府爲長孫無忌所惡左遷壁
州司馬敕未至門下義府密知之問計於中
書舍人王德儉德儉曰上欲立武昭儀爲后
猶豫未決者直恐宰臣異議耳君能建策立
之則轉禍爲福矣義府然之叩閤上表請廢
皇后王氏立武昭儀以厭兆庶之心上說召
見與語賜珠一斗留居舊職昭儀又密遣人

勞勉之尋超拜中書侍郎於是許敬宗等皆
潛布腹心於昭儀矣
六年九月戊辰以許敬宗爲禮部尚書上一
日退朝召無忌勣志寧遂良入內殿遂良曰
今日之召多爲中宮上意既決逆之必死太
尉元舅司空功臣不可使上有殺元舅及功
臣之名遂良起於草茅無汗馬之勞致位至
此且受顧託不以死爭之何以下見先帝勣
稱疾不入無忌等至內殿上顧謂無忌曰皇

后無子武昭儀有子今欲立昭儀爲后何如遂良對曰皇后名家先帝爲陛下所娶先帝臨崩執陛下手謂臣曰朕佳兒佳婦今以付卿此陛下所聞言猶在耳皇后未聞有過豈可輕廢臣不敢曲從陛下上違先帝之命上不悅而罷明日又言之遂良曰陛下必欲易皇后伏請妙選天下令族何必武氏武氏經事先帝衆所共知天下耳目何可蔽也萬世之後謂陛下爲如何願留三思臣今忤陛下意罪當死因置笏殿階叩頭流血曰還陛下笏乞放歸田里上大怒命引出昭儀在簾中大言曰何不撲殺此獠無忌曰遂良受先朝顧命有罪不可加刑于志寧不敢言韓瑗因閒奏事涕泣極諫上不納明日又諫悲不自勝上引出瑗又上疏諫曰匹夫匹婦猶相選擇況天子乎皇后母儀萬國善惡由之願陛下詳之無爲後人所笑來濟上表諫曰王者立后上法乾坤必擇禮教名家幽閑令淑以

四海之望稱神祇之意是故文造舟以迎大姒而興關雎之化百姓蒙祚孝成縱欲以婢爲后使皇統亡絶惟陛下熟詳察上皆不納它日李勣入見上問之曰朕欲立武昭儀爲后遂良固執以爲不可對曰此陛下家事何必更問外人上意遂決許敬宗宣言於朝曰田舍翁多收十斛麥尚欲易婦況天子立一后何豫外人事而妄生異議乎昭儀令左右以聞貶遂良爲潭州都督范氏曰高宗欲廢立而猶難於顧命大臣致決於李勣之一言勣若以爲不可則武氏必不立矣勣不惟不諫又勸成之孽后之立先是遂良之死唐室中絶皆勣之由太宗以立勣爲忠遂託以幼孤而其大節如此書曰知人則哲惟帝其難之信矣○胡氏曰褚遂良忠矣然昧於消息盈虛之理姤[illegible]勿取之義毫蘖不伐至用斧柯而無所及哉人謀有未盡不可歸之天數也自太宗在御李淳風奏占文而民間有祕記正使太宗愛有所忘而疑有所不及遂良豈得不聞而逆爲國家長慮乎又況古記之讖已有其人則當宰掐群公上書皇后沮止長髮之命深諫高宗割制邪說勿干先帝之私悉意竭忠不逮餘力其勢必可遏也當其時而不治及事既成雖叩首出血繼之以死亦何益矣故易以見幾爲吉而姤以攸往見凶大臣不可不幸也又曰爲天子者以家事爲言隋文帝唐德宗是也而以陛下家事爲言李勣林甫是也嗚呼

此孔子所謂喪邦之言也李勣論之詳矣後雖不聞為此言而此意常在事涉宮禁之内父子夫婦之間君不以謀于臣臣不以從于君得失存亡禁越相視此家事之餘訓也悖明君以天下為一家賢相以天下為己任必無此意矣

十月詔王皇后蕭淑妃謀行鴆毒廢為庶人百官上表請立中宮遂下詔先帝以武氏賜朕事同政君可立為皇后

顯慶元年十二月韓瑗上疏為褚遂良訟寃上曰遂良之情朕亦知之然其悖戾好犯上故以此責之卿何言之深也對曰遂良社稷

忠臣為讒諛所毀昔微子去而殷國以亡張華存而紀綱不亂陛下無故棄逐舊臣恐非社稷之福上不納瑗以言不用乞歸田里上不許

三月以褚遂良為桂州都督李義府兼中書令秋七月許敬宗李義府希皇后旨誣奏侍中韓瑗中書令來濟與褚遂良潛謀不軌以桂州用武之地授遂良都督欲為外援八月瑗貶振州刺史遂良上表自陳不省

四年武后以太尉無忌受重賜而不助己深忌之及議立王后于志寧中立不言武后亦不悅武后既立無忌内不自安后令許敬宗伺其隙而陷之會李奉節告太子洗馬韋季方等朋黨事敕敬宗鞫之敬宗因誣奏季方欲與無忌謀反下詔削封邑黔州安置敬宗又奏無忌謀反由褚遂良柳奭韓瑗構扇而成于志寧亦黨附無忌於是追削遂良官爵除奭瑗名免志寧官秋七月又遣使詣黔州

再鞫無忌反狀逼令自殺并決奭瑗瑗已死發驗而還

龍朔二年突厥入寇庭州刺史來濟揔兵拒之謂其衆曰吾嘗絓刑罔蒙赦死今當以身塞責遂不介冑馳賊没焉胡氏曰遂良至愛州上表自陳定策之功受遺之寄曰螻蟻餘生乞陛下哀憐君子悲之而亦嫌其氣衰而志挫也來濟赴敵而死可謂善處死矣人孰不死處死之為難使遂良而知此則能待盡無言矣

初無忌與遂良悉心奉國以天下安危自任故求徵之政有貞觀風帝亦賓禮老臣拱己

以聽綱紀設張此兩人維持之也既二后廢立討不合姦臣陰圖帝暗於聽受卒以屠覆自是政歸武氏幾至亡國按无忌等死後敢與武后忤者其後有上官儀李義琰郝處俊其事有可書者今附見

龍朔二年十月西臺侍郎上官儀同三品麟德元年初武后能屈身忍辱奉順上意故上排群議而立之及得志專作威福上欲有所為動為所制上不勝其忿有道士郭行真出入禁中厭勝之術宦者王伏勝發之上大怒密召上官儀議之儀因言皇后專恣海內所不與請廢之上意亦以為然即命儀草詔左右奔告於后后遽詣上自訴詔草猶在上所上羞縮不忍復待之如初猶恐后怨怒因紿之曰我初無此心皆上官儀教我后於是使許宗誣奏儀謀逆下獄死自是上每視事則后垂簾於後政無大小皆預聞之天下大權政歸中宮黜陟生殺決於其口天子拱手而已中外謂之二聖自后立至此十年

乙之十五　廿六

總章二年三月東臺侍郎郝處俊同三品上元二年上苦風眩甚議使天后攝知國政處俊曰天子理外后理內天之道也昔魏文著令雖有幼主不許皇后臨朝所以杜禍之萌也奈何以高祖太宗之天下不傳之孫而委之天后乎中書侍郎李義琰曰處之言至忠陛下宜聽之乃止孫氏曰處高宗不令武攝政可謂社稷之臣也自上官儀被殺高為后所制奪其威權內外畏之無敢忤其旨高宗辭因疾欲令攝政亦勢迫而然處不顧禍患懇諫其事至引魏文帝不許皇臨朝為證是時處俊之心止知有社稷計知有身計也言既激切又得義琰為助雖言悍后義不能違夫人臣事君見大過而不言臨大節而不敢當者正欲保位避禍處俊當后擅權上下危逼之際忠言確論滂其事義琰協心助為之言二公然保大不否其禍如于志寧輩貢褒立皇后之議堅不言乃保位避禍之意也然後不免譏一剌史而殺但得見懦不忠之名為世所又豈能保位避偷乎然則臨事者固不可計利害世邪正在於所守獨偷繫於所值守者節也不可不固所值者時也此下可惟能不失忠義大節什窮通死生於自然賢矣○孩求傳去取後臨事致言自秉政帝前諍論諱諱必傳雖義凡所規戲得大体武后雖忌之以其操履無玷不能害亦愿俊所以得免者以其自正故也霍氏之能害魏相實憲之不能害哀安其事畧同

乙之十五　廿七

[illegible]臣而欲正君者其可不自正身始乎
[illegible]寵在相位二年迄免武氏
[illegible]

臣贊曰高宗之不君可與爲治耶內牽嬖
外刼讒言以無忌之親遂良之忠皆顧命
臣一旦誅斥忍而不省反天之剛撓陽之
卒使牝味鳴辰祚移后家可不哀哉天以
戎間唐而興雖義士仁人抗之以死决不
支然瑗濟義琰儀四子可謂知所守矣

后天授二年洛州司馬狄仁傑守地官侍
郎同平章事

按元年太后改唐爲周明年
傑在高宗時爲大理丞歲中
獄萬七千人時稱平恕左威衛大將軍
善才等坐誤斧昭陵柏罪當死高宗詔誅
仁傑奏不應死帝怒曰是使我爲不孝子
殺之仁傑曰漢有盜高廟玉環文帝欲族
張釋之廷諍曰假有取長陵一抔土何
加其法於是罪止棄市陛下之法在象魏
有差等犯不至死而致之死何哉今誤伐
柏殺二臣後世謂陛下爲如何主帝意解
免死拜侍御史左司郎中王本立怙寵自
仁傑劾奏其惡詔原之仁傑曰朝廷縱之
如本立者不乏陛下惜有罪虧成法奈何
願先斥爲羣臣戒本立抵罪由是朝廷肅
使岐州亡卒數百剽行人道不通官捕繫
黨窮訊而餘曹紛紛不能制仁傑曰是其
窮且爲患乃明開首原格出繫者稟而縱
使相曉皆自縛歸帝嘉其達權宜遷度支

[illegible]州刺史撫和戎落得其歡心
二年冬拜冬官侍郎四年持節江南
使吳楚俗多淫祠仁傑一切禁止凡毀
百止留夏禹吳太伯季札伍員四祠而
文昌右丞出爲豫州刺史時太后潛謀
稱除宗室韓王元嘉等皆以才行有美譽
后尤忌之元嘉等內不自安密有匡復
八月諸王起兵越王貞亦舉兵於豫州
貞等敗大治黨與當坐者六七百家籍
五千口司刑趣使行刑仁傑密奏彼皆
臣欲顯奏似爲逆人申理知而不言恐乖
下仁恤之旨太后特原之皆流豐州道過
州寧州父老迎勞之曰我狄使君活汝邪
旁哭於德政碑下時張光輔尚在豫州將
恃功多所求取仁傑不之應光輔怒曰州
輕元帥邪仁傑曰亂河南者一越王耳今
士三十萬以平亂縱使暴横使無辜之人
墜塗炭是一越王死百越王生也且王師

至民歸順以萬計自綏而下四面成蹊奈
縱邀賞之人殺降以爲功冤痛徹天如得
上方斬馬劍加君頸雖死不恨光輔還奏仁
不遜左授復州刺史徙洛州司馬至是入
太后謂仁傑曰卿在汝南甚有善政卿欲
譖者名乎仁傑謝曰陛下以臣爲過臣當
之知臣無過臣之幸也不願知譖者名大
深歎美之長壽元年來俊臣羅告仁傑謀
仁傑對曰大周革命萬物維新唐室舊臣
從誅戮反是實守者浸弛即巧筆書帛置
衣中好謂吏曰方暑請付家徹絮仁傑子
遠得書上變后召見謂曰承反何耶對曰
承反死笞諒矣免死貶彭澤令○胡氏曰
公在武后世第一等人也而不恥於事女
何也曰將以復唐也故寧受屈辱瀕於危
而不悔又善藏其用不先事而言必待時
發其誠意悲驚又足以感動之故雖武后
兇悍亦爲之易意而廢主得還其功大盡

古人有不羞汙君者狄公必以是自處當其時武氏年垂七十以人生常數期之反正之日蓋可待也是以不計其身之危辱而冀唐室之復興雖未及如志而廬陵來歸魄兆見矣然使其初不能自免於俊臣之獄則此志不遂將何以自白於天下後世邪故孔子曰君子藏器於身待時而動云云○愚按狄公之不去志在於復唐亦猶平勃之不爭志在於安漢然亦可謂危也矣先儒謂使平勃若呂后而死其事將奈何胡氏之論狄公亦猶是也然狄公不此之慮何哉至誠夫忠一意家國固以必濟自期而此念之烈天道鬼神寔臨之業未遽成後當有繼吾之志若正使一無所就而死於羅織之獄不過此身家節而已幸而獲濟則三才賴吾以立八極由吾以安豈細事耶此蓋狄公了然於胸中者矣人之力量要在審於自知有伊周之才然後可爲人臣未爲之事無狄公之定識而率所□當事之主雖不自悟於失節棄義之譏者□平勃著自度不能強諫故一切順從以日□劉之功亦偶然爾若狄公者有格上之誠□而兼以知人之明鑒後日之功皆其素所□畫而非倖成者也豈平勃□可匹邪愚故表而出之

□功元年閏十月幽州都督狄仁傑爲鸞臺□□同平章事（仁傑貶彭澤令萬歲通天中契丹陷冀州河北震動擢仁□□魏州刺史虜引去俄轉幽州都督至是□前爲相半年而貶六年而復相云）

□曆元年張易之嘗從容問狄仁傑以自安□傑曰惟勸迎廬陵王可以免禍會后欲□三思爲太子以問宰相衆莫敢對仁傑

曰臣觀天人之心未厭唐德比匈奴犯邊陛下使梁王三思募勇士踰月不及千人廬陵王代之不浹日輒五萬今欲繼統非廬陵王不可后怒罷議久之召謂曰朕數夢雙陸不勝何也於是仁傑與王方慶二人同在二人同辭對曰雙陸不勝無子也天其意者以儆陛下乎且太子天下本本一搖天下危矣文皇帝身蹈鋒鏑勤勞而有天下傳之子孫先帝寢疾詔陛下監國陛下掩神器而取之十有餘年又欲以三思爲後且姑姪與母子孰親陛下立廬陵王則千秋萬歲後常享宗廟三思立廟不祔姑后感悟三月遣徐彥伯迎廬陵王於房州（通鑑云託言廬陵王有疾遣職方員外郎徐彥伯召王及其妃諸子詣行在療疾戊子廬陵王至神都）王至后匿帳中召見仁傑語廬陵王事仁傑敷請切至涕下不能止后乃使王出曰還爾太子仁傑降拜頓首曰太子歸未有知者人言紛紛何所信后然之更令舍龍門具禮迎還中外大悅初吉頊

李昭德數請還太子而后意不回唯仁傑每以母子天性爲言后雖忮忍不能無感故卒復唐嗣

按通鑑云武承嗣三思營求爲太子數使人說太后曰自古天子未有以異姓爲嗣者太后意未決狄仁傑每從容言於后曰文皇帝櫛風沐雨親冒鋒鏑以定天下傳之子孫大帝以二子託陛下今乃欲移之它族無乃非天意乎且姑姪之與母子孰親陛下立子則千秋萬歲後配食太廟承繼無窮立姪則未聞姪爲天子而祔姑於廟也大后曰此朕家事卿勿預知仁傑曰王者以四海爲家四海之內孰非臣妾何者不爲陛下家事君爲元首臣爲股肱義同一體況臣備位宰相豈得不預知乎又勸太后召還廬陵王王方慶王及善亦勸之太后意稍寤它日又謂仁傑曰朕夢大鸚鵡兩翼皆折何也對曰武者陛下之姓兩翼二子也陛下起二子則兩翼張矣大后由是無立承嗣三思之意又云孫萬榮之圍幽州也檄朝廷曰何不歸廬陵王吉頊與張易之昌宗皆爲控鶴監供奉易之兄弟親狎之頊從容說二人曰公兄弟貴寵如此非以德業取之也天下側目切齒多矣不有大功於天下將何以自全竊爲公憂之二人懼涕泣問計頊曰天下士庶未忘唐德咸思復廬陵王主上春秋高大業須有所付武氏諸王非所屬意公何不從容勸主上立廬陵王以繫蒼生之望如此豈徒免禍亦可以長保富貴矣二人以爲然承間屢爲太后言之太后知謀出於頊乃召問之頊復爲太后具陳利害太后意乃定○胡氏曰歸廬陵王狄仁傑雖首言之太后未許也及頊爲二張謀后意乃安然則頊功爲多而當時及後世稱復唐之功者特歸仁傑而不歸之頊何也人臣建策立計當原其心誠爲

國則策雖不就君子予之心不在國假善以濟其私功雖幸成君子不與也狄公精忠惟復唐室是念其請歸廬陵也太后雖未之許然心已開悟矣吉頊之計太后雖即行之撫其心乃本教二張以保富貴之術又況狄公之請已在前乎○愚按通鑑歸功於吉頊而胡氏因之考其事理新史爲長今取之然其稱廬陵王爲太子則武可疑蓋中宗是時未爲太子也李昭德事見天授二年鳳閣舍人張嘉福使洛陽人王慶之等數百人上表請立武承嗣爲皇太子文昌右相岑長倩以皇嗣在東宮不宜有此議奏請切責上書者告示令散太后又問地官尚書同平章事格輔元輔元固稱不可由是大忤諸武意故斥長倩令西征吐蕃未至徵還下制獄承嗣又譖輔元來俊臣又脅長倩子引歐陽通等數十人皆云同反冬十月長倩輔元通等皆坐誅王慶之見太后太后曰皇嗣我子奈何廢之對曰神不歆非類民不祀非族今誰有天下而以李氏爲嗣乎自是慶之屢求見太后頗怒之命鳳閣侍郎李昭德賜慶之杖昭德引出光政門外以示朝士曰此賊欲廢我皇嗣立武承嗣命撲之耳目皆血出然後杖殺之其黨乃散昭德因言於太后曰天皇陛下之夫皇嗣陛下之子陛下身有天下當傳之子孫爲萬代業豈得以姪爲嗣乎且未聞姪爲天子而爲姑立廟者也且陛下受天皇付託若以天下與承嗣則天皇不血食矣太后亦以爲然昭德又嘗請罷武承嗣相事見長壽元年又新傳王綝方慶爲武后同平章事當言東宮驗名多羅嫌請一改之以漆吉典贊曰李德裕著書稱王方慶爲相時子爲冒州司士參軍武后曰君在相位何子之遠對曰廬陵是陛下愛子今尚在遠臣之子庸敢相近以此倉唐悟文侯事害乎君子哉韓潛次不忘悟君於善及建言不斥太子名以勤是

臣示中與之漸所謂人對言者於方慶雖予哉德裕之稱爲不証矣王及善爲內史盧陵王之還密贊其謀既爲皇太子又請出外朝以安羣臣愚按方慶及善於復唐與有功焉故附此

九月皇嗣固請遜位於盧陵王太后許之立盧陵王哲爲皇太子復名顯赦天下按中宗即位嗣聖元年太后廢帝爲盧陵王徙之立豫王旦爲皇帝未幾遷盧陵王於房州既又以皇帝爲皇嗣自稱帝號自房陵之遷今十五年矣是月命太子爲河北道元帥以討突厥以仁傑爲河北道行軍副元帥事時太子不行命仁傑知元帥事監田令薛訥仁貴之子也太后擢爲安東道經略將行言於太后曰太子雖立外議猶疑未定苟此命不易醜虜不足平也太后深然之突厥退師仁傑追之不及

冬十月以狄仁傑爲河北道安撫大使時河北人爲突厥所驅逼者虜退懼誅往往亡匿仁傑上疏以爲夫人猶水也壅之則爲泉蹴之則爲川通塞隨流豈有常性今負罪之伍必不在家露宿草行潛竄山澤赦之則出不赦則狂山東羣盜緣茲結聚臣以邊塵暫起不足爲憂中土不安此爲大事罪之則衆情恐懼恕之則反側自安伏願曲赦河北諸州一無所問制從之仁傑於是撫慰百姓得突厥所驅掠者悉遞還本貫散糧運以賑貧乏修郵驛以濟旋師恐諸將及使者妄求供頓乃自食蔬糲禁其下無得騷擾百姓犯者必斬河北遂安胡氏曰狄公以此諫武氏何也曰武氏已老太子已在東宮天下必復歸唐狄公所爲懇懇者爲唐計也

二年正月賜太子姓武氏二月太后春秋高慮身後太子與諸武不相容命太子相王與

武攸暨等爲誓文告天地於明堂銘之鐵券藏于史館

久視元年太后信重梁文惠公狄仁傑羣臣莫及常謂之國老而不名仁傑好面折廷諍太后每屈意從之九月薨太后泣曰朝廷空矣自是朝廷有大事衆或不能決太后輒歎曰天奪吾國老何太早耶仁傑再相至是四年太后嘗問仁傑朕欲得一佳士用之誰可者仁傑曰未審陛下欲何以用之太后曰欲用爲將相

仁傑對曰文學蘊藉則蘇味道李嶠固其選矣必欲卓犖奇才則有荊州長史張柬之其人雖老宰相才也太后擢柬之爲洛州司馬數日又問仁傑對曰前薦柬之尚未用也太后曰已遷矣對曰臣所薦者可爲宰相非司馬也乃遷秋官侍郎久之卒用爲相仁傑又嘗薦夏官侍郎姚元崇監察御史桓彥範太州刺史敬暉等數十人率爲名臣或謂仁傑曰天下桃李悉在公門矣仁傑曰薦賢爲國非爲私也愚按梁公所薦皆才略之士亦荀彧之意歟中宗即位追贈司空睿宗又封梁國公史臣贊曰武后乘唐中衰操殺生柄劫制天下而攘神器仁傑蒙恥奮忠以權大謀引張柬之等卒復唐室功盖一時人不及知故唐呂溫贊之曰取日虞淵洗光咸池潛授五龍夾之以飛世以爲名言文正范公亦曰商有三仁弗救其滅漢有四皓正於未危嗚呼武暴如火李寒如灰何心不隨何力不回我公哀傷拯天之亡逆長風而孤騫遡大川而獨航一朝感通羣陰披攘天子既臣而皇天下既周而唐噫非天下之至誠其孰能當焉斯張氏曰

人臣之義當以王陵爲了辦人事者當以仁傑爲法詳見二變事中

狄仁傑之入相也婁師德實薦之而仁傑不知意頗輕師德數擠之於外按師德當仁傑爲相日自納言爲隴右諸軍大使明年又自納言爲天兵軍大總管仍充隴右諸軍大使太后覺之嘗問仁傑曰師德賢乎對曰爲將能謹守邊鄙賢則臣不知又曰師德知人乎對曰臣嘗同僚未聞其知人也太后曰朕之知卿乃師德所薦也亦可謂知人矣仁傑既出歎曰婁公盛德我乃爲其所容吾不得窺其際也

石氏曰武后意在革命使變臣之奇譎戮賂吏之苛法當時之士其以權變臣混賂吏爲名節爭鼎鑊而赴之師德此時未嘗一語及之也含垢耐辱至於可笑諸武二張兒曹耳度量最然殊不芥蔕使后猜閒不生尊敬齊仲之不假而狄公之薦行矣師德平生所爲薦梁公一事耳太子復位張柬之爲相而唐祚再興梁公之力也然則師德之功豈少哉而讓者徒見其無嘵嘵之辯顧顯之迹指爲醇謹善容容者焉知夫大君子所爲不在流俗之耳目耶愚按武后之世所謂天地閉賢人隱之秋也而一時忠臣良士志存宗社維持正救者殆非一人其論[illegible]獄之害引陷揚發人以致六者正字陳子[illegible]也凡酷吏所誣陷皆冤直之前後所活數[illegible]百家者司刑丞徐有功也論之酷吏縱橫以[illegible]告事者誣害虛多實少恐有凶慝陰間君臣[illegible]御史中丞李嗣眞[illegible]問告密引虛伏罪[illegible]八百五十餘人羅[illegible]

爲之少襄者監察御史嚴善思也請去東[illegible]之牙角頓姦險之鋒鋩窒羅織之源掃朋[illegible]之故使天下蒼生坦然大悅者右補闕朱敬則也論推劾之吏相驗以毒被告者不勝其毒而自誣願緩刑尚仁者侍御史周矩也義酷吏殺人求進自周丘王來相繼誅殛朝野相慶願廣雷雨之施自垂拱以來罪無輕重一皆昭洗死者追復官爵生者聽還鄉里者鳳閣舍人韋嗣立也魏元忠之與太子僕崔貞慎等八人餞于郊外告者稱其謀反使鞫之而明其罪辛解后意者監察御史馬懷素也論諸吏之鞫枉願以身保舉臣自今無復反者宰臣姚元之也薛懷義之寵幸也則有宰臣蘇良嗣敢挫之諫官王求禮敢言之武承嗣三思之寵幸也同三品韋方質不爲之屈夏官侍郎李昭德請奪其權張易之昌宗之寵幸也宰臣魏元忠論其必爲亂階內史王及善奏其侍宴無禮右丞韋安石數面折

之且劾其罪中丞宋璟鞫其反狀請考竟之以上數十人皆所謂沮酷吏而排倖臣也其坐是以死者有人而後來者曾不少顧至若存唐祀復嗣主則有宰臣劉仁軌陳呂后禍敗於前而吉頊李昭德蘇安恆交論於中而狄公五王卒成於後以武氏之無道立於朝者宜皆姦邪傅會之徒而嘉言正論不絕於耳與前世亂亡之朝絕異者其爲太宗之功洽于天澤流於後故使忠賢輩出以扶其宗祀耶若張柬之進由狄公狄公之進由師德推本而論皆唐室之元功然狄公之事顯故人皆誦之婁公之迹隱故世罕能道之者石氏之論蓋得微顯闡幽之義故取之

長安四年六月天官侍郎崔玄暐爲鸞臺侍郎同平章事　本傳玄暐少以學行稱母盧有賢操嘗戒玄暐曰吾聞姨兄辛

玄馭云子姓仕官有言其貧窶不自存此善也若貲貨盈衍惡也吾嘗以爲確論比見親表出者務多財以奉親而親不究其所從來少出于祿廩則善如其不然何異盜乎若識吾意故玄暐所守以清自名毋亡哀戰甘露降安樹長安元年爲天官侍郎當公介然不受私謁執政忌之改文昌左丞不踰月武后曰卿向改職乃聞令史設齋相慶此欲肆其貪耳卿爲朕還舊官乃復拜天官侍郎至是遂相○先是酷吏誣籍數百家玄暐屢陳其枉后感悟旨爲累洗宋璟劾張昌宗不軌事玄暐頗助掾又有司正昌宗罪而玄暐弟昇爲司刑少卿執論大辟兄弟守正如此后一疾宰相不召見者累月及少間玄暐奏言皇太子相王皆仁明孝友宜侍醫藥不宜引異姓出入禁闈后慰勞

十月判秋官侍郎張柬之同平章事十一月

守鳳閣侍郎　本傳柬之少涉經史補太學生祭酒令狐德棻異其材便以王佐期之中進士第永昌元年以賢良召時年七十餘矣對策者千餘柬之爲第一授監察御史遷鳳閣舍人時突厥默啜有女請和親武后欲令武延秀娶之柬之奏自古未聞天子娶夷狄女者忤旨出爲合蜀二州刺史故事蜀以兵五百戍姚州地險瘴到屯輒死柬之論其弊以爲朝廷無絲髮利而百姓蒙終身之酷宜罷姚州隸嶲府疏奏不納俄爲荊州大都督府長史狄仁傑薦之後姚崇爲靈武軍使將行后詔舉外司可爲相者崇曰張柬之沈厚有謀能斷大事其人老惟亟用之即日召[illegible]拜同平章事

神龍元年　即長安四年之次年　春正月太后疾甚鸞臺監張易之春官侍郎張昌宗居中用事　易之以門

蔭任美姿容通音技武后時太平公主薦其弟昌宗得侍昌宗白進易之卽召見悅之兄弟皆幸出入禁中傅朱粉衣錦繡盛飾自喜不旬日貴震天下諸武兄弟及宗楚客等爭造門伺望顏色親執鞭轡號易之爲五郎昌宗爲六郎聖曆二年始置控鶴府拜易之爲監久之更號奉宸府以易之爲令后每燕集則二張諸武雜侍摴博爭道爲笑謔蠱顯行無復羞畏后知醜聲甚思有以掩覆之乃詔昌宗卽禁中論著引李嶠張說等二十有六人譔三教珠英加昌宗司僕卿易之麟臺監寵埶震赫皇太子相王請封昌宗爲王后不許遷春官侍郎后旣春秋高易之兄弟顓政邵王重潤與永泰郡主竊議皆得罪縊死御史大夫魏元忠嘗劾奏易之等罪易之訴於后反誣元忠與司禮丞高戩約曰天子老當挾太子爲耐久朋后問孰爲證佐易之曰鳳閣舍人張說翌日庭辯皆不肯然元忠說猶皆被逐其後易之等益自肆姦贓狼藉已而后久疾居長生院宰相不得進見惟昌宗等侍側昌宗恐后不諱禍且及乃引支黨日夜與謀爲不軌事小人或驗蹟路皆知御史中丞宋璟請按鞫后陽許璟詳見璟事中

張柬之崔玄暐與中臺右丞敬暉司刑少卿桓彥範相王府司馬袁恕己謀誅之暉擧明經聖曆初為衞州刺史是時河北新突厥所擾方秋而城暉曰金湯非粟不守豈有棄農畝事池隍哉縱民歸穀閱部務安長安二年擢中臺右丞彥範以門蔭調右翊衞遷司衞主簿狄仁傑曰君之才當自光大毋郎行相厚爲禮尋擢監察御史遷累中丞長安中為司刑少卿張昌宗引妖人迎占吉計不執宋璟請窮治其獄武后以昌宗嘗自歸不許彥範請付三司考治不納時內史李嶠等優奏莊為罷吏

家者議皆宥璽依違未從彥範復上言自文明後得罪惟揚豫博三州不免它可悉赦疏十上卒見聽嘗曰大理人命所繫不可便辭說合以自免去袁恕己仕累司刑少卿知相王府司馬柬之謂右羽林大將軍李多祚曰將軍今日富貴誰所致也多祚泣曰大帝也高宗柬之曰大帝之子為二豎所危將軍不思報大帝德乎多祚曰苟利國家惟相公處分不敢顧身及妻子因指天地以自誓遂與定謀本傳多祚其先靺鞨酋長後入中國多祚驍勇善射以軍功累遷右羽林大將軍遂領北門衞兵張柬之將誅二張以多祚素感槩可動以義乃從容謂曰將軍居北門幾何曰三十年

矣將軍擊鍾鼎食貴重當世非大帝恩乎多祚泣數行下曰死不敢忘柬之曰將軍知感思則知所以報今在東宮乃大帝子而嬖豎祖廟危逼宗社國家廢興在將軍將軍誠有意乎拾今日尚何在答曰苟緣王室惟公所使乃引天地以自誓辭氣毅然柬之遂定謀太古按新史所載差詳今附于此

初柬之與荊府長史楊玄琰相代同泛江至中流語及太后革命事玄琰慨然有匡復之志及柬之為相引玄琰為右羽林將軍謂曰君頗記江中之言乎今日非輕授也本傳玄琰居父喪七日不食補梓州參軍平棘令課第一載初中爲安南副都護三遷爲荊府長史五遷州刺史咸有風績柬之又用彥範

暉及右散騎侍郎李湛皆爲左右羽林將軍委以禁兵易之等疑懼乃更以其黨武攸宜爲右羽林將軍易之等乃安按柬之等先收兵權付之忠賢又雜用其黨使之自安可謂得圖事之要矣蓋彥範暉立或與吾協心而多詐湛復爲我用一武攸宜直庸人耳雖列其一旦去之如拉朽耳而可使疑小不疑此策之至善者也俄而姚元之自靈武至都柬之彥範相謂曰事濟矣遂以其謀告之按元之文武全材柬之等與之同其謀善矣竇武陳蕃失一張奐故敗事柬桓得一姚崇遂以成功兵權既收人才又合其濟宜矣彥範以事白其母母曰忠孝不兩全先國後家可也按曾子有言事君不忠非孝也蓋忠孝非二道能忠即孝矣豈有不兩全者哉然桓母以此勸其子可謂賢矣時太子於北門起居彥範暉謁見竊陳其策太子許之癸卯柬之玄暉彥範與左威衛將軍薛思行等帥左右羽林兵五百餘人至玄武門遣多祚湛及內直郎駙馬都尉王同皎詣東宮迎太子太子疑不出同皎曰先帝以神器付殿下橫遭幽廢人神同憤二十三年矣今天誘其衷北門南牙同心協力以今日誅凶豎復李氏社稷願

殿下暫至玄武門以副眾望太子曰凶豎誠當夷滅然上體不安得無驚怛諸公更爲後圖李湛曰諸將相不顧家族以徇社稷殿下奈何欲納之鼎鑊乎請殿下自出止之太子乃出同皎扶抱太子上馬從至玄武門斬關而入太后在迎仙宮柬之等斬易之昌宗於廡下進至太后所寢長生殿環繞侍衛太后驚起問曰亂者誰邪對曰張易之昌宗謀反臣等奉太子令誅之恐有漏泄故不敢以聞稱兵宮禁罪當萬死太后見太子曰乃汝邪小子既誅可還東宮彥範進曰太子安得更歸昔天皇以愛子託陛下今年齒已長久居東宮天意人心久思李氏羣臣不忘太宗天皇之德故奉太子誅賊臣願陛下傳位太子以順天人之心李湛義府之子也太后見之謂曰汝亦爲誅易之將軍邪我於汝父子不薄乃有今日湛慙不能對又謂崔玄暐曰它人皆因人以進惟卿朕所自擢亦在此邪對

曰此乃所以報陛下之大德於是收張昌期同休昌儀等皆斬之與易之昌宗梟首天津南是日袁恕己從相王統南牙兵以備非常收韋承慶房融及司禮卿崔神慶繫獄皆易之之黨也初二張挾寵盛朱敬則密謂敬暉曰公若假太子令舉北軍誅易之兄弟兩飛騎力耳暉卒用其策此據敬則傳不見歲月必為同平章事時也敬則事武后屢有讜言張易之構魏元忠張說欲誅之無敢言者敬則獨奏曰元忠說秉心忠一而所坐無名殺之失天下望乃得不死以老疾還政事張易之等集諸儒撰三教珠

英又繪武三思等十八人像以為圖欲引敬則固辭不與世嫉其為人出為鄭州刺史遂致仕冉祖雍誣奏與王同皎善貶涪州刺史既明其非罪改廬州代還無淮南一物所乘止一馬子曹步從以歸卒敬則之立朝進退可擬一如此使其未死必與柬之輩同功矣

甲辰制太子監國赦天下以袁恕己為鳳閣侍郎同平章事分遣十使齎璽書宣慰諸州乙巳太后傳位於太子丙午中宗即位赦天下惟張易之黨不原其為周興等所枉者咸令清雪子女配沒者皆免之皇族先配沒者皆復屬籍仍量敘官爵丁未后徙居上陽宮

李湛留宿衛戊申帝帥百官詣上陽宮上太后尊號曰則天大聖皇帝胡氏曰武氏之禍古所未有也張柬之諸人第知反正廢主而不能以大義處非常之變者不為唐室討罪人見也武后以太宗才人蠱惑嗣帝一罪也成殺主毋皇后二罪也黜中宗嗣而奪之三罪也殺君之子三人四罪也自立為帝五罪也變唐宗廟六罪也誅戮宗室殆盡七罪也穢德彰聞八罪也尊用酷吏毒痛四海九罪也兵既入宮當先奉太子復位即以武氏至唐太廟數其九罪稱高祖太宗之命廢為庶人而賜之死中宗不得與焉又取武姓王侯嘗用事肆虐于唐之人皆盡戮之然後反以慰在天之靈雪臣民之憤而天地之常經立矣或曰此大事也於古有稽乎曰有昔者文姜預弒魯桓哀姜預弒二君聖人例以孫書若其去而不返以

深絕之所以著恩輕而義重也宋桓公之夫人衛女也生襄公而出襄公既立其母思之而義不可往乃作河廣之詩以自抑襄公尊為國君號令自已莫或干之者欲逆其母又何難焉終不敢徇私恩以廢大義也聖人錄河廣于國風豈獨見衛女之以禮制心正欲明襄公之重本其義與春秋所書一也夫知毋而不知父走獸是也人則知父矣學士大夫則知尊祖矣桀紂為天下主及其失道聖人猶存湯武之事況於太宗親平四海功隆業大而故時宮嬪已髡首為尼乃干天位負九大罪此於高祖太宗豈有婦禮於中宗豈有毋道而乃膠常守故不能討治使得復位又受顯冊仍皇帝之號以是見五王雖能反正舊主苟非因武后之疾其勢可乘亦未敢動則其平日戮心積慮欲戮此難者志氣忠果而習謀淺近使根本不除諸武遺燼踐綱再熾然則中睿之間有功者未有大於五王

者也而有罪者亦未有大於五王者也爲大臣斷大事而無辜其不能善始善終決矣或曰使狄公而在當有以異乎此耶曰狄公亦如是而已矣何以知之觀其說武氏之言曰立廬陵王則陛下萬歲享唐之血食立三思則宗廟無祔姑之禮狄公固不肯紿以血食於先而以罪討之於後也故知其亦如是而已耳或曰文姜與聞乎弑君是以絕毋子之恩武氏未嘗弑也比而同之不亦過乎曰弑君立君宗廟猶未亡也其罪已當墜況務其宗廟改其國姓是滅之矣豈不重於弑君者耶夫推如是故不旋踵韋后肆行無所忌憚意可以爲常也爲大臣斷大事從善始而善然豈不在於有舉乎○南軒張氏與朱子書垂議胡致堂所論五王不誅武后事武氏說當誅畢竟既立其子難誅其母如來教所云至於予奪輕重之閒不過告于唐家宗廟廢置幽廢之耳然以中宗之昏庸其復之如反

手耳亦豈是長策以其愚見五王若有伊周之見則當時復唐家社稷何必復立中宗中宗雖嘗爲武后所廢然嘗欲傳位與后父是其得罪宗廟不可負荷已自著見五王苟正大義於唐家見存子孫中公選一人以承天序告于宗廟誅此老嫗則義正理順唐祚有太山之安矣朱子答書曰承諭五王之事以爲但復唐祚而不立中宗則武曌可誅後患亦絕此誠至論但中宗雖不肖而當時幽鬱持以一言之失罪狀未著人望未絕觀一時忠賢之心及後求諸公說孝多作之語則是亦未遂爲獨夫也乃欲逆探未形之禍一旦舍之而更立宗室恐反爲計較利害之私非所以須人心承天理而事亦未必可成也愚慮如此然而此外又未見別策不知高明以爲如何愚按二先生論雖反覆可謂詳矣自今觀之胡氏之說嫡至當不可易然立子殺毋誠有未頗若黜其帝號廢之別宮武三思

華悉從誅夷不使遺育則武氏雖存大權亦去老病幽廢亦何能爲雖基禍之發不及其身而赤族之誅亦足以少懲其罪矣後來之禍何由作哉今並列三先生之說且附以管窺之見與友朋共講焉

庚戌以張柬之爲夏官尚書同鳳閣鸞臺三品崔玄暐爲內史袁恕己同鳳閣鸞臺三品敬暉桓彥範皆爲納言並賜爵郡公李多祚賜爵遼陽郡王王同皎爲右千牛將軍琅邪郡公李湛爲右羽林大將軍趙國公自餘官賞有差

二月甲寅復國號曰唐郊廟社稷陵寢百官旗幟服色文字皆如永淳以前故事○乙卯韋承慶貶高要尉房融除名流高州崔神慶流欽州皆易之黨太后之遷上陽宮也姚元之獨嗚咽流涕桓彥範張柬之謂曰今日豈公涕泣時邪恐公禍由此始元之曰元之事則天久今此辭違悲不能忍且元之前日從諸公誅姦逆人臣之義也今日別舊君亦人臣之義也雖獲罪亦所甘心是日出爲亳州刺史按此乃姚元之以術自免也

甲子立妃韋氏爲皇后上在房陵與后同幽
閉備嘗艱危情愛甚篤上嘗與后私誓曰異時
幸復見天日當惟卿所欲不相禁禦及再爲
皇后遂干預朝政如武后在高宗之世桓彥
範上表以爲易無攸遂在中饋貞吉書稱牝
雞之晨惟家之索伏見陛下每臨朝皇后必
施帷幔坐殿上預聞政事臣竊觀自古帝王
未有與婦人共政而不破國亡身者也且以
陰乘陽違天也以婦陵夫違人也伏願覽古
今之戒以社稷蒼生爲念令皇后專居中宮
治陰教勿出外朝干國政先是胡僧慧範以
妖妄游權貴之門與張易之兄弟善韋后亦
重之及是出入宮掖上數微行幸其第彥範
復表言慧範執左道以亂政請誅之上皆不
聽
初武后誅唐宗室有才德者先死惟吳王恪
之子鬱林侯千里褊躁無才又數獻符瑞故得
免上即位立爲成王武后所誅唐諸王妃

主駙馬等皆無人葬埋子孫流竄嶺表或拘
囚歷年或逃匿民間爲人傭保至是制州縣
求訪其柩以禮改葬追復官爵召其子孫使
之承襲無子孫者爲擇後置之旣而宗室子
孫相繼而至皆召見涕泣舞蹈各以親疏襲
爵拜官有差 按此復位第一事也舉之當矣
二張之誅也洛州刺史薛季昶謂張柬之敬
暉曰二凶雖除產祿猶在去草不去根終當
復生二人曰大事已定彼猶机上肉耳夫何
能爲所誅已多不可復益也季昶歎曰吾不
知死所矣朝邑尉劉幽求亦謂桓彥範敬暉
曰武三思尚存公輩終無葬地若不早圖噬
臍無及不從上女安樂公主適三思子崇訓
上官婉兒者儀之女孫也儀死沒入掖廷辨
慧善屬文明習吏事則天愛之自聖曆以後
百司表奏多令參決及上即位又使專掌制
命益委任之拜爲婕妤用事於中三思通焉
故黨於武氏又薦三思於韋后引入禁中上

遂與三思圖議政事張柬之等皆受制於三思矣上使韋后與三思雙陸而自居旁爲之點籌三思遂與后通由是武氏之勢復振張柬之等數勸上誅諸武上不聽柬之等曰革命之際宗室諸李誅夷略盡今賴天地之靈陛下返正而武氏濫官僭爵按堵如故豈遠近所望耶願頗抑損其祿位以慰天下又不聽柬之等或撫牀歎憤或彈指出血曰主上昔爲英王時稱勇烈吾所以不誅諸武者欲

使上自誅之以張天子之威耳今反如此事勢已去知復奈何丙寅以太子賓客武三思爲司空同中書門下三品

程子易傳解九二田獲三狐得黃矢貞吉舉邪不去君心一入則中直之道無由行桓敬之不去武三思是也○蔡氏曰刑賞當與事稱五王討亂所殺者張易之五人而武氏不預焉於是失先後重輕之類矣易之等變人也非唐室所以存亡若武三思輩則爲王尊則爲相誠不易圖反正之初宜亟誅之若奉漏甕沃焦釜若斬蛇虺刺虎豹不足以喻其急也乃置而不問是棄遺燼於積葦之中可謂智乎易曰其亡其亡繫于苞桑孔子曰危者安其位者也亡者保其存者也亂者有其治者也君子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亂是以身安而國家可保也夫

桑之爲物深固難拔苞桑則叢生者尤難拔也堅拔如此加之維係爲則雖否而有休息之憂無危亡之患張柬之桓彥範諸賢昧於此故未及治而復亂未及安而復危國既傾覆身亦隨之聖人設戒豈虛言哉○按武三思既相於是武攸暨亦爲司徒定王雖然三思實用事於中不待居廟堂而後爲相也

二月以袁恕己爲中書令術士鄭普思尚衣奉御葉靜能皆以妖妄爲上所信重夏四月墨敕以普思爲秘書監靜能爲國子祭酒桓彥範崔玄暐固執不可上曰已用之無容遽改彥範曰陛下初即位下制云政令皆依貞

觀故事貞觀中魏徵虞世南顏師古爲秘書監孔穎達爲國子祭酒豈普思靜能比乎上不聽上即位之日驛召魏元忠於高要及至都拜衛尉卿同平章事甲戌以元忠爲兵部尚書唐休璟爲輔國大將軍並同門下三品

按元忠以易之等所譖得罪今復之是也同日又拜韋安石楊再思祝欽明爲相正邪並用禍端見矣而柬之等不知引退宜其及也唐休璟之爲安東都護曾語太子以防察二張是亦有功於匡復者

以張柬之爲中書令

五月以張柬之等及武攸暨武三思鄭普思等十六人皆為立功之人賜以鐵券自非反逆各恕十死按鐵券所以安反側之徒柬之等自不當受賜況又與攸暨伍乎受之形不辨何也

敬暉等帥百官上表以為五運迭興事不兩大天授革命之際宗室誅竄殆盡豈得與諸武並封今天命惟新而諸武封建如舊並居京師開闢以來未有斯理願陛下為社稷計順遐邇心降其王爵以安內外上不許敬暉為然

甲午以暉為平陽王彥範為扶陽王柬之為漢陽王恕己為南陽王玄暐為博陵王罷知政事賜金帛鞍馬令朝朔望仍賜彥範姓韋氏與皇后同籍尋又以玄暐檢校益州長史知都督事又改梁州刺史三思令百官復脩則天之政不附武氏者斥之為五王所逐者復之大權盡歸三思矣胡氏曰讀史者往往怨崔湜之竊人彼小人何往不然無足罪者獨王王不知人可恨耳上則不知中宗下則不知三思其為崔湜所賣也因夫三思之惡布在天下何用更伺其動靜是時建萇諸人分異文武若合謀同志再匡王室討除三思猶未晚也必若中宗與韋后復假則天政事斷以大義廢昏立明奉春宮以主社稷鋪撫庶受惡豈不賢於為三思所羞辱乎而五王智不及乃其受禍也宜哉

易州刺史趙履溫桓彥範之妻兄也彥範之誅二張稱履溫預其謀召為司農少卿履溫以二婢遺彥範及彥範罷政事履溫復奪其婢按彥範新立大功正當以至公先天下而乃私其親戚受其婢賂安能使小人心服乎豈以功大而過小故畧之耶履溫狗彘輩無足言所可惜者彥範之舉措也

以楊元琰為衛尉卿先是元琰知三思浸用事請棄官為僧上不許

（續）

等畏三思之讒以考功員外郎崔湜為耳目伺其動靜湜見上親三思而忌暉等乃悉以暉謀告三思反為三思用三思引為中書舍人先是殿中侍御史鄭愔諂事二張貶宣州司士參軍坐贓亡入東都私謁三思初見哭甚哀既而大笑三思甚怪之愔曰始見大王而哭哀大王將戮死而滅族也後乃大笑喜大王之得愔也大王雖得天子之意彼五人皆據將相之權膽畧過人廢太后如反掌大

王自視勢位與大后孰重彼五人日夜切齒欲噬大王之肉非盡大王之族不足以快其志大王不去此五人危如朝露而晏然尚自以爲太山之安此愔之所以爲大王寒心也三思大悅與之登樓問自安之策引爲中書舍人與崔湜皆爲三思謀主三思與韋后日夜譖暉等恃功專權將不利於社稷上信之三思等因爲上書策不若封暉等爲王罷其政事外不失尊寵功臣内實奪之權上以

事請棄官爲僧上不許敬暉歎之元琰曰功成名遂不退將危此由衷之請非徒然也暉知其意瞿然不悅及暉等得罪元琰獨免 按姚崇而下惟有元琰爲能以智自免五王皆不及也

秋七月特進漢陽王表請歸襄州養疾以柬之爲襄州刺史不知州事

十一月則天崩於上陽宮遺制去帝號

二年春閏正月武三思以敬暉桓彦範袁恕己尚在京師忌之出爲滑洛豫三州刺史 按

之乃元年十一月去而暉等復遲回數月果何疑耶去殺之間不勇如此惜哉

五月武三思使鄭愔告朗州刺史敬暉亳州刺史韋彦範襄州刺史張柬之郢州刺史袁恕己均州刺史崔玄暐與王同皎通謀六月貶暉崖州彦範瀧州柬之新州恕己竇州玄暐白州並員外司馬削其勳封復彦範姓桓氏 按是年二月駙馬都尉王同皎疾武三思及韋后所爲每與所親言之輒切齒宋之遜坐附會張易之貶嶺南逃歸匿同皎家聞之密遣人告三思三思使人告同皎謀勒兵廢后同皎坐誅

秋七月武三思令人疏皇后穢行於天津橋上大怒令御史大夫李承嘉窮覈其事承嘉奏言敬暉等使人爲請族誅上命法司結竟大理丞李朝隱稱暉等未經推鞫不可遽就誅大理丞裴談稱暉等宜據制書處斬籍没不應更加推鞫上以暉等嘗賜鐵券許以不死乃長流暉等於瓊瀼等州子弟年十六以上皆流嶺外三思又諷太子上表請夷暉等三族上不許中書舍人崔湜說三思曰暉

等異日北歸終爲後患不如遣使矯制殺之且薦大理正周利用攝右臺侍御史奉使嶺外比至柬之玄暐已死彥範等皆爲所殺薛季昶貶儋州司馬飲藥死三思旣殺五王權傾人主利用還拜御史中丞

睿宗景雲元年秋七月雪暉彥範玄暐柬之恕己等罪復其官爵謚彥範忠烈暉肅愍玄暐文獻柬之文貞恕己貞烈

開元六年詔彥範暉玄暐柬之恕己勤勞王家皆配享中宗廟庭建中三年加贈司徒等官彥範工屬文然不甚喜觀書所志惟忠孝大略若不能言及議論帝前雖被詰讓而安辭定色辨爭愈切按彥範於忠孝大略則無愧矣若受趙履溫之私與違薛季昶之策其處身應事皆不能無失其殆不喜觀書之驗歟是故善學者必窮理理窮則天下無難處之事矣此當以爲戒也玄暐三世不異居家人怡怡如也貧寓郊墅羣從皆自遠會食無它爨與弟昇尤友愛族人貧孤者撫養教勵後雖秉權而子弟仕進不使踰常資當時稱重

少頗屬辭曉以非己長不復搆思專意經術柬之剛直不儕會然邃於學論次書數十篇

史臣贊曰五王提衛兵誅嬖臣中興唐室不淹辰天下晏然其謀深矣至謂中宗爲英王不盡誅諸武使天子藉以爲威何其淺耶釁牙一啓爲豔后豎兒所乘刼持戮辱若放豚然何哉無亦神奪其明厚韋氏毒以與先天之業乎先天者玄宗卽位之年也始不然安李之功賢於漢平勃遠矣按五王死之明年是爲景龍元年節愍太子重俊與李多祚等發羽林千騎兵三百餘人殺武三思崇訓于其第少伸忠義之冤又三年而韋氏弑中宗立少主韋后臨朝遵武氏故事玄宗時爲臨淄王舉兵誅之暴其尸於市追廢爲庶人武韋二族或死或竄無苟免者而宗楚客趙履溫韋巨源紀處訥張嘉福崔湜竇懷貞之徒皆與大戮鄭愔亦以謀反伏誅於是前日之附三思構五王者不數年間皆還自及五王雖不幸罹禍而忠丹炳章光貫泉壤千載而下猶凜凜有生氣彼崔湜鄭愔輩生而狐兎死而狗彘腸朽骨腐至今汙人齒頰詩曰旣克有定靡人不勝天道於是乎不僭矣

西山讀書記乙下之十六

武后聖曆元年十月夏官侍郎姚元崇同平章事長安元年三月為鳳閣侍郎四月往平州以北檢校諸軍兵馬六月兼知夏官尚書事十一月加相王府長史二年十月同三品四年六月罷為相府長史自相至罷凡七年七月兼知夏官尚書同三品再入相八月兼知春官尚書是月降司僕卿猶同三品九月知鞏牧兼攝右肅政大夫靈武道行軍大總管俄為靈武道安撫大使權檢校左臺大夫薦張柬之乃此時也。本傳崇少倜儻尚氣節長乃力學下筆成章累遷夏官郎中契丹擾河北兵檄叢進崇奏決若流武后賢之即拜侍郎后嘗語左右往周興來俊臣等數治詔獄朝臣相逮引一切承反朕意其枉更畀近臣臨問皆得其手牒不冤朕無所疑即可其奏自俊臣等誅遂無反者然則向論死得無冤耶崇曰自垂拱後被告者類自誣當是時以告言為功故天下號曰羅織甚於漢鉤黨雖陛下使近臣覆訊彼尚不自保敢一搖手以忤酷吏意哉且被問不承則重罹其慘如張虔勗李安靜等皆是也今賴天之靈發悟陛下以[illegible]吏朝廷乂安臣以一門百口保內外官無復反者後有之臣請坐知而不告后悅曰前宰相務順可我為淫刑主聞公之言乃得朕心賜[illegible]兩同平章事以母老納政歸侍乃詔以[illegible]府長史侍疾月餘復兼夏官同三品崇[illegible]事相王而夏官本兵臣非惜死恐不益[illegible]春官張易之私有請於崇崇不納易[illegible]后降司僕卿出靈武按崇在武氏世[illegible]道補益多矣然實身賤后綮不可為

神龍元年張柬之謀誅二張崇適自屯所還遂參計議以功封梁縣侯俄為亳州刺史後五王被害而崇獨免已見前

睿宗景雲元年六月許州刺史姚元之為兵部尚書同三品是月睿宗即位崇自出亳州歷宋常越許四州於是歸相

七月洛州長史宋璟檢校吏部尚書同三品本傳璟耿介有大節好學工文辭舉進士中第調上黨尉為監察御史遷鳳閣舍人居官鯁正武后高其[illegible]張易之誣構元忠有不臣詔引張說為證[illegible]辯說惶懼璟謂說曰名義至重鬼神難欺不可黨邪陷正以求苟免[illegible]告有不忠吾當叩閤與子同死[illegible]其言以實對元忠免死璟後遷左臺御史[illegible]書吉張昌宗引相工觀吉[illegible]曰易之[illegible]已自言於狀[illegible]於明國法易之[illegible]

潮公御以少酌涌撰意易之等從至役步苛璟舉葯狗荊唯唯故積怨常紛中旅后知之得免然以變竹旨詔按獄揚州宗奏按州縣狀監察衛史職耳又詔按幽州都皆丞突仲翔辭日御史中丞非大事不出使仲翔罪止脈今使臣往比必有危臣者既而部副李嶠使雁蜀璟復言雁右無變臣以中丞副李遇非成事然辭易之初異璟出則奏誅之計不行乃行璟家端違將遣容刺按之有吉璟者璟秉庫車舍他所刺不得發俄二張死乃免神龍初為吏部侍郎中宗嘉其直令諫議大夫內供奉杖下與言得矣遷黃門侍郎武三思恬寵數有請千璟璟屬聲杏日今太后復子明將王宜以佞說弟安得尚于朝政捐不見產祿事乎後韋月將告三思亂宮按三思法有司論大逆不道帝詔誅死璟請付獄按帝怒岸巾出側門謂璟曰朕謂已斬尚何請璟曰人言后私三思陛下不問即斬之臣恐有竊議請按而後刑帝愈怒璟曰請先誅臣不然終不奉詔帝乃流月將嶺南會還京師詔璟檢校并州長史未行又檢校貝州刺史時河北水潦大饑三思封程璟拒不擅檢為所擠歷杭相二州政清毅吏下無敢犯者遷洛州晏安眷宗立遂相○按償平在成氏出所立侍俟然賊后非可事之君亂之以孔門之法未能無可賊者

宋璟與姚元之協心革中宗弊政進忠良退不肖賞罰盡公請託不行綱紀修舉當時翕然以為復有貞觀永徽之風

八月姚元之宋璟及御史大夫畢搆上言先

朝斜封官悉宜停廢上從之罷斜封官凡數千人

按中宗景龍二年安樂長寧公主及韋后妹郕國夫人上官婕妤婕妤母鄭氏尚宮柴氏女巫第五英兒等皆依勢用事請謁受賕雖屠沽臧獲用錢三十萬則別降墨敕除官斜封付中書時人謂之斜封官其員外同正試攝檢校判知官凡數千人西京東都各置兩吏部侍郎為四銓選者歲數萬人李朝舉萬使部員外郎時斜封官皆不由兩省不授兩省莫敢執奏即宜示所司朝隱前從執敵一于四百餘人湜誘給然一無所顧景雲二年籤中侍御史崔湜太子中允薛昭素言於上曰斜封官告先帝所除忌命已布姚元之建議一朝盡奪之彰先帝之過為陛下相怨今衆口沸騰備於海內恐生非常之變太平公主亦言之上以為然制語縣斜封別敦授官先停任者並量材叙用○胡氏曰彰先

帝之過為陛下招怨蓋人之言類如此使遇明君惟是之從必曰置先帝於過塵豈所以為孝沽美譽於群小豈所以為君亦以靈帝佞我耶則姦言無自入矣且以姚宋秉政而崔薛得行何也善宗以六君王使本平侫宋於陽其劉宗尚不自理而溪是非之能斟姚宋若力爭之勢臣有所激矣然則是乎日當其時事有大於此者始忍焉可世

十一月以姚元之為中書令

舊制三品以上官冊授五品以上制授六品以下敕授皆委尚書省奏擬文屬吏部武屬兵部尚書曰中銓侍郎曰東西銓中宗之末嬖倖用事選舉混淆無復綱紀至是以宋璟

為吏部尚書李乂盧從愿為侍郎皆不畏彊禦請謁路絶集者萬餘人留者三銓不過二千人服其公以姚元之為兵部尚書陸象先盧懷慎為侍郎武選亦治璟本傳先是崔湜鄭愔典選為權近干奪至迎用二歲闕猶不能給更置比冬選流品淆并璟與侍郎李乂盧從愿澄革之銓總平允

二年太平公主與竇懷貞等結為朋黨欲以危太子嘗乘輦邀宰相於光範門內諷以易置東宮衆皆失色宋璟抗言曰東宮有大功於天下眞宗廟社稷之主公主奈何忽有此議璟與姚元之密言於上曰宋王陛下之元子豳王高宗之長孫太平公主交構其間將使東宮不安請出宋王及豳王皆為刺史罷岐薛二王左右羽林使為左右率以事太子太平公主請與武攸暨皆於東都安置上曰朕更無兄弟惟太平一妹豈可遠置東都諸王惟卿所處乃先下制云諸王駙馬自今毋得典禁兵見任者皆改它官頃之上謂侍臣

曰術者言五日中當有急兵入宮卿等為朕備之張説曰此必讒人欲離間東宮願陛下使太子監國則流言自息矣姚元之曰張説所言社稷之至計也上説二月以宋王成器為同州刺史豳王守禮為豳州刺史左羽林大將軍岐王隆範為左衛率右羽林大將軍薛王隆業為右衛率太平公主蒲州安置又命太子監國六品以下除官及徒罪以下並取太子處分公主聞元之璟之謀大怒以讓太子太子懼奏元之璟離間姑兄請元之為申州刺史璟楚州刺史宋王豳王亦寢刺史之命

以太子少保韋安石為侍中與李日知代姚宋為政自是紀綱紊亂復如景龍之世矣俄以安石為中書令李日知守侍中

玄宗先天元年秋七月制傳位於太子八月玄宗即位尊睿宗為太上皇

開元元年即先天二年是年十二月改元上講武新豐故事

天子行幸牧守在三百里者得詣行在時上亦密召崇 按崇貶中州移徐潞二州遷揚州長史政條簡肅人爲紀德于碑徙同州刺史 崇至帝方獵渭濱即召見帝曰公知獵乎對曰少所習也帝悅與俱馳逐緩速如旨帝歡甚既罷乃咨天下事衮衮不知倦帝曰卿宜遂相朕崇知帝大度銳于治乃先設事以堅帝意即陽不謝帝怪之崇因跪奏臣願以十事聞陛下度不可行臣敢辭帝曰試爲朕言之崇曰垂拱以來以峻法繩下臣願政

先仁恕可乎 按垂拱乃武后年號后自徐敬業反疑天下人多圖己又自以久專國事且內行不正知宗室大臣怨望心不服欲大誅殺以威之乃盛開告密之門有告密者臣下不得問皆給驛馬供五品食使詣行在雖農夫樵人皆得召見廩於客館所言或稱旨則不次除官無實者不問於是四方告密者蠭起人皆重足屏息有胡人索元禮者以告密被擢令案制獄推一人必令引數十百人太后數召見賞賜以張其權於是尚書都事周興萬年人來俊臣之徒效之紛雜起興累遷至秋官侍郎俊臣累遷至御史中丞相與私畜無賴數百人專以告密爲事欲陷一人輒令數處俱告事狀如一俊臣與司刑評事萬國俊共撰羅織經數千言教其徒網羅無辜織成反狀構造布置皆有支節太后得告密者輒令元禮等推之競爲訊囚酷法作大枷有定百脈突地吼死猪愁求破

家反是實等名號或以椽關手足而轉之謂之鳳皇曬翅或以物絆其腰引枷向前謂之驢駒拔橛或以跪捧枷累甓謂之仙人獻果或使立高木之上引枷尾向後謂之玉女登梯或倒懸石縋其首或以醋灌鼻或以鐵圈轂其首而加楔至有腦裂髓出者每得囚輒先陳其械具以示之皆望風自誣服有赦令俊臣輒令獄卒先殺重囚然後宣示太后以爲忠益寵任之中外畏此數人甚於虎狼正字陳子昂上疏諫不聽自此宗室屠滅幾盡大臣相流誅元之所指蓋此也 朝廷覆師青海未有牽復之悔臣願不倖邊功可乎 高宗儀鳳元年吐蕃犯塞以工部尚書劉審禮等十二總管以討吐蕃三年以宰相李敬玄爲洮河道大總管九月敬玄將兵十八萬與吐蕃戰青海上兵敗審禮爲吐蕃所虜敬玄按兵不救狼狽還走自是至武后中宗

出屢爲邊患或戰或和元之所陳蓋爲此也 比來壬佞觸冒憲綱皆得以寵自解臣願法行自近可乎 如張易之昌宗屢爲法司所糾不行是也 后氏臨朝喉舌之任出閹人之口臣願宦豎不與政可乎 按武后雖女主然閹人未有大用事者喉舌之任出於其口則必有之 戚里貢獻以自媚于上公卿方鎮寖亦爲之臣願租賦外一切絕之可乎外戚貴主更相用事班序荒雜臣願戚屬不任臺省可乎 外戚謂諸武諸韋貴主謂太平安樂之屬 先朝褻狎大臣虧君臣之嚴臣願陛下接之以禮可

乎 中宗時數與近臣學士宴集令效伎藝以爲樂有舞談容娘者舞渾脫者舞黃麞者或爲八風舞者又嘗宴侍臣使各爲迴波詞又十二月晦於中書門下與學士諸王駙馬入閤守歲置酒奏樂酒酣以皇后乳母嫁御史大夫竇從一上與侍臣大笑

燕欽融韋月將以忠被罪自是諍臣沮折臣願羣臣皆得批逆鱗犯忌諱可乎 中宗時處士韋月將上書告武三思潛通宮掖必爲逆亂上大怒命斬之宋璟等諫不從上乃命與杖流嶺南過秋分一日廣州都督周仁軌斬之其後許州參軍燕欽融復上言皇后淫亂干預國政武延秀宗楚客圖危宗社上召欽融面詰之欽融頓首抗言神色不撓上默然宗楚客矯制令飛騎撲殺之

武后造福先寺上皇造金仙玉眞二觀費鉅百萬臣請絕道佛營造可乎 武后久視元年欲造大像狄仁傑諫曰今之伽藍制過宮闕工不役鬼必在役人物不天降終由地出不損百姓將何以求又曰游僧皆託佛法詿誤生人里陌動有經坊闤闠亦立精舍化誘所急切於官徵法事所須嚴於制敕又曰梁武隋文捨施無限及三淮沸浪五嶺騰煙列刹盈衢無救危亡之禍緇衣蔽路豈有勤王之師後又稅天下僧尼作大像於白馬寺糜費巨億睿宗景雲中以西城爲金仙公主隆昌爲玉眞公主各爲之造觀逼奪民居甚多用功數百萬右散騎常侍魏知古黃門侍郎李乂諫皆不聽右補闕辛替否上疏以爲太宗皇帝官不虛授財無枉費不多造寺觀而有福不多度僧尼而無災天地垂佑風雨時順蠻夷率服享國久長陛下何不取而法之中宗皇帝棄祖宗之業徇女子之意無能而祿者數千人無功而封者百餘家造寺不止費財貨若數百億度人無窮免租庸者數十萬所出日滋所入日寡奪百姓口中之食以養貪殘剝萬人體上之衣以塗土木於是人怨神怒衆叛親離享國不永禍及其身陛下何不鑒而改之自頃以來水旱相繼兼以霜蝗人無所食未閒賑卹而爲二女造觀費陛下豈可不計當今之蓄積中外之經費而輕用百餘萬緡以供無用之役乎上雖不能從而嘉其切直

漢以祿犇闇梁亂天下國家爲甚臣願以此鑒戒爲萬代法可乎 此指武韋之亂而言也

帝曰朕能行之崇乃頓首謝翌日拜兵部尚書同中書門下三品封梁國公遷紫微令 按通鑑考異云世傳升平源以爲吳兢所撰云云果如所言則元崇進不以正又當時天下之事止此十條須因事啓沃豈一日可遂說好事者爲之依託兢言難以盡信今不取○按伊尹以割烹要湯百里奚以食牛干秦繆公孟子皆辨其非司馬公之見亦然蓋謂元崇當時賢相因擴以始上此殆不然蓋人之天資正譱不同崇雖賢若然其資本權譎志在事功因擴求合未必無之若宋廣平則不爲是矣十事須陳最切時病通鑑削之深所未安今從新傳

初上欲以元之爲相張說疾之使御史大夫趙彥昭彈之上不納又使殿中監姜皎言於上曰陛下欲擇河東總管而難其人臣今得之矣上問爲誰皎曰姚元之文武全才眞

崇而委任之如此其能致開元之治不亦宜乎○愚按明皇之任崇是也而以之語力士則非也君臣之間當推誠無隱若於崇奏請之疑以告力士若而告崇俾吳布四體無所疑德豈不尤善乎夫內侍之臣鮮有不爲姦者寺明皇初政清明力士不敢數間懷反其言以告崇使之中懷疑似則雖崇之才特不敢自竭豈不害政邪左拾遺張九齡以元之有重望爲上所信任奏記勸其遠諂躁進純厚其略曰任人當才爲政大體與之共理無出此塗歸之用才非無知人之鑒其所以失溺在緣情之舉又曰自君侯職相國之重持用人之權而淺中弱植之徒已延頸企踵而至諂親戚以求譽媚賓客以取容豈不有才所失在於無恥元之嘉納其言按九齡此言切中上下情狀而崇能用之所以爲賢相也後之當軸者尚監茲哉

新興王晉之誅也僚吏皆奔散惟司功李㧑步從不失在官之禮仍哭其尸姚元之聞之曰欒布之儔也及爲相擢爲尚書郎新興王晉以是年與岑羲蕭至忠等坐預太平公主逆謀誅○愚按此所謂王誅行於上私義伸於下者也然欒布不避高祖不免黨叛之責李㧑不遇姚公必陷附亂之誅焉固賢矣崇其尤賢者乎

十二月改中書省爲紫微省門下省爲黃門
省侍中爲監以姚元之爲紫微令元之避開
元尊號復名崇姚崇既爲相紫微令張說懼
乃潛詣岐王申款佗日崇對便殿行蹇上問
有足疾乎對曰臣有腹心之疾非足疾也上
問其故對曰岐王陛下愛弟張說爲輔臣而
密乘車入王家恐爲所誤故憂之說左遷相
州刺史 按崇之權譎類如此後去魏知古亦以智料明皇而中其意去
二年春正月制京官有才識者除都督刺史
都督刺史有政迹者除京官使出入常均永
爲恒式 按此亦崇所建明此循業之一事也
舊制雅俗之樂皆隸太常上精曉音律以太
常禮樂之司不應典倡優雜伎乃更置左右
教坊以教俗樂又選樂工數百人自教法曲
於梨園謂之皇帝梨園弟子又教宮女使習
之禮部侍郎張廷珪酸棗尉袁楚客皆上疏
以爲上春秋鼎盛宜崇經術邇端士尚樸素
深以悅鄭聲好遊獵爲戒上雖不能用欲開
言路咸嘉賞之 楊氏曰玄宗謂太常不應典倡優雜伎是也乃更置坊院盛選宮女以實之此則煬帝所爲也傳曰君以此始必以此終玄宗之亡也直坐好樂而已廷臣獨廷珪一人進諫又不見納昔顏回亞聖之資問爲邦於孔子孔子既語四代之制且曰放鄭聲遠佞人鄭聲淫佞人殆夫以顏子尚當戒此況玄宗處富貴之極乎大臣之責務引其君以當道格其非心而防其微漸者也姚崇於是昧其所職矣夫鄭衛之音進俯退俯姦聲以濫溺而不止及俳優侏儒獶雜子女淫於色而害於德使人主妨心蕩神夜以繼日雖英明剛毅或未免於移其志意況玄宗中人之資乎人謂姚崇爲賢相以此一事觀之名過其實矣
中宗以來貴戚爭營佛寺奏度人爲僧兼以
僞妄富戶彊丁多削髮以避徭役姚崇上言
佛圖澄不能存趙鳩摩羅什不能存秦齊襄
梁武未免禍殃但使蒼生安樂即是佛身何
用妄度姦人使壞正法上從之命有司沙汰
僧尼以僞妄還俗者萬二千餘人 按此十事要說之一也○未幾又敕自今所在毋得創建佛寺舊寺頹壞應葺者詣有司陳牒檢視然後聽之又未幾禁人間鑄佛寫經
并州長史薛訥奏請擊契丹上亦欲討之群
臣姚崇等多諫以訥同三品將兵擊契丹群

昌乃不敢言 范氏曰姚崇等以其君討契丹爲是邪當成之爲非邪當止之不可徼諫而止也明皇既不聽諫又益其兵遂拘辭諭而使之將兵崇等乃不敢言則是人君可以威脅群臣而遂其非也然則君有大過將何以止之夫人臣諫而不聽則當去位苟不能彊諫而從其君之過李至於天下咸怨其目則曰非我不諫君不能用我也則擇利以趨其身終則引諍以歸於君此不忠之大者也使君驕其目而輕於用武天下不務其弊崇之罪也夫○按此亦十事之一崇不能力爭何哉是年詔盛夏出師果大敗唐兵死者什八九其誰之咎邪

薛王業之舅王仙童侵暴百姓御史彈奏業爲之請敕紫微黃門覆按姚崇盧懷慎等奏仙童罪狀明白御史所言無所枉不可縱捨上從之由是貴戚束手 按此亦十事之一也○懷慎是時檢校黃門監

二月庚寅朔太史奏太陽應虧不虧姚崇表賀請書之史冊從之 按崇此奏適以啓人主之驕心非所謂格王正學引君當道者也

申王成義請以其府錄事閻楚珪爲府參軍上許之姚崇盧懷慎上言量材授官當歸有司若緣親故之恩得以官爵爲惠踵習近事實紊紀綱事遂寢由是請謁不行 按此亦十事之一也

或告太子少保劉幽求太子詹事鍾紹京有怨望語下紫微省按問幽求等不服姚崇盧懷慎言於上曰幽求等皆功臣乍就閑職微有沮喪人情或然功業既大榮寵亦深一朝下獄慮驚遠聽乃貶幽求爲睦州刺史紹京果州刺史

敕涪州刺史周利貞等十三人皆天后時酷吏比周興等情狀差輕宜放歸草澤終身勿齒 按此必崇等所建明也然敬暉桓彥範袁恕已之死周利貞實殺之揆其慘毒而僅從竄放毋乃失刑乎

八月太子賓客薛謙光獻武后製豫州鼎銘其末云上玄降鑒方建隆基以爲上受命之符姚崇表賀且請宣示史官頒告中外 司馬氏曰日食不驗太史之過也而君臣相賀是誣天也采偶然之文以爲符命小臣之諂也而宰相因而實之是侮其君也上誣於天下侮其君以明皇之明姚崇之賢猶不免於是豈不惜哉

三年春正月以盧懷慎檢校吏部尚書兼黃門監姚崇嘗有子喪謁告十餘日政事委積

懷愼不能決惶恐入謝於上上曰朕以天下事委姚崇以卿坐鎮雅俗耳崇既出須臾裁決俱盡頗有得色顧謂紫微舍人齊澣曰余爲相可比何人澣未對崇曰何如管晏澣曰管晏之法雖不能施於後猶能沒身公所爲法隨復更之似不及也崇曰然則竟如何澣曰公可謂救時之相耳崇喜投筆曰救時之相豈易得哉按崇以裁決之敏切務以救時之相自足亦異乎古大臣之心矣以大禹之能而不伐以周公之聖而不驕豈若是其易滿哉此功烈之所以止於斯也

懷愼與崇同爲相自以才不及崇每事推之時人謂之伴食宰相司馬氏曰昔鮑叔之於管仲子皮之於子產皆位居其上能知其賢而下之授以國政孔子美之曹參自謂不及蕭何一遵其法無所變更漢業以成夫不肖用事爲其僚者愛身保祿而從之不顧國家之安危是誠罪人也賢智用事爲其僚者愚惑以亂其治專固以分其權媢嫉以毀其功愎戾以竊其名是亦罪人也崇唐之賢相懷愼與之同心戮力以濟明皇太平之政夫何罪哉秦誓曰如有一介臣斷斷猗無它技其心休休焉其如有容焉懷愼之謂矣

御史大夫宋璟坐監朝堂杖人杖輕貶睦州刺史胡氏曰御史大夫古三公也宋璟一朝第一人也監杖人輕小過也以第一人爲古三公之官而有小過黜而置於數千里外之小州何其待賢人之輕也蓋君過舉而不知諫止姚崇之同刑罰也哀哉

山東大蝗民祭且拜坐視食苗不敢捕崇奏詩云秉彼蟊賊付畀炎火漢光武詔曰勉順時政勸督農桑去彼螟蜮以及蟊賊此除蝗誼也且蝗畏人易驅又田皆有主使自救其地必不憚請夜設火坎其旁且焚且瘞蝗乃可盡若有討除不盡者特人不用命耳乃出御史爲捕蝗使分道殺蝗汴州刺史倪若水

上言除天災者當以德昔劉聰除蝗不克而害愈甚拒御史不應命崇移書誚之曰聰僞主德不勝妖今妖不勝德古者良守蝗避其境謂脩德可免彼將無德致然乎今坐視食苗忍而不救因以無年刺史其謂何若水懼乃縱捕得蝗十四萬石時議者諠譁帝疑復以問崇對曰庸儒泥文不知變事固有違經而合道反道而適權者昔魏世山東蝗小忍不除至人相食討蝗雖不能盡不愈於養以

遺患乎帝然之盧懷慎曰凡天災安可以人
力制也且殺蟲多必戾和氣願公思之崇曰
昔楚王吞蛭厥疾瘳叔敖斷蛇福乃降今蝗
幸可驅若縱之穀且盡如百姓何殺蟲救人
禍歸於崇不以諉公也蝗害訖息按此事新傳所載比

通鑑爲詳今從傳姚盧二相持議不同愚以爲修德以格天君相事也殺蟲以救人有司事也崇知蝗之當捕而不知假王正事之諂是以一有司自義也使崇因此力進忠言勸明皇以增修德政如大戊之桑穀高宗之雊祥宣王之雲漢凜然兢惕如對上帝而崇亦引咎自言丐選宰柄然後俾有司者率捕蝗之政如此則本末兼擧矣徒知以力去之而不知所以致災之故所謂本之則無如之何者況若盧相之議得其本矣至欲捉其蝗食良苗而不之問則亦未能無失也蓋崇知求之人而不求之天懷慎求之天而不求之人雖均失之偏而懷慎之言要爲知本不可以崇能去災而遂以懷慎爲闊於事也若夫違經而合道反道適權之說則失之尤著也夫經者天下之常理道者天下之正路名雖二實則一而已矣故違經則背道未有能適道者也權者所以稱物輕重而適其平事有不可以常理與者則必以權濟之而求其推是之歸歸乎是則亦道而已耳故用權者所以求合乎道又安有反道適權之說哉後世以權字爲權譎之權而不知本由於湯而得名舉崇之賢而昧乎此故其平昔幸以權論濟事由李不明理之過也愚不得以不辯

秋七月上謂宰相曰朕每讀書有所疑滯無
從質問可選儒學之士日使入內侍讀盧懷
慎薦太常卿馬懷素九月以懷素爲左散騎
常侍使與右散騎常侍褚無量更日侍讀每
至閤門令乘肩輿以進待以師傅之禮

十一月以左羽林大將軍郭虔瓘兼安西大
都護四鎮經略大使虔瓘請募關中兵萬人
詣安西討擊許之將作大匠韋湊上疏以爲
今西域服從雖或有小盜竊舊鎮兵足以制
之關中常宜充實以彊幹弱枝昔唐堯之代
兼愛夷夏中外又安漢武窮兵遠征雖多克
捷而中國疲耗今論帝王之盛德者皆歸唐
堯不歸漢武況邀功不成者復何足比議乎
時姚崇亦以虔瓘之策爲不然既而虔瓘卒
無功崇不以爲然而未聞力言何也是年監察御史張孝嵩使朔州還陳磧西利害請往察其形勢上許之聽以便宜從事拔汗那者古烏孫也內附歲久吐蕃与大食共立阿了達爲王發兵攻之拔汗那王兵敗奔安西求救孝嵩帥戎落兵万餘人出龜茲西徼千里下數百城長驅而進攻阿了達于連城斬首千餘級阿了達与數騎逃入山谷孝嵩傳檄諸國威振西域大食康居大宛罽賓等八國皆遣使請降勒石紀功而還明皇此意

邊功已見於此舟崇之奏說至此才三年爾已不能守其約崇亦不復力爭惜哉
或上言按察使煩擾公私請精簡刺史縣令
停按察使上命召尚書省官議之姚崇以為
今止擇十使猶恐未盡得人況天下三百餘
州縣多數倍安得刺史縣令皆稱其職乎乃
止范氏曰姚崇之辯能折議者之言然亦未盡得也夫天子者擇一相而任之一相者擇十使而使之十使者擇刺史縣令而置之賢者薦之不肖者去之則君不勞而天下治矣故有一相則有十使矣有十使則有刺史縣令矣何患不得其人哉任相者天子之事也選使者相之職也察吏者使之責也郡縣之廣守令之衆爲得人人而擇之苟相得其人則委之擇十使而已矣使非其人則是相之不才也退之而已矣崇不論此乃以為刺史縣令不可揀擇豈宰相之體乎

尚書左丞韋玢奏郎官多不舉職請沙汰改
授它官玢尋出為刺史宰相奏擬冀州敕
改小州姚崇奏言臺郎寬怠及不稱職玢稱
沙汰乃是奉公臺郎甫爾改官玢即貶黜於
外議者皆謂郎官謗傷臣恐後來左右丞指
以為戒則省事何從而舉伏望詳察使當官
者無所疑懼乃除冀州刺史

四年六月上皇崩以上女萬安公主為女官
欲以追福按此何異金仙玉真之事而崇不之諫何也
十一月黃門監盧懷慎疾亟上表薦宋璟等
並明時重器所坐者小所棄者大望垂矜錄
以尚書左丞源乾曜為黃門侍郎同平章事
姚崇無居第寓居罔極寺以病謁告上遣使
問飲食起居狀日數十輩乾曜奏事或稱旨
上輒曰此必崇之謀也或不稱旨輒曰何不
與姚崇議之乾曜常謝實然每有大事上常

令乾曜就寺問崇乾曜請遷崇於四方館仍
聽家人侍疾上許之崇辭上曰設四方館為
官吏也使卿居之為社稷也恨不可使卿居
禁中耳此何足辭本傳云於是帝方躬萬機朝夕詢逮它宰相畏帝威決皆謙憚唯獨崇佐裁決故得專任崇病痁務告帝欲崇自逆旅寓四方館崇以館局華大不敢居
崇子光祿少卿彝宗正少卿異廣通賓
客頗受饋遺為時所譏主書趙誨為崇所親
信受胡人賂事覺上親鞫問下獄當死崇復
營救上由是不說會曲赦京城敕特標誨名

狄之一百流嶺南崇由是憂懼數請避相位薦廣州都督宋璟自代按璟力懲奏記所謂詔擬成以姦謇媚胥寄以與容崇嘗嘉納之矣而不使之乎抑史得以廣受則適何聽言之易前行其言之難何慮外者冏而闕於內之冒也嗚呼後之為相者其可不臨于茲又按齊澣傳澣數諷崇年老宜避位時宋璟在廣州因勸崇舉自代崇用其謙辭之忠於知己固賢矣崇能用其忠言尤賢矣哉

十二月以璟為刑部尚書西京留守令馳驛詣闕遣內侍將軍楊思勗迎之璟風度凝遠人莫測其際在塗竟不與思勗交言思勗素

貴幸歸自訴於上上嗟歎良久益重璟范氏曰昔申棖以慾不得為剛宋璟所以能剛者惟無慾乎明皇以此重之可謂能知賢矣○愚按廣平之待思勗與孟子之待王驩同

閏月姚崇罷為開府儀同三司源乾曜亦罷以宋璟守吏部尚書兼黃門監紫微侍郎蘇頲同平章事璟為相務在擇人隨材授任使百官各稱其職刑賞無私敢犯顏正諫上甚敬憚之雖不合意亦曲從之此數語足以盡廣平公之相業矣突厥默啜自則天世為中國患朝廷旰食傾天

下之力不能克郝靈荃得其首自謂不世之功璟以天子好武功恐好事者競生心僥幸痛抑其賞逾年始授郎將靈荃慟哭而死范氏曰宋璟可謂賢相矣見其始而知其終沮其萌而憂其敗人主之好武為天下慮患之深也其後明皇卒以黷武至於大亂何其智之明歟其可謂賢相矣蘇頲與璟同當國璟剛正多所裁決頲能推其長在帝前敷奏璟有未及或少屈頲輒助成之有不會意頲能申璟所執故帝未嘗不從二人相得歡甚璟嘗曰吾與蘇氏父子同為宰相僕

射寬厚誠為國器若獻可替否畢至罄盡公不顧私則今丞相為過之姚宋相繼為相二人志操不同然協心輔佐使賦役寬平刑罰清省百姓富庶唐世賢相前稱房杜後稱姚宋它人莫得比焉元稹連昌宮詞曰姚崇宋璟作相公勸諫上皇言語切燮理陰陽禾黍豐調和中外無兵戎長官清平太守好揀選皆言由相公方此數語洽足以知姚宋之相業矣二人每進見上輒為之起去則臨軒送之及李林甫為相寵任過於二人然權過殊乖濟矣范氏曰三公坐而論道佐天子所與共天位治天職之

由故其礼不可不尊其任不可不重自充舜至于三代尊礼輔相詩書著矣漢承秦弊崇君卑臣然猶宰相進見天子御坐爲起在輿爲下所以体貌大臣而風厲其節也開元之初明皇勵精政治優礼故老姚宋是師天寶以後宴安驕侈倦求賢俊委政群下狎小人者唯利是就不顧國体巧言令色以求親昵人主甘之薄於礼而厚於情是以林甫得容其姦故人君不体貌大臣則賢者日退而小人日進矣

紫微舍人高仲舒博通典籍齊澣練習時務姚宋每坐二人以質所疑既而歎曰欲知古問高君欲知今問齊君可以無缺政矣按姚宋可謂知宰相之体矣使是賢勝能專已自足者居之則必曰博古通今人孰我者何必諮諸人乎而二公不然古事問仲舒今事問澣已居其間若無所能者後世論開元之治必曰姚宋而不曰高齊二公於是乎知宰相之体矣

五年春正月太廟四室壞上素服避正殿時上將幸東都以問宋璟蘇頲對曰陛下三年之制未終遽爾行幸恐未契天心故災異爲戒願且停車駕又問姚崇對曰太廟屋材皆符堅時物歲久朽腐而壞適與行期相會何足異也舊傳云但壞與行會不緣行而壞且王者以四海爲家陛下以關中不稔幸東都百司供頓偹

不可失信但應遷神主於太極殿更脩太廟如期自行耳上大喜從之賜崇絹二百匹命崇五日一朝仍入閤供奉恩禮更厚有大政輒訪焉常侍褚無量上言隋文帝富有天下豈取符氏舊材以立太廟乎此特諛臣之言耳願陛下克謹天戒納忠諫遠諂諛上弗聽胡氏曰孟子曰長君之惡其罪小逢君之惡其罪大姚崇於是其逢也甚矣其言曰陛下以關中不稔故幸東都然以史考之去年無水旱之變獨山東有蝗耳是設爲不稔之名以成巡幸之事豈非逢君之惡乎正使歲飢宰相之職量入爲出以制國用何至使人主移蹕而就食也夫災有輕重異有大小史不書蝕而崇以逆幸爲是太廟四室壞異孰大爲而崇以不足異爲言大臣以道事君固如是耶魯文公時世室屋壞春秋書之以自正月不雨至於秋七月無麥道故也今唐之廟有雨霖震動而四室壞其爲宗廟隳毀之徵著見明甚而君臣以諂相蒙不知戒焉因是見害有天下不自建太廟而因隋故屋非亂亦大矣太宗營繕甚衆而忽於所當先賢於王建能幾何哉○呂氏曰元宗在潛使氣已蓋諸王手鋤逆韋太平之難肇發大位篤逆英發若太阿出押莫之敢于所慮者輕視天下而不自抑畏也老臣碩輔政當屬之以畏天之誠啓之以尊儒重道之責左右規矩猶懼或肆崇後以水濟水投棄準繩略無節語於其閒日食歷差而以不罰班賀太室自[illegible]而以材朽辭詭畏天之說與謨訓誥誓命之[illegible][illegible]焉而同皆若也崇據證上天一臣[illegible][illegible]

扇鑛而芟衰之使其君蕩然無所顧忌馴致蕩陽之變撤其防而導其後者實崇之也度崇始意不過容悅迎逢耳亦不自知其禍之至此末流氾濫雖崇尚存亦非捧土所能塞矣莫大於天而猶不畏焉於一崇乎何有白有書契嚴畏天之說以捐附者豈以入君尊無與敵復惜天以壓之哉孰業祇懼是乃天心之所存而言舜禹湯文武所傳之大原也上帝臨女無貳爾心貳之以適莫偏詖之私則作於心害於事凶於而家而國矣崇學不足以與此而逆就優之此崇之大失一也崇之補經也議者方諱元宗問焉崇以帝儒況文而不知變對除煙之法列于古訓雜然而議者信庸儒也然元宗尊儒重道之意本自不篤崇又以乎文不知變之語入其心使益加嫉侮雖自今以往雖先王之與訓不便於已者亦可以是語斷之矣自張九齡韓休之去儒者盡絀坐於朝諱於堂扞於邊皆便捷輕

銳知變而不泥文者也其故今可睹矣崇徙見所謂庸儒者拘牽固滯遂緊厭薄之亦嘗獨其本而思之乎以一人而制六合下至家而上至寡也群天下之於樂率天下之所貴而集有之雄悍強狠暴屈首尊戴無敢不馴者以君目之與叙於天而儒者實品節扶持之也今惡庸儒而并廢其品節扶持者是理既泯萬目驗蹤見判則遊見便則奪上之人其危哉儒者吉弊屑翦本為詐計而輕以銷廢之乎此崇之宿十失二也

上行幸東都過崤谷道隘不治欲免河南尹及知頓使官宋璟諫曰陛下方事巡幸今以此罪二臣臣恐將來民受其弊上遽命釋之璟曰陛下罪之以臣言而免之是臣代陛下受德也請令待罪朝堂而後赦之上從焉

五月初上微時與太常卿姜皎親善及誅竇懷貞等皎預有功由是寵遇群臣莫及常出入臥內與后妃聯榻宴飲賞賜不可勝紀弟晦亦以皎故累遷吏部侍郎宋璟言皎兄弟權寵太盛非所以安之上亦以為然秋七月以晦為宗正卿因下制曰西漢諸將以權貴不全南陽故人以優閑自保皎宜放歸田里散官勳封皆如故

九月中書門下省及侍中皆復舊名初貞觀之制中書門下及三品官入奏事必使諫官史官隨之有失則匡正美惡必記之諸司皆於正衙奏事御史彈百官服豸冠對仗讀彈文故大臣不得專君而小臣不得為讒慝及許敬宗李義府用事政多私僻奏事官多俟仗下於御座前屏左右密奏監奏御史及待制官遠立以俟其退諫官史官皆隨仗出仗下後事不復預聞武后以法制群下諫官御

史得以風聞言事自御史大夫至監察得互相彈奏率以險詖相傾覆及宋璟爲相欲復貞觀之政制自今事非的須祕密者皆令對仗奏聞史官自依故事胡氏曰嗚呼貞觀之制其致承平之業宜乎許敬宗李義府所行其亂朝廷敗天下之猷毒乎武氏使諫官御史以風聞言事其與姦慝來讒譖害忠良傷公道之持契乎爲天子者謹守貞觀之制而盡革許李武氏之所爲而朝廷不清政事不美天下不治者未之有也許李令諫官隨仗出而言必曰幾事不密則害成許李不足言矣然九事之始皆幾也恐其不善故諫官諫而史官記之於是莫敢不善且漏洩省中語固有常刑豈可爲是而廢令典乎至於風聞言事尤所不可朝廷者衆正之原是非所仰以決諸題所望以明惡審所持以公人心服與不服一在是焉彼風聞者得於道聽塗說或兩怒溢惡豈皆真實遽然按之以施刑罰其差失多矣言者既以風聞初不審諦被言者又泯默被罪不得申理而究歸無告傷平明之政亦甚矣故曰謹守貞觀之制盡革許李武氏之所爲則朝廷清天下治矣○愚按廣平爲相欲復正觀之政美矣然復之而不盡復必事非祕密者然後對仗則欲爲之避遷者孰不自託於祕密以欺上下乎思故曰惜其復之而不盡復也

冬十月上命宋璟蘇頲爲諸皇子制名及國邑之號又令別制一佳名及佳號進之璟等上言七子均養著於國風今臣等所制名號各三十餘輙混同以進以彰陛下覆燾無偏之德上甚善之本傳云七子均養詩人之所稱今若同等別封或毋寵子愛恐傷鳲鳩之平昔袁盎引卻慎夫人席文帝納之夫人亦不爲嫌以其得長久計也臣不敢別封

六年春正月廣州吏民爲宋璟立遺愛碑璟上言臣在州無它異跡今以臣光寵成彼諂諛欲革此風望自臣始請敕下禁止上從之於是它州皆不敢立

敕禁惡錢重二銖四分以上乃得行斂人間惡錢鎔之更鑄於是京城紛然賣買殆絕宋璟蘇頲請出太府錢二萬緡置南北市以平價買百姓不售之物可充官用者及聽兩京百官豫假俸錢庶使良錢流布人間從之明年二月敕太府及府縣出粟十萬石糶之以斂人間惡錢送少府銷毀

有薦山人范知璿文學者并獻其所爲文宋璟判之曰觀其良宰論頗涉佞諛山人當極言讜議豈宜偷合苟容文章若高自宜從選舉求試不可別奏

冬十一月吐蕃奉表請和乞舅甥親署誓文及令彼此宰相皆著名於其上

宋璟奏括州司馬李邕儀州司馬鄭勉並有才畧文詞但性多異端好是非改變若全引進則咎悔必至若長棄捐則才用可惜請除渝硤二州刺史又奏大理卿元行冲素稱才行初用之時實允僉議當事之後頗非稱職請復以爲左散騎以李朝隱代之陸象先閑於政體寬不容非請以爲河南尹從之按宋璟於是得用人之道矣知賢能之才不可以終棄而又不可驟用則姑以遠郡徐觀其來效可則進之否則置之非惜官所以惜才也以行冲可用則漸之大理及居職不稱則又還之散騎夫何心之有使怙權諱過者處此必曰行冲吾所用也今以不稱職言於上是彰己之失也雖公論不予猶不肯易況未嘗有言者乎璟(?)之用心於是乎可法矣

七年夏四月開府儀同三司王仁皎薨按仁皎皇后父也

其子請用竇孝諶例築墳高五丈一尺許之宋璟蘇頲固爭以爲準令一品墳高一丈九尺其陪陵者高出三丈而已竇太尉墳議者頗譏其高太當時無人極言其失豈可今日復踵而爲之昔太宗嫁女資送過於長公主魏徵進諫太宗既用其言文德皇后亦賞之豈若韋庶人崇其父墳號曰酆陵以自速其禍乎夫以后父之尊欲高大其墳何足爲難而臣等再三進言者蓋欲成中宮之美耳況今日所爲當傳無窮永以爲法可不愼乎上悅曰朕每欲正身率下況於妻子何敢私之然此乃人所難言卿能固守典禮以成朕美垂法將來誠所望也賜璟頲帛四百匹

五月己丑朔日有食之上素服以俟變徹樂減膳命中書門下察繫囚賑饑乏勸農功宋璟等奏曰陛下勤恤人隱此誠蒼生之福然臣聞日食修德月食修刑親君子遠小人絕女謁除讒慝所謂修德也君子聽言浮於行苟推至誠以行之不必數下制書也

十一月上以岐山令王仁琛藩邸故吏令與五品官宋璟奏故舊恩私則有大例除官資歷非無公道仁琛曏緣舊恩已獲優改今若

册蒙超獎遂於諸人不類又是后族須杜與言乞下吏部檢勘苟無負犯於格應留請依資稍注擬從之寧王憲奏選人薛嗣先請授微官事下中書門下璟奏嗣先兩選齋郎雖非灼然應留以懿親之故固應微假官資在景龍年中常有墨敕處分謂之斜封自大明臨御茲事杜絕行一賞命一官必是緣功與才皆歷中書門下至公之道惟聖能行嗣先幸預姻戚不爲屈法許臣等商量望付吏部

知不出正敕從之先是朝集使往往齎貨入京師及春將還多遷官宋璟奏一切勒還以革其弊

八年春正月侍中宋璟疾負罪而妄訴不已者悉付御史臺治之謂中丞李謹度曰服不更訴者出之尚訴未已者且繫由是人多怨者會天旱優人作魃狀戲於上前問魃何爲出對曰奉相公處分又問何故魃曰負冤者三百餘人相公悉以繫獄抑之故魃不得不

出上心以爲然時璟與蘇頲建議嚴禁惡錢江淮間惡錢尤甚璟以監察御史蕭隱之充使括惡錢隱之嚴急煩擾怨嗟盈路上於是貶隱之官罷璟爲開府儀同三司頲爲禮部尚書以京兆尹源乾曜爲黃門侍郎并州長史張嘉貞爲中書侍郎並同平章事於是弛錢禁惡錢復行矣胡氏曰惡錢爲貨泉之害不可不禁其失在所遣使人嚴急煩擾而以之罷宰相何也玄宗外雖責璟心實厭之正藩吏之墨敕斜封寧王之請封勅還朝集使之以貨求官者治負罪而妄訴不已者是皆上心不悅群口沸騰者也雖

然優人魃戲中傷尤甚安知非優思勗之徒懷宿憾於心而使爲之乎姚崇宋璟於此迥合故罷而復用宋璟獨休介然守正故一斥不復甚哉君子之難合也史稱唐之賢相前有房杜後有姚宋夫姚非宋比也宋安得名必也張九齡乎乃可與璟同日而語矣

九年九月梁文獻公姚崇薨遺令曰佛以清淨慈悲爲本而愚者寫經造像冀以求福昔周齊分據天下周則毀經像而修甲兵齊則崇塔廟而弛刑政一朝合戰齊滅周興近者諸武諸韋造寺度人不可勝紀無救誅亡汝曹勿効兒女子追薦冥福道士見僧獲利效

其所爲尤不可延之於家永爲後法

十年以開府儀同三司宋璟爲西京留守 本傳 二十二年東巡太山璟復爲留守帝將發謂曰卿國元老引方歷時宜有嘉謀以遺朕璟因一二極言手制答曰所進當書之坐右出入觀省以誡終身賜賚優渥進爵吏部尚書

十三年王毛仲有寵於上百官附之者輻湊毛仲嫁女上問何須毛仲頓首對曰臣萬事已備但未得客上曰張說源乾曜輩豈不可呼邪對曰此則得之上曰知汝所不能致者一人耳必宋璟也對曰然上笑曰朕明日爲汝召客明日上謂宰相朕奴毛仲有昏事卿等宜與諸達官悉詣其第既而日中衆客未敢舉筯待璟久之方至先執酒西向拜謝飲不盡巵遽稱腹痛而歸璟之剛直老而彌篤

胡氏曰爲天下國家有九經其二曰尊賢也其四曰敬大臣也尊賢則不惑敬大臣則不眩聖帝明王何莫由斯道也豈有德冠在庭賢爲宰相而屈使與奴爲席客慢侮甚焉夫貴貴爲其近於君也宰相君之股肱耳目也何近如之而屈使與奴爲儕體廉不太無陛乎賢人而自侮不大迫乎昔淮南王謀反於漢庭獨畏汲黯視說公孫弘等如發蒙振落耳王毛仲意横無所畏忌蓋已蔑視冠冕玄宗又使二人幸達官而往以成毛仲僭越之矣無敢規正者獨廣平公以義起禮從容中節可以警發上心而汨抑不避不有君子其能國乎○南軒張氏曰璟於是可謂正矣然毛仲君之廝役也往赴其集義何居乎若璟聞命而引義以陳則爲盡善矣○愚按元宗知張說源乾曜之可呼知宋璟之不可致賢否正邪之辨可謂瞭然於胸中矣然張源則置諸相位宋璟則屏諸閒處毋乃柔順者易親剛毅者難合故寧舍此而用彼歟

十七年遷尚書右丞相而張說爲左丞相源乾曜爲太子少傅同日拜有詔太官設饌太常奏樂會百官尚書省東堂帝賦三傑詩以賜 按尚書左右僕射後改爲左右丞相雖名爲相實閒職也

十八年夏四月以裴光庭兼吏部尚書先是選司注官惟視其人之能否或不次超遷或老於下位有出身二十餘年不得禄者又州縣亦無等級或自大入小或初近後遠皆無定制光庭始奏用循資格各以罷官若干選而集官高者選少卑者選多無問能否選滿則注限年躡級毋得踰越非負譴者皆有升無降其庸愚沈滯者皆喜謂之聖書而才俊之士無不怨歎宋璟爭之不能得 按璟時罷吏部尚

旹也

二十一年左丞相宋璟致仕歸東都本傳作二十年

二十五年冬十月開府儀同三司廣平文貞公宋璟薨按璟以八年罷相明年宇文融以言利進而括田之事興天下大擾內侍楊思勗出討安南又討黔中宦者握兵自是而始王皇后色衰愛弛武惠妃陰懷傾奪之志后以廢死王君㚟破吐蕃青海西大有克捷上自是益事邊功王毛仲賜死宦官益盛此數事者皆亂之基也其事雖發於天寶其牙蘖已兆於開元中說乾曜嘉貞輩雖各有所長然而剛正得大臣體皆非廣平之比故政日以衰璟之罷也凡十四年而後致仕又四年而薨雖嘗再爲留守一爲右丞相十七八年之間卒不復使與樞衡正人之難合也如此廣平之用不究故開元之治不終後世所宜深鑒也張嘉貞後爲相閱堂案見其危言切議未嘗不失聲歎息

天寶十三載安祿山反上幸蜀至咸陽望賢宮有老父郭從謹進言曰祿山包藏禍心固非一日亦有詣闕告其謀者陛下往往誅之使得逞其姦逆致陛下播越是以先王務延訪忠良以廣聰明蓋爲此也臣猶記宋璟爲相數進直言天下賴以安平自頃以來在廷之臣以言爲諱惟阿諛取容是以闕門之外陛下皆不得而知草野之臣必知有今日久矣但九重嚴邃區區之心無路上達事不至此臣何由得覩陛下之面而訴之乎上曰此朕之不明悔無所及

帝之幸蜀也給事中裴士淹以辯學得幸時肅宗在鳳翔每命宰相必啓聞及房琯爲將帝曰此非破賊才也若姚崇在賊不足滅至宋璟曰彼賣直以取名耳因歷評十餘人皆當至李林甫曰是子妬賢疾能舉無比者士淹曰陛下誠知之何任之久耶帝嘿然按明皇之評姚崇是矣至璟乃以爲賣直取名且其弃而不復用也身播國也親聆老父之言而不知悔唐祚之不亡也幸哉

穆宗問貞觀開元中治道最盛何致而然平章事崔植對曰太宗資上聖興民間又以房玄齡杜如晦魏徵王珪爲之佐聖賢相扶治致升平固其宜也玄宗在天后時身踐憂患既即位得姚崇宋璟此二人蚤夜孜孜勸君

於道璟嘗手寫尚書無逸爲圖以獻勸帝出入觀省以自戒其後朽暗乃代以山水圖稍怠于勤左右不復箴規姦臣日用事以至于敗今願陛下以無逸爲元龜則天下幸甚愚按納君於道惟璟可以當之概以姚宋並言非也

史臣贊曰姚崇以十事要說天子而後輔政顧不偉哉而舊史不傳觀開元初皆已施行信不誣已宋璟剛正又過於崇玄宗素所尊憚常屈意聽納故唐史臣稱崇善應變以成天下之務璟善守文以持天下之正二人道不同同歸于治此天所以佐唐使中興也嗚呼崇勸天子不求邊功璟不肯賞邊臣而天寶之禍卒蹈其害可謂先見矣唐三百年輔弼者不爲少獨前稱房杜後稱姚宋何哉君臣之遇合蓋難矣天愚按姚宋並相睿宗末期而免至開元元年崇復相四年而罷薦璟自代璟復相五年而罷其在位歲月雖淺而功烈卓然史以四事政之二公謂國用人等有可法而正己格君則姚之視宋深有愧焉夫重器不能以獨任大功不可以獨成漢之名相前稱蕭曹者以規隨之相業也後稱丙魏者以寬嚴之相濟

唐之賢相前稱房杜者以善謀能斷之相成也後稱姚宋者以應變守文之相濟也漢唐數百年獨此二人爲稱首豈才能學術舉無其比蓋以同心輔政鮮若是其班也然則任國柄者其可以專己爲功哉惟姦邪如李林甫輩則惟恐同列之分其權軋其勢此賢愚治亂之所由分也崇之剛正雖不逮璟然其去也能舉以自代則開元十餘年之治功崇啓之璟成之璟之功是亦崇之功也此其所以並稱歟嗚呼廣平之去相十七八年而後堯使明皇之於璟能如太宗之於元齡以堂堂一大老撤政柄於朝而張說之文學社蓮李元紘之清儉韓休張九齡之讜直更進而逹助之以綠之賢以能如元齡之客新進使忠賢之寵常勝讒爭之言日開則驕良之志不敢萌宦妾之搆無自君而於甫國忠之義亦何從而獲售耶昔人謂開元二十四年罷九齡相林甫而治亂分愚謂開元八年罷宋璟相源乾曜輩即罷時罷張招李之略濟也治亂之分豈一朝夕之積乎

開元四年閏十二月紫微侍郎蘇頲同平章事時紫微令姚元之罷宋璟爲吏部尚書兼黃門監本傳頲瓌之子中宗時同中書門下三品封許國公帝南郊國子祭酒祝欽明建白皇后爲亞獻安樂公主爲終獻瓌以爲非帝前折偶之帝不能從時大臣初拜官獻食天子名曰燒尾瓌獨不進及侍宴宗晉卿朝之帝默然瓌自解於帝曰宰相燮和陰陽代天治物今粒食踴貴百姓不足衛兵至三日不食臣誠不稱職不敢燒尾帝崩遺詔皇太后臨朝相王以太尉輔后召宰相韋安石宗楚客及瓌爭議禁中楚客攝曰太后臨朝詔王有不通問之嫌不宜輔政瓌正色曰遺制乃先帝意安得輒改楚客等怒卒罷相王輔政事瓌稱疾不朝是日韋氏誅睿宗即位以

左僕射景雲元年老病罷為太子少傅瓌為相陳當世利病甚多頲少敏悟一覽千言長安中遷監察御史詔覆來俊臣冤獄驗發其誣多從洗宥拜中書舍人時瓌同中書門下三品父子同在禁苑朝廷榮之玄宗平內難書詔填委獨頲在太極後閣口所占授功狀百緒輕重無所差書史白曰丐公徐之不然手腕脫矣中書令李嶠曰舍人思若涌泉吾所不及遭父喪起為工部侍郎辭不拜終制乃就職帝問宰相有自工部侍郎得中書侍郎乎對曰陛下任賢所命何資之計乃詔以頲為中書侍郎辭不拜終制明日加知制誥翰政事食府李乂對掌書命帝曰前世李嶠蘇味道文擅當時號蘇李今朕得頲及乂何惜前人哉襲封許國公吐蕃盜邊請討數敦勇益張說騎內侵帝怒欲自將兵討之頲諫不見省又上言云去會諱討大破吐蕃帝遂止進平章事與宋璟同當國八年罷[illegible]薨謚文憲○按頲當國雖無赫赫可稱而能與廣平同心輔政此其所以為賢相也其獻替事已見璟篇中

景雲二年正月中書侍郎張說同平章事

此說始相之年月也後拜罷隨事見本傳永昌中武后策賢良方正說第一擢鳳閣舍人張易之誣魏元忠援說為助說廷對元忠無不順言忤后旨流欽州中宗立累遷工部侍郎以母喪免既葬詔起為黃門侍郎固請終制時禮俗衰薄士以奪服為榮而說獨以禮終天下高之除喪復為兵部睿宗即位擢中書侍郎兼雍州長史譙王重福死東都支黨數百人獄久不決詔說往按一昔而罪人得乃誅張靈均鄭愔等詿誤悉原帝嘉其不枉直不縱惡慰勞之

玄宗為太子說與褚無量侍讀尤見親禮踰年進同平章事帝謂侍臣曰術家言五日內有急兵入宮為我備之左右莫對說進曰此讒人謀動東宮耳陛下若以太子監國則名分定姦謀破蠻禍塞矣帝悟下制如說言按說此言大有功於唐之宗社者也明年太子即位太平公主引蕭至忠崔湜等為宰相以說不附已授尚書左丞罷政事二年十月說知太平等懷逆乃因使以佩刀獻玄宗請先決策帝納之至忠等及

誅召為中書令封燕國公素與姚崇不平罷為相州刺史胡氏曰人臣之義無私交況以宰相下逮於有寵之藩王將何以為乎得非求其援已乎正使岐王之累說號有智外見大愚矣進退常事也姚崇既相說獻亦何懼而為此紛紛故曰不知命無以為君子也坐累徙岳州說既失執政意內自懼雅與蘇瓌善時瓌子頲為相因作五君詠獻頲其一紀瓌也候瓌忌日致之頲覽詩嗚咽未幾見帝陳說忠謇有勳不宜棄外遂遷荊州長史俄檢校并州長史天兵軍大使脩國史敕齎稾即軍中論譔按說

私請賊王而殺之以求媚蕃酋而用兵……者而昧於義命如此由其習文藝而不學也

九年秋七月朔方軍大使王晙誅河曲降虜阿布思也九姓同羅拔野固等皆疑懼說持節從輕騎二十直詣其部宿帳下召見酋豪慰安之副使李憲以虜難信不宜涉不測說曰吾肉非黃羊不畏其食血非野馬不畏其刺士當見危致命亦吾效死秋也由是九姓遂安 按說於是忠且勇矣

時党項連兵攻銀城說將步騎萬人出合河關掩擊大破之說招納党項使復故處副使阿史那獻請盡誅之說不從奏置麟州以安荒衆 通鑑云阿史那獻以党項翻覆請并誅之說曰王者之師伐叛柔服而已豈可殺已降邪因奏置麟州以鎮撫党項餘衆 按說於是可謂知大体有遠慮矣

九月召拜兵部尚書同三品 時源乾曜張嘉貞相

十年兼知朔方軍節度大使親行五城督士馬晴慶州方渠降胡康願子反自稱可汗掠牧馬西涉河出塞說進討禽之乃議徙河曲六州殘胡五萬於唐鄧仙豫間空河南朔方地故時邊鎮兵贏六十萬說以時平無所事請罷二十萬還農天子以為疑說曰邊兵雖廣諸將自衛營私爾所以制敵不在衆也以陛下之明四夷畏威不慮減兵而招寇臣請以闔門百口為保帝乃可 通鑑云說以時[illegible]邊屯奏罷二十[illegible]萬使還農上以為疑說曰臣久在疆埸具其情云云按說以久諳軍情故有此請不[illegible]則一旦減邊兵三之一豈細事邪

初諸衛府兵自成丁從軍六十而免其家不免雜徭浸以貧弱逃亡略盡百姓苦之張說建議請召募壯士充宿衛不問色役優為之制逋逃者必爭出應募上從之旬日得精兵十三萬分隸諸衛更番上下兵農之分自此始矣 按府衛之法行之歲久不能無弊補苴其罅漏可也一旦更張使兵農遂分不可復合豈不可惜也哉

前廣州都督裴伷先下獄 伷先炎子 上與宰相議其罪張嘉貞請杖之張說曰臣聞刑不上大夫為其近於君且所以養廉恥也故士可殺

不可辱臣曩巡北邊聞杖姜皎於朝堂皎
官登三品亦有微功有罪應死則死應流
則流奈何輕加笞辱以皂隸待之姜皎事
往不可復追伷先據狀當流豈可復蹈前
轍上深然之嘉貞不悅退謂說曰何論事
之深也說曰宰相時來則爲之若國之大
臣皆可笞辱但恐行及吾輩吾此言非爲
伷先乃爲天下士君子也嘉貞無以應按燕公此言一以全士大夫廉恥之節二以尊朝廷堂陛之分三以儆人主濫刑之心眞所謂仁人之言其利豈不博哉使爲事如此當與宋廣平匹矣近世范文正公議晁仲約事不然使人主手滑其事蓋與此類中興初欲復祖宗舊法以繩贓吏而廷臣亦爭之謂承平之久此法久不行故蔡京用事不得以此加於天下之善士不然則元祐君臣無得免者嗚呼斯言也其亦得於燕公之遺意乎

帝幸并州說請謁脽上后土祠爲三農祈穀
十一年二月進兼中書令時嘉貞貶乾說在相位說又
倡封禪議受詔與諸儒草儀多所裁正
上置麗正書院聚文學之士秘書監徐堅會
稽賀知章監察御史趙冬曦等或修書或侍
講以張說爲修書使以總之有司供給優厚
中書舍人陸堅以爲此屬無益於國徒爲糜
費欲悉奏罷之說曰自古帝王於國家無事
之時莫不崇宮室廣聲色今天子獨延禮文
儒發揮典籍所益者大所損者微陸子之言
何不達也上聞之重說而薄堅本傳云帝好文辭有所爲必使說草言用人之長多引天下知名士以佐佑王化潤澤典章爲一王法天子尊尚經術開館置學士脩太宗之政皆說倡之○愚按說當承平之時導人主以尊經崇儒其意美矣然人主之學其要在於誠意正心脩身齊家以爲出治之本非徒琱繢詞藝破析章句爲書生之末技而已明皇天才儁父所少不在辭章獨患其無敬天畏民之誠時於僭已洽人之要耳爲輔相者正當引之富道使志於仁其所薦援以勸講左右者必皆孝悌傳聞有道術之士療變使性尊而心志定習貫如自然雖立而不反辨聲色游觀之無得而惑然後爲道問學之功今說之所謂發揮典籍者不過區區編說之末而於引徐堅輩亦皆文藝之流又安有就將緝熙之益哉故武妃窺而王后廢已見於說在位之時未幾驕侈日益窮天下之樂不足以滿其欲卒於禍亂而後已然則以名顯之陸生固可鄙以實求之說寧浮可罪也

是歲張說奏改政事堂曰中書門下列五房
於其後分掌庶政

十二年上以山東旱命選臺閣名臣以補刺史黃門侍郎王立中書侍郎崔沔禮部侍郎韓休等五人出爲刺史初張說引崔沔爲中書侍郎故事承宣制皆出宰相侍郎署位而已沔曰設官分職上下相維各申所見事乃無失侍郎令之貳也豈得拱默而已由是遇事多所異同說不悅故因是出之按論事異同乃其職也說乃備俊之名而去守職之士此姦辟臣之所爲而說亦爲之其不及宋璟遠矣君

臣晏等上表請封禪閏十一月制以明年十一月有事于大山時張說首建封禪之議而源乾曜不欲爲之由是與不平按封禪者人主之侈心也乾曜人品本不逮說至封禪之議說首倡之而乾曜不欲則說反不逮乾曜矣

十三年張說草封禪儀上之夏四月上與中書門下及禮官學士宴於集仙殿上曰仙者憑虛之論朕所不取賢者濟理之具朕今與卿曹合宴宜更名曰集賢殿以張說爲學士徐堅副之上欲以說爲大學士說固辭而止說以大駕東巡恐突厥乘間入寇議加兵守邊召兵部郎中裴光庭謀之光庭曰封禪者告成功也今將升中于天而戎狄是懼非所以昭盛德也說曰如之何光庭曰四夷之中突厥爲大比屢求和親而朝廷羈縻未決許也今遣一使徵其大臣從封泰山彼必欣然承命突厥來則戎狄君長無不皆來可以偃旗臥鼓高枕有餘矣說曰善吾所不及即奏行之上遣使諭突厥乃遣大臣阿史德頡利發入貢因扈從東巡按光庭善謀而封禪本人主之侈心招致遠夷尤非長策光庭之善特善於逢人主之欲而已恐未足稱也說善使說每事如此則爲開元名相之冠矣

秋八月張說議封禪儀請以睿宗配皇地祇胡氏曰開祀南郊以受命之祖配天者矣開祀明堂以父配上帝者矣是見于經以義類制禮非苟然者至唐則升侑紛然或行或止且以睿宗配地祇何所指據私意妄議名欲尊崇祖考實所以輕瀆之耳

十一月上至泰山行封禪禮張說多引兩省吏及以所親攝官登山禮畢推恩往往加階超入五品而不及百官中書舍人張九齡諫

不聽又危從士卒但加勳而無賜物由是中外怨之

十四年上召河南尹崔隱甫欲用之中書令張説薄其無文奏擬金吾大將軍前殿中監崔日知素與説善薦為御史大夫上不從以日知為羽林大將軍隱甫為御史大夫隱甫由是與説有隙説有才智而好賄百官白事有不合者多面折之至於叱罵惡御史大夫宇文融之為人且患其權重融所建白多抑之張九齡言於説曰宇文融承恩用事辯給多權數不可不備説曰鼠輩何能為夏四月隱甫融及中丞李林甫共奏彈説引術士占星徇私僭侈受納賄賂敕源乾曜及隱甫等同鞫之事頗有狀上使高力士視説力士還奏説蓬首垢面席藁食以瓦器惶懼待罪上意憐之力士因言説有功於國上以為然但罷説中書令餘如故按説之失有數端用一人不惟其才而惟其文失也不惟其公而惟其私二失也有才智而不以德自將乃惟貨賂是得三失也百官論事有不合者從違在我豈可失待士之禮而至於慢罵四失也惡言利之臣為國害當乃大義以告其君使知聚斂之稱甚於盜臣乃從抑其奏請五失也方與小人為獻而不知嚴其周身之防乃引術士占問六失也身為輔臣有此六失其獲免於禍幸矣宇文融輩不足責愚獨為説惜之後來者其可不戒

上欲以武惠妃為皇后或上言武氏乃不共戴天之讎豈可以為國母人間盛言張説欲取立后之功更圖入相之計但太子非妃所生妃自有子若登宸極太子必危上乃止然宮中禮秩一如皇后按人間所云蓋意其如此然以理揣之未必無有蓋説非能忘情於富貴者也方身在危難頼高力士一言而免既得富貴之勢矣又深結於后妃以求復相理之所有也故外議及之嗚呼士大夫之所立其可以不謹守

十五年春正月涼州都督王君㚟破吐蕃於青海西初吐蕃自恃其彊致書用敵國禮詞旨悖慢上意常怒之返自東封張説言於上曰吐蕃無禮誠宜誅夷但連兵十餘年甘涼河鄯不勝其弊雖師屢捷所得不償所亡聞其悔過求和願聽其款服以紓邊人上曰俟吾與王君㚟議之説退謂源乾曜曰君㚟

勇而無謀常思僥倖若二國和親何以爲功
吾言必不用矣及君奐入朝果請深入討之
大破其軍獲輜重羊馬萬計而還君奐以功
遷左羽林大將軍上由是益重邊功本傳云說策君奐且敗因上嶲州闘羊於帝以申諷諭曰使羊能言必將曰闘而不解立有死者所願至仁無武量力取叡焉帝議其意納之是年九月吐蕃攻陷瓜州君奐死之○按說之學君多爲容悦獨於邊功則堅守正議不肯苟桐小人之謀其亦可謂忠也矣
崔隱甫等恐右丞相張說復用數奏毀之各
爲朋黨上惡之二月制說致仕隱甫免官融
出爲魏州刺史十六年二月以張說兼集賢
院學士說雖罷政事專文史之任朝廷每有
大事上常遣中使訪之
八月上以生日宴百官於花蕚樓下左丞相
乾曜右丞相說帥百官上表請以八月五日
爲千秋節布於天下咸令宴樂尋又移社就
千秋節范氏曰太宗不以生日宴樂以爲父母劬勞之日也乾曜等以人主生日爲節又按社以就之夫節者陰陽氣至之候不可爲也社昔國之大祀不可移也明皇享國既久驕心浸生乾曜說不能以義正君每爲詔首以逢迎之後世猶謂說等爲名臣不

亦異浮
十八年五月以忠王浚領河北道行軍元帥
帥十八萬摠管討奚契丹命浚與百官相見
於光順門張說退謂學士孫逖韋述曰吾嘗
觀太宗畫像雅類忠王此社稷之福也按浚乃肅宗舊名
燕文貞公張說薨說敦氣節重然諾喜推薦
後進於君臣朋友大義甚篤帝在東宮所與
祕謀密計甚衆後卒爲宗臣朝廷大述作多
出其手開元後宰相不以姓著者曰燕公云
史臣贊曰說於玄宗最有德及太平用事納
忠惓惓又圖封禪發明典章開元文物彬彬
說力居多中爲姦人排擯幾不免自古功名
始終亦幾希何獨說哉按開元輔佐有魏知古者以景雲二年相開元初爲紫微令與姚元崇不協罷在位凡四年既卒宋璟數目叔向古遺直子產古遺愛第之者其魏公乎璟正人也英爾知古必不細矣然見於傳者惟睿宗時諫金仙玉真二觀之役在明皇初發竇懷貞等之逆謀而已它無可考也有盧懷慎者開元元年相在位逾三年清儉不營產服器無金玉文綺之飾雖貴而妻子猶寒飢所得祿賜於故人親戚無

所計惜隨散輒盡赴東都掌選奉身之具止一布囊既屬疾宋璟盧從愿候之見敝簀單藉門不施箔風雨至舉席自障日晏設食蒸豆兩器菜數桮而已臨別執二人手曰上求治切然享國久稍倦于勤將有憸人乘間而進矣公第志之及卒治喪家亡留儲事見姚崇篇中按懷慎忠清可尚然其儉幾於不中禮者源乾曜者開元四年相逾月罷八年再相建言大臣子併求京職俊乂率在外官非平施之道臣三息俱任京師請出二息補外以示自近始詔曰乾曜身率庶寮以讓既請外其子又復下遷傳不云乎范宣子讓其下皆讓晉國之人於是大和道之或行仁豈遠哉其令文武官父子昆弟三人在京師者分任于外由是公卿子弟皆出補乾曜性謹運歷官以清慎格敏得名爲相十年與張嘉貞張說李元紘杜暹同秉政居中未嘗廷議可否事晚節唯唯臨署務爲寬平惇大敢辦

罷後姜皎爲嘉貞所排擯得罪說不申救君子譏焉有張嘉貞者開元八年相與乾曜並命明皇初爲天兵使入朝有告其反者按無狀帝令坐告者嘉貞曰國之重兵利器皆在邊今告者一不當即罪之臣恐塞言且爲未來之退遂得減死天子以爲忠且許以相及宋璟等罷帝欲用嘉貞而忘其名夜詔中書侍郎韋抗曰朕嘗記其風操今爲北方大將張姓而複名卿爲我思之抗曰非張嘉貞乎帝即使作詔夜半閱大臣表疏舉一則嘉貞遂得其名即以爲平章事居位善傳妄欲於裁遣然彊躁論者恨其不諮姜故得罪嘉貞多違帝意請加抑已而敢死裴伷先得罪帝尚法如何嘉貞又援救比張說曰不然已見前初嘉貞在兵部時說已爲侍郎及皆祖說位其下議論無所讓[illegible]譏不中未幾弟嘉祐拜金吾將軍兄弟要近人頗憚猾說嘉祐以賊聞說勸嘉貞素服待罪不謁遂出爲幽州

刺史居位凡四年雖貴不立田園有勸之者答曰吾嘗相國矣未死豈有飢寒憂若以譴去雖富田產不能有也近世士大夫務廣田宅爲不肖子酒色費我無是也有李元紘者開元十四年相當國務峻崖檢抑奔競苟進者擇之後與杜暹不協數辯爭帝前帝不懌皆罷在位凡四年當國累年未嘗改治第宅僮馬敝弱家無留儲宋璟嘗歎曰季文子之德何以加之杜暹者後元紘數月相在位四年與元紘不相得罷其爲人少學術故在朝議論時失淺薄然能以公清勤約自將云史臣贊曰開元之盛所置輔佐多得賢才不者若張源等道從從事職其建明有足稱道觀多吾子居太平慕歐然以恩考之是歡人者辨各有所長然甚非姚宋之匹搢由江公庶幾焉韓休次之今繫于後云

開元二十一年三月尚書右丞韓休爲黃門侍郎同平章事本傳休擧賢良玄宗在東宮令條對國政中乙科進虞部侍郎出爲虢州刺史虢於東西京爲近州乘輿所至常稅廐芻休請均賦它郡中書令張說曰免虢與它州此守臣爲私惠耳休復執論吏白恐忤宰相意休曰刺史幸知民之敝而不救豈爲政哉雖得罪所甘心焉訖如休請

侍中裴光庭薨上問蕭嵩可以代光庭者嵩與右散騎常侍王丘善將薦之丘聞之固讓之於右丞韓休嵩言休於上以休爲同平章事休爲人峭直不干榮利及爲相甚允時望始嵩以休恬和謂其易制故引之及與共事

休守正不阿蕭嵩惡之宋璟歎曰不意韓休乃能如是仁者之勇也上或宮中宴樂及後苑遊獵小有過差輒謂左右曰韓休知否言終諫疏已至上嘗臨鏡默然不樂左右曰韓休爲相陛下無一日歡何不逐之上歎曰吾雖瘠天下肥矣蕭嵩奏事常順指既退吾寢不安韓休常力爭既退吾寢乃安吾用韓休爲社稷耳非爲身也

萬年尉李美玉有罪帝將放嶺南休曰尉小官犯非大惡今朝廷有大姦請得先治金吾大將軍程伯獻恃恩而貪室宅輿馬僭法度臣請先伯獻後美玉帝不許休固爭曰罪細且不容巨猾乃置不問陛下不出伯獻臣不敢奉詔帝不能奪大率堅正類此

冬十月韓休數與蕭嵩爭論上前上頗不說遂罷嵩爲左丞相休爲工部尚書 胡氏曰正士之難合佞人之易親也悲夫玄宗非不知韓休之正蕭嵩之佞今乃兩罷之何也休雖以數諫受知然忤旨拂意而上蓄怒亦多矣其罷之也竊罷宋璟也休面折嵩而帝不悅何也必嵩讒指帝謂其輕已猶德宗之於蕭復也嵩以態辭涕泣動上而傾休是妾婦之道也正色立朝於上不謟於下不比乃宰相之高致而明皇惡之它日君子必益疏小人必益親而李林甫得以二十年安于位矣

開元二十二年十二月前中書侍郎張九齡起復同平章事 本傳七歲知屬文十三以書干廣州刺史王方慶歎曰是必致遠居父喪哀毀庭中木連理擢進士以道侔伊呂科策高第爲左拾遺時玄宗即位未郊見九齡言陛下躬休聖緒于今五載而未行大報恐不可以訓又言欲治之本莫若重守令守令既重則能者可行宜遴科定其資凡不歷郡督刺史雖有高第不得任侍郎列卿不歷縣令雖有善政不得任臺郎給舍都督守令雖遠者使無十年在外遷還左補

闕九齡有才鑒吏部試拔萃與舉者考次號稱平允改司勳員外郎時張說爲相親重之與通譜系會帝封太山說多引兩省錄事主書及所親攝官升山超階至五品九齡爲中書舍人當草詔謂說曰官爵者天下之公器先德望後勞舊今登封告成千載之絕典而清流隔於殊恩胥史乃濫章韍恐制出四方失望公宜審計說曰事已決矣悠悠之言不足感既而果得謗出爲冀州改洪徙桂始說知集賢院嘗薦九齡可備顧問說卒天子思其言召爲集賢院學士知院事會賜渤海詔而書命無足爲者乃召九齡爲之被詔輒成遷工部侍郎數乞歸養不許以其弟九皐九章爲嶺南刺史歲時聽給驛省家遷中書侍郎以母喪解毀不勝哀有紫芝產坐側白鳩巢庭木是歲奪哀拜同平章事

二十二年春正月張九齡自韶州入見求終

喪不許胡氏曰宰相師表百僚其進也以道退必以義然後人心服而政教行當是時朝廷非有金革危急之事而起九齡于衰服之中九齡非有無所避焉之義而釋齊衰麻於巖廊之上上下交失也而在九齡則尤甚辭而不起當身居宰次今不遂數千里自詔至洛則非其地陳情之節且又不力九齡於是乎失正矣

二月張九齡請不禁鑄錢敕百官議之裴耀卿等皆曰一啓此門恐小人弃農逐利而濫惡更甚祕書監崔沔左監門錄事參軍劉秩皆以爲不可上乃止按九齡秉政之始未有建明而首議放鑄未爲得也然以宰相上議同列非之可也而近臣敢非之近臣非之可也而一參軍敢非之抑不闕九齡以爲忤也使負才怙藝者居之鼻息所卿其孰敢違邪夫欲諫其君者必先能受人之諫儻在已則知盡言以諫君而君於人則不欲盡言以諫已則是以善責君而未肯以善責已也其可乎哉故爲大臣必以群下有言爲敵已之過而不以爲形已之短以爲愛已而不以爲輕已以爲助已而不以爲異已然後可稱宰相之度矣若於人言而忿嫉之甚者中傷之此李林甫盧杞輩之所爲仰視曲江公真可愧死故記于此以爲來者之戒云耳

吏部侍郎李林甫柔佞多狡數深結宦官及妃嬪家伺候上動靜無不知之由是每奏對常稱旨上說之時武惠妃寵幸傾後宮生壽三瑁諸子莫得爲比太子瑛疎薄林甫乃因

宦官言於惠妃願盡力保護壽王惠妃德之陰爲內助由是擢黃門侍郎五月以裴耀卿爲侍中張九齡爲中書令林甫爲禮部尚書按君子小人不並立九齡之相才賢時而林甫已與之同列安得究其用哉

二十三年上美張守珪欲以爲相張九齡諫曰宰相者代天理物非賞功之官也上曰假以其名而不使任其職可乎對曰不可惟名與器不可以假人君之所司也且守珪纔破契丹陛下即以爲宰相若盡滅奚厥將以何官賞之上乃止

二十四年張守珪使平盧討擊使左驍衛將軍安祿山討奚契丹叛者祿山恃勇輕進爲虜所敗守珪奏請斬之祿山臨刑呼曰大夫不欲滅奚契丹邪柰何殺祿山守珪亦惜其驍勇欲活之乃更執送京師張九齡批曰昔穰苴誅莊賈孫武斬宮嬪守珪軍令若行祿山不宜免死上惜其才敕令免官以白衣將領九齡固爭曰祿山失律喪師於法不可不

訴且目觀其貌有反相不殺必為後患上曰
卿勿以王夷甫識石勒枉害忠良竟赦之胡氏曰禍福若有定數若由人事今置毒於前食則死不食則生生死係乎食與不食則人事為近矣故古之聖人必修人事其於天命曰我不敢知使明皇帝任賢相如宋璟韓休張九齡內無楊太真之蠱惑外無安祿山之姦佼則焉做亂祿山敗軍其罪應誅九齡直以單法單論其理自勝乃言未來之事勸其後惡是故玄宗拒之蘇子曰齊桓公不殺敬仲楚成王不殺重耳漢高不殺劉濞晉武不殺劉淵苻堅不殺慕容垂明皇不殺安祿山比盛德事也蓋以謂彼五人者皆不賢而無罪何名而殺祿山則有死罪矣明皇不能按法行降反以王夷甫識石勒之事而沮九齡是謂保養姦邪獲違忠諫安得為盛德哉

秋八月千秋節群臣皆獻寶鏡張九齡以為
以鏡自照見形容以人自照見吉凶乃述前
世興廢之源為書五卷謂之千秋金鏡錄上
之上賜書褒美

冬十月戊申車駕發東都先是敕以來年二
月二日行幸西京會宮中有怪明日上召宰
相即議西還裴耀卿張九齡曰今農收未畢
請俟仲冬李林甫潛知上指二相退林甫獨
留言於上曰長安洛陽陛下東西宮耳往來
行幸何更擇時借使妨於農收但應蠲所過
租稅而已臣請宣示百司即日西行上悅從
之朔方節度使牛仙客前在河西能節用度
勤職業倉庫充實器械精利上聞而嘉之欲
加尚書張九齡曰不可尚書古之納言唐興
以來惟舊相及揚歷中外有德望者乃為之
仙客本河湟使典今驟居清要恐羞朝廷上
曰然則但加實封可乎對曰不可封爵所以
勸有功也邊將實倉庫修器械乃常務耳不
足為功陛下賞其勤賜之金帛可也裂土封
之恐非其宜上默然李林甫言於上曰仙客
宰相才也何有於尚書九齡書生不達大體
上悅明日復以仙客實封為言九齡固執如
初上怒變色曰事皆由卿邪九齡頓首謝曰
陛下不知臣愚使待罪宰相事有未允臣不
敢不盡言上曰卿嫌仙客寒微如卿有何閥
閱九齡曰臣嶺海孤賤不如仙客生於中華
然臣出入臺閣典司誥命有年矣仙客邊隅

小吏目不知書若大任之恐不愜衆望林甫退而言曰苟有才識何必辭學天子用人何有不可十一月賜仙客爵隴西縣公食實封三百户胡氏曰玄宗方相張九齡而肆翔擢折之如此者九齡非有可輕也直緣釋服岩位人主疑其重利禄而好貴勢可以制指耳是故古之君子不荷撓不俯從陕去就從違之重在我而不在人枉義而不枉利庶乎招不來麾不去足以取信於其上也

九齡既戾帝旨因內懼恐遂為林甫所危因帝賜白羽扇乃獻賦自況其末曰苟效用之得所雖殺身而何忌又曰縱秋氣之移奪終

感恩於篋中上雖優容然卒罷政事

初上欲以李林甫為相問於中書令張九齡對曰宰相繫國安危陛下相林甫臣恐異日為廟社之憂上不從胡氏曰宰相莫大乎知人曲江公以安祿山必為後日之患李林甫必貽宗社之憂雖蓍龜不過也可謂大智矣林甫欺君蔽主弄權柄竊寵貴垂二十年九齡一斥不復竟亡于外自一時觀之九齡為辱林甫為榮九齡為負林甫為勝然而天地之化一息不留二十年雖久何啻如飛電之過目也其氣焰威力與其權勢既已化為浮塵蕩為冷風而其姦心邪迹與九齡之忠規正道並存于史書而人之好惡良心未忘也則聞九齡之風者孰不翕然興起願為執鞭而於林甫雖匹夫匹婦

亦羞道焉或曰進賢退不肖宰相職也九齡不能去致李徒伐以曰否何也曰忠賢之於事有所不可亦陳其三理開雖君必而已聽否雖仲尼孟子不能少其說之行世苟必其說之行將用智任術出小人無異矣故曰若夫成功則天世

時九齡方以文學為上所重林甫雖恨猶曲意事之侍中裴耀卿與九齡善林甫并疾之是時上在位歲久漸肆奢欲怠於政事而九齡遇事無細大皆力爭林甫巧伺上意日思所以中傷之本傳曰九齡為相謇諤有大臣節帝在位久稍怠於政故九齡議論必極言得失所推引皆正人○胡氏曰忠慢其君者必思幽諸無過之地而不許一

身之安危不忠不遜者惟其身之言使忌說息昏亂而不怡世孔子曰知為君之難則一言興邦亦不遠矣九齡之於明皇用是道也又曰予無樂乎為君惟其言而莫予違也則一言喪邦亦不遠矣林甫之於明皇用是道也夫以違拂對頓從則有恭異不恭之以也忠肆對微戒則有宗與不樂之殊惟聽明著智之君則知違拂之為恭而頓從之為上不恭也知識戒之可恭而恣肆之有大不樂也是時天下若無事人君若可以適意舒精矣人臣若可以有聽從無諱諱矣而九齡遇事無大小必力爭使明皇常有持盈守底恐及危滋之心則九齡二人常立于朝不必置就罪不必設鑑錯不必書之塵若不必觀之圖蓋而哉心必收禍亂必弼嗚呼九齡可謂吉之大臣矣

上之為臨淄王也趙麗妃生太子瑛皇甫德

儀生鄂王瑤劉才人生光王琚及即位幸武惠妃麗妃等愛皆弛惠妃生壽王瑁寵冠諸子太子與瑤琚會於內第各以母失職有怨望語駙馬都尉楊洄與咸宜公主常伺三子過失以告惠妃惠妃泣訴於上曰太子陰結黨與將害妾母子亦指斥至尊上大怒以語宰相欲皆廢之九齡曰陛下踐祚垂三十年太子諸王不離深宮日受聖訓天下之人皆慶陛下享國久長子孫蕃昌今三子皆已成人不聞大過陛下奈何一旦以無根之語喜怒之際盡廢之乎且太子天下本不可輕搖昔晉獻公聽驪姬之讒殺申生三世大亂漢武帝信江充之誣罪戾太子京城流血晉惠帝用賈后之譖廢愍懷太子中原塗炭隋文帝納獨孤后之言黜太子勇立煬帝遂失天下由此觀之不可不慎陛下必欲為此臣不敢奉詔上不悅林甫初無所言退而私謂宦官之貴幸者曰此主上家事何必問外人上

猶豫未決惠妃密使官奴牛貴兒謂九齡曰有廢必有興公為之援宰相可長處九齡叱之以其語白上上為之動色故訖九齡相太子得無動范氏曰明皇三子之廢繫於李林甫之一言其得未廢繫於張九齡之未罷相賢則父子得以相保相佞則天性滅為仇讎置相可不慎哉林甫日夜短九齡於上上浸疏之林甫引蕭炅為戶部侍郎炅素不學嘗對中書侍郎嚴挺之讀伏臘為伏獵挺之言於九齡曰省中豈容有伏獵侍郎由是出炅為岐州刺史故林甫怨挺之九齡與挺之善欲引以為相嘗謂之曰李尚書方承恩足下宜一造門與之款暱挺之素負氣薄林甫為人竟不之詣林甫恨之益深此曲江失言挺之不挨是也挺之先娶妻出之更嫁蔚州刺史王元琰元琰坐贓罪下三司按鞫挺之為之營解林甫因左右使於禁中白上上謂宰相曰挺之為罪人請屬所由九齡曰此乃挺之出妻不宜有情上曰雖離乃復有私於是上積前事以耀卿九齡為阿黨壬寅以

燿㴻爲左丞相九齡爲右丞相並罷政事以林甫兼中書令仙客爲工部尚書同中書門下三品領朔方節度如故嚴挺之貶洛州刺史王元琰流嶺南上即位以來所用之相姚崇尚通宋璟尚法張嘉貞尚吏張說尚文李元紘杜暹尚儉韓休張九齡尚直各其所長也九齡既得罪自是朝廷之士皆容身保位無復敢言

二十五年夏四月辛酉監察御史周子諒彈

牛仙客非才引讖書爲證上怒其命左右撲於殿庭絕而復蘇仍杖之朝堂流瀼州至藍田而死李林甫言子諒張九齡所薦也甲子貶九齡荊州長史本傳云雖以直道黜不戚戚嬰翟帳文史自娛朝野許其勝流

二十八年荊州長史張九齡卒上雖以九齡忤旨逐之然終愛重其人每宰相薦士輒問曰風度得如九齡不後在蜀思其忠爲泣下遣中使至曲江祭之厚恤其家開元後天下稱曰曲江公而不名云建中元年德宗賢其風烈復贈司徒

憲宗時宰相崔群言於帝曰人謂天寶十三年安祿山反爲治亂分且謂開元二十四年罷張九齡相李林甫則治亂已分矣九齡之罷林甫爲相三年矣非至是始相也蓋九齡罷中書令而林甫代之自是軍國之權始悉歸林甫故指以爲治亂之分也至天寶十一年而林甫死國忠相又三年而祿山反距九齡罷九二十歲六

史臣贊曰觀玄宗開元時厲精求治元老魁舊動所尊憚故姚元崇宋璟言聽計行力不難而功已成及太平久左右大臣皆帝自識擢狎而易之志滿意驕而張九齡爭愈切言益不聽夫志滿則忽其所謀意驕則樂軟熟憎鯁切較力雖多課所效不及姚宋遠矣終之胡雛亂華身播遐陬非曰天運亦人事有致而然愚按曲江公在相位凡四年忠言直道不減宋廣平而成效絕異者璟當玄宗清明之時九齡值帝怠荒之後其難一也璟之同列皆君子九齡並列皆小人其難二也合此二難故君臣之間有齟齬而無契合廟堂之上有排沮而無叶助其難成功也

雖矣然以道事君無涅大日之節于載百
猶禀禀有生象吁何歎哉又蕭宗甲與乘
之可稱若房瑄其次曰張鎬瑄以天實卜
載相明皇于蜀儀華丹靈武見翁宗具言
皇所以傳付慈因道皆時判病帝爲攺容
况有重名帝酒竟侍之機務一與參夾請
相莫望於是革五琦言財判幸爲江淮程
使瑄諫曰往揚國忠聚欸進怨天下陛下
位人未見德今又寵綺是一國忠死一國
生無以示遠方帝曰六軍之命方急無財則
散鄉惡琦可也何所取財瑄下得對北海太
守賀蘭進明攝御史大夫蕭南節度使入謂
帝曰朕語瑄除正大夫何爲攝邪進明因
陛下知晉亂乎惟以尚匪名任王術爲亭
程尚浮革不事事故敗方嘉中與當用實
而瑄性疏闕大言無當非宰相器陛下待之
厚然就肯爲陛下用乎帝曰何哉對曰陛下
頂爲皇太子太子出曰撫軍入曰監國而瑄

爲上皇遣議遣諸王爲都統節度乃謂陛下
爲元子而付以朔方河東河北空臺之地求
王豈王乃統四節度此於上皇以忠非陛下
非忠也帝入其語治惡瑄會瑄請自將平戰
帝猶倚以成功乃郎瑄持節招討西京防衆
蕭黨兩關兵馬節度等使得自擇參往遇威
陳壽斜戰不利瑄散持重有所伺中入邪延
恩促戰故敗寧南軍復戰逃大敗初瑄用春
狄時戟法以車二千乘緣營對步夾之既戰
賊秉風謀牛恩辭粟賊授朔而及之人萬焚
境殺辛四萬血丹野殘衆數千不能軍瑄還
夫行在見帝肉袒湖罪帝宵之使良夷散復
國進取瑄雅豈負以天下爲己任然用京本
并所長其法李揖劉秩等皆儒生未嘗更軍
族瑄每陳曰彼曳落河雖多能當我劉秩乎
琴工董延蘭出入瑄所鄭勢招賊謝爲有司
効治罷爲太子少師有而遠器好談老子浮
暑法喜實客高歲有餘而不動事時天下多

故忌於計畢文取帝江亨事况下而瑄實勘
投容鎮靜以輔治之又卿人小明以成議城
被功名廣損云授史之評瑄當矣錢進明之
讒謂帝太子也而置之朔方河北河東之虛
之地則未然世朔方河北天下動兵與嚴浚
收復兩京卒賴朔方士馬力瑄之謀其可謂
不忠哉進明小人華頒眞御軍權坐規張建
忌不肯校其言足琛信書未河空圖謂宰
建請以諸王爲統節度安操山闢之大驚
詳辨不見於史言必有稽據蓋當轂危之
時以宗蒲近屬分外鎮使之毀貽王寧統
繫人心自是長東宗果復大業我朔請東
亦以親王爲大元帥以中興此蓋瑄謀之
驗未可例以汪關目之鎬以至德二年相
時引內浮屠數百居禁中號內道場撓日
天子之福要在費人未關匪區併法而攻太
平帝然之羣部兼河南節度使擁統淮南諸
軍賊圍宋州張巡皆急鎬陪道進撤據州則

史闕丘曉趣拔曉逗撓不進比鎬至淮亡巡
巳瑄鎬嵩狀殺曉史思明擁兇陽獻致鎬擒
其爲密奏曰思明勢窮而復包義不則可以
計取難以義招不宜以威權假之又言滑州
防禦使許叔冀校猾鷹難必麥宜追還宿衛
書奏不省時宦官錯擇出鎬境未嘗降請路
納使還者皆言思明叔翼忠而數鎬無羅暮
于帝以鎬不切事機逃罷相思明叔冀史果
叛如鎬言鎬起布故二寡至宰捐呆身寮示
瑄貴生善待士性簡重論議有倂亦從堪後
而天下之人
進爲舊德云

代宗大曆十二年夏四月太常卿楊綰爲中書侍郎同平章事本傳少孤家素貧事母謹甚性沉請獨處一室左右圖史凝塵滿席澹如也不好立名有所論著未嘗示人第進士補太子正字又中制舉擢右拾遺天寶亂肅宗即位綰脫身見行朝拜起居舍人遷中書舍人故事舍人久次者爲閣老其公廨雜料獨取五之四至綰悉均給之遷禮部侍郎建復古孝廉力田等科俄遷吏部品裁清允人服其公是時元載秉政忌綰望高疏薄之建言太學當得天下名儒以其選拜綰國子祭酒外示尊重而實以散地處之載日貪冒天下士滿益歸綰帝亦知之自擢爲太常卿充禮儀使載得罪拜平章事綰性清簡儉素制下之日朝野相賀郭子儀方宴客聞之減坐中聲樂五分之四京兆尹黎幹騶從甚盛即日省之止存十騎中丞崔寬第舍宏侈亟毀撤之本傳云宅聞風靡然自化者不可勝紀世以比楊震山濤謝安云○范氏曰上之化下如風靡草楊綰以清名儉德爲相而天下從之如此況人君能正己以先海內其有不率者乎○呂氏曰郭公黎尹崔中丞事類情殊子儀成人之美者也幹与寬則畏之者也謂幹寬有仰德服化之心者非也謂子儀有惕威敬靖之態者亦非也嗟夫躬行之妙如此楊綰獨以清儉一行已足以丕變俗靡之俗若使成德之士而位有道之君所謂立之斯立道之斯行綏之斯來動之斯和者豈虛語哉

楊綰等薦潮州刺史顏真卿上即日召還以爲刑部尚書

元載以仕進者多樂京師惡其逼己乃制俸祿厚外官而薄京官京官不能自給常從外官乞貸楊綰常袞奏京官俸太薄詔加京官俸歲約十五萬六千餘緡五月詔自都團練使外悉罷諸州團練守捉使又令諸使非軍事要急無得擅召刺史及停其職務差人權攝本傳云時諸州悉帶團練使綰奏刺史自有持節諸軍事以掌軍旅司馬古司武所以副軍即今副使司兵參軍今團練判官官號運復可罷天下團練守捉使詔可又減諸道觀察判官員之半復言舊制刺史被代若別追皆降魚書乃得去開元時置諸道採訪使得專停刺史職務外移牒不可久其刺史不稱職若贓負本道使具條以聞不得擅追又停而刺史亦不得輒去州請使所如其故關使司無署攝聽上佐代領帝善其隷於是高選州上佐定上中下州差置兵員詔郎官御史分道巡覆又定諸州兵皆有常數其召募給家糧春冬衣者謂之官健差點土人春夏歸農秋冬追集給身糧醬菜者謂之團結自兵興以來州縣官俸給不一重以元載王縉隨情徇私刺史月給或至

千緡或數十緡至是始定節度使以下至主簿尉俸祿掊多益寡上下有叙法制粗立本傳云又定府州官月俸使優狹相均始天下兵興從權宜官品同而祿例差及四方粗定元載王縉當國偷以為利因不改故江淮大州至月千緡而山劍貧險雖上州刺史止數十緡及此始復太平舊制

上方倚楊綰使革弊政會綰有疾秋七月薨上悼惜之甚謂羣臣曰天不欲朕致太平何奪我楊綰之速本傳云綰素痼疾居旬日浸劇有詔就中書療治每對延英殿許挾扶于時權薨宰徹唯綰是待云云即日詔贈司徒遣使者冊授欲及其未歛也太常諡文貞比部郎中蘇端憸人也持異議宰相常袞陰助之帝以其言醜險不實貶端巴州員外司馬賜諡文簡綰儉約未嘗問生事祿廩分姻舊隨多寡輒盡造之者清談終晷而不及榮利欲干以私聞其言必內媿止經誥微趣學家疑晦者一見即詣其極

史臣贊曰楊綰以德服人而人自化其論議渾大雖古王佐無以加愚按綰之為相實代元載載自肅宗末年李輔國用事輔國妻載宗女也因相昵以寶應元年詔代宗立輔國勢愈重數稱其才進中書侍郎盜殺李輔國載陰與其謀乃復結中人董秀厚啗以金使刺取密旨帝有所屬必先知之探微揣端無不諧契故帝任不疑魚朝恩驕橫處天下與載不叶憚之雖帝亦銜恚乃乘間奏誅朝恩帝畏有變載結其愛將為助朝恩已誅載得意甚益矜肆智略開果久得君以為文武才略莫己若外委主書卓英倩等內聽婦言縱諸子關通貨賄京師要司及方面皆擠遣忠良進貪猥凡仕進干請不結子弟則謁主書城中開南北二第室宇奢廣為當時冠近郊作觀榭帳帟什器不給而供膏腴別墅疆畛相望且數十區名姝異妓雖禁中不逮帝盡得其狀數嘗獨見帝深戒之警然不悛客有賦都盧尋橦篇諷其危不知悟會李少良上書言其醜狀載怒奏殺少良道路目語不敢復議帝積怒大曆十二年三月仗下帝御延英遣左金吾大將軍吳湊收載及王縉下獄詔賜載自盡妻王氏及三子皆賜死發其祖父冢斲棺棄尸王氏悍驕戾沓諸子聚斂無涯藝及死行路無嗟惜者籍其家鍾乳五百兩胡椒至八百石它物稱是載為相十六年坐貪縱專橫誅死而綰以清儉繼之宜其事半而功倍也然同日而命者常袞袞之為人豈綰匹哉史稱綰長厚通可而袞苛細自賢帝內重綰而頗任之袞以為很及綰卒袞當國騁私崇怨無所不至政事堂北門異時宰相過舍人院咨遠政事至袞乃塞之以示尊大懲元載敗窒賣官之路然非文詞者皆擯不用時謂之濌伯語其濌濌無賢不肖之辨去使綰文與之廢未必不為所頗議之事蓋可見矣代宗自初即位政持即付非人十有六年之間紀綱七來載誅綰相此將治之機也而任賢不專復以袞參之綰亡而袞肆自是迄于末年不覽

死無復往政皆失於考謹之故也然則與館並相眞謂宜曰顏眞卿爲最李泌次之崔祐甫亦其人也而代宗不之用吁可歎哉

大曆十四年河南少尹崔祐甫爲門下侍郎同平章事

按是月代宗崩德宗即位本傳云沔之子世以禮法爲聞家第進士累遷起居中書舍人性剛直遇事不回時侍郎闕祐甫攝省事數與宰相常衮爭議不平衮怒使知吏部選每擬官衮輒駁異祐甫不爲下廣德中隴右節度使朱泚獻猫鼠同乳不相害者以爲瑞常衮帥百官稱賀祐甫獨不賀曰物反常爲妖猫捕鼠乃其職也今同乳妖也何乃賀爲宜戒法吏之不察奸邊吏之不禦寇者以承天意上嘉之常衮益閒忌爲政苛細不合衆心時羣臣朝夕臨衮哭委頓從吏或扶之祐甫指以示衆曰臣哭君前有扶禮乎衮聞益恨之會議羣臣喪服衮以禮臣爲君斬衰三年漢文帝權制猶三十六日高宗以來皆遵漢制及玄宗肅宗之崩始服二十七日今遺詔云天下吏人三日釋服古者卿大夫從君而服皇帝二十七日而除在朝羣臣亦當如之祐甫以爲遺詔無朝臣庶人之別朝野中外莫非天下凡百執事孰非吏人皆應三日釋服相與力爭聲色甚厲衮不能堪乃奏祐甫率情變禮請貶潮州刺史上以爲太重閏月貶祐甫爲河南少尹○胡氏曰方喪三年短爲二十七日矣崔祐甫德以爲多祐甫非不忠不孝者特狃於遺詔而又通吏人於百執事則過矣宰相而下自古未有以爲吏人者此議辯也遺詔從薄臣子從厚不亦可乎迹其所以祐甫素惡常衮是故立異設若衮初爲祐甫之說則祐甫拒之必如衮議蓋徒以意氣加之而不核義理之當也使其所守可行則既相之後可以行

矣而卒從衮議豈非理有難奪乎故商論不能降心屈意從善嘗是而紛然嘵嘵但欲求勝者此廷臣之通患惟克己君子斯不然矣○初肅宗之際天下務殷宰相常有數人更直決事或休沐各歸私第詔直事者代署其名而奏之自是踵爲故事時郭子儀朱泚雖以軍功爲宰相皆不預朝政衮獨居政事堂代二人署名奏祐甫祐甫既貶二人表言其非罪上問卿歸言可貶今云非罪何也二人對初不知上初即位以衮爲欺罔大駭甲戌百官衰絰序立於月華門有制貶衮爲潮州刺史以祐甫爲門下侍郎同平章事聞者震時祐甫至昭應而還既而羣臣衰服竟用衮議

上時居諒陰庶政皆委於祐甫所言無不允初至德以後天下用兵諸將競論功賞故官爵不能無濫及永泰以來天下稍平而元載王縉秉政四方以賄得官者屬於門大者出於載縉小者出於卓英倩等皆如所欲而去及常衮爲相思革其弊杜絶僥倖四方奏請一切不與無所甄別賢愚同滯崔祐甫代之欲收時望推薦引拔常無虛日作相未二百日除官八百人前後相矯終不得其適上嘗謂祐甫曰人或謗卿所用多涉親故何也對曰臣爲陛下選擇百官不敢不詳愼苟平生

未之識何以謂之才行而用之上以爲然司馬氏曰用人者無親踈新故之殊惟賢不肖之爲察其人未必賢也以親故而取之固非公也苟賢以親故而捨之亦非公也夫天下之賢固非一人所能盡也若必待素識熟其才行而用之所遺亦多矣古之爲相者則不然舉之以衆取之以公衆曰賢矣已雖不知其詳姑用之待其無功然後退之有功則進之所舉得其人則賞之非其人則罰之進退賞罰皆衆人所共然也已不置毫髮之私於其間苟推是心以行之又何遺賢曠官之足病哉

六月甲子以神策都知兵馬使王駕鶴者典衛兵久權震中外帝將代之懼其變以問祐甫祐甫曰是無足慮即召駕鶴留語移時而代者白志貞已入其軍中矣按祐甫之去駕鶴得矣然禁衛之寄當擇其人而乃付之志貞冥痔禁兵東征死亡者志貞皆隱不以聞但受市井富兒賂而補之名在軍籍受給賜而身居市廛爲販鬻至涇卒之變上召禁兵禦賊竟無一人至者遂有奉天之幸擇將非人其禍至此祐甫豈得而辭其責哉

李正已畏上威名表獻錢三十萬緡上欲受之恐其見欺却之則無辭崔祐甫請遣使慰勞淄青將士因以正已所獻錢賜之使將士人人戴上恩又諸道聞之知朝廷不重貨財

上悅從之正已大慙服天下以爲太平之治庶幾可望焉本傳曰若正已奉承詔書是陛下恩洽士心若不用彼自獻愚議者譏其謀誤謂可復貞觀開元之治

八月上方厲精求治不次用人卜相於崔祐甫祐甫薦楊炎器業上素聞其名故自遷謫中用之

十二月崔祐甫有疾上令肩輿入中書或休假在第大事令中使咨決

建中元年崔祐甫以疾多不視事楊炎獨任大事專以復恩讎爲事六月祐甫薨

上初即位崔祐甫爲相務崇寬大故當時政聲藹然以爲有貞觀之風及盧杞爲相知上性多忌因以疑似離間羣臣始勸上以嚴刻御下上下失望愚按祐甫在德宗初號稱賢相然前失於用志貞後失於薦楊炎其爲相業之累大矣惜哉

肅宗至德元載九月以山人李泌爲侍謀軍國元帥府行軍長史按是月上即位於靈武○本傳七歲知爲文開元十六年悉召能言佛道孔子者相答難禁中有員俶者九歲升坐詞辯注射坐人皆屈

帝異之因問童子豈有類若者說曰臣舅子
李泌帝即馳召之泌至帝方與燕說觀弈令
賦方圓動靜泌曰願聞其畧說曰方若棋局
圓若棋子動若棋生靜若棋死泌答曰方若
行義圓若用智動若騁材靜若得意說賀帝
得奇童帝大悅曰是子精神要大於身賜束
帛敕其家曰善視養之張九齡尤所獎愛常
引至卧內九齡與嚴挺之蕭誠善挺之惡誠
佞勸九齡謝絕之九齡忽獨念曰嚴太苦勁
蕭軟美可喜泌在旁帥爾曰公起布衣以直
道至宰相而喜軟美者乎九齡驚改容謝之
因呼小友玄宗使與忠王遊忠王為太子泌
已長上書言事玄宗欲官之不可使與太子
為布衣交太子常謂之先生楊國忠惡之奏
徙蘄春後得歸隱居潁陽上自馬嵬北行遣
使召之謁見於靈武上大喜出則聯轡寢則
對榻如為太子時事無大小皆咨之言無不
從至於進退將相亦與之議上欲以泌為右

相泌固辭曰陛下待以賓友則貴於宰相矣何必屈其志上乃止○收泌自入見靈武雖辭官猶無所參預皆軍國大謀故為長史以後凡建明事參奏不同例

建寧王倓上第三子也長子廣平王俶即代宗也性英果有才
略從上自馬嵬北行兵衆寡弱屢逢寇盜倓
自選驍勇居上前後血戰以衛上上或過時
未食倓悲泣不自勝軍中皆屬目向之上欲
以倓為天下兵馬元帥使統諸將東征李泌
曰建寧誠元帥才然廣平兄也若建寧功成
豈可使廣平為吳太伯乎上曰廣平冢嗣也

何必以元帥為重泌曰廣平未正位東宮今
天下艱難衆心所屬在於元帥若建寧大功
既成陛下雖欲不以為儲副同立功者其肯
已乎太宗上皇即其事也上乃以廣平王俶
為天下兵馬元帥諸將皆以屬焉倓聞之謝
泌曰此固倓之心也上與泌出行軍士指之
竊言曰衣黃者聖人也衣白者山人也上聞
之以告泌曰艱難之際不敢相屈以官且衣
紫袍以絕羣疑泌不得已受而服之入謝上

笑曰既服此豈可無名稱出懷中敕以泌為
侍謀軍國元帥府行軍長史泌固辭上曰朕
非敢相臣以濟艱難耳俟賊平任行高志泌
乃受之置元帥府於禁中俶入則泌在府泌
入俶亦如之泌又言於上曰諸將畏憚天威
在陛下前敷陳軍事或不能盡所懷萬一小
差為害甚大乞先令與臣及廣平熟議臣與
廣平從容奏聞可者行之不可者已之上許
之時軍旅務繁四方奏報自昏至曉無虛刻上悉使送府泌先開視有急切者及烽火

重封賜門通進論則得明禁門論契悉妻叔與泌掌之

上皇賜張良娣七寶鞍李泌言於上曰今四海分崩當以儉約示人良娣不宜乘此鞍其珠玉付庫吏以俟有戰功者賞之良娣自閤中言曰鄰里之舊何至如是上曰先生爲社稷計也遽命撤之建寧王倓泣於廡下聲聞于上上驚召問之對曰臣比憂禍亂未已今陛下從諫如流不日當見陛下迎上皇還長安是以喜極而悲耳良娣由是惡泌及倓上嘗從容與泌語及李林甫欲敕諸將克長安發其冢焚骨揚灰泌曰陛下方定天下奈何讎死者彼枯骨何知徒示吾德之不弘耳且方今從賊者皆陛下之讎也若聞此舉恐阻其自新之心上不悅曰此賊昔日百方危朕當是時朕不保朝夕朕之全特天幸耳林甫亦惡卿但未及害卿而死耳奈何矜之對臣豈不知所以言者上皇有天下向五十年太平娛樂一朝失意遠處巴蜀南方地惡上

皇春秋高聞陛下此敕必以爲用韋妃之故內慙不懌萬一感憤成疾是陛下以天下之大不能安君親言未畢上流涕被面降階仰天拜曰朕不及此是天使先生言之也遂抱泌頸泣不已它夕上又謂泌曰良娣祖母昭成太后之娣也上皇所念朕欲使正位中宮以慰上皇心何如對曰陛下在靈武以羣臣望尺寸之功故踐大位非私已也至於家事宜待上皇之命不過晚歲月之間耳上從之

欲天寶五載初太子之立非李林甫意林甫恐異日爲己禍常有動搖東宮之意江淮租庸使韋堅又太子之妃兄也隴右節度使皇甫惟明嘗破吐蕃入獻捷見林甫專權意頗不平因見上乘間微勸上去林甫林甫知之使楊慎矜密伺其所爲以堅罷使爲刑部尚書正月望夜太子出遊與堅相見堅又與惟明會於景龍觀道士之室慎矜發其事以爲堅戚里不應與邊將狎昵林甫因譖堅與惟明結謀欲立太子堅惟明下獄不歸其罪下惆貞堅于進不已與縉雲太守惟明以離聞弟臣與播川太守堅弟蘭之爲其兄訴冤且引太子爲言上益怒太子懼表請客足譽事乞不以親廢法再服墨江兄别觸關芝皆聚欽南貎上素知太子李謹故說怒不及潞所謂以韋妃之故盡此事也

上問李泌今敵彊如此何時可定對曰臣觀

賊所獲子女金帛皆輸之范陽此豈有雄據四海之志邪今獨虜將或為之用中國之人惟高尚等數人自餘皆脅從耳以臣料之不過二年天下無寇矣上曰何故對曰賊之驍將不過史思明安守忠田乾眞張忠志阿史那承慶等數人而已今若令李光弼自太原出井陘郭子儀自馮翊入河東則史思明忠志不敢離范陽常山守忠田乾眞不敢離長安是以兩軍縶其四將也從祿山者獨阿史那承慶耳願勅子儀勿取華陰使兩京之道常通陛下以所徵之兵軍於扶風與子儀光弼迭出擊之彼救首則擊其尾救尾則擊其首使賊往來數千里疲於奔命我常以逸待勞賊至則避其鋒去則乘其弊不攻城不遏路來春復命建寧為范陽節度大使並塞北出與光弼南北犄角以取范陽覆其巢穴賊退則無所歸留則不獲安然後大軍四合而攻之必成擒矣上悅

時張良娣與李輔國相表裏皆惡泌建寧王倓謂泌曰先生舉倓於上得展臣子之效無以報德請為先生除害泌曰何也倓以良娣為言泌曰此非人子所言願王姑置之勿以為先倓不從

二載上從容謂李泌曰廣平為元帥踰年今欲命建寧專征又恐勢分立廣平為太子何如對曰臣固嘗言之矣戎事交切須即區處至於家事當俟上皇不然後代何以辨陛下靈武即位之意邪此必有人欲令臣與廣平有隙耳臣請以語廣平廣平亦必未敢當泌出以告廣平王俶俶曰此先生深知其心欲曲成其美也乃入固辭曰陛下猶未奉晨昏臣何心敢當儲副願俟上皇還宮臣之幸也上賞慰之李輔國本飛龍小兒粗閑書記給事太子宮上委信之輔國外恭謹寡言而內狡險見張良娣有寵陰附會之與相表裏建寧王倓數於上前訴訐二人罪惡二人譖之

於上曰倓恨不得爲元帥謀害廣平王上怒賜倓死於是廣平王俶及李泌皆内懼俶謀去輔國及良娣泌曰不可王不見建寧之禍乎俶曰竊爲先生憂之泌曰泌與主上有約矣平京師則告還山庶免於患俶曰先生去則俶益危矣泌曰王但盡人子之孝良娣婦人王委曲順之亦何能爲

上謂泌曰今郭子儀李光弼已爲宰相若克兩京平四海則無官以賞之柰何對曰古者官以任能爵以酬功漢魏以來雖以郡縣治民然有功則錫以茅土傳之子孫至于周隋皆然唐初未得關東故封爵皆設虛名其食實封者給繒布而已貞觀中太宗欲復古制大臣議論不同而止由是賞功者多以官夫以官賞功有二害非才則廢事權重則難制是以功臣居大官者皆不爲子孫之遠圖務乘一時之權以邀利無所不爲嚮使祿山有百里之國則亦惜之以傳子孫不反矣爲今之計俟天下既平莫若疏爵土以賞功臣則雖大國不過二三百里可比今之小郡豈難制哉於人臣乃萬世之利也上曰善

二月上至鳳翔郭子儀自洛京引兵趨河東分兵取馮翊遂平河東上至鳳翔旬日隴右河西安西西域之兵皆會江淮庸調亦至長安人聞車駕至從賊中自拔而來者日夜不絶西師憩息既定李泌請遣安西及西域之衆如前策並塞東北自歸檀南取范陽上曰今大衆已集庸調亦至當乘兵鋒擣其腹心而更引兵東北數千里先取范陽不亦迂乎對曰今以此衆直取兩京必得之然賊必再彊我必又困非久安之策上曰何也對曰今所恃者皆西北守塞諸胡之兵性耐寒而畏暑若乘其新至之銳攻祿山已老之師其勢必克兩京春氣已深賊收其餘衆遁歸巢穴關東地熱官軍必困而思歸不可留也賊休兵秣馬伺官軍之去必復南來然則征戰之

數未有涯也不若先用之於寒鄉除其巢穴則賊無所歸根本永絕矣上曰朕切於晨昏之戀不能待此决矣

九月廣平王俶入長安城留三日引大軍東出捷書至鳳翔百僚入賀上召李泌於長安既至上曰朕已表請上皇東歸朕當還東宮復修人子之職泌曰表可追乎上曰已遠矣泌曰上皇不來矣上驚問故泌曰理勢自然上曰為之柰何泌曰今請更為羣臣賀表言自馬嵬請留靈武勸進及今成功主上思戀晨昏請速還京以就孝養之意則可矣上即使泌草表上讀之泣曰朕始以至誠願歸萬機今聞先生之言乃寤其失立命中使奉表入蜀因就泌飲酒同榻而寢而李輔國請取契鑰付泌泌請使輔國掌之上許之泌曰臣今報德足矣復為閒人何樂如之又曰臣遇陛下太早陛下任臣太重寵臣太深臣功太高迹太奇此其所以不可留也上曰且眠矣巽曰議之對曰陛下今就臣榻卧猶不得況異日香案之前乎陛下不許臣去是殺臣也上曰不意卿疑朕如此豈有如朕而辦殺卿邪是直以朕為句踐也對曰陛下不辦殺臣故臣求歸若其既辦臣安得復言且殺臣者非陛下乃五不可也陛下嚮日待臣如此臣於事猶有不敢言者況天下既安臣敢言乎上良久曰卿以朕不從卿北伐之謀乎對曰非也所不敢言者乃建寧耳上曰建寧朕之愛子性英果艱難時有功朕豈不知之但因此為小人所教欲害其兄圖繼嗣朕以社稷大計不得已而除之卿不細知其故邪對曰若有此心廣平當怨之廣平每與臣言其寃輒流涕嗚咽臣今必辭陛下去始敢言之耳上曰渠嘗夜捫廣平意欲加害對曰此皆出讒人之口豈有建寧之孝友聰明肯為此乎且陛下昔用建寧為元帥臣請用廣平建寧若有此心當深憾於臣而以臣為忠益相親

善陛下以此可察其心矣上乃泣下曰先生言是也既往不咎朕不欲聞之泌曰臣所以言之者非咎既往乃欲陛下慎將來耳昔天后有四子長曰太子弘天后方圖稱制惡其聰明酖殺之立次子雍王賢賢内憂懼作黄臺瓜辭冀以感悟天后天后不聽賢卒死於黔中其辭曰種瓜黄臺下瓜熟子離離一摘使瓜好再摘使瓜稀三摘猶為可四摘抱蔓歸今陛下已一摘矣慎無再摘上愕然曰安

有是哉御錄是辭朕當書紳對曰陛下但識於心何必形於外也是時廣平王有大功良娣忌之潛構流言故泌言及之泌復固請歸山上曰俟將發此議之

成都使還上皇誥曰當與我劍南一道自奉不復來矣上憂懼不知所為數日後使者至言上皇初得上請歸東宮表彷徨不能食欲不歸及羣臣表至乃大喜命食作樂下誥定行日上召李泌告之曰皆卿力也泌求歸山

不已上固留之不能得乃聽歸衡山敕郡縣為之築室於山中給三品料

代宗大曆三年初上遣中使徵李泌於衡山既至復賜金紫為之作書院於蓬萊殿側上時躡履過之自給舍以上及方鎮除拜軍國大事皆與之議上欲以泌為門下侍郎同平章事泌固辭上曰機務之煩不得晨夕相見誠不若且居密近何必署敕為宰相邪（本傳云代宗立召至舍蓬萊殿書閣初泌無妻不食肉帝乃賜光福里第強詔食肉為娶李暐甥昏日勅北軍供帳）

上與泌語及齊王倓欲厚加褒贈泌請用岐薛故事贈太子上泣曰吾弟首建靈武之議成中興之業岐薛豈有此功乎竭誠忠孝乃為讒人所害嚮使尚存朕必以為太弟今當崇以帝號成吾夙志乙卯制追謚曰承天皇帝葬順陵

五年元載以李泌有寵於上忌之與其黨攻之不已會江西觀察使魏少遊求參佐上謂

泌曰元載不容卿朕今匿卿於少遊所俟朕決意除載當有信報卿可束裝來乃以泌為江西判官且屬少遊善待之

十二年春三月元載誅明年十二月上召江西判官李泌入見語以元載事曰與卿別八年乃能除此賊賴太子發其陰謀不然幾不見卿對曰臣昔日固嘗言之陛下知羣臣有不善則去之含容太過故至於此上曰事亦應十全不可輕發

常衮言於上曰陛下久欲用李泌昔漢宣帝欲用人為公卿必先試理人請且以為刺史使周知人間利病報政而用之

十四年春正月以李泌為澧州刺史（本傳云徙杭州皆有風績）

德宗興元元年初肅宗在靈武上為奉節王學文於李泌代宗之世泌居蓬萊書院上為太子亦與之遊及上在興元泌為杭州刺史上急詔徵之以為左散騎常侍日直西省以候對朝野皆屬目附之上問泌河中密邇京城朔方兵素稱精銳如達奚小俊等皆萬人敵朕晝夕憂之柰何對曰天下事甚有可憂者若惟河中不足憂也夫料敵者料將不料兵今懷光將也小俊之徒乃兵耳不足為意懷光既解奉天之圍視朱泚垂亡之虜不能取乃與之連和使李晟得取以為功今陛下已還宮闕懷光不束身歸罪乃虐殺使臣鼠伏河中如夢魘之人耳但恐不日為帳下所梟使諸將無以藉手也

初上發吐蕃以討朱泚許成功以伊西北庭之地與之及泚誅吐蕃來求地上欲與之李泌曰安西北庭人性驍悍控制西域十七國及十姓突厥又分吐蕃之勢使不得併力東侵柰何拱手與之且兩鎮之人勢孤地遠盡忠竭力為國家固守近二十年一旦棄之以與戎狄彼其心必深怨中國它日從吐蕃入寇如報私讎矣況日者吐蕃觀望不進陰持

兩端大掠武功受賂而去何功之有衆議亦以爲然上遂不與冬十一月李勉累表乞自貶詔罷勉都統節度使檢校司徒平章事如故勉至長安素服待罪議者多以勉失守大梁不應尚爲相李泌言於上曰李勉公忠雅正而用兵非其所長及大梁不守將士弃妻子而從之者殆二萬人足以見其得衆心矣且劉洽出勉麾下勉至睢陽悉舉其衆以授之卒平大梁亦勉之功也上乃命勉復其位按建中四年十一月李希烈攻李勉於汴州勉城守累月外救不至將其衆萬餘人奔宋州希烈陷大梁興元元年孔巢父宣諭河中爲懷光左右所殺議者又言韓滉聞鑾輿在外聚兵修石頭城陰蓄異志上疑之以問李泌對曰滉公忠清儉自車駕在外滉貢獻不絕且鎮撫江東十五州盜賊不起皆滉之力也所以修石頭城者滉見中原板蕩謂陛下將有永嘉之行爲迎扈之備耳此乃人臣忠篤之慮柰何更以爲罪乎滉性剛嚴不附權貴故多謗毁願陛下察之臣敢保

其無他上曰外議洶洶章奏如麻卿弗聞乎對曰臣固聞之其子臯爲考功員外郎今不敢歸省其親正以謗語沸騰故也上曰其子猶懼如此卿柰何保之對曰滉之用心臣知之至熟願上章明其無它乞宣示中書使朝衆皆知之上曰朕方欲用卿人亦何易可保愼勿違衆恐幷爲卿累泌退遂上章請以百口保滉它日上謂泌曰卿竟上章已爲卿留中雖知卿與滉親舊豈得不自愛其身乎對曰臣豈肯私於親舊以負陛下顧滉實無異心臣之上章以爲朝廷非爲身也上曰如何其爲朝廷對曰今天下旱蝗關中米斗千錢倉廩耗竭而江東豐稔願陛下早下臣章以解朝衆之惑面諭韓臯使之歸覲令滉感激無自疑之心速運糧儲豈非爲朝廷邪上曰善朕深諭之矣即下泌章令韓臯謁告歸覲面賜緋衣諭以卿父比有謗言朕今知其所以釋然不復信矣因言關中乏糧歸語卿父

宜速致之皐至潤州滉感悅流涕即日自臨水濱發米百萬斛聽皐留五日即還朝皐別其母啼聲聞於外滉怒召出撻之自送至江上冒風濤而遣之既而陳少遊聞滉貢米亦貢二十萬斛上謂李泌曰韓滉乃能化陳少遊亦貢米矣對曰豈惟少遊諸道將爭入貢矣胡氏曰人君左右豈可無通達謀慮之臣哉韓滉受疑謂有異志若非李泌力爲伸辨至于四五則主猜已成滉無以自白而江東之亂起矣縱滉守節不貳亦必啼嗚而死所貴不亦多乎

貞元元年正月新州司馬盧杞遇赦移吉州長史未幾用爲饒州刺史給事中袁高不草制諫官亦上疏論奏高復正衙論奏上謂宰相與杞小州刺史可乎李勉曰陛下欲與之雖大州亦可其如天下失望何遂以杞爲澧州別駕又謂李泌曰朕已可袁高所奏泌曰累日外人竊議比陛下於桓靈今承德音乃堯舜之不逮也上悅杞竟卒於澧州

陝虢都知兵馬使達奚抱暉鴆殺節度使張勸代總軍務邀求旌節且陰召李懷光將達奚小俊爲援上謂李泌曰若蒲陝連衡則猝不可制且抱暉據陝則水陸之運皆絕矣不得不煩卿一往以泌爲陝虢都防禦水陸運使上欲以神策軍送泌之官問須幾何人對曰陝城三面懸絕攻之未可以歲月下也臣請以單騎入上曰單騎如何入對曰陝城之人不貫逆命此特抱暉爲惡耳若以大兵臨之彼閉壁定矣臣今單騎抵其近郊舉大兵則非敵若遣小校來殺臣未必不更爲臣用且今河東全軍屯安邑馬燧入朝願敕燧與臣同辭偕行使陝人欲加害於臣則畏河東移軍討之此亦一勢也上曰雖然朕方大用卿寧失陝州不可失卿當更使它人往耳對曰它人必不能入今事變之初衆心未定故可出其不意奪其姦謀它人猶豫遷延彼成謀則不得前矣上許之泌見陝州進奏官及將吏在長安者語之曰主上以陝虢饑故不

授泌節而領運使欲令督江淮米以賑之耳陝州行營在夏縣若抱暉可用當使將之有功則賜旌節矣抱暉覘者馳告之抱暉稍自安泌具以語白上曰欲使其士卒思米抱暉思節必不害臣矣上曰善泌與馬燧俱辭行加泌陝虢觀察使泌出潼關鄜坊節度使唐朝臣以步騎三千布於關外曰奉密詔送公至陝泌曰辭日奉進止以便宜從事此一人不可相躡而來來則吾不得入陝矣朝臣以受詔不敢去泌寫宣以却之因疾驅而前抱暉不使將佐出迎惟偵者相繼泌宿曲沃將佐不俟抱暉之命來迎泌笑曰吾事濟矣去城十五里抱暉亦出謁泌稱其攝事保完城隍之功曰軍中煩言不足介意公等職事皆按堵如故抱暉出而喜泌既入城視事賓佐有請屏人白事者泌曰易帥之際軍中煩言乃其常理泌到自妥貼矣不願聞也由是反仄者皆自安泌但索簿書治糧儲明日召抱

暉至宅語之曰吾非愛汝而不誅恐自今有危疑之地朝廷所命將帥皆不能入故丐汝餘生汝為我齎版幣祭節使愼無入關自擇安處潛來取家保無它也泌之辭行也上藉陝將預於亂者七十五人授泌使誅之泌既遣抱暉日中宣慰使至泌奏已遣抱暉餘不足問上復遣中使詣陝必使誅之泌不得已械兵馬使林滔等五人送京師懇請赦之詔謫戍天德歲餘竟殺之而抱暉遂亡命不知所之逵奚小俊引兵至境聞泌已入陝而還

初李懷光解奉天之圍上以其子璀為監察御史及懷光屯咸陽不進璀密言於上曰臣父必負陛下願早為之備（本文曲折多今止撮其畧）及李泌赴陝上謂之曰朕所以再三欲全懷光誠惜璀也卿至陝試為朕招之對曰陛下未幸梁洋懷光猶可降也今則不然豈有人臣迫逐其君而可復立於朝乎縱彼顏厚無慙陛下每視朝何心見之臣得入陝借使懷光請

降臣不敢受況招之乎李璀固賢者必與父
俱死矣若其不死亦不足貴也又懷光死崔
先殺其二弟乃自殺本傳云懷光叛歲又蝗旱議者欲赦懷光帝博
問羣臣泌破一桐葉附使以進曰陛下與懷光君臣之分不可復合如此葉矣由是不赦
二年初上與李泌議復府兵泌因為上歷叙
府兵自西魏以來興廢之由且言府兵平日
皆安居田畝每府有折衝領之折衝以農隙
教習戰陳國家有事徵發則以符契下其州
及府參驗發之至所期處將帥按閱有教習

不精者罪其折衝甚者罪及刺史軍還則賜
勳加賞便道罷之行者近不踰時遠不經歲
高宗以劉仁軌為洮河鎮守使以圖吐蕃於
是始有久戍之役武后以來承平日久府兵
寖墮為人所賤百姓耻之至蒸熨手足以避
其役又牛仙客以積財得宰相邊將效之山
東戍卒多齎繒帛自隨邊將誘之寄於府庫
晝則苦役夜縶地牢利其死而沒入其財故
自天寶以後山東戍卒還者什無二三其殘

虐如此然未嘗有外叛內侮殺帥自擅者誠
以顧戀田園恐累宗族故也自開元之末張
說始募長征兵謂之彍騎其後益為六軍及
李林甫為相奏諸軍皆募人為之兵不土著
又無宗族不自重惜忘身徇利禍亂遂生至
今為梗向使府兵之法常存不廢安有如此
下陵上替之患哉陛下思復府兵此乃社稷
之福太平有日矣上曰俟平河中當與卿等
議之

三年六月以陝虢觀察使李泌為中書侍郎
同平章事初視事與李晟馬燧柳渾俱入見
上謂泌曰卿昔在靈武已應為此官卿自退
讓朕今用卿欲與卿有約卿慎勿報仇有恩
者朕當為卿報之對曰臣素不與人為仇李
輔國元載皆害臣者今自斃矣素所善及有
恩者率已顯達或多零落臣無可報也上曰
雖然有小恩者亦當報之對曰臣今日亦願
與陛下為約可乎上曰何不可泌曰願陛下

勿害功臣臣受陛下厚恩固無形迹李晟馬燧有大功於國聞有譏之者雖陛下必不聽然臣今日對二人言之欲其不自疑耳陛下萬一害之則宿衛之士方鎮之臣無不憤惋而反側恐中外之變不日復生也人臣苟蒙人主愛信則幸矣官於何有臣在靈武之日未嘗有官而將相皆受臣指畫陛下以李懷光爲太尉而懷光愈懼遂至於叛此皆陛下所親見也今晟燧富貴已足苟陛下坦然待之使其自保無虞國家有事則出從征伐無事則入奉朝請何樂如之故臣願陛下勿以二臣功大而忌之二臣勿以位高而自疑則天下永無事矣上曰朕始聞卿言聳然不知所謂及聽剖析乃知社稷之至計也朕謹當書紳二大臣亦當共保之晟燧皆起泣謝上謂泌曰自今凡軍旅糧儲事卿主之吏禮委延賞刑法委渾（按張延賞柳渾是時同爲相）泌曰不可陛下不以臣不才使待罪宰相宰相之職不

可分也非如給事則有吏過兵過舍人則有六押至於宰相天下之事咸共平章若各有所主是乃有司非宰相也上笑曰朕適失辭卿言是也

（范氏曰古之王者擇任一相以治天下唐虞有百揆夏商官可知也周之冢宰實總六卿自司徒以下分職以聽焉詢王賚置者平也是以治出於一政有所統相得其職君得其道恭巳無爲而治蓋以此也後世多疑於人宰相之職分而不一君以爲權在於巳臣亦以爲政在於君國之治亂民之休戚無所任責故賢者不得行其所學不肖者得以苟容於其間由官不正任不專也其有功烈見於世稱爲賢相者必其得君之專任嚴之久言行計從立於一人者也古者名與實稱而後事成功立爲後世不能正名而其實必合於古然後能有成功如欲稽古以建官必以一相統天下政可以言治矣）

泌請復所減州縣官上曰置吏以爲人也今戶口減於承平時三分之二而吏員更增可乎對曰戶口雖減而事多於承平且十倍吏得無增乎且所減皆有職事而冗官不減此所以未爲當也至德以來置額外官敵正官三分之一此可罷也若聽使計日得資然後停加兩選授同類正員官如此則不惟不怨

兼使之喜矣又請諸王未出閤者不除府官

上皆從之

乙卯詔先所減官並宜復故按家傳云泌曰臣自陝州來見累路選人攜家赴任遇減員不知所適至有投水自縊者感傷和氣所不可也又曰陛下以戶口減耗省併州縣則可而官員不可減又曰減員勅云以軍功奏授者不在減限則是因軍功方伍之理人諸黜陟考課之法廢矣因請罷天下額外官又請罷近年新加職官冗員若常侍賓客本四員今各至十員贊善本左右共十員今加三十員并王府官臣請諸王出閣並不復除則所得多於減員矣

初張延賞在西川與東川節度使李叔明有

記乙二七　九三

隙上入駱谷值霖雨道途險滑衛士多亡歸朱泚叔明之子昇等六人恐有姦人危乘輿相與齧臂為盟更鞚上馬以至梁州及還長安上皆以為禁衛將軍寵遇甚厚張延賞知昇私出入郜國大長公主第密以白上上謂李泌曰郜國已老昇年少何為如是殆必有故卿宜察之泌曰此必有欲動搖東宮者誰為陛下言之上曰卿勿問第為朕察之泌曰必延賞也上曰何以知之泌具為上言二人之隙且曰昇承恩顧典禁兵延賞無以中傷而郜國乃太子蕭妃之母也故欲以此陷之耳上笑曰是也泌因請除昇它官勿令宿衛以遠嫌秋七月以昇為詹事郜國肅宗之女也

時關東防秋兵大集國用不充李泌奏自變兩稅法以來藩鎮州縣多違法聚斂繼以朱泚之亂爭権率徵罰以為軍資點募自防泚既平自懼違法匿不敢言請遣使以詔旨赦

記乙二七　三四

其罪但令革正自非法應留州之外悉輸京師其官典逋負可徵者徵之難徵者釋之以示寬大敢有隱沒者重告賞之科而罪之上喜曰卿策甚長然立法太寬恐所得無幾對曰茲事臣固熟思之寬則獲多而速急則獲少而遲蓋以寬則人喜於免罪而樂輸急則競為蔽匿非推鞠不能得其實財不足濟今日之急而皆入於姦吏矣上曰善以度支員外郎元友直為河南江淮南句勘兩稅錢帛

使初河隴既沒於吐蕃自天寶以來安西北庭奏事及西域使人在長安者歸路既絕人馬皆仰給於鴻臚禮賓委府縣供之於度支受直度支不時付直長安市肆不勝其弊李泌知胡客留長安久者或四十餘年皆有妻子買田宅舉質取利安居不欲歸命檢括胡客有田宅者停其給凡得四千人將停其給胡客皆詣政府訴之泌曰此皆從來宰相之過豈有外國朝貢使者留京師數十年不聽歸乎今當假道於回紇或自海道各遣歸國有不願者當令鴻臚自陳授以職位給俸祿爲唐臣人生當乘時展用豈可終身客死邪於是胡客無一人願歸者泌皆分領神策兩軍王子使者爲散兵馬使或押牙餘皆爲卒禁旅益壯鴻臚所給胡客纔十餘人歲省度支錢五十萬緡市人皆喜

上復問泌以府兵之策對曰今歲徵關東卒戍京西者十七萬人計歲食粟二百四萬斛今粟斗直錢百五十爲錢三百六萬緡國家比遭饑亂經費不充就使有錢亦無粟可糴未暇議復府兵也上曰然則奈何亟減戍卒歸之何如對曰陛下誠能用臣之言可以不減戍卒不擾百姓糧食皆足粟麥日賤府兵亦成上曰果能如是何爲不用對曰此須急爲之過旬月則不及矣今吐蕃久居原蘭之間以牛運糧糧盡牛無所用請發左藏惡繒染爲綵纈因党項以市之每頭不過二三匹計十八萬匹可致六萬餘頭又命諸冶鑄農器糴麥種分賜緣邊軍鎮募戍卒耕荒田而種之約明年麥熟倍償其種其餘據時價五分增一官爲糴之來春種禾亦如之關中土沃而久荒所收必厚戍卒獲利耕者浸多邊地居人至少軍士月食官糧粟麥無以售其價必賤名爲增價實比今歲所減多矣上曰善即命行之泌又言邊地官多闕請募人入粟以補之可足今歲之糧上亦從之因問曰

卿言府兵亦集如何對曰戍卒因屯田致富
則安於其土不復思歸舊制戍卒三年而代
及其將滿下令有願留者即以所開田爲永
業家人願來者本貫給長牒續食而遣之據
應募之數移報本道雖河朔諸帥得免更代
之煩亦喜聞之不過數番則卒皆土著乃悉
以府兵之法理之是變關中之疲弊爲富強
也上喜曰如此天下無復事矣泌曰未也臣
能不用中國之兵使吐蕃自困上曰計將安
出對曰臣未敢言之俟麥禾有效然後可議
也上固問不對泌意欲結回紇大食雲南與
圖吐蕃令吐蕃所備者多知上素恨回紇恐
聞之不悅并屯田之議不行故不肯言既而
戍卒應募願耕屯田者什五六
貞元三年初郜國大長公主適駙馬都尉蕭
升升復之從兄弟也公主不謹詹事李昪等
出入主第主女爲太子妃或告主淫亂且爲
厭禱上大怒幽主於禁中切責太子太子不

對請與蕭妃離昏上召李泌告之且曰
舒王近已長立孝友溫仁泌曰陛下惟有一
子柰何一旦疑之欲廢之而立姪得無失計
乎上怒曰卿何得間人父子誰語卿舒王爲
姪者對曰陛下自言之大曆初陛下語臣今
日得數子臣請其故陛下言昭靖諸子主上
令吾子之今陛下所生之子猶疑之何有於
姪舒王雖孝自今陛下宜努力勿復望其孝
矣本傳云陛下有一子而疑之乃欲立弟之子臣不敢以古事爭且十宅諸叔陛下奉
之若何上曰卿何不愛家族乎對曰臣爲愛家族
故不敢不盡言若畏陛下盛怒而爲曲從陛
下明日悔之必尤臣云吾獨任汝爲相不力
諫使至此必復殺臣子臣老矣餘年不足惜
若寃殺臣子使臣以姪爲嗣臣未知得歆其
祀乎因嗚咽流涕上亦泣曰事已如此使朕
如何而可對曰此大事願陛下審圖之臣始
謂陛下聖德當使海外蠻夷皆戴之如父母
豈謂自有子而疑之至此乎臣今盡言不敢

避忌諱自古父子相疑未有不亡國覆家者陛下記昔在彭原建寧何故而誅上曰建寧叔實冤肅宗性急譖之者深耳泌曰臣昔者以建寧之故固辭官爵誓不近天子左右不幸今日復為陛下相又覩茲事臣在彭原承恩無比竟不敢言建寧之冤及臨辭乃言之肅宗亦悔而泣先帝自建寧之死常懷危懼臣亦為先帝誦黃臺瓜辭以防讒構之端上曰朕固知之意色稍解乃曰貞觀開元皆易

太子何故不亡對曰臣方欲言之昔承乾屢嘗監國託附者衆東宮甲士甚多與宰相侯君集謀反事覺太宗使其舅長孫無忌與朝臣數十人鞫之事狀顯白然後集百官而議之當時言者猶云願陛下不失為慈父使太子得終天年太宗從之并廢魏王泰陛下既知肅宗性急以建寧為冤臣不勝慶幸願陛下戒覆車之失從容三日究其端緒而思之陛下必釋然知太子必無它矣若果有其迹

當召大臣知義理者二三人與臣鞫其左右必有實狀願陛下如貞觀之法行之廢舒王而立皇孫則百代之後有天下者猶陛下子孫也至於開元之時武惠妃譖太子瑛兄弟殺之海內冤憤此乃百代所當戒又可法乎且陛下昔嘗令太子見臣於蓬萊池觀其容表非有蠭目豺聲商臣之相也正恐失於柔仁耳又太子自貞元以來常居少陽院在寢殿之側未嘗接外人預外事安有異謀乎彼

譖人者巧詐百端雖有手書如晉愍懷衷甲如太子瑛猶未可信況但以妻母有罪為累乎幸賴陛下語臣臣敢以宗族保太子必不知謀嚮使楊素許敬宗李林甫之徒承此旨已就舒王圖定策之功矣上曰此朕家事何豫於卿而力爭如此對曰天子以四海為家臣今獨任宰相之重四海之內一物失所責歸於臣況坐視太子冤橫而不言臣罪大矣上曰為卿遷延至明日思之泌抽笏叩頭而

泣曰如此臣知陛下父子慈孝如初矣然陛下還宮當自審思勿露此意於左右露之則彼皆欲樹功於舒王太子危矣上曰具曉卿意泌歸謂子弟曰吾本不樂富貴而命與願違今累汝曹矣太子遣人謝泌曰若必不可救欲先自仰藥何如泌曰必無此慮願太子起敬起孝苟泌身不存則事不可知耳間一日上開延英殿獨召泌流涕闌干撫其背曰非卿切言朕今日悔無及矣皆如卿言太子

仁孝實無它也自今軍國及朕家事皆當謀於卿矣泌拜賀因曰陛下聖明察太子無罪臣報國畢矣臣前日驚悸亡魂不可復用願乞骸骨上曰朕父子賴卿得全方屬子孫使卿代代富貴以報德何爲出此言乎詔李昪等及公主五千皆流嶺南及遠州 范氏曰李泌善處父子兄弟之間故能以其直誠正言感悟人主卒使父子如初可謂忠矣諂諛之人助君之決者必曰家事非他人所預陷君於惡率此言泌以爲天子以四海爲家則莫非家以君之子爲己任其知相之職業哉心胡曰正術邪論朋各有宗以官内爲家事自

姦臣如唐堯人宗之李勣以是誤高宗林甫以是誤明皇夫天子之事孰有大於廢后廢子宰相曰此非所當預乃陛下家事也人主曰此固我家事豈外廷所宜預哉由是大臣徇主欲人主肆邪心而亂亡起矣齊桓公葵丘之會令諸侯曰無以妾爲妻無易樹子正以備天子之明禁而宰相所當輔弼於君盖此故彼儒莫曰王者以四海爲家四海之內孰非家事元首股肱義同一體臣位宰相肯不預乎而李長源宗述此意以啓德宗欲李二公爲唐賢相皆得聖人之意者

上謂李泌曰每歲諸道貢獻共直錢五十萬緡今歲僅得三十萬緡言此誠知失體然宮中用度殊不足泌曰古者不私求財今請

供宮中錢百萬緡願陛下不受諸道貢獻及罷宣索凡有所須請降敕折稅不使姦吏因緣誅剝上從之 按古者不私求財泌之論善矣然不知所謂百萬緡者果何從出也取之常賦邪經用之餘安得若是其職若賦外巧取而供之其害甚於貢獻也泌豈未之思邪

回紇合骨咄祿可汗屢求和親且請昏未之許會邊將告乏馬無以給之李泌言於上曰陛下誠用臣策數年之後馬賤於今十倍矣上曰何故對曰願陛下推至公之心屈己徇

社稷大計臣乃敢言上曰卿何自疑若是對
曰臣願陛下北和回紇南通雲南西結大食
天竺如此則吐蕃自困馬亦易致矣上曰三
國當如卿言至於回紇則不可泌曰臣固知
陛下如此所以不敢早言爲今之計當以回
紇爲先三國差緩耳上曰唯回紇卿勿言泌
曰臣備位宰相事可否在陛下何至不許臣
言上曰朕於卿言皆聽之矣至於和回紇宜
待子孫於朕之時則固不可泌曰豈非以陝

州之恥邪上曰然韋少華等以朕之故受辱
而死朕豈忘之屬國家多難未暇報之和則
決不可卿勿更言泌曰害少華等乃牟羽可
汗陛下即位舉兵入寇未出其境今合骨咄
祿可汗殺之然則今可汗乃有功於陛下宜
受封賞又何怨耶其後張光晟殺突董等九
百餘人合骨咄祿竟不敢殺朝廷使者然則
合骨咄祿固無罪矣上曰卿以和回紇爲是
則朕固非邪對曰臣爲社稷計而言若苟合

取容何以見肅宗於天上上曰容朕徐思之
自是泌凡十五餘對未嘗不論回紇事上終
不許泌曰陛下既不許回紇和親願賜臣骸
骨上曰朕非拒諫但欲與卿較理耳何至遽
欲去朕邪對曰陛下許臣言理此固天下之
福也上曰朕不惜屈己與之和但不能不負
少華輩對曰以臣觀之少華輩負陛下非陛
下負之也上曰何故對曰昔回紇葉護將兵
助討安慶緒肅宗但令宴勞之於元帥府先

帝未嘗見也葉護固邀臣至其營肅宗猶不
許及大軍將發先帝始與相見所以然者彼
戎狄豺狼也舉兵入中國之腹不得不過爲
之防也陛下在陝富於春秋少華輩不能深
慮以萬乘元子徑造其營又不先與之議相
見之儀使彼得肆其桀驁豈非少華輩負陛
下邪死不足償責矣且香積之捷葉護欲引
兵掠長安先帝親拜之於馬前以止之葉護
遂不敢入城當時觀者十萬餘人皆歎息曰

廣平王眞華夷主也然則先帝所屈者少所伸者多矣葉護乃牟羽之叔父也牟羽身為可汗舉全國之兵赴中原之難故其志意驕矜敢責禮於陛下陛下天資神武不為之屈當是之時臣不敢言其它若可汗留陛下於營中歡飲五日天下豈得不寒心哉而天威所臨豺狼馴服牟羽母捧陛下於貂裘叱命左右親送陛下乘馬而歸陛下以香積之事觀之則屈己為是乎不屈為是乎陛下屈於牟羽乎牟羽屈於陛下乎上謂李晟馬燧曰故舊不宜相逢朕素怨回紇今聞泌言香積之事朕自覺少理卿二人以為何如對曰果如泌所言則回紇似可恕上曰卿二人復不與朕朕當柰何泌曰臣以為回紇不足怨嚮來宰相乃可怨耳今回紇可汗殺牟羽其國人有復京城之勳夫何罪乎吐蕃幸國之災陷河隴數千里之地又引兵入京城使先帝蒙塵於陜此乃百代必報之讎況其贊普至

今尚存宰相不為陛下別白言此乃欲和吐蕃以攻回紇此為可怨耳上曰朕與之為怨已久又聞吐蕃劫盟今往與之和得無復拒我為夷狄之笑乎對曰不然臣曩在彭原今可汗為胡祿都督與今國相白婆帝皆從葉護而來臣待之頗親厚故聞臣為相而求和安有復相拒乎臣今請以書與之約稱臣為陛下子每使來不過二百人市馬不過千匹無得攜中國人及商胡出塞五者皆能如約則主上必許和親如此威加北荒旁讋吐蕃足以快陛下平昔之心矣上曰自至德以來與為兄弟之國今一旦欲臣之彼安肯和乎對曰彼思與中國和親久矣其可汗國相素信臣言若其未諧但應再發一書耳上從之既而回紇可汗遣使上表稱兒及臣凡泌所與約五事一皆聽命上大喜謂泌曰回紇何畏服卿如此對曰此乃陛下威靈臣何力焉

胡氏曰事功出於臣下效智謀輸才力及其有成必曰此君之德非臣所能也君亦安然

爻之不幾於偽乎曰道固當然非臨之在易
坤之六三曰含章可貞或從王事無成有終
謂有功善則隱晦其美而歸之於君不敢當
其成然後下得恭順之道而上無忌惡之心
也在師之九二曰在師中吉承天寵也爲衆
之主專制其事所以能吉者以受委於君非
已細因而致者也是故智如良平不待帷幄
爲謀主則滅秦梟羽之事何以效冒如英衛
不俟鈇鉞制闔外則征伐四克之績何以著
故自古有成功而知此道者必謙虛退讓功
然而若無不然既非所以蓄德又非所以全
身也夫矜伐生於氣盈貪驕生於氣歉所以
然者爲利祿耳有大勳勞於天下雖若周公
使周公以勳勞自居則以剪商受賞又以東
征受賞又以踐奄受賞又以滅國五十受賞
又以制禮樂頒度量受賞以見於詩書今可
考者爲太師位冢宰開國曲阜以侯伯會而
已不聞賞而又賞也太師冢宰其所當爲也

俾侯于東衆建親賢非私於周公也然則周
公有大勳勞而未嘗取賞明矣故曰以周公
之才之美使驕且吝其餘不足
觀也已驕吝者盈而歉之謂歟
上曰回紇則既和矣所以招雲南大食天竺
柰何對曰回紇和則吐蕃已不敢輕犯塞矣
次招雲南則是斷吐蕃右臂也雲南自漢以
來臣屬中國楊國忠無故擾之使叛臣於吐
蕃苦於吐蕃賦役重未嘗一日不思復爲唐
臣也大食在西域爲最彊自葱嶺盡西海地
幾半天下與天竺皆慕中國代與吐蕃爲仇

臣故知其可招也遂遣回紇使者合闕將軍
歸許以成安公主妻可汗歸其馬價五萬疋
按寶應元年以雍王适爲天下兵馬元帥适
德宗名也以兼中丞藥子昂魏琚爲左右廂
兵馬使中書舍人韋少華爲判官會諸道節
度使及回紇于陝州進討史朝義适至陝州
回紇可汗屯於河北适與僚屬從數十騎往
見之可汗責适不拜舞子昂對以禮不當
然回紇將車鼻曰唐天子與可汗約爲兄弟
可汗於雍王叔父也何得不拜舞子昂力爭
大之車鼻遂引子昂等各鞭一百以适年少
未諳事遣歸營歸少華一夕死德宗既讎切
此事也觀泌從容陳說竟回
上意成和親之功豈不偉哉
妖僧李軟奴自言本皇族見嶽瀆神命己爲

天子結殿前射生將韓欽緒等謀作亂其黨
告之上命捕送內侍省推之李晟聞之遽仆
於地曰晟族滅矣泌問其故晟曰晟新罹謗
毀中外有家人千餘若有一人在其黨中則
兄亦不能救矣泌乃密奏大獄一起所連引
必多外間人情恟懼請出付臺推上從之欽
緒遊瓌子也尋斬軟奴等八人北軍之士坐
死者八百餘人而朝廷之臣無連及者遊瓌
委軍詣闕謝上遣使止之委任如故遊瓌又

取諸此耶非德宗自信不罷之其爲天下禍可勝旣邪泌之爲人非以言刺惋主意者直由負恃其才有斡旋闔闢之術遂至於此來者可不戒哉

咸陽人或上言見白起令奏云請爲國家扞禦西陲正月吐蕃必大下當爲朝廷破之以取信旣而吐蕃入寇邊將敗之不能深入上以爲信然欲於京城立廟贈司徒李泌曰臣聞國將興聽於人今將帥立功而陛下褒賞白起臣恐邊臣解體矣若立廟京城盛爲祈禱流聞四方將長巫風今杜郵有舊祠請敕

府縣葺之則不至驚人耳目矣且白起列國之將贈三公太重請贈兵部尚書可矣上笑曰卿於白起亦惜官乎對曰人神一也陛下儻不之惜則神亦不爲榮矣上從之

上從容與泌論即位以來宰相曰盧杞忠清彊介人言杞姦邪朕殊不覺其然泌曰人言杞姦邪而陛下獨不覺其姦邪此乃杞之所以爲姦邪也儻陛下覺之豈有建中之亂乎杞以私隙殺楊炎擠顏眞卿於死地激李懷

光使叛賴陛下聖明竄逐之人心頗喜天亦悔禍不然亂何由弭上曰楊炎以童子視朕每論事朕可其奏則悅與之往復問難即怒而辭位觀其意以朕為不足與言故也以是忿不可忍初非由杞建中之亂術士預請城奉天此蓋天命非杞所能致也泌曰天命他人皆可以言之惟君相不可言蓋君相所以造命也若言命則禮樂政刑皆無所用矣紂曰我生不有命在天此商之所以亡也范氏曰易曰窮理盡性以至於命自君臣而言之為君盡君道為臣盡臣道此窮理也理窮則性盡性盡則至於命矣孟子曰莫非命也順受其正夫順受其正者人事也人事極矣而後可以言命故知命者不立巖墻之下立巖墻之下而死者人之所取也非天之所為也順其道而死者天之所為非人之所取也故曰命夫建中之亂有以取之乎無以取之乎吉以取之則不窮兵不累歟不相盡杞而致可謂命也若有以取之而曰命豈異於夫為人君不知相之莫邪不者已之關薛之術者之言以為命宜其德之不庚不僞也亦正乎李泌上曰朕好與人較量理體甫性褊躁朕難之則應對失次朕常知短而護之楊炎論事亦有可采而氣色粗

傲難之輒勃然怒無復君臣之禮所以每見令人忿發餘人則不敢復言盧杞小心朕所言無不從又無學不能與朕往復故朕所懷常不盡也對曰杞言無不從豈忠臣乎夫言而莫予違此孔子所謂一言喪邦者也上曰惟卿則異彼三人者朕言當卿常有喜色不當常有憂色雖時有逆耳之言如鄉來紂及喪邦之類朕細思之皆卿先事而言如此則理安如彼則危亂言雖深切而氣色和順無楊炎之陵傲朕問難往復卿辭理不屈又無好勝之志直使朕中懷已盡而屈服不能不從此朕所以私喜於得卿也按泌言深切而氣和順此人臣事君之法也非平時所養者厚不能及此故德宗雖強愎亦為之屈服學者宜深體之

夏縣人陽城以學行著聞隱居柳谷之北李泌薦之六月徵拜諫議大夫

李泌言於上曰江淮漕運自淮入汴以甬橋為咽喉地屬徐州鄰於李納刺史高明應年少不習事若李納一旦復有異圖竊據徐州

是失江淮也國用何從而致請徙壽廬濠都
團練使張建封鎮徐州割濠泗以隸之復以
廬壽歸淮南則淄青惕息而運路常通江淮
安矣及今明應幼騃可代宜徵爲金吾將軍
萬一使它人得之則不可復制矣上從之以
建封爲徐泗濠節度使建封爲政寬厚而有
綱紀不貸人以法故其下畏而悅按泌於是可謂善於
防患明於知人者矣此眞宰相之業也
五年春二月李泌屢乞更命相上欲用戶部

侍郎班宏泌言宏雖清彊而性多凝滯乃薦
竇參通敏可兼度支鹽鐵董晉純正可處門
下上皆以爲不可參時爲御史中丞兼戶部
侍郎晉爲太常卿至是泌疾甚復薦二人庚
子以董晉爲門下侍郎竇參爲中書侍郎兼
度支轉運使並同平章事以班宏爲尚書仍
前度支轉運副使參爲人剛果刻峭無學術
多權數每奏事諸相出參獨居後以奏度支
事爲辭實專大政多引親黨置要地使爲

自董晉充位而已然晉爲人重愼所言於上
前者未嘗泄於人子弟或問之晉曰欲知宰
相能否視天下安危所謀議於上前者不足
道也三月泌薨胡氏曰宰相莫大乎薦賢然知人其難哉以魏文貞精愼
猶失之侯君集況餘人乎李鄴侯知慮過人而以竇董自代豈固擇不如已者以自蔽乎
抑誠不知也當是時忠言深計焯著見乾異陸贄之先舍贄而引參何也晉在位五年
君臣固或猶前日乎其言以天下安危視宰相賢否則是而以謀議於君前爲不足道則
非謀[illegible]固安危之本也
泌出入禁中事四君數爲權倖所疾常以智

免好縱橫大言時時讜議能寤移人主然常
持黃老鬼神說故爲人所譏切柳玭稱兩京
復泌謀居多其功大於魯連范蠡云新書
史臣贊曰泌之爲人也異哉其謀事近忠其
輕去近高其自全近智卒而建上宰近立功
立名者觀肅宗披榛莽立朝廷單言暫謀有
所悟合皆付以政當是時泌於獻納不爲少
又佐代宗收兩京獨不見錄寧二主不以宰
相器之耶德宗晚好鬼神乃復用僥天桑道
倖城奉天

驗始向時日拘忌用進用泌蓋以恠自置而爲之助也繁

爲家傳言泌本居鬼谷而史臣謬言好鬼道

以自解釋既又著泌數與靈仙接言舉不經

則知當時議者切而不與有爲而然繁言多

浮侈不可信至勸帝先事泹陽明太子無罪

亦不可誣也愚按鄴侯之居相位僅越二年然其歷事三朝凡所建畫多繫天下安危不待策鈞當軸然後爲相也其謀事也料成敗如龜卜其輕去也視爵位如儻疑高風遠韻卿乎子房之流亞而史臣以似忠似智日之腐是豈知侯者哉肅宗嘗欲相之矣以建寧之事自引而去代宗又欲相之矣以元載之忌託之外藩非二君不以宰相

器之也又言德宗晚好鬼神乃始用泌觀侯在人王之前切劘規諷莫非王論曰君相不當言命也曰國將興聽於人也是豈溺於巫鬼恠神者邪觀其本志蓋超然世俗之表非有羨慕富貴之心迫於人主之知不得已而當大任其謀謨計慮可謂偉矣然不免世俗之議者由其所學本雜於序釋老子之間故早年神仙詭誕禪說未免獲辠於聖門以此義之必有不得而辯者若曰以鬼道媚人主取宰相則誣之甚矣愚於史氏蓋不能無憾

西山讀書記乙下之十八

德宗建中四年初上在東宮聞監察御史陸

贄名即位召爲翰林學士本傳贄年十八第進士中博學宏辭調鄭尉罷歸壽州刺史張鎰有重名贄往見語三日奇之請爲忘年交既行餉錢百萬曰請爲母夫人一日費贄不納止受茶一串曰敢不承公之賜以書判拔萃補渭南尉德宗立遣黜陟使庾何等十一人行天下贄說使者請以五術省風俗八計聽吏治三科登儁乂四賦經財實六德保罷瘵五要簡官事五術曰聽謠誦審其哀樂納市賈觀其好惡視簿書考其爭訟覽車服等其儉奢省作業察其趣舍八計曰視戶口豐耗以稽撫字視墾田贏縮以稽本末視賦役薄厚以稽廉冒視案籍煩簡以稽聽斷視囚繫盈虛以稽決滯視姦盜有無以稽禁禦視選舉衆寡以稽風化視學校興廢以稽教導三科曰茂異賢良幹蠱四賦曰閱稼以奠稅度產以衰征料丁壯以計庸占商賈以均利六德曰敬老慈幼救疾恤孤賑貧窮任失業五要曰廢兵之冗食蠲法之撓人省官之不急去物之無用罷事之非要時皆韙其言遷監察御史○按贄自入翰林凡所建明皆天下大計故悉書之通鑑新史詳略不同今取奏議兼載不失其實云

會馬燧討賊河北久不決請濟師李希烈寇

襄城詔問策安出集云內侍朱冀寧奉宣詔旨具利害封進贄言

臣本書生不習戎事竊惟霍去病漢將之良

者也每言行軍用師之道方略何如耳不

在學古兵法是知兵法無他人情而已見其
情通其變則得失可辨成敗可知古人所以
坐籌樽俎之間制勝千里之外者得此道也
臣才不逮古人而頗窺其意伏以尅敵之要
在乎將得其人馭將之方在乎操得其柄將
非其人者兵雖衆不足恃操失其柄者將雖
材不爲用兵不可恃與無兵同將不爲用與
無將同將不能使兵國不能馭將非止費財玩
寇之弊亦有不戢自焚之災自昔禍亂之興

乙之十八　二

何嘗不由於此今兩河淮西爲叛亂之師者
獨四五凶人尚恐其中或有傍遭詿誤內蓄
危疑蒼黄失圖勢不得止亦未必皆是欝心
積慮果爲姦逆者也況其餘衆蓋並脅從苟
知全生豈願爲惡若招攜以德悔禍以誠使衆
者必安安者必久斯道積著人誰不懷縱有
野心難馴臣知其從化者必過半矣假使四
五兇渠俱稟梟鴟之性其下同惡復有十百
相從是皆本任庸流其志好不過聲色財貨

之樂約從締交則迭相御詐以爲智御衆使
人則例質妻孥以爲術斯乃盜竊偷安之伍
非有姦雄特異之資以陛下英神志期平壹
晉臣之勢不類逆順之理不侔形勢之大小
不倫師徒之衆寡不敵然尚曠歲持久師老
費財加等不止於舟車徵卒殆窮於閻濮菩
肉擢骨呻吟里閭送父別夫號呼道路杼軸
已甚興發已殫而將帥者尚曰財不足兵不
多此微臣所以千慮百思而不悟其理也田

乙之十八　三

悅唱亂之始氣盛力全恒趙青齊迭爲脣齒
陛下特詔馬燧李之專征抱眞李芃聲勢相
援于時士吏畏法將帥感恩俱蘊勝殘盡敵
之誠未有爭功邀利之釁故能累摧堅陣深
抵窮巢元惡幸脫於俘囚兇徒幾盡於鋒刃
臣故曰尅敵之要在乎將得其人馭將之方
在乎操得其柄此其明效也田悅既敗力屈
勢窮且皆離心莫有固志乘我師勝捷之氣
躡亡虜傷夷之餘比於前功難易百倍既而

大軍遂駐遺孽猶安其後餽運日增師徒日
益于玆再稔竟不交鋒量兵力則前者寡而
今者多議軍資則前者薄而今者厚論氣勢
則前者新集而今者乘勝度攻具則前者草
創而今者繕完計兇黨則前者盛而今者衰
揣敵情則前者鋭而今者挫然而勢因時變
事與理乖當易而反難當進而中止本末殊
趣前後易方順理之常必不如此臣故曰將
非其人者兵雖衆不可恃操失其柄者將雖
材不爲用此在陛下熟察而亟救之固不在
益兵以生事加賦以殄人無紓目前之虞或
釁意外之患人者邦之本也財者人之心也
兵者財之蠹也其心傷則其本傷其本傷則
枝幹顛瘁而根柢蹷拔矣惟陛下重之惜之
今師興三年可謂久矣税及百物可謂繁矣
而寇亂有益翦滅無期人摇不寧事變難測
是以兵貴拙速不尚巧遲速則乘機遲則生
變此兵法之要深切之誡迫心於服遠者

莫若修近而其遠自來多方以救失者莫若
改行而其失自去若不靖於本而務救於末
則救之所爲乃禍之所起也修近之道改行
之方易於舉毛但在陛下然之與否耳儻或
重難易制姑務持危則當校禍患之重輕辨
攻守之緩急臣謂幽燕恒魏之寇勢緩而禍
輕汝洛滎汴之虞勢急而禍重緩者宜圖之
以計今失於屯戍太多急者宜備之以嚴今
失於守禦不足自胡羯稱亂首起薊門中興
以來未暇芟蕩因其降將即而撫之朝廷置
河朔於度外殆三十年矣非一朝一夕之所
急也田悦累經覆敗氣沮勢羸偷全餘生無
復遠略武俊蕃種有勇無謀朱滔卒材多疑
少决皆受田悦誘陷遂爲猖狂出師事起無
名衆情不附進退惶惑內外防虞所以幾至
魏郊遽又退歸巢穴意在自保勢無他圖加
以洪河太行禦其衝并汾潞壓其腹雖欲
放肆亦何能爲又此蕃兇互相胡制急則合

力退則背憎是皆苟且之徒必無越軼之患此臣所謂幽燕恆魏之寇勢緩而禍輕希烈忍於傷殘果於吞噬據蔡許富全之地益鄧襄鹵獲之資意殊無厭兵且未衂東寇則轉輸將阻北窺則都城或驚此臣所謂汝洛滎汴之虞勢急而禍重代朔邠靈之騎士自昔之精騎也上黨盟津之步卒當今之練卒也悉此彊勁委之山東勢分於將多財屈於兵廣以攻則曠歲不進以守則數倍有餘各懷顧瞻遲欲推倚此臣所謂緩者宜圖之以計今夫於屯戍太多李勉以文吏之材當浚郊奔突之會哥舒曜以烏合之衆扞襄野豺狼之羣陛下雖連發禁軍以為繼援累勑諸鎮務使協同眷旨殷憂人思自效但恐本非素習令不適從奔鯨觸羅窘卒難制首鼠避敵因循莫前此臣所謂急者宜備之以嚴今夫於守禦不足陛下若察其緩急審其重輕使懷光帥師救襄城之圍李艽還鎮為東都之

援汝洛既固梁宋亦安是乃取有餘救不足罷關右賦車籍馬之擾减山東飛芻輓粟之勞無擾則禍亂不生息勞則物力可濟非止排難於變切亦將防患於未然徵發既停守備且固足得徐觀事勢更選良圖此於紓亂解紛抑亦計之次也議者若曰河朔羣盜尚未殲夷黨又狀兵必更生患臣請有以詰之前歲伐叛之初唯馬燧抱真李艽三師而已以攻必克以戰必彊是則力非不足明矣洎遲留不進乃請益師於是選神策銳卒以繼之而李晟往矣猶曰未足復請益師於是徵朔方全軍以赴之而懷光往矣幾遣加半之戍竟無分寸之功是則師不在衆又明矣然而可託以為解者必曰王師雖益賊黨亦增曩獨田悅寶臣今兼朱滔武俊臣請再詰以塞其辭曩之田悅寶臣皆蓄銳養謀劇賊之方彊者也曩而田悅喪敗寶臣殲夷雖復朱滔武俊加於前亦有孝忠日抑乘其後是則

賊勢不減於曩日王師有益於昔時又明矣曩以太原澤潞河陽三將之衆當田悅朱滔武俊三寇之兵今朱滔遁歸武俊退縮唯此田悅假息危城設使我師悉歸彼亦纔能自守況留抱真馬燧足得觀釁討除是則減兵東征勢必無患又明矣留之則彼爲冗食徙之則此得長城化危爲安息費從省舉一而兼數利陛下圖之

按建中二年成德節度使李寶臣卒寶臣子惟岳求繼襲上不許初寶臣與平盧李正已魏博田承嗣襄州梁崇義相結約期以土地傳之子孫故承嗣之死寶臣力爲之請以節授田悅代宗從之悅初寶佐事朝廷禮甚恭河東節度使馬燧表其必反請先爲備至是田悅屢爲惟岳請繼襲上欲革前弊不許悅乃與李正已各遣使詣惟岳潜謀勒兵拒命會城汴州正已懼發兵屯曹州田悅亦完聚爲備與崇義惟岳遙相應助悅將步騎五千比助惟岳命淮寧節度使李希烈督諸道兵討梁崇義楊炎諫不聽希烈遷延不進上以盧杞言免炎相以悅之河東馬燧昭義李抱真神策兵馬使李晟大破田悅於臨洺悅引兵遁時李正已已卒子納秘之擅領軍務悅求救於納及李惟岳三人皆遣兵救之悅收合散卒與淄青成德首尾相應燧奏求河陽軍自助詔河陽節度使李芃將兵會之李納奏請襲父位上不許李希烈大破梁崇義兵崇義赴井死傳首京師希烈既得襄陽遂據爲已有三年馬燧等大破田悅悅收餘兵千餘人亡魏州燧與李抱真不協頓兵不進悅嬰城拒守軍勢復振悅入城困餘燧等諸軍始至城下攻之不克初范陽節度使朱滔爲張孝忠爲成德節度使與共討惟岳至是敗之忞熒壁成德兵馬使王武俊爲左右所構惟岳疑之武俊殺惟岳傳首京師時河北略定惟魏州未下河南諸軍攻李納於濮州納勢日蹙朝廷謂天下不日可平以張孝忠爲易定滄節度使王武俊爲恆冀都團練觀察使康日知爲深趙都團練觀察使以德棣二州隸朱滔令還鎮滔固請深州不許由是怒望王武俊自以手誅李惟岳但爲都團練亦不悅田悅聞之遣人說朱滔許以貝州賂之滔素有異志大喜悅又使人說王武俊約三議違兵相救武俊亦許諾滔使人說張孝忠不從遁欲發兵救魏州衆不彼者再發二百餘人乃獲舉兵而南田悅以援兵將至遣將與馬燧敗大晟而還時兩河用兵月費百餘萬緡府庫不支數月太常博士韋都賓陳京建議以爲貨利所聚皆在富商請括富商錢出萬緡者借其餘以供軍計上從之令度支大索長安中商賈所有貨意其不實輒加搒捶人不勝苦有縊死者長安囂然如被盜計所得纔八十餘萬緡又括僦質錢皆借四分之一封其櫃窖百姓爲之罷市相率遮宰相馬自訴者以萬數杞始慰諭之勢不可遏乃罷舉自悅道歸計并借商所得纔二百萬緡人已竭矣初李抱真爲澤潞節度使馬燧領河陽三城抱真欲殺懷州刺史楊鉥鉥奔燧燧納之且奏其無罪抱真怒及同討田悅數以事相報復二人怨隙遂深由是諸軍逆拔又無成功久王武俊過趙州抱真分官下三千戍邢州燧大怒欲引兵歸李晟說燧云云燧乃單騎造抱真壘相與釋憾結歡滔武俊南救魏州詔朔方節度使李懷光將朔方及神策步萬五千人討田悅王拒滔等滔武俊軍至

烈田悅出迎是日李懷光軍亦至燧等盛容逆之滔以為襲己遽出陳懷光欲乘其營壘未就擊之燧請且休將士觀釁而動懷光不從遂擊滔軍崩沮懷光有喜色士卒爭取寶貨王武俊引騎橫衝懷光軍軍分為二滔引兵繼之官軍大敗馬燧等各收軍保壘遣使卑辭謝滔求與諸節度歸本道奏天子請以河北事委五郎勳分滔欲許之武俊不可滔不從武俊由是恨滔以淮寧節度使李希烈兼平盧等節度討李納田悅德朱滔之故與王武俊議奉滔為主稱臣事之滔不可於是與田悅判官李子千等議與鄆州李大夫為四國俱稱王築壇同盟滔等皆以為然滔稱冀王悅稱魏王武俊稱趙王仍請納稱齊王滔為盟主李希烈遣所親詣李納與謀共襲汴州又遣與朱滔等交通尋自稱天下大元帥建興王時滔等與官軍相拒累月專仰給於田悅客主日益困弊聞希烈軍盛乃相與謀遣使詣許州勸希烈稱帝四年希烈遣將陷汝州以左龍武大將軍哥舒曜為東都汝州節度使將鳳翔邠寧兵萬餘人討希烈舒曜克汝州加永平宣武河陽都統李勉淮西招討使哥舒曜副之李抱真使參謀賈林詣王武俊壁詐降武俊見之林曰林來奉詔非降也武俊因說武俊云云武俊使抱真還報抱真陰相結約初行稅間架除陌錢法時河東澤潞等諸軍環淮寧之境舊制諸道軍出境則仰給度支上優恤士卒每出境加給酒肉本道糧仍給其家一人兼三人之給故將士利之各出軍纔踰境而止月費錢百三十餘萬緡常賦不能供判度支趙贊乃奏行二法於是愁怨之聲盈於遠近李希烈將兵三萬圍哥舒曜於襄城詔李勉等救之上以問贊贊以兵窮民困恐別生內變云云

贄又論關中事宜曰君人有大柄立國有大權得之必強失之必弱夫君人之柄在明其德威立國之權在審其輕重德與威不可偏廢也輕與重不可倒持也蓄威以昭德偏廢則危居重以馭輕倒持則悖恃威則德喪於身取敗之道也失重則輕移諸己啓禍之門也陛下天錫勇智志期削平忿茲昏迷整旅奮伐此誠不得已而用之然威武四加非謂蓄矣所可兢兢保惜慎守而不失者唯居重馭輕之權耳陛下又果於成務急於應機竭國以奉軍傾中以資外倒持之勢今又似焉臣是以疚心如狂不覺妄發惟陛下留聽焉臣聞國家之立也本大而末小是以能固又聞理天下者若身之使臂臂之使指身所以能使臂者身大於臂故也臂所以能使指者臂大於指故也王畿者四方之本也京邑者又王畿之本也其勢當令京邑如身王畿如臂四方如指故用即不悖處則不危斯乃居重馭輕天子之大權也是以前代之制轄

天下租稅委之京師徙郡縣豪傑處之陵邑
選四方壯勇實之邊城其賦役則輕近而重
遠也其恩化則悅近以來遠也太宗列置府
兵分隸禁衛大凡諸府八百餘所而在關中
者殆五百焉舉天下不敵關中則居重馭輕
之意明矣承平漸久武備浸微雖府衛具存
而卒乘罕習故祿山竊倒持之柄乘外重之
資一舉滔天兩京不守尚賴經制頗存典刑
彊本之意則忘緣邊之備猶在加以諸牧有
馬每州有糧故肅宗得以爲資中復興運乾
元之後大憝初夷繼有外虞悉師東討邊備
既弛禁戍亦空吐蕃乘虛深入爲寇故先皇
帝莫與爲禦避之東遊是皆失居重馭輕之
權忘深根固柢之慮內寇則崤函失險外寇
則汧渭爲戎于斯之時朝市離析事變可慮
須臾萬端雖有四方之師寧救一朝之患陛
下追想及此豈不爲之寒心哉先皇帝還自
陝郛徵兵往事稍益禁衛漸修邊防是時關

中有朔方涇原隴右　西戎河東有
太原全軍以控北虜此四軍者皆聲勢雄盛
士馬精強又發諸道戍兵每歲乘秋備塞尚
不能保固封守遏其奔衝京師戒嚴比比而
有戎狄貪詐乃其常情苟有便利可窺豈肯
端然自守今朔方太原之衆遠在山東神策
六軍之兵繼出關外儻有賊臣啗寇黠虜覘
邊伺隙乘虛微犯亭障此愚臣所竊爲憂者
也未審陛下其何以禦之側聞伐叛之初議
者多易其事僉謂有征無戰役不逾時曾不
料兵連禍拏變故難測日引月長漸乖始圖
故前志以兵爲凶器戰爲危事至戒至愼不
敢輕用之者蓋爲此也當勝而反敗當安而
倒危變亡而爲存化小而成大在覆掌之間
耳何可不畏而重之乎近事甚明足以爲鑒
往歲爲天下所患咸謂除之則可致昇平者
李正已李寶臣梁崇義田悅是也往歲爲國
家所信咸謂任之則可除禍亂者朱滔李希

烈是也既而正已死李納繼之寶臣死惟岳
繼之崇義卒希烈叛惟岳戮朱滔携然則往
歲之所患者四去其三矣而患竟不衰往歲
之所信者今則自叛矣而餘又難保是知立
國之安危在勢任事之濟否在人勢苟安則
異類同心也勢苟危則卅中敵國也陛下豈
可不追鑒往事惟新令圖循偏廢之柄以靖
人彼倒持之權以固國而乃徇無已之求望
難必之效其爲宗社自重之計恐未至焉自

頃將師徂征久未盡敵苟以藉口則請濟師
陛下乃爲之輟邊軍缺環衛虛内廄之馬竭
武庫之兵占將家之子以益師賦私養之畜
以增騎猶且未戰則曰乏財陛下又爲之算
室廬貸商賈傾司府之幣設請搉之科關輔
之間徵發已甚宮苑之内備衛不全萬一將
帥之中又如朱滔希烈或負固邊壘誘致犲
狼或竊發郊畿驚犯城闕此亦愚臣所竊爲
憂者也未審陛下復何以備之今之關中即

古之郊畿千里之地也王業根本於是在焉
豪勇之在關中者與籍於營衛不殊車乘之
在關中者與列於廄牧不殊財用之在關中
者與貯於帑藏不殊有急而須一朝可聚今
執事者先拔其本弃重取輕所謂倒持太阿
授人以柄議制置則彊幹弱枝之術反語
綏懷則悅近來遠之道乖求諸通方無適而
可臣竊爲陛下惜之往者不可追來者猶可
補陛下儻過聽愚計使李芃援東洛懷光救

襄城希烈凶徒勢必退衂則所遣神策六軍
士馬及點召節將子弟東行應援者悉可追
還河北既有馬燧抱眞固亦無藉李晟亦令
旋旆完復禁軍明勑涇隴邠寧但令嚴備封
守仍云更不徵發使知各保安居又降德音
勞徠畿甸具言京輦之下百姓寔繁且又萬
方會同諸道朝奏邮勸懷遠理合優容其京
城及畿縣所税間架搉酒抽貫貸商點召等
諸如此類一切停罷則冀已輸者弭怨見處

者獲亶人心不搖邦本自固禍亂無從而作朝廷由是益尊端本整棼無易於此本傳云帝不納後涇師急變贄言皆然○按是年九月上發涇原等諸道兵救襄城冬十月涇原節度使姚令言將兵五千至京師軍士冒雨寒甚多攜子弟而來冀得厚賜遺其家既至一無所賜詔京兆尹王翃犒師糲食菜餤衆怒蹴而覆之因揚言曰吾輩將死於敵而食且不飽安能以微命拒白刃耶聞瓊林大盈二庫金帛盈溢不如相與取之乃擐甲張旗鼓譟還趨京城上遽命賜帛人二匹衆益怒射中使又命中使宣慰賊已至通化門外中使出門賊殺之又命出金帛二十車賜之賊已入城喧聲浩浩不可復遏百姓狼狽駭走賊大呼告之曰汝曹勿恐不奪汝商貨僦質矣不稅汝間架陌錢矣初神策軍使白志貞掌召募禁兵東征死亡者志貞皆隱不以聞但受市井富兒賂而補之名在軍籍受給賜而身居市廛為販鬻司農卿段秀實上言禁兵不精其數全少卒有患難將何待之上不聽至是上召禁兵以禦賊竟無一人至者○范氏曰賢者之知國如良醫之知疾察其形色視其脈理而知死生之變不待其顛仆而後以為病也陸贄論用兵之變亂如蓍龜之先見何其智哉夫豈如瞽史之知天道哉亦觀其事而知之也非獨如贄之賢者能知之意天下之凡民亦必有知之者惟人君不能覺世天下之患莫大於人莫敢言而君不得知曰之而不聽則末如之何也必亂而已矣

上以涇卒之變自苑北門出夜至咸陽盧杞白志貞陸贄等追及上於咸陽上思桑道茂之言自咸陽幸奉天縣是月哥舒曜食盡棄城奔洛陽李希烈陷襄城上遣中使告難於魏縣行營諸將相與慟哭李懷光帥衆赴長安馬燧李芃各領兵歸鎮李抱真退屯臨洺上與陸贄語及亂故深自克責贄曰致今日之患皆群臣之罪也上曰此亦天命非由人事贄退上疏曰胡羯稱亂遺未除朝廷因循久務容養陛下神武將壹區宇乃命將帥四征不庭兵連禍結行及三年徵師四方無遠不暨父子訣別夫妻分離一人征行十室資奉居者有饋送之苦行者有鋒刃之憂去留騷然而閭里不寧矣聚兵日衆供費日多常賦不充復命加徵加徵既殫又使別配別配不足於是権筭之科設率貸之法興禁防滋章條目纖碎吏不堪命人無聊生農桑廢於徵呼膏血竭於箠捶兆庶嗷然而郡邑不寧矣邊陲之戍用保封疆禁衛之師以備巡警二者或闕則生戎心國之大防莫重於此陛下總於靖難果遣東征邊備空虛親軍寡弱尋又搜閱私牧以取馬簿責

將家以出兵凡有私牧者例元勳貴戚之門所謂將家者皆統帥岳牧之後是乃膏粱親委或著忠勞復除征徭固有常典今忽奪其畜牧事其子孫有乞假以給資裝有破產以營卒乘道路悽惘部曲感傷貴位崇勳孰不解體加以聚斂之法轂下尤嚴邸第侯王咸輸屋稅稗販夫婦畢筭緡錢貴而不見優近而不見異其為憤懣又甚諸方誅求轉繁庶類恐懼興發無已羣情動搖朝野騷然而京邑關畿不寧矣陛下又以自度強發志期肅清持義以掩恩任法以成理神斷失於太速睿察傷於太精斷速則寡恕於人而疑似之間不容辯也察精則多猜於物而臆度之際未必然也寡恕則重臣懼禍反側之釁易生多猜則羣下妨嫌苟且之風漸扇是以叛亂繼起怨讟並興非常之虞億兆同慮惟陛下穆然凝邃獨不得聞至使宄卒鼓行白晝犯闕重門無結草之禦環衛無誰何之人自古

禍變之興未有若斯之易豈不以乘我閑隙因人攜離哉陛下有股肱之臣有耳目之任有諫諍之列有備衛之司見危不能竭其誠臨難不能效其死所謂致今日之患是群臣之罪者豈徒言歟聖旨又以家國興衰皆有天命者臣聞書曰天視自我人視天聽自我人聽又曰德惟一動罔不吉德二三動罔不凶惟吉凶不僭在人惟天降災祥在德此則天所視聽皆因於人天降災祥皆考其德非於人事之外別有天命也故祖伊責紂之辭曰我生不有命在天武王數紂之罪曰吾有命罔懲其侮此又捨人事而推天命必不可之理也易曰視履考祥又曰吉凶者得失之象此乃天命由人其義明矣禮記引詩而釋之曰大雅云殷之未喪師克配上帝儀監于殷峻命不易言得衆則得國失衆則失國也又引書而釋之曰康誥云惟命不于常言善則得之不善則失之此則聖哲之意六經會

通昏爲福禍由人不言盛衰有命人事理而天命降亂者未之有也人事亂而天命降康者亦未之有也自頃征討頗頻刑網稍密物力竭耗人心驚疑如居風濤洶洶靡定上自朝列下達烝黎日夕族黨聚謀咸憂必有变故旋屬涇原叛卒果如衆庶所虞京師之人動逾億計固非悉知筭術皆曉占書則明致寇之由未必盡關天命臣聞理或生亂亂或資理有以無難而失守有因多難而興邦理或生亂者恃理而不脩也亂或資理者遭亂而能懼也無難失守者忽萬機之重而忘憂懼也多難興邦者涉庶事之艱而知敬懼也今生亂失守之事則既往不可復追矣其資理興邦之業在陛下勉勵而謹脩之惟陛下勤思熟計爲捨已以從衆違欲以遵道遠憸佞而親忠直推至誠而去逆詐杜讒沮之路廣諫諍之門掃求利之法務息人之術録片善片能以盡群材忘小瑕小怨俾無棄物斯道甚易知甚易行伏願悔前禍以荅天戒新聖化以承天休勿謂時鍾厄運而自疑勿謂事不由人而自解勤勵不息足致昇平豈止盪滌祆氛旋復宮闕而已本傳云從狩奉天機務塡總遠近調發奏請報下書詔日數百贄初若不經意及文成皆周盡事情衍繹孰復人人可曉旁吏承寫不給它學士筆閣不得下而贄沛然有餘上語及變故每自責贄曰陛下引咎實舜意也然致寇者乃羣臣罪贄意指盧杞等帝曰卿不忍歸過朕有是言誠然自異衷亦有天命今之厄運恐不在人也贄退云云

上問陸贄以當今切務時李懷光赴難朱泚遁歸長安贄以曩日致亂由上下之情不通勸上接下從諫乃上䟽臣謂當今急務在於審察羣情羣情之所甚欲者陛下先行之羣情之所甚惡者陛下先去之欲惡與天下同而天下不歸者自古及今未之有也夫理亂之本繫於人心況乎當变故動揺之時在危疑向背之際人之所歸則植人之所去則傾陛下安可不審察羣情同其欲惡使億兆歸趣以靖邦家乎此誠當今之所急也今陛下將平禍亂拯恤

黎烝唯當遣欲以行已所難布誠以除人所病頃者竊聞輿議頗究羣情四方則患於中外意乖百辟又患於君臣道隔郡國之志不達於朝廷朝廷之誠不升於軒陛上澤闕於下布下情壅於上聞實事不必知知事不必實上下否隔於其際真偽雜糅於其間聚怨醞謗騰謗籍籍欲無疑阻其可得乎臣謂宜因文武羣官入參之日陛下特加延揖親與叙言備詢禍亂之由明示咎悔之意各使極言得失仍令一一面陳軍務之謀到即引對不拘時限用表憂勤言切而理愜者必賞導以盡其情識寡而辭拙者亦容恕以嘉其意匹夫片善採錄不遺是乃總天下之智以助聰明順天下之心以施教令則君臣同志何有不從遠邇歸心孰與為亂處有愚而近道事有要而似迂冀垂睿思反覆詳覽疏奏旬日上無所施行亦不詰問贄又上疏曰臣聞立國之本在乎得衆得衆之要在乎見情故仲尼謂人情者聖王之田言理道所由生是則時之否泰事之損益萬化所繫必因人情情有通塞故否泰生情有薄厚故損益生通天下之情者莫精於聖人盡聖人之心者莫深於易象其别卦也乾下坤上則曰泰坤下乾上則曰否其取象也損上益下則曰益損下益上則為損乾為天為君坤為地為臣天在下而地處上於位乖矣而反謂之泰者上下交故也君在上而臣處下於義順矣而反謂之否者上下不交故也氣不交則庶物不育情不交則萬邦不和天氣下降地氣上騰然後歲功成君澤下流臣誠上達然後理道立損益之義亦由是焉上約已而裕於人人必悅而奉上矣豈不謂之益乎上蔑人而肆諸已人必怨而叛上矣豈不謂之損乎然則上下交而泰不交而否自損者人益自益者人損情之得失豈容易哉故喻君為舟喻人為水水能載舟亦能覆舟舟即君道水即

人情舟順水之道乃浮違則沒君得人之情乃固失則危是以古先聖王之居人上也必以其心從天下之心而不敢以天下之人從其欲乃至兢兢業業一日二日萬幾夫幾者事之微也以聖人之德天子之尊且猶慎事之微乃至一日萬慮豈不以居上接下懼失其情歟自昔王業盛衰君道得失史冊盡在槩然可徵與衆同欲靡不興違衆自用靡不廢從善納諫靡不固遠賢恥過靡不危故詩

書稱堯德則曰稽于衆捨己從人數舜之功則曰明四目達四聰言務同欲也序禹之所由興則曰益贊于禹禹拜昌言述湯之所以王則曰用人惟己改過不吝言能納諫也歌文王作周則曰濟濟多士文王以寧美武王尅殷則曰亂臣十人同心同德言皆從善也太宗文皇帝武定禍亂文致太平威行如雷霆明照侔日月然猶兢兢畏慎懼失人心每戒臣下獻規恒以危亡爲慮夙興聽理日旰

忘勞公卿迭趨庭奏庶務評議得失與衆共之退朝之暇宴接侍臣諮訪訢猷詢求過闕或論往古成敗或問人間事情每言及暗主亂朝則省懼自戒言及賢君理代則企竦思齊言及稼穡艱難則上下相臣務遵勤儉言及閭閻疾苦則君臣同慮議息征徭懋德懋遠觸類滋長尚恐過言謬舉既往難追每召宰相平章必遣諫官俱入小有煩失隨即箴規得一善必遽命甄昇聽一諫必明加褒錫

又引文學之流更直宿於内署或講求典禮或諷誦詩書每至夜分情忘厭倦夫以太宗之德美貞觀之理安且猶務得人心其勤若此高宗始年亦親聽納故當時歸美以爲有貞觀之風數十年間天下無事承平之業滋久倦勤之意頗彰燕居益深接下彌簡卒有嗣聖臨朝天授革命豈不以經邦之道闕疇咨於大猷宴安之懷溺[illegible]信於近狎馴致禍變幾將傾邦雖亂匪自然其失一也玄宗

躬定大難開懷納忠尅己從諫尊用耆老大
臣不敢壅下情私昵不敢干公議朝清道泰
垂三十年謂化已行謂安可保貪權竊柄者
則曰德如堯舜矣焉用勞神承意趨媚者則
曰時已太平矣胡不爲樂有深謀遠慮者謂
之迂誕驚衆有讜言切諫者謂之誹謗邀名
至尊收視於穆清上宰養威於廊廟議曹以
頌美爲奉職法吏以識旨爲當官司府以厚
斂爲公忠權門以多賂爲問望大盜一興至

今爲梗豈不以忽於戎備逸於居安憚忠骾
之拂心甘諛詐之從欲漸漬不聞其失以至
於大失者乎陛下以明威照臨以嚴法制斷
流弊自久浚恒太深遠者驚疑而阻命逃死
之亂作近者畏懾而偷容避罪之態生君臣
意乖上下情隔睿誠不布於羣物物情不達
於睿聰臣於往年曾任御史獲奉朝謁僅欲
半年陛下嚴邃高居未嘗降肯臨問羣臣蹈
蹐趨退亦不列事奏陳軒墀之間且未相諭

宇宙之廣何由自通雖復例對使臣別延宰
輔旣殊師錫且異公言未行者則戒以樞密
勿論已行者又謂之遂事不諫漸生拘礙動
涉猜嫌由是人各隱情以言爲諱至於變亂
將起億兆同憂獨陛下恬然不知方謂太平
可致陛下以今日之所覩驗往時之所聞孰
眞孰虛何得何失則事之通塞備詳之矣人
之情僞盡知之矣列聖升降之效歷歷如彼
當今理亂之由昭昭如此未有不興於得衆

殆於失人裕於僉諧敝於偏信濟美因乎納
誨虧德由乎自賢將欲悔禍徼福去危從安
若不循太宗創業之規鑒天寶致亂之所以
懲今者還幸之所由則何以孚聖懷彰令聞
新遐邇之聽歸反側之心乎上乃遣使諭之
曰朕本性甚好推誠亦能納諫將謂君臣一
體全不隄防緣推誠信不疑多被姦人賣弄
今所致患害朕思亦無它其失反在推誠又
諫官論事少能愼密例自矜衒歸過於朕以

自取名朕從即位以來見羣對論事甚多大抵皆是雷同道聽塗說試加質問遂即辭窮若有奇才異能在朕豈惜拔擢朕見從前以來專祗如此所以近來不多取次對人亦非倦於接納卿宜悉此意贄上疏曰臣竊謂天子之道與天同功天不以地有惡木而廢發生天子不以時有小人而廢聽納帝王之盛莫盛於堯雖四凶在朝而僉議靡輟昔人有因噎而廢食者又有懼溺而自沉者其為矯

枉防患之慮豈不過哉願陛下取鑒於茲勿以小虞而妨大道臣聞人之所助在乎信信之所立由乎誠循誠於中然後俾衆無惑存信於己可以教人不欺惟信與誠有補無失一不誠則心莫之保一不信則言莫之行故聖人重焉以為食可去而信不可失又曰誠者物之終始不誠無物王者賴人之誠以自固而可不誠於人乎陛下所謂失於誠信以致患害者臣竊以為過矣衆庶者至愚而神

故馭之以智則詐示之以疑則偷接不以禮則徇義之意輕撫不以恩則效忠之情薄上行之則下從之上施之則下報之若不盡於己而望盡於人衆必怠而不從矣不誠於前而曰誠於後衆必疑而不信矣今方岳有不誠於國者陛下則興師以伐之臣庶有虧信於上者陛下則出令以誅之蓋以陛下之所有責彼之所無故也向若陛下不誠於物不信於人人將有辭何以致討是知誠信之道

不可斯須去身願陛下慎守而行之有加恐非所以為悔者也臣聞仲虺述成湯之德曰用人惟己改過不吝周詩吉甫美宣王之功曰袞職有闕惟仲山甫補之成湯聖君也仲虺聖輔也以聖輔而贊揚聖君不稱其無過而稱其改過周宣中興之賢主也吉甫文武之賢臣也以賢臣而歌誦賢主不美其無闕而美其補闕是則聖賢之意較然著明惟以改過為貴蓋為人之行已必有過差上智下

愚俱所不免智者改過而遷善愚者恥過而
遂非遷善則其德日新是爲君子遂非則其
惡彌積斯謂小人故聞義能徙者常情之所
難從諫勿咈者聖人之所尚太宗文皇帝以
虛受爲理本以直言爲國華有面折廷爭者
必爲霽雷霆之威而明言獎納有上封獻議
者必爲黜心意之欲而手敕褒揚故得有過
必知知而必改且以太宗休烈可謂盛矣然
而人到于今稱詠以爲道冠前古澤被無窮

者則從諫改過爲其首焉是知諫而能從過
而能改帝王之美莫大於斯陛下所謂諫官
論事少能慎密例自矜衒歸過於朕者自以
爲不密自矜信非忠厚其於聖德固亦無虧
陛下若納諫不違則傳之適足增美陛下若
違諫不納又安能禁之勿傳願以貞觀故事
爲楷模不可謂此爲歸過而絕直言之路也
臣聞聖賢爲理務詢衆心後言無驗不必用
質言當理不必違辭拙而效速者不必愚言

甘而利重者不必智是皆考之以實慮之以
終其用無他唯善所在則可以盡天下之理
見天下之心陛下所謂比見奏對論事皆是
雷同道聽塗說者臣竊以衆多之議足見人
情必有可行亦有可畏恐不宜一槩輕侮而
莫之省納也陛下又謂試加質問即便辭窮
者臣恐陛下雖窮其辭而未盡其理能服其
口而未服其心臣每讀文書見亂多理少因
懷感歎竊謂爲下者莫不願忠爲上者莫不

求理然而下每苦上之不理上每苦下之不
忠若是者何兩情不通故也下之情莫不願
達於上上之情莫不求知於下然而下恒苦
上之難達上恒苦下之難知若是者何九弊
不去故也所謂九弊者上有其六而下有其
三好勝人恥聞過騁辯給眩聰明厲威嚴恣
彊愎此六者君上之弊也諂諛顧望畏懦此
三者臣下之弊也上好勝必甘於佞辭上恥
過必忌於直諫如是則下之諂諛者順旨而

忠實之語不聞矣上騁辯必勦說而折人以
言上眩明必臆度而虞人以詐如是則下之
顧望者自便而切磨之辭不盡矣上厲威必
不能降情以接物上恣愎必不能引咎以受
規如是則下之畏懦者避辜而情理之說不
申矣夫以區域之大生靈之多宮闕之重深
高卑之限隔自黎獻而上獲覲至尊者踰億
兆而無一焉就獲覲之中得接言議者又千
萬不一幸而得接者猶有九弊居其間則上

下之情所通鮮矣上情不通於下則人惑下
情不通於上則君疑疑則不納其誠惑則不
從其令誠而不見納則應之以悖令而不見
從則加之以刑下悖上刑不敗何待昔趙武
吶吶而爲晉賢臣絳侯木訥而爲漢元輔口
給者事或非信辭屈者理或未窮人之難知
堯舜所病胡可以一酬一詰而謂盡其能哉
以此察天下之情固多失實以此輕天下之
士必有遺才臣是以竊慮陛下雖窮其辭而

未窮其理能服其口而未服其心也古之王
者明四目達四聰蓋欲幽抑之必通且求聞
己之過也垂旒於前黈纊於側蓋惡視聽之
太察唯恐彰人之非也降及末代則反於斯
聰明不務通物情視聽祇以伺罪釁與衆違
欲與道乖方於是相尚以言相示以智相冒
以詐而君臣之義薄矣夫欲理天下而不務
於得人心則天下固不可理矣務得人心而
不勤於接下則人心固不可得矣務勤接下

而不辨君子小人則下固不可接矣務辨君
子小人而惡其言過悅其順己則君子小人
固不可辨矣趣和求媚人之甚利存焉犯顏
取怨人之甚害存焉居上者易其害而以美
利利之猶懼忠告之不竟況有疎隔而勿接
又有猜忌而加損者乎伏願廣接下之道開
獎善之門弘納諫之懷勵推誠之美其接下
也虛心以盡其言端意以詳其理不禦人以
給不自眩以明如權衡之懸不作輕重故輕

東自辨如水鏡之設無意妍蚩而妍蚩自彰如此則捷下之要備矣其務善也求之若不及用之懼不周如梓之任材曲直當分如海之歸水洪涓必容不忌怨不避親不決暇不求備不以人廢舉不以已格人如此則獎善之道得矣其納諫也以補過爲心以求過爲意以能改其過爲善以得聞其過爲明故諫者多表我之能好諫者直示我之能賢諫者之狂誣明我之能恕諫者之漏泄彰我之能

從有一于斯皆爲盛德是則人君之與諫者交相益之道也諫者有失中而君無不美如此則納諫之德光矣其推誠也在彰信在任人彰信不務於盡言所貴乎出言則可復任人不可以無擇所貴乎已擇則不疑言而必誠然後可以求人之聽命任而不貳然後可以責人之成功誠信一虧則百[illegible]疑貳一起則羣下莫不憂虞是[illegible]可引過以改其言而不可苟也[illegible]

求賢以代其任而不可疑也如此則推誠之義孚矣惟陛下詳省所闕亟行所宜臣之願也億兆之福也上頗采用其言范氏曰德宗播遷變於士國不能反求諸己而以爲失在擇誠旣過而不改又諱而不從乃疑其下之撓其惡而諫其爲固不復以聽物爲事甚矣其無人君之德也詩陸贄之言出盡其情者其靡從罔無一二臣故剝其大略以見德宗之性與其行事以爲戒焉○其後李懷光以數千里赴難杞等沮之使不得入見天子頓兵不進數上表暴揚杞等罪惡衆論喧騰亦咎杞等十二月貶杞新州司馬白志貞恩州司馬趙贊播州司馬

以翰林學士祠部員外郎陸贄爲考功郎中贄上表辭以初到奉天扈從將吏例加兩階今翰林獨遷官夫行罰先貴近而後卑遠則令不犯行賞先卑遠而後貴近則功不遺望先錄大勞次徧羣品則臣亦不敢獨辭上不許

陸贄言於上曰今盜遍天下輿駕播遷陛下宜痛自引過以感人心昔成湯以罪己勃興楚昭以善言復國陛下誠能不吝改過以言謝天下使書詔無所避忌臣雖愚陋可以仰

副聖情庶令反側之徒革心向化上然之故
奉天所下書詔雖驕將悍卒聞之無不感泣
揮涕術者上言國家厄運宜有變更以應時
數羣臣請更加尊號一二字上以問陸贄
上奏以為不可其略曰尊號之興本非 制
行於安泰之日已累謙沖襲乎喪亂之時尤
傷事體又曰嬴秦德衰兼皇與帝始揔稱之
流及後代昏僻之君乃有聖劉天元之號是
知人主輕重不在名稱損之有謙光稽古之

善崇之獲矜能納諂之譏又曰必也俯稽術
數須有變更與其增美稱而失人心不若黜
舊號以祗天戒上納其言但改年號而已上
又以中書所撰赦文示贄贄上言以為動人
以言所感已淺言又不切人誰肯懷今兹德
音悔過之意不得不深引咎之辭不得不盡
洗刷疵垢宣暢鬱堙使人人各得所欲則何
有不從者乎應須改革事條謹具別狀同進
捨此之外尚有所虞竊以知過非難改過為

難言善非難行善為難假使赦文至精止於
知過言善猶願聖慮更思所難上然之
興元元年春正月癸酉朔赦天下改元制曰
致理興化必在推誠忘己濟人不吝改過朕
嗣服丕構君臨萬邦失守宗祧越在草莽不
念率德誠莫追於既往永言思咎期在復於
將來明徵其義以示天下小子懼德不嗣罔
敢怠荒然以長于深宮之中暗於經國之務
積習易溺居安忘危不知稼穡之艱難不恤

征戍之勞苦澤靡下究情未上通事既擁隔
人懷疑阻猶昧省己遂用興戎徵師四方轉
餉千里賦車籍馬遠近騷然行齎居送衆庶
勞止或一日屢交鋒刃或連年不解甲冑祀
奠乏主室家靡依死生流離怨氣凝結力役
不息田萊多荒暴令峻於誅求疲甿空於杼
軸轉死溝壑離去鄉閭邑里丘墟人煙斷絶
天譴於上而朕不悟人怨於下而朕不知馴
致亂階變興都邑萬品失序九廟震驚上累

于祖宗下負于蒸庶痛心靦皃罪實在予永言愧悼若墜泉谷自今中外所上書奏不得更言聖神文武之號李希烈田悅王武俊李納等咸以勳舊各守藩維朕撫馭乖方致其疑懼皆由上失其道而下罹其災朕實不君人則何罪宜并所管將吏等一切待之如初朱滔雖緣朱泚連坐路遠必不同謀念其舊勳務在弘貸如能效順亦與惟新朱泚反易天常盜竊名器暴犯陵寢所不忍言獲罪祖

宗朕不敢赦其脅從將吏百姓等但官軍未到京城以前去逆效順并散歸本道本軍者並從赦例諸軍諸道應赴奉天及進收京城將士並賜名奉天定難功臣其所加墊陌錢稅間架竹木茶漆榷鐵之類悉宜停罷赦下四方人心大悅及上還長安明年李抱真入朝爲上言山東宣布赦書士卒皆感泣臣見人情如此知賊不足平也命兵部員外郎李充爲恒冀宣慰使王武俊田悅李納見赦令

皆去王號上表謝罪惟李希烈自恃兵彊財富遂謀稱帝（時朱泚更號漢）上於行宮廡下貯諸道貢獻之物榜曰瓊林大盈庫陸贄上疏諫曰臣聞作法於涼其弊猶貪作法於貪弊將安救示人以義其患猶私示人以私患必難弭故聖人之立教也賤貨而尊禮遠利而尚廉天子不問有無諸侯不言多少百乘之室不畜聚斂之臣夫豈皆能忘其欲賄之心哉誠懼賄之生人心而開

禍端傷風教而亂邦家耳是以務鳩斂而厚其帑櫝之積者匹夫之富也務散發而收其兆庶之心者天子之富也天子所作與天同方生之長之而不恃其爲成之收之而不私其有付物以道混然忘情取之不爲貪散之不爲費以言乎體則博大以言乎術則精微亦何必撓廢公方崇聚私貨降至尊而代有司之守辱萬乘以效匹夫之藏虧法失人誘姦聚怨以斯制事豈不過哉今之瓊林大盈

自古悉無其制傳諸耆舊之說皆云創自開元貴臣貪權飾巧求媚乃言郡邑貢賦所用盍各區分稅賦當委之有司以給經用貢獻宜歸乎天子以奉私求玄宗悅之新是二庫蕩心侈欲萌柢於茲迨乎失邦終以餌寇記曰貨悖而入必悖而出豈其明效歟陛下嗣位之初務遵理道敦行約儉斥遠貪饕雖內庫舊藏未歸太府而諸方曲獻不入禁闈清風肅然海內丕變近以寇逆亂常鑾輿外幸

既屬憂危之運宜增儆勵之誠臣昨奉使軍營出由行殿忽覩右廊之下牓列二庫之名矍然若驚不識所以何則天衢尚梗師旅方殷瘡痛呻吟之聲噢咻未息忠勤戰守之効賞賚未行而諸道貢珍遽私別庫萬目所視孰能忘懷竊揣軍情或生觖望甿俗昏鄙識昧高卑不可以尊極臨而可以誠義感頃者六師初降百物無儲外扞兇徒內防危堞晝夜不息迨將五旬凍餒交侵死傷相枕畢命同力竟夷大艱良以陛下不厚其身不私其欲絕甘以同卒伍輟食以啗功勞無猛制而人不攜懷所感也無厚賞而人不怨悉所無也今者攻圍已解衣食已豐而謠讟方興軍情稍阻豈不以勇夫恒性嗜貨矜功其患難既與之同憂而好樂不與之同利苟異恬默能無怨咨此理之常固不足怪記曰財散則人聚財聚則人散豈其殷鑒歟衆怒難任蓄怨終泄其患豈徒人散而已亦將慮有締姦

鼓亂干紀而強取者焉夫國家作事以公共為心者人必樂而從之以私奉為心者人必咈而叛之故燕昭築金臺天下稱其賢殷紂作玉杯百代傳其惡蓋為人與為己殊也周文之囿百里時患其尚小齊宣之囿四十里時病其太大蓋同利與專利異也為人上者當辨茲理灑濯其心奉三無私以壹有衆

率於是用刑然則宣其利而禁其私

天下之具也捨此不務而壅

利行私欲人無貪不可得已今茲二庫珍幣所歸不須度支是行私也不給經費非宣制也物情離怨不亦宜乎陛下誠能近想重圍之隱憂追戒平居之專欲器用取給不在過豐衣食所安必以分下凡在二庫貨賄盡令出賜有功坦然布懷與衆同欲是後納貢必歸有司每獲珍幣先給軍賞瓌異纖麗一無上供推赤心於腹中降殊恩於望外將卒慕陛下必信之賞人思建功兆庶悅陛下改過

之誠孰不歸德如此則亂必靖賊必平徐駕六龍旋復都邑興行墜典整緝棼綱乘輿有舊儀郡國有恒賦天子之貴豈當憂貧是乃散其小儲而成其大儲損其小寳而固其大寳也上即命去其榜

蕭復嘗言於上曰宦官自艱難以來多爲監軍恃恩縱横此屬但應掌宮掖之事不宜委以兵權國政上不悅又嘗言陛下踐阼之初聖德光被自用楊炎盧杞黷亂朝政今日陛下誠能變更舊志臣敢不竭力儻使臣依阿苟免臣實不能又嘗與盧杞同奏事杞順上旨復正色曰盧杞言不正上愕然退謂左右曰蕭復輕朕戊子命復充山南東西荆湖淮南江西鄂岳浙江東西福建嶺南等道宣慰安撫使實疎之也既而劉從一及朝士往往奏留復上謂陸贄曰朕思遷幸以來江淮遠方或傳聞過實欲遣重臣宣慰謀於宰相及朝士僉謂宜然今乃反覆如是朕爲之悵恨

累日意復悔行使之論奏邪抑知蕭復如何人其不欲行意趣安在贄上奏以爲復痛自脩勵慕爲清貞用雖不周行則可保至於輕詐如此復必不爲借使復欲逗留從一安肯附會今所言矛楯願陛下明加辨詰若蕭復有所請求則從一何容爲隱若從一自有回互則蕭復不當受疑陛下何憚而不辨明乃直爲此悵恨也夫明則罔惑辨則罔冤惑莫甚於逆詐而不與明冤莫痛於見疑而不與

辨是使情僞相糅忠邪靡分茲實居上御下之要樞惟陛下留意上亦竟不復辨也

二月李懷光既脅朝廷逐盧杞等內不自安遂有異志又惡李晟獨當一面恐其成功奏請與晟合軍詔許之晟與懷光會于咸陽西陳濤斜築壘未畢泚衆大至晟謂懷光曰賊若固守宮苑或曠日持久未易攻取今去其巢穴敢出求戰此天以賊賜明公不可失也懷光曰軍適至馬未秣士未飯豈可遽戰邪

晟不得已乃就壁晟每與懷光同出軍懷光軍士多掠人牛馬晟軍秋毫不犯懷光軍士惡其異已分所獲與之晟軍終不敢受懷光屯咸陽累月逗留不進上屢遣中使趣之辭以士卒疲弊且當休息觀釁諸將數勸之攻長安懷光不從密與朱泚通謀事迹頗露李晟屢奏恐其有變爲所併請移軍東渭橋上猶冀懷光革心收其力用寢晟奏不下懷光欲緩戰期且激怒諸軍糧賜薄神策獨厚厚薄不均難以進戰上以財用方窘若糧賜皆比神策則無以給之不然又逆懷光意恐諸軍觖望乃遣陸贄詣懷光營宣慰因召李晟參議其事懷光意欲晟自乞減損使失士心沮敗其功乃曰將士戰鬬同而糧賜異何以使之協力贄未有言數顧晟晟曰公爲元帥得專號令晟將一軍受指縱而已至於增減衣食公當裁之懷光默然又不欲自減之遂止時上遣崔漢衡詣吐蕃發兵吐蕃相尚結

贊言蕃法發兵以主兵大臣爲信今制書無懷光署名故不敢進上命陸贄諭懷光懷光固執以爲不可曰克京城吐蕃必縱兵焚掠誰能遏之此一害也前有敕旨募士卒克城者人賞百緡彼發兵五萬若援敕求賞五百萬緡何從可得此二害也虜騎雖來必不先進勒兵自固觀我兵勢勝則從而分功敗則從而圖變譎詐多端不可親信此三害也竟不肯署敕尚結贊亦不進軍陸贄自咸陽還

上言賊泚稽誅保聚宮苑勢窮援絕引日滋
生懷光摠仗順之師乘制勝之氣鼓行芟翦
易若摧枯而乃寇奔不追師老不用諸帥每
欲進取懷光輒沮其謀據茲事情殊不可解
陛下意在全護委曲聽從觀其所爲亦未知
感若不別務規略漸思制持唯以姑息求安
終恐變故難測此誠事機危迫之秋也固不
可以尋常容易處之今李晟奏請移軍適遇
臣銜命宣慰懷光偶論此事臣遂泛問所宜

懷光乃云李晟既欲別行某亦都不要藉臣
猶慮有翻覆因美其軍盛彊懷光大自矜誇
轉有輕晟之意臣又從容問云回日或聖旨
儻問事之可否決定何如懷光已肆輕言不
可中變遂云恩命許去事亦無妨要約再三
非不詳審雖欲追悔固難爲辭伏望即以李
晟表出付中書敕下依奏別賜懷光手詔示
以移軍事由其手詔大意云昨得李晟奏請
移軍城東以分賊勢朕本欲委卿商量適會

陸贄廻奏云見卿語又於此仍言許去事亦
無妨遂敕本軍允其所請如此則詞婉而直
理順而明雖蓄異端何由起怨上從之晟自
咸陽結陳而行歸東渭橋時鄜坊節度使李
建徽神策行營節度使楊惠元猶與懷光聯
營陸贄復上奏曰懷光當管師徒足以獨制
兇寇逗留未進抑有他由所患太彊不資傍
助比者又遣李晟李建徽楊惠元三節度之
衆附麗其營無益成功秖足生事何則四軍

接壘羣帥異心論勢力則懸絕高卑據職名
則不相統屬懷光輕晟等兵微位下而忿其
制不從心晟等疑懷光養寇蓄姦而怨其軍
多陵己端居則互防飛謗欲戰則遞恐分功
齟齬不和嫌釁遂構俾之同處必不兩全彊
者惡積而後亡弱者勢危而先覆覆亡之禍
翹足可期舊寇未平新患方起憂歎所切實
堪疚心太上消患於未萌其次救失於始兆
況乎事情已露禍難垂成委而不謀何以寧

亂李晟見機慮變先請移軍就東建徽惠元勢轉孤弱為其吞噬理在必然他日雖有良圖亦恐不能自拔拯其危急唯在此時今因李晟願行便遣合軍同往託言晟兵素少慮為賊泚所邀藉此兩軍迭為掎角仍先諭旨密使促裝詔書至營即日進路懷光意雖不欲然亦計無所施是謂先人有奪人之心疾雷不及掩耳者也解鬬不可以不離救焚不可以不疾理盡於此惟陛下圖之上曰卿所料極善然李晟移軍懷光不免悵望若更遣建徽惠元就東恐因此生辭轉難調息且更俟旬時時李晟以為懷光反狀已明緩急宜有備蜀漢之路不可壅請以裨將趙光銑等為洋利劍三州刺史各將兵五百以防未然上疑未決欲親總禁兵幸咸陽以撫為名趣諸將進討或謂懷光曰此漢祖遊雲夢之策也懷光大懼反謀益甚又加懷光太尉賜鐵券懷光投鐵券於地辭氣甚悖未幾夜遣人襲奪李建徽楊惠元軍建徽走免惠元將奔奉天懷光遣兵追殺之○陸贄言移軍之計可謂明於著察而德宗不能盡從遂使兩軍覆沒賊勢愈熾不明之君可與言哉上幸梁州時懷光遣兵入奉天驚脅乘輿渾瑊請決幸梁州在道民

有獻瓜果者上欲以散試官授之訪於陸贄贄上奏以為爵位恒宜慎惜不可輕用起端雖微流弊必大獻瓜果者止可賜之錢帛不當酬以官上曰試官虛名無損於事贄又上奏其略曰自兵興以來財賦不足以供賜而官職之賞興焉青朱雜沓於胥徒金紫普施於輿皁當今所病方在爵輕設法貴之猶恐不重若又自弃將何勸人夫誘人之方惟名與利名近虛而於教為重利近實而於德為輕專實利而不濟之以虛則耗匱而物力不給專虛名而不副之以實則誕謾而人情不趨故國家命秩之制有職事官有散官有勳官有爵號然掌務而授俸者唯繫職事之一官此所謂施實利而寓虛名者也其勳散爵號三者所繫大抵止於服色資蔭而已此所謂假虛名以佐實利者也今之員外試官頗同勳散爵號雖則授無費祿受不占員然而突銛鋒排患難者則以是賞之竭筋力展勤

效者又以是酬之若獻瓜果者亦授試官則彼必相謂曰吾以忘軀命而獲官此以進瓜果而獲官是乃國家以吾之軀命同於瓜果矣視人如草木誰復爲用哉今陛下既未有實利以敦勸又不重虛名而濫施人無藉焉而後之立功者將曷用爲賞哉

初奉天圍既解李楚琳遣使入貢上不得已除鳳翔節度使而心惡之議者言楚琳凶逆反覆若不隄防恐生窺伺由是楚琳使者數輩至上皆不引見留之不遣南至漢中欲以渾瑊代楚琳鎮鳳翔陸贄上奏以爲楚琳殺帥助賊其罪固大但以乘輿未復大憝猶存勤王之師悉在畿內急宣速告晷刻是爭商嶺則道迂日遥駱谷復爲盜所扼僅通王命唯在褒斜此路若又阻艱南北遂將夐絶以諸鎮危疑之勢居二逆誘脅之中洶洶羣情各懷向背儻或楚琳發憾公肆猖狂南塞要衝東延巨猾則我咽喉梗而心膂分矣今楚

琳能兩端顧望乃是天誘其衷故通歸塗將濟大業陛下誠宜深以爲念厚加撫循得其持疑使足集事必欲精求素行追抉宿疵則是改過不足以補愆自新不足以贖罪凡今將吏豈得盡無疵瑕人皆省思孰免疑畏又況阻命之輩脅從之流自知負恩安敢歸化斯實非小所宜速圖伏願陛下思英主大略勿以不忍虧撓興復之業也上釋然開懷善待楚琳使者優詔存慰之

上欲爲唐安公主造塔厚葬之（按公主上長女也）諫議大夫同平章事姜公輔表諫以爲山南非久安之地公主之葬會歸上都此宜儉薄以副軍須之急上使謂陸贄曰唐安造塔其費甚微非宰相所宜論公輔正欲指朕過失自求名耳相負如此當如何處之贄上奏以爲公輔任居宰相遇事論諫不當罪之其略曰公輔頃與臣同在翰林臣今據理辨直則涉於私黨之嫌希旨順成則違於匡輔之義游

嫉止貽於身患違拂賢貽於君恩徇身忘君臣之恥也又曰惟闇惑之主則怨讟溢於下國而耳不欲聞腥德達于上天而心不求寤迫乎顛覆猶未知非又曰當問理之是非豈論事之大小虞書曰兢兢業業一日二日萬機唐虞之際主聖臣賢慮事之微日至萬數然則微之不可不重也如此陛下又安可忽而勿念乎又曰若以諫爭爲指過則剖心之主不宜見罪於哲王以諫諍爲取名則匪躬

之臣不應垂訓於聖典又曰假有意將指過諫以取名但能聞善而遷見諫不逆則所指者適足以彰陛下莫大之善所取者適足以資陛下無疆之休因而利焉所獲多矣儻或怒其指過而不改則陛下招惡直之譏黜其取名而不容則陛下被違諫之謗是乃掩已過而過彌著損彼名而名益彰果而行之所失大矣上意猶怒罷公輔爲左庶子

上問陸贄近有卑官自山北來者率非良士有邢建者論說賊勢語最張皇察其事情頗似窺覘今已於一所安置如此之類更有數人若不追尋恐成姦計卿試思之如何爲便贄上奏以爲今盜據宮闕有冒涉險遠來赴行在者當量加恩賞豈得復猜慮拘囚其略曰以一人之聽覽而欲窮宇宙之變態以一人之防慮而欲勝億兆之姦欺役智彌精失道彌遠項籍納秦降卒二十萬慮其懷詐復叛一舉而盡阬之其於防虞亦已甚矣漢高

豁達大度天下之士至者納用不疑其於備慮可謂疏矣然而項氏以滅劉氏以昌蓄疑之與推誠其效固不同也秦皇嚴肅雄猜而荆軻奮其陰計光武寬容博厚而馬援輸其款誠豈不以虛懷待人人亦思附任數御物物終不親情思附則感而悅之雖寇讎化爲心膂矣意不親則懼而阻之雖骨肉結爲仇慝矣又曰陛下智出庶物有輕待人臣之心思周萬機有獨馭區寓之意謀吞衆略有過

慎之防明照羣情有見事之察嚴束百辟有
任刑致理之規威制四方有以力勝殘之志
由是才能者怨於不任忠藎者憂於見疑著
勳業者懼於不容懷反側者迫於攻討馴致
離叛構成禍災天子所作天下式瞻小猶慎
之矧又非小願陛下以覆車之轍爲戒實宗
社無疆之休 范氏曰德宗好察而不明是以致亂而不自知其非陸贄欲正其心術故必原其禍之所起而極論之俾發既往之失防未來之悔也詩曰猶之未遠是用大諫陸贄有焉

讀書記乙一八　三四

時曲環所領將士悉無離叛贄上疏請優獎
之其略曰曲環所領一軍悉朱泚部曲令之
元兇乃其舊帥岐下則楚琳助亂鄜門則朱
滔黨叛獨此一軍漂然河上其營幕則寄于
他土其家屬則陷於賊人又屬汴路艱虞淩
城陷覆糧餉屢絕資裝久殫士卒常情固難
安處是宜潰歸舊營不則散適樂郊而曲環
撫之悉無離叛孤軍自守亦不苟從處危能
安問難輒赴其推赤蓄累著功勳將帥之中

罕有瑕比考其才節絕有過人但緣羈寓多
時窮匱轉甚繼陳章奏言極酸辛告急朝廷
則力未能救求哀郡府則人莫見憂覽其辭
情可爲流涕若失於應接則終以危亡良將
義徒實在深惜方今勢可相資唯有江左完
實悉須寄救韓滉切令贍恤此軍器甲衣糧
宜使周足因賜劉洽手詔亦委加意保持若
得自存必有成績
時蕭復勸上幸江陵上以復表示贄以謂表

乙之二八　三五

粟之中張皇頗甚卿宜審觀其意斟酌奏陳
贄言伏覩其表兼揣其情蓋以遠路傳聞事
多失實大臣獻納務且竭誠雖有過當之虞
失中之策但宜勿用不足爲尤何則駐蹕奉
天迍難已甚況又不駐艱危可知復備位樞
衡奉使宣撫忽聞變故寧免驚憂象虩之閒
窮踧特甚蒼皇收止資奉實難 在戀主之
誠各懷後后之志是以延賞奉、於西蜀韓
滉望幸於東吳此乃臣子之常情古今之通

理蕭復所請亦類於斯事雖非宜意則可恕
上遣中使諭贄假使復無他意終是不識事
宜今欲除為福建觀察使去就亦應得所贄
奏項以盜興都邑駕適郊畿陛下悔征賦之
繁念黎元之困特遣大臣普詢疾苦本期遠
報將議優蠲眾情顒顒日望上達今若未終
前命遽授遠藩則是膏澤將布而復收渙汗
已發而中廢事既失望人何以觀儻慮驟重
乖方不欲淹留在外則當諭以詔旨趣其歸
程遠郡巡歷未周但令副使分往待其復命
親訪物情董幹垂恩用符德號使務既畢能
否益彰斂擇所宜以圖進退庶於事體允得
厥中

初上使諭吐蕃遣兵同收京城吐蕃聽命五
月渾瑊奏吐蕃尚結贊屢遣人約刻日共取
長安既而不至聞其衆今春大疫近已引兵
去上以李晟渾瑊兵少欲倚吐蕃以復京城
聞其去甚憂之以問陸贄贄以為吐蕃貪狡
有害無益得其引去實可欣賀乃上奏其略
曰吐蕃遷延觀望翻覆多端深入郊畿陰受
賊使致令群帥進退憂虞欲捨之獨前則慮
其懷怨乘躡欲待之合勢則苦其失信稽延
戎若未歸寇終不滅又曰將帥意陛下不見
信任且患蕃戎之奪其功士卒恐陛下不恤
舊勞而畏蕃戎之專其利賊黨懼蕃戎之勝
不死則悉遺之擒百姓畏蕃戎之來有財必
盡為所掠是以順於王化者其心不得不急
陷於寇境者其勢不得不堅又曰今懷光別
保蒲絳吐蕃遠避封疆形勢既分腹背無患
瑊晟諸帥才力得伸又曰但願陛下慎於撫
接勤於砥礪中興大業旬月可期不宜尚眷
眷於犬羊之羣以失將士之情也上復使謂
贄曰卿言吐蕃形勢甚善然瑊晟諸軍當議
規畫令其進取朕欲遣使宣慰卿宜審細條
疏以聞贄以為賢君選將委任責成故能有
功況今秦梁千里兵勢無常遥為規畫未必

合宜彼違命則失君威從命則害軍事進退羈礙難以成功不若假以便宜之權待以殊常之賞則將帥感悅智勇得伸乃上奏其畧曰鋒鏑交於原野而決策於九重之中機會變於斯須而定計於千里之外用捨相礙否臧皆凶上有掣肘之譏下無死綏之志又曰傳聞與指實不同懸筭與臨事有異又曰設使其中或有肆情于命者陛下能於此時戮其違詔之罪乎是則違命者既不果行罰從

命者又未必合宜徒費空言秪勞睿慮匪唯無益其損實多又曰君上之權特異臣下惟不自用乃能用人彪氏曰易師之六五曰長子帥師弟子輿尸貞凶六五為師之主制師之命者也長子人之帥也故行師則吉弟子聽於人者也故雖正而凶然則師之道在擇人而委任之不可以牽制比而人君常欲擅出於己或不欲功歸於人將在外而以君命制之兵縱中御未有能成功者也六月上問陸贄今望鳳翔有迎駕諸軍形勢甚盛欲因此遣人代李楚琳何如贄上奏以為如此則事同脅執以言乎除亂則不武以

言乎務理則不誠用是時巡從將安入議者或謂之權宜臣竊未諭其理夫權之為義取類權衡今輦路所經首行脅奪易一帥而虧萬乘之義得一方而結四海之疑乃是重其所輕而輕其所重謂之權也不亦反乎以反道為權以任數為智君上行之必失衆臣下用之必陷身歷代之所以多喪亂而長姦邪由此誤也不如俟奠枕京邑徵授一官彼喜於恩宥將奔走不暇安敢輙有旋拒復勞誅

鉏哉是時李晟巳復長安車駕將發漢中○胡氏曰孔子曰可與立未可與權此句絕也唐棣之華偏其反而豈不爾思室是遠而其義不與上相屬仲尼舉詩以明未之思也何遠之意耳誚諸家乃貫之為一謂唐棣之華一反一正以喻用權者當反經以合道於是權之義不明於天下而變詐術數之事行矣湯伐桀非自歸道所當從也先儒乃曰出其不是文王囚羑里固自若也先儒乃曰陰循德政武王見紂不於晉衆往侯并觀兵也未傳乃曰退而示弱至如孔子與蒲人盟不適衛而卒適衛逆於召既欲往而卒不往若此之類皆以反經合道齊之由謀讀論語光其流之失至於弒君篡國者以為逆取而側守之陸贄之師取不可考然所李甚正觀其陳輕重之義破反道之說此固鄭魯正傳蔡漢諸臣所不能及者宜其採守堅固議論端賁獻為通達而不悖於道也使遇唐太宗

其效不在文貞之下矣

帝欲以內外從官普號定難元從功臣贄曰宮官員僚恪居奔走勞則有之何功之云雖則當之何定之云今與奮命者咸恐沮戰士之心結勳臣之憤帝乃止

京師已平帝欲詔渾瑊訪奔亡宮人給裝使赴行在贄諫曰大難始平而百役疲瘵之甿重傷殘廢之卒皆忍死扶杖想聞德音蓋事有先後義有輕重重者宜先輕者宜後昔武王克殷有未及下車而為之者有下車而為之者當今所務謂宜以大臣馳傳迎復神主脩飭郊壇展禋享之禮申告謝之意恤死義犒有功崇進忠直優問耆耋定反側寬脅從官失職復廢業是宜先不可後也葺宮室治服玩耳目之娛巾櫛之侍皆宜後不可先也且內人當離潰之後或為將士所私昔人掩絶纓飲盜馬者豈忘其愛耶知為君之體然也天下固多藝人何必獨此帝不復下詔猶

遣使諭戒資遣

貞元元年八月馬燧等旣平河中按是月懷光將徐庭光守長春宮馬燧諭降之燧與諸軍至河西懷光縊死河中平上問贄以處置之宜贄奏臣聞禍或生福福亦生禍喪有得之理得有喪之端故晉勝鄢陵范燮祈死吳克勁越夫差啓殃是知福不可以屢徼幸得不可以常覬覦居福而慮禍則其福可保見得而忘喪則其喪必臻臣竊懼諂諛希旨之徒險躁生事之輩幸兇醜覆亡之會揣英主削平之心必將競効甘言誘開利欲謂王師所向莫敵謂餘孽指顧可平請迴蒲坂之戈復起淮沂之役斯議一啓必為亂階故微臣姑以生禍為憂而未敢以獲福為賀也何則建中之難其事可徵始以蓄憾而臨於含容惑於亟勝而輕於戰伐故文喜之討涇上之瘡痛未平崇義之征漢南之芟夷繼起人不見恤惟戮是聞有辜無辜不敢自保是以携貳反側者懼鈇鉞之次加畏禍危疑者慮

猜譖之交叉遂乃叅結以拒討狠頋以背恩于時海内大摇物情幾去天命莫保於寸晷王威不出於一城然陛下懷悔過之深誠降非常之大號知黷武窮兵之長亂知急征重斂之勦財知殘人肆欲之取危知違衆率心之稔慝知烝庶困極之興怨知上下鬱堙之失情德音渙然與之更始所在宣敭之際聞者莫不洋流懷梟鴟以好音消祲沴爲和氣由是姦回易慮黎獻歸心假王叛渙之夫削

僞號以請罪德澤將竭而重霈君臣已絶而更交天下之情翕然一變曩討之而愈叛今釋之而畢來曩以百萬之師而力殫今以咫尺之詔而化洽是則聖王之敷理道服暴人任德而不任兵明矣羣帥之悖臣禮拒天誅圖活而不圖亡又明矣懷生畏死蠢動之大情懨危求安品物之恒性有天下而子百姓者以天下之欲爲欲以百姓之心爲心固當遂其所懷去其所畏給其所、　使家家自寧

人人自遂家苟寧矣國亦同焉人苟遂矣君亦泰焉是則好生以及物者乃自生之方施安以及物者乃自安之術擠彼於死地而求此之久生也從古及今未之有焉措彼於危地而求此之久安也從古及今亦未之有焉是以昔之聖王知生者人之所樂而已亦樂之故與人同其生則上下之樂兼得矣知安者人之所利而已亦利之故與人共其安則公私之利兩全矣其有反易常理昏迷不恭

則當外察崛強之由内省撫馭之失脩近以來遠檢身而率人故書曰惟干戈省厥躬又曰舞干羽于兩階七旬有苗格孔子曰遠人不服則修文德以來之既來之則安之此其證也如或昧於懷柔務在攻取不思教化之未至不恥誠感之未孚惟峻威是臨惟忿心是肆叛者不賓則命致討討者不克則將議刑是使負釁者懼必死之誅奉辭者慮無功之責編甿以困於杼軸而思變士卒以憚於

死喪而念歸萬情相攻亂豈有定一夫不率闔境罹殃一境不寧普天致擾兵拏禍結变起百端故孔子曰遠人不服而不能來也邦分崩離析而不能守也而謀動干戈於邦內吾恐季孫之憂不在顓臾而在蕭墻之內矣此蓋必然之常理至當之格言足以為明鑑元龜貫百王而不易者也事乃反覆得無懼乎頃以東北孽徒職貢廢闕陛下忿其違命大舉甲兵至今逆泚誘姦乘釁而動所備之寇猶遠介於河山不虞之戒已竊發於都輦蕭墻之戒不其信歟前典垂訓既如彼近事明驗又如此所以德音叙哀痛之情悔征伐之事引衆慝以各己布明信以示人由是億兆汙人四三叛帥感陛下自新之旨悅陛下盛德之言革面易辭與儕臣禮其於深心容議固亦未盡坦然必當聚黨而謀傾耳而聽觀陛下所行之事考陛下所誓之言若言與事符則遷善之心漸固儻事與言背則慮禍

之能復興自京邑底寧乘輿旋返蜀懷光繼亂天討又行息兵之言我則未復山東羣帥所以未敢生辭者蓋為河中之地密近王城迫於朝夕之虞不得不剪除之爾今若改轍移旆復指淮西則淮西元兇必將誑脅其同惡之徒間說於新附之帥謂之曰奉天息兵之旨乃因窘急而言朝廷稍安必復誅伐彼之蓄素疑而懷宿負者能不為之動心哉凡將圖終必在慎始禍機一發難可復追夫君之大柄在惠與威二者兼行廢一不可惠而罔威則不畏威而罔惠則不懷善為國者豈惠以養威蓄威以尊惠威而能養則不挫惠而見尊則有恩是以惠與威交相蓄也威與惠互相行也今皇運中興天禍將悔逆泚懷光相次梟殄實衆辟驚心之日羣生改觀之時威則已行惠猶未洽誠宜上副天眷下收物情布恤人之惠以濟威乘滅賊之威以行惠省河中染汙之黨悉無所問赦淮右僭逆

之罪咸與惟新蠲貸疲甿休罷戰士符征歲
息兵之令以彰信不大君含垢之德以布仁
凡危疑懼討者必將曰淮右僭逆之罪且赦
矣吾屬何患焉凡在脅從同惡者必將曰河
中染汙之黨且宥矣吾獨何病焉凡在倦苦
思安者必將曰吾君有戰勝之師抑而不騁
信乎其罷征矣凡在凋殘望理者必將曰吾
君有嫉亂之憤忍而不擅信乎其恤隱矣天
下之心若此而禍亂不息理道不行者無之

臣所未敢保其必從唯希烈一人而已縱未
順命斯為獨夫內則無辭以起兵外則無類
以求助其計不過厚撫部曲偷容歲時心雖
陸梁勢必不敢陛下但勑諸鎮各守封疆彼
既氣奪算窮是乃狴牢之虜不有人禍則當
鬼誅古所謂不戰屈人者斯之謂歟今若不
顧纖宜復興戎役瀆威而蔑惠捨易而即難
是棄明信而務忿心假敵辭而資寇援窮者
不暇恤勞者不得居國之安危或未可保願

陛下難之愼之（公贄自是無復論奏胡氏以李泌說用贄以爲三朝舊人故之高秀）
贄在翰林爲上所親信居艱難中雖有宰相
大小之事上必與贄謀之故當時謂之內相
然贄數直諫迕上意盧杞雖貶官上心庇之
贄極言杞姦邪致亂上雖貌從心頗不悅故
劉從一姜公輔皆自下陳登用贄恩遇雖隆
未得爲相（新史云初劉從一姜公輔等材下不逮贄遠甚徒以一言暫諧偶有合由下位建台宰而贄誠立一意爲左右權倖沮短之言無所回諱陰失帝意久之不得

宰相遷京但爲中書舍人母喪居在江東帝遣中人迎還京師俄以疾解官客東都諸方餽遺一不取惟韋皋以布衣交先以聞故所致稱詔受之又詔中人遣父柩至自吳會葬洛陽賜除以權知兵部侍郎復召爲學士入謝伏地嗚泣帝改容慰撫眷遇天下屬以爲相而竇參素不平忌之贄亦數言參罪失罷學士以兵部侍郎知貢舉明年參黜乃相贄）○胡氏曰陸公言盧杞姦邪在杞貶後杞在位時固不敢言也視杞姦邪致亂而不言可謂忠乎曰贄之言力矣但不斥其姓名耳初朱泚圍奉天上語及亂故諉自克責贄對以皆羣臣之罪也而以股肱耳目爲首戚既退止又問當今切務贄曰羣臣所甚欲者先行之所甚惡者先去之百辟所患在於君臣之苟滿知事未必實實事未必知人各隱情以言爲準昔趙武吶吶而爲晉賢臣絳侯木吶而爲漢元輔然則口給者事或非宜以此察

天下之情固多失矣尤此旨指盧杞也贄疏既上懐光表至於是逐杞蓋贄之説明辨有理帝亦無以拒之故也方諸譎詐罷黜者其效優矣贄在翰林帝在危厄所言十用六七帝歸長安贄登相位所言十用三四而前史乃歎贄以直言迕上未得為相何其陋哉事君言聽計行可矣豈係於相與不相若贄之賢固當任輔佐若贄之心夫豈受鍾鼎自人觀之則可云願使致身宰相而阿諛苟合一無規正又豈若淹留翰林論思獻納之有小補也

西山讀書記乙之十九

七年夏四月兵部侍郎陸贄為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與尚書左丞趙憬同相

陸贄請令臺省長官各舉其屬著其名於詔書異日考其殿最并以升黜舉者五月詔行贄議未幾或言於上曰諸司所舉皆有情故或受貨賂不得實才上密諭贄自今除改卿宜自擇勿任諸司贄上奏其略曰國朝五品以上制敕命之蓋宰相商議奏可者也六品以下則旨授蓋吏部銓材署職詔旨畫聞而不可否者也開元中起居遺補御史等官猶並列於選曹其後倖臣專朝捨僉議而重已權廢公舉而行私惠是使周行庶品苟不出時宰之意則莫致也又曰宣行以來纔舉十數議其資望既不愧於班行考其行能又未聞於闕敗而議者遽以騰口上煩聖聰道之難行亦可知矣請使所言之人指陳其狀某人受賄其舉有情付之有司覈其虛實譖舉

者必行其罰誣善者亦反其辜何必資其姦
贓不加辨詰私其公議不出主名使無辜見
疑有罪獲縱枉直同貫人何賴焉又宰相不
過數人豈能徧諳多士若令悉命群官理須
展轉詢訪是則變公舉為私薦易明敭以闇
投失人之弊必又益甚所以承前命官罕不
涉謗雖則秉鈞不一或自行情亦由私訪所
親轉為所賣其弊非遠聖鑒明知又曰今之
宰相則往日臺省長官今之臺省長官乃將

來之宰相但是職名暫異固非行業頓殊豈
有為長官之時則不能舉一二屬吏若宰相
之位則可擇千百具僚物議悠悠其惑斯甚
蓋尊者領其要卑者任其詳是以人主擇輔
臣輔臣擇庶長庶長擇佐僚將務得人無易
於此夫求才貴廣考課貴精性者則天欲收
人心進用不次非但人得薦士亦得自舉其
才然而課責既嚴進退皆速是以當代謂知
人之明累朝賴多士之用又曰則天舉用之

法傷易而得人陛下慎簡之規太精而失
士上竟追前詔不行
六月嶺南節度使奏近日海舶珍異多就
安南市易欲遣判官就安南收市乞命中
使一使與俱上欲從之陸贄上言以為遠
國商販惟利是求綏之斯來擾之則去廣
州素為衆舶所湊今忽改就安南若非侵
刻過深則必招攜失所曾不內訟更蕩上
心信嶺南安南莫非王土中使外使悉是

王臣豈必信嶺南而絕安南重中使以輕
外使所奏望寢不行
秋七月戶部尚書判度支班宏薨陸贄請
以前湖南觀察使李巽權判度支上許之
既而復欲用司農少卿裴延齡贄上言以
為今之度支准平萬貨刻吝則生患寬假
則容姦延齡誕妄小人用之交駭物聽尸
祿之責固宜及於微臣知人之明亦恐傷
於聖鑒上不從以延齡判度支事 胡氏曰經制國

用量入爲出率相戢也戶部度支特行其事耳德宗與之言正惡直而喜諛好佞而說數多詐而信從裴延齡兼矣四者故得入其說借乎陸贄論之之不詳者之之不力也過是則無陸日進陽道行剩不可退矣論之詳去之力而猶下行焉幸身而亦愈前他日講疾之深禍事之大石發猶隱忍以君位是亦失之也

河南北江淮荊襄陳許等四十餘州大水溺死者二萬餘人陸贄請遣使賑撫上曰聞所損殊少即議優恤恐生姦欺贄上奏其畧曰流俗之弊多徇謟諛揣所悅意則侈其言度所惡聞則小其事制備失所恒病於斯又曰所營者財用

所收者人心苟不失何憂乏用上許爲遣使而曰淮西貢賦既闕不必遣使贄復上奏以陛下息師舍誅宥彼渠魁惟玆下人所宜務恤者秦晉雖敵穆公猶救其饑況帝王柔萬邦惟德與義寧人負我無我負人八月遣中書舍人京兆奚陟等宣撫諸道水災胡氏曰自漢以有指揮負人況以負我之故凡尚詐謀爭功利者率用之然亦自謂其患人之所以異於夷狄禽獸者以其有仁義之心也禽獸若飲食搏噬而已夷狄尚力而有知爲故然於人既人矣則當以仁存心以義行事全其所以爲人者今日寧我負人毋人負我此夷狄猶或不爲也然英雄豪傑著非所當而虞人害已用

身之計終不出此則未有知反其失如陸指之言者矣乎無我負人推而盡出忠恕之道也守人負我守而固也知命之事也敬與之字愿既於其論權而得之矣今又以此見之其貞休洞之徒暇是安可爲君子遺難與克伐怨欲者言也

陸贄上言以邊備不贍由措置失當蓄斂乖宜其畧曰所謂措置失當者戍卒不隸於守臣守臣不總於元帥至有一城之將一旅之兵各降中使監臨皆承別詔委任分鎮亘千里之地莫相率從緣邊列十萬之師不設謀主每有寇至方馳書奏比蒙徵發救援寇已

獲勝罷歸吐蕃之比於中國衆寡不敵工拙不侔然而彼攻有餘我守不足蓋彼之號令由將而我之節制在朝彼之兵衆合并而我之部分離析故也所謂蓄斂乖宜者陛下頃設就軍和糴之法以省運制與人加倍之價以勸農此令初行人皆悅慕而有司競爲苟且專事纖嗇歲稔則不時斂藏艱食則抑使收糴遂使豪家貪吏反操利權賤取於人以俟公私之乏又有勢要近親覊遊之士委賤

糴於軍城取高價於京邑又多支絺紵充直
窮邊寒沍不任衣裘絕野蕭條無所貨鬻上
既無信於下下亦以僞應之度支物估轉高
軍城穀價轉貴度支以苟售滯貨爲功利軍
司以所得加價爲羨餘雖設巡院轉成囊橐
至有空申簿帳僞指囷倉計其數則億萬有
餘考其實則百十不足又曰舊制以關中用
度之多歲運東方租米至有斗錢運斗米之
言習聞見而不達時宜者則曰國家大事不
計費損雖知勞煩不可廢也習近利而不防
遠患者則曰每至秋成之時但令畿內和糴
既易集事又足勸農臣以兩家之論互有長
短將制國用須權重輕食不足而財有餘則
弛於積財而務實倉廩食有餘而財不足則
緩於積食而嗇用貨泉近歲關輔屢豐公儲
委積足給數年今夏江淮水潦米貴加倍人
多流庸關輔以穀賤傷農宜加價以糴而無
錢江淮以穀貴人困宜減價以糶而無米而

又運彼所乏益此所餘斯所謂習見聞而不
達時宜者也今江淮斗米直百五十錢運至
東渭橋僦直又約二百米糙且陳尤爲京邑
所賤據市司月估斗糶三十七錢耗其九而
存其一餒彼人而傷此農制事若斯可謂深
失矣頃者每年自江湖淮浙運米百一十萬
斛至河陰留四十萬斛貯河陰倉至陝州又
留三十萬斛貯太原倉餘四十萬斛輸東渭
橋今河陰太原倉見米猶有三百二十餘萬
斛京兆諸縣斗米不過直錢七十請令來年
江淮止運三十萬斛至河陰河陰陝州以次
運至東渭橋其江淮所停運米八十萬斛委
轉運使每斗取八十錢於水災州縣糶之以
救貧乏計得錢六十四萬緡減僦直六十九萬
緡請令戶部先以二十萬緡付京兆令糴米
以補渭橋倉之缺數斗用百錢以利農人以
一百二萬六千緡付邊鎮使糴十萬人一年
之糧餘十萬四千緡以充來年和糴之價其

江淮米錢僦直並委轉運使折市綾絹以
以輸上都償先貸户部錢九月詔西北邊貴
糴以實倉儲邊備浸充
右庶子姜公輔久不遷官詣陸贄求遷贄密
語之曰聞竇相屢奏擬上不允有怒公之言
公輔懼請爲道士上問其故公輔不敢泄贄
語以聞參言爲對上怒參歸怨於君已已貶
公輔爲吉州別駕又遣中使責參
九年二月上使人諭陸贄以要重之事勿對
趙憬陳論當密封手疏以聞又苗粲以父晉卿
往年攝政有不臣之言諸子皆與古帝王同
名今不欲明行斥逐兄弟宜各除外官勿使
近兵之地又卿清慎太過諸道饋遺一皆
拒絕恐事情不通如鞭靴之類受亦無傷贄
上奏其畧曰昨者臣所奏事惟有趙憬得聞
陛下已至勞神委曲防護是於心膂之内尚
有形迹之拘職同事殊鮮克以濟恐爽無私
之德且傷不吝之明苗粲以父子早登朝

班詳其器能堪處近侍陛下以粲先父常有
過言名子之方又乖義類不忍明加斥黜但
令改授外官伏以爵人於朝刑人於市惟恐
衆之不覩事之不彰君上行之無愧心兆庶
聽之無疑議受賞安之無怍色當刑居之無
怨言此聖王所以宣明典章與天下公共者
也奬而不言其善斯謂曲貸罰而不書其惡
斯謂中傷曲貸則授受不明而恩倖之門啓
中傷則枉直莫辨而讒間之道行此柄一虧
爲害滋大凡是譖愬之輩多非信實之言利
於中傷懼於公辯或云歲月已久不可究尋
或云事體有妨須爲隱忍或云惡跡未露宜
假他事爲名或云但棄其人何必明言責辱
詞皆近於情理意實包於矯誣傷善售姦莫
斯爲甚陛下若以晉卿跡實姦邪粲等法應
坐累則當公議典憲豈令陰受播遷陛下若
察晉卿見誣又知粲等非罪則合隨才奬用
不宜降意猜防今忽不示端由但加斥逐謂

之掄材則失車謂之行罰則無名徒使翠等
受錮於聖朝晉卿銜憤於幽壤以臣戚滯未
見其宜夫聽訟辨讒貴於明恕明者在驗之
以跡恕者在求之以情跡可責而情可矜聖
王懼疑似之陷非辜不之責也情可責而跡
可宥聖王懼逆詐之濫無罪不之責也惟情
見迹具詞服理窮者然後加刑罰焉是以下
無寃人上無謬聽苛慝不作教化以興晉卿
起自文儒致位台輔能以謙柔自處故爲三
朝所推當諒闇之辰攝冢宰之任是將備禮
豈足擅權安肯露不臣之言招覆族之釁雖
甚狂險猶應不爲矧伊老臣寧忍及此求之
以情既無端驗之以跡又無兆宜掌昭恕理
在不疑又自陛下御極已來翠及兄丕皆歷
清近若以舊事爲累豈復含容至今恐有無
良之徒憎嫉丕翠兄弟構成飛語務欲挫傷
願留睿思特加省察高祖太宗著法垂制監
臨受賕盈尺有刑陛下每發德音敷宥下土

大辟之屬皆蒙滌除唯於犯贓往往不赦豈
不以貪饕爲弊殘蠹最深至於士吏之微尚
當嚴禁矧居風化之首反可通行凡上之所
爲以導下也上所不爲以檢下也上所不爲
而下或爲之然後可以設峻防責明辟若上
爲之而下亦爲之固其理也又可禁乎今吏有
受監臨之賄者則以爲罪不可容朝廷之制
四方所監臨也而宰司公受其賄是亦無恥
而不恕者歟孔子曰大臣不可不敬也是人
之表也邇臣不可不慎也是人之道也表傾
則影曲道僻則行邪若大臣邇臣可以受財
則庶長寀寮孰爲不可朝廷取之於方鎭方
鎭復取之於州州取之於縣縣取之於鄉鄉
將安取哉是皆出於疲人之肝腦筋髓耳夫
貨賄上行則賞罰之柄失貪求下布則廉恥
之道衰何者善惡不分功過無辨以貨賄之
多少爲課績之重輕守道闕供或時致怨招
累求得當欲可以釋罪冒榮忍行刻剝者見

謂公忠巧飾玩好者復稱才智此謂賞罰之柄失也上好利則下思聚斂上求賄則下肆侵漁靡懷愧心但逞私欲遞相企効胥以成風閭閻日殘紀綱日壞不可以禮義勸不可以刑法懲此由廉耻之道衰也作法於涼其弊猶貪作法於貪其弊斯亂賄門一開展轉滋甚鞭靴不已必及衣裘衣裘不已必及幣帛幣帛不已必及車輿車輿不已必及金璧日見可欲何能自窒于心已與交私固難中

絶其意是以涓流不止谿壑成災毫末既差丘山聚釁臣竊料郡府之不願行賄於朝廷猶鄉閭之不願輸貨於郡府也但以行之者有利不行者有虞故爲安身保位之謀不得不行耳夫豈樂而行之哉假如四方俱賂於朝廷朝廷受其三而却其一有所受有所却二端相反則遇却者或有意疑乎見拒而不通焉四方俱賂於朝廷朝廷俱辭而不受則咸知不受者乃朝廷之常理耳適所以服其

心而誘其善復何嫌阻之有乎陛下若謂問遺可以通物情絜矩不足敦理化則自建中以來股肱耳目之間蓋常有交利行私者矣乃其所也陛下何尤焉春秋傳曰在上位者洒濯其心以待人而後可以理人言私曲之不可以蒞衆庶也又曰國家之敗由官邪也官之失德寵賂彰也言賄利之不可以化百官也又曰長國家者非無賄之難無令名之難諸侯之賄聚於公室則諸侯貳言貪欲之

不可以懷諸侯也古之懷諸侯者蓋有其道矣惟不務萌然後得之故禮記曰天子微諸侯循於是相覦以貨相賂以利而天下之禮亂矣是知傷風害禮莫甚於私暴物殘人莫大於賂君臣之間不可以語及於私賄況又躬行乎愚按三代之世已有貪賄之志無總貨寶見於盤庚之誥惟貨其來見於呂刑之書擇二有事寘失多藏形於周詩之刺春秋迄于秦漢以賄於國者不可勝徵此宜公所以深言之也如曰賄道一開展轉滋甚豈獨爲國者當戒之於微士大夫以窒欲爲心尤不可不潔以自警也按是年正月初稅茶從鹽鐵使張滂請也贄不言何哉當考

初竇參惡左司郎中李巽出爲常州刺史及參貶郴州巽爲湖南觀察使汴州節度使劉士寧遺參絹五十匹巽奏參交結藩鎮上大怒欲殺參陸贄以爲參罪不至死上乃止既而復遣中使謂贄曰參交結中外其意難測社稷事重卿速進文書處分贄上言參朝廷大臣誅之不可無名昔劉晏之死罪不明白至使衆議爲之憤邑叛臣得以爲辭參貪縱之罪天下共知至於潛懷異圖事跡曖昧若

不推鞫遽加重辟駭動不細竇參於臣素分陛下所知豈欲營救其人蓋惜典刑有濫三月更貶參驩州司馬男女皆配流上又命理其親黨贄奏罪有首從法有重輕參既蒙宥親黨亦應末減況參得罪之初私黨並已連坐人心久定請更不問從之上又欲籍其家貲贄曰在法反逆者盡沒其財贓汙者止徵所犯皆須結正施刑然後收籍今罪法未詳陛下已存惠貸若簿錄其家恐以財傷義時

宦官左右恨參尤深謗毁不已參未至驩州竟賜死於路竇申杖殺貨財奴婢悉傳送京師

胡氏曰古傳陸敬輿有憾於竇參擠而陷之其說蓋推此以小人之度度君子之心者也言雖不足以盡人若聽言則得之矣陸公所言於德宗者反覆甚詳而無失言其行事亦無過參而謂以左遷宿怨是豈知敬輿者哉德宗欲殺參贄辨而生之又欲理其親黨贄諫而釋之又欲籍其家貲贄論而止之審有憾焉而肯爲是邪或謂孔子以德報怨何如子曰何以報德當以德報德以直報怨贄於參非以德報怨也以直行事耳使參有死罪贄佐天子用刑賞稱物平施可也貪不辭之名取忘怨之美宜死而生之又安得爲直乎

五月以中書侍郎趙憬爲門下侍郎同平章事義成節度使賈耽爲右僕射右丞盧邁守本官並同平章事憬疑陸贄恃恩欲專大政排己置之門下多稱疾不豫事由是與贄有隙

胡氏曰以趙憬傳考之有小善無大過不可以非吾子目之也嘗獻審官六議一日議想臣中外知其賢者用之責求之備則不可得其言豈不當乎當其特中外所謂賢者非陸贄而譖憬能言之而不能行之有疑者贄而與之有隙何也德宗之用贄也私命之曰要重事勿對憬陳論贄不可曰臣所奏事惟憬得知陛下勞心委曲防護是非無私之德也由是觀之贄豈擅權而排擯者哉由中書遷門下而自恨猜忌疑贄外己可乎然則能

言之而不能行之蓋開此理而口言之筆二
之未嘗反求諸心也心與理二未有見朱而
不疾見功而不忌見賢而
思并見不善而能改者也
舊制吏部選以歲集乾元後天下兵興率三
年一調吏員積壅則案牘叢淆偽冒案真吏
緣爲姦廢置無綱至十年不被調者缺員或
累歲不補贄乃請以内外員三分之歲計
闕集人檢控吏姦天下便之詳見內記
陸贄上奏論備邊六失其畧以爲措置乖方
課責虧度財匱於兵衆力分於將多怨生於

不均機失於遥制臣聞工欲善事必先利器
武欲勝敵必先練兵練兵之中所用復異用
之於救急則權以紓難用之於禦敵則緩以
應機故事有便宜而不拘常制謀有奇詭而
不徇衆情進退死生唯將所命此所謂攻討
之兵也用之於屯戍則事資可久勢異從權
非物理所愜不寧非人情所欲不固夫人情
者利焉則勸習焉則安保親戚則樂生顧家
業則忘死故可以理術馭不可以法制驅此

所謂鎮守之兵也夫欲備封疆禦戎狄非一
朝一夕之事固當選鎮守之兵以置焉古之
善選置者必量其性習辨其土宜察其技能
知其欲惡而又類其部伍安其室家然後能
使之樂其居定其志撫之以恩則感而不驕
臨之以威則肅而不怨靡督課而人自爲用
弛禁防而衆自不攜故出則足兵居則足食
守則固戰則強其術無他便於人情而已矣
今者散徵士卒分戍邊陲更代往來以爲

備是則不量性習不辨土宜邀其所不能
其所不欲何者窮邊之地千里蕭條寒風
膚驚沙慘目與豺狼爲鄰伍以戰鬬爲嬉遊
晝則荷戈而耕夜則倚烽而覘日有剽害之
虞永無　　娛地惡人勤於斯爲甚自非
生於其　　風罕能寧居而捍敵也
東之地　　役從軍之徒尤被優養慣於
温飽狠　　諸邊偶若異天壤聞絶塞
之苦則　　强蕃之名則奪氣而乃使之

去親族舍園廬甘其所辛酸抗其所懾駭將
冀爲用不亦踈乎矧又有休代之期無統帥
之馭資奉若驕子姑息如倩人進不邀之以
成功退不處之以嚴憲其來也咸負德色
止也莫有固心屈指計歸張頤待飼平居
殫耗資儲以奉浮冗之衆臨難則拔棄城
以摇遠近之心復有抵犯刑禁謫徙軍城
欲增户實邊兼令展効自贖既是無良之
且加懷土之情思亂幸災又甚戍卒復才

旄之帥足不臨邊但分偏師俾守疆埸大
軍中壯銳元戎例選自隨委其疲羸乃配諸
鎮寇戎每至力勢不支比及都府聞知虜已
剋獲旋返且安邊之本所切在兵理兵若斯
可謂措置乖方矣自頃權移於下柄失於朝
將之號令既鮮克行之於軍國之典常又不
能施之於將務相遵養苟度歲時欲賞一有
功翻慮無功者反側欲罰一有罪復慮同惡
者憂虞罪以隱忍而不彰功以嫌疑而不賞

姑息之道乃至於斯故使忘身効節者獲誚
於等夷率衆先登者取怨於士卒僨軍蹙國
者不懷於愧畏緩救失期者自以爲智能此
義士所以痛心勇夫所以解體也又有遇敵
而所守不固陳謀而其效靡成將帥則以資
糧不足爲詞有司復以供給無闕爲解既相
執證理合辨明朝廷每爲含糊未嘗窮究曲
直措理者吞聲而靡訴誣善者罔上而不慙
馭衆若斯可謂課責虧度矣課責虧度措置

乖方將不得竭其才卒不得盡其力屯集雖
衆戰陣莫前虜每越境横行若涉無人之地
遞相推倚無敢誰何虛張賊勢上聞則曰兵
少不敵朝廷莫之省察惟務徵發益師無裨
備禦之功重增供億之弊閭井日耗徵求日
繁以編户傾家破産之資兼有司榷鹽稅酒
之利總其所入半以事邊制用若斯可謂財
匱於兵衆矣今四夷之最強盛爲中國甚患
者莫大於吐蕃舉國勝兵之徒纔當中國十

數大郡而已動則中國憚其衆而不敢抗静則中國憚其強而不敢侵厥理何哉良以中國之節制多門蕃醜之統帥專一故也夫統帥專一則人心不分人心不分則號令不貳號令不貳則進退可齊進退可齊則疾徐如意疾徐如意則機會靡愆機會靡愆則氣勢自壯斯乃以少爲衆以弱爲強變化翕闢在於反掌之内是猶臂之使指心之制形若所任得人則何敵之有夫節制多門則人心不一人心不一則號令不行號令不行則進退難必進退難必則疾徐失宜疾徐失宜則機會不及機會不及則氣勢自衰斯乃勇廢爲尫衆散爲弱逗撓離析兆乎戰陣之前是猶一國三公十羊九牧欲令齊肅其可得乎開元天寶之間控禦西北兩蕃唯朔方河西隴右三節度而已猶慮權分勢散或使兼而領之中興已來未遑外討僑隷四鎮於安定權附隴右於扶風所當西北兩蕃亦朔方涇原隴右河東四節度而已關東戍卒至則屬焉雖委任未盡得人而措置尚存典制自頃逆泚誘涇隴之衆叛懷光汙朔方之軍割裂誅鋤所餘無幾而又分朔方之地建牙擁節者凡三使焉其餘鎮軍數且四十皆承特詔委寄各降中貴監臨人得抗衡莫相稟屬每候邊書告急方令計會用兵既無軍法下臨唯以客禮相待是乃從容拯溺揖讓救焚冀無阽危固亦難矣夫兵以氣勢爲用者也氣聚則盛散則消勢合則威析則弱今之邊備勢弱氣消建軍若斯可謂力分於將多矣理戎之要在中練覈優劣之科以爲衣食等級之制使能者企及否者息心雖有薄厚之殊而無觖望之釁蓋所謂日省月試餼廪稱事如權量之無情於物萬人莫不安其分而服其平也今者窮邊之地長鎮之兵皆百戰傷夷之餘終年勤苦之劇角其所能則練習度其所處則孤危考其服役則勞察其臨敵則勇

然衣糧所給唯止當身例爲妻子所分常有凍餒之色而關東戍卒歲月踐更不安危城不習戎備怯於應敵懈於服勞然衣糧所須厚逾數等繼以茶藥之饋益以蔬醬之資豐約相形懸絕斯甚又有素非禁旅本是邊軍將校詭爲媚詞因請遥隸神策不離舊所唯改虛名其於廩賜之饒遂有三倍之益事業未異而給養有殊此人情不能甘也況矯佞行而廩賜厚績藝劣而衣食優苟未忘懷孰能無慍不爲戎首則已可嘉而欲使其協力同心以攘寇難雖有韓白孫吳之將臣知其必不能焉養士若斯可謂怨生於不均矣凡欲選任將帥必先考察行能然後指以所授之方語以所委之事令其自揣可否自陳規模須某色甲兵藉某人參佐要若干士馬用若干資糧某處置營某時成績始終要領悉俾經綸於是觀其計謀校其聲實若謂材無足取言不可行則當退之於初不宜貽慮於

後也若謂志氣足任方略可施則當要之於終不宜掣肘於其間也夫如是則疑者不使使者不疑勞神於選才端拱於委任是以古之遣將帥者君親推轂而命之曰自閫以外將軍裁之又賜鈇鉞示令專斷誠謂機宜不可以遠決號令不可以兩從未有委任不專而望其克敵成功者也自頃邊軍去就裁斷多出宸衷選置戎臣先求易制多其部以分其力輕其任以弱其心雖有所懲亦有所失遂令分閫責成之義廢死綏任咎之志衰一則聽命二亦聽命爽於軍情亦聽命乖於事宜亦聽命夫兩疆相接兩軍相持事機之來間不容息蓄謀而俟猶恐失之臨時始謀固已踈矣況乎千里之遠九重之深陳述之難明聽覽之不一欲其事無遺策雖聖者亦有所不能焉設使謀慮能周其如權變無及戎虜馳突迅如風飈驛書上聞旬月方報守土者以兵寡不敵抗敵分鎮者以無詔不肯出

師逗留之間寇已奔逼託於救援未至各且閉壘自全雖詔諸鎮發兵唯以虛聲應援互相瞻顧莫敢遮邀賊既縱掠退歸此乃陳功告捷其敗衂則減百而爲一其捃獲則張百而成千將帥既幸於總制在朝不憂罪累陛下又以爲大權由己不究事情用師若斯可謂機失於遥制矣理兵而措置乖方馭將而賞罰虧度制用而財匱建軍而力分養士而怨生用師而機失此六者疆埸之蠹賊軍旅之膏肓也臣愚謂宜罷諸將士番替防秋之制率因舊數而三分之其一分委本道節度使募少壯願住邊城者以徙焉其一分則本道但供衣糧委關內河東諸軍州募蕃漢子弟願傅邊軍者以給焉又一分亦令本道但出衣糧加給應募之人以資新徙之業此與鄴侯之策大略多同又令度支散於諸道和市耕牛雇召工人就諸軍城繕造器具募人至者每家給耕牛一頭又給田農水火之器皆令充備初到之歲與家口二人糧并賜種子勸之播殖待經一稔俾自給家若有餘糧官爲收糴各酬倍價務獎營田既息踐更徵發之煩且無幸災苟免之弊寇至則人自爲戰時至則家自力農是乃兵不得不强食不得不足與夫倏來忽往豈可同等而論哉又宜擇文武能臣一人爲隴右元帥應涇隴鳳翔長武城山南西道等節度管內兵馬悉以屬焉又擇一人爲朔方元帥應鄜坊邠寧靈夏等節度管內兵馬悉以屬焉又擇一人爲河東元帥河東振武等節度管內兵馬悉以屬焉三帥各選臨邊要會之州以爲理所見置節度有非要者隨所便近而併之唯元帥得置統軍餘並得罷其三帥部內太原鳳翔等府及諸郡戶口稍多者慎柬良吏以爲尹守外奉師律內課農桑俾爲軍糧以壯戎府理兵之宜既得選帥之道既明然後減姦濫虛浮之費以豐財定衣糧等級之制以和衆弘委任之道

以宣其用懸賞罰之典以考其成如是而之也
狄不威懷疆場不寧謚者未之有也范氏曰明君用人而不自用故恭己而成功多疑之君自用而不用人故勞心而敗事自古征伐或勝或負多由於此二者矣傳曰師在制命而已稟命則不威且戎事在身而人主自將行兵於千里之外決策於九重之中雖有方叔召虎之臣不得自便此非敵國之所敗乃人主自敗其師也○按陸相之論六失可謂深切著明矣德宗能重其言而不進用此孔子所謂說而不繹從而不改吾末如之何者也不繹不明之君可與言哉

賈耽陸贄趙憬盧邁為相百官白事更讓不
言秋七月請依至德故事宰相迭秉筆以處

政事旬日一易詔從之其後日一易之胡氏曰周之盛聖賢輩出亦不使召畢毛芮並為冢宰也於其中擇一相以統百官唐乃用四五人為之權鈞勢一迭相推避賢者不得有所施不賢者得有所容夫豈治國之良計乎○按奏議有請還田緒所寄撰碑文馬絹狀云臣先奉恩旨令撰碑文于今半年竟未蠲緝良以勸戒之道忠義收先褒毀之詞春秋所重爵位有僥倖而致名稱非詐力可求將使循軌職者畏昭憲而莫渝怙姦妄者顧清議石少耶田承嗣阻兵犯命靡惡不為竟宣天詠全歸土壞此乃先朝所惕恨義士所懲嗟今田緒尚于寢嚴請頌遺愛微臣監蜀實憤于心參承恩光備位台輔既未能靡除茲懸臣益大獻而又飾其愧詞以贊完德納彼重聽以襄貪風請所未安事固難殭是以疊執翰齋不能請詞悴投所淨太息而止繆承墾

誨貽務懷柔非見思緒使人臣亦既為報答但告云所為碑須皆奉德音既異私情難承厚賜假莉休暇續當撰成既無拒絕之言討亦不至擬阻其來書謹封進所送馬及綃等却過說不敢不奏又請依京兆所請折納事狀云京兆府先奏當管畫食疏豆全糶不狀請蠲數折納大豆奉勅豆依度支續奏稱據時估疏豆每斗七十價已上人豆每斗三十價已下京兆府所請將七这省疏豆望令各蠲時估計錢數折納則冀免損官司者求療救災國之令典求遠在知其所患救災在恤其所無只如慎越為殃流豆全損撿覆諸弊虛謗地稅固念免徵直道而行大體斯在府司折納充數已為之二斂權度支準估討議乃是李災窮利所得察究其傷實多傷風得財非請理道望放前勅處分二事雖於公為細然亦可以為法故附於此

十一月劉士寧既為宣武節度使諸將多不服按貞元八年四月宣武劉玄佐薨將佐匿之將表請代上遣使即軍中問以陝虢觀察使吳湊為代可乎監軍孟介等皆以為便將士擁玄佐之子士寧自為留後士寧以財賂將士劫監軍以請於朝上以問宰相竇參曰今汴人指李納以邀制命不許將合於納之[illegible]士寧為[illegible]使
士寧淫亂殘忍出畋輒數日不返
軍中苦之都知兵馬使李萬榮得衆心士寧
疑之奪其兵權令攝汴州事十二月士寧率
衆畋于野萬榮分兵閉城使馳白士寧曰敕
徵大夫入朝宜速即路上聞之使問陸贄贄

奏梁宋之間地當要害鎮壓齊魯控引江淮
得其人則安彊失其人則危弱今士寧見逐
雖是衆情萬榮捴軍且非朝旨此安危彊弱
之機也望且選一朝臣馳往宣勞更淹旬日
徐察事情見情後圖異兒差失上又遣人諭
贊除一親王爲節度使且令萬榮充留後贊
奏臣性習懦鈍待罪宰司雖服戎角力諒匪
克堪而經武伐謀或有所見夫制置之安危
由勢付授之濟否由才勢如器焉唯在所置
置之險地則覆致之夷地則平材如負焉唯
在所授授踰其力則踣授當其力則行萬榮
所奏頗涉張皇但露徼求之情殊無退讓之
禮據茲鄙躁殊異純良又聞本是滑人偏厚
當州將士與之相得纔止三千諸營之兵已
甚懷怨據此頗僻必非將材且激君而力取
其位不忠逐帥而代其權不義犯此二者
而加之非材得志驕盈不悖則敗悖謂犯上
敗謂僨軍俱爲厲階莫見其可今雖遽加寵

命務厭其求曲示保持冀消凶慝然其所行
不遜所得無名縱之則反側而益疑善之則
觖望而肆惡夫善始而克終者猶寡況始於
不善而求能以義自全者乎又緣嘗自蔑誅
以危主將及居人上恒恐見圖必於部校之
間多有疑阻之釁上下猜貳何能久安縱未
干紀亂常亦必喪師蹙境所以承前方鎮之
任選建才德而不副所委者則有矣其不由
才德而授終能毅邦固節者未之有也是猶
置器欲安而不擇可安之勢負重欲濟而不
量可濟之材處非所宜不敗何待陛下若謂
臣說迂闊有異軍機請指陳汴宋一管近代
成敗之迹皆陛下所經見者以爲殷鑒惟陛
下覽而察之往者田神功作鎮河南領汴宋
徐泗兗鄆曹濮八州之地兵食兼足職貢備
修左扼青齊右彊滑魏南控淮浙北輔滎瀍
隱如長城不震不聳此由制置且得可安之地
付授得可濟之材其爲利宜斯謂大矣及神

功入覲遘厲不還先皇帝含因循之便知神
王才不勝任排衆議而授之既而維御無方
經略失制權歸豪將勢散列城禍機一興內
叛外破此由制置於必危之地付授於必躓
之才其為敗傷亦已甚矣近者劉玄佐驅攘
巨猾厎復大梁即鎮於茲幾將十載雖不能
勤身節用畢力竭誠然尚號令由已部曲畏
威制持東方猶有所倚及玄佐殂沒朝廷命
吳湊代之士寧兇頑輒敢眦睚素非得衆且
甚不才綏之旬時必自離沮隨機而取指顧
可平陛下深念黎元姑務容養適使姦徒得
計膺竪作狂但肆醜厲之詞豈懷任置之惠
運路幾絕生人重殘殷然埴翰之軍翻為汙
染之俗追思致患之本豈不失於苟且哉今
若又授萬榮則與士寧何異貿力而取誰曰
不然邀取而除孰為非據苟邀則不順苟允
則不誠君臣之間孰必嫌阻與其圖之於滋
蔓不若絕之於萌芽且為國之道以義訓人

將教事君先令順長用能弭爭奪之禍絕窺
覬之心假使士寧為將慢上虐人萬榮棄而
逐之斯可矣討而逐之亦可矣謀其帥而篡
其位則不可焉何者方鎮之臣事多專制欲
加之罪誰則無辭若使傾奪之徒便得代居
其位利之所在人各有心此源潛滋禍必難
救非獨長亂之道亦開謀逆之端四方諸侯
誰不解體得一夫而喪羣帥其何利之有焉
矧茲一夫猶未可保徒亂風教以生人心昨
者所逐士寧蓋起於倉卒諸郡守將固非連
謀一城師人亦未協志況又待之不壹撫之
不均黨助萬榮其能有幾仍各討度於成敗
之勢殉違於逆順之名安肯捐軀與之同惡
今所以未即變者皆為萬榮所誘許其賞給
貨財且相服從以俟制旨陛下但於文武羣
臣之內選一和惠寬敏素為軍旅所愛信者
命為節度仍降優詔慰勞彼軍獎萬榮以撫
定之功別加寵任褒將士以輯睦之義厚賜

資裝衆知保安人且懷惠舍此不務更將何求揆其大情理必寧息萬榮縱欲攻邑勢何能爲三軍既自離心列城又不爲援緣其迫逐主將諸道必復憎嫌迴無所親遠無所與不勞天討必自殲夷陛下何所爲虞而欲受其邀致臣雖孱怯竊有未安謹復密啓以聞如蒙聖恩察納臣即與趙憬等商量應須處置事宜具作條件聞奏儻後事有徵素臣請受敗撓之罪上不從以通王諶爲宣武節度

大使萬榮爲留後

十年春正月陸贄上言郊禮赦下已近半年而竄謫者尚未霑恩乃爲三狀擬進上使謂之曰故事左降官准赦量移不過三五百里今所擬稍似超越又多近兵馬及當路州縣事恐非便贄復上言以爲罰宜從輕赦宜從重所以昭仁恕廣德澤也陛下躬行盛禮渙發德音念謫居之荒遐哀負累之沉棄俾移近處將合新恩赦令初行室家相慶竊料寬

逐窮僻喜聞霈澤降臨固必破產以飭行裝計日而俟休命萑蒲淹卹復經半年儻又所移之官還與舊任鄰近竊恐乖陛下垂愍之意虧制書行慶之恩口惠重而事實輕非所以揚鴻休而布大信也謹按承前格令左降官非元敕令長任者每至考滿即申所司量其舊資便與改敘縱或未有遷轉亦即任其歸還逮乎開元末李林甫固權專恣凡所斥黜類多非辜慮其却迴或復冤訴遂奏左降

官考滿未別改轉者且給俸料不須即停外示優矜實欲覊係從此已後遂爲恒規一經貶官便同長往迴望舊里永無還期縱遇非常之恩許令移遠就近雖名改轉不越幽遐或自西徂東或從大適小時俗之語謂之橫移馴致忌尅之風積成天寶之亂展轉流弊以至于今天下咸病此法深苛而不能改從舊典者良以猜嫌之慮易惑上心將謂負譴之人悉包觖禍之意已經黜責遂欲隄防故

高論則痛嫉林甫之陰邪而容綱則習行林甫之弊法憸邪爲蠹乃至於斯然則左降永絶於歸還量移不離於僻遠蓋是姦臣詭計殊非國典舊章且貶黜之中情狀各異犯有輕重責有淺深固非盡是回邪皆須備慮王者之道待人以誠有責怒而無猜嫌有懲沮而無怨忌月遠以儆其不恪甄恕以勉其自新不儆則浸及威刑不勉則復加黜削雖屢進退俱非憎愛行法乃暫使左遷念材而漸

加進叙人知復用誰不增脩何憂乎亂常何慮乎蓄憾如或以其貶黜便謂姦兇恒處防閑之中長從擯棄之例則是悔過者無由自新蘊才者終不見伸凡人之情窮則思變含憤貪亂或起於茲雖則何惡能爲亦足感傷和氣誠非帝王開懷含垢之大體聖哲誘人遷善之良圖也臣等昨進擬商度非不精詳既審事宜亦尋舊例參求折衷兼務平允大約所擬之官各移近地一道郡邑稍優於舊

任官資序進於本銜並無降差亦不超越其有累經移改已至闕職則但易以大州增其常秩所冀人皆受賜拖不失平上副鴻恩下塞延望纔將得所殊匪爲優今若裁限所移不過三五百里則有改職而疆域不離於本道遷居而風土反惡於舊州徒有徙家之勞是增移配之擾又當今郡府多有軍兵所在封疆少無館驛應合量移之例約有二百許人道路須計其遠邇之差州縣則校其高下之等若必選非當路復不近兵則恐類例失倫署置偏併示人疑慮體又非弘幸希聖聰更賜裁審

贊又以朝官闕員上奏曰臣聞經曰濟濟多士文王以寧又曰無曠庶官天工人其代之蓋謂士不可不多官不可不備夫聖人之於愛才不惟仄席求思而已乃復引進以崇其術業歷試以發其器能旌善以重其言優祿以全其操歲月積久聲實並豐列之於朝則

王室尊分之於上則藩鎮重故詩序太平之君子能長育人才書此拧人之理材既勤樸斵惟施丹雘禮著造士易尚養賢蓋以人皆含靈惟所誘致如玉之在璞抵擲則瓦石追琢則圭璋如水之發源壅閼則汚泥疏瀹則沼沚人之才性與時升降好之則至獎之則崇抑之則衰斥之則絶臣竊惟朝之乏人其患有七不澄源而防末流一也不考實而務博訪二也求精太過三也嫉惡太甚四也程

試乖方五也取舍違理六也循故事而不擇可否七也頃以除吏多少准量率相重輕率相承寵私則援引雖濫而必進率相見疏忌則擬議雖當而罕俞是使群材任進之窮通惟繫輔臣恩澤之薄厚求諸理道未謂合宜夫與奪者人主之利權名位者天下之公器不以公器徇喜心不以利權肆忿志不以寡妨衆不以人廢官或其阻執事而擁群材所謂不澄源而防末流之患也進賢援能諒君

子之事遏惡揚善非小人所能君子以愛才爲心宵人以傷善爲利愛而引之則近黨傷而沮之則似公近黨則不辨而遽疑似公則不覆而懸信是以大道每躓於横議良才常困於中傷失士啓讒多由於此所謂不考實而務博訪之患也頃之輔臣鮮克勝任過蒙容養苟備職員致勞睿思巨細經慮每有闕官須補或緣將命藉才宰司慎擇上聞必極當時妙選聖情未愜復命別求執奏既不見

從則又降擇其次如是至于再至于三所選漸高所得轉下或斷於獨見罔徇僉諧或擢自旁求不稽公議權衡失柄進取多門等差不倫聲實相反此所謂求精太過之患也齊桓不以射鈎而致嫌故能成九合之功秦穆不以一眚而掩德故能復九敗之辱前史序項籍之所以失天下曰於人之功無所記於人之過無所遺管仲論鮑叔牙不可屬國曰聞人之過終身不忘然則棄瑕録用者霸王

之道記過遺才者衰亂之源夫登進以懋庸
黜退以懲過二者迭用理如循環進而有過
則示懲懲而改脩則復進既不廢法亦無棄
人雖纖芥必懲而才用不匱故能使黜退者
克勵以求復登進者警飭以恪居上無滯疑
下無蓄怨陛下英聖統天威莊肅物好善既
切計過亦深一抵譴責之中永居嫌忌之地
夫以天下士人皆求宦名獲登朝班千百無
一其於脩身勵行聚學擢官非數十年間勢

卷之十九　九八

不能致而以一言忤犯一事過差遂從棄捐
沒代不復則人才不能不乏風俗不能不偷
此所謂嫉惡太甚之患也臣聞君子約言小
人先言吶吶寡言者未必愚喋喋利口者未
必智鄙樸忤逆者未必悖承順愜可者未必
忠故明王不以辭盡人不以意選士凡制爵
祿與衆共之先論其材乃授以職所舉必試
之以事所言必考之於成然後苟妄不行而
貞實在位矣如或好善而不擇所用悅言而

不驗所行進退隨愛憎之情離合繫異同之
趣是由捨繩墨而意裁曲直棄權衡而手揣
重輕雖甚精微不能無謬此所謂程試乖方
之患也天之生物爲用罕兼性有所長必有
所短材有所合亦有所睽曲成則品物不遺
求備則觸類皆棄中人以上迭有所長苟區
別得宜付授當器各適其性各宣其能及乎
合以成功亦與全才無異帝王之盛莫盛唐
虞然猶各任所能不務兼備及其失也使人

讀書記卷十九　廿九

不量其器與人不由其誠以一言稱愜爲能
而不核虛實以一事違忤爲咎而不考忠邪
其稱愜則付任逾涯不思其所不及其違忤
則責望過當不恕其所不能是以職司之內
無成功君臣之際無定分此所謂取舍違理
之患也今之議者多曰內外庶官久於其任
又曰官無其人則闕之是皆誦常談而不推
時變守舊典而不本事情古者民風既朴官
號未多但別愚賢匪論資序不責人以朝夕

之効不計事於尺寸之差不以小善而遽升
不以一眚而罪斥故虞書三載考績三考黜
陟幽明是則必俟九年方有進退然其所進
者或自仄微而納于百揆雖久於任復何病
哉漢制部刺史秩六百石郡守秩二千石刺
史高第者即遷爲郡守郡守高第者即入爲
九卿從九卿即遷爲亞相相國是乃從六百
石吏而至台輔其間所歷者三四轉耳久在
其任亦未失宜近代建官漸多列級踰密若

依唐虞故事咸以九載爲期是宜高位常若
於乏人下寮每嗟於白首至如鯀堙洪水績
用弗成猶終九年然後殛竄後代設有如鯀
者豈復能九年而始行罰乎臣固知其必不
能也行罰欲速而進官欲遲以此爲稽古之
方是猶却行而求及前人也頃者臣因奏事
論及內外序遷陛下乃言舊例居官歲月皆
久董晉將順奏云臣於大曆中曾任祠部司
勳二郎中各經六考陛下頗爲宜然以臣愚

愚實者偏見尤徵舊例須辯是非是者不必
渝非者不必守先聖之初權臣用事其於除
授類多徇情有一月屢遷有積年不轉迨至
中歲君臣嫌妬姑務優柔百事凝滯其於選
授尤所艱難是皆可懲曷足爲法夫覈才馭
吏有三術焉一曰拔尤以旌其異能二曰黜
罷以糾其失職三曰[illegible]進以謹其守常如此
則高課者驟升無庸[illegible]亟退其餘績非出類
守不敗官則循以常資約以定限故得殊才

不滯庶品有倫參酌古今此爲中道而議者
一槩曰宜久其任得非誦常談而不推時變
者乎夫列位分官緝熙帝載匪唯應務兼以
養才是以職事雖有小大閑劇之殊而俱不
可曠缺者蓋備於時而用耳故記曰天子以
騶虞爲節樂官備也唯經邦贊國之任則非
有盛德不可以居故記曰設四輔及三公不
必備惟其人議者昧於明微一槩曰官無其
人則闕得非守舊典而不本事情者乎今內

外群官考深合轉陛下或言其已有次第須且借留或謂其未著功勞何用數改是乃循默者既以無聞而不進著課者又有成績而見淹雖能否或差而沉滯無異夫長吏數遷固非理道居官過久亦有弊生何者時俗常情樂新厭舊有始卒者其唯聖人降及中才罕能無變其始也砥礪之心必切其久也因循之意必萌加以人之所爲安得皆當莅職既久寧無咎愆或爲姦吏所持或坐深文所

糾偶以一跌盡隳前功至使理行不終能名中缺故聖人愛人之才慮事之弊採其英華而使之當其茂暢而獎之不滯人於已成之功不致人於必敗之地是以銳不挫而力不匱官有業而事有終陛下俯徇浮議謂協與謨久次當進者既曰務欲且留缺員須補者復曰官不必備則才彥何由進益理化孰與交修此所謂循故事而不擇可否之患也陛下憂勤務理夢想思賢𢡟得人之盛尚慨前

朝良以七患未去三術未行而又寄察太深宸嚴太峻常人才器曷副天心故雖獲超升亦驟從黜廢人物殘瘁抑斯之由而議者反以廣於進用爲情故以梗於除授爲精詳以避謗爲奉公之誠以擿瑕爲選士之要乃至稱毀紛糅美惡混并凡有遷升必遭掎摭聖德廣納不時發明小人多言益取陰詐以是眩惑目無全人進用之意轉疑汲引之途漸隘舊齒既凋敗幾盡下位或滯淹罕升故令

官序失倫人才不長資望漸薄砥礪浸微高卑等衰殆不相續臣以竊位屬當序才凡除吏者非謗刺之所生必怨咎之所聚宰臣獲戾多起於茲屢屢上干何所爲利但以職思其憂不得不言惟陛下圖之

贄又奏請均節財賦凡六條其一論兩稅之弊國朝著令賦役之法有三曰租曰調曰庸古者一井之地九夫共之公田在中籍而不稅私田不善則非吏公田不善則非人事頗

纖微難於防檢春秋之際已不能行故國家襲其要而去其煩丁男一人授田百畝但歲納租粟二石而已言以公田假人而收其租入故謂之租古者任土之宜以奠賦法國家就因往制簡而壹之每丁各隨鄉土所出歲輸若絹若綾若絁共二丈綿三兩其無蠶桑之處則輸布二丈五尺麻三斤以其據丁戸調而取之故謂之調古者用人之力歲不過三日後代多事其增十之國家斟酌物宜立

爲中制每丁一歲定役二旬若不役則收其庸日準三尺以其出絹而當庸直故謂之庸其取法也遠其立意也深其斂財也均其域人也固有田則有租有家則有調有身則有庸天下爲家法制均壹雖欲轉徙莫容其姦故人無搖心而事有定制以之厚生則不隄防而家業可久以之成務則不校閱而衆寡可知以之爲理則法不煩而教化行以之成賦則下不困而上用足天寶季歲羯胡亂華

海内波搖兆庶雲擾版圖隳於避地賦法壞於奉軍建中之初再造百度執事者知弊之宜革而所作兼失其源知簡之可從而所操不得其要凡欲拯其積弊須窮致弊之由時弊則但理其時法弊則全革其法所爲必當其悔乃亡兵興之後供億不恒乘急誅求漸隳經制此所謂時之弊非法弊也時有弊而未理法無弊而已更攝庸調之成規創兩稅之新制分命使臣按摘郡邑劾驗簿書每州

各取大曆中一年科率錢穀數最多者便爲兩稅定額此乃採非法之權令以爲經制總無名之暴賦以立恒規是務取財豈云恤隱天財之所生必因人力是以先王之制賦必以丁夫爲本不以務穡增其稅不以輟稼減其租則播種多不以殖產厚其征不以流寓免其調則地著固不以飭勵重其役不以窳怠蠲其庸則功力勸如是然後人安其居盡其力兩稅之立唯以資產爲宗不以丁身爲

本皆不悟資産之中事情不一有藏於襟懷
囊篋物雖貴而人莫能窺有積於場圃囷倉
直雖輕而衆以為富流通蕃息之貨數雖寡
而計日收贏廬舍器用之資價雖高而終歲
無利如此之比其流實繁一槩計估算緡宜
其失平長偽由是務輕齎而樂轉徙者恒脫
於徭稅敦本業而樹居産者每困於徵求此
乃誘之為姦敺之避役力用不得不弛風俗
不得不訛閭井不得不殘賦入不得不闕復

以創制之首不務齊平但令本道本州各依
舊額徵稅軍興已久事例不常供應有煩簡
之殊牧守有能否之異所在徭賦輕重相懸
既成新規須懲積弊化之所在足使無偏減
重分輕是將均濟而乃急於聚斂懼或蠲除
不量物力所堪惟以舊額為準舊重之處流
亡益多舊輕之鄉歸附益衆有流亡則已重
者攤徵轉重有歸附則已輕者散出轉輕高
下相傾勢何能止又以謀始之際不立科條

分遣使臣凡十餘輩專行其意各制一隅遂
使人殊見道異法低昂不類緩急不倫逮至
復命于朝竟無類會裁處其於踳駁胡可勝
言利害相形事尤非便大曆中紀綱廢弛百
事從權至於率稅少多皆在牧守裁制邦賦
既無定限官司懼有闕供每至徵配之初例
必廣張名數以備不時之命且為施惠之資
應用有餘則遂減放增損既由郡邑消息易
協物宜故法雖久刓而人未甚瘁及總雜徵

虛數以為兩稅恒規悉登地官咸繫經費計
奏一定有加無除此則人益困窮其事一也
本懲賦斂繁重所以變舊從新新法既行已
重於舊旋屬征討國用不充復以供軍為名
每貫加徵二百當道或增戎旅又許量事取
資詔勑皆謂權宜悉令事畢停罷息兵已久
加稅如初此則人益困窮其事二也定稅之
數皆計緡錢納稅之時多配綾絹往者納絹
一疋當錢三千二三百文今者納絹一疋當

錢一千五百六文仍輸其一者今過於二矣雖官非增賦而私已倍輸此則人益困窮其事三也諸州稅物送至上都度支領給群司例皆增長本價而又謬稱折估抑使剥徵姦吏因縁得行侵奪所獲殊寡所擾殊多此則人益困窮其事四也稅法之重若是既無以拯之而復有進奉宣索之繁尚在其外方岳頗拘於成例莫敢闕供朝典又束以彝章不許別稅綺麗之飾紈素之饒非從地生非自

天降若不出編戶之筋力膏髓將安所取哉於是有巧避微文曲成睿旨變徵役以召雇之目換科配以和市之名廣其課而狹償其庸精其入而粗計其直以召雇為目而捕之不得不來以和市為名而迫之不得不出其為妨抑特甚常徭此則人益困窮其事五也大曆中非法賦斂急備供軍折估宣索進奉之類者既並收入兩稅之外非法之事復又並存此則人益困窮其事六也建中定稅之

始諸道已不均齊其後或吏理失宜或兵賦偏重或癘疾鍾害或水旱荐災田里荒蕪戶口減耗牧守苟避於殿責罕盡申聞所司姑務於取求莫肯矜恤遂於逃死闕稅之額累加見在疲甿一室已空四鄰繼盡漸行增廣何由自存此則人益困窮其事七也自至德訖至于大曆二十年餘兵亂相承海內疲弊幸遇陛下紹膺寶運憂濟生靈誕敷聖謨痛矯前弊烝黎相賀以謂太平可期既而制失

其中斂從其重頗乖始望已沮群心因之以兵甲而煩暴之取轉加繼之以獻求而靜約之風浸靡臣所知者已有七焉臣所不知何啻於此昔魯哀公問於有若曰年饑用不足如之何有若對曰盍徹乎孔子曰有國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貧而患不安人安則財贍本固則邦寧今所司與宰臣參量據每年支用色目中有不急者無益者罷廢之有過制者廣費者減節之遂以罷減之資

廻給要切之用其百姓稅錢項因軍興每貫加徵二百者下詔停之用復其言俾人知信下之化上不令而行諸道權宜加徵亦當目請蠲放如是困窮之中十緩二三矣供御之物各有典司任土之儀各有常員過此以往復何所須假欲崇飾燕居儲備賜與天子之貴寧憂乏財但勑有司何求不給豈必旁延進獻別徇營求減德示私傷風敗法因依縱掇為害最深陛下臨御之初已弘清淨之化

下無由獻上絕私求近歲以來稍逾前旨今但滌除流誤振起聖猷則淳風再興賄道中寢雖有貪饕之輩爲由復肆侵漁州郡羨財亦將焉往若不上輸王府理須下紓疲人如是則困窮之中十又緩四五矣所定稅物估價合依當處月平百姓輸納之時累經州縣簡閱事理或涉於姦冒過則不在戶人重重剝徵理甚無謂望令所司應諸州府送物到京但與色樣相符不得虛稱折估如濫惡尤

甚給用不充唯罪元納官司亦勿更徵百姓根本既自端靜枝葉無因動搖如是則困窮之中十又緩其二三矣然後據每年見供賦稅之處詳諭詔旨咸俾均平每道各令兩稅判官一人赴京與度支類會參定通計戶數以配稅錢輕重之間大約可準而又量土地之沃瘠計物產之少多倫比諸州定為兩等州等下者其每戶配錢之數少州等高者其每戶配錢之數多多少已差悉令折衷仍委

觀察使更於當管所配錢數之內均融處置務盡事宜就於一管之中輕重不得偏併雖或未盡齊一決當不甚低昂既免擾人且不變法粗均勞逸足救凋殘非但徵賦易供亦冀逋逃漸息俟稍寧阜更擇所宜其二請兩稅以布帛為額不計錢數夫國家之制賦稅也必先導以厚生之業而後取其什一焉其所取也量人之力任土之宜非力所出則不征非土所有則不貢謂之通法歷代常行大

先生於天地之間而五材之用為急五材者
金木水火土也水火不資於作為金木自產
於山澤惟土爰播植非力不成衣食之源皆
出於此故可以勉人功而定賦入者唯布麻
繒纊與百穀焉先王懼物之貴賤失平而人
之交易難準又立貨泉之法以節輕重之宜
斂散弛張必由於是蓋御財之大柄為國之
利權守之在官不以任下然則穀帛者人之
所為也錢貨者官之所為也人之所為者故
租稅取焉官之所為者故賦斂捨焉是以國
朝著令稽古作程租出穀庸出絹調雜出繒
纊布麻非此族也不在賦法列聖遺典粲然
可徵曷常有禁人鑄錢而以錢為賦者也今
之兩稅獨異舊章違任土之通方效筭緡之
末法不稽事理不揆人功但估資產為差便
以錢數定稅臨時折徵雜物每歲色目頗殊
惟計求得之利宜靡論供辦之難易所徵非
所業所業非所徵遂或增價以買其所無減

價以賣其所有一增一減耗損已多且百姓
所營惟在耕織人力之作為有限物價之貴
賤無恒而乃定稅計錢折錢納物是將有限
之產以奉無恒之輸納物賤則供稅之所出
漸多多則人力不給納物貴則收稅之所入
漸少少則國用不充公私二途常不兼濟以
此為法未之前聞往者初定兩稅之時百姓
納稅一疋折錢三千二三百文大率萬錢為
絹三疋價既稍貴數則不多及乎頒給軍裝
計數而不計價此所謂稅入少而國用不充
者也近者百姓納絹一疋折錢一千五六百
文大率萬錢為絹六疋價既轉賤數則漸加
向之蚕織不殊而所輸尚欲過倍此所謂供
稅多而人力不給者也今欲不甚改法而粗
救災害者在乎約循典制而以時變損益之
臣謂宜令所司勘會諸州府初納兩稅年絹
布定估比類當今時價加賤減貴酌取其中
總計合稅之錢折為布帛之數仍依庸調舊

制各隨鄉土所宜某州某年定出稅布若干端某州某年定出稅絹若干疋其有絁綿雜貨亦隨所出定名勿更計錢以爲稅數如此則上有常制人有常輸衆皆知上令之不遷於是一其心而專其業應出布麻者則務於紡績供縑絹者則事於蠶桑日作月營自然便習各修家技皆足供官無求人假手之勞無賤糴貴買之費無暴徵急辦之弊無易常改作之煩物甚賤而人之所出不加物甚貴而官之所入不減是以家給而國足事均而法行議者若曰每歲經費所資大抵皆約錢數若今以布帛爲額是令支計無憑荅曰國初約法已來常賦率由布帛踰二甲子制用不愆何獨當今則難支計且經費之大其流有三軍食一也軍衣二也內外官月俸及諸色資課三也軍衣固在於布帛軍食又取於地租其計錢爲數者獨月俸資課而已制祿唯不計錢故三代以食人衆寡爲差兩漢以

石數多少爲秩盖以錢者官府之權貨祿者吏屬之常資以常循權則豐約之度不得恒於家以權爲常則輕重之柄不得專於國故先王制祿以食而平貨以錢然後國有權而家有節況今餽餉方廣倉儲未豐盡復古規或慮不足若但據羣臣月俸之等隨百役資課之差各依錢數少多折爲布帛定數某官月給俸絹若干疋某役月給資布若干端所給色目精麤有司明立條例便爲常制更不計錢物甚賤而官之所給不加物甚貴而私之所禀不減官私有準何利如之生人大端衣食爲切有職田以供食有俸絹以供衣從事之家固足自給以兹制事誰曰不然則國之用財多是布帛定以爲賦役何所傷議者若曰吏祿軍裝雖須布粟至於以時斂糴用權物價重輕是必須錢於何取給荅曰古之聖人所以取山澤之蘊材作泉布之寶貨國專其利而不與人共之者盖爲此也物賤由

乎錢少少則重重則加鑄而散之使輕物貴
由乎錢多多則輕輕則作法而斂之使重是
乃物之貴賤繫於錢之多少錢之多少在於
官之盈縮官失其守反求於人人不得鑄錢
而限令供稅是使貧者破産而假資於富有
之室富者蓄貨而竊行於輕重之權下困齊
人上虧利柄今之所病諒在於斯誠宜廣即
山殖貨之功峻用銅爲器之禁苟制持得所
則錢不乏矣有糶鹽以入其直有榷酒以納
其資苟消息合宜則錢可收矣錢可收固可
以斂輕爲重錢不乏固可以散重爲輕弛張
在官何所不可慮無所給是未知方議者若
曰自定兩稅以來恒使計錢納物物價漸賤
所納漸多出給之時又增虛估廣求羨利以
贍庫錢歲計月支猶患不足今若定供布帛
出納以平軍國之資無乃有闕荅曰自天寶
以後師旅數起法度消亡用頗殷繁俗亦靡
弊公賦已重別獻繼興別獻既行私賂競長

誅求刻剝日長月滋積累以至于大曆之間
所謂取之極甚者也今既總收極甚之數定
爲兩稅矣所是別獻之類復在數外矣間緣
軍用不給已嘗加徵矣近屬折納價錢則又
多獲矣比於大曆極甚之數殆將再倍而用
常不足何哉蓋以事逐情生費從事廣物有
劑而用無節夫安得不乏乎苟能黜其情約
其用非但可以布帛爲稅雖更減其稅亦可
也苟務逞其情侈其用非但行今重稅之不
足雖更加其稅亦不足也其三論長吏以增
户加稅闢田爲課績夫欲施教化立度程必
先域人使之地著古之王者設井田之法以
安其業立五宗之制以綴其恩猶懼未及也
又教之族墳墓敬桑梓將以固人之志定人
之居俾皆重遷然可爲理頃因兵興典制弛
廢户版之紀綱罔緝土斷之條約不明恣人
浮流莫克禁止是以賦稅不一教令不行長
人者又罕能推忠恕易地之情体至公徇國

之意迭行小惠競誘姦甿以傾奪鄰境爲智
能以招萃逋逃爲理化捨彼適此者旣謂新
收而獲宥倏忽往來者又以復業而見優惟
懷土安居首末不遷者則使之日重斂之日
加是令地著之人恒代墮游服役則何異驅
之轉徙教之澆訛此由牧宰不克弘通各私
所部之過也及夫廉使奏課會府考功但守
常規不稽時變其所以爲長吏之能者大約
在於四科一曰戶口增加二曰田野墾闢三

曰稅錢長數四曰徵辦先期此四者誠吏職
之所崇然立法齊人久無不弊法之所沮則
人飾巧而苟避其網法之所勸則人興僞以
曲附其文理之者若不知維御損益之宜則
巧僞萌生恒因沮勸而滋矣夫課吏之法所
貴戶口增加者豈不以撫字得所人益阜蕃
乎今或詭情以誘其姦浮苛法以析其親族
苟益戶數務登賞條所誘者將議薄征已遽
驚散所析者不勝重稅又漸流亡州縣破傷

多起於此所貴田野墾闢者豈不以訓導有
術人皆樂業乎今或牽率黎烝播植荒廢約
以年限免其地租苟農夫不增而墾田欲廣
新畝雖闢舊畬反蕪人利免租頗亦從令年
限纔滿復爲汙萊有益煩勞無增稼穡所貴
稅錢長數者豈不以旣庶而富人可加賦乎
今或重困疲羸力求附益捶骨瀝髓隳家取
財苟媚聚斂之司以爲仕進之路所貴徵辦
先期者豈不以物力優贍人皆樂輸乎今或

肆毒作威殘人逞欲事有常限因而促之不
量時宜唯尚強濟絲不容織粟不暇舂矧伊
貧虛能不奔迸當今之要在於厚人薄財損
上益下下苟利矣上必安焉則少損者所以
招大益人旣厚矣財必贍焉則覺薄者所以
成永厚臣愚謂宜申命有司詳定考績往責
於加者今務於減焉假如一州之中所稅舊
有定額凡管幾許百姓復作幾等差科每等
有若干戶人每戶出若干稅物各令條舉都

數年別一申使司使司詳覆有憑然後錄報戶部若當管之內人益阜殷所定稅額有餘任其據戶均減率計減數多少以爲考課等差其當管稅物通比校每戶十分減三分者爲上課十分減二分者次焉十分減一分者又次焉如或人多流亡加稅見戶比校殿罰法亦如之其百姓所納田租則各以去年應輸之數便爲定額每歲據額徵納更不勘責檢巡增闢者勿益其租廢耕者不降其數足

以誘導墾殖且免妨奪農功事簡體弘人必悅勸斯富人固本之要術在陛下舉而行之其四論稅期限逼迫建官立國所以養人也賦人取財所以資國也明君不厚其所資而害其所養故必先人事而借其暇力先家給而歛其餘財公私相全上下交愛古之得衆者其率用此歟法制或虧本末倒置但務取人以資國不思立國以養人非獨徭賦繁多夐無蠲貸至於徵收迫促亦不矜量蠶事方

興已輸縑稅農功未艾遽歛穀租上司之繩責旣嚴下吏之威暴愈促有者急賣而耗其半直無者求假而費其倍酬所繫遲速之間不過旬月之異一寬稅限歲歲相承遲無所妨速不爲益何急敦逼重傷疲人望委轉運使與諸道觀察使商議更詳定徵稅期限聞奏各隨當土風俗所便時候所宜務於紓人俾得辦集其五請以稅茶錢置義倉以備水旱頃以寇戎爲梗師旅亟興惠恤之方多所

未暇每遇陰陽愆候年不順成官司所儲祗給軍食支計苟有所闕猶須更取於人人之凶荒豈遑賑救室家相棄骨肉分離以陛下爲人父母之心若垂省憂固足傷惻近者有司奏請稅茶歲約得五十萬貫元勑令貯戶部用救百姓凶饑今以蓄糧適副前旨望令轉運使總計諸道戶口多少每年所得稅茶錢便使均融分配各令當道巡院主掌每至穀麥熟時即與觀察使計會散就管內州縣

和糴便於當處置倉收納每州令録事參軍專知以義倉爲名除賑給百姓外一切不得貸便支用如時當大稔事至傷農則優與價錢廣其糴數穀若稍貴糴亦便停所糴少多與年上下準平穀價恒使得中每遇災荒即以賑給小歉則隨事借貸大飢則録奏分頒許從便宜務使周濟循環斂散遂以爲常如此則蓄財息債者不能耗吾人聚穀幸災者無以侔大利農不至傷糴不至貴一舉事而衆美具可不務乎俟人小休漸勸私積平糴之法斯在社倉之制兼行不出十年之中必盈三歲之蓄弘長不已升平可期使聖代黎人永無餒乏此堯湯所以見稱於千古也其六論兼并之家私斂重於公稅國之紀綱在於制度士農工商各有所專凡在食禄之家不得與人爭利此王者所以節財力勵廉隅是古今之所同不可得而變革者也先王疆理天下百畝之地號曰一夫蓋以一夫授田

不得過於百畝也是以貧弱不至竭涸富厚不至奢淫法立事均斯謂制度今制度弛紊疆理墮廢恣人吞噬無復畔限富者兼地數萬畝貧者無容足之居依託豪彊以爲私屬貸其種食賃其田廬終年服勞無日休息罄輸所假常患不充有田之家坐食租稅貧富懸絶乃至於斯厚斂促徵皆甚公賦今京畿之内每田一畝官稅五升而私家收租殆有畝至一石者是二十倍於官稅也夫以土地王者之所有耕稼農夫之所爲而兼并之徒居然受利官取其一私取其十穡人安得食足公廩安得廣儲風俗安得不貪財貨安得不壅昔之爲理者所以明制度而謹經界豈虚設哉斯道寖亡爲日已久頓欲脩整行之實難革弊化人事當有漸望令百官集議參酌古今之宜凡所占田約爲條限裁減租價務利貧人法貴必行不在深刻裕其制以便俗嚴其令以懲違微損有餘稍優不足損不

失富優可賑窮此乃古者安富恤窮之善經不可捨也前月延英奏對因敘賦稅煩重百姓困窮奉旨令具條奏以陛下夙夜孜孜志求致理往年論及百姓必爲悽然動容每言朕於蒼生支體亦無所惜昨奏人間疾苦十分纔及二三聖情已甚驚疑皆謂臣言過當然則愁怨之事何由上聞煦育之恩何由下布竊惟陛下所以驚疑於微臣之言者但聞之未熟耳此乃股肱耳目之任仰負於陛下

誠所謂知之非艱尚未足深累聖德也願陛下勿復艱於所行幸甚設但救有司所弊不給願與鄰保歲供官中錢百萬緡相類非拔本塞源之論也必若後段所謂事逐情生費從事廣黜情約用非但可以布帛爲稅輸或其稅可也乃爲理財之論

九月裴延齡奏稱官吏太多自今缺員請且勿補收其俸以實府庫延齡奏左藏庫司多有失落近因檢閱使置簿書乃於糞土之中得銀十三萬兩其匹段雜貨百萬有餘此皆已棄之物即是羨餘悉應移入雜庫以供別敕支用太府少卿韋少華不伏抗表稱此皆每月申奏見在之物請加推驗執政請令三司詳覆上不許亦不罪少華延齡每奏對恣爲詭譎皆衆所不敢言亦未嘗聞者延齡處之不疑上亦頗知其誕妄但以其好詆毀人冀聞外事故親厚之群臣畏延齡有寵莫敢言惟鹽鐵轉運使張滂京兆尹李充司農卿李銛以職事相關時證其妄而陸贄獨以身當之日陳其不可用十一月壬申贄上書極

陳延齡姦詐數其罪惡其略曰延齡以聚斂爲長策以詭妄爲嘉謀以掊克斂怨爲匪躬以靖譖服讒爲盡節總典籍之所惡以爲智術冒聖哲之所戒以爲行能可謂堯代之共工魯邦之少卯也跡其姦蠹日長月滋陰秘者固未盡彰敗露者猶難悉數又曰陛下若意其負謗則誠宜亟爲辨明陛下若知其無良又安可曲加容掩又曰陛下姑欲保持曾無詰問延齡謂能蔽惑不復懼思移東就西

便爲課績取此適彼遂號羨餘愚弄朝廷有同兒戲又曰矯詭之態誣罔之辭遇事輒行應口便發靡日不有靡時不爲又難以備陳也又曰昔趙高之指鹿爲馬物類猶同豈若延齡掩有爲無指無爲有又曰延齡凶妄流布寰區上自公卿近臣下逮輿臺賤品諠譁談議億萬爲徒能以上言其人有幾臣以卑鄙任當台衡情激于衷雖欲罷而不能自默也書奏上不悅待延齡益厚

陸贄以上待之厚事有不可常力爭之所親或規其太鋭贄曰吾上不負天子下不負所學它無所卹（本傳云贄輔政不敢自顧重事有可否必言之所言皆剴拂帝短懇到深切）裴延齡日短贄於上趙璟之入相也贄實引之既而有憾於贄密以贄所譏彈延齡事告延齡故延齡益得以爲計上由是信延齡而不直贄贄與璟約至上前極論延齡姦邪上怒形於色璟默而無言十二月贄罷爲太子賓客（胡氏曰趙璟言於德宗嘗以任賢爲急使其與陸贄異時必景）

抑蔑用之不足矣及同在相位非惟不知其賢又忘其引薦疑其專擅反與裴延齡下夫之人非甚愚豈昧於是非賢不肖之辨如此又況璟懇於用賢乎而何爲其然哉曰吾子之知賢乎至知之至者如守水之濕知必之孰知美色之可愛知惡臭之可惡雖不幸蓋而聽此知不可寧也知之不至者猶七而言學言義言道言心言誠言性言仁言恕言鬼神待其形影之似而已斷學以記誦斷善以柔勇斷適以安妙斷中以隨俗斷誠以推扑斷惜以靜斷仁以愛斷怒以寬胥斷鬼神以幽異是苔形影之似而非其至也窮理不至則在我者有蔽而不盡在我者有蔽而不盡在人者安能洞達而無惑乎璟以任賢爲意而不知賢否若誰正此類也既不能知賢則亦不齊知不若此璟所以與延齡比也是故大尊之道必格物物格斯後知至知至然後意誠意誠然後心正心正矣又豈有黨讒邪害

忠貞之章歟按宣公之賢延齡之佞趙璟非不知也直以已有憾於宣公私意起而擠其賢知其賢矣夫[illegible]曰知至而後意誠然誠意正心發擾支各有主夫者邪讒由也

十一年陸贄既罷相裴延齡因譖京兆尹李充衛尉卿張滂等黨於贄會旱延齡奏言贄等失勢怨望言於衆曰天下旱百姓且流亡度支多欠諸軍芻糧軍中人馬無所食其事奈何以動搖衆心其意非止欲中傷臣而已後數日上獵苑中適有神策軍士訴云度支

不給馬芻上意怒延齡言爲信故還宮夏四月貶贄爲忠州别駕初陽城自處士徵爲諫議大夫未至京師人皆想望風采曰城必諫諍死職下及至諸諫官紛紛言事細碎天子益厭苦之而城方與客日夜痛飲人莫能窺其際河南韓愈作爭臣論以譏之城亦不以屑意及贄等坐貶上怒未解中外惴恐以爲罪且不測無敢救者城聞而起曰不可令天子信用姦臣殺無罪人即帥拾遺王仲舒等守

延英門下疏論延齡姦佞贄等無罪上大怒欲加城等罪太子爲之營救上意乃解令宰相諭遣之時朝夕相延齡陽城曰脫以延齡爲相城當取白麻壞之慟哭於庭本傳云贄本畏憚未嘗遲資容延齡揣帝意薄讒短百端帝遂贄熟欲計贄排城等交章論辯乃取忠州淺謂思之會辭延爲判光讖旨怨勞章卑執上表前贄代宗朝南帝責所之不背與○范氏曰韓愈作爭臣論當城未有言之時也世之論昔盛祖雙愈之前邑叢以以亦實又而不言及陸贄之取而從發向告贄不從則無所成案名矣豈得遂黜而已乎臣以爲不累陽雜行武罰贄日爲人所不能城有告而爲若也還其延齡爲相杖陸贄辭死此人亦、龍辭

賢孰能爲之一舊其忠名厲四方於身褒放死而無感自古處士之有益於國加城者辭矣後世猶貴之無己其不成人之又亦其哉○胡氏曰陽城貴矣惜其未盡善也諤諫官言事細碎信爲有失城登諫司至是七年豈皆無大事可言乎閑悟人君必有其斷防過邪佞必於其微陸相見賊延齡被者夫豈一曰之積毫蠹不伐至用斧柯則用力多而見功寡矣故君子以爲城未知陰陽消長之義者也雖然主辱於上姦黨於下讒論一發正氣沮然陸免交死表不異相其有功於唐其大夫豈屈流文雅委蛇瑟結者所能及哉則城亦未可譽世陸公才翰林諫事十彼六七自爲相干從三四故遷惜其去之晚有違罪不可則止之義也

順宗立贄與陽城等皆召還詔未至卒贈兵部尚書謚曰宣始贄入翰林年尚少以材幸天子常以輩行呼而不名在奉天朝夕引見小心精潔未嘗有過由是帝親倚至解衣衣之狩山南也道險澁與從官相失夜召贄不得帝驚且泣詔軍中得贄者賞千金久之上詔帝喜見顏問自太子以下皆賀范氏曰德宗於危亂之中斯須不可無陸贄及其用裴延齡之譖則棄之如脫屣然於所厚如此宥其無所不薄也詩曰將恐將懼維予與女將安將樂女轉棄予其德宗之謂矣既放荒遠常闔戶人不識其面又避謗不著書地苦瘴

厲抵爲今古集驗方胡氏曰贄之爲此以德宗猜忌故也大臣惡讀周予當遍人事有述作藉用自半擬之至也而宋子頃嘗豈無聖賢經傳可以玩索討論者是又一說併記于此史臣贊曰德宗之不亡顧不幸哉在危難時聽贄謀及已平追仇盡言怫然以讒倖逐猶棄梗至延齡輩則寵任磐桓不移如山昏佞之相濟也觀贄論諫數十百篇譏陳時病皆本仁義可爲後世法炳炳如丹帝所用纔十一唐祚不競惜哉眉山蘇公軾在經筵乞校正贄奏議進御曰伏見唐宰相陸贄才本王佐學爲帝師論深切於事情言不離於道德

智如子房而文則過辯如賈誼而術不疎上以格君心之非下以通天下之志但其不幸任不遇時德宗以苛刻爲能而贄諫以忠厚德宗以猜忌爲術而贄勸以推誠德宗以好用兵而贄以消兵爲先德宗吝用財而贄之以散財爲急至於用人聽言之法治邊馭將之方罪己以收人心改過以應天道去小人以除民患惜名器以待有功如此之流未易悉數可謂進苦口之藥石鍼害身之膏肓使德宗盡用其言則正觀可得而復臣等每退自西閣即私相告言以陛下聖明必喜贄議論但使聖賢之相契即如臣主之同時昔馮唐論李牧之賢則漢文爲之太息魏相條鼂董之對則孝宣以致中興若陛下能自得師則莫若近取諸贄夫六經三史諸子百家非無可觀皆足爲治但聖言幽遠末學支離譬如山海之崇深難以一二而推擇如贄之論開卷了然聚古今之精英實治亂之龜鑑臣等欲

取其奏議稍加校正繕寫進呈願陛下置之坐隅如見贄面反覆熟讀如與贄言必能發聖性之高明成治功於歲月○潁濱蘇氏曰昔吾先君傳觀古今議論而以陸贄爲賢吾幼而讀其書其賢比漢賈誼而詳練過之贄始以從官事唐德宗老而爲宰相從之出奔而與之反國彌縫其闕而濟其危亡比其老也功業定矣而卒斃於裴延齡之手其故何也孔子曰南人有言曰人而無恒不可以作巫醫善夫不恒其德或承之羞蓋贄以有常之德而事德宗之無常以巫醫之明而治無常之疾是以承其羞乎帝即位之初好名而貪功河朔三叛父子相襲三十年矣帝將以天下之力勝之因從驁最而起朱泚王武俊和之帝使馬燧李抱真李芃三將往迎其鋒勝負之勢未決也帝急於成功復使李晟出禁衛之兵李懷光舉朔方之衆五將萃於魏郡而淮西李希烈乘間而起兵連禍結常賦所

不能贍於是爲之抽貫茶間架貨商賈空內事外關中已亂而帝不知也贄曰今兩河淮西爲禍亂之首者獨四五凶人而已臣將其間必有旁遭詿誤內畜危疑而計不能止者陛下若能招攜以禮悔禍以誠使來者必安安者必久人知獲免則誰願復爲惡者縱有蜀以難馴臣知從化者必過半矣帝猶意西師可以必克忍其言不用未幾而涇原叛卒之變起倉皇避寇半年而歸帝亦老而厭兵矣於是行一切之政專以姑息涵養藩鎮尾節度使死將佐之得士心者皆就命留後籠以褒寵請命者亦如之宣武劉士寧以暴慢失衆其將李萬榮因其出畋閉門逐之帝將命以其位贄曰如士卒之惡萬榮棄而違之可也討而逐之可也惟伺隙而篡取其位則不可帝方苟安無事竟亦不許由此觀之帝常持無常之心故前勇而後怯贄常持有常之心故勇怯各得其當然其君臣之間異同

至此雖欲上下相保不可得矣會昌中盧龍
請幷連害帥臣寂後張絳殺陳行泰宰相李
德裕以爲河朔請帥皆報下太速故軍得以
安若稍緩之必且有變既而回鶻烏介可汗
邊天德塞軍使張仲武請以本軍擊之德裕
問知仲武可用言之武宗畀以爲帥張絳既
爲其下所殺而仲武卒以功名終德裕之謀
則贄之故智也然帝之出也以陳京趙贊而
贄之逐也以裴延齡其楷皆出於聚斂之臣
贄之賢非不知也帝歸自興元贄因事言曰
齊桓公自莒入齊伯業既成而管仲以不忘
在莒爲戒衛獻公自齊還衛諸大夫逆諸境
者執其手而與之言逆於門者頷之而已戒
心之易忘而驕心之易生齊衛之君陛下之
蓍龜也贄言雖切而帝終不改吾以爲使贄
反國而爲鴟夷子皮浮舟而去則其君臣之
間起然無後患然後可以言智矣哉○胡氏
曰或問陸贄何如人也曰其孟子所謂有安

社稷臣以安社稷爲悅者然不然道合則從
不合則去乃天民矣○朱子曰夫以陸宣公
比賈誼誼才高似宣公宣公論諫多學更駁
辨漢去戰國近故人才多是駁雜又曰董仲
舒之學最得本源若陸宣公之論事却精密
第恐本源處不如仲舒○愚按宣公事德宗
最久其有功於德宗最多然居相位四年而
已以四事攻之其在禁林小心精察未嘗有
過在廟堂則方鎮之賂雖微必卻其正已可
知至於論諫必本仁義不雜以一毫功利之
私凡所開陳無非欲拔德宗心術之蔽其於
格君又無所揑平時計畫成敗若燭照龜卜
之不差初問兩河淮西事宜勸德宗以蓄威
罪德居重獻靳使帝能從其言豈有涇卒之
勞及將奉天卒類其謀得以反國始當大任
即建請臺省長官各舉其屬其體統甚正其
綱目不煩使其說得行則人主擇一相一相
擇庶長庶長擇衆僚上下交舉其職端可不

勞而治後以親臣多闕數陳七患其於養材
任人之方鐸舉不遺考擬平生戒讀事業無
一不合於理者蓋三代而下唯一董仲舒有
丞相之學而不及爲其他號將名相者或以
德量武以衆節武以才能然於學例不能士
特雖以諸葛公庶幾王佐之才於此且有觀
賢兄其它平若實公者可謂有等指之學矣
雖其所摩若正故周於謀讀事業亦羽非正
然公之於學亦豈有他法其誦聖賢之書積
求其意而體之於身以之行已以之事君終
其身而來變古之所謂學者亦若是爲而已
閣留宣公邪或謂實公之學足以正君而不
能同德宗之聽何也日舉在已用不用在時
雖孔孟有不能以者於宣公乎矣尤○又禁
德宗時賢相自崔揚李陸外有蕭復姜公輔
柳渾復以兵部侍郎憲持東天告悉厚鹽欲
西如屬翔依張鎰復曰屬報乃此營兵今此
時微當有同懲者難錢臣畏不先帝曰朕崇

行留一日以驗兩言俄而鎰爲李楚琳所害
於延拜吏部尚書同平章事復嘗言鄭辭以
來始用宦者監軍權望太重是聽正可委宮
拔事兵要政撽証使參預帝不聽又言陛下
戒初清明自揚炎盧杞放命猿塞德請蔽及
效今防于色當從文前激因述君臣大端即
自言若使臣依阿偷免不敢當宰相杞對曰
武巧吏何匿復屬言杞詞不正帝亞貽謂左
方日復侵我因詔復充山南江淮湖南嶺南
年道豈德安慰使與元初進門下侍郎初淮
南陳少游左附李希烈而張鎰判官青卑殺
泚隴叛卒不應楚浙後還部攻建言陛下反
亞引至已貴矣唯爵甚汰兵爲未明少游位
南朔荀臣戚卑名淺官下獨挺挺抗建如以
年代少游則天下陳然表逆唱之星帝許之
後出中官馬爹緒宰相劉從一附耳語既而
從一答發褒曰有論與公議向所奏不欲李
苍盧許開邢彼曰亮舜有受日之言朝廷大

事尚當誅反公欲必究野非其人當罷去歟曰宰相而謀議可避之乎今與公行此哉可第恐浸以生常政由是廢從一以關帝不從尋曰事擾抄太子左庶子罷居續州使至闕高華屬名郎不過押流從臨事職方數并亦意次居位西解既眼要然口未當言所界公輔為翰林學士有高也年進見敷奏詳亮德宗器之朱滔助正陵扑以寢授書閣道要山太原馬燧備之設不知泚召還京師公輔諫曰陛下若不能坦懷待泚不如誅之養虎毋自貽害不從既而涇師亂帝自苑門出公輔叩馬陳曰泚嘗帥涇原得士心向以滔叛奪之兵居常怏怏不自聊請遣騎挾取以從毋令群凶得之帝倉卒不及聽務行欲疑羅諸饒殺鑿入輔曰鑿離信臣然支吏也所領皆不以部也源傷突勞凶若泣羅軍情有壞非剛全業也安亦記柔道我之言遂之奉天不屬口興朔果載殺鑿帝在來天有言誠反若

請為守備盧杞曰泚忠正甚賢崇何言其叛傷大臣心臣請百口保之帝知群臣多間泚孝近乘輿者乃詔諸道兵非城一會止公輔曰王者不嚴羽衛無以重威逐今禁旅單寡而士馬處外為陛下危之亦曰善悉內諸軍未兵果至如所言乃擢公輔諫議大夫同平章事帝長女唐安公主道薨詔厚其葬公輔諫曰即平賊主必歸葬今行在宜從儉以濟軍興帝怒謂學士陸贄曰唐安之葬不欲事益麗入策發為淨國賁甚寡讃不容寧相開謂朝衛指服得耳贄忍公賴諭諫滿精宰相衛將臣應分由常曰不然彼官公勸才不足以稍術又自求解朕身將之此外且能故費直舊石耳者下遷為且無子壽欲宗用別罪今通參從壽右承未此衛渾臣然南山興素門三休以宰相多勃非子傷晉之賞東新在涌蘇朋坐至泌天敗右散昇宗侍自元云年遷令郡侍郎李希烈表維兹嗣隨用李元平

于汝州渾曰是夫銜下而貫石者也往必見寓何賊之擾既而果為賊縛三年同平章事帝嘗親擇吏宰畿邑而政有狀召宰相語皆賀帝得人渾獨不賀曰且特京兆尹我耳陛下當擇臣輩以輔重德臣當選京兆尹承大化尹當求令長親細事代尹擇令來陛下所占帝然之下工為帝作帶誤致一鑄私市亡王足之及獻帝識不類捕之工人伏罪帝怒其款詔京兆府論死渾曰發法誤傷乘輿器服罪當杖請論如律由是工不死白志貞除浙西觀察使渾奏志貞與小吏徵嘉其才不當迎劉戎臣以死守不敢奉詔渾城與吐蕃會平涼是日帝語大臣以和我息師之使馬遂貨曰今日已盟百年無覆患渾曰吏汝人面歐心易以兵制難以信結臣竊憂之李嚴繇言曰蓄我多不情誠卻渾言帝變色曰渾書生未建兵事大臣亦當爾耶皆頓首謝夜半郤寧節度使韓游瓌飛奏吐蕃劫盟將校

皆覆沒帝大驚以表示渾明日懸之曰卿儒主乃知軍我萬里請手益禮異之宰相張延賞怙權嫉渾守正遣親厚謂曰明公舊德第悵言於朝則位可久渾曰為我謝張公渾頭可斷古不可禁卒為所擠以右散騎常侍罷啟事往清儉不營產判免後數日置酒召故人出游敢肆乃還矚然無黜兇意亡宰相始皆而然恃者則揚炎蓋邪敗國則盡杞炎與罕相之載同郡擢炎吏部侍郎載皆國陵擇才可代己者引以自近得炎親重無比載敗坐貶道州司馬德宗在東宮雅知其名及即位崔祐甫薦炎可器任即拜門下侍郎平章事舊制天下賦皆入左藏庫而太府四時以數聞尚書比部覆出納宰無盈賦及第五琦為度支鹽鐵使京師豪將求取無節琦不能禁乃悉租賦進大盈內庫天子以給取為便故不復出自是天下公賦為人君私藏有司不得計贏少而宦官以冗名持簿者三百人

人奉給其間根柢連結不可動及炎爲相言
於帝曰財賦者邦國大本而生人之喉命先
朝權制以中人領其職五尺宦豎操邦之柄
豐儉盈虛雖大臣不得知臣請出之以歸有
司度宮中經費一歲幾何量數奉入不敢以
闕帝從之初定令有租庸調法自開元承平
久不爲版籍法度廢弊而丁口轉死田畝換
易貧富升降悉非向時而戶部徒以空文上
之又戍邊者蠲其租庸六歲以歸玄宗事夷
狄戍者多死邊將諱不以聞故貫籍不除天
寶中王鉷爲戶口使方務聚斂以其籍存而
丁不在是隱課不出乃按舊籍當除免者積
三十年責其租庸人苦無告故法遂大弊至
德後天下兵起因以饑癘百役並作人戶凋
耗版圖空虛軍國之用仰給於度支轉運使
四方征鎮又自給於節度都團練使賦斂之
司數四莫相統攝綱目大壞朝廷不能覆諸
州四方貢獻悉入內庫權臣巧吏因得旁緣
公託進獻私爲贓盜者動萬萬計河南山東
荊襄劍南重兵處皆厚自奉養王賦所入無
幾多斂凡數百名廢者不削重者不去新舊
仍積不知其涯百姓竭膏血鬻親愛旬輸月
送無有休息吏其苛蠶食于人富人多丁者
以宦學釋老得免貧人無所入則丁存故課
免於上而賦增於下是以天下殘瘁蕩爲浮
人鄉居地著者百不四五矣炎疾其弊乃請
爲兩稅法以一其制凡百役之費一錢之斂
先度其數而賦於人量出制入戶無主客以
見居爲簿人無丁中以貧富爲差不居處而
行商者在所州縣稅三十之一度所取與居
者均使無僥利居人之稅秋夏兩入之俗有
不便者三之其租庸雜徭悉而丁額不廢其
田畝之稅率以大曆十四年墾田之數爲定
而均收之夏稅盡六月秋稅盡十一月歲終
以戶口增失進退長吏而尚書度支總之焉
舊六使論中外議者沮若以爲租庸[illegible]行

數百年不可輕改帝不聽天下果利之自是
人不土斷而地著賦不加斂而增入版籍不
造而得其虛實吏不誡而姦無所取輕重之
權始歸朝廷矣炎與爵表以罪叢悟天子中
外翕然屬望爲賢相居數月崔祐甫疾不能
起炎獨當國遂多變祐甫之政又請開豐州
陵陽渠發發縣民役作閒罪驟然渠卒不就
素德元載思有以報之於是復議城原州節
度使段秀實請安憂都獻宜以暨計方農事
不可遷興功炎懲寇秀實爲司農卿以邠寧
李懷光督作還朱泚崔寧疏兵各萬人翼之
詔書下涇軍怒曰吾軍爲國西屏十餘年始
自邠土農桑坐著之安徒比據養中手攻足
處陵並城壘自又設之塞外且安寘此平又
懷光特法勝舉軍畏之裨將劉文喜因人之
發乃上疏求秀實朱泚爲使部以泚代懷光
文喜不奉詔閉城拒守質其子吐蕃以求援
時方暘旱人情騷擾羣臣皆請赦文喜帝不
聽且赴師涇州士當受春服者言郎媚命出
復光率軍攻之壘環其州別將劉海賓斬文
喜獻其首涇州平而原卒不能城又以劉晏
劾載已坐賊乃出晏忠州謝晏殺之朝野側
目李正己表請晏罪炎懼乃還賜心分走諸
道擇言宜懇實自辯解言帝自惡之非己道
也帝開使中人復其言於近己遲報信然於
是寄意銜之未發也會盧杞同平章事炎同
衷攻杞無學術勢公隨炎薄之計疾不與會
食杞陰爲慮梁崇義蔽帝欲以淮西李希烈
爲都統致討炎曰希烈始與李忠臣爲子遂
忠臣威其位此可任乎帝恚曰辦業許之不
能食吾言遂用希烈又舉崔昭等可大任帝
以炎議論疏闊遂罷爲左僕射杞令御史按
之貶崖州司馬賜冤初炎婿飾志節嫡得名
既傅會元載撫罪賊而得攻然仗害恨中不
能自止罪時必驟果於用孤茲以此及禍杞
與裴廷讞等發邪請歐巳見乙記之上當當

考焉

西山讀書記乙下之十九

西山讀書記乙下之二十

順宗永貞元年秋七月以太常卿杜黃裳爲門下侍郎同平章事與裴垍同相○本傳黃裳擢進士又中宏詞郭子儀辟佐朔方府子儀入朝使主留事李懷光與監軍陰謀矯詔誅大將等以動衆心欲代子儀黃裳得詔判其非以質懷光懷光流汗服罪於是諸將狠驕難制者黃裳皆以子儀令易置衆不致亂時上疾久不愈時扶御殿羣臣瞻望而已莫有親奏對者中外危懼思早立太子而王叔文黨欲專大權惡聞之初翰林待詔王伾善書王叔文善棊俱出入東宮娛侍太子叔文譎詭多計自言讀書知治道太子愛幸之與王伾相依附叔文因太子言某可爲相某可爲將幸異日用之密結翰林學士韋執誼及當時朝士有名而求速進者陸淳呂溫李景儉韓曄韓泰陳諫柳宗元劉禹錫等定爲死交而凌準程异等又因其黨以進自德宗大漸王伾先入稱詔召王叔文坐翰林中使決事上即位以韋執誼同平章事叔文欲專國政首引執誼爲相己用事於中與相倡和俄以伾爲左散騎常侍叔文爲起居舍人翰林學士伾寢陋吳語上所褻狎而叔文頗任事自許微知文義好言事上以故稍敬之不得如伾出入無阻叔文入至翰林而伾入至柿林院見李忠言牛昭容計事大抵叔文依伾伾依忠言忠言依牛昭容轉相交結每事先下翰林使叔文可否然後宣于中書韋執誼承而行之宦官俱文珍等皆先朝任使舊人疾叔文等朋黨乃啓上召翰林

學士鄭絪等入金鑾殿草制立廣陵王淳爲
皇太子改名純先是杜黃裳爲裴延齡所惡
留滯臺閣十年不遷及其壻韋執誼爲相始
遷太常卿黃裳勸執誼帥羣臣請太子監國
執誼驚曰丈人甫得一官柰何啓口議禁中
事黃裳勃然曰黃裳受恩三朝豈得以一官
相買乎拂衣起出秋七月制以積疹未復其
軍國政事權令皇太子純勾當時内外共疾
王叔文黨與專恣上亦惡之俱文珍等屢啓

上請令太子監國上許之又以杜黃裳袁滋
同平章事俱文珍等以其舊臣故引用之八
月制令太子即皇帝位朕稱太上皇（叔文伾皆貶尋賜死韋執誼等亦貶）
西川節度使韋皐薨支度副使劉闢自爲留
後諷將表求節鉞朝廷不許以袁滋爲西川
節度使徵闢爲給事中十一月劉闢不受徵
阻兵自守十二月以闢爲節度副使知節度
事上以初嗣位未能討故也憲宗元和元年

劉闢既得旌節志益驕求兼領三川上不許
闢遂發兵圍東川節度使李康於梓州上欲
討闢而重於用兵公卿議者亦以爲蜀險固
難取杜黃裳獨曰闢狂戇書生取之如拾芥
耳臣知神策軍使高崇文勇略可用願陛下
專以軍事委之勿置監軍闢必可擒上從之
翰林學士李吉甫亦勸上討蜀上由是器之
命左神策行營節度使高崇文將步騎五千
爲前軍神策京西行營兵馬使李元奕將步

騎二千爲次軍與山南西道節度使嚴礪同
討闢時宿將名位素重者甚衆皆自謂當征
蜀之選及詔用崇文皆大驚上與杜黃裳論
及藩鎮黃裳曰德宗自經憂患務爲姑息不
生除節帥有物故者先遣中使察軍情所與
則授之中使或私受大將賂歸而譽之即降
旄鉞未嘗有出朝廷之意者陛下必欲振舉
綱紀宜稍以法度裁制藩鎮然後天下可得
而理也上深以爲然於是始用兵討蜀以至

威行兩河皆黄裳啓之也高崇文屯長武城練卒五千常如寇至卯時受詔辰時即行器械糗糧一無所闕崇文出斜谷李元奕出駱谷同趣梓州崇文軍至興元軍士有食於逆旅折人匕筯者崇文斬之以徇胡氏曰解飯之士拘學之

見僙卯券符契何適而不然推明者點之則如采日中天而重雲蔽東眾若地而水凍擇失蜀誠險固推劉又德諸葛公在焉雖曹禪司馬懿不得窮其藩自節未有不賊者況劉曷全黃竊據非素得上民之心也而公御叢若開然以爲舞取篤譚議華冊贊討於前蘇枋李吉甫谷沃於內而拉黃寅嘗國決筭且虜將臣慝宗之意遂決爲可竒平禍亂冥起

治功所惠有二人主無意一世有其意而無大臣助之二也說一者論之若求同德之臣爲易得臣求有爲之君爲難逢德宗始息蒼眞晩而益甚混眞知知無人爲患宗一日嘗宁賢相良將忠言嘉謀甘出策戰之下貝僚之中不待招干四方而後得也故討平禍亂興起治功惟與人主無大有爲之志焉耳雲從龍風從虎聖人作而萬物覩矣

上與宰相論曰古帝王或勤勞庶政或端拱無爲互有得失何爲而可杜黃裳對曰王者上承天地宗廟下撫百姓四夷夙夜憂勤固不可自暇自逸然上下有別紀綱有敘苟慎選天下賢才而委任之有功則賞有罪則刑

選用以公賞刑以信則誰不盡力何求不獲哉明主勞於求人而逸於任人此虞舜所以能無爲而治者也至於簿書獄市煩細之事各有司存非人主所宜親也昔秦始皇以衡石程書魏明帝自按行尚書事隋文帝衛士傳飱皆無補於當時取譏於後來其耳目形神非不勤且勞也所務非其道也夫人主患不推誠人臣患不竭忠苟上疑其下下欺其上將以求理不亦難乎上深然其言本傳帝嘗問前

古王者所以治亂云云黃裳知帝銳於治恐不得其要因推言王者之道在精已任賢而已擇親綱領要得其大者至簿書獄訟百吏能否本非人主所自任昔秦始皇帝親程決事見唾前世魏明帝欲按尚書事陳矯不從隋文帝日晏聽政衛士傳飱太宗笑之故王者擇人任而責成見功必賞有罪信罰孰敢不力孔子之稱帝舜恭己南面以其能舉十六相去四凶而至無爲豈必勞神疲體勞耳日之察然後爲治哉帝以黃裳言忠嘉納之由是平夏蜀齊減蔡復兩河以機柬還宰相紀律設張拂綱蹙中與自黃裳答之○范氏曰最錯有言曰五帝稗聖其臣莫能及故自穀事雜之學李刑名之言也豈足以知帝王之道哉然而後世或猶其說以誤人主至使爲上者行有司之事常指失職天下不治由其臣不學之過也夫人主任一相一相舉賢才賢者各引其類豈不易而有成功乎是旃

上不可代其下下不可勤其上若爲上而親有司之事豈獨治天下不可爲也一路亦不可爲也奚獨一縣也一[illegible]亦不可爲也黃裳之相憲宗其知所先務斯○胡氏曰黃裳之言罔要矣然夙夜憂勤不自暇逸必有其事苟無其事而徒然有憂勤則憂何所憂而勤何所勤哉侵官不可也兼于庶言庶獄庶愼不可也然則當何爲哉士之人君既得賢材布之列位矣於是朝以聽政則公卿在前史在左古諫爭七人訓告教誨而無怠朝矣晝以訪問則藏于成憲學于古訓多識前言往行與萬民之疾苦物情之幽隱而無怠晝矣夕以修令則思夫應違慮夫榮辱慎而後出審而後發不敢苟也而無怠夕矣而又無淫于觀于逸于遊于田于酒于業而又盤有銘几有戒杖有詔器有箴圖有規藝有諫夫所以寅畏祗懼不使放心邪氣得溺焉者加此夜而寢息則又有鷄鳴之賢妃卷耳之淑女

警戒相成不懷宴安昧爽丕顯坐以待旦此乃憂勤之事也憂勤如此乃所以端拱無爲也是故勤勞者非衡石程書衛士傳餐之謂也無爲者非遺棄萬務嘿然兀然之謂也精無遠周公之言則人君之法具矣黃裳非有隱也其所得如是而已向使李林甫盧杞承此旨必有邪謀入于左腹措其君於酖毒之地而盡其權柄矣

初韓全義入朝以其甥楊惠琳知夏綏留後杜黃裳以全義出征無功驕蹇不遜直令致仕以右驍衛將軍李演爲夏綏節度使惠琳勒兵拒之表稱將士逼臣爲節度使河東節度使嚴綬表請討之詔河東天德軍合擊惠琳綏遣牙將阿跌光進及弟光顏將兵赴之光進本出河曲步落稽兄弟事河東軍皆以勇敢聞夏州兵馬使張承金斬惠琳傳首京師

初李師古有異母弟曰師道常疎斥在外及師古疾篤師道時知密州事閏五月師古薨判官高沐等潛逆師道奉以爲節度副使八月李師道總軍務久之朝命未至師道謀於將佐或請出兵掠四境高沐固止之請輸兩

稅申官吏行鹽法遣使相繼奉表詣京師杜黃裳請乘其未定而分之上以劉闢未平以師道爲平盧留後知鄆州事胡氏曰因幾而制與失機而治其難易十相倍也平盧擅襲父位杜黃裳欲因其未定而分之良計也憲宗盡與反覆許論其始終則黃裳必有度豈空言哉乃違以地援師道他日討之勞費爲如何故君子言難平者事也易失者機也習若援於事而必平敏者及於待而不失也

九月高崇文克成都市肆不驚珍寶山積秋毫不犯檻劉闢送京師斬闢大將邢泚館驛巡官沈衍餘無所問事無巨細命一遵韋南

康故事從容指撝一境皆平闢有二妾皆殊
色監軍請獻之崇文曰天子命我討平凶豎
當以撫百姓爲先遽獻婦人以求媚豈天子
意邪崇文義不爲此乃以配將吏之無妻者
杜黃裳建議征蜀及指授高崇文方畧皆懸
合事宜崇文素憚劉澭黃裳使謂之曰若無
功當以劉澭相代故能得其死力及蜀平宰
相入賀上目黃裳曰卿之功也
二年門下侍郎平章事杜黃裳有經濟大畧
而不修小節故不得久在相位春正月充河
中晉絳慈隰節度使胡氏曰尺朽不可以棄合抱之木二卵不可以
棄干城之將黃裳頗通餽遺是其失也然憲宗方欲張皇六師剗平僭亂無寧含小以棄
大乎衡黃裳有子貢之值未定黃殖盡斯厚賜予之若田金帶先物美家不資其長弃黃
裳之才業炅矣惜哉以憲宗之明而使輔相有不獲自盡之數也俄封邠國
公明年卒贈司徒諡宣獻黃裳達權變有王
佐大畧性雅澹未始忤物亦爲執誼所禮及
敗悉力營救既死表還其柩葬焉然除吏不
甚別流品通饋謝無絜白名當大政未久不

究其才又處外天下常所屬意
元和二年春正月以戶部侍郎武元衡爲門
下侍郎翰林學士李吉甫爲中書侍郎並同
平章事吉甫聞之感泣謂中書舍人裴垍曰
吉甫流落江淮踰十五年一旦蒙恩至此思
所以報德惟在進賢而朝廷後進罕所接識
君有精鑒願悉爲我言之垍取筆疏三十餘
人數月之間選用畧盡當時翕然稱吉甫爲
得人胡氏曰人主不自用而任宰相宰相不自用而任卿大夫所任各得其人雖唐
虞不越是矣或乃疊稱道而多疑沮則沾寵專恃惟恐人之軋己故讒說諫作之計日生
于賀中忠賢智能之士盡置之度外如李并甫盧杞懲然亦何益矣李吉甫不得在端亮
之列然於陸敬輿能忘纖芥之隙於裴垍能輸訪問之於此固君子之高致也夫聽言莫
難於受薦以人才志趣有異有同故忌克之人必自選擇以防參商乎胥之爲已害也今
吉甫一旦用垍所識三十餘人曾不待薪知人之明雖在裴垍得人之譽乃歸吉甫誠宰
相遺而不舉其相業可少善邪○本傳元衡平一孫擢進士累爲華原令畿輔鎮軍督將
皆驕橫撓政元衡移疾去德宗欽其才召拜比部員外郎後爲御史中丞嘗對延英帝目
送之曰是真宰相器順宗立王叔文使人誘以爲黨拒不納叔文不悅改右庶子會冊皇
太子元衡贊相太子識之及即位拜中丞進戶部侍郎二年相○吉甫栖筠子貞元初爲

太常博士年尚少明練典故昭德皇后崩自
天寶後中宮虛曠禮廢吉甫草具其儀德宗
稱善李泌竇參器其才厚遇之陸贄疑有黨
出爲明州長史贄之貶忠州宰相欲害之起
吉甫爲忠州刺史使甘心焉既至置怨與結
懽人益重其量坐是不徙者六歲歷郴饒二
州治稱憲宗立以考功郎中召知制誥
俄入翰林爲學士遷中書舍人劉闢拒命帝
意討之未決吉甫獨請無置宜絕朝貢以折
姦謀時李錡在浙西厚賂貴幸請用韓滉故
事領鹽鐵又求宣歙問吉甫對曰昔韋臯蓄
財多故劉闢因以構亂李錡不臣有萌若益
以鹽鐵之饒采石之險是趣其反也帝悟乃
以李巽爲鹽鐵使高崇文圍鹿頭未下嚴礪
請出并州兵與崇文犄角果閬以攻渝合吉甫
以爲非是因言漢伐公孫述晉伐李勢宋伐
譙縱梁伐劉季連蕭紀凡五伐蜀繇江道者
四且宣洪蘄鄂彊弩號天下精兵爭險地兵

家所長請起其兵犄三峽之虛則賊勢必分
首尾不救崇文懼舟師成功人有鬬志矣帝
從之礪復請大臣爲節度吉甫諫曰崇文功
且成而又命帥不復盡力矣因請以西川授
崇文而屬礪東川益資簡六州使兩川得以
相制由是崇文悉力劉闢平吉甫謀居多吐
蕃遣使請尋盟吉甫議德宗初未得南詔故
與吐蕃盟自異牟尋歸國吐蕃不敢犯塞誠
許盟則南詔怨望邊隙日生帝辭其使復請
獻濱塞亭障南北數千里求盟吉甫議曰邊
境荒岨犬牙相吞邊吏按圖覆視且不能知
今吐蕃綿山跨谷以數番紙而圖千里起靈
武著劍門要險之地所云二三百所有得由
之名而實喪之陛下將安用此帝乃詔謝贊
普不許張愔既得徐州帝又欲以濠泗二州
還其軍吉甫曰泗負淮餉道所會濠有渦口
之險前日授建封裂失形勢今情乃兩淮杜
士所立雖有善意未能制其衆又使得淮過

閒東甫走集蜀未已也乃止中書史滑渙專
與中人劉光琦昵宰相議爲光琦持異者使
渙請常得如素官人傳詔或不至中書召渙
於延英承旨迎附羣意即爲文書宰相至有
不及知者由是通四方賂謝泳官至刺史
鄭餘慶當國嘗一責怒數日即罷去吉甫請
閒訪其姦帝使澤渙家得貲數千萬貶死雷
州又建言州刺史不得擅見本道使罷諸道
歲終迷句以紀苛歛命有司覈材堪縣令者
軍國大事以實書易置詔由是帝愈倚信任
黃裳罷宰相
乃擢吉甫相

上以元衡堅正有守故眷禮信任異他相吉
甫連蹇外遷十餘年究知閭里疾苦常病方
鎮強恣至是爲帝從容言使屬郡刺史得自

爲政則風化可成帝然之出郎吏十餘人爲
刺史按此於控制方鎮策爲上策其後高重
亂用其法故至國初亦行之藩鎮之
禍乃息吉甫可
謂善策也哉
自王叔文時選任猥冒吉甫
始薄其資人得敘進官無留才
九月夏蜀既平藩鎮惕息多求入朝鎮海節
度使李錡亦不自安求入朝上許之遣中使
至京口慰撫且勞其將士錡雖署判官王澹
爲留使實無行意屢遷行期澹與敕使數勸
諭之錡不悅上表稱疾請至歲暮入朝上以

問宰相武元衡曰陛下初即政錡求朝得朝
求止得止可否在錡將何以令四海上以爲
然下詔徵之錡詐窮遂謀反王澹旣掌留務
於軍府頗有制置錡益不平密諭親兵使殺
之會頒冬服錡嚴兵坐幄中澹與敕使入謁
有軍士數百譟於庭曰王澹何人擅主軍務
曳下臠食之大將趙琦出慰止又臠食之注
刃於勑使之頸詬詈將殺之錡陽驚起救之
冬十月詔徵錡爲左僕射以御史大夫李元

素爲鎮海節度使錡表言軍變殺留後大將
先是錡選腹心五人爲所部五州鎮將姚志
安處蘇州李深處常州趙惟忠處湖州丘自
昌處杭州高肅處睦州各有兵數千伺察刺
史動靜至是錡各使殺其刺史制削李錡官
爵及屬籍以淮南節度使王鍔統諸道兵爲
招討處置使徵宣武義寧武昌兵并淮南宣
歙兵俱出宣州江西兵出信州浙東兵出杭
州以討之

初李吉甫度李錡必反勸帝召之使者三往
以病解而多持金啗權貴至爲錡游說者吉
甫曰錡庸材而所畜乃亡命羣盗非有鬬志
討之必克帝意決復言昔徐州亂嘗敗吳兵
江南畏之若起其衆爲先鋒可以絕除後患
韓弘在汴州人憚其威誠詔弘子弟率兵爲
掎角則賊不戰自潰從之詔下錡衆聞徐梁
兵興斬錡降 本傳○按吉甫之謀謨如此而通鑑不之載獨見於新傳何邪當考

高崇文屢上表願效死邊陲上擇可以代崇
文者而難其人以平章事武元衡同平章事
充西川節度使 按元衡制置方鎭舉無遺策居相位僅乃閱月即出之西川一方與諸道利害孰輕重殆有不可曉者本傳云崇文去成都盡以金帛帟幕伎樂工巧行蜀幾爲空元衡至綏靖約束儉己寬民比三年上下完實蠻夷懷歸雅性莊重雖淡於接物而開府極一時選
是時李吉甫撰元和國計簿上之總計天下
方鎭四十八州府二百九十五縣千四百五
十三其鳳翔鄜坊邠寧振武涇原銀夏靈鹽

河東易定魏博鎮冀范陽滄景淮西淄青等十五道七十一州不申戶口外每歲賦稅倚辦止於浙江東西宣歙淮南江西鄂岳福建湖南八道四十九州一百四十萬戶比天寶稅戶四分減三天下兵仰給縣官者八十二萬餘人比天寶三分增一大率二戶資一兵其水旱所傷非時調發不在此數

三年夏四月上策試賢良方正直言極諫舉人伊闕尉牛僧孺陸渾尉皇甫湜前進士李

宗閔皆指陳時政之失無所避戶部侍郎楊於陵吏部員外郎韋貫之爲考策官貫之署爲上第上亦嘉之詔中書優與處分李吉甫惡其言直泣訴於上且言翰林學士裴垍王涯覆策湜涯之甥也涯不先言垍無所異同上不得已罷垍涯學士垍爲戶部侍郎涯爲都官員外郎貫之爲果州刺史後數日貫之再貶巴州刺史涯貶虢州司馬楊於陵爲嶺南節度使亦坐考策無異同也僧孺等久之

不調名從辟於藩府按吉甫於是乎失宰相之度矣自此朋黨之禍起訖于唐亡吁可惜哉時翰林學士左拾遺白居易上疏以爲牛僧孺等直言時事恩獎登科而更遭斥逐並出爲關外官楊於陵等以考策敢收直言裴垍等以覆策不退直言皆坐譴謫盧坦以數舉職事黜庶子此數人皆今之人望天下視其進退以卜時之否臧者也一旦無罪悉疏棄之上下杜口衆心恟恟陛下亦知之乎且陛下既下詔徵之直言索之極諫僧孺等所對如此縱未能推而行之又何忍罪而斥之乎按居易之論當矣而吉甫不省異時德裕不用居易而用敏中其事殆原於此

九月以戶部侍郎裴垍爲中書侍郎同平章事上雖以李吉甫故罷垍學士然寵信彌厚

故未幾復擢爲相本傳垍擢進士以賢良方正對策第一元和初召入翰林爲學士遷中書舍人坐覆視皇甫湜等對策并是罷學士帝器垍方直以爲任公輔寖其遇至是相

垍始承旨翰林天子新翦蜀亂厲精致治中外機筦垍多所參與以小心慎默稱帝意既當國請繩不軌課吏治分明淑慝帝降意順納吐突承璀自東宮得侍恩顧親渥承間欲有開說帝憚垍誠使勿言帝在殿中常呼垍官而不名嶺南節度使楊於陵爲監軍許遂

振所誣詔授冗官垍曰以一中人罪藩臣陛下之法安在更授美官

初德宗不任宰相天下細務皆自決之由是裴延齡輩得用事上在藩邸心固非之及即位選擢宰相推心委之嘗謂垍等曰以太宗玄宗之明猶藉輔佐以成其理況如朕不及先聖萬倍者乎垍亦竭誠輔佐上嘗問垍為理之要何先對曰先正其心胡氏曰裴垍正心之對可謂大臣之言矣然進德者必有所行之事故顏回問仁孔子曰克己復禮為仁顏回曰請問其目孔子乃告以四勿四勿者克己復禮之事也正心亦然使憲宗能問曰心一也若何而有不正下之之道如何垍必有復于王矣蓋然以正心為務而無所用力則猶人之知食之可以飽而不能[illegible][illegible]又安所食乎

舊制民輸稅有三一曰上供二曰送使三曰留州建中初定兩稅時貨重錢輕是後貨輕錢重民所出已倍其初其留州送使者所在又降省估就實估以重斂於民及垍為相奏天下留州送使物請一切用省估其觀察使先稅所理之州以自給不足然後許稅於所屬之州由是江淮之民稍蘇息先是執政多惡諫官言時政得失垍獨賞之本傳云諫官言得失大抵執政多忌之惟垍獎勵使盡言垍器局峻整人不敢干以私李傳云雖宿貴前望造謁不敢干以私嘗有故人自遠詣之垍資給優厚從容款狎其人乘間求京兆判司垍曰公才不稱此官不敢以故人之私傷朝廷至公他日有盲宰相憐公者不妨得之垍則必不可

以中書侍郎同平章事李吉甫充淮南節度使

河中晉絳節度使邠宣公杜黃裳薨

四年給事中李藩在門下制敕有不可者即於黃紙後批之吏請更連素紙藩曰如此乃狀也何名批敕裴垍薦藩有宰相器上以平章事鄭絪循默取容二月罷絪為太子賓客擢藩為門下侍郎同平章事藩知無不言上甚重之本傳藩少沈峙有檢局于學居父喪家本饒財姻屬來弔有持去者未嘗問然務施與居數年貲盡年四十餘困窶人間不自服畏如也杜亞守東都表致府中平事不從去徐州張建封辟節度府建封卒涼州刺史杜兼疾驅至險有覬覦藩謂曰公

今衰君宜謹守土何棄而來宜速還否則以法討諸兼錯作去恨之因誣奏建封死潛憾其軍有非望德宗怒密詔徐泗節度使杜佑殺之佑雅器藩出詔示之藩色不變佑曰慎毋畏吾以闔門保君矣帝未之信亟追藩入帝望其狀歎曰是豈作亂人耶釋之拜祕書郎王紹得君數薦與相見然不詣王仲舒與同舍郎韋成季呂洞日置酒邀賓客相樂慕藩名強致之仲舒等爲俳諧廋語狎昵藩一見謝不往從仲舒等果斥遷給事中遂平章事薦忠謹好諫以言帝以爲無隱○胡氏曰裴垍賞論事諫官喜批敕給事此宰相所難能垍何以能爾觀垍告憲宗爲理正心之言則知垍之方寸不爲利回不爲義疚矣政出於朝堂而諫官論之是指摘我也勅出於宰相而給事批之是輕忽我也淺則慍甚則怒又甚焉則斥逐誅殺隨之其防人言甚於寇讎覬有虛懷大度以天下理亂爲己責而不貴私其身如裴弘中者乎嗚呼其賢矣哉司馬遷慕用晏嬰願爲執鞭而不可得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雖不能至而心好之一篇之中三致志焉愚於弘中亦云

河東節度使嚴綬在鎮九年軍政補署一出監軍李輔光綬拱手而已裴垍具奏其狀請以李鄘代之三月以綬爲左僕射以鳳翔節度使李鄘爲河東節度使上欲革河北諸鎮世襲之弊乘王士眞死欲自朝廷除人不從則興師討之按是年三月成德節度使王士眞薨其子副大使承宗爲留後河北三鎮相承各置副大使以嫡長爲之父沒則代領軍務裴垍曰李納跋扈不恭王武俊有功於國陛下前許師道納子今奪承宗武俊孫士眞子沮勸違理彼必不服是議久不決上以問諸學士李絳等亦以爲未可見絳事中中尉吐突承璀欲希上意奪裴垍權自請將兵討之昭義節度使盧從史遭父喪朝廷久未起復從史懼因承璀說上請發本軍討承宗遂得起復

初平涼之盟副元帥判官路泌等沒於吐蕃其後吐蕃請和泌子隨三詣闕號泣上表乞

從其請德宗不許至是復請和隨又五上表詣宰相泣請裴垍李藩亦言於上請許其和上從之五月命祠部郎徐復使吐蕃

五年初盧從史首建伐王承宗之謀及朝廷興師從史逗留不進陰與承宗通謀上患之會從史遣牙將王翊元入奏事裴垍引與語爲言君臣之義微動其心翊元遂輸誠言從史陰謀及可取之狀令翊元還本軍經營復來京師遂得其都知兵馬使烏重胤等款要

坦言於上曰從史狡猾驕很必且爲亂今聞
其與承璀對營視承璀如嬰兒往來殊不設
備失今不取後雖興大兵未可以歲月平也
上熟思良久許之從史性貪承璀盛珠玉奇
玩視其所欲稍以遺之從史喜益相昵狎三
月承璀與行營兵馬使李聽晟子謀召從史入
營博伏壯士擒縛之內車中馳詣京師從史
營中士卒聞之甲以出操兵趨譁烏重胤當
軍叱之曰天子有詔從者賞敢違者斬士皆
歛兵還部伍

秋七月王承宗遣使自陳爲盧從史所離間
乞輸貢賦請官吏許其自新朝廷以師久無
功制洗雪承宗以爲成德節度使悉罷諸道
行營將士
八月上與宰相語及神仙果有之乎李藩對
曰秦始皇漢武帝學仙之效具載前史太宗
服天竺僧長年藥致疾此古今之明戒也陛
下春秋鼎盛方勵志太平宜拒絕方士之說

苟道盛德充人安國理何憂無堯舜之壽乎
本傳云嘗謂前世所以家給及國匱之若何致而然及祈禳之數蕃費儉則足用敦本則
百姓富反是則匱又言孔子病止子路之禱漢文帝每祭勑有司其而不祈使神無知則
不能降福有知固不可私已求媚而怳之也且義以人者和於神人乃神之主人安而福
至帝悅曰當與公等上下相勗以保此言後復問神仙長年事蕃等常且有所或極陳荒
安漫誕不可信後入仙淡等語果爲累云○男氏曰浮屠氏謂死而復生黃冠師謂白日
輕棄其言妄甚而人多惑之何也曰貪故也貴爲天子富有四海意滿志得所憚者死耳
誠得如華封人之說乘彼白雲至于帝鄉豈抑甚顧願自天世以來未有如昇者鼎湖之
事出於燕齊方士說誚相承秦皇漢武畢力逞智來而不得矣李藩之論甚正而不足回

憲宗曾無以易之也傳說告高宗曰惟學遜志念終始典于學厥德修罔覺憲宗未嘗求
賢人講經術遜志于聖王之學也則不好浮屠必好黃老其勢固然也誠使學爲王者事
日月緝熙彼方知所不足欲罷不能異端何自而入耶
初拾遺獨孤郁李正辭嚴休復三人皆遷過
謝坦坦獨讓休復曰君異夫二人孜孜獻納
者前日進擬上固爲疑休復大慙按此即所謂諫官言
得失坦所偁賞之者也坦爲學士時引李絳崔羣與同列
及相又擢韋貫之裴度知制誥李夷簡御史
中丞皆踵躡爲輔相號名臣自他選任罔不

精明人無異言士大夫不以垍任少柄用爲嫌故元和之治百度脩舉稱朝無幸人（本傳）

是月裴垍得風疾上甚惜之中使候問旁午於道

以太常卿權德輿爲禮部尚書同平章事（本傳）

皐子德輿七歲居父喪哭踊如成人未冠以文章稱諸儒間從李兼杜佑辟德宗召爲左補闕貞元八年關東淮南浙西州縣大水壞廬舍漂殺人德輿建言江淮田一善熟則旁資數道故天下大計仰於東南今霪雨二時農田不開庸亡日衆宜選羣臣明識通方者持節勞徠問人所疾苦蠲其租入與連帥守長講求所宜賦取於人不若藏於人之固也帝乃遣奚陟等四人循行慰恤裴延齡以巧倖進判度支德輿上疏斥言延齡以常賦正額用度未盡者爲羨剩以希己功知制誥進中書舍人當是時帝親覽庶政重除拜凡命諸朝告手制中下始德輿知制誥而徐岱給事中高郢爲舍人居數歲岱卒郢知禮部德輿獨直兩省數旬一還舍乃上書言左右拔垣承天子詔命本行詳覆各有攸司舊制分曹十負以捐防檢大抵事有所變則吏得爲非四方闕者或以朝廷爲之七要重之司不宜父廢帝曰非不知卿之勞但擇如卿者未得其人耳久之知禮部貢舉真拜侍郎凡三歲覈品詳諦所得士相繼爲公卿宰相取明經初不限員十九年大旱德輿因是上陳闕政曰陛下齋心禱祈閔惻元元告于宗廟齋諸天地一物可祈必致其禮一士有請必聽其言憂人之心可謂至矣臣聞銷天災者惟政術遂人心者流惠澤和氣洽則祥應至矣

劉旨之内大率去北不爾所望釋從之人説語之落處種麥時種不得下宜詔在所歲留涖洪以不發民今益損賦及宿逋遂貸一切鬭以敵下鬻除亦廉司欲之理不加先事圖之則既歸於上矣十四年夏旱吏超常財至縣令爲民錢停者不可不察又言漕運本府關中米轉東都以西總道倉庫屬入京師督江淮所輸之備常數然後府大倉一歲計斥其餘者以糴千民則時價不踊而蓄藏者出矣又言大曆中一斛直錢四于今北八百税入加舊則出於民者五倍其訓曰方銳於上饑爲國措然廣亦寶之求而兵育虛籍利承多方雜有也計巧厥能商功利其於剝脫咬口困人物也又亨凡經繼救者自罰扶拔無招空爲飢人以動和氣而冬萬官歲三年孝受命衣食既空盡然謫堯此亦錢人之一端也近世下洗宥然放者或起爲二千石其徒更相飽恐事復可望推因而以之使人人自

始帝寤采用之憲宗元和初歷兵部侍郎徙太子賓客俄遷前官時澤潞盧從史詭欲度不制其父虔卒京師而成德王承宗父死求襲覺與諫以爲誠懷山東先擇昭義之帥從史拔自軍校偃蹇不法今可因其喪罷守臣代之成德習俗既久當制以漸許成德之請別司許昭義則不可帝不聽及王承宗叛從史乃詭計以撓王師兵老無功德輿復請赦承宗從從安後背略如所料會裴垍病德輿平章事

十月以前河中節度使王鍔爲河東節度使

上左右受鍔厚賂多稱譽之上命鍔兼平章事李藩固執以爲不可權德輿曰宰相非序進之官唐興以來方鎮非大忠大勳則跋

者朝廷或不得已何遽以此名假之上乃止藩本傳詔錄兼宰相藩遽取筆塗宰相字署其左曰不可還奏之帝失色曰何不可應別為奏可以筆塗詔邪藩曰勢迫矣出今日便不可止既而事得寢

裴垍數以疾辭位罷為兵部尚書垍之進李吉甫薦頗力及居中多變更吉甫時約束吉甫復用銜之徙垍太子賓客卒不加贈

六年春正月以淮南節度使李吉甫為中書侍郎同平章事二月李藩罷為太子詹事本傳云李吉甫復相藩頗沮止會吳少陽襲淮西節度使吉甫已見帝潛欲中藩即奏曰道遣

中人假印節與吳少陽臣為陛下假之帝變色不平翌日罷藩後數月帝復思藩召對將授中書密釋明年為華州刺史未行卒贈戶部尚書謚曰貞簡

藩材能不及吉甫之裴垍然人物清整是其流亞

上問宰相為政寬猛何先德輿對曰秦以慘刻而亡漢以寬大而興太宗觀明堂圖禁抶人背是故安史以來屢有悖逆之臣皆旋踵自亡由祖宗仁政結於人心人不能忘故也然則寬猛之先後可見矣上善其言

[illegible]吉甫奏自漢至隋十有三代設官之多無如國家者天寶以後中原宿兵見在可計者八十餘萬其餘為商賈僧道不服田畝者什有五六是常以三分勞筋苦骨之人奉七分待衣坐食之輩也今內外官以稅錢給俸者不下萬員天下三百餘縣或以一縣之地為州一鄉之民而為縣者甚眾請敕有司詳定廢置吏員可省者省之州縣可併者併之入仕之塗可減者減之又國家舊章依

品制俸官一品月俸錢三十緡職田祿米不過千斛艱難以來增置使額厚給俸錢大曆中權臣月俸至九千緡州無大小刺史皆千緡常袞為相始立限約李泌又量其閑劇隨事增加時謂通濟理難減削然猶有名存職廢或額去俸存閑劇之間厚薄頓異請敕有司詳考俸料雜給量定以聞於是命給事中段平仲中書舍人韋貫之兵部侍郎許孟容戶部侍郎李絳同詳定

宅諸王既不出閤其女嫁不以時選尚皆由宦官率以厚賂自達李吉甫上言自古尚主必擇其人獨近世不然十二月詔封恩王等六女爲縣主委中書門下宗正吏部選門地人才稱可者嫁之

是月以戶部侍郎李絳爲中書侍郎同平章事本傳絳系本贊皇擢進士宏辭拜監察御史元和二年授翰林學士知制誥會李錡誅憲宗將輦取其貲絳與裴垍諫曰錡僭侈誅求六州之人怨入骨髓今元惡傳首若因輦其財恐非遺罷累恩綏困窮賜本道代貧民租賦制可樞密使劉光琦議遣中人衣令賜諸道以衰饋餉絳請付度支置鹽從以道自取求之奔光琦引故事以對帝曰事是耶當守之不然當故可循舊義帝及太宗玄宗之成朕不使欲庶幾二祖之德風烈無愧論竊不每宗廟者何行而至亦將白孝下誠能正身勵己尊道德遠邪進忠直與大臣言敬而信無使小人參焉賢者將親而禮興使不肖與焉去官無益治者則材能出斥宮史之者御者則忽瑕將帥擇士卒勇矣官帥公吏治韓矣法令而下不遣義化篤而尚必遷如是可與祖合德覽稱中興夫何之之有言之不行然也節曰美哉斯言朕刑書諸將即部絳與奏識權章疑尊白忍多侍陵次召臣成敗六權爲違吾張便坐申猶閱視願左右曰審宜作意勿爲卿此事慮時盛與安因倖卜臣也突承璀請立中與聖德焉當權資示使絳爲之須將遣發于萬緣上言其下

稱習之戰四海延頸望德音忽自立碑示人以不廣爲爾大人與天地合德謂非文字所能盡若令可述堯舜至文武不傳其事推秦始刻嶧山誇暴誅伐趣幸之勞失道之君不足爲法今安國有碑若叙游觀即非治要述崇飾又非政宜請罷之帝怒絳伏奏愈切帝悟曰微絳我不自知命百牛倒石令使者勞諭絳褒賜義均違詔書斂錢盡靡數百具絳請歸之度支示天下以信帝可奏仍赦均罪時議遲處從史邪義已而將授召之從史以軍無見儲爲解李吉甫謂鄭絪論其諸帝召絳議欲逮絪絳爲開白乃免絳見浴堂殿帝曰比諫官多朋宦論奏不實皆陷謗訕欲罷其尤者若何絳曰此非陛下意必憸人以此營誤上心自古納諫爲拒諫云人臣進言於上豈易哉君尊如天臣卑如地加有雷霆之威披畫度夜恩始欲陳十事餘而去五六及將以聞則又憚而削其半故上達者財十二

何哉于不刑之禍顧身無利耳雖開納獎勸尚忍不至今乃欲進諫之使直士杜口非社稷利也帝曰非獨言我不知諫之益初承璀請討王承宗議者皆言古無以宦人爲帥者絳當制書固爭帝不能奪止詔宰相援軟承璀果無功還加開府儀同三司絳奏承璀受師當抵罪今寵以崇秩後有奪軍之將蹈利于貫陛下何以使之又數諭官官橫肆方鎮進微等事自知言切且斥去恐取內署所上疏恭焚之以侯命帝果怒絳謝曰陛下縛臣愚遠之廢心之地而措身不言乃臣負陛下若上犯聖顏旁忤貴倖因而獲罪乃陛下負臣於是帝動容曰物告朕以人所難言者疾風知勁草卿當之矣遂繇司勳郎中進中書舍人疑日賜金紫親擇良笏與之且口異時宵顧託南面當知止絳循首爲重願縛盧從史而承璀惆署昭義留後絳曰羅邪據山東要害磁邪洛路所河間可制其合從令孽豎說

會方牧威病遽以偏將莅本軍綱紀大紊矣河南北諸鎮謂陛下啗以官爵使逐其帥其肯默然哉宜以孟元陽為澤潞而以重胤節度三城兩河諸侯聞之必欣然帝從之張茂昭舉族入覲絳上言任迪簡既往代則士之從茂昭官為定人宜丞授以官且遣使者詔其麾下皆聽茂昭節度有詔拜河中節度使會迪簡以帑僭置竭精簡羅士之發老者人情不安由簡亦危絳請斥禁帑給十萬以濟事機吳少誠病甚絳建言准西地不與賊接若朝廷命帥今乃其時有如拒命則決可討矣然鎮蔡不可并取須赦承宗趣立蔡功時江淮大旱帝下赦令有所蠲弛齊言江淮流云所貸未廣而官人畏積有得畜之恩當大出之以省嫁貴贖南之俗壽子為業可歸非券劉取直者如掠賣法敕有同一切苛止帝皆頑納後閑月不賜對絳謂大臣持祿不敢諫小臣畏罪不敢言管仲以為害霸最甚今

臣等飽食不言無憂危之患自為計得矣顧理治如何有詔明日對三殿帝嘗啟乾中匡蓬萊池謂左右曰絳嘗以諫我今可返也其見畏憚如此帝怪前世任賢以致治今無賢可任何耶對曰聖王選當代之人極其才分自可致治豈借賢異代治今日之人哉天子不以己然蓋人主折節下士則天下賢者出帝曰何知其必賢而任之對曰知人誠難堯舜以為病然猶其名驗以事所得十七夫任官而辨廉諂事不阿容無希室依違之辭無邪媚偷悅之容此近於賢矣賢則當任任則當久賢者中立而寡助專其罷則不肖者怨杜邪佞則懷姦者疾一制度則害戚毀傷正過失見人君疏忌夫然用賢豈容易哉帝曰御言得之矣六年罷學士遷戶部侍郎判本司帝以戶部故有獻而絳獨無有何哉答曰彼方鎮有地則有賦或齒用度易羨餘以為獻臣乃為陛下謹出納烏有羨餘哉若以

萬獻是耗東庫物實西庫進官物結私恩帝罷然陳帝每有詢訪防事補益所言無不聽欲遂以相而承璀能方盛忌其進陰有毀知帝乃出承璀淮南監軍翌日拜絳為平章事

李吉甫為相多修舊怨上頗知之故擢絳為相吉甫善逢迎上意而絳鯁直數爭論上前上多直絳而從其言由是二人有隙

十年春正月以京兆尹元義方為鄜坊觀察使初義方媚事吐突承璀李吉甫欲自託於承璀擢義方為京兆尹李絳惡義方為人故出之義方入謝因言李絳私其同年許季同除京兆少尹出臣鄜坊專作威福欺罔聰明

上曰朕諳李絳不如是明日將問之義方惶愧而出明日上以詰絳曰人於同年固有情乎對曰同年乃四海九州之人偶同科第或登科然後相識情於何有且陛下不以臣愚備位宰相宰相職在量才授任若其人果才雖在兄弟子姪之中猶將用之況同年乎避嫌而棄才是乃便身非徇公也上曰善朕知卿必不爾遂趣義方之官

三月上御延英殿李吉甫言天下已太平陛下宜為樂李絳曰漢文帝時兵木無刃家給人足賈誼猶以為厝火積薪之下不可謂安今法令所不能制者河南北五十餘州犬戎腥羶近接涇隴烽火屢驚加之水旱時作倉廩空虛此正陛下宵衣旰食之時豈得謂之太平遽為樂哉上欣然曰卿言正合朕意退謂左右曰吉甫專為悅媚如李絳真宰相也

胡氏曰吉甫太平為樂之言所謂一言而近於喪邦者也故盤遊無度十旬弗反者太康也靡明靡晦式號式呼者商紂也不敬天怒戲豫游衍者厲王也人生如寄惟當行樂者齊高緯也賦詩飲酒奏伎不輟者陳叔寶也親絲竹萬入千人酒卮不離口者隋煬帝也若舜則儆戒無虞若禹則克勤于邦若湯則慄慄危懼若太戊武丁則不敢荒寧若祖甲則無時豫怠若文王則自朝至于日昃不遑暇食周公慕之以戒成王曰無淫于觀于逸于遊于田無皇曰今日耽樂如是者非民所從非天所順是人則有大過咎矣周公非特言之又自行之思兼三王以施四事如有所未合則仰而思之夜以繼日幸而得之坐以待旦而行之然後知慮長商周之太平識不自樂矣夫憂其所當憂然後能樂其所可樂若憂之不恤惟樂是務樂未畢也憂必及之聖賢無疆之恤者所以蕩然遜之休也吉甫倚為上相乃以樂招恥陋於穆提婆江總虞世基而不自覺不亦鄙朕之甚乎

上嘗問宰相貞元中政事不理何乃至此李吉甫對曰德宗自任聖智不信宰相而信他人是使姦臣得乘間弄威福政事不理職此故也上曰然此亦未必皆德宗之過朕幼在德宗左右見事有得失當時宰相亦未有再三執奏者皆懷祿偷安今日豈得專歸咎於德宗邪卿輩宜用此為戒事有非是當力陳不已勿畏朕譴怒而遽止也李吉甫嘗言人臣不當強諫使君悅臣安不亦美乎李絳曰人臣當犯顏苦口指陳得失若陷君於惡豈得為忠上曰絳言是也吉甫至中書臥不視事長吁而已李絳或久不諫上輒詰之曰豈朕不能容受邪將無事可諫也李吉甫又嘗言於上曰賞罰人主之二柄不可偏廢陛下踐祚以來惠澤深矣而威刑未振中外懈惰願加嚴以振之上顧李絳曰何如對曰王者之政尚德不尚刑豈可捨成康文景而效秦始皇父子乎上曰然後旬餘于頔入對亦勸

上峻刑又數日上謂宰相曰比頃大延姦臣
勸朕峻刑卿知其意乎皆對曰不知也上曰
此欲使朕失人心耳吉甫失色退而拊膺不
言笑竟日
五月上謂宰相曰卿輩屢言淮浙去歲水旱
近有御史自彼還言不至爲災事竟如何李
絳對曰臣按淮南浙西浙東奏狀皆云水旱
人多流亡求設法招撫其意似恐朝廷罪之
者豈肯無災而妄言有災耶此蓋御史欲爲

姦䛌以悅上意耳願得其主名按致其法上
曰卿言是也國以人爲本聞有災當賑救之
豈可尚復疑之耶朕適者不思失言耳命速
蠲其租賦上嘗與宰相論治道於延英殿日
旰暑甚汗透御服宰相恐上體倦求退上留
之曰朕入禁中所與處者獨宮人宦官耳故
樂與卿等且共談爲理之要殊不知倦也
八月魏博節度使田季安薨初季安生子懷
諫爲節度副使牙內兵馬使田興庭玠之子

也有勇力頗讀書性恭遜季安淫虐興數規
諫軍中賴之季安以爲收衆心出爲臨清鎮
將欲殺之興陽爲風痺灸灼滿身乃得免季
安病風殺戮無度軍政廢亂夫人元氏召諸
將立懷諫爲副大使知軍務時年十一遷季
安於別寢月餘而薨召田興爲步射都知兵
馬使上與宰相議魏博事李吉甫請興兵討
之李絳以爲魏博不必用兵當自歸朝廷吉
甫盛陳不可不用兵之狀上曰朕意亦以爲

然絳曰臣竊觀兩河藩鎮之跋扈者皆分兵
以隸諸將不使專在一人恐其權任太重乘
間而謀己故也諸將勢均力敵莫能相制欲
廣相連結則衆心不同其謀必泄欲獨起爲
變則兵少力微勢必不成加以購賞既重刑
誅又峻是以諸將互相顧忌莫敢先發跋扈
者恃此以爲長策然臣竊思之若常得嚴明
主帥能制諸將之死命者以臨之則粗能自
固矣今懷諫乳臭子不能自聽斷軍府大權

必有所歸諸將厚薄不均怨怒必起不相服
從然則鄒曰分兵之策適足為今日禍亂之
階也田氏不為屠肆則悉為俘囚矣何煩大
兵哉彼自列將起代主帥鄰道所惡莫甚於
此彼不倚朝廷之援以自存則立為鄰道所
齏粉矣故臣以為不必用兵可坐待魏博之
自歸也但願陛下按兵養威嚴敕諸道選練
士馬以須後敕使賊中知之不過數月必有
自效於軍中者矣至時惟在朝廷應之敏速

中其機會不愛爵祿以賞其人使兩河藩鎮
聞之恐其麾下效之以取朝廷之賞必皆恐
懼爭為恭順矣此所謂不戰而屈人兵者也
上曰善它日吉甫復於延英盛陳用兵之利
且言芻糧金帛皆已有備上顧問絳絳對曰
兵不可輕動前年討恒州四面發兵近二十
萬又發兩神策兵自京師赴之天下騷動所
費七百餘萬緡訖無成功為天下笑今瘡痍
未復人皆憚戰若又以敕命驅之臣恐非直

無功或生他變況魏博不必用兵事勢明白
願陛下勿疑上奮身撫按曰朕不用兵決矣
絳曰陛下雖有是言恐退朝之後復有熒惑
聖聽者上正色厲聲曰朕志已決誰能惑之
絳乃拜賀曰此社稷之福也既而田懷諫幼
弱軍政皆決於家僮蔣士則數以愛憎移易
諸將衆皆憤怒朝命久未至軍中不安田興
晨入府士卒數千人大譟環興而拜請為留
後興驚仆於地衆不散久之興度不免乃謂

衆曰汝肯聽吾言乎皆曰惟命興曰勿犯副
大使守朝廷法令申版籍請官吏然後可皆
曰諾興乃殺蔣士則等十餘人遷懷諫於外
十月魏博監軍以狀聞上亟召宰相謂李絳
曰卿揣魏博若符契李吉甫請遣中使宣慰
以觀其變李絳曰不可今田興奉其土地兵
衆坐待詔命不乘此際推心撫納結以大恩
必待敕使至彼持將士表來為請節鉞然後
與之則是恩出於下非出於上將士為重朝

廷爲輕其感戴之心亦非今日之比也機會
一失悔之無及吉甫素與樞密使梁守謙相
結守謙亦爲之言於上曰故事皆遣中使宣
勞今此鎮獨無恐更不諭上竟遣中使張忠
順如魏博宣慰欲俟其還而議之癸卯李絳
復上言朝廷恩威得失在此一舉時機可惜
柰何棄之利害甚明願聖心勿疑計忠順之
行甫應過陝乞明旦即降白麻除興節度使
猶可及也上欲且除留後絳曰興恭順如此

自非恩出不次則無以使之感激殊常上從
之以興爲魏博節度使忠順未還制命已至
魏州興感恩流涕士衆無不鼓舞李絳又言
魏博五十餘年不霑皇化一旦舉六州之地
來歸剸河朔之腹心傾叛亂之巢穴不有重
賞過其所望則無以慰士卒之心使四隣勸
慕請發內庫錢百五十萬緡以賜之左右宦
官以爲所與太多後有此比將何以給之上
以語絳絳曰田興不貪專地之利不顧四隣

之患歸命聖朝陛下柰何愛小費而遺大計
不以收一道人心錢用盡更來機事一失不
可復追借使國家發十五萬兵以取六州期
年而克之其費豈止百五十萬緡而已乎上
悅曰朕所以惡衣菲食蓄聚貨財正爲欲平
定四方不然徒貯之府庫何爲十一月遣知
制誥裴度至魏博宣慰以錢百五十萬緡賞
軍士六州百姓給復一年軍士受賜歡聲如
雷成德兗鄆使者數輩見之相顧失色歎曰

倔強者果何益乎度爲興陳君臣上下之義
興聽之終夕不倦待度極厚請度徧至所部
州縣宣布朝命奏乞除節度副使於朝廷詔
以戶部郎中胡証爲之興又奏所部闕官九
十員請有司注擬行朝廷法令輸賦稅田承
嗣以來室屋僭侈者皆避不居鄆蔡恒遣遊
客間說百方興終不聽
李絳奏振武天德左右良田可萬頃請擇能
吏開置營田可以省費足食上從之絳命度

支使盧坦經度用度四年之間開田四千八百頃收穀四千餘萬斛歲省度支錢二十餘萬緡邊防賴之

上嘗於延英謂宰相曰卿輩當爲朕惜官勿用之私親故李吉甫權德輿皆謝不敢李絳曰崔祐甫有言非親非故不諳其才諳者尚不與官不諳者何敢復與但問其才器與官相稱否耳若避親故之嫌使聖朝虧多士之美此乃偷安之臣非至公之道也苟所用非其人則朝廷自有典刑誰敢逃之上曰誠如卿言

是歲吐蕃寇涇州及西門之外驅掠人畜而去上患之李絳上言京西京北皆有神策鎮兵始置之欲以備禦吐蕃使與節度使掎角相應也今則鮮衣美食坐耗縣官每有寇至節度使邀與俱進則云申取中尉處分比其得報虜去遠矣縱有果銳之將聞命奔赴節度使無刑戮以相制之相視如平交左右前

却莫肯用命何所益乎請據所在之地[illegible]及衣糧器械皆割隸當道節度使使號[illegible]壹如臂之使指則軍威大振虜不敢入[illegible]

上曰朕不知舊事如此當亟行之既而軍驕恣日久不樂隸節度使竟爲宦[illegible]而止

八年春正月李吉甫李絳數爭論於上[illegible]德輿居中無所可否上鄙之罷德輿守[illegible]

三月徵前西川節度使武元衡入知政[illegible]

秋七月振武節度使李光進請脩受降城兼理河防時受降城爲河所毀李吉甫請徙徙於天德故城李絳及戶部侍郎盧坦以受降城張仁愿所築當磧口據虜要衝美[illegible]草守邊之利地今避河患退二三里可矣奈何捨萬代永安之策徇一時省費之便乎[illegible]天德故城僻處确瘠去河絕遠烽候警急不相應接虜忽唐突勢無由知是無故而廢國二百里也及城使周懷義奏利害與絳坦同

上卒用吉甫策以受降城騎士隸天德軍李
絳言於上曰邊兵徒有其數而無其實虛費
衣糧將帥但緣私役使聚其貨財以結權
而已未嘗訓練以備不虞此不可不於無
之時豫留聖意也時受降城兵籍舊四百
及天德軍交兵止有五十人器械止有一
自餘稱是故絳言及之上驚曰邊兵乃如
其虛邪卿曹當加按閱會絳罷相而止
上問宰相人言外間朋黨大盛何也李絳

曰自古人君所甚惡者莫若人臣為朋黨
小人譖君子者必曰朋黨言之則可惡尋
則無跡故也東漢之末凡天下賢人君子
官皆謂之黨人而禁錮之遂以亡國此皆
小欲害善人之言願陛下深察之夫君子
與君子合豈可必使之與小人合然後
非黨邪
九年春正月李絳屢以足疾辭位癸卯
禮部尚書初上欲相絳先出吐突承

南監軍至是上召還承璀先罷絳相 范氏曰李絳可謂大臣矣不與承璀竝立於朝故其言足[illegible]於君行足以信於民可則進不可則退[illegible]君用舍以義而不以私不如是何以爲[illegible]重哉○胡氏曰憲宗敬憚李絳不使[illegible][illegible]居中善矣而有未善者絳與承璀輕重是[illegible]乎以輔高李斯相附仰以[illegible]侍[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軒[illegible]之內勝於外[illegible]者[illegible]之友漢元所爲[illegible]宗何乃取則於二君耶湯之盤銘曰苟日日日新又日新人不知學則無進益之功有[illegible]頃之失方憲宗志欲中興勉聽輔弼[illegible]出[illegible]佞而相忠賢若其知學明道則此志不[illegible]惰[illegible]必不去相位承璀必不離淮南[illegible]成[illegible]之忽可勉而至也方行萬里信宿而[illegible]特復歸于故又且不遠其初故曰天下之[illegible]不進則退不退則進未有一定無進無退者然則人君得不以學爲急乎 甲辰承

璀至京師復以為左神策中尉
李吉甫奏國家舊置六胡州於靈鹽之境開
元中廢之更置宥州以領降戶天寶中宥州
寄理於經略軍寶應以來因循遂廢今請復
之以備回鶻撫党項上從之夏五月復置宥
州理經略軍取鄜城神策屯兵九千以實之
先是回鶻屢請婚朝廷以公主出降其費甚
廣故未之許禮部尚書李絳上言以為回鶻
凶强不可無備淮西窮蹙事要經營今江淮

大縣歲所入賦有二十萬緡者足以備降[illegible]
之費陛下何愛一縣之賦不以羈縻勁虜回
鶻若得許昏必喜而無猜然後可以修城塹
蓄甲兵邊備既完得專意淮西功必萬全今
既未降公主而虛弱西城磧路無備更脩天
德以疑虜心萬一北邊有警則淮西遺醜復
延歲月之命矣儻虜騎南牧國家非步兵三
萬騎五千則不足以抗禦借使一歲而勝之
[illegible]費豈特降主之比哉上不聽

閏月彰義節度使吳少陽薨少陽在蔡州陰
聚亡命牧養馬騾時抄掠壽州茶山以實其
軍其子攝蔡州刺史元濟匿喪以病聞自領
軍務上自平蜀即欲取淮西淮南節度使李
吉甫上言少陽軍中上下攜離請徙理壽州
以經營之會朝廷方討王承宗未暇也及吉
甫入相田弘正以魏博歸附吉甫以爲汝州
扞蔽東都河陽宿兵本以制魏博今弘正歸
順則河陽爲內鎮不應屯重兵以示猜阻辛

酉以河陽節度使烏重胤爲汝州刺史充河
陽懷汝節度使徙理汝州弘正檢校右僕射
賜其軍錢二十萬緡弘正曰吾未若移河陽
軍之爲喜也九月以洺州刺史李光顏爲陳
州刺史充忠武軍都知兵馬使以泗州刺史
令狐通爲壽州防禦使以山南東道節度使
袁滋爲荊南節度使以荊南節度使嚴綬爲
山南東道節度使吳少陽判官蘇兆楊元卿
大將侯惟清皆勸少陽入朝元濟惡之殺兆

囚惟清元卿先奏事在長安具以淮西虛實
及取元濟之策告李吉甫請討之時元濟猶
匿喪元卿勸吉甫凡蔡使入奏者所在止之
少陽死近四十日不爲輟朝但易環蔡諸鎮
將帥益兵爲備元濟殺元卿妻及四男以圬
射堋淮西宿將董重質吳少誠之壻也元濟
以爲謀主
李吉甫言於上曰淮西非如河北四無黨援
國家常宿數十萬兵以備之勞費不可支也

矣今不取後難圖矣上從之張弘靖請先爲少陽輟朝贈官遣使弔贈待有不順之迹然後加兵上從之遣工部員外郎李君何弔祭元濟不迎敕使發兵四出屠舞陽焚葉掠魯山襄城關東震駭君何不得入而還

冬十月中書侍郎同平章事趙公李吉甫薨德宗以來姑息藩鎮有終身不易地者吉甫爲相歲餘凡易三十六鎮殿最分明（按吉甫易三十六鎮通鑑不載當考）在淮南築富人固本二塘溉田且

萬頃江淮旱浙東西尤甚有司不爲請吉甫白以時救卹帝驚駭遣使分道賑貸吉甫雖居外每朝廷得失輒以聞裴垍免還吏政入對延英凡五刻罷帝尊任之官而不名德宗時義陽義章二公主薨詔起祠堂費數萬計會永昌公主薨有司以請帝命減義陽之半吉甫曰德宗一切之恩不可爲法昔漢章帝欲起邑屋於親陵東平王蒼以爲不可故非禮之舉人君所愼請裁置墓戶以充守奉帝

曰吾固疑其冗減之今果然不欲取編民戶以官戶奉墳而已吉甫謝帝曰事不安者第言之無諱朕不能行也田季安疾甚吉甫請任薛平爲義成節度使以重兵控邢洺因圖上險要所在帝張於浴堂門壁每議河北事必指吉甫曰朕日按圖如卿所料矣自蜀平帝銳意欲取淮西方吉甫在淮南聞吳少陽立上下攜泮自請徙壽州以天子命招懷之反間以撓其黨會討王承宗未及用後田弘

正以魏歸吉甫知魏人謂田進誠才而唐州乃蔡喉衿請拔進誠爲刺史以臨賊境且慰魏心及元濟擅立吉甫以內地無唇齒援因時可取不當用河朔故事與帝意合又請自往招元濟苟逆志不悛得指授羣帥俘賊以獻天子不許固請至流涕帝慰勉之會卒帝震悼吉甫圖淮西地未及上帝敕其子獻之有司謚曰敬度支郎中張仲方非之帝怒貶仲方更賜謚曰忠懿吉甫當國經綜政事衆

宣比欲召用神策軍此
多所補助而錡見帝嘉
以忠武節度副使李光顏爲節度使以
爲申光蔡招撫使督諸道兵招討吳
內常侍知省事崔潭峻監其軍
十二月以尚書右丞韋貫之同平章事
及進士舉擢賢良方正異等永貞時始爲
宗御史史淳其弟鎮自代及爲右補闕將代爲
御史薦者不請之私等相杜佑子從郎爲
關貫之與崔羣持不可挾恩倚遺散兵部拾
補闕爲諫官等宰相政有得失使從郎議
子而議父發不可謂工政有得失使從郎負
郎新羅人金忠義以工巧幸擢少府監
補齊郎貫之不與曰是淅奉郎廟祠祭潛
守宰者安可以職工予爲之又勗忠義不
奸謝豬思義處於是權幸側目後吏以
考實良方正覽僧孺等策稱爲署奏出爲
刺史半道牛州及之等召爲部官郎中知
誥進中書舍人巴李相裴泊召三部奏宗
從之中曰合人以進退公泊奏官本
果見貴公亦以異時當此泊曰哀不
郎所致士因曰君時實于時泊曰部
從容奏除得權以律先貴時實誠書
宰相除奏曰侍郎爲時下時實
重平帝美其言曰侍爲建於宰帝曰
書右丞俄同平章事
十年春正月加韓弘守司徒弘鎮宣武十
年不入朝頗以兵力自負朝廷亦不以
待之王鍔加同平章事弘恥班在其下

元衡書頗露不平之意朝廷方倚其形勢制吳元濟故遷官使居鍔上以寵慰之

吳元濟縱兵侵掠及於東畿制削元濟官爵命宣武等十六道進軍討之嚴綬擊淮西兵小勝不設備淮西兵夜還襲之二月綬敗于磁丘却五十餘里馳入唐州而守之壽州團練使令狐通為淮西兵所敗走保州城境上諸柵盡為淮西所屠

王叔文之黨坐謫官者凡十年不量移執政有憐其才欲漸進之者悉召至京師諫官爭言其不可上與武元衡亦惡之三月皆以為遠州刺史官雖進而地益遠永州司馬柳宗元為柳州刺史朗州司馬劉禹錫為播州刺史明日禹錫改連州刺史

西山讀書記乙下之二十一

諸軍討淮西久未有功五月上遣中丞裴度詣行營宣慰察用兵形勢度還言淮西必可取之狀且曰觀諸將惟李光顏勇而知義必能立功上悅未幾李光顏奏敗淮西兵於時曲上以裴度為知人上自李吉甫薨悉以用兵事委武元衡李師道所養客說師道曰天子所以銳意誅蔡者元衡贊之也請密往刺之元衡死則他相不敢主其謀爭勸天子罷兵矣師道以為然即資給遣之王承宗遣牙將尹少卿奏事為吳元濟遊說少卿至中書辭指不遜元衡叱出之承宗又上書詆毀元衡六月癸卯元衡入朝出所居靖安坊東門有賊自暗中突出射殺之又入通化坊擊裴度傷其首不死賊遺紙於金吾及府縣曰毋急捕我我殺汝故捕賊者不敢甚急兵部侍郎許孟容見上言自古未有宰相橫尸路隅而盜不獲者此朝廷之辱也因涕泣又詣中

書揮涉言請奏起裴中丞為相大索賊黨窮其姦源詔中外所在搜捕獲賊者賞錢萬緡官五品敢庇匿者舉族誅之於是京城大索成德軍進奏院有恒州卒張晏等數人行止無狀衆多疑之神策將軍王士則等告王承宗遣晏等殺元衡吏捕得晏等八人命京兆尹裴武監察御史陳中師鞫之詔以王承宗前後三表出示百僚議其罪裴度病瘡臥二旬詔以衛兵宿其第中使問訊不絕或請罷

度官以安恒鄆之心上怒曰若罷度官是姦謀得成無復紀綱吾用度一人足破二賊甲子上召度入對乙丑以度為中書侍郎同平章事本傳擢進士第以宏辭補校書郎舉賢良方正異等調河陰尉遷監察御史論權嬖摽切出為河南功曹參軍武元衡帥西川表掌節度書記召為起居舍人元和六年以司封員外郎知制誥田弘正效魏博六州于朝憲宗遣度宣諭弘正知度為帝高選故郊迎趨跽受命且請徧至屬州布揚天子德澤魏人由是歡服還拜中書舍人久之進御史中丞宣徽五坊小使方秋閱鷹狗所過擾官司厚得餉謝乃去下邽令裴寰才吏也不為禮因搆寰出醜言狀詔獄當大不恭宰相武元衡救對評帝怒未置度見延英言寰無

罪帝恚曰寰誠無罪杖小使小使無罪且戮寰度曰責若此固宜第寰為令惜陛下百姓安可罪帝色霽乃釋寰王師討蔡以度視行營諸軍還奏攻取策與帝意合且問諸將才否度對李光顏義而勇當有成功不三日光顏破時曲克帝歎度知言進兼刑部侍郎王承宗李師道謀緩蔡兵乃伏盜京師刺用事大臣已害宰相元衡又擊度刃三進斷鞾刜背裂中單又傷首度冒氈得不死哄導駭伏獨騶王義持賊大呼賊斷義手度墜溝賊意已死因亡去議者欲罷度安二鎮反側帝怒曰度得全天也若罷之是賊計適行吾倚度足破三賊矣度亦以權紀未張王室陵遲常憤悱無死所自行營歸知賊出折帝益信愈又病瘡一彌旬分衛兵護第存候踵路疾拔詔毋須宜政衛即對延英拜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時方連諸道兵環擊不解內外大恐人累息又變當國外內始安

裴度上言淮西腹心之疾不得不除且朝廷業已討之兩河藩鎮跋扈者將視此為高下不可中止上以為然悉以用兵事委度討賊愈急初德宗多猜忌朝士有相過從者金吾皆伺察以聞宰相不敢私第見客度奏今寇盜未平宰相宜招延四方賢才與參謀議始請於私第見客許之范氏曰易曰巽而耳目聰明言人君養賢之故也詩曰周爰咨詢言人臣事君之職也德宗禁錮宰相而使之負宰相亦塗其耳目以咨身保位目右亂民之休戚若不聞見蔽自古以來未擊觱其大臣而可以為國者昧

疑之則勿任任之則勿疑置相者當擇之於未用之前而不當疑之於既用之後未有可托天下而不偶其不然君者也然而人君多悅人之從己其未用也輕信之既用也過防之是以上下相蒙而政愈亂也

十一年春正月制削王承宗官爵命河東等六道進討韋貫之屢請先取吳元濟後討承宗曰陛下不見建中之事乎始於討魏及齊而蔡燕趙並應之卒致朱泚之亂由德宗不能忍數年之憤邑欲太平之功速成也上不聽

愚按是時平章事張弘靖亦以爲兩役並興恐國力不支請併力淮西乃征恒冀帝不爲之止弘靖力求罷出爲河東節度使范氏曰張弘靖言不失職進退以礼有大臣之体矣其後卒捨恒冀併力淮西如其所處憲宗雖得之於裴度而失之於弘靖豈未之思乎

二月以中書舍人李逢吉爲門下侍郎同平章事

六月高霞寓唐鄧等節度使大敗於鐵城僅以身免時諸將討淮西者勝則虛張殺獲敗則匿之至是大敗不可掩始上聞中外駭愕宰相入見將勸上罷兵上曰勝負兵家之常今但當論用兵方略察將帥之不勝任者易之兵食

不足者助之耳豈得以一將失利遽議罷兵邪於是獨用裴度之言他人言罷兵亦稍息矣中書侍郎同平章事韋貫之性高簡好甄別流品又數請罷用兵八月貫之罷爲吏部侍郎

本傳貫之請釋鎮州專力淮西云云時帝業已討頗不從欸比蔡平鎮乃服初討蔡以宣武韓弘爲都統又詔河陽烏重胤忠武李光顏合兵以進貫之諫諸將戰方力今若置都統又令二帥連營則各持重養威未可歲月下也亦不從後四年乃克蔡皆如貫之策云云以呂文呂張宿奏爲翰林學士貫之謂學士所以備顧問不宜專以辭藝奏罷之皇甫鎛張宿皆以幸進宿甘皆青裴度啟爲諫議貫之曰脩蓋使吾寧讒不能斥奈何欲假以寵乎由是宿等怨陰搆之又與度論兵帝前議頗駮按罷爲吏部侍郎○胡氏曰韋貫之非直請不用兵也其言曰昔在建中始於討魏及齊而燕趙蔡皆應之卒致涇卒之變由德宗欲速成太平之功也今宜先討吳元濟後討王承宗其謀與弘靖同憲宗宜召裴度三人參議可否度亦必以爲然矣夫討不庭復土宇是也而不度可否難易必於進取豈善爲師者哉況當用兵之時尤欲君子在朝小人勿用乃相繼去二相而拜李逢吉及王涯其年皇甫鎛亦以聚斂得幸方決策淮蔡已御酒色之毒所以四倖廢心幾完而頓辭敗

十二月以翰林學士王涯爲中書侍郎同平章事

十二年諸軍討淮西四年不克饋運疲弊民
至有以驢耕者上亦病之以問宰相李逢吉
等競言師老財竭意欲罷兵裴度獨無言上
問之對曰臣請自往督戰上復謂度曰卿眞
能爲朕行乎對曰臣誓不與此賊俱生臣比
觀吳元濟表勢實窘蹙但諸將心不壹不併
力迫之故未降耳若臣自詣行營諸將恐臣
奪其功必爭進破賊矣上悅以度爲門下侍
郎同平章事兼彰義節度使仍充淮西宣慰
招討處置使又以戶部侍郎崔羣爲中書侍
郎同平章事制下度以韓弘已爲都統不欲
更爲招討請但稱宣慰處置使仍奏刑部侍
郎馬總爲宣慰副使右庶子韓愈爲彰義行
軍司馬判官書記皆朝廷之選上皆從之度
將行言於上曰臣若賊滅則朝天有期賊在
則歸闕無日上爲之流涕八月度赴淮西上
御通化門送之右神武將軍張茂和茂昭弟
也嘗以膽略自衒於度度表爲都押牙茂和

辭以疾度奏請斬之上曰此忠順之門爲卿
遠貶貶茂和永州司馬李逢吉不欲討蔡翰
林學士令狐楚與逢吉善度恐其合中外之
勢以沮軍事乃請改制書數字且言其草制
失辭罷楚爲中書舍人裴度過襄城南白草
原淮西人以驍騎七百邀之鎭將楚丘曹華
知而爲備擊却之度雖辭招討名實行元帥
事以郾城爲治所先是諸道皆有中使監陳
進退不由主將勝則先使獻捷不利則陵挫
百端度悉奏去之諸將始得專其軍事戰多
有功（度本傳度上還招討以避弘然實行都統事入對延英曰主憂臣辱義在必死賊未授首臣無還期帝壯之爲流涕奏罷監軍使將得專制號令一戰氣倍○韋本傳韋未冠舉進士陸贄主貢舉梁肅薦其有公輔才擢甲科舉賢良方正累遷右補闕翰林學士中書舍人數陳讜言憲宗嘉納因詔學士凡奏議侍群署乃得上群以禁密之言人人當自陳一爲故事後或有惡直醜正則他學士不得上言矣固讓見聽惠昭太子薨是時遂王宥而澧王長多內助帝將建東宮詔群爲澧王作讓群奏大凡己當得則讓不當得之烏用讓今遂王嫡宜爲太子帝從其議舞村四季安以五千緡助營開業佛祠群以爲無名之獻不當受有詔却之進戶部侍郎十二年平章事）

九月李逢吉與裴度異議上方倚度以平蔡
罷逢吉爲東川節度使
李祐言於李愬曰蔡之精兵皆在洄曲及四
境拒守守州城皆羸老之卒可以乘虛直抵
其城比賊將聞之元濟已成擒矣愬然之冬
十月遣掌書記鄭澥至郾城密白裴度度曰
兵非出奇不勝常侍良圖之是月愬入蔡以
檻車送元濟京師且告于裴度其諸將攻蔡次第自見丙記
度遣馬揔先入蔡州慰撫度建彰義軍節

入城李愬具櫜鞬出迎拜於路度將避之愬
曰蔡人頑悖不識上下之分數十年矣願公
因而示之使知朝廷之尊度乃受之
裴度以蔡卒爲牙兵或諫曰蔡人反仄者尚
多不可不備度笑曰吾爲彰義節度使元惡
既擒蔡人則吾人也又何疑焉蔡人聞之感
泣本傳云度以蔡牙卒帳下云云先是吳氏父子阻兵禁
人偶語於塗夜不然燭有以酒食相過從者
罪死度既視事下令惟禁盜賊鬬殺餘皆不

問往來者不限晝夜蔡人始知有生民之樂
范氏曰裴度成功以刑罰服以德使百姓曉然知賊之爲暴而唐之爲仁故能變驕兵之俗爲醇實之民其後取淄青如反掌不推之勝用兵之易蓋人心先服故也豈非特物之誠之故歟○按韓愈淮西碑曰丞相度入蔡以皇帝命赦其人凡蔡卒二萬五千其不樂爲兵願歸爲農者十九悉縱之又曰帝有恩言相度來宣誅止其魁釋其下人蔡之卒夫投甲呼舞蔡之婦女迎門笑語蔡人告飢船粟往哺蔡人告寒賜以繒布始時蔡人禁不往來今相從戲里門夜開不鑰始時蔡人進戰今旰而起左飧右粥爲之擇人以收餘憊選吏賜牛教而不稅蔡人有言始迷不知今乃大覺羞前之爲蔡人有言天子明聖不族誅順保性命汝不吾信視此蔡方孰爲不順往斧其吭凡叛有數聲勢相倚吾強不支

汝弱奚恃雜蔡爲亂天子伐之則兵而飢夭子活之若讒伐蔡時上莫踏寇虎四年小大盜疑不殺不疑由天子明凡此蔡功推斷乃成
十一月裴度以馬揔爲彰義留後度入蔡州
上封二劒以授梁守謙使誅吳元濟舊將度
至郾城遇之復與之俱入蔡州量罪施刑不
盡如詔旨仍上疏言之本傳云屢奏申解全宥者甚衆
十二月賜裴度爵晉國公復入知政事以馬
揔爲淮西節度使武夷胡氏曰詞命貴無長語昔裴中立平淮西功亦大矣制詞大畧不過口[illegible]識蔡楚貴旋移錫賚維德府土[illegible]勤將其成[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而

己屬按此計牧辭也

十三年上命六軍修麟德殿右龍武統軍張奉國大將軍李文悅以外寇初平營繕太多白宰相冀有論諫裴度因奏事言之上怒二月以奉國為鴻臚卿文悅充威遠營使於是浚龍首池起承暉殿土木浸興矣

裴度之在淮西也布衣柏耆以策干韓愈曰吳元濟既就擒王承宗破膽矣願得奉丞相書往說之可不煩兵而服愈白度為書遣之

承宗懼求哀於田弘正請以二子為質及獻德棣二州輸稅租請官吏弘正為之奏請上初不許弘正上表相繼上重違弘正意乃許之夏四月魏博遣使送承宗子知感知信及德棣二州圖印至京師詔雪王承宗及成德將士復其官爵

秋七月下制罪狀李師道令宣武等道兵共討之歲師道乞遣子入質尋又反覆故也上方委裴度以用兵門下侍郎李夷簡自謂不及度求出鎮以夷簡充淮南節度使胡氏曰李夷簡可謂君子矣不以材之所不能而擬能者爭舍萬鍾退就遠外使天子伸心撥之志裴度展舒將之略可謂君子矣

八月王涯罷為兵部侍郎

吳元濟既平韓弘懼九月自將兵擊李師道圍曹州淮西既平上浸驕侈戶部侍郎判度支皇甫鎛衛尉卿鹽鐵轉運使程异曉其意數進羨餘以供其費由是有寵鎛又以厚賂結吐突承璀鎛以本官异以工部侍郎並同平章事判使如故制下朝野駭愕至於市道

負販者亦嗤之裴度極陳其不可上不聽度恥與小人同列表求自退不許度復上疏以為鎛异皆錢穀吏佞巧小人陛下一旦寘之相位中外無不駭笑況鎛在度支專以豐取刻與為務凡中外仰給度支之人無不思食其肉比者裁損淮西糧料軍士怨怒會臣至行營曉諭慰勉僅無潰亂今舊將舊兵悉向淄青聞鎛入相必盡驚憂知無可訴之地矣程异雖人品庸下然心事和平可處煩

剗不宜爲相至如鎛資性狡詐天下共知唯
能上惑聖聰足見姦邪之極臣若不退天下
謂臣不知廉恥臣若不言天下謂臣有負恩
寵令退既不許言又不聽臣如烈火燒心衆
鏑叢體所可惜者淮西盪定河北底寧承宗
斂手削地韓弘輿疾討賊豈朝廷之力能制
其命哉直以處置得宜能服其心耳陛下建
升平之業十已八九何忍還自墮壞使四方
解體乎上以度爲朋黨不之省鎛自知不爲

衆所與益爲巧謟以自固奏減內外官俸以
助國用給事中崔植封還敕書極論之乃止
時內出積年繒帛付度支令賣鎛悉以高價
買之以給邊軍其繒帛朽敗隨手破裂邊軍
聚而焚之度因奏事言之鎛於上前引其足
曰此靴亦內庫所出臣以錢二千買之堅完
可久服度言不可信上以爲然由是鎛益無
所憚程异亦自知不合衆心能廉謹謙遜爲
相月餘不敢知印秉筆故終免於禍 范氏曰人君賞

一人而天下莫不勸罰一人而天下莫不懼
豈其力足以勝億兆之衆哉處之中理而能
服其心也用一不肖而四方莫不解體殺一
無罪而百姓莫不怨豈必人人而害之哉
處之不中理而不能服其心也苟能服其心
則治天下如運之掌何征而不克何爲而不
成裴度可謂知言矣其所以
啓告人主豈不得其要乎

五坊使楊朝汶妄捕繫人迫以考捶責其息
錢遂轉相誣引所繫近千人中丞蕭俛劾奏
其狀裴度崔群亦以爲言上曰姑與卿論用
兵事此小事朕自處之度曰用兵事小所憂
不過山東耳五坊使暴橫恐亂輦轂上不悅

退召朝汶責之曰以汝故令吾羞見宰相冬
十月賜朝汶死盡釋繫者
上晚節好神物詔天下求方士宗正卿李道
古乃因皇甫鎛薦山人柳泌能合長生藥詔
泌居興唐觀煉藥十一月泌言於上曰天台
山神仙所聚多靈藥誠得爲彼長吏庶幾可
求上信之以泌權知台州刺史諫官爭論奏
上曰煩一州之力而能爲人主致長生臣子
亦何愛焉由是群臣莫敢言 按憲宗是時心術之蠹至於如

此而裴度方以用兵自任畧無一言以救止之過何邪於是乎有媿古大臣之業矣

先是田弘正請自黎陽度河會義成節度使李光顏討李師道裴度曰魏博軍既度河不可復退立須進擊方有成功既至滑州即仰給度支徒有供餉之勞更生觀望之勢又或與李光顏互相疑阻益致遷延與其度河而不進不若養威於河北宜且使之秣馬厲兵俟霜降水落自楊劉度河直指鄆州得至陽穀置營則兵勢自盛賊衆搖心矣上從之是

月弘正將魏博全師自楊劉度河距鄆州四十里築壘賊中大震

上嘗語宰相人臣當力爲善何乃好立朋黨朕甚惡之裴度對曰方以類聚物以羣分君子小人志趣同者勢必相合君子爲徒謂之同德小人爲徒謂之朋黨外雖相似內實懸殊在聖主辨其所爲邪正耳

胡氏曰舜有天下選於衆而舉皐陶其用賢不貳湯有天下選於衆而舉伊尹其終始惟一是天德也不知此道者其初以意氣相合資之與事造業既得所欲則心無常守而變遷從焉故漢景平七國則亞夫死晉武待堅則謝安退德宗還京師則陸贄逐憲宗定淮蔡則裴度逐惟迎合希意之小人乃膠固而不可解此范蠡所以浮鴟夷子房所以從赤松魯仲連所以甘賤貧苟也夫是時憲宗任宦官縱進奉异鎛結吐突承璀以羨餘得相其黨熾甚裴度與崔群極諫上反謂度爲朋黨益信黨論乃人主與小人相合之言而以誣陷君子者豈不爲後世之大戒哉

十四年春正月中使迎佛骨至京師上留禁中三日乃歷送諸寺刑部侍郎韓愈上表切諫上大怒出示宰相將加愈極刑裴度崔群爲言愈雖狂發於忠懇宜寬容以開言路乃

貶愈爲潮州刺史

十四年二月李師道聞官軍侵逼發民治鄆州城塹修守備役及婦人民益懼且怨都知兵馬使劉悟將兵萬餘人屯陽穀以拒官軍悟務爲寬惠使士卒人人自便及田弘正度河悟軍無備戰又數敗師道召悟計事欲殺之或諫不可師道遣之又有謂師道者曰劉悟終爲患不如早除之師道潛遣二使齎帖授副使張暹令斬悟暹密以告悟悟執二使

殺之勒兵入城斬師道函首送弘正營弘正露布以聞淄青等十二州皆平命户部侍郎楊於陵爲淄青宣撫使自廣德以來垂六十年藩鎮跋扈河南河北三十餘州自除官吏不供貢賦至是盡遵約束

裴度發蔡鄆用兵以來上之憂勤機略因侍宴獻之請内印出付史官上曰如此似出朕志非所欲也胡氏曰忠臣事君有規諫無諂諛纂述主德請付史官諂諛者所爲也裴度亦爾何也曰度所謂循常人之事而寓忠智之意者也蔡鄆用兵度實

任之憲宗爲之罷退宰臣黜除朝士亦衆矣功名之際人臣所難處也度至是功益高名益重流言易生而生心有疑之時也歸美於上推而弗居度之慮遠矣苟止於此未免身諫也故備載用兵以來上必憂勤則當時所行舉目皆得使憲宗慮取之之難必思守之之不易是乃文類將順實則匡救君子之所爲衆人固不識也若指曰度被譏見疏厭度固寵者淺淺乎知度矣

裴度在相位知無不言皇甫鎛之黨陰擠之詔度充河東節度使時史館修撰李翱上言以爲定禍亂者武功也興太平者文德也今陛下既以武功定海內若遂革弊事復高祖太宗舊制用忠正而不疑屏邪佞而不邇改稅法不督錢而納布帛絶進獻寬百姓租賦厚邊兵以制戎狄侵盜數訪問侍從官以通塞蔽此六者政之根本太平所以興也陛下既已能行其難若何不爲其易乎以陛下天資上聖如不惑近習容悅之辭任骨鯁正直之士與之興大化可不勞而成也若不以此爲事臣恐大功之後逸欲易生進言者必曰天下既平矣陛下可以高枕自安逸如是則太平未可期矣○按翱所謂正直似指裴度崔群輩所謂邪佞亦指皇甫鎛之徒奈憲宗不察何未幾鎛引令狐楚爲相蓋邪之黨愈盛固矣

上問宰相玄宗之政先理而後亂何也崔群對曰玄宗用姚崇宋璟盧懷愼蘇頲韓休張九齡則理用宇文融李林甫楊國忠則亂故用人得失所繫非輕人皆以天寶十四年安

祿山反爲亂之始臣獨以開元二十四年罷張九齡相專任李林甫此理亂之分也願陛下以開元初爲法以天寶末爲戒乃社稷無疆之福皇甫鎛深恨之范氏曰天下治亂係於用人明皇之政昭然可觀矣崔群以退張九齡任李林甫爲治亂之所分豈徒有激而云哉其可謂至言矣

初群臣議上尊號皇甫鎛欲增孝德字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崔群曰言聖則孝在其中矣鎛譖群於上曰群於陛下惜孝德二字上怒時鎛給邊軍賜與多不時得又所給多陳敗

不可服用軍士怨怒流言欲為亂李光顏憂懼欲自殺人訴於上上不信京師恟懼群臣以中外人情上聞鎛密言於上曰邊賜皆如舊制而人情忽如此者由群鼓扇將以賣直歸怨於上也上以為然十二月以群為湖南觀察使於是中外切齒於鎛矣

胡氏曰甚哉憲宗之不學也孔子不居其聖光武禁人稱已為聖讓德如此豈不美哉尊號非古也後出之侈心也受之已非又自增加美言且怒臣下之有靳一何陋甚聖者無不通之名豈有聖而不學者亦豈有聖而無德者鎛錢穀小人爲知理義而憲宗入其說不學之過也夫不省已之有無務人所稱即認為實是惑之大也使誠有之群爲得而損之使誠無之鎛爲得而與之良由志量不廣功業粗建侈汰之心生故邪佞之言入使其知道明理則無此失或問人臣之義不當諂諛是也君父有德善勳勞發而揚之亦不可耶曰事君者必以禹益伊傅周召為式此六君子若夫嘗納啓於其君也詩人所謂歸美者為君能下下以成其政故臣子不敢認為已伐復歸之於君乃坤六二之義也孔子所謂將順者扶持誘掖之使底于成也故不以六君子之道事其君而獻諂導諛爲是不敬其君者也

十五年春正月上服金丹多躁怒左右宦官往往獲罪有死者人人自危庚子暴崩於中和殿時人皆言內常侍陳弘志弒逆其黨類諱之但云藥發外人莫能明也

時柳泌至台州驅吏民采藥歲餘無所獲懼舉家逃入山中浙東觀察使捕送京師皇甫鎛李道古保護之上復使待詔翰林服其藥日加躁渴起居舍人裴潾上言藥以愈疾非朝夕常所之物況金石酷裂有毒又益以火氣殆非人五臟所能勝也上怒貶潾江陵令潾以十一月貶甫三月而帝崩憲宗用一裴度則平河南北三十州而有餘及用一皇甫鎛則保其身而不足豈非來世之永監哉

是月穆宗即位

貶皇甫鎛崖州司戶相蕭俛段文昌

長慶元年秋七月幽州軍亂囚節度使張弘靖朱克融自為留後鎮州軍亂殺節度使田

弘正王庭湊自稱留後冬十月以裴度為鎮州四面行營招討使度自將兵出承天軍故關以討王庭湊翰林學士元稹與樞密魏弘簡深相結求為宰相由是有寵於上每事咨訪焉稹無怨於裴度但以度先達重望恐其復有功大用妨已進取故度所奏畫軍事多與弘簡從中沮壞之度乃上表極陳其朋比姦蠹之狀以為逆豎構亂震驚山東姦臣作朋撓敗國政陛下欲掃蕩幽鎮先宜肅清朝

廷何者為患有大小議事有先後河朔逆賊祇亂山東禁闈姦臣必亂天下是則河朔患小禁闈患大小者臣與諸將必能翦滅大者非陛下覺寤制斷無以驅除今文武百僚中外萬品有心者無不憤怨有口者無不咨嗟直以奬用方深不敢抵觸恐事未行而禍已及不為國計且為身謀臣自兵興以來所陳章疏事皆切要所奉書詔多有參差蒙陛下委付之意不輕遭姦臣抑損之事不少臣素與佞倖亦無讎嫌正以臣前請乘傳詣闕面陳軍事姦臣最所畏憚恐臣發其過惡百計止臣臣又請與諸軍齊進隨便攻討姦臣恐臣或有成功曲加阻礙逗遛日時進退皆受羈牽意見悉遭蔽塞但欲令臣失所使臣無成則天下理亂山東勝負悉不顧矣為臣事君一至於此若朝中姦臣盡去則河朔逆賊不討自平若朝中姦臣尚存則逆賊縱平無益陛下儻未信臣言乞出臣表使百官集議彼不受責臣當伏辜表三上上雖不悅以度大臣不得已癸未以弘簡為弓箭庫使稹為工部侍郎稹雖解翰林恩遇如故范氏曰昔周宣王任賢使能吉甫征伐於外而王之所與處者張仲孝友也夫使文武之臣征伐而左右前後得正良之士善其君心則讒言不至而忠謀見用此所以能成功也向使憸邪之人從中制之則雖吉甫無以成其功宣王能復文武之業以致中興者內順治而外威嚴也穆宗庸昏讒諂在側裴度欲先正其本而後治其末圖其大而後憂其小此輔相之職業也而其君多僻卒無成功蓋自古命將出師而小人沮之於內未有能克勝者也可不為深戒哉

二年上之初即位也兩河畧定蕭俛段文昌以為天下已太平漸宜消兵請密詔天下軍鎮有兵處每歲百人之中限八人逃死上方荒宴不以國事為意遂可其奏軍士落籍者衆皆聚山澤為盜及朱克融王庭湊作亂一呼而亡卒皆集詔徵諸道兵討之諸道兵既少皆臨時召募烏合之衆又諸節度既有監軍其領偏師者亦置中使監陳主將不得專號令戰小勝則飛驛奏捷自以為功不勝則

逼脅主將以罪歸之悉擇軍中驍勇以自衛遣羸弱者就戰故每戰多敗又凡用兵舉皆自禁中授以方略朝令夕改不知所從不度可否惟督令速戰中使道路如織驛馬不足掠行人馬以繼之人不敢由驛路行故雖以諸道十五萬之衆裴度元臣宿望烏重胤李光顏皆當時名將討幽鎮萬餘之衆屯守踰年竟無功財竭力盡崔植杜元穎王播爲相皆庸才無遠略史憲誠旣逼殺田布朝廷不能討遂幷朱克融王庭湊以節鉞授之由是再失河朔訖于唐亡不能復取胡氏曰魚朝恩督九節度無功吐突承璀督六鎮無功伐蜀之役不置監軍而劉闢授首淮蔡之役不置監軍而吳元濟成擒上黨之役不置監軍而劉稹伏誅夫以裴度威望之重智畧之高自相憲宗以來處無遺策舉無過事又換烏重胤李光顏諸名將以討幽鎮夫何足云者而不能有尺寸功則以中御舉動建監軍而已嗚呼與亂同事欲無敗得乎然則度不辭而當其任何也曰天子委之中外倚之大臣之義不以愛身而忘國事世郭尚父相州之行亦猶是耶

元稹怨裴度欲解其兵柄故勸上雪王庭湊而罷兵以度爲司空東都留守平章事如故

諫官爭上言時未偃兵度有將相全才不可置之散地上乃命度入朝然後赴東都胡氏曰微之以詩名出白居易上夫詩雖小技豈知識者所能爲也託意於諷諫則可以觀事君寓情於美刺則可以觀其達政若無識則其言背理傷道雖有華藻不能獨勝不爲人所賞重矣王庭湊逆亂之賊臣也晉公中興之元老也崔潭峻魏弘簡刀筆賊人也深結崔魏左右庭湊而沮抑晉公所見如此則其詩雖陵駕七子而追攀四亦何足貴哉

裴度至長安見上謝討賊無功本傳云諫[illegible]卬延英言不可罷度兵搖衆心帝不召於是交章[illegible]之省會中人使幽鎮還言軍中謂度在朝不[illegible]兩河諸侯忠者懼彊者畏今君東人大失[illegible]帝悟詔度由太原朝京師及陛見始陳一[illegible]畔換受命無功并陳所以入對意感察諭[illegible]伏未起講者欲宣旨帝遣曰朕當延英待[illegible]始議者蜀度無援表且父外爲姦佞排抑[illegible]帝未能明其忠又進見許切氣怡卓然當王子意在位閣者皆才毅將[illegible]臣至鄭咨出[illegible]舊儀閣中群臣未退宰相下奏事擁賀則[illegible]者谷帝以度勳德故待以殊禮度之行發古駐廷湊書開[illegible]謫許傳以大誼二人不敢恭皆頑罷兵帝方憂深州圍欲出牛元翼更使度鷹書布告或同撫知度失兵柄必背約顏望帝釋然乃拜度守司徒領淮南節度使

昭義監軍劉承偕恃恩凌轢節度使劉悟縱其下亂法陰與磁州都將張問謀縛悟

闕下以問[…]之悟知之[…]其軍士作亂殺
圍承[…]之[…]府[…]語劉悟送劉
僧誧京師悟託以軍情不敢奉詔上問度宜
如何處置度對曰承偕在昭義驕縱不法臣
盡知之悟在行營與臣書具論其事時言[…]
使趙弘亮在臣[…]中持悟書公欲自[…]
知嘗奏不上曰朕殊不知也且悟大[…]
自奏對曰悟武臣不知事體然今[…]狀
如此臣等面論陛下猶不能決況悟當

辭豈能動聖聽哉上曰前事勿論直言
如何處置對曰陛下必欲收天下心止
半紙詔書具陳承偕驕縱之罪恭令悟集
斬之則藩鎮之臣孰不思為陛下效死
悟也上俛首良久曰朕不惜承偕然大
為養子今茲因繫太后尚未知之況殺
卿更思其次度乃與王播等奏請流
遠州必得出上從之後月餘悟乃釋
言事者皆謂度不宜出外制留度輔政

徐州王智興逐崔群諸軍盤互仰北進退未一歲者六口請相度乃以本官平章事權度閣日謂李逢吉陰賊善謀可以排度其御帝自襄陽召逢吉還拜兵部尚書
王庭湊之圍牛元翼也和王傅于方欲以奇
策干進言於元稹請遣客閒說賊黨使出元
翼仍賂兵吏部令史偽出告身二十通令以
便宜給賜稹皆然之有李賞者知其謀乃告
裴度云方為稹結客刺度度隱而不發賞詣
左神策告其事詔左僕射韓皐鞫之事皆無
驗六月度及元稹皆罷相度為右僕射稹為

同州刺史按度以三月再相在位財四閱月諫官上言度無
罪不當免相稹與于方為邪謀責之太輕上
不得已削稹長春宮使本傳云度居位再閱月罷為逢吉所間
為左僕射
冬十一月上與宦者擊毬於禁中有宦者墜
馬上驚因得風疾自是人不聞上起居宰相
屢乞入見不報裴度疏請立太子且請入見
十二月上見群臣於紫宸殿人情稍安李逢
吉進言景王已長請立為太子裴度請速下

詔副天下望上無言既而兩省官亦繼有請
立太子者詔立景王湛爲皇太子上疾浸瘳
本傳帝暴風眩中外不聞者凡三日度數請到內殿求立太子翼日乃見帝遂立景王爲制
三年秋七月以左僕射裴度爲司空山南西
道節度使不兼平章事李逢吉惡度右補闕
張又新等附逢吉競流謗毀傷度竟出之本傳
逢吉既代度相恩有以牙孽之引李仲言等內結宦官[illegible]日聞云
四年春正月上餌方士金石藥疾復作崩敬

宗卽位六月上聞王庭湊屠牛元翼家歎宰
輔非才使凶賊縱暴翰林學士韋處厚因上
疏言裴度勳高中夏聲播外夷若置之巖廊
委其參决河北山東必禀朝算管仲曰人雖
而聽之則愚合而聽之則聖理亂之本非有
他術順人則理違人則亂伏承陛下當食歎
息恨無蕭曹今有一裴度尚不能留此馮唐
所以謂漢文得廉頗李牧不能用也夫御臣
相當委之信之親之禮之於事不效於國無

勞則置之散秩黜之遠郡如此則在位者不
敢不厲將進者不敢苟求臣與逢吉素無私
嫌嘗爲裴度無辜貶官今之所陳上荅聖明
下達羣議耳上見度奏狀無平章事以問處
厚處厚具言李逢吉排沮之狀上曰何至是
耶李程亦勸上加禮於度丙申加度同平章
事本傳韋處厚上疏曰汲黯在朝淮南寢謀事干木如魏諸侯息兵王霸之理以一士止百萬之師以一賢制千里之難裴度元勲巨德文武兼備若位巖廊委參决以使戎虜畏威蕃鎮自服云云

寶曆元年八月昭義節度使劉悟薨十一月
朝廷得悟遺表議者多言上黨內鎮與河朔
異不可許左僕射李絳上疏以爲兵機尚速
威斷貴定人情未一乃可伐謀劉悟死已數
月朝廷尚未處分中外人意共惜事機今昭
義兵衆必不盡與從諫同謀縱使其半叶同
尚有其半效順從諫未嘗久典兵馬威惠未
加於人又此道素貧非時必無優賞今朝廷
但速除近澤潞一將充昭義節度使令兼程

赴鎮從諫未及布置新使已至潞州所謂先人奪人之心也新使既至軍心自有所繫從諫無位何名主張設使誅挽朝命其將士必不肯從今朝廷必無與分彼軍不曉朝廷之意欲效順則恐忽授從諫欲同惡則恐別更除人猶豫之間若有姦人爲之畫策虛張賞設錢數軍士覬望尤難指揮伏望速賜裁斷仍先下明敕宣示軍衆獎其從來忠節賜新使繒五十萬匹使之賞設續除劉從諫一刺

史從諫既粗有所得必且擇利而行萬無違拒設不從命臣欲以爲不假攻討何則臣聞從諫已禁山東三州軍士不許自畜兵刃足明羣心殊未得一帳下之事亦在不疑熟計利害決無即授從諫之理時李逢吉王守澄計議已定竟不用絳等謀十二月以從諫爲昭義留後

李絳好直諫李逢吉惡之故事僕射上日宰相送之百官立班中丞列位於廷尚書以下每月當牙元和中伊愼爲僕射太常博士韋謙上言舊儀太重削去之御史中丞王播恃逢吉之勢與絳相遇於塗不之避絳引故事上言僕射國初爲正宰相禮數至重儻人才忝位自宜別授賢良若朝命守官豈得有虧法制乙下百官詳定議者多從絳議上聽行舊儀甲子以絳有足疾除太子少師分司

言事者多稱裴度賢不宜弃之藩鎮上數遣使至興元勞問度密示以還期度因求入見

逢吉之黨大懼

二年春正月裴度自興元入朝李逢吉之黨百計毀之先是民間謠云緋衣小兒坦其腹天上有口被驅逐又長安城中有横亘六岡如乾象度宅偶居第五岡張權輿上言度名應圖讖宅占岡原不召而來其意可見上雖年少悉察其誣謗待度益厚度初至京師朝士塡門度留客飲京兆尹劉栖楚附度耳語侍御史崔咸舉觴罰度曰丞相不應許所由

官呫囁耳語度笑而飲之栖楚不自安趨出

二月以度爲司空同平章事

度在中書左右忽白失印聞者失色度飲酒自如頃之左右白復於故處得印度不應或問其故度曰此必吏人盜之以印書券耳急之則投諸水火緩之則復還人服其識量

上自即位以來欲幸東都宰相及朝臣諫者甚衆上皆不聽決意必行已令度支員外郎盧貞按視修東都宮闕及道中行宮裴度從容言於上曰國家本設兩都以備巡幸自多難以來茲事遂廢今宮闕營壘百司廨舍率已荒圮陛下儻欲行幸宜命有司歲月間徐加完葺然後可往上曰從來言事者皆云不當往如卿所言不往亦可會朱克融王庭湊皆請以兵匠助修東都三月敕以修東都煩擾罷之先是朝廷遣中使賜朱克融時服克融以爲疎惡執留敕使又奏當道今歲將士春衣不足乞度支給三十萬端匹又奏欲將兵馬及丁匠五千助修宮闕上患之以問宰相欲遣重臣宣慰仍索敕使裴度對曰克融無禮已甚殆將斃矣譬如猛獸自於山林中咆哮跳踉久當自困必不敢輒離巢穴願陛下勿遣宣慰亦勿索敕使旬日之後徐賜詔書云聞中官至彼稍失去就俟還朕自有處分時服有司製造不謹朕甚欲知之已令區處其將士春衣從來非朝廷徵發皆本道自備朕不愛數十萬匹物但素無此例不可獨與范陽所稱助修宮闕皆是虛語若欲直挫其姦宜云丁匠宜速遣來已令所在排比供擬彼得此詔必蒼黃失圖若且示含容則云修宮闕事在有司不假丁匠遠來如是而已不足勞聖慮也上悅從之

五月幽州軍亂殺朱克融（按此果如裴度所料）軍中立其少子延嗣主軍務

帝縱弛日晏坐朝度諫曰比陛下月率六七臨朝天下人知勤政河朔賊臣皆聳畏近聞

延英益稀恐萬機奏稟有所壅閼夫頤養之道當順適時候則六氣平和萬壽可保道家法春夏蚤起取雞鳴時秋冬晏起取日出時蓋在陽勝之以陰在陰勝之以陽今方居盛夏謂宜詰旦數坐廣加延問漏及巳午則炎赫可畏聖躬勞矣帝加納為數視朝

八月朱延嗣既得幽州屢用其人都知兵馬使李載義殺延嗣并屠其家載義權知留後

冬十月以李載義為盧龍節度使

上遊戲無度狎暱群小十二月辛丑為中官劉克明等所弒克明等矯稱上旨以絳王悟權勾當軍國事克明欲易置內侍之執權者於是樞密使王守澄楊中和等定議以衛兵迎江王涵入宮發左右神策飛龍兵進討賊黨盡斬之絳王為亂兵所害本傳帝崩定策許劉克明等迎立江王

時事起蒼猝守澄等以翰林學士韋處厚博通古今一夕處置皆與之共議守澄等欲號令中外而疑所以為辭處厚曰正名討罪於義何嫌安可依違有所諱避又問江王當如何踐阼處厚曰詰朝當以王教布告中外以已平內難然後群臣三表勸進以太皇太后令冊命即皇帝位當時皆從其言時不暇復問有司凡百儀法皆出於處厚無不叶宜癸卯以裴度攝冢宰百官謁見江王於紫宸外廡乙巳文宗即位庚戌以翰林學士韋處厚為中書侍郎同平章事本傳處厚事繼母以孝聞親歿廬墓終喪

中進士第李賢良方正異等宰相裴垍引直史館憲宗初擢左補闕禮部尚書李絳請間言古帝王以納諫為聖拒諫為昏今不聞進規納忠向以知天下事帝曰韋処厚路隋數上疏其言忠切顏卿未知尔由是中外推其情容歷考功員外郎坐與宰相韋貫之善出開州刺史以戶部郎中入知制誥穆宗立為翰林侍講學士処厚以帝沖怠不向學即與路隋合易詩書春秋禮孝經論語摭其粹要題為六經法言二十篇上之冀助省覽帝稱善並賜金幣再遷中書舍人張平叔以言利幸於帝建言官自鬻鹽籠天下之財宰相不能詰辨群臣議処厚發十難謝其廷諍平叔愧縮遂寢敬宗初李逢吉得栖構李紳逐為端州司馬其黨劉栖楚等欲致紳必死建言當從罷也処厚上言逢吉黨與以紳之斥措有餘辜人情危駭詩云萋兮斐兮成是貝錦彼譖人者亦已太甚讒言罔極交亂四國此

古人疾讒之誅也孔子曰三年無改於父[illegible]
道可謂孝矣按綽先朝舊臣託令有遺向[illegible]
扳習法劉成與致之美況涉議平棄中[illegible]
東之亂與宰相朋黨楊炎為元載徒[illegible]
為劉晏僕不兵連揭紳天下驅兇片陛下[illegible]
所關見得不涼念哉綽鄰是兇吉以[illegible]
曆三月赦書不言左降紳宮一人而[illegible]
内徒如厚復奏違吉贊思於天下帝不[illegible]
年旨不掌澤非所以士兵於侍下方一[illegible]
其傑進翰林承旨李厚入見即自陳[illegible]
宿月視朝才三四知學日臣昔為諫[illegible]
前死以讒帝曰何哉對曰見[illegible]
死爭使先帝殂陛下在而至不壽五[illegible]
然所以不死者不敢避死之春宮十有[illegible]
子方雖術臣不意也之言帝大[illegible]
歸諫以鑒其意王延陵死之帝一[illegible]
而後益臣處厚曰陛下有裴[illegible]
用乃當饋而數恨死滿懷說焉唐所以[illegible]

帝有頻故不能用也後禁中急變文宗[illegible]
嘗豫未郎下部知厚入昌言日壽[illegible]
表親内惡必書以明逆順正名討罪[illegible]
綠哉逆奉數功論是夕號令及他復[illegible]
賁有司事一山死厚死遣舊章者進拜[illegible]
部下涼事堂史湯解數招權勛謝闕[illegible]
日此半沒
安斥出之

初貞元時宰相齊抗奏罷州別駕及員[illegible]
駕者引處之朝元和後兩河用兵裨將[illegible]
得補東宮王府官朱紫淆并授受不綱[illegible]
乃置六雄十望十緊等州悉補別駕由是
品澄別

帝雖自力機政然驟信輕改搖於浮論數厚
晉獨對曰陛下不以臣不肖使待罪宰[illegible]
所奏可中輒變易自上心出邪乃示臣
得於橫議邪即臣何名執政且裴度元[illegible]
德輔四朝嘗易直長厚忠實經事先帝[illegible]
所宜親重委信之臣乃陛下自擢今言
納宜先罷即趨下頓首帝瞿然曰向[illegible]
之忠力朕自知之安可遽辭以重吾不[illegible]
厚趣出帝復召問所欲言乃對近君子遠小
人始可爲治諄復數百言又言裴度[illegible]
任帝嘉納之自是無復橫議者胡氏[illegible]

而材有患明柔強之異知李以又賢[illegible]
一偏之夫矣文宗恭綸寬勸真之[illegible]
十有八正講儒道義嘗益智以之[illegible]
公宜數求名明實之左右使得二[illegible]
正心修身之又輔導之沃既傳之[illegible]
之又慎恩之亨明辨之知義理[illegible]
別是非可否之如先後緩急之[illegible]
有為則雖不必明其源乃強責[illegible]
其報水而亦自中成必致敖[illegible]
治從活不不遠平傳曰此伊尹[illegible]
能身子道味嘗之世於人[illegible]
之自白後堅亦不安得貞若[illegible]
之志必以孔孟為師李之[illegible]
[illegible]閣主真儒猶得以[illegible]

人而傳之後無眞儒則天下貿貿然莫知所適甲謂淺論謀王斷國而其成就不足云此君子所以以任道爲重也

時李同捷叛滄景節度使詔諸軍進討魏博

誠懷向背裴度待以不疑憲誠遣吏白事

書度厚召語曰晉公以百口保爾帥於上

我則不然正須所爲以邦法從事耳憲誠

不敢貳卒有功李載義屢破滄鎮兵

剔以獻度厚戒之前後完活數百千人

二年自元和之末宦官益横建置天子

掌握威權出人主之右人莫敢言春三月

親策制舉人賢良方正劉蕡對策極言

考官馮宿等見之皆歎服而畏宦官

詔下物論囂然稱屈諫官御史欲論

抑之蕡由是不得仕於朝終於使府時執政裴度也亦畏宦官而不敢用蕡何也

十二月韋處厚薨贈司空處厚姿壯

者居家亦循易至廷爭凝然不可回奪

謁事畏惕未嘗敢及以私惟擇官往往棄瑕

錄善時亦譏其太廣

是月以翰林學士路隋爲中書侍郎同平章

事本傳父泌以策說渾瑊召置幕府從瑊會盟平凉爲蕃所執死蕃時隋方襁褓以恩授八品官逮長知父執蕃中日夜號泣坐必西嚮不食肉母告以貌類父若然身不引鏡貞元末吐蕃請和隋三上疏宜許不報舉明經擢潤州參軍事元和中吐蕃款塞隋五上疏請修好與將以還詔可遷祠部郎中徐復繼鶴而以以畏至呂路隋處除擢隋左補闕之諾發撰以韓亮擕稱宗立與韋處厚並擢行符學士爾遷中書舍人翰林學士每除制出以家業來謝皆隋却之曰公事論當君既邪文宗嗣位平章事

三年冬十月路隋言於上曰宰相任重不宜

兼金穀瑣碎之務上以爲然於是裴度辭度

支上許之是年八月以李宗閔平章事裴度薦李德裕而宗閔有宦者之助故得相

四年正月李宗閔引牛僧孺平章事二月山

南西道節度使李絳爲亂兵所害冊贈司空

謚曰貞絳所論事萬餘言

裴度以年高多疾懇辭機政六月以度爲司

徒平章軍國重事須疾已三五日一入中書

初裴度征淮西奏李宗閔爲觀察判官由是

漸獲登用至是怨度薦李德裕因其謝病九
月以度兼侍中充山南東道節度使本傳云度自見功高位極不能無慮稍詭跡避禍於是牛僧孺李宗閔同輔政媢度勲業以居上欲有所逞乃共譖其跡損短之云云
八年徙東都留守俄加中書令李訓之禍宦
官肆威以逞凡訓注宗婭賓客悉收逮訊報
苛慘度上疏申理全活數十姓武德縣主藏
史盜錢亡命捕不得河陽節度使溫造獄其
令王賞責負繫三年毋死弗許裴度爲帝言
之賞得釋時閹竪擅威天子擁虛器搢紳道
喪度不復有經濟意乃治第東都集賢里沼
石林叢岑縈幽勝午橋作別墅具燠館涼臺
號綠野堂激波其下度野服蕭散與白居易
劉禹錫爲文章把酒窮晝夜相歡不問人間
事而帝知度年雖及神明不衰每大臣自洛
來必問度安否
開成二年復以本官節度河東度辭老疾
帝命吏部郎中盧弘宣諭意曰爲朕卧護北

門可也乃之鎭易定節度使張璠卒軍中欲
立其子元益度遣曉譬禍福元益懼束身而
歸朝
三年十一月河東節度使司徒中書令裴度
以疾求歸東都十二月詔度入知政事中使
敦諭上道
四年閏正月裴度至京師以疾歸第不能入
見三月薨謚文忠上恨度無遺表問其家得
半藁以儲嗣未定爲憂言不及私度身貌不
踰中人而威望遠達四夷四夷見唐使輒問
度老少用捨以身繫國家輕重如郭子儀者
二十餘年會昌元年加贈太師大中初詔配
享憲宗廟庭本傳云度退然纔中人而神觀邁爽操守堅正善占對既有功名震四夷使外國者其君長必問度年幾狀貌孰如天子用否其威譽德業比郭汾陽而用不用常爲天下重輕事四朝以全德始終及殁天下思其風烈辭管賊至今廟食
史臣贊曰杜黃裳善謀裴垍能持法李藩鯁
挺韋貫之忠謇皆足稽天緯經國體憲宗中
興寧不謂得人而致然耶武元[illegible]衡等亡庸李絳[illegible]事贊又

曰憲宗討蔡出入四年元濟外連姦臣刺宰
相及用事者沮駭朝廷誅惟天子赫然排羣議
任度政事倚以討賊自督戰遂平淮西非度
破賊之難任度之爲難也韓愈頌其功曰凡
此蔡功惟斷乃成其知言哉穆敬不君憸人
腐夫乘釁鑴詆而度遂無顯功非前智後愚
用不用勢當然矣前史稱度晚節頗沈浮爲
自安計是不然大雅曰既明且哲以保其身
度何誠云崔羣無韓贊又曰勳厚事穆敬文三宗

主皆弗類而一納以忠寧不謂以堯事君者
愚按憲宗初受羣臣剴即會然有風掃宇邪內之志肯得杜黃裳付之以政武元衡李吉甫繼之裴垍李絳又繼之而終之以裴度比五人皆有戡難應變之材故能剪夷僭叛使威令赫然復張杜居二年武李皆再入武兩後合四年李吉年垍三年絳四年度五年雖守不久其位而功烈則卓然矣今以四事故之黃裳犯貨賄之譏則正已有所不逮吉甫詖佞諛之目則正君有所未足然其謙兼書皆有可紀黃裳平定蜀夏爲中興元功之首吉甫始議鎮海後議淮蔡李無不斷又尊裁閱更易三十六鎮以去藩方割據之權其功甚偉至議媿博事則以欲用兵議從城天禱末免隳地之失斷吉甫之於謀国未能無可譏者若黃裳之委高崇文衍與贊侯知信不異吉甫始薦裴垍繼引■斷固非傳巳

蓋賢者至其以私意罷垍又黜事藹前日之去遂不克終況以直言而排中傷藩等以觀望宿者而擢元義方其於用人又不無可憾者焉然則就五相而論之吉甫之爲人瑕時殆不相愉故史氏趣其謀譽而不以正言許之求其四者之情僞其惟垍絳與度乎蓋三人者以正律已以直事君其大節昭同而垍於憲宗之問首以正心爲言尤所謂如本者垍論王承宗之未可遽討策重從史之可以討取絳謂鎮蔡之不可并役謂難傳之不必用兵度於萃鄆之役議氣遺弄蓋皆長於謀國者垍同吉甫之問讀名七三十餘以擬之一時收用略盡及當國觀以忠饗取人其所以引後多爲名輔郡垍於知人最爲諸相之冠度知李光鄭之必能成功知李德裕之可以相亦垍之亞也然三人故務奉國李不免爲姦邪所賢者蓋格心之業非大人不能而遇生于世納約自論時人臣至難之事故以

伊尹而後能使大甲之徙義必周公而後能去成王之疑心憲宗天資多欲而易盈三人者盡言救過則有之而引君當道使志於仁則未也然當垍絳之時帝方銳意興復體有所畏而下發肆及淮蔡既平志氣驕溢後纔逢生度雖苦口力爭已無救於致矣然則晉公之識慮其猶在荒文于之後乎故大學之序必致知必誠意必正心脩身而後推之於家國天下未有不離此而能尋君堯舜者也裴李諸賢亦築嘗有闕矣然講之不精語之不詳故無以格其非心而卒致後日之禍其亦可惜也夫若李藩若韋貫之若崔羣材雖不逮五人然皆忠誠亢直其於中興之功蓋有助焉數厚當啟文之世能區區左右晉公以有爲亦一時實相與得附此

開成五年（正月文宗崩武宗即位）秋八月召淮南節度使李德裕入朝九月至京師以爲門下侍郎同平章事德裕入謝言於上曰致理之要在於辨群臣之邪正夫邪正二者勢不相容正人指邪人爲邪邪人亦指正人爲邪人主辨之甚難臣以爲正人如松柏特立不倚邪人如藤蘿非附它物不能自起故正人一心事君而邪人競爲朋黨先帝深知朋黨之患然

所用卒皆朋黨之人良由執心不定故姦邪得乘間而入也夫宰相不能人人忠良或爲欺罔主心始疑於是旁詢小臣以察執政如德宗末年所聽任者惟裴延齡輩宰相署敕而已此政事所以日亂也陛下誠能慎擇賢才以爲宰相有姦罔者立黜去之常令政事皆出中書推心委任堅定不移則天下何憂不理哉又曰先帝於大臣好爲形迹小過皆含容不言日累月積以至禍敗茲事大誤願

陛下以爲戒臣等有罪陛下當面詰之事苟無實得以辨明若其有實辭理自窮小過則容其悛改大罪則加之誅譴如此君臣之際無疑間矣上嘉納之

本傳云又言開元初輔相率三考輒去雖姚崇宋璟不能逾至李林甫秉權乃十九年遂及禍敗是知亟進罷宰相使政在中書誠治本也○初德裕在淮南敕召監軍楊欽義人皆言必知樞密德裕待之無加禮欽義心銜之一日獨延欽義置酒中堂情禮極厚陳珍玩數牀罷酒皆以贈之欽義大喜過望行至汴州敕復還淮南欽義盡以所餉歸之德裕曰此何直卒以與之其後欽義竟知樞密德裕柄用欽義頗有力焉○本傳德裕元和宰相吉甫子也少力于學既冠卓犖有大節不喜

與諸生試有司以蔭補校書郎召拜監察御史穆宗即位擢翰林學士帝爲太子時已聞吉甫名由是顧德裕厚凡號令大典冊皆更其手帝怠荒于政故戚里多所請丐拔官人詭禁中諱關託大臣德裕建言舊制駙馬都尉與要官禁不往來開元中詞曾光切今乃公至宰相又大臣私第是等無他於直史海禁寄交通中外耳請白事宰相者聽至中書無輒詣第帝嘉之再進中書舍人未幾授御史中丞始吉甫相憲宗牛僧孺李宗閔對直言策痛詆當路條失政吉甫訴於帝且泣有司皆得罪遂與爲怨吉甫又爲帝謀討兩河叛將李逢吉沮解其言功未就而吉甫卒裴度實離之逢吉以議不合罷去故追銜吉甫而怨度擯德裕不得進至是間帝睹庸訴度績與元稹相怨奪其宰相而已代之欲引僧孺益擒黨乃出德裕爲浙西觀察使俄而僧孺入相由是牛李之怨結矣初潤州承王國

清乱實易直傾府庫賚軍貲用宂殍而下益驕德裕自挟約以留州則贍兵雖儉而均故士無怨再暮則賦物徽物南方信儀丞鮮父毋疹瘵子棄不敢養德裕擇長老可語者論以孝慈大倫患難招收不可棄之衛使歸相帝教違約者顯實以法數年惡俗大吏又按屬州非經祠者毀千餘次撤私邑山房千四百舍逞無所度蘇天子下詔羅揚欲宗立後用無變詔瀾西上脂盍推具德符奏比年畢災物力未完乃三月壬子敕令常貢之狄悉罷進敵此陛下恐聚欲之吏縣以成義周審之人不勝其徽也李道素號富競更李錢薛革皆權酒於民供有羨財元知詔書停擢酌又赦令禁諸州羨餘毋送使今存者推留使錢五十萬醫率歲經費常少十三萬軍用授急今所須脂盍粧具度用錢二萬三千兩金百三十兩物非主臺雖力營索尚恐不進額詔宰相議何以俾臣不達部旨不之軍畀不

被人不敍恐則前數後詔成可遵承不報方是時罷進獻不閱月而求貢使者延相援于道故德裕推一以詭它又詔索盤備纈綾千匹復奏言太宗時使至京州見名實訛李大亮獻之大充諱止賜詔嘉歡玄宗時使者抵江南擒鴻鶴羣為汴州判史倪若水言之即見襄勅皇甫詢職半實造琵琶拜撥鏤乎甫於益州蘇顧不奉詔帝不加罪夫鵠鶴鏤牙歲物也二三臣尚以勞人揃徒爲言堂二祖有臣如此今獨無之益有位者叢而不闕非陛下拒不勦也且立轉天焉盤條捌豹文彩怪麗推乘與當御今實用千匹臣所未論昔漢文身衣弋綿元帝罷輕纖服故仁德慈欽至今掛之顯陛下師二祖容納建恩漢家恭約敕賜節戒則海隔舊生罪受賜矣優詔爲停自元御後天下禁毋私度僧修州王督與治言天子誕月請築壇變人以貲福詔可即頭募江淮間民皆曹輩奔走因幸擬其財以自

入德裕勅奏智興為壇泗州募願慶者人輸錢二千則不復勸請普加髡落自淮而有戶三丁男必一男萬髮規通徬職所度無算度閱度江者日數百鄭常弄民十園八九若不加禁過剃前至誕月江淮失丁男六十萬不爲細変有辭徐州禁止將帝香荒數游幸柙比辭小聽朝簡忽德裕上册裹六藏表言心乎愛矣遐不謂矣此古之賢人篤於事君者也夫速蹕而言親者包地遠而意忠者作臣切惟念拔自先聖編祥寃私不能蛸忠是須靈鑿臣在先朝嘗載大明賦以諷螟蒙嘉拜今日蓋即明宗亦由是也其一曰宵衣諷視朝希競也二曰正服諷服御非法也三曰罷獻諷欽求怪珍也四曰納誨諷悔棄忠言也五曰辨罪諷任群小也六曰防微謂偽游輕出也詳皆明直號切帝雖不能用其言借教章勅厚壽講作詔屠識其意刑為逢吉排苦流不內徒府亳州浮屠說言水可愈疾既曰

聖水轉俱流闕南方之人率十戶能一人使往汲既行若飲病者不敢近章血危老之人率多元而水斗三十千取者益它汲轉當於道互相歎詐甚者日數十百人德裕最勸津邇惰絕之且言昔異有聖水宋奔有聖夫皆本妖祥古人所禁請下觀察使令孤楚陳塞以絕妄源從之上方惑佛老禱福祈年浮屠方士並出入禁中狂人杜景先上言其友周息元壽數百歲帝遣宦者至浙西迎之詔在所馳驛敦遣德裕上疏曰道之高者莫若廣成玄元人之聖者莫若軒轅孔子昔軒轅問廣成子治身之要曰無視無聽抱神以靜形將自正無勞子形無搖子精乃可長生慎守其一以處其和故我脩身千二百歲矣求未嘗衰又曰得吾道者上為皇下為王亥亓語孔子曰去子之驕氣與多欲態色與淫志異皆無益於子之高陛下脩軒后之術物色異人若使舞究立元混迹而至告陛下之言邪

無出於此臣感今所得者皆迂怪之士使楙
汴氷以小術貽聊明如文成五判者世又前
州入子鉅努方士未有御其兼者歲漢人拜
黃金可成以爲飲食器則壽高宗時劉道合
玄宗時採難生皆能作黃金二祖不之服豈
非以宗朝爲重乎儻必致真隱頗止師得和
之術帳毋及葬則九朝對悅叐息元果誕講
不情自言與張果華靜能游帝詔書工肖求
為國以觀之然帝由興亡驗文宗將仕乃遂
之大和三年名拜兵部侍郎裴度薦材堪宰
相而李宗閔以中人助先秉政且得君出德
裕為鄰胄節慶使引僧孺協力罷處政事二
怨揖濟兄德裕所善恐還之於晏二人權要
天下黨人宰不可破矣踰年徙翰南西川哥
自南詔入寇職社元詞而斩到代之病不能
事民失藏無聊生德裕至則完殘書供皆有
條次成都既南失姚掠西亡繼松由清秀下
本水而左盡爲棄有始韋皐招求南詔獲嵩

州傾內貲浩蠻好示以戰陣文法德裕以韋
浴戎資盜其萊非是養代壘疽第末決耳至
元頹時遇險而發故長騎深入臨聯千單為
撫行遺今豪夷尚新寺痛據華不龍制一方
取乃建籌邊據按南道山川險要與蠻租入
者盟之左西道與吐蕃接者屬之古其部落
衆募蹟歸遠選由折城具乃召習邊事者與
之指畫南訶凡勇之情儲盡知之寸料擇伏
韋舊條與州兵之任戰者寶遣擣薨什三四
士無教怨又請甲人於安定弓人河中尋人
新西縣是蜀之器擒皆卑錢率戶二百取一
人使習戰貸勿事纏則費蓄則戰謂之雄邊
子弟其猜兵田南蒸保義保恩兩河募義左
右連弩薪士日飛累弩擊矛肆流飛震擊突
騎捴十一軍韓杖義城以制大度青淡閑之
阻作樂悔城以控策經持角勢作示遠城以
陋西山吐蓄獲邛眾關徙撫州治臺登以奪
盡陵舊制弦抄遲巧栗賂聚爲州起嘉留道

陽山江而遣大虔乃分餉諸戍嘗以盛更至
地苦華毒華夫多死德裕命轉卬雅黎以十
月為潛始先夏而至以佐陽山之運饋者不
涉炎月遠民乃安蜀人多窮女為人妾德裕
為著科紛凡十三而上執三年勞下者五歲
文期則歸之父母毀傳下浮屠私擄數千以
地手費蜀先土祠孝有採村其民割髮若浮
吾者畜妻子自如德裕下令禁止蜀風大麥
於異二潘宰權南詔請蜀所俘掠四千人吐
蕃維州特悉但詳以城降雜距戍都四百里
因山為同東北縣索叢蕃而下二百里地無
險走長川不三千里直吐蕃之乎異時成之
以制勇入者也德裕既得之卿勞兵以守且
陳出歸之利僧儒居中沮其功命返悉但謀
於勇以官所盟德裕然身以為城會監軍使
王議言入朝盜言悉但謀死拒遠人向化意
帝亦撫之即以兵部尚書召歲拜中嘗門下
吁章事故事丞郎前宰捐須少閒乃敢通鄭

官非公事不敢諂李宗閔時往往通賓客李
聽為太子太傳招所善義酒集宗閔閣甜辭
乃去至德裕則喻商史有以事見宰相必先
白臺乃聽凡罷周無龍尾道遊出送海輔至
閣者又龍京兆第沙陵兩術上朝衛兵嘗建
言朝廷推邪正二途正必去邪邪必害正然
其許皆若可聽願審所取會不爲二者並進
雄聖賢經嘗無鄭成功能而宗閣罷德裕代
為中書侍郎集賢賢大李士始二省符江淮
大賈使主堂謂食判固退使資行天下所至
州鎮寄右客竊人倘以自高德除一切罷之
後帝暴惑風害諸言游注始因王守潘以與
進帝少聞又善李謂使待謂帝欲授諫官德
裕曰昔諸防亮有言親賢臣遠小人先漢謝
以與修也觀小人遠賢士佞漢所以須蒱也
今謂小人頃吝惡暴天下不宜引致左古帝
曰人誰無道當容其臣且逢吉嘗言之劉曰
聖賢則有改遜若謂天資姦邪尚何能解逢

宗立宰相而頗愛光回以累陛下亦罪人也帝語王涯別與官德裕搖手止涯帝遣見不懌訓注皆怒即復召守閑輔攻拜德裕為異元節度使入見帝自陳願留闕下復拜兵部尚書宗閔奏命已行不可止更徙鎮年軍以代王播先是太和中漳王養母杜仲陽歸浙西有詔在所存問時德裕被召乃撫留後使卿詔書播入為尚書左丞而漳王以罪暨死因與戶部侍郎李漢共譖德裕嘗賂仲陽導王為不軌帝感其言召王涯李固言路隋質之注璠漢三人者譖益堅獨隋言德裕大臣不宜有此讒婿少要遠貶德裕為太子賓客分司東都復貶袁州長史隋亦免宰相未幾宗閔以罪斥而注訓等亂敗帝追悟德裕以讒構逐乃徙滁州刺史又以太子賓客分司東都開成初帝從容議宰相朝廷豈有遺事乎來進以宋申錫劉帝從首湧薦行下曰當出時兄弟不相僕兄帝楊那有司為我豪星之又曰德裕亦申錫比也起為浙西觀察使後對學士禁中為埴頗首言德裕與宗閔皆逐而獨三進官帝曰彼嘗進鄭注而德裕欲殺之今當以官與何人埴擢而出又指坐處前示宰相曰此德裕爭鄭注趣德裕三在浙西出入十年近淮南節度使代牛僧孺僧孺聞之以軍事付其副張鷟即馳去淮南府錢八十万粹德裕奏言止四十万為鷟用其半僧孺訴于帝而諫官姚合魏謩等共劾奏德裕挾私怨沮傷僧孺帝置章不下詔德裕還青徙裕上言請鎮更代例殺半數以備水旱勅軍書因索王播段文昌崔從相披溥事具在推從死官下僧孺代之其所殺數最多耶自勅始至鎮失於用例不改赦遂待罪有詔釋之武宗立召為門下侍郎平章事

會昌元年三月陳庚行捐

初知樞密劉弘逸薛季稜有寵於文宗仇士良惡之上之立非二人及宰相意故楊嗣復出為湖南觀察使李珏出為桂管觀察使士良屢譖弘逸等於上勸上除之乙未賜弘逸季稜死遣中使就潭桂州誅嗣復及珏戶部尚書杜悰奔馬見李德裕曰天子年少新即位茲事不宜手滑丙申德裕與崔珙崔鄲陳夷行三上奏又邀樞密使至中書使入奏以為德宗疑劉晏動搖東宮而殺之中外咸以為冤兩河不臣者由茲恐懼得以為辭德宗後悔録其子孫文宗疑宋申錫交通藩邸竄謫至死既而追悔為之出涕嗣復珏等若有罪惡乞更加重貶必不可容亦當先行訊鞫俟罪狀著白誅之未晩今不謀於臣等遽遣使誅之人情莫不震駭願開延英賜對至晡時開延英召德裕等入德裕等泣涕極言陛下宜重慎此舉毋致後悔上曰朕不悔三命之坐德裕等曰臣等願陛下免二人於死勿使既死而衆以為寃今未

奉聖旨臣等不敢坐父之上乃曰特爲卿等
釋之德裕等躍下階舞蹈上召升坐歎曰朕
續嗣之際宰相何嘗比數李珏李稜志在陳
王嗣復弘逸志在安王陳王猶是文宗遺意
安王則專附楊妃嗣復仍與妃書云姑何不
效則天臨朝鄉使安王得志朕那復有今日
德裕等曰茲事曖昧虛實難辨上曰楊妃嘗
有疾文宗聽其弟玄思入侍月餘以此得通
意指朕細詢内人情状皎然非虛也遂追還

二使更貶嗣復爲潮州刺史李珏爲昭州刺
史裴夷直爲驩州司户
時帝數出畋游暮夜乃還德裕上言人君動
法於日故出而視朝入而燕息傳曰君就房
有常節惟深察古誼毋繼以夜側聞五星失
度恐天以是勤勤儆戒詩曰敬天之渝不敢
馳驅願節畋游承天意
夏六月上命道士趙歸真等於三殿建九天
道場右拾遺王哲上疏切諫坐貶河南府法

曹（按武宗初即位已溺於道家之説德裕略無一言何邪）
天德軍使田牟監軍韋仲平欲擊回鶻以求
功奏稱回鶻叛將嗢没斯等侵逼塞下吐谷
渾沙陀党項皆世與爲仇請自出兵驅逐上
命朝臣議之議者皆以爲嗢没斯等叛可汗
而來不可受宜如牟等所請擊之便上以問
宰相李德裕以爲窮鳥入懷猶當活之況回
鶻屢建大功今爲鄰國所破部落離散窮無
所歸遠依天子無秋毫犯塞柰何乘其困而

擊之宜遣使者鎮撫運糧食以賜之此漢宣
帝所以服呼韓邪也陳夷行曰此所謂借寇
兵資盜糧也不如擊之德裕曰彼吐谷渾等
各有部落見利則鋭敏爭進不利則鳥驚魚
散各走巢穴安肯爲國家用今天德城兵纔
千餘若戰不利城陷必矣不若以恩義撫而
安之必不爲患縱使侵暴邊境亦須徵諸
道大兵討之豈可獨使天德擊之乎時詔以
鴻臚卿張賈爲巡邊使使察回鶻情僞未還

上問德裕曰嗢没斯等請降可保信乎對曰朝中之人臣不敢保況敢保數千里外戎狄之心乎然謂之叛將則恐不可若可汗在國嗢没斯等帥衆而來則於體固不可受今聞其國敗亂無主將相逃散或奔吐蕃或奔葛邏禄惟此一支遠依大國觀其表辭危迫懇切豈可謂之叛將乎況嗢没斯等自去年九月至天德今年二月始立烏介自無君臣之分願且詔河東振武嚴兵保境以備之俟其

攻犯城鎮然後以武力驅除或於吐谷渾等部中小有抄掠聽自讎報亦未可助以官軍仍詔田牟仲平毋得邀功生事常令不失大信懷柔得宜彼雖戎狄必知感恩詔田牟約勒將士及雜虜毋得先犯回鶻九月詔河東振武嚴兵以備之

盧龍軍亂殺節度使史元忠推牙將陳行泰主留務

李德裕請遣使慰撫回鶻且運糧三萬斛以賜之上以爲疑閏月開延英召宰相議之陳夷行於候對之所屢言資盜糧不可德裕曰今徵兵未集天德孤危儻不以此糧啖飢虜且使安静萬一天德陷没咎將誰歸夷行至上前遂不敢言上乃許以穀二萬斛賑之

以前山南東道節度使同平章事牛僧孺爲太子太師先是漢水溢壞襄州民居故李德裕以爲僧孺罪而廢之（按水溢壞民居非所以責節度也而德裕罪此以修怨何乎）

盧龍軍復亂殺陳行泰立牙將張絳

初陳行泰逐史元忠遣監軍傔以軍中大將表來求節鉞李德裕曰河朔事勢臣所熟諳比來朝廷遣使賜詔常太速故軍情遂固若置之數月不問必自生變今請留監軍傔勿遣使以觀之既而軍中果殺行泰立張絳復求節鉞朝廷亦不問會雄武軍使張仲武起兵擊絳且遣軍吏吳仲舒奉表詣京師稱絳慘虐請以本軍討之冬十月仲舒至京師詔

宰相問狀仲武言行泰絳皆游客故人心不附仲武幽州舊將性忠義通書習戎事人心向之歸者張絳初殺行泰召仲武欲以留務讓之牙中一二百人不可仲武行至絳復却之今討仲武纔發雄武軍中已逐絳矣李德裕問雄武士卒幾何對曰軍士八百外有土團五百人德裕曰兵少何以立功對曰在得人心苟人心不從兵三萬何益德裕又問萬一不克如何對曰幽州糧食皆在嬀州及北邊七鎮萬一未能入則據居庸關絕其糧道幽州自困矣德裕奏行泰絳皆使大將上表脅朝廷邀節鉞故不可與今仲武先自表請發兵為朝廷討亂與之則似有名乃以仲武知盧龍留後仲武尋克幽州

十一月李德裕上言今回鶻破亡太和公主未知所在若不遣使訪問則戎狄必謂國家降主虜庭本非愛惜既負公主又傷虜情請遣通事舍人苗縝齎詔詣嗢沒斯令轉達公主兼可卜嗢沒斯逆順之情從之

初黠戛斯既破回鶻得太和公主自謂李陵之後與唐同姓遣達干十人奉公主歸之於唐回鶻烏介可汗引兵邀擊達干盡殺之質公主南度磧屯天德軍境上公主遣使上表言可汗已立求冊命烏介又使其相頡干伽斯等上表借振武一城以居公主可汗十二月制遣右金吾大將軍王會等慰問回鶻仍賑米二萬斛又賜烏介可汗敕書諭以宜帥部衆漸復舊疆漂寓塞垣殊非良計又云欲借振武一城前代未有此比或欲別遷善地求大國聲援亦須且於漠南駐止朕當許公主入覲親問事宜儻須應接必無所吝

二年春正月以張仲武為盧龍節度使朝廷以回鶻屯天德振武北境以兵部郎中李拭為巡邊使察將帥能否

二月（李紳相）河東節度使苻澈修杷頭烽舊戍以備回鶻李德裕奏請遣兵鎮守及修東中

二受降城以壯天德形勢從之
右散騎常侍柳公權素與李德裕善崔珙奏
爲集賢學士判院事德裕以恩非己出因事
左遷爲太子詹事胡氏曰薦進賢能協濟事功所以爲國於我何有哉而李德裕以欲恩自我出此非宰相之公術也夫政事除拜中書當遵守而開私邪之門引援招延宰相當首公而透交私之路善爲相者曰恩欲歸己怨使誰當出以爲名言
回鶻復奏求糧及尋勘吐谷渾党項所掠又
借振武城詔遣內使楊觀賜可汗書諭以城
不可借餘當應接數置三月戊申李拭巡邊

還稱振武節度使劉沔有威略可任大事時
河東節度使苻澈疾病庚申以沔代之以金
吾上將軍李忠順爲振武節度使遣將作少
監苗縝冊命烏介可汗使徐行駐於河東俟
可汗位定然後進旣而可汗屢侵擾邊境縝
竟不行
回鶻嗢沒斯以赤心桀黠難知先告田牟云
赤心謀犯塞乃誘赤心并僕固殺之那頡啜
收赤心之衆七千帳東走河東奏回鶻兵至

横水殺掠兵民今退屯釋迦泊東李德裕上
言釋迦泊西距可汗帳三百里未知此兵爲
那頡所部爲可汗遣來宜且指此兵云不受
可汗指揮擅掠邊鄙密詔劉沔仲武先經畧
此兵如可以討逐事亦有名摧此一支可汗
必自知懼
夏四月天德都防禦使田牟奏回鶻侵擾不
已不俟朝旨已出兵三千拒之壬午李德裕
奏田牟殊不知兵戎狄長於野戰短於攻城

牟但應堅守以待諸道兵集今全軍出戰萬
一失利城中空虛何以自固望亟遣中使止
之如已交鋒卽詔雲朔天德以來羌渾各出
兵奮擊回鶻凡所虜獲竝令自取回鶻羈旅
二年糧食乏絶人心易動宜詔田牟招誘降
者給糧轉致太原不可留於天德嗢沒斯誠
僞雖未可知然要早加官賞縱使不誠亦足
爲反間且欲奬其忠義爲討伐之名令遠近
諸蕃知但責可汗犯順非欲盡滅回鶻石雄

善戰無敵請以為天德都團練副使佐田牟用兵上皆從其言初大和中河西党項擾邊文宗召石雄於白州隸振武軍為裨將屢立戰功以王智興故未甚進擢至是德裕舉用之甲申嗢沒斯帥其國特勤宰相等二千二百餘人來降

上信任李德裕觀軍容使仇士良惡之會上將受尊號御丹鳳樓宣赦或告士良宰相與度支議草制減禁軍衣糧及馬芻粟士良揚言於衆曰如此至日軍士必於樓前諠譁德裕聞之乙酉乞開延英自訴上怒遽遣中使宣諭兩軍赦書初無此事且赦書皆出朕意非由宰相爾安得此言士良乃惶愧稱謝

五月遣鴻臚卿張賈安撫嗢沒斯等以嗢沒斯為左金吾大將軍懷化郡王其次酋長官賞有差賜其部衆米五千斛絹三千匹那頡啜帥其衆自振武大同東因室韋黑沙南趣雄武軍窺幽州盧龍節度使張仲武遣其弟

仲至將兵三萬迎擊大破之斬首捕虜不可勝計悉收降其七千帳分配諸道那頡啜走烏介可汗獲而殺之時烏介衆雖衰減尚號十萬駐牙於大同軍北閭門山楊觀自回鶻還可汗表求糧食牛羊且請執送嗢沒斯等詔報以糧食聽自以馬價於振武糴三千石牛稼穡之資中國禁人屠宰羊中國所鮮出於北邊雜虜國家未嘗科調嗢沒斯自本國初破先投塞下不隨可汗已及二年慮彼猜嫌窮迫歸命前可汗正以猜虐無親致內離外叛今可汗失地遠客尤宜深矯前非若復骨肉相殘則可汗左右信臣誰敢自保朕務在兼愛已受其降於可汗不失恩慈於朝廷免虧信義豈不兩全事體深叶良圖嗢沒斯入朝六月以嗢沒斯所部為歸義軍以嗢沒斯為左金吾大將軍充軍使（是月陳夷行罷李讓夷相）嗢沒斯請置家太原與諸弟竭力扞邊詔劉沔存撫其家烏介可汗復遣其相上表借兵

助復國又借天德城詔不許初可汗往來天
德振武之間剽掠羌渾又屯杷頭峰北朝廷
屢遣使諭之使還漠南可汗不奉詔李德裕
以爲那頡啜屯於山北烏介恐其與奚契丹
連謀邀遮故不敢遠離塞下望敕張仲武諭
奚契丹與回鶻共滅那頡啜使得北還及那
頡啜死可汗猶不去議者又以爲回鶻待馬
價詔盡以馬價給之又不去八月可汗帥衆
過杷頭峰南突入大同川驅掠河東雜虜牛

馬數萬轉鬬至雲州城門刺史張獻節閉城
自守吐谷渾党項皆挈家入山避之詔發陳
許徐汝襄陽等兵屯太原及振武天德俟來
春驅逐回鶻丁丑賜嗢沒斯與其弟阿歷支
習勿啜烏羅思皆姓李氏名思忠思貞思義
思禮國相愛邪勿姓愛名弘順仍以弘順爲
歸義軍副使上遣回鶻石戒直還其國賜可
汗書諭以自彼國爲紇吃斯所破來投邊境
撫納無所不至今可汗尚此近塞未議還蕃

或侵掠雲朔等州或鈔擊羌渾諸部遙揣深
意似恃姻好之情每觀蹤由實懷馳突之計
中外將相咸請誅翦朕情深屈已未忍幸災
可汗宜速擇良圖無貽後悔上又命李德裕
代劉沔荅回鶻相頡干迦斯書以爲回鶻遠
來依投當效呼韓邪遣子入侍身自入朝及
令太和公主入謁太皇太后求哀乞憐則我
之救卹無所愧懷而乃睥睨邊城桀驁自若
邀求過望如在本蕃又深入邊境侵暴不已

求援繼好豈宜如是來書又云胡人易動難
安若令忿怒不可復制回鶻爲紇吃斯所破
舉國將相遺骸棄於草莽累代可汗墳墓隔
在天涯回鶻忿怒之心不施於彼而蔑棄仁
義逞志中華天地神祇豈容如此事昔郅支
不事大漢竟自夷滅往事之戒得不在懷戊
子李德裕等上言若如前詔河東等三道嚴
兵守備俟來春驅逐回鶻人困馬羸之時
又官軍免盛寒之苦則幽州兵宜令止屯本

道以俟詔命若虜河冰既合回鶻復有馳突須早驅逐則當及天時未爽決策於數日之間以河朔兵益河東兵必令收功於兩月之内今閒外議紛紜互有異同儻不一詢群情終爲浮辭所撓望令公卿集議詔從之時議者多以爲宜俟來春九月以劉沔兼招撫回鶻使如須驅逐其諸道行營兵權令指揮以張仲武爲東面招撫回鶻使其當道行營兵及奚契丹室韋等並自指揮以李思忠爲河

西党項都將回鶻西南面招討使皆會軍于太原令沔屯鴈門關初奚契丹羈屬回鶻各有監使歲督其貢賦且詗唐事張仲武遣牙將石公緒統二部盡殺回鶻監使等八百餘人仲武破那頡啜得室韋酋長妻子室韋以金帛羊馬贖之仲武不受曰但殺回鶻監使則歸之癸卯李德裕等奏河東奏事官孫儔適至云回鶻移營近南四十里劉沔以爲此必契丹不與之同恐爲其掩襲故也據此事

勢正堪驅除臣等問孫儔若與幽州合勢迫逐回鶻更須益幾兵儔言不須多益兵惟大同兵少得易定千人助之足矣上皆從之詔河東幽州振武天德各出大兵移營稍前以迫回鶻

上聞太子少傅白居易名欲相之以問李德裕德裕素惡居易乃言居易衰病不任朝謁其從父弟左司員外郎敏中辭學不減居易且有器識以敏中爲翰林學士胡氏曰居易清操忠讜自元和以來爲名臣而敏中無聞爲李德裕惡居易好敏中豈非以其傲已不附已爲排乎居易實不衰病而言其衰病沮上欲用之之意敏中實無器識而譽其器識伸己欲援之之心此非取信人主師表百僚之道也他日見擠有器識者出力最多故曰言無實不祥不祥之實蔽賢者當之

冬十月黠戛斯遣將軍踏布合祖等至天德軍言先遣都呂施合等奉公主歸之大唐至今無聲問不知得達或爲姦人所隔今出兵求索上天入地期於必得又言將徙就合羅川居回鶻故國兼已得安西北庭達靼等五

部落十一月昭義節度使劉從諫上言請出
步兵五千討回鶻詔不許上遣使賜太和公
主冬衣命李德裕爲書賜公主略曰先朝割
愛降婚義寧家國謂回鶻必能禦侮安靜塞
垣今回鶻所爲甚不循理每馬首南向姑得
不畏高祖太宗之威靈欲侵擾邊疆豈不思
太皇太后之慈愛爲其國母足得指揮若回
鶻不能禀命則是棄絕姻好今日已後不得
以姑爲詞劉沔張仲武固稱盛寒未可進兵

請待歲首李忠順獨請與李思忠俱進十二
月李德裕奏請遣思忠進屯保大柵從之
三年春正月回鶻烏介可汗帥衆侵逼振武
劉沔遣麟州刺史石雄都知兵馬使王逢帥
沙陀朱邪赤心三部及契苾拓拔三千騎襲
其牙帳沔自以大軍繼之雄至振武登城望
回鶻之衆寡見氈車數十乘從者皆衣朱碧
類華人使諜問之曰公主帳也雄使諜告之
曰公主至此家也當求歸路今將出兵擊可

汗請公主潛與侍從相保駐車勿動雄乃鑿
城爲十餘穴引兵夜出直攻可汗牙帳至其
帳下虜乃覺之可汗大驚不知所爲棄輜重
走雄追擊之庚子大破回鶻於殺胡山可汗
被鎗與數百騎遁去雄迎太和公主以歸烏介
可汗走保黑車子族 其潰兵多詣幽州降
二月黠戛斯遣使者注吾合索獻名馬二詔
太僕卿趙蕃飲勞之上引對班在勃海使之
上上欲令趙蕃就黠戛斯求安西北庭李德

裕等上言安西去京師七千餘里借使得之
當復置都護以唐兵萬人戍之不知此兵於
何處追發饋運從何道得通此乃用實費以
易虛名非計也上乃止
黠戛斯求冊命李德裕奏宜與之結歡令自
將兵求殺使者罪人及討黑車子上恐加可
汗之名即不脩臣禮踵回鶻故事求歲遺及
賣馬猶豫未決德裕奏黠戛斯已自稱可汗
今欲藉其力恐不可吝此名回鶻有平安史

之功故歲賜縑二萬匹且與之和市黠戛斯
未嘗有功於中國豈敢邀求賂遺乎若慮其
不臣當與之約必如回鶻稱臣乃行冊命又
當叙同姓以親之使執子孫之禮上從之
太和公主至京師改封安定大長公主
三月以太僕卿趙蕃爲安撫黠戛斯使上命
李德裕草賜黠戛斯可汗書諭以貞觀二十
一年黠戛斯先君身自入朝授左屯衛將軍
堅昆都督迄于天寶朝貢不絕比爲回鶻所

隔回鶻陵虐諸蕃可汗能復讎雪怨茂功壯
節近古無儔今回鶻殘兵不滿千人散投山
谷可汗既與爲怨須盡殲夷儻留餘燼必生
後患又聞可汗受氏之原與我同族國家承
北平太守之後可汗乃都尉苗裔以此合族
尊卑可知今欲冊命可汗特加美號緣未知
可汗之意且遣諭懷待其蕃回日別命使展
禮自回鶻至塞上及黠戛斯入貢每有詔敕
上多命德裕草之德裕請委翰林學士上曰

學士不能盡人意須卿自爲之
李德裕追論維州悉怛謀事云維州據高山
絕頂三面臨江在戎虜平川之衝是漢地入
兵之路初河隴盡沒唯此獨存吐蕃潛以婦
人嫁此州門者二十年後兩男長成竊開壘
門引兵夜入遂爲所陷號曰無憂城從此得
併力於西邊更無虞於南路憑陵近甸旰食
累朝貞元中韋臯欲經略河湟須此城爲始
萬旅盡銳急攻數年雖擒論莽熱而還城堅

卒不可克臣初到西蜀外揚國威中緝邊備
其維州熟臣信令空壁來歸臣始受其降南
蠻震慴山西八國皆願內屬其吐蕃合水棲
雞等城既失險阨自須抽歸可減八處鎮兵
坐收千餘里舊地且維州未降前一年吐蕃
猶圍魯州豈顧盟約臣受降之初指天爲誓
面許奏聞各加酬賞當時不與臣者望風疾
臣詔臣執送悉怛謀等令彼自戮臣寧忍以
三百餘人命棄信偷安累表陳論乞垂矜捨

荅詔嚴切竟令執還體備三木輿於竹畚及將就路冤叫嗚嗚將吏對臣無不隕涕其部送者更為蕃帥譏誚云既已降彼何須送來復以此降人戮於漢境之上恣行殘忍用固攜離至乃擲其嬰孩承以槍槊絕忠款之路快兇虐之情從古以來未有此事雖時更一紀而運屬千年乞追獎忠魂各加褒贈詔贈悉怛謀右衛將軍

司馬氏曰論者多疑維州之取捨不能決牛李之是非臣以為昔荀吳圍鼓鼓人或請以城叛吳弗許曰或以吾城叛吾所甚惡也人以城來吾獨何好焉吾不可以欲城而邇姦使鼓人殺叛者而繕守備是時唐新與吐蕃修好而納其維州以利言之則維州小而信大以害言之則維州緩而關中急然則為唐計者宜何先乎悉怛謀在唐則為向化在吐蕃不免為叛臣其受誅也又何矜焉且德裕所言者利也僧孺所言者義也匹夫徇利而忘義猶恥之況天子乎譬如鄰人有牛逸而入於家或勸其兄歸之或勸其弟攘之勸歸者曰攘之不義也且致訟勸攘者曰彼嘗攘吾羊矣何義之拘牛大畜也鄰之可以富家以是論之牛李之是非端可見矣○胡氏曰司馬氏帝牛僧孺抑李德裕其素志也至於維州之事則判然以德裕為非愚竊謂其言之過矣夫維州本唐地也開元二十八年春劍南帥章仇兼瓊與維州別駕董承晏同結謀殺吐蕃安戎城中守者開門納唐兵使監察御史許遠守之是歲吐蕃陷安戎城及維州詔發

關中強騎救之吐蕃引去然則維州本唐有而安戎乃吐蕃城也至代宗廣德二年冬吐蕃陷松維保三州高適不能救於是西山諸州皆陷德宗貞元八年韋皐攻維州獲其大將九年西山八國內附皐處之於維保霸州十七年皐大破吐蕃拔七城五軍鎮焚百五十堡遂圍維州十八年吐蕃以兵十萬解維州之圍虜兵大敗而維州竟不下是知雖吐蕃所必爭患失而復得得而復失不可棄為者也使本非唐地既與吐蕃和棄而不取姑守信約可耳本唐之地為吐蕃所侵乃欲守區區之信棄險要而棄之借使吐蕃據秦州下鳳翔而來講好亦將守信而不取乎僧孺所謂虜養馬蔚茹川上平涼坂萬騎綴回中怒氣直辭不三日至咸陽于時西南數千里外得百維州何所用此特以大言怖文宗非審實也已當國政必不為程元振召寇之事邊隅豈得空然無備而使吐蕃不三日至咸陽乎唐有天下西北二虜入寇多矣苟非如元振之時亦肯有扞禦之略何至為一維州而遂至宗社不守耶司馬氏亦信其說謂以利言之則維州小而信大以害言之則維州緩而關中急夫奪吾之地而約我以盟此正蒲人所以要孔子者不可謂之信也維州在西南數千里外而開元中發關中強騎往救不可謂之緩也夫信近於義而後言可復取我故地乃義所當為司馬氏不以義斷之而以利害為言既以利害為言又以德裕為利取僧孺為義是皆無所據矣故以維州歸吐蕃棄祖宗土宇縛送悉怛謀沮歸附之心僧孺以小信妨大計也下維州遣兵求之洗數十年之恥追獎悉怛謀贈以官扶德裕以大義謀國事也此二人是非之辨也

夏四月李德裕乞退就閑局上曰卿每辭位

使我旬日不得所今大事皆未就卿豈得求
去
初昭義節度使劉從諫累表言仇士良罪惡士良亦言從諫窺伺朝廷及上即位從諫有馬高九尺獻之上不受從諫以爲士良所爲怒殺其馬由是與朝廷相猜恨遂招納亡命繕完兵械鄰境皆潛爲之備從諫權馬牧及商旅歲入錢五萬緡又賣鐵煮鹽亦數萬緡大商皆假以牙職使通好諸道因爲販易商

人倚從諫勢所至多陵轢將吏諸道皆惡之從諫疾病謂妻裴氏曰吾以忠直事朝廷而朝廷不明我志諸道皆不我與我死它人主此軍則吾家無炊火矣乃與幕客張谷陳揚庭謀效河北諸鎮以弟右驍衛將軍從素之子稹爲牙內都知兵馬使從子匡周爲中軍兵馬使孔目官王協爲押牙親事兵馬使以奴李士貴爲使宅十將兵馬使劉守義劉守忠董可武崔玄度分將牙兵谷鄆州人揚庭洪州人也從諫尋薨稹祕不發喪王協爲稹謀曰正當如寶曆年樣爲之不出百日旌節自至但嚴奉監軍厚遺敕使四境勿出兵城中暗爲備而已使押牙姜崟奏求國醫上遣中使解朝政以醫往問疾稹又逼監軍崔士康奏稱從諫疾病請命其子稹爲留後上遣供奉官薛士幹往諭指云恐從諫疾未平宜且就東都療之俟稍瘳別有任使仍遣稹入朝必厚加官爵上以澤潞事謀於宰相宰相

多以爲回鶻餘燼未滅邊鄙猶須警備復討澤潞國力不支請以劉稹權知軍事諫官及群臣上言者亦然李德裕獨曰澤潞事體與河朔三鎮不同河朔習亂已久人心難化是故累朝以來置之度外澤潞近處腹心一軍素稱忠義嘗破走朱滔擒盧從史頃時多用儒臣爲帥如李抱真成立此軍德宗猶不許承襲使李緘護喪歸東都敬宗不恤國務宰相又無遠略劉悟之死因循以授從諫從諫

致息難制累上表迫脅朝廷令垂死之際復以兵權擅付豎子朝廷若又因而授之則四方諸鎮誰不思效其所爲天子威令不復行矣上曰卿以何術制之果可克否對曰稹所恃者河朔三鎮但得鎮魏不與之同則稹無能爲也若遣重臣往諭王元逵何弘敬以河朔自艱難以來列聖許其傳襲已成故事與澤潞不同今朝廷將加兵澤潞不欲更出禁軍至山東其山東三州隸昭義者委兩鎮攻

之兼令徧諭將士以賊平之日厚加官賞苟兩鎮聽命不從旁沮撓官軍則稹必成擒矣上喜曰吾與德裕同之保無後悔遂決意討稹群臣言者不復入矣上命德裕草詔賜成德節度使王元逵魏博節度使何弘敬其略曰澤潞一鎮與卿事體不同勿爲子孫之謀欲存輔車之勢但能顯立功效自然福及後昆上臨朝稱其語要切曰當如此直告之是也又賜張仲武詔以回鶻餘燼未滅塞上多

虞專委卿禦侮元逵弘敬得詔悚息聽命解朝政欲突入兵馬使劉武德董可武躡簾而立朝政恐有它變遽走出稹贈直數千緡復遣牙將梁叔文入謝薛士幹入境俱不問從諫之疾直爲已知其死之意都押牙郭誼等乃大出軍至龍泉驛迎候敕使請用河朔事體又見監軍言之崔士康懦怯不敢違於是將吏扶稹出見士衆發喪士幹竟不得入牙門稹亦不受敕命誼兗州人也解朝政復命

上怒杖之配恭陵因姜崟梁叔文辛巳始爲從諫輟朝贈太傅詔劉稹護喪歸東都又召見劉從素令以書諭稹稹不從丁亥以忠武節度使王茂元爲河陽節度使邠寧節度使王宰爲忠武節度使茂元棲曜之子宰智興之子也黃州刺史杜牧上李德裕書自言嘗問淮西將董重質以三州之衆四歲不破之由重質以爲由朝廷徵兵太雜客軍數少既不能自成一軍事須帖付地主勢羸力弱心

志不一多致敗亡故初戰二年以來戰則必勝是多殺客軍及二年已後客軍彈少止與陳許河陽全軍相搏縱使唐州兵不能因虛取城蔡州事力亦不支矣其時朝廷若使鄂州壽州唐州只保境不用進戰但用陳許鄭滑兩道全軍帖以宣潤弩手令其守隘即不出一歲無蔡州矣今者上黨之叛復與淮西不同淮西爲寇僅五十歲其人味爲寇之腴見爲寇之利風俗益固氣燄已成自以爲天

下之兵莫我與敵根深源闊取之固難夫上黨則不然自安史南下不甚附隸建中之後每奮忠義是以鄖公抱眞能窘田悅走朱滔常以孤窮寒苦之軍橫折河朔彊梁之衆以此證驗人心忠赤習尚專一可以盡見劉悟卒從諫求繼與扶同者只鄆州隨來中軍二千耳値寶曆多故因以授之今纔二十餘歲風俗未改故老尚存雖欲劫之必不用命今成德魏博雖盡節效順亦不過圍一城攻一

堡係累穉老而已若使河陽萬人爲壘窒天井之口高壁深塹勿與之戰只以忠武武寧兩軍帖以青州五千精甲宣潤二千弩手徑擣上黨不過數月必覆其巢穴矣時德裕制置澤潞亦頗采牧言

李德裕言於上曰議者皆云劉悟有功稹未可亟誅宜全恩禮請下百官議以盡人情上曰悟亦何功當時迫於救死耳非素心徇國也藉使有功父子爲將相二十餘年國家報

之足矣稹何得復自立朕以爲凡有功當顯賞有罪亦不可苟免也德裕曰陛下之言誠得理國之要

五月李德裕言太子賓客分司李宗閔與劉從諫交通不宜寘之東都以宗閔爲湖州刺史（按宗閔雖小人何至與方鎭交結此德裕藉此以修怨耳心度如此其能以功名終乎）

河陽節度使王茂元以步騎三千守萬善河東節度使劉沔步騎二千守芒車關步兵一

千五百軍榆社成德節度使王元逵以步騎三千守臨洺掠堯山河中節度使陳夷行以步騎一千守翼城步兵五百益冀氏辛丑制削奪劉從諫及子稹官爵以元逵爲澤潞北面招討使何弘敬爲南面招討使與夷行劉沔茂元合力攻討先是河北諸鎮有自立朝廷必先有弔祭使次冊贈使宣慰使繼往商度軍情必不可與節則别除一官俟軍中不聽出然後始用兵故常及半歲軍中得繕完

爲備至是宰相亦欲且遣使開諭上即命下詔討之王元逵受詔之日出師屯趙州

以翰林學士承旨崔鉉爲中書侍郎同平章事胡氏曰一世之人才盛衰雖不齊必有賢德才智傑出衆人之上者一國亦然爲天下國家而得傑出之志相之無有不治者用之不盡又以異焉者參之則所成就亦鹵莽零落而巳矣以唐觀焉太宗時無若魏文貞玄宗時無若宋廣平肅代時無若李鄴侯德宗時無若陸宣公憲宗時無若裴中立武宗時無若李文饒是宜專持政柄者也並時無賢翼而佐焉可耳苟用之又疑之使意見差殊之人從旁館察未有能成功者是故二帝三王論一相而巳或曰信斯言也則是尚同而無可否相濟之義也而可乎曰人主當辯君子小人不當致疑於君子譬之爲政然上古而行井牧既委一相矣又委夫開阡陌矣又委夫慢經界者此所謂作舍道旁三年不成者也無亦廣求知井牧之人相與彌縫匡正稱其不及裁節其過則九一而助之法行矣故太宗信魏徵則不聽封倫憲宗任裴度則不用李逢吉此得用賢之道御臣之法備也若玄宗專韓休矣而參以蕭嵩則休必去而嵩必留文宗用鄭覃矣而參以楊嗣復則覃必負而嗣復必勝武宗之任李德裕固宜矣擇建同事而不與之謀是時方用兵澤潞若崔鉉以爲然以爲不然史皆不載其語未幾罷去則殘妒之才耳武宗又安用爲此前揆意者特不欲德裕引人恐爲朋黨其皆非人君公正之道也

六月王茂元遣兵馬使馬繼等將步騎三千軍於天井關南科斗店劉稹遣兵拒之

黠戛斯可汗遣將軍溫仵合入貢上賜之書諭以速平回鶻黑車子乃遣使行冊命

是月仇士良以左衛上將軍內侍監致仕其黨送歸私第士良教以固權寵之術巳見乙記上嘉部事中撥士良咸行內外令致仕而去者以君相咸明故也

詔王元逵等以七月中旬五道齊進劉稹求降皆不得受又詔劉沔自將兵取仰車關路以臨賊境

秋七月上遣刑部侍郎兼御史中丞李回宣慰河北三鎮令幽州乘秋早平回鶻鎮魏早平澤潞回太祖之八世孫也甲辰李德裕言於上曰臣見嚮日河朔用兵諸道利於出境仰給度支或陰與賊通借一縣一柵據之自以為功坐食轉輸延引歲時今請詔諸軍指令王元逵取邢州何弘敬取洺州王茂元取澤州李彥佐劉沔取潞州毋得取縣上從之晉絳行營節度使李彥佐自發徐州行甚緩

又請休兵於絳州兼請益兵李德裕言於上曰彥佐逗遛顧望殊無討賊之意所請皆不可許宜賜詔切責令進軍翼城上從之德裕因請以天德防禦使石雄為彥佐之副俟至軍中令代之乙巳以雄為晉絳行營節度副使仍詔彥佐進屯翼城劉稹上表自陳亡父從諫為李訓雪冤言仇士良罪惡由此為權倖所疾謂臣父潛懷異志臣所以不敢舉族歸朝乞陛下稍垂寬察活臣一方何弘敬亦

為之奏雪皆不報李回至河朔何弘敬王元逵張仲武皆具橐鞬郊迎立於道左不敢令人控馬讓制使先行自兵興以來未之有也回明辨有膽氣三鎮無不奉詔范氏曰自天寶以後河朔世為唐患憲宗雖得魏博而穆宗復失之是以朝廷惟事姑息幸其不叛斯可矣豈得而使之哉至于武宗不惟使三鎮不敢助逆又因以為將指之用由德裕所以告之者能服其心也揚雄曰御得其道則天下狙詐咸作使御失其道則天下狙詐咸作敵人主威制天下豈有不由一柵者哉○愚謂德裕請敕諸軍取州毋得取縣此所以伐其養寇之謀其得策一也李彥佐逗遛不進則切責之其得策二也以石雄為彥佐之副使之有所迫不得不盡力其得策三也命李回使三鎮選擇得人其得策四也將事如此其能取勝也宜哉

王元逵奏拔宣務柵擊堯山劉稹遣兵救堯山元逵擊敗之詔切責李彥佐劉沔王茂元使速進兵逼賊境且稱元逵之功以激厲之加元逵同平章事八月昭義大將李丕來降議者或謂賊故遣丕降欲以疑誤官軍李德裕言於上曰自用兵半年未有降者今安問誠之與詐且須厚賞以勸將來但不可置之

耳賤王二字違□□陛□之賞而切責諸將其得榮□□大將宰降受之不
二、得也
從容言文宗好聽外議諫官言事多不著
有如匿名書李德裕曰臣頃在中書文宗
不爾此乃李訓鄭注教文宗以術御下遂
此風人主但當推誠任人有欺罔者威以
刑孰敢哉上善之范氏曰易曰天下之動正夫一朝廷者四方之
本也非至公無以絜天下之私非至正無以絜下之至邪人君以一不正其心則無以正慧
爲以術御下是自行詐也何以禁臣下之是以術行而欺愈多智用而心愈勞蓋

勝詐未有能招一者也禮曰王中心無以守至正夫惟正不可得而欺欺則不
以詐矣豈不而易守哉
元逵前鋒入邢州境已踰月何弘敬猶未
師元逵屢有密表稱弘敬懷兩端李德裕
言忠武累戰有功軍聲頗振王宰年力方
謀略可稱請賜弘敬詔以河陽河東皆闕
險未能進軍賊屢出兵焚掠晉絳今遣
將忠武全軍假徑魏博直抵磁州以分
敬必懼此攻心伐謀之術也從之

選步騎精兵自相魏趣磁州甲戌雄
科斗寨擒河陽大將馬繼等焚掠小
丁七距懷州纔十餘里茂卿以無劉稹之
故不敢入時議者鼎沸以爲劉悟有功不
其嗣又從諫養精兵十萬糧支十年
取上亦疑之以問李德裕對曰小小進
家之常願陛下勿聽外議則成功必矣
謂宰相曰爲我語朝士有上疏沮議
於賊境上斬之議者乃止本傳云始兵中外交意

皆曰悟功高不可絕其嗣又從諫畜兵衆夫十年未可以破也它年相亦論厚
德裕獨曰諸葛亮言曹操善爲兵者猶五爾三越濮況其下哉勝負兵家之常惟
聖策先定不以小利鈍爲浮議所搖則矣有如不利臣請以死塞責帝然之堅
語於朝有沮吾軍議先誅之舉論乃息
弘敬聞王宰將至恐忠武兵入魏境軍
變苍黃出師丙子弘敬奏已自將全軍
水趣磁州李德裕上言河陽兵力寡弱自
于店之敗賊勢愈熾王茂元復有疾人情
欲退保懷州臣竊見元和以來諸賊常

遇官軍寡弱之處併力攻之一軍不支然後
諸軍攻它處今魏博未與賊戰西軍閣險不進
故賊得併力南下若河陽退縮不惟虧沮軍
聲兼恐震驚洛師望詔王宰更不之磁州亟
以忠武軍應援河陽不惟扞蔽東都兼可臨
制魏博若慮全軍供餉難給且令發先鋒五
千人赴河陽亦足張聲勢甲申又奏請敕王
宰以全軍繼進仍急以器械繒帛助河陽若
乏上皆從之王茂元軍萬善劉稹遣牙將張
巨劉公直等會薛茂卿共攻之期以九月朔
圍萬善乙酉公直等潛師先過萬善南五里
焚雍店巨引兵繼之過萬善覘知城中守備
單弱欲專有功遂攻之日昃城且拔乃使人
告公直等時義成軍適至茂元困急欲帥衆
棄城走都虞候孟章遮馬諫曰賊衆自有前
卻半在雍店半在此乃亂兵耳今義成軍纔
至尚未食聞僕射走則自潰矣願且強留茂
元乃止會日暮公直等不至巨引兵退始登

山微雨晦黑自相驚曰追兵近矣皆走人馬
相踐墜崖谷死者甚衆
上以王茂元王宰兩節度使共處河陽非宜
庚寅李德裕等奏茂元習吏事而非將才請
以宰為河陽行營攻討使茂元病愈止令鎮
河陽病困亦免它虞九月以宰兼河陽行營
攻討使
何弘敬奏拔肥鄉平恩殺傷甚衆得劉稹牓
帖皆謂官軍為賊云遇之即須痛殺癸巳上
謂宰相何弘敬已克兩縣可釋前疑既有殺
傷雖欲持兩端不可得已乃加弘敬檢校左
僕射
河陽奏王茂元薨李德裕奏王宰止可令以
忠武節度使將萬善營兵不可使兼領河陽
恐其不愛河陽州縣恣為侵擾又河陽節度
先領懷州刺史常以判官攝事割河南五縣
租賦隸河陽不若遂以五縣置孟州其懷州
別置刺史俟昭義平日仍割州隸河陽節度

則太行之險不在昭義而河陽遂爲重鎮東都無復憂矣上采其言甲申以河南尹敬昕爲河陽節度懷孟觀察使王宰將行營以扞敵昕供饋餉而已以石雄代李彥佐爲晉絳行營節度使令自冀氏取潞州仍分兵翼城以備侵軼石雄代李彥佐之明日即引兵踰烏嶺破五寨殺獲千計時王宰軍萬善劉沔軍石會皆顧望未進上得雄捷書喜甚冬十月庚申臨朝謂宰相曰雄真良將李德裕因言比年前潞州市有男子磬折唱曰石雄七千人至矣劉從諫以爲妖言斬之破潞州者必雄也詔賜雄帛爲優賞雄悉置軍門自依士卒例先取一匹餘悉分將士故士卒樂爲之致死

初劉沔破回鶻得太和公主張仲武疾之由是有隙上使李回至幽州和解之仲武意終不平朝廷恐其以私憾敗事徙沔爲義成節度使以前荊南節度使李石爲河東節度使

党項寇鹽州以前武寧節度使李彥佐爲朔方靈鹽節度使十一月邠寧奏党項入寇李德裕奏党項愈熾不可不爲區處聞党項分隸諸鎮剽掠於此則亡逃歸彼節度使各利其駝馬不爲擒送以此無由禁戢臣屢奏不若使一鎮統之陛下以爲一鎮專領党項權太重臣今請以皇子兼統諸道擇中朝廉幹之臣爲之副居於夏州理其辭訟庶爲得宜乃以兗王岐爲靈夏等六道元帥兼安撫党項大使又以御史中丞李回爲安撫党項副使史館修撰鄭亞爲元帥判官令齎詔往安撫党項及六鎮百姓

忠武軍素號精勇王宰治軍嚴整昭義人甚憚之薛茂卿以科斗寨之功意望超遷或謂劉稹曰留後所求者節耳茂卿太深入多殺官軍激怒朝廷此所以來益遲也由是無賞茂卿慍懟密與王宰通謀十一月辛引兵攻天井關茂卿小戰遽引兵走宰遂克天井關

東西寨聞茂卿不守皆退走宰遂拔大小箕
村茂卿入澤州密使謀召宰進攻澤州當爲
內應宰疑不敢進失期不至茂卿拊膺頓足
而已稹知之誘茂卿至潞州殺之并其族以
兵馬使劉公直代茂卿安全慶守烏嶺李佐
堯守彫黃嶺郭偯守石會康良佺守武鄉偯
誼之姪也戊辰王宰進攻澤州與劉公直戰
不利公直乘勝復天井關甲戌宰進擊公直
大破之遂圍陵川克之河東奏克石會關洺

州刺史李恬石之從兄也石至太原劉稹遣
軍將賈群詣石以恬書與石云稹願舉族歸
命相公奉從諫喪歸葬東都石囚群以其書
聞李德裕上言今官軍四合捷書日至賊勢
窮蹙故偽輸誠款冀以緩師稍得自完復來
侵軼望詔石答恬書云前書未敢聞奏若郎
君誠能悔過舉族面縛待罪境上則石當親
往受降護送歸闕若虛爲誠款先求解兵次
望洗雪則石必不敢以百口保人仍望詔諸

道乘其上下離心速進兵攻討不過旬朔必
內自生變上從之
初劉沔破回鶻留兵三千戍横水柵河東行
營都知兵馬使王逢奏乞益榆社兵詔河東
以兵三千赴之時河東無兵守倉庫者及工
匠皆出從軍李石召横水戍卒千五百人使
都將楊弁將之詣逢壬午戍卒至太原先是
軍士出征人給絹二匹劉沔之去竭府庫自
隨石初至軍用乏以已絹益之人纔得一匹

時已歲盡軍士求過正旦而行監軍呂義忠
累牒趣之楊弁因衆心之怒又知城中空虛
遂作亂
四年春正月楊弁帥其衆剽掠城市殺都頭
梁季叶李石奔汾州弁據軍府釋賈群之囚
使其姪與之俱詣劉稹約爲兄弟稹大喜石
會關守將楊珍聞太原亂復以關降於稹戊
子呂義忠遣使言狀朝議喧然或言兩地皆
應罷兵王宰又上言遊弈將得劉稹表臣近

遣人至澤潞賊有意歸附若許招納乞降詔命李德裕上言宰擅受稹表遣人入賊中曾不聞奏觀宰意似欲擅招撫之功昔韓信破田榮李靖擒頡利皆因其請降潛兵掩襲上可令王宰失信豈得損朝廷威命建立奇功實在今日必不可以太原小擾失此事機望即遣供奉官至行營督其進兵掩其無備必須劉稹與諸將皆舉族面縛方可受納兼遣供奉官至晉絳行營密諭石雄以王宰若納劉稹則雄無功可紀雄於垂成之際須自取奇功勿失此便又為相府與宰書言昔承宗雖逆命猶遣弟承恭奉表詣張相祈哀又遣其子知感知信入朝憲宗猶未之許今劉稹不詣尚書面縛又不遣血屬祈哀置章表於衢路之間遊兵將不即毀除實恐非是況稹與楊弁通姦逆狀如此而將帥大臣容受其詐是私惠歸於臣下不赦在於朝廷事體之間交恐不可自今更有章表宜即所在焚

之惟面縛而來始可容受德裕又上言太原人心從來忠順止是貧虛賞犒不足千五百人何能為事必不可姑息寬縱且用兵未罷深慮所在動心頃張延賞為張朏所逐逃奔漢州還入成都望詔李石義忠還赴太原召旁近之兵討除亂者上皆從之是時李石已至晉州詔復還太原辛卯詔王逢悉留太原兵守榆社以易定千騎宣武兗海步兵二千討楊弁又詔王元逵以步騎五千自土門入應接逢軍忻州刺史李丕奏楊弁遣人來為遊說臣已斬之兼斷其北出之路發兵討之辛丑上與宰相議太原事李德裕曰今太原兵皆在外為亂者止千餘人諸州鎮必無應者計不日誅翦惟應速詔王逢進軍至城下必自有變上曰仲武見鎮魏討澤潞有功必有慕羨之心使之討太原何如德裕對曰鎮州趣太原路最便近仲武去年討回鶻與太原爭功恐其不戢士卒平人受害乃止上遣

中使馬元實至太原曉諭亂兵且覘其強弱楊弁與之酣飲三日且賂之戊申元實自太原還上遣詣宰相議之元實於衆中大言相公須早與之節李德裕曰何故元實曰自牙門至柳子列十五里曳地光明甲若之何取之德裕曰李相正以太原無兵故發橫水兵赴榆社庫中之甲盡在行營弁何能遽致如此之衆乎元實曰太原人勁悍皆可爲兵弁召募所致耳德裕曰召募須有貲財李相止

以欠軍士絹一匹無從可得故致此亂弁何從得之元實辭屈德裕曰從其有十五里光明甲必須殺此賊因奏稱楊弁微賤決不可恕如國力不及寧捨劉稹河東兵戍榆社者聞朝廷令客軍取太原恐妻孥爲所屠滅乃擁監軍呂義忠自取太原克之生擒楊弁盡誅亂卒 胡氏曰見理明白則聽言不惑德裕折服馬元實直以目前實事故小人辭屈向使王爵張延賞之徒聞之豈不立爲罷兵雖辯折非朝廷之體苟姦邪肆欺而默默以失機又安得爲智乎故有不獲已者若德裕於元實是也雖然猶有憾焉元實以大

言虛喝情非苟然若無私交何至于是付之廷尉則受賂之事必不得隱于以施刑斯可罰一而懲百矣○愚按是時澤潞未平河東又擾此請者所以閔然欲罷兵也觀德裕之所以激石雄責于宰遣王逢肯中機會宜其成功之速與

三月呂義忠奏克太原 尋以李石爲太子少傳分司以河中節度使崔元式爲河東節度使石雄爲河中節度使

李德裕言於上曰王宰久應取澤州今已遷延兩月蓋宰與石雄素不叶今得澤州距上黨猶二百里而石雄所屯距上黨纔百五十里宰恐攻澤州綴昭義大軍而雄得乘虛入

上黨獨有其功耳又宰生子晏實其父智興愛而子之晏實今爲磁州刺史爲劉稹所質宰之顧望不敢進或爲此也上命德裕草詔賜宰督其進兵且曰朕顧茲小寇終不貸刑亦知晏實是卿愛弟將申大義在抑私懷 按此皆攻心伐討之義

李德裕言於上曰事固有激發而成功者陛下命王宰趣磁州而弘敬出師遣客軍討太原而戍兵先取楊弁今王宰久不進軍請徙

劉沔鎮河陽仍令以義成精兵二千直抵萬善處宰肘腋之下若宰誠心朝廷此意必不敢淹留若宰進軍沔以重兵在南聲勢亦壯上曰善戊寅以義成節度使劉沔為河陽節度使

黠戛斯遣將軍諦德伊斯難珠等入貢言欲徙居回鶻牙帳請發兵之期集會之地上賜詔諭以今秋可汗擊回鶻黑車子之時當令幽州太原振武天德四鎮出兵要路邀其亡逸便申冊命並依回鶻故事

朝廷以回鶻衰微吐蕃內亂議復河湟四鎮十八州乃以給事中劉濛為巡邊使使之先備器械糗糧及詗吐蕃守兵衆寡又令天德振武河東訓卒礪兵俟今秋黠戛斯擊回鶻邀其潰敗之衆南來者皆委濛與節度團練使詳議以聞濛晏之孫也

以道士趙歸眞為右街道門教授先生

夏四月壬寅進攻澤州

上好神仙道士趙歸眞得幸諫官屢以為言丙子李德裕亦諫曰歸眞敬宗朝罪人不宜親近上曰朕宮中無事時與之談道滌煩耳至於政事朕必問卿等與次對官雖百歸眞不能惑也德裕曰小人見勢利所在則奔趣之如夜蛾之投燭聞旬日以來歸眞之門車馬輻湊願陛下深戒之胡氏曰三教之名自其徒失本眞而云然其繆悠之甚者道家是也儒以名學仁義道德之人自古有之然非一定之美稱也故孔子曰為君子儒無為小人儒學仁義道德不失其正君子儒也其極則莊周所謂魯國一

人者也學仁義道德而失其正小人儒也其極則莊周所謂詩禮發冢者也佛者浮屠所謂覺也為其道而覺號之曰佛則瞿曇之徒是也若夫道則以天下共由而得名猶道路然何適而非道哉得道而盡推堯舜文王孔子而已黃帝之書無傳矣老聃八十一篇禁之孔孟固難以大成歸之自其所見而立言不可與天下共由也獨善其身不可與天下共由而名之曰道此漢以來淺儒之論以啓後世技流分裂之弊豈可用也至其後不復宗八十一篇之旨而從方士言乃有飛仙變化之術丹藥符籙之技禱祈醮祭之法流論鬼獄之論鄒然並興皆歸於道家者流至於世人從事於此者皆曰奉道意以道為混淪玄妙有主有知能與人為禍作福之一物也豈不淺哉佛氏固邪誕流所論虛實並行若其三身雖曰寓意而實有是三人焉道家[illegible]老聃者周柱下史也其尤始太上則無是[illegible]

也無是人則何所襲熟無乃亦從之甚歟至其經論科儀等事又依倣佛氏而不及者自祖光實爲之黃冠師資以豢養口体逃避稅役士大夫習而不察和其所偶不亦惑哉故■武宗道門先生之命而迷言之披趙歸真者寧有他長必以殘生左道熒惑人主故敢武皆餌丹躁渴以殞天年如太宗之資婆寐憲宗之餌柳泌盡此類也苟以吹噓呼吸已疾引年則司馬承禎所輯集之徒安肯舍萬乘所問而考之哉武宗曰宮中無事與之談道滌須此以清虛之趣蓋其非所之爲也人主惟寡欲則邪説無自而入矣

李德裕以州縣佐官太冗奏令吏部郎中柳仲郢裁減六月仲郢奏減一千二百一十四員本傳云德裕嘗謂省事不如省官省官不如省吏能簡冗官誠治本也乃請罷郡縣吏冗二千餘員衣冠去者皆怨

宦官有發仇士良宿惡於其家得兵杖數千詔削其官爵籍没家財

秋七月上與李德裕議以王逢將兵屯翼城上曰聞逢用法太嚴有諸對曰臣亦嘗以此詰之逢言前有白刃法不嚴其誰肯進上曰言亦有理卿更召而戒之德裕因言劉稹不可赦上曰固然德裕曰昔李懷光未平京師蝗旱米斗千錢太倉米供天子及六宮無數

旬之儲德宗集百官遣中使馬欽緒詢之左散騎常侍李泌取桐葉擣破以授欽緒獻之德宗召問其故對曰陛下與懷光君臣之分如此葉不可復合矣由是德宗意定既破懷光遂用爲相獨任數年上曰亦大是奇士

四年閏月李紳免相李德裕奏鎮州奏事官高迪密陳意見二事其一以爲賊中好爲偷兵術潛抽諸處兵聚一處官軍多就迫逐以致失利經一兩月又偷兵諸它處官軍須知此情自非來攻城柵慎勿與戰彼淹留不過三日須散歸舊屯如此數四空歸自然喪氣官軍密遣諜者詗其抽兵之處乘虛襲之無不捷矣其二鎮魏屯兵雖多終不能分賊勢何則下營不離故處每三兩月一深入燒掠而去賊但固守城柵城外百姓賊亦不惜宜令進營據其要害以漸逼之若止如今日賊中殊不以爲懼望詔諸將各使知之劉稹腹心將高文端降言賊中乏食令婦人授穗舂之以

給軍德裕詰文端破賊之策文端以爲官軍
今直攻澤州恐多殺士卒城未易得澤州兵
約萬五千人賊常分兵太半潛伏山谷伺官
軍攻城疲弊則四集救之官軍必失利今請
令陳許軍過乾河立寨自寨城連延築爲夾
城環繞澤州日遣大軍布陳於外以扞救兵
賊見圍城將合必出大戰待其敗北然後乘
勢可取德裕奏請詔示王宰文端又言固鎮
寨四崖縣絶勢不可攻然寨中無水皆飲澗

水在寨東南約一里許宜令王逢進兵逼之
絶其水道不過三日賊必棄寨遁去官軍即
可追躡前十五里至青龍寨亦四崖懸絶水
在寨外可以前法取也其東十五里則沁州
城德裕奏請詔示王逢文端又言都頭王釗
將萬兵戍洺州劉稹既族薛茂卿又誅邢洺
救援兵馬使談朝義兄弟三人釗自是疑懼
稹遣使召之釗不肯入士卒皆讙譟釗必不
爲稹用但釗及士卒家屬皆在潞州又士卒

恐已降爲官軍所殺招之必不肯來惟有諭
意於釗使引兵入潞州取稹事成之日許除
別道節度使仍厚有賜與庶幾肯從德裕奏
請詔何弘敬潛遣人諭以此意
劉稹年少懦弱押牙王協宅內兵馬使李士
貴用事專聚貨財府庫充溢而將士有功無
賞由是人心離怨劉從諫妻裴氏冕之支孫
也憂稹將敗其弟問典兵在山東欲召之使
掌軍政士貴恐問至奪己權且泄其奸狀乃

曰山東之事仰成於五舅若召之是無三州
也乃止王協薦王釗爲洺州都知兵馬使釗
得衆心而多不遵使府約束同列高元武安
王言其有貳心稹召之釗辭以到洺州未立
少功實所慙恨乞留數月然後詣府許之王
協請稅商人每州遣軍將一人主之名爲稅
商實籍編户家貲至於什器無所遺皆估爲
絹匹十分取其二率高其估民竭浮財及糗
糧輸之不能充皆悩悩不安軍將劉溪尤貪

殘劉從諫棄不用溪厚賂王協協以邢州富
商最多命溪主之裴問所將兵號夜飛多富
商子弟溪至悉拘其父兄軍士訴於問問爲
之請溪不許以不遜語荅之問怒密與麾下
謀殺溪歸國并告刺史崔嘏嘏從之丙子嘏
閉城斬城中大將四人請降於王元逵時
高元武在党山聞之亦降先是使府賜洺州
軍士布人一端尋有帖以折冬賜會稅商軍
將至洺州王釗因人不安謂軍士曰留後年

乙之三十三　四七

少政非己出今倉庫充實足支十年豈可不
少散之以慰勞苦之士使帖不可用也乃擅
開倉庫給士卒人絹一匹穀十二石士卒大
喜釗遂閉城請降於何弘敬安玉在磁州聞
二州降亦降於弘敬堯山都知兵馬使魏元
談等降於王元逵元逵以其久不下皆殺之
八月鎭魏奏邢洺磁三州降宰相入賀李德
裕曰昭義根本盡在山東三州降則上黨不
日有變矣上曰郭誼必梟劉稹以自贖德裕

曰誠如聖料上曰於今所宜先處者何事德
裕請以給事中盧弘止爲三州留後曰萬一
鎭魏請占三州朝廷難於可否上從之詔山
南東路兼昭義節度使盧鈞乘驛赴鎭潞人
聞三州降大懼郭誼王協謀殺劉稹以自贖
稹再從兄中軍使匡周兼押牙誼患之言於
稹曰十三郎在牙院諸將皆莫敢言事恐爲
十三郎所疑而獲罪以此失山東今誠得十
三郎不入則諸將始敢盡言采於衆人必獲

乙之九十二　五八

長策稹召匡周諭之使稱疾不入誼令稹所
親董可武說稹曰山東之叛事由五舅城中
人人誰敢相保留後今欲何如稹曰今城中
尚有五萬人且當閉門堅守耳可武曰非良
策也留後不若束身歸朝如張元益不失作
刺史且以郭誼爲留後俟得節之日徐奉太
夫人及室家金帛歸之東都不亦善乎稹曰
誼安肯如是可武曰可武已與之重誓必不
負也乃引誼入稹與之密約既定乃白其母

誼易置將吏部署軍士一夕俱定明日使董
可武入謁稹曰請議公事乃引稹步出牙門
至北宅置酒作樂酒酣乃言今日之事欲全
太尉一家須留後自圖去就則朝廷必垂矜
閔可武遂前執其手崔玄度自後斬之因收
稹宗族盡殺之凡軍中有小嫌者誼曰有所
誅流血成泥乃函稹首遣使奉表及書降於
王宰宰以狀聞丙申宰相入賀李德裕奏今
不須復置邢洺磁留後但遣盧弘止宣慰三

州及成德魏博兩道上曰郭誼宜如何處之
德裕對曰劉稹騃孺子耳阻兵拒命皆誼爲
之謀主及勢孤力屈又賣稹以求賞此而不
誅何以懲惡宜及諸軍在境并誼等誅之上
曰朕意亦以爲然乃詔石雄將七千人入潞
州以應謡言杜悰以饋運不給謂誼等可赦
上熟視不應德裕曰今春澤潞未平太原復
擾自非聖斷堅定二寇何由可平外議以爲
若在先朝赦之久矣上曰卿不知文宗心地

不與卿合安能議平罷盧鈞山南東道專爲
昭義節度使戊戌劉稹傳首至京師詔昭義
五州給復一年軍行所過州縣免今年秋稅
昭義自劉從諫以來橫增賦斂悉從蠲免所
籍土團並縱遣歸農諸道將士有功者等級
加賞郭誼既殺劉稹日望旌節既久不聞問
乃曰必移它鎮於是閱鞍馬治行裝及聞石
雄將至懼失色雄至誼等參賀畢敕使張仲
清曰郭都知告身來日當至諸高班告身在

此晚牙來受之乃以河中兵環毬場晚牙誼
等至唱名引入凡諸將桀黠拒官軍者悉執
送京師加何弘敬同平章事丁未詔發劉從
諫尸暴於潞州市三日石雄取其尸置毬場
斬剉之戊申加李德裕太尉趙國公德裕固
辭上曰恨無官賞卿耳卿若不應得朕必不
與卿初李德裕以韓全義以來將帥出征屢
敗其弊有三一者詔令下軍前者日有三四
宰相多不預聞二者監軍各以意見指揮軍

事將帥不得專進退二者每軍各有宦者為監使悉選軍中驍勇數百為牙隊其在陳戰鬭者皆怯弱之士每戰監使自有信旗乘高立馬以牙隊自衛視軍勢小却輒引旗先走陳從而潰德裕乃與樞密使楊欽義劉行深議約敕監軍不得預軍政每兵千人聽監使取十人自衛有功隨例沾賞二樞密皆以為然白上行之自禦回鶻至澤潞罷兵皆守此制自非中書進詔意更無它詔自中出者號令既簡將帥得以施其謀略故所向有功自用兵以來河北三鎮每遣使者至京師李德裕常面諭之曰河朔兵力雖彊不能自立須藉朝廷官爵威命以安軍情歸語汝使與其使大將邀宣慰敕使以求官爵何如自奮忠義立功立事結知明主使恩出朝廷不亦榮乎且以耳目所及者言之李載義在幽州為國家盡忠平滄景及為軍中所逐不失作節度使後鎮太原位至宰相楊志誠遣大將遮敕使馬求官及為軍中所逐朝廷竟不赦其罪此二人禍福足以觀矣德裕復以其言白上上曰要當如此明告之由是三鎮不敢有異志

范氏曰書曰戒之用休董之用威古之明王天下有不順者必誅討而告教之至于再至于三告之不可然後征之則其民知罪而用兵有辭矣自唐之失河朔或討伐之或姑息之不聞有文告之命戒敕之辭也是以兵加而不服恩厚而愈驕李德裕以一相而鼓御三鎮如運之掌使武宗享國長久天下豈有不平者乎

九月詔以澤州隸河陽節度丁巳盧鈞入潞州鈞素寬厚愛人劉稹未平鈞已領昭義節度襄州士卒在行營者與潞人戰常對陳揚鈞之美及赴鎮入天井關昭義散卒歸之者鈞皆厚撫之人情大洽昭義遂安劉稹將郭誼王協劉公直安全慶李道德李佐堯劉武德董可武等至京師皆斬之

司馬氏曰董重質之在淮西郭誼之在昭義吳元濟劉稹如木偶人在伎兒之手耳彼二人者始則勸人為亂終則賣主規利其死固有餘罪然憲宗用之於前武宗誅之於後臣還以為皆失之何用責好非義也殺降非信也失義與信何以為國昔漢光武待王郎劉盆子止於不死知其非力竭則不降故也樊崇徐宣王元牛節之徒豈非睹亂之人乎而光武弗殺蓋以既受其降衆不

可復存故也若河朔叛而復逆亡叛亂則其死固無辭矣如誼等免死淤之潞方被擒不還可矣殺之非也

王羽賈庠等（即文宗時宰相王涯賈餗子孫也甘露之亂并依劉從諫）已為郭誼所殺李德裕復下詔稱逆賊王涯賈餗等已就昭義誅其子孫宜告中外識者非之劉從諫妻裴氏亦賜死又令昭義降將李丕高文端王釗等疏昭義將士與劉稹同惡者悉誅之死者甚衆盧鈞疑其枉濫奏請寬之不從昭義屬城有嘗無禮於王元逵推求得二十餘人斬之餘衆懼復閉城自守戊辰李德裕等奏宛尋既平盡為國家城鎮豈可令元逵窮兵攻討望遣中使賜城內將士敕招安之仍詔元逵引兵歸鎮并詔盧鈞自遣使安撫從之（按裴度之平淮西所誅僅三數人而德裕濫刑至此其視晉公為如何哉其詔元逵歸鎮不使濫殺則是也）

李德裕等請上尊號且言自古帝王成大功必告天地又宜懿太后祔廟陛下未嘗親謁上瞿然曰郊廟之禮誠宜亟行至於徽稱非

所敢當凡五上表乃許之（胡氏曰莫難遏如急心莫難制如欲心莫難降如驕心莫難平如忿心莫難抑如忌心莫難開如惑心莫難解如疑心莫難正如術心然皆坊心也大人格君心之非者格此等也裕偕抑云耳未至乎大人而當大臣之任亦當勉勉為怨辟以事其君君心怠則強之欲則制之竊則降之慾則平之忌則抑之惑則開之疑則解之偏則正之要使君心常收而不發則善日起惡日消治可立安可保矣夫水源濁則流汙源清則流潔古之人所以惡夫逢君之惡者為病其源也武宗英斷削平叛亂唐室威令赫然復張此正驕慾易生之時也落諸版闘三鎮各擅其地而未朝河湟陷於吐番而未獲天子縮惑方士餌金石以窮其滿湯豈推嚣慾巳肆彼怒息疑忌耕紛然並作牢招逆憂兇責之不戰德裕乃請上尊號是以萌假持伐勸其君夫豈引君於當道之義哉故許德裕才氣識略誠冠一時而於道則萬分未得一焉者也）

李德裕奏據幽州奏事官言訶知回鶻上下離心可汗欲之安西其部落言親戚皆在唐不如歸唐又與室韋已相失計其不日來降或自相殘滅望遣識事中使賜仲武詔諭以鎮魏已平昭義惟回鶻未滅仲武猶帶北面招討使宜早思立功

李德裕怨太子太傅東都留守牛僧孺湖州刺史李宗閔言於上曰劉從諫據上黨十年

太和中入朝僧孺宗閔執政不留之加宰相縱去以成今日之患竭天下力乃能取之皆二人之罪也德裕又使人於潞州求僧孺宗閔與從諫交通書疏無所得乃令孔目官鄭慶言從諫每得僧孺宗閔書疏皆自焚毁詔追慶下御史臺按問中丞李回知雜鄭亞以爲信然河南少尹呂述與德裕書言稹破牛僧孺出聲歎恨德裕奏述書上大怒以僧孺爲太子少保分司宗閔爲漳州刺史戊子再貶僧孺汀州刺史宗閔漳州長史胡氏曰大臣欲正君心必先自正其心已之不正如正君何已之正矣于以諫君猶有慢不省紛者李德裕怨懟不平欲報所仇而未得其便乃於功成之後因行中傷之計其意負情上恩曰假有過甚必勉從我故公肆詆毀斥孺閔于儋海之陲瘴癘之地然後爲快非惟武宗志已爲意德裕之量亦褊矣又焉能納其君於持盈守成之盛哉是故君子不可不學周公戒康叔曰無作怨伯夷不念舊惡故希怨仲弓問仁子曰在邦無怨在家無怨文饒褊而技技而克數十年如一日其終未嘗進也則其持十闢強記著書立言之學皆外耳何力之有

一月復貶牛僧孺汀州長史李宗閔長流封州

十二月以忠武節度使王宰爲河東節度使河中節度使石雄爲河陽節度使此推行澤路之賞也

淮南節度使李紳按江都令吳湘盜用程糧錢強娶所部百姓顏悅女估其資裝爲贓罪當死湘武陵之兄子也李德裕素惡武陵議者多言其冤諫官請覆按詔遣監察御史崔元藻李稠覆之還言湘盜程糧錢有實顏悅本衢州人嘗爲青州牙推妻亦士族與前獄異德裕以爲無與奪二月貶元藻端州司户

稠汀州司户不復更推亦不付法司詳斷即如紳奏處湘死諫議大夫柳仲郢敬晦皆上疏爭之不納

李德裕以柳仲郢爲京兆尹素與牛僧孺善謝德裕曰不意太尉恩獎及此仰報厚德敢不如奇章公門館德裕不爲嫌按德裕此舉善矣儻每事如之豈不美哉

五月杜悰崔鉉並罷李回平章事祠部奏括天下寺四千六百蘭若四萬尼二十六萬五百

冊黠戛斯爲宗英雄武誠明可汗
秋七月上惡僧尼耗蠹天下欲去之道士趙
歸眞等復勸之乃先毀山野招提蘭若至是
敕上都東都兩街各留二寺每寺留僧三十
人天下節度觀察使治所及同華商汝州各
留一寺分爲三等上等留僧二十人中等留
十人下等五人寺非應留者立期令所在毀
撤仍遣御史分道督之財貨田產並沒官寺
材以葺公廨驛舍銅像鐘磬以鑄錢胡氏曰一身正

氣爲邪氣所傷少以五穀六味養生之物輔之然後邪去而正復若淫沴入於室乃召陽虎而去之是重自伐也唐何益此元氣用寇讎之會得之用趙歸眞之類也釋氏蠧民心而耗其財誠宜廢絕武宗君臣以公道行之夫豈不可而必待歸眞勸疾十七萬僧其圖固有英明沉溺之才歸眞何道以服之乎且佛敎行乎中國久矣非一日所能廢蓋其說以善爲之則中人所信從下愚所委靡是舉天下而然其卓然不惑者殆一二數以一二獨見術至變四海此所以難也故善化人若不示以化之之迹善革弊者不示以革之之方使由之而不知乃天地行四時生萬物之道也誠欲廢絕釋氏當使天下知其爲害而不惑其說又不利其度牒之資持之三十年則不假除掃然風亦殄矣
詔發昭義騎兵五百步兵千五百戍振武節

度使盧鈞出至裴村餞之潞卒素驕憚於遠
戍乘醉回旗入城閉門大譟鈞奔潞城以避
之監軍王惟直自出曉諭亂兵擊之傷旬日
而卒李德裕奏請詔河東節度使王宰以步
騎一千守石會關三千自儀州路據武安以
斷邢洺之路又令河陽節度使石雄引兵守
澤州河中節度使韋恭甫發步騎千人戍晉
州如此賊必無能爲皆從之
八月李德裕等奏東都九廟神主二十六今

貯於太微宮小屋請以廢寺材復修太廟壬
午詔陳釋敎之弊宣告中外凡天下所毀寺
四千六百餘區歸俗僧尼二十六萬五百人
大秦穆護祆僧二千餘人毀招提蘭若四萬
餘區收良田數千萬頃奴婢十五萬人所留
僧皆隸主客不隸祠部百官奏表稱賀尋又
詔東都止留僧二十人諸道留二十人者減
其半留十人者減三人留五人者更不留五
臺僧多亡奔幽州李德裕召進奏官謂曰汝

趣白本使五臺僧爲將必不如幽州將爲卒必不如幽州卒何爲虛取容納之名染於人口獨不見近日劉從諫招聚無業閑人竟有何益張仲武乃封二刀付居庸關吏曰有遊僧入境則斬之主客郎中韋博以爲事不宜太過李德裕惡之出爲靈武節度副使

昭義亂兵奉都將李文矩爲帥文矩不從亂兵亦不敢害文矩稍以禍福諭之亂兵漸聽命乃遣人謝盧鈞於潞城鈞還入上黨復遣

之戍振武行一驛乃潛選兵追之明日及於太平驛盡殺之具以狀聞且請罷河東河陽兵在境上者從之

李德裕請置備邊庫令户部歲入錢帛十二萬緡匹度支鹽鐵歲入錢帛十三萬緡匹明年減其三之一凡諸道所進助軍財貨皆入焉以度支郎中判之

王才人寵冠後庭上欲立以爲后李德裕以才人寒族且無子恐不厭天下之望乃止

上餌方士金丹性加躁急喜怒不常冬十月上問李德裕以外事對曰陛下威斷不測外人頗驚懼嚮者寇逆暴横固宜以威制之今天下既平願陛下以寬理之但使得罪者無怨爲善者不驚則爲寬矣

李德裕秉政日久好徇愛憎人多怨之自杜悰崔鉉罷相宦官左右言其太專上亦不悦給事中韋弘質上疏言宰相權重不應更領三司錢穀德裕奏稱制置職業人主之柄

弘質受人教導所謂賤人圖柄臣非所宜言

十二月弘質坐貶官由是衆怒愈甚時韋弘質建言宰相不可兼治錢穀德裕奏言管仲明於治國其語曰國之重器莫重於令令重則君尊尊國安治人之本莫要於令故曰虧令者死益令者死不行令者死留令者死不從令者死五者無赦又曰令在上而論可否在下是主威下繫於人也大和後風俗寖敵令出於上非之在下此敝不止無以治國臣齊曰大臣者國家股肱萬姓所瞻仰明主所慎擇也傳曰下輕其上爵賤人圖柄臣則國家搖動而人不靜今弘質爲人所教而言是圖柄臣者也且蕭望之漢名儒爲御史大夫奏云歲首日月少光咎在臣等宜帝以望之意輕丞相下有司詰問身竊中監察御史陳郎合上以人之恩慮有限二人不可數箴職太宗曰

此經離間君臣斥之嶺外臣謂宰相有姦諱隱惡則人人皆得上論至於制置藏業人王之柄非小人所得干古者朝廷之士各守官業思不出位弘質賤臣豈得以非所宜言妄觸天聽是輕宰相陛下罪其邪計從黨人中來當過絕之德裕大意欲朝廷尊臣下肅而攻出宰相深李明黨攻威懷切言之○愚按李弘質之言非有姦慝也而德裕求之若是毋乃過乎太宗之求陳師合不可爲法愚前巳論之矣

上自秋冬間覺有疾而道士以爲換骨上秘其事外人但怪上希復游獵宰相奏事者亦不敢久留詔罷來年正旦朝會

六年春二月上疾久未平自正月乙卯不視

朝宰相請見不許中外憂懼初憲宗納李錡妾鄭氏生光王怡怡幼時宮中以爲不慧大和以後益自韜匿上性豪邁尤所不禮及上疾篤旬日不能言諸宦官密於禁中定策下詔稱皇子幼冲須選賢德光王怡可立爲皇太叔更名忱應軍國政事令權句當三月甲子上崩以李德裕攝冢宰胡氏曰疾生舍辛難撰急來者苦子備識其游之不早也武宗寢疾凡七十日暑後十日始不能言滿有遠慮者不能定疑於兩月之間蓋信方士言以疾爲換骨故遲回希望曰失一日忽一刻大漸而不自知也方士

之言殺人者有五曰蝕曰殺曰去血曰換骨曰閉之使曰蝕形能是者小則引年大則輕塞成千二百歲或與天地同久蓋聞其言矣而未嘗見其人也豈不可惑哉武宗亡於方士良非但不爲身良所耕又能黜削之至於身棄子幼冠念終始之必工召見宰相出顏命焉而曾不一施李德裕爲上相受深知六十日之間亦不能力請入問起居面稟嗣事殊祿拱手一聽宦官與李珏播其嗣復相去幾何君相皆英特人也尚且如此其餘固無責矣

宣宗素惡德裕之專即位之日德裕奉冊既罷謂左右曰適近我者非太尉邪每顧我使我毛髮洒淅夏四月辛未朔上始聽政壬申以門下侍郎同平章事李德裕同平章事充

荊南節度使德裕秉權日久位重有功衆不謂其遽罷聞者驚駭甲戌貶工部尚書判鹽鐵轉運使薛元賞爲忠州刺史弟京兆少尹權知府事元龜爲崖州司戶皆德裕之黨也九月以德裕爲東都留守解平章事大中元年初李德裕執政引白敏中爲翰林學士及武宗崩德裕失勢敏中乘上下之怒竭力排之使其黨李咸訟德裕罪德裕由是自東都留守以太子少保分司馬植素以文學政事

有名於時李德裕不之重及白敏中秉政凡
德裕所薄者悉不次用之
閏月敕應會昌五年所廢寺有僧能營葺者聽自居之有司毋得禁止是時君相務反會昌之政故僧尼之弊皆復其舊
九月前永寧尉吳汝納訟其弟湘罪不至死李紳與李德裕相表裏欺罔武宗枉殺臣弟乞召江州司戶崔元藻等對辨丁亥敕御史臺鞫實以聞冬十二月御史臺奏據崔元藻

所列吳湘冤狀如吳汝納之言戊午貶太子少保分司李德裕爲潮州司馬
二年初李德裕執政有薦丁柔立清直可任諫官者德裕不能用上即位柔立爲右補闕德裕貶潮州柔立上疏訟其冤丙寅坐阿附
貶南陽尉胡氏曰爲人君者懼此心之不能無私也故命一相以公道佐之爲一相之未免徇私也故人君以身率之若宰相行私少不能表正百官若人君行私又何以責宰宰相故公者君相之要道也李德裕公私參半是非莫掩宣宗去其非取其是則公道得矣乃又以好惡偏黨勝之故竄德裕于瘴波之附炎濤之地在德裕固有以取之而人終不服若爲宣宗有私故也丁柔立行治不多見以爲德裕訴冤一節觀之必克己正心之人也不爲德裕所用而終無私情切論達之使宣宗而留意公道則柔立正可愛用者曾不能然是自爲偏私也欲臣子之奉公難矣
是年德裕再貶崖州司戶參軍明年卒德裕性孤峭明辯有風采善爲文章雖至大位猶不去書其謀議援古爲質袞袞可喜常以經綸天下自爲武宗知而能任之言從計行是時王室幾中興帝嘗從容謂宰相曰有人稱孔子其徒三千亦爲黨信乎德裕曰昔劉向

云孔子與顏回子貢更相稱譽不爲朋黨禹稷與皋陶轉相汲引不爲比周無邪心也臣嘗以共鯀驩兜與舜禹雜處堯朝共工驩兜則爲黨舜禹不爲黨小人相與比周迭爲掩蔽也賢人君子不然忠於國則同心聞於義則同志退而各行其已不可交以私趙宣子隨會繼而納諫司馬侯叔向比以事君不爲黨也公孫弘每與汲黯請閒黯先發之弘推其後武帝所言皆聽黯弘雖並進然廷詰齊

人少情識其布被爲詐則先發後繼不爲黨也太宗與房玄齡圖事則曰非杜如晦莫能籌之及如晦在焉亦推玄齡之策則同心圖國不爲黨也漢朱博陳咸相爲腹心背公死黨周福房植各以其黨相傾議論相軋故朋黨始於甘陵二部及其甚也謂之鉤黨繼受誅夷以王制言之非不幸也周之衰列國公子有信陵平原孟嘗春申游談者以四豪爲稱首亦各有客三千務以譎詐勢利相高仲尼

之徒唯行仁義今議者欲以比之罔矣臣未知所謂黨者爲國乎爲身乎誠爲國邪隨會叔向汲黯房杜之道可行不必黨也今所謂黨者誣善蔽忠附下罔上車馬馳驅以趨權勢晝夜合謀美官要選悉引其黨爲之否則抑壓以退仲尼之徒有是乎陛下以是察之則姦僞見矣

元和後數用兵宰相不休沐或繼火乃得罷德裕在位雖遽書警奏皆從容裁決率午漏下還第休沐輒如令沛然若無事時范氏曰治天下之繁者必以至簡制天下之動者必以至靜夫用兵於千里之外而君相指授於內則才抗攝矣何以制其本乎是故號令簡則民聽不惑心虛靜則事變不撓此所以能成功也

帝既數討叛有功德裕慮忲于武不可戢即奏言曹操破袁紹於官渡不追奔自謂所獲已多恐傷威重養由基古善射者柳葉雖百步必中觀者曰不如少息若弓撥矢鉤前功皆棄陛下征伐無不得所欲願以兵爲戒乃可保成功帝嘉納其言按德裕之言如此使武宗享國尚長則德

裕必以戢兵息民爲事治平之漸有日矣此志不究惜哉

時天下已平數上疏乞骸骨而星家言熒惑犯上相又懇丐去位皆不許當國凡六年方用兵時決策制勝它相無與故威名獨重於時所居安邑里第有院號起草亭曰精思每計大事則處其中雖左右侍御不得與不喜飲酒後房無聲色娛生平所論著多行於世云

史臣贊曰漢劉向論朋黨其言明切可爲流

涕而主不悟卒陷士韋德裕復援向言指質邪正再被逐終嬰大禍嗟乎朋黨之興也殆哉根夫主威奪者下陵聽弗明者賢不肖兩進進必務勝而後人人引所私以所私乘狐疑不斷之隙是引桀跖孔顏相鬬于前而以衆寡為勝負矣欲國不亡得乎身為名宰相不能損所憎顯擠以仇使比周勢成根株牽連賢智播奔而王室亦衰豈明有未哲歟不然功烈光明佐武中興與姚宋等矣范氏曰裴度之相憲宗李德裕之相武宗皆有功國為唐賢相大中以後無能繼之者德裕才優於度而德器不及也度為小人所傾無所不至危亦極矣而能以功名終德裕一失勢斥死海上何哉度不為黨德裕為黨故也自今觀之牛僧孺李宗閔之黨多小人德裕之黨多君子然因私以害公挾勢以報怨則一也夫惟天吏可以伐燕德裕自蜀黨而欲破朋黨此以燕伐燕也孔子曰克伐怨欲不行焉可以為難矣又曰君子矜而不爭羣而不黨德裕克伐怨欲必行焉務而爭群而黨其能免乎〇愚按德裕在位六年其謀國料敵皆有父風若正己若格君若用人則得不足以蓋失公不能以揜私視吉甫猶有甚焉者范氏胡氏之評盡矣故不復論云

讀書記乙二十二　七十七

右叙有唐輔臣事業

西山先生眞文忠公讀書記乙集卷終

監雕 迪功郎福州侯官縣縣學主學 張[illegible]

提督 奉議郎通判福州軍州兼[illegible] 黃[illegible]

提督 奉議郎行[illegible] 涂演

讀書記乙二十二　七十八

易䷀乾文言初九曰潛龍勿用何謂也子曰龍德而隱者也不易乎世不成乎名遯世無悶不見是而無悶樂則行之憂則違之確乎其不可拔潛龍也 程子曰初九陽之微龍德之潛隱乃聖賢之在側陋也守其道不隨世而變晦其行不求知於時自信自樂見可而動知難而避其守堅不可奪潛龍之德也又曰樂行憂違皆道也非己私也 又曰潛龍勿用陽氣潛藏 方陽微潛藏之時君子亦當晦隱未可用也 又曰君子以成德為行日可見之行也潛之為言也隱而未見行而未成是以君子弗用也

䷁坤六四括囊无咎无譽 四居近五之位而无相得之義乃上下閉隔之時其自處以正危疑之地也若晦藏其知如括結囊口而不露則可得无咎不然則有害也既晦藏則无譽矣 象曰括囊无咎慎不害也 能慎如此則無害也 文言曰天地變化草木蕃天地閉賢人隱易曰括囊无咎无譽蓋言謹也 天地交感則變化萬物草木蕃盛君臣相際而道亨天地閉隔則萬物不遂君臣道絕賢者隱遯四於閉隔之時括囊晦藏則雖无令譽可得无咎言當謹自守也

䷂屯初九磐桓利居貞 程子曰初以陽爻在下乃剛明之才居屯難之世居下位者也未能便往濟屯故磐桓也方屯之初不磐桓而遽進則犯難矣故宜居正而守其志凡人處屯難則鮮能守正苟无貞固之守則將失義安能濟時之屯乎 象曰雖磐桓志行正也 賢人在下時苟未利雖磐桓未能遂往濟時之屯然有濟屯之志與濟屯之用志行其正也 六二屯如邅如乘馬班如匪寇婚媾女子貞不字十年乃字 二以陰柔居屯之世雖正應在上而逼於初剛故屯難邅迴如辭也乘馬欲行也欲從正應而復班如不能進也班分布之義下馬為班與馬異處也二當屯世雖不能自濟而居中得正有應在上不失義者也然逼近於初陰乃陽所求柔者剛所陵柔當屯時固難自濟又為剛陽所逼故為難也設匪逼於寇難則往求於婚媾矣婚媾正應也寇非理而至者二守中正不苟合於初所以不字苟貞固不易至于十年屯極必通乃獲正應而字育矣以女子陰柔苟能守其志節久必獲通况君子守道不回乎初為賢明剛正之人而為寇以侵逼於人何也曰此自據二以柔近剛而為義更不計初之德如何也易之取義如此○朱子曰字許嫁也禮曰女子許嫁笄而字 象曰六二之難乘剛也十年乃字反常也 六二居屯之時而又乘剛為陽所逼是其難也至於十年則難久必通矣乃得反其常與正應合也十數之終也 六三即鹿无虞惟入于林中君子幾不如舍往吝 六三以陰柔居剛而不中正則妄動雖貪於所求既不足以自濟又无應援將安之乎如即鹿而无虞人也入山林者必有虞人以導之无導之者惟陷入于林莽中君子見事之幾微不若舍而勿逐往則徒取窮吝而已 象曰即鹿无虞以從禽也君子舍之往吝窮也 事不可而妄動以從欲也无虞而即鹿以貪於禽也當屯之時不可動而動猶无虞而即鹿以有從禽之心也君子則見幾而舍之不從若往則可吝而困窮也

䷃蒙亨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初筮告再三瀆瀆則不告利貞 蒙有開發之理亨之義也卦才時中乃致亨之道六五為蒙之

主而九二發蒙者也我謂二也五居尊位有柔順之德而方在童蒙與二為正應而中德又同能用二之道以發其蒙也二以剛中之德在下為君所信向當以道自守待君至誠求己而後應之則能用其道匪我求於童蒙乃童蒙來求於我也筮占決也初筮告謂至誠一意以求己則告之再三則瀆慢矣故不匪告也發蒙之道利以貞正又二雖剛中然居陰故宜有戒

我求童蒙童蒙求我志應也二以剛明之賢處於下五以童蒙居上非是二求於五蓋五之志應於二也賢者在下豈可自進以求於君苟自求之必無能信用之理古之人所以必待人君致敬盡禮而後往者非欲自為尊大蓋其尊德樂道不如是不足與有為也

䷄需彖曰需須也險在前也剛健而不陷其義不困窮矣需之義須也以險在於前未可遽進故需待而行也以乾之剛健而能需待不輕動故不陷於險其義不至於困窮也剛健之人其動必躁乃能需待而動處之至善者也故夫子贊之云其義不困窮矣

象曰雲上於天需君子以飲食宴樂雲氣蒸而上升於天必待陰陽和洽然後成雨雲方上於天未成雨也故為須待之義陰陽之氣交感而未成雨澤猶君子畜其才德而未施於用也君子觀雲上於天需而為雨之象懷其道德安以待時飲食以養其氣體宴樂以和其心志所謂居易以俟命也○呂氏曰易傳云飲食以養其氣體宴樂以和其心志二句極有意味蓋君子於未遇之時涵養成就一旦有用則充拓不可與非口體之養而已也○愚謂氣體不充則有憊倦而已爾心志不和則有怨躁而已爾若是者且不能保其生況能任時以有為乎借使有為以推拓之質然躁之心安能負荷天下之重而平亨天下之事乎有志於需者當深玩也

初九需于郊利用恒无咎需者以遇險故需而後進初最遠於險故為需于郊郊曠遠之地也處於曠遠利在安守其常則无咎也不能安守其常則躁動犯難豈能需於遠而无過也

象曰需于郊不犯難行也利用恒无咎未失常也處曠遠者不犯冒險難而行也處之為物剛健上進者也初能需待於曠遠之地不犯險難而進復宜安處不失其常則可以无咎矣雖不進而志動者不能安其常也君子之需時也安靜自守志雖有須而恬然若將終身焉乃能用常也

九二需于沙小有言終吉坎為水水近則有沙二去險漸近故為需于沙漸近於險難雖未至於患害已小有言矣言語之傷至小者也二以剛陽之才居柔守中寬裕自處需之善也雖去險漸近而未至於險故小有言語之傷而无大害終得其吉也

象曰需于沙衍在中也雖小有言以吉終也衍寬綽也二雖近險而以寬裕居中故雖小有言語及之終得其吉善處者也

九三需于泥致寇至泥逼於水也既進逼於險當致寇難之至也三剛而不中又居健體之上有進動之象故致寇也苟非敬慎則致喪敗矣

象曰需于泥災在外也自我致寇敬慎不敗也三切逼上體之險故云災在外也三之致寇由己進而逼之故云自我寇自己致若能敬慎宜而進則无喪敗也需之時需而後進也其義在相時而動亦求其不得進也直使敬慎无失其宜耳

䷇比吉原筮元永貞无咎比吉道也人相親比自為吉道故雜卦云比樂師憂人相親比必有其道苟非其道則有悔咎故必推原占決其可比者而比之筮謂占決卜度非謂以蓍龜也所比得元永貞則无咎元謂有君長之道永謂可以常久貞謂得正道上之比下必有此三者下之從上必求此三者則无咎也

六二比之自內貞吉二與五為正應也皆得中正以中正之道相比者也二處於內自內謂由己也擇才而用雖在乎上而以身許國必由於己己以得君道合而進乃得正而吉也以中正之道應上之求乃自內也不自失也汲汲以求比者非君子自重之道乃自失也

象曰比之自內不自失也守己中正之道以待上之求乃不自失也易之為戒嚴密二雖中正質柔體順故有貞吉自失之戒戒之自守以待上之求無乃涉後凶乎曰士之脩己乃求上之道降志辱身非自重之道也故伊尹武侯救天下之心非不切必待禮至然後出也

䷉履初九素履往无咎履不處者行之義初處至下素在下者也而陽剛之才可以上進若安其卑下之素而往則无咎夫人不能自安於貧賤之素則其進也乃貪躁而動求去乎貧賤耳非欲有為也既得其進驕溢必矣故往則有咎賢者則安履其素其處也樂其進也將有為也故得其進則有為而無不善乃守其素履者也象曰素履之往獨行願也安履其素而往者非為利也獨行其志願耳獨專也若欲貴之心與行道之心交戰于中豈能安履其素也九二履道坦坦幽人貞吉九二居柔寬裕得中其所履坦坦然平易之道也雖所履得坦易之道亦必幽靜安恬之人處之則能貞固而吉也九二陽志上進故有幽人之戒象曰幽人貞吉中不自亂也履道在於安靜其中恬正則所履安裕中若躁動豈能安其所履故必幽人則能堅固而吉蓋其中心安靜不以利欲自亂也

䷊泰初九拔茅茹以其彙征吉初以陽爻居下是有剛明之才

而在下者也時之否則君子退而窮處時既泰則志在上進也君子之進必與其朋類相牽援如茅之根然拔其一則牽連而起矣茹根之相牽連者故以為象彙類也賢者以其類進同志以行其道是以吉也君子之進必以其類不唯志在相先樂於與善實乃相賴以濟故君子小人未有能獨立不賴朋類之助者也自古君子得位則天下之賢萃於朝廷同志協力以成天下之泰小人在位則不肖者並進然後其黨勝而天下否矣蓋各從其類也象曰拔茅征吉志在外也時將泰則羣賢皆欲上進三陽之志欲進同也故取茅茹彙征之象志在外上進也○朱子曰征行之吉也郭璞洞林讀至彙字絕句下卦放此

䷋否初六拔茅茹以其彙貞吉亨泰與否皆取茅為象者以羣陽羣陰同在下有牽連之象也泰之時則以同征為吉否之時則以同貞為亨始以內小人外君子為否之義復以初六否而在下為君子之道易隨時取義變動無常否之時在下者君子也否之三陰上皆有應在否隔之時隔絕不相通故無應義初六能與其類貞固其節則處否之吉而其道之亨也當否而能進者小人也君子則伸道免禍而已君子進退未嘗不與其類同也象曰拔茅貞吉志在君也爻以六自守於下明君子處下之道象復推明以盡君子之心君子固守其節以處下者非樂於不進獨善也以其道方否不可進故安之耳心固未嘗不在天下也其志常在得君而進以康濟天下故曰志在君也○朱子曰三陰在下當否之時小人連類而進之象而初之惡則未形也故戒其貞則吉而亨蓋能如是則變而為君子矣○按朱子之說與程傳不同姑附此六二包承小人吉大人否亨六二其質則陰柔其居則中正以陰柔小人而言則方否於下志所包畜者在承順乎上以求濟其否為身之利小人之吉也大人當否則以道自處豈肯枉己屈道承順於上唯自守其否而已身之否乃其道之亨也或曰上下不交何所承乎曰正則否矣小人順上之心未嘗无也象曰大人否亨不亂羣也大人於否之時守其正節不雜亂於小人之羣類身雖否而道之亨也故曰否亨不以道

而身亨乃道否也不云君子而云大人能如是則其道大也○朱子曰陰柔而中正小人而能包容承順乎君子之象小人之吉道也大人則當安守其否而後道亨蓋不可以彼包承於我而自失其守也或問楊氏包承小人之說然乎曰易之說未有云爾者而楊氏獨言之若使大人處否而包承乎小人以得亨利則亦不足以為大人矣是說之行將啓後世偷苟容善悅之辭辟非所以為訓也

䷑蠱上九不事王侯高尚其事上九居蠱之終無係應於下處事之外無所事之地也以剛明之才無應援而處無事之地是賢人君子不偶於時而高潔自守不累於世務者也故云不事王侯高尚其事古之人有行之者伊尹太公望之始曾子子思之徒是也不屈道以徇時既不得施設於天下則自善其身尊高敦尚其事守其志節而已士之自高尚亦非一道有懷抱道德不偶於時而高潔自守者有知止足之道退而自保者有量能度分安於不求知者有清介自守不屑天下之事獨潔其身者所處雖有得失小大之殊皆自高尚其事者也象所

謂志可剝者進退合道者也

☴☷觀六四觀國之光利用賓于王觀莫明於近五以剛陽中正居尊位聖賢之君也四切近之觀見其道故云觀國之光觀見國之盛德光輝也不指君之身而云國者在人君而言豈止觀其行於一身當觀天下之政化則人君之道德可見矣四雖陰柔而巽體居正切近於五觀見而能順從者也利用賓于王夫聖明在上則懷抱才德之人皆願進於朝廷輔戴之以康濟天下四旣觀見人君之德國家之治光華盛美所宜賓于王朝效其智力上輔於君以施澤天下故云利用賓于王也古者有賢德之人則人君賓禮之故士之仕進於王朝則謂之賓

象曰觀國之光尚賓也君子懷負才業志在乎兼善天下然有卷懷自守者蓋時無明君莫能用其道不得已也豈君子之志哉故孟子曰中天下而立定四海之民君子樂之旣觀見國之盛德光華古人所謂非常之遇也所以志願登進王朝以行其道故云觀國之光尚賓也尚謂志尚其志意願慕賓于王朝也

☶☷剝不利有攸往剝者羣陰長盛消剝於陽之時衆小人剝喪於君子故君子不利有所往惟當巽言晦迹隨時消息以免小人之害也

彖曰剝剝也柔變剛也不利有攸往小人長也剝剝也謂剝落也柔變剛也柔長而剛剝也夏至一陰生而漸長一陰長則一陽消至於建戌則成剝是陰柔變陽剛也陰小人之道方長盛而剝消於陽故君子不利有所往也○朱子曰剝落也五陰在下而方生一陽在上而將盡陰盛長而陽消落九月之卦也陰盛陽衰小人壯而君子病又內坤外艮有順時而止之象

順而止之觀象也君子尚消息盈虛天行也君子當剝之時知不可有所往順時而止乃能觀剝之象也卦有順止之象乃處剝之道君子當觀而體之君子尚消息盈虛之理而能順之乃合乎天行也理有消衰有息長有盈滿有虛損順之則吉逆之則凶君子隨時敦尚所以事天也

☱☶咸六二咸其腓凶居吉二以陰在下與五爲應故設咸腓之戒腓足肚行則先動足乃舉之非如腓之自動也二若不守道待上之求而如腓自動則躁妄自失所以凶也安其居而不動以待上之求則得進退之道而吉也二中正之人以其在咸而應五故爲此戒復云居吉若安其分不自動則吉也

象曰雖凶居吉順不害也二居中得正所應又中正其才本善以其在咸之時質柔而上應故戒以先動求君則凶居以自守則吉象復明之云非戒之不得相感唯順理則不害謂守道不先動也

☰☶遯亨遯退也避也去之之謂也爲卦天下有山天在上之物陽性上進山高起之物形雖高起體乃止物有上陵之象而止不進天乃上進而去之下陵而上去是相違避故爲遯去之義二陰生於下陰長將盛陽消而退小人漸盛君子退而避之故爲遯也

遯亨小利貞遯者陰長陽消君子遯藏之時也君子退藏以伸其道道不屈則爲亨故遯所以有亨也在事亦有由遯避而亨者雖小人道長之時君子知幾退避固善也然事有不齊與時消息無必同也陰爲方長而未至於甚盛君子尚有遲遲致力之道不可大貞而尚利小貞也○朱子曰遯退避也爲卦二陰浸長陽當退避故爲遯六月之卦也陽雖當遯然九五當位而下有六二之應若猶可以有爲但二陰浸長於下則其勢不可以不遯故其占爲君子能遯則身雖退而道亨小人則利於守正不可以浸長之故而侵迫於陽也小謂陰柔小人也○二先生之說不同正當參考

彖曰遯亨遯而亨也小人道長之時君子遯退乃其道之亨也君子遯藏所以伸道也

剛當位而應與時行也此言處遯之道自剛當位而應以下則論時與卦才尚有可爲之理也雖遯之時君子處之未有必遯之義五以剛陽之德處中正之位又下與六二以中正相應雖陰長之時如卦之才尚當隨時消息苟可以致其力無不至誠自盡以扶持其道未必於遯藏而不爲故曰與時行也

小利貞浸而長也遯之時義大矣哉遯者陰之始長君子知微故當深戒而聖人之意未便遽已也故有與時行小利貞之教聖人之於天下雖知道之將廢豈肯坐視而不救必區區致力於未極之間強

此之寡艱彼之進苟得為之孔孟之所冐為也王允謝安之於漢晉是也 初六遯尾厲勿用有攸往 它卦以下為初遯者往遯在前也前者先進故初乃為尾尾在後之物也遯而在後不及者也是以危也初以柔處微既已後矣不可往也往則危矣微者易於晦藏往既可危不若不往之无災也 象曰遯尾之厲不往何災也 見幾先遯固為善也遯而為尾危之道也往既有危不若不往而晦藏可免於災處微故也古人處微下隱亂世而不去者多矣○朱子曰遯而在後尾之象危之道也占者不可以有所往但晦處靜俟則可以免災耳 九四好遯君子吉小人否 四與初為正應是所好愛者也君子雖有所好愛義苟當遯則去而不疑所謂克己復禮以道制欲是以吉也小人則不能以義處遯於所好牽於所私至於陷辱其身不能已故在小人則否也否不善也四乾體能剛斷者聖人以其處陰而有係故設小人之戒恐其失於正也 象曰君子好遯小人否也 君子雖有好而能遯不失於義小人則不能勝其私意而至於不善也

一之二

九

九五嘉遯貞吉 九五中正遯之嘉美者也處得中正之道時止時行乃所謂嘉美也故為貞正而吉九五非無係應然與二皆以中正自處是其心志及乎動止莫非中正而無私係之失所以為嘉也在彖則槩言遯時故云與時行小利貞尚有濟遯之意於爻之至五遯將極矣故唯以中正處遯言之遯非人君之事故不主君位言然人君之所避遠乃遯也亦在中正而已 象曰嘉遯貞吉以正志也 志正則動必由正所以為遯之嘉也居中得正而應中正是其志正也所以為吉人之遯也止也唯在正其志而已矣 上九肥遯无不利 肥者充大寬裕之意遯者唯飄然遠逝無所係滯之為善上九乾體剛斷在卦之外矣又下無所係是遯之遠而無累可謂寬綽有餘裕也遯者窮困之時也善處則為肥矣其遯如此何所不利 象曰肥遯无不利無所疑也 其遯之遠無所疑滯也蓋在外則已遠無應則無累故為剛決無疑也

☷晉初六晉如摧如貞吉罔孚裕无咎 初居晉之下進之始也晉如升進也摧如抑退也於始進而言遂其進不遂其進唯得正則吉也罔孚者在下而始進豈遽能深見信於上苟上未見信則當安中自守雍容寬裕无急於求上之信也苟欲進之心切非汲汲以失其守則悻悻以傷於義矣皆有咎也故裕則无咎君子處進退之道也

☷明夷初九明夷于飛垂其翼君子于行三日不食有攸往主人有言 初九明體而居明夷之初見傷之始也九陽明上升者也故取飛象昏暗在上傷陽之明使不得上進是于飛而傷其翼也翼見傷故垂朶凡小人之害君子害其所以行者君子于行三日不食君子明照見事之微雖始有見傷之端未顯也君子則能見之矣故行去避之君子于行謂去其祿位而退藏也三日不食言困窮之極也事未顯而處甚艱非見幾之明不能也夫知幾者君子之獨見非衆人所能識也故明

一之一

上

夷之始其見傷未顯而去之則世俗孰不疑怪故有所往適則主人有言然君子不以世俗之見而遲疑其行也若俟衆人盡識則傷已及而不能去矣此薛方所以為明而揚雄所以不獲其去也或曰傷至於垂翼傷已明矣何得衆人猶未識也曰初傷之始也云垂其翼謂傷其所以飛亦其事尚未顯也君子見幾故亟去之世俗之人未能見也故異而非之如穆生之去楚申公白公且非之況世俗之人乎但譏其責小禮而不知穆生之去避胥靡之禍也當其言曰不去楚人將鉗我於市與二儒者亦以為過甚之言也又如袁閎於黨事未起之前名德之士方鋒起而獨潛身土室故人以為狂生卒免黨錮之禍而人有言胡足恤 象曰君子于行義不食也 君子遯藏而困窮義當然也唯義之當然故安處不厄悶雖不食可也

☷蹇初六往蹇來譽 六居蹇之初往進則益入於蹇往蹇也當蹇之時以陰柔无援而進其蹇可知來者對往之辭上進則為往不進則為來止而不進是有見幾知時之美來則有譽也 象曰往

蹇來譽宜待也 方蹇之初進則益蹇時之未可進也故宜見幾而止以待時可行而後行也諸爻皆蹇往而善來然則無出蹇之義乎曰在蹇而往則蹇也蹇終則變矣故上已有碩義

䷳艮九三艮其限列其夤厲薰心 止道貴乎得宜行止不能以時而定於一其堅強如此則處世乖戾與物睽絕其危甚矣人之固止一隅而舉世莫與宜者則艱蹇忿畏焚撓其中豈有安裕之理厲薰心謂不安之勢薰爍其中也 象曰艮其限危薰心也 謂其固止不能進退危懼之慮常薰爍其中心也 上九敦艮吉 九以剛實居上而又成艮之主在艮之終止之至堅篤者也敦篤實也居止之極故不過而爲敦人之止難於久終故節或移於晚守或失於終事或廢於久人之所同患也上九能敦厚於終止道之至善所以吉也六爻之德唯此爲吉 象曰敦艮之吉以厚終也 天下之事唯終守之爲難能敦於止有終者也上之吉以其能厚於終也

丁之二 十一

論語憲問恥子曰邦有道穀邦無道穀恥也 朱子曰邦有道不能有爲邦無道不能獨善而但知食祿皆可恥也

子曰邦有道危言危行邦無道危行言孫 尹氏曰君子之持身不可變也至於言則有時而不敢盡以避禍也然則爲國者使士言孫豈不殆哉○洪氏曰危非矯激也直道而已孫非阿諛也遠害而已○吳氏曰言孫若亦非失其正也特少致其委曲如夫子之對陽貨云耳

子謂南容邦有道不廢邦無道免於刑戮以其兄之子妻之 朱子曰以其謹於言行故能見用於治朝免禍於亂世

子曰甯武子邦有道則知邦無道則愚其知可及也其愚不可及也 朱子曰甯武子衛大夫名俞按春秋傳武子仕衛當文公成公之時文公有道而武子無事可見此其知之可及也成公無道至於失國而武子周旋其間盡心竭力不避艱險凡其所處皆智巧之士所深避而不肯爲者而能卒保其身以濟其君此其愚之不可及也○程子曰邦無道能沈晦以免患故曰不可及也亦有不當愚者比干是也○甯武子事見春秋左氏傳僖二十有八年晉侯伐衛夏晉楚戰于城濮楚師敗績衛侯聞楚師敗懼出奔楚使元咺奉叔武以受盟六月晉人復衛侯甯武子與衛人盟于城濮國人聞此盟也而後不貳衛侯先期入甯子先叔武將沐聞君至喜捉髮走出前驅射而殺之元咺出奔晉冬晉侯與元咺訟甯武子爲輔鍼莊子爲坐士榮爲大士衛侯不勝殺士榮刖鍼莊子謂甯俞忠而免之執衛侯歸之于京師寘諸深室甯子職納橐饘焉三十年晉侯使醫衍酖衛侯甯俞貨醫使薄其酖不死秋乃釋衛侯

季氏使閔子騫爲費宰閔子騫曰善爲我辭焉如有復我者則吾必在汶上矣 朱子曰閔子不欲臣季氏令使者善爲己辭○程子曰仲尼之門能不仕大夫之家者閔子曾子數人而已謝氏曰學者能少知內外之分皆可以樂道而忘人之勢況閔子得聖人爲之依歸彼其視季氏不義之富貴不啻犬彘又從而臣之豈其心哉在聖人則有不然者蓋居亂邦見惡人在聖人則可自聖人以下剛則必取禍柔則必取辱閔子豈不能早見而豫待之乎如由也不得其死求也爲季氏附益夫豈其本心哉蓋既無先見之知又無克亂之才故也然則閔子其賢乎○或問謝氏之說粗厲感憤若不近聖賢氣象者而吾獨有取焉亦以其足以立懦夫之志而已

丁之二 十二

子曰篤信好學守死善道 朱子曰篤厚而力也不篤信則不能好學然篤信而不好學則所信或非其正不守死則不能以善其道然守死而不足以善其道則亦徒死而已蓋守死者篤信之效善道者好學之功

危邦不入亂邦不居天下有道則見無道則隱 君子見危授命則仕危邦者無可去之義在外則不入可也亂邦未危而刑政紀綱紊矣故潔

其身而去之天下舉一世而言無道則隱其身而不見也此惟篤信好學守死善道者能之 邦有道貧且賤焉恥也邦無道富且貴焉恥也 世治而無可行之道世亂而無能守之節碌碌庸人不足以為士矣可恥之甚也○晁氏曰有學有守而去就

子曰賢者辟世 朱子曰天下無道者伯夷太公是也 其次辟地 去亂國適治邦 其次辟色 禮貌衰而去 其次辟言 有違言而後去也程子曰四者雖以大小次第言之然非有優劣也所遇不同爾○黃氏曰四者固非有優劣然賢者之處世豈不能超然高舉見幾而作乃至發見於言色而後辟之耶曰出處之義自非一端隨其所居之位而量其所處之宜可也衛靈公顧蜚鴈則辟色矣問陳則辟言矣夫子於此爲劣乎此所以不可以優劣言也

子路宿於石門晨門曰奚自子路曰自孔氏曰是知其不可而爲之者與 朱子曰石門地名晨門掌晨啓門蓋賢人隱於抱關者也自從也問其何所從來也胡氏曰晨門知世之不可而不為故以是譏孔子然不知聖人之視天下無不可爲之時也○黃氏曰晨門見己而不見聖人故以是爲言蓋無孔子之聖則寧爲晨門而自處於抱關擊柝也其言聖人則非而自處其身則是亦可謂賢也已○南軒曰聖人非不知道之不可行而皇皇於斯世者天地生物之心也彼以爲知世之不可以爲而未知道之不可以已

子擊磬於衛有荷蕢而過孔氏之門者曰有心哉擊磬乎 磬樂器荷擔也蕢草器也此荷蕢者亦隱士也聖人之心未嘗忘天下此人聞其磬聲而知之則亦非常人矣 既而曰鄙哉硜硜乎莫己知也斯已而已矣深則厲淺則揭 莫己之己音紀餘音以○硜硜石聲亦專確之意以衣涉水曰厲攝衣涉水爲揭此兩句衛風匏有苦葉之詩也譏孔子人不知己而不止不能適淺深之宜 子曰果哉末之難矣 果哉歎其果於忘世也末無也聖人同天地視天下猶一家中國猶一能一日忘也故聞荷蕢之言而歎其果於忘世且言人之出處若但如此則亦無所難矣○南軒曰難作去聲謂其言之果無與辯論矣

衛靈公問陳於孔子孔子對曰俎豆之事則嘗聞之矣軍旅之事未之學也明日遂行在陳絕糧從者病莫能興子路慍見曰君子亦有窮乎子曰君子固窮小人窮斯濫矣 朱子曰言君子固有窮時不若小人窮則放溢爲非程子曰固窮者固守其窮亦通○愚謂聖人當行而行[illegible]所顧慮處困而亨無所怨悔於此可見學者宜深味之○[illegible]靈公問陳而夫子遽行何也曰爲國以禮讓陳之事非人君所宜問也況靈公無道夫子固知之矣特以其禮際之善[illegible]其言者是以往來於衛爲日最久而所以答告之者亦已[illegible]乃於夫子之言一無所入至是而猶問陳焉則其志可知矣故對以未學而去之然不徒曰未學而已猶以俎豆之事告之所以夫子之去蓋亦未有必然之意使靈公於此有以發悟於心改事焉則夫子之行殆[illegible]其不可留哉故史記又云明日與孔子語見蜚鴈仰視之色不在孔子孔子遂行則是夫子之行又以禮際之不善而夫不專於問陳一事也夫子既行而靈公[illegible]衛國大亂俎豆之對其旨遠哉○南軒曰夫自春秋之時諸侯者國以強弱爲勝負軍旅之事宜在所先而俎豆之事最若[illegible]急者矣曾不知國之所以爲國者以天敘天秩[illegible]維持之也爲國者志存乎典禮則上下順和睦之風興協力一心尊君親上其與乘與焉不然三綱淪斁人有離心國誰與立軍旅雖精果何所用哉

隱居以求其志行義以達其道吾聞其語

矣未見其人也 朱子曰求其志守其所達之道也達其道行其所求之志也蓋伊尹太公之流可以當之當時若顏子亦庶乎此然隱而未見又不幸而蚤死故夫子云然○隱居以求志行義以達道則其退也所以實其義之所安而其進也所以其道於天下矣蓋其所達之道即其所求之志也此人之事故曰未見其人也

子曰直哉史魚邦有道如矢邦無道如矢 朱子曰史官名魚衛大夫名鰌如矢言直也史魚自以不能進賢退不肖旣死猶以尸諫故夫子稱其直事見家語

君子哉蘧伯玉邦有道則仕邦無道則可卷而懷之 伯玉出處合於聖人之道故曰君子卷收也懷藏也如於孫林父甯殖放弒之謀不對而出亦其事也○楊氏曰史魚之直未盡君子之道若蘧伯玉然後可免於亂世若史魚之如矢則雖欲卷而懷之有不可得也○或問尸諫之說曰按家語衛靈公不用蘧伯玉而任彌子瑕史魚諫不從將卒命其子曰吾生不能正君死無以成禮置尸牖下其子從之靈公弔而問之子以父言告公曰是寡人之過也遂命殯於客位而進伯玉退子瑕此其說也有以伯玉得明哲保身之道而史魚所不及者非也伯玉所以如此蓋其德性深厚循理而行自然中節初非規規然為緘默而預為可以卷懷之計初非專為明哲保身之計也君子之出處一於義而已非有計較利害之心也然一不中節而失於濡汗之遇則往已固為未合於義且雖曰愛君而或反陷其君以殺臣之罪其所以不敢過於為直亦不專為保身計也○南軒曰史魚可以謂之直而已然能伸而不能屈未盡君子之道若蘧伯玉之可卷而懷則能因時而屈伸矣故謂之君子然比於用則行舍則藏者則猶有未盡之意未及乎潛龍之隱見也

陽貨欲見孔子孔子不見歸孔子豚孔子時其亡也而往拜之遇諸塗 朱子曰陽貨季氏家臣名虎嘗囚季桓子而專國政欲令孔子來見己而孔子不往貨以禮大夫有賜於士不得受於其家則往拜其門故瞰孔子之亡而歸之豚欲令孔子來拜而見之也

謂孔子曰來予與爾言曰懷其寶而迷其邦可謂仁乎曰不可好從事而亟失時可謂知乎曰不可日月逝矣歲不我與孔子曰諾吾將仕矣 懷寶迷邦謂懷藏道德不救國之迷亂亟數也失時謂不及事幾之會將者且然而未必之辭貨語皆譏孔子而諷使速仕孔子固未嘗如此而亦非不欲仕也但不仕於貨耳故直據理答之不復與辯若不諭其意者○陽貨之欲見孔子雖其善意然不過欲使助己爲亂耳故孔子不見者義也其往拜者禮也必時其亡而往者欲其稱也遇諸塗而不避者不終絕也隨問而對者理之直也對而不辯者言之孫而亦無所詘也楊氏曰揚雄謂孔子於陽貨也敬所不敬爲詘身以信道非知孔子者蓋道外無身身外無道身詘矣而可以信道吾未之信也○或問首章之說曰觀夫子所以告微生畝與夫辨長沮桀溺之語則聖人之自言未嘗不正其理而明辨之也至於答陽貨則隨其所問應答如響而啓然自明之意則亦見陽貨之善有不足告而終辭以答之熟味其言則亦無非義理之正異其中心之實以若者則是初亦未嘗詘也胡氏之說善矣胡氏曰楊氏謂孔子於陽貨爲詘身以信道雄之意蓋以身與道爲二物也是以其自爲也亂篡之間而擬論語周易以自附於夫子豈不謬哉張敬夫曰聖人之待惡人言雖遜而理未嘗枉若此也人遜言則或至於害理直理則或至於犯害惟聖人則從容酬而自然中節也○黃氏曰日月逝矣歲不我與此陽貨之言集注所謂諷使速仕亦謂是也其辭意蓋謂夫子既老可以有爲之日月已過矣歲運而往其去甚速豈復与我而爲我少留乎是亦諷使速仕也學者於此章固當因是以得聖人待惡人之道又當知聖人之言動從容中節如此者蓋道全德備義精仁熟如化工生物皆自然而然有志於事者不可以不勉也○按夫子之見陽貨蓋待小人之道也今以易論語孟子數條備此○遯象曰天下有山遯君子以遠小人不惡而嚴傳曰天下有山山下起而乃止天上進而相違是遯避之象也君子觀其象以避遠乎小人遠小人之道若以惡聲厲色適足以致其怨忿惟在乎矜莊威嚴使知敬畏則自然遠矣○朱子曰天射死

貌山高有限遯之象也羅者君子自守之常而小人自不能近○睽初九見惡人死咎傳曰當睽之時雖同德者相與然小人乖異者衆若弃絶之不幾盡天下以仇君子乎如此則失含洪之義致凶咎之道也又豈能化不善而使之合乎故必見惡人則无咎也古之聖王所以化姦凶爲善良革仇敵爲臣民者由弗絶也○朱子曰必見惡人然後可以辟咎若孔子之於陽貨也○論語王孫賈問曰與其媚於奧寧媚於竈何謂也子曰獲罪於天无所禱也朱子曰王孫賈衛大夫媚親順也室西南隅爲奧竈者五祀之一夏所祭也凡祭五祀皆先設主而祭於其所然後迎尸而祭於奧畧如祭宗廟之儀如祀竈則設主於竈陘祭畢而更設饌於奧以迎尸也故時俗之語因以奧有常尊而非祭之主竈雖卑賤而當時用事喻自結於君不如阿附權臣也賈衛之權臣故以諷孔子孔子云云蓋天卽理也其尊无對非奧竈之可比也逆理則獲罪於天矣豈媚於奧竈所能禱乎謝氏曰聖人之言遜而不迫使王孫賈而知此意不爲无益使其不知亦非所以取禍○子見南子子路不說夫子矢之曰予所否者天厭之天厭之朱子曰南子衛靈公之夫人有淫行孔子至衛南子請見孔子辭謝不得已而見之蓋古者仕於其

國有見其小君之禮而子路以夫子見此淫亂之人爲辱故不說矢誓也所誓辭也如云所不與崔慶者之類否謂不合於禮不由其道也厭棄絶也聖人道大德全无可不可其見惡人固謂在我有可見之禮則彼之不見我何與焉然此豈子路所能測哉故重言以誓之欲其姑信此而深思以得之也○或問夫子之見南子何也曰按史記孔子至衛南子使人謂孔子曰四方之君子不辱欲與寡君爲兄弟者必見寡小君寡小君願見孔子辭謝不得已而見之也曰仕於其國而見其小君禮與曰是於禮无所見穀梁子蓋以爲大夫不見夫人而何休稱有姊迎執贄之說不知其何所考也然禮家又謂陽侯殺繆侯而竊其夫人故大饗廢夫人之禮而使人攝焉則是大夫雖或有見小君之禮疑亦以已不行於世而靈公南子特事之尒曰南子既非正嫡且以淫亂聞於諸侯而其禮也又非當世之所常行者則夫子爲而不辭也曰南子之行則醜矣然其願見蓋亦有善意焉且衛君既以爲夫人而已將仕於其國則所謂禮從宜使從俗者其亦有所不得已焉者矣又況聖人道隆德盛雖磨而不磷雖涅而不緇亦何爲拘拘翦翦於此而辭一見之辱乎曰子路之不悅也不告以可見之理而誓之何也曰曾氏言

之得矣曾氏曰見南子遁物之行子路不悅非常談所能曉故辯之如此○孟子爲卿於齊出弔於滕王使蓋大夫王驩爲輔行王驩朝暮見反齊滕之路未嘗與之言行事也公孫丑曰齊卿之位不爲小矣齊滕之路不爲近矣反之而未嘗與言行事何也曰夫旣或治之予何言哉○朱子曰王驩蓋齊臣也輔行副使也驩蓋攝卿以行故曰齊卿夫旣或治之言有司已治之矣孟子之待小人不惡而嚴如此○樂正子從於子敖之齊孟子謂樂正子曰子之從於子敖來徒餔啜也我不意子學古之道而以餔啜也[illegible]公行子有子之喪右師往弔入門有進而與右師言者有就右師之位而與右師言者[illegible]孟子不與右師言右師不悅曰諸君子皆與驩言孟子獨[illegible]不與驩言是簡驩也孟子聞之曰禮朝廷不歷位而相與言不踰階而相揖也我欲行禮子敖以我爲簡不亦異乎朱子曰是時齊卿大夫以君命弔各有位次若周禮凡有爵者之喪禮則職喪涖其禁令序其事故云朝廷也云云○南軒曰王驩齊之寵卿也有進而與言者有就位而與言者蓋以其安於君而諂之也孟子獨不與言者道固然也右師不悅而以爲簡已者蓋孟子爲齊之所尊驩雖小人亦幸其少假辭

色是以望望乎此而以不我顧爲簡也孟子獨本朝廷之禮以爲言可其正大而不迫與蓋君子之動无非禮也朝廷不歷位而相與言不踰階而相揖此禮也君子行禮故常發安地而有餘裕他人不由禮則自蹈於險難而已所謂遠小人不惡而嚴者豈有他哉亦曰禮而已矣禮之所在何有於我哉或者勸伊川先上以加禮貴近先生曰獨不勸以尽禮而勸以加禮乎尽恭崇有加此孟子之意也唐王毛仲寵渥聞宋璟之名而欲致之明皇勅使璟往至則此望再拜謝恩而舞奏以退璟亦可謂正矣然毛仲君之所暱也往見其謙義何爲乎若璟聞命而引義以陳則爲尽善矣○愚按避嫌之義旣殊孔孟之行亦異然從未至於聖事未可與權則避之適小人孟子之待王驩其正法也昔有問和靖先生曰子見南子子路不悅何也先生曰聖人所爲賢人自不能測又問不知先生見南子否曰不敢見曰何故不見曰待某磨不磷涅不緇則佛肸召亦往況南子乎由是觀之孟子可謂善學孔子者矣○後世惟宋廣平之於楊思勗伊川先生之於張茂則皆庶幾有孟子之風焉士大夫君官近朝不免與近習接者當以此爲法不然則未有不陷焉者也○又易夬九三壯于頄有凶君子夬夬獨行遇雨若濡有

倜天皆夫子以温厚之於王陽貨之出又別爲一義然非平時待小人之正法然變而不失其正亦學者所當知其詳見于本義

公山弗擾以費畔召子欲往 朱子曰弗擾季氏宰與陽虎共執桓子據邑以畔 子路不說曰末之也已何必公山氏之之也 末無也言道既不行無所往矣何必公山氏之往乎 子曰夫召我者而豈徒哉如有用我者吾其爲東周乎 豈徒哉言必用我也爲東周言興周道於東方○程子曰聖人以天下無不可有爲之人亦無不可改過之人故欲往然而終不往者知其必不能改故也○或問云云曰蘇氏得之蘇氏曰孔子之不助畔人天下所知畔而召孔子其志必不在於惡矣故孔子因其有善心而收之不自絕而已弗擾之不能爲東周亦明矣然而用孔子則有可以爲東周之道故子欲往者以其有是道也亦不往者知其必不能也張敬夫曰弗擾不禀命於君而叛其大夫是逆也欲以是克亂是以亂易亂而又加甚爾後世亂臣賊子所以借虛名而爲簒奪之計者多出於此夫子豈以是而爲往耶

佛肸召子欲往 朱子曰佛肸晉大夫趙氏之中牟宰也 子路曰昔者由也聞諸夫子曰親於其身爲不善者君子不入也佛肸以中牟畔子之往也如之何 子路恐佛肸之浼夫子故問此以止夫子之行親猶自也不入不入其黨也 子曰然有是言也不曰堅乎磨而不磷不曰白乎涅而不緇 磷薄也涅染皂物言人之不善不能浼己楊氏曰磨不磷涅不緇而後無可無不可堅白不足而欲自試於磨涅其不磷緇也者幾希 吾豈匏瓜也哉焉能繫而不食 匏瓠也匏瓜繫於一處而不能飲食人則不如是也○張敬夫曰子路昔者之所聞君子守身之常法夫子今日之所言聖人體道之大權也然夫子於公山佛肸之召皆欲往者以天下無不可變之人無不可爲之事也其卒不往者知其人之終不可變而事之終不可爲耳一則生物之仁一則知人之智也○或問云云曰張敬夫推明楊氏之說其意亦善门人子路蓋不悅公山之召矣及此而復有言者則以中心所疑雖聞聖人之言而自反然未能安故問以辨之而不敢擇亦可謂善學矣然其不悅者蓋以已觀聖人而未知以聖人觀聖人耳○黃氏曰匏瓜繫而不食蓋言匏瓜蠢然一物繫則不能動不食則無所知吾乃人類在天地間能動作有思慮自當見之於用而有益於人豈微物之比哉世之奔走以糊其口於四方者往往借是言以自況失聖人之言矣

微子去之箕子爲之奴比干諫而死 朱子曰微箕二國名子爵也微子紂庶兄箕子比干紂諸父微子見紂無道去之以存宗祀箕子比干皆諫紂殺比干囚箕子以爲奴箕子因佯狂而受辱 孔子曰殷有三仁焉 三人之行不同而同出於至誠惻怛之意故不咈乎愛之理而有以全其心之德也楊氏曰此三人者各得其本心故同謂之仁○或問三子之心同出於至誠惻怛則可見矣抑何以知其所處之各適其可耶曰按史記殷周紀宋世家所記此事先後皆不同惟殷紀以爲微子先去比干乃諫而死然後箕子佯狂爲奴爲紂所囚者近是蓋微子帝乙元子當以先王宗祀爲重義當早去又決知紂之不可諫也故去之而不以爲嫌比干少師義當力諫雖知其不可諫而不可已也故遂以諫死而不以爲悔箕子見比干之死則知已之不可諫且不忍復死以累其君也見微子之去則知已之不必去且不忍從去以背其君也故佯狂爲奴而不以爲辱此可以見三仁之所當爲易地皆然矣或以爲箕子以天界九疇未傳而不敢死則其爲說迂矣同謂之仁者以其皆無私而各當理也無私故得心之体而無違當理故得心之用而不失此其所以全心之德而謂之仁與曰然則史記三子之事與夫子言先後不同何也曰史所書者事之實此所記者以事之難易爲先後耳○南軒曰三人者皆當其時當其位處之而盡其道者也其立紂之

實所以維持宗社之心至矣而有不得已焉則各自靖以獻于先王詳味微子一篇則可見三子之所爲深切至到者矣孔子皆許爲仁以其中誠惻怛克盡其道也

柳下惠爲士師三黜人曰子未可以去乎曰直道而事人焉往而不三黜枉道而事人何必去父母之邦 朱子曰士師獄官黜退也柳下惠三黜不去而其辭氣雍容如此可謂和矣然其不能枉道之意則有確乎其不可拔者是則所謂必以其道而不自失焉者也○胡氏曰此必有孔子斷之之言而亡之矣○或問柳下惠仕而屢黜黜而復仕至於三黜而又不去焉何也曰進不隱賢必以其道不以三公易其介所以屢黜而至於三也降志辱身援而止之而止雖袒裼裸裎於我側不以爲浼所以黜而復仕既三黜而遂不去也或曰惠知直道之必黜而不去然則其將枉道以事人乎曰不然也惠之意若曰我但能直道事人則固不必去魯而適他國矣若能枉道以事人則亦不必去魯而適他國也其言汎然若無所指蓋和者之氣象如此而其道則固自信其不能枉道而事人矣是以三黜之後雖不屑去然亦竟其迹不復仕故孔子得以列之於逸民之目○黃氏曰列二章於篇首以見古人出處不同亦各有義焉後著孔子之事以見聖人之出處也

齊景公待孔子曰若季氏則吾不能以季孟之閒待之曰吾老矣不能用也孔子行 朱子曰魯三卿季氏最貴孟氏爲下卿孔子去之事見世家然此言必非面語孔子蓋自以告其臣而孔子聞之爾○程子曰季氏強臣君待之之禮極隆然非所以待孔子也以季孟之閒待之則禮亦至矣然復曰吾老矣不能用也故孔子去之蓋不係待之輕重特以不用而去爾

齊人歸女樂季桓子受之三日不朝孔子行 朱子曰季桓子魯大夫名斯按史記定公十四年孔子爲魯司寇攝行相事齊人懼歸女樂以沮之尹氏曰受女樂而怠於政事如此其簡賢棄禮不足與有爲可知矣夫子所以行也所謂見幾而作不俟終日者與○范氏曰此篇記仁賢之出處而折中以聖人之行所以明中庸之道也○或問史記載孔子之去魯也有彼婦之口可以出走之歌今尹氏直以爲知魯之君相無敬賢之心而去何耶曰齊人之謀固欲以是沮孔子矣蓋欲以女子爲閒於魯之君相使之先有以蔽其耳目慮移其心志遂乘閒而進說以沮敗其所爲其則或適中以不測之禍而不虞孔子之亮之早去之遠也然孔子之意之也直以其無敬賢之心知其不足與有爲耳而其禍之將至者則固亦不外乎此也尹氏之言不及其他其有得於孔子之初心與○南軒曰去讒遠色賤貨而貴德所以勸尊賢也今好色而忘敬賢之心則道之不行可見矣是以去之

楚狂接輿歌而過孔子曰鳳兮鳳兮何德之衰往者不可諫來者猶可追已而已而今之從政者殆而 朱子曰接輿楚人佯狂辟世夫子時將適楚故接輿歌而過其車前也鳳有道則見無道則隱接輿以比孔子而譏其不能隱爲德衰也來者可追言及今尚可隱去已止也而語助辭殆危也接輿蓋知尊孔子而趨不同者也

孔子下欲與之言趨而辟之不得與之言 孔子下車蓋欲告之以出處之意接輿自以爲是故不欲聞而辟之也

長沮桀溺耦而耕孔子過之使子路問津焉 朱子曰二人隱者耦並耕也時孔子自楚反乎蔡津濟渡處 長沮曰夫執輿者爲誰子路曰爲孔丘曰是魯孔丘與曰是也曰是知津矣問於桀溺桀溺曰子爲誰曰爲仲由曰是魯孔丘之徒與對曰然曰

滔滔者天下皆是也而誰以易之且而與其從辟人之士也豈若從辟世之士哉耰而不輟朱子曰滔滔流而不反之意以猶與也言天下皆亂將誰與變易之而汝也辟人謂孔子辟世桀溺自謂耰覆種也亦不告以津處子路行以告夫子憮然曰鳥獸不可與同羣吾非斯人之徒與而誰與天下有道丘不與易也憮然猶悵然惜其不喻己意也言所當與同羣者斯人而已豈可絶人逃世以爲潔哉天下若已平治則我無用變易之正爲天下無道故欲以道易之耳○程子曰聖人不敢有忘天下之心故其言如此也張子曰聖人之仁不以無道必天下而棄之也

子路從而後遇丈人以杖荷蓧子路問曰子見夫子乎丈人曰四體不勤五穀不分孰爲夫子植其杖而芸朱子曰丈人亦隱者蓧竹器分辨也五穀不分猶言不辨菽麥爾責其不事農業而從師遠遊也植立之也芸去草也子路拱而立知其隱者敬之也止子路宿殺雞爲黍而食之見其二子焉明日子路行以告子曰隱者也使子路反見之至則行矣孔子使子路反見之蓋欲告之以君臣之義而丈人意子路必將復來故先去之以滅其跡亦接輿之意也子路曰不仕無義長幼之節不可廢也君臣之義如之何其廢之欲潔其身而亂大倫君子之仕也行其義也道之不

行已知之矣子路述夫子之意如此蓋丈人之接子路甚倨而子路益恭丈人因見其二子焉則於長幼之節固知其不可廢矣故因其所明以曉之倫序也人之大倫有五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是也仕所以行君臣之義故雖知道之不行而不可廢然謂之義則事之可否身之去就亦自有不可苟者是以雖不潔身以亂倫亦非忘義以徇祿也福州有國初時寫本路下有反子二字以此爲子路反而夫子言之也未知是否○范氏曰隱者爲高故往而不反仕者爲通故溺而不止不與鳥獸同羣則決性命之情以饕富貴此二者皆惑也是以依乎中庸者爲難惟聖人不廢君臣之義而必以其正所以或出或處而終不離於道也○或問知道之不行而猶仕何乎曰仕所以行義也義則有可不可矣義合而從則道固不患於不行不合而去則道雖不行而義亦未嘗廢也是以君子雖知道之不行而未嘗不仕然亦未嘗廢私徇祿而苟一時之安也由此觀之道義之未嘗相離也亦可見矣○黃氏曰列接輿以下三章於孔子行之後以明夫子雖不合而去然亦未嘗忽忘斯世也此所以爲聖人之出處也與然即三章而讀之見夫接輿沮溺荷蓧丈人此四子者若常以聖人之中道則誠不爲無病然味其言觀其容止以想見其爲人其清風高節猶使人起懦是慕恨不得識其面而增拜之彼於聖人猶有所不滿於心如此則其視世之貪利慕祿而不知止者其不屑若犬彘求欲爲之奴隸而不可得也是豈非當世之賢而特立者與以子路之行行而拱立於丈人之側者子路然豈非其眞有可敬也歟故嘗謂若四人者惟夫子然後可以議其不合於聖人之道未至於夫子者皆未可以妄議也貪利慕祿之徒未以自便其私亦皆四子而鄙之哉以見其不可以不仕爲見其不知量也

逸民伯夷叔齊虞仲夷逸朱張柳下惠少連朱子曰逸遺也逸民者無位之稱虞仲即仲雍與太伯同竄荊蠻者夷逸朱張不見經傳少連東夷人子曰不降其志不辱其身伯夷叔齊與謂柳下惠少連降志辱身矣言中倫行中慮其斯

而已矣揣下章事見上倫義理之次第也慮思慮也中慮言有意義合人心少連事不可考然記稱其善居喪三日不怠三月不解朞悲哀三年憂則行之中慮亦可見矣謂虞仲夷逸隱居放言

身中清廢中權仲雍居吳斷髮文身裸以爲飾隱居獨善合乎道之清放言自廢合乎道之權

我則異於是無可無不可孟子曰孔子可以仕則仕可以止則止可以久則久可以速則速所謂無可無不可也○謝氏曰七人隱遯不汙則同其立心造行則異伯夷叔齊天子不得臣諸侯不得友蓋已遯世離羣矣下聖人一等此其最高與柳下惠少連雖降志而不枉己雖辱身而不求合其心有不屑也故言能中倫行能中慮虞仲夷逸隱居放言則言不合先王之法者多矣然清而不汙也權而適宜也與方外之士害義傷教而亂大倫者殊科是以均謂之逸民尹氏曰七人各守其一節孔子則無可無不可此所以常適其可而異於逸民之徒也揚雄曰觀乎聖人則見賢人是以孟子語夷惠亦必以孔子斷之○南軒曰無可者不以可爲主也無不可者不以不可爲主也其曰無者言其不有于中也蓋無則夫子之心果何如哉當可則可當不可則不可故仕止久速無不得其可其惟天乎其惟聖人乎若夷齊之心則未免有不可若下惠少連則未免有可故孟子所願學孔子而已

記內則四十始仕方物出謀發慮道合則服從不合則去愚按內則一書古者學校教人之法也自其始學之初即知此義是以出而從仕也道合則從不合則去無貪位慕祿之私焉其視後世學校之教尊以利祿誘人者異矣

大傳事君者量而后入不入而后量凡乞假於人爲人從事者亦然故上無怨而下遠罪也

子曰事君難進而易退則位有序易進而難退則亂也鄭氏曰亂謂賢否不別故君子三揖而進一辭而退以遠亂也

子曰事君三違而不出竟則利祿也人雖曰不要吾不信也

大師摯適齊朱子曰大師魯樂官之長摯其名也亞飯干適楚三飯繚適蔡四飯缺適秦亞飯以下以樂侑食之官干繚缺皆名也鼓方叔入於河鼓擊鼓者方叔名河河內播鼗武入於漢播搖也鼗小鼓兩旁有耳持其柄而搖之則旁耳還自擊武名也漢漢中少師陽擊磬襄入於海少師樂官之佐陽襄二人名襄即孔子所從學琴者海海島也○此記賢人之隱遯以附前章然未必夫子之言也末章放此張子曰周衰樂廢夫子自衛反魯一嘗治之其後伶人賤工識樂之正及魯益衰三桓僭妄自大師以下皆知散之四方逾河蹈海以去亂聖人俄頃之助功化如此如有用我期月而可豈虛語哉○或問何以知亞飯爲侑食之官也曰白虎通曰王者平旦食晝食餔食暮食凡四飯諸侯三飯大夫再飯故魯之樂官自亞飯以下蓋三飯也○黃氏曰此於逸民之後以樂官之末世史不可以仕也

色斯舉矣翔而後集朱子曰言鳥見人之顏色不善則飛去回翔審視而後下止人之見幾而作審擇所處亦當如是○愚按賈誼賦云鳳凰翔于千仞兮覽德輝而下之見細德之險徵兮遙增擊而去之其語蓋本諸此

孟子伯夷伊尹何如公孫丑問曰不同道非其君不事非其民不使治則進亂則退伯夷也

何事非君何使非民治亦進亂亦進伊尹也可以仕則仕可以止則止可以久則久可以速則速孔子也皆古聖人也吾未能有行焉乃所願則學孔子也南軒曰公孫丑舉伯夷伊尹以問孟子謂其道之不同云云二子所為若是蓋其氣稟所限者在是終身從事乎此而有以極其至也至於孔子則天也可仕可止可久可速非謂度其可而為之也蓋无不當其可也伯夷伊尹就其所至而成聖者故皆以古聖人稱之然吾於伯夷伊尹雖未能及而所願則学孔子耳蓋二子雖聖於清聖於任其所循而入者然未免乎有毫釐之偏從而学焉則其偏將愈甚譬如射者必志於正鵠舍正鵠而它求則其差將不可勝言者矣

孟子曰伯夷非其君不事非其友不友不立於惡人之朝不與惡人言立於惡人之朝與惡人言如以朝衣朝冠坐於塗炭推惡惡之心思與鄉人立其冠不正望望然去之若將浼焉是故諸侯雖有善其辭命而至者不受也不受也者是亦不屑就也柳下惠不羞汙君不卑小官進不隱賢必以其道遺佚而不怨阨窮而不憫故曰爾為爾我為我雖袒裼裸裎於我側爾焉能浼我哉故由由然與之偕而不自失焉援而止之而止援而止之而止者是亦不屑去也孟子曰伯夷隘柳下惠不恭隘與不恭君子不由也朱子曰夷惠之行雖皆造乎至極之地然既有所偏則不能无弊故不可由○南軒曰不屑就謂不輕就也然而伯夷非不就也特不輕就耳下惠非不去也特不輕去耳伯夷聞文王作興則曰盍歸乎來下惠為士師盖嘗三黜矣則伯夷果長往而不來者乎下惠果苟容而尸位者乎止其發清和之中如之而尽其道焉而於是二端終有所未化故其意未有所偏重而未免於流弊也故夫思與鄉人知其衣冠不正望望然去之若將浼焉止其流弊得无有入於隘者乎曰亦為尒我為我雖袒裼裸裎而不以為浼止其流弊得无有入於不恭者乎其端盡毫厘之間從而由之則其弊有甚者矣故其所為隘与不恭者君子所不由而所願則学孔子也

孟子將朝王王使人來曰寡人如就見者也有寒疾不可以風朝將視朝不識可使寡人得見乎孟子對曰不幸而有疾不能造朝明日出弔於東郭氏公孫丑曰昔者辭以疾今日弔或者不可乎曰昔者疾今日愈如之何不弔朱子曰取瑟而歌同意王使人問疾醫來孟仲子對曰昔者有王命有采薪之憂不能造朝今病少愈趨造於朝我不識能至否乎使數人要於路曰請必無歸而造於朝不得已而之景丑氏宿焉景子曰

內則父子外則君臣人之大倫也父子主恩君臣主敬丑見王之敬子也未見所以敬王也曰惡是何言也齊人無以仁義與王言者豈以仁義為不美也其心曰是何足與言仁義也云爾則不敬莫大乎是我非堯舜之道不敢以陳於王前故齊人莫如我敬王也朱子曰景丑所言敬之小者也孟子所言敬之大者也景子曰否非此之謂也禮曰父召無諾君命召不俟駕固將朝也聞王命而遂不果宜與夫禮若不相似然曰豈謂是與曾子曰晉楚之富不可及也彼以其富我以吾仁彼以其爵我以吾義吾何慊乎哉夫豈不義而曾子言之是或一道也天下有達尊三爵一齒一德一朝廷莫如爵鄉黨莫如齒輔世長民莫如德惡得有其一以慢其二哉故將大有為之君必有所不召之臣欲有謀焉則就之其尊德樂道不如是不足與有為也大有為之君大有作為非常之君也程子曰古之人所以必待人君致敬盡禮而後往者非欲自為尊大也為是故耳

故湯之於伊尹學焉而後臣之故不勞而王桓公之於管仲學焉而後臣之故不勞而霸今天下地醜德齊莫能相尚無他好臣其所教而不好臣其所受教湯之於伊尹桓公之於管仲則不敢召管仲且猶不可召而況不為管仲者乎此章見賓師不以趨走承順為恭而以責難陳善為敬人君不以崇高富貴為重而以貴德尊士為賢則上下交而德業成矣

孟子謂蚳鼃曰子之辭靈丘而請士師似也為其可以言也今既數月矣未可以言與朱子曰可以言謂士師近王得以諫刑罰之不中者蚳鼃諫於王而不用致為臣而去齊人曰所以為蚳鼃則善矣所以自為則吾不知也公都子以告曰吾聞之有官守者不得其職則去有言責者不得其言則去我無官守我無言責也則吾進退豈不綽綽然有餘裕哉朱子曰官守以官為守者言責以言為責者綽綽寬貌裕寬意也孟子居賓師之位未嘗受祿故其進退之際寬裕如此尹氏曰進退久速當於理而已○南軒曰所居之時雖同而所處之地有異則其進退語默各有攸當不可得而齊也蚳鼃之在靈丘其職未可以言也而請士師庶幾乎欲有補於君也士師掌國之刑罰而立于朝王有失德朝有闕政士師所當言也故孟子以數月為淹久而欲其言蚳

意於是諫於王言不用而去之庶幾得爲臣之義矣齊人以爲
孟子所以爲蚳鼃者固善而孟子之於齊曷不諫乎若諫而不
聽曷不遂去之乎蓋齊人未知義之所在也夫有官守者其守
在官不得其職則當去有言責者其責在言不得其言可不去
乎若孟子則異乎此矣居賓師之位無官守言責之拘故得以
從容不迫陳善閉邪以俟其改故曰則吾進退豈不綽綽然有
餘裕哉言可以徐變乎進退之宜也然卒致爲臣而歸何也蓋
其誠意備至於告曲盡而王終莫之悟也則有不得已焉者而
三宿出晝猶庶幾王之改之亦可謂從
容矣蓋進退久速无非義之所存也

孟子去齊宿於晝有欲爲王留行者坐而
言不應隱几而臥客不悅曰弟子齊宿而
後敢言夫子臥而不聽請勿復敢見矣曰
坐我明語子昔者魯繆公無人乎子思之
側則不能安子思泄柳申詳無人乎繆公
之側則不能安其身子爲長者慮而不及
子思子絶長者乎長者絶子乎 朱子曰繆公尊
禮子思常使人
候伺道達誠意於其側乃能安而留之也泄柳申詳繆公尊之不
如子思然二子義不苟容非有賢者在其君之左右維持調護
之則亦不能安其身矣長者孟子自稱也言齊王不使子來而
子自欲爲王留我是所以爲我謀者不及繆公留子思之事而
先絶我也云云○南軒曰孟子與
子思之所以自處者其道一也

孟子去齊尹士語人曰不識王之不可以
爲湯武則是不明也識其不可然且至則
是干澤也千里而見王不遇故去三宿而
後出晝是何濡滯也士則茲不悅高子以
告曰夫尹士烏知予哉千里而見王是予
所欲也不遇故去豈予所欲哉予不得已
也予三宿而出晝於予心猶以爲速王庶
幾改之王如改諸則必反予夫出晝而王
不予追也予然後浩然有歸志予雖然豈
舍王哉王由足用爲善王如用予則豈徒
齊民安天下之民擧安王庶幾改之予日
望之 朱子曰浩然如水之流而不可止也楊氏曰齊王天
資朴實如好貨好色皆以直告而不隱故足以爲善子

豈若是小丈夫然哉諫於其君而不受則
怒悻悻然見於其面去則窮日之力而後
宿哉尹士聞之曰士誠小人也 此章見聖賢行
道濟時汲汲之
本心愛君澤民惓惓之餘意李氏曰於此見君子憂則違之之
情而荷蕢者所以爲果也○南軒曰吁嗟孟子吾考之辭何
其溫厚而不迫也云云遂考宣王之爲人猶爲不敢斷辭者故
其未能領孟子之意也則曰吾惛不能進於是問以好樂則變
乎色曰寡人非能好先王之樂好貨好色好勇以爲疾言之
而不諱故孟子有望焉以爲王如用予則豈徒齊民安將天下
之民擧安蓋其安天下之道已素定于胸中施設次第固有條
理而其本則在於格君心故拳拳有望於王之改之也王一改
悟而孟子之道可行齊民可安齊民安則天下之民將擧安矣
其在固亦也又曰予日望之孟子非不知道之行否有命而拳
拳不已者吉凶與
民同患之心乎

孟子去齊充虞路問曰夫子若有不豫色
然前日虞聞諸夫子曰君子不怨天不尤
人曰此一時彼一時也五百年必有王者
興其間必有名世者由周而來七百有餘
歲以其數則過矣以其時考之則可矣朱子曰
謂五百年之期時謂亂極思治可以有爲之日於是而不得一有所爲此孟子之所以不能无不豫也夫天未
欲平治天下也如欲平治天下當今之世
舍我其誰也吾何爲不豫哉言當此之時而使我不遇於齊是天未欲
平治天下也然天意未可知而其具又在我我何爲不豫哉然則孟子雖若有不豫然者而實未嘗不豫也蓋聖賢憂世之志
樂天之誠有並行而不悖者於此見矣○南軒曰孔子所謂天之未喪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與孟子如天未欲平治之語反
復玩味之則亦可見聖賢之分矣

孟子去齊居休公孫丑問曰仕而不受祿
古之道乎曰非也於崇吾得見王退而有
去志不欲變故不受也繼而有師命不可
以請久於齊非我志也孔氏曰仕而受祿禮之所在禮有時而變公孫丑欲以一
端裁之不亦誤乎○南軒曰孟子雖於齊宣王之可與有爲吾道之可以行而其可去之幾未嘗不先見故聖賢之所以爲志也
又曰一見而有去志則齊王之神必有不能受者然其庶幾足用爲善則又以其質朴有可取也
陳代曰不見諸侯宜若小然今一見之大

則以王小則以霸且志曰枉尺而直尋宜
若可爲也孟子曰昔齊景公田招虞人以
旌不至將殺之志士不忘在溝壑勇士不
忘喪其元孔子奚取焉取非其招不往也
如不待其招而往何哉朱子曰夫虞人招之不以其物尚守死不往況君子豈可
以不待其招而自往見且夫枉尺而直尋者以利言也如以
利則枉尋直尺而利亦可爲與此以下正其所稱枉尺直尋之非夫
所謂枉小而所伸者大則爲之者計其利耳一有計利之心則雖枉多伸少而有利亦爲之耶甚言其不可也昔者
趙簡子使王良與嬖奚乘終日而不獲一

禽嬖奚反命曰天下之賤工也或以告王
良良曰請復之彊而後可一朝而獲十禽
嬖奚反命曰天下之良工也簡子曰使我
掌與汝乘謂王良良不可曰吾爲之範我
馳驅終日不獲一爲之詭遇一朝而獲十
詩云不失其馳舍矢如破我不貫與小人
乘請辭御者且羞與射者比比而得禽獸
雖若丘陵弗爲也如枉道而從彼何也且
子過矣枉已者未有能直人者也或曰居今之世出就不必

一中節欲其一一中節則道不得行矣楊氏曰何其不自重也枉己其能直人乎古之人寧道之不行而不輕其去就是以孔孟雖在戰國之時而進必以正以至終不得行而死也使不徇其去就而可以行道孔孟當先爲之矣孔孟豈不欲道之行哉○南軒曰孟子非不欲道之行而不見諸侯者正以不如是則爲枉其道而無以行故也陳代不知此比之枉尺而直尋意謂枉己之事小而王伯之業則大故也此蓋自春秋以來一時風俗習於霸者計較功利之說而有是言也又曰招虞人當以皮冠而景公招之以旌虞人守其官義不敢往蓋有重於死也義之所在事無巨細苟愛一身之死而廢天命之正則凡可避死者無不爲而弑父與君之所由生也充虞人之心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不爲之心也人紀之所由以立也是以夫子取之又曰比而獲禽獸雖若丘陵弗爲學者要當立此志而後可以守身也

景春曰公孫衍張儀豈不誠大丈夫哉一怒而諸侯懼安居而天下熄孟子曰是焉

得爲大丈夫乎子未學禮乎丈夫之冠也父命之女子之嫁也母命之往送之門戒之曰往之女家必敬必戒無違夫子以順爲正者妾婦之道也居天下之廣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與民由之不得志獨行其道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謂大丈夫朱子曰廣居仁也正位禮也大道義也與民由之推其所得於人也獨行其道守其所得於己也淫蕩其心也移變其節也○何叔京曰戰國之時君子道否天下不復見其德業之盛但見姦巧之徒得志橫行氣燄可畏遂以爲大丈夫不知由君子觀之是乃妾婦之道爾何足道哉

○南軒曰廣居大同物我無蔽所謂居廣居也視聽言動必以其理所謂立正位也簡易平直行所無事所謂行大道也得志與民由之與之共由乎此也不得志獨行其道雖不得志此道未嘗一不行於己也

周霄問曰古之君子仕乎孟子曰仕傳曰孔子三月無君則皇皇如也出疆必載質公明儀曰古之人三月無君則弔三月無君則弔不以急乎曰士之失位也猶諸侯之失國家也禮曰諸侯耕助以供粢盛夫人蠶繅以爲衣服犧牲不成粢盛不潔衣服不備不敢以祭惟士無田則亦不祭牲

殺器皿衣服不備不敢以祭則亦不敢以宴亦不足弔乎出疆必載質何也曰士之仕也猶農夫之耕也農夫豈爲出疆舍其耒耜哉曰晉國亦仕國也未嘗聞仕如此其急仕如此其急也君子之難仕何也曰丈夫生而願爲之有室女子生而願爲之有家父母之心人皆有之不待父母之命媒妁之言鑽穴隙相窺踰牆相從則父母國人皆賤之古之人未嘗不欲仕也又惡

不由其道不由其道而往者與鑽穴隙之類也朱子曰言爲父母者非不願其男女之有室家而亦惡其不由道蓋君子雖不潔身以亂倫而亦不徇利而忘義也○南軒曰士之欲仕亦其常理也然而必也守道以待時可進而後進爾若謂仕爲急而不由其道以求之則與兒女子之鑽穴隙者何異

公孫丑曰不見諸侯何義孟子曰古者不爲臣不見朱子曰不爲臣謂未仕於其國者此不見諸侯之義也段干木踰垣而辟之泄柳閉門而不納是皆已甚迫斯可以見矣陽貨欲見孔子而惡無禮大夫有賜於士不得受於其家則往拜其門陽貨瞰孔子之亡也而饋孔子蒸豚孔子亦瞰其亡也而往拜之當是時陽貨先豈得不見曾子曰脅肩諂笑病于夏畦子路曰未同而言觀其色赧赧然非由之所知也由是觀之則君子之所養可知已矣脅肩竦體諂笑彊笑皆小人側媚之態夏畦夏月治畦之人也言爲此者其勞甚於夏畦之人也未同而言與人未合而強與之言也赧赧慙而面赤之貌言非己所知甚惡之之辭也孟子言由此二言觀之則二子所養可知必不肯不俟其禮之至而輒往見之也○此章言聖人禮義之中正過之者傷於迫切而不洪不及者淪於汙賤而可恥

子之二　九十七

孟子曰無罪而殺士則大夫可以去無罪而戮民則士可以徙朱子曰言君子當見幾而作禍已迫則不能去矣

萬章問曰人有言伊尹以割烹要湯有諸孟子曰否不然伊尹耕於有莘之野而樂堯舜之道焉非其義也非其道也祿之以天下弗顧也繫馬千駟弗視也非其義也非其道也一介不以取諸人湯使人以幣聘之囂囂然曰我何以湯之聘幣爲哉我豈若處畎畝之中由是以樂堯舜之道哉湯三使人往聘之既而幡然改曰與我處畎畝之中由是以樂堯舜之道吾豈若使是君爲堯舜之君哉吾豈若使是民爲堯舜之民哉吾豈若於吾身親見之哉天之生此民也使先知覺後知使先覺覺後覺也予天民之先覺者也予將以斯道覺斯民也思天下之民匹夫匹婦有不被堯舜之澤者若己推而內之溝中其自任以天下之重如此故就湯而說之以伐夏救民吾未聞枉己而正人者況辱己以正天下

一之一　九十八

者乎聖人之行不同也或遠或近或去或不去歸潔其身而已矣朱子曰辱己甚於枉己正天下難於正人若伊尹以割烹要湯辱己甚矣何以正天下乎吾聞其以堯舜之道要湯未聞以割烹也林氏曰以堯舜之道要湯者非實以是要之也道在此而湯之聘自來耳猶子貢言夫子之求之異乎人之求之也○問集註中說曾無有槃此然身之語如何曰觀舜居深山之中伊尹耕於有莘之野豈不是槃以歸身後來事業亦偶然爾若先有一毫安排等待之心便成病痛矣

萬章問曰或謂孔子於衛主癰疽於齊主侍人瘠環有諸乎孟子曰否不然也好事者爲之也於衛主顏讎由彌子之妻與子路之妻兄弟也彌子謂子路曰孔子主我衛卿可得也子路以告孔子曰有命孔子進以禮退以義得之不得曰有命而主癰疽與侍人瘠環是無義無命也朱子曰顏讎由衛之賢大夫也徐氏曰禮主於辭遜故進以禮義主於斷故退以義難進而易退者也在我者有禮義而已得之不得則有命存焉孔子不悅於魯衛遭宋桓司馬將要而殺之微服而過宋是時孔子當阨主司城貞子爲陳侯周臣吾聞觀近臣以其所爲主觀遠臣以其所主若孔子主癰疽與侍人瘠環

一之一　卅九

何以爲孔子君子小人各從其類故觀其所爲主與其所主者而其人可知○問舜何孔子進以禮退以義非聖人擇禮義而爲進退聖人進退無非禮義禮義之所在固命之所存也

萬章問曰或曰百里奚自鬻於秦養牲者五羊之皮食牛以要秦穆公信乎孟子曰否不然好事者爲之也百里奚虞人也晉人以垂棘之璧與屈產之乘假道於虞以伐虢宮之奇諫百里奚不諫知虞公之不可諫而去之秦年已七十矣曾不知以食牛干秦穆公之爲汙也可謂智乎不可諫而不諫可謂不智乎知虞公之將亡而先去之不可謂不智也時舉於秦知穆公之可與有行也而相之可謂不智乎相秦而顯其君於天下可傳於後世不賢而能之乎自鬻以成其君鄉黨自好者不爲而謂賢者爲之乎范氏曰古之聖賢未遇之時鄙賤之事不恥爲之如百里奚爲人養牛無足怪也惟是人君不致敬盡禮則不可得而見豈有先自汙辱以要其君哉莊周曰百里奚爵祿不入於心故飯牛而牛肥穆公忘其賤而與之政亦可謂知百里奚矣伊尹百里奚之事皆聖賢出處之大節故孟子不得不辯尹氏曰當時好事者之論大率類此蓋以其不正之心度聖賢也○朱子曰此事當孔子時已渾所據孟子直以事理反覆推之而知其必不然耳

一之一　四

孟子曰伯夷目不視惡色耳不聽惡聲非其君不事非其民不使治則進亂則退橫政之所出橫民之所止不忍居也思與鄉人處如以朝衣朝冠坐於塗炭也當紂之時居北海之濱以待天下之清也故聞伯夷之風者頑夫廉懦夫有立志伊尹曰何事非君何使非民治亦進亂亦進曰天之生斯民也使先知覺後知使先覺覺後覺予天民之先覺者予將以此道覺此民也思天下之民匹夫匹婦有不與被堯舜之澤者若己推而內之溝中其自任以天下之重也柳下惠不羞汙君不辭小官進不隱賢必以其道遺佚而不怨阨窮而不憫與鄉人處由由然不忍去也爾為爾我為我雖袒裼裸裎於我側爾焉能浼我哉故聞柳下惠之風者鄙夫寬薄夫敦孔子之去齊接淅而行去魯曰遲遲吾行也去父母國之道也可以速而速可以久而久可以處而處可以仕而仕孔子也張氏曰孔子去魯不稅冕而行豈得為遲楊氏曰孔子欲去之意久矣不欲苟去故遲遲其行也膰肉不至則得以微罪行矣故不稅冕而行非速也

下之二

四一

孟子曰伯夷聖之清者也伊尹聖之任者也柳下惠聖之和者也孔子聖之時者也張子曰無所雜者清之極無所異者和之極勉而清非聖人之清勉而和非聖人之和所謂聖者不勉不思而至焉者也孔氏曰任者以天下為己責也愚謂孔子仕止久速各當其可蓋兼三子之所以聖者而時出之非如三子之可以一德名也或疑伊尹出處合乎孔子而不得為聖之時何也程子曰終是任底意思在 集大成以下已見一篇

萬章曰敢問不見諸侯何義也孟子曰在國曰市井之臣在野曰草莽之臣皆謂庶人庶人不傳質為臣不敢見於諸侯禮也萬章曰庶人召之役則往役君欲見之召之則不往見之何也曰往役義也往見不義也朱子曰往役者庶人之職不往見者士之禮且君之欲見之也何為也哉曰為其多聞也為其賢也曰為其多聞也則天子不召師而況諸侯乎為其賢也則吾未聞欲見賢而召之也繆公亟見於子思曰古千乘之國以友士何如子思不悅曰古之人有言曰事之云乎豈曰

下之二

四二

交之云乎子思之不悅也豈不曰以位則子君也我臣也何敢與君交也以德則子事我者也奚可以與我交千乘之君求與之交而不可得也而況可召與齊景公田招虞人以旌不至將殺之志士不忘在溝壑勇士不忘喪其元孔子奚取焉取非其招不往也曰敢問招虞人何以曰以皮冠庶人以旃士以旂大夫以旌以大夫之招招虞人虞人死不敢往以士之招招庶人庶

下之二　四三

人豈敢往哉況乎以不賢人之招招賢人乎欲見賢人而不以其道猶欲其入而閉之門也夫義路也禮門也惟君子能由是路出入是門也詩云周道如砥其直如矢君子所履小人所視萬章曰孔子君命召不俟駕然則孔子非與曰孔子當仕有官職而以其官召之也孔子方仕而任職君以其官名召之故不俟駕而行徐氏曰孔子孟子易地則皆然此章言不見諸侯之義最爲詳悉更合陳代公孫丑所問者而觀之其說乃盡○南軒曰禮義人性之所有發見之端與門亦是者皆可以由可以出入也而君子獨能之者衆人迷於物欲君子存其良心故也

淳于髡曰先名實者爲人也後名實者自爲也夫子在三卿之中名實未加於上下而去之仁者固如是乎朱子曰名聲譽也實事功也言以名實爲先而爲之者是有志於救民也以名實爲後而不爲者是欲獨善其身者也名實未加於上下言上未能正其君下未能濟其民也孟子曰居下位不以賢事不肖者伯夷也五就湯五就桀者伊尹也不惡汙君不辭小官者柳下惠也三子者不同道其趨一也一者何也曰仁也君子亦仁而已矣何必同仁者無私心而合天理之謂楊氏曰伊尹之就湯以三聘之勤其就桀也湯進之也湯豈有伐桀之意哉其進伊尹

下之一　四四

以事之也欲其悔過遷善而已伊尹既就湯則以湯之心爲心矣及其終也人歸之天命之不得已而伐之耳若湯初求伊尹即有伐桀之心而伊尹遂相之以伐桀是以取天下爲心也以取天下爲心豈聖人之心哉曰魯繆公之時公儀子爲政子柳子思爲臣魯之削也滋甚若是乎賢者之無益於國也髡譏孟子雖不去亦未必能有爲也曰虞不用百里奚而亡秦穆公用之而霸不用賢則亡削何可得與曰昔者王豹處於淇而河西善謳緜駒處於高唐而齊右善歌華周杞梁之妻善哭其夫而變國俗有諸內必形諸外爲其事而無其

功者髡未嘗覩之也是故無賢者也有則髡必識之曰孔子爲魯司寇不用從而祭膰肉不至不稅冕而行不知者以爲爲肉也其知者以爲爲無禮也乃孔子則欲以微罪行不欲爲苟去君子之所爲衆人固不識也 按史記孔子爲魯司寇攝行相事齊人聞之懼於是以女樂遺魯君季桓子與魯君往觀之怠於政事子路曰夫子可以行矣孔子曰魯今且郊如致膰於大夫則吾猶可以止桓子卒受齊女樂郊又不致膰俎于大夫孔子遂行孟子言以爲爲肉者固不足道以爲爲無禮則亦未爲深知孔子者蓋聖人於父母之國不欲顯其君相之失又不欲無故而苟去故不以女樂去而以膰肉行其見幾明決而用意忠厚固非衆人所能識也然則孟子所爲豈髡之所能識哉○尹氏曰淳于髡未嘗知仁亦未嘗知賢者也宜其言如是

丁之一 四五

陳子曰古之君子何如則仕孟子曰所就三所去三迎之致敬以有禮則就之禮貌未衰言弗行也則去之 朱子曰所謂見行可之仕若孔子於季桓子是也受女樂不朝則去之 其次雖未行其言也迎之致敬以有禮則就之禮貌衰則去之 所謂際可之仕若孔子於衛靈公是也故與公遊於囿公仰視蜚鴈則去之 其下朝不食夕不食飢餓不能出門戶君聞之曰吾大者不能行其道又不能從其言也使飢餓於我土地吾恥之周之亦可受也免死而已矣 所謂公養之仕也君之於民固有周之之義況此又有悔過之言所以可受然未至於飢餓不能出門戶則猶不受也其曰免死而已則其所受亦有節矣○南軒曰此三者是以君子去就之分合是三者則皆爲以利動而非義之所存矣

孟子謂宋句踐曰子好遊乎吾語子遊 朱子曰趙氏曰遊遊說也 人知之亦囂囂人不知亦囂囂 囂囂自得无欲之貌 曰何如斯可以囂囂矣曰尊德樂義則可以囂囂矣 德謂所得之善尊之則有以自重而不慕乎人爵之榮義謂守之正樂之則有以自安而不徇乎外物之誘 故士窮不失義達不離道 言不以貧賤而移不以富貴而淫此尊德樂義見於行事之實也 窮不失義故士得己焉達

一之二 四六

不離道故民不失望焉 得己言不失己也民不失望言人素望其興道致治而果如所望也 古之人得志澤加於民不得志脩身見於世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 見謂名實之顯著也此又言士得己民不失望之實○此章言內重而外輕則無往而不善○南軒曰宋句踐之好遊謂遊於世如學者之類意句踐之爲人徇名而外求者孟子語之以遊使求之於吾身而已云云道言体義言用互相明耳云云其曰脩身見於世者言脩其德而其德名自不可掩非若子之脩身欲以自見於世 程子曰漢儒之中吾必以揚子爲賢然於出處之際不能無過也其言曰明哲煌煌旁燭無疆遜于不虞以保天命遜于不虞

則有之旁燭無疆則未也光武之興使雄
不死能免誅乎古之所謂言遜者迫不得
已如劇秦美新之類非得已者乎又二章大意同已見甲卷
張子曰顏淵從師進德於孔子之門孟子
命世脩業於戰國之際此所以潛見之不
同
朱子曰人當有以自樂則用行舍藏隨所
適安之和靜先生曰如霽則行如潦則止
此言有味也

朱子曰君子行身自有法義固不求於苟
異亦不期於必同至於行道濟時用舍行
藏又有非人力所能必致者聖賢之教歷
歷可攷如賢者所論是乃謀利計功之意
非所顧聞也答顏魯
聖賢教人不過講學修身以全其所受於
天者出為世用則隨其大小推吾之所有
以及人至於用與不用合與不合則直任
之蓋未嘗以是必於人亦未嘗以是變於

己以此自信誓將終身由之而不自知其
力之果足以有至焉否也今觀來教其觀
於當世之變詳矣然總總然常憂其不合
而必於求合之意其責君子也已詳其徇
小人也已甚是雖憂世之心甚深而古之
聖賢非不憂世者其規模氣象似或不如
此也孟子曰人病舍其田而芸人之田所
求於人者重而所以自任者輕其論狂狷
鄉原之得失以及君子反經之意尤所謂
深切而著明者孔子亦曰古之學者為己
今之學者為人有志之士深省乎此亦足
以判然無疑於舜跖之間矣

論語子華使於齊冉子為其母請粟子曰
與之釜請益曰與之庾冉子與之粟五秉
子曰赤之適齊也乘肥馬衣輕裘吾聞之
也君子周急不繼富原思為之宰與之粟
九百辭子曰毋以與爾鄰里鄉黨乎朱子曰毋禁止
辭言常祿不當辭有餘自可推之以周貧乏蓋鄰里鄉黨有相周之義○程子曰夫子之使子華子華之為夫子使義也而冉

子乃爲之請聖人寬容不欲直拒人故與之少所以示不當與
也請益而與之亦少所以示不當益也求未達而自與之多則
已過矣故夫子非之蓋赤苟至乏則夫子必自周之不待其請矣
原思爲宰則有常祿思辭其多故又教以分諸鄰里之貧者蓋
亦莫非義也張子曰於斯二者可以見聖人之用財矣○南軒
曰聖人於子華謂周急不繼富於原思謂毋以與爾鄰里鄉黨
蓋取與辭受莫不有其則焉天之理也聖人從容而不踰賢者
審處而不違若以私意加焉則失其權度或與其所不當與雖
賢於吝然未免爲傷惠或辭其所不當辭雖賢於貪亦未免爲
有害於廉矣○黄氏曰冉子之與粟不害其爲惠原思之辭粟
不害其爲廉自常人觀之皆善行也聖人處事如化工
生物洪纖高下各適其宜又豈但可見其用財而已哉

陳臻問曰前日於齊王餽兼金一百而不
受於宋餽七十鎰而受於薛餽五十鎰而
受前日之不受是則今日之受非也今日

之受是則前日之不受非也夫子必居一
於此矣孟子曰皆是也當在宋也予將有
遠行行者必以贐辭曰餽贐予何爲不受
當在薛也予有戒心辭曰聞戒故爲兵餽
之予何爲不受若於齊則未有處也無處
而餽之是貨之也焉有君子而可以貨取
乎 尹氏曰言君子之辭受取予惟當於理而已○南軒曰凡
人所以是回於辭受之際者以爲外物所動故也蓋於其
所不當受而受其動於物固也若於所當受而不受是亦爲物
所動而已矣何則以其蔽於理而見物之大也若夫聖賢從容
不迫惟義之安而外物何有乎故以舜受堯之天下而不爲泰
孫曰義當然不若於義也無居則雖簞食豆羹不可取也簞食
豆羹之與人下其大小固有間矣
物則有大小而義之所在則一也

孟子致爲臣而歸王就見孟子曰前日願
見而不可得得侍同朝甚喜今又棄寡人
而歸不識可以繼此而得見乎對曰不敢
請耳固所願也他日王謂時子曰我欲中
國而授孟子室養弟子以萬鍾使諸大夫
國人皆有所矜式子盍爲我言之時子因
陳子而以告孟子陳子以時子之言告孟
子孟子曰然夫時子惡知其不可也如使

予欲富辭十萬而受萬是爲欲富乎季孫
曰異哉子叔疑使己爲政不用則亦已矣
又使其子弟爲卿人亦孰不欲富貴而獨
於富貴之中有私龍斷焉古之爲市者以
其所有易其所無有司者治之耳有賤丈
夫焉必求龍斷而登之以左右望而罔市
利人皆以爲賤故從而征之征商自此賤
丈夫始矣 程子曰齊王所以處孟子者未爲不可孟子亦
非不肯爲國人矜式者但齊王實非欲尊孟子
乃欲以利誘之故孟子拒而不受○南軒曰孟子之意以爲不
用已則已矣而又欲養子弟以富之則是王之想也以利

而非爲道之故吾之受之亦以利之而已苟以利則何異於龍斷之夫乎人孰不欲富貴此言人情之常也謂賢者獨不欲則背人情哉聖賢固欲道之行也而動必以義義所不安則如貧賤而終身可也其可以利誘乎嗟乎義利之幾君子之所深謹而去就之所由分也後世爲人臣者不明於義故爲之君者謂利祿之果可以得士而士之所以求於我者亦不過乎此於是而有輕士自驕之心正猶征商之法因龍斷之夫而立耳夫惟君子守義而不苟焉所以明爲人臣之義也

彭更問曰後車數十乘從者數百人以傳食於諸侯不以泰乎孟子曰非其道則一簞食不可受於人如其道則舜受堯之天下不以爲泰子以爲泰乎曰否士無事而食不可也曰子不通功易事以羨補不足

則農有餘粟女有餘布子如通之則梓匠輪輿皆得食於子於此有人焉入則孝出則悌守先王之道以待後之學者而不得食於子子何尊梓匠輪輿而輕爲仁義者哉曰梓匠輪輿其志將以求食也君子之爲道也其志亦將以求食與曰子何以其志爲哉其有功於子可食而食之矣且子食志乎食功乎曰食志曰有人於此毀瓦畫墁其志將以求食也則子食之乎曰否

曰然則子非食志也食功也南軒曰孟子當戰國之時以身任道其歷聘諸國後車數十乘從者數百人夫豈尊己而自大乎哉亦時義所當然有不得而違也彭更之徒疑傳食以爲泰是以世俗利害貴賤之見窺聖賢也孟子之所以告之者蓋常道耳夫非其道則一簞食不可受於人如其道則舜受堯之天下而不以爲泰所謂其道者天理之所安也故伯夷叔齊不食周粟之心即舜禹受天下之心也而孟子後車數十乘從者數百人以傳食於諸侯之心即顏子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之心也皆以其道故也以爲士無事而食不可觀更之意亦許行之類與孟子又從而曉之以爲使子而不通功易事則農之餘粟女之餘布無所用之而人之飢寒者亦多矣此固不可也子而通功易事則梓匠輪輿固得以食於子矣今有賢者而反不得食於子是子以梓匠輪輿爲有用而尊之以仁義者爲無用而輕之也

匡章曰陳仲子豈不誠廉士哉居於陵三日不食耳無聞目無見也井上有李螬食實者過半矣匍匐往將食之三咽然後耳有聞目有見匡章陳仲子皆齊人廉有分辨不苟取也孟子曰於齊國之士吾必以仲子爲巨擘焉雖然仲子惡能廉充仲子之操則蚓而後可者也巨擘大指也言齊人中有仲子如衆小指中有大指也充推而滿之也操所守也蚓丘蚓也言仲子未得爲廉也必若滿其所守之志則惟丘蚓之無求於世然後可以爲廉耳夫蚓上食槁壤下飲黃泉仲子所居之室伯夷之所築與抑亦盜跖之所築與所食之粟伯夷之所樹與抑亦盜

跖之所樹與是未可知也槁壤乾土也黃泉濁水也抑發語辭也言蚓無求於人而自足而仲子未免居室食粟若所從來或有非義則是未能如蚓之廉也曰是何傷哉彼身織屨妻辟纑以易之也辟績也纑練麻也曰仲子齊之世家也兄戴蓋祿萬鍾以兄之祿為不義之祿而不食也以兄之室為不義之室而不居也辟兄離母處於於陵他日歸則有饋其兄生鵝者己頻顣曰惡用是鶃鶃者為哉他日其母殺是鵝也與之食之其兄自外至曰是鶃鶃之肉也出而哇之世家世卿之家兄名戴食采於蓋其入萬鍾也歸自於陵歸也己仲子也鶃鶃鵝聲也頻顣而言以其兄受饋為不義也哇吐之也以母則不食以妻則食之以兄之室則弗居以於陵則居之是尚為能充其類也乎若仲子者蚓而後充其操者也言仲子以母之食兄之室為不義而不食不居其操守如此至於妻所易之粟於陵所居之室既未必伯夷之所為則亦不義之類耳今仲子於此則不食不居於彼則食之居之豈為能充滿其操守之類者乎必其無求自足如丘蚓然乃為能滿其志而得為廉耳然豈人之所可為哉○范氏曰天之所生地之所養惟人為大人之所以為大者以其有人倫也仲子避兄離母無親戚君臣上下是無人倫也豈有無人倫而可以為廉哉○南軒曰於陵仲子於其所當辭有所不安引而避之而其窮至於無以食而食井上之螬李在當時或稱其廉謂其能不以一介取諸人也曾不知伊尹之不以一介與人不以一介取諸人以非其義非其道之故耳若於

丁之一　五三

其所當居而不居則反害於道義矣仲子齊之世家兄戴蓋祿萬鍾仲子苟以為不當安享其祿食則當與其兄共思社稷之計先輔其主治其國家保其民人則身享國有無窮之業而仲子之家亦有無窮之聞斯為稱焉耳今乃昧正大之見為狹隘之思以食粟受祿為不義而不知避兄離母之為非徒欲潔身以為清而不知廢大倫之為罪小廉妨大德私意害公義原仲子之本心亦豈不知母子之性重於其妻兄之居為愈於於陵乎推其私意所蔽亂夫倫類至此極也衆人惑於其迹以其清苦高介而取之而不知原其所蔽若是其差殊也嗟乎世之貪冒苟得肆而為惡者多矣而孟子於仲子之徒獨闢之之深者蓋世之為惡者其失易見而仲子之徒其過為難知也推其弊則可以惑世俗而禍仁義孟子反復闢之蓋有以也

孟子曰可以取可以無取取傷廉可以與可以無與與傷惠可以死可以無死死傷勇林氏曰公西華受五秉之粟是傷廉也冉子與之是傷惠也子路之死於衛是傷勇也○朱子曰先言可以者略見而自許之辭後言可以無者深察而自疑之辭○南軒曰取與死生之義有灼然易判者亦有在可否之間者在可否之間非義精者莫之能擇也蓋其幾間不容息一或有偏則失之矣是以君子貴乎存養存之有素則其理不昧養之有素則物莫能奪夫然故當事幾之來有以處之而得其當也孟子於齊餽兼金而受其於宋薛可受而不受蓋以其無取而餽之則為傷廉故耳孔子於公西華之使冉子為之請粟疑可與也而不與蓋以周急不繼富而與之則傷惠故耳至於比干諫而死箕子爲奴亦可死也而陽狂以避蓋以父師之義死之則為傷勇故也然在賢者則於可不可之間能擇而處之在聖人則動無非義更不言擇矣雖然取之爲傷廉固也然與爲傷惠死爲傷勇何哉蓋所謂惠與勇者以其義之所在故耳若義所不存雖似惠似勇而反害於惠勇之實且於所不當然而然則於其所當然者廢矣豈不為有害乎

萬章問曰敢問交際何心也孟子曰恭也曰卻之卻之為不恭何哉曰尊者賜之曰其

丁之一　五四

所取之者義乎不義乎而後受之以是爲不恭故弗卻也曰請無以辭卻之以心卻之曰其取諸民之不義也而以他辭無受不可乎曰其交也以道其接也以禮斯孔子受之矣朱子曰萬章以爲彼既得之不義則其餽不可受但無以言語間而卻之直以心度其不義而託於他辭以卻之如此可否耶交以道如餽贐聞戒周其飢餓之類接以禮謂辭命恭敬之節孔子受之如受陽貨蒸豚之類也

萬章曰今有禦人於國門之外者其交也以道其餽也以禮斯可受禦與曰不可康誥曰殺越人于貨閔不畏死凡民罔不譈是不待教而誅者也殷受夏周受殷所不辭也於今爲烈如之何其受之曰今之諸侯取之於民也猶禦也苟善其禮際矣斯君子受之敢問何說曰子以爲有王者作將比今之諸侯而誅之乎其教之不改而誅之乎夫謂非其有而取之者盜也充類至義之盡也孔子之仕於魯也魯人獵較孔子亦獵較獵較猶可而况受其賜乎言今諸侯之取於民固多不義然有王者起必不連今而盡誅之必教之不改而後誅之則其與禦人之盜不待教而誅者不同矣夫禦人於國門之外與非其有而取之二者固皆不義之類然必禦人乃爲真盜其謂非有而取爲盜者乃推其類至於義之至精至密之處而極言之耳非使以爲真盜也然則今之諸侯雖曰取非其有而豈可遽以同於禦人之盜也哉又引孔子之事以明世俗所尚猶或可從既受其賜何爲不可乎獵較未詳趙氏以爲田獵相較奪禽獸以祭孔子不違所以小同於俗也張氏以爲獵而較所獲之多少也三說未知孰是

曰然則孔子之仕也非事道與曰事道也事道奚獵較也曰孔子先簿正祭器不以四方之食供簿正曰奚不去也曰爲之兆也兆足以行矣而不行而後去是以未嘗有所終三年淹也兆猶卜之兆蓋事之端也孔子所以不去者亦欲小試行道之端以示於人使知吾道之果可行也若其端既可行而人不能遂行之然後不得已而必去之蓋其去雖不輕而亦未嘗不決是以未嘗終三年留於一國也

孔子有見行可之仕有際可之仕有公養之仕於季桓子見行可之仕也於衛靈公際可之仕也於衛孝公公養之仕也見行可見其道之可行也際可接遇以禮也公養國君養賢之禮也季桓子魯卿季孫斯也衛靈公衛侯元也孝公春秋史記皆無之疑出公輒也因孔子仕魯而言其仕有此三者故於魯則兆足以行矣而不行然後去而於衛之事則又受其交際問餽而不卻之一驗也尹氏曰不聞孟子之義則自好者爲於陵仲子而已聖賢辭受進退惟義所在○南軒曰讀孟子此章所以答万章者反覆曲折可謂義之精矣問交際何心則曰恭蓋交際之道主乎恭也問卻之何以爲不恭則以謂尊者有賜若念其取之義與不義而後受則非所以敬事乎其尊者也吾知不慮其賜我之意而已豈暇問其所自哉若夫万章之說以心卻之而以它辭無受則是乃不恭之心而許何爲乎然而其受也

必交以道而受以禮苟交之不以道而接之不以禮則固有所不受矣於齊王餽兼金百鎰而不受是亦辭者之過也然未有辭則是貨我而已其交也固非道其接也固非禮然所為不受也蓋亦非為其取之不義之故初亦无害乎交際之恭也[illegible]
此有疑焉謂有人於此禦人以兵而奪貨然交以道餽以禮則君子固亦受與孟子謂禦人而奪貨者此所謂大憝有國者之所必禁不待教令而誅者三代之法同不必辯而可知者居今之世其法為甚者存而可受其餽乎萬章謂既以為不可則今之諸侯以非道取民與此何異而君子以善其禮際而受之可乎孟子謂事固有輕重若以為有王者作將不待教而盡誅今之諸侯乎抑亦教而不改而後誅之也以理論之則必待教而不改然後誅之明矣然則與禦人不待教而誅者同日而語乎夫謂非其有而取之為盜者蓋推夫非其有而取之之類以極義之所在而比之為盜則可若便以為與禦人奪貨之盜同罪則豈可哉大抵聖賢因汙隆而變化辭受取與皆天下之正理過與不及為失其正理則均也獵較之習俗必爭較而後以祭孔子仕於魯亦不違也而況於受其賜乎萬章聞是言則又疑孔子之仕所事者道而何獵較為也孟子以為孔子於宗廟之祭先簿正其祭器立之常典不以四方之食供簿正蓋四方之食非簿正之常典故也然於獵較所祭之事猶有所未廢蓋由簿正之事而正之其兆設則有次序矣而萬章以為既不能盡正之則曷為不遂去孟子謂為之兆也為之兆者正本開端而為可繼者也聖人之為如天地之化一氣不徐雖曰為之兆而化育之大勢已具矣在他人雖其兆先時速則反害蓋非溥博淵泉而時出之是以無所為而不和其兆以行而不行者蓋以其兆固可繼此以行而有所不得安焉則命也夫必後去之故亦未嘗有三年之淹焉其兆足以行矣而不行而後去天理也此所謂聖之時者也於是遂論孔子之仕有三焉見行可之仕際可之仕公養之仕謂其兆可以行者也際可之仕謂遇聖人以禮[illegible]之仕謂養聖人以道者也[illegible]以[illegible]之乎讀是書者潛心末而精思之亦可以窺聖賢之用而知辭受取予之方也

孟子曰仕非為貧也而有時乎為貧娶妻非為養也而有時乎為養為貧者辭尊居卑辭富居貧朱子[illegible]辭尊居卑辭富居貧惡乎宜乎抱關擊柝柝行夜所擊木也蓋為貧者雖不主於行道而亦不可以苟祿故惟抱關擊柝之吏位卑祿薄其職易稱為所宜居也李氏曰道不行矣為貧而仕者此其律令也若不能然則是貪位慕祿而已矣此孔子之為貧而仕者也茁肥貌言以孔子大聖而嘗為賤官不以為辱者所謂為貧而仕官卑祿薄而職易稱也孔子嘗為委吏矣曰會計當而已矣嘗為乘田矣曰牛羊茁壯長而已矣位卑而言高罪也立乎人之本朝而道不行恥也以出位為罪則無行道之責以廢道為恥則非竊祿之官此為貧者之所以必辭尊富而寧處貧賤也尹氏曰言為貧者不可以居尊居尊者必欲以行道○南軒曰此章言為貧而仕之義夫仕豈為貧乎哉蓋將以行道也而亦有為貧而仕者焉是猶娶妻本為繼嗣非為養也而亦有為養而取者焉然則為貧而仕與為養而娶是亦皆義也雖然既曰為貧矣則不當處夫尊與富居于卑與貧者可也若處其尊與富則是名為為貧而其實竊位也然其尊與富則當任其責此豈為貧之地哉是則非義矣故抱關擊柝亦以為宜者貧故也孔子嘗為委吏與嘗為乘田矣聖人萬誠處居下執其事曰會計當而已矣曰牛羊茁壯長而已天以其[illegible]是而不越也蓋位卑者言責不加焉言之則罪矣[illegible]其職此為貧而仕之法也若夫立人之本朝則[illegible]道不行而竊其位君子之所恥也然則高位厚祿[illegible]也後世不明此義[illegible]為貧之名安享寵利而[illegible]時可勝罪哉必不[illegible]而仕其抱關擊[illegible]矣嗟夫觀夫子為委吏矣而曰會計當而已矣乘田而曰牛羊茁壯長而已矣則孔子得政於天下其所施如何哉至小大而心則一也[illegible]止其所而已也

萬章曰士之不託諸侯何也

孟子曰不敢也諸侯失國而後託於諸侯

禮也士之託於諸侯非禮也萬章曰君餽之粟則受之乎曰受之受之何義也曰君之於氓也固周之曰周之則受賜之則不受何也曰不敢也敢問其不敢何也曰抱關擊柝者皆有常職以食於上無常職而賜於上者以爲不恭也曰君餽之則受之不識可常繼乎曰繆公之於子思也亟問亟餽鼎肉子思不悅於卒也摽使者出諸大門之外北面稽首再拜而不受曰今而

後知君之犬馬畜伋蓋自是臺無餽也悅賢不能舉又不能養也可謂悅賢乎曰敢問國君欲養君子如何斯可謂養矣曰以君命將之再拜稽首而受其後廩人繼粟庖人繼肉不以君命將之子思以爲鼎肉使己僕僕爾亟拜也非養君子之道也堯之於舜也使其子九男事之二女女焉百官牛羊倉廩備以養舜於畎畝之中後舉而加諸上位故曰王公之尊賢者也 朱子曰能養者能

事極賢之至也唯堯舜爲能盡之而後世之當法也○南軒曰萬章所謂託於諸侯蓋以爲士雖不得行其道而託祿於諸侯以自養宜若可也而孟子以爲非禮以其無是理故也然周之則可以受周之與賜所以異者蓋君其國則爲其民君以其飢餓而餽焉受斯可也若欲以自託而虛享其祿則於義何居乎名不正則失其序而不和故孔子論之至於禮樂不興而民無所措手足君子之於禮樂不斯須去身者其動未嘗不名正而言順故也曰不敢者以其無常職而受賜陷於不恭故不敢也雖然此士之所以自處者當然也在國君之待士則有養賢之禮焉故孝子思之事以告之夫子思受繆公之餽者周之而受之義也至於餽之之久而僕僕然亟拜則是徒爲餽而已尙爲餽則與養犬馬之道何異乎有君子而受其犬馬之畜者乎故及其久也則再拜稽首而不受蓋繆公雖有悅賢之名不能舉而用又不能以禮養之也賢者其肯處乎以礼養者雖肉是也孟不敢以是而數虚之故使繼之而已雖然此及乎養之之得而未及乎擧之之道也若堯之於舜則尊賢之極而養道之盡也事之以九男女之以二女百官牛羊倉廩備而養之於畎畝之中惟恐不得當其意一旦舉而加諸上位如是而後可以謂之王公之尊賢也孟子每以堯舜之事爲言者語道者必稽諸聖人所以示萬世之準的蓋聖人人倫之至故也嗟乎爲士者於辭受之際可不思夫名正而言順者乎爲君者之待士又何可不深思所以養之之道乎

孟子曰仲子不義與之齊國而弗受人皆信之是舍簞食豆羹之義也人莫大焉亡親戚君臣上下以其小者信其大者奚可哉 朱子曰言仲子設若非義而與之齊國必不肯受齊人皆信其賢然此但小廉耳其辟兄離母不食君祿無人道之大倫罪莫大焉豈可以小廉信其大節而遂以爲賢哉○南軒曰簞食豆羹得之則生弗得則死嘑爾而與之則不受謂斯人也一旦而遇萬鍾之陳苟非可義則必不受也可乎蓋人之難知也以其小者信其大者固不可也於陵仲子以兄之祿爲不義辟兄離母處於於陵齊人高之以謂若斯人者不義而與之齊國亦將必不受也孟子以爲是舍簞食豆羹之義也蓋孟子以

人倫之際察之而知其不可信也人之所以爲人者莫大於人倫所謂親戚君臣上下是也今仲子辟親戚君臣上下而欲以潔其身節小廉而妨大德其不知義固已甚矣又焉能不受不義之齊國乎古之善觀人者必於人倫之際察之而其人之得失淺深可與見矣四岳之舉舜則曰克諧以孝而已堯之降舜以二女觀其嬪于虞而已此舜之所以聖也冀缺與其妻相待如賓而臼季知其能治民茅容殺牲先奉其母而郭林宗知其可以成德是亦善觀人者也若仲子辟天倫而徇私意以其小廉信其大節焉乎可哉

孟子曰食而弗愛豕交之也愛而弗敬獸畜之也恭敬者幣之未將者也 朱子曰將猶奉也詩曰承筐是將程子曰恭敬雖因威儀幣帛而後發見然幣帛之未將時已有此恭敬之心非因幣帛而後有也 恭敬而無實君子不可以虛拘 言此當時之待賢者特以幣帛爲恭敬而無其實也拘留也

○南軒曰此章言交際之道夫徒食之而愛心不加焉徒愛之而敬心不加焉則與豕交獸畜無以異矣人道之相與以敬爲主夫以有是恭敬而後幣帛以將之蓋恭敬者先存於幣帛未行之前者也若無是敬則幣帛何所施乎然幣帛者所以將其恭敬者也恭敬存於中而儀物著於外此君子之道交以爲內外之宜文質之中也苟恭敬之心雖存而無以實之於外君子亦惡夫虛拘也昔夫子解驂以賻舊館人之喪曰吾惡夫涕之無從蓋是意也夫古人於交際之道豈尙虛哉故有燕饗食之禮焉有贄獻之禮焉有問遺之禮焉此皆其恭敬之所生也恭敬爲之主而其節文品式等殺備具而又有貴賤貧富之不同小大多寡之或異是皆天之所爲也若昧乎此不陷於豕交獸畜則或失之虛拘皆非君子之道也○二先生釋恭敬無實之語不同正當參考

孟子居鄒季任爲任處守以幣交受之而不報於平陸儲子爲相以幣交受之而不報 趙氏曰季任任君之弟任君朝會於鄰國季任爲之居守其國也儲子齊相也不報者來見則當報之但以幣交則不必報也 他日由鄒之任見季子由平陸之齊不見儲子屋廬子喜曰連得間矣 朱子曰屋廬子知孟子之處此必有義理故喜得其間隙而問之 問曰夫子之任見季子之齊不見儲子爲其爲相與 言儲子但爲齊相不若季子攝守君位故輕之耶 曰非也書曰享多儀儀不及物曰不享惟不役志于享 書周書洛誥之篇享奉上也儀禮也物幣也役用也言雖享而禮意不及其幣則是不享矣以其不用志于享故也 爲其不成享也 孟子釋書意如此 屋廬子悅或問之屋廬子曰季子不得之鄒儲子得之平陸 程氏曰季子爲君居守不得往他國以見孟子則以幣交而禮意已備儲子爲齊相可以至齊之境內而不來見則雖以幣交而禮意不及其物也

孟子曰好名之人能輕千乘之國苟非其人簞食豆羹見於色 朱子曰好名之人矯情干譽是以能讓千乘之國然若本非能輕富貴之人則於得失之小者反不覺其眞情之發見矣蓋觀人不以其所勉而於其所忽然後可以見其所安之實也○東坡蘇氏謂人能碎千金之璧而不能不失聲於破釜正此意苟非其人其人指眞能讓國者而言小指好名之人也○問當得東坡之說否曰如此則能讓千乘之國只是好名至簞食豆羹見於色卻是實情也曰然此特把此一段對向爲身死而不受一段蓋此段見好名之心勝大處可得過小處便露也動於万鍾者是小處遮掩得過大處發露之心有所同曰孟子此章言人之度量相越有如是其遠者夫好名之人也而有讓千乘之國者有與人簞食豆羹而猶見於色者何其不似也蓋其所存有厚薄而所見

有齒𢪶之故耳夫能讓千乘之國亦可謂高矣而孟子謂之好名之人者何哉蓋未能循天理之實然有則亦未免爲徇其名而已如季札之徒是也季子之父兄所以皆欲季子之立者爲其賢也此公理而非私意也而季子三辭焉是未究夫當立之義非爲季子之大也就從俗論之可謂超然獨出矣而卒之以偏蓋亦好名而徇其實故也斯名之人雖能讓國未免陷於名若夫大賢以上循乎天理雖以尊爲受天下受其所當受而不爲泰以泰伯之讓夷齊之讓讓其所當讓而不爲矯名故孔子稱舜禹則曰有天下而不與焉稱泰伯則曰民無得而稱焉稱夷齊曰求仁而得仁聖人之意蓋可見矣○愚按泰伯夷齊之讓與子臧季札之讓其讓則一而所以讓則不同學者所當究見其義夷齊之事已見甲卷求仁章今以泰伯子臧季札之事附見于此○子曰泰伯其可謂至德也已矣三以天下讓民無得而稱焉朱子曰泰伯周太王之長子也至德謂德之至極無以復加者也三讓謂固遜也無得而稱其遜隱微無迹可見也蓋太王三子長泰伯次仲雍次季歷太王之時商道寖衰而周日強大季歷又生子昌有聖德太王因有翦商之志而泰伯不從太王遂欲傳位季歷以及昌泰伯知之即與仲雍逃之荆

蠻於是太王乃立季歷傳國至昌而三分天下有其二是爲文王文王崩子發立遂克商而有天下是爲武王夫以泰伯之德當商周之際固足以朝諸侯有天下矣乃棄不取而又泯其迹焉則其德之至極爲如何哉蓋其心即夷齊叩馬之心而事之難處有甚焉者宜夫子之歎息而贊美之也泰伯不從事見春秋傳按僖五年宮之奇曰泰伯虞仲大王之昭也泰伯不從是以不嗣杜氏注曰泰伯虞仲皆大王之子不從父命俱讓適吳○或問曰何以言三讓之爲固讓也曰古人辭讓以三爲節一辭爲禮辭再辭爲固辭三辭爲終辭故古註至是但言三讓而不解其目也今必求其事以實之則亦無所據矣曰何以言其讓於隱微之中也曰泰伯之讓無揖遜授受之跡人但見其逃去不返而已不知其讓也知其爲讓者見其讓國而已而不知所以俾以武有天下者實由於此則是以天下讓也曰其爲至德何也曰讓之爲德既美矣至於三則其讓誠矣以天下讓則其所讓大矣而又能隱晦其迹使民無得而稱焉則其讓也非有爲名之累矣此其德所以爲至極而不可以有加也曰大王有廢長立少之意非禮也泰伯又探其邪志而成之至於父死不赴傷毀髮膚皆非賢者之事就使必於讓國而爲之則亦過而

不合於中庸之德矣其爲至德何耶曰大王之欲立賢子聖孫爲其道足以濟天下而非有愛憎之間利欲之私也是以泰伯去之而不以爲狷王季受之而不以爲貪父死不赴傷毀髮膚而不爲不孝蓋處君臣父子之變而不失乎中庸此所以爲至德也與虞仲公吳季子之事爲不同矣曰是夫可矣何必斷髮文身哉曰先儒論之多矣蘇氏以爲避國殷德之事矣然存其實而取其名皆亂之所由起故泰伯爲此所以使名實俱亡而亂不作也此以利害言之固不足以得聖賢之心而其棄黃門又曰子晉言泰伯端委以治吳則未嘗斷髮文身也且衛東海王以天下授與小宋于成器以天下授玄宗皆兄弟終身无閒言何必斷髮文身哉此引子貢之言則其實固有不可考者然以漢唐二事例之則亦未足以盡聖賢之心也蓋使王季之心但如睿宗玄宗則可皆有叔齊之義則亦不能以一朝居矣使泰伯而不有以深自絕焉則亦何以必致國於王季而安其位哉然睿宗玄宗之心其厚薄又自不同也○南軒曰三讓程子曰不立一也逃之二也文身三也夫泰伯之讓誠難知也以君之元子而舍其宗國以逃身本中夏而從夷狄之爲不亦冒先王之大禁歟而泰伯安然行之非聖人孰能明其爲至德也

至德謂德之至也泰伯知文王有聖德天之所命當使天下被其澤故致國於王季爲文王也故曰以天下讓言其至公之心爲天下而讓也變而不失乎中非達權累又者其孰能與於此乎惟其事情深遠故民无得而稱而聖人獨知其爲至德也或曰泰伯之心知文王得國則周必有天下乎非與也以是存心則是利夫天下者也泰伯知文王得國則天下必被其澤也至於周之有天下則泰伯豈加毫末於此哉此又不可以不知也○曹子臧者曹成公之庶子也名欣時宣公之十九年會諸侯伐秦而卒于師曹人使公子負芻守使欣時逆公之喪負芻殺其世子而自立諸侯乃請討執而歸之京師將以子臧見王而立之子臧辭曰志有之聖達節次守節下失節爲君非吾節也雖不能聖敢失守乎遂逃奔宋明年曹人告于晉請歸負芻而反欣時晉侯謂子臧反吾歸而君子臧反曹伯歸子臧盡置其邑與卿而不出○吳季札者吳子壽夢之幼子也兄弟四人長曰諸樊次曰餘祭次曰夷昧次曰季札季札賢父欲立之季讓不可則立諸樊諸樊既除喪將欲立季札季札辭曰曹宣公之卒也諸侯與曹人不義曹君將立子臧子臧去之以成曹君君子曰能守節君義嗣也誰敢干君有國非吾節也札雖不材願自附於

子臧之義以無失節固立之衆也宣而扶乃舍之諸樊十三年
卒有命立餘祭欲以次必致國於季子餘祭四年卒夷昧立夷
昧十七年卒吳人將以先君之命立季子季子逃去吳人乃立
夷昧之子僚云云○蘇氏古史曰春秋之際世不知義而以權
利爲貴雖齊威晉文皆以爭國以名者也如子臧之於曹季子
之於吳皆有可取之美棄而不顧而況於乎乎高二子之義
欲考其行事而子臧反國而致事事不復見季子事吳九十餘
年觀其指劃於蔡不以死皆其心莽子臧傳不以思累其志引
兵避楚不以名害其德蓋所以養心者至矣雖概之天下有所
不受而況於吳乎故其所養者誠重故也春秋吳子使札來聘
○胡氏曰札者吳之公子何以不稱公子貶也辭國而生亂者
札爲之也故因其來聘而貶之示法焉按吳子壽夢有子四人
長曰諸樊次曰餘祭次曰夷昧札其季子也壽夢賢季札欲立
以爲嗣札辭不可然後立諸樊既除喪則致國於季子季子又
辭而去之諸樊乃舍其子而立弟約以次傳必及季子故諸樊
卒而餘祭立餘祭卒而夷昧立夷昧卒則季子宜受命以安社
稷成父兄之志矣乃徇匹夫之介節辭位以逃夷昧之子僚既
立諸樊之子光曰先君所以不與子國而與弟者凡爲季子爾

將從先君之命與則季子宜有國也如不從先君之命則我宜
立者焉得爲君於是使專諸刺僚而致國乎季子季子不受去
之延陵終身不入吳國故曰季子辭國以生亂因其來聘而貶
之示法焉或謂子貢問於孔子曰伯夷叔齊何人也曰古之賢
人也怨乎曰求仁而得仁又何怨子貢以先聖賢夷齊知其得
衛輒之爭而不爲也季子辭位獨不爲賢而實貶乎曰叔齊之
徒不越伯夷孤竹捨長而立幼私意也諸樊兄弟父子無及季
札之賢者其父兄所爲者而欲立札公心也以其私意故夷
齊辭國爲得仁而先聖之所賢以其公心故季子辭位爲生亂
而春秋之所罪苟比而同之過矣或曰世衰道微且行交作臣
篡其君者有之子弒其父者有之季子於是爲而辭位則將使
闔其風者貪夫廉爭夫讓而篡弒禍之禍損矣其於名教豈
不有補何貶之深也曰春秋達節而不守者也昔泰伯棄吳而
不反季歷嗣位而不辭武王繼統受命作周亦不以配天之尊
讓伯邑考官天下也故王僚無季歷之賢武王之聖而季子爲
泰伯之讓豈至德乎使爭敵禍與復師喪國其誰皆之也若季
子之辭位守節立名全身自牧則可矣繫諸聖王之道則過矣
中庸曰道之不明不行也我知之矣云云

係其中者也使由於季歷武王之義其皆將于臧之節而不爲
中和其得乎中庸矣所指之宜關此仲尼所以因其辭國生亂
而貶之也或曰吳子使札與楚子使椒秦伯使術一例不書吳楚
室夷之國秦介夷狄之間其禮未同於中夏故使人之辭皆略
之而札何以獨爲貶乎曰春秋多變例聖筆有特書削楚无大
夫而屈完書族王朝下士以人通而子突書字諸侯公子以名
著而季友書曰子母弟之无例者不合其特名而叔肸書氏皆所
而特書者也季札讓國天下賢之若仲尼亦賢季札必依此例
致以字或以氏或以公子特書之矣今乃略以名紀比於楚椒
秦術之流无異稱焉是知仲尼不以其讓國爲賢而累之也覽
世之君子盛稱季札之賢於讓國之際以爲禮之大節不可貶
也公子喜時者秋謂賢其後世於季札則何獨貶之深也曰仲
尼以季子望之深矣責之備矣推與天地同德而達
乎時中然後能與於此非聖人莫能與之豈不信夫

問今人陳乞恩例於義當然否程子曰只
爲今士大夫道得箇乞字慣動不動又是

乞也因問陳乞封父祖如何曰此事體又
別冊三請益但云其說甚長待別時說有問先生
夫人不敘封因依先生曰某當時起自草萊三辭然後受命豈
有今日乃爲妻求封之理○先生在講筵當發用諸公因問
必是俸給大段不足後乃知到任不曾請俸諸公遂牒戶部戶
部索前任曆子先生云某起自草萊无前任曆子舊例初出
新舊官曆紙以食遂令戶部自爲出券曆云云後來
自涪陵歸復官半年不曾請俸糧料院吏人忽來索請券狀子
先生云自來不曾寫狀子受事人不去只令子弟錄與受官月
日○先生初受命便在假欲遷尋醫既而供職門人尹焞深
難之謂供職非是先生曰新君即位首蒙大恩自二千里放回
亦無道理不受其在先朝則知其者也當時執政大臣皆相知
故不當如此受今則皆是朝知朝廷之意只是儒其貧不食
餘於我土地某須謂他朝廷厚意與受一月料錢然後則其以
做不得既已受它告却不供職是與不受同且略
與供職數日承順它朝廷善意了然後惟所欲

龜山楊氏曰一介之與萬鍾若論利則有多少論義其理一也伊尹惟能一介知所取與故能祿之以天下弗顧繫馬千駟弗視自後世觀之則一介不以予人爲太吝一介不以取人爲大潔然君子之取予適於義而已予之嗇取之微雖若不足道然苟害於義又何多寡之間乎孔子於公西赤之富不恤其請於原憲之貧不許其辭此知所予者也孟子言非其道則一簞食不可受於人如其道則舜受堯之天下不以爲泰此知所取者也 愚謂夫子不許原憲之辭者以其爲宰也非以其貧也

朱子曰朝廷設官求賢故在上者不當以請託而薦人士人當有禮義廉恥故在下者不當自衒鬻而求薦平生守此愚見故爲小官時不敢求薦後叨剌舉亦不敢舉削應副人情官吏亦不敢挾書求薦其在閑官非無親舊在官亦未嘗敢爲人作書求薦唯老成淹滯實有才德之人衆謂當與致力者乃以公論告之耳

官卑祿薄雖不快意然比之一介寒士以敎學仰食於人者則已爲泰矣若以爲不足妄有覬覦恐所得無幾而終日之悔將有不可追者

西山先生眞文忠公讀書記　丁之二

論語子貢曰貧而無諂富而無驕何如子曰可也未若貧而樂富而好禮者也 朱子曰諂卑屈也驕矜肆也常人溺於貧富之中而不知所以自守故必有二者之病無諂無驕則知自守矣而未能超乎貧富之外也凡曰可者僅可而有未盡之辭也樂則心廣體胖而忘其貧好禮則安處善樂循理亦不自知其富矣子貢貨殖蓋先貧後富而嘗用力於自守者故以為問而夫子荅之如此蓋許其所已能而勉其所未至也 子貢曰詩云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其斯之謂與 子貢自以無諂無驕為至矣聞夫子之言又知義理之無窮雖有得焉而未可遽自足也故引是詩以明之 子曰賜也始可與言詩也已矣告諸往而知來者 往者其所已言者來者其所未言者也愚按此章問荅其淺深高下固不待辨說而明矣然不切則磋無所施不琢則磨無所措故學者雖不可安於小成而不求造道之極致亦不可騖於虛遠而不察切己之實病也○南軒曰諂驕皆惡也無諂無驕則免於惡矣然質美者能之若夫樂與好禮則非致知力行所造日深者無此味也

子曰不仁者不可以久處約不可以長處樂仁者安仁知者利仁 朱子曰約窮困也利猶貪也蓋深知篤好而必欲得之也不仁之人失其本心久約必濫久樂必淫惟仁者則安其仁而無適不然知者則利於仁而不易所守蓋雖深淺之不同然皆非外物所能奪矣○或問安仁利仁之可以久處約以處樂何也曰胡氏於此發明似得其本旨者曰舜之飯糗茹草若將終身焉被袗衣鼓琴若固有之此安仁者之久處約長處樂也原憲環堵閔損汶上魯之季文子齊之晏平仲此利仁者之久處約長處樂也○南軒曰君子之可以久處約而以長處樂安於理而已不仁者勉強而暫處則有之苟甚一夕焉則移於約樂而無所不至矣○黃氏曰不仁之人失其本心久約必濫久樂必淫蓋本心者天理之公失其本心則人欲之私為之主矣徇人欲之私豈能久處約長處樂乎安仁利仁則所存者天理故安於義命所當然而物欲不能以累其心所以處約樂之久而不為之動也○按莊子原憲居魯環堵之室茨以生草蓬戶不完桑以為樞而甕牖二室褐以為塞上漏下濕匡坐而弦子貢乘大馬中紺而表素軒車不容巷往見原憲原憲華冠縱履杖藜而應門子貢曰嘻先生何病原憲應之曰憲聞之無財謂之貧學而不能行謂之病今憲貧也非病也子貢逡巡而有愧色原憲笑曰夫希世而行比周而友學以為人教以為己仁義之慝輿馬之飾憲不忍為也閔子事已見前篇○春秋傳襄五年季文子卒大夫入斂公在位宰庀家器為葬備無衣帛之妾無食粟之馬無藏金玉無重器備君子是以知季文子之忠於公室也相三君矣而無私積可不謂忠乎○初文子之為相仲孫它諫曰子為正卿妾不衣帛馬不食粟人其以子為愛且不華國文子曰吾亦願之然吾觀國人其父兄之食麤而衣惡者猶多而吾獨美妾馬可乎吾聞榮於德者華於國不聞以妾與馬也○晏嬰字平仲晏弱之子父卒麤縗斬苴絰帶杖菅屨食粥居倚廬寢苫枕草其老曰非大夫之禮也曰唯卿為大夫事見齊公莊公景公食不重味妾不衣帛公與邶殿其鄙六十弗受子尾曰富人之所欲也何獨弗欲對曰慶氏之邑足欲故亡吾邑不足欲也益之以邶殿乃足欲亡無日矣不受邶殿非惡富也恐失富也○按令尹子文之行與晏平仲類楚語鬭且廷見令尹子常子常與之語問蓄貨聚馬歸以語其弟曰楚其亡乎不然令尹其不免乎吾見令尹令尹問蓄聚積實如餓豺狼焉殆必亡者也昔鬭子文三舍令尹無一日之積恤民之故也成王聞子文之朝不及夕也於是乎每朝設脯一束糗一筐以羞子文至于今令尹秩之成王每出子文之祿必逃王止而後復人謂子文曰人生求富而子逃之何也對曰夫從政者以庇民也民多曠者而我取富焉是勤民以自封也死無日矣我逃死非逃富也故莊王之世滅若敖氏唯子文之後在至于今處鄖為楚良臣是不先恤民而後己之富乎今子常先大夫之後也而相楚君無令名於四方民之羸餒日已甚矣四境盈壘道殣相望盜賊司目民無所放是之不恤而蓄聚不厭其速怨於民多矣積貨滋多蓄怨滋厚不亡何待○子文姓鬭穀名於菟為楚令尹四十年緇布之衣以朝鹿裘以居子常楚大夫子囊之後名

囊是蓋所謂不仁而不可以處樂者也故併見焉

子曰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處也貧與賤是人之所惡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朱子曰不以其道得之謂不當得而得之然於富貴則不處於貧賤則不去君子之審富貴而安貧賤也如此○南軒曰於人之所欲而不處於人之所惡而不去蓋其欲惡有大於富貴貧賤者惟道所在而已

君子去仁惡乎成名言君子所以爲君子以其仁也若貪富貴而厭貧賤則是自離其仁而無君子之實矣何所成其名乎

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終食者一飯之頃造次急遽苟且之時顛沛傾覆流離之際蓋君子之不去乎仁如此不但富貴貧賤取舍之間而已也○言君子爲仁自富貴貧賤取舍之間以至於終食造次顛沛之頃無時無處而不用其力也然取舍之分明然後存養之功密存養之功密則其取舍之分益明矣○餘見甲記

子曰士志於道而恥惡衣惡食者未足與議也朱子曰心欲求道而以口體之奉不若人爲恥其識趣之卑陋甚矣何足與議於道哉○程子曰志於道而心役乎外何足與議也○或問恥惡衣惡食者其爲未免於求飽乎安之累者子曰此固然也然求飽與安猶有以適乎口體之實此則非以其不可衣且食也特以其不美於觀聽而自愧焉若謝氏所謂食前方丈目數客彼然貧食菜羹則不出請戶者其識致卑凡又在求飽與安者之下矣志於道而猶不免乎是焉則其志亦何足言哉

子曰賢哉回也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人不堪其憂回也不改其樂賢哉回也說已見前○按莊子孔子謂顏子曰回來家貧居卑胡不仕乎顏回對曰不願仕回有郭外之田五十畝足以給飦粥郭內之田十畝足以爲

絲麻鼓琴足以自娛所學夫子之道者足以自樂也回不願仕孔子揪然變容曰善哉回之意丘聞之知足者不以利自累審自得者失之而不懼行修於內者無位而不怍丘誦之久矣今於回而後見之是丘之得也又曰曾子居衛縕袍無表顏色腫噲手足胼胝三日不舉火十年不製衣正冠而纓絕捉衿而肘見納屨而踵決曳縰而歌商頌聲滿天地若出金石○按顏曾二子樂道安貧大抵相似故附于此

子曰富而可求也雖執鞭之士吾亦爲之如不可求從吾所好朱子曰執鞭賤者之事設言富若可求則雖身爲賤役以求之亦所不辭然有命焉非求之可得也則安於義理而已矣何必徒取辱哉○蘇氏曰聖人未嘗有意於求富也豈問其可不可哉爲此語者特以明其決不可求爾楊氏曰君子非惡富貴而不求以其在天无可求之道也○南軒曰夫子謂富不可求非特謂命有定而不可強也正以於義不可故耳又曰所安者義而命有不必言者矣

子曰飯疏食飲水曲肱而枕之樂亦在其中矣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朱子曰聖人之心渾然天理雖處困極而樂亦無不在焉其視不義之富貴如浮雲之無有漠然無所動於其中也○程子曰非樂疏食飲水也雖疏食飲水不能改其樂也不義之富貴視之輕如浮雲然又曰須知所樂者何事○或問云云曰聖人之心無時不樂如元氣流行於天地之間無一處之不到無一時之或息也豈以貧富貴賤之異有所輕重於其間哉夫子言此蓋即當時所處以明其樂之未嘗不在乎此而無所慕乎彼耳且曰亦在其中則與顏子之不改者又有間矣○又曰不義而得富貴視如浮雲則是以義得之者視之亦無以異於疏食飲水而其樂無以加爾讀此者列此以繼前君之事者亦不無意乎○南軒曰崇高莫大乎富貴非可以浮雲視惟其非義則如浮雲耳苟義所當得聖賢固亦居之特所樂不存也

子曰衣敝縕袍與衣狐貉者立而不恥者

其由也與朱子曰敝壞也縕枲著也袍衣有著者也蓋衣之賤者狐貉以狐貉之皮爲裘衣之貴者子路之志如此則能不以貧富動其心而可以進於道矣故夫子稱之不忮不求何用不臧忮害也求貪也臧善也子路能不忮不求則何爲不善乎此衛風雄雉之篇孔子引之以美子路也呂氏曰貧與富交彊者必忮弱者必求子路終身誦之子曰是道也何足以臧終身誦之則自喜其能而不復求進於道矣故夫子復言此以警之○謝氏曰恥惡衣惡食學者之大病善心不存蓋由於此子路之志如此其過人遠矣然以衆人能此則可以爲善矣子路之賢宜不止此而終身誦之則非所以進於日新也故激而進之○南軒曰衣敝縕袍與衣狐貉者立而不恥此不可作細事看惟不忽於目近而實用力於斯者乃知其未易升此非不忮不求者不能然也蓋人惟有己而有物有物故有欲有己故有求不忮不求則私欲不行而善道可進將何用而不臧而子路聞夫子之言以爲道如是足矣遂有終身誦之之意夫不忮不求非不善也而終身誦之則不足以爲善矣蓋學之無窮自不忮不求而勉焉以至於聖不可知其等級固有次第也苟終身誦夫不忮不求而已則亦不過於利害之事而有所止也聖人先後抑揚所以成德達材之道可謂至矣○回也屢空見前篇

子曰貧而無怨難富而無驕易朱子曰處貧難處富易人之常情然人當勉其難而不可忽其易也○南軒曰富而無驕不矜於外物者能之至於貧而無怨非爲內有所安者不能也或謂由固有處貧賤而無怨至於一旦當富貴之地則失其本心然則難易之論豈不然耶此蓋未知夫無怨之味也所謂處貧賤而無怨者將未見其失於外耳又爲非假其中之無怨耶蓋一毫有所未平於中皆怨也故貧而無諂易貧而無怨難無怨則進於樂矣

子曰君子謀道不謀食耕也餒在其中矣學也祿在其中矣君子憂道不憂貧朱子曰耕所以謀食而未必得食學所以謀道而祿在其中然其學也憂不得乎道而已非爲憂貧之故而欲爲是以得祿也○尹氏曰君子治其本而不卹其末豈以在外者爲憂樂哉

記曲禮富貴而知好禮則不驕不淫貧賤而知好禮則志不懾

儒行儒有不隕穫於貧賤不充詘於富貴鄭氏曰隕穫者困迫失志之貌充詘者歡喜失節之貌○漢揚雄不慼慼於貧賤不汲汲於富貴

孟子曰舜之飯糗茹草也若將終身焉及其爲天子也被袗衣鼓琴二女果若固有之朱子曰聖人之心不以貧賤而有慕於外不以富貴而有動於中隨遇而安無預於己所性分定故也○南軒曰舜於窮通之際果何有哉所欲不存樂天而安命窮而在下初無一毫之虧達而在上亦無一毫之加故無適而不自得也

齊人有一妻一妾而處室者其良人出則必饜酒肉而後反其妻問所與飲食者則盡富貴也其妻告其妾曰良人出則必饜酒肉而後反問其與飲食者盡富貴也而未嘗有顯者來吾將瞯良人之所之也蚤起施從良人之所之徧國中無與立談者卒之東郭墦閒之祭者乞其餘不足又顧而之他此其爲饜足之道也其妻歸告其妾曰良人者所仰望而終身也今若此與

其妾訕其良人而相泣於中庭而良人未之知也施施從外來驕其妻妾由君子觀之則人之所以求富貴利達者其妻妾不羞也而不相泣者幾希矣孟子言自君子而觀今之求富貴者皆若此人耳使其妻妾見之不羞而泣者少矣言可羞之甚也○趙氏曰言今之求富貴者皆以枉曲之道昏夜乞哀以求之而以驕人於白日與斯人何以異哉

易賁初九程氏傳曰君子在無位之地無所施於天下惟自賁飾其所行而已趾取在下而所以行也君子脩飾之道正其所行守節處義其行不苟義或不當則舍車輿而徒行君子所賁世俗所羞世俗所羞君子所貴朱子曰此爻須舍非道之車而安於徒步之象

張子曰人多言安於貧賤其實只是計窮力詘才短不能營畫耳若稍動得恐未肯安之須是誠知義理之樂於利欲也乃能

天下事大患只是畏人非笑不養車馬食麤衣惡居貧賤皆恐人非笑不知當生則生當死則死今日萬鍾明日棄之今日富貴明日饑餓亦不卹惟義所在或問謝子曰公於外物一切放得下否曰實就上面做工夫來九事須有根屋柱無根拆却便倒樹木有根雖剪枝條相次又發如人要富貴要它做甚必須有用處尋討要用處病根將來斬斷便沒事

右論處貧賤處富貴附

家人六四富家大吉呂氏曰无好勝之心而以和易處富自然得吉何者人道惡盈而好謙六四有處富之道以其巽順而已六四以六居四是以陰居陰順也又巽體亦順也富者人之所忌富家道當盛之時最為難處既為富家又迫近九五則暴之君至何多難之地惟六四則可免云云衛公叔文子朝而請享靈公退見史䲡而告之史䲡曰子必禍矣子富而君貪罪其及子乎文子曰然吾不先告子是吾罪也君既許我矣其若之何史䲡曰然子臣可以免富而能臣必免於難上下同之此六四之謂也

䷜易習坎有孚維心亨行有尚程子曰陽實在中為中有孚信維心亨維其心誠一故能亨通至誠可以通金石蹈水火何險難之不可亨也行有尚謂以誠一而行則能出險有可嘉尚謂有功也不行則常在險中矣彖曰習坎重險也水流而不盈行險而不失其信習坎謂重險也上下皆坎兩險相重也初六云坎窞是坎中之坎重險也水流而不盈陽動於險中而未出於險乃水性之流行而未盈於坎既盈則出乎坎矣行險而不失其信陽剛中實居險之中行險而不失其信者也坎中實水就下皆為信義有孚也維心亨乃以剛中也維其心可以亨通者乃以其剛中也中實為有孚之象至誠之道无所不通以剛中之道而行則可以濟險難而亨通也行有尚往有功也坎以能行為功初六入于坎窞凶初以陰柔居坎險之下柔弱无援而處不當非能出乎險也唯益陷於險耳窞坎中之陷處已在習坎中更入坎窞其凶可知

象曰習坎入坎失道凶也由習坎而更入坎窞失道也是以凶能出乎險乃不失道也。本義曰以陰柔居重險之下其陷益深矣九二坎有險求小得二當坎險之時陷上下二陰之中乃至險之地是有險也然其剛中之才雖未能出乎險中亦可小自濟不至如初益陷入于深險是所求小得也君子處險難而能自保者剛中而已剛則才足自衛中則動不失宜象曰求小得未出中也方為二陰所陷在至險之地以剛中之才不至陷於深險是所求小得然未能出坎中之險也六三來之坎坎險且枕入于坎窞勿用六三在坎陷之時以陰柔而居不中正其處不善進退與居皆不可者也來下則入于險之中之上則重險也退與進皆險故曰來之坎坎既進退皆險而居亦險枕謂支倚居險而支倚以處不安之甚也所處如此唯益入於深險耳故云入于坎窞如三所處之道不可用也故曰勿用。本義曰以陰柔不中正而履重險之間來往皆險前險而後枕其陷益深不可用也枕倚著未安之意

象曰來之坎坎終無功也進退皆險處又不安若用此道當益入于險豈能有功乎以陰柔處不中正雖平易之地尚致悔咎況處險乎險者人之所欲出也必得其道乃能去之求去而失其道益困窮耳故聖人戒如三所處不可用也。六四九五諸經說皆以為濟天下之險故不入于此上六係用徽纆寘于叢棘三歲不得凶上六以陰柔而居險之極其陷之深者也陰柔而陷之深其不能出矣故云也象曰上六失道凶三歲也以陰柔而自處極險之地是其失道也故其凶至于三歲也。鄭汝諧曰坎有孚維心亨行有尚中正行險往且有功雖危无咎能自信故也尹子以之

䷋否象曰天地不交否君子以儉德辟難不可榮以祿天地不相交通故為否否塞之時君子道消當觀否塞之時而以儉損之德避免禍難不可榮居祿位也否者小人得志之時也君子居顯榮之地禍患必及其身故宜晦處窮約也。朱子曰收斂其德不形於外以避小人之難人不得以祿位榮之

䷛大過象曰澤滅木大過君子以獨立不懼遯世無悶澤潤養於木者也乃至滅沒於木則過甚矣故為大過君子觀大過之象以立其大過人之行君子所以大過人者以其能獨立不懼遯世无悶也天下非之而不顧獨立不懼也舉世不見知而不悔遯世无悶也如此然後能自守所以為大過人也。朱子曰澤滅於木大過之象不懼无悶大過人之行也。又曰澤在下而木在上今澤水高漲乃至浸沒了木是為大過澤水浸而木不當動故君子觀之而獨立不懼遯世无悶

䷣明夷為卦坤上離下明入地中也反晉成明夷故義與晉正相反晉者明盛之卦明君在上羣賢並進之時也明夷昏暗之卦暗君在上明者見傷之時也日入於地中明傷而昏暗也故為明夷明夷利

艱貞 君子當明夷之時利在知艱難而不失其貞正也在昏暗艱難之時而能不失其正所以為明哲君子也

彖曰明入地中明夷內文明而外柔順以蒙大難文王以之 明入於地其明滅也故為明夷內卦離離者文明之象外卦坤坤者柔順之象為人內有文明之德而外能柔順也昔者文王如是故曰文王以之當紂之昏亂乃是明夷之時而文王內有文明之德外柔順以事紂蒙犯大難而內不失其明聖而外足以遠禍患此文王所用之道也故曰文王以之 利艱貞晦其明也內難而能正其志箕子以之 明夷之時利於艱難不失其貞正謂能晦藏其明也不晦其明則被禍患不守其正則非賢明箕子當紂之時身處其國內切近其難故云內難然箕子能藏晦其明而自守其正志箕子所用之道也故曰箕子以之

六二明夷夷于左股用拯馬壯吉 六二以至明之才得中正而體順順時自處處之至善也雖君子自處之善然當陰闇小人傷明之時亦不免為其所傷但君子自處有道故不能深相傷害終能違避之耳足者所以行者股在脛足之上於行之用為不甚切左又非便用者手足之用以右為便唯蹶張用左蓋右強為本也夷于左股謂傷害其行而不甚切也雖然亦必自免有道拯用壯健之馬則獲免之速而吉也君子為陰闇所傷其自處有道故其傷不甚自拯有道故獲免之疾用拯之道不壯則被傷深矣故云馬壯則吉也二以明居陰闇之下所謂吉者得免傷害而已非謂可以為功於斯時也

象曰六二之吉順以則也 六二所以得吉者以其順處而有法則也則謂中正之道能順而得中正所以處明傷之時而能保其吉也

六五箕子之明夷利貞 五為君位乃常也然易之取義變動隨時上六處坤之上而明夷之極陰闇傷明之極者也五切近之聖人因以五為切近至暗之人以見處之之義故不專以君位言上六陰暗傷明之極故以為明夷之主五切近傷明之主若顯其明則見傷害必矣故當如箕子之自晦藏則可以免於難箕子商之舊臣而同姓之親可謂切近於紂矣若不自晦其明被禍可必矣故佯狂為奴以免於害雖晦藏其明而內守其正所謂內難而能正其志所以謂之仁與明也若箕子可謂貞矣以五陰柔故為之戒云利貞謂宜如箕子之貞固也若以君道言義亦如是人君有當含晦之時亦外晦其明而內正其志也

象曰箕子之貞明不可息也 箕子晦藏不失其貞固雖遭患難其明自存不可滅息也若逼禍患遂失其所守則是亡其明乃滅息也古之人如揚雄者是也

䷦ 蹇 序卦睽者乖也乖必有難故受之以蹇蹇者難也睽乖之時必有蹇難蹇所以次睽也為蹇難為卦坎上艮下坎險也艮止也險在前而止不能進也前有險陷後有峻阻故為蹇也

蹇利西南不利東北利見大人貞吉 西南坤方坤地也體順而易東北艮方艮山也體止而險在蹇難之時利於順處平易之地不利止於危險也處易則難可以紓止於險則難益甚矣蹇難之時必有聖賢之人則能濟天下之難故利見大人也濟難者必以大正之道而堅固其守故貞則吉也凡處難者必在乎守貞正設使難不解不失正德是亦吉也若遇難而不能固其守入於邪濫雖使苟免亦惡德也知義命者不為也○朱子曰蹇難也足不能進行之難也為卦艮下坎上見險而止故為蹇西南平易東北險阻又艮方也方在蹇中不宜走險又卦自小過而來陽進則往居五而得中退則入於艮而不進故其占曰利西南不利東北

彖曰蹇難也險在前也 蹇難也蹇之為難如乾之為健若易之為難則義有未足蹇有險阻之義屯亦難也困亦難也同為難而義則異也屯者始難而未得通困者力之窮蹇乃險阻艱難之義各不同也險在前也坎險在前下止而不進故為蹇

見險而能止知矣哉 以卦才言處蹇之道也上險而下止見險而能止也犯險而進則有悔咎故美其能止為知也方蹇難之時唯能止為善故諸爻除五與二外皆以往為失來為得也

蹇利西南往得中也不利東北其道窮也 蹇之時利於處平易西南坤方為順易東北艮方為險阻九上居五而得中正之位是往而得平易之地故為利也五居坎險之中而謂之平易者蓋卦本坤由五往而成坎故但

取往而得中不取成功之義也方蹇而又止危險之地則蹇益甚矣故不利東北其道窮也謂蹇之極也**利見大人往有功也當位貞吉以正邦也**蹇難之時非聖賢不能濟天下之蹇故利於見大人也大人當位則成濟蹇之功矣往而有功也能濟天下之蹇者惟大正之道夫子又取卦才而言蹇之諸爻除初外餘皆當正位故為貞正而吉也初六雖以陰居陽而處下亦陰之正也以如此正道正其邦可以濟於蹇矣**蹇之時用大矣哉**處蹇之時濟蹇之道其用至大故云大矣哉天下之難豈易平也非聖賢不能其用可謂大矣順時而處量力而行從乎易之道由至正之理乃蹇之時用也**象曰山上有水蹇君子以反身脩德**山之峻阻上復有水坎水為險陷之象上下險阻故為蹇也君子觀蹇難之象而以反身脩德君子之遇艱阻必反求諸己而益自脩孟子曰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諸己故遇艱蹇必自省於身有失而致之乎是反身也有所未善則改之無歉於心則加勉乃自脩其德也○或言蹇與困相似致命遂志反身脩德亦一般朱子曰不然困象曰澤无水困是盡底乾燥處困之極事無可為者故只得致命遂志若山上有水蹇則猶可進步豈可以困為比只觀澤无水與山上有水二句便全不同**初六往蹇來譽**六居蹇之初往進則益入於蹇往蹇也當蹇之時以陰柔无援而進其蹇可知來者對往之辭上進則為往不進則為來止而不進是有見幾知時之美來則有譽也**象曰往蹇來譽宜待也**方蹇之初進則益蹇時之未可進也故宜見幾而止以待時可行而後行也諸爻皆蹇往而善來然則无出蹇之義乎曰在蹇而往則蹇也蹇終則變矣故上已有碩義**六二王臣蹇蹇匪躬之故**二以中正之德居艮體止於中正者也與五相應是中正之人為中正之君所信任故謂之王臣雖上下同德而五方在大蹇之中致力於蹇難之時其艱蹇至甚故為蹇於蹇也二雖中正以陰柔之才豈易勝其任所以蹇於蹇也志在濟君於蹇難之中其蹇蹇者非為身之故也雖使不勝志義可嘉故稱其忠藎不爲己也然其才不足以濟蹇也小可濟則聖人當

盛稱以為勸矣○朱子曰柔順中正正應在上而在險中故蹇而又蹇以求濟之非以其身之故也不言吉凶者占者但當鞠躬盡力而已至於成敗利鈍則非所論也**象曰王臣蹇蹇終无尤也**雖艱厄於蹇時然其志在濟君難雖未能成功然終无過尤也聖人取其志義而謂其无尤所以勸忠藎也**九三往蹇來反**九三以剛居正處下體之上當蹇之時在下者皆柔必依於三是為下所附者也三與上為正應上陰柔而无位不足以為援故上往則蹇也來下來也反歸也三為下二陰所喜故來為反其所也稍安之地也朱子曰反就二陰得其所安**象曰往蹇來反內喜之也**內謂下之陰也方蹇之時陰柔不能自立故皆附於九三之陽而喜愛之九之處三在蹇為得其所也處蹇而得下之心可以求安故以來為反猶春秋之言歸也**六四往蹇來連**往則益入於坎險之深往蹇也居蹇難之時同處艱厄者其志不謀而同也又四居上位而與在下者同有得位之正又與三相比相親者也二與初同類相與者也是與下同志衆所從附也故曰來連來則與在下之衆相連合也能與衆合得衆之道也朱子曰連於九三合力以濟**象曰往蹇來連當位實也**四當蹇之時居上位不往而來與下同志固足以得衆矣又以陰居陰為得其實以誠實與下故能連合而下之二三亦各得其實初以陰居下亦其實也當同患之時相交以實其合可知故來而連者當位以實也處蹇難非誠實何以濟當位不曰正而曰實上下之交主於誠實用各有其所也**九五大蹇朋來**五居君位而在蹇難之中是天下之大蹇也當蹇而又在險中亦為大蹇大蹇之時而二在下以中正相應是其朋助之來也方天下之蹇而得中正之臣相輔其助豈小也得朋來而无吉何也曰未足以濟蹇也以剛陽中正之君而方在大蹇之中非得剛陽中正之臣輔之不能濟天下之蹇也二之中正固有助矣然以陰柔之助濟天下之難非所能也自古聖王濟天下之蹇未有不由聖賢之臣為之助者湯武得伊呂是也中常之君得剛明之臣而能濟大難者則有矣劉禪之孔明唐肅宗之郭子儀德宗之李晟是也雖賢明之君苟无其臣則不能濟於難也故凡六居五

九居二者則多由助而有功也蒙泰之類是也九居五六居二則其功多不足也否之類是也蓋臣賢於君則輔君所不能臣不及君則贊助之而已故不能成大功也○問九五何故為大蹇朱子曰五是為蹇主九人身之蹇只一身事至大蹇須人主當之○問大蹇朋來之義曰處九五尊位而居蹇之中所以為大蹇所謂遺大投艱于朕身人君當此則須屈群策用群力乃可濟也

象曰大蹇朋來以中節也朋者其朋類也五有中正之德而二亦中正雖大蹇之時不失其守蹇於蹇以相應助是以其中正之節也上下中正而弗濟者臣之才不足也自古守節秉義而才不足以濟者豈少乎漢李固王允晉周顗王導之徒是也

上六往蹇來碩吉利見大人六以陰柔居蹇之極冒極險而往所以蹇也不往而來從五求三得剛陽之助是以碩也蹇之道阨塞窮蹙碩大也寬裕之稱來則寬大其蹇紓矣蹇之極有出蹇之道上六以陰柔故不得出得剛陽之助可以紓蹇而已在蹇極之時得紓則為吉矣非剛陽中正豈能出乎蹇也利見大人蹇極之時見大德之人則能有濟於蹇也大人謂五以相比發此義五剛陽中正而居君位大人也在五不言其濟蹇之功而上六利見之何也曰在五不言以其居坎險之中无剛陽之助故无能濟蹇之義在上六蹇極而見大德之人則能濟於蹇故為利也各爻取義不同如屯初九之志正而於六二則目之為寇也諸爻皆不言吉上獨言吉者諸爻皆得正各有所善然皆未能出於蹇故未足為吉唯上處蹇極而得寬裕乃為吉也朱子曰已在卦極往无所之益以蹇耳來就九五與之濟蹇則有碩大之功大人指九五也

象曰往蹇來碩志在內也利見大人以從貴也上六應三而從五志在內也蹇既極而有助是以碩而吉也六以陰柔當蹇之極密近剛陽中正之君自然其志從附以求自濟故利見大人謂從九五之貴也所以云從貴恐人不知大人為指五也

☳☵解初六无咎六居解初患難既解之時以柔居剛以陰應陽柔而能剛之義既无患難而所處得剛柔之宜患難既解安寧无事唯自處得宜則為无咎矣方解之初宜安靜以休息之爻之辭寡所以示意

☱☵困序卦升而不已必困故受之以困升者自下而上自下升上以力進也不已必困矣故升之後受之以困也困者憊乏之義為卦兌上坎下水居澤上則澤中有水也乃在澤下枯涸无水之象為困乏之義又兌以陰在上坎以陽居下與上六在二陽之上而九二陷於二陰之中皆陰柔揜於陽剛所以為困也君子為小人所揜蔽窮困之時也

困亨貞大人吉无咎有言不信如卦之才則困而能亨且得貞正乃大人處困之道也故能吉而无咎大人處困不唯其道自吉樂天安命乃不失其吉況隨時善處復有裕乎有言不信當困而言人誰信之○朱子曰困者窮而不能自振之義坎剛為兌柔所揜九二為二陰所揜四五為上六所揜所以為困坎險兌說處險而說是身雖困而道則亨也二五剛中又有大人之象占者處困能亨則得其正矣非大人其孰能之故曰貞又曰大人者明不正之小人不能當也有言不信又戒以當務晦默不可尚口益取窮困

彖曰困剛揜也卦所以為困以剛為柔所揜蔽也陷於下而揜於上所以困也陷亦揜也剛陽君子而為陰柔小人所揜蔽君子之道困窒之時也

險以說困而不失其所亨其唯君子乎以卦才言處困之道也下險而上說為處險而能說雖在困窮艱險之中樂天安義自得其說樂也時雖困也處不失義則其道自亨困而不失其所亨也能如是者其唯君子乎若時當困而反亨身雖亨乃其道之困也君子大人通稱

貞大人吉以剛中也困而能貞大人所以吉也蓋其以剛中之道也五與二是也非剛中則遇困而失其正矣

有言不信尚口乃窮也當困而言人所不信欲以口免困乃所以致窮也以說處困故有尚口之戒

象曰澤无水困君子以致命遂志澤无水困乏之象也君子當困窮之時既盡其防慮之道而不得免則命也當推致其命以遂其志知命之當然也則窮塞禍患不以動其心行吾義而已苟不知命則恐懼於險難隕穫於窮阨所守亡矣安能遂其為善之志乎○朱子曰致命如見危致命之致不管生死不顧身命但遂其志而已致命是置死生於度外也又曰君子之道

窮之時但當委致其命以遂吾之志致命猶言送這命與它不做為我之有雖委致其命而志則自遂無所回屈伊川解作推致其命雖說得通然論語中致命都是委致之致見危授命亦是此意授亦致字之意言將這命授與之也 初六臀困于株木入于幽谷三歲不覿 六以陰柔處於至卑又居坎險之下在困不能自濟者也必得在上剛明之人為援助則可以濟其困矣初與四為正應九四以陽而居陰為不正失剛而不中又方困於陰揜是惡能濟人之困猶株木之不能庇蔭於物株木无枝葉之木也四近君之位在它卦不為无助以居困而不能庇物故為株木臀所以居也臀困於株木謂无所庇而不得安其居居安則非困也入於幽谷陰柔之人非能安其所遇既不能免於困則益迷闇妄動入於深困幽谷深暗之所也方益入於困无自出之勢故至於三歲不覿終困者也不覿不遇其所亨也朱子曰臀物之底也困于株木傷而不能安也 象曰入于幽谷幽不明也 幽者不明也謂益入昏闇自陷於深困也明則不至於陷矣 九二困于酒食朱紱方來利用享祀征凶无咎 酒食人所欲而所以施惠也二以剛中之才而處困之時君子安其所遇雖窮阨險難无所動其心不恤其為困也所困者唯困於所欲耳君子之所欲者澤天下之民濟天下之困也二未得遂其欲施其惠故為困于酒食也大人君子懷其道而困於下必得有道之君求而用之然後能施其所蘊二以剛中之德困於下上有九五剛中之君道同德合必來相求故云朱紱方來方且來也朱紱王者之服蔽膝也以行來為義故以蔽膝言之利用享祀享祀以至誠通神明也在困之時利用至誠如享祀然其德既誠自能感通於上自昔賢哲困於幽遠而德卒升聞道卒為用者惟自守至誠而已征凶无咎方困之時若不至誠安以俟命往而求之則犯難得凶乃自取也將誰咎乎不度時而征乃不安其所為困所動也失剛中之德自取凶悔何所怨咎諸卦二五以陰陽相應而吉唯小畜與困乃厄於陰故同道相求小畜陽為陰所畜困陽為陰所揜也 象曰困于酒食中有慶也 雖困於所欲未能施惠於人然守其剛中之德必能致亨而有福慶也雖

使時未亨遇守其中德亦君子之道亨乃有慶也 六三困于石據于蒺藜入于其宮不見其妻凶 六三以陰柔不中正之質處險極而用剛居陽用剛也不善處困之甚者也石堅重難勝之物蒺藜刺不可據之物三以剛險而上進則二陽在上力不能勝堅不可犯益自困耳困于石也以不善之德居九二剛中之上其不安猶藉刺據于蒺藜也進退既皆益困欲安其所益不能矣宮其居所安也妻所安之主也知進退之不可而欲安其居則失其所安矣進退與處皆不可唯死而已其凶可知繫辭曰非所困而困焉名必辱非所據而據焉身必危既辱且危死期將至妻其可得見邪二陽不可犯也而犯之以取困是非所困而困也名辱其事惡也三在二上固為據之然苟能謙柔以下之則无害矣乃用剛險以乘之則不安而取困如據蒺藜也如是死期將至所安之主可得而見乎 象曰據于蒺藜乘剛也入于其宮不見其妻不祥也 據于蒺藜謂乘九二之剛不安猶藉刺也不祥者不善之徵失其所安者不善之徵故云不見其妻不祥也 九四來徐徐困于金車吝有終 唯力不足故困亨困之道必由援助當困之時上下相求理當然也四與初為正應然四以不中正處困其才不足以濟人之困初六比二二有剛中之才足以拯困則宜為初所從矣金剛也車載物者也二以剛在下載己故謂之金車四欲從初而阻於二故其來遲疑而徐徐是困于金車也己之所應疑其少已而之它將從之則猶豫不敢遽前豈不可羞吝乎有悔者事之所歸者正也初四正應終必相從也寒士之妻弱國之臣各安其正而已苟擇勢而從則惡之大者不容於世矣二與四皆以陽居陰而二以剛中之才所以能濟困也居陰者尚柔也得中者不失剛柔之宜也朱子曰初六九四之正應九四處位不當不能濟物而初六方困於下又為九二所隔故其象如此然邪不勝正故其占雖為可吝而必有終也金車未詳疑坎有輪象也 象曰來徐徐志在下也雖不當位有與也 四應於初而隔於二志在下求故徐徐而來雖居不當位為未善然其正應相與故有終也 九五劓

劓刖困于赤紱乃徐有說利用祭祀截鼻曰劓傷於上也去足爲刖傷於下也上下皆揜於陰爲其傷害劓刖之象也五君位也人君之困由上下无與也赤紱臣下之服取行來之義故以紱言人君之困以天下不來也天下皆來則非困也五雖在困而有剛中之德下有九二剛中之賢道同德合徐必相應而來共濟天下之困是始困而徐有喜說也利用祭祀祭祀之事必致其誠敬而後受福人君在困時宜念天下之困求天下之賢若祭祀然致其誠敬則能致天下之賢濟天下之困矣五與二同德而云上下无與何也曰陰陽相應者自然相應也如夫婦骨肉分定也五與二皆陽爻以剛中之德同而相應相求而後合者也如君臣朋友義合也方其始困安有上下之與有與則非困也故徐合而後有說也二云享祀五云祭祀大意則宜用至誠乃受福也祭與祀享泛言之則可通分而言之祭天神祀地示享人鬼五君位言祭二在下言享各以其所當用也朱子曰劓刖者傷於上下既傷則赤紱无所用而反爲困矣九五當困之時上爲陰揜下則乘剛故有此象然剛中而說體故能遲久而有說也占具象中又利祭祀久當獲福象曰劓刖志未得也乃徐有說以中直也利用祭祀受福也始爲陰揜无上下之與方困未得志之時也徐而有說以中直之道得在下之賢共濟於困也不曰中正與二合者云直乃宜也直比正意差寬盡其誠意如祭祀然以求天下之賢則能濟天下之困而享受其福慶也上六困于葛藟于臲卼曰動悔有悔征吉物極則反事極則變困既極矣理當變矣葛藟纏束之物臲卼危動之狀六處困之極爲困所纏束而居最高危之地困于葛藟與臲卼也動悔動輒有悔无所不困也有悔咎前之失也曰自謂也若能曰如是動皆得悔當變前之所爲有悔也能悔則往而得吉也困極而征則出於困矣故吉三以陰在下卦之上而凶上居一卦之上而无凶何也曰三居剛而處險困而用剛險故凶上以柔居說唯爲困極耳困極則有變困之道也困與屯之上皆以无應居卦終屯則泣血漣如困則有悔征吉屯險極而困說體故也以說順進可以離乎困也朱子曰以陰柔處困極故有困于葛藟于臲卼曰動悔之象然窮則變故其占曰若能有悔則可以征而吉矣象曰困于葛藟未當也動悔有悔吉行也爲困所纏而不能變未得其道也是處之未當也知動則得悔遂有悔而去之可出於困是其行而吉也○南軒困齋記云在易之繫辭三陳九卦處憂患深切至於困則曰困窮而通又曰困以寡怨嗚呼聖人發明處困之義備盡於此矣可不盡心以體之乎夫窮達者在外者也理義者在我者也在外者存於時命而在我者先斯須而可離世之惑者於其存於時命者乃欲以人力而強移於其不可離者則違之而忘反甚得則患失居失則諉得或能行於其所易而不能行於其所難能自保於安逸之時而有變於危窮之際是皆非其心之正也窮達亂之也君子則不然其心日夕皇皇然惟知在我者禮義之安而行之鄉其亡故其處困也致命而已於天何怨於人何尤而反諸其躬則益念其所未至惟恐思之不精益覺其所未能惟恐行之不力是君子之處困抑其進德脩業切之時也如斯而發然義爲不負聖人之訓然○李公晦困齋說云困之義大矣在易以德言曰困亨貞大人吉又曰困德之辯是也在論語中以學言曰困而學之又曰或困而知之是也困之爲卦二五皆以剛而得中爲賢人君子德成於内之象而外爲三陰所揜蓋而不獲施言而不見信可謂困矣然遯世無悶不見是而無悶其身可屈而其志不可奪安於義命樂乎其處順也然明雖困於人而幽可感於神卦爻他皆與所利而獨利祭祀豈不以人不能知而鬼神獨知之乎是謂以德言嘖未落非未發明之而未明行之而未得困於心衡於慮若將崎嶇陰險困爲力甚勞而望道甚遠惟竭其才有以歇之既而孳孳夙夜匪懈則會萬光室斯通習與性成而聖賢同歸矣故曰及其知之一也是謂以學言其人名某人讀書之室曰困且爲之銘復俾予題其後予謂不然而不獲乃爲之言曰學然後成德德成矣無入而不自得爲困不困豈足道哉蓋以德言者謂困於外者也身困而道亨致命以遂其志無所用吾力之謂也以學言者謂困於内者也作蓋而道遠用處胡獲而爲胡成竭吾才以求之之謂也二者固有辨矣孟子曰人之有德慧術智者常存乎疢疾謂困之進人也因其困於外而益以進於内是亦以學言也嗚呼亦辨其學而要其德之成而已

未濟上九有孚于飲酒无咎

濡其首有孚失是 九以剛在上居明之極也居明以上處之極也剛極而能明則不為躁而為決明能燭理剛能斷義故未濟之極非得濟之位然可濟之理則當樂天順命而已若若終則有開時之變也未濟則旡極而自濟之理故止為未濟之極至誠安於義命則可旡咎飲酒自樂也不樂其處則忿懟隕穫入于凶咎矣若從樂而耽肆過禮至濡其首亦非能安其處也有孚自信于中也失是失其宜也如是則於有孚為失也人之處患難知其旡可奈何而放意不反者豈安於義命者哉

象曰飲酒濡首亦不知節也 飲酒至於濡首不知節之甚也所以至如是不能安義命也能安則不失其常矣○按易諸卦凡言利涉大川皆取濟險之義今附于此○需有孚光亨貞吉利涉大川傳曰需者須待也以二體言之乾之剛健上進而遇險未能進也故為需待之義以卦才言之五居君位為需之主有剛健中正之德而誠信充實於中中實有孚也有孚則能光明而亨通得貞正而吉也以此而需何所不濟雖險旡難矣故利涉大川彖曰利涉大川往有功也傳曰既有孚而貞正雖涉險阻往則有功也○同人

于野亨利涉大川利君子貞傳曰野謂曠野取遠與外之義夫同人者以天下大同之道則聖賢大公之心也常人之同者以其私意所合乃暱比之情耳故必于野謂不以暱近情之所私而于郊野曠遠之地既不係所私乃至公大同之道无遠不同也其亨可知能與天下大同是天下皆同之也天下皆同何險阻之不可濟何艱危之不可亨故利涉大川彖曰同人于野亨利涉大川乾行也傳曰至誠无私可以蹈險難者乾之行也无私天德也○謙初六謙謙君子用涉大川吉傳曰初六以柔順處謙又居一卦之下為自處卑下之至謙而又謙也故曰謙謙能如是者君子也自處至謙衆所共與也雖用涉險難亦无患害況居平易乎何所不吉也○蠱元亨利涉大川傳曰既蠱則有復治之理自古治必因亂亂則開治理自然也如卦之才以治蠱則能致元亨也蠱之大者濟時之艱難險阻也故利涉大川彖曰利涉大川往有事也傳曰方天下壞亂之際宜涉艱險以往而濟之是往有所事也○大畜利貞不家食吉利涉大川傳曰莫大於天而在山中艮在上而止乾於下皆蘊畜至大之象也在人為學術道德充積於內乃所畜之大也人之蘊畜宜得正道故云利貞若夫異端偏學所畜至多而不正者固有矣既

道德充積於內宜在上位以享天祿施為於天下則不獨一身之吉天下之吉也故不家食則吉所畜既大宜施之於時濟天下之艱險乃大畜之用也故利涉大川象曰利涉大川應乎天也傳曰所以能涉大川者以應乎天也六五下應於乾之中爻乃應乾而行也所行能應乎天无艱險之不可濟況其它乎○頤上九由頤厲吉利涉大川傳曰上九以剛陽之德居師傅之任六五之君柔順從於己賴己之養是當天下之任天下由之以養也以人臣而當是任必常懷危厲則吉也如伊尹周公何嘗不憂勤兢畏故得終吉夫以君之才不足而倚賴於己身當天下大任宜竭其才力濟天下之艱危成天下之治安故曰利涉大川○益利有攸往利涉大川傳曰益者益天下之道也故利有攸往益之道可以濟險難利涉大川也象曰利涉大川木道乃行傳曰益之為道於平常无事之際其益猶小當艱危險難則所益至大故利涉大川也於濟艱險乃益道大行之時也益誤作木或以為上巽下震故云木道非也○渙亨王假有廟利涉大川利貞傳曰渙離散也人之離散由乎中人心離則散矣治乎散亦本於中能收合人心則散可聚也故卦之義皆主於中利貞合渙散之道在乎正固也○[illegible]彖曰利涉大

川乘木有功也傳曰治渙之道當濟於險難而卦有乘木濟川之象上巽木也下坎水大川也利涉險以濟渙也木在水上乘木之象乘木所以涉川也涉則有濟渙之功矣○中孚豚魚吉利涉大川利貞傳曰豚躁魚冥物之難感者也孚信能感於豚魚則无不至矣所以吉也忠信可以蹈水火況涉川乎守信之道在乎堅正故利於貞也彖曰利涉大川乘木舟虛也傳曰以中孚涉險難其利如乘木濟川而以虛舟也虛舟則无沉覆之患卦虛中為虛舟之象

易之興也其於中古乎作易者其有憂患乎 朱子曰夏商之末易道中微文王拘於羑里而繫彖辭易道復興 是故履德之基也 履禮也上天下澤定分不易必謹乎此然後其德有以為基而立也 謙德之柄也 謙者自卑而尊人又為禮者之所當執持而不可失者也 復德之本也恒德之固也損德之脩也益德之裕也困德之辨也

井德之地也巽德之制也九卦皆反身修德以處憂患之事也而有序焉基所以立柄所以持復者心不外而善端存恒者守不變而常且久懲忿窒慾以脩身遷善改過以長善困以自驗其力井以不變其所然後能巽順於理以制事變

履和而至謙尊而光復小而辨於物恒雜而不厭損先難而後易益長裕而不設困窮而通井居其所而遷巽稱而隱此如書之九德禮非強世然事皆至極謙以自卑而尊且光復陽微而不亂於羣陰恒處雜而常德不厭損欲先難習熟則易益但充長而不造作困身困而道亨井不動而及物巽稱物之宜而潛隱不露

履以和行謙以制禮復以自知恒以一德損以遠害益以興利困以寡怨井以辯義巽以

行權寡怨謂少所怨尤辨義謂安而能慮○此章三陳九卦以明處憂患之道○履德之基是要以踐履爲本謙德之柄只是要謙退若處患難而矯亢自高取禍必矣復德之本如孟子所謂自反困德之辨困而通則可辨其是困而不通則可辨其非損是德之修窒欲益是修德益令廣大巽只是低心下意要制事須是將心入那裏面去順它道理方能制事方能行權○三陳九卦初無它意觀上面其有憂患一句便見得是聖人說處憂患之道聖人去這裏偶然看見這幾卦有這箇道理所以就這箇說去若論到底睽蹇皆是處憂患底事何故却不說以此知只是聖人偶然去這裏見得有此理便說這幾卦聖人視易如禹行水初無定擬不可理定○問如何止取九卦朱子曰聖人論處憂患偶及此卦不及天下道理只在聖人口頭開口便是道理偶說此九卦意思自足易中儘有處憂患底卦非謂九卦之外皆非所以處憂患也若以困爲處憂患底卦則屯蹇非處憂患而何觀聖人之經正不當如此後世拘於象數者乃以爲九陽數聖人之舉九卦蓋合此數尤泥而不通矣問巽何以爲德之制曰巽爲資斧多作斷制之象○損先難後易謂損之初在我亦有所勉在人亦有所拂逆之意事

理須入心處事方易○益長裕而不設謂充長自家之德業實裕而已○困而寡怨是得其處困之道故無所怨於天無所尤於人○井是不動之物然其水却流行出去利物○井以辯義謂安而能慮蓋井守得自家先定方能下事之是非若自家心先不安事到面前安能卞其義○問巽稱而隱曰以巽以行權觀之則稱字當作去聲爲稱物之義又問巽有優游巽入之義權是仁精義熟後事能優游以入之意曰巽是入細底意○巽而隱是巽順於物好底道理有隱而不能形量者有能稱量而不能隱伏不顯形迹者皆非巽之道○問隱字何訓曰隱不見也如風之動物無物不入但見其動而不見其形權之用亦猶是也○問井德之地曰井有本故澤及於物而井未嘗動故曰居其所而遷如人有德而後能施以及人然其德性未嘗動也然井居其所然水却流行出去而不窮猶人心有持守不動而應變則不窮也○巽以行權謂見得道理精熟後於物之精微委曲也無所不入所以云云○問權是逆委曲以順理否曰然巽有入之義加風之入物只爲巽便能入義理之中無細不入○思按損先難而後易蓋忿心易發而難制欲心易開而難塞故其始也甚之害之爲甚難然天理既明人欲自熄其爲力又有所不難者故曰後易益長裕而不設益主利物而言長裕者謂充廣吾寬裕之德則其利益自然及物不待安排做作也故曰不設○九卦之義更當各就全卦反復觀之以求其所謂處憂患者庶乎得之又此章之下云易之爲書也不遠云云又明於憂患與故則易之一書無非明於憂患又不特九卦爲然也

易之興也其當殷之末世周之盛德耶當文王與紂之事耶是故其辭危危者使平易者使傾其道甚大百物不廢懼以終始其要无咎此之謂易之道也朱子曰危懼故得平安慢易則必傾覆易之道也○愚按危平易傾二語最爲切至然憂危者其深味之

衛靈公問陳孔子行在陳絕糧從者病莫

能興、見前○按史記楚使人聘孔子陳蔡大夫謀曰孔子用於楚則陳蔡大夫危矣於是乃相與發徒役圍孔子於野不得行絕糧從者病莫能興孔子講誦弦歌不衰子路慍見曰君子亦有窮乎孔子曰君子固窮小人窮斯濫矣孔子知弟子有慍心乃召子路而問曰詩云匪兕匪虎率彼曠野吾道非邪吾何為於此子路曰意者吾未仁邪人之不我信也孔子曰有是乎由使仁者而必信安有伯夷叔齊使知者而必行安有王子比干子路出子貢入見曰夫子之道至大也故天下莫能容夫子盍少貶焉孔子曰賜良農能稼而不能為穡良工能巧而不能為順君子能脩其道綱而紀之統而理之而不能為容今爾不脩爾道而求為容賜而志不遠矣子貢出顏回入見曰夫子之道至大故天下莫能容雖然夫子推而行之不容何病不容然後見君子夫道之不脩也是吾醜也夫道既已大脩而不用是有國者之醜也不容何病不容然後見君子孔子欣然而笑曰有是哉顏氏之子使爾多財吾為爾宰於是使子貢至楚楚昭王興師迎孔子然後得免

孟子曰舜發於畎畝之中傅說舉於版築之間膠鬲舉於魚鹽之中管夷吾舉於士孫叔敖舉於海百里奚舉於市故天將降大任於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勞其筋骨餓其體膚空乏其身行拂亂其所為所以動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 朱子曰降大任使之任大事也若舜以下是也空窮也乏絕也拂戾也言使之所為不遂多背戾也動心忍性謂竦動其心堅忍其性也然所謂性亦指氣稟食色而言耳程子曰若要熟也須從這裏過

人恒過然後能改困於心衡於慮而後作徵於色發於聲而後喻 中人之性常於有過然後能改蓋不能謹於平日故必事勢窮蹙以至困於心衡於慮然後能奮發而興起不能燭於幾微故必事理暴著以至驗於人之色發於人之聲然後能警悟而通曉也

入則無法家拂士出則無敵國外患者國恒亡 此言國亦然也法家法度之世臣也拂士輔拂之賢士也

然後知生於憂患而死於安樂也 以上文觀之則知人之生全出於憂患而死亡由於安樂矣尹氏曰言困窮拂鬱能堅人之志而熟人之仁以安樂失之者多矣○南軒曰天將以大任之於後而憂患先之以成其德此豈人之所為哉所謂莫之為而為者天也其所遭若是而所成就若是乃天也此六人者雖有聖賢淺深之異然始焉經履之艱而卒焉能勝其任則一也以舜之生知亦有待於憂患以成其德也舉舜之起於畎畝以見聖人亦由側微而興耳若在它人因憂患以成德則如下所云是已夫苦其心志勞其筋骨餓其體膚空乏其身行拂亂其所為是使之動心忍性而已動心言其心有所感動也忍性言忍其性之偏也動心則善端日萌而良心可存忍性則氣稟日化而天性可復此所謂增益其所不能也人恒過然後能改言凡人常見其有過而後能改過夫其資稟不齊其有過則將曰深何改之有知用力則改吾過之多而改之惟恐不暇矣困於心謂有所撓拂於心衡於慮謂有所窒塞於慮必如是而後有作作者油然有所興起於中也徵於色發於聲謂憂虞慎悱發見於聲色必如是而後喻喻者言益然暢達其理之所在也作也喻也自覩乃能知之非言語所可盡也則又推而言之以謂為國者亦然入則無法家拂士出則無敵國外患者國恒亡蓋恭然自以為是自以為莫予毒則驕怠日長至於危亡而不悟矣大抵治亂興亡常分於敬肆之間使在內而每聞法弼之規在外而每有鄰敵之患則戒懼之心存是心存則國可為也然後知生於憂患而死於安樂生言生之道也在身而身泰施之天下國家無往而不為福也死言死之道也天命絕于其躬而敗于乃家凶于乃國者也然維君之君公侯之裔生而處安樂之地無憂患之可警剔亦如之何必也念安樂之可畏思天命之死常戒謹恐懼不敢有其安樂是乃困心衡慮之方生之道也然則所謂死於安樂者非安樂之能死之也以其溺於安樂而自絕焉耳故在君子則雖處安樂而生理未嘗不遂在小人則雖處憂患而亦未嘗不死於憂患所謂小人窮斯濫矣是也

孟子曰人之有德慧術知者恒存乎疢疾朱子曰德慧者德之慧術知者術之知疢疾猶災患也言人必有疢疾則能動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也獨孤臣孽子其操心也危其慮患也深故達孤臣遠臣孽子庶子皆不得於君親而常有疢疾者也達謂達於事理即所謂德慧術知也○南軒曰疢疾謂憂患也蓋人平居無事之時漠然不省者多矣惟夫疢疾加焉則動心忍性有以感發故德慧術知由此而生以孤臣孽子觀之可見孤臣孽子操心危慮患深危故專一而不敢肆深故精審而不敢忽專精之極故於事理能有所通達也然所謂德慧術知蓋有小大所謂達者亦有淺深要之由憂患而有所發則一也然則處安樂之地者讀斯言可不思夫遠孤之閒人而深求所以戒懼乎當憂患之際者誦斯言可不念其爲進德脩業之要而自勉厲乎

程子曰蹇便是處蹇之道困便是處困之道道無時不可行

張子曰富貴利澤厚吾之生也貧賤憂戚庸玉女於成也全文見甲卷張子之學

右言處患難之道

子曰志士仁人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說見甲卷言仁條○朱子曰志士仁人所以不求生以害仁者乃其心中自有所不過處不忍就彼以害其且小人恐虧其所以生者而必至殺身以成仁也所謂成仁者亦但以其良心之所安而已非欲全其所以生而後爲之也以懋吾者直輕意思不以仁義忠孝爲吾心之不能已者而以爲畏以命體天職故全其所以生者而後爲之則是本心之外別有一念計及此等利害重輕而後爲之也誠使其能舍生取義亦出於計較之私而無懇惻自盡之意矣大率全所以生等說自它人旁觀者言之以爲我能如此則可若挾是心以爲言則已不要貽況自言之豈不益可笑乎吾嘗見所擬責躬疏以一而載取名事正類此爾○按朱子此說係命南軒論殺身成仁之義

子畏於匡顔淵後子曰吾以女爲死矣曰子在回何敢死朱子曰後謂相失在後何敢死謂不赴鬪而必死也胡氏曰先王之制民生於三事之如一惟其所在則致死焉况顔淵之於孔子恩義兼盡又非他人之爲師弟子者而已即孔子不幸而遇難回必捐生以赴之矣幸而不死則必上告天子下告方伯請討以復讎不但已也夫子而在則回何爲而不愛其死以犯匡人之鋒乎○或問顔回親在不得許夫子死者如何曰胡氏曰程子嘗言之矣閭巷之人與親遠適則同患難有相死之理况朋友乎况弟子之於師乎當預行而先斷不可臨事而始謀也

子路問成人子曰云云已見甲卷禮樂篇曰今之成人者何必然見利思義見危授命久要不忘平生之言亦可以爲成人矣朱子曰授命謂不愛其生持以與人也○子張曰士見危致命見得思義同見甲卷心田篇

子路曰桓公殺公子糾召忽死之管仲不

死曰未仁乎子曰桓公九合諸侯不以兵車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子貢曰管仲非仁者與桓公殺公子糾不能死又相之子曰管仲相桓公霸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賜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豈若匹夫匹婦之爲諒也自經於溝瀆而民莫之知也說已見甲卷言仁篇其論管仲王霸處當具考

若由也不得其死然全章見甲卷也賢氣禀篇○尹氏曰子路剛強有不得其死之理故因以戒之其後子路卒死於孔悝之難○南軒曰孔悝被胡子路死之識不可以不死謂之不得其死不可也然其從孔悝則有爲之死之理始終之未善也則不義於不得其死乎若比干則可謂得其死若夫然則求生以害仁者謂之不得其生可也子路然不得其死而與是數同不可同日而語矣○按史記仲由傳初衛靈公有寵姬曰南子靈公太子蒯聵得過南子懼誅出奔及靈公卒而夫人欲立公子郢郢不肯曰亡人太子之子輒在於是衛立輒爲君是爲出公出公立十二年其父蒯聵在外不得入子路爲衛大夫孔悝之邑宰蒯聵乃與孔悝作亂謀入孔悝家遂與其徒襲攻出公出公奔魯而蒯聵入立是爲莊公方孔悝作亂子路在外聞之而馳往遇子羔出衛城門謂子路曰出公去矣而門已閉子可還矣毋空受其禍子路曰食其食者不避其難子羔卒去有使者入城城門開子路隨而入造蒯聵蒯聵與孔悝登臺子路曰君焉用孔悝請得而殺之蒯聵弗聽於是子路欲燔臺蒯聵懼乃下石乞壺黶攻子路擊斷子路之纓子路曰君子死而冠不免遂結纓而死孔子聞衛亂曰嗟乎由死矣已而果死○問由之死疑其甚不明於大義豈有子而拒父如是之逆而可以仕之乎朱子曰然仲由之死誠未爲至當其誤不在致死之時乃在於委質之始○又問子路只見下一截不見上一截孔悝之事他卻是食焉不避其難而不知食出公之食爲不當也東坡嘗論及此亦問是初仕衛時便不是否曰然○問子路之死是否曰非是報如何主豈可仕也孔悝亦自是个不好底人子路但見得可仕於大夫而不知衛之國非可仕之國問孔門弟子多仕於列國大夫是何如曰當時仕進只有此一門舍此無從可仕所以顏閔寧不仕耳○子路死孔悝之難未爲不是只是當初仕孔悝時錯了至此不得其死衛君不正冉有子貢便能疑而問知有思量便不去事它若子路粗率全不信聖人說話必也正名亦是教子路不要仕衛他更說夫子之迂云云

春秋宋督弒其君與夷及其大夫孔父公羊傳曰宋督將弒殤公孔父生而存則殤公不得而弒也於是先攻孔父之家殤公知孔父死己必死趨而救之皆死焉孔父正色而立於朝則人莫敢過而致難於其君者孔父可謂義形於色矣○胡氏曰按左氏宋殤公立十年十一戰民不堪命孔子嘉可馬元能欲於其往非所謂格君心之非者然君弒而死於其難命不渝亦可以無愧矣父者名也著其節而書及不失其官而書大夫是春秋之所賢也賢而名之何也故待讀劉敞以謂既名其君於上則不得字其臣於下此君前臣名孔之大節也督將弒殤公孔父生而存則不可得而弒於是乎先攻孔父而後及其君猶爲有元亦庶幾焉凡亂臣賊子畜無君之心者必先翦其所忌而後動於惡不能翦其所忌則有然其身而不敢動也華督欲弒君而憚孔父劉安欲叛漢而憚汲黯曹操欲禪位而憚孔融此數君子者義形於色皆足以衛宗社而折邪心姦臣之所以憚也不有君子其能國乎春秋賢孔父示後世人主崇獎節義之臣乃天下之大閑有國之急務乎

宋萬弒其君捷及其大夫仇牧公羊傳曰萬搏閔公絕其脰仇牧聞君弒趨而至遇之于門手劍而叱之萬臂摋仇牧碎其首齒著乎門闔仇牧可謂不畏強禦矣○胡氏曰君弒而大夫死於其難春秋書之者其所取也大夫死於弒君之難而有不書者故知孔父仇牧皆所取也夫仇牧可謂不畏強禦矣然徒殺其身不能討賊無益於事也亦足取乎食焉不避其難義也從殺其身不能執賊亦足爲乎利焉而逃其難首之剔矣何君爲

無益哉夫審事物之重輕者推此推重輕而處之義[illegible]也太宰嚭亦死於閔公之難捐而不書者[illegible]子殺之難亦捐而不書者非君命也台忠死於下[illegible]比於匹夫匹婦之諒自經於溝瀆而莫之知者[illegible]將弒君安乎仲以人有君而人弒之吾焉得死之[illegible]君子不以是罪晏子者彼非公不為社稷死而晏子[illegible]之目也若仇牧荀息立乎人之本朝執國之政而君[illegible]其私也雖欲勿死焉得而勿死聖人書而弗削以為求由[illegible]逃其難者之勸也惟此義不行然後有親棄其君猶土梗弁髦曾莫之省而三綱絕矣

晉里克弒其君卓及其大夫荀息[illegible]

○左氏傳初獻公使荀息傅奚齊公疾召之曰以是藐諸孤辱在大夫其若之何稽首而對曰臣竭其股肱之力加之以忠貞其濟君之靈也不濟則以死繼之公曰何謂忠貞對曰公家之利知無不為忠也送往事居耦俱無猜貞也及里克將殺奚齊先告荀息曰三怨將作秦晉輔之子將何如荀息曰將死之里克曰無益也荀叔曰吾與先君言矣不可以貳能欲復言而愛身乎雖無益也將焉辟之且人之欲善誰不如我我欲無貳而能謂人已乎冬十月里克殺奚齊于次書曰殺其君之子未葬也荀息將死之人曰不如立卓子而輔之荀息立公子卓以葬十一月里克殺公子卓于朝荀息死之君子曰詩所謂白圭之玷尚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為也荀息有焉○胡氏曰荀息若奚齊卓子之傅也君弒而死於難書及所以著其節書大夫不失其官也於荀息何取焉若息者可謂不食其言矣或曰息既從君於昏不食其言庸足取乎此衰道識人受其情亂相擁或以成頤危之階至於刑牲歃血要質鬼神猶不能固其約也若有可以託六尺之孤寄百里之命臨死節而不可奪如息者蔑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故聖人以信易食而君子以信易生息不食言其可少乎

左氏傳晉懷公命無從亡人期期而不至無赦狐突之子毛及偃從重耳在秦弗召冬懷公執狐突曰子來則免對曰子之能仕父教之忠古之制也策名委質貳乃辟也今臣之子名在重耳有年數矣若又召之教之貳也父教子貳何以事君刑之不濫君之明也臣之願也淫刑以逞誰則無罪臣聞命矣乃殺之

楚子圍宋晉使解揚如宋使無降楚曰晉師悉起將至矣鄭人囚而獻諸楚楚子厚賂之使反其言不許三而許之登諸樓車使呼宋人而告之遂致其君命楚子將殺之使與之言曰爾既許不穀而反之何故非我無信女則棄之速即爾刑對曰臣聞之君能制命為義臣能承命為信信載義而行之為利謀不失利以衛社稷民之主也義無二信欲為義者不行兩信信無二命欲行信者不受二命君之賂臣不知命也受命以出有死無霣霣廢隊也又可賂乎臣之許君以成命也成其君命死而成命臣之祿也寡君有信臣已不廢命下臣獲考考成也死又何求楚子舍之以歸左氏宣公十五年○[illegible]鄭有中大夫者[illegible]此楊幸而見中大夫者不幸死焉而其姓名又不幸不見於世[illegible]○按朱子從孔經傳臣孔葛所載死節者孔父也仇牧也荀息也狐

突也解揚也弘演也王蠋也又取晏子一條以見有不當死而
不死者其義備矣今自解揚以上已各具叙弘演王蠋晏子事
今附注于此又原繁以爲臣無二心狼瞫以死明勇齊太史昆
弟以死守官豫讓以報其君之仇皆臣節之大者併附見焉又
以洩冶一條繫于末以見國亂君昏有當去而不當死者庶幾
臣道之常與變皆曲盡云○衛懿公有臣曰弘演遠使未還狄
人攻衛又殺懿公於榮澤殺之盡食其肉獨捨其肝弘演至報使
於肝畢呼天而啼盡哀而止曰臣請爲表因自殺先出其腹內
懿公之肝而內之齊桓公聞之曰衛之亡也以無道也今有臣若此
不可不存於是復立衛於楚丘弘演可謂忠矣殺身出生以徇
其君非徒徇其君也又令衛之宗廟復立祭祀不絕可謂有功
矣○樂毅破齊聞畫邑人王蠋賢令軍中環畫邑三十里無入
使人請蠋蠋謝不往燕人曰不來吾且屠畫邑蠋曰忠臣不事二
君烈女不更二夫齊王不用吾諫故退而耕於野國破君亡吾
不能存而又欲劫之以兵吾與其不義而生不若死遂經其頸
於樹枝自奮絕脰而死○齊崔杼弒其君光晏子立於崔氏之
門外其人曰死乎曰獨吾君也乎哉吾死也□□□□曰行
乎曰吾罪也乎哉吾亡也□□曰歸乎曰君死安歸□□□君

一之二 三十三

民者豈以陵民社稷是主臣君者豈爲其口實社稷是養
□□□□故君爲社稷死則死之爲社稷亡則亡□□□□□□
吾爲己亡非其私暱誰能任之□□□□□□□且人有
而弒之吾焉得死之而焉得亡之□□□□□□□□□□□□
庸何歸門啓而入枕尸股而哭興三踊而出□□○鄭厲
公入殺傅瑕使謂原繁曰傅瑕貳周有常刑既伏其罪
矣納我而無二心者吾皆許之上大夫之事吾願與伯父圖之
且寡人出伯父無裏言入又不念寡人寡人憾焉對曰先君桓
公命我先人典司宗祏社稷有主而外其心其何貳如之苟主
社稷國內之民其誰不爲臣臣無二心天之制也子儀在位十
四年矣而謀召君者庸非貳乎莊公之子猶有八人若皆以官
爵行賂勸貳而可以濟事君其若之何臣聞命矣乃縊而死
○戰於殽也晉梁弘御戎萊駒爲右戰之明日晉襄公縛秦囚
使萊駒以戈斬之囚呼萊駒失戈狼瞫取戈以斬囚禽之以從
公乘遂以爲右箕之役先軫黜之而立續簡伯狼瞫怒其友曰
盍死之瞫曰吾未獲死所其友曰吾與女爲難瞫曰周志有之
勇則害上不登於明堂死而不義非勇也共用之謂勇吾以勇
求右無勇而黜亦其所也謂上不我知黜而宜乃知我矣子姑

待之及彭衙既陳以其屬馳秦師死焉晉師從之大敗秦師君
子謂狼瞫於是乎君子詩曰君子如怒亂庶遄沮又曰王赫斯
怒爰整其旅怒不作亂而以從師可謂君子矣○齊太史書曰
崔杼弒其君崔子殺之其弟嗣書而死者二人其弟又書乃舍
之南史氏聞大史盡死執簡以往聞既書矣乃還□□○韓
趙魏氏殺智伯分其地趙襄子漆智伯之頭以爲飲器智伯之
臣豫讓欲爲之報仇乃詐爲刑人挾匕首入襄子宮中塗廁襄
子如廁心動索之獲豫讓左右欲殺之襄子曰智伯死無後而
此人欲爲報仇眞義士也吾謹避之耳乃舍之豫讓又漆身爲
癩吞炭爲啞行乞於市其妻不識也行見其友其友識之爲之
泣曰以子之才臣事趙孟必得近幸子乃爲所欲爲顧不易邪
何乃自苦如此求以報讎不亦難乎豫讓笑而應之曰不可既
已委質爲臣而又求殺之是二心也且吾爲先知報後知爲故君
賊新君大亂君臣之義者無過此矣凡吾所以爲此者所以明
君臣之義非欲從易也襄子出豫讓伏於橋下襄子至橋馬驚
索之得豫讓遂殺之○胡氏曰君子爲可譽而爲善則其爲善必
不誠人臣爲利祿而効忠則其忠必不盡雖然滔滔皆是也之
人也殆庶乎美歟而不足於諫者矣使智伯有後而豫讓之猶不

一之二 二十四

辭身爲之報仇其心未可知也智伯無後矣家勢無所可資矣
富貴無所可求矣子孫無所可託矣而讓也不忘國士之遇以
死許之至三而食其則無所爲而爲之者故曰眞義士也此非
特可以爲委質事人之法無所爲而爲善雖大學之道不是過
矣襄子知其如此獨無勉而旌之乎然於殺之何以爲人臣而
不懷二心者之勸哉向史列讓於俠士從之乎知讓矣○陳殺其
大夫洩冶左氏傳陳靈公與孔寧儀行父通於夏姬皆衷其衵
服以戲于朝洩冶諫曰公卿宣淫民無效焉且聞不令君其納
之公曰吾能改矣公告二子二子請殺之公弗禁遂殺洩冶孔
子曰詩云民之多辟無自立辟其洩冶之謂乎○胡氏曰據國
以殺者君與用事大臣同殺之也稱其大夫則不失官守而納
之於有專殺之罪矣洩冶無罪而書名何也台以諫殺身者也
殺諫臣者必有亡國弒君之禍故書其名爲微爲弒君兆亦爲
陳之端以垂世戒此所謂義係於名而書其名者也比干諫而
死孔子曰商有三仁焉洩冶諫而死何獨無褒詞夫語默非死生當
其可而已爾洩冶之忠言無隱不愧乎史魚之直矣方諸比干
自靖自獻于先王則未可同日而語也正小雅劾其老在宋子哀
曾叔肸之後□□故仕於□□□□□□□如子哀潔身而去

可也其貴成師不食其祿如入於善矣按八○陳夏徵舒弑其
君平國胡氏曰陳靈公之無道也而稱大夫之名氏以弑何也
禍莫大於拒諫而殺直臣忠言之驗於身見殺而其言驗焉治所
謂不悟忿欲盡言於其君者正謂靈公君臣通於夏徵舒之家
恕其及禍不忍坐觀故昧死言之靈公不能納又從而殺之卒
以見弑而亡其國此萬世之大戒也特書徵舒之名氏以見儀
冶忠言之驗靈公見弑之由使有國者必以遠色脩身包容任
直聞納諫諍爲心也釋十○春秋文十四年宋子哀來奔○左氏
傳宋高哀爲蕭封人以爲卿不義宋公而出遂來奔書曰宋子
哀來歸貴之也杜氏曰貴其不食汙君之祿辟禍速也○胡氏
曰易曰幾者動之微吉之先見者也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
宋子哀有焉昔微子去紂列於三仁之首子哀不立於危亂之
邦而春秋書字謂能貴其身以存道也若偷生避禍而去國
出奔亦何取之有○按十六年宋人弑其君杵臼胡氏曰此襄
夫人使甸殺之也而書宋人者昭公無道國人之所欲弑也爲
意諸亦死藏春秋削之不得班於孔父仇牧荀息何也三子開
其君而見弑春秋之所取也意諸知國人將弑其君而不能止
知昭公之將見殺而不能正坐待其及而死之奚得與死於其
職者比干室人所以獨取高哀之去而書字以褒之也○宣十
有七年公弟叔肸卒○穀梁傳其曰叔肸賢之也其賢之何也
宣弑而非之也非之則胡爲不去也曰兄弟也何去而之與之
財則曰我足矣織屨而食終身不食宣公之食君子以是爲通
恩也以取貴乎春秋○胡氏曰論情可以明親親言義可以厲
不貪所以取貴乎春秋書曰公弟而稱字以表之也○按二人
之節誠可爲居亂邦之
法故因洩冶事附此

國語欒共子曰民生於三事之如一父生之師教之君食之非父不生非食不長非教不知生之族也故一事之唯其所在則致死焉（在君父爲君父在師爲師）報生以死報賜以力人之道也

一之二

三十五

孟子曰魚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魚而取熊掌者也生我所欲也義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義者也（全文見審輕重篇）

太史公曰死有重於泰山或輕於鴻毛程子曰感慨殺身者易從容就義者難又曰能盡飲食言語之道則可以盡去就之道能盡去就之道則可以盡死生之道飲食言語去就死生小大之勢一也故君子之學自微而顯自小而章

一之二

三十六

問使孔子遇害顏子死之否乎曰豈特顏子之於孔子若二人同行遇難固可相死也又問親在則如之何曰且譬如二人捕虎一人力盡一人須當同去用力如執干戈衛社稷到急處逃去言我有親是大不義也當此時豈問有親無親但當預先謂吾有親不可行則止豈到臨時却規避也禮言親在不許友以死者此言亦在人用

得蓋有親在可許友以死者如二人同行之類是也有不可許友以死者如戰國游俠爲親不在乃爲人復讐甚非理也

易離九三日昃之離不鼓缶而歌則大耋之嗟凶傳曰八純卦皆有二體之義乾內外皆健坤上下皆順震威震相繼巽上下順隨坎重險相習離二明繼照艮內外皆止兌彼已相說離之義在人事最大九三居下體之終是前明將盡後當繼之時人之始終時之革易也故爲日昃之離日下昃之明也昃則將沒矣以理言之盛必有衰始必有終常道也達者順理爲樂缶常用之器也鼓缶而歌樂其常也不能如是則以大耋爲嗟憂乃爲凶也大耋傾沒也人之終盡達者則知其常理樂天而已遇常皆樂如鼓缶而歌不達者則恐怛有將盡之悲乃大耋之嗟爲其凶也此處死生之道也昃與昳同

右言處死生之道（自志士仁人章以下皆言處死生之變惟離九三章）

言處死生之常皆學者所當知也若曾子曰吾知免夫又曰吾得正而斃焉子張曰君子曰終小人曰死吾今曰其庶幾乎此皆所謂處死生之常者也程子嘗言堯夫臨終時只是諧謔須臾而去以聖人觀之則亦未是蓋猶有意也比之常人甚懸絕矣又譏公恐嘆它尽出外說話然皆閑得以它人觀之便以爲惟此只是於理而明故能得制死夫未病時不如此何也曰此只是病後氣將絕心無念慮不昏便如此又問釋氏臨終便先知死何也曰只是一箇不動心釋氏平生只學這个事將這个做一件大事學者不必學他只窮理明自能之如堯夫豈嘗學也孔子未知生焉知死人多言孔子不告子路此乃深告之也曰原始要終故知死生之說人能原始知得生理便能要終知得死理若不明得便雖千万般安排著亦不濟事○伊川先生疾革門人有往視之者曰先生平生所學正要此時用先生曰道著用便不是未出寢門而先生沒

論語子畏於匡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天之將喪斯文也後死者不得與於斯文也天之未喪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 言天欲未喪斯文則匡人其奈我何言不能違天害己也。詳見甲卷。按體章亦此意

子曰莫我知也夫子貢曰何爲其莫知子也子曰不怨天不尤人下學而上達知我者其天乎 朱子曰不得於天而不怨天不合於人而不尤人但知下學而自然上達此但言其反己自脩循序漸進耳无以甚異於人而致其知也然深味其語意則見其中自有人不及知而天獨知之之妙蓋在孔門唯子貢之智幾足以及此故特語以發之惜乎其猶有所未達也。程子曰下學人事便是上達天理然習而不察亦不能以上達矣。或問下學者學夫人之事形而下者也而其事之理則固天之理也形而上者也。釋曰窮通榮辱天也用舍予奪人也常人之情不得其所欲則怨天而尤人蓋歸己之善而歸過於天人也下學者所學日用常行之事也上達者道德性命之理也常人之情置事於淺近粗理於形迹是以或人之耳目而以爲能此所以人知之也聖人渾然天理與時通塞用舍予奪皆理之不能无者順而受之又何怨尤之有人事之中便是天理又何必捨人事而求之於渺茫哉如是則渾然者不見其所長者然天理流行而聖人與之无間如此所以人不知而天知之也

公伯寮愬子路於季孫子服景伯以告曰夫子固有惑志於公伯寮吾力猶能肆諸市朝 朱子曰夫子指季孫言其有疑於寮之言也肆陳尸也言欲誅寮 子曰道之將行也與命也道之將廢也與命也公伯寮其如命何 謝氏曰雖寮之愬行亦命也其實寮无如之何愚謂言此以曉景伯安子路而警伯寮耳聖人於利害之際則不待決於命而後泰然也。或問公伯寮之事於孔門而所爲若是何也曰胡氏以爲寮非孔子弟子乃季氏之黨耳若趨於孔門則豈至於隳其朋友於門子路非三佐之才家臣非卿相之任其爲用捨无足言矣而孔子以道之興廢繫焉何也曰此實兼三節出義甲之時也道之興發固於是乎在耳曰或以命爲天理何也曰命者天理流行付與萬物之謂也然其形而上者謂之理形而下者謂之氣自其理而言之則元亨利貞之德具於一時而萬古不易自其氣之運而言則消息盈虛之變如循環之无端而不可窮也萬物受命於天以生而得其理之體故仁義禮智之德根於心而爲性其既生也則隨其氣之運故廢興厚薄之變唯所遇而莫逃此章之所謂命蓋指氣之所爲者言以天理釋之則於二者之分亦不察矣。南軒曰㝎之致而至者命也道之廢興一斷以命公伯寮何所預於其間哉不曰已而直曰道之將行與廢乃之孟子言不遇魯侯之論亦可以見聖賢氣象之分

子曰不知命無以爲君子也 程子曰知命者知有命而信之也人不知命則見害必避見利必趨何以爲君子。胡氏曰一定而不可易者命也人不知命常求其所不可得避其所不可免彷以待喪所守而爲小人也。南軒曰此所謂命謂窮通得喪之有定也不知命則徇而且有以爲君子乎知命則志定然後其所當爲者可得而爲矣

中庸君子素其位而行不願乎其外 朱子曰素猶見在也言君子但因見在所居之位而行其所當爲无慕乎其外之心也 素富貴行乎富貴素貧賤行乎貧賤素夷狄行乎夷狄素患難行乎患難君子無入而不自得焉 此言素其位而行也 在上位不陵下在下位不援上正己

而不求於人則無怨上不怨天下不尤人此言不願乎其外故君子居易以俟命小人行險以徼幸易平地也居易素位而行也徼求也幸謂所不當得而得者。○呂氏曰達則兼善天下得志則澤加於民素富貴行乎富貴者也窮則獨善其身不得志則修身見於世素貧賤行乎貧賤者也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邦行矣素夷狄行乎夷狄者也文王內文明而外柔順以蒙大難箕子內難而能正其志素患難行乎患難者也。○又曰心逆日休行其所無事如子從父命無所往而不受是之謂俟命。○游氏曰素其位而行者即其位而道行乎其中如其素然也舜之飯糗茹草若將終身然此非素貧賤而道行乎貧賤不能然也及其為天子被袗衣鼓琴若固有之此非素富貴而行乎富貴者不能然也飯糗被袗衣其位雖不同而此道之行一也至於夷狄患難亦若此而已道無不行則無入而不自得矣。○又曰君子為能循理故居易以俟命居易未必不得故窮通皆好小人反是故行險以徼幸行險未必不失也故窮通皆醜

魯平公將出嬖人臧倉者請曰他日君出則必命有司所之今乘輿已駕矣有司未知所之敢請公曰將見孟子曰何哉君所謂輕身以先於匹夫者以為賢乎禮義由賢者出而孟子之後喪踰前喪君無見焉公曰諾樂正子入見曰君奚為不見孟軻也或告寡人曰孟子之後喪踰前喪是以不往見也曰何哉君所謂踰者前以士後以大夫前以三鼎而後以五鼎與曰否謂棺槨衣衾之美也曰非所謂踰也貧富不同也樂正子見孟子曰克告於君君為來見也嬖人有臧倉者沮君君是以不果來也曰行或使之止或尼之行止非人所能也吾之不遇魯侯天也臧氏之子焉能使予不遇哉朱子曰此章言聖賢之出處關時運之盛衰乃天命之所為非人力之可及。○南軒曰臧倉知平公之所以欲見孟子者為其有禮義也則指稱其禮義之所使平公之意自解小人之情狀盡如此臧倉所以沮平公者蓋知孟子之言信用則己不得以攻於君側故也原平公之始將見孟子非見善之明也特以樂正子之言而起敬耳使其見之果明信之必篤何至因臧倉一言而遂止乎樂正子則從而辯之謂後喪踰前喪之有充前後喪以當之不同則棺槨衣衾之美何抵其有異乎然平公之心既已萌矣有其可之何也孟子所以答樂正子者皆氣不迫而理亦无不盡矣夫魯侯之欲行以望正子使之也而其中止者以臧倉之沮之也雖或使或尼然其行止實非人之所能為乎之不遇者蓋天而已使天而欲平治天下則豈臧倉所得而沮之乎孟子之爲而爲者天也衆人謂之君子順之聖人亦爲故孟子謂吾之不遇魯侯天也而孔子謂天之未喪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玩其辭氣亦可見聖賢之分矣

孟子去齊充虞路問曰夫子若有不豫色然前日虞聞諸夫子曰君子不怨天不尤人朱子曰路問於路中問也豫悅也尤過也此二句實孔子之言蓋孟子嘗稱之以教人耳曰彼一時此一時也彼前日此今日五百年必有王者興其間必有名世者自堯舜至湯自湯至文武皆五百餘年而聖人出名世謂其人德業聞望可名

於一世者爲之輔佐若臯陶稷契伊尹萊朱太公望散宜生之屬 由周而來七百有餘歲矣以其數則過矣以其時考之則可矣 周謂文武之間數謂五百年之期時謂亂極思治可以有爲之日於是而不得一有所爲此孟子所以不能无不豫也 夫天未欲平治天下也如欲平治天下當今之世舍我其誰也吾何爲不豫哉 扶舍上聲○言當此之時而使我不遇於齊是天未欲平治天下也然天意未可知而其責又在我我何爲不豫哉然則孟子雖若有不豫然者而實未嘗不豫也蓋聖賢憂世之志樂天之誠有竝行而不悖者於此見矣○南軒曰充虞蓋亦疑孟子有不豫色之間若有不豫之意而淺心所量遂有不怨天不尤人之語也而不知孟子之心蓋疑王道之以曠憂生民之不被其澤故以若有不豫色然也曰彼一時此一時也蓋聖賢之辭意有彼時此亦一時何彼時王者之數與其尤闕者不過五百年而已世間出者亦有之矣而乃今七百有餘歲王政不行焉言不虞若是其久將也此孟子所以疑所以憂而未能釋也若夫孟子之進退去就則何疑何憂之有哉天未欲平治天下說孟之道未可行使天而欲平治天下則舍我其誰爲之者則何不樂之有由前所言在君子不得不疑不得不憂由後所言在孟子夫何憂夫何疑故王通謂樂天知命吾何憂窮理盡性吾何疑又曰天下皆憂吾不得不憂天下皆疑吾不得不疑蓋近此是爲心迹之論則非也雖然孔子所謂天之未喪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與孟子如天未欲平治天下之語反覆玩味之則亦可見聖賢之分矣

孟子曰求則得之舍則失之是求有益於得也求在我者也 朱子曰在我者謂仁義禮智凡性之所有者 求之有道得之有命是求無益於得也求在外者也 有道言不可妄求有命言不可必得在外謂富貴利達凡外物皆是○趙氏曰言爲仁由己富貴在天如不可求從吾所好○南軒曰富貴利達衆人謂已有求之之道然不知其有命焉固有求而得之者矣是亦有命而非求之能有益也蓋亦有巧求而不得者多矣以此可見其无益於得也然則亦可以已矣

邵子曰脩身人也遇不遇天也得失不動心所以順天也 僥倖是逆天也求之者人也得之與 也得失不動心所以順天也強取必得是逆天理也逆天理者患禍必至又曰凡處失在得之先則得亦不喜若處得在失之先則失難處矣必至於隕穫

程子曰賢者惟知義而已命在其中中人以下乃以命處義如言求之有道得之有命是求無益於得知命之不可求故自處以不求若賢者則求之以道得之以義不必言命 一本云聖人言命蓋爲中人以上者設非爲上智者言也中人以上於得喪之際不能无惑故有命之說然使能安者上智之人更不言命惟安於義借使求則得之非義則不求此樂天者之事也上智之人安於義中人以上安於命乃若聞命而不能安之者又其衆也 人之於患難只有一箇處置盡人謀之後却須泰然處之有人遇一事則心心念念不肯捨畢竟何益若不

處置了放下便是無義無命也
子貢之高識曷嘗規於貨利哉特於豊
之間不能無留情爾且貧富有命彼乃
情於其間多見其不知道也故聖人謂
二、受命有志於道者要當去此心而後
語也門人有居太學而欲歸應鄉舉者問其故曰蔡人尠習禮記蔡科之對也先生曰汝之是心已不可入於
堯舜之道
孔子曰不知命無以爲君子人苟不知命
見患難必避遇得喪必動見利必趨何以
爲君子問家貧親老應舉求仕不免有得失之累何脩可以免此程子曰此只是志不勝氣若志勝自無此
累家貧親老須用祿仕然得之不得爲有命曰在己固可爲親奈何曰爲己爲親也只是一事若不得其如命何云云
孟子既知天安用尤臧氏問洛州之行知其由來乃若子與故人不先生
日族人至愚不足責故人至厚不敢疑云云
謝氏曰知命雖淺事也要信得及將來做
田地就上面做工夫若信不及風吹草動
便生恐懼憂喜枉做却閑工夫枉用却閑
心力信得命及便養得氣不折挫又云余初及第年歲
前夢入內庭不見神宗而太子涕泣及釋褐時神宗晏駕哲宗嗣位如此事直不把來草草看却屬事真實有命人力計較不

甞平生未嘗干人在書局亦不謁執政或勸之吾對曰他安能陶鑄我自有命在有以仕宦爲
人羅織爲憂者龜山楊氏曰顧吾所自爲
者何如耳苟自爲者皆合道理而無愧然
而不免爲者命也不以道理爲可據依而
徒懼其不免則無義無命矣又言人只爲
不知命故才有些事便自勞攘若知得徹
便於事無不安孔子曰天生德於予桓魋
其如予何使孔子不免於難是亦天也桓
魋其如何哉孟子分明爲臧倉所毀不遇
而以爲非臧氏子之力盖知命也列子曰
一 非能用儺不得不用管仲非能舉賢
擧此說得之
右論安義命

論語齊景公有馬千駟死之日民無德而稱焉伯夷叔齊餓于首陽之下民到于今稱之其斯之謂與

孟子曰魚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魚而取熊掌者也生亦我所欲也義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義者也生亦我所欲所欲有甚於生者故不爲苟得也死亦我所惡所惡有甚於死者故患有所不辟也 朱子曰欲生惡死者雖衆人利害之常情而欲惡有甚於生死者乃秉彝義理之良心 如使人之所欲莫甚於生則凡可以得生者何不用也使人之所惡莫甚於死者凡可以辟患者何不爲也由是則生而有不用也由是則可以辟患而有不爲也是故所欲有甚於生者所惡有甚於死者非獨賢者有是心也人皆有之賢者能勿喪耳一簞食一豆羹得之則生弗得則死嘑爾而與之行道之人弗受蹴爾而與之乞人不屑也萬鍾則不辨禮義而受之萬鍾於我何加焉爲宮室之美妻妾之奉所識窮乏者得我與 此言衆人所以受之由此三者蓋理義之心雖曰固有而物欲之蔽亦人所易昏也 鄉爲身死而不受今爲宮室之美爲之鄉爲身死而不受今爲妻妾之奉爲之鄉爲身死而不受今爲所識窮乏者得我而爲之是亦不可以已乎此之謂失其本心 言三者身外之物其得失比生死爲甚輕鄉爲身死猶不肯受嘑蹴之食今乃爲此三者而受無禮義之萬鍾是豈不可以止乎本心[illegible]羞惡之心此章言羞惡之心人所固有或能決死生於危迫之際而不免計豐約於宴安之時是以君子不可頃[illegible]而不省察於斯焉○南軒曰嘑爾不受蹴爾不屑此蓋羞惡之端在者也人之困窮其欲未肆故其端尚在焉至爲萬鍾所動則不復顧者矣

孟子曰有天爵者有人爵者仁義忠信樂善不倦此天爵也公卿大夫此人爵也 朱子曰天爵者德義可尊自然之貴也 古之人脩其天爵而人爵從之 脩其天爵以爲吾分之所當然者耳人爵從之蓋不待求之而自至也 今之人脩其天爵以要人爵既得人爵而棄其天爵則惑之甚者也終亦必亡而已矣 南軒曰古之人[illegible]

一毫要人爵之心則有害於天爵其脩之也亦并亦其名而已矣

孟子曰欲貴者人之同心也人人有貴於己者弗思耳朱子曰貴於己者謂天爵也人之所貴者非良貴也趙孟之所貴趙孟能賤之良者本然之善也趙孟晉卿也能以爵祿與人而使之貴則亦能奪之而使之賤矣若良貴則人安得而賤之哉詩云既醉以酒既飽以德言飽乎仁義也所以不願人之膏粱之味也令聞廣譽施於身所以不願人之文繡也尹氏曰言在我者重則外物輕

孟子曰說大人則藐之勿視其巍巍然趙氏曰大人當時尊貴者也藐藐輕之也巍巍富貴高顯之貌藐焉而不畏之則志意舒展言語得盡也堂高數仞榱題數尺我得志弗爲也食前方丈侍妾數百人我得志弗爲也般樂飲酒驅騁田獵後車千乘我得志弗爲也在彼者皆我所不爲也在我者皆古之制也吾何畏彼哉榱桷也題頭也食前方丈饌食列於前者方一丈也此皆其所謂巍巍然者我雖得志有所不爲而所守者皆古聖賢之法則彼之巍巍者何足道哉○楊氏曰孟子此章以己之長方人之短猶有此等氣象在孔子則無此矣

孟子曰廣土衆民君子欲之所樂不存焉朱子曰地闢民聚澤可遠施故君子欲之然未足以爲樂也中天下而立定四

一之二　四十九

海之民君子樂之所性不存焉其道大行無一夫不被其澤故君子樂之然其所得於天者則不在是也君子所性雖大行不加焉雖窮居不損焉分定故也分者所得於天之全體故不以窮達而有異君子所性仁義禮智根於心其生色也睟然見於面盎於背施於四體四體不言而喻上言所性之分與所欲所樂不同此乃言其蘊也仁義禮智性之四德也根本也生發見也睟然清和潤澤之貌盎豐厚盈溢之意施於四體謂見於動作威儀之間也喻曉也四體不言而喻言四體不待吾言而自能曉吾意也蓋氣禀清明無物欲之累則性之四德根本於心其積之盛則發而著見於外者不待言而無不順也程子曰睟面盎背皆積盛致然四體不言而喻惟有德者能之○此章言君子固欲其道之大行然其所得於天者則不以是而有所加損也

周子曰顏子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人不堪其憂而不改其樂說見論語夫富貴人所愛者也顏子不愛不求而樂乎貧者獨何心哉設問以發其端天地間有至貴至愛可求而異乎彼者見其大而忘其小焉爾至愛之間當有富貴二字所謂至貴至富可愛可求者即周子之教程子每令尋仲尼顏子樂處所樂何事者也然學者當深思而實體之不可但以言語解會而已見其大則心泰心泰則無不足無不足則富貴貧賤處之一也處之一則能化而齊故顏子亞聖齊字意恐或有誤或曰化大而化也齊齊於聖也亞則將齊而未至之名也

一之二　五十

邵子曰義重則內重利重則外重又曰人必內重內重則外輕苟內輕必外重好利好名無所不至

程子曰內重則可以勝外之輕得深則可見誘之小按荀子曰志意脩則驕富貴道義重則輕王公夫志意脩而不蔪於富貴可也有驕之之心則非矣道義重而无求於王公可也有輕之之心亦小矣必加程子此言則无病矣

張子曰天下之富貴假外者皆有窮已蓋人欲無饜而外物有限惟道義則無爵而貴取之無窮矣

右言審重輕之分昔之君子所以處富貴貧賤患難死生而不失其道者以其安義命之正而審重輕之分也故以此二者冠于此卷之

西山先生眞文忠公讀書記丁集卷終

監雕 迪功郎福州福清縣縣學主學張[illegible]

提督 奉議郎通判福州軍州事兼西外宗丞黃[illegible]

提督 奉議郎特差充福建安撫司參議官仍兼[illegible]涂[illegible]